逸周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製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周書本以總名一代之書猶之商書夏書也自漢以來以所傳五十八篇目爲尚書而於尚書所載周書之外以七十一篇者稱之爲周書而别之劉向以爲孔子刪削之餘第漢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即列於尚書之後而總繫之以辭則究未嘗别之於尚書之外也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爲與穆天子傳俱汲冢書然漢志未嘗列穆傳則其非出自汲冢可知不當牽合愚嘗玩其文義與尚書周時誥誓諸篇絶異而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能仿佛不第克殷度邑爲龍門所引用也明堂見於禮記職方載在周官其文雖有小異要不足爲病而箕子月令想即洪範呂覽所傳之文周史所記載者也惟其闕佚既多又頗有爲後人羼入者篇名亦大率俗儒更易必有妄爲分合之處其序次亦未確當如大匡爲荒政第四卷王在管時不當復以名篇且文內大匡中匡小匡意不可解時訓似五行傳謚法與史記正義大同殷祝雜出殷事與王會篇末成湯伊尹語皆爲不類若太子晉一篇尤爲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愚謂是書文義酷似國語無疑周末人傳述之作其中時涉陰謀如寤儆之歎謀泄和寤之記圖商多行兵用武之法豈即戰國時所稱太公陰符之謀與時葢周道衰微史臣掇拾古訓以成此書始於文武而終於穆王厲王也好古之士所宜分别觀之立乎千載以下讀千載以上之書而猶執篇目之多寡以繩之豈不誤哉

乾隆五十有一年歲在丙午八月望日嘉善謝墉題於江陰使院

班志載周書七十一篇今存四十五篇今其目仍有七十篇而存者乃有五十九篇較班志轉多十四篇此由後人妄分以符七十之數實祇四十五篇未嘗亡耳且如大武以下並論攻伐之宜文氣不斷不得分爲三篇卷一之糴匡與卷二之大匡俱屬荒政辭義聯屬自是一篇葢糴匡之文即在大匡中閒如勤而不賓祈而不賓利民不淫民利不淫文義一律簡冊舛錯遂分而爲二因有卿參告糴之句而妄立糴匡之名也若第四卷大匡爲監殷事篇內雖有大匡中匡小匡之名不應與前篇同其名目二者必有一訛武寤文勢亦似竟接前文非另篇也世俘與克殷事詞相屬文筆亦一類應爲克殷一篇今中隔大匡文政大聚三篇葢亦妄立世俘之名而分之幷亂其篇次也

孔氏既註周書而尚有不註者十餘篇豈此十餘篇爲孔氏之所未見後乃附入者耶如器服篇多闕文固不可註至若酆謀度邑武儆嘗麥官人諸篇均多名言法語何以槪置不註是可疑也

是書之刻盧抱經同年積數年校勘之功加以博雅之士薈萃所見而成之而墉適以採風莅止遂以夙昔管見參互考訂課士之餘不辭炳

燭之明悉力討論謹以質之同好汲古之士願
更有以開我也丙午九月下浣墉又識

逸周書舊序

古書之存者六籍之外蓋亦無幾汲冢周書其一也其書十卷自度訓至於器服凡七十解自敘其後爲一篇若書之有小序同孔晁爲之註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繫之汲冢所言文王與紂之事故謂之周書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班固藝文志亦有其篇目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然則兩漢之時已在中秘非始出於汲冢也觀其屬辭成章體製絕不與百篇相似亦不類西京文字是蓋戰國之世逸民處士之所纂緝以備私藏者性命道德之幾微文武政教之要略與夫諡法職方時訓月令無不切於脩己治人雖其間駁而不純要不失爲古書也郡太守劉公廷榦好古尤至出先世所藏命刻板學宮俾行於世上不負古人之用心下得以廣諸生之聞見其淑惠後人不既多乎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後學黃玠謹志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音彪○文弨案何超晉書音義云不甫鳩反姓也）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文弨案晉書段作叚說文碬字引左氏傳鄭公孫碬字子石乎加切又九經字樣碬音霞云見春秋然則作叚字未爲非也）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著作郎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勖及束晳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文弨案束晳傳又有雜書十九篇內周書論楚事然則亦非此周書也）案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文弨案漢志無逸字）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原有此書不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脩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文弨案隋唐志已云汲冢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攷（文弨案李巽巖已云繫之汲冢失其本矣升菴失攷）余故錄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

則此書也當復其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楊慎書

史以事辭勝如以事而已則自周秦以逮於今體無論繁簡辭無論工拙而是非善敗興壞之端備見於史何可廢也如以辭而已則自左氏內外傳子長孟堅二書以及於范曄陳壽而下遂無足論然吾以爲皆不能當左氏左氏所紀載雖斷自東遷以後而彼其時去古未遠所稱引多三代盛時微言遺事迄今讀之若揭日月而行千載其博大精深之旨非晚世學者所及固道法所存而六藝之羽翼也等左氏而上之則無如世所稱汲冢周書者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發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所謂周書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楊用脩太史論辨甚覈茲可無論其文辭湛深質古出左氏上所不必論若酆謀世俗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敘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淺聞之士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爲政教號令槪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丘明氏以博物君子抒藻摛辭臣素王以垂不朽千載而下誦法素王者不能舍左氏故諸家訓詁犂然甚具而周書視左氏辭特深奧流俗畏難好易不復研覈孔晁一注寥寥及今亦頗多繆誤矣楊用脩太史嘗序是書以傳顧未嘗一爲參合讐校予讀之不無遺憾乃稍加參訂正其舛誤其不可以意更定者仍闕之以俟博聞之士說者謂尚書篹自孔子而此逸書者劉向以爲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是書不知當孔子删與否其指誠不得與經並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爲孔子所詘遂置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然皆殘缺漫漶不甚可讀蓋去古日遠綴文者喜爲近易故時俗之言易傳而古語日就脫誤有足歎者予既刻是書因爲敘之如此姜士昌仲文序

逸周書雠校所据舊本幷校人姓名

元劉廷幹本 名貞有四明黃玠序大戴禮亦其所梓鄭元祐序稱海岱劉貞庭幹父以中朝貴官出爲嘉興路總管

明章檗本

明程榮本

明吳琯本

明卜世昌本

明何允中本

明胡文煥本

明鍾惺本

元和惠棟定宇校 惠曾見宋本幷雜取他書相參攷今書中稱惠云者是也其援引乃考士奇號半農之說今稱號以識別之

吳江沈彤果堂校

嘉善謝墉金圃校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臨潼張坦芑田校

江寧嚴長明東有校

金壇段玉裁若膺校

仁和沈景熊朗仲校

仁和梁玉繩曜北校

錢塘梁履繩處素校

錢塘陳雷省衷校

餘姚盧文弨紹弓合衆本幷集諸家說校

逸周書目錄

卷一
度訓解第一
命訓解第二
常訓解第三
文酌解第四
糴匡解第五
卷二
武稱解第六
允文解第七
大武解第八
大明武解第九
小明武解第十
大匡解第十一
程典解第十二
程寤解第十三
秦陰解第十四
九政解第十五
九開解第十六
劉法解第十七
文開解第十八
保開解第十九
八繁解第二十 以上八篇亡
卷三
酆保解第二十一
大開解第二十二
小開解第二十三
文儆解第二十四
文傳解第二十五
柔武解第二十六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寶典解第二十九
酆謀解第三十
寤儆解第三十一
武順解第三十二
武穆解第三十三
卷四
和寤解第三十四
武寤解第三十五
克殷解第三十六
大匡解第三十七
文政解第三十八
大聚解第三十九
世俘解第四十
箕子解第四十一 闕
耆德解第四十二 闕
卷五
商誓解第四十三
度邑解第四十四
武儆解第四十五
五權解第四十六

成開解第四十七
作雒解第四十八
皇門解第四十九
大戒解第五十
卷六
周月解第五十一
時訓解第五十二
月令解第五十三闕今補
謚法解第五十四
明堂解第五十五
嘗麥解第五十六
本典解第五十七
卷七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會解第五十九
卷八
祭公解第六十
史記解第六十一
職方解第六十二
卷九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王佩解第六十五
殷祝解第六十六
周祝解第六十七
卷十
武紀解第六十八
銓法解第六十九
器服解第七十
周書序

逸周書目錄

逸周書卷第一

晉　孔晁　注

度訓解第一　命訓解第二
常訓解第三　文酌解第四
糴匡解第五

度訓解第一

天生民而制其度【注】聖人爲制法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注】制法度所以立中正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注】損益以中爲制故知足也□爵以明等極【注】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注】內外正則大命成也正上下以順政【注】順其政教政以內□□□自邇彌與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在□□分微在明【注】知精□□□□微分理有明故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內外以知人【注】慧者甚明所以知人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喜舊本作善今從沈改）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注】言其性之自然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注】不讓則爭爭則必犯法矣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不去其所惡而從其所好民能居乎【注】偏謂兼行好惡也能居乎言不能居好也（舊本正文作而況曰以司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今從沈改注居好好字亦疑衍）若不□力何以求之【注】言力爭也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注】爭則不樂若不樂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注】忍爲持久堅以次第（爲疑當作謂堅字句以疑當作次）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注】胥相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揚舉力竟（揚舉舊作注下空二字今從卜本作正文無脫字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强也優爲下二事則揚舉之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注】壯者任之老者養之幼者長之使相報此謂力竟也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竟非衆不剋衆非和不衆【注】和之以懷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注】言明王所樂所哀無非人也人是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困舊本作因今從沈改）教乃不至【注】醜謂所厚（疑脫所薄二字）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民主趙疑當作明王）子孫習服鳥獸仁德【注】歸其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注】土之所宜天時所生皆行其物治之初曆初哉（曆字無攷趙疑即下文厲字之訛）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注】明醜以使之所以成順者也長幼成而生曰順極【注】言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

命訓解第二

天生民而成大命【注】賢愚自然之性命也命司德正之以禍福【注】司主也以德爲主有德正以福無德正以禍然（注末然字衍卜本無）立明王以順之【注】順天作政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注】日成日進也如有常則其人法

度至中正也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注懲止也以德居身深銜息其義案能無懲乎三句又見下文謝云悔過卽所以召福懲其不德不義卽福祿在人矣注文義殊晦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注不謂醜者若道上爲君無以明之民不能自明也在上者能無醜乎謂旌別淑慝也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斯所謂競行不醜也是則止於至善矣下無以穀之無以畏之皆謂民能無勸乎能無恐乎皆謂君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趙疑若勸以之忠則度至于極注穀善也謂忠信也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于極注以死士恐民使奉上易教也六極既通六閉具塞注六中之道通則六閉塞矣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注道謂言說之也趙云道卽通道之道注訓言非是文弨案天道遠人道邇此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注政教不明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于極夫天道三人道三注言相方以立教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絻有斧鉞紼絻與黻冕同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絻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述與術同不知則不存注一者善之謂也不行善不知故也極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曠命以誡其上則殆於亂注此下六極謂行之極其道殆近極福則民祿民祿則干善干善則不行注不行善也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注罷弊其財冀無禍也

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注民不堪行則叛義也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注賈賣以功求其賞也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注上遇其禮不報□終凡此六者政之殆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命身注違大命則世受罰犯小命則罰身舊本正文作大命世罰小命罰身案大戴禮本命篇注引周書大命世小命身本無兩罰字故孔氏注以明之今據以改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莫大於賈上罰莫大於貪詐注言此六者最大文弨案行義當依上文作干善又莫大於信義讓六字當爲衍文此皆約上文而言上云無讓此安得云讓所謂六者兼命而言也其語意非以干善爲福淫祭爲禍所謂莫大正申言極之害大耳與孝經罪莫大於不孝之語不同後人以福莫大於干善賞莫大於賈上語勢似不順遂爾改之所云讓莫大於賈上何解將以爲責讓耶上文無極讓之語何可添出上云無讓自指辭讓而言寧可牽混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用而不失注不失其義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以樂愼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行之以權注以權行之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注言行權當有如此時時字疑誤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物攘之屬也注物事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注害則死□而猶不如□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則不貴藝淫則害于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注不長言近淺也震而其功寡矣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以法從中以下數句有脫誤以上文推之賞之下當言罰言忠然後終於權也趙云當作以法從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法則必行行以知權權以知

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注言事勢之相權物理之相致如此也

常訓解第三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注學能故可變自然故不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注雖有天性可因其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明王於是生政以正之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爲常以常爲慎民若生于中習常爲常注習常爲常如性自然故若生于中也夫習民乃常爲自血氣始注性本所有而幼小習之若自其血氣生之始也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注示之以好惡也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注窮謂不肖之人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于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注皆有經遠之規謂之有古父教子子教孫故曰因也夫民羣居而無選爲政選行也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頑貪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注言政必敬始愼終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句終乃不困注重明終始之義左傳襄廿五年引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又中論法象篇亦引困在坔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姦九姦不遷萬物不至注言以坔導民政之弊夫禮非剋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乏生□好惡有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民行之以化注以中道化之也六極命醜福賞禍罰醜舊本作聽譌六極不嬴注嬴謂無常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僞曰姦姦物在目姦聲在耳耳目有疑舊本目作因譌又有下有皆字衍今改刪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意無等注等謂差等萬民無法□□在赦□復在古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注所行相反故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

文酌解第四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寶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注廣演其義也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寶有五大聚有九酌注又敷陳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親舊本作以觀今据下注改三發滯以正民趙疑當作振民四貸官以屬五人□必禮六往來取此趙疑取此言求其相稱也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寵可動注此言所酌爲政之事英傑人當親之也五大一大知率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賄五大農假貸注率謀言爲謀之帥假貸恤貧振施者也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注就年尊長年也戚近也免梏無患也三頻一頻祿質瀆瀆字依宋本俗閒本作濆二陰福靈極三留身散眞注頻數也散失也三尼一除戎咎醜二申親考疏三假時權要注尼是也咎罪也考成也時是也七事一騰咎信志二援拔瀆謀三聚疑沮事惠案

聚字說文引作眾云衆盛也所臻切四騰屬威衆五處寬身降六陵塞
勝備七錄兵免戎注騰勝也錄謂不備兵卜本戎作戍
一極惟事昌道開蓄伐注言事事皆以忠政行之
則吉昌之道開行而征伐之道蓄之也忠政趙謂當作中正伐
有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注言征伐之
道必有此事可也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
三龜從惟凶注絕靈不淫祀也不正而卜雖從而
凶惠半農云三穆即所謂穆卜七信一仁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
勇之精富四族之寡賄五商之淺資六農之少積
七貴之爭寵注七者所宜信明之也一幹勝權輿
注言有權無不輿謝云注謬幹謂骨幹勝讀平聲權輿始基也立基能勝之也趙云勝權輿言當先立
勝算于其始二御一樹惠不懸二既用茲憂注懸巔也
以爲已巔也既盡懸字無攷注亦難曉三安一定居安帑二貢
貴得布三刑罪布財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注射
當可用三輪四輿歸御注言御可用五鮑六魚歸
蓄注積以爲資鄭注周官籩人膴鮑魚鱐云鮑者以魚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七陶
八冶歸竈注言竈舍則陶冶良也注良舊訛長趙改九柯十
匠歸林注林當作材匠以爲用十一竹十二葦歸
時注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三穆七信一幹二御
三安十二來伐道咸布物無不落落物取配維有
永究注落始也類也究終也趙云落如左傳落實取材之落不當訓始急哉
急哉後失時宋本重急哉別本不重

糴匡解第五

成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注言賓客宗廟足而不
奢也正文年字祭字各衍其一注不奢何本作不儉詁以盛似尤切與記所云祭豐年不奢不必强合大馴
鍾絕服美義淫注大馴後落淫過謝云大馴鍾絕注亦難曉義當闕疑服美

義淫謂禮之盛也注訓淫爲過凡義之所當爲者皆可過盛淫如聲淫及商之淫與周書服美于人迥異皁畜約制
餘子務藝注皁廄別名畜則馬約制不常秣餘衆
也藝樹也注秣字舊訛秩今從趙改秣馬食穀也宮室城廓脩爲備供有
嘉菜於是日滿注嘉善也謂薑蒜之屬滿也廓與郭同
嘉菜本亦作嘉萊注舊本訛作爲薑等也屬滿之今改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
注有黍稷無稻粱樂唯鍾鼓不服美注外有祭服
內無文飾外內二字疑衍三牧五庫補攝注事物相兼不
物設也文弨案三牧當謂戎馬田馬駑馬三物之牧也月令季春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一也皮革筋一也角齒一
也羽箭幹一也脂膠丹漆一也凡美不脩餘子務穡於是糺秩注糺
之令有事秩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注用下
牲也樂無鍾鼓凡美禁書不早羣疑畜不皁羣車不雕
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注攻治文弨案爾雅攻善也謂功緻也征當
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不鬻熟注鬻賣正文舊作聞隨鄉下鬻塾
訛謝云大匡解有鄉問其人語又云無粥熟此當作問隨鄉不鬻熟鬻熟則啓奢惰故禁之沈解亦同章本亦作鄉不作鄉今從改
正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
注饑饉師旅爲大荒也穀梁襄廿四年傳鬼神禱而不祀范甯引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即
此文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脩舍用振穹注不
滿壑不于治地舍用常以振民也鍾伯敬本地作也因疑于治或于治之訛
舍與釋同穹與窮同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同食
民不藏糧曰有匡注倅副也盡行此事名曰有匡
也左傳振廩同食此亦當然俾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
無赦注雖有凶疾惑而相殺者不赦也男守疆戎
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祭以薄資注戎事自
守而已不征伐也喪儉也而速喪祭用注訛脫難曉禮
無樂宮不韓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注不以
時秋冬也媒氏會□□合之賓旅隨位賜之不饗

燕案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荒政十有二多昏亦其一也注所脫蓋不止二字又饗燕本多作錫燕今從何本

逸周書卷第一

逸周書卷第二

晉 孔晁 注

武稱解第六 允文解第七
大武解第八 大明武解第九
小明武解第十 大匡解第十一
程典解第十二 程寤解第十三
秦陰解第十四 九政解第十五
九開解第十六 劉法解第十七
文開解第十八 保開解第十九
八繁解第二十

武稱解第六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注】此卽所謂稱也岠嶮伐夷（岠與距嶮與險同）并小奪亂□强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注】經常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注】武道逆取順守故曰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注】武以爲用事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今戰國秦策引此二句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毁也【注】凡行此事所以毁敵國也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助其囊武之閑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注】以分謂以分器土田餌之此術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注】寒衣爲敗其絲麻冬夏寒暑盛故欲疾之（注疾舊作度案正文又云冬夏欲亟亟疾也故改爲疾）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强勝弱飽勝飢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怒忿兵也古人謂敬可以攝勇與此肅勝怒意同趙疑怒是怠之誤遲本或作徐）武之勝也【注】肅敬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注】格鬭也力倦氣竭乃易克（乃易克上疑脫一字趙疑是敵字）武之追也【注】追敵之法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注】謙損也寧安也（案謙當與減同）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毁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注】毁武謂毁服之（案注言毁武則正文以毁其服服當作武且與上下句韻皆協惠云左氏傳楚莊王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七者皆具此篇中）

允文解第七

思靜振勝允文維記【注】以靜規勝康文紀武昭告周行維旌所在【注】旌旗治亂所在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官校屬職因其百吏【注】收其戎器不取賄因其官吏無敢改公貨少多振賜窮士救瘠補病賦均田布【注】主施赦布政也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孤寡無告獲厚咸喜【注】損除憂恥謂赦罪振窮敷大惠也咸問外戚書其所在遷同氏姓位之宗子【注】誅其君爲之主□及羣臣宗主率用十五綏用□安（文韶案夏小正綏多女士此當是綏用士女與韻協作女士亦協）教用顯允若得父母【注】懷其德政也寬以政之孰云不聽聽言靡悔遵養時晦【注】養時闇昧而誅之晦明遂語于時允武死思復生生思復所【注】使昧者脩明而遂告以信武也人知不棄愛守正戶上下和協靡敵不下【注】人守正戶言不逃亡執彼玉珪以居其宇庶民咸畊童壯無輔無拂其取通其疆土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注】彼謂亂邦之君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

海

大武解第八

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戰【注】政者征伐之政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注】言廟勝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引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鬭善征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鬭善鬭不敗與此不同書鈔善征不侵句有脫字）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衞六庫五虞【注】此皆有義然後能致其攻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注】言所宜親也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郄（同隙）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注】雖遠居皆厚之（文弨案戰國策黄歇說秦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當是引此文詩必本是書字之誤梁云大武遠宅不涉國策鮑吴兩注及史記正義所解各不同與此文不合似未可牽連也）此九者政之因也【注】言因此以成政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注】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注】所務來而任之良當爲來字之誤也（舊本作良當爲求求乃來之訛）此九者攻之開也【注】言開此道以成攻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壘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祗人死【注】祗敬此七者侵之酌也【注】言酌此法以成侵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注】此皆所用以□敵也凍謂發露其葆聚（舊本作此皆所用以敵之訛疑當作以毀敵也）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注】此所行當之也此七者伐之機也【注】機要也以此要成其伐也三哀一要不羸二喪人三擯厥親【注】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爲惡擯一作損（文弨案所當哀者羸病者也失位者也六親不能收卹者也正文要不字訛注亦難曉梁處素云不訛當作不羸不足也下文必羸程榮本誤作必羸可知此字亦羸）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注】羸謂益之復謂有之皆赦救也此七者搏之來也【注】所以懷來之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注】厲爲治政也□□五衞一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注】皆所以成戰矣（案尚有六庫闕）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虞人疑趙與人）五後動撚之【注】撚從也皆求安道令之道（注道令二字非訛卽衍）無競惟害有功無敗【注】雖強常念害則不敗也

大明武解第九

畏嚴大武曰維四方畏威乃寧【注】大武之道四方畏威天下乃寧之也（寧之言安之）天作武脩戎兵以助義正違【注】正順其義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謂有所亡【注】五官擧大官之言亡無也（此五官當卽曲禮所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注之言疑倒）城廓溝渠高厚是量【注】謂敵人所處也既踐戎野（各本戎作戍今從吴本）備慎其殃敬其嚴君乃戰赦【注】言當明耳目遠斥候十藝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敵不荒【注】荒敗也陣若雲布侵若風行輕車翼衞在戎二方【注】奔敵之陣如此我師之窮靡人不剛【注】知敵之強乃剛勇也（文弨案此卽韓信爲背水陣以破趙者也注非是）十藝一大援二明從三餘子四長興五伐人六刑餘七三疑（文弨案三當爲參）八閑書九用少十興怨【注】刑餘赦徒用少者省費興怨離構也十因一樹仁二勝欲三

賓客四通旅五親戚六無告七同事八程巧九□能十利事注凡成皆有因也勝欲以義勝欲藝因伐用是謂強轉應天順時時有寒暑注言時有難易也風雨飢疾民乃不處移散不敗農乃商賈委以淫樂賂以美女注謂扇動之使沈惑也主人若杖□至城下高堙臨內日夜不解注杖謂堅也方陣並功云何能禦功與攻同梁處素云方陣之陣當作陳雖易必敬是謂明武注禦當也城高難平堙之以土開之以走路俄傳器櫓注堙土謂爲土山以臨之也此堙字與下堙溪皆塡塞之義亦與垔通用左傳井堙木刊从水垔之傳于堞从土開之之字疑衍趙一云傳當爲傅音附著城也因風行火障水水下惠用元元文誨其寡注言務□恤刑也旁隧外權隳城堙溪老弱單處其謀乃離注單處謂無保郭離舊本作難今依惠半農定爲離與上溪協注謂無舊亦誤倒今並改正既克和服使衆咸宜竟其金革是謂大夷注咸皆夷平

小明武解第十

凡攻之道必得地勢以順天時觀之以今稽之以古注兵凶器戰危事故以詳順之稽考也攻其逆政毀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注五教五常之教也矜寡無告實爲之主五教允中枝葉代興注爲之君枝葉謂衆善政也案正文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與難可與中協然獨二句閒隔非是國爲僞巧後宮飾女荒田逐獸田獵之所游觀崇臺泉池在下淫樂無旣百姓辛苦注言凡有此事皆可伐上有困令乃有極□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敦行王法濟用金鼓注濟成也言以金鼓濟其伐降以列陣無悗怒□文弨案悗與懣同當訓爲憤怒字是韻與上下協疑所脫字在上句按道攻巷無襲門戶注言不赦有罪怒伐無辜襲掩也漢武帝封韓說爲按道侯本此無受貨賂攻用弓弩上下禱祀靡神不下具行衝梯振以長旗注先祈禱而後攻戰也懷戚思終左右憤勇無食六畜無聚子女羣振若雷造于城下鼓行參呼以正什伍注言士卒之奮厲也元本何本若雷俱作若電上有軒冕斧鉞在下勝國若化故曰明武注軒冕所以爲賞也

大匡解第十一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注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趙一云竹書紀年文丁五年王季作程邑帝辛三十三年文王遷于程三十五年周大饑正與此合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注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率謂奉順也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注冢卿孤卿三吏三卿也大庭公堂之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注戾罪尤過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注匱荒害皆謂官不修無征注征趙疑是政怠墯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注皆以爲失之者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不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注不尚尚也問人政得失案注云不尚尚也舊正文脫不字今依注增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惠半農疑是總轄愼問其故無隱乃情注總衆人也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注明日王至廟告常者常刑也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饔注王不舉樂百官徹膳以思其職方道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注此凶服自居

爲荒變文弨案凶禮有五荒居一焉詩云麻衣如雪蓋純素也王有朝服其下非列采不入公門今而如是故云凶服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衆無敢有違注衆衆民也百官率職故無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墮什伍相保注方收方方收其不服化者也注方方舊本止一方字今案當重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注茂勉也言無戶不出夫以勸農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注農人藏穀于廩分在諸鄉合課程比藏者比方其收藏也注合字本或作命然命課程亦有訛脫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注糧不加均多從所有不限也洒散也幣以糴以資窮也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注名曰貸而不償所以生殖民財也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注均民足食而征其賦以入官也數口之口元本作方圍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注窮征困內不轉出外也滯不轉留戍城不留□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注□不戍者不令留足以守之衆皆共運之也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注有告者窮者有所歸也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注以貴重爲母謂錢幣之屬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注非但租賦作母行子遊旅易資亦然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注均平民財行之無早晚之常也均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注雖積賞進有無不隄防之使民有過者罰其穀幣其穀幣通以助均無播蔬無食種注可食之菜曰蔬以數度多少省用注國家常用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注不賓殺禮不制不造新也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注畜謂馬也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合卽所謂宮懸是也牆屋有補無作注皆爲荒降之也資農不敗務注農務不廢棄也一作農桑之務不廢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注唯賓公卿酒食而已哭不留日登降一等注留盡也降一等爲荒廢之也注廢當作降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注均恤與迎亦如植共送迎亦相敕也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程典解第十二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伏事殷也伏與服同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注宗衆疆境也謝云宗不當訓衆六州歸化安得衆人讒之當是商宗之人耳程榮本宗下作方圍蓋亦疑之諸侯不娛一本作虞義亦同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注娛樂也不忍從諸侯卽王位所以爲至德典常也趙云當是諸侯勸文王叛商於上下文俱協若作勸卽王位恐非特文王不爲諸侯亦不敢爲文王言之也注末典常也舊作常典也係誤倒謝改正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注毛以喻小也無不省故宜敬小也舊本注文小字誤作外今從沈改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注以往事誡將來開通言德合也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注以慎道教天下下爲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注以讓爲化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句爭省句和而順此下舊有慎同二字乃校者之辭誤入正文今刪攜乃爭和乃比注翼敬也中立謂無比也比事無政無政

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注〕無雋選之士在官故頑民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菑寇〔注〕小大□吉凶也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左氏昭廿三年傳明其伍候賈服王董皆作五候王肅曰五候山候澤候林候川候平地候也杜預以部伍候望解之非是）習其武誡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注〕脩文教誡武備聖王之事士大夫不雜于工商〔注〕使各專其業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必善其事治乃成也（注商不厚趙云當作不愿舊本巧作朽成作力皆誤今訂正）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注〕有士行之義方爲士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注〕族謂羣也不別其鄉難以行其惠也（舊作雖不別其鄉所以行其惠也語意相反非是今訂正）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注〕言國無恥醜也（謝云醜當訓類注似誤解）輕其行多其愚不智〔注〕不重其行自多其愚何智之有（正文不智舊本多作不習今依卜本改）慎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注〕別其地所生物之善惡也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實〔注〕務其勤樹藝也（舊本藝誤範今改正）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注〕言其所施當也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鱉無不順時〔注〕順時所爲愛之也生穡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注〕濫過也非時不火不伐也牛羊不盡齒不屠〔注〕老不任用食之土勸不極美（土一本作上）美不害用用乃思慎□備不敬不意多□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邇安〔注〕多用謂振施也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注〕必有忍乃有濟也終謂終其義也格至也（謝云注必有忍句引用無謂疑正文有脫句文弨案注終其義下舊衍之字今從卜本刪又格至也當是上文注）

程寤解第十三（亡今以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七又卷五百三十三及藝文類聚所引補七十五字）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閒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案帝王世紀作十年正月又以告文王下云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見御覽八十四當亦本諸周書及發上有脫字）

秦陰解第十四（亡）

九政解第十五（亡）

九開解第十六（亡）

劉法解第十七（亡）

文開解第十八（亡）

保開解第十九（亡）

八繁解第二十（亡）

逸周書卷第二

逸周書卷第三

晉 孔晁 注

酆保解第二十一 大開解第二十二
小開解第二十三 文儆解第二十四
文傳解第二十五 柔武解第二十六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寶典解第二十九 酆謀解第三十
寤儆解第三十一 武順解第三十二
武穆解第三十三

酆保解第二十一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綱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衞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五祥一君選擇二官得度三務不舍四不行賂五察民困六衞一明仁懷怨二明智設謀三明戒攝勇四明才攝士五明德攝官六明命攝政（案此六衞與前卷大武解有相同者明智設謀前卷作明智輔謀又明戒攝勇戒本或作武明德攝官本或作明藝法官疑皆後人以前卷改易此文也趙云明戒以攝其勇則知方而不妄逞明德以攝其官則在官者皆以實心行實政矣）七厲一翼勤厲務二動正厲民三靜兆厲武四翼藝厲物五翼言厲復六翼敬厲衆七翼知厲道十敗一佞人敗樸二諂言毀積三陰資自舉四女貨速禍（文弨案此卽左傳叔向之所云女富溢尤也）五比黨不揀（不揀不知所擇也）六佞說鬻獄（謝云亦卽左傳叔向所云鬻也鬻獄）七神龜敗卜（趙云此如詩所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也）八賓祭推穀九忿言自辱十異姓亂族四葛一葛其農時不移二費其土慮不化三正賞罰獄無姦奇（梁處素云姦奇卽姦邪文弨案奇當如奇請它比之奇）四葛其戎謀族乃不罰四蠹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說以服之三羣巧仍興以力之四神巫靈寵以惑之五落一示吾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蟜萌莫能安宅（惠云周禮占夢舍萌于四方眡祲掌安宅敘降）四厚其禱巫其謀乃獲五流德飄枉以明其惡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作事應時時乃喪（困本或作因）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七惡一以物角兵二令美其前而厚其傷三閉於大國安得吉凶四交其所親靜之以物則以流其身五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己猶不往六令之有求遂以生尤七見親所親勿與深謀命友人疑旦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天下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嗚呼敬哉視五祥六衞七厲十敗四葛不脩國乃不固務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不率不緩（緩本或作緩或作緩皆訛疑當作綏）反以自薄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文潰字舊本作瀆沈云當作潰又舊本複出復戒後人四字係因上誤衍）

大開解第二十二

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開開

厥後人八儆五戒八儆一□旦于開二躬脩九過三族脩九禁四無競維義五習用九教六□用守備七足用九利八寧用懷□五戒一祇用謀宗二經內戒工三無遠親戚四雕無薄□五禱無憂玉及爲人盡不足王拜儆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

小開解第二十三

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汝開後嗣謀曰嗚呼于來後之人余聞在昔曰明明非常維德曰爲明食無時汝夜何脩非躬何愼非言何擇非德嗚呼敬之哉汝恭聞不命賈粥不讎謀念之哉不索禍招無曰不免不庸不茂不次人畜不謀迷弃非人（迷弃俗本作遷棄今從元本）朕聞用人不以謀說說惡謟言（謟音叨疑也或作諂亦通）色不知適適不知謀謀泄汝躬不允嗚呼敬之哉後之人朕聞曰謀有共軵如乃而舍人之好（惠云如讀若而讀曰）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聞而不遙遠而不絕窮而不匱者鮮矣汝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枳亡重大害小不堪柯引維德之用用皆在國謀大鮮無害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章懷注後漢書引此作周書呂刑篇舊文脫者今據章懷注補正注云枳者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登登皇皇君枳維國（舊闕君字今從沈補）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動有三極用有九因因有四戚五私極明與與有畏勸汝何異非義何畏非世何勸非樂謀獲三極無疆動獲九因無限務用三德順攻奸□言彼翼翼在意仞時德春育生素草肅疎數滿（肅本或作蕭）夏育長美柯華務水潦秋初藝不節落冬大劉倍信何謀本□時歲至天視嗚呼汝何監非時何務非德何興非因何用非極維周于民人謀競不可以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文儆解第二十四

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察下遂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汝愼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引汝何愼非遂（何愼舊本倒今改正）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葆非監不維一保監順時維周于民之適敗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

文傳解第二十五

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太平御覽百四十六所引同今本詩正義作維暮之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注】四者君德（玉海卅一引作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爲驕侈不爲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爲民愛費【注】言務儉也因就木枚曰括（括與刮楹之刮同御覽柱卽作楹注木枚俗本誤作不決亦從御覽改）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自在鄗召太子發至此皆依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卷百四十六參校補正舊本吾語汝下作所保所守守之哉無下兩而字與御覽百四十六同川澤非時不入網罟御覽八十四作而）

順天時水澤不內舟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說文引云不卵不蹼以成鳥獸云巽者纙
獸足也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注
言土地所宜悉長之御覽八十四引此云畋獵唯時不殺童牛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
騖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藝文類聚亦引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
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放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案萬物不失其性以下今多見下卷大聚解中土可
犯材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
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注所爲土不失宜
正文木一本作蔿非絺綌謂葛也材用謂木也注所爲疑是所謂故凡土地之閑者聖人
裁之並爲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注取之
以時不夭胎故正文是下疑有以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注得
所生長材用山以遂其材山下疑當有林字工匠以爲其器
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注無二德也工不
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注和故不失土多
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
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注漕轉流歸言移內入也
入舊作人訛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注外設業而門
民方輸穀注當作外設業民而四方輸穀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
次注夏禹之箴戒書也利福業次舍於田注舊脫利福二字又
次舍二字倒今據玉海增正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
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注開望古書名也政
以人土相稱爲善也潛夫論實邊篇引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
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遺竭疑是匱竭之誤天有四殃水旱饑荒
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注積材用聚穀蔬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注
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非其有言流亡也

御覽二十五引此作夏歸藏訛案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
箴敘曰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卽謂此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注言
不遠也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注不明謂
失其機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注制而
業用故諸橫生盡以養從謝云脫一生字從生盡以養一
丈夫注橫生萬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也言
兆民養天子也注養字舊訛者從趙改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
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注通三
十年之計也趙云三十年之通惟謂耕耳此兼言庶物如此者十年承上卽以貫下但當就十年作解可耳
注非是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注通十
五年之計有五年之積也亡爲無國家生十殺一
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
亡注生多到重生少到空兵强勝人人强勝天能
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注勝天勝有天命不能
制其有者則人制之注術自取之令行禁止王始
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注政有二名分君之
明光亦明也王始疑是王治注名字趙改作臣出三曰無適異出四
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注君臣無適異民無適與
不亡何待也

柔武解第二十六

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
文考之緒功注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維周禁五
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注此成周也而謂之戎言
五者不禁戎之道也一曰土觀幸時政匱不疑二
曰獄讎刑蔽姦吏濟貸注濟貸成其貨也三曰聲
樂□□飾女滅德四曰維勢是輔維禱是怙五曰

盤游安居枝葉維落注輔□怙恃盤游安居皆害之術輔□怙恃疑當作輔勢恃疇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爲本以義爲術以信爲動以成爲心以決爲計以節爲勝注言以德爲本以節爲勝距戎之本也正文以成趙疑是以誠案注但舉首末兩語亦有訛疑當作言以德爲距戎之本也務在審時紀綱爲序和均□里以匡辛苦注匡正也辛苦窮也見寇□戚靡適無□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鬭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注拂違也言感也奄宋本作掩謝云當作奄注言感也元本作言威也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注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密如君不密之密注以爲密人非也訪於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注言欲以毀送之商密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注和揖萬物而商密欲擯我周不得其落恐將亡文弨案此蓋以田事爲喻也後云秋而不獲正是一意篇中無一語及密人序云武王忌商亦不及密上云密不顯誰和蓋云茲事密不顯誰其與我合意者注乃云欲以毀送之商密聖人豈有此意哉毀而儆懼毀其足以亡人國乎甚矣注之謬也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注言天命在周當敬命而已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注所親近疏遠也再失爲復失也注爲當作謂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注言一佚不可還故念文王所敬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注言非不欲敬而未知所聞欲知之也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祗注而汝格至也是祗敬之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注言天寤周以和商謀商朝生葛是秙助周也趙云降寤于程蓋卽指太姒之夢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注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注以文德來遠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祇三比在門四諂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注立所廢則功多廢所敬則不見疑□比諂近公私干錯公法不能違之所謂失趙云立在廢立者在所廢也廢在祇廢者在所敬也注不可曉九因一神有不饗二德有不守舊作所守訛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匱八好有遂九敵有勝注此皆因其事而以誤彼國也趙云因乃因利乘便之因無誤彼國意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貨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注言商紂所行如此十者之所蔽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注不率天命則危殆也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注廢政令罪不赦而乃廢天命□父之業忍民患是不祥也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

注草居之是農不脩也獸食之是飢也己自取之是時矜之父業之遵正文不獲沈改不穫又云字舊訛去今訂正注是時疑當作有誰又父業上疑有脫文蓋卽冐播冐穫之意周公欲武王纘承文考之功緒也王是以拜受其言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注王心以周公言爲至故拜也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注皆文王所行之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注言化道大行也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四左疏附禦侮奔走先後是也惠云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文弨案文選注三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他說皆不足取又四左成開解作四佐上言文考故注引詩爲釋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注四者當所必察眞僞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注言其所順而勤勤疑當作動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得助明謝云疑是順助得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注順天時得天道順道有功得人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注日月之會曰辰甲乙十者於四方以紀日宿次十二紀十二月次日爲禮月爲法也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注天視言視天時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注謙以受惠云恪卽古文格字

寶典解第二十九

維王三祀唐書引作元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朕聞曰何脩非躬躬有四位九德注言脩身以四位九德也何擇非人人有十姦注凡人所不能免者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不圉我哉注圉禁也惠云圉讀曰禦何愼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以貴物物周爲器注周用之爲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注貴在周用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衆以備改□以庸庶格懷患注言治寶以器用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敬位丕哉靜乃時非正位不廢定得安宅注丕大也時非待時不動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二悌悌乃知序序乃倫倫不騰上上乃不崩注不騰不越不相超越三慈惠知長幼知長幼樂養老舊慈惠下有茲字謝云因上慈字而誤衍耳今刪四忠恕是謂四儀風言大極意定不移注儀言也五中正是謂權斷補損知選六恭遜是謂容德以法從權安上無慝注選數慝惡七寬弘是謂寬宇准德以義樂獲純嘏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八溫直是謂明德喜怒不郄主人乃服注郄閑也九兼武是謂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經九德廣備次世有聲注長有令問十姦謝云十姦當作十干古字姦作奸奸與干通用後人訛作姦一窮□干靜二酒行干理三辯惠干智四移潔干清五死勇干武注實

少而名多曰移也六展允干信惠云外傳云展而不信韋昭云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七比譽干讓八阿衆干名九專愚干果十愎孤干貞注十者皆不誠之行故曰姦十散一廢□□□□行乃泄□□□□□□□三淺薄閑瞞其謀乃獲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願弗憂其圖注閒瞞不察謂所謀也文弨案說咷當卽侻侻皆謂不厚重所謀一作聽謀六極言不度其謀乃費極言不度謂汗漫也七以親爲疎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太約見利忘親注適單也言十者皆散汝成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注言其信至而其余也四字趙疑衍信既極矣嗜欲□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注以義爲寶周公拜手稽首興曰臣既能生寶恐未有子孫其敗注有□其心恐有寶而子孫不能有以致治也舊本注脫孫不二字趙增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寶生之恐失王會道維其廢注會所當會之寶王拜曰格而言維時余勸之以安位教之廣注安位謂信有得用寶而亂亦非我咎上設榮祿不患莫仁注言以榮祿祿□仁也則用是榮人也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爲常注言仁人以愛祿爲常法則人皆競仁欲愛子孫謀此爲常

酆謀解第三十

維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注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知敵情向人問人日以紂謀告武王也注十年趙云是十二年向人問下舊本作人日謀以紂聞酆謀告武王也衍三字王召周公旦曰嗚呼商其咸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注言商君臣皆罪周日望以周建功也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注言可伐紂之時至謂循古法趙云循故謂循用湯之故事卽世俘解所云脩商人典以斬紂身者也初用三同一戚取同二任用能三矢無聲注矢誓言誓衆以盡心也三讓一近市二賤粥三施資注以財讓也近來民市旅資以思也疑當作施資以惠也三虞一邊不侵內二道不毆牧三郊不留人注虞樂也設此三禁所以悅民王曰嗚呼允從三三無哷厥徵可因注言三讓三同三虞無違言啻徵可用以立功也與周同愛愛徵無疾疾取不取疾至致備注疾惡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害不在小終維實大悔後乃無注曲爲非義神不德之帝命不諂應時作謀不敏殆哉周公曰言斯允格誰從己出出而不允乃菑注帝天也諂僭也敏疾也往而不往乃弱士卒咸若周一心注不往則是弱一心則應時也舊本應作不今從卜本

寤儆解第三十一

舊本皆作寤敬敬亦與儆通管子立政篇敬山澤敬同儆訓爲戒也

維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有商驚予注言夢爲紂所伐故驚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戒乃不興憂其深矣注戒不興言所憂不從戒中來也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維王注虞度若順克明三德維則注三德剛柔正直戚和遠人維庸注和近人則遠人用攻王禱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注庶衆封大監戒啻敗護守勿失無虎傅翼將飛

入邑擇人而食（入邑舊作入宮今從韓非子難勢篇所引改）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注此是義也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臧不泄不竭維天而已注聞古言也天道無常余維與汝監舊之葆咸祗曰戒戒維宿注言戒於心宿古文夙

武順解第三十二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舊左右互易今從博物志）人道尚中耳目役心注言耳目爲心所役也心有四佐不和曰廢注四佐脾腎肺肝也地有五行不通曰惡注金木水火土更相生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注言其相通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注本謂人也（趙云注首亦當有天左還也一句與下注相配沈云人也人卽民）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注地右還也（正文天地舊互易今從沈改）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注人尚中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彊注有中必有兩故曰參（注兩字闕今補謝云有中無中卽謂男女皆以形體言之男成三女成兩皆下體形象合三兩而成五交構成室以生民下文左右手亦以形體言之注有中必有兩解未明）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兩字舊脫今案文義補）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正文成室生民民舊皆誤倒民生亦訛民民今皆改正）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注四枝手足元首頭也（惠半農云左傳風淫末疾謂首疾也文弨案易大過象曰本末弱本謂初末謂上又木上曰末則以元首爲末理固然也）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注伍兵名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注開猶啓敦猶服（注舊作開有豎又一作開謂啓文弨案當作開猶啓所謂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下當作敦猶殿軍後曰殿是也又司馬法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則古人名前軍爲啓又有名後軍爲晨者左氏襄二十三年傳齊莊公伐晉軍有啓有肱杜注謂左翼曰啓右翼曰肱此出後人所名耳）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注皆陣名伯卒名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注九伯卒也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注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萬卒舉令之於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於伍故不正相當（此段注有訛案伯所統者四卒爲兵百人以下皆三三而益之佐十二卒兵三百人右三十六卒兵九百人正百八卒兵二千七百人卿三百二十四卒兵八千一百人辟九百七十二卒兵二萬四千三百人）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注言其德如此乃堪其任也佐必肅（肅舊本□今從沈增）伯必勤卒必力注卒二十五人之帥故以勇力爲之也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注訓謂先後辟也承謂奉行後令也（注後令趙疑是其令）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注比者比同也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注攜離均佐肅敬而無留留則無成注留遲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興（正文舊本肅作和和作肅今從沈互易之沈又云此下疑有脫文蓋尚闕均正均卿也）辟必文聖如度注言聖君有所爲如度度功不有差也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注介大也言必所集則常在大道也危言不干德曰正注不干謂不犯也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注極謂其上

武穆解第三十三

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揆民之任夷德之用注夷常總之以咸殷等之以□禁成之以□和注咸皆殷盛也皆以法總之也咸康于民卿格維時監于列辟注視古公列君以爲師也（列辟周上世之賢君也子孫臣民所當取法也舊本列下衍也字又本弁古公列三字刪之則又與列辟不相應矣）敬惟三事永

有休哉三事一倡德二和亂三終齊德有七倫亂有五遂齊有五備五備一同往路以揆遠邇二明要醜友德以衆爾庸三明辟章遠以肅民教四明義倡爾衆教之以服五要權文德不畏强寵注同往路謂□遠之也教之以服先王法服也趙云服行也五遂一道其通以決其雍雍與壅同元本即作壅二絶□無赦不疑三挫銳無赦不危四閑兵無用不害五復尊離羣不敵注羣離故不敵也七倫一毀城寡守不路注路通二通道不戰三小國不凶不伐四正維昌靜不疑五睦忍寧于百姓注中厚忍辱六禁害求濟民七一德訓民民乃章注明於教訓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

逸周書卷第二

逸周書卷第四

晉　孔晁　注

和寤解第三十四　武寤解第三十五
克殷解第三十六　大匡解第三十七
文政解第三十八　大聚解第三十九
世俘解第四十　箕子解第四十一
耆德解第四十二

和寤解第三十四

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汲郡古文曰帝辛五十二年秋周師次于鮮原詩曰度其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注言王以多賢人爲强保安之也注言王疑當作武王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注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注此言防患在微也豪末不掇戰國魏策引作毫毛不拔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注厲奬厲也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舊本注脫尹氏八士四字今補德降爲則振于四方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注言皆順成和志也

武寤解第三十五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注言士卒應王之奮烈視高城若平地若化恐怖也若化如盧待化而成之化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注於牧野將戰先禱天地也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注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注言羣臣皆謀立功而神明享其禱績舊本訛作續案注云皆謀立功則當作績字注言羣臣舊本訛倒作羣臣言今並改正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注德合四表

克殷解第三十六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注十二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注挑戰也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注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誓字舊本無又崩作敗今依御覽增改梁云書序孟子及國策蘇秦說趙魏皆云武王伐紂車三百兩獨此言三百五十乘而墨子明鬼下篇又云車百兩一多一少似未可信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爲右故有虎賁三百人書序可據孫奕示兒編以孟子三千人爲引經之誤是已周禮虎賁氏其屬八百安得有三千之多況又增三千五百乎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卽依三百五十乘計之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減爲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鹿舊作麇今據史記及御覽定作鹿屏遮而自燔于火注屏遮自障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注太白旗名揖召也揖諸侯共追紂也商庶百姓咸俟于郊注待武王於郭外也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注諸侯賀武王也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注輕呂劍名輕呂史作輕劍折縣諸太白注折絕其首注折字舊作斬誤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轘則折字是今改正梁云此篇乃六國時僞撰竄入周書者也三代以上無弒君之事詎聖如武王而躬行大逆乎紂之死武之不幸也賈子連語篇言紂䟫死紂之官衞與紂軀棄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夫倉卒之際尚使人帷守寧忍親戮其身戕及骨肉邪射擊斬懸必無之事論衡恢國篇亦辨之乃適二女之所既縊注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舊本乃字在所下今從御覽移正王又射之三發乃右

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注玄鉞黑斧小白旗名也乃出場于厥軍注場平治社以及宮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遷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注素質白旗前爲王道也一作以前于王叔振奏拜假注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則曹叔振奏行也謝云史記叔振下有鐸字 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注常車威儀車也三公夾衞王也召公史記作畢公 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注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衞也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衞叔傅禮注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 毛叔宋本與史記正同作毛伯者誤傅禮史記作布玆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注贊佐采事也倅王也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 史記逸作佚滅作蔑 注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已下廢可知也 梁云受德猶云受之凶德書曰其在受德暋與此政同非紂字受德也自呂不韋誤著於仲冬紀漢以後諸儒因之而誤史記作季紂是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注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章舊作彰字俗今從史記改正 武王再拜稽首乃出注受天大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也 梁云此有脫文史記作武王再拜稽首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李善注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周書亦有此數語唯膺更作膺受觀孔晁注正是釋武王之語則知周書本有之轉寫者因兩再拜稽首遂遺却上文耳 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注爲三監監殷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衞叔出百姓之囚注紂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注忽卽括振散之以施惠也 史記忽作括 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鼎王者所傳寶三巫地名 史記三巫作保玉保與寶同謝云觀此文南宮忽南宮百達則論語八士皆南宮氏也百當與伯同梁處素云晉語詢于八虞注賈唐云周八士皆在虞官 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注益其塚也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注宗祝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 宗祝舊誤作宗祀案史記作命宗祝享祠于軍今正文與注祀字俱改正其下似亦當從史記爲是 乃班注還鄗京也

大匡解第三十七

謝云前已有大匡此不應又名大匡蓋因篇內有大匡字也不能定其訛錯之故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注東隅自殷以東旅謁各使陳其政事者也 注名字宋本作名似非是 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注古大匡有此法 古本作言 一寬儉恭敬夙夜有嚴注言當嚴敬思所順也昭質非樸樸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注忠於欲謂忠於絕私欲也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注展似信而非伊伊推也 本或作誰也 昭讓非背背黨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注讓以得之非弃背也昭位非忿忿非□直直立於衆思直醜比注位所以行道非以息忿忿怒也昭政非閑閑非遠節節政於進思止醜殘注政以道民非禁閑之也故貴得節也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注仁者好靜窮非取樂昭潔非爲爲窮非涓涓潔於利思義醜貪注涓潔於利不以自汚 正文利舊作行訛今案注改正 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注疾□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注明此九法則所醜義成九法咸則苟死於勇不知節 案上所陳九則九醜尚少其一疑昭質非樸一段有脫文 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 知與而同舊作知誤左氏文二年傳引云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注惟以法度化人法人惟

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祇祇汝其注言所尊重者老人乃政之寶也文王唯敬是道汝其用之汝諸侯也正文汝其下疑脫一庸字注乃字舊訛及今改正謝云戰戰惟時祇祇當句汝其當連下夙夜濟濟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羣正不邇讒邪注言當近正士遠讒人汝不時行汝害于士士惟都人孝悌子孫注不行是文王之道其如此也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朝道舍賓祭器曰八宅注官以長官所戒惟敬則八宅順矣綏比新故外內貴賤曰六位注安之比之各以其道則位順也大官備武小官承長注承奉正文承舊誤作成今依注改正大匡封攝外用和大注和平大國正文封字舊本作捄不成字今從宋元本中匡用均勞故禮新注士大夫及賓客小匡用惠施舍靜衆注靜安也禁請無怨順生分殺不忘不憚注不計分部不失其理俾若九則生敬在國國咸順順維敬敬維讓讓維禮注言周大臣使順九則生其所敬於國國人皆順之以敬讓之禮也舊本作生欲在國國咸敬沈案注文改今從之辟不及寬有永假注不及言同假於王道

文政解第三十八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注管管叔之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王謝云王字當屬上文以開宗循王爲句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注九人所茂政也濟謂濟其醜以好也順此戒也九慝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務有不功五外有內通六幼不觀國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注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信五固六治七義八意九勇注意於道也九醜思勇醜忘思意醜變思義醜□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思仁醜豐注殘謂殘禮義也案九醜卽倒承上九行舊本上四信訛四言六治訛六始此又脫去思義醜□一句今俱增正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注敬死勸葬也足民之財也正文之財本亦作之則注同注末句上疑有脫文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䫉藐同四法令□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害行八□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助無漁九勝一□□□□二□□□□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因五師□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賂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迪名書新注潛謀潛密之謀也移成謂易子而教也蹈名之子書而新用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寘四亂有立信五教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邑守維人八飢有兆積九勞休無期注柔成善柔謟人也罷寘言□困倉暗也康逸也合詳無德而信也守邑無備恃其人衆皆危道注暗一本作晒字書無攷暗亦疑訛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注維假言立信常至於義也信守維假二句似有訛九典一祇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戚以勞之四戚四字疑本是空圍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羣醜以移之八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注典師謀各隨所能而教之也遵

行之以戒之事也將之軍旅行陣也嗚呼充虛爲害無由不通無虛不敗注陰陽姦謂之充國無人謂之虛也

大聚解第三十九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注總總亂也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注禮遠賓廉近者道總土宜以愛民也趙一云欲來遠賓在廉察近者之安危利病使之各得其所如下文所云者是也相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案注廉本多作廣今從章本改愛本多作受今從元本改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注四郊自近始也在察也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注亡者復之辱者解之削赦□重皆有數此謂行風注行風化也此本或作甚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注以一丈夫之耕祿者注文守或衍文又者疑當作之闢開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注待行旅也案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廬此作二十里疑訛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注貿易供其資也正文有本一作其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注均平也言早暮一價惠一云河閒獻王所傳樂元語其道五均事一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注當先卹也民有欲畜發令注命之畜牧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注邑閭比相救卹比服供喪服也疑卽周禮所謂比共吉凶二服也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注首爲伍家最服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注教由威行旅由敬親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趙一云功作則互相勸是興游墮則互相糾是彈惠一云漢時尚有街彈之室蓋取則于古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注言相通也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注六畜牛馬豬羊犬雞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注草味同言五味非一也注同疑是不同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注職同立君子以脩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注禮樂干戚兵刃也注有訛脫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注羣行出入坐起隨行教芓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注根衍曰芓比長之職通連比也芓本或作茅今從宋元本謝一云根衍曰芓不知所出說文玉篇釋芓字皆謂草之可以爲繩者字亦通芓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注登下隨穀豐儉也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注不順政故曰凶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注言政行也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注通其有無使相□也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則無窮乏此謂和德注言政治和之所致也則無窮乏舊作□無窮乏則今依趙改正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注除藂種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疑當作華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注以此匡之也揖其民力相更爲師惠一云揖與輯同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注更相爲師匡資次用也注有訛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注傳於溝壑惠一云傳尸猶轉尸也

淮南子鬱而無轉高誘曰轉讀作傳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注】男耕女桑成此功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注】放散供人用也藝文類聚引此有生作有士無而字財作材一云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士舊闕從惠補闢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注】歷言自然之至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注】政善德之至也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注】側側喻多長有國也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注】昆吾古之利冶朔月旦朔省之也謝云昆吾乃掌冶世官注云利冶誤

世俘解第四十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注】言成者執殷俘通之以爲國也此克紂還歸而作也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舊丙午作丙辰丁未作丁巳今案從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注】旁廣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度孟津也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注】越於也朔後爲死魄惠云接讀爲捷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注】劉尅也矢惡臣崇侯之黨矢舊本作夫又或作天今案後文有矢惡臣定爲矢字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注】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注】禦循追祀以尅紂告祖考壇帷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正文追字舊本訛目又一本訛作自注又訛作禦追循亦祀壇帷訛壇惟一本改作壇墠非今並考正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注】呂他將也越戲方紂三邑也惠云呂他南宮氏也越戲方一作反虎方見南宮中鼎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注】侯來亦將也靡陳紂二邑也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注】百弇亦將辛亥薦俘殷王鼎【注】殷國之鼎案通鑑前編作薦殷俘正殷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注】矢陳也稷太牢別於天也稷太牢不見正文疑有脫下云用牛于天于稷此不應預見案書正義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注】不改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急於語治也廟無別人也末五字誤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於帝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注】於籥人進則王進正伯之位也注籥字舊訛蕭今從趙改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注】正諸侯之位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注】王士紂之士所因俘者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注】大享獻爵奏庸擊鍾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注】謁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干羽爲萬舞也惠云明明卽大明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梁處素云

磨必磿之訛下云馘磿卽獻磿國之俘路史國名紀六云郿商時侯國凡地从邑本作磿也又新荒前云荒新疑是二人故並舉異文文招案黄歇説秦云割濮磿之北磿近濮在商畿內可知見秦策新序作濮歷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注此復説尅紂所命伐也庚子閏二月十一日禦大臣也此復説尅紂所命伐故曰不與上文或以庚子爲庚申乙巳爲乙丑非也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注言兩隅之言也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容齋隨筆猫作貓糜作麋案下文別有麋必有一誤犀十有二作犀十有二梁處素云麋必有一字作麋者古麋麋多通寫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塵十有六塵容齋作麂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注武王克紂遂揔其圍所獲禽獸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注憝惡也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磿舊作魔訛億下不當更言十萬十字非衍卽誤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注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馘億也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注此屬紂也□□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注此於甲乙十六日也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注十六日訛當作四月二十二日謝云凡沖子似皆有錯簡書中惟成王有沖子之稱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注使史佚用書重薦俘于天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上人字疑衍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注廢其惡人伐其小子乃鼎之衆也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注言初克紂于商郊號令所伐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

衣先馘入注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以示衆也取乃衣之施之以恥也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注王在祀主使樂師以紂首及妻首所馘入廟燎也謝云白旂赤旂與前大白小白亦辭異而意同負紂縣首太師爲之不類且從上文讀下則亦當在甲子下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注此詳説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注於辛亥五日以諸侯祭其有斷煞者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注言諸侯竟殺牲告周廟天稷也正文疑當作告朕文考循商人典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注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注及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注所用甚多似皆益之商王紂于商郊注更説始伐紂時謝云自商王紂于商郊始其文皆當在前甲子朝至接于商下句則咸劉商王紂于商郊此處商王紂三字衍文也俘商玉億有百萬下乃接武王在祀至燎于周廟而止則時日亦符而文義無舛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注天智玉之上美者也縫環其身以自厚也五環二字舊本作璲今依張守節史記正義改惠半農云御覽引此曰紂取天智玉琰五班環身以自焚注曰天智玉之上美者班環身以自厚也又御覽七百十八引此云取天知玉琱及庶玉衣身以自焚庶玉則銷天知玉琱在火中不銷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注衆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注紂身不盡玉亦不銷正文于字疑衍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注言王者所寶不銷也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箕子解第四十一 亡惠云廣韻引書曰武王悦箕子之對賜十朋別無所見當在此篇

耆德解第四十二 亡

逸周書卷第四

逸周書卷第五

晉孔晁注

商誓解第四十三　度邑解第四十四
武儆解第四十五　五權解第四十六
成開解第四十七　作雒解第四十八
皇門解第四十九　大戒解第五十

商誓解第四十三

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來尹師之敬諸戒疾聽朕言用胥生蠲尹王曰嗟爾衆予言若敢顧天命予來致上帝之威命明罰今惟新誥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于十話言其惟明命爾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惠云誓讀曰哲下並同俗本王作正今從宋本元本)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昬憂天下弗顯上帝昬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尅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予亦無敢違大命(章本作天命)敬諸昔在我西土我其有言(本或作齊言)胥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趙疑百下當有姓字)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卽命□□□□□□□□□□□□□□□□□□□□□□□□□□

□爾冢邦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趙云上帝曰必伐之已見上文此處語勢似不當有疑衍)今予惟明告爾予其往追□紂遂趚集之于上帝(遂本或作達趚與蹙同)天王其有命爾(王疑衍)百姓獻民其有綴艿(綴艿謂若絲之絕而更續草之刈而更生也)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爾百姓無告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及惻興亂予保奭其介有斯勿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在我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則□劉滅之王曰靂予天命維既咸汝(說文靂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靂然徐呼郭切徐鍇曰其聲靂忽疾也然則此亦當爲命不于常之意)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斯小國于有命不易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美左右予予肆劉殷之命今予維篤祐爾予史太史違(予史本或作于吏今從元本章本何本然于字亦似訛)我寔視爾(寔各本多作史今從鍾本)靖疑胥敬請其斯一話敢逸僭予則上帝之明命予爾拜拜□百姓越爾庶義庶刑予維及西土(元本章本予作子)我乃其來卽刑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告

度邑解第四十四

維王尅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九牧九州之牧也鄭康成注尚書云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司馬彪續漢郡國志襄城有汾丘案左氏襄十八年傳楚子庚治兵于汾即此地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本有作商字者誤）永歎曰嗚呼不淑兌天對（李善注王元長曲水詩序引此作充天之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鹿舊□亦以李善注補善又云丘或爲苑天）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害與曷同何也舊作周以形近致訛）曰安予告汝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舊作過野或遍野之訛今依史記博物志改作滿野梁云飛鴻淮南本經訓作飛蛩史記索隱引隨巢子作飛拾）天不享于殷（天下舊有自幽二字係衍文今從史記去之）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威（舊作賓成史記作賓滅隨巢子亦作滅今依惠定作威）用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寢能欲（未舊作來又多一所字今依史記删改）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日夜勞來定我于西土（志我共惡史記作悉求夫惡沈云此書是俾本作俾史記作貶惠云俾當作俾古貶字又曰夜勞來舊作四方赤宜未五字今一依史記改正史記本或無定字案索隱本作日夜勞來定我西土云八字連作一句讀）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後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予各本多作子今從章本）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予休予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厎于今勖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穫（惠云饑與幾同幾讀曰冀）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卑亦疑俾）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庶建或作素達惠半農云王欲兄弟相後傳位於旦故曰恐）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依鍾本作夷又無遠下章本有慮字）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案史記索隱陽作易謂地平易也）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史記無有字鄙舊作不顧舊作願今皆依史記改瞻史作詹同宛史作粵又案史集解徐廣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語亦相似三塗杜預曰在河南陸渾縣南案左氏昭十七年傳晉將伐陸渾以有事於雒與三塗請於周杜說蓋本此服虔以太行轘轅崤澠當之於南望亦不合非也）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

武儆解第四十五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無蓋□周未知所周不知商□無也朕不敢望敬守勿失以詔宥小子曰允哉（宥俗本作寘今從元本章本又作賓字字當是妄增入）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此篇殘缺不可讀也）

五權解第四十六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士無遠齊吁敬之哉天命無常敬在三機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

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不遵承括章本作奉括食不宣不宣授臣極賞則淈淈得不食案淈與屈同荀子宥坐篇言水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楊倞云淈讀爲屈竭也家語三恕篇正作屈盡極刑則仇仇至乃別鄙庶則奴奴乃不滅國大則驕驕乃不給官庶則荷荷至乃辛官庶舊作官無庶趙云無字衍今從刪謝云荷與苛同見漢書酈食其傳文弨案辛疑丵字之訛說文叢生艸也讀若浞於苛細煩碎之意爲近且業字从丵則聲當亦相近與上所用韵亦協物庶則爵乃不和惠於乃字旁校云宋作攡趙疑物庶則下尚脫一字梁處素云攡疑無字之訛說文引商書庶艸繁無無是也無字當重文文弨案和字亦必誤地庶則荒荒則聶案聶當如爾雅守宮槐晝聶宵炕之聶聶合也脈其滿皆閉塞而不能疏通是之謂聶人庶則匱匱乃匿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王元年大開告用注周公大開告道成王用之也文弨案篇中云今商孽競時逋播則在未東征之前舊作九年非也今從趙改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余何循何循何慎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注言商餘紂子祿父競求是逋播逃越之人以自輔當敬天命備不度者也在昔文考躬脩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祗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注祗敬協和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惠云九列即九星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別處俗閒本作別起今從元本章本三人有四佐佐官維明五示顯允明所望注四佐謂天子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當明謂五示示於民也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衆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孥五利用示產注主明則民安之安宅則妻子寧利用則產業衆注有訛今參取數本校正產足不窮家懷思終主爲之宗德以撫衆衆和乃同注言五示之義同謂和同也不字本脫趙据文義補撫舊作輔又衆字不重惠据宋本改增四守一政盡人材材盡致死二士守其城溝三障水以禦寇四大有沙炭之政注任人盡其材則死力効致大沙熾炭可以攻適人也注攻舊訛政今改正適人即敵人也六則一和衆二發鬱三明怒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注鬱謂穀帛滯積者也怒則轉之懼則疑之欲則因之此文王所以剋紂也九功一賓好在笥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匱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任謀生詐注在笥謂實幣於笥無節限也盡哀謂送終過制也無別亂同也任謀謂權變也不犯此則成功也文弨案古功攻同此九功當謂九攻孔注似曲和集集以禁實有離莫遂通其此十二字難曉卜本遽刪之亦非也五典一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顯父登德德降爲則則信民寧注言祭祀見享受福民乃化則法信民心也言父顯父如書酒誥之稱圻父農父宏父也父者尊之之辭此言父蓋宗伯之屬顯父司徒之官正父司馬之官機父師氏保氏之職所關一父當司空之職也顯父三句又見本典解惠半農据以改此作德降爲信信則民寧文弨案與注不合前和寤解亦有德降爲則語蓋法制皆本於德法制信於民民是以寧惠所改非也三正父登過過慎於武設備無盈注使正舉事過於前無自滿四機父登失脩□□官官無不敬五□□□□制哀節用政治民懷注使刺譏之士舉政之失其官官無不敬矣懷猶歸之也五典有常政乃重開之守二字衍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注重開言無爽也王拜曰允哉維予聞曰何鄉非懷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格無日注格至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注式用皇大嗚呼余夙夜不寧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注封以鄭祭成湯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注東謂衛殷鄁鄘霍叔相祿父也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注乃謂乃後之歲也肂欑塗惠云士喪禮掘肂見衽自天子至於士殯皆曰肂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注立謂為宰攝政也殷祿父徐戎奄謂殷之諸侯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注弭安畢地名元年舊作九年訛趙改元年與繹史同注舊作畢也今增改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注下叛其上曰潰政繹史作攻惠云政與正古字通案當讀為征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叔于郭凌注郭凌地名因拘也凡所征熊盈族十月七國俘維九邑注俘因為奴十七國之九邑罪重故因之俘殷獻民遷于九畢注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注成王二年秋迎周公三年春歸也周公追畏尊王也謝云同室克追當是周室克造之訛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注王城也於天下土為中沈云自郟以內統稱成周不專指王城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水經注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為六不知何据郛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前編作十七里訛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注郛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湊會也北因于郟山舊作地因于郟山訛今据水經注及前編改正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注西土岐周通為圻內水經注國作因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

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注三分九分居其一四鄙四字舊作空圍今依淮南子注增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注耕桑之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注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農之秀者可為士士有功效可為大夫趙云以用也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注工商百胥人臣僕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胥相也舊作胥待也趙云相也文弨案注既云百胥人又云胥待也雜出疑此二字後人竄入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注設築壇城內郊南郭也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注先王后稷謂郊時日月星辰御覽作農星趙云此注非后稷已配上帝此先王當自太王而下文弨疑此先王當如月令之五帝封人社壝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注受封也舊本脫封人社壝及侯字又國訛作周今依公羊文十三年疏增改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也燾覆茅苴裹土封之為社也釁一作舋見公羊疏燾舊作苞訛注以覆釋燾而舊本亦脫燾字以上也字作而云而覆茅苴裹土不成語矣故今定為燾字則正文與注正相應也正文以為土封本一作以土封之又一作以為社之封又故曰受列土舊作故曰受則大惠以大為衍文而引周禮大宗伯五命賜則為受則之證非也故曰二字當承上大社為說御覽作故曰列土稍飾其文耳其云列土則是也又惠採公羊疏引孔氏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案此所引多見正文不盡出孔氏今載之以備參考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文弨案五宮疑當作五官注當是本作五官官府寺也今皆訛官為宮如以大廟等五者當五宮非也隋書牛宏傳引乃立大廟宗宮路寢明堂案古立位二字本通用注后稷下廟字并考廟字舊皆脫今校增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畫

旅注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之柵也藻梲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文也正文移郞簃也春常畫旅舊本作惷常畫無旅字今据宋人陸佃陶山集所引改正注亦多從之注宮字舊無据前編補惠半農云復格郞複笮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注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予階前編作予陛堤唐陶山集作提唐注同注高爲舊本誤倒又脫上山字文廧字今皆增改應門庫臺玄閫注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注從舊作後限舊作階今皆從前編改正

皇門解第四十九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羣門注格至也路寢左門曰皇門閎音皇也文弨案羣門族姓也篇中曰宗子曰私子皆爲大家世族而言此誥在成王元年見竹書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注耇老賢人也又建立沈伏之賢人無不用明法罔舊作非訛注無字舊亦脫今皆補正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注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注小至於大者小大邦君也卹憂言思治也乃維共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注大門宗子適長勢臣顯仕茂勉肅敬訖既也孚信也罔舊作內從趙改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注方旁羞進方訓爲旁羞訓爲進舊作言旁自羞進言字誤自字衍今改正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注私子庶孼也常謂常德言皆信通於義以益王也至于舊訛至十從趙改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注言善人君子皆順是助法王也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注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承天命王天下也王用俗本訛作王周今從章本何本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注勉在王庭獻言於王所也先用有勸永有□于上下注上謂天下謂地也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注助君也謂大門衆子也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注先人及天地報之王用美紹家困學紀聞引作俾嗣在王家蓋嗣先人勤勞于王家也趙云嗣厥家謂世有令聞保其宗廟亦通注以美釋休以紹釋嗣舊訛爲善詔一本詔又作其皆非也王國用寧小人用格□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愼軍用克多注神祐之故王用奄有四鄰遠士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注奄同丕大末終遠士卜本何本作遠土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注時有胥相爲是相學於非常也及程本吳本訛作反今從元本趙疑是反字注於舊訛與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注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注憂舊訛慶今從元本章本改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言順不進辭于王詳本或作祥義並同不屑疑不肎之訛亂辭辭有理者也言不肎順察無罪有理之辭以進於王也舊本誤分兩段以注詳善也至以惡民又添一也字注無辜之亂下贅七字爲辭是羞于王之注趙疑言順不進辭于王或是言進不順辭于王文弨案進不順之言在下文始見此非也注中惡字烏路反惡民言順謂惡民之理直故不肎上聞耳今審文義改併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注驕謂不習也言□人之無得猶驕犬逐禽不能獲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國注言賊仁賢忌媢

娭妒以不利其君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注】寢室也言自露於家言謂美好喻昏臣也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注】食爲野□媚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爲掩蓋善夫使莫通（食猶日月之食亦掩蔽之意于舊作士從沈改注野字訛）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注】言陽舉狂夫以爲上人□爲官長正主其事也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注】命者教也率皆痛愁困也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注】安民之用無所宣施是故民失其性天所不安用非其人故也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維其及【注】殄絶其世罰及其人也（注罰舊訛也案盤庚亡云罰訛及爾身又云殄滅之無遺育此正注之所本今改正丕王朕維其及蓋言害將及我也注不爲此作釋）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注明明趙疑明爾）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注】假借資用也借我德法用告我大德之所行也（皆卹疑當作是卹注舊作借我法用德之告我又重一我字皆訛今改正）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注】如衆令畋獵相扶持也濟遂也（而古與能同）汝無作（趙云似有缺文）

大戒解第五十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不顯朕實不明【注】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說文引逸周書曰朕實不明以傀伯父傀完也胡困切今此書無下句說文所釋亦難曉）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則懾懾謀不極【注】言務求士而不得助如此之難極中也予重位與輕服非共得福厚用遺【注】重所重在於重位輕重所立非夫德而厚福用之是求益之言也（注訛難曉趙云似言授之位與服誠冀助我而其得其福耳非然者胡爲厚遺之若此乎）庸止生郄（郄正字作卻）庸行信貳衆輯羣政不輯自匿嗚呼予夙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注】止容也常信貳則難得中也我雖勤之無有告我者徒知而不得明知也周公曰於敢稱乃武考之言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大乃不驕行惠於小小乃不懾【注】言汝之武考有是言（次小字從宋元本俗閉本作衆）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予惟重告爾【注】連官則同憂職集衆事則同憂濟謀有不行言必行也（集乘疑是集衆予于字從宋本俗閉本作茲元本無重字注職字從元本或作取又言字舊脫從趙增）庸厲□以餌士權先申之明約必遺之【注】餌謂爵祿權謂勢重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村在四方【注】言當畏敬賢者尊其位陽其謀也在四方言□（在四方言野多賢或且以資敵）遺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注】擅人專己塞匿陰忌惠順戚近也明立威恥亂使衆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感外姓無謫【注】鄙恥其亂則思治矣內長同姓同宗外姓異姓謫過（感古憾字）人知其罪上之明審教幼乃勤貧賤制□設九備乃無亂謀【注】上明則不隱情故曰知罪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注】順人心明察則民化而善（正文脫二三兩段）四□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辯曰費□□六出觀好怪內乃淫巧【注】碩大怪異七□□謀躁內乃荒異八□□好威民衆日逃九富寵極足是大極內心共離【注】□室也（逃字從元本小本俗閉本作兆字書無）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注】應協以動動必以和（協亦作恊）謀和適

用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注上謂君也正文用本亦作同聚財多□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注言閉塞不行也順得以動人以立行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謀注言和輯求助當先順人也無□其信雖危不動□□以昭其乃得人注轉移貞信如此得其用也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注上危而下不親之不足信故也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

逸周書卷第五

逸周書卷第六

周月解第五十一　時訓解第五十二
月令解第五十三　謚法解第五十四
明堂解第五十五　嘗麥解第五十六
本典解第五十七

晉　孔晁　注

周月解第五十一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舊脫降字据通鑑前編補）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前編作不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進舊作起從沈改）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與周正歲首（舊作道沈改）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御覽所引春三下無月字下夏秋冬並同）驚蟄春分清明（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說見下篇）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本亦作眡）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前編祭作蒸）是謂周月以紀于政

時訓解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姦陽魚不上冰甲胄私藏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末始易之後人遂以習見妄改古書此舊本亦以雨水在前驚蟄在後非也今從沈正之下穀雨清明亦然）（御覽作桃始不華是謂否塞又云倉庚災倉庚不鳴卽下不從上）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娠雷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震（娠字舊闕從御覽補失字亦舊闕從後漢書補御覽又作電不見卽國無威振振與震同）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御覽作亂色）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御覽作平）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嬖奪后御覽作臣奪后命又困作害）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御覽賢作仁不死作未死縱作從慝作匿）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鶪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鶪不始鳴令姦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

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温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辟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蟋蟀不居壁卽極急之暴鷹不學習卽寇去不備）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御覽作温風不至卽時無緩蟋）（御覽作土潤不溽暑卽急應之罰大雨不時行卽恩不及下凡句皆有卽字）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國字舊本無從御覽增又邪作疾又人皆作人臣藝文類聚邪作欬）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爲災（御覽作凶）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御覽背作皆）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御覽培作閉下同又佚作泆或洪字之訛民字舊作空圍從御覽補御覽別見一段云雷乃收聲不收聲卽人民不安又云諸侯驕逸蟄蟲坯戶不坯戶卽邊方不寧又云人靡有賴水始涸不始涸卽人多疾病又云介蟲爲害惠云此當是古本）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御覽俯並作附）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謂舊作伏從御覽改又載一段云立冬十月節水始冰若不冰卽陰之有負地始凍若不凍卽災咎之徵野雞化爲蜃若不爲蜃卽時多淫婦文弨案此惠氏所疑爲古本者也然避民字雉字當出唐人所更定）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鳴鳥鶡鴠也或作鳱鴠禮記坊記作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御覽鳴作鶡亦可通本或作鵙或作鸋皆誤猶鳴六字及將帥四字舊闕今從御覽補又荔挺不生御覽作不出惠云康成以荔挺連讀顏之推譏之不知周書已如是）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御覽載小寒十二月節鴈北鄉不北鄉卽臣不懷忠鵲始巢鵲不巢卽邊方不寧又曰一國不寧野雞始雊野雞不雊國乃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宋本無疾字案下但云鷙鳥不厲則上句亦本無疾字宋本是也御覽載大寒十二月中雞始乳雞不乳卽淫婦亂男鷙鳥厲疾鳥不厲疾卽國不除姦水澤腹堅不腹堅卽言無所從）

月令解第五十三

（闕文弨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月令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戴禮夏小正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又案隋書牛宏傳云今明堂月令者鄭康成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案宏以今禮記中之月令卽是在周書內者故云卽此與蔡邕說

相符合邕以淮南時則在第四篇今却在第五篇其文與呂氏微異邕作月令問荅所云云者皆在呂氏不在淮南既蔡邕牛宏有斯二證故今即依呂氏十二紀首鈔出以補斯闕又宏傳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案明堂之制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疑不在此篇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
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
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記作鴻鴈來天子居青陽
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記作倉玉
下同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
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
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記乃字作反後並同
無諸侯二字呂氏無公字高誘注云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命相布德和令
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迺命太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記作貸音
同下同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
保介之御閒參于記倒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
籍田記無田字案呂氏上農篇亦有田字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大夫九推記無大夫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
地和同草木繁動記作萌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
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
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
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
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

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無聚大衆無置城郭
揜骼霾髊記作埋胔音義並同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
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記無以字無變天之道
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
時草木旱槁國乃有恐記風雨作雨水旱槁作蚤落乃作時行秋令則
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記民上有其字疾風作猋
風數至作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霜雪
記倒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
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
記作桃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
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
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是月
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記祀作祠天子親
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
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
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呂氏啓戶作開戶今凡字爲漢唐人避諱改易者俱從禮記爲正先
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奮鐸記作奮木鐸無于字
又且作將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
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記作甬同正權槩是月也
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必備記作畢備必畢古通用無作大
事以妨農功記作以妨農之事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
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獻記作鮮上丁
命樂正入舞舍采記作習舞釋菜此舍采與釋菜音義並同高誘注呂覽云舍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

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說非是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呂氏無大夫）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煗氣早來蟲螟爲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次焉字記無呂氏有高注云焉猶於此也淮南作烏注又云烏猶安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牙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牙記與淮南作句）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窌賜貧窮振乏絕（高注云穿地曰窌記作廩）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畢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無出九門（畢弋記作畢翳）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記作戴勝淮南作戴鵀）具挾曲蒙筐（高注云挾讀曰撲三輔謂之撲關東謂之得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篆方底曰筐文弨疑蒙當是篆之訛筥一作篋或亦作篆形近致誤記作具曲植籧筐淮南作具撲曲筥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記勸上有以字）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記作累淮南作𦁛）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呂氏作國人儺訛禳記作攘同）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淮南亦有此句記無下同）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此下呂氏有其性禮其事視二句記無案餘月亦不具當爲衍文）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記作粗音義同）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封侯慶賜記作封諸侯慶賜遂行）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司馬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司馬呂氏春秋作太尉記亦因之世多以太尉秦官故疑月令不出於周公今案戴埴鼠璞云太尉因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馬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不韋不過改周司馬爲太尉耳蓋贊傑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與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云云今據此改太尉爲司馬以復周公之舊）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

或失時勞農上記有為天子二字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記作休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升麥記作登麥登升一也今呂氏本作收麥又下有升獻二字案升獻是小注誤作大書據此益可見正文是升字下登穀此亦作升穀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靡呂作糜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記作蝗蟲為災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養壯狡記作壯佼音義同詩狡童毛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壎篪飭鍾磬柷敔壎篪記作篪簧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記無祭字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嘗黍呂氏是月也在農乃登黍之下誤今從戴記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記作燒灰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挻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羣則縶騰駒班馬正高云馬正掌馬之官案記作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志欲靜二字記無又退作節志作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記作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蚈涼風記作溫風又居宇作居壁又腐草為螢無化字蚈字高云蚈馬蚿也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案淮南無螢字觀注文疑此螢字亦後人所增入說文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為蠲蠲即蚈也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呂氏命作令今從記下命四監同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記作澤人是月也命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記無大字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記祀作祠又為民上有以字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偽詐記作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或記作有古通用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記作以搖養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干時二字記作待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記無命字高氏注神農能殖嘉穀後世因以名官記巡作持）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記無此二句高注此云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解記作鮮）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寒氣記作風寒）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氣圜以揜（揜記作閎）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呂氏孟秋之月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又此句下有則立秋今皆依戴記去之斗中記作建星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始用記倒）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記作順）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高氏於此句）決獄訟必正平（記作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坿牆垣補城郭（高云坿讀如符猶培也記作坏垣牆）是月也無以封諸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封諸侯呂氏淮南皆無諸字今從記記作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今從呂氏淮南下二句亦同）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復還本或作後還不實記作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呂氏脫國字記有）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巂中（巂記作觿同）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呂氏作涼風生案孟秋已云涼風至何得此月又云涼風生故今從記改）侯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麋記作糜同）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記作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呂無乃字）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巡記作循同）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高云禦止也佐疾療也記無此三字又通作達）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窌脩囷倉（窌記作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若或失時本作無或失時記下又云其或失時有此四字方可轉入下句今既與記不同故從淮南改）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記無乃字俯戶作坏戶）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一記作同又齊作角）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入記作納古內入多通雜記作集）則財物不匱（記無物字淮南亦有物字無則字）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事無逆天數（記作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乃記作愼）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呂作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呂無乃字）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記候鴈作鴻鴈又則作乃）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入記作內二字本通用淮南亦作入）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呂無乃字）舉五種之要（記作五穀　淮南同）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命樂正三字記有呂及淮南皆無）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合呂作命淮南亦作合）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說者以秦十月爲正故於季秋卽云爲來歲受朔日以月令爲秦制今案天子頒朔於諸侯事固當豫爲之豈有將改歲而始頒朔哉孟冬云乃祈來年季冬云歲且更始雖以周爲子正巡狩祭饗猶自夏焉安得遽以爲秦制乎）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獀馬（記作頒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於旐（蔡邕云七當爲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者於記作旌同）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高云輿衆也案記無此字受作授淮南同）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嚮記作面無以字淮南作北嚮以贊之）天子乃厲服厲飾執弓操矢以射（記無厲服二字又操作挾射作獵淮南作厲服廣飾）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穴記作內）乃趣獄刑無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上者字記及淮南皆無）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窒記作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墮記作惰淮南作隋並同師旅必興淮南同記作師興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記作閎以奄音義同）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記作命太史釁龜筴云云淮南作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記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意亦略同疑此爲呂氏增入淮南無此文）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呂氏無塞字記有時訓解亦有此字）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

郭(坿記作坏)戒門閭脩楗閉慎關籥固封璽(楗記作鍵又關作管璽作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蹊記作徯)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記作塋又小大薄厚俱倒)是月也工師效功(記工師上有命字淮南亦無)陳祭器案度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文工字記作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下本或有牲字係衍文高注云大割殺牲也則本無牲字可知記亦同饗先祖本或作饗禱祖訛高注云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記作臘先祖無大字淮南亦有)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記作習)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發泄記作上泄)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飭死事(呂氏脫此三字從記補)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土事無作下記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無下發蓋藏起大衆六字且泄作沮泄)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多記作必)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蔡邕云閭當作闈闈尹內官宮中之門日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尹所主)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察(察記作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饎記作熾)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記無乃字呂及淮南皆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相字呂無記及淮南皆有)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弇(記作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記無林字淮南作伐樹木)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記無上者字)塗闕庭門閭(庭記作廷)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記無所字)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氛呂作氣訛)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蟲螟記作蝗蟲又減作咸音義同又疾癘作疥癘)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本作乳雉雊者訛案高注知呂與記同)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行字地字記無)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

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呂作水澤復無堅字高二云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累也案時訓解作腹堅故不從呂氏命取冰冰已入記作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記作命農無司字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寢廟記作郊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歲將記作歲且又專於作專而待來歲之宜呂脫公字記與淮南皆有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邦供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記作四鄙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謚法解第五十四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舊本作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今依史正義及通鑑前編改正正義牧野無之字脫耳案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劉彥和雕龍哀弔篇其首亦云賦憲之謚蓋本此今所傳周書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舊車服下脫者字今案魏書甄琛傳所引及正義前編皆有今補入注脫賜之二字又稱作福今皆從正義陳云福義亦通如惟辟作福之福或疑是副字亦可備一說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注名謂號謚民無能名曰神注不名壹善舊作一人無名曰神訛今依史正義改正下不盡出稱善賦簡曰聖注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正義稱作揚前編注賦一作副文昭案舊本作稱善□閒曰聖缺處疑是無字所謂禹吾無閒然方與聖相稱此注本難通敬賓厚禮曰聖注聖於禮也注聖正義作厚非德象天地曰帝注同於天地注天地正義作天帝靜民則法曰皇注靜安正義靜作靖注同二字本通論衡獨斷皇並作黃案黃帝亦作皇帝二字亦本通仁義所在曰王注民往歸之在正義作往非賞慶刑威曰君注能行四者從之成羣曰君注民從之也舊以此注接王字下脫去注及正文共二十字今据正義補案左氏昭廿八年成鱄論文王九德此謚法內皆見之賞慶刑威曰君亦其一也立制及衆曰公注志無私也執應八方曰侯注所執行八方應之也壹德不解曰簡注壹不委曲案左氏昭廿二年正義作壹意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注疵多病也疵正義作呰注云不信呰毀案此注多字行不信二字亦有訛又案謚有美有平有惡此簡字不偃於文而列於文之前蓋篇中錯簡多矣史記正義本作兩排首排盡然後及文排如後漢書馬武傳後所列雲臺諸將亦是兩重排列上一重首鄧禹次吳漢賈復下一重首馬成次王梁陳俊蓋古法也後人不知改兩排爲一排而以一上一下爲次正義與後漢書皆同此錯然正義中閒又有爲後人所紛亂及脫漏者故今亦不能考之以復其舊此簡字在恭欽定襄之前則固灼然可尋也經緯天地曰文注成其道也道德博聞曰文注無不知之舊本作博厚前編同今從正義學勤好問曰文注不恥下問學勤正義同前編作勤學慈惠愛民曰文注惠以成政也注政舊作文今從正義改愍民惠禮曰文注惠而有禮舊作以禮安人錫民爵位曰文注舉可舉也正義作與同升也謝云注不恥下問與同升二語直以論語二事作解似反不該括剛彊理直曰武注剛無欲彊不撓理忠恕直無曲也理直舊本倒今据北史于忠傳改正義撓作屈下云懷忠恕正曲直文雖訛而理在直字上亦可證白虎通引禮記謚法云強理勁直曰武威彊叡德曰武注恐有德者叡也正義叡作敵注云與有德者敵訛克定禍亂曰武注以兵征故能定正義征作往刑民克服曰武注法以正民能使服以字從正義增夸志多窮曰武注大志行兵多所窮極夸舊作大今從正義注極字舊作也今從正義前編敬事供上曰恭注供奉也

尊賢貴義曰恭注尊事賢人寵貴義士尊賢敬讓曰恭注敬有德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注言自知也舊訛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注守正不移愛民長弟曰恭注順長接弟舊作安民今從正義改前編作愛人悌長注接本一作按疑二字俱誤執禮御賓曰恭注逆待賓也御舊作敬正義前編俱作御注亦釋御字也芘親之闕曰恭注脩德以蓋之也尊賢讓善曰恭注不專己善推於人也淵源流通曰康注性無所忌也案正義以文武成康穆昭爲次其淵源流通曰康在温柔好樂曰康二句之前今錯簡於此改康爲恭非本文也又書正義引作淵源流通曰禹案獨斷有堯舜禹湯之謚史正義僅有除殘去虐曰湯一謚而此無之然案書湯誓釋文引馬融之說謂禹湯皆不在謚法中故今亦闕之照臨四方曰明注以明照之譖訴不行曰明注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注威則可畏儀則可象馬融引此悉備作表備大慮靜民曰定注思樹惠也靜民前編作慈仁安民大慮曰定注以慮安民安民法古曰定注不失舊意也純行不二曰定注行壹不傷正義不二作不爽諫爭不威曰德注不以威拒諫也諫爭舊作謀慮訛正義又有綏柔士民曰德注云安民以居安士以事辟地有德曰襄注取之以義甲冑有勞曰襄注言亟征伐有伐而還曰釐注知難而退正義前編伐俱作罰質淵受諫曰釐注深故能受正義有小心畏忌曰釐釐作僖二字本通用注云思所當忌博聞多能曰憲注雖多能不至大道憲舊作獻案正義博文多能曰憲在艮順一謚之後不與獻謚相比近故今定爲憲前編亦作博文聰明叡哲曰獻注有通知之聰也正義又有知質有聖曰獻注云有所通而無蔽溫柔聖善曰懿注性純淑也正義作賢善獨斷前編皆作聖善五宗安之曰孝注五世之宗也慈惠愛親曰孝注言周愛親族也孝舊作釐與釐謚一類正義作孝在五宗句下秉德協時二句之上案慈惠愛親於孝義爲允於釐義太闊故定從正義移此魏書甄琛傳云慈惠愛民曰孝北史避唐諱改民爲人注親族正義倒協時肇享曰孝注協合肇始也常如始秉德不回曰孝注順於德而

不違違舊作逆大慮行節曰考注言成其節考舊訛作孝案正義此句在威新二字之後不與孝謚連文而今本亦作孝此傳寫之誤也公羊隱元年疏引此作考考成也正與注合故定從之執心克莊曰齊注能自嚴也資輔供就曰齊注有所輔而共成也供就正義作就共係誤倒又注作資輔佐而共成前編注與此合豐年好樂曰康注好豐年勤民事豐舊作温正義作温柔前編作温良皆訛今依注改安樂撫民曰康注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注富而教之正義令作合安民立政曰成注政以安之正義之作定布德執義曰穆注穆純也正義作故穆穆訛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敏以敬順曰頃注疾於所敬順也正義順作慎注同二字本通用敏訓疾舊作無所不敬順也非案左氏昭八年正義有祇勤追懼曰頃不見此書昭德有勞曰昭注能勞謙也昭德前編作明德正義謙作謹非容儀恭美曰昭注有儀可象行恭可美舊本誤昭爲勝脫此條在後周宣二謚之上今案正義本在昭德上前編在明德下故移補此處後勝謚一條則削之左氏釋文及正義並引作威儀恭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注聖聞通洽也聞舊作文訛注洽舊訛治正義作合亦非獨斷作聖聞宣遠保民耆艾曰胡注六十曰耆七十曰艾彌年壽考曰胡注大其年也胡訓大也正義注作久也非彊毅果敢曰剛注彊於仁義致果曰毅今正義本脫此條故兩景謚相連接可見其本有也追補前過曰剛注勤善以補過也勤舊訛勸柔德考衆曰靜注成衆使安也考正義作安非靜作靖本通用下同魏書源懷傳有柔直考終曰靖是相傳本不同也恭己鮮言曰靜注恭己正身少言而中恭舊作供注同前編亦作供寬樂令終曰靜注性寬樂義以善自終治而無眚曰平注無失闕之病也無眚舊作清省非正義注作無災罪也執事有制曰平注不任意也有法度檢制故曰不任意舊作在位平意也訛布綱治紀曰平注施之政事案左氏昭廿二年正義治作持由義而濟曰景注用義而成也布義行剛曰景注以剛行義也耆意大慮曰景注耆強也舊脫此條正義前編皆有前編云耆如耆定爾功之耆謂意所期指又案獨斷作致志大圖清白

守節曰貞注行清白執志固也獨斷守節作自守大慮克就曰貞注能大慮非正而何舊作非正則不可不隱無屈曰貞注坦然無私也屈舊作克前編作私今從正義猛以剛果曰威注猛則少寬果敢行也猛舊作彊注云彊甚於剛也係因下注而訛今從正義改猛以彊果曰威注彊甚於剛也注首舊有亦字衍彊毅信正曰威注信正言無邪也正義作彊義執正注邪作私又案正義有治典不殺曰祁注云秉常不衰此脫去祁獨斷作祈一作震左氏莊六年正義引經典不易曰祁辟土服遠曰桓注以武正定克敬勤民曰桓注敬以使之勤民正義作動民今從前編辟土兼國曰桓注兼人故啟土也舊本以此注繫辟土服遠曰桓之下脫去兩條今考正義及前編補道德純一曰思注道大而德一也馬融引作純備大省兆民曰思注大親民而不殺大省舊作不昔今從正義前編外內思索曰思注言求善也追悔前過曰思注思而能改也柔質慈民曰惠注知其性也愛民好與曰惠注與謂施也舊本脫此兩條今從正義前編補此條又見獨斷魏書源懷傳亦引之柔質受諫曰慧注以虛受人舊慧作惠注作以惠愛惠案惠雖可通慧然與惠諡連文則易混矣案正義上惠諡兩條在敬肅之上此慧諡在質艮之上本不附近前編始合置一處蓋由誤認慧即惠也注又不知何人妄竄今悉依正義改正受諫正義作愛諫能思辯眾曰元注別之使各有次也行義說民曰元注民說其義始建國都曰元注非善之長何以始之左氏昭十年正義始作好主義行德曰元注以義爲主行德政也兵甲亟作曰莊注以數征爲嚴睿圉克服曰莊注通邊圉使能服也勝敵志強曰莊注不撓故勝舊本脫此條正義有左氏釋文志強作克亂正義作克壯死於原野曰莊注非嚴何以死難屢征殺伐曰莊注以嚴釐之前編作屢行征伐武而不遂曰莊注武功不成克殺秉政曰夷注秉政不任賢也正義政作正注同秉讀若柄安心好靜曰夷注不爽正也左氏僖廿八年正義引作安民好靖僖十五年正義民作人執義揚善曰懷注稱人之善慈仁短折曰懷注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注敬身思戒思戒正義作急成非夙夜恭事曰敬注敬以涖事也象方益平曰敬注法之以常而加敬也正義脫此條故兩烈諡相連不隔知是傳寫者誤脫耳注舊訛今從何允中本善合法典曰敬注非敬何以善之善合舊倒今從前編法典史正義作典法注之舊作也今從正義述義不克曰丁注不能成義迷而不悌曰丁注不悌不遜順也迷舊作述今從前編正義脫此條有功安民曰烈注以武立功秉德遵業曰烈注遵世業不墮改剛克爲伐曰翼注伐功也思慮深遠曰翼注好遠思任能也正義注作小心翼翼與此不同剛德克就曰肅注成其敬使爲終舊作成其不欲使爲就訛執心決斷曰肅注言嚴果也愛民好治曰戴注好民治也典禮不寒曰戴注無過寒正義作愆前編作僁音義並同注舊脫正義有死而志成曰靈注立志不忝命也亂而不損曰靈注不能以治損亂注從正義極知鬼神曰靈注其智能聰徹也不勤成名曰靈注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死見神能曰靈注有鬼不爲厲神舊作鬼前編同注舊無不字好祭鬼神曰靈注瀆鬼神不敬遠也神正義作怪短折不成曰殤注有知而夭殤也未家短折曰殤注未家者未室家也正義殤作傷不與上條相連又注作未娶也不顯尸國曰隱注以闇主國也左傳釋文作不尸其國隱拂不成曰隱注言其隱拂改其性也春秋傳隱拂同前編作隱括正義注不以隱括改其性獨斷又作違拂正義有見美堅長曰隱注美過其令前編無之年中早夭曰悼注年不稱志前編年中倒注稱舊作肆肆行勞祀曰悼注放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也案穀梁定元年疏引作肆行勞神曰煬注放心舊作縱於心恐懼從處曰悼注從處言險圮也不思忘愛曰剌注忘其愛己者也愎佷遂過曰剌注去諫曰愎反是曰佷外內從亂

曰荒注官不治家不理前編從作縱好樂怠政曰荒注淫於聲色怠於政事顏師古引此荒作穅在國逢難曰愍注逢兵寇之事也正義作逢艱使民折傷曰愍注苛政賊害折正義前編作悲非在國連憂曰愍注仍多大喪正義前編連作遭非注仍正釋連字禍亂方作曰愍注國無政動長亂前編脫此條蚤孤短折曰哀注早者未知人事恭仁短折曰哀注體恭質仁功未施也蚤孤鋪位曰幽注鋪位卽位而卒也鋪舊作有注鋪位作有喪今皆從正義壅遏不通曰幽注弱損不凌也高誘引作壅遏不達蘇明允謚法作壅遏不達注恐訛動祭亂常曰幽注易神之班克威捷行曰魏注有威而敏行克威惠禮曰魏注雖威不逆禮也去禮遠衆曰煬注不率禮不親長注長字疑是民好內遠禮曰煬注朋淫于家不奉禮好內怠政曰煬注好內多淫外則荒政舊本去禮遠衆條下卽接此注脫去兩條注好內作內好正義少好內怠政一條今案此注爲好內怠政正釋其爲本有可知左氏定元年正義正引此條前編亦有之但少好內遠禮一條甄心動懼曰頃注甄積也案前有敏以敬慎曰頃正義本與此條相連接舊本誤頃爲甄遂脫簡於此威德剛武曰圉注圉禦也能禦亂患也史表六索隱剛作強聖善周聞曰宣注聞謂所聞善事也治民克盡曰使注克盡無恩惠也舊本使作空圍案正義前編明允並作使今据補行見中外曰慤注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注不撓折正義勝敵志強曰莊與莊謚五條皆連接此作勇脫簡於此誤昭功寧民曰商注明有功者也狀古述今曰譽注立言之稱舊作言直人稱訛心能制義曰度注制事得宜度舊訛庶今從正義與左傳合好和不爭曰安注失在少斷正義作生而少斷外內貞復曰白注正而復終始一也前編外作分不生其國曰聲注生於外家殺戮無辜曰厲注賊良善人官人應實曰知注能官人也前編應實倒凶年無穀曰穅注不務稼

穡漢書諸侯王表有中山穅王昆侈則謚法之有穅明矣師古注引好樂怠政曰穅則與前荒之謚相同正義此穅字亦作荒文昭案美謚中有豐年好樂曰康此穅之惡謚正與相反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上苟勤於民事則緩急自當有備歲亦不能爲之災穅之爲言虛也注以不務稼穡爲言可謂深得制謚之旨師古所引或誤記耳若云後人羼入則穅虛也又明見下文人因有好紛亂典籍者於理不應謬誤至此至正義之作荒則以二謚相次比而致誤耳名實不爽曰質注不爽言相應也不悔前過曰戾注知而不改溫良好樂曰良注言其行可好可樂也正義作言其人舊本作言人行今訂正怙威肆行曰醜注肆意行威德正應和曰莫注正其德應其和此亦成鱄所論九德之一正義在類謚前正合舊誤脫去今補勤施無私曰類注無私惟義所在舊作勤政前編同正義作施勤今從左氏案此兩條及下美謚當本在前不與惡謚雜廁今皆紛亂難以考而復矣好變動民曰躁注數移徙也慈和徧服曰順注能使人皆服其慈和滿志多窮曰感注自足者必不足也正義前編感俱作惑非也感古憾字注云云於憾之義正合危身奉上曰忠注險不辭難也思慮果遠曰趕注自任多近於專舊本果作深前編同云趕恐當作悍正義作明訛息政外交曰攜注不自明而恃外也正義脫此條舊本攜作推前編同今從獨斷改正獨斷息作怠疏遠繼位曰紹注非其次第偶得之也彰義掩過曰堅注明義以蓋前過肇敏行成曰直注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內外賓服曰正注言以正服之華言無實曰夸注恢誕注疑有脫字教誨不倦曰長注以道教之也愛民在刑曰克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嗇於賜與曰愛注言貪悋也逆天虐民曰抗注所尊天而逆天抗舊訛煬案煬謚在前已見此處正義前編皆作抗正義注作背尊大而逆之似訛好廉自克曰節注自勝其情欲也勝其舊作節以非克訓勝也擇善而從曰比注比方善而從之好更改舊曰易注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繆注言名美而實傷思厚不爽曰愿注不差所思而得也正義作思慮不爽曰厚前編亦作厚唯思慮作思過訛貞心大度

曰匡注心正而用察少舊作心正而明察也非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舊脫方景武之方五字今從前編增正義作隱哀也景武也施為文也注施德除為武也注除惡正義作施德為文除惡為武如此可不用注前編除為作除亂今從蘇明允所引辟地為襄服遠為桓服舊作視前編同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發與伐同蘇明允引剛克為伐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注無內德惠不成也兩為字舊作曰又平作獻案獻為美諡非也又此下舊有治而無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三句案皆見前係重出正義亦有後一句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注以其所為諡象其事行也前編一云失志無轉一作失志無傳案正義無失志以下八字注舊作以其明所及為諡象謂象其事行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疑是伏也秉順也秉舊作康案康安也已見前今從正義但順字亦可疑就會也蹇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穅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此三字舊脫正義有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自和會也以下廣訓篇內字義非盡諡也此篇及史記正義皆為後人所殽亂前編所載其去俗本亦無幾矣正義云以前周書諡法周代君王並取作諡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据此則正義所錄實出周書今故取以訂訛補缺云

明堂解第五十五

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致政本或作致位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云實此之闕文今取以繫於後自戶高八尺廣四尺以上亦見隋書宇文愷傳避諱中作內廣作博陳一云徐鉉謂个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當作介蓋本此

嘗麥解第五十六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御覽八百三十八引曰王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汲郡古文謂成王四年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牲羊一牲豕三惠半農云太宗少宗即大宗伯少宗伯也少祕疑即小史梁曜北云太宗顧命有之史導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大正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閒舊作內楹之門從沈改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

命蚩尤于宇少昊路史云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河或當作阿梁處素云据史記五帝記注涿鹿山名阪泉地名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舊校疑是太常相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清少昊名也見張衡集路史引此亦作清舊作請訛成本或作戒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殷當作夏汲郡古文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師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沈約曰武觀即五觀國語曰啓有五觀韋昭曰啓子太康昆弟也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令□我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小國其命余克長國王趙云國王疑倒嗚呼敬之哉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讒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閒左沈疑右□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𢦏以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𢦏以爲之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穡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

本典解第五十七

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舊此下有召公二字衍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周公再拜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曰至至德照天百姓□驚備有好醜民無不戒顯父登德德降則信信則民寧爲畏爲極民無淫慝生民知常利之道則國彊序明好醜□必固其務均分以利之則民安□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于民其慈□□古之聖王樂體其政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曰材多人有八政皆得其則曰禮服士樂其生而務其宜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

爲本典

逸周書卷第六

逸周書卷第七

晉　孔晁　注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會解第五十九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案此篇亦見大戴禮名文王官人通篇皆文王之言與此不同論大戴作倫字本通用大戴云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盧辯注云倫理次也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大戴云王曰於乎女因方以觀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彊其所不足而不踰觀其思大戴作觀其意憲下作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周書舊本作慎而□彊其所不定者觀其不踰字多今訛從大戴訂正父子之閒觀其孝慈兄弟之閒觀其和友舊脫觀其孝慈兄弟之閒八字今從大戴增君臣之閒觀其忠惠鄉黨之閒觀其信誠大戴作信憚盧注云信而敬憚省其居處觀其義方舊作方□今從大戴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盧注云任以恩相親信設之以謀以觀其智大戴云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大戴臨作淹濫作藍不荒作不寧盧注云藍猶濫也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怒舊□今從大戴補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大戴恭作不失又從之色作縱之遠之以觀其不二暱之以觀其不狎大戴不二作不貳不狎作不倦復徵其言以觀其精大戴作探取其志以觀其情此精當作情又大戴此下有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兩句曲省其行以觀其志此下大戴多一成字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

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舊志字不重殷作□大戴作志殷如淺注雖以淺爲深字竊疑必淵之訛也舊本下句作其器寬以悌今從大戴改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兩日字從大戴增又大戴發作伐惠云古字通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大戴不止作不侮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大戴曲媚作固嘔證作徵喜怒以物而色不變而舊作其從大戴改彼不變作不作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大戴作裕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慄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李善注東都賦引慄懼作悚悚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大戴數作遫與速同敬當爲儆卒倉卒也大戴作驚之以卒而度料下句作不學而性辯近改不學作不紊難決以物難說以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大戴作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戇者也案此亦當補言字以守一屬下句困舊訛因今据改依讀當爲薆蔽也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大戴不誤作不虞盧注云虞度也不過作不可營營猶亂也末句作曰絜廉而果敢者也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移易當從大戴倒轉易音以豉反順予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大戴險作儉古通用屏言而弗顧自順而弗讓上句舊脫而字大戴云辨言而不固今据補又讓舊訛護亦据大戴改非是而彊之曰妬誣者也舊作始誣訛今大戴作始妬誣蓋本是妬誣故盧注云謂妬賢誣善必是校者見周書誤本因記一始字於妬字旁遂致衍耳今改正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

而能屈曰志治者也（大戴作徵清而能發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少三句）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此之謂考言（大戴無廢字○案詩廢爲殘賊王肅云廢大也張湛注列子楊朱篇同此亦當作大解令色下大戴衍足恭一也四字又言作志）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大戴實作氣此下亦作氣）氣初生物（大戴作初氣主物今本從周書）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醒字誤大戴作斯盧注云嘶當爲斯）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大戴作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大戴和作智力作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大戴有察其所安一句）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大戴觀皆作占中闕一句作以其見占其隱又視聲作視中）四曰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大戴作五性）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大戴猶作由盧注云當爲油又出作生薦作拂愉作偷惠二云愉偷通又瞿作纍）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新之色（舊本作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脫八字据大戴補大戴新作親案新親通）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僞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舊本靜字作方圍今据大戴補質字僞字下大戴皆有色字浩作皓蔓作緩改作故盧注云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柰色見於外）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僞以攻其名（大戴此句上有以賴於物一句）有隱於仁賢者（大戴賢作質下同）有隱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此句舊脫据大戴補）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大戴與得同大戴作好大得）小讓而爭大（大戴作而好大爭）言願以爲質（願當與愿同盧注大戴以爲聲誤）僞愛以爲忠（僞舊作空圍据大戴補此下大戴有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二句）尊其得以改其名（大戴作故其行以攻其名盧注云故爲是行）如此隱於仁賢者也前總唱功（一本作切案大戴無此四字有推前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十六字惡一作特與此文義皆難曉）慮誠弗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此下大戴有故知以動人一句）自順而不讓措辭而不遂（此下大戴有莫知其情一句）此隱於智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大戴作涉物而不終）問則不對佯爲不窮□貌而有餘（大戴作色示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初窮則託深（大戴作用之物窮則爲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言以爲廉（大戴作廉言以爲氣）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大戴作內恐外悴敬再其說王懷祖謂敬再乃苟亟之訛苟讀若亟亟古稱字又昭案外悴乃外誇之訛或改悴爲倖非敬亦亟之訛形相近亟欺冀反苟己力反此亟不讀爲急則苟字非也）以詐臨人如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大戴又有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二句）飾其見物（此下大戴又有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二句）不誠於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大戴作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案發與伐同此作發大戴多作伐字）如此隱於忠孝者也比周以相譽（此句上大戴有陰行以取名一句此脫）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己字身近字舊皆作方圍今依大戴補又而實不至下有而懽忠不盡一句又此懼不二字亦作懽忠）如此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者字舊脫据大戴補）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此下大戴有陰陽克易一句）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大戴假作隱成作誠）言忠行夷爭靡及私□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大戴二云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此句上大戴有物善而能說一句又效作淩）措身立方而能

遂曰有知者也大戴有知作廣知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弗德大戴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置與德同曰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閑之行獨而弗克言字行字舊脫据大戴增其行亡如存大戴作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大戴有經作經正虛以待命大戴作正靜以待命舊本待作侍訛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曰忠孝者也大戴作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故名不生焉初學記引周書亦作歡以敬之盡力而不固敬以安之案回與固皆面之訛卽上文所云面於敬愛是也缺處疑是名字亦見上文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隱遠而不舍曰交友者也□大戴是迷字志色辭氣其人甚偷進退多功就人甚數案此處脫落甚多大戴云心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又下段首有質不斷一句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大戴克易作謬易不篤作不類又無誠下有志字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大戴少俱作小又規作顧倫作論古倫論通用下又有亟變而多私一句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者不回大戴作畸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舊作果敢者也訛今依大戴改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靜大戴作情古通用表記文而靜鄭云靜或爲情又案此下大戴尚有數百字周書闕文也今錄於此以備考云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僞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內觀民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王會解第五十九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注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除地曰墠帟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注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搢插也珽笏也王伯厚本作珽似笏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注唐荀國名皆周成王弟故曰叔旁謂差在後也近天子故其冕亦無旒也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注杞宋二公冕有繁露搢笏則唐虞同也爲諸侯之有疾病者趙云下文有之此處疑衍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注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次珪瓚南差在後惠云大戴公符有祝雍此淮字與相似文弨案雍爲名淮爲氏不必一人俗閒本脫珪瓚次之四字王本有之王本旁之作之旁當是誤倒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注使儲左右召則至也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注魚太史

名及大行人皆讚相賓客禮儀也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綂有繁露注郭叔號叔文王弟菉錄諸侯之幣也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注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皆國名為諸侯二舅成王之舅姜兄弟也內臺西面下俗閒本有者字注脫曹叔以下二十一字皆從王本刪增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注此要服於比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伯父姬姓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也王云中子王之支子文弨案舉伯父可以包叔父中子則仲叔季弟之倫也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注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俗閒本首句內作外又二千脫二字今皆從王本改堂後東北為赤帟焉浴盆在其中注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注鶴鳧羽為旌旄也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注外謂臺之東西也外臺右泰士右彌士言尊王泰彌相儀之士也右泰士之右或疑左謝云文云中臺之外其右泰士則在臺之前下云臺右側旁臺而立者上右字不必疑是左字王云泰士蓋上士彌士蓋中士下士惠云泰士理官文弨案彌如彌甥之彌王說是也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注受賓幣士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陳幣當外臺天玄髦宗馬十二注陳東帛被馬於外臺天玄黑髦宗尊也髦俗本作歕歕字無攷今從王本下本注作天玄黑也髦屬也案王本不如是今不從王玄繚璧綦十二注此下二璧皆玉玄繚謂以黑組紐之綦玉名有十二也璧綦俗本作碧綦從王本改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注參方陳幣二所也璧皮兼陳也四方玄繚璧琰十二注琰珪也有鋒銳陳之四所方列之也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注每角張帟息者隨所近也諸侯稱爻也正文四隅下王本有每隅二字注舊脫帟字今增末句未詳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髦謂之母兒注周公主東方則太公主西方東青馬則西白馬矣馬名未聞王曰髦卽鬣字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注戟也方各異案此東方也故衣青操弓執矛餘方則各異矣注以戟為矛若依淮南子則春矛夏戟有別也舊作各異方訛王本作名異無方字亦非是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注稷慎肅慎也貢麈似鹿正北內臺北也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注穢韓穢東夷別種良夷在子在子□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注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王本作幣亦云疑又霍作藿二云豆葉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注亦奇魚也王云說文鰅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鰅魚容切舊本隃冠作隃冠王本及路史皆作隃冠亦見下文發人麃麃者若鹿迅走注發亦東夷迅疾發北發也兩麃字從史記索隱舊本作兩鹿字王本作鹿人鹿人皆非俞人雖馬注俞東北夷雖馬巂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巂爾雅作驨青丘狐九尾注青丘海東地名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注周頭亦海東夷羝卽羝字黑齒白鹿白馬注黑齒西遠之夷也貢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注白民亦東南夷郭璞注山海經李善注文選皆云似狐東越海䖳注東越則海際䖳文䖳䖳卽蛤字李善注文選作東越侮食形近而訛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注東越歐人也比交州蛇特多為上珍也王本歐作甌注同注所云比者猶言近來王本無比字又少特多也三字皆非於越納注於越越也舊本正文句首有姑字因下而衍王云納謂納貢舊本脫注王本有之謝云於越納當連下文其姑妹且甌共海陽皆地名姑妹珍注姑妹國後屬越妹從末亡結反姑妹卽姑蔑且甌文蜃注且甌在越文蜃大䖳也注文字王本作閉共人玄貝注共人

吳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海陽大蟹【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自深桂【注】自深亦南蠻也謝云自深當即鼻深會稽以鼂皆面嚮【注】其皮可以冠鼓自大麈已下至此向西面也鼂即鼉字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注】亦在臺北與大麈相對義渠西戎國茲白一名駮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注】央林戎之在西南者央林一作英林王云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曰虞所說與此略同於陵英林音相近文弨案郭璞注海內北經引此作夾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夾字恐誤北唐以閭閭似隃冠【注】北唐戎之在西北者射禮以閭象爲射器北唐下有戎字衍郭注北山經引無戎字渠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注】渠叜西戎之別名也案廣韻鼩比教切能飛食虎豹之屬正此是也說文鼩胡地風犬王本從李善注文選作鼩云一作鼩之若切案鼩乃小鼠李注或字訛不可從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注】樓煩北狄地施所以爲旄羽珥李善注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爥引樓煩星旄星旄者羽旄也北堂書鈔百二十引作樓煩黑旄鳥羽旗也恐訛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也【注】卜盧盧人西北戎也今盧水是紈字舊脫初學記有之又見李善注或誤作紈王云紈與綠同詩有捄其角捄曲貌穀梁傳觓角注球球然角貌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注】區陽亦戎之名舊本鼈封不重今從洪容齋及王本補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注】規規亦戎也麟似鹿牛尾一角馬蹄也舊規規訛規矩又脫一麟字仁字今皆從王本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注】其形似雞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國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信也舊本掖信下衍歸有德三字注作歸有德之君也亦衍誤今皆從王本似雞一作似鶴案郭注山海經亦云其狀如雞氐羌以鸞鳥【注】氐羌地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矣鸞大於鳳亦歸於仁義者也氐舊作互易與互混故改從今字注首舊作氏地之羌不同巴人以比翼鳥【注】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

不飛其名曰鶼鶼王本脫曰字方煬以皇鳥【注】方煬亦戎別名皇鳥配於鳳者也方煬一作方揚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注】鳥有文彩者皐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王云皐一作皇方人以孔鳥【注】方人亦戎別名孔與鸞相配者舊配作匹卜人以丹沙【注】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卜即濮也沙今作砂夷用闟木【注】夷東北夷也木生水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集韻闟茲消切木名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注】康亦西戎別名也食桴苡即有身王本作康人洪本桴作稃訛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注】州靡北狄也費費曰梟羊好立行如人被髮前足指長王云反踵一作枝踵說文吐嘍作土螻都郭生生欺羽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注】都郭北狄生生獸名山海經注都郭作鄭郭生生一作狌狌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注】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不昧不忘也此東向列次也郭注西山經引昧作眯莫禮切眯目也今從本注作昧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注】獨鹿西方之戎也邛邛獸似距虛負蟨而走也此正文似本無距虛二字爾雅邛邛岠虛是一獸今此下文別出孤竹距虛注於邛邛則云似距虛於距虛則云野獸則知邛邛下距虛二字乃後人以所習聞妄增入耳且於注中獸似下又增一鼠字則下距虛二字反贅矣故知此不與爾雅及呂氏春秋所說同也孤竹距虛【注】孤竹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不令支玄貘【注】不令支皆東北夷貘白狐玄貘則黑狐案漢志遼西郡有令支縣即其地也疑不字及注中皆字並衍否則不字當爲發聲注乃誤耳不屠何青熊【注】不屠何亦東北夷也東胡黃羆【注】東胡東北夷山戎戎菽【注】山戎亦東北夷戎菽巨豆也其西般吾白虎【注】次西也般吾

北狄近西也（鄭志引王會白虎黑文今本皆闕二字）屠州黑豹注屠州狄之別也（王本也作名非）禺氏騊駼注禺氏西北戎夷騊駼馬屬（王作馬之屬）大夏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注大夏西北戎茲白牛野獸似白牛形（舊本正文止大夏茲白牛五字下十一字誤入注中惠據洪本增入正文與初學記正同今從之）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注犬戎西戎之遠者（文馬說文作媽古黃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古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注數楚亦北戎也（西山經黃山有獸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𤛗郭音敏畢云廣韻音切同矣與此每牛正合）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注匈奴䤡北戎也（梁云四足果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注䤡字舊闕今從王本補當謂斥鹵也）權扶玉目注權扶南蠻也玉目玉之有光明者形小也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注白州東南蠻與白民接也水中可居曰州州中出此珍木禽人菅注亦東南蠻菅草堅忍（忍讀爲韌）路人大竹注路人東南蠻貢大竹長沙鼈注特大而美故貢也其西魚復鼓鐘鐘牛注次西列也魚復南蠻國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美遠致也（王云鐘牛未詳）蠻揚之翟注揚州之蠻貢翟鳥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注倉吾亦蠻也翠羽其色青而有黃也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注餘謂衆諸侯貢物也言政化之所致也南人至衆皆北嚮注南人南越（至衆王本作致衆者）伊尹朝獻商書注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此十字本孔注舊誤作正文而以王注言別有此書也注商書下以王會俱朝貢事故令附合注此十字下失之矣）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注非其所有而當遠求於民故不利也（王本馬牛倒注於民作其民）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注制其品服之令（王本無必字下不字作必似訛）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注九夷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鬋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也（王本無於是二字）請令以魚皮之鞞□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注鞞刀削鰂魚名瞂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魚皮舊作魚支今從洪本王本□疑是烏）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注六者南蠻之別名（王云里一作重）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注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短狗王本作矩狗蓋因注云狗之善者故以爲當作矩耳考唐豳州昭仁寺碑有云豈止菌鸖短狗西鰈東鰈之貢而已哉正用此文則作短狗爲是）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注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闟耳貫胸雕題漆齒亦因其事以名之也（後漢書注引狗國作狗骨又引離丘作雕丘李善注作離身染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注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其人能作毞毲章懷注引此文又引何承天纂文曰紕氏罽也音卑疑反毞罽紕也）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注十三者北狄之別名也代翟在西北界戎狄之閒國名也（王云代一作戎）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案博物志引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亦當在此篇中今缺）

逸周書卷第七

逸周書卷第八

晉　孔晁　注

祭公解第六十　史記解第六十一
職方解第六十二

祭公解第六十

王若曰祖祭公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注虔敬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注溥大也言昊天疾威於我故多是過失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注弔至也言己道不至故天下病王畏守不美懿美也天威舊訛之威從趙改注守不美疑訛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注拜手頭至手稽首頭俯地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注謀父祭公名我魂在於天言必死也梁二云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九字當連作一句讀注似非是昭王之所勖宅天命注言雖魂在天猶明王之所勉君天下之事也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所能寘明德於其身也付俾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注付與四方受命於天而敷其文德在下土也沈云俾當作畀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注言己追學文武之微德此由周召分治之化也微德釋蔑字義舊作徵德訛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注將行夷平也言大商本其初也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注執謂執其政也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注稱謂舉行也昭考昭王穆王之父也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注言公當使百官相率和輔弼我不然則困我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注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乃汝汝王也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剋之咸茂厥功注茂美也文王以受命爲美武王以剋殷爲美故曰咸也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注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既剋之而安受治之其治用美也董舊作重今依卜本改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注言武王申文王受命之意而勝殷也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注辟法也言我上法文武方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基丕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注錫與言天予武王是疆所受是大維周之開基大維后稷所受命是長居此也基丕維三字舊空圍從趙補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注旁建宗子立爲諸侯言皆始并天子之故也惠云并即屏古字通郭注山海經曰并即屏語有輕重耳注天子本一作大子非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注言當以夏商爲戒大無後難之道守其序而終也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注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注寅敬也不則言則

也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注戾反罪疾
謂己所行時是二王文武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注
嬖御寵妾也莊正也禮記緇衣引此及下二句作葉公之顧命乃祭公之訛也固緇衣作疾
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注小謀謂不法先王也大作
大事也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注言無親小
人疾君子緇衣大夫卿士上有莊士二字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
恤其外注言陪臣執國命恤憂也外謂王室之外
也尚皆以時中乂萬國注言當盡用是中道治天
下也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
時維大不弔哉注戒三公使念我與王也泯芬亂
也忍行亂則厚顏忍醜也如是則大不善之也芬芬
與呂刑棼棼同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
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注先王穆王父祭公所事
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
善沒世言善終維丕疑亦是丕維又險于難疑是于險難注穆王父舊脫王字今增嗚呼三
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注皇大
也言當式敬我言如此則天下皆安之曰康子之
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注康安
也子之所宜安以善道勉教之則子孫有福不然
則犯常刑也王拜手稽首黨言注王拜受祭公之
黨言也王拜則三公拜可知也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
也又見張平子及劉寬二碑

史記解第六十一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注王是
穆王也戎夫左史名也左舊訛在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則當作左
古今人表作右史訛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注遂成也行成事
言驚夢宿欲知之也遂事下御覽有其字乃取遂事之要戒俾
戎夫主之朔望以聞注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望日
於王前讀之主舊作言今從御覽朔望之稱蓋始於此禮記云朔月月半亦指朔望也注月朔望日舊作月
己日望訛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注言君不行
信義信義由智正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而生亂
皮氏以亡注禁義信則亂生皮氏古諸侯也紀年云帝
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注
好順人意為諂諛禁而生亂華氏以亡注華氏亦
古諸侯也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
日蔽而遠注賢良不行貨故蔽遠賞罰無位隨財
而行夏后氏以亡注桀由好財亡也嚴兵而不□
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
吏注不敢忠乃不仁下效其上故不親刑始於親
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注紂以暴虐亡也樂專於君
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注君荒於樂
則權臣專斷用刑濫矣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
於刑有虞氏以亡注專則致爭而刑殺之盡被刑
也有虞商均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
而疑其前事注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挾
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注挾其見奉
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事此與周公反矣位均勢敵
注均舊作於一作與皆訛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
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注錮職謂事
專權也元本注無事字譁卿謀變質沙以亡注有三卿諸
侯可知也譁卿下本作三卿外內相閉下撓其民民無所附
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閒存亡將由之則無天

命矣不知命者死**注**無天命命在彊大者也知命
則存不知命則足以亡矣注彊大舊作彊壯訛有夏之方興也
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注**有夏啓也戰於甘滅
扈也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
重**注**王不別長庶寵秩同也君疾大臣分黨而爭
義渠以亡**注**各有所事而爭立也紀年二云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
君以歸注爭立舊作爭力訛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
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
出**注**有功不賞而貴諂臣有德不官而任姦佞宜
其出走也之臣功臣舊兩臣字脫又貴上衍賞字今依李善注文選所引增刪召遠不親者
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注**林氏諸侯至
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
叛林氏**注**天下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
孤危也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
其臣忠良皆伏**注**伐智自足也伏謂不爲之用不信
舊作不賤訛今從卜本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注**
曲集愉州皆古諸侯博物志作愉州氏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以亡與此差互當是彼誤
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
國而主斷**注**委之政也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
有巢以亡**注**秉政則專生殺則多恐雖君奪其政
懼禍見及故作亂也怒依注當本是恐字斧小不勝柯者亡昔
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注**柯
所以秉喻君斧所以用喻臣臣無爵祿君所任不
臨言不相承奉也注君所任有脫字後□小弱禁罰不行重
氏伐之鄶君以亡**注**兩弱不能行令紀年二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
帥師滅有鄶鄶亦作會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

臣久空大官**注**言無任己臣者故空官也下官交
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注**無大臣故小
臣亂也君凶於上臣亂於下民無所依堯遂流之
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注**爭爲
犯難不果爲疑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
俱身死國亡**注**林氏恃勝上衡氏怠義所以俱亡
而勝舊作弗勝訛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
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
能禁南氏以分**注**二臣勢鈞而不親權重養徒黨
所以分國也有南之國水經注以爲在南郡競舊訛竟脫能字水經注作競下云君弗能制南氏用分昔
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注**有果
亦國名也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注**外
權謂外大國爵重祿輕比□不成者亡昔有畢程
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注**
有位無祿取名自成民不堪求比而罪之好變故
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
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注**運亂移也業形而
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形用
國**注**愎佷類戾也國不勝破以刑爲業也形刑通趙云類當作
纇外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
兵無已誅戰不休幷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
注無親謂幷兼之也無文德故智士寒心也惠云阪泉
氏蓋蚩尤也趙云疑是炎帝之後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
注獨鹿西戎地名徙都失處故亡也案嘗麥解二云蚩尤逐赤帝爭于
涿鹿之河赤帝說黃帝執蚩尤殺之獨鹿即涿鹿也亦名濁鹿佷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
之君佷而無聽**注**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

發大事羣臣解體注皆有違心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乡都賢鬼道廢人事天注求禱神也乡都氏見紀年帝舜四十二年來朝獻寶玉博物志作賢鬼神道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乡都以亡注弃賢任巫所以亡也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注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注無功盡賞無財可用注無財舊倒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注唐氏堯帝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注重丘之君畏其弁己惑之以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注君昏於上權分於下所爲二也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注工功進則民困矣以工取官賢材退矣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注湯號曰成故曰成商注成商舊作成湯訛

職方解第六十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注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國曰都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閩蠻之別貉狄之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注舊多訛脫今案文義補正四夷其大名也故不言四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官數下有要字周知其利害乃辯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注貫事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注竹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男女各不同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周官無雞狗此亦後人妄增也注竹字衍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陂溠注華山西岳熒卽滎也春秋傳戰于熒澤亦作滎陂當從周官作波讀爲播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注家所畜曰擾五種謂黍稷菽麥稻也菽本誤作穀今依周官注改正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周官犬作狗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注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彊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注嶽吳嶽也彊蒲周官作弦蒲涇汭本皆作涇納今從周官改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注四擾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注所謂河內者揚紆周官作楊紆爾雅作楊陓露周官作潞梁云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注潞羸也與左氏昭元年傳以露其體訓同是露潞古亦通用也三女本作二女今依周官改注似有脫訛者疑當作郡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

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注五擾牛馬羊豕犬五種黍稷菽麥麻周官注麻作稻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注圻界也圻與畿同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注爲王者斥候也服言服王事也注舊脫上服字又王作正今皆補正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注甸田也治田入穀也注入上舊有又字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男服注男任也任王事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舊脫此句今依周官補采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衛服注爲王扞衛也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蠻服注用事差簡慢又其外方五百里爲夷服舊又脫此句亦依周官補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注□□□□□□注脫六字案鎮者言鎮守之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藩服注藩服屏四境也凡國公侯伯子男案周官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此節去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注周徧維持也牧謂牧御天下之政教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注連率牧監各任能也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土地所有乃貢之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注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職方所□注末或是脫一莅字及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殷國亦如之注王十二歲一巡狩職方自所戒之命其不巡狩之年六服盡朝謂之殷國也巡戒命亦如巡狩也周官作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注舊脫之年二字及戒字又誤復朝字今增刪

逸周書卷第八

逸周書卷第九

晉　孔晁　注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王佩解第六十五　殷祝解第六十六
周祝解第六十七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注伯爵若順也順其事而告之也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注無道無德政違畔也舊本脫天字今補注畔也俗閒本作叛也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效于前不遠注言驗于前世不遠言近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注舉桀紂惡滅亡爲戒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注同爲昏闇言教王爲不順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注專利侵民佐亂進於禍也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注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注言古人患不聞故有所不知也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注害民是與民爲怨讎與本一作興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注言民不從上命從其所行類善也不知君則怨深矣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注言上下無義對共相怨則寡者危也嗚呼□□□如之注□□人養食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注首有脫文或是禽獸舊本不空非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注專利爲貪曲從爲諛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注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罪民不堪命而作亂力字舊脫從趙補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注有土謂之諸侯也之字疑衍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注言無遠德罔有天下也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注是國人爲患也言今諸侯無有若湯武者故患不在諸侯而在國人言內潰也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注洗心改行憂往過則安爾之居位爾乃聵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注聵闇不聞翫心不惕悛改矧況也尚不知王定況貪諛之臣能得其所也缺處疑是小子二字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不存焉變之攸伏注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下民也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注苟且無遠慮賄賂不任德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注賢者靖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爲之哀者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注君子不以言舉人無功故也欲行有成故也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注蕃多徒衆言非一也貌謂外相悅而無實也君臣之相誣蒙必相及其顛覆之也注之也疑衍之字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注言其不足於道義也以用也乃汝也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注爲不言也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謝云此篇誕而陋與諸篇絕不類孔氏爲注之甚矣其無識也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注叔譽
者大夫叔向也周靈王太子名晉也五稱而三窮
逡巡而退其不遂注五稱說五事遂終也三窮舊作五窮案潛
夫論引作三窮御覽百四十六同又其下有言字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
而臣弗能與言注告平公稱其賢才也君請歸聲
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注聲就復
與周之二邑名周衰晉取之也平公將歸之師曠
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懞予反而復之
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懞覆也度謀還與否
也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
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注言高於
泰山言無上也不安至飢渴也御覽先下有稱字王子應之
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
懾盡忘吾其度注懾而忘度所以爲謙師曠曰吾
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
勞注有成德不以驕易也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
其行至慎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
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咫注言己不及古君子咫喻
近委積舊作天下咫作尺皆依惠改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
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注問舜已下可法
則之君子也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
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注言其仁
合天道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
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注盡力溝洫勞也貪財利
篤其功合聖道也謂之當如前後文作之謂如文王者其大道仁

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
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注以其仁德
人惠懷之行無常唯賢所在勞謙恭儉日夜不息
返失之也趙云返當作反注同注也舊作勤訛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
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謂儀注一人
紂也儀善其所是三字舊脫從沈增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
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注問其
事儀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冑子
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謂之
士下本注冑□二字疑兩士字上或本有冑字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
公注作謂農功同謂好義公能樹名生物與天道
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注立名生物謂化施
於民也成謂成物羣謂之爲長也舊脫生字又物與到今從御覽改正
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注敦厚也
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注四海四
夷四荒四表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注訾歎
恨也合五等之尊卑而論事義以爲之名者也師
曠罄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下
學以起尙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注罄然自嚴
整也方道初本也起其物義也問最賢之人也自古
誰下卜本有能字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
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注
律法也謂致其物也熙熙和盛言舜臣堯功德如
此也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注東躅踏也王
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跔是以數也
注驟亦數也王子戲問故曠戲答足跔舊作足躅案說文曰跔天寒足跔也

從足句聲陸氏莊子釋文亦引作跔李登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跔今定作跔紀于求于二反 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 注 交言於堂故更入燕室坐歌此辭而音合於無射之律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注 嶠曲名也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也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 注 蹶然疾貌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 注 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自王然後行可知也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注 馬不剛轡不柔言和擾也麃麃亦和擾也不疑和之心也 志氣麃麃舊訛志之塵塵今依左氏襄廿六年正義改謝云因左傳有國子賦轡之柔矣乃足數語以飾之讀者勿爲所欺 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 注 辯別也爲人有所別唯恃耳也宗尊也天下所尊則有明王者也 注則有二字疑衍 王子曰太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 注 言自庖犧至禹其子孫未有期運當時斯不立矣言周衰未盡己必不立也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 聞舊訛問今從章本下亦訛今從潛夫論訂正 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 注 清角也言音汗沈木木生火色赤知聲者則色亦然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 注 言死必爲賓于天帝之所鬼神之□□則王子之事不欲令人知之也 然字將字殃字舊脫今從王符潛夫論增風俗通殃作禍注鬼神之下或脫事敔二字 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注 未及三年弁歸之年爲三年則王子年十七而卒也 風俗通此下有云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潛夫論同

王佩解第六十五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 注 言以利民爲德也天子事天所以威下使事上合爲在因時應事則易成 注 得時所爲合應爲其機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 注 周忠信也力多則功多也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 注 以義勝欲得昌大數有懲艾則無過也 文在字俗本訛往今從元本章本改正注數有趙疑數自 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 注 事未成而豫慎則不困也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 注 能斷所不思也知過輒改民將安生時謂可伐時也勝大患在合人心 注 舉合民心何患之有哉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 注 內聽於孽孽而吐於中言宜其生災也可否相濟曰和 注孽孽似孽子之誤趙云聽內似謂聽信婦人偏愛之言文弨案此孽子當謂災害其子 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 注 施謂施惠舍謂赦罪聖人以聞己過爲幸貴速改也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 注 受諫則無非故福以愛民爲基親賢人則固明君之義也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 注 所與密所親近所任用皆忠良則福利生反是則禍害至離合在出命 漢書主父偃傳引作安危在出令 尊在慎威安在恭己危亡在不知時 注 教命善則事合否則離矣威得其宜則尊恭己不妄則安時謂天時得其時也見善而

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注怠懈墮不能行也疑由豫不果也邪姦術也處姦術是不居大之道也乃是得失之道也注由與猶通卜本作猶又大上當有正字

殷祝解第六十六

湯將放桀于中野注此事不然矣或者欲解之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注言桀國中空無人又不然矣謝云湯之放桀亦如舜之封象蓋湯雖放桀猶躬至中野而安定其人民中野之民咸去桀歸湯國中虛者中野之地虛也故湯復爲明之而士民致於桀之詞皆顧歸亳桀乃與其屬五百人屢徙而至南巢也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注此國爲天下也注爲當作謂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注大帝謂禹明禹之事於士民也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注此士民辭也薄湯所居也言與君更與桀徙避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注不齊地名正文不齊下疑當有不齊士三字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言下亦當有國字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注魯亦地名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爲之注言桀以此辭勸勉湯者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注必欲去也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注南巢地名舊本正文去字下注居南巢之地名訛今改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注大會於薄復薄李善注文選引作歸于亳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注讓諸侯之有道者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天下舊作天子今從趙改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注久處久居天子之位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注三千諸侯勸之也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注逆天道故不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注雌勝雄女陵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焉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注言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與從一本作於從

周祝解第六十七

曰維哉其時告汝□□道恐爲身災注言所以告汝不聞道爲身災也空圍二字俗本作不聞非譴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注告以善道是生之是以教之以法也惠云刑一作形形與刑通朕則經汝一本云案注似脫朕則阜汝四字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注經紀汝昌阜汝殺亡汝爲汝請命名汝善惡也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注狐貉俱以文受害人自賢則愚惡反見也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注言牛以角死虛言致穢也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注以不怠故濟以趣時故聖潛夫論引二云凡彼聖人必趨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言注山以有玉故傷人以有言受患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注不徙以及時人故失其福也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注行謂與時偕行故曰

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注以其供人用自
然理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
物且何爲求注萬物自然不爲人來聖人則之如
因雞鳴以識時也是時卜本作趨時或疑當作是則舊本多脫物字卜本有故天有
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注正謂敬授民時
也爭謂爭共斂之也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
乃敬注經經度之也敬敬上命也教之以禮民不
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注有禮則讓
故不爭聽順靜服謂不爲亂也故狐有牙而不敢
以噬貑有蚤而不敢以撅注喻人以小能不敢望
大官亦求自盡而已也說文引作貑有爪蚤與爪同勢居小者不
能爲大注雖有其材勢不便故特欲正中不貪其
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注不貪害也中正不立
不大其度至道不行也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
難之起自近者注因木以伐木因近以成賊之起舊本
作而起訛下又衍一者字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
生注成者能昭猛者能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擭
人之智也而陷於詐注虎以食陷穽人以欲陷詐
詐罔也擭舊作獲訛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
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注此
言飾末業覆本質也盾喻爲人當有所備護解其柯舊
脫其字趙增儼矢卽嚴矢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
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勇注
言亦貨以危身禍至不可救也注言亦疑倒故天之生
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注以言患因事而
起故事也離罹也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

以謀注植立也有生則立也故時之還也無私貌
日之出也無私照注還謂至也貌謂無實時至並
應日出普照也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爲天下者用
大略注言當以大略順時也至字疑衍火之燀也固定
上爲天下者用牧注燀然也火曰炎上牧謂法也
定疑走之訛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注桴所擊
鼓也言惡政由於發者也陳云桴當訓桃注非故福之起也惡
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注惡於何也言其微也故
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之何注
覆滅也事謂事無役也孤謂無人屠謂爲人分裂
也注無人舊脫人字卜本有屠謂舊倒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
之失也陰食陽善爲國者使之有行注仄跌也食
謂毀明而生魄也以日蔽於陰喻君行失道是彼
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注微以積小以
致滅亡者也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
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注言因道動靜
法天地言因卜本作善用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
竭注滄寒竭盡惠云說文滄从仌倉聲寒也列子曰初出滄滄涼涼陳彼五行必
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注言五行相勝以生成萬
物盡可稱名之也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
之所反也性於同注從謂立也始異終同故曰反
也反舊作及今依注改注舊脫同字案文義補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
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注姑者且也言幽明之相代
陰陽之變易短長之相形剛柔之相生始終之道
也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
貅何爲可服注言皆以貪餌自中鉤檻也人智之

遼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注誠於事故可測牽於事故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注言服飾之窮物也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注言陰陽之稱號牝牡之交合皆自然也君子察自然之理則福來也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注生事謂變也生詐謂詐爲求之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注所以生成所欲也謂云爲之事也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注包謂包藏陰謀雄謂雄桀於人也勝謂勝所忌皆惡忌事也注末一忌字疑衍故天爲高地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注言法天地則喜怒無錯推古久則萬始可知也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注名以左右則物以數爲紀紀則生利利以利情也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注等差也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業也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爲之君注羣類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注脩長也謂綱紀也

逸周書卷第九

逸周書卷第十

武紀解第六十八　銓法解第六十九
器服解第七十

武紀解第六十八

幣帛之閑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閑有巧言令色事不捷克□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不捷智不可□□於不足弁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功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脩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善伐者不伐三守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閑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立之害毀之利克之易弁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弁之不能可伐也立之害毀之未利克之難弁之不能可動也靜以待衆力不與爭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地荒而不振德衰而失與無苦而危矣求之以其道□□無不得爲之以其事而時無不成有利備無患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不道行事乃困不作小□動大殃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樞體也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亂之君國未亡也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不果鄰家難復飾也封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難復扶也大國之無養小國之畏事不可以本權失□家之交不可以枉繩失鄰家之交不據直以約不虧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侵也不可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施度於體不慮費事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鄰家則不顧難矣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爲養民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屈急無藏畜矣擠社稷失宗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爲愛死矣卑辭而不聽□財而無枝計戰而□足近告而無顧告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好于閉門循險近說外援以天命無爲是定亡矣（援舊作授從趙改蓋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大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備弗可成舉物不備而欲□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勢不求周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求厚其功亡內無文道外無武迹往不復來者有悔而求合者亡不難不費而致大功古今未有（古今舊作故令訛從趙改）據名而不辱應行而不困唯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功而不費唯時勞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拂成而有權久之而能□唯義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凶之事不知困達之謀（惠云謀宋本作諆古通用）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恃名不久恃功

不立虛願不至妄爲不祥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愼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道也

銓法解第六十九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敬謀祇德親同三不遠也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慼自惡三不近也有如忠言竭親以爲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惡合計掬慮慮泄事敗是謂好害三不畜也（掬當與播同）

器服解第七十

明器因外有三疲二用器服數犢四梧禁豐一鱌天韋獨食器甂迤膏侯屑侯樂鈒琫參冠一竿皆素獨二丸弇焚菜膾五昔纁裏桃枝素獨蒲簟席皆素斧獨巾乡續緌縞冠素紕乡冠組武卷組纓象□□瑱絺紳帶象玦朱極韋素（一作數）獨簟籥捍次車羔冒□純載杠綫喪勤焚纓一給器因名有三幾乡菌纁裏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乡象乡純

周書序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舊作冒常訛案此六字中疑尙脫二字）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惠和舊作意和訛案左氏傳云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正與此文同今改正）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脩仁明耻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所脫疑不止一字俗本作文王非）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穆王當作文王豈穆考亦可稱穆王與此下有脫簡詩正義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當在此）□□□□□□□□□□□□□□□□□□□□□□□□□□□作九開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于文王脩身觀天以謀商難作保開（作舊訛用）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戎舊訛戒從趙改）武王忌商周公勸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作舊訛於）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商謀啓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克殷武王既克商（既舊訛作）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此有脫簡）□□□□□□□□□作大聚（此有脫簡）□□□□□□□□□□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篇內作耆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

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此有脫簡)□□□□□□□□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己言戒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前編肇作啓訛)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五則疑當作五明)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舊脫徵字於主以五之下今移此)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王伯厚本無其字又後作世)周公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某當與謀同)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王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爲所佩作王佩(王者本或作玉者訛舊脫作王佩三字今補)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趙云將字衍)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爲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克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明本作民)一周道於是乎大備(舊無是字趙案文義補)

逸周書卷第十

附錄

昭德晁公武讀書志（以此書入史部雜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采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惟書法信實者行於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必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弘益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採數家之言以成其書況其下者乎亦有聞見單淺記錄失實胸臆偏私褒貶弗公以誤後世者在觀者慎擇之而已矣（案周書不當繫以汲冢楊升菴已有辨）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入經部書類）

汲冢周書十卷晉五經博士孔鼂注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冢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為孔子刪書所餘者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書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為之者

李巽巖逸周書考

晉孔晁注周書十卷案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若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及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祕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緝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巽巖李燾

丁黼逸周書跋

夫子定書為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閒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行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曰天予不取返受其咎此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志藝文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為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脩補頗多其閒數篇尚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為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日東徐丁黼謹識

逸周書校正補遺

卷一

常訓解　上賢而不窮注窮謂不肖之人○案章本作肖各本俱作省

卷二

大武解　戰有六厲五衞六庠五虞○後獨闕六庠之目案酆保篇有五祥六衞七厲此庠字與祥通

大明武解　俄傳器櫓○案俄傳似當作蛾傳音蟻附墨子書有備蛾傳篇

大匡解　以罰助均無使之窮○罰民有過者其穀幣仍以予民也無使之窮所謂其罰人也不傷財

程典解　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惠半農云三忠卽三公文弨疑本或作三忠國策臣作悉古字也

卷三

文儆解　倍本者槁○倍與背同魏甄后塘上行云倍恩者苦枯意亦本此

大開武解　動不時民不保○北堂書鈔三十引作民乃不保案下文句中皆有乃字此處亦當從書鈔補

酆謀解　由禱不德注曲爲非義神不德之○正文由字疑本是曲字故注云然注爲字疑當作謂

卷四

大聚解　立勤人以職孤注職同○同疑司字之誤職訓主司亦主也

卷五

度邑解　叔旦泣涕于常○古常與裳通或云于常異于常也又鍾伯敬本作十常豈亦與倍常之義同與

五權解　疑德無舉士○宋本元本此句無字作方圍後來本乃有無字

作雒解　故曰受列土於周室○初學記已作故曰列土於周室御覽因之耳

皇門解　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此句上疑本有自字誤在上句注中前卷中卽有似此者

維時及胥學于非夷注時有○案時當訓是觀注下文知有字爲誤

大戒解　其位不尊其謀不陽○蓋言賢者不在尊位雖有善謀亦不能顯示於衆人而使人服從也注似不得其意

卷六

謚法解○案五經文字謚諡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据此則行之迹正當作謚字今說文不從益而從兮從皿以從益者爲笑皃今人多從之此亦不能違俗也

卷八

史記解　注秉政則專生殺則多恐雖君奪其政懼禍見及故作亂也○案專生殺三字當重下當云則多怨雖各本作恐雖係字誤當改正

卷九

王子晉解　自晉始如周○始字疑衍

委積施關◯元本章本俱作委積俗本作天下非
返失其身◯似指囚于羑里
是之謂儀◯上云如武王者義則儀當從舊本作義而注乃云儀善故今從注作儀豈以古義與儀本可通用故耶
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北堂書鈔四十六率衆作齊衆
非舜而誰能◯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
注王子戲問故曠戲答◯章本曠上有師字
王佩解　注所與密所親近所任用皆忠良則福利生◯案所親近所字卜本作謂別本作皆並誤今案正文改正又任用俗本作利用亦非
周祝解　榮華之言後有茅◯惠半農云茅讀作矛文弨案注云致識正釋茅字惠以矛與牛韻故讀從之非改字也
觀彼萬物且何爲求注萬物自然不爲人來◯案依注則正文求字乃來之誤來與時爲韻上文是時亦不當作是則又且字亦似誤衍
貑有蚤而不敢以撅◯案蚤當作叉說文於貑字下雖引作爪但爪爲覆手叉爲手足甲似作叉爲是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案下文焚其草木似承此句但此與下句巧字爲韻則木字衍也兩喻意各別正不妨多一字少一字
注言因道動靜法天地◯元本章本何本因皆作用

卷十
武紀解　幾而弗免◯章本免作克
應行而不困◯章本應作隱
周書序　武王評周公◯評疑訊之誤

竹書紀年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校正竹書紀年序

今本竹書紀年二卷不知何人撰集案晉書束晳傳云晉太康二年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紀年十四卷今本紀年止二卷其誤一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據此二說束晳杜預所見紀年本起自夏殷至周幽王以後以晉紀年晉滅以魏紀年今本紀年乃起自黃帝至魏今王二十年幽王以後皆以周王紀年其誤二水經丹水注引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汶水注引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沁水注引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河水注引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若如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爲周文義盡失其誤三今本有沈約注案梁書沈約傳並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志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注文多與宋書符瑞志相同疑皆後人羼入其誤四然今本頗信其非出於僞撰者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郭璞注山海經引竹書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又引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與今本同與束晳杜預本異隋書經籍志有竹書同異一卷疑當時所得竹書傳寫各異其本亦不能盡歸於一今本或猶是和嶠郭璞所見之舊其證一新唐書劉貺傳云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於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今本文法大略相似是今本所存其未見前人所引者亦不能遽定其爲後人掇拾他書所爲其證二今本夏殷後皆有總記年數幽王後亦云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平王下云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疑今本唯東遷以後周王紀年是後人所改其餘皆紀年原文其證三沈約注雖由後人僞題韓愈黃陵廟碑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皆作紀年是舊本紀年本有注文唯爲後人所羼亂耳其證四據此則今本紀年雖經後人變改殘闕失次非僞書可比庚申夏頤煊游學武林孫淵如觀察屬重校是書因仍取今本歷證羣書所引訂正於每年之下幷補脫五十餘條注中有明見於宋書符瑞志者削之其可信者存之明知非汲冢之舊亦聊存梗概而已書成因序其大略如此嘉慶七年三月二日臨海洪頤煊撰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竹書紀年序

竹書紀年目錄

卷上

黃帝軒轅氏　帝摯少昊氏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帝啓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帝少康
帝杼　帝芬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昊　帝發
帝癸　殷商成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小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開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馮辛
庚丁　武乙
文丁　帝乙
帝辛

卷下

周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愼靚王　隱王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
校刊

竹書紀年目錄

竹書紀年卷上

臨海　洪頤煊　校

黃帝軒轅氏 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　初制冕服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徐文靖本作五十七年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　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山海經海內經注引同孫之騄本無帝字

一百年地裂　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崩葬羣臣有左徹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 韓愈黃陵廟碑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抱朴子曰汲郡冢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據二條此非注文可知今本帝後總論或年下附注疑紀年原文如此後人傳寫誤與注文相亂今惟刪去宋書符瑞志并約按語餘皆存之

帝摯少昊氏 吳琯本無此五字路史引紀年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羅泌所見本疑亦無此五字

帝顓頊高陽氏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曆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 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伯鯀下有是維若陽四字

七十八年帝陟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 吳本范欽本鄶作創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帝子摯立九歲而廢

帝堯陶唐氏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 諸書引竹書紀年皆無甲子紀年惟隋書律曆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路史後紀注引帝堯元年丙子與今本同　命羲和曆象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僬僥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孫云一作景星出翼軫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史記五帝本紀高祖本紀正義兩引俱作后稷放帝子丹朱山海經海內南經注云竹書亦云放帝朱于丹水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謚也郭璞所見本帝下無子字今从之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禹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贄用玄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又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史通疑古篇引汲冢書云舜放堯于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受爲疑廣宏明集十一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皆與今本異據史通雜說篇引汲冢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則竹書所引是瑣語之文）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爲虞賓三年舜卽天子之位（爲虞賓三字本脫从范本補）

帝舜有虞氏

元年己未帝卽位居冀　作大韶之樂

三年命咎陶作刑（北堂書鈔十七引同吳本咎作皐）

九年西王母來朝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三十年葬后育于渭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通鑑外紀一注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氷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未知衆異出于何時今本不載有苗之亡附記于此）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

義鈞封于商是謂商均后育娥皇也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本下有今海州三字是後人所加今刪）

帝禹夏后氏

元年壬子帝卽位居冀（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今作居冀誤）

頒夏時于邦國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禹立四十五年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啓（禹立四十五年本作正文从孫本改正）

帝啓

元年癸亥帝卽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六年伯益薨祠之（晉書束晳傳紀年篇云益干啓位啓殺之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兩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與今本異）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天穆之野 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竹書曰夏后開舞九韶路史後紀十四注引紀年啓登后九年舞九招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北堂書鈔十三引啓征西河路史國名紀六西河注后啓征之見紀年

十六年陟 真誥十五引竹書啓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作啓二十九年年九十八與今本異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 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同 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尋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七年陟 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 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今本紀年有沈約大字注又有小字注不云何人今仍之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作處商 征淮夷 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引皆同

二年征風夷及黃夷 風下本脫夷字从太平御覽八十二引補

七年于夷來賓 後漢書東夷傳注路史後紀十四引皆同

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水經巨洋水注引汲郡古文相居斟灌孫本無于字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 士本作土从吳本徐本范本改

二十年寒浞滅戈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

斟灌之墟是爲帝丘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靡歸有鬲氏

夏世子少康生 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 乙酉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 甲辰年○艾本作文从吳本徐本范本改 伯子杼帥師滅戈 孫本與下文連爲一條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乙巳年○夏世子以下五條是後人所附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云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 爾雅釋親注引竹書云不窋之曷孫疑此脫文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同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丘作王御覽引自下脫原字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引征上有柏杼子三字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後漢書東夷傳注引同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山海經海內北經注云穆天子傳所謂河伯无夷者竹書作馮夷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三十六年作圜土
四十四年陟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
芬或曰芬發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珪賓于河北堂書鈔八十九路史後紀十四引同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北堂書鈔八十九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吳本徐本孫本皆作冬狩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同
芒或曰帝荒北堂書鈔八十九引作后荒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與故殷人報焉郭璞注山海經在沈約前則此條之非注明矣又郭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此作竹書自中葉以上皆同注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汲郡竹書今本無僕牛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今本白夷以下作玄夷風夷□□黄夷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改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下有緜是服從四字
二十五年陟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作二十一年陟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
帝扃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帝廑
一名胤甲太平御覽八十三引此作紀年下同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引作胤甲即位
四年作西音　昆吾氏遷于許
八年天有祅孽十日並出其年陟山海經海外東經注開元占經六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天有妖孽十日並出皆與上文帝即位居西河連為一條惟通鑑外紀一引十日並出下云其年胤甲陟與今本合御覽引並出下有又言本有十日迭次而遣運照無窮十四字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三年王畋于萯山

五年作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九年陟　殷侯復歸于商丘

帝昊

昊一作皐

元年庚辰帝即位　使豕韋氏復國

三年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同

元年乙酉帝即位　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墉會于上池 諸夷入舞 北堂書鈔八十二引同後漢書東夷傳注引無再保墉會于上池七字孫本無會字

七年陟　泰山震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築傾宮 文選東京賦注引汲冢古文云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七發注引汲冢古文云桀作傾宮飾瑤臺皆與今本異 毁容臺　畎夷入于岐以叛

六年岐踵戎來賓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　地震　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　初作輦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注云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 太平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作岷山 山民進女于桀 進字本脱从御覽一百三十五引補 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郭璞云汲冢竹書云桀伐岷山云云又山海經西山經郭注云離騷云懷琬琰之華英汲冢書所謂苕華之玉今本曰妹喜以下作於傾宮飾瑤臺居之从御覽一百三十五引改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 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帥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師字本脱从孫本補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　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年商滅温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三日並出　費伯昌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三十年瞿山崩　殺其大夫關龍逢　商師征昆吾　冬聆隧災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路史後紀十四引紀年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爲湯所放今本無此文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注引此皆作紀年晉書束皙傳引紀年篇云夏年多殷今本仍殷年多夏非束皙所見本也

殷商成湯

名履 太平御覽八十引紀年云湯有七名而九征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　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　氐羌來賓 吳本作來貢

二十年大旱　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董本禁弦歌舞四字

別爲一條

二十一年大旱　鑄金幣 孫本無此年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孫本無此年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 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

于桐乃自立 杜預春秋後序引命卿士伊尹作仲壬即位與此不重出伊尹以下皆同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

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春秋後序引無天大霧三日文文選豪士賦序注引潛作既廣宏明集十一引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

十年大饗于太廟　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 史記魯世家索隱云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

沃丁

名絢 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沃丁絢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 孫本祠作嗣誤

十九年陟

小庚

名辯 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注云即太庚也

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名高 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己

名伷 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中宗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無于河上三字）

六年征藍夷（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云仲丁即位征于藍夷）

九年陟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囂　邳人姺人叛

十年陟

河亶甲

名整（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名滕（太平御覽八十一引作祖乙勝）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爲中宗（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紀年是爲中宗一句足知前後二宗皆非注文）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

名踰（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年自庇遷于奄（自庇二字本脫从太平御覽八十四引補）

六年陟

陽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奄（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居亳）

三年西征丹山戎（孫本作二年山海經大荒北經注竹書云和甲西征得一丹山）

四年陟

盤庚

名旬（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史記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云盤庚字也）

元年丙寅王卽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水經滍水注云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引古文亦云）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自亳遷于北蒙尚書盤庚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舊說以爲居亳御覽所引正與束晳所見本同史記項羽本紀索隱引汲冢古文亦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今本皆無下七字）

十五年營殷邑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頌（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名斂（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十年陟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五十九年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

名曜（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甲

名載（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帝祖甲載）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孫本作丁未誤）

十二年征西戎　冬王返自西戎（陽甲西征得一丹山○據山海經大荒北經注乃和甲非陽甲也此後人採山海經注誤附于此已見上）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亘
三十三年陟
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商道復衰
馮辛
名先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廩辛先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名囂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董本無王字
八年陟
武乙
名瞿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　邠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沬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周王季歷馬十匹十作八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俘二十翟王五字本脫从後漢書西羌傳注引補　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
文丁後漢書西羌傳注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俱作太丁
名托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殷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三年洹水一日三絶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牧上有殷字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伐翳徒之戎克之捷其三大夫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兩引皆作文丁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旣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
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有鳳集于岐山
十三年陟
帝乙
名羨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吳本徐本拒作拘　夏六月周地震
九年陟
帝辛
名受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邗侯
三年有雀生鸇

四年大蒐于黎　作炮烙之刑
五年築南單之臺　雨土于亳（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云帝辛受時周大曀今本無此文）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作瓊室立玉門（文選東京賦注引汲冢古文同）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　冬王遊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尙以爲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有赤烏集于周社（孫本烏作鳥）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孫本無大夫二字）
四十年周作靈臺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　有女子化爲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　嶢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　二日並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新唐書曆志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爲十一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帝乙二年周人伐商疑卽此年傳寫之脫）　秋周師次于鮮原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同自成二字从文選六代論注引補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今本無此文）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竹書紀年卷上

竹書紀年卷下

臨海　洪頤煊　校

周武王

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水經清水注引同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水經淇水注初學記二十四引同淇水注受上有帝字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於管　作大武樂

十三年巢伯來賓　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　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肅愼氏來賓　初狩方岳誥于沬邑　冬遷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　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五十四吳本徐本俱作九十四路史發揮引作五十四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秋王加元服　武庚以殷叛　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夏四月初嘗麥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夏五月王至自奄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春二月王如豐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親政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作象舞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肅愼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愼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越裳氏來朝　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

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孫本作齊師　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

正百官黜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　周文公薨于豐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孫本於作于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冬十
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太廟范本吳本徐本宥作大
三十年離戎來賓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命
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
諸侯朝于豐宮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于太廟
六年齊太公薨困學紀聞八引作齊太公望卒晉太公碑引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北堂書鈔十八引作晉侯
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秋毛懿
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此條本脫
從文選漢武帝賢良詔注太平御覽八十五引補文選注無餘字
昭王
名瑕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郇伯命　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　秋七月魯人弒其君
宰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初學記七引楚下有荆字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四引紀年曰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
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太平御覽九百七引
無大字
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初學記七開元占經一百一引同
王陟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卽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
冬十月築祇宮于南鄭穆天子傳四注引同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晉書束皙傳云紀年記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又漢書地理志臣瓚注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瓚同校
汲冢古文正據此條爲說後人以此爲沈約注誤也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穆天子傳一注引作北唐
之君來見
九年築春宮初學記二十四引紀年穆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
井本作共今從穆天子傳改正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秋七月西戎來賓　徐戎侵洛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夏四月王畋于軍丘 孫本丘作山 五月作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

冬蒐于萍澤　作虎牢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穆天子傳五注云留昆國見紀年 作重璧臺　冬王觀于鹽澤 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薨　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三注藝文類聚七太平御覽三十八引同至字从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爾雅釋文西王母下云周穆王巡狩至昆侖山見之西王母亦來賓昭宮見出竹書及穆天子傳 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 山海經西山經注穆天子傳三注引朝作見西山經注又作五十七年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 山海經大荒北經注文選江賦注引作竹書穆天子傳二注引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 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 穆天子傳一注引作紀年疑十二年脫文 西征至于青鳥所解 山海經西山經注引同藝文類聚九十一引紀年云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憩疑上文于陽紆下脫文 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鶚人 此條本脫穆天子傳三注引紀年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鶚人藝文類聚七引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止之疑上十七年見西王母脫文因無明證今附于此 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穆天子傳四注引同開元占經四引紀年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三十五年 孫本作二十五年 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泲

三十七年 廣韻二十二元注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覽三百五引作四十七年藝文類聚九初學記七文選江賦注引同今本 伐楚 二字本脫从藝文類聚引補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引作伐紂傳寫之譌 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 叱本作架从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北堂書鈔十六御覽七十三又引作架與今本同 遂伐越至于紆 紆見路史國名紀六注 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年魯侯濆薨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共王

名緊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卽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卽位天再旦于鄭 事類賦注一引同太平御覽二引鄭作正開元占經三引作天再啓無下二字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魯厲公擢薨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

其職諸侯於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電江漢水牛馬死是年厲王生○孫本電作雹注中八字皆作正文

八年初牧于汧渭孫本牧下有馬字

九年王陟

夷王

名燮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北堂書鈔三十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同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同史記正義引作翦齊哀公昴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引作獵于桂林得一犀牛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後漢書西羌傳同注云見竹書紀年　冬雨雹大如礪初學記二引同　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孫本無此條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王陟

厲王

名胡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楚人來獻龜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齊獻公山薨孫本無山字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記周本紀索隱引作共伯和于王位莊子讓王篇釋文引同

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　楚子勇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　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　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　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水經清水注云共縣故城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疑此紀年之文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賦　作戎車　燕惠侯薨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魯慎公薨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彊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後漢書西羌傳云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注連下數條云並見竹書紀年此作三年疑誤　齊武公壽薨孫本無壽字

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西戎殺秦仲據後漢書西羌傳此句當在上三年下廣宏明集十一引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又云史記竹書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　楚子霜卒

七年王錫申伯命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守于甫孫本守作狩

十二年魯武公薨　齊人弒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十五年衛釐侯薨　王錫虢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孫本作齊侯赤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覵薨孫本無覵字

二十八年楚子狗卒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七引作有兔舞鎬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陳僖公孝薨　有馬化爲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在使秦仲伐戎後二十七年事當在上三十年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開元占經一百十八引作三十二年幽王生有馬化爲狐今本疑誤　燕僖侯卒孫本卒作薨　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作王師敗績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戎人滅姜邑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後漢書西羌傳云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范史所引本竹書紀年之文今本二句倒疑誤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後漢書西羌傳云明年王征西戎破之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　晉穆侯費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晉殤叔元年丁巳○據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篇晉國起自殤叔汲冢古文東周以後以晉魏紀年本起自此年也今本改用周正晉魏改元皆附注于本年之下以存舊觀今並仍之

四十六年王陟

幽王

名涅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二年辛酉晉文侯元年○水經洧水注作晉文侯二年案隋唐以下諸書引紀年東周以後皆以晉魏紀年今先標其所引年文下再各依其本條釋之　涇渭洛竭　岐山崩　初增賦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洧水注引無晉文侯三字一本同下有惠字鄶本作

鄭从洧水注改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名之曰鄭四字本脫又桓上有鄭字从洧水注引改史通雜說篇引竹書紀年云鄭桓公厲王之子與經典所載乖剌今本無此文

三年王嬖褒姒　冬大震電孫本震作雷

四年秦人伐西戎　夏六月隕霜　陳夷公薨

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作平王奔西申　皇父作都于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在征申戎後十年又云伯士死焉注云並見竹書紀年皆與今本異　西戎滅蓋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虢人滅焦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爲太子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一引同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紀年作伯盤盤古作般與服字相似今本作伯服非孔穎達所見本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秋九月桃杏實　王師伐申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晳云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綜按前後文義汲冢古文攜王本作伯盤故杜預束晳俱據以爲說至孔穎達所見本已同今本作王子余臣矣又據孔所引平王之立當在幽王未死之前與今本又異皆可爲今本紀年經後人改竄之明證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

自武王元年己卯徐本作辛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鑑外紀三引紀年云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與今本同

平王名宜臼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衞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孫本秦伯作秦師

二年秦作西時　魯孝公薨　賜秦晉以邠岐之田

三年齊人滅祝　王錫司徒鄭伯命

四年燕頃侯卒　鄭人滅虢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宋戴公薨

六年燕哀侯卒　鄭遷于溱洧

七年楚子儀卒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史通惑經篇云汲冢所紀多與魯史符同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今本無曰止曰刺之文

十年秦遷于汧渭

十三年魏武公薨

十四年晉人滅韓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孫本無來字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秦初用族刑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侯元年　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三十二年晉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
侯之子孝侯晉人殺潘父
三十三年 癸卯晉孝侯元年 楚人侵申
三十六年衞莊公卒 王人戍申
四十年齊莊公卒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鱓立
是爲莊伯
四十一年 辛亥莊伯元年 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 宋宣公薨 吳本孫本
宣作襄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
魯諭止之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
孝侯子郄是爲鄂侯
四十八年 戊午晉鄂侯郄元年 無雲而雷 魯惠公卒
四十九年 己未魯隱公元年○杜預春秋後序引紀年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魯
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春秋後序引同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王
陟
桓王
元年壬戌 水經澮水注引作莊伯十二年 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
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 澮水注引同 翼侯
焚曲沃之禾而還 澮水注引同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
請成于翼至相而還 相一作桐○水經涑水注引不記年成作城至相而還作至洞庭乃返今
凡不記年者俱不先標所引年次惟各注于本條下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
復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 下本有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十
四字疑上文重出从孫本徐本刪

三年甲子 晉哀侯光元年○杜預春秋後序引紀年篇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是不哀侯小子
侯紀年也此非汲冢原文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尚一軍 水經河水
注引在下年芮人乘京上
五年 曲沃武公元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元年 芮人乘京 河水注引同 荀人
董伯皆叛曲沃 河水注引無曲沃二字
十一年 晉小子侯元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七年 曲沃獲晉哀侯晉人
立哀侯子爲小子侯 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
出奔魏 今本作芮伯萬出奔魏無上二句从河水注引補
十二年 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八年 秋秦侵芮 四字本脫从路史國名紀五注引補 冬王
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冬字从路史注引補河水注引作周師虢師圍
魏路史注一引作桓王十二年是羅泌已見今本也
十三年 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九年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
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文選北征賦注引荀作郇黯作點曲沃作武公 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河水注引作逆芮伯萬於郟斯城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爲
晉侯
十五年 晉侯緡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
十七年楚及巴伐鄧 此年全脫从路史國名紀五引補作桓王十七年孫本亦有
十八年鄭莊公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莊王 名佗
元年乙酉曲沃尚一軍異于晉
四年齊襄公滅紀郱鄑郚 此年全脫从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補據左傳事在此年今

本紀年已爲後人羼亂凡無年次可考者今略依左傳史記年次繫之下倣此

六年五月葬桓王 王本作公从吳本改

十五年王陟

釐王 名胡齊

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

四年 晉武公二十八年 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

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爲獻公　王陟 吳本無此年

齊人殲于遂 此條本脫唐書劉貺傳云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據左傳事在此年

惠王 名閬

元年 乙巳晉獻公元年 晉獻公朝　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 水經涑水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見下文

二年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作晉獻公二年 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皆同

九年晉城絳 絳本作降从吳本范本改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夫畢萬　鄭棄其師 此條本脫从唐書劉貺傳引補據左傳在此年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 杜預春秋後序引同云疑洞當爲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吳本孫本無戰字

十九年 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獻公十九年 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河水注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 河水注引同獻字本脫虢都作國都从河水注引改

二十五年 水經涑水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 春正月狄人伐晉 涑水注引下有周有白兔舞于市見上　王陟

襄王

元年 庚午 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二年 辛未晉惠公元年 晉殺里克

三年雨金于晉　秦取靈丘 此條本脫古文苑注一董逌廣川書跋引此作秦穆公十一年今據補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 史通疑古篇云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記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今本無此文

八年隕石于宋五 此條本脫史通惑經篇云觀汲冢所記多與魯史符同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今補執我行人不知是何年之文附見于此

十五年 水經河水注涑水注引作晉惠公十五年 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 涑水注引作焉官本改作於 秦師狐毛 吳本作尾 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 涑水注引自秦穆公以下皆同 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公子重耳涉自河曲 河水注引秦穆公帥師公子重耳涉自河曲

十六年 乙酉晉文公元年 晉殺子圉

十七年晉城荀 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引汲郡古文云文公城荀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 水經涑水注引張下有陽字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二十五年 甲午晉襄公驩元年

三十年 水經洛水注引作晉襄公六年 洛絕于泂 洛水注引同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

三十二年 辛丑晉靈公夷皋元年

三十三年王陟

頃王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北斗　王陟

匡王

元年己酉

六年王陟　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定王

元年乙卯（晉成公元年）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復蘇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

八年壬戌（晉景公元年）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二十一年王陟

簡王

元年丙子

五年晉景公卒

六年辛巳（晉厲公元年）

十三年晉厲公卒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水經泚水注引同）

十四年己丑（晉悼公元年）　王陟

靈王

元年庚寅

十四年晉悼公卒

十五年甲辰（晉平公元年）

二十七年王陟

景王

元年丁巳

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　十月晉平公卒

十四年庚午（晉昭公元年。水經河水注引同）　河水赤于龍門三里（河水注引同）

十九年晉昭公卒　冬十二月桃杏花

二十年（晉頃公元年）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敬王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

九年庚寅（晉定公元年）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

二十六年（太平御覽十四引作晉定公十八年）晉青虹見（太平御覽引無晉字）

二十八年（水經洛水注引作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洛水注引同）

三十三年（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晉定公二十五年）　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人二十死（此年全脫从開元占經引補）

三十六年（水經淇水注引作晉定公二十八年今本三作二孫本與上洛絕于周并條皆誤）　淇絕于舊衛（淇水注引同）

三十九年（水經淇水注引作晉定公三十一年）晉城頓丘（淇水注引無晉字）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水經汳水注引瑗作緩）　丹水壅不流（汳水注引丹上有宋大水三字與上文異條疑下出公五年重文）

四十四年王陟

元王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二年 晉出公元年

四年於越滅吴

六年 水經澮水注沁水注引作晉出公五年 晉澮絶于梁 澮水注引無晉字 丹水三日絶不流 沁水注引同

七年 水經濟水注引作晉出公六年 齊人鄭人伐衛 濟水注引作齊鄭伐衛 荀瑤城宅陽 此句本脫从濟水注引補史記穰侯列傳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陽疑此闕文 王陟

貞定王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四年 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作晉出公十年 十一月於越子勾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 索隱引越作粤

六年 水經河水注引作晉出公二十二年官本作十二年 晉河絶于扈 河水注引無晉字

七年 水經汾水注引作晉出公三十年官本作十二年 晉荀瑤城南梁 汾水注引作智伯瑤城高梁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云鹿郢立六年卒

十一年晉□□出奔齊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 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水經聖水注初學記八太平御覽六十四引同晉字从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補

十三年 水經洛水注引作晉出公十九年 晉韓龐取秦武城 洛水注引秦武作盧氏

十六年 晉出公二十二年 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幷其地 此條本脫史記晉世家哀公四年趙襄子云云索隱云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今據補又燕世家索隱云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今本無此文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紀年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與今本異 衛悼公卒于越 此條本脫史記衛世家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紀年云四年卒于越據史記年表當在此年今補

十八年 己丑晉敬公元年○孫本無此年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 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四年楚滅杞 田莊子卒 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今據補齊宣公之立當在貞定王十年

二十五年田悼子立 此年全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云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今據補索隱云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世本及記史者不得録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世本世家至王建之滅唯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卽有十二代乃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今本威烈王十七年田悼子卒田侯剡立在安王十九年中尚脫田和一代也

二十八年 晉敬公十一年 王陟

考王

元年 晉敬公十二年 魏文侯立 史記晉世家索隱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今在十二年誤

十年楚滅莒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 晉幽公柳元年 魯悼公卒

十四年 水經濟水注引作晉幽公二年 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 取葭密以下本脫从濟水注引補

十五年王陟

威烈王

元年丙辰

三年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作晉幽公七年 晉大旱地生鹽 北堂書鈔引地下有長字

五年 水經沁水注引作晉幽公九年 晉丹水出反激 沁水注引作丹水出相反擊

六年晉大夫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 史記晉世家索隱引大夫作夫人 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七年 壬戌晉烈公元年○水經沁水注汾水注引同 趙獻子城泫氏 沁水注引同 韓武

子都平陽汾水注引同
八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烈公四年官本作二年趙城平邑河水注引同
九年水經丹水注引作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丹水注引同
十年燕文公卒次簡公立此年全脫史記燕世家索隱引紀年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
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簡公之立當在此年今據補文公之立當在考王二年
十一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
河水注引伐邯鄲作伐趙圍作圍於越滅滕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路
史國名紀一引紀年越王朱勾三十一年滅滕
十二年水經沂水注引作晉烈公四年於越子朱勾滅郯以郯子鴣
歸沂水注引同越世家索隱引作朱勾三十五年滅郯滅本作伐从沂水注引改
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越世家索隱引云三十七年朱勾卒
十六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烈公十年齊田盻及邯鄲韓舉戰于平
邑河水注引盻作汾邯鄲之師敗逋河水注引師作帥敗下無逋字遂獲韓舉
取平邑新城取字本脫从河水注引補
十七年水經汳水注引作晉烈公十一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
陰郃陽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汳水注引
無下孫字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會本作孫从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改汳水注引無會字
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帥本作氏从汳水注引改
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汳水注引師作帥十二月齊
宣公薨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十二月宣公薨于周正爲明年二月
今據補
十八年水經汾水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景子名虔
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汶水注引烈子作烈侯垣作城
二十年秦簡公卒次敬公立此條本脫史記秦本紀索隱引紀年云簡公九年卒
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又始皇本紀索隱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二年乃立惠公史記年表簡公九年當
威烈王二十年今據補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史記燕世
家索隱引紀年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
二十四年王陟
安王
元年庚辰
二年田侯午生此年全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今據史記年表補齊康公
之立當威烈王二十五年
六年宋悼公卒此年全脫史記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隱云紀年爲十八年今補悼公之立當威烈王十
三年
八年秦敬公卒乃立惠公此年全脫从史記秦本紀索隱引補已見前史記年表簡公十
五年卒子惠公立與紀年不同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史記晉世家索隱世本孝公傾紀年以孝公爲桓公
十年己丑晉桓公頎元年
十五年魏文侯卒史記魏世家文侯三十八年卒索隱引紀年云五十年卒大風
晝昏晉太子喜出奔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元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同封公子緩魏世家索隱引又引紀年魏武侯
之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
十九年出侯剡立此年全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今補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
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今本繫此于安王二十一年誤
二十三年於越遷于吳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翳三十三年遷于吳
二十六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魏武侯十四年官本作十一年王陟魏城洛
陽及安邑王垣魏世家索隱引同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
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爲
君史記越世家索隱引同
烈王

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在惠成王七年今本繫此當魏武侯十二年誤）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史記越世家索隱引余下有之字無是爲莽安四字）

二年秦蘇胡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蘇胡于酸水（蘇胡本作胡蘇从水經濟水注引改又引敗下有秦字）魏觴諸侯于范臺　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即懿侯也在魏武侯二十二年今本魏武侯止十六年又晉世家索隱按紀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以今本校之魏武侯之卒當在此年韓哀侯之卒當在安王二十四年但此年魏武侯止十三年今本非惟裁滅魏武侯紀年譌舛即晉桓公紀年亦謬也而立韓若山五字本脫从索隱引補）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今補田午即桓公也）

三年宋桓侯璧兵立（此年全脫史記宋世家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索隱云紀年作桓侯璧兵今補）

五年魏武侯卒（此年全脫據史記魏世家武侯十六年卒索隱引紀年武侯二十六年卒史記與紀年年數本不同今本改從周正紀年故前後所引多牴牾今姑依史記年表附于此）燕簡公卒次孝公立（史記燕世家索隱引紀年簡公四十五年卒又引紀年簡公後次孝公今據補）

六年（辛亥梁惠成王元年○水經濁漳水注引同）晝晦（二字本脫从開元占經一百一引補）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濁漳水注引同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已後更無晉事今本距晉桓公之立已二十三年共侯疑當作懿侯）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在上魏武侯元年封公子緩下水經沁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元年案武侯元年韓懿侯尚未立當以水經所引爲正若下疑脫山字路史國名紀七引葵作郲）鄭師敗邯鄲于平陽（此條本脫从濁漳水注引補）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此條本脫从史記宋世家索隱引補璧下疑脫兵字）

七年（史記魏世家集解水經河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二年）王陟　我師伐趙圍蜀陽（魏世家索隱引蜀作濁）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河水注引我作趙）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魏世家集解引同）

顯王

元年癸丑（水經濟水注渭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自此韓改稱曰鄭○濟水注引同）秦子向命爲藍君（渭水注引同）

二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河水注引同）

三年（水經濟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逋（濟水注引作戰于陽）

四年（水經渠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渠水注引邦作都漢書高帝紀臣瓚注引汲郡古文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史記魏世家集解云汲冢紀年曰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索隱云紀年以爲惠王九年蓋誤也）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引汲郡古文同左傳哀十四年正義引瓚注發作廢古字通用）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史記越世家索隱引在無余之立十二年此條當次在明年）齊弑其君母（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又引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今補）

五年（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廣韻二十二昔注引作梁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郢（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廣韻注引同）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引同）

六年（水經濁漳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八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濁漳水注引無我師字）雨黍于齊（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引惠成王八年雨黍）雨骨于赤髀（此條本脫从路史引補）

七年（水經洞渦水注濟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九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洞渦水注引無我字）王會鄭釐侯于巫沙（濟水注引同）晉取泫氏（此條本脫从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太平寰宇記四十四路史國名紀七引補）

八年（水經滑水注青衣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滑水注引圃作甫）又爲大溝而引圃水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青衣水注引同）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水經沁水注引同一條合作一條太平寰宇記

四十八引作至于懷殷路史國名紀五引亦無城字引補

東周惠公傑薨 此條本脫从史記六國表集解引補

十年 水經河水注濟水注濁漳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二年 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河水注引出作決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濟水注引同 鄭取屯留尙子 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引同下有即長子之地也六字濁漳水注引子下有涅字太平寰宇記四十五引尙作長

十一年 水經河水注濟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三年 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 河水注引同孫本馳地作馳道 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 濟水注引同宅本作宅从濟水注引改 齊威王立 此條本脫史記魏世家索隱云紀年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又田完世家索隱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今補

十二年 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梁惠成王十四年 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魏世家索隱引同 於越子無顓卒是爲菼蠋卯次無疆立 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無顓八年薨是菼蠋卯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史記六國表梁惠成王十五年魯衛宋鄭侯來集解徐廣曰紀年一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會燕成侯平安邑似與上文作一年事今本僅據史記故附于此年 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 此條本脫太平寰宇記九引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十五年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水經濟水注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于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築也與此條合今補

十四年 水經湝水注濟水注鮑丘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六年 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 湝水注引同 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民 湝水注引民作氏 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 丘本作兵从濟水注引改 齊師及燕師戰于泃水齊師遁 鮑丘水注引同燕下本脫師字从鮑丘水注引補 邯鄲四曀室多壞民多死 此條本脫从開元占經一百一引補

十五年 水經濟水注洛水注湝水注淄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七年 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 濟水注引同史記孫武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于桂陵又田完世家索隱云田成思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

東周與鄭高都 洛水注引同 鄭釐侯來朝中陽 湝水注引同 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 淄水注引景鼓作景公齊字本脫从淄水注引補

十六年 水經淄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八年 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 淄水注引王作惠成王今本無敗字諸侯下師字作帥縣今从淄水注改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 淄水注引同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 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 秦伐韓閼與惠成王使趙往破之 此條本譌作注下云不知是何年是後採掇者附于此今从孫本徐本改作正文往字本脫吳本作王今从徐本補

十七年 水經泚水注引作梁惠成王十九年 燕人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 水經滱水注引同今本燕下脫人字勺下脫梁字代作伐从滱水注引改 晉取元武濩澤 泚水注引同

十八年 史記蘇秦列傳正義太平寰宇記十三引作梁惠成王二十年 齊築房以爲長城 太平寰宇記引同蘇秦列傳正義引作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 齊殺其王后 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宣王八年殺其王后今補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 漢書武帝紀注臣瓚曰汲郡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魏成侯如衛命子南爲侯水經汝水注引同今本無勁朝于魏之文

二十年 今本僅有此年案今本紀年後人改从周正故于周王暨晉魏改元雖無事亦必紀年以存其舊此不應有年無事疑本有名條皆後人傳寫脫去餘倣此 韓玘弒其君悼公 此條本脫史記韓世家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云紀年姬亦作玘今據年表補在此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水經滱水注引同

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 水經丹水注引同入本作人郛本作乳从丹水注引改丹水注引此本無年壬寅是紀日非紀年也 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 水經汾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二十五年 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 水經汝水注引同 孫何取灄陽 水經潁水注引同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 水經渠水注引同案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二十九年當秦孝公二十年諸侯畢賀會諸侯

于澤集解徐廣曰紀年作逢澤此條當次在顯王二十七年今本以上三條皆僅據水經注所引不紀年故誤附于此

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注引同

二十四年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梁惠成王二十六年魏敗韓馬陵魏世家索隱引同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水經渠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渠水注引穰庇作穰苴與齊田肹戰于馬陵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同孟嘗君列傳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索隱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孫武列傳索隱又引紀年云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肹敗梁于馬陵皆與今本異

二十七年水經泗水注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梁惠成王二十九年五月齊田肹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魏世家索隱引無及宋人三字泗水注引無五月二字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魏世家索隱引同商君列傳索隱引我作梁十月邯鄲伐我北鄙魏世家索隱引同王攻衛鞅我師敗逋魏世家索隱引逋作績

二十八年史記商君列傳索隱水經濁漳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水經濟水注引此作梁惠成王十三年或是三十年傳寫之誤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鄔本作鄡濁漳水注引亦作鄔从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改商本作尚从濁漳水注引改

二十九年史記魯世家索隱水經渠水注引作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魯世家索隱引邳上有下字三月為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渠水注引同

三十年今本僅有此年秦與魏戰岸門此條本脫史記秦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索隱云紀年云與魏戰岸門年表在孝公二十三年今據補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不知何年附此○案水經濟水篇注引此條本不記年今本已見烈王二年復附于此以此愈知今本紀年之為後人所掇集也

魏救中山塞集胥口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引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索隱云紀年作胥蓋亦津名鮑彪國策注引作魏救中山是集解所引本脫中字今从之以下二條本脫俱不知何年今附于此

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左傳定九年正義水經渠水注俱引此條

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見王存元豐九域志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鄭昭侯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今本紀年不載威侯之立尋按前後所引文義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一年韓昭侯猶在則威侯七年圍襄陵當在顯王四十八年以後今次于此誤也詳見下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史記魏世家田完世家索隱引同王與諸侯會于徐州　於越子無疆伐楚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洛水篇注後漢書黃瓊傳注路史後紀十四引此俱不記年

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史記越世家索隱云按紀年粵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今本載在此年距無顓薨後已二十二年又引遂伐越殺無疆與索隱所引不同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王會鄭威侯于巫沙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皆一年據索隱所引梁惠成王後元十一年韓昭侯猶在昭侯卽于是年卒威侯七年亦當在今王二年豈有與梁惠王會于巫沙之事索隱所引此文疑有脫誤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

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沒于淵孫本無泗字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衛平侯卒子孝襄侯立此條本脫史記衛世家平侯八年子嗣君立索隱云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卽孝襄侯今據年表補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史記孟嘗君列傳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于平阿索隱引

紀年當後元之十年今本無此文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會齊威王于鄄 此條本脫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此文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今補

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 此條亦據孟嘗君列傳索隱引補

四十八年王陟　薛子嬰來朝 此條亦據孟嘗君列傳索隱引在惠王後元十四年今補索隱又引紀年云嬰初封于彭城

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 此條本脫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侯朝梁據今本鄭宣王朝梁在隱王元年以索隱所引校之隱王元年今王立五年矣豈有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之事足知今本紀年之謬今舊本既無可考證威侯之立仍依下文年次補于此年又史記韓非列傳索隱引紀年云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今亦無此文

慎靚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 史記樗里子列傳秦惠王八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索隱云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當即此事

齊威王薨 此條亦據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今補

二年魏惠成王薨 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

三年今王元年 史記魏世家集解云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荀勗穆天子傳序亦云紀年今王於世本蓋襄王也故諸書引今王紀年皆作魏襄王索隱云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下哀王卒又引汲冢紀年終于哀王二十年蓋承史記正文而言非以今王爲哀王也

四年

五年

六年 史記趙世家集解引作魏襄王四年 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 水經濟水注引無及字 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濟水注引同趙世家集解引作河陽秦本紀集解又引作宜陽范雎列傳正義引平下有拔之二字 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此條本脫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此文在今王四年今補

隱王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 案史記韓世家昭侯卒子宣惠王立紀年作次威侯立索隱引紀年威侯七年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又韓舉下引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鄭宣王即鄭威侯隨事見文故或曰宣王或曰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記齊宣王紀年作齊威王其證也故下文仍以威侯紀年明不卒于此年索隱疑此年不見威侯之卒分威侯與宣王爲二人非是又索隱云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疑亦紀年之文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 史記燕世家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云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又云立太子平今本不克二字是後人據史記所增 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燕世家集解引殺作醢

趙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 此條本脫史記趙世家有此文集解徐廣曰紀年亦云爾索隱云燕世家無其事蓋是疎也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今據年表補

二年齊地暴長長七丈餘高一尺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引此作周隱王二年與今本同暴字本作景長下脫七字从御覽引改 魏以張儀爲相　秦取我焦 此條本脫路史國名紀五引紀年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今補

三年 水經濟水注河水注引作魏襄王七年 韓明帥師伐襄丘 濟水注引同 秦王來見于蒲阪關 河水注引同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河水注引獻下有乘舟始罔及五字萬下無及字 五月張儀卒 史記張儀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史記哀王即紀年襄王也韓世家集解亦云魏哀王十九年紀年于此說楚入雍氏楚人敗其時張儀已死十年則張儀之卒當在魏襄王九年五月不得次在此也 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 此條本脫从史記韓世家集解引補 齊宋圍煮棗 此條亦从韓世家集解引補

四年 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魏襄王八年 翟章伐衛 魏世家索隱引同 魏敗趙將韓舉 史記韓世家索隱引在威侯八年當在鄭宣王朝梁之次年

五年 水經洛水注引作魏襄王九年 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洛水注引同

六年 水經濟水注引作魏襄王十年 十年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 溢字郛字本脫从濟水注引補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丘 濟水注引同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此年未的○案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水經河水注引不記年漢

書注引次作至

八年水經汾水注引作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汾水注引我下有圍字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汾水注引同

九年水經汾水注引作魏襄王十三年城皮氏汾水注引同褚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此條本脫史記樗里子列傳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云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今據補

十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此條本脫从史記穰侯列傳索隱引補據秦本紀事在昭王二年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史記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陽晉封陵索隱云紀年作晉陽封谷

十三年水經河水注引作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河水注引九原下有命字代史作伐吏

十四年

十五年水經濟水注引作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釜丘本作咎其从濟水注引改吳本孫本作釜丘楚入雍氏楚人敗史記韓世家集解魏哀王十九年紀年于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樗里子列傳索隱云是再圍也

十六年王與齊王會于韓　今王終二十年史記魏世家索隱云汲冢紀年終于哀王二十年哀王卽襄王也說已見前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

校刊

竹書紀年卷下

穆天子傳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冡所得書也（○案晉書武帝紀云咸甯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冡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史記周本紀正義晉咸和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冡得古書冊七十五卷咸和即咸甯之譌在太康前二年惟束晳傳云太康二年與此序同）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冡也（○今王本作令王从史記魏世家集解引紀年改）於世本蓋襄王也（○藝文類聚四十引王隱晉書云盜發安釐王冡今晉書束晳傳云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冡蓋兩存其說）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史記哀王紀年作今王在位凡二十三年此引年表作二十一年疑誤）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束晳傳云周王遊行五卷今謂之穆天子傳）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九引王隱晉書云荀勗領祕書監始書師鍾胡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冡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別在祕書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束晳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疑當日荀所寫僅得鍾本故未見本簡書今晉書束晳傳云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當在事平之後也）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案此序漢魏叢書本不載道藏本程氏本吳氏本皆有之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舊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為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考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龐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為說求其欲不龐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為迕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為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為獲沒於祇宮為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考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謁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誌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校正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墓中所得竹書也書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隋書經籍志云體製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案史記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此書所載尋其甲子不過四五年間事耳雖殘編斷簡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如聘禮云管人布幕于寢門外鄭君注云管猶館也古文管為官此書云官人陳牲官人設几乃古文之僅存者爾雅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此書云紀迹于弇山之石眉曰西王母之山與爾雅所記合史記周本紀云穆王崩子共王繄扈立司馬貞索隱引世本作伊扈此書云喪主伊扈伊扈即共王也尤足與經史相證據晉書束皙傳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篇之一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今本卷首載勗序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藏之中經副在三閣今本六卷當即勗等所定也勗時收書不謹已多殘闕厥後傳寫益復失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書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則今本又非晁氏所見之本矣頤煊懼是書之荒落因不揣檮昧取今漢魏叢書本與明程榮本吳琯本汪明際本錢唐趙君坦所校吳山道藏本暨史漢諸注唐宋類書所引互相參校表其異同正其舛謬為補正文及注若干字刪若干字改

若干字其無可校證者闕之徒恨傳譌已久未能
盡復舊觀如釋古彝器碑碣之十得五六云爾嘉
慶庚申六月三日臨海洪頤煊書于西湖詁經精
舍

穆天子傳卷一

晉 郭璞 注 臨海 洪頤煊 校

古文

飲天子蠲 音涓 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 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 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 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 天子乃奏廣樂 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 載立不舍 言在車上立不下也 至于鈃山之下 燕趙謂山脊為鈃即井鈃山也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注燕趙謂山脊為鈃七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一引補井字也字从御覽八十五引補錢辛楣詹事云井鈃即井陘古讀鈃如陘宋牼即宋鈃也 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 阿山陂也○阿太平御覽十二八十五引皆作河 于是得絕鈃山之隊 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 北循虖沱之陽 虖沱河今在鴈門鹵城縣陽水北沱音橐駝之駝 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今本紀年云穆王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 ○下文云犬戎胡觴天子于雷水之阿當疑雷字之譌戎下□亦疑衍 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 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文選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注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皆無戰字注輿上脫七字今从文選注引補 庚寅北風雨雪 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廣韻十遇注引詩作霶 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令王之徒屬休息也 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 隥阪也疑此謂北陵西隃西隃鴈門山也音俞○注隃西下本有己亥二字蓋誤以下正文羼入今刪 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 疑皆國名 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䣙人 䣙國名音回肯切○說文云䣙右扶風鄠鄉从邑崩聲讀若陪薄回切漢書䣙成侯周緤史記作蒯索隱云音苦懷反一音裴小顏音普肯反䣙即䣙字之譌顏讀與郭氏音同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䣙國在虞芮之間 河宗之子孫䣙柏絮 柏爵絮名古柏字多以木○䣙史記趙世家正義引譌作則柏程氏汪氏本或作伯道藏本或作栢今依字定作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作䣙伯絮 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 古者為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 天子使井利受之 井利穆王之嬖臣 癸酉天子舍于漆滜 一宿為舍○孫同元云漆滜疑即下滲澤之譌案初學記二十二引下文天子獵于漆澤滲漆字相近孫說是也 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 ○貉本作狢从廣韻十九鐸注引改太平御覽六十一引作貈皆古今字 以祭于河宗 以將有事于河奇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為祥瑞亦將燎祭之類○郭氏爾雅釋獸注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檢史記漢書原文俱同此注云白鹿約言之耳 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 阿水崖也 天子屬六師之人于䣙邦之南滲澤之上 屬猶會也 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 鶩猶馳也紆音嘔○今本紀年云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淮南子云昔禹治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水經河水注藝文類聚八十九俱引作馮夷因注而誤 是惟河宗氏 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為氏○初學記六引穆天子傳云河與江淮濟三水為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疑此注文史記趙世家正義云河宗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 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 柏夭字也○山偽說郭本引此篇譌作上 勞用束帛加璧 勞郊勞也五兩為一束兩今之二丈○勞本譌作力从道藏本改 先白□天子使祭父受之 祭父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說文云祭周邑也从邑祭聲程氏本惟此作祭餘俱省作祭今悉改正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 蓋朝會郡官告將禮河也○□疑然字 乃命井利梁固 梁門大夫○注門字疑是固字 聿將六師 聿猶曰也 天子命吉日戊午 詩曰吉日庚午之譌下似又脫一周字 天子大服冕禕 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 帗帶 帗韠也天子赤帗音弗○說文云市韠也篆文作韍帗一幅巾也从巾友聲讀若撥今借作韍字注韠本譌作鞸今改正 搢曶 曶長三尺杼上推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搢猶帶也曶音忽○曶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笏曶古笏字 夾佩奉璧 左右兩佩 南面立于寒下 受河宗也寒下未詳○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此句譌入注文注受河宗也四字本脫从御覽引補 曾祝佐之 曾重也傳曰曾臣偃 官人陳牲全五□具 牛羊之品曰牲體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腯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 河位載昆侖 再拜稽首 稽首首至地也 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 加皇者尊上之○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無□字命于作孟乎命孟聲相近 河伯號之 呼穆王 帝曰穆滿 以名應謚也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

女當永致用旹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哉○旹古時字本作時从程氏本改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珤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珤奇怪○珤本作寶今悉程氏本改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昆侖山上事物○漢書凡昆侖字皆不从山程氏本皆作昆侖間有从山者傳寫譌也今悉改正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語晦月終爲晦言賜女受終福○注賜下本有語字程氏本吳氏本重一賜字汪氏本又衍蓋字今从道藏本刪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將禮河而去乃披圖視典周觀天子之珤器省河所出禮圖○周本作用从事類賦注九引改注出本作視从太平御覽八十五引改曰天子之珤曰河圖辭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如果者也○注如本作大从太平御覽八十五引改道藏本作女果璿珠璿玉類也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燭文選江賦注引作燭黄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注汋太平御覽八百十一引作液天子之珤萬金□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鹿人之珤十金自萬金以下宜亥言諸侯之珤千金大夫之珤百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孫同元云鹿人疑庶人之譌案夏小正有鹿人從鹿人亦獸人之屬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器千金步劍疑步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庳脚脚有三蹄黑色○注本譌作庳脚脚爲三角今據爾雅注改正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猋勢傑駿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筋力壯猛也柏天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音緣鵶也鶤雞飛八百里即鵾雞鴻鵠屬也○鶤本作鸐从文選西京賦注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引改注鵠上脫鴻字从御覽引補爾雅釋畜云雞三尺爲鶤西京賦云鴐鵝鴻鶤鵠上當有鴻字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狻猊師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狻音俊猊音倪○爾雅釋獸注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九引皆云狻猊日走五百里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無日字邛邛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邛邛距虛並言之耳○距爾雅釋文引作岠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虛下有日字麋□二十里自麋以下似文第獸能走里數遠近曰柏天既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伯以爲禮禮穆王也○既本作旹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乃乘渠黄之乘爲天子先先驅導路也○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無渠字注云所乘馬盡黄色爲之驅也與此亦少異以極西土極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温谷樂

都温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河宗氏之所遊居柏天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珤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受郊父爲之○後漢書周嘉傳注引謝承書曰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郊父即圻父也古郊圻通用敕憲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憲○敕本作勑从吳氏本改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勑字今相承作勑用申八駿之乘八駿名在下○申本作伸下又有□字从太平御覽四十引改刪臧鏞堂云宋板爾雅疏引作用中八駿之乘申爲中之譌中八駿者內廐所畜也以飲于枝泲之中水岐成泲泲小渚也音止○文選海賦枝岐潭淪注引管子云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毛詩江有汜傳云水岐成渚陸氏釋文本作水枝成渚此注岐字當依正文作枝錢侗云泲與沚通玉篇沚小渚也亦作泲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關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注關本譌作間漢書地理志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改正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騏驥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史記秦本紀作温驪温即盜字之譌索隱引劉氏音義云盜驪騧驪也白義踰輪○史記秦本紀索隱引穆王傳作踰輪玉篇云騟紫色馬山子渠黄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騮赤馬也○騮史記秦本紀集解引作駵注驃作標赤下無馬字今从集解引改綠耳紀年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黄名曰黄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爲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注紀年本譌作綠耳从史記秦本紀集解引改以一驪馬本作騮馬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臧鏞堂云宋板爾雅疏引鮮卑作西卑西鮮聲相近此鮮字當是後人據他書所改狗重工徹山𪇆猳□黄南□來白皆駿狗之名亦猶宋鵲之類○山本作止从道藏本改張華博物志云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天子之御造父參百下云參百爲御者○參本作三注引下文本作參因改參古三字耿翛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餘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鈞弋弋繳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於樂辨作遊樂之事○辨列子周穆王篇作諧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遊放過度行輒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列子周穆王篇此段在紀迹弇山之後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奉天時也○注天本作六从汪氏本改農工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飢寒也百姓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旹四時民□氏響□音國○孫同元云注音國二字疑即正文響國之譌響與饗古通用國譌作□音即響字之半耳何謀於樂言不規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與民共利世以

爲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玉華玉華之佩佩之精也○玉字本脫華下譌增一也字从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改乃再拜頓首

穆天子傳卷一

穆天子傳卷二

晉　郭璞　注　臨海　洪頤煊　校

古文

□柏天曰(○曰本作□从道藏本程氏本改)□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疑音莫)以為殷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似說古之賢聖所居)爰有大木碩草(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𡨥□之人居慮(𡨥古疇字居慮名○𡨥本作𡨥今據說文改正)獻酒百□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阿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側)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爰有鵾鳥之山(鵾音甄一音栴)天子三日舍于鵾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又西有弱水昆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而封□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也以標顯之耳○山海經西山經注水經河水注俱引作封豐隆之葬後傳寫脫豐字注隆上字疑作豐六字本後人校者之文今本誤羼入注中正文封譌作豐今依注改正而注中六字姑仍其舊)以詔後世(詔謂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嶲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沠水(○沠本作流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沠古流字)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為藪○三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作四)爰有萑葦莞蒲(莞葱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云莞音九○萑本作雚从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引改)茅萯(萯今菩字音倍○萯道藏本程氏本皆作茅萯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引作藐葦)蒹(蒹薕也似萑而細音兼○爾雅釋草蒹薕郭氏注云似萑而細注薕字本譌作荷今改正)葽(葽莠屬詩曰四月秀葽)乃獻白玉(○事物紀原三引作珠澤之人獻白玉石)□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亦味中糜胃而滑(中猶合也○亦道藏本作丌)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牛羊三千天子□昆侖(此以上似說封膳者○事類賦注二十一引作其人獻食馬三百)人於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珤(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天子乃賜□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為環○賜字本脫从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引補)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貝帶鵕鸃是也○貝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具史記佞幸列傳云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匈奴列傳云黃金飾具帶一具貝各異注引淮南為證者以作貝也注貝上本衍其字鵕鸃譌作駿䮂今从佞幸列傳索隱淮南改正)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音模○注謨本作膜从程氏本改)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為犧牲種)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不畏雪(○今本孳木下作□華畏雪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蕃不畏霜蕃即華字之譌以下句證之孳木下不應有□字因从御覽引改正惟霜字尚不如今本雪字之善耳)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孳音滋○持歸種之本譌作注从太平御覽二十二引改正)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无條適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玄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藝文類聚六十五引王下有之字)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榮本作策注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山海經亦作策同褒弟震煊云郭氏彼注云謂玉華也字當作榮作策者誤也玉海八十七引山海經二云玉策小字注云穆天子傳注作玉榮王厚齋所見本尚不誤今改正)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麕麞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曰赤豹黃羆)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鶽青雕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雕亦能食麕鹿○鶽本作鳥从山海經海內西經注引改一切經音義六引作白梟注麕本作獐从文選鸚鵡賦注引改)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錢詹事云古文曰與粵通此書多有云曰天子者當與粵同義)乃為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縣山海經西山經注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引作玄)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

人𠄌〇（𠄌本作其案下文𠄌乃膜拜而受赤烏之人𠄌字皆作𠄌古其字傳寫者譌作其耳至于下依文義當脫赤烏氏三字）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穄似黍而不黏〇玉篇云穄關西䵻似黍不黏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引作稔）天子使𨛜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〇周宗藝文類聚六十七引作宗周）大王亶父（卽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與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卽封之于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語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賄也）封𠄌璧臣長綽于春山之虱（〇吳氏本綽上有季字虱疑是古文風字之譌）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以爲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𠄌（〇□疑衍字）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二十兩爲鎰）貝帶五十（〇貝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具）朱三百裹𠄌乃膜拜而受（裹音罪過之過𠄌名赤烏人名也〇注𠄌下名字疑衍）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珤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菓種之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𠄌好獻二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〇二字本脫从藝文類聚十七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補）女聽女列以爲嬖人（一名聽名失一女名下文〇以字从藝文類聚十七引補注有脫譌不可曉）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珤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趙猶超騰舍三十里）庚辰濟于洋水（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〇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戊辰）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人名也〇水經漾水注引同今本依文義入于下當脫曹奴氏三字）乃獻食馬九百（〇食水經渭水注引作良）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白銀之麠（今所在地中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奇貨也〇白銀之麠本譌脫作□从藝文類聚九十五太平御覽九百六引補）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頭而還歸〇注還道藏本作旋）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

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漠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濆水穀梁傳曰狄人爲濆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從衆前〇骨疑是胥字之譌胥有待義韓勑碑胥作骨與骨字相近因誤劉九華云文選枚乘七發云通厲骨毋之場越絕書作胥毋此其證也）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卽長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此人裾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海東皆見山海經）是惟鴻鷺之上（〇山海經西山經注引惟下有昆侖二字）以爲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因以名之）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卽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〇注本脫卽字又經下有羣字从文選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詩注引改）容成氏之所守（〇成本作□从太平御覽六百十八引改路史前紀五引作庸成氏之所守庸容古通用）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〇阿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山海經西山經注引皆作河險太平御覽六百十八路史前紀五引皆作隘）四徹中繩（言皆平直〇徹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轍）先王之所謂冊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〇冊本作策从文選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詩注引改說文云冊符命也象其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策馬箠也冊策本不同今經典通用）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石也）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環珮之屬〇攻其玉石四字本脫从山海經西山經注引補版字从西山經注太平御覽三十八引補）載玉萬隻（雙玉爲瑴半瑴爲隻見左氏傳〇載上本有於是二字注又脫半瑴爲隻一句今从西山經注御覽三十八引改正惟御覽引隻譌作侯今不從）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休遊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留待之也邢今廣平襄國縣）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旹（潛旹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重慎費其牢牲禮也〇攻道藏本作功）柏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嬰三六（卽盂也徐州謂之嬰〇嬰本作罌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黃金之嬰嬰古罌字玉海一百五十四引亦作嬰皆古字之廑存者今悉改正）朱三百裹潛旹乃膜拜而受（〇膜下本脫拜字依前後文例補）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音倚）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于鐵山之下〇鐵本作鐵俗字从北堂書鈔十六太平御覽五十引改壬寅天子祭
于鐵山〇祭本作登从北堂書鈔十六太平御覽五十引改祀于郊門〇四字本脫从北堂書鈔十六
引補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以祭餘胙賜之温歸乃膜拜而受
温歸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鄄韓氏
鄄之然切〇鄄本作鶤下同又注四字本脫从事類賦注二十三引改補爰有樂野温和稴麥
之所草此字作艸下旱疑古茂字〇錢詹事云草當爲皁字之誤隸楷形相涉耳宋咸熙云草古皁字當讀詩既方既
皁之皁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㺶玉之所□丁未天子
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墳之下者見周禮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
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
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服牛三百服可服用者〇服本
作用从北堂書鈔三十一引補注首服字亦據引補良犬七千良調習者〇注良字本脫从北堂書鈔三十一引補
牥牛二百〇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三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稴
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
朱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
字今夷狄官多復名〇注疑古上下字正文必不作上下凡書中譌字無別本可校者俱仍其舊注復字吳氏本作覆庚
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〇休上本
有三日二字當涉下文而誤从事類賦注二十四玉海一百七十一引刪乃奏廣樂三日而終
〇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無廣字是曰樂池因改名爲樂池猶漢武改桐鄉爲聞喜之類〇注桐本作祠今
改正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竹木盛者爲林〇案下文云天子南葬盛姬于
樂池之南注云卽玄池也地當在河濟之間不應亦在此震煊云樂池名同地異郭氏注誤也太平寰宇記三十盩厔縣下司竹園
在縣東一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池乃植之竹是此故史記云渭川千畝竹漢謂鄠杜竹林癸丑天子乃
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〇山海經中山經有苦山
與帝臺相近晉書束皙傳言此書記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疑卽此山天子於是休獵於
是食苦苦艸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
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卷二

穆天子傳卷三

晉 郭璞 注　臨海 洪頤煊 校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宮○注善嘯道藏本作善笑宮本譌作公从山海經西山經注太平御覽八十五引改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圭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引作珪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純疋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史記大宛列傳索隱初學記十八引無于字西王母爲天子謠徒歌曰謠曰白雲在天山陖陵字自出○文選沈休文早發定山詩注太平御覽八引作丘陵道里悠遠○里太平御覽八引作路八十五引作理山川閒之閒音諫○顏氏家訓書證篇云穆天子傳音諫爲閒段若膺明府云案顏語知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閒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歸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還和治諸夏○治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理是唐時避諱所改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治萬民平均吾顧見汝顧還也○顧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願注三字本在下文从道藏本改正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復反此野而見汝也○注而字本脫从道藏本補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案自道藏本以下皆作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二云云本在下文眉曰西王母之山下與山海經西山經注所引不同今本多譌舛不可句讀或是後人傳寫之誤山海經注文義明順又同爲郭氏所注所引當得其真因改此而從彼曰徂彼西土徂往也○今本作比徂西土爰居其野○野西山經注作所虎豹爲羣於鵲與處於讀曰烏○西山經注作烏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遷事類賦十九引作還我惟帝女帝天帝也○女字本脫从事類賦注十九引補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一引作惟我惟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今本無此二句有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蒴隕十七字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憂無薄也○西山經注作翱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弇茲山日入所也○弇西山經注作奄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銘題之○名本作丌邢昺爾雅疏引作其山海經西山經注引無丌字大荒西經注引作乃紀名迹元朱珪名蹟錄謂取義於此則宋本固有作名迹者矣以注及上文云乃銘迹于縣圃之上校之宋本是也因改正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今本自天子遂驅以下本在上文將復而野下又列子湯問篇言穆王越昆侖至弇山反有獻工人偃師一段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𩾏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今本紀年無此文原本紀年久佚今本乃後人採掇成書故年數次第多與此傳不合己酉天子飲于滲水之上滲音淑○太平御覽八十五引作辱水山海經西山經云陰山北二百里曰鳥山辱水出焉疑即此水乃發憲命憲謂法令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高平曰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猶勞也○勤本譌作勸从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作羽陵上文山陖自出注云陵字水經汝水注云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琌今皇覽作楚王岑皆陵字之譌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翔猶遊也○樂下本有□字从太平御覽八十五八百三十二引刪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鳥獸絶羣言取盡也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陵之□○陵字本脫據上注引補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維物債車受載債猶借也○王懷祖觀察廣雅疏證引作賃車受載今俗語猶謂以財租物曰賃矣天子于是載羽百車十羽爲箴百羽爲縛十縛爲緷見周官○廣雅疏證引百車作百緷案周禮羽人職云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爾雅釋器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此注郭氏本引周官今名从爾雅疑後人所改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智下□疑氏字左氏襄廿八年傳若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杜預注云迋往也說文往古文迋勞用白驂二疋驂騑馬也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任守備者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䱻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璭采璭疑玉名○璭疑璪字之譌古文璪璪通用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

百□乃膜拜而受○下文両言桂薑百崮□當是崮字之譌漢書南粵王傳獻桂蠹一器疑卽此類依前後文義□下尚脫智氏二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閼氏胡氏閼音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泉○衍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中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曰字本脫从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一引補頸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頰取其清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清本作青从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改八百六十一引注與此微不同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䭫首䭫古稽字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曷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音犍牛之犍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受下本有之字依前後文例刪

穆天子傳卷三

穆天子傳卷四

晉 郭璞 注　臨海 洪頤煊 校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 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 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爲衣被 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 ○下云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淡疑沙字之譌 重䛨氏之西疆 疆界也○䛨道藏本皆作䛨 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䛨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 自然生也 爰有荅堇 祗謹二音 西膜之所謂木禾 木禾穀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穀本作粟从山海經海內西經注改 重䛨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 出文采之石也 重䛨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 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璿瑰旋回兩音 玫瑤 亦玉名瑤音遙○玫本作玫从玉篇玉部引改 琅玕 石似珠也郎干兩音 玪𤦲无瓄 皆玉名字皆無聞玪𤦲音鈐瓄○玪本作玲案玉篇云采石山有玪玗琪與郭音鈐合今改正又上文𤦲采郭不作音此音瓄者必瓄字也震煊云本作瑝无玪瓄傳寫者譌在玪字下无即采字之譌 玗琪 玉屬也于其二音 徼尾 無聞焉 凡好石之器于是出 盡出此山 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䛨氏共食天子之屬 音供言不及六師也 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䛨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 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上太平御覽五十一引作山道藏本作黑山之上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即此類 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䛨之人鱞䲰 ○北海相景君銘元二鱞寡曹全碑撫育鱞寡鰥皆作鱞鱞疑古鰥字 乃賜之黃金之罌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裹 ○朱汪氏本作珠 筩箭 竹○震煊云筩當作筩古文攸通作卣作竹下卣者因作竹下攸耳筱箭類也 桂薑百䈰絲緫雕官 ○緫道藏本作緫 鱞䲰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鱞䲰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 ○山海經西山經云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 □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䛨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䤘銀采□乃膜拜而受 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䤘疑錖字之譌重黎三苗皆顓頊之後見山海經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 似有采石故號文山 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 歸遺名也 乃獻良馬十駟 四馬爲駟 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 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百下本有以行流沙四字當是注文傳寫之譌今刪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此注在上文鄄韓之人所獻牥牛下 天子之豪馬豪牛 豪猶髦也山海經云髦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今山海經作旄馬髦旄古通用 龙狗 龙龙茸謂猛狗或曰龙亦狗名○龙道藏本作龍龙古通用 豪羊 似髦牛 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䈰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𨙩騮 疑華騮字○列子周穆王篇作𨙩騮爾雅釋畜注疏俱引作右服盜驪臧鏞堂云郭引右服盜驪以證爾雅之小領盜驪且自解云盜驪千里馬然則穆傳注必作疑盜驪字矣邢叔明所引山海經正與雅注合今本作華騮與御覽所引同此後人竄改之本非郭注原書也正文作騮更非 而左綠耳右驂赤蘎 古驥字 而左白俄 古義字○列子周穆王篇作白𣄴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云右服騂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唐宋類書引此書凡遇古文皆从注中今字 天子主車造父爲御畣𠀤爲右 ○列子周穆王篇作畣𠀤釋文云畣音泰篆作畣𠀤音丙石經作兂張湛注云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孫貽穀侍御云雲溪友議載王起不識穆王傳畣畣二字今本無畣字惟湛注上齊下合頗與畣字相類疑列子畣此畣皆畣字之譌 次車之乘 次車副車 右服渠黃 ○黃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胥 而左踰輪右驂盜驪 ○驂字本脫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補列子周穆王篇亦有驂字 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一舉轡千里行如飛翔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無驅字 至于巨蒐氏 ○巨蒐氏三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二八百九十六引補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作巨蒐誤 巨蒐之人𢊁奴 ○錢詹事云𢊁疑即若字古文若作𦱶說文𢊁即若本字 乃獻白鵠之血 ○鵠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二九百十九事類賦注十八俱引作鶴鶴鵠古通用 以

飲天子（飲血所以益人氣力○注飲血本譌在所以下今改正）因具牛羊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湩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足（今肌膚滑）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列子周穆王篇自天子命駕八駿之乘以下至此俱同惟下云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與今文為少異耳）甲戌巨蒐之𤜶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之英四十（精者為英○英本作石从注改）衜鎦曼鎾玟佩百隻琅玕四十蹺跳十篋（疑此紵葛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瑰采（○瑰采疑卽上文瑰采）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𥮾𤜶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絕𢆶胥之谷已至于𪌭𤜶河之水北阿爰有𩳁溲之□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𩳁疑渠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𨛫人𨛫柏絮觴天子于澡澤之上𨛫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於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自上文辛丑天子西征至于𨛫人遂由河宗西至昆侖丘見西王母至此始還故此書自第一卷至第四卷雖中多斷簡皆一時事澡澤卽滲澤古字通用）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坂有長松○隥太平御覽五十三引作坂水經河水注西河陰山縣有長松水與蒲水合疑從此隥得名）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天子二字本脫从水經河水注玉海一百四十八引補）犬戎胡觴天子于雷水之阿（○水經河水注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食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九十二引作良）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平水經河水注引作于）寡人具犬馬羊牛（○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二引俱無寒下八字）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音訾）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引作陘山之隧）東升于三道之隥（○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脫之字）乃宿于二邊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毛班毛伯衛之先也○天下疑脫子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阪過○御下本有□字从太平寰宇記引刪翔行寰宇記引作翔野）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卽成周也音纏○）北至于河宗之邦（○北字本脫从水經河水注引補）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有下文或作又古字通用）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周書史記解云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唐氏伐之西夏以亡）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史記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薄山薄山者襄山也括地志襄山卽上文雷首山）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截猶阻也）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毛之處○藝文類聚六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俱無其字）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案山海經云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卽此大曠原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

甀之隊○甀程氏本作瓾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盟山海經北山經注水經河水注俱引作孟史記索隱云盟古孟字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纍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者○漢書地理志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案傳瓚所引乃紀年之文與此傳合顏師古注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正未檢及此兩書耳

穆天子傳卷四

穆天子傳卷五

晉　郭璞　注　　臨海　洪頤煊　校

古文

珤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獲○事類賦注四引作四月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鄭有圃田因云圃鄭謁告也留昆歸玉百枝留昆國見紀年○枝道藏本汪氏本皆作枚今本紀年云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陵翟致賂陵翟隗姓國也音峻○廣韻云陵亭名在馮翊良馬百駟四傳曰文馬百駟歸畢之珤畢國名言翟前取此珤也○左氏僖廿四年傳畢原酆郇杜預注云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以詰其成成謂平也詰猶責也陵子曷胡□東牡夷狄有德者稱子疇胡名見許男于洧上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洧水之所在音羽美反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禮男執蒲璧許男欲崇謙故執羔也許男不敢辭奉王命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毛公卽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毋有禮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爲伯舅燕者私會不欲崇禮敬也管子曰伯咎無下拜字亦作咎咎猶舅也○□字疑衍注引管子伯咎與下作咎俱譌作舅字今从注意改正錢詹事云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注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舅犯它書多作咎犯此書舅氏爲咎氏足證爲真古文矣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禮記曰反坫出尊唯兩君爲好旣獻反爵坫上出尊蓋此之類也坐之於尊邊使爲酒魁欲以盡歡酬也乃用宴樂言曲宴也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稱駿者名馬也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至于地周禮三曰空拜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鳥舟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作鳥舟龍下本有卒字从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九事類賦注十六引刪又御覽事類賦注引俱作鳥舟龍舟注龍下有舟字五字亦是校者之文注象也本作制者从文選注引改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盡規度以爲苑圃地而虞守之也東至于房房房子屬趙國地有𧹞山○案漢書地理志房子有贊皇山不聞𧹞山歐陽修集古錄周穆王吉日癸文跋引穆天子傳登贊皇山以望臨城太平寰宇記六十亦引穆天子傳云至房子登贊皇山今本無此文注𧹞山卽贊皇山之譌當是彼處闕文今殘脫不可考矣又水經濟水注疑房在陽武縣故城南以郭氏此注爲非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曰兔臺○史記趙世家云魏敗我兔臺正義云兔臺在河北西虞曰櫟丘櫟今河南陽翟縣音立南虞曰□富丘十○水經濟水注引紀年云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衞取漆富丘城之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十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離宮之名也○今本紀年云十四年夏四月王畋于軍丘五月作范宮以觀桑者桑採桑也詩云桑者閑閑兮○毛詩釋文本作閑閑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引作閑閑與今注疏本同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飲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引譌作飯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民不得令妄剗犯桑本○民本作人从藝文類聚八十八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引改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䆅天之詩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天子命歌南山有蟫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之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說文握古文作𡑹與臺形相近此蟫字復與握形相近皆古文也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水經濟水注云黃水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引此傳云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也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滎澤是○水經濟水注引作甲寅下又有天子二字乃奏廣樂季夏庚□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馴者亦能應節鼓舞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雁來翔也王𦣞口弋下云王𦣞姬姓之女疑是婦官也○𦣞古姬字之省今本譌作臣从道藏本改漢書音義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八子上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萑萑葦之藂○萑本作雚說文雚小爵也萑葦之萑从艸萑聲今改正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飲食者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艸木鮮

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謂剗伐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邴鄭邑也音丙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疑井公賢人而隱於故穆王就之遊戲也○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此注譌作正文又注於字譌作者字公羊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左氏作歸祊二字古通用辛丑塞戒不如故進爲塞也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因以避暑○之下疑脫政字遠方□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音勒○韓維鏞云選數也選扐卽揲蓍之法乃載之神人□之能數也有道數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樂之愛其術也命爲□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於葭中葭蘆○於本作乎从事類賦注二十引改太平寰宇記五十二引作天子獵于鄭國有虎在葭中國疑圃字之譌約上文而言耳天子將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請生搏虎必全之○曰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六八百九十一引補乃生搏虎而獻之天子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此之謂也○搏本作捕从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後漢郡國志補天子命爲柙柙檻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柙○命下本有之字从後漢郡國志注引改天子二字从漢書注引補而畜之東號是曰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成皋縣是○號本作虞漢書地理志注後漢郡國志注俱引作號案成皋本春秋北制左氏隱元年傳云制巖邑也號叔死焉杜預注云號叔東號君也舊作東虞非是因改正今本紀年作虎牢在十四年漢書地理志注引作獸牢避唐諱也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爾雅曰畋馬四齊足尚疾也歸之太牢牛羊豕爲太牢奔戎再拜䭫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蠹書于羽陵謂暴書中蠹蟲因云蠹書也○陵本作林从左傳襄廿七年正義太平御覽二十四引改季秋□乃宿于防○卽上文東至于房也漢隸唐公房碑校官碑房皆作防畢人告戎告戎難也曰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豫○念吳氏本作愈注同今本紀年云十四年秋九月翟人侵畢霍侯舊告薨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今本紀年云十六年霍侯舊薨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祈太平御覽二十六引作祁射于麗虎讀書于藙丘君舉必書藙音稗○讀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續宋咸熙云藙丘卽下文所謂黎丘之陽也漢書匈奴傳贊云藙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藙古黎字本譌作藙今改正□

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周禮曰靈鼓四面洪範所謂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從失鼓而擊鼓也鼓在地下鳴道從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以樹梧桐桐亦響木也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宜以攻戎以爲琴則利□于黃澤天子東遊于黃澤○水經云蕩水又南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天子二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二八百九十六引補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太平寰宇記四假師縣東北有曲河驛以洛水之曲爲名卽引此傳爲證廢□使宮樂謠宮樂典樂者曰黃之池其馬歕沙歕歕也普悶切○沘藝文類聚四十三引作陁皇人威儀威畏也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穀生也皆諸謠辭○壽本作受从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黃下本有□字从太平御覽三十四五百九十二引刪文選雪賦注引作黃臺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啓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子啓亦登仙故其上有啓石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藝文類聚六十二引歸藏曰昔者夏后啓葬享神于晉之墟作爲璿臺于水之陽山海經海外西經注引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明啓亦仙也是說此事乃□于啓室似謂入啓室中天子筮獵苹澤音缾○今本紀年云十四年蒐于苹澤藝文類聚七十五引作苹澤誤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爻辭音胄○案左氏昭十年傳云戊子逢公以登杜預注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孔穎達正義云伯陵之後世爲逢君此乃其胄裔也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宜其藝文類聚七十五引作其宜戎事則從水性平而天無私兵不曲橈而戎事集也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絺葛精者○紵太平御覽八百一十九引作綌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因以紀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太平御覽十二三十四引凍下有死字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猶愍也○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一引作下有黃竹二字曰我徂黃竹□負閟寒閟閉也音祕○負本作員从初學記二文選雪賦注太平御覽十二引改注五字本脫从御覽引補唐開元占經百一引穆天子傳云雪盈數尺年豐八節或是此處脫文今姑附于此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言收羅九域之道里也傳曰經啓九道○注本作行道也从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二引改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冢宰皇我萬

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恆念之也我徂黃竹□負閟寒帝收九
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令無困也
有皎者鴼皎白皃鴼鳥名音路○注皎白皃三字本在鳥名下今依義改正翩翩其飛言得
意也○翩翩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引譌作鶣鶣嗟我公侯□勿則還自侯以下似當云百
辟冢卿皇我萬民□勿則還居樂甚寡言守一居少樂○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二引作樂其寡樂以居字屬上句
讀誤不如還上居無求安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民也天子曰余一
人則淫淫于遊樂○余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二引作予不皇萬民□登乃宿于
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羿有窮氏帝嚳射者郗公占之疏□
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
西征升于九阿疑今新安縣十里九阪也○于字本脫从水經洛水注太平御覽五十六引補注本譌作
西安从御覽引改正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穆王
○黎丘之三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九百六事類賦注二十三引補□過于靈□井公博
往返輒從井公博遊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
□寘軨卽軨坂也今在河東大陽縣傳曰入于寘軨巔零二音○太平寰宇記五引作天子自寘軨次于洍水之陽說
文寘在宀部水經河水注引作寘傳寫之譌河水注引左傳作入自巔軨今本左傳又作顛軨皆字之異乃次于洍
水之陽今之洍津也在河東河北縣音項脰之脰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五

穆天子傳卷六

晉 郭璞 注 臨海 洪頤煊 校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閭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建也殘闕字多不可推考耳)己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獵菹之獸(管子曰菹菜之壤今吳人呼田獵茸艸地爲菹音罝○獵本作狃从事類賦注二十三引改太平御覽九百六引作狮)於是白鹿一遝棨逸出走(言突圍出遝觸也或曰所驚鹿遝猶驚也○遝本作牾从文選長笛賦注引改事類賦注二十三引作有白鹿一迕乘而逸遝迕皆古今字)天子乘渠黃之乘馳焉□(自此已上疑說遂得鹿之狀○馳字本脫又□字譌在焉字上从事類賦注二十三引改正)天子丘之(丘謂爲之名號方言耳)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沓○震煊云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濕水濕古漯字疑淺識者改爲漯爾)官人膳鹿獻之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乞食於野人虛者也)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廣樂(大謂盛作之也)是曰樂人(亦以紀之)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柏之子也(盛國名疑上說姬事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曷謂爲之成諱滅同姓也○列子湯問篇偃師獻伎人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令盛伯爲姬姓之長位位在上也)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爲盛姬築臺也)是曰重璧之臺(言臺狀如壘璧○今本紀年云十五年作重璧臺)戊寅天子東田于澤中(○田本作畋从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風寒得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以名澤也)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得之速也傳曰何其給也)是曰壺輲(壺器名輲音遄速也與遄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上疑說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位次)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漢氏亦所在有廟焉○穀丘本作轂丘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引譌作古兵从文選朱孝武宣貴妃誄注引改)□壬寅天子命哭(令羣臣大臨也)

啓爲主(爲之喪主即下伊扈也○啓疑爲開殯出柩也)鄒父賓喪(儐贊禮儀)天子王女叔㛗爲主(叔㛗穆王之女也音痤○王廣韻七歌注引作三)天子□賓之命終喪禮(令持喪終禮也)於是殤祀而哭(殤未成喪盛姬年少也)內史執策(所以書贈賵之事內史主冊命者)官人□丌職曾祝敷筵席設几(敷猶鋪也周禮曰喪事仍几)盛饋具(饋具奠也)肺鹽羹(羹肉也當以音行○注當以音行四字誤汪繼培云字林云羹肉有汁也儀禮注今文湆爲汁音字疑湆之譌當字近瀋左傳注瀋汁也今無善本可校姑仍之)胾(大臠)脯棗酏(粥清也音移)醢(肉醬也)魚腊(乾魚也)糗(寒粥也)韭(韭菹也)百物(言備有也)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敦似盤音堆)器(雜器皿也)曾祝祭食(禮雖喪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進肺鹽祭酒(以肺換鹽中以祭所謂振祭也禮以肝見少牢饋食也○注換本作換禮以肝本作禮以肺案少牢饋食尸右兼取肝換于俎鹽振祭引之今改正)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獻女主叔㛗叔㛗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樂官)乃哭即位(就喪位也)畢哭內史□策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主人之史讀賵是也)曾祝捧饋而哭(捧兩手持也)御者□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抗衾也)佐者承斗而哭(佐斂者也斗斟水杓也)佐者(佐飲食者)衣衾佩□而哭樂□人陳琴瑟□竽(疑竽上宜作笙笙亦竽屬)籥(如笛三孔)篍(今戟吏所吹者)筦(筦如併兩笛音管)而哭百衆官人各□其職事以哭(百衆猶百族也○百下本有□字案注文不宜有今刪)曰士女錯踊九□乃終(錯互也哭則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謂成踊者也)喪主伊扈(○扈本作扈注不云古扈字舊本作扈今改正)哭出造舍(倚廬也○道藏本自此以下多未刻字今不悉記)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佐斂者也)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者主爲之)衆宮人各□其職皆哭而出(事畢)井利□事後出而收(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井利稽慢出不及輩故收縛之)癸卯大哭殤祀而載(載祖載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視猶比也)亦不拜後于諸侯(疑字錯誤所未詳也○拜道藏本作邦)河濟之間共事(供給喪事○注喪事本作事也从太平御)

覽五百五十五引改韋轂黃城三邦之事輦喪輦謂挽轜車發三國之衆以示榮後○事守疑當作衆七萃之士抗即車舉棺以就車○抗下本有者字从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五引刪曾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爲棺御也周禮曰喪祝爲御禮記曰諸侯御柩以羽葆謂在前謂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七星也周禮曰日月爲常旗亦通名也○注七字本脫左傳桓二年正義引云蓋畫北斗七星也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引注亦有七字今補周禮本譌作禮記从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改鼓鍾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建鍾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鍾旗□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行行伍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盡哀也擊鍾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爲節音節彌猶低也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孫倍之倍倍列位也○倍古陪字尚書至于陪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顏師古注云倍讀曰陪諸侯屬子宗屬羣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盛姬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職事也百官衆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爲一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嬖人王所幸愛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爲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宮官人倍之宮官爲內也宮賢庶妾倍之庶妾衆散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從以次相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鍾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御棺不得下也曾祝哭于喪前○前字本脫从道藏本補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猶止也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三十里爲舍也傳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駐也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決水周繞之也繇音遙圜音員○圜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作環是曰圜車以號水也曰殤祀之於此復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也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不豫辭病也尚書曰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

廟門以迎邢侯曹侯不進○迎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一引譌作送再拜勞之問勞之也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哭于廟謁告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儐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與太子拾踊○上文作錯踊此作厝踊錯厝古字通用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雖弔異而禮同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反將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義所未聞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出憲憲命以或襚賵此以上似說賵贈事衣物曰襚音遂○襚上疑脫□字注似本作以今改正癸丑大哭而□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大次停三日也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送葬之物具備○注具道藏本作俱壬戌葬史錄繇鼓鍾以赤下棺窆也七萃之士□士女錯踊九□喪下下謂入土昧爽天子使嬖人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變裳裳名也女主叔㛗贈用茵組茵褥百嬖人官師畢贈言盡有襚賵也官師羣士號也禮記曰官師一廟井利乃藏藏之于墓所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祥祠□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遺歸爲盛姬謚曰哀淑人恭仁短折曰哀○注仁本譌作人从周書謚法改正天子名之爲丘作名○名之本譌作丘从太平御覽五十三引改孫同元云名之當作丘之與上文天子丘之爲一例是曰哀淑之丘○今本作淑人从太平御覽五十三引改震煊云北堂書鈔九十四引作淑人之丘是唐本有作淑人者義亦通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㛗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㛗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水經漯水注太平御覽一百六十引天子下俱有自五鹿二字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鼓疑是樹字之譌是曰馬主未詳所云癸酉天子南征

至于萯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國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河邊謂此木之類○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引無以字說文云𣗥昆侖河隅之長木也字本从木注河邊本譌作海邊从御覽八百三十四引改）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祠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祠本作祀从道藏本改）終喪于囂氏（服闋）己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囂上當有脫字遂是隧字之省）庚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未忘也）是日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兩柏之下（有兩柏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文選繆熙伯挽歌詩注引死下無有字）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聞此言愈更增感也）是日輟乙酉天子西絕鈃隥（即鈃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鈃之山吉日癸巳○乙酉上本有己未二字从水經汾水注引刪注一云癸巳以下亦校者語吉日癸巳四字是壇山刻石文不知何以誤附在此）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盬（盬鹽池今在河東解縣盬音古○盬水經汾水注程氏本俱譌作鹽）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今軨橋西南縣絕中央有兩道○北堂書鈔十六引祭于冥軨之鄭疑此譌文水經河水注引無山字）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大陽縣）

庚寅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六

附錄

隋書經籍志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

舊唐書經籍志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撰

新唐書藝文志起居注類郭璞穆天子傳六卷

宋史藝文志別史類郭璞注穆天子傳六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傳記類穆天子傳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云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卽其事也穆王始巡狩得驊騮綠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與太史公記同汲郡守書不謹多毀缺雖其言不典皆古書頗觀覽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晉武帝時汲冢所得書其體制與起居注正同郭璞爲之注起居注者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鄭樵通志藝文略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汲冢古文郭璞注其言似今起居注

王應麟玉海藝文傳記類穆天子傳中興書目六卷晉太康二年汲郡民發古冢得之其書言穆王遊行之事侍中荀勗等校正郭璞爲之注序曰謹以　尺書紙寫上請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穆天子傳六卷汲冢古本晉郭璞注所紀周穆王西行之事爲經典所不載而與周穆王篇互相出入知當時委巷流傳有此雜記舊史以其編紀日月皆列起居注中今改隸小說以從其實

欽定四庫全書總錄小說家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前有荀勗序按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按今盛姬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卽束皙傳所謂雜書之一篇也尋其文義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非也此書記事有月日而無年又文多斷缺以今本竹書紀年校之紀年載十二年冬王北巡狩遂征犬戎事在傳之第一卷十四年夏王畋于軍邱五月作范宮作虎牢事在傳之第五卷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事在傳之第六卷十七年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事在傳之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兩書同時並出荀勗等互校其文不應牴牾如此蓋今本竹書紀年乃明人摭諸書以爲之非汲冢之舊簡併郭璞中所引紀年之文尚掇拾未盡況暇考其次第乎是亦今本紀年出於依託之一證或乃謂當移五卷六卷于二卷之前以符竹書之次第則削趾適履矣書中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懸圃者不過爲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

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郭璞注爾雅于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于河出昆侖墟句雖分大荒西經而不言其靈異其注此書乃頗引志怪之談蓋釋經不敢不謹嚴而箋釋雜書則務矜博洽故也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載記如後世小說野乘之類故列禦寇得捃採其文耳道藏目錄載入洞元部記傳類恭字號與杜光庭錄異記諸書同列則牽附甚矣世所傳汲冢書師春之類久已亡佚逸周書又屬誤入紀年爲妄顯然其真存于今者惟此傳矣然文字既古訛脫又甚學者多不究心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見第二卷膜晝自是人名封者錫以爵邑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誤以晝爲畫字遂誤以封膜爲畫家之祖邱陵自出乃西王母謠見第三卷方回瀛奎律髓注陳子昻詩邱陵徒自出乃云自出二字疑誤第二卷云乃爲銘迹於縣圃之石上第三卷云乃紀其迹于弇山之石上其文甚明朱珪名蹟錄乃謂取穆天子傳爲名蹟于弇茲石上全然舛迕則其傳世亦在若存若亡之間固攷古者所宜寶重也

越絕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越絕書目錄

第一卷
越絕外傳本事
越絕荆平王內傳
第二卷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第三卷
越絕吳內傳
第四卷
越絕計倪內經
第五卷
越絕請糴內傳
第六卷
越絕外傳紀策考
第七卷
越絕外傳記范伯
越絕內傳陳成恆
第八卷
越絕外傳記地傳
第九卷
越絕外傳計倪
第十卷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
第十一卷
越絕外傳記寶劍
第十二卷
越絕內經九術
第十三卷
越絕外傳枕中
第十四卷
越絕外傳春申君
第十五卷
越絕篇敘外傳記

越絕書目錄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為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為生以敗為成越伐彊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為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柰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呂旁轂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莝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責任用賢人越伐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為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為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為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己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為中外篇焉（一作）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越絶卷第一

越絶荆平王内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讎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絶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一作也）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幷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横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後）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七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中人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恆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幷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後之）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絶卷第一

越絶卷第二

越絶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三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宫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宫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射於軀陂馳於遊臺興（一作與）樂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

西宫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宫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閶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

柴碎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閶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

閶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為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隧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城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毋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為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為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欐溪櫝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

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蓄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闚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北野禺櫟東所舍大疁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疁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欐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莋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河山置之鶴阜更名莋碓

放山者在莋碓山南以取長之一作人莋碓山下故有鄉名莋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莋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未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荊王所置與麋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搖王冢也

烏程餘杭黝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毋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疁曲阿故爲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
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
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
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
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耆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百七十五里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一作海）於棠浦東江南爲方牆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
吳到闔廬時絕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衞公子冢也去縣三十五
里
白石（一作公）山故爲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爲白石去縣四十
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爲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
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
丈二尺七寸戶霤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
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
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
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
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爲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閈春申君所造
吳嶽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一作云）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爲貴人冢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
春申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
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
叛去東名大越爲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鳧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彊並威王後
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道
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
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荆王幷有吴賈築吴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吴王治廣陵幷有吴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吴十日遂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

匠近一作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吴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吴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宮今以爲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幷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吴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幷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幷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幷楚復四十年漢幷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絶卷第二

越絕卷第三

越絕吳內傳第四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柰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惛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敘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

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於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弒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

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辠立爲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循）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姙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傳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辠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卷第二

越絕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謀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一有須字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彊弩不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一無獨字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目一作宿治北方白辦佐之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

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戸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戸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戸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戸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戸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戸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戸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戸曰菓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卷第四

越絕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閒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爲臣爲我駕舍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虫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一作納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狠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音弼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翽翽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遯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踈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踈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遯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一作多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

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慹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狠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能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殺胥胥乃圖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卷第五

越絕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危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於下大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拜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毋溷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笞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於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飲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興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疏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夫（一作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感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

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伸

越絕卷第六

越絕卷第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眾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眾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眾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寃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絕內傳陳成恆第九

昔者陳成恆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恆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恆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恆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恆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恆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恆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為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為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

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谿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幷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吳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掃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因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

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宫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越絶卷第七

越絕卷第八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積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尙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塡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又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為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一作鐸）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

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足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士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懣於此去縣五十里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

石買爲將者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尙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畫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噬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鷄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城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鷄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鷄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鷄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曁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句踐伐善村交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爲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爲和公羣社稷墟（一作虛）

巫山者越䰡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許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嘷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嘷事見吳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一作熟）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彊越地以爲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

觀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皋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教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鄣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文立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河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絕卷第八

越絕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柰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闓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威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貴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彊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塡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尙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忠（一作）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第九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闔廬□剬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鑑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王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嘆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鑑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嘆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飡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

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恆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絶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絶吳之世

越絶卷第十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鑐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毆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柰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一作焉）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左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

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溼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入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柰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君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待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柰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温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爲惡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

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之柰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惡人之謗己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己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繆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柰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丰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

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衽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狠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於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

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兆徵爲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㣲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恆能知□今相取之術觀乎德敘能知忠直所死狂懜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目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絶卷第十五

越絶篇敘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
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
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
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人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
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
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
子睹麟乘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
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絶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
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
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
其辭聖文絶於彼辯士絶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絶

問曰越絶始於太伯終於陳恆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
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
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荊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
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荊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
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
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
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
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
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恆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
荊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荊平也乃勇子胥
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冤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
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
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始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
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之親
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於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
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柰何言
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
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
伯業與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概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
敘師不說□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劒欲無死得乎
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
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夏愚而況乎子
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柰何其報楚也
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
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
滅人以伯其賢柰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善一惡當時無天
子彊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
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
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巠養馬遭逢變亂
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
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
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
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
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
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

蒸不孰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柰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内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山之子胥兵笞卒主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生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顔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鋭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己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顔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絶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越絶卷第十五

越絶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吴不知越實得罪於吴而吴之赦己也故其卻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吴入郢狄吴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黄池之會書於越入吴狄越而咎吴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絶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吴越春秋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古今逸史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于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區具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一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譔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于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憭若蓍蔡至于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議論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脩墜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于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吳越春秋目錄

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卽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贅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況譁又越人乎若以吳爲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句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句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句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句踐陰謀外傳

元本句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句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句踐伐吳外傳

萬歷丙戌之秋
武林馮念祖重
梓於臥龍山房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 趙曄 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封邰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邰邰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斄城漢地理志作斄與邰同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阸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於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爲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姸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爲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姞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不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毁隃世本隃作揄毁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爲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

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任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荊蠻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爲于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作據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絶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閒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莅政脩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太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爲正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子柯盧盧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盧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卑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

公以開晉之伐虢氏卑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史記正義同）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爲壽夢十五年此以爲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爲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非巫臣爲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讎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爲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爲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玆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爲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柰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適通作嫡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爲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爲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季歷二伯來入荊蠻遂成爲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公庶存適亡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又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爲毗陵縣晉爲毗陵郡又爲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爲吳伺祭祭當作察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閽弑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閽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爲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卽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十三年皆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以効不恨士也卽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爲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尙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爲楚所獲亦曰艅艎)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音云)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卽奢之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卽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爲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猝忽遽貌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爲美前莊王爲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卽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爲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爲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爲少傅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爲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爲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疏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慚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己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

捕子胥胥乃貫嫣(還)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書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爲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聲)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潯當作尋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恆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也明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爲興師復讎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爲吳也但欲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

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壯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鱄設諸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鬭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索隱曰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去聲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郹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胛梁史記作卑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似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使公子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窋室中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意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二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至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窋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七首立戟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為戟單枝為戈交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註軹謂兩轊詩詁曰車軸之耑貫轂者為轊轂末之小穿容轊者為軹此言立

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胸也）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爲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史記律書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巳爲地戶）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幷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通作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披美切）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白俱作伯）州犂之孫平王誅州犂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犂何罪子胥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郄宛（郄當作郤誅此書似以伯州犂郤宛爲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郟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犂孫郤宛非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遙切旦也）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

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郄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鬭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詰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蔚當作覬）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訾占者（占疑當作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

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鑑辨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鍪尹切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椹)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卽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犂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犂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爲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奢伯州犂與郤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爲鄰國所笑且郄(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卽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

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題湊棺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皆作胡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爲闔閭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三年何也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爲闔廬五年杜預解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檇里左傳史記俱作檇李檇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爲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爲闔廬七年史記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爲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右肅爽駿馬也爽音霜亦曰驌驦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成成當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爲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使其子乾爲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爲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

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
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
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概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
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概曰所
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
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
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澨五戰徑至於郢王追追當作迫於吳寇出固將亡
與妹季芊綿婢切楚姓平王女也出河濉河水出岷崙濉與睢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
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鄢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二說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
王同舟而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濉濟江入于雲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
令尹子文之生鄖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
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
懼奔鄖音云江陵有鄖城楚昭王時鄖公所築今松滋也大夫種建負季芊以從鄖公辛得
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
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
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
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
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
能出昭王卽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
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
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
陰與吳師爲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卽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
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
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
不寃哉卽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
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

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
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
糧得一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
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
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
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
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
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
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
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
口不絶聲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
已歌曰吳爲無道封大也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
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桓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
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
不憂鄰國疆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亡於秦
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
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
臣何敢卽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絶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
垂涕卽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
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
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
卽會之大敗夫概卽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成秦
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

昭王不去夫概師敗卻退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概奔楚昭王封夫概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溪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於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荊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祜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皇奔晉迭爲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鄖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及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爲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讎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監矣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刧刧疑當作刼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音戾懍悷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䱉山越絕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絜宮越王獻西子於此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爲鄱陽縣屬九江郡今饒州也徐天祜曰吳楚世爲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三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亡臣伍員伯嚭爲之也其間鼂乘棘櫟麻五邑之役與庸浦皐舟鵲岸房鍾州來雞艾之戰此書皆略而不載云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蔿若蔿若字誤當作鄀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乎遷郢於鄀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纍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爲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爲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鄀音若服虔曰楚邑今襄陽也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

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句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略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儆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往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恆欲弒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叔牙晏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恆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恆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成恆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恆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墮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郤郤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成恆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成恆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越絕因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作弔君故來與下文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

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作息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固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馬作矛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

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於會稽國為墟莽身為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鑑音歷鬲屬蒸而不炊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兩鋘音吳刀名鋘山出金作刀可切玉殖吾宮牆流水湯湯音商流貌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子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

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絕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終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傽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鑑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越絕盲作甬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孫駱爲左校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瘑(古禾切疽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瘑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白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而臨亥大吉得辛爲九醜又與白虎幷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幷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誼策若艾草菅竝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荊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孼挫衂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

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爲擒員誠前死掛(子胥傳作抉)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吳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吳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悷然悔殺子胥且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爲闌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國語作沂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洽沾也)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

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踙踧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卽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卽餘皇舟也)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劒(闔廬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劒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劒)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若荼(周禮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註韋華遠眡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荼箋荼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睢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爲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日不得事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歃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卽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劒挺鈹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念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劒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泝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加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吾與君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爲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王再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爲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卽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卽陽山別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寰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一云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與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祜曰夫差感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爲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莝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爲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幷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幷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祜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臣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賣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慚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

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爲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王使軍士集於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作累）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嘗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恆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二者所載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也）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後漢趙曄撰

越之前君無余者(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曰無餘)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曆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產高密(世本曰鯀娶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志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於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很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能(能或作熊)因為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能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甄字不通疑暨字之誤)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亦作釜史記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此禹治水之年通鯀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橇音蕝欙丘遙切)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山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尤為可疑)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啟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慎曰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

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鳥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啞啞音同然而笑曰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
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于蒼
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禹拊其背
而哭益曰斯人犯罪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
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
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
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
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岸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曰赤岸水北過寒谷劉向別錄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徊崐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
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河源所出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
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預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決弱水於北
漢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刪丹縣柳宗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青泉赤淵分
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潛淵開
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闢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
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
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
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
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於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
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
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
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
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
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羣臣觀
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
之道內美釜山州慎慎當作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
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
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
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
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
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
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
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
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槨桐棺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
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眾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
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
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
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
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使以歲時春
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
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
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
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
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冢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
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眾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
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
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
鬼神之道眾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
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
號曰無壬壬生無曎曎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曎卒或為夫譚
夫譚生元常元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

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允常何止一千餘世耶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爲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僊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爲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臯如等豈皆其姓耶）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餞行也）軍陣固陵（范蠡教兵城也水經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天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受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所囚之室也羑音酉）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此下當有知字）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鷄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艾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剟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裴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弼註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大夫曳庸（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

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當有聞字)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作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此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梵兩音馬疾步)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憂也詩憂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胡犬切淚流貌)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尙欲繳(音灼生絲縷也)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哉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

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

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出(溲所九切惡遏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溲也大小溲亦曰前後溲見史倉公傳)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蕺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斸其根食之會稽志蕺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蕺於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幷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

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當作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徒結切日昃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爲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期而起王曰寡人不愼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禺音隅禺中時加巳也淮南子日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絶日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豉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虔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卽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絶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卽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其山巔以爲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絶云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又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絶宿作指一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十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絶駕臺馳於離丘）立苑於樂野（越絶曰越王弋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爲苑今有樂瀆村）燕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齋臺在於襟山（被越境無襟山越絶曰稷山有勾踐齋戒臺也旣日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二里）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廚（一日冰室所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絶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葛所以爲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絶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

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大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欓報吳增封之禮謂欓爲越椒今此書無九欓二字詳下文文笥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丸黨玉篇丁盎切盆也此党字誤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搜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當作狹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音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所引皆作未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字文衍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亦作穨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熇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剉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皓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皐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曆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曆志同

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福得（得下當有返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檄（驚疑當作警）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碩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碩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吝字之誤吝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碩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碩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碩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難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酒無量不及亂）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註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碩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夫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藁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爲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諸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縣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之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

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
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
曰東海役臣獻爲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爲吳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
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爲殿亦已侈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易悅耶子胥諫曰王勿
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
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爲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
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
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
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
破旱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
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
孤虛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蓋旬空爲孤對衝爲虛餘五旬可以
類推劉歆七略有風候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
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
也審存亡者別真僞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僞乎計硯曰春種八穀
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救
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
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
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
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
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
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
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
觀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爲經動者爲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曆象四時以下者
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陟略切置也望陽出糶筴通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

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
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
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
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
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
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會稽縣東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
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
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陋又貌醜或作侵史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
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
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
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
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
不死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
妲己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
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繒西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亡妹音末喜音嬉吳王不聽
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
欲復謀吳柰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
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聲大夫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
王辭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乏道荐饑餒願從大
王請糴來歲卽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
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
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親不
與未成冤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

(同)下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爲駕車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因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狠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蟲名一曰虺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以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蟲無足者曰豸疑當作豕)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爲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爲三家之表(意謂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曰子胥爲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爲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

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箖箊竹名箖直尋切箊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篔簹箖箊)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按此書末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左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亦作板此墮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聲高或人也)當世(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黃)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世本黃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

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戸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略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少異耳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内裹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敵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蹻右足横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傳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爲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爲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爲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鬬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嬴（嬴當作蠃蒲水草蠃蛤蚌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恥也（國語註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作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盖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兵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爲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

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闇當作問於戰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欲作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過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略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皐如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以下令字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爲明誡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故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狥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躁躁摧長惡兮擢戟馭殳殳音殊兵器詩伯也執殳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殳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貔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羆貙椿俱切似貍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爲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

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慝行去聲）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麋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予養者）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而爲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君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之敗吳大概與此略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囿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陌流溢至此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卻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爲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爲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二十一年以爲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人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吳乃

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作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洛乃命樂音岳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作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悋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徼倖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慚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賴幸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疏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作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

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大溲）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亨當作享）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作鏤）之劍種得劍又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死（徐天祜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嘆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即臥龍山又名種山一名重山太平御覽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周禮冢人丘隧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下外羨上卷夫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王僚傳被棠銕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略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爲常倍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祜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爲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爲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爲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爲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檝爲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元常冢也）欲徙葬瑯邪三穿元常之墓中生熛風（熛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冢中分風飛砂射人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記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爲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爲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二十三年薨）謂太子與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

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無彊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共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爲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鮌　禹　啓　太康　仲盧　相

少康　無余　無王去無余十世　無䱆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爲名

王侯自稱爲君

尊親失琅邪爲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格當作稱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至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十世矣無彊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爲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彊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於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瑯邪徙於吳爲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彊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記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　聖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昺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　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國語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禮居
黃氏重雕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文游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逆侵擾不能讀書壬子乃避居於蘇頗多同志黃君蕘圃其一也常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顧君千里細意校出讀之始知外閒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踳奪扇參縒乖異皆傳校而失其真者也今年蕘圃用原鈔付梓以公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惠松厓先生用吳企晉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傳今刻本聞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爲瑕指瑕爲瑜而玼纇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巋然獨存其譌誤誠當爲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爲公序所采是以蕘圃附之攷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爲適不聞以擅改爲適也余既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得是書之難蕘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胄而下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瞽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僨。鄭語依疇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此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音。而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栞正。未免失之猶疏。至如荊嫣之譌爲薊嫣。補音初無薊字。是公序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薊之必爲荊。予嘗論古本可寶。古本而善乃真寶。於此本見之矣。吳門黄孝廉蕘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寶於斯世。乃令善工重彫以行。別爲札記志其異同。凡字畫行款。壹從其舊。卽審知豕亥爛脫。但於札記正之。而不易本文。蓋用鄭康成注樂記中庸之例。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遂失其傳。予嘗病之。讀蕘圃斯刻。歎其先得我心。可以矯近世輕改古書之弊。其爲功又不獨在一書而已也。嘉慶五年二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
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
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
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
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
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
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
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
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
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
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
義略舉為已憭矣然於文閑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
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
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
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
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
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
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
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
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
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
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
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
也

周一二三上中下魯四五上下齊六晉武七獻八惠九文十襄十一厲十二悼十三平
十四十五昭鄭十六楚十七上十八下吳十九越二十上二十一下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韋氏解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矣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示威武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諡也頌時邁之詩也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干楯也戈戟也櫜韜也韜藏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懋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障壅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也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也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也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也而自竄于戎狄之閒竄匿也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奕前人也成也忝辱也載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殷之本號也帝辛紂名大惡大為民所惡也庶民

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爲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甸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爲甸服者甸服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爲要服足以相況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閒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采服之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近之夷蠻要服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夷蠻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戎狄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爲鎮圻五千里爲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故詩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也時享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歲貢於壇墠也終王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也謂邦國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志意以自責也圻內近知王意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

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也地遠者罪輕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夫獸三爲羣自三以上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貌也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不堪況爾小人之類乎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爲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巫人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邵公曰是

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治也。導，通也。）爲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也。）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計以告王也。）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下謂人物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蒸，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洪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者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

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邵公之宮者，避難奔邵公也。）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及，至也。）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音墜）而怒乎？（殺王子，命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君，諸侯也。在險之中，不當懟。懟，謂若晉慶鄭怨惠公愎諫違卜，棄而不載。）怨而不怒，（怨，心望也。怒，作氣也。）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卽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卽位，不復古也。）虢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及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爲大事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庶，衆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庬，大也。）是故稷爲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也。）古者太史順時覛（音脈）土，陽癉（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覛，視也。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

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也。膏，潤也。其動，潤澤欲行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疫，穀乃不殖也。稷以告王，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王即齋宮，所齋之宮也。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之純反。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以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司樽，掌共酒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也。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也，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太史贊王，贊，導也。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墢，鉢、伐二音。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終于千畝。終，盡耕之也。其后稷省功，省，息井反。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紀，謂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震雷，蟄蟲咸動，啓戶而出也。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徇，行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也。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也。況太史八之，太史掌達官府之治，故次太師也。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也。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也。鎛，鋤屬。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使役，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也。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乏祀，不耕籍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也。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政不立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廢命也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爲州伯者也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諡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耇凍黎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爲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閒也故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也牧協職周禮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籍於千畝田也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閑也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

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爲政之道也妨後嗣爲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滅謂滅西周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幽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爲陰所鎮笮也笮莊百反陽失而在陰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泉源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爲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汭也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涼也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子頹三子周大夫子頹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速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頹

王處於鄭三年王子頽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子國蔿國也客上客也樂及偏舞偏舞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也一曰諸侯大夫偏舞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也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頽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圉門南門也二門王城門也殺子頽及三大夫王乃入也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降謂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也莘虢地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也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嘗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者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音禽隧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也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鮌也過信曰次丕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

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貳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壹心依憑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也王曰然則何爲何爲在虢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也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一巡守也今其胄見胄後也謂丹朱之神也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周公忌父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也內史過從至虢從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以聽之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也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也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邵公過邵穆公之後邵武公也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呂甥瑕呂飴甥也郤芮冀芮皆

（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也。不敬，慢惰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尚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後，後嗣也。）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后非眾無與守邦。（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罪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也。）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眾。（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女眾歸功於下也。）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眾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猶拂也。）考中度衷以莅之。（莅，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衷心，恕以臨之也。）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則，法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眾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為眾所信而行之也。）祓除其心，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故不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也。）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專也。）大夫士日恪位著，（著，音宁。）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閒曰著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別貴賤，為之表識也。）為贄幣瑞節以鎮之。（鎮，重也。六贄，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也。瑞，六瑞：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六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班，次也。）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也。）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懈慢於事，不奉職業者也，故加之刑辟，流之裔土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遂為蠻夷之國民也。）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嫡嗣也。）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賂也。）陵其民，（虐其處也。）而卑其上，（不敬王命也。）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替，廢也。廢執贄之禮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誣民，民亦將誣之。）替贄無鎮，（鎮，重也。無以自重也。）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恆，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也。）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也。）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享之言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也。賜瑞命在十一年也。）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秦怨惠公背施忘德，舉兵伐之，戰於韓。原獲晉侯以歸。隕其師徒，三月而復之也。）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胄，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惠公卒，子圉嗣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梁也。）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二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公寺人披以告，公潛會秦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太宰文公，王卿士，

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也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於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也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祖武公廟也命受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惠懷也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筵席也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皃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服鷩衣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公三讓而後就也文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餼之屬也饗饗食之禮也贈致贈之禮也餞謂郊送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太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也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也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也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導訓也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也忠所以分也心忠則不偏也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也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貳也義所以節也制義之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也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音刈人必豐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媯陳媯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在魯僖二十四年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衡雍踐土皆鄭地在今河內溫也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也文公以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於城濮城濮衛也旋至衡雍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駟介百乘徒兵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史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乘實證切彤大冬切玈音盧秬其呂切卣由酉二音賁音奔於是乎始霸

國語第一

國語卷第二

周語中

韋氏解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叛即衞故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伐滑也）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伯爵也）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衞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也）王怒將以狄伐鄭（狄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以禁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諭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詩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很於牆室之內猶能外禦異族侮害己者其後周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禮廢宴兄弟故邵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循棠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為棠棣穆公所作失之唯賈君得之穆公邵康公之後也至周公歷九王矣）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內相恨外禦他人故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也）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武乃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咎桓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以卿士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在魯隱十年唐尚書云奪鄭伯政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為功桓當為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為誤也）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公戮力同心股肱周室輔平王也）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之叔父也篡惠王而立惠王出居鄭鄭厲公殺子頹而納之事在周語上也）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召也他謂翟人伐鄭也）徵於他利乃外矣（外利在狄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也）棄親即狄不祥（祥善也棄親出狄師以伐鄭也）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為不仁也）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三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狄也）其無乃階禍乎（為禍階也）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詩云摯仲氏任）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也）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於陳也）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為鄢夫人唐尚書曰鄢為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所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姞姓）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于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娶猶魯昭公娶於吳亦其類所以亡也）息由陳嬀（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為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嬀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嬀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楚遂滅息以息嬀歸）鄧由楚曼（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也）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女為羅夫人而亡其國也）盧由荊嬀（盧嬀姓之國荊嬀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僻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六親也）禮新（新來過賓也）親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

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為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乏盡也。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十億曰兆。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也。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去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新鄭之於王城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案：內傳子產爭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南服明侯也。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鄗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車服改易，故鄭在南服。禮畿外之侯伯也，世謂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佐之。莊，桓王之子莊王他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涼也，為頹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也。弱，猶稚也。狄隗姓也。隗姓，赤狄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也。夫禮新不閒舊。閒，代也。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也。今以狄女代之，為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階禍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封，大也。猒，足也。王不聽。十八年，王黜狄后。十八年，魯僖公二十四年。黜，廢也。狄后既立而通王子帶，故王廢之也。狄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狄人奉子帶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狄師。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啟狄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以其黨者，謂頹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為黨，開狄人伐周也。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王出適鄭，居於氾也。文公納之，殺子帶，在魯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王以其勤勞，賞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也。辭。辭，不受也。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岳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意度而至之患也。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均，平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順天地之義也。若尊卑相侵犯，則有災害也。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也。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也。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嬪與九卿主祭祀。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也。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猒，足也。耳目，聲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之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也。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

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爲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也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流放也言將辟於荒裔何復陳辭之有也若由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與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懋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也何政令之爲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爲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自制以爲隧也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魯僖二十五年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屬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爲能德爲能布德行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叛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宗猶宗廟也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將見慢黷頓弊也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也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又懼晉不惠卹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裔民哉裔民謂凶惡之列放在荒裔者也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

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國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公二十八年也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言君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也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和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也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魯僖爲請於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瑴於是歸之也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三年也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輕曰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讁滿周大夫王孫之名也讁猶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不敦旅整陳也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崤也秦師無讁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也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丙術視崤晉地名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也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也隨會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季武子也士定王享之餚烝定王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榆也烝升也升之

折俎之餚也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隨范故或曰隨會范會也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以士季之言告王也王召士季季范武子字也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郊禘皆血腥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餚烝餚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謂之折俎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也禘全體也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舊職故事前好先王之好也且唯戎狄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沒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晉也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協合也典常也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也修其簠簋修備也簠簋黍稷之器也奉其犧象犧樽飾以犧牛象樽以象骨爲飾也出其樽彝樽彝皆受酒之器也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一列膚特於東淨其巾冪淨潔也巾冪所以覆樽彝也敬其祓除猶掃除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也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孑然全體之貌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備物而已也飫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歲行飫禮不至

於懈倦也時宴不淫一時之閒必有宴禮不至於淫湎也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也旬修旬十日之內所成爲也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爲不忘不忘其禮也服物昭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也周旋序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容貌有崇崇飾也容止可觀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畏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也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和同可觀餚烝故可饗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道行則德義可觀也財用可嘉則順酬幣宴貨以將厚意故可嘉也而德建則法也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武子隨會也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爲常也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爲晉國之法也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以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也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爲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也候不在疆候候人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障也古不寶澤故障之也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也不防川故渠之也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也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言其稀少若蓺物也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不爲廬舍可以寄寓羈旅之客也縣無施舍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負任之處也民將築臺於夏氏民陳國之人也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家也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及至也陳靈公舜後恭王之子靈公

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也賓單襄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稱公也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閒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也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偫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梮舉土之器具爾畚梮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也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也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辟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求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執事者有次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也今陳國道路不

可知田在草閒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作逸樂之事也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告也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出送之於境也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司里授館司里授客之館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塗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供其材也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也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蚰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也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也有分族王之族親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也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也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嬻姓昭謂夏徵舒之父叔卿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媟嬻其姓也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袞龍之衣也冕大冠也公之盛服也簡略也彝常也言棄其禮簡略常服是

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也。居大國之閒。大國晉楚也。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日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也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爲縣誤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穀之子仲孫蔑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言其侈也。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臣尚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偏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謂寬則得眾故可以守也。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偏則人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偏。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無乏絕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瑕釁也。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世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也。用足則族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蔭也。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也。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也。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早世早卽亡也其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十六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也。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及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若命使出出必有禮贄私覿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於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也。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歿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宣伯僑如也通於宣王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歿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也。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遺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雖距其欲故不歡悅而後遺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共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

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爲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私無加賜也）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在賓爲介介上介所以佐儀也）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茂好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在魯成十六年也）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鵲之子居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好貨宴飲以貨爲好厚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桓公王卿士也）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爲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也）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晉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也幼弱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罪也得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智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衆也剛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強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欒欒書也范士燮也）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無計謀也）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爲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邵桓公自謂也）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政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升爲正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爲中軍佐此第二卿未有軍行升爲正卿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爲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言如是君以爲何如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爲其害己民惡其上爲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陵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敵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廕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

於楚也。故儌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爲己力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民力所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也。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也。姦仁爲佻。以姦爲行，仁爲偷。仁，謂獲鄭伯而赦之也。姦禮爲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也。姦勇爲賊。還，賊國也。姦，謂逐楚卒也。勇。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也。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也。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叛國即讎佻也。叛其國而即讎人，謂赦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慶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違，避也。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郤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難，爲厲公所殺也。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也。使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也。

國語卷第二

國語卷第三

周語下　　韋氏解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也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也）晉郤錡見其語犯（郤錡晉卿郤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人也）郤犨見其語迂（郤犨晉卿郤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迴加誣於人也）郤至見其語伐（郤至晉卿犨之弟溫季昭子也伐好伐其功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己之難及為郤犨所誣也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氏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懼待於壞隤儆守而後行故後不及戰郤犨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隤將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故成公為單子言之也）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乎）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太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掌抱天時與太師同車皆知天道也）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勤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也）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謫譴也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宜棄其德也）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日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所名也）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履德行也）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也）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聲別萬事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亡其二為偏喪而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既盡也四者喪國從而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字之誤也喪二視步也是為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復有五人為五大夫故號八郤也）高位寔疾顛（高者近危疾速也顛隕也）厚味寔腊毒（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廣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犨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也）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己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僑如之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以名其子僑如利而不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也）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自流放也放之者若何也）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也）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厲公既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殺之於匠麗氏也）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翼晉別都也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也）齊人殺國武子（也齊慶尅通于靈公之母聲孟子國佐召慶尅而謂之慶尅以告夫人夫人愬之於靈公靈公殺國佐在魯成十八年也）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悼公之名也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譖詛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任也）視

無還睛轉復反爲還也聽無聳不聳耳而聽也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乾乾不息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爲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爲仁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智必及事能處事物爲智言勇必及制以義爲制也勇而不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則孝者信矣言惠必及和惠愛也和睦也言致和睦乃爲親愛也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慶福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地曰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得天下也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也恭者其別行也十一義皆如之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爲文之實誠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也智文之輿也智所以載行文德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布德化孝文之本也言人始於事親故孝爲文本也惠文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材用也象天能敬言能則天是能敬也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己之意恕而行之爲忠也思身能信思誠其身乃爲信也易曰體信足以長人也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爲仁也利制能義以利爲制故能義也事建能智能處立百事爲智也帥義能勇修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教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能讓與己體敵猶先之故能讓推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晉周也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天之六氣爲經以地之五行爲緯而成之也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之也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也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父昭子穆孫復爲昭一昭一穆相次而下近者一

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愼也夫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端德之信也端慤故信成德之終也志定故能終也愼德之守也守守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於善德也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愼成端正述上事爲下出也覆爲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晉也趙穿弑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蓍曰筮筮立成公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乾也坤下乾上否也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爲君也乾下變而爲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爲晉君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規畫也臀尻也三而畀驩之孫畀予也三世爲晉君而更予驩之孫也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已下皆稱孫詩曰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卽黑臀之孫二世爲君與黑臀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三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弑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也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必克之也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晉周德夢卦亦三合將必得國也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仍數也鮮寡也冑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將失國也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

周子也 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亂謂弒也 靈王二十二年 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 穀洛鬬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鬬者兩水激有似於鬬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 王欲壅之 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 太子晉諫曰不可 晉靈王太子也早卒不立 晉聞古之長民者 長猶君也 不墮山 墮毀也 不崇藪 崇高也澤無水曰藪 不防川 防障也流曰川 不竇澤 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爲此四者爲反天性也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物所生歸也 川氣之導也 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 澤水之鍾也 鍾聚也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 疏爲川谷以導其氣 疏通也 陂塘汙庳以鍾其美 畜水曰陂塘也美謂滋潤也 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 大曰崩小曰阤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 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爲之終 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 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 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虞度也 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慎逆天地之性也 昔共工棄此道也 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言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 虞于湛樂 虞安也湛淫也 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 堙塞也高謂山陵庳謂池澤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鮌 有虞舜也鮌禹父崇鮌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鮌之誅舜之爲也 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 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也 堯用殛之于羽山 殛誅也舜臣堯殛鮌於羽山羽山在今東海祝其南也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 度法也 釐改制量 釐理也量度也 象物天地 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 比類百則

類亦象也 儀之于民 儀準也 而度之于羣生 度之謂不傷害也 共之從孫四嶽佐之 共共工也從孫昆季之孫也四嶽官名主四嶽之祭爲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爲四嶽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也 高高下下疏川導滯 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疏川決江疏河導滯鑿龍門闢伊闕也 鍾水豐物 鍾聚畜水潦所以豐殖百物也 封崇九山 封大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是謂封崇凡此諸侯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也 決汨九川 汨通也 陂鄣九澤 鄣防也 豐殖九藪 豐茂也殖長也 汨越九原 越揚也 宅居九隩 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 合通四海 使之同軌也 故天無伏陰 伏陰夏有霜雹也 地無散陽 散陽李梅冬實也 水無沈氣 沈伏也無伏積之氣也 火無災燀 燀炎起貌也天曰災人曰火 神無閒行 閒行姦神淫厲之類也 民無淫心 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之心也 時無逆數 逆數四時寒暑反逆也 物無害生 蝗螟之屬不害嘉穀也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 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 莫非嘉績克厭帝心 謂禹與四嶽也嘉善也績功也克能也厭合也帝天也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祚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 賜姓曰姒氏曰有夏 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 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也姒猶祉也夏大也以爲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 祚四嶽國命以侯伯 堯以四嶽佐禹有功封之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也 賜姓曰姜 姜四嶽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嶽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 氏曰有呂 以國爲氏也 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肱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嶽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也呂之爲言膂也 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也 一王謂禹四伯謂四嶽也爲四嶽伯故稱四伯緊之也言禹與四嶽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鮌之子禹郊鮌而追王之也四嶽共工從孫共工侵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嶽之興非因之也 唯能釐舉嘉義 舉用也 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 下後也典常也 有夏雖衰杞鄫猶在 杞鄫二國夏後也猶在在靈王之世也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申呂四嶽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亦其族也 唯有嘉功以命

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下謂禹也祀或為氏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慆慢也閒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拔救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湮替隸圉湮沒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鯀黃帝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也不儀生物之則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以忠信之心代其慆淫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終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訓教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饔者嘗焉饔烹煎之官也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之二章騤騤行貌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之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章也寧安也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虐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也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惕惕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循省以消災咎以壅飾之禍敗終將章著也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微弱皆己行所致故曰貪天禍禍敗至今未止

也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洪水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用乂安也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循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太王王季文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康升上十五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桓嚴僖惠襄頃匡定簡靈也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十五也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少猶裁也光明也逆迎也休慶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章明也輔助也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鏡也黎九黎苗三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湯武滅之也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方四方也謂逆四時之令也而蔑棄五則蔑滅也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尊彝宗廟之器也子孫為隸不夷於民隸役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書曰異畝同穎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靖治也無有異焉唯所行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也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

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寵人子朝及其臣賓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王當為貞王名分敬王子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叔向之名也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發其禮幣於周之大夫及靖公王卿士單襄公之孫頃公之子也靖公享之儉而敬饗禮薄而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餞郊禮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不敢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籩豆之加也送不過郊至郊而反亦言無私也語說昊天有成命語宴語所及也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也昊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為室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一姓一代也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文武時太史尹佚也曰動莫若敬敬可久也居莫若儉儉易容也德莫若讓讓遠怨也事莫若咨咨寡失也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儉也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身聳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廷內治家事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享賜所以酬賓賜下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咨言必與上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殽雜也眾人過郊單子獨否所以不雜也能避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避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而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昊天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

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二后蚤起夜寐始行信命以寬仁寧靜之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也熙光也亶厚也厥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威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稱舉也翼敬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允恭克讓賈唐二君云二后所以受天命者能讓有德也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言不敢自安逸者是其敬百姓也百姓百官也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恭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鄭司農云廣當為光虞亦如之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首句也言以敬讓為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儉信寬循而行之歸於安民也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其終篇之終句也廣厚其心美其教化而固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成成其王命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也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類族也壼梱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古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單單氏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他他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

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者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賈侍中曰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鐵爲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價重也唐尚書曰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至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今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易改轉不相因先時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也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蝗螟之屬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寬也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疫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爲召災也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爲贏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若以善政爲經臣奉而成之爲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

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也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求祿其心樂易也夫旱麓之榛楛殖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爲田麻地爲疇荒虛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鑄大錢也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二十年也賈侍中云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林鐘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鐘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林鐘陰聲之大者也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鐘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六尺爲步賈君以半步爲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尺爲尋倍尋

(為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閒。(清濁，律呂之變。黃鐘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也。)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者弦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也。)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也。)鍾聲不可以知和。(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也。)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也。)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嘉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也。)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於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也。)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惡，嬖子配適，將殺大)

(臣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鍾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故尚羽也。)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鍾，故尚角。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也。謂鍾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鼓也。木，柷敔也。一聲，無清濁之變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則諧，政和則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鍾磬所以發動五聲也。)絲竹以行之，(絃管所以行之也。)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曰正聲也。)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鍾也。)磨之石，(磨石以為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也。越，謂為之孔也。)節之鼓(樂記曰：朱絃而疏越。節其長短大小也。)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兌，為金，為閶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

（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是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匱故妨於樂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聲爲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迂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饗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也）。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爲鍾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昏惑也）！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明樂人之諛也）。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問律於伶州鳩（律鍾律也）。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爲律陰爲呂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者也），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上章曰律以平聲也），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取妻而呂生子上下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六律正色爲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爲宮法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律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爲黃鍾黃中之色也鍾言陽氣聚鍾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爲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也）。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奇月也）：二曰太蔟（正月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八太蔟言陽氣太蔟達於上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太蔟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蟄蟲始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鄉宴可以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柔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使無疑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閒陽

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閒以陽爲首不名其物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二倍之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隙閒也夾鍾助陽鍾聚也四隙四時之閒氣微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三閒仲呂宣中氣也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越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爲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僞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榮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器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程度毋作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鎛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鎛謂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爲之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也大鈞有鎛無鍾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鎛無鍾謂兩大不相和故去鍾而用鎛以小平大也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宮商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大聲昭小聲鳴和平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可久樂也久固則純固安也可久則安安則純也孔子曰縱之純如也純明則終終成也書曰簫韶九成終復則樂終復終則奏故樂也所以成政也言政象樂也故先王貴之貴其和平可以移風易俗也王曰七律者何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

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也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一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閒爲漢津謂戊子日宿箕七度也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也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天黿之首也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星辰星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建立也顓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禮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水德當受殷之水猶嚳之受顓頊也我姬氏出自天黿姬氏周姓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黿傳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曰有星出于須女姜氏任氏實守其祀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從斗一度至十一度分屬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閒謂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黿之首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皇君也生曰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黿故祀天黿死而配食爲其神主故云憑憑依也言天黿乃皇妣家之所憑依也非但合於木水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歲星在鶉火鶉火周分野也歲星所在利以伐之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祥猶象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焉故謂之農祥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農以成善后稷是祖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自鶉及駟七列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

也南北之揆七同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謂取其七也以聲昭之謂用律調音也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同謂神人相應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律也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協同之應也以夷則之上宮畢夷平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爲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也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爲羽羽翼衆也其所以藩屏民則也屏蔽也羽之義以其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布戎陳兵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仗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也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名此樂爲厲者所以厲六軍之衆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太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太蔟在下故曰下宮也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宮也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亂治也柔安也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賓起也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實爲犧祭祀所用也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爲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遽猶疾也賓孟有寵於王欲立子朝王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也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信誠也雞畏爲

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畜之情不與人同也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人犧謂難也爲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己子朝己自爲犧當何害子人君冕服將有似於犧故以喻也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惡爲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人異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宜君人事宗廟也則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自作犧則能治也王弗應弗應者曉意畏大臣也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在魯昭二十二年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景王子悼王弟匃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檐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長之於是晉徵諸侯戍周用役煩勞故萇弘欲城成周使富辛石張爲主如晉請城成周魏獻子爲政獻子晉正卿魏絳之子舒也說萇弘而與之說萇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成周也衛彪傒適周聞之傒衛大夫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殁乎言將殁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飫時所歌也支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爲飫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節體也典章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式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比類也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以是日自恐懼欲民知戒慎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知天地之爲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禹後十四世。亂夏，亂禹之法也。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也。）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曰玄王。勤者，勤身修德以興其國。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湯後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無德以救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毀高山以為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悛止之時也。）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萇、劉也。）曰：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叔，弘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導，達也。省，去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壞也。）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惑劉子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魏獻子也。）亦將及焉。（咎及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也。）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元年也。）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也。）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也。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萇弘也。）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為貞。）

國語卷第三

國語卷第四

魯語上　韋氏解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長勺，魯地。曹劌，魯人也。莊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莊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魯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莊公戰于乾時，莊公敗績。故十年齊伐魯，戰于長勺也。）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賜也。）不愛牲玉於神。（牲，犧牲。玉，珪璧。所以祭祀也。詩云：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故民和神乃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不過用，禮也。）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無不供祀，非獨己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爲優裕也。）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也。）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也。）知夫苟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智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霸時亦取於此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貢職也。）其間無由荒怠。（其閒，朝會閒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望也。）君爲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祈福，爲農始也。）收攟而蒸，納要也。（攟，拾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椽頭也。昭謂：桷一名椽，今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椽。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夸之也。）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公、太公也。）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爲，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觀世成敗以爲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先君，桓公也。）令德替矣。（替，滅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已，止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夫人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爲故事也。）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從行也。）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
子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
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
為為難急也鑄名器名器鍾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
是待殄絕也病餓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
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
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於職事也文仲曰賢者
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也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
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
磬如齊告糴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禮廟玉磬鳴璆也曰天災流行
戾于弊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薦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
盡也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
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
祀職貢如此賈唐得之矣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戾罪也不腆先
君之幣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
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也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
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
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也齊
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魯孝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洮又盟于向故孝
公伐魯討此二盟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病不能為辭也
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展禽也對曰獲聞之處大

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
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也使加己亂亂
在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
者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
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
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之也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
事疆場之司司主也主疆場吏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弊邑之
野敢犒輿師輿眾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也對曰恃
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
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女土
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也
君今來討弊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
泯其社稷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
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也在魯僖二十八年也晉人執衛成公歸之
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事見周語中也使醫
鴆之不死鴆鳥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傳曰晉侯使醫衍鴆衛侯甯俞貨
醫薄其鴆而不死在魯僖三十年也醫亦不誅不誅醫者諱以行毒也臧文仲言
於僖公僖公莊公之子僖公申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
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夏不式王
命以六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斧鉞
軍戮書曰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
次用鑽笮鑽臏刖也笮黥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也扑教
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

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
鑽鑿鞭扑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
者使者醫衍也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也有諸侯之請必免
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
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救恤也君盍
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也夫晉新
得諸侯新爲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
以惡亦不可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雙玉曰瑴傳曰納玉於王
及晉侯皆十瑴王許之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
同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也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
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
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
地也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
固諸侯人守館之隸也固猶安也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不
禮文公觀骿脅也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
以固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
班長而又先長猶尊先先至也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魯爲比也若
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
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
雖賤賞也章明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兆也今一言而辟
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隸也爵爵爲大
夫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爲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

爲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
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典法也今
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
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
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
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
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
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祭法以烈山爲厲山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爲
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
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已來祀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名戲弘
農之間有城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爲土官
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也故祀以爲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
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
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
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厤明時
教民稼穡以安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勛也單盡
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野死謂征有
苗死於蒼梧之野也鮌鄣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鮌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
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爲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也禹能以德修鮌
之功鮌功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鮌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爲堯
司徒能敬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勤
於其職而死於水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爲夏諸侯以
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
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也武王去民
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故有郊禘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

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後鄭司農云商人宜郊契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之祖也報報德謂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智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鳥無功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伯穀也宅有司所居也公欲毀之以益宮也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也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貴賤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居次舍之所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有其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下而女也為欲寬利女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祖之官也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寬利則是辱命之臣也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掩蓋其父之惡守其後嗣也

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也郈敬子魯大夫郈敬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於外之寬也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享獻物也賈唐二君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宜以為辭也致君之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宅有世數也今命臣更次於外次舍也外外里也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不取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眾寡之官也敬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徒里舍也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蒸將躋僖公躋升也賈侍中云蒸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蒸祭也昭

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祀秋曰嘗冬曰蒸此八月而言蒸用蒸禮也凡四時之祭蒸爲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之次也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之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爲昭閔次之當爲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冑後也夫祀昭孝也昭明也明孝道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皇太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也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也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爲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也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也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不使相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也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躋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唐云未名曰夭先之矣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寵也沒終也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必以殃終之也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莒太子僕弒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弒紀公也以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非也此魯語不當言其魯也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倭也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

愛我甚矣憚難也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也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廢也邇近也爲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通之言也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司寇出之境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詰問僕人違命意也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也公執之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書者不欲傷君德耳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則法也掩賊者爲藏掩匿也竊寶者爲宄亂在內爲宄謂以予盜父也用宄之財者爲姦財玉也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始震魚上冰獺祭魚也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漁網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謂春時也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兎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犒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時擉刺魚鼈以爲犒儲也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設穽鄂罝當作罜麗小網也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也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夭屮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麋子曰䴠鳥翼鷇卵

翼成也生哺曰轂未乳曰卵蟲舍蚳蝝蚳蟻子也可以爲醢蝝蝠陶也可以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罟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良善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諗告也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人執之郤犫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事在魯成十六年郤犫欲予之邑弗受也郤犫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親聲伯故欲爲請邑以予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爲施孝叔臣也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厲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位爲下卿而欲專國政也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也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僮之屬爲大夫也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人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爲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預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埸之司也成公在朝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也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弑也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也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墜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盧江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殷京師也厲流于彘厲周厲王也彘晉地也幽滅于戲幽幽王爲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也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威多過之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爲肥瘠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後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爲國光華也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爲升馬餼不過稂莠餼秣也稂童根也莠草似稷無實也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國語卷第四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韋氏解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晉悼公饗之(以饗禮見也)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鹿鳴之三篇乃後拜樂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弊邑(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之(以樂節之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大謂肆夏文王也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貺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元侯牧伯也鄭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緜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祚其徵應符驗著見於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令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貺賜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敘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為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樂顯於君如華之色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無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也)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訪問於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諏謀度詢必當諮之於忠信之人也)臣聞之曰和為每懷(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諏)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咨義為度(咨禮義為度度亦謀也)咨親為詢(詢親戚之謀也)忠信為周(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詩云周爰諮謀)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三軍各征其一事在魯襄十一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眾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將軍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亦上公也為元帥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帥三軍之眾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征正也慝惡也)今我小侯也(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也)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為元侯之所(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為也)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襄襄公也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度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也)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他也)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

共濟而已。材若裁也不裁於人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也康王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爲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爲大國有盟主之名也衆略地多兵田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憚難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慶猶賀也喜猶福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芊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爲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爲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也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爲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當其政其誰肯從己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也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臣求除其輕侮己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爲魯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

可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方城楚北山也卞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號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也名欒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爲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卻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者醒而喜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冶也逆迎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印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隸役也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冶致其邑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卞人將畔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爲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辰之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

惑疑怪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簒國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為簒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郟敖楚康王之子麇麇有疾圍縊而殺之葬之于郟諸侯謂之郟敖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也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踁穆子家臣也衛營也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即當復以財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傚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也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得衷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道之衷中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也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何害於義也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早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也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家臣會皁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政卿也是為國棟言己為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壓笮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也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莒人愬之於晉昭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昭公不與之盟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人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貳心必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也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也時為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也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政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閒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敝賦賦兵也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踦跂踔蹇也以從軍吏次於雍渝次舍也雍渝晉地也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邯鄲左左軍也掎止晏萊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也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邇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

羣臣敢憚勠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政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缶，中有土羊也。）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騷，或作𤢖，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蝄蜽，山精，傚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唐云：羵羊，雌雄不成者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戒之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覬得一言，可行者也。）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歿曰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爲客。（睹父，魯大夫也。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爲客也。）羞鼈焉小。（羞，進也。）睹父怒。（怒鼈小也。）相延食鼈。（延，進也。衆賓相進以食鼈也。）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辭也。）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也。）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也。）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朝，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忓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爲大宗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居，吾語女。（居，坐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磽确爲瘠。）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向義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曰：大采，衮職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衮職也。周禮，王者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理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也。）而後即安。（即，就也。）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業，事也。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儆戒也工官也慆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也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受業受事於朝也晝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皆先公後私之義也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晦冥也王后親織玄紞說曰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懸瑱當耳者也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復加之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覆之者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績功也辟罪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愆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女也修儆也爾今曰胡不自安欲使我不績而自安也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承奉也以是怠墮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也康子往焉䦱門與之言䦱闢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閾閾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不與康子宴飲也宗不具不繹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也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說曰飫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也饗其宗老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也而為賦綠衣之三章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族姓也師亥聞之師亥魯樂師之賢者也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也昭謂上章所云儆俎不宴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正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也請無瘠色毀瘠之色也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掐膺掐叩也膺胸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言處女之智不如婦童男之智不如夫也公父氏之婦智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父子之喪不相及練終言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朝子暮也

吳伐越墮會稽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來好聘

（吳子夫差好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齎幣於魯大夫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因折俎之骨執以問也）曰敢問骨何為大（凡骨何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也）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之守者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汪芒長狄之國名也）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封山嵎嵎山今在吳郡永安縣也）為漆姓（漆汪芒之氏姓也）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狄也）今為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計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鳥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為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視也）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栝箭羽之閒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公滿也諸之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嬀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金以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在魯哀八年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也（謂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太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儛者也如今三節儛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為滿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之師若殁請為靈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今吾子之教官僚（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非同官之僚也同僚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道尚為恭如其得道將何為事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仲

尼不對（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爲差也籍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邇所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繇役以夫家爲數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疾廢疾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云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二百四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先王以爲足（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且也時康子不聽魯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國語卷第五

國語卷第六

齊語　韋氏解

桓公自莒反於齊 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使鮑叔爲宰 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太宰也 辭曰臣君之庸臣也 庸凡庸也 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 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 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 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 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 柄謂本也 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軍門立旌爲軍門若今牙門矣加益也 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 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 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 君子糾也 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 宥赦也猶是言爲君猶爲子糾也 桓公曰若何 若何得還 鮑子對曰請諸魯 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邵忽死之管仲不死 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 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 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才冠天下也 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 授予齊使也 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 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 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猶未得所請也 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 以香塗身曰釁亦或爲薰 桓公親逆之于郊 逆迎也郊近郊也 而與之坐而問焉 還國與坐也 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 居高臺以自尊也 田狩畢弋 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 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 崇高也 九妃六嬪 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三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後非禮制也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 陳妾數百 陳列也 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裂 戎車兵車也遊車遊戲之車也裂殘也 優笑在前賢材在後 優笑倡俳也 是以國家不日引 引申也 不月長 長益也 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 爲治也 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 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 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 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 合會也叟老也比比方也校考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設象以爲民紀 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爲民紀綱也 式權以相應 式用也權平也治政也用民使平均相應也 比綴以度 比比其衆寡也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 竱本肇末 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 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 糾收也 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 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 陵爲之終 以爲葬也 而慎用其六柄焉 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四民謂士農工商 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 哤亂貌易變也 公

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謂死生疑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暮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軺馬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嬴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佸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寒擊菒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菒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

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襞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二千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

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也。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卿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令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驩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爲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時也。綏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

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為飾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閒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讁之。讁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為甲也戟車戟也柲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劓刵之屬鞼盾綴革有文如繢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冶也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惡麤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

險阻者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廣陽薊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鮐陰鮐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紀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云八當為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汝水也方城楚北之阸塞也謂師至于陘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歃血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也西征攘白狄之地攘卻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鉤其車偪束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輅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

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嶽北嶽常山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也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復會于鄄魯僖九年會于檉十三年會於鹹十六年會於淮乘車之會在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九會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服矢衣也無者無所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謀寧周也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周之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閒也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隕墜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為縿旁屬為旒鉤婁頷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胷削革為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於禮也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弒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奚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也選數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狄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於河以衛之遺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爲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動爲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摯幣也禮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不任用也幣圭以馬也）縷綦以爲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綺文）鹿皮四分（分散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橐囊也）稛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稛絭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無不從也與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也）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遠又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戹塞與山戎衆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楯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慚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卷第六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韋氏解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考）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爲上卿也）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鬭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捽（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備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子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皋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湦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爲幽后）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王也）於是乎與號石甫比（石甫號公之名鄭語曰號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也）逐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鄫姒姓禹後也鄫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鄫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立以爲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

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人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也。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國分離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惑亂亡，皆其宜也。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爲病。肆侈不違，肆，極也。極其泰侈，無所違避。流志而行，流，放也。無所不疚，無處不以爲疚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鑒，鏡也。言不得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爲戒也。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其土又小，小於三季王也。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爲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宜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爲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人，不足以亡國。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喻不能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害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曰：刻器曰銘，謂鍾鼎之戒。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祇，適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狃，貪也。不能爲膏，而祇罹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驪，驪姬也。罹咎而已，其後二子爲里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吾聞以亂

得聚者，聚，財衆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爲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於難，衛州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世，嗣也。非有德不能及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祐助，不能歷世長久也。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不可謂得人心也。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以國向己，不可謂知禮也。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以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以寵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少族，族類少也。多敵，多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迂求非義，故德義不行也。則，法也。棄人失謀，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爲棄人；不據其安，爲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助。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不克饗，爲人而已。饗，食也。爲人，爲他人耳。士蔿曰：誡莫如豫，豫而後給。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與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夫子誡之，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誡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不能服晉也。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爲秦所輔正。大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郤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也，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娣，於男則言妹也。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懸，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爲鎮於外，以儆備。

戎狄無恥辱於國也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爲百姓也昔者謂古明君也爲百姓云爲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言獻公好惡樂安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其子立也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謂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也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之本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役爲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蒸于武公蒸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涖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齊者欲風羣臣使知意也猛足乃言於太子曰猛足太子臣也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也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爲孝敬順父之所安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爲不敬也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爲也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閒離也貺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田獵也翟柤國名也氛祲氛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寐瞑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郤叔虎晉大夫郤芮之父豹也對曰牀笫之不安邪笫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柤也君意在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其退去者則拒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爲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也幸徼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縱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也言貪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饜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據仗也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蔿以告公悅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己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驪姬問焉曰

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難，爲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忌。精潔，不忍辱。）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敦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僨，僵也。惇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僵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不信，（所善惡無不見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近愚也。）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埸無主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也。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漠也。下邑曰都，使如爲晉下邑。）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闢境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讒言也。）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也。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爲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爲貳。）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上貳代舉，（上，手也。代，更也。）下貳代履，（下，足也。履，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爲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爲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己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恐懼也。退，卻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以下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

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吴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太伯讓季歷，遠適吴，越後武王追封爲吴伯，故曰吴太伯也。)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子輿，士蔿字。)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爲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吴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彊禦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君未終命而不歿，(歿，終也。)君其若之何？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盡，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以爲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凡民利是生，(謂爲民生利。)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太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斬以黄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假，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

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族。)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絶；能絶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狄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狄儆，故不得牧於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否也。輯，和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説，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裻之衣，佩之以金玦。(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爲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贊，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亦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内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毆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也。)雖盡敵，其若内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皐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非故事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愛疑愛同也龜曰卜蓍曰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子少子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君今於太子不爲薄矣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孺子勉之乎勉爲孝敬也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出勉其子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衣偏之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中分君之半也金玦以兵決事也狐突歎曰以厖衣純雜色曰厖純純德謂太子也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玦猶離也銑猶灑灑寒也言於太子無温潤也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爲兵玦所以圖事決計也故爲兵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慝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太子遠災害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皐落狄地也狄人出逆逆拒申生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爲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裻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慰撫之也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滋益也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也

國語卷第七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韋氏解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反也處五年魯僖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弑公也愈益也曰吾固告君曰得衆日往日也衆不利焉能勝狄衆若不利焉肯爲用而勝狄乎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衆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太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僞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也一日言其易也子爲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或作盍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里克也暇閑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言里克欲爲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也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己獨與申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諭枯有謗諭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餐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也而女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爲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旦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對優施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拒優施以不然也拒之以不然則驪姬意疏不敢必也亦固太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閒閒亦離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難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爲我心以君爲心里克曰弑君以爲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爲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爲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闕廉之廉此說近之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爲也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申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吾力不能爲也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譖二公子也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置也鴆毒也寘堇于肉堇烏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胙也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閹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也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爲太子城也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圉原款因爲告太子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寸也

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竄，隱也。小心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言，讒言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讒人，驪姬也。鈞，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也。不反讒，反，謂覆申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狐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爲民所思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釋，解也。歸於君，怨歸於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趣誰鄉，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也。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搶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猛足，申生臣也。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爲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爲共君。謚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閹，閹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懷公時爲勃鞮。狄，北狄，隗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爲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柏谷，晉地。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走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狄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爲，爲誰動也。諸侯所爲，故無不成。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狄一年，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也。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爲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女，故親吾君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爲君。居梁四年，在魯僖之九年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

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仲之後，虢公醜也。廟，宮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虢太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

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該為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告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諸其族舟之僑虢大夫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夢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今賀之何損於禍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傲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鑒鏡也鏡所以自省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也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也後六年魯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也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己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安其身謂之信求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太王之後虢王季之胄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也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謠有之童童子也行歌曰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也晨早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謂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丙子朔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臣同也振振威武也交龍曰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居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閒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也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也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謂稛載以歸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馬皮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喻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出責如出責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行也而暇晉是皇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也有勤自勤勞也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而汾河涑澮以為渠四者水名也渠池也戎狄之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修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夭折也昏狂荒之疾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

(立太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焉得避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荀息有何言)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爲子行之(助行其事謂使狄援秦之屬)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也)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人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狄之援以立二公子恩薄者尚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於己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也)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化也誣罔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令皆奔去)殺無罪以爲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也)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己則得以爲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

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爲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載見於書爲後戒也)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僞也)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勞民易爲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鉥道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長民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以喪爲樂也)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剡鋒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涖臨也)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爲順民)荀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呂甥郤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也)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爲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

（晉大夫郤芮也從夷吾者）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安之）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索求也所在以求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嗣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于秦乎（秦親晉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姬也）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冑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冑後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謂獻公也貺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秦公子子顯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墜失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可否也）

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為仁）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己有也我從外徼倖而求之誰謂我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縶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也）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為君）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也）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我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士人不可以狷潔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也）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纓纕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纓馬纓也纕馬腹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

雙。（二十兩爲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璜。）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縶。言左右。謙也。）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役。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不役。不貪利國家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爲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爲黨。必有與爲讎。言無黨則必無讎也。）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國語卷第八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丕也輿人誦之輿衆也不歌曰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僞善爲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得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伏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興謂丕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禍貪伏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偃晉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爲戒謀事揆義乃行之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爲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信爲不誠信心行之而不見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徼倖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爾有所有也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圉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鎮撫國家爲王妃兮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爲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昭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導也魄兆見而民志隨光明之曜也紀言以敘之敘述也述意以導之導開導也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爲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丕鄭之聘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客泠至也將行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子丕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

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罪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可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將見及)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言己誤丕鄭將待禍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丕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為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丕豹以禍故而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薦饑(難謂殺里丕之黨仍饑曰薦)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薦進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予)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汜浮也歸不反之辭)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彊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處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公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一曰深猶重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為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戎御公戎車)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公車也)公御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鬬士衆(欲鬬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己秦也處己在梁依秦)入也煩己(為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也怠墮也)鬬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忕也不擊而歸秦必狃忕而輕我)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

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丕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
塞我施若無天乎云晉所行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
助順故必勝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
而止濘深泥也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
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
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
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
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
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
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搆諸侯搆交搆也以歸則國家多慝
慝惡也恐知國家閼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
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
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
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縶曰吾豈
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
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
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
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
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
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
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
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
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
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懷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云
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

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飴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
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羣
下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也
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悅眾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讓肥取磽
也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卹亡謂在外
卹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君猶在
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所施為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
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征稅也言當賦
稅以繕甲兵輔子圉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
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
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呂甥逆君於秦穆
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
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
謂韓之戰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
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
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
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
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大義願從其
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否曰吾君
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
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
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
客館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饔餼七牢侯伯之禮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蛾析晉大夫君之止子之罪也
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

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爲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而使君瞢是犯也（瞢懟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心而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故乘鄭小駟不用良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爲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圉若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爲文公

國語卷第九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歿，終也。讒，謂易牙、豎貂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道，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茲可以親。」（茲，此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墣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後十二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正數，歲在鶉尾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星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冊命之以為侯伯，故得諸侯。）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得塊始。）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

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乘，八十匹也。）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一年而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即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時諸侯叛齊，齊聟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以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予不取，故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莘莘，眾多。征行也。懷私為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夙，早也。行，道也。遑，暇也。啓，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上。不畏威，則有

刑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能威民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之多言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敗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凶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瞽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文公師於訾婁以退之故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速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人心使相親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爲文昭唐叔爲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胄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幹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置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楨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以國爲親。儕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

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襄公宋桓公子兹父也長幼從長至幼也）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先君獻公戎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降己於有禮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所祐）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啟之（啟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毓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字）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高山岐山荒大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則秩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子滑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雋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國同心之訓二）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使相起故曰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還軫猶迴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粢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所在樹之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公弗聽。

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頵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禾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當）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非敵而君設之（非禮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子女美女）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齒象牙革犀兕皮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滋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云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得楚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櫜矢房鞬弓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弓右屬矢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德不修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辭約而不諂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爲三材侍之天祚之矣三材卿材三人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以爲質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爲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囚命自囚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適妃子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婦官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爲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懽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寡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此女聽公子命公子欲辭辭不取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白季後爲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爲兄弟言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皞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甥聲雷嫘同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爲小宗非

也繼別爲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爲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人而內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爲姬也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爲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於阪泉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異故又言此以勸之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褻黷其類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爲婚姻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導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還更續也還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爲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爲己用者是罪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從其命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懼

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言此為明日將復宴。中不勝貌，恥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華而不實，恥也。有華色而無實。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成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封，國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詩曰：君子來朝，何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出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士人，思成公子。公子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蓍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趨也。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也。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為泉原，流而不竭。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水。水亦眾之類。主雷與車，內為主也。而尚水與眾。坎象皆在上，故上水與眾。車有震武，震，威也。車聲隆，象有威武。眾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象有文德，為眾所歸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眾順服善，故曰亨。亨者，嘉之會。內有震雷，故曰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眾從，故必伯也。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過坎，坎為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

日爲作足故爲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謂屯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史閏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巡行也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爲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也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虛次也是居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爲晉侯故參爲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星在實沈之墟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爲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無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喻子圉大喻文公陰在外爲小往陽在內爲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傳曰大火爲大辰伐亦爲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三皆晉邑召召其長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告曉呂冀師退次于郇郇鄭地退聽命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勃鞮寺人披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濱涯也重耳在狄從狄獵於渭濱勃鞮爲惠公來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女也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屨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屨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入知爲君爲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爲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爲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賊謂爲公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鉤近於

祛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祛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己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爲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爲民主之道。）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鞮，閹士，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偪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爲三月晦。）公出救火而遂弒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怨，謂不怒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馹，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遁行潛走逃之言，去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鳧須。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此二者臣僕之役。）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爲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爲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爲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役也。授職事，任有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舍，舍禁。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振滯，振淹滯之士。匡，正也，正窮困之人也。資無，予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穡勸分，省用足財，（懋，勉也，勉稼穡也。勸有分無。省，減國用。足財，備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爲公子時。）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食官，官稟之。）皁隸食職，（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王之子。昭叔，襄王之弟太叔帶也，是爲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爲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狄隗。王廢隗氏，狄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汜，地名。）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未知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何以求諸侯。（無以爲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瓚秬鬯。武，重耳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也。）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二邑戎狄，閒在晉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昭叔通狄后，與俱處溫，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周東都。郟，王城。）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侑，侑幣，謂既食以東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二君云隧王之葬禮。昭謂六隧之事見周

語。曰王章也。章表也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不可以二王。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爲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爲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吏軍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迺出陽人。出降也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閒候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庇蔭也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之冬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矣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爲怨主謂激齊秦使怨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使宋置晉獨賂齊秦之告楚。借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慍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於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衛宋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大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罷也圍宋久其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鬭直爲壯曲爲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鬬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同耳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烹煑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

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禮禮饟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為信於心信於名名百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猶業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稸藏以相振救如入其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郤縠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彌益惇厚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齒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

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復受霍為霍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匹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益新上下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咫尺閑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郭偃卜偃易易治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以為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蘧蒢直者謂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瘁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動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童昏不可使謀童無智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贊導也

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少溲於豕牢少小也豕牢厠也溲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也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王季孝友二虢善兄弟為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有之妻謂大姒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而諮于二虢諮謀也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畢榮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柔安也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諮于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蒢至童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直擊鎛鎛鍾也蘧蒢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不能俯故使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修聲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以實裔土裔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能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述初也欲用其民用用征伐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氾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公之初有新軍未使郤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大掌國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或云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國語卷第十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薅，其妻饁之。（冀缺，郤成子也。薅，耘也。野饋曰饁。詩曰：饁彼南畝。）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甥謀弒公。）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也。）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故曰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甯，晉邑，今河內。）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身為情，（情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合而後行之。釁，瑕也。）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貌為匱。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貌彊為之。）其卒將復，（復，反也。反其情也。）中以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瀆，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言思察之詳熟。）今陽子之情譓矣，（譓，辯察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貌以蓋其短。）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上其材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朞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邑於賈，字季佗。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鞫居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厥也。靈公，襄公之子夷皋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干，犯也。行，軍列。）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於公。朝暮，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為義。）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勸終其志。是行，令所行也。）臨長晉國者，（臨，監也。長，帥也。）非女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弒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弒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弟，晉大夫原同。）

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
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鍾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
鍾鼓聲其罪也以聲張其罪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
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襲侵
密聲爲蹔事也蹔其無備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
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爲君故也爲欲尊明君道也乃
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
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牆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也使
鉏麑賊之鉏麑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
朝早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
言夙興敬恪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爲不忠
不殺爲不信故得一名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
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盾酒伏甲
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
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爲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
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也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
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升婦人笑於房郤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曰燮乎吾聞之
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
以逞怒得政爲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承奉也
乃老乃告老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
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與爲隱耳大夫莫之
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
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貌冠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
之下戰於鞌獻子時爲司馬將斬人以爲戮罪在可赦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
氣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
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
退聲表旍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
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受以脤器
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
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
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
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憂望對曰夫
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爲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
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屬猶注也故不敢武子曰吾
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欒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成三年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人婦人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己者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棼皇晉大夫楚鬬椒之子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使下道避車也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爲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爲而稱朽壤言避也夫國主山川爲山川主孔子曰夫顓臾爲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山崩君降服縞素出次於郊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智辯如陽子處父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犂焉亟疾也整整頓也庇覆也州犂伯宗子伯州犂得畢陽畢陽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三郤害伯宗故譖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犂于荊荊楚也犂奔楚爲太宰

國語卷第十一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莊子趙朔之謚大夫稱主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惜己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見范文子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瞍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也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祆祥於謠辨別也祆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丙之辰檿弧箕服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郤錡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為卿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志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文公子靈公父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郤犨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執官為大夫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如誰可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不足稱述智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滋長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方賄財也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十六年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苦成叔郤犨欒黶欒書之子桓子郤犨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箴也或作審東夷楚東夷楚半陳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侯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闘心擊故可勝夫陣不違忌一閒也違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南夷據在晉南不與陣不欲戰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閒也雖俱陣不整齊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閒也譁囂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

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己專其美)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縓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見王必下奔(下車奔走)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事戎事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傷)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閒)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為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眾也靖安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御則怨惡自安息)

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荊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於大臣也)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外者刑不及也)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忍行之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徼倖也)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偏有一)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大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瀆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戰秦獲惠公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軍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縠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

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犨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
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財於是乎國人不蠲蠲潔也不潔公所爲遂弒
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後多外嬖
反自鄢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爲亂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
行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
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也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
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
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幷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之役荊壓晉軍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將謀謀所以拒扞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自公族爲公族大夫
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塞井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
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是也范文子執戈逐之曰
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
爲戮言議不及匄而匄言之是爲有姦故必爲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文子
欲興讓大臣不掩蓋人是爲避難既退荊師於鄢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傳曰
晉師三日館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馬前曰君幼弱諸
臣不佞佞才也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
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用知天先授晉以
福使勝楚而以勸楚修德以報晉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戒備也夫德福
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
矣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家祝曰君驕泰而有烈
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
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也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
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祈求也先難爲免免免於亂
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

於公公殺三郤欒中行長誅乃弒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茷傳曰囚楚公子茷欒書謂王子發
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
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且夫戰也微郤至
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
發鉤告君君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
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己勸君戰戰敗將納孫
周孫周悼公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
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
周君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
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
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郤
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
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
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爲武智人不詐爲詐則不爲智仁人不黨不羣
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
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
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爲亂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
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欒書弒厲公乃納孫
周而立之實爲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脅劫也欒欒書中行中
行偃也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
將圖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德綏
之以刑謂誅除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
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弒。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弒。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嬖大夫家。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弒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立威。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養成於趙盾。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與盾之弟樓嬰通。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武。未可脅與殺君。在魯成八年。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二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弑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欒書也。智武子，荀罃也。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以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不成，謂秕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爲秕政。）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爲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善見廢。）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制。）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弒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法。）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承，奉也。業，事也。）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閒罪，薦積德，（閒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之。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也。）逮鰥寡，（逮，及也。謂惠及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起用之也。）養老幼，（養，有常餼。）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傳曰：館于伯子同氏是也。）使呂宣子將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上當爲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爲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將上軍，誤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罃之字。邲之戰，楚人囚智罃，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罃，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執秩之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爲軍帥，能使諸侯事晉，晉賴蒙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犨之孫、顆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兵。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勳，功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偏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爲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洫之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欒糾，晉大夫弁糾。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知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黶也果敢，（黶，欒書之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鎮，重也。靜，安也。）使茲四人者爲之。（茲，此也。）夫

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藝。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魏絳，犫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爲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元候，中軍候奄。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爲輿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遊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騶屬焉。始合諸侯于虛朾以救宋，虛朾，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文子，趙武。文，有文德。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朾，此傳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雞澤也。在魯襄三年。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令狐文子卒，文子，魏頡。公以魏絳爲不犯，不可犯以罪。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然則讓武使爲將，而絳佐之。使張老爲司徒，代魏絳。使范獻子爲候奄。代張老。候奄，元候也。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絳。繼文公後，故曰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列。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戮，辱也。爲我執之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辭狀。其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絳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也。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也。公跣而出，跣，徒跣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是也。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自代。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少，稚也。婉，順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守業而不淫。業，所學事業。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十也。柔惠小物，柔，仁也。惠，愛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智思能安定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上而動。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大事，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子。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爲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歿，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秕，以穀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也。孟樂，嘉父之臣。莊

子魏絳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用師於戎）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安用之？且夫戎狄薦處，（薦，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也。易，輕也）予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厥之長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弒。公族，同姓）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公室）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能斷決）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揚干）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佾，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非也）歌鐘二肆，（歌鐘，歌時通奏。肆，列也。凡縣鐘磬，全為肆，半為堵）及寶鎛，（鎛，小鐘也，鄭所寶）輅車十五乘。（輅，廣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傳曰：廣車、軘車淳十五，凡兵車百乘。淳，偶也）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鄬，三謂八年會于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柤，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今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也）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卷第十三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韋氏解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盈父欒黶娶范宣子之女曰叔祁，生盈。黶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公遂逐羣賊，（羣賊，欒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叔之父。晉亂自桓叔始。輟，止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極也。已，止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木，謂欒氏猶尚樹立。）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閒，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在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欲惡，情欲好惡。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弒厲公，然民彼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欒書實覆宗，弒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

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暱於權則民不導，（不可訓導。）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與無君同。）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勑也。待，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而立之。）居三年，（後三年也。）欒盈晝入為賊於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曰：奉公以如固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圍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范宣子也。）從欒氏者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欒氏之臣辛俞行，（行，從盈也。）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

（寇以刑臣）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鳶肩而牛腹（鳶肩肩井斗出牛腹腹脅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水注川曰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為贊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不視（不自養視）楊食我生（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卿士匄）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豕韋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卑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以總諸侯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輿為晉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為范氏）對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之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魯襄三年代父職為軍尉之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之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族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孫剽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甫遂以戚叛事晉）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寄客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卽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邪（內朝內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也然則祁奚掌之）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外應受我內增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遊）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孟張老字）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釋夫子而舉（釋舍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寧息也）偏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宣子家臣）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辨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諮於耇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二心欲叛晉）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午中軍尉）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和大夫平）盍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平小怨）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為理（子輿士蔿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

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
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爲世及至也謂士蔿生成伯成伯生
缺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爲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成公生景公及爲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
爲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爲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黻冕
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端刑法緝訓典緝和也國無姦民士會爲政盜賊
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二邑及文子成晉
荊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閒隙豐厚也閒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晉楚爲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
國是以受郇櫟郇櫟晉二邑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輿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恨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爲晉加寵於子將何爲治乎宣子說乃益和
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也
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
訾祏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
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爲簡略敬學而好仁
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己爲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
賈求也言心樂吝不以求爲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
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
之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
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太師子
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通
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

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象其德韶夏護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周禮每樂
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
莫不傾耳而聽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
節作之有時動有禮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鴳不死鴳屬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
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
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
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
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
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乃趣赦之
忸怩慙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之也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
所建爲及諫爭相爲終始以成其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問之叔向曰君子
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引取也封
厚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別爲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
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
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
孫饗之饗饗其福饗或爲賴不集三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鬭夫子員
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

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荊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為忠信逆迎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踣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藩為軍(藩籬落也不設壘壁)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罔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闔狗附也張羅闔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闔又二十人為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歃歃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闕缺也)歃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為荊蠻(荊州之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虛偽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予(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為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罪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為欲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居也)自他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礱之(椽榱也礱磨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者為之也)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

礱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礱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恥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要君以利也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在魯昭元年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否對曰不識難斥言之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弊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熟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譴覺必待而驕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也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卹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激歲忨偷也激遲也怠偷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也出曰不可為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御輔近女色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諸趙孟不生將死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謂晉卿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為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職官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物莫伏於蠱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今君一之一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害之疾言蠱害穀猶女害男蠱喻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為蠱作器而受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魯昭元年楚公子圍弒郟敖子干奔晉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

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爲卒爲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也祿以食爵隨祿尊卑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蔽前後木楗木檐也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無爵位故不得爲耳則上韋藩楗木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諡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諭謂祭祀告謝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公夢熊似羆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放而殺也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鮌既死而神化也實爲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謂爲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爲周祀也董伯爲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其賻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爲晉上卿而又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弒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黶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夫郤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犨至又有五人爲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承受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之韓氏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

國語卷第十四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叔魚爲贊理。叔魚，羊舌鮒。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雍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疆界也。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雍子。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斷，決也。抑，枉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爲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劾捕也。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也，中行伯也。狄，鮮虞也。鼓，白狄別邑。事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恨者。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取也。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子鳶鞮也。穆子既克鼓，以鳶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叛，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僚，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從鼓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佗。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而，女也。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贄於君，書名於冊，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冊死之法。若臣皆如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也。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既獻，功也。言於公，言釐之賢於公。公，傾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聘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爲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爲援助。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鬭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鬭臣，捍難之士。叔向曰：子不欲

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戊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卽舒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也，爲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褒，皆晉大夫。傳曰：魏戊使二子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不賄，不貪財。）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閒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饜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饜，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爲義。）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者。）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也。委，委貌也。韠，韋蔽膝也。帶，大帶也。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鬬爲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爲，治也。）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繭絲，賦稅。保鄣，蔽扞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誡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所謂保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墼曰培。）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之，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可，肯也。）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讎，以辱我。）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釁猶離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嬰之二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讒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正卿，上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無師保，故）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父兄，同宗之父兄也。）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爲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咯血，鼓音不衰。（鐵，衛地。弢，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叛，齊、鄭與之。魯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面汙血，曰咯血。）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蒯聵，圖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為簡子車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九上九下，車以救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為簡子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鞁，靷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言次蒯聵。）駕而乘材，兩鞁皆絕。（乘，轢也。材，橫木也。）

衛莊公將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諄，佐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聵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聵之父。）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鬭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無面傷，（傷於面。）無敗用，（用兵用也。）無隕懼，（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為志父。寄，寄請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時為簡子史。犬，田犬。門，君囿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少室周，簡子之臣，右，戎右。）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也。）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事在魯定公、哀公時。）君出在外，（以朝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土於他國也。）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東方之士孰為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鼈黿，石首成鼈之類。）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竇犨，晉大夫也。）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登，高也。）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諭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在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穆子，晉大夫新稚狗也。伐狄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狄二邑。）遽人來告，（遽，傳也。）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也。）而主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

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寇故曰非福)非德不當雍(當猶任也雍餘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爲餘樂也)雍不爲幸(能餘樂則不爲幸)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智果曰不如宵也(智果晉大夫智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佷(佷佷戾不從人也)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鬢髮穎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太史掌氏姓)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智襄子爲室美(襄子智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智伯家臣夕夕往也)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峻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興)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三年智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智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段規魏桓子之相)智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智氏之族)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七年)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同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莊姬通於趙嬰嬰兄同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欒有叔祁之愬(欒欒盈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與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愬之於宣子遂滅欒氏)范中行有亟治之難(亟治范皋夷之邑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皋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明著也)不見是圖(不見未形也)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怨)亦不在小(禍難或起於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後五年也)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爲策作難反智伯者也)遂滅智氏

晉陽之圍(智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智瑤伐鄭恥趙襄子襄子怨之智瑤驕泰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在春秋後也)張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也(張談趙襄子之宰重器圭璧鍾鼎之屬)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以求助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長也干求也)吾不與皆斃(皆俱也斃踣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別縣也)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踣也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讀若醮)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謂無以晉陽爲少遠必以爲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

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灌。引汾水以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沈竈。懸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鼃。蝦蟆也。）

國語卷第十五

國語卷第十六

鄭語　韋氏解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周眾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偪迫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荊蠻羋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也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也陳嬀姓也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鮮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荊楚也戎狄北狄潞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為夷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也頑謂蠻夷戎狄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也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也當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此虢叔虢仲之後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字勢阻國也險阨也皆恃之而不修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眾奉直辭伐有罪故必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鄔弊補舟依𩅦歷華君之土也言克虢鄶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華華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為之神主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閒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荊楚也熊嚴楚子鬻熊之後十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紃楚子熊紃也仲不立叔在濮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濮蠻邑薳氏楚大夫先熊霜之世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紃薳氏將起叔熊而立之又有禍難而熊不立是天啟之心也啟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季曰連為羋姓楚之先祖也季連之後曰鬻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為楚子黎當高辛氏為火正以湻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湻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為火正能理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歷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顯也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乃耕籍之類是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盡也庶眾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魯語曰契為司徒而民輯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麥荏菽雕胡之屬蔬草菜之屬可食者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禹身王稷棄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杞宋及幕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潤也嘉善也善材五穀材木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己董彭禿妘曹斟羋也侯伯諸侯之伯佐制物於前代者佐助也物事也前代夏殷周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當周未有未有侯伯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爲國者也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於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豢龍氏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妘姓鄔鄶路偪陽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皆爲采衛皆妘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衛衛服去王城三千里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或六姓之後在王室蘇子溫子也在夷狄莒偪陽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或云夏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灌斟鄩澆所滅非少康又皆夏同姓非此也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芈姓之別國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蠻芈蠻矣蠻芈謂叔熊在濮從蠻俗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也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芈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彊更相犯間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之官於周爲宗伯漢爲太宰掌國祭祀書曰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伯家曰州何如問可居否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唯謝郟之間閒謂郟南謝北虢鄶在焉郟後屬鄭鄭衰楚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是也其冢君侈驕冢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爲周言民慢黷其君而未及於忠信若更君而周訓之

是易取也更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且可長用也長用久處之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冥不見光明之德也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頂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昧暗窮陋不識德義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相濟同謂同欲君子和而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同氣以他平他謂之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烹之屬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彊也和六律以聰耳聽和則聰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爲心視耳爲心聽口爲心談鼻爲心芳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八體以應八卦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膀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賈唐云九紀九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徵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計算也材裁也賈虞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萬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姟備也數極於姟也萬萬兆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忠信爲周訓教也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和樂如一室夫如是和之至也至極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

（工，官也。講，猶校也。多，衆也。物，事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物一不講。（講，論校也。）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類，謂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石父，虢君之名。巧從，巧於媚從。）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聘后，申后。內妾，襃姒。）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爲卿士，而用妖嬖之臣，用之於位，徼倖之人，置之於側。）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之府藏。）此人也，收以奔襃。（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爲乎？（爲，治也。）訓語有之，（訓語，周書。）曰：夏之衰也，襃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襃人，襃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二先君。）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止，留也。）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傳祭之郊。）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末，末年，彘之歲。）漦流于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謂取而發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正幅曰幃。譟，讙呼。）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齔。黿或爲蚖。蚖，蜥蜴，象龍。未盡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既笄而孕，（孕，任身也。女十五而笄。）當宣王時而生。（厲王在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不夫而育，（育，生也。）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襃。（逃，亡也。）襃人襃姁有獄，而

以爲入於王，（襃姁，襃君。）王遂置之，（置，赦襃姁。）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以邪辟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以襃女。）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爲酋。腊，極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彊，（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彊。）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予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以共守。）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修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正，徼其後福。）申、呂方彊，（呂，申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也。）王師若在，（在於申。）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用，備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王。）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非平王時也。應則在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距，距守之地險也。小，小國，謂虞、虢、霍、楊、韓、魏、芮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已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滅魏、霍，僖五年滅虞、虢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爲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也。此二人爲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興。）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舟、依、柔、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寄止。）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

適庶交爭亂虐滋甚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戲下桓公死之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平王卽位五十一年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爲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故得西周酆鎬之地始命爲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爲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彊至平王時秦襄公征伐之故詩敘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宣王時破之遂取其地誤矣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文侯仇也定謂迎平王定之於洛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僖公莊公之子祿父小伯小主諸侯盟會楚蚠冒於是乎始啓濮蚠冒楚季紃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卷第十六

國語卷第十七

楚語上　韋氏解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審恭王名也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五觀啓禹子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湯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放之於桐文王有夏有觀扈管蔡管蔡文王之子周公之兄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爲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鎭其浮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鎭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惇序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以勖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愼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長久明度量以導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導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愛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濟成也爲爲師傅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與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子也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否則赧赧懼也不自退則常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太子審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唯是春秋所以爲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歿保首領免刑誅也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立諡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也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爲其稱不從其過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班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謂宗人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

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爲善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爲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楚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罪而亡亡奔也康王以爲椒舉遣之康王恭王之子康王昭也椒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爲楚大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六年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也曰子尚良食尚猶彊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椒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自謂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也椒舉降三拜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也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順說之辭言時趙武爲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賢於楚大夫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鬬班殺之在魯莊二十八年及三十年或譖王孫啟於成王啟子元子也成王文王子也或譖啟與父同罪王弗

是是理也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在魯僖二十八年遁逃退也王孫啟豫於軍事謂先軫先軫晉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叛舍子玉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同族離謂不欲戰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爲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爲師儀父申公鬬班之子大司馬鬬克也王子燮爲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師崇楚太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舒羣舒也二師而分其室施罪於二帥二帥子孔潘崇也室家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戢黎師子孔潘崇之師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作亂城郢而使賊子孔弗克而還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二子燮及儀父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寔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規猶有也東夏沈蔡也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人遂侵蔡襲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役在魯成六年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雍子楚大夫父兄同宗之父兄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役在魯成十六年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欒書晉正卿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若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食也易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欒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也若合而函吾中合合戰也函入也中中軍也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楚之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也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

傷則雍子之爲也。王楚恭王也面傷謂呂錡射其目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爲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夏徵舒之字御叔早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使子南戮於諸侯。言爲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畀與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楚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反欲取巫臣又難之卒與襄老襄老死于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智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猶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焉巫臣聘諸鄭伯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焉遂奔晉。晉人用之，寔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爲吳行人而教之射御，導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椒舉娶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卿也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緬猶邈也領頸也曰：『庶幾赦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猶大也子木愀然，愀愁貌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於他國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言四時相聘問之事迴車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爲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椒舉也椒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是爲美安民以爲樂，以能安民爲樂聽德以爲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金鍾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囂讙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察審也清濁宮羽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材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卿之子右師元也騑鄭穆公之子子騑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爲之徵發舉國留之，留治之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啓彊楚卿薳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於晉而僅得以來。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之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成二年僅猶劣也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鬚髯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美縮於財用則匱，縮言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叛也邇境內遠鄰國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

正也。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帥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散離。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爲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事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也。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明使屋樹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爲不匱財用，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不害穀土也磽确也。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閑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閑時也。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不日不程課以期日。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爲父母。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域也麀牝鹿攸所也視牝鹿所伏息愛牸任之類。夫爲樹臺，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之也。知聞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楚其殆矣。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子晳楚大夫僕晳父也范無宇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也。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雍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叔段圖篡莊公不克出奔在魯隱元年。櫟人寔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寔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蒙寔弒昭公。昭公兄鮑弒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魯弁、費寔弱襄公。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卑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齊渠丘寔殺無知，魯莊八年無知弒襄公而立九年雍廩殺之。晉曲沃寔納齊師，欒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爲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三年。秦徵、衙寔難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侵偪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於諸侯。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拇大指也毛鬢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辯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䖟蟹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䖟小曰蟹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然也。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故鄭國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王。城後三年也在魯昭十三年棄疾恭王之子靈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爲亂三軍叛之於乾谿王自殺言弒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見於廷也。

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誨。)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導。(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也。工，瞽矇也。誦，謂箴諫時世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書曰：睿作聖。諡法曰：威彊睿德曰武。)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楚國。特)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而尚如此，王將復何為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也。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以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稟，受也。)武丁於是作書。(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也。茲，此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礪也。)若津水。用女作舟。(喻濟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霖，雨三日已上為霖。)啟乃心。沃朕心。(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瞽攻己之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言非嫡嗣。)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德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是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

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荊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為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願，愨也。笄，內子首飾，衡笄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違厲以為恭。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楚恭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申亥以二女殉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其欲。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經，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言以妾為妻。猶以芰當祭。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卷第十七

國語卷第十八

楚語下

韋氏解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觀射父楚大夫）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嗥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而為之牲器時服，（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絜之服，（絜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韭卵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并也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為災孽）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絜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薦重也臻至也氣壽命之氣也）顓頊受之，（少皞氏歿顓頊氏作受承服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司屬會也所以會群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民人者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敘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禦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天地體成不復變改）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平王恭王之子昭王之父）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惑俎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

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神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把握長不出把。)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絜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一純心純一而絜也。)二精(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民姓也。千品姓有徵品十爲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養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和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絜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養曰芻。穀養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而不振。(滯廢也。振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遂發滯。難復恐懼也。)生乃不殖。(生生人物也。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其用不從。(不從上令也。)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告以事類曰類。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猫虎昆蟲之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謂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過其祖。(祖至父也。)日月會于龍豵。(豵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辰於尾上。月令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含收收縮萬物含藏。)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百嘉備舍。(嘉舍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羣神頻行。(頻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蒸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烝。傳曰閉蟄而烝。)百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禋絜也。子姓衆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祝宗。(宗主祭祀。祝主祝祈。)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虐也。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謂於此更申固也。)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舂其粢。(粢器實也。)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此言盛。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王后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正也。)玉帛爲二精。(明絜爲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爲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爲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

賢賢能言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僚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爲陪屬謂有僚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爲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爲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爲億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食兆民民稱耕而食其中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入征稅也鬭且廷見令尹子常鬭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鬭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鬭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也羞進也至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俸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曠猶空也是勤民以自封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爲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鬭椒爲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齊而還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囊費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羸瘠也言日又甚四境盈壘壘壁也言壘壁盈滿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穆王商臣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迹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之國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珮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驌驦馬二君不與而留之三年後與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鄖之隨也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楚大夫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墜失也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女也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爲司敗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在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亹則念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入楚昭王奔鄖（鄖楚邑）鄖公之弟懷將弒王（鄖公鄖令尹）
（子文玄孫之孫蔓成然之子鬬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
（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
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
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舉動也）苟君之卑尊一也且
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弒上
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
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
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
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
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
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言賞罰無別故懼）王曰夫子期之
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
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
之崇替者（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
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
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
闔廬能敗吾師（柏舉戰也）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
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
患吳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
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
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
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
白珩猶在乎（珩珮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
矣（幾何幾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
口實（口實毀弄）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
事也）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
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
於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
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所
以為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所以為於毛氂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
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
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
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
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
玩也何寶之焉（玩玩弄之物）圉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
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
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王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否則
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
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
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譁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
能寶也（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
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

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偪，偪上也。）偪則懼貳。（偪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偪，（盈，志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壽，保也。）不知其他。（他，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將見誅絕。）王曰：子之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娶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譖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沈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與吳境，為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而非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智，（以詐行謀，而非智道也。智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訐以為直。）周而不淑，（周，審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不謀身，不計身害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蓋人，詐也，（蓋，掩也。）彊忍犯義，毅也，（彊，彊力。忍，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隱諱。）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絜，非絜行。）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復其前言。）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眾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譖太子者，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耀，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用。）思舊怨以修其心，（修其報讎之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愛故得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子西曰：德其忘怨，（言誨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己生疾害，喻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壁落。閑，闌也。）是之為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子干、子皙，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名。胡公虐馬繻，馬繻弒胡公，內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戕，殘也。歜、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文十八年，懿公遊於申池，二子弒公而納諸竹中。）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長魚矯，晉大夫。三郤，錡、至、犨也。犨與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譖而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圉人，養馬者。子般，魯嚴公太子。次，舍也。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公子慶

父通於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於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也。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逃，逃勝難。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閑居於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兼而治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人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在魯哀十六年。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既定而使子西之子甯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爲葬之。

國語卷第十八

國語卷第十九

吳語

韋氏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芈姓也。鄭語曰：芈姓蘘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自江至于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獻，進也。）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拾，捍。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勝未可成也。（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屬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食，稻蟹之屬。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也。得罪，謂傷闔廬。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緊，是也。是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其見侵也。）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屬，會也。殘，伐。謂隨會稽。）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盛盥器。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植，以草木自喻。壅本曰封。植，立也。明，顯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膝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順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叛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

喻近 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 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 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 舍廢也愆過也 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 裕饒也 其民殷衆 殷盛也 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 戚猶惕也閒隙也 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 疥癬在外爲疾微也 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 壤地接而越修德也 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鑑鏡也以人爲鏡見成敗以水爲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 昔楚靈王不君 不得君道 其臣箴諫以不入 入受也 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章華地名 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 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 罷弊楚國以閒陳蔡 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 不修方城之內 方城楚北山 踰諸夏而圖東國 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吳越 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 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閒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 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 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 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 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 墣塊也 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 棘楚邑闈門也 乃入芋尹申亥氏焉 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傳曰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 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 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 今王既變鮌禹之功 王夫差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修鮌之功 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 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汚池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 天奪吾食都鄙荐饑 天奪吾食稻蟹也都鄙國邊邑荐重也 今王將很天而伐齊 很違也 夫吳民離矣 有離叛也 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 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小有很傷亦復然也 王其無方收也 方道也收還也 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 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 齊人與戰於艾陵 艾陵齊地 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 奚斯吳大夫釋辭也以言辭自解歸非於齊 曰寡人帥師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 役兵也汶齊水名 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不敢左右暴掠齊民惟有私好之故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 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 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下國吳自謂言天若不知有罪何以使吳勝齊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 訊告讓也 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 先王闔廬上帝天也 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一耜爲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耜者之有耦以成其事 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 立名於荊謂敗楚於柏舉昭王奔隨時 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 恬猶靜也逸樂也 而處以念惡 處居也居則念爲惡於吳國 出則罪吾衆 罪吾衆謂吳民離叛有所傾之屬 撓亂百度 撓擾也度法度 以妖孽吳國 妄爲妖言越當襲吳 今天降衷於吳 衷善也 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 式用也靈神也 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 言闔廬以前 以能遂疑計惡 遂決也計慮也

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鮐背之耇稱黎老。播，放也。而近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莫違也。夫不違乃違也。乃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也。紂之百克是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猶世。世，世繼。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言不失時。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辟易，狂疾。以見王之親為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鴟鴺，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於橐皋。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閒。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濟水宋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定公午也。黃池會在魯哀十三年。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大夫。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而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及反，越伐吳，吳拒之，獲太子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或有淮字者，誤。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脩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齒，年也。不以年次對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

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將夾溝而廢我。旁擊曰廢。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愈，益也。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先歃。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濟成也。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言人之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智。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也。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還。還，轉退也。絕慮，道遠。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朋，群也。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群黨之勢，使有鬭心。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獲，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閒。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江淮之閒，以恐之，必速至也。於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具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外以自燭之。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

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產謂子南曰子皙上大夫汝嬖大夫建旌提鼓析羽爲旌提挈也挾經秉枹在掖曰挾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爲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爲楹而樹之萬人以爲方陣百行故萬人正四方也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爲旂素甲白甲矰矢名以白羽爲衛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爲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爲旟尚赤左爲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爲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墨漆甲尚黑右陰也爲帶甲三萬帶甲旌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周繞也飾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偃匿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失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也戎狄楚秦卑周故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曹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然滅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爲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

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不勝則服事君若勝之則爲盟主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壁落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乃皆進曰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剄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設謀吳故夫差儆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趙鞅趙鞅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暴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叛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逆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趙鞅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言不可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日至訊告也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辭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不失四時必率諸侯備朝聘之禮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荊之備度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言君有蠻荊之虞故命晉侯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命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言王室雖卑不可僭也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況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爲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

吳太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徒師步卒也郛郭也託爲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貰赦也被甲帶劍。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爲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概稱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爲闔廬以奉其社稷之祭。言修楚祭祀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昆兄也夫概王闔廬之弟傳曰夫概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壬不鑒於楚。壬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也不鑒楚不以楚敗爲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簦笠夫須也昭謂簦笠備雨器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於嬴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寔舍其衷。文武二后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周景王子敬王丏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厲王於彘昭謂禍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也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士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及憂王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汝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唱謀。發始爲唱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尚無有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誹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若事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奔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用之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王曰。在

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阿。曲從。）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審賞。賞不失勞。）王曰。聖。（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辯。別也。）

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巧審。故不可攻入也。）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鉦鼓進退之聲。不審則衆惑。）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也。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瞀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是也。）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謂欺詐非實也。）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禮。婦人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說云。檐。屋水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檐。檐門戶掩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士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修。墾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示憂戚。無飾也。示當守備。）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也。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

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爲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歿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

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決也勇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默也涉沒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又郊敗之（郊郭外）三戰三北（三戰笠澤沒郊）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俱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寔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國中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

國語卷第十九

國語卷第二十

越語上

韋氏解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保於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稱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爲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進女爲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爲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爲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爲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言勢不兩立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未教吳以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泊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句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於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東至於鄞。今鄞縣是也西至於姑蔑。姑蔑今太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東西爲廣南北爲運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免乳也公醫守之。醫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

三人公與之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喪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其達士絜其居絜其館舍美其服賜衣服也飽其食廩餼多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脂膏糜也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也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儳要功徼利者欲其旅進旅退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也退則無恥不畏戮辱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沒地名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甬甬江句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二君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國語卷第二十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韋氏解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句踐三年，魯哀元年也。)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之。)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日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自驕泰。)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為逆德。)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溢。)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己在傾危，故先問與人。)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句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句踐改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于地。)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之。)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績絲枲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貨財曰府，米粟曰倉。)民眾殷。(殷，盛也。)無曠其眾，以為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田廢業，使人困乏以生怨亂，為禍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閒，(時，天時。事，人事。反，還也。閒，隙也。時還則祚在越，而吳事有釁隙之過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恆，常也。制，度也。)事無閒，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人勸事樂業。)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五穀睦熟，民乃

蕃滋。（睦，和也。蕃，息也。滋，益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柔而不屈，（外雖柔順，內不可屈。）彊而不剛，（內雖彊盛，行不以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唐尚書云：言無德行虐害以為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為常，以為常法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也。）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遊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反乃可以動。）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而可取不取，後反見滅也。）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五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憎輔遠弼，（相導為輔，矯過為弼。）聖人不出，（聖，通也。通智之人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且也。）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六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七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示不以吳為念。）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修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諺，俗之善語。）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也（微，無也），臣故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然，有轉化），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贏縮也。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皇皇，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謂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轉運虧盈晦明之常）。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用陰，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太舒靜，為陰蔽也。先動者太顯露，為陽察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柔來禦己，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未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彊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陽數不盡，雖輕易入，猶不可得取也）。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之）。凡陳之道，設

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其牝牡，使相受之。在陰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若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也。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雒行成於越（雒，吳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棲於會稽時也）。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因天時以用功也）。得時不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愈，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謂不勤難也）。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周禮

（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涯也）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鼃黽蝦蟇也水邊亦曰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靦面目之貌諓諓巧辯之言方欲距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請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爲子得罪）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冀是也）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也）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曰浹浹帀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此誓告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國語卷二十一

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有未經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前輩取勘公序本皆謂爲勝然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眞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讎字之餘頗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生玉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爲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閱本借之同郡周明經錫瓚家亦載之以表徵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述見聞則標姓名諸注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略總如干條爲一卷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案而得苟非難憭不復悉數矣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吳縣黃丕烈書

敘

憭□矣別本憭下不空丕烈案此本間附舊音疑此亦是音印本模糊影寫遂闕後準此別本者

重刻宋公序本

卷第一

燿德惠云史記燿丕烈案依毛本集解也

解楯也補音作盾

懋正補音作茂解同丕烈案以古字改今字宋公序之失在此餘字悉然

解障壅補音作鄣擁

昔我先王世后稷錢曾讀書敏求記云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公序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譌戴氏震云世后稷者世其后稷之官也詳見東原文集

戎狄補音作翟後同

纂惠云史記遵丕烈案徐廣曰一作選皆聲相近

敦篤補音作惇

解奕奕前人也別本作亦前人也丕烈案韋義雖爲亦而刪不改字別本非也刪見後

至于武王惠云史記至于文王武王

欣戴惠云史記訢

解除甸內別本作纖內段云別本爲長

解貴寶補音作珤

贄補音作摯

解罪輕補音作辠

而又惠云史記有

則增修惠云史記同別本則下有又字

伯士惠引史記同別本作仕

帥補音作能帥丕烈案史記作率亦無能字

解猶拒也別本猶下有應也二字補音出應也

粲惠云說文曰三女爲㛑㛑美从女奴省聲依此則㛑从女呂忱字林作娶

下衆惠引史記不下衆丕烈案依解韋無不字也

解異姓別本作姪娣補音出姪娣惠云史記注引同

邵公補音作召

告曰別本作告王曰補音出告王

防川惠云史記水

獻曲別本作典解同補音云本或作曲非惠云史記作典盧學士文弨云南宋本禮記表記正義引作曲丕烈案依解曲字是也裴駰用韋解疑史記典字後人據公序所說改之如今表記正義亦改作典

解少師也當依別本作小師丕烈案在周禮春官也

解所敗補音作所惡

榮夷公惠云呂覽曰榮夷終丕烈案墨子亦作終史記作公終公聲相近

或專惠云或史記作有丕烈案古或有音義同

猶日補音作日惠云史記日

供給補音作共

稷爲大官段云尚書舜典正義引稷爲天官

底段云底丕烈案依補音也

俱蒸補音作烝

協風惠云許叔重曰劦同力也引山海經惟號之山其風若劦郭本山海經作颸卽此和風爲劦同力爲和

王耕一墢別本下有解云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十三字無下節解王耕至深尺廿五字補音出一耜是宋公序本如此惠云王海所引與宋同丕烈案此一墢者對下三之而言也非言耜數月令天子三推高誘注呂覽云謂一發也引此王耕一發是以王耕爲廣尺深尺耳補音載賈注亦然正韋所本無耦一耜之說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可通矣王海所載夏小正王會解等均非善本難以爲據者也發墢字同

瞽師補音作帥丕烈案帥見隸釋唐扶頌漢隸字原五質又五經文字謂帥或从市者訛此本後屢用皆同段云俗帥字見干祿字書

解粢盛補音作齍

偏誡補音作戒

解掌達當依別本作逆

乏祀補音作乏丕烈案內傳襄十四年文同各本皆作乏舊音置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敦與守純固義不殊之類宋公序一駇一從何敳魯語曰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楚語乏臣之祀也皆可證

故盧學士云史記魯世家作固徐廣曰一作故

實段云實當作寔寔是也故韋云故事之是者

解蒐狩補音作搜後同

解懷姙補音作任

解閑也當依別本作閑也

幽王二年惠云史記同丕烈案謂周本紀也又十二諸侯年表亦在二年漢書五行志亦云二

年別本作三年誤

解涇渭洛段云徐廣顏師古皆作涇渭洛本韋也洛者一名漆沮詩瞻彼洛洛矣傳曰宗周之浸古西周之洛水東周之雒水劃然二字魏丕始詭其辭以亂之別本洛作汭妄人所改

民亂之惠云史記同丕烈案五行志亦同別本亂之二字倒誤

陰迫惠云史記同南史明僧紹傳引亦作迫丕烈案五行志亦同別本作遁誤

鎮陰惠云史記塡老子銘陰不塡陽當作塡丕烈案鎮塡古字通五行志亦作塡

川竭山必崩丕烈案此句五行志次在塞必竭下疑班氏移之

解惠王涼補音作冊涼載舊音云賈注無冊字丕烈案舊音章解有冊字與此異本也後第二卷平桓莊惠解此本亦作惠王涼也別本則有冊字矣

石速補音作遫

解簫韶補音作大招

解大護補音作濩

盍納補音作盍後同

於莘補音作于

降之惠云說苑焉

辟邪惠云說苑淫辟

淫佚惠云說苑邪佚

不蠲惠引說苑同補音作弗

以興惠云說苑而

解崇高山也夏居陽城

崇高所近段云太平御覽引此解云崇嵩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徐鉉說文引此解云嵩古通用崇字案崇嵩古今字也今各本皆爲淺人刪去嵩崇通用之語

聆惠云說苑亭丕烈案說文作聆後漢書楊賜傳注引作黔

隧惠云說文遂

于鄗丕烈案說苑作鎬

實有惠引說苑

是有

憑身補音作馮

是實惠引說苑無實字

臨照惠云說苑監燭

神壹惠云說苑一神

逢福惠引說苑豐福

忌父惠云說苑已丕烈案古忌已同字

玉鬯惠云說苑觴

以逞惠云說苑盈丕烈案古盈逞字同

郄芮補音作郤

盤庚補音作般

濟衆補音作衆濟

解省已補音省上有考字

解不與補音作予後同

解中庭補音作廷

解躬圭六寸當依別本作七寸丕烈案躬圭七寸見攷工記

解懈慢補音作解後同

解其額補音作額

湼之補音作室丕烈案今周禮司刑鄭注作室釋文云本又作湼

以導補音作道

解殺子帶在魯僖二十四年當依別本作二十五年

朝王于補音無王字

卷第二

解堵寇補音作堵俞彌丕烈案內傳僖廿年公子士泄堵寇帥師伐滑又廿四年傳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此廿四年事也故宋公序依內傳作俞彌詳章意蓋以俞彌卽寇故說廿四年事而亦云堵寇必內傳舊說如此也杜以爲二人與韋不同其讀廿年泄字下屬則誤甚鄭有泄氏有堵氏不聞有泄堵氏也杜知其不可通故廿四年仍讀泄字上屬若曰廿年者乃泄氏而堵寇名也曲爲遷就其失自不能掩後有撰名號歸一圖者且弁廿四年而謂之泄堵俞彌豈非證成杜失乎

解棠棣補音作常

解宴兄弟別本下有之樂絕三字補音出樂絕

解先之當依別本作失

解文太子別本作太子泄父補音出泄父丕烈案太子泄父見周本紀

解篡惠王補音無惠字

和寧補音作龢後同

鄢補音作鄢

解滅之補音作威丕烈案毛詩本或作滅見釋文

解嬻補音作黷

荊嬀別本多作川旁壽譌也補音所無是宋公序本亦不爾

猒也補音作厭後同

解原伯毛也別本無此四字惠云索隱曰唐固據左傳文讀譚爲原丕烈案韋本唐義蓋以毛爲原伯名疑所據內傳文如此也今史記集解載唐注作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衍下伯字與小司馬所說既異文亦不同乃不知者用杜氏內傳文改之

解開地補音作闢

寧宇段云書禹貢詩殷武正義引皆作寰宇

解利也補音作嬴

解縮引也此依別本丕烈案說文摍蹴引也廣雅摍引也縮摍字同毛詩巷伯傳縮屋武梁左右室畫像作摍筰載嘉定錢先生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

皆免冑而下拜別本無皆字拜字有解兵車云云下節解止超乘云云九字無解拜矣以上及無威以下共廿五字丕烈案此宋公序檢內傳無拜字及據舊音出兜鍪二字而定之也詳舊音韋解有兜鍪字乃與此異本當是較多冑兜鍪也一句公序因內傳無拜字而遂刪外傳則非矣錢會讀書斂求記曰蓋介冑之士不拜秦師反是其說韋解則不解甲而拜矣之意得之

解崤補音作殽後同

解楡也補音作揄

冒段云衆經音義引作冐音墨丕烈案說文冐突前也二徐本皆从□玉篇作冐从曰皆卽此冐字

解兎醢補音作菟

解旬十日之內段云此本作旬十日也脩十日之內所成爲也因十日字複而誤脫

解繪繡補音作繢

而退補音作退後同

解縣方十六里別本作六十補音施舍下亦作六十皆誤倒丕烈案此說周禮地官鄭注云方二十里者旬方八里旁加一里而數之也韋云方十六里者不數旁加也非有異義

解施舍

賓客當依別本作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

解恭王當依別本作恭公

偫補音作偫丕烈案說文偫在人部廣韻六止作偫

楬補音作揭丕烈案楬字是也唐石經內傳襄九年陳畚楬字亦从木惠氏左傳補注云正義曰从手此臆說也詳見本書

疆有補音作畺

縣耜補音作縣後同

解蒐求也當依別本作弃也

致饔補音作餐音孫丕烈案此與下句獻饔對文聘禮之饔餼也故章分生熟爲解餐字非此之用也

王吏補音作王使

嬻補音作瀆

解媟補音

作夔殞越補音作隕解孟文伯歜惠云當作歜丕烈案此涉公父文伯歜而誤攷舊音歜音觸是其誤已久公序好駁之舊音此獨沿之何歟解宣王當依別本作宣公解讎之子居當依別本作讎居之子惠云據世本丕烈案見內傳疏也解智罃補音作知後同解茀補音作弗佻天惠云說文引作挑段云今說文云挑撓也唐元應三引皆作抉也抉字是挑天之功謂抉取天之功也解赦之補音作舍解敬亡當依別本作散

卷第三

犨補音作犨後同丕烈案五經文字云作犨譌民之惠云漢書同日絕惠云漢書作日下同日離補音作日疾顛惠云漢書同補音作傎丕烈案高誘注呂覽李善注文選皆引作顛公序定爲傎音方問反非也錢先生曰傎蓋傎之譌顛傎古通用字解廣昔酒別本作廟昔酒夏文燾曰案廣當作酋鄭語毒之酋腊者韋解云精孰爲酋本禮記鄭注酒孰曰酋爲義是韋以酋腊爲酒之名也此又以酋腊酒解腊毒耳別本作廟廟本庿字庿與廣酋字形相似故輾轉致訛也掩人補音作揜招□此所空乃舊音音翹二字也丕烈案宋公序謂他書未獲爲翹之意是未攷李善注吳都賦翹關翹與招同耳公序類此者多玆不悉出解驕淫之事自流放也當依別本改自字作耳解放之者何也當依別本刪者字也字侯弒補音作殺後同解匠鄺補音作麗依內傳也丕烈案宋公序大戴保傳作黎解驪姬補音作麗麗驪字一耳解不畜補音作無解易曰體信惠云姚信本亦作信似江南本如此也丕烈案京房荀爽董遇皆同見陸氏釋文解修義當依別本作循義解後三年當依別本作二年單襄公曰驩當依別本刪去單字段云有單字者誤也解水激補音作格雍之惠云漢書擁陂塘補音作唐解塘也當依別本塘下添隄字淫失惠云失讀曰泆丕烈案泆失古同字詳惠所撰九經古義有崇補音作崈災燀惠云景福殿賦夏無炎燀李善注引此火無炎燀韋昭曰燀炎起貌丕烈案韋解曰天曰災其作災字無疑蓋李注但引證燀字後人并改災字爲炎以就賦文殊失李指解焱起補音作焱丕烈案此焱字從三火說文云火華也公序作從三犬誤解緊之也別本作是也段云古之多訓是如之子之人之德踣斃補音作獘湮替補音作堙有所避惠云漢書辟服虔音邪辟之辟丕烈案據韋解避違也正讀爲辟與服同辟避古同字也呂覽高義荆之爲荆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元和顧廣圻校曰襄是褱字之誤鄭褱州侯事皆見國策避讀爲淫辟之辟與此文可互證也舊本呂覽闕注今所有後人足之誤認爲逃避字矣佐雝補音作雍解亯補音作亨解循省當依別本作脩丕烈案循脩洪文惠曰二字隸體只爭一畫故羣書多相亂者餘可以意求之猶不可遏補音作可過盧學士云見上無過補音也解而流補音作沵後同解鞫別本作鞠陶丕烈案宋公序依洛誥釋文定之也解公叔祖類別本無叔字及類字丕烈案宋公序云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公祖攷今集解索隱皆作公祖叔類是韋正用周本紀文公序誤也唯人表作公祖解少皞補音作皞解夙早補音作蚤解鄭司農云廣當爲光當依別本作鄭後司農云丕烈案謂毛詩箋故曰成解成成其王命也段云周頌正義故曰成王疑今本正文少王注文衍成解鄭司農說周禮當依別本作鄭後司農丕烈案周禮外府注也解徑寸二分當依別本於徑字上添大泉二字丕烈案周禮注如此解文曰大泉丕烈案周禮注泉字句絕五十丕烈案周禮注作直十五疑此脫誤解度也補音作猶度也旱麓補音作鹿汙也惠云漢書洿解衡有斤兩別本上有衡稱上衡四字補音出稱上解柷敔補音作圉解中庸之德聲也段云聲字亦行也解姑潔也段云此與正文修潔無涉正文修潔乃釋洗字耳丕烈案韋下云洗濯姑穢以姑穢解姑字潔也必誤疑當作姑故也與白虎通同解姑穢別本作枯疑當作故解委柔貌也別本委下有蓺字補音出委蓺解至張十六度當依別本作十七度丕烈案此漢書志文也解農以舊本如此見補音當依宋公序作辰解是祖舊本如此見補音當依公序作相解張十六度當依別本作十三度丕烈案亦漢書文嬴亂當依別本作嬴舊音音嫣是也欲城周丕烈案李善東京賦注引同別本作城成周因內傳文多云城成周而衍也別本韋解亦多衍字則又因正文而誤添解檐扁補音作儋萇劉其不此依別本也解支柱也補音作拄丕烈案爾雅榰拄也榰支聲相近說文木部作榰柱也然則用从木柱者正字也

少典補音作曲解同

解帝甲湯後五世別本作二十五世段云二十當有丕烈案見殷本紀也

卷第四

莊公補音作嚴後同

栗補音作桌

幣器補音作獘

來伐魯當依別本去魯字

懸磬補音作鏧丕烈案內傳作鏧釋文本作磬鏧磬古通用也

解如懸磬也別本上多但有樓梁四字丕烈案歙程先生瑤田通藝錄有室如懸磬之圖謂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墉直如磬鼓宇斜如磬鼓也鄙意以為此室如懸磬猶言徒四壁立意重墉直如磬鼓然則不得云但有樓梁此本無之是也

鑽笮惠云笮賈逵為鑿李善曰音義同也段云見文選長笛賦注

二十轂舊音作廿轂與此本異

解觲脅補音作骿

固班別本作故班丕烈案此淺人改之也固本與故通掌故亦作掌固詳盧學士鍾山札記

解冥舊音作溟

解名戲弘農之閑當依別本作在戲農之閑與禮記鄭注合

有城當依別本作有域也丕烈案漢書志曰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毛詩奄有九有李善注冊魏公九錫文引作九域章以為解

解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惠云不見毛傳

解於圓補音作圓

欲弛補音作弛

郤敬子當依別本作郤

解季他補音作它

解之境補音作竟

為藏補音作臧

解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段云水經泗水西南過魯縣北注云魯縣城北洙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引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又引韋昭泗在魯城北之語然則又曰南門四字雖廣異聞而不可從

罶或作罶春秋國語曰溝罟罶丕烈案溝字誤也

簎段云徐鍇說文引國語簎魚鼈丕烈案舊音簎

講罟罶段云說文或作簎卽徐所引也惠氏禮說論簎字詳矣

夏犒補音作槁丕烈案犒師字亦當作槁詳惠氏左傳補注豈槁俗體皆為犒歟

禁罝罜麗補音無罜字丕烈案李善注西京賦引有罜字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亦作禁罝罜麗賈逵曰罜麗小罟也韋與賈同唐人舊音云上音獨下音鹿公序乃於正文刪罜於注文罝當為罛改云罝當為罜大繆

解罝當作罛丕烈案宋公序誤罛為罜

麗小網也當依別本麗上添罜字丕烈案西京賦注引韋此解亦作罜麗小網也

鄂段云鄂當从卩字見文選長笛賦注

蘖補音作糱

解屮補音作屮丕烈案此許叔重所謂屮古文以為艸字者也漢人多用之

解蟻子補音作螘

解蝠陶補音作復丕烈案舊音云字林作蝮此蝠乃蝮之譌也

罜罟段云罜蓋罜之誤

無蓺補音作蓺後同

于京惠云京疑作亳丕烈案此惠據白虎通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而言也嘗攷毛詩商邑翼翼後漢書樊準傳引作京師翼翼注云韓詩之文是商得稱京師故韋曰殷京師也京字非誤

卷第五

貺使補音作況後同段云毛詩傳曰兄兹也亦作滋兹滋皆訓益貺使臣字古祗作兄今作況者假借也作貺者俗字也

樊補音作繁

解鄭司農云別本作鄭後司農云段云後字不當去丕烈案此周禮春官注也

叔向補音作嚮

解鄁風別本作邶丕烈案作邶者從詩改見補音

解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當依別本作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見內傳

解自號補音作自予

解子辰之子當依別本作子展

解夾車舊音作俠

陪乘補音作椉

雍渝補音作雝俞

解須子惠云據補音當作頊

晏萊惠云釐萊古字通丕烈案謂內傳作釐也

解中有土羊也當依別本添昭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十一字於下段云史記有解或作操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丕烈案宋公序謂史記備載韋注無此語今俗本輒添妄也攷舊音曰祖沖之述異記作操富陽有之人面玃身一手一足俗云能知人姓名必中傷之蓋此十三字乃因此節載舊音而誤入韋解也別本亦有之又非公序所定之舊矣

羵羊補音作墳

解休腫補音作沐腫段云史記索隱曰沐腫音木踵集韻曰腫澄延切沐腫罔象別名未詳所本

露睹父惠云露鄭注儀禮引作路丕烈案露路古通用字也

解猶何禮有鼈也段云當為猶何有於鼈也

懼忓別本作干丕烈案補音不出忓是宋公序本作干字也劉向列女母儀傳亦作干然古書多假借當存此忓字

胙補音作酢

招膺舊音作招音叨丕烈案與此異本也李善注長笛賦引國語無招膺韋昭曰招叩也苦洽切正同此本段云李善誤國語馬賦韋注皆本是招字

防風氏後至丕烈案韋解防風是汪芒氏君之名此氏字衍也史記亦衍社稷之

守者爲公侯惠云說苑引此云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防風何守也別本有氏字丕烈案有者衍也惟此不誤

爲漆姓惠云史記釐說苑亦作釐段云索隱曰家語作漆恐誤世本無漆姓丕烈案家語卽取此文攷漆當爲淶之譌隸體絕類其相亂者襄廿一年內傳釋文可證淶釐聲相近於古爲同字也

解汪芒之氏姓也當依別本作汪芒氏之姓也

在虞夏商爲汪芒氏鈕樹玉曰案說文鄋下云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芒氏左文十一年傳釋文引殷上無在說苑在虞夏爲防風氏在商爲汪芒氏據此疑國語脫爲防風氏丕烈案孔子世家亦無爲防風氏據國語正文及韋解詳此句不當有說文及說苑蓋別有出宜各依本書

僬僥氏段云氏丕烈案見海外南經郭璞注也

其長尺有咫惠云說苑矢長尺而咫

解鷩鳥也別本作鷩鳥今之鷩也補音出之鷩

大也別本作大滿也補音出大滿

解謂驕滿也別本作滿驕滿也丕烈案宋公序本正文有滿字故改解謂字作滿以就之詳韋意乃讀大爲汰公序本非是韋解之例訓繫於讀而不改字如周語艾人必豐艾訓報也是讀艾爲刈而不改爲刈晉語吾請爲子鈇鈇訓道也是讀鈇爲誅而不改爲誅此類皆例之可見者段先生說毛詩傳例如此然則韋同毛例也夏文燾曰案下正文其滿之甚也韋解云驕爲滿則上正文無滿字又一證也

解爲謙補音作嗛

解無過當依別本添十二二字於下丕烈案此周禮地官文

解復□□除補音不空

解秉二百四十斗也別本作一百六十斗也盧學士云聘禮二百四十斗乃待使客一車之米數一秉又五籔也此自當依十庾爲一秉之常數作一百六十斗爲是

卷第六

凍餒補音作餧後同

解敬仲也當依別本添管嚴仲之子五字於上丕烈案韋蓋據世本見管晏列傳索隱

之襢補音公私本正文皆曰襢舊音作裂云諸本爲襢誤丕烈案舊音非也韋解襢殘也襢當讀翦滅之翦襢殘以聲音爲訓詁也

竱惠云管子原

肇惠云管子窮丕烈案舊音云字統爲單謂此宋公序誤讀在竱字下且訛其字爲硉遂不可曉

顛毛惠云管子作旄古字通

解疑釋當依別本作凝釋

旦暮補音作莫後同

擔荷補音作儋何丕烈案宋公序依說文也

解曰檐丕烈案此从木是也羣書多用此爲儋字賈氏羣經音辨木部可證也正文擔亦檐之譌

耞舊音作枷丕烈案枷或作耞載集韻九麻

芟惠云枷芟管子作穀芟

解拂也舊音作拂丕烈案漢書王莽傳必躬載拂釋名拂撥也亦用從手字古書多假借不必盡同說文正字

菒惠云管子蒙

耨丕烈案管子小匡同玉篇引此文作槈五經文字謂經典相承從耒者也詩臣工毛傳以耨鎛爲一物與此異

解鎡錤補音作茲其

戴茅惠云管子芓段云芓字是今俗云馬芓可以爲蓑苙

解襞衣舊音作薜云諸本或作襞誤丕烈案依說文正字作革韋用襞乃借字非誤韗襞聲相近

不暱惠云管子匿

已於事惠云說文引作已事

解百王補音作伯王丕烈案宋公序誤也

而業惠云管子嚴

遂滋惠云管子慈

守禦惠云管子圉古字通

解卿士也別本作鄉段云此當定作鄉周禮鄉老公也鄉大夫卿也韋申賈非別說也下文鄉長復事卽此秋官有鄉士主察獄訟之事而已

方行惠云管子橫丕烈案韋解云方當作橫蓋依管子

蔽明惠云管子賢

有拳勇丕烈案說文引國語有捲勇集韻類篇同捲拳字一耳玉篇廣韻載說文子有捲勇子字蓋衍

蔽賢惠云管子才

解不能也補音不罷也丕烈案宋公序誤也

陵阜陸墐別本作陸阜陵墐補音出陵墐

聘眺補音作頫解同丕烈案管子作頫頫眺古同字周禮大行人殷頫大戴禮朝事作殷眺也

解州□十人丕烈案疑所缺是遊字

解荆之補音作別

斤斸補音作欘丕烈案管子作鋸欘

有渚惠云管子睹

環惠云本作繯讀爲絹廣成頌繯橐四野之飛征注引此并賈注云繯還也丕烈案補音以爲舊音韋本作繯賈本作環與章懷引賈不同乃宋公序誤互舊音之字也補音又謂今官私衆本皆作環是韋解不作繯審矣管子小匡作繯賈所本也今管子作經卽繯字之壞而或且誤改爲綱

山於有牢段云後漢書馬融傳注作於山有牢夏文燾曰案本文環山於有牢句三見皆同又與上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同一句法則當以本文爲長又章懷注引牢作罕亦誤

解今廣陽別本作漁陽夏文燾曰案別本誤也兩漢志薊縣並屬廣陽韋時爲曹魏地魏志曹仁傳拜廣陽太守則其時郡如故矣漁陽時已并省詳陽湖洪編修亮吉補三國疆域志

䱷惠云管子岱

酅惠云

管子隨汶山丕烈案管子小匡作文山霸形作汶山戰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蓋即此
石枕補音作抗辟耳惠云管子卑耳之谿惠云管子谿解懸鉤補音作縣鉤丕
烈案宋公序譔也反胙於絳惠云管子曰成周反胙於隆嶽丕烈案韋解南城於周別爲句
嶽濱屬下讀今管子多譌字異同每不可訂騶惠云說文引作医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
說文游旌旗之流也流旒古今字解大輅非也當依別本作大路玉路非也段云韋謂金
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傒
是故諸侯歸之別本下多譬若市人四字丕烈案管子小匡有此四字也綦補音作纂
丕烈案宋公序譔也綦者言纆纖爲綦文四分解分散也惠云管子作四分別本作四个
解个枚也丕烈案作个者蓋宋公序改段云四分者謂於鄉大夫皆用皮稛管子作攈舊音作稛解
遠又不至當依別本作遂人不至葵惠云管子蔡茲晏惠云管子隰陵負惠云
管子培領惠云管子靈釜惠云管子父中牟惠引管子下有鄭牡惠云管子丘
示勸惠云管子權隱五刃惠云管子偃
卷第七
攜民補音作攜解巧佞丕烈案依鄭語當作巧從宜臼補音作咎鄫人補音作繒
解二子爲里克所殺別本作二子殺死身爲里克所殺多三字解子與當依
別本作子輿
曰君別本作日君解疾其君也別本作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多五字
各饜補音作厭
解官任補音作任善否補音作不後同
解闢境補音作辟竟
甚好仁丕烈案後第八卷作甚好信韋解云信言必行之此蓋與下爲仁相涉而誤裻丕烈
案此許叔重所謂一曰背縫者字亦借用督詳左傳補注非也別本作非故也段云故字當有以
庬補音作尨解銑猶灑灑寒也段云當依別本作銑猶洒也洒洒寒貌洒音銑蓋痒
字之假借素問本草皆作洗洗訓寒不當讀先禮反
卷第八
曰吾當依別本作日日得當依別本作日餐補音作飧解毒也當依別本作運日也

怨君補音作惡後同解槍補音作搶
闔楚補音作奄
賀大賀惠云說苑嘉國傲惠云說苑同補音作敖遂於遂惠云說苑由
解行歌曰謠別本作徒歌丕烈案徒歌曰謠爾雅釋樂文也毛詩傳同韋解後卷第十二亦
作行歌疑別有所本均服舊音作袀丕烈案袀均字一耳詳左傳補注
解今在河東別本作今在河東彘補音出彘段云地理志河東郡彘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
彘晉永安屬平陽郡是章時不名彘也周語流王於彘解云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然則此無彘字是
矣
洒掃補音作埽且鎮補音作填負蔡補音作葵解望國士別本作士丕烈案士
土字上畫長隸法也卽古書二字多相亂纓纕補音作纓纕丕烈案廣韻十陽引作纓纕與此
本正同宋公序以爲非而定爲嬰纕云纕若从糸無馬帶之訓譔也訓馬腹帶者自从糸作纕訓馬帶玦
者乃从玉作纕出張平子東京賦鉤膺玉纕薛綜注曰馬帶玦二字有不容捉合者解馬腹帶
也丕烈案宋公序無腹字譔不役別本作沒後同
卷第九
解喪亡也別本此下有解凡九字丕烈案有者宋公序本也卷內盡同後不悉出
偷居補音作媮其靡有徵兮當依別本作微丕烈案此以威懷歸猶違哀微依妃爲韻
韋解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圉也是讀微爲尾而解之也微尾古同字孳尾爲字微微生爲尾生皆其證也
劉向列女辨通傳云有龍無尾者無太子也亦以尾爲子義與此同矣章讀爲闕見前必或知
之別本此下有解云云補音出善否昭之補音作炤
解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丕烈案前第八卷解無七輿二字疑此解衍也安
能殺人別本此下有解云云補音出焉能
薦補音作虆解同
不遜補音作孫親見補音作身見若無天乎別本下有云字解云別本下有
言也二字君揖舊本作輯云或作揖惠云古輯揖通
衆皆哭惠云句絕焉作轅田惠云焉猶於此言於是作爰田也訓焉爲於此見高誘注
呂覽季春紀焉始乘舟轅與爰古文通丕烈案下焉作州兵句讀同史記漢書匈奴列傳焉作周司馬貞

顏師古曰始作周國也亦其證韋字詳左傳補注

蛾析補音作哲後同

卷第十

將底補音作底解豎貂補音作刁塊惠云漢書凷

解登又補音作晉丕烈案登俗晉字耳見集韻他書亦多有之

柔嘉惠云說文腬嘉善肉也丕烈案前周語中云無亦擇其柔嘉字亦不从月

解甯遠當依別本作遬

骿脅舊音作脅骿解微蔽也薄迫也丕烈案宋公序曰內傳釋文引薄廉也恐是賈唐所注惠云微薄若今之廉韋似誤賈誼曰雖薄不修負羈補音作羇後同饋舊音作餽

毀五常當依別本作三常

趙夙之弟也惠氏左傳補注云趙夙注趙衰兄案世本公明生孟及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爲夙之孫晉語以爲夙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縣不應爲弟兄必傳寫之誤史記傳聞異詞當以世本爲正丕烈案自此閔元年至晉文反國爲僖廿四年世次不爲相縣韋解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是韋正文作弟非傳寫之誤惠所說殊未然也所引世本載趙世家索隱韋解序云以世本考其流則韋不當與世本繆戾疑小司馬所見世本乃有錯誤耳解射姑別本作狐射姑補音出狐射

解賈季也惠云賈佗別是一人韋說非也丕烈案全祖望經史問答與惠同

解閈也補音作闔解別在補音作別祫以徼補音作徼解禾十車丕烈案此見周禮秋官掌客當云卅車別本作二十車亦誤二十車者非上公解司馬法曰進退補音於此出遂遁字當是其本進退作遂遁也別本亦作進退非公序之舊不諂補音作諂誤

解辭不取也別本此節注云云凡十四字補音出相取是宋公序本也解嫘補音作纍

其得姓者十四人惠云徐廣曰虞翻云以德爲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爲十一姓西祁己滕葴任荀釐姞嫘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丕烈案此小司馬所謂舊解破四爲三者也其解當讀上文皆爲己姓作皆爲姬姓下文故皆爲姬姓乃申說上文夷鼓與蒼林爲一人皇甫謐夷鼓一名蒼林以此曰箴補音作葴苟段云廣韻苟字下曰姓出河內河南河西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古厚切十一真荀字下曰本姓郇後去邑爲荀然則國語各本作苟皆荀之誤也潛夫論作拘

依惠云虞本衣丕烈案潛夫論志氏姓亦作衣

唯青陽與蒼林丕烈案五帝本紀索隱曰唯姬姓再稱青陽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元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卽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者耳小司馬言文誤者謂此青陽二字乃元囂之誤也韋意不爾其所稱前儒未詳也

解復宴補音作燕後同解何賜補音作錫丕烈案今毛詩作錫仰君補音作卬後同

解作沔補音出爲沔

解史記當依別本作舊史記解過泰無動爻過當依別本作遇無爲侯無當依別本作筮

解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丕烈案李銳爲予推之曰六當作四於三統術是歲正月庚寅朔五日甲午時失一閏而朔後三統一日故云二月四日

解鄭地別本作晉地夏文書曰案晉字是也水經涑水注引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道元謂其說賢於杜氏卽此地矣解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

時以爲三月晦丕烈案李銳曰於三統術是歲三月己丑朔時以爲三月晦者據內傳文

遽出見補音無出字

柏惠云柏與伯同丕烈案經史問答曰伯宗之先也解大夫之加田惠云周禮所謂加田禮記有宰食力力爲加壞字丕烈案別本作家田譌之甚者也周禮者司勳文解爲家邑

宰丕烈案與今論語文異

解左鄢補音作隝

組補音作鉏攢補音作欑是君子之言也補音作君子也

其陴補音作埤解叔詹伯丕烈案此伯字衍內傳同晉世家作叔瞻烹之補音作亨

以詹伯丕烈案此伯字亦衍上文詹凡七見

解猶業次也別本作業猶次也段云別本是

彌惇丕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彌敦韋訓爲益其爲彌審矣或公序據誤本舊音而駁之耳

蘧蒢補音作籧篨後同解戚施瘁者惠云瘁疑作疷別本作僂丕烈案當是籧字之譌籧僂字一耳侏惠云說文作朱丕烈案竹部文儒扶盧惠云說文引作籚云積竹矛戟矜也

卬浦段云卬當爲御字之誤韋解亦當爲御迎也舊音牛嫁反可證孔晁本作卬乃牛亮反各隨字出音也今韋本作卬由淺人以孔本改韋本

卷第十一

薵補音作薵丕烈案此宋公序依今內傳改也解耘也補音作薵

譓舊音作譿解辯察補音作辨瞭解射姑補音出狐射解鞫補音作鞫

解丁寧者補音出令丁丕烈案段据之以爲此本脫二字詳後吴語

喙惠云方言㖘傄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爲㖘外傳曰予病㖘矣又作㖘丕烈案喙㖘㖘字一耳毛詩緜維其喙矣廣韻廿廢引作㖘解脹器當依別本作蜃器解苗賁補音作棼後同以整別本作憖補音出以憖段云別本是解整頓也別本作憖顧也段云別本是下文云顧以此報君御人可證

解告天也別本作告於上帝補音出告於

整庛別本作憖解整整頓也別本作憖顧也段云別本是整者字之誤也

卷第十二

解遂以贄見於卿大夫別本下有先生二字段云此當作卿大夫先生卿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卿大夫者鄉飲酒禮鄉射禮所謂遵者也鄉先生同一鄉中嘗仕爲卿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周禮重鄉飲鄉射以鄉三物賓與之意也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卿大夫誤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韋云卿大夫先生省下卿字正可見韋所據作卿大夫也下文臚舉若而人安知不有致仕者乎解將下軍別本將上有嘗字補音出當將

祅舊音作夭丕烈案祅者祅之省祅妖古今字解行歌段云徒丕烈案詳前第八卷

半陣補音作陳後同

楚平惠云平當作共解韎聲也段云韎聲也之上有茅蒐二字丕烈案此瞻彼洛矣箋

解魚矯補音作鱎

解用知天先授晉別本作焉用知天不先授晉補音出焉用段云別本用字衍焉即用

奔狄補音作犇

卷第十三

逮鰥當依別本作鰥親射補音作䠶解及雒別本作洛段云左傳亦作雒杜注輔氏雒稷皆晉地非秦地別本誤也元司空別本無元字解弁糾補音作卞丕烈案詳後楚語

荀會舊音作禬膏粱之性段云郭氏山海經注引外傳膏粱之子難正盧學士云顏氏家訓正作整籍偃補音作藉後同恭給補音作共爲司徒當依別本作爲司馬

復霸補音作伯

八年之中七合補音無之中二字

卷第十四

解叔祁補音作欒祁丕烈案後卷云欒有叔祁之懟韋解所出也補音乃臆改耳舌虎補音作虎丕烈案此本與舊音同不厭補音作無解藩別本上有以字補音作以藩

是墮補音作隋

解脅脹補音作張

林甫補音作父後同且增也丕烈案增即憎字也墨子非命帝式是增道藏本韓子論其所增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皆用此从土增字爲理惠云王符引李丕烈案李理聲同解生

成伯成伯生缺缺生武子當依別本作生成伯缺成伯缺生武子丕烈案世本文也見史記趙世家索隱韋周語解同緝訓補音作輯

循詩當依別本作脩循禮當依別本作脩

解厲補音作厬

損也解損動也當依別本作抈段云抈乃扤之異者抈折也扤動也說文兼有二字必

斃補音作獘

解歃血別本作飲血補音出飲置茆蕝設望表補音作茅惠云說文引曰致茅蕝表坐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蕝丕烈案韋與許不同鮮卑補音作牟丕烈案牟字是韋解云東夷國然則卽宣九年之根牟也杜注云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解樂國子當依別本作樂桓子害人在位患當依別本去位字

文子曰恥別本作止段云止字勝

九原解原當作京也丕烈案檀弓載此事作原又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作原卽依本書爲說也韋解此云當作京者改水經汾水注云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爲九原之地其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地理郡國二志皆曰京陵是韋正依當日地名傳合趙文子從先大夫於九京爲說與鄭不同鄭易京爲原此則易原爲京耳司馬彪曰京陵春秋時九京是亦从京不从原也別本京原互易乃宋公序誤用鄭改韋

解必待別本作特段云特字勝

栱木補音作榣段云西山經其陰多榣木郭云榣木大木也引國語榣木不生危然則榣爲古本

蠱莫嘉當依別本刪去蠱字

黃能丕烈案此正舊音所謂能或作熊者也　解能似羆丕烈案爾雅云羆似熊此蓋轉相釋

人殺惠云說苑作人鬼殺之段云此俗言人死有殺之始　寔爲寔惠云說苑是　百辟辟惠云說苑神　其惑者丕烈案此用惑爲或字

一卒之田別本作無一卒之田惠云此本脫

卷第十五

及斷補音作斷

憾者舊音作憾丕烈案宋公序疑舊音傳寫之誤不然也憾即感字感憾正俗字也左傳多用感後人每改爲憾

苑支補音作宛　言於公別本作言於頭公補音出頭公

解范姓祁名也丕烈案此當讀范姓祁三字爲句名也二字淺人添之耳祁姓也范氏也婦人之例舉姓不舉氏范之先爲陶唐氏陶唐氏即伊祁氏即十二姓之祁姓也帝王世紀曰帝堯祁姓

解捍補音作扞後同

鄆無正惠云呂覽作孫明高誘曰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鄆良也丕烈案羣籍記鄆無卹姓名多不同當各依本書耳　解晉景公之女丕烈案女是姊之壞字

䍶丕烈案舊音作䍶从谷故云左傳作嘔並一口反宋公序依孔晁作喀音客而誤認舊音字以爲从各乃云諸韻無爲嘔音者是其未審也䍶字見集韻四十五厚內傳釋文作䍶䍶集韻二十陌作䍶

壯馳惠云壯古莊字丕烈案莊壯說詳禮記古義　爲愈丕烈案補音以爲舊音韋作瘉賈孔作愈疑宋公序誤互舊音之字

竇犨丕烈案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引國語云鳴鐸竇犨此無鳴鐸二字疑小司馬所據非韋解或所見韋解與此不同

解躒舊音作櫟　佷補音作很後同

亟治當依別本作函冶補音函胡甝反又胡南反丕烈案說苑貴德篇載此文亦作函冶　蟻舊音作蛾　蜂補音作蠭

民罷補音作罷民

卷第十六

挈惠云漢書引作挈　鄔舊音作鄔音偃丕烈案鄭詩譜史記注引虞翻及索隱皆作鄔　弊舊音作蔽詩譜史記注亦作蔽　舟別本作丹與史記注同鄭詩譜作舟　黙舊音作睪與史記注同詩譜作疇

華別本作莘困學紀聞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丕烈案鄭詩譜同小司馬引亦作華也　又前華困學紀聞引亦作華補音作莘解同夏文燾曰案華字是也此即上文八邑之華上解云八邑下解云華國其實一也詩鄭譜正義云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韋上解號鄶爲二國下解二邑爲號鄶斯其例矣水經洧水篇注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善長以前華之解移入上華下非誤也正以前華即八邑之華耳與韋意同又可知北魏時本作華矣

仲雪補音作中　是天啓之心也段云心當刪解云有心字誤是也卷十九泝江解云或宥淮字者誤正同此　以淳段云說文作焞　解能理補音作能治

火功當依別本作大功　成樂物生段云玩韋解當作成物樂生　解草菜當依別本作草菜

妘姓鄔惠云潛夫論作鄔　路惠云即路子也左傳作潞　解求言段云大戴禮來言水經洧水篇萊言　解鄩補音作尋　蠻芊蠻矣段云周禮注作闡芊蠻矣　伯

翳惠云漢書作益　解漢爲太宰當依別本作太宰　能議惠云漢書作儀段云玩韋解當本是儀　若更君而周訓之段云玩韋解疑當作若更而君訓之　泰誓補音作大

角犀丕烈案補音以爲舊音韋本作墀賈唐孔本作犀又謂今諸本但作犀疑宋公序誤互舊音之字　解頂角當依別本作顏角丕烈案顏角見毛詩君子偕老傳　解膀補音作旁

解萬億曰兆別本作十億李氏治古今黈亦作十億　萬萬兆曰姟古今黈同別本作萬萬曰姟無兆字段云十萬曰億者古數萬萬曰億者漢時今數故鄭詩箋王制注皆用古數而內則注呂刑孝經注皆云萬億曰兆此亦是古數古數億以下以十相乘億以上則以萬相乘故韋云萬萬兆曰姟謂萬億曰兆萬兆曰京萬京曰姟亦古數也若漢時今數則如甄鸞所謂中數萬萬億曰兆上數億億曰兆大於古數遠矣別本刪改非是李仁卿所據本及所駁皆非

九畡惠云說文引作垓云兼該八極　謠惠云漢書舎　箕惠云漢書五行志其萁草　服段云考工記鄭注引作箙　天之命

此別本此上有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一節幷解十四字補音出注君姁惠云宋庠有音是庠本羨此文

及注也丕烈案果有此解則下文不更作解矣及同于惠云同史記作止櫝而藏之
惠云藏史記作去古皆謂藏爲去解腊極也丕烈案前周語解極作亟
解驪山補音作麗解購補音作購也
卷第十七
解審恭王名也丕烈案此當是箴或作審恭王名也與前第十二卷晉語解同脫三字耳
箴審音相近見鄭周禮羽人注休懼惠云周禮瞽矇注引作怵懼陸德明曰北本作休
解爲其稱補音其字無解班號補音作頒
椒舉舊音作湫後同丕烈案蓋與此異本湫椒古同字漢書人表作湫王弗是解是
理也段云說文諟理也韋以是爲諟省丕烈案此亦讀爲飭二師丕烈案此師字之誤也解
同如廬戢黎當依別本刪戢黎二字解輕窕舊音作挑丕烈案蓋與此異本解
猶食也當依別本作貪又何不來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不字丕烈案下文云
不然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誤
匏居惠云匏一作抱見吳越春秋解蘧補音作蘧子樹惠云劉逵引外傳射不過講軍
實射古文樹劉得其實丕烈案說詳九經古義劉引在吳都賦注磽補音作墝解确也補音
作塙城守之木丕烈案依解云城守之餘木當是末字之誤也有弁惠云弁與卞通丕烈
案魯語作卞卞者弁之俗體漢碑卞是也脈舊音作胍丕烈案此舊音誤胍胝大腹與此無涉
褻御舊音作褻丕烈案毛詩作褻字當從埶解大雅補音作疋丕烈案以疋作雅見說文
爾雅釋文云字亦作疋而宋公序又諸書所引爾雅皆作此殊不然惠于小民段云漢石
經尚書惠于矜□丕烈案漢書谷永傳引尚書作惠于鰥寡不敢驕補音作惰數戒者
補音無戒字
解頓瞀惠云卽頓牟丕烈案牟瞀聲相近
解棘圍丕烈案圍卽闈之借字
卷第十八
不攜補音作儶之儀惠云鄭衆引宜解周氏曰丕烈案左傳補注云漢儒說春秋者
周仲文也解明尊卑別本作分別尊卑補音出分別上下之神神下惠從鄭衆引增
祗氏姓之出出上惠從鄭衆引增所物享惠云享漢書作序孟康曰各有分序也

糅惠云史記擾擾有柔音故亦作糅錢先生曰說文玉部𤣷讀若柔方物惠云史記放南
正重段云左傳正義引木正重蓋非韋本解火當爲北惠云詩正義引鄭志荅趙商云
火當爲北漢書臣瓚曰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致譌耳師古曰此說非也云云丕烈案小司馬厤書與太
史公自序論此字詳矣三苗復惠云史記服
解郊神當依別本作郊禘犓豢惠云說文引作犓則底丕烈案此字當作底解
至父當依別本作王父殄其補音作姊丕烈案此姊字乃宋公序誤讀舊音所改解苛
虐也丕烈案舊音出苛姊械系二音蓋舊音本韋解作苛姊也與此本異耳宋公序據之以改正文
失之矣
解楚文王之子頵舊音出王頵丕烈案與此異本也解使齊別本作使於齊
補音出使於解囊費也別本作子囊也丕烈案費是貞字之誤韋上卷子囊讓謚解云公子
貞可證囊貞不詞蓋有脫文解騻補音作驦丕烈案驦字是也內傳正義引賈逵曰色如霜紈蓋
賈本內傳字从霜故義如此
王孫圉別本作圉後同丕烈案作圉者疑宋公序本也困學紀聞六引亦作圉與此本同說
于補音作乎解爲珥當依別本作弭丕烈案象弭見詩采薇解氂牛補音作旄解
讙譁補音作讙譊
強忍犯義段云犯義二字當是注誤爲正文貝水丕烈案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宋衷同
夏文燾曰案水經巨洋水篇注云卽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昫瀰皆
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具巨昫聲相近則具字是也此作貝乃字形相涉而誤解同解勝難別本
作勝之難補音出之難
卷第十九
解于檇舊音作酅解隨會稽補音作隳丕烈案魯語作墮封植補音作殖
憔悴補音作顦顇
戚然段云戚說文作慼以伺補音作司仿補音作傍解很傷當依別本作傾傷
解甲盾別本作甲首丕烈案此與內傳哀元年云越子以甲楯五千者同今哀十一年內傳文亦
作甲首誤字耳別本蓋宋公序依之以改非也
解釋辭也當依別本作釋解也補音出釋解

乃訊惠云說文引作誶解紿背之耆稱黎老別本作黎凍棃書徵也在播放
也之下補音出凍棃丕烈案韋蓋直訓黎爲黑而以駘背之耆解之與他書言如凍棃色者不同宋公序
本非也以懸吾目於東門段云史記吳世家抉吾眼置之吳東門索隱曰國語抉爲
辟又云以手抉之王愠曰云云與今本大異鶪鶘補音作夷段云說文鵜胡字或从弟然則鵜爲
正字也揚雄曰鶪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應劭曰取馬革爲鶪夷鶪夷榼形今案云鶪鶘者取其多
容謂如鶪之腹如鵜之胡也陸機曰鵜胡頷下胡如數升囊能羣抒小澤水滿其胡而弃之水盡乃食魚
深溝惠云吳越春秋作闔溝晉公午段云依此本注則正文午字衍后庸補音作舌
惠云吳越春秋作洩庸丕烈案左傳補注云唐石經作舌庸攻他書或作洩曳渫泄皆與舌字聲相近此
本誤耳焚其姑蘇惠云吳越春秋曰燒姑胥臺胥蘇古字通先晉惠云吳越春秋作前
進王孫雒補音作雄丕烈案宋公序誤也盧學士鍾山札記曰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作駱以駱
證之則雒字是矣詳見本書愈章補音作俞後同解以恐段云此恐字必誤當作誘
出火竈惠云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丕烈案古文造竈通詳禮說官師補音作帥丕烈案此
當爲師卽帥字也宋公序不識此故有駮論耳解鄭司農丕烈案此小宰注文別本作鄭後司
農後字誤添之也肥胡惠云左思賦作祀姑劉逵引外傳同解旌鎧當依別本作衿鎧補
音出衿段云紟之假借紟以釋帶解丁寧鉦也段云据補音當作丁寧令丁謂鉦也丕烈
案晉語同越錄惠云吳越春秋作越次請亂惠云吳越春秋作辭曰到補音作自解
墨暴氣也丕烈案韋解下文將毒云毒猶暴也故解此云暴氣也別本作黑氣也非是解
逆也當依別本作暴也補音出悖暴訊讓段云此訊亦誶之誤以爲過賓段云爲者
今之僞字
解原也別本作原中也段云有中者是侯壬補音作任簦笠補音作簦苙
唱謀補音作倡在戎當依別本作任戎解屋水當依別本作屋外解昭謂
之摘當依別本作昭謂儋謂之摘丕烈案見爾雅此本因謂字複出而誤解海口段云王伯
厚曰當作浹口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引韋皆正作浹丕烈案段據困學紀聞說也補音浹口卽協反自不
誤別本亦作海非公序之舊矣解洲也補音作州解冬十二月當依別本作十一月
丕烈案內傳文
卷第二十

蓑補音作衰解錢唐江補音出浙江丕烈案盖宋公序本錢唐江作浙江也攷尚書釋文夏
本紀索隱引作錢唐陸德明小司馬所據與此本同矣夏文壽曰案水經漸江水注云韋昭以松江浙江
浦陽江爲三江則與公序本同句無惠云水經注吳解太湖段云王伯厚曰當作太末丕烈
案據困學紀聞蔑補音作篾丕烈案內傳哀十三年姑蔑亦不从竹公豎別本作公令豎補音
出公令殄丕烈案此卽疢字見曹憲博雅音解以廩補音作廩以解要功徼
利補音作徼功要利
卷第二十一
入官別本作入宦解隙也補音作隙後同睦熟舊音作稑段云作稑非左傳云國無
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和熟睦熟一也解盈縮補音作贏
觥飲補音作觥飯惠云說文引作侊飯不及一食鈕樹玉曰今本說文多後人所改案集韻類篇引
說文並作侊飲不及一餐亦誤也當依廣韻引作侊飯不及壺飧玉篇同剛柔以禦當依別本
作剛彊以禦丕烈案卽下文剛彊而力疾也
黿補音作鼉渚舊音韋作陼唐賈孔作渚丕烈案疑宋公序誤易舊音之字

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畢

國語明道本攷異序

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云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凡刊正增減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宋公序補音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字於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取之讀國語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錢唐汪遠孫譔

序終

國語明道本攷異卷一

汪遠孫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宋公序補音題卷周語上第一後放此公序言天聖初宗
人同年生緘本如此案補音題卷最近古解在荒服之中嘉靖重刊宋公序本無之
中二字許宗魯金李皆嘉靖重刻本也許金兩本閎有異同不復悉載解周公之胄矣
矣公序本作也案內傳僖二十四年作也字凡韋注不必盡同內傳而宋公序往往改就內傳非韋氏原
本也凡若也矣等字有無異同無關文義者不悉載耀德史記周本紀後漢書蓋勳傳耀作燿說文
無耀字解楯補音作盾盾楯古今字解故陳其功德公序本無德字是也史記
集解及詩箋皆無德字解信武王信下公序本有哉字是也史記集解及詩箋皆有哉字
懋補音作茂云通作懋解障壅障公序本作鄣舊音同案鄣非此義宋公序言舊音唐人箸譔
昔我先王世后稷公序本無王字非也內傳成十六年疏引國語有王字史記同索隱
曰譙周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允南以世字屬下讀所据本有王字可
知且玩韋解自當有王字此是傳寫誤脫亦非公序之舊書武城疏詩豳譜緜長發疏內傳昭九年疏無
王字蓋据誤本國語刪之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昔我先王后稷有王字而又刪去世字耳不務
公序本不作弗史記及索隱詩緜疏引國語皆作不解書序曰書上公序本有夏字解失
邦邦作國楚語注同書序作邦解須於洛汭公序本下有是也二字而自竄
于戎狄之閒公序本作翟舊音同案明道本除晉語翟柤外皆作狄後放此敦篤公序
本作惇舊音同史記作敦奕世奕當作亦漢碑中常侍樊安碑綏民校尉熊君碑執金吾丞武榮碑
亦世載德正用國語之文解奕奕前人也下弈字公序本作亦案注皆當作亦詩有客亦
白其馬傳亦亦周也書大誥矧亦惟卜用傳亦亦文王注例正同至于武王史記作至于文
王武王案國語疑本作文武涉下武王而誤文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國語作至于文武可證
莫弗欣喜公序本弗作不文選注作不解帝辛紂名公序本無帝字不忍
公序本不作弗文選東京賦劉越石勸進表注引國語皆作不欣戴史記欣作訢案羣籍多有以意
改者不悉錄于商牧公序本于作於凡于於錯出後不載解除甸內甸公序本作畿
元和陳氏樹華攷正云按上有弁畿內之句作畿爲是夷蠻要服公序本作蠻夷案蠻夷是
也注中先蠻後夷依周禮九畿之次弟爲說荀子正論篇正作蠻夷史記及書禹貢疏作夷蠻者已從誤

本攷之解夷蠻案當作蠻夷解必以所貢必公序本作皆解各以其
職來祭者也公序本無者也二字解貴寶爲贄寶作珤贄作摯補音云通作寶
本或作贄同解故詩云公序本作詩曰無故字解終謂終世也終世公序
本作世終是也荀子楊倞注引注作世終解謂邦國之內邦國公序本作邦甸攷正云傳
有甸服者之文作甸爲是解先修志意公序本無志字案有志是也史記集解與此同解
次序已成序下公序本有也字當衍解地遠者罪輕公序本作皐見補音云說
文秦以皐似皇字改爲罪今作皐得字之正此書諸篇多作皐不復重解有威讓之令史記
令作命而又不至史記又作有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
公序本則下有又字無而字史記又而二字俱無伯士公序本作仕注同史記作士太平御覽兵
部三十六引國語亦作士古士仕通用解而示之兵法也法公序本作非御覽亦作
非義俱通犬戎樹惇史記及御覽惇作敦帥舊德公序本帥上有能字見補音史記帥
作率無能字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三十六並無能字解責其不享公序本無不字解
禦猶距也距也上公序本有應也二字見補音解遇衆則式禮也禮下
公序本有之字此脫解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
族也父子上公序本有一字異姓作姪娣一族下有之女二字補音出姪娣是宋氏所見本異也詳
發正況爾小醜乎公序本無乎字脫史記有乎字爾下又有之字不獻公序本作不作弗
史記作不解今安定陰密縣是也公序本無是也二字邵公告曰
公序本邵作召下同告下有王字並見補音內傳昭二十六年疏引國語無王字邵召古今字後同解
邵康公之孫孫公序本作後史記集解作後詩黍苗疏同解巫人有神靈
巫人公序本作以巫是也御覽方術十六引無人字障之舊音障作鄣辨已見前爲川者
決之使導公序本無者字脫瞽獻曲公序本曲作典見補音云本或作曲非案內傳
襄十四年疏引國語瞽陳曲並引韋昭云瞽陳樂曲獻之於王與今傳注文異者或出於意改然可證古
本皆作曲矣公序誤也宋本史記禮記表記疏亦作獻曲今本作典後人依公序本國語改之解少
師公序本作小師吳黃氏丕烈札記云小師在周禮春官解賦公卿列士所獻
詩也公序本重賦字衍解謂箴諫之語也謂上公序本有誦字此脫解師
傳修理師傳二字公序本作修字義俱通民之有口公序本口下有也字是也史記

有也字
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公序本原隰上有有字無之有二字案章注原
隰衍沃四字平列文玩文義上句土字貫此句言之原隰衍沃與山川對文史記亦云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與公序本同可證解民所敗者備之民公序本作其所敗作所惡見補音案据韋解
備敗二字公序本非也其所以公序本無其字史記同王不聽公序本不作弗史記
作不國莫敢出言公序本國下有人字案史記與明道本同上文國人莫敢言內傳昭二十
六年疏引國語下亦無人字解漢爲縣縣上公序本有堯字衍史記集解引注無堯字夫
榮夷公公序本無夷字案下文兩言榮公此涉上文而衍史記無夷可證猶曰怵惕
補音作曰云或本作日重刻本作日依或本攷也史記作曰攷正云當作日月之日蓋因字相近而誤
懼怨之來也公序本無也字蒸民重刻許金本皆作烝注同補音作蒸非解頌
周頌思文也也字公序本在周頌下解鮮矣公序本作寡也是也堯之亂
公序本別行是也是以及此難公序本無是字爲懟下有音墜二字此据舊音增入
它放此解在險之中險上公序本有危字此脫解公卿相與和和上公序
本有共字舊音同此脫不籍千畝補音籍作藉案籍藉錯出說文作耤當以耤爲正字
解不復古古上公序本有遵字解及宣王都鎬公序本無及字史記正義引注
同供給補音供作共大官各本作大誤唯書堯典疏引國語作天官詳發正覛土
公序本下有覛視也三字此本移三字於土氣震發句下而於覛下据舊音增入音脈二字非也底
補音作厎案底厎不同訓至者厎爲正字解春土長冒橛長字公序本無脫橛補音作橛
是也攷正云詩小雅既備乃事鄭箋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正義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引
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据所引是韋注脫孟字解膏潤也潤上有土字當衍解
災疫疫作病稷以告王絕句今讀以韋解在告下告絕句非解主農事也
事下公序本有官字解立春日融風日字誤公序本作日齋宮補音齋作齊案古多
作齊用假借字也下同解濯溉也金本作洗許本作洒案公序本當作洗洗溉義俱通不當
作酒也解司樽樽作尊尊樽古今字解監察也下空格公序本不空王耕一
墢詩載芟疏呂覽孟春紀上農篇高誘注引國語作發案發是也墢俗字解王耕一墢
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
尺公序本無此二十五字而有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十四字在王耕一墢句下一耜見

補音案此本誤也詳發正解三之下之作於誤庶民公序本民作人案唐諱民改人已後
民人襍出不復提正以風土公序本以下有省字舊音於上文省功下云下省民省風同則舊本
有省矣高郵王引之述聞云省字因注而衍鈔本北堂書鈔引賈本無省字廩補音作稟注同解
粢盛粢公序本作齍舊音同案經典多作齍盛或作粢盛粢字誤徧誡公序本作戒舊音同
誡戒古今通解陰陽分布公序本無布字此脫解始震雷公序本作始電二字
案韋注或依傳作解宋公序乃從月令改之也解啓戶而出而作始解農官之
君農官上公序本有后稷二字此脫解不特掌事特作得誤解達官府達字
誤公序本作逆解鋤屬補音作鉏鋤乃鉏之俗解使役公序本作役使而一時
講武攷正云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潘安仁藉田賦及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孫子荊爲石
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並無而字疑而字衍匱神乏祀公序本乏作之舊音云讀者以之爲
乏然匱是乏義無宜重也是宋公序作之矣內傳襄十四年困民之主匱神乏祀本或作之祀句正與此
同王不聽公序本不作弗史記作弗效之補音效作傚解誅之誅王
命不誅則廢命誅之下公序本有則字廢命作王命廢三十二年春
公序本接上不別行無春字解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公序本下作不睦
不親睦於王案義俱通此類甚多兩存之備考宣王欲得國子公序本此下別行是也
導訓依注作訓導北堂書鈔設官二十四引國語作訓導故實依注實當作寔協民
姓公序本民作名解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人姓公序本作人始
生合下有之字案人字卽傳中民字疑公序本傳文亦不作名也解掌養犧牲養上公序
本有牧字解懷妊補音作任案任姙古今字周南毛傳作懷任解捼而取之捼下
公序本有擇字解乃升穀乃上公序本有農字解敗爲敗公序本作賊江都汪氏中校
譌云據正文以賊爲是乃廢滅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國語無廢字疑廢衍二
年公序本作三年非也解郊岐郊公序本作蓋解涇渭洛洛公序本作洒非也內傳
昭二十三年疏引韋注作洛解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攷正云史
記集解引震下有動字當校增動下也字似衍下川字疑而字之譌民亂之也公序本亂之作
之亂誤倒解笮莊百反舊音鎮笮下云莊百反案此据以增入重刻公序本亦誤衍四字而
又誤莊百爲莊陌非川源必塞內傳昭二十三年疏引國語無川字史記周本紀漢書五行志

說苑辨物篇同疑川字涉上下文誤衍解地動則泉源塞六字公序本無脫源
塞國必亡公序本無五字脫水土無所演公序本無所字脫內傳疏及史記漢
書說苑並有所字無水字引此正作土無所演四字述聞云今本涉上句水土演三字而誤伊洛
案此洛當作雒注同說苑作伊雒解竭盡也公序本作伊洛竭涸也五字其川源
又塞漢書無川字解還於洛汭汭公序本作邑是也惠王三年三當
作二各本皆誤述聞從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校正案下注云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作
二年爲是解惠王涼公序本作毋涼二同舊音賈注無毋字補音云世本及古今人表並作
毋涼案史記周本紀索隱引世本有毋字內傳昭二十六年疏引世本無毋字史記作閬閬涼聲近亦無
毋字未知孰是石速公序本速作遬舊音同內傳作速說文速籀文作遬而立子頹公序
本子上有王字頹者穨之俗凡字形太俗者不悉箸辨後放此王子頹飲公序本無王字解
簫韶公序本作大招舊音同解大護護舊音作濩解諸侯大夫公序本無
侯字解不舉樂也公序本重不舉二字歌舞不息樂禍也公序本作歌舞
不思憂五字案公序本是也下文臨禍忘憂是謂樂禍卽蒙歌舞不思憂句而申說樂禍之義不應於此
先言樂禍明矣明道本誤依內傳莊二十年歌舞不倦樂禍也之文而改國語不顧文義重複不貫也汪
氏校譌亦云盍納公序本作盍盍盍古今字解闉門南門也五字公序本無脫
王乃入也公序本無也字解降謂下也公序本無謂字也下有下者二字
是何故固有之乎說苑辨物篇無固字疑今本衍古故固通用解芳馨馨公
序本作香下注同案香字是也毛傳說文並云馨香之遠聞解抎冒補音作抵抎俗淫佚
公序本佚作泆舊音同解臭惡補音作臭案臭俗或云說文殠腐气也韋注本作殠字解
加謀無罪謀公序本作誅是也賈注作誅不蠲公序本不作弗見補音說苑作弗或
見神以興述聞云見當爲㝵形近而譌說文㝵古文得下文道而得神淫而得神作得字內傳
莊三十二年作故有得神以興此其明證融說苑作祝融解崇崇高山也夏居
陽城崇高所近御覽地四引韋注云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陽城嵩高在焉說文嵩新附字
徐鉉引韋注云古通用崇字宋初所据注輿今本不同聆隧說文耳部引國語作聆遂內傳莊三
十二年昭十八年疏引作黔隧後漢書楊賜傳注引作黔遂案聆黔聲同說苑作亭隧古作遂遂道也
解鳳之別名也鳳上公序本有鸑字文選南都賦李善引賈注無鸑字解岐山

之脊脊作舊誤王於鄗補音云鄗宜從鎬案內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此鄗作鎬說苑作鎬說
苑王上有宣字解後三年三公序本作二案二字誤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
四十六年王陟是宣王崩在殺杜伯後三年矣墨子明鬼篇亦作三年可證解田于圃補音
圃音于救反重刻本作圃非公序本也墨子作圃解冠朱冠公序本無上冠字解爽
貳貳俗寫作二故公序本又誤作亡憑身公序本作馮舊音同馮憑古今字是實臨
照公序本無是字是也實當作寔寔是也說苑作是是卽寔也不應重是字爾雅釋詁邢疏引國語無
是字可證夫神壹不遠徙遷公序本壹作一注同案壹是也內傳神聽明正直而壹者
也依人而行文義與此同公序本遷下有焉字爾雅疏同若由是觀之爾雅疏無若字其
丹朱之神乎公序本無之神二字爾雅疏及說苑並同逢福說苑逢作豐狸姓
案狸當作貍注同解太宰王卿王字誤公序本作上解王幣之事幣作帛据
傳作帛解物數也公序本重一物字忌父說苑忌作己解長尺二寸
有瓚二公序本作一案一是也見考工記以告王曰公序本無以字說苑同逞說苑
作盈解邵武公也公序本下有爲王卿士四字無與守邦太平御覽封建
部五引國語作無以守邑弁注云邑國有罪補音作辠辨己見前盤庚公序本盤作般舊音
同則惟女衆公序本惟作維下同在大事公序本在下有於字御覽無必以
濟衆也公序本濟衆作衆濟是也見補音御覽同是故公序本無是字御覽同以莅
之補音云莅本或作涖今重刻本傳注皆作涖從或作也涖者隸之假借字莅俗解考中省
己之中心以度人之衷心省上公序本有考字見補音衷公序本作忠案此明
道本衍一中字耳作衷不誤二句總解傳考中度衷四字非但釋考中也解不與秦地與補
音作予云下予里同又崇立於公序本無於字是也御覽同解禮天子搢大
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公序本無搢大圭以下十七字御覽同陳氏樹華校
補音云補音繅音蚤當卽此繅藉之異文今本傳寫脫誤解秋分夕月秋上公序本有以字
御覽同解在西門之外也也公序本作必矣二字解中庭補音作廷案廷
是也猶恐其有墜失也公序本無其字御覽同解章別貴賤別公序本
作明爲贄公序本作摯舊音摯音至或爲贄補音云下文注同解躬圭六寸六公序本
作亦七二字案七是也考工記信圭躬圭皆七寸解道路以旌節以公序本作用是也

懈慢補音懈作解解懈古今字解流之裔土也裔土公序本作荒裔解夷蠻
之國民夷蠻公序本作蠻夷是案此與征大戎篇不同也解刻其額而墨涅
之額作額涅作室舊音同解虐其處也公序本作虐處者也替補音作晉云注同案
替晉皆俗說文替廢也入竝部解誣民民亦將誣之民亦將誣之五字公序本在傳
誣王無民句下此七字誤竄在此解亨之言食也公序本無之言二字十六年
而晉人殺懷公六當作七各本皆誤注同蓋後人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改之襄王以魯
僖八年定位即爲元年史以魯僖九年爲襄王元年非也王氏述聞從上下注文校正懷公無
冑公序本不重懷公二字御覽同疑脫解潛會秦伯潛上公序本有公字解周
內史叔興也也公序本作父補音云下注同案今下注輿父上脫叔字解即位受
命服卽位上公序本重世子二字是也解三以王命公序本上有贊道也三命五字
解致贈之禮贈下有賄字以導諸侯舊音作道凡導公序本作道道導古今字
後放此解心忠忠公序本作中解有恩恩作報解制義之節義作事
守節不淫公序本節作禮疑禮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五作守法解復之復上公序本有
王字此脫解奉子帶公序本無子字脫解在魯僖二十四年四公序本
作五是也四涉上下注文而誤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六當作七當從述聞校正
朝王于衡雍公序本無王字補音出朝于則無王字矣案有王是也解敗楚於
城濮城濮衛也楚下公序本有師字衛下有地字解內史與父輿上有叔
字已見前解策命晉侯爲伯賜晉侯大輅伯上公序本有侯字賜晉侯大
輅作賜之大輅之服案韋注不必全同內傳疑此諸類宋公序或依內傳之文改之於是乎始
霸也公序本無也字
國語卷第二　周語中　解師還又叛卽衞師上公序本有
鄭字無叛字解故鄭公子士泄堵寇公序本作泄堵俞彌見補音余友仁和諸
氏嘉樂曰韋引左氏僖二十四年傳而誤涉二十年傳二十年入滑者公子士泄堵寇公子士鄭文公子
見宣三年傳洩堵寇洩其氏堵寇其名二十四年伐滑者公子士堵俞彌堵其氏俞彌其名今內傳堵上
有洩字涉上傳而衍鄭有洩氏有堵氏不聞有洩堵氏也公序本作泄堵俞彌据誤本內傳改之泄與洩
同解游孫伯周大夫伯爵也公序本無伯爵也三字是也伯是五十字非爵

也賈逵注內傳但云周大夫古人有言曰公序本無古字解佷也佷補音作狠說
文从亻解猶以禁禦他人公序本無以字解棠棣之詩棠公序本作常
舊音同案常是也詩公序本作篇解猶能外禦異族猶作然解周衰公序
本作周室既衰解親禮廢公序本重親字是也解宴兄弟補音出樂絕當從公序本
弟下補之樂絕三字解復循棠棣之歌循公序本作脩作二字解先之先公
序本作失之下有矣字是也解邵康公之後也後下公序本有穆公虎三字解
至周公至字誤公序本作去解雖內相恨內作已恨作很平桓唐云桓當爲惠
解武乃鄭桓公之子公序本無乃字此衍解平王宜咎咎作臼句末有
也字解文太子之子補音出泄父當從公序本刪文字太子下補泄父二字史記周本紀
作泄父解鄭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之子莊公寤生六字公序本無此涉上文
而衍解夾輔周室舊音作挾古字通公序本無周室二字解伐宋公序本下有入
鄭二字解奪鄭伯政伯不朝奪上有王字伯上有鄭字解明桓之非
也桓下有王字我周之東遷公序本我上有凡字衍解晉文公公序本
作侯是也晉語四作侯解戮力同心同作一晉語同補音云戮力一心據字書及經史當
用勠字說文從戈者殺也從力者幷力也解輔平王也公序本作夾輔平王是也六字繇
定公序本繇作由古通解纂惠王補音出纂王無惠字解鄭厲公公序本無鄭字
脫解廢也廢上有猶字不徵於他公序本作它它他古今字解他謂翟
人伐鄭也公序本無伐鄭也三字解三仁義祥也三下公序本有德字是也
和寧百姓舊音作龢案公序本多作龢閔亦作和後不悉載由之利內則福
公序本由之二字在福下解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九字公序本無脫解
爲禍階也四字公序本無脫解奚仲仲虺之後公序本下有大任之家也
五字以下注閔之此脫解詩云摯仲氏任公序本下有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十
字解周武王之元女公序本無元字隔舊音作鄢解取仲任氏之
女公序本無取字解滅之滅舊音作威毛詩同解傳曰窋須之鼓鬬聾
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曰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補音云伯姞注一本但言姓氏所出無他語今本乃

有密須之亡不由伯姞據韋氏注方難唐尚書言鄢亡非由仲任鄶滅自因鄭武而此注乃云不由嫁女
似相反背解鄭女爲聃夫人鄭女上公序本有鄭姬二字解嬪姓嬪補音作
讀解爲息夫人息下公序本有侯字解因稱息嬀之美於楚楚
遂滅息楚下公序本並有子字解曼鄧女公序本上有鄧曼姓楚四字解文
王過鄧文王二字公序本無脫解而亡其國也五字公序本無脫盧金本
作盧漢書地理志盧江郡應劭曰故盧子國解六親也新來過賓也公序本注
并在新舊句下更出親新舊三字解以利利其身而去也去下公序本有退自
營三字鄭伯南也內傳昭十三年疏引國語南作男並引王肅注蓋王讀南爲男解卑
而貢重者卑上公序本有爵字解鄭在南服南作男下同解明侯也
公序本作明矣矣形近誤侯又衍也字解車服改易車服作服制解侯伯也
世謂公序本無也字謂作位犲狼公序本犲作豺下同說文犲从豸解鄭莊佐之
莊下公序本有公字解莊王他他舊音作它解惠王涼涼上公序本有毋字辨已
見前解爲頵所簒頵上有子字鄭伯捷公羊春秋作接捷接古通用漢書人表作
接解宣王之母弟公序本無母字鄭語注亦無母字史記鄭世家桓公宣王之庶弟徐
廣曰年表云母弟史公一人記載已自違異水經渭水注引世本作庶弟漢書地理志詩鄭風譜發墨守
服虔注內傳並作母弟不可猒也舊音作厭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引此作厭猒古厭字後
同王不聽公序本不作弗御覽同十八年公序本不別行八當爲七述聞從注
文校正解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公序本無原伯毛也四字案毛字衍唐固
以譚伯爲原伯韋注本唐後人不解其義而妄刪之說詳三君注輯存
難初惠后公序本不別行解開狄人開公序本作啓解攢茅欑作攢內
傳釋文從木解開地開舊音作闢音擗解遠郊之地地公序本作內解六
軍之士士作事王不許公序本不作弗解不意度意公序本作億古通解
男一百里公序本無一字此衍寧宇書禹貢詩殷武疏引國語皆作寰宇解賴利
利舊音作嬴音盈耳目心腹腹下空格公序本不空余一人豈敢有愛
公序本下有也字解造制度造下公序本有創字其流辟旅於裔土辟下
空格公序本不空無旅字何辭之有與公序本有與作與有晉語亡人何國之與有句法一

閔解辟於荒裔辟上公序本有放字解何復公序本作復何懋昭公序本懋
作茂注同余何敢以私勞公序本無何字解魯僖二十五年六字
公序本無案已見上篇注此疑衍王以晉君爲能德公序本無能字解爲能
布德行公序本作爲能行德四字解宗猶宗廟也上宗下公序本有祊字解
將見慢黷頓弊也黷下有而字弊作獘也作之陽不承獲甸述聞云據
韋注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正文本作陽不獲承甸今本獲承二字誤倒豈有裔民
哉公序本無哉字解謂凶惡之列列公序本作民是也解奉叔武以
守國公序本無國字解庸和用也公序本無和字太平御覽刑法部九引國語注同此
衍余懼其無後公序本下有也字御覽同解翳衍翳補音作醫案醫翳正俗字世
本巫彭初作醫故隸變作翳與二十四年解襄王二十四年魯僖
之三十三年也案傳注四字皆當爲六襄王以魯僖八年正月定位卽爲元年至僖三十
三年爲襄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魯僖九年爲襄王元年非也周語上賜晉惠公命韋襄王
三年而立晉侯韋注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也八年而隕於韓韋注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賜晉文公命
韋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雝韋注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上文襄王十三年韋注十三年
魯僖之二十年也以此推之其爲二十六年無疑古文四字作亖與篆文亖字形近易譌公序本注作三
十二年因傳文譌作二十四年遂据史記改以合之襲鄭在魯僖三十三年明載內傳且與上韋注均不
合矣左右皆免胄而下拜公序本無皆字拜字句下有注文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
左右下也胄兜鍪也免脫也脫胄而下敬天王也二十八字案拜字公序依內傳刪之錢氏曾讀書敏求
記曰介胄之士不拜秦師反是有拜字是也舊音出注兜鍪此本或脫此一句解左車左也
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
無威儀所以敗也公序本止作超乘者跳躍而上車者九字秦師必有謫
補音云本亦作謫案謫字俗解崤也公序本作殽地舊音殽或作崤崤公序本作殽解
晉地名名公序本作也解景公獳補音作獳享之公序本享作饗太平御覽
四夷部二十引國語亦作饗餚烝舊音殽或爲肴案餚字俗解襄王之孫襄王上公
序本有周字解定王榆舊音榆本或爲渝補音云或作揄案明道本與古今人表合解
范會也公序本上有或曰二字王見其語公序本下有也字解以士季

之言告王也八字公序本無脫解范武子字公序本無武字御覽有解
郊禘公序本作禘郊是也且唯戎狄公序本唯下有夫字涉下文衍御覽無冒沒
案冒當作冐說詳三君注輯存解犧樽重刻本重犧字補音述注與此本同樽作尊下同解
象樽重刻本重象字巾冪羃字俗周禮作冪說文作幎解猶埽除也猶上公序
本有祓除二字解兔醢補音出菟醢周禮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解大器大公序本
作戎解烝升也三字公序本無案上注已見合好公序本合作食誤故歲飫
不倦公序本無故字解旬十日之內所成為也旬公序本作修內作中札
記云段氏玉裁曰此本作旬十日也修十日之內所成為也因十日字複而誤脫解昭其功
其作有解五采公序本作采色解繪繡繪舊音作繢解和同之道行
道公序本作用德建公序本作建德誤倒解武子隨會也五字公序本無脫解
以為常也也公序本作法者二字解若過國國儀禮作邦章沿避漢諱注中
莊多作嚴亦是顧氏炎武日知錄常言之解使以次介假道公序本無以字是也解
于廟廟儀禮作朝道茀不可行公序本下有也字候不出疆周禮候人
注引國語疆作竟解司空掌道路者司空下公序本有卿官二字解渠之
渠作梁解列樹以表道公序本上有古者二字饍宰公序本作膳膳饍正俗字
解可以寄寓羈旅之客也攷正云可字疑衍公序本無寓字解縣方
十六里十六公序本作六十誤倒里下有施舍者所以五字補音述注同晉賓不見
補音不作弗解恭王之子王字誤公序本作公解如往往作之解往徵
舒之家公序本作往之徵舒家解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至公序本
作盛無而字禮記月令疏引注同徛舊音作徛案徛字見廣韻畚挶舊音出畚挶案內傳襄九
年陳畚挶唐石經從木說文挶輂持也非此義解舉土舉公序本作舁是也解具爾畚
挶爾作汝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公序本王下有之字解制法也
表識也六字公序本無脫疆有寓望公序本作畺見補音注同說文畺或作疆風俗
通義引國語作量解以財用之也公序本作以備財用是也懸耜補音作縣縣懸
古今字奧草舊音云奧賈本作冥解蒸求求公序本作棄棄作弃因誤作求解作
逸樂之事作上公序本有君字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公序本也上有者字

衍解敵國位敵也公序本無國字脫解叩關叩周禮作敂解遂以
入境告也公序本無告也二字案此据聘禮刪節非是韋注意以釋傳文以告二字也聘禮入
下境字當衍說見王氏儀禮述聞行理孔晁本理作李解理吏也逆迎也執
瑞節為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周禮司關疏引注理吏也行理小行
人掌國賓客禮以待四方使逆賓客案令本注異或賈疏引有增減不足据也與解司里授
客之館所當館公序本無之館二字是也解視塗險易公序本作視險易也
解供其材供上公序本有各字膳宰致饔公序本作餐注同補音云音孫案音孫者
其字當作飧詩魏風傳孰食曰飧小雅傳孰食曰饔渾言飧饔皆謂孰食今攷周禮掌客上公飧五牢饔
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傳下文獻餼此
致饔則其字作饔矣饔誤作餐作音者又誤讀餐為飧陸德明釋文餐飧不分宋公序亦仍其誤矣百
官以物至公序本重官字是也解物事也三字公序本無脫至於王吏
補音吏作使解族親公序本作親族嬪姓公序本作瀆注同補音云瀆本或作黷又作嬪
說文嬪媟也古字多假借皆通解夏徵舒之父叔叔上公序本有御字此脫解媟
補音作媟重刻作褻非宋公序原本矣嬻解衮衮龍之衣下衮公序本作卷懋
帥補音懋作茂殞越補音作隕殞字俗解楚莊王公序本作楚莊王也五字子
解孟文伯歜案歜當為穀補音誤同詳發正解言儉也三字公序本無脫
解言其侈也四字公序本無脫解本謂寬則得眾故可以守
也謂字公序本作位也二字也作位解瑕璺璺補音作舋璺字俗上作事而徹
公序本作作任案依上下文義任是也解使如晉未及及公序本作反此涉上下文而
誤解宣王夫人王公序本作公此誤王孫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孫閱說閱
古通是不賞善也內傳成十三年疏引國語作賞不善是也今本賞不二字誤倒說見述聞
解舍不予公序本下有也字其喜怒取與公序本與作予予下又有也字解
如使人之私私公序本作禮是也解佐儀公序本作佐相禮儀解雝之
子居居公序本在雝下補音出雝居此誤解簡公周大夫簡公上公序本有王叔二
字此脫解棄陵陵作勝解楚晉背盟晉公序本作鄭是也德薄公序本作
薄德案注薄德是也解司馬子反公序本上有謂字解智罃智補音作知云經典

相承作此智或借知爲之案智公序本作知後放此强禦公序本强作彊下同二字通用楚軍
之卒公序本軍作君太平御覽兵部七引國語同解茀翰胡茀舊音作弗補音云內傳
弗作茀古字通解政未及政公序本作次解彼四人四公序本作三是也侊天
之功以爲己力公序本無之功二字案此疑依內傳有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之文韋注据
內傳作解因誤增耳說文手部挑攘也引國語郤至挑天許所据與韋本異亦無之功二字則民
叛之公序本叛作畔下同二字古通解赦之赦補音作舍解替慶慶字誤公序本
作慶解敬亡敬字誤公序本作散解使訟使字誤公序本作獄

國語卷第三　周語下

柯陵之會補音云柯陵今本或作加陵案
風俗通義山澤篇引國語作加陵又淮南子人閎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古柯加嘉聲同也解經
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公序本作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于柯陵
以伐鄭案公序本是也單子係後人誤增下注云單襄公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是注無此二字矣韋
宏嗣所据之經在魯成公十六年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伐鄭內傳云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
侯之師次于鄭西杜預云柯陵鄭西地然則鄭西卽柯陵內傳鄭西之師卽外傳柯陵之會下文傳云十
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正魯成公十六年會柯陵在前而盟柯陵在後本屬兩時兩事故韋注
云于柯陵以伐鄭此通內外傳以釋之其說當矣明道本乃据十七年經書同盟于柯陵遂誤合國語改
竄韋注不知傳注皆不可通也解在魯成十七年案七當作六辨又見下解厲
公州蒲內傳成十年疏引應劭諱議作州滿史記晉世家作壽曼滿曼聲相近歸安董氏增齡說
晉郤錡見公序本見下有單子二字是也上云單襄公見晉厲公此云晉郤錡見單子領下三
見字君臣之辭也迂賈子禮容語篇作訐解犫之弟溫季昭子也犫上公序
本有郤字弟下有子字是也內傳杜注云郤犫郤克從父兄弟郤至郤克族子服虔以爲從祖昆弟疏從
服說解成公魯宣公之子魯公序本在公之上是也成解欲去季氏
季下公序本有孟字解大史大上公序本有史字此脫解皆知天道也也作者
民之大事公序本民作國漢書五行志中上作民解譎諓也此三字公序本在則
可以知德矣句下解失宜宜作儀解名聲所名也公序本作名聲也失所名
爽二注爽爲塞之誤高位寔疾顛公序本顛作債注同補音云害本多作債宜從債則

宋公序改從債矣案作債非也漢書五行志禮記郊特牲疏呂覽本生必已知分注引國語作顛可證
解廣昔酒廣公序本作廟案皆非也此必酳字之誤酳昔俱有久義揜人舊音作揜補音
云通作揜解犯誣揜犯公序本作陵是也以招人過後漢書鍾皓傳招作昭昭招古
字通也此本招下空格長翟之人翟當作狄此疑由後改非明道原本也注同見卷一解
利而不義者公序本無而不義三字疑衍解言其所利驕淫之事
自自字誤公序本作耳解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案七當作六字之誤
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在魯成十七年十三年晉殺厲公在魯成十八年然則簡王十一年爲魯成十
六年無疑矣劉康公聘魯篇注作十六年不誤此本改竄宋公序本不誤今重刻亦作七者又逕後人改
作也十三年晉侯弑補音作殺凡弑公序本多作殺傳文箸之在注中者不悉備載後放
此史記周本紀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字亦作殺解匠酈氏酈舊音作麗補音云字書
有酈姓而加邑音離案麗酈古今字內傳作麗解齊慶剋公序本作克克剋正俗字解
驪姬驪補音作麗內傳作驪解故周適周故下公序本有孫字言智必及
事公序本智作知下同已見卷一解孝者孝公序本作存是也解乃爲親愛爲作
能天地所祚公序本作胙注同案說文有胙無祚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因之凡福皆曰胙
解故爲文之公序本無之字此衍解循己之意之公序本作心解修義
修作循古修循通用解施其道化而行公序本無而行二字夫子被文矣
公序本文作之案之是也注云晉周則被服之此傳作之字之證解故能得天下公序
本無能字解歸者自周歸晉也趙穿弑靈公晉上有于字也作晉弑作
殺解乾天子也公序本下有亦天子四字五且吾聞成公之生也
公序本聞下有之字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國語同內傳桓六年宣二年疏與明道本合規其瞖
以墨內傳疏及禮記曲禮疏太平御覽人事十三方術九引國語墨並作黑解三世爲
晉君公序本無晉字解晉厲公卽黑臀之孫公序本下有也黑臀之後五字
解魯成十七年案七當作六辨見前篇解後三年公序本作二年誤也單
襄公曰驩公序本無單字御覽方術九同此衍朕夢協朕卜公序本協下有于字
御覽同內傳昭七年杜注引國語無于字解協合也合上公序本有亦字解祥福之
先者也先下公序本有見字是也解必克之也公序本作當必克之必早善

晉子公序本早作蚤蚤早古今字解魯襄公二十四年也案四當作三韋注誤詳發正轂洛鬬案洛當爲雒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人事部九十七引國語作雒當是古本解鬬者兩水激有似於鬬也激公序本作格無也字補音云格俗本作激非是此九字公序本在轂洛二水名也句下水經注轂水篇引注格上有相字而又在合於洛水句下云洛水在王城南轂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轂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兩水相格有似于鬬而毀王城西南也與今本俱異壅之補音云字本作雍加土者俗解爲反天性爲下公序本有其字陂塘公序本作唐補音云今俗本多加土於傍說文無塘字解塘也塘下公序本有陧字此脫崇伯鮌公序本崇作宗舊音同宗卽崇之異體鮌作鯀金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鯀从魚系聲讀古本切未詳禹父之字古多作鮌作骸案鮌卽骸之異體今禹父字通作鯀下注同解在今東海祝其南在今公序本作今在南上有縣字此脫四嶽公序本嶽作岳下同說文嶽岳一字解昆季之孫季公序本作弟解凡此諸侯言九者公序本無侯字此衍汨越賈本汨作遹火無災燀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李善注引國語災作炎案炎是也作災者疑涉注天曰災致誤解燀焱起貌焱補音作焱文選注引作炎案炎是也炎誤作焱焱又誤作焱解之類類公序本作屬命以侯伯公序本以作爲心膂說文呂膂骨也昔大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篆文作膂呂膂一字許氏所据國語作心呂也皆亡王之後也公序本無也字解一王謂禹公序本無一字脫解緊之也公序本作豈辭也緊是也六字解侵諸侯侵下公序本有陵字此脫鄫補音云或作繒案內傳釋文云鄫亦作繒公羊作鄫穀梁作繒鄫本字繒假借字解申呂四嶽之後申字當衍解亦其族也公序本無亦字命姓受祀注祀或爲氏述聞云作氏是也踣斃公序本斃作獘獘斃古今字解拔救拔字誤公序本作振湮補音作堙實有所避文選西征賦注引國語避作辟五行志同服虔音邪辟之辟藝文類聚水部上作辭佐饔者公序本饔作雝隸變作雍補音云雍本或作饔案饔卽饔字注同解以壅飾之以公序本作而猶不可遏補音遏作過見無過補音下解而流舊音作沵解洪水洪公序本作鴻靖民干寶晉紀總論作靜文選李善注引韋注同案靖靜古字通用解鞠公序本作鞫陶詳補音文選注同史記周本紀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皆作鞫解羌弗羌補音作差是也文選注亦誤作羌解毀隃舊音或作媮補音云世本作僞揄解

公叔祖類公序本作公祖文選注祖作組補音云公祖本或作公組或作叔類史記索隱引世本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據此則作組字者從世本作叔類者從三代世表皆通案補音作組字當是作公組之譌蓋韋注一本作公組一本作叔類今明道本誤併而又誤倒矣解加武王成康成康之下公序本皆有王字是也解至今靈王公序本無靈字脫解至景王十五也也作世不夷於民公序本不作下是也在夏后之世公序本在上有近字疑衍王氏應麟採入詩考非也其以徼亂也公序本無其字則皆亡王之爲也公序本無則字議之公序本議作儀解周靈之公序本作周靈王之子是也解寵人子朝及其臣賓孟之屬也寵人上有多字下有謂寵字無其字及定王注以定爲誤解定王當爲貞王定下公序本無王字貞下重貞字解名分敬王子也分字誤公序本作介詳發正解次及靖公靖上公序本有單字解饗禮薄案饗當作享解史佚周文武時大史尹佚也文武公序本作武王案禮記曾子問鄭注亦云武王時賢史然攷晉語文王訪於辛尹韋注尹佚周大史宋本禮記疏云史佚文王武王時臣與明道本合是也旣我禮公序本旣作況後同說文無旣字彤鏤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彤蟲聲近通借解不褋褋上公序本有穀字能避怨矣公序本避作辟舊音同辟避古今字解而郊而公序本作始解自勸勸公序本作勸是也詩周頌疏引國語注亦作勸解謐靜之之公序本作爲務二字於緝熙公序本無於字脫解熙光大也公序本無大字此衍能定武烈者也詩疏引無能字解推功曰讓公序本作謂推功也解鄭司農云鄭下公序本有後字故曰成詩疏成下有王字解類族也族下公序本有類字解古能以孝道古字誤公序本作言胥也者公序本胥上有祚字余友長洲陳氏奐曰有祚非也子孫蕃育但釋胥不釋祚解貨買物補音云買或當爲貨不然衍字歟案御覽資產十五引國語注作資貨物解價重價補音作賈云或作價解鄭司農說鄭下公序本有後字是也解五銖文行文作久周禮外府注同解徑寸二分徑上公序本有大泉二字此脫解五十周禮注作直十五三字解唐所謂唐下公序本有君字解赧王公序本作赧舊音同案赧卽赧之俗說文周失天下於赧王解先時時字誤公序本作師天災降戾漢書食貨志作天降災戾通典食貨八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五

同又通典引注云戾惡氣也與韋注本異羣書治要作天災降戾解蝗螟之屬蝗公字本
作蟲屬作類解量度也度上公序本有猶字見補音治要同則爲作重幣以
行之公序本爲下有之字通典御覽治要並同文選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國語亦同解
以貿物以下公序本有子字御覽同則多作輕而行之文選注輕下有幣字
解末寬也寬公序本作寡無也字御覽治要同解備預公序本作豫備治要同解
謂若救火療疫謂上公序本有至而後救之五字疫作疾是也治要同召災補音
災作灾說文灾災一字解周固已固公序本作故聖人公序本作聖王治要同旱
麓補音作鹿案鹿麓古今字詩釋文云麓本亦作鹿易樂千祿詩大雅疏引國語易樂作
樂易下易樂之有同藪澤肆既詩疏既作逸解而鑄大錢也而上公序本有
斂字無錢字治要同耳弗及也公序本弗作不解施以公序本作以施解律
中之變中作呂解者弦繫之者公序本作有是也解衡有斤兩之
數衡上公序本有衡稱上衡四字補音云稱通作秤民歆而德之賈本德作得解
歆猶嘉服也公序本作歆猶歆歆喜服也猶歆治要作猶欣解殖立於道也
公序本作殖立也方道也從之不倦治要從作行解名號也號下公序本有令字
解氣失失補音作佚解弗及知也公序本重弗及二字是也大不踰宮
宋本禮記月令注疏引國語踰作過與下句一例解第次第也次下公序本無第字脫
解議公序本重議字解柷敔補音作圉云經典作敔古字通解樂和則諧政
和則平則公序本皆作卽解發動公序本作動發解絃管絃公序本作弦弦絃
正俗字解道己志也公序本下有誦之曰詩四字解詠詩也公序本重詠字
解聲會也聲字誤公序本作集解有林林上公序本有大字此脫解大小公序
本作小大解遂順也順上公序本有猶字解爲闔闔風公序本無風字此衍解
耳字是也解樂官屬也也作焉解中德中庸之德聲也聲公序本
李梅實之類是也公序本無是也二字解不能容別也不上公序本重
作舞攷正云舞字疑衍曲皐孔氏繼涵曰聲字亦衍民是以聽公序本此下有注文聽從也三
字解鑠銷銷公序本作消賈本作消三年之中公序本三上有今字治要同
解林鍾仲呂仲補音作中中仲古今字下同成於十二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國

語於作以解相扶扶下公序本有助字解上下生生上有相字解十一月
黃鍾月下公序本有日字下注同解六月律之始也律上有之字律下有坤字
解聚鍾公序本作鍾聚解次奇月也奇月各本皆誤御覽作其日解姑潔
也潔疑誤解洗濯姑穢姑字誤公序本作枯解用之鄉宴案鄉卽饗之字
壞公序本作享解蕤委柔貌委下公序本有蕤字是也見補音解委柔於下
柔作蕤平民無貳貳字貸之誤禮記月令注引國語亦誤作貳而疏作貸儀禮大射儀注引
作忒案貸忒貣通用韋注非解成民使無疑貳也民下公序本有之志二字宣
布哲人禮記注哲作喆解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
者公序本無上升陰氣四字脫禮記疏引舊注與明道本同見字疑衍解所以侶閑陽
陽下公序本有律字大呂助宣物各本助下脫陽禮記注引此有陽字解不名其
物物公序本作初隙御覽作躍解鍾聚也公序本下有細微也三字仲呂公序本仲
作中禮記注作中解越於中越公序本作起是也解正陽之月正上公序本有
正月二字此脫百事禮記注作百物解林衆盛也林下公序本有衆也言萬物五字此
脫南呂贊陽秀禮記注秀下有物案此本有空似剜改刪去物字解百器器公
序本作嘉誤解毋作淫巧毋作二字公序本作無或詐僞四字案月令毋或作爲淫巧鄭
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韋氏多引明堂月令蓋卽康成所云今月令也解易其正正作常
解故以鍾爲之節公序本衍之字節下重節字非解大調宮商調字誤公
序本作謂解故云去鍾公序本無云字此衍解謂宮商大聲也宮商公序
本作同尚攷正云上大鈞注大謂宮商也則此作同尚爲是解縱之縱作從舊音從音縱解
終則奏故樂則下公序本有復字是也解應鍾變宮蕤賓變徵變上
公序本俱有爲字解至張十六度六公序本作七札記云當作七此漢書志文也解
至南斗十一度公序本無南字脫解謂戊子日公序本重日字非解
拒戊子拒公序本作距依說文作岠無拒字解辰星與須女伏與公序本作在
誤詩大明疏云辰星與婺女伏解周亦水德水公序本作木是也解猶譽譽上公序
本有帝字解析木之分析上有至字解木水相承木水作水木則我
有周之分野公序本下有也字內傳昭二十年疏及詩大明疏引國語同文選幽通賦注亦

脫解利以伐之之公序本作人解辰馬謂房心星也馬字衍詳發正
公序本也下有心星二字解晉語農以成后稷是祖農作辰祖作相見補
音云案晉語作農祖者非自鶉及駟七列公序本下有也字內傳疏同解鶉火
之分張十六度公序本重鶉字六作三札記云當作三亦漢書志文解亢互房
也互公序本作氏見補音也作之位二字南北之揆七同公序本下有也字內傳疏
同人神內傳疏作神人解謂七列七律也七列下公序本有七同二字解
陳師未畢而雨陳上公序本有師字雨下重雨字皆是也案書武成篇疏引注雨下又有
者字解協同協作叶以夷則之上宮畢公序本下有之字解以其
能藩蔽民以其二字公序本作取字並通所以厲六師公序本下有也字是也
嬴內舊音上音嬀下音汭補音云今按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尚書作嬴與嬀同注及嬴亂同案嬴嬴
二字互譌傳文作嬴或作嬴者非也嬴力爲切與嬀聲同假借嬴以成切韻會云嬴省聲則聲與嬀爲不
諸矣故謂之嬴亂公序本嬴作嬴非也解又立王子朝又下公序本有
欲字是也解已子朝已下有謂字解用人猶治也自作儀則能
治也自上能治下公序本俱有人字案自上人字當在猶治之下寫者誤倒蓋韋注用人爲治人此
本脫兩人字也解曉意曉下公序本有其字是也單子未克而崩公序本下有注
單子單穆公也克能也九字此脫解故未能能下公序本有也字欲城周公序
本周上有成字案此或依內傳增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國語無成字可證解景王子悼王
弟匄也公序本作敬王景王之子悼王之弟敬王丐也案丐字誤舊音亦作匄解欲城
周者欲城成周也公序本作欲城成周者欲城成周之城也疑意增解子朝
奔楚公序本下有子朝既奔四字解檐扁檐字誤公序本作儋見補音云扁或作翩案內
傳定六年正作儋翩解富辛辛作新內傳昭三十二年作辛解說萇弘說下公序本有
好字解合諸侯以城成周公序本無成字案上文注既解周爲成周故下疊言成周
則此成字當有矣疑亦宋氏意刪解傒衛大夫傒上公序本有彪字此脫萇弘其
不歿乎公序本萇弘作萇劉案下文傳云今萇劉欲支又其咎執多注云謂萇劉也則公序是矣
歿作沒沒古通解言將歿也公序本作沒終也解支柱柱舊音作拄案拄字
誤也爾雅揩柱也俗本作揩拄從手少典與焉公序本典作曲補音云本或作典非解典

章公序本作曲章曲下注章典作章曲解教民敬式式字誤公序本作戒解皆比
類公序本無皆字脫解以是公序本作是以慆淫案慆當作慆注不誤解帝甲
湯後五世也公序本作二十五世案此脫二十兩字湯至帝甲史記表及竹書紀年皆二十
四世此云二十五世轉寫之誤或連太丁言也十有四世矣公序本無矣字脫故能
生是艮材公序本是作之古是之通用解猶毀高山毀上公序本有壞字此脫
將天以道補者也公序本將上有夫字無天字攷正云將疑當作天將解叔弘
字公序本作萇叔萇弘字導可而省否公序本導作道已見卷一否作不案不否古今
字後同解咎及也及下公序本有之字此脫解城成周也城上公序本重欲字
此脫解見周城於西都城字誤公序本作滅及定王注定亦當爲貞

國語明道本攷異卷二

汪遠孫

國語卷第四　魯語上　莊公公序本莊作嚴補音云按本莊公後避漢明帝諱改曰嚴先儒因而不改終篇同然則宋公序本作嚴字今本又莊嚴互見解曹劌魯人公序本作士杜注內傳莊十年作人解來奔魯公序本無來字解齊伐魯齊下公序本有輿餌二字解珪璧珪作圭圭珪古今字解歸於上歸上公序本重志字此脫財不過用公序本財作器疑財字涉下句而誤莫不能使共祀公序本無能使二字依注二字當衍不歸公序本不作弗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國語作弗知夫苟中心圖民公序本無知字此衍智雖弗及公序本智作知案知智古今字已見卷二四王弗作不依注當作不解以示客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注作以示軍容辨詳發正一相朝公序本下有也字解相朝者公序本無相朝二字脫解禮中國禮上公序本有周字解亦取於此也也作禮班爵班字誤公序本作班注同解貢職公序本作職貢收攟而蒸賈本攟作据補音蒸作烝賈本作承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公序本相上有之字而君後公序本後下有之字庶可已矣公序本作庶可以已乎解覿見夫人也覿下公序本有見也二字君作而順則故之公序本下有注文順順於禮則書以爲故事十字此脫解從行從字誤公序本作後栗舊音作㮚解章明尊卑異物也章下公序本有明也二字解於職事於公序本作其解違恨恨補音作很案很是也違很同義韓詩中心有違云違很也不郵公序本郵作恤案恤是也後同解以禮廟禮公序本作祀是也考工記正作祀弊邑公序本作敝弊俗字大懼乏公序本乏作殄解或云命祀二公也命上公序本有命祀謂三字此脫解職貢如此公序本無職貢二字此衍幣器公序本作敝今補音作弊敝之誤也內傳文十三年亦云不腆先君之敝器齊孝公來伐魯公序本無魯字解字展禽案展疑衍重刻本一作子一作季皆衍文也其可賂乎公序本無賂字疑此衍解明不以賂免之也公序本無之也二字解主疆場吏也場字誤公序本作場此下尚有不能事故構我也七字則否公序本否作不懸磬補音作縣罄云本亦作磬據注當作磬解如懸磬也如上公序本有但有

檼梁四字案章同孔說內傳僖二十六年服注云言室屋皆發撤檼椽在如懸磬孔與服合周公公序本作周文公君今公序本作今君解鳩烏也烏下公序本有名字解薄其鳩而不死薄上公序本有使字無而字案此疑宋公序從內傳改之也解諱以行毒也行上有私字解謂諸夏不式王命以六師移之夏作侯以上有則字解鑽臏刖刖字誤公序本作刑案漢書刑法志注引韋注作臏刑攷正云臏字不見說文當以作髕爲正解屍諸朝屍作尸尸屍古今字解鑽鑿鑿公序本作笮案韋作笮賈作鑿詳發正据此則作鑿字非韋氏之舊亦不討其使者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二引國語討作誅行玉二十穀補音云諸本二十字無作廿者舊音作廿爵同厚公序本厚上有則字其好貨公序本固作故二字通固班解章明明公序本作箸解釁兆兆作孔三日公序本作二日非也內傳文二年疏爾雅釋鳥疏文選吳都賦劉注郭璞游仙詩李注及水經注泗水篇引國語並作三日莊子至樂篇亦云海鳥止魯郊三日而死解殷冥冥舊音作溟非解禮祭法公序本無禮字解名戲弘農之閒名公序本作在無弘字是也戲伏戲農神農言在伏戲神農間也解有城公序本作有域也三字此誤解能修黃帝之功公序本重修字解根圉之子根圉禮記祭法疏引世本作根國解郊禘公序本作禘郊解圜丘舊音作圜云古圓字解虞以上尚德尚公序本作上古尚上通商人禘舜注舜當爲嚳字之誤也凡禘郊祖宗報公序本祖宗作宗祖所以爲明質公序本下有也字不知而不能問公序本無能字案疑此衍內傳爾雅疏引並無能字恒知避其災也公序本避上有而字冬爰舊音爰作煖古通用解煖爰居之所避也公序本無煖字脫文公欲弛弛字俗補音作弛云下弛郈及注同解伯穀伯上公序本有文字太平御覽居處部八引國語注同此脫解位謂爵也位上公序本有此字此脫解居次舍之所食也舍下公序本有者字此脫爲寬利公序本下有也字御覽同此脫解下而女也公序本重而字補音云而女音汝唯里人所命次公序本所上有之字御覽同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公序本不別行郈作郈是也注同解郈敬伯之後玄孫郈敬伯公序本作郈惠伯案之後玄孫四字不辭御覽引注作郈惠伯玄孫之孫解欲利子於外之寬也也公序本作地御覽也上有者字

解非所宜以爲辭也（公序本無宜字）解致君之胙者（公序本無之字）解有世數也（公序本無有字脫）不取（公序本不作弗御覽同）解凡祭祀（公序本無祀字此疑衍）解非昭穆之次也（公序本上有非昭穆謂四字此脫）解臣子之一例（公序本無之字此衍）解胄後（後作裔）解世次先後也（公序本重世字玉海藝文同）爲不踰也（公序本無不字案此疑涉注而衍）解必以殃終之也（公序本無之也二字）弒紀公（補音弒作殺云下及注同）解季陁（舊音作它內傳作佗陁卽佗之俗）來奔（注或有魯字非也）解不當言其魯也（公序本無其也二字）而以其寶來（公序本無其字）解故更也（也公序本作之）解疾通之言也（公序本作疾之之言四字是也）解出之境（補音作竟云通作境案古作竟）解而更公命書者（公序本無書字疑脫）爲藏（公序本作臧見補音臧古字）爲宄（公序本作軌下同內傳作軌）解財玉（玉公序本作寶）非子之罪（公序本下有也字）里華（禮記王制疏引國語作李華里李古字通）解月令孟春蟄始震（蟄下公序本有蟲字）講罛罶（說文引國語罶作䍡）而嘗之寢廟（詩潛疏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國語無寢字案各本皆有寢字當涉注寢廟而衍嘗之廟行諸國相對爲文）行諸國（公序本國下有人字非也後漢書注及鈔本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皆無人字）解罛漁網（漁公序本作魚）解唐云孟春誤矣（唐字詩潛疏作國語二字）矠（說文引國語作簎）夏犒（公序本作槁見補音注同）解⿰扌族（舊音云賈本作鏃）解犒儲（犒公序本作夏）於是禁罝罜麗（公序本是下有乎字無罜字補音無罜字札記云丞烈案李善注西京賦引有罜字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亦作禁罝罜麗賈逵曰罜麗小罟也韋與賈同唐人舊音云上音獨下音鹿公序乃於正文刪罜於注文罝當爲罛改云罝當爲罜大謬）穽鄂（案鄂從卩從邑非也）解罝當作罛（罛作罜誤）解麗小網也（麗上公序本有罜字此脫札記云西京賦注引韋此解亦作罜麗小網也）解禁取魚之網（取魚公序本作魚鼈）解屮木（屮補音作艸）解未乳（乳公序本作孚）解蟻子（補音作螘云今多作蟻說文無）解蝠陶（蝠補音作復舊音云字林作蝮案爾雅作蝮蜩从虫俗字文選注引作復陶）可以食（公序本無以字）又行罜罟（罜字誤御覽作罜公序本作网或作網）無藝（補音作埶以今藝字爲俗）郤犨欲予之邑（重刻公序本予作與非也補音作予下文云焉能予人邑）解以予

也（也公序本作之）解怨之所聚也故曰府（公序本無也字是也）解聳僮（公序本作胥童）焉能予人之邑（公序本無之字）解預圖（預公序本作豫預俗字）解疆埸之司（埸公序本作場是也）解安用安用君也（公序本不重安用二字）解楊州地（楊作揚古地名作楊木旁非）解今盧江巢縣（公序本作居巢縣是也案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居巢今安徽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居巢城是其地此据今縣名刪居字）厲流於彘（補音作汾云古流字案汾字俗已見卷三）無乃非相人乎（公序本乎上有者字是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引國語無者字與此同）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而無實五字）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解至鹿鳴之三篇（至下公序本有作字）解以樂節之也（之作禮）貺使臣（補音貺作況已見卷三）樊（補音作繁）解以金奏樂也（金公序本作鍾是也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解鄭司農云（鄭下公序本有後字是也）臣以爲肆業及之（肆下空格公序本不空）伶簫（補音伶或作泠案泠是也張參五經文字云泠樂官或作伶譌）解伶人（公序本重伶字）解貺賜也（公序本無三字案注已見上文此當衍）解榮顯於君（於作其）解無懷其私（無字公序本作每人人三字）解常諸（常公序本作當是也諸作咨案咨諸古今字下注同）和爲每懷（公序本和上有懷字案此脫也詩皇皇者華箋疏引國語有懷字將仲子烝民箋和上並有懷字韋注云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咨才爲諏（注才當爲事內傳襄四年疏引此才作材）咨事爲謀（注事當爲難）解三軍各征其一（軍公序本作家是也史記魯世家集解及御覽兵二十九引注並作家字）解在魯襄十二年（二字誤公序本作一）解將軍皆命卿（將軍公序本作軍將周禮同）解令卿帥（令各本誤御覽作命）解削弱之日久也（也公序本作矣）晉叔向（補音作嚮云通作向案後皆同）解何益於伐秦之事（公序本重何盍二字）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內傳襄十四年疏引國語及作在詩匏有苦葉疏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萊部四並作及陳氏奐曰及字是言肆業及之也）解詩鄁風（舊音作鄁補音云或作邶從詩重刻公序本作邶案鄁俗字）解材若裁也（若上公序本有讀字此脫）解不可食也（不上公序本有言字是也詩疏御覽並有言字）解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

公序本作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案此脫叔字衍孫字解田衆田字誤公序本作甲解自
謂我德不如先君者也公序本無我字也作乎是也解言楚君臣
求除其輕侮己者公序本無臣字案有臣是也上傳云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注云
後嗣臣子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憚作戰廣雅釋言戰憚也其誰云待之說苑
待作止爾雅釋詁止待也以避難補音避作辟已見卷三而有守國之備公序
本下有乎字解以自號也公序本作以自予三字補音出自予云下予君予之並同解
不與君也與作予解今止者醒而喜者作若喜下有也字解印
封書印公序本作璽攷正云補音云注五璽字依字數之則此璽字朱本作印是也否則成六矣
將畔公序本畔作叛周語中又叛畔互見解子辰之子辰字誤公序本作展解
而趨以卒伍公序本無以卒伍三字脫解夾車夾舊音作俠解諸侯謂
之郲敖公序本無諸侯二字此衍解卽當復以財貨卽公序本作則財作
私解不得衷衷作中解早至日中早字誤公序本作旦解武子政
卿政公序本作正下注並同案古政正通用貳心必失諸侯公序本無心字此衍
發帥公序本發作悉踦跂舊音云跂賈本作跛解跰蹇跰補音同重刻公序本作跰
雍渝公序本作雝俞舊音同云左傳作揄解須子勝各本作須補音作頃唯解謂
得晉之力助也公序本無力字獲如土缶案如字疑涉注文而衍淮南氾
論篇注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國語並作獲土缶史記孔子世家漢書五行志說苑辨物篇皆無如字可證
解得土如瓦缶缶下公序本有狀字解中有土羊也公序本無也字羊下
有昭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十字案此本脫史記集解引注怪下又有也字夔蝄蜽公序本作
罔兩案內傳宣三年疏及周禮方相氏注文選思玄賦注續漢書禮儀志注引國語並作罔兩說文引作
蛧蜽解音騷或作獶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
足案此十九字皆非韋注公序本無音騷二字此本衍也補音云述異記神異經或作獶唯韋注作繅
則朱公序所見本又無或作操三字矣補音又云今俗閔印本輒添韋注富陽有之皆妄也史記備引韋
注無此語然則富陽有之以下朱公序依史記集解無十字今案續漢志注及御覽妖異部亦無之又無
或云獨足四字解儌人聲儌字公序本作好數二字見補音御覽同史記集解續漢志注並作
好學羵羊公序本作墳見補音云本或作羵非也說文無此字案史記家語辨物文選思玄賦注皆

作墳解龍神獸獸續漢志注作物解非常見非下公序本有所字御覽同解
休腫休字誤公序本作沐見補音案御覽史記集解續漢志注並作沐解蜼雄不成
者不史記集解文選注作未解季悼子之孫之公序本作曾是也詳發正解
教戒之也公序本作教誡也三字解姼曰先先下公序本有姑字此脫爾雅釋親
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姼則曰先舅先姑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公序本無
禮字是也爾雅疏引國語同露睹父補音作睹云睹字或從目俱音覩奢本多從日未知
孰是案儀禮燕禮注及內傳襄二十七年疏引國語作路堵父解自其外朝也案外
當內字之誤辨見發正解得無有罪也也公序本作乎解家大夫夫下有也
字懼忓季孫之怨也公序本忓作干怨作怒是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六引國語
作怒列女傳同解磽确舊音作墝埆重刻公序本作墝确文選西京賦注作磽埆並通用沃
土之民不材淫也內傳成六年襄二十五年疏及白帖八十並引國語淫作逸是也詳
發正解衮職職公序本作織下同解冕服之下冕上公序本有玄冕二字此脫解
王者搢大圭公序本無者字解以理陰教而糾天刑理作治糾作紀
維旅公序本維作惟解美制王制字誤公序本作詔解糾恭恭補音作共下同案
魏志武帝紀注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韋注糾察也輿各本異解馮相相下公序本有氏字
此脫諸侯朝修公序本作脩見補音古通士朝受業公序本朝下有而字補音於朝
脩下云下朝考朝受並同則補音無而字矣徐幹中論譴交篇引國語有而字夜而計過列女
傳計作討案討是也讀如討軍實之討解凡此皆皆公序本作者解復加之紘
綖復作又之下有以字解冕上覆之者也上下有之字無之者二字解獻五
轂布帛之屬屬公序本作功是也解下位大夫也大上公序本有下字此脫
絕嗣公序本嗣作祀闔門與之言說文門部引國語輿上有而字解不踰
閾而而入衍一而字公序本不誤解見兄弟不踰閾公序本下有是也二
字胙不受公序本胙作酢舊音同案依注作酢是也解不與康子宴飲也
不上公序本有又字無也字解立曰飲飲字誤公序本作飫說詳發正解上章
所云上上公序本有卽字云作謂解不與他姓議親親也不上有則字疑
衍解正宗臣正公序本作上是也共先者祀公序本祀在先下是也据注文

可證家語子貢問篇同招膺招字誤公序本作諂補音云土刀反案注同諂苦洽反非是女
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序本兩若字作如如補音述傳作如解不如夫公序
也公序本作不如丈夫四字智也夫補音智作知欲明其子之令德公序
本下有也字此脫暮哭文伯補音作莫莫暮古今字下皆同解此父子之
惠不相及練父公序本作夫非也不上有哭字無練字是也何爲大許本何下
有焉字防風氏後至札記云韋解此氏字衍也史記亦衍案文選思玄賦注引國語無氏
字解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君之公序本作之君案此是也下文云防風汪
芒氏之君故韋解防風爲汪芒氏君之名文選注及太平御覽學部六引並與此本同社稷之
守者爲公侯公序本無者字御覽同防風何守也公序本風下有氏字札記
云有者衍也惟此不誤案御覽同史記孔子世家亦無氏字汪芒氏史記芒作罔封嵎
公序本作隅案嵎是也說文作嵎漆姓史記漆作蘆說苑辯物同解漆汪芒之氏
姓也漆下公序本有姓字之氏作氏之御覽同僬僥氏案僬當作焦詳發正解西南
蠻之別也也公序本作名御覽同長者不過十公序本十下有之字是也御覽
同史記孔子世家及內傳文十一年疏引國語並有之字解計之三丈計公序本作十御覽
同史記集解王肅語並同楛矢鄉射禮注引國語作楛說文楛下夏書作楛木名也不作楛
解隼鷙鳥也也上公序本有今之鷙三字補音出之鷙史記集解同御覽學六引無三字
陳惠公史記惠作湣索隱云按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爲是案漢書
五行志作閔公湣閔古通解肅愼北夷之國內傳昭九年疏引韋昭云肅愼東北夷之
國去扶餘千里今注脫六字又書旅獒疏引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今注無此文百蠻太平御覽
學部六兵部八十作八蠻僞古文襲外傳作八蠻御覽因之而誤銘其栝補音栝作括解
胡公滿公序本無公字解櫝匵匵作櫝櫝字俗解來盟盟下公序本有公字
疑衍解猶過失也如有過失過失公序本皆作失過笑吾子之大
也公序本大下有縮字見補音案此本是大讀爲汏禮記檀弓汏哉叔氏穀梁傳哀十三年大矣哉夫
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大與汏同解謂驕滿也謂公序本作縮非也下文注云驕爲縮
解序云公序本作敘日解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辭公序本無
篇字爲上有以字解有作有公序本作所是也解恭爲謙舊音作嗛補音云作謙非

案今重刻本改作謙解覆楚國之師覆下公序本有士字官僚公序本作寮案僚寮
字通注同解同僚僚公序本作官解將何爲事也事也二字公序本作乎字是也
解牛三頭三公序本作二誤女不聞乎公序本女作汝案古作女後同籍
田補音籍作藉已見卷一解二十者五十畝五上公序本有受字解平遠
邇所差也公序本作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八字解皆無過公序本下有十二也三字
此脫解里壚補音作壚案壚當作壚此作壚者俗字也解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也公序本無之征也三字解繇役繇作徭解以夫家爲數公序本重
以夫二字數下有也字此脫故下文注云則有復除也復下有空格耳解云云公序本作徵是也
解秉二百四十斗也二公序本作一四作六說詳發正解苟且也公序
本重苟字

國語卷第六　齊語

解逆子糾于魯莊公公序本重魯字
是也莊作嚴下同已詳見卷四凍餒公序本餒作餧舊音云奴罪反下同案奴罪正與委聲切音相
近論語爾雅音義餒奴罪反引說文作餧詳段氏說文注則其管夷吾乎公序本無其字
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七引國語同隸禹謨改則字爲其字解敬仲也敬仲上公序本有管
嚴仲之子五字案此本脫也內傳僖十二年疏引杜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史記管晏列傳索隱引世
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單行本無山字韋注本世本也史記正義亦有五字解柄謂本也
公序本無謂字此衍使百姓皆加勇焉公序本無皆字案有皆是也史記正義及太平
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國語並有皆字與管子小匡同解立於爲軍門於公序本作旌
無軍字皆是也夫爲其君動也臨海洪氏頤煊曰動當爲勤字之誤也左氏莊九年正義
引管子正作動今本管子亦誤欲以戮之於羣臣公序本無之字欲以親爲
戮公序本以親作親以是也受之而退公序本作受而以退非三釁公序本作釁注
同見補音釁字俗解亦或爲薰亦公序本作釁薰作熏案釁從分聲故通作熏也而
問焉公序本無而字太平御覽治道部六引國語與公序合畢弋畢俗畢字解姪娣
之屬姪娣上公序本有禮字案禮字涉上文禮制而衍御覽與明道本合待遊車之褢
公序本遊作游游遊古今字褢作裂注同舊音作裂音例云諸本爲褢者誤案宋公序從舊音作裂是也
御覽作裂裂乃形近作褒耳內傳昭元年云裂裳帛而與之與此裂字義同管子作獘云羣叟補音

作叜叟字俗解謂設教象之法公序本無謂字是也解懸法於象魏
法公序本作治象二字解紀綱公序本作綱紀解平均公序本作均平肇末肇俗
擘字解糾牧牧字誤公序本作收解以爲葬也也字各本誤御覽作地可据正解
易變也變下公序本有易字此脫解處聚也處公序本作州案州是也解言四
時各有其宜也公序本無其字也字此衍解疑釋疑字誤公序本作凝擔荷
公序本作儋何舊音同案擔荷字皆俗解服謂牛服車也公序本作服牛車也四字
耞芨公序本耞作枷注同舊音作枷補音云本或作耞音義同案耞俗詳發正解拂也拂公
序本作拂舊音從木解大鎌舊音作鎌云俗作鎌補音以爲鎌字非俗作鎌者乃俗耳蘖菓
舊音菒音杲補音云通作藁案管子正作藁疾櫌說文作櫌櫌乃後出之字補音云櫌櫌通用非
也解鎡錤補音作茲其云它書多作鎡錤案御覽資產二引注作茲其茅蒲注茅或作
萌解蓑襲衣蓑說文作衰今字通俗作蓑襲公序本作薜舊音同云諸本或作襲誤案薜字
見六韜農器篇是故農之子公序本是上有夫字是也解罪在五刑也罪上
公序本有五字而竣爾雅釋言郭注引國語作逡文選東京賦李注作踆踆逡踆並同解退
伏公序本作伏退定人之居公序本人作民解農不在也也公序本作焉解
五鄙五作伍解及所生有者有公序本作育是也解百王之法百補
音作伯解因國政國字涉上文而誤公序本作治太平御覽治道部六同解良人
鄉士鄉公序本作鄉是也御覽同解每一軍有五鄉有公序本作爲案爲是也
御覽作有亦以蒐舊音作獀案獀字俗經典多作蒐或假借作搜目相見公序本見作視
案御覽作見管子亦作見行同和御覽作龢并引注文有與和同三字非也解方當作
橫公序本作方猶橫也四字案公序是也傳文方字管子作橫解猶藩藩公序本作蕃案藩
是也莫之能禦公序本下有也字御覽無有居處述聞於居處下据下文及管子
小匡篇補爲義二字聽惠公序本惠作慧注同案慧是也此本下篇亦作慧拳勇說文引國
語拳作捲長悌公序本悌作弟下篇同而復用之述聞云用字衍管子無用字解
言可立以爲大官立以公序本作以立是也解不病不能也能舊音作
罷金本作罷退問之其鄉公序本無之字解無作曰病作字誤公序本作行
是也病作罷荀子成相篇注引韋注作無行曰病解求其事行也求公序本作本是也

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公序本陸陵互倒與韋注似合今攷玉篇作陵陸墐井管子云
陵陸上井疑傳文阜字衍當刪不憾管子憾作慼解郊內之制制公序本作政三
鄉爲縣許本縣作寰下並同案穀梁傳隱元年釋文云寰古縣字政既成矣公序
本無夫字君欲從事公序本欲上有若字解齊侵取鄰國之地侵上
公序本有所字此脫聘眺補音作覜案頫眺古字通解州十人此本州下空一格疑是八
字注有誤脫也使民鬻之公序本民作人解監視視公序本作覿下文注云覿其所好
仍作覿字桓公問曰公序本不別行解謂輕其過輕字誤公序本作輕案韋
本賈注解劓剕剕字誤公序本作刖舊音同本解訟者坐成訟上公序本有謂字
此脫解曲則服服公序本作伏案伏服古字通周禮秋官注作服解難爲利也
也公序本作者案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注同斸補音作斸案斸乃斸之異體御覽作斸解
夷所以削草平地公序本無夷字御覽同此衍桓公曰公序本不別行
解主人共用軍也用軍公序本作軍用棠公序本作堂注同管子作常解有
此有上公序本有言字環山於有牢舊音作繯補音云官私衆本皆作環從環爲允案後
漢書馬融傳注引國語繯於山有牢與舊音正合今本山於誤倒解今廣陽薊也廣公
序本作漁也作縣補音出薊縣案兩漢志薊並屬廣陽正其封疆公序本無其字脫餽
陰舊音餽音陶云賈作陶解已入於齊也也公序本作者有革車八百
橐注或云八當爲六解一國之賦一上公序本有謂字解橐七十二人
二字誤公序本作五解當有四萬人公序本無當字解又曰又上有下字解
其副貳陪從之車也也作乎解或云云作者解濟渡渡公序本
作度非下注同解汝水也也作名諸侯莫敢不來服公序本無敢字下二
句同解海北涯北字誤公序本作水飭牲公序本飭作飾注同案飭飾形近誤解書
加于牲牲下公序本有上字解赤狄之別也也作種石枕公序本作抗注
同補音云作杭者非案杭疑是杭字管子作沈解懸鉤補音作縣鉤解以渡公序本作
而以度也四字南城於周公序本無於字解魯僖九年九公序本作元是也解
在僖三年三年公序本不重三年解九會也九會公序本作凡九翳說文
引國語作医解矢衣衣公序本作服解無所用也所作其非解宰孔周

之公也周上公序本有宰字無之字是也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述聞云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大輅龍旗公序本輅作路旗作旂注同解大輅非也大輅公序本作大路玉路四字此脫解赤旂火旗火作大解五采𦋐𦋐俗劚字諸侯稱順矣公序本矣作焉是也二君弒死公序本弒作殺解高奚敬仲奚公序本作傒內傳作傒狄人攻邢公序本不別行解衛之遺民遺公序本作餘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公序本無非字案疑從管子刪去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國語作不爲己動也非與不同諸侯歸之公序本下有譬若市人四字疑從管子增入縷綦公序本綦作纂注同補音云纂或作綦案綦是也詳發正解綺文綺公序本作織鹿皮四分分字誤公序本作介王氏引之曰分古介个同字廣韻介俗作分與分相似故誤爲分詳見經義述聞通說解分散公序本作个枚大射儀注云个猶枚也綑載綑字俗公序本作稛舊音同說文字稛絭束也管子作攟解聽其盟也也公序本作約補音出盟約解無不從也四字公序本無此衍諸侯稱寬公序本下有焉字是也解遠又不至遠又公序本作遂人是也解東萊齊東夷也夷上公序本有萊字是也萊夷見尚書禹貢解厄塞厄作阨慙媿公序本媿作愧案古字通說文女部媿慙也愧或从恥省解齊大夫齊下公序本有鄭字

國語明道本攷異卷三

汪遠孫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殺哀侯羣書治要殺作弑解沃盛
彊沃上公序本有曲字解後六年公序本無後字脫解於翼更為翼侯
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十四字公序本無脫解嚴伯伐翼殺孝侯
公序本無伐翼二字脫殺補音述注作弑解遂為晉祖考公序本無考字故壹事
之公序本壹作一注同文選王儉褚淵碑文注引國語作一廢人之道治要作廢人道乎
解為二也二公序本作貳解漢高帝徙豐民民下公序本有於驪邑三
字此脫解釁坼坼作拆非解故曰銜骨骨在口中公序本無日字脫又
脫一骨字解卜師作龜公序本重卜字非也卜師作龜周官卜師文解大夫占
兆史占墨北公序本作色是也補音述注作色太平御覽方術部七引注同大夫占色史占墨
周官卜師文攜民公序本攜作攜下同舊音同云攜或作攜案說文攜有二心也解逞快
也攷正云三字當在胡何也之上公弗聽公序本弗作不有罪二焉公序本罪二作
二皐是也案注作二罪可證若其有凶公序本凶作之疑凶字是有男戎公序本有
上有夫字解女兵言其禍由姬也由姬公序本作猶兵解里季子也
公序本無子字疑此衍妹喜內傳昭二十八年釋文荀子解蔽篇注引國語妹作末解王
皐之孫王發之子王公序本作后王發作惠王案惠王當作后惠或作后發惠今本誤
耳汲冢紀年原注后發一名后敬或曰發惠又路史帝敬發一曰惠是為后敬殷辛荀子注作殷紂
解湯三十世世上公序本有一字案韋氏原本當有一字晉語四商之饗國三十一王韋注
云自湯至紂三十一王則為三十一世史記殷本紀三十世三代世表二十九世文選六代論注引紀年
同据紀年湯至紂共三十王則為三十世所見本異作二十九世三者非也詳發正褒人以褒
姒女焉公序本褒人上有有字內傳昭二十八年疏引國語同解有褒姒姓之
國公序本無有字脫解鄭語曰號石甫公序本無號字脫太子宜臼
補音作咎云本或作白鄫人公序本鄫作繒補音云繒本或作鄫案二字古通公羊作鄫穀梁作
繒左釋文云鄫亦作繒鄫本字繒假借字注並同解立以為夫人也六字公序本無
脫亦不可乎公序本亦不作不亦解令人告龜公序本無人字是也此衍解

賊敗國家之兆也公序本重賊字此脫誰云不從公序本作其誰云弗從五
字解惑亂亡亡上公序本有取字此脫解泰侈泰公序本作汰汰泰古今字作汰者
俗也解不以為疚疚作病追鑒公序本作鑑注同鑒鑑古通解傳曰今
晉甸侯侯下公序本有是字解小於三季王也公序本重小字無也字解
大國齊秦也齊秦公序本作秦齊上又有謂字解言不久害也公序本無
害字嗛嗛舊音云賈作謙解不足就公序本無足字脫罹咎公序本罹作離下同
說文無罹字解其後二子為里克所殺為上公序本有殺死身三字案此疑
脫身字身謂驪姬身也解三月為一時公序本無為字脫解不能終其
十年公序本無其字此衍解不終其年終上有能字解歷世世作數迋
求補音迋作迋注同解助公序本作贊助也三字將不克饗公序本不作弗解
為他人耳公序本作為它人取也五字誡公序本作戒誡古通用解子與與公
序本作輿是也夫子誡之公序本誡之作戒也也字誤解其言皆誡也公序
本無皆字脫解為秦所輔正為作謂使申生主曲沃以速
縣公序本主作虒與虒蒲城虒屈虒絳為一例懸作縣曰君以驪姬公序本曰作日是也
補音出日君解疾其君也公序本上有日者日也疾五字此脫與百姓公序本與
作起解古明君君公序本作王解云為百姓除害也公序本無云字此衍
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公序本無也字解皆非其所有
也公序本無有字脫報父之耻公序本作恥案耻俗字後皆同解謂許其子
立也公序本作謂許立其子五字解謂重耳奔狄謂上公序本有二公子三字此
脫不阿其惑公序本下有也字解有義故生利也公序本作有義
則生利五字蒸于武公補音蒸作烝已見卷一述聞云據韋注武公當作武宮解稱
疾不自祭公序本無自字解欲風羣臣使知意也風公序本作諷意上
有己字無也字曰伯氏不出公序本曰字屬上文太子下解敬順父之所
安公序本重敬順二字見翟相之氛翟相下空一格公序本不空解祲氛
凶象公序本作祲氣象君寢不寐公序本無寢字疑脫各饜公序本饜作厭補音
云厭本或作猒同已見卷二而無所據依公序本無而字公悅公序本作說補音云

說古悅字先升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八引國語升作登而難三公子之徒
述聞云之徒二字衍文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注云徒黨也此不釋徒字則所據
本無之徒二字明甚夫人知極公序本極上有有字蓋涉下文鮮有慢心而衍解官任
任字誤公序本作任善否補音否作不後同彈善公序本彈作單注同單彈古字通解
外盡以善意公序本無以字驪姬賂二五驪姬以下公序本別行解二
屈有南北公序本重屈字是也疆場無主場字誤公序本作場內傳莊二十八年作
場音亦解二五同聲也二五上公序本有使字是也解北狄沙漠漢作
莫解關境補音出辟竟解軍之有上下也公序本無之字也字太
子申生將下軍公序本無申生二字脫周旋不動公序本動作變闕而
變公序本變上有不字此脫難以征國公序本國作大案注作大是也太子國之
棟也公序本太子上有夫字解太子所任所公序本作之無以避罪公序
本以作所俱通解追封爲吳伯爲公序本作曰古通用優施教驪姬
公序本不別行無乃以國故公序本無上有夫字外人言曰公序本言上有之字
是也苟利衆公序本利衆作衆利解衆益以爲厚公序本無以厚下有也字
晚蓋公序本蓋作蓋注同案蓋是也蓋蓋正俗字蓋之俗作蓋與盍之俗作盍同解欲太
子也公序本重欲字此脫君懼曰公序本君作公是也弗勝公序本弗作不倉廩
公序本作稟案稟廩古今字補音作廩轉寫譌也攷正云元本弘治本許本嘉靖本此處並作稟下同足
證補音之誤解果於用師否也否當衍公序本無否字解濟渡渡公序本
作度述聞云疑本作成謂以不勝成其罪佩之以金玦公序本無以字解褻在中
左右異故曰偏文選魏都賦注引韋注異下有色字偏下有裻字內傳杜注云偏衣左右
異色其半似公服無常生不立公序本無生字是也此涉上文而衍解玦亦離
公序本作玦以示離也五字阻之注阻古詛字解揚楯以毆疫楯作盾毆作驅
楯已見卷一案周禮毆疫唐石經作毆說文毆捶擊物也毆古文驅字作毆爲正字說詳段氏說文注
里克對曰非也公序本無里克二字非下有故字案有故是也下文云君行太子居
以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皆所謂故也君賜我以偏衣金玦公序本無以字解
孺子少子也公序本無兩子字解君今於太子今作令解不得

立也公序本重不得二字此脫且吾聞之曰公序本無日字解狐突伯行
也狐突公序本作大戎是也案內傳莊二十八年大戎狐姬生重耳杜注云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
者通志氏族略四引世本晉大夫大狐伯生突衣偏之衣公序本無之字孺子勉之
乎公序本無乎字尨衣補音尨作尨內傳閔二年作尨寒之甚矣公序本無之字是也
太平御覽服章部九引國語同解玦猶離也離公序本作決解銑猶灑灑寒
也公序本作銑猶洒也洒洒寒兒八字見舊音狄可盡乎公序本作敵其可盡乎五字內
傳作狄與此同好艾注艾當爲外詳發正解好於於字誤公序本作外解慰撫公序
本作撫慰我戰死公序本死上有雖字果敗狄公序本果下有戰字善深謀也
公序本無也字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曰吾固告君曰公序本曰作日日作
曰皆是也補音出日吾不利公序本不作弗解退謂改悔也公序本無謂字疑脫
解一日言其易也一日下公序本有之閔二字疑衍主孟注孟或作盍案郭注
方言引國語作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作盍與或作本合解盍補音作盍盍俗盍字解茲
此里克也公序本重此字是也吾吾御覽引作俉俉人皆集於苑文選曹顏
遠感舊詩注引國語人作烏御覽苑作蔚不餐補音餐作飧詩伐檀大東傳並謂飧爲孰食此韋注
所本也餐飧二字互誤辨見卷二囊而言戲乎爾雅釋言注引國語乎作也也與邪通
解秉執君志秉下公序本有執也二字解不忍爲也公序本重不忍二字解
謂對優施言也公序本無對字言上有何字解拒優施拒作逆況固
其謀也公序本無也字不可及也公序本無也字唯無忌之述聞云如章注云
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解忌難難公序本作憚弒君補音弒作殺注同解吾不
敢爲也公序本重不敢二字撓志公序本作撓是也俗從手作撓君夢齊姜公序
本夢下有見字解鴆毒也毒公序本作運日二字案魯語上注云鴆烏名也一名運日解
陰命命當作令解新城曲沃也新爲太子城也下也字公序本作之
攷正云史記晉世家正義引城下無助語詞又秦本紀正義引曲沃新爲太子城而無所訟
之也公序本無也字鈞是惡公序本鈞作均注同鈞均古通解謂覆申理也
覆下公序本有校自二字是怨君也公序本怨作惡是也補音云下之惡不惡惡君厚惡惡不

可重並同案此本唯之惡惡不可重作惡字矣取笑諸侯公序本取作而解取笑諸
侯公序本無取字解當趣誰鄉公序本作當趣鄉誰案疑皆誤應作誰鄉而入四字解
頭槍槍舊音作搶申生受賜以至于死述聞云至于二字因上文不聽伯氏
以至于死而行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公序本不別行解言與其逆
謀也與下公序本有知字闇楚公序本闇作奄補音云後章奄楚同解於懷公時
懷公公序本作文公是也案史記晉世家正義同解庶孽孽許本作子可與共
憂公序本與作以古與以通解諸侯所為故無不成諸上公序本有視字成下
有也字且告之悔公序本下重告悔二字解廟宮廟宮公序本作宗立
於西阿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國語西阿下有之下二字解有子該該上公序本有
日字補音出日該解欲轉告之告公序本作吉是也告諸其族公序本諸其作
其諸衆謂號不久公序本號下有亡字御覽無賀大國之襲說苑辨物篇賀
作嘉案賀嘉皆從加聲古諸聲通用也觀禮予一人嘉之今文嘉作賀於己也何廖公序
本無也字說苑有解而今賀之今公序本作令是也小國傲公序本作敖舊音同
補音据注亦作敖敖傲古今字解展申舊音作伸補音云今按舍本伯作申古通而益其
疾也公序本無也字說苑有定身以行公序本下有事字此脫解求安
公序本作安定解假道道上公序本有晉字是也解國西界國下有之字解
行歌曰謠行歌公序本作徒歌札記云徒歌曰謠爾雅釋樂文也毛詩傳同章解後卷第十二
亦作行歌疑別有所本解謂魯僖五年冬公序本無謂字解夏之十月
丙子朔朝公序本無之字朝上有之解伏辰在龍尾公序本重辰字是也
均服舊音作袀或為均補音云內傳亦作均案內傳本作袀服虔注云袀服黑服也國語亦當作袀
韋注釋袀為同從杜不從服耳舊音不誤宋公序依或作本作均而明道本亦因而誤改之解鶉
貌鶉下公序本有火星二字解中居中居字誤公序本作晨晨中猶云日中也解
垂橐而入橐公序本作橐案內傳昭元年云請垂橐而入解以歸以作而叛者
公序本叛作畔已見卷二解馬皮公序本作皮馬鎮其甍舊音鎮音田或為填出責
公序本出上有如字此脫解奉行行公序本作承解暇謂不暇公序本無謂字重不
暇二字君無懼矣公序本矣作焉述聞云作焉非解有勤自勤勞也自公

序本作有述聞云有涉正文而誤宰孔謂其御公序本不別行解霍晉山
名霍上公序本有大字解今在河東河東下公序本有冀字見補音札記云段氏玉裁曰
韋時不名冀此無冀字是以為渠公序本渠作淵注同案韋解訓池則作渠是也解上達
上字誤公序本作苟豐否攷正云據補音否當作不解否不也攷正云上當作不下當作
否解夭夭折也公序本少一夭字桓公在殯宋人伐之述聞云桓
公在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寫者脫去二字耳說詳述聞解五公子爭立公序本無公字
脫不亦可乎公序本不上有死字疑此脫焉用死公序本死下有哉字此脫
解苟息有何言公序本無有字苟息曰公序本上有日二字此脫對解故
告狄人結援於秦告上公序本有字人作又是也欲解恩薄者尚可
以得重賂公序本無尚字賂下有也字解令皆奔去令作使去作亡而立
子之在外者公序本子上有公字解以為援援字誤公序本作援解鉥道
道作導非解長長民長民二字公序本作君字解長君也君下有之字鄰國
所立公序本所上有之字解郤芮也從夷吾者芮也公序本作豹子二字者作
故告也三字攷正云韋氏於前篇注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不云郤豹子又上文重耳告舅犯告字韋氏
無解顧獨解此告字亦失其次陳氏樹華以明道本為得子惟其索之也公序本無也字
解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公序本無秦也三字之延及寡君公序本下
有使寡君三字鎮撫公序本鎮作填舊音同補音云本或作鎮解終君公序本無終字此衍
解反報反也公序本下反字無墜命公序本作隊注同隊墜古今字解密微
公序本作微密徼倖公序本倖作幸下同解非獨己有也公序本無有字解誰
謂我信誰上公序本有人字此脫解勤我助我也公序本勤下無我字脫中
大夫里克與我矣禮記檀弓疏引國語無中大夫三字僖十五年內傳疏有三字案有
者是也公序本此下有注文與我助我也五字丕鄭與我矣公序本丕鄭上有嬖大夫三字
內傳疏禮記疏俱無三字案有者是也負蔡之田公序本作葵注同補音云一本葵作蔡案
內傳疏禮記疏及史記晉世家索隱引國語皆作蔡與此合解地名地上公序本有晉字此脫
亡人苟入公序本句上有吾必遂矣弁注文遂成也七字此脫掃宗廟掃俗埽字公序
本埽下有除字禮記疏引作埽祭宗廟郡縣許本縣作寰注同己見卷六解欲君東

游欲下公序本有使字挾纓纕公序本作嬰纕注同補音云或作纓纕者皆非陳氏奐曰宋公
序說謏也纓卽緌纓之纓緌纓異材韋解纓馬纓謂但有纓而不下垂者解纕馬腹帶帶以革爲之故其
字作系旁裹廣韻十陽引國語作纓纕與明道本正同解纕馬腹帶公序本無腹字見補
音陳氏奐曰有腹字是也廣韻云纕馬腹帶馬帶與馬腹帶不同馬腹帶亦謂之馬大帶在腹下馬帶在
匈前毛詩秦風傳云膺馬帶也小雅傳云鉤膺樊纓也樊與鞶通然則纓卽馬帶纕非馬帶明矣廣韻引
有腹字不役爲後公序本役作沒下同案沒字是也戰國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誘
注沒貪也與韋注合愛其父孝也公序本無孝字是也禮記檀弓篇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
不私則遠利也與此文法正同則愛父下不當增孝字以猾公序本作滑注同周語下滑夫二川
之神韋注云滑亂也滑與汩通作猾者俗字臣聞之曰公序本無曰字寔爲惠公
公序本作是案古寔是同聲通用故出亡公序本故上有是字無怨於國公序
本怨作惡見補音善以徵勸也公序本無也字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背外內之賂公序本外內作內外案据
注文作外內是也解不與與公序本作予舊音同解喪亡也公序本下有喪田
里丕不得其賂田九字明道本多脫文解而背之也公序本無也字有喪賂秦不得其賂地八
字得之而狃公序本之作國是也解興謂丕鄭公序本無與字丕鄭下有也字
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攷正云當以禍字絕句轉寫誤以注隔絕後人遂以禍字
屬下解禍貪怵之禍貪上公序本有謂字禍下有也字怵作惏禍福之門公序
本下有也字臭達於外尙書盤庚篇疏內傳僖十年疏引國語達作徹偷居倖
生公序本偷作婾補音云通作偷注同倖作幸徵令公序本徵作徵注同案徵是也徵讀爲尾
詳發正解當伯諸侯伯公序本作霸解戴欣戴也公序本下有言有善於中
心必播於外揚於民也十四字必或知之公序本下有注文或知下民必知其善否也十字補
音出善不解猶昭昭補音作炤云通作照解而民志隨隨下公序本有之字之
曜公序本作燿下同曜燿字通以昭之公序本昭作炤解爲重耳爲公序本作謂
冀芮也公序本下有注文不先爲君諫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十六字君也公序
本下有注文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君之過也十四字受君之罰公序本下有注文言君當
加罰也六字解戮辱也公序本下有言死且有辱五字解及至也公序本下有勿

志此占言禍將至也九字惠公既卽位公序本無既字脫解止晉也問
聘也謂報丕鄭之聘公序本作問遺也以厚禮問遺此三人皆晉大夫來因留止也
二十字解出奔也公序本上有也必出惠公必六字此脫解泠至秦大夫
公序本下有也報問報丕鄭之聘且問遺呂甥之屬十五字將行事公序本無行字注同此衍
必作難公序本下有注文不殺鄭必作難於我八字解申生下軍七輿大
夫也七輿公序本作之衆案史記晉世家集解引韋注同聞里克死公序本聞上有而字
二三子皆在外公序本無外字是也此衍解罪不及公序本作謂罪不及也五
字解其將見及公序本作其及將見及也六字將待也公序本也作及解將
待禍也禍下公序本有及字解人謂里丕四字公序本作言晉君失衆焉能使衆殺
爾父十二字補音出注焉能云於虔反晉饑公序本下有注文穀不熟曰饑五字其有
殃也多矣公序本無有字非也下有注文失人里克也失天荐饑也十字薦饑公序本薦
作虆注同舊音云虆古薦字不若予之公序本若作如必咎於其君公序本無
於字汜舟公序本作汎注同舊音汜古汎字補音云本多作汎案內傳亦作汎弗與賂地
公序本與作予是也解賴贏贏字誤公序本作贏解我當處秦我亦將擊
晉處秦公序本作秦處見補音無下我字亦將作亦當六年公序本不別行解曰舅
舅下空六字公序本不空鄭也不遜公序本遜作孫舊音同案孫遜古今字公序本下有注文
言不順不可以爲車右九字解御戎御公戎車公序本無上戎字車下有也字解
承次公車承下公序本有次也二字小爾雅廣詁云承次也解受其施也怠
愃也公序本作受其施而怠惰而況國乎公序本無而字昔君之惠也公序
本無也字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一引國語同彫戈公序本彫作雕注同寡人將親見
公序本親作身舊音同吳語云寡人未敢觀兵身見是吾不置德公序本無吾字非也背
其外賂句上空格公序本不空若無天乎公序本乎下有云字此本脫述聞云章斷
云字上屬爲句文不成義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魏志公孫淵傳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葢所
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解云晉所行云下公序本有言也二字小雅何人斯傳云言也
君揖公序本作輯舊音作輯云或作揖解戎馬陷焉戎馬上公序本有止字此脫
亦不克救君公序本無君字疑此衍以歸之公序本無之字疑此衍孰弗

患(公序本弗作不)戰而取笑諸侯(公序本無取字)若弗志(公序本弗作勿)是再施不遂也(公序本不上有而字)解故云知河東之政(公序本無云字非也)解公以九月獲(公上公序本有惠字)解欲今更命(今字誤公序本作令)解以感羣下(感下有動字)轅田(補音云內傳作爰田)解易者易疆界也(公序本無易者二字是也疆補音作畺)解或云轅田(田公序本作車也二字)解唐曰讓肥取磽也(曰作云磽舊音作墝)不郵(公序本作恤注同已見卷四)解征稅(稅公序本作賦)解謂韓之戰(戰下公序本有敗也二字)必報讎吾寧事齊楚(公序本吾在讎上不連下讀)解交夾(夾公序本作結)曰事秦(公序本事上有必字是也)君子則否(補音否作不)能納之(公序本下有傳文則能執之四字疑此本脫)惠公未至(公序本無惠字)蛾析(公序本析作哲舊音同案內傳釋文作哲云本或作析)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公序本下有注文誤人誤梁由靡令君見獲也十一字)解獨師(師字誤公序本作帥)此所以待也(公序本無以字)解不用艮(艮下公序本有馬字)蛾析曰(公序本曰上有諫字此脫)臣聞奔刑之臣(公序本聞下有之字)以報讎(公序本下有注文讎秦也三字)解若伐秦必殺之(公序本重秦字此脫)解擅退(退上公序本有進字此脫)快意而喪君(公序本無而字案有而是也)君令司馬說(公序本令作命)解言我坐待死(坐上公序本有能字)解不用忠信忌善背德(信作言忌作忘)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在狄(補音狄作翟云或作狄終篇同)將厎(案底當作厎職雉切下同爾雅厎止也)著(公序本作箸舊音同箸著古今字)解豎貂(貂補音作刁云內傳作貂同案刁乃刀之俗)解衷(公序本下有中也二字此脫)饜邇(補音作厭案厭有安義作饜者非也下同)解季末也(公序本下有勸使文公適齊會桓公季末之年可也十五字)舉塊(漢書律厤志作由說文由或作塊)解後十二年(二公序本作一)解歲在鶉尾也(歲上公序本有故字無也字)解歲星復在壽星(歲下公序本無星字此衍)解王冊命之(冊作策古通用)齊侯妻之(公序本不別行)解四匹爲窠(匹公序本作馬)解聟又欲去(聟公序本作壻舊音作壻音細案聟俗壻字)吾以除之矣(公序本以作已案列女賢明傳亦作已)解女武王也(公序本重女字案此脫詩箋重女字韋氏用鄭義)解外內惡之(公序本作內外案內傳僖二十三年作外內)上帝臨子(公序本下有矣字)日月不處(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注引國語處作居)解敬仲夷吾字(校譌云字當爲諡)解時日近(公序本作年時日月近也六字)解敗齊也(齊上公序本有謂字此脫)解商之凶吉(凶吉公序本作吉凶)瞽史之紀(公序本紀作記)姜與子犯謀(公序本不別行)知饜(舊音作厭云或爲饜)衛文公(公序本不別行)甯莊子言於公曰(公序本注入公字之下日字之上)解甯遠(遠字誤公序本作速)曹共公(公序本不別行)駢脅(舊音作脅駢補音云諸本及內傳竝云駢脅罕作脅駢者內傳用駢古字通案史記晉世家亦作駢)僖負羈(公序本作羇下同補音云內傳作羈古字通案史記亦作羈)饋飧(公序本作餽舊音同補音云內傳作饋字通注竝同案饋本字餽假借字)不亦禮焉(公序本不上有君字)政之幹也(幹卽榦之俗)以國爲親(公序本以國作國以)不愛親也(公序本不上有是字)解賈佗(佗作它補音云會本作它)五常(五字誤公序本作三注作三)公子過宋(公序本不別行)長事賈佗(公序本佗作它下同)解狐偃之子射姑(射姑上公序本有狐字見補音)解字季佗(季下公序本無佗字是也此衍)諸焉(公序本諸作客案客是也已見卷五)解故聖敬之道(故下公序本有其字)公子過鄭(公序本不別行)解啓開(開公序本作闓舊音云闓古開字)解殖蕃毓(公序本無毓字是也補音出殖蕃)解與晉俱唐叔之後(公序本作出自唐叔與晉同祖唐叔之後十二字)解伯行狐氏字(氏公序本作突是也)解同出同生(生作父)解歧山(歧作岐歧俗岐字)解袟祀(袟字誤公序本作秩)戮力一心(金本戮作勠案戮字是也韋注弁與說文合說詳卷二)解使相起(使上公序本有又字)以徼(補音作徼激俗徼字)解兄弟困窮(困窮公序本作窮困是也)解稷粢(粢公序本作粱案說文稷粢也粢稷也或从禾作粢此粢字乃粢字之譌作粱非矣但漢晉人言稷爲粱或韋宏嗣本作粱字)解唯所在樹(所在公序本作在所)解之禍福亦由是也(之字誤公序本作言字由作猶古字通)解二十甕(甕公序本作罋舊音作甕云甕或爲罋案罋甕二字疑誤倒說文有罋無甕)解禾十車(重刻一本十上有二字一本十上有五字攷正云皆非依周禮鄭注當作禾三十車)解不敢當(當下公序本有禮字此脫)解有之楚自

多子女美女注當先解子女後解有之此疑誤倒公序本楚自多美女下俱有也字解波滋滋公序本作流是也解進退不過三舍舊音出注逡遁案章注引司馬法進退舊音本蓋作逡遁下注進退此女補音始出進退字可證又見發正解不得楚還師之命得公序本作獲解君不還還作旋解右屬矢矢字誤公序本作手是也解有文辭辭公序本作章案辭疑涉下注而誤不詔札記云補音作詔誤解辭不詔僞僞公序本作屈也二字是也三村侍之公序本侍作傳解三村卿材三人公序本作謂孤趙賈三人也七字誰能廢之公序本廢作禦解以爲質公序本作正謂晉爲質也六字解侯人之三章侯人公序本作蜉蝣誤解媾厚也遂終也金本作媾厚於其寵也六字誤非禮也公序本禮作義解質於秦質上公序本有爲字秦伯歸女公序本不別行解故曰懷嬴公序本下有與焉與爲媵也六字解適妃子公序本重適字是也解圉妻圉上公序本有子字此脫懽之公序本懽作歡注同古字通寡人之罪也公序本無也字脫解辭不取也公序本作嫌於骨肉相取己欲辭讓不敢當也十四字補音出相取解昭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爲兄弟昭下公序本有謂同姓爲兄弟六字德作得非是解言惠公重耳言上有以字解可以妻其妻上妻作取解少皞皞作昊通彤魚氏漢書人表彤作彤解嫘祖嫘公序本作纍下同舊音作纍云或爲嫘史記五帝紀作嫘正義云一作傫解而初賜之姓公序本無初字姓下有也字解而內二人爲姬公序本無內字攷正云疑而當作內箴補音作藏史記索隱引國語同攷正云廣韻箴規也又姓則從竹頭爲正荀廣韻四十五厚引國語作荀潛夫論王氏姓篇作拘僖舊音或爲釐儇索隱作嬛依索隱作衣史記注仍作依唯青陽索隱云姬姓青陽當爲玄囂國語文誤蒼林氏公序本蒼作倉注同解黃帝之先黃帝下公序本有炎帝二字是也解黃帝滅其子孫耳滅下公序本有炎帝滅三字此脫解高陽高辛辛下公序本有氏字以相濟也注濟當爲擠說見發正解黃帝戰於阪泉公序本下有是也二字解懷嬴之異異字誤公序本作舅解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名下公序本有也字嫁上有相字是也畏黷敬也述聞云敬當爲故字之誤也引文選女史箴李善注及內傳僖二十三年疏正作故爲證災毓滅姓

內傳昭元年疏引國語毓作育姓作性案性是也各本作姓涉上下文誤耳娶妻避其同姓內傳疏作取女辟同姓五字解哭不言召公序本無言字此衍他日公序本不別行秦伯將享公子公序本享作饗下同案文選王仲宣詩注引國語作饗內傳作享使子餘公序本使上有乃字解明日將復宴宴補音作燕云下明日燕同中不勝貌注勝當爲稱解有華色而無實實下公序本有事字疑此本脫解封國也公序本作五恥之門不閉塞者不可以封國爲諸侯也十七字補音出閉塞明日宴公序本宴作燕采菽公序本菽作叔案古豆名作尗假借作叔菽字非古也詩釋文云本亦作叔內傳昭十七年季平子賦采叔解采菽小雅篇名公序本作采叔三章屬小雅七字非也解其詩曰公序本作其首章曰四字亦非也解何賜予之賜補音作錫詩作錫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公序本敢有上有重耳二字是也內傳云重耳敢不拜解郤伯出職出公序本作述是解陰雨膏之公序本下有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八字仰君公序本仰作卬下同舊音作卬案卬古仰字解榮耀耀公序本作燿以從命公序本命上有君字解小宛之首章曰曰上公序本有也字詩字此脫解驪姬驪舊音作麗解所以念傷亡人所以公序本作言已河水注以河爲沔字之誤解當作補音作當爲解六月道尹吉甫六月下公序本有小雅二字疑本作小雅六月轉寫誤倒也解小雅其詩云公序本無小雅二字此衍解二章曰二上有其字解三章曰三上有其字公子親筮之公序本不別行是在周易公序本無周字脫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國語與此同解利建侯行師師下公序本有吉字衍解震爲雷爲雷上公序本有爲動二字案下云車亦動聲象雷申明爲雷之義則爲動當是衍文解其爲小車也也作乎解偏外內內下有者字解三至五有坎象三上公序本有豫字此脫解水在山爲泉山下公序本有上字此脫解水亦衆之類公序本下有故云二字解故上水與衆上作尚車有震武公序本下有也字此脫解車聲隆隆上公序本有軒字衆順公序本順上有而序此脫解元者善之長公序本無者字長下有也字解亨者嘉之會公序本無者字會下有也字故曰利貞公序本無曰字脫解坎水也坎水公序本作水坎是也解過坎過字誤公序本作遇解

爲作足爲字誤公序本作震解二謂屯豫謂公序本作者御覽同十月公序本不別行解魯史閏爲正月史公序本作失閏下有以閏月三字解載祀也授還也依傳文注誤倒怨其多矣公序本怨作惡是也董因迎公於河述聞云迎本作逆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此正作逆解晉故晉有董史攷正云下晉字衍當刪解在大梁在上公序本有歲字此脫解而參入而下公序本有以字此脫解歲去大梁歲下有星字實沈之墟公序本墟作虛注同舊音云虛或爲墟字案虛墟古今字御覽作虛解居其年次年公序本作分舊音同解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季子公序本作子季解當星在實沈之墟星上公序本有歲字此脫歲在大火公序本重大火二字是也御覽同解以成農事成公序本作戒解史記曰史上公序本有瞽字此脫曰作云解今有嗣續有作言解言子孫言下有晉字解過泰過公序本作遇御覽同解無爲侯無公序本作筮御覽同御覽侯下又有也字配亨御覽亨作享依注享字絕句必霸諸侯御覽霸作伯文選幽通賦注引國語同解三皆晉邑三下公序本有者字解二月六日札記云李銳推之六當作四解郇鄭地鄭公序本作晉是也解退聽命聽命公序本作師聽命也四字解送公子于河河下有上字入絳公序本入下有于字此脫解勃鞮寺人披文選張衡思玄賦注引韋注寺人掌內人又鄒陽獄中上書注引掌內下無人字今本脫爾射余於屏內公序本余作予見補音案下文仍皆作余解從狄獵公序本作翟翟下有君字案內傳僖二十四年作狄君解來就殺之公序本無來字猶未知之也公序本作猶未之知四字疑涉注改非是解何義義卽義之誤除君之惡公序本惡上有所字案內傳與此同而卒爲明王公序本爲上有以字是也下文云卒以爲侯伯句法相同悔納文公公序本無文字是也解三月晦三公序本作二非弑之公序本弑作殺公懼遽出見之懼字涉下公懼而衍補音出遽見則宋公序本無出字也文選張衡賦鄒陽上書注引國語作公遽見之四字與內傳文同可訂正解惡心心怨怨公序本作惡是也解駟傳駟字誤公序本作駟見補音解遁行潛走逃之言去公序本無走字去作也是也解是月閏閏上公序本有失字案失字當衍解紀綱爲之備衞綱下公序本有也字衍解僕使

也公序本無也字脫解賦役役字誤公序本作投太平御覽治道部六引國語注同解振滯振淹滯之士公序本作振拯也拯掩滯之士懋穡公序本懋作茂注同御覽亦作茂解勸有分無勸上公序本有勸分二字此脫解省減國用公序本重減字是也御覽同解常宮宮字誤公序本作官柏御覽作伯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柏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解以知物價價公序本作賈解食官稟之公序本重官字補音述注作官稟之是也御覽同解加田加公序本作家御覽同解襄王惠王之子惠王上公序本有周字解襄王之后狄隗隗作懼誤解故襄王避之之下公序本有于氾二字解左鄢父舊音作鄬或作鄢補音云內傳亦作鄢解文者文侯仇者字誤公序本作晉麗土舊音麗音歷孔晁爲酈以啓東道金本啓作求案啓字是也二年春公序本不別行解二君云二公序本作三是解昭謂六隧之謂下公序本有隧字之下有地字皆是也解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以上公序本有所字異下有物字皆是也絺組公序本組作鉏舊音同鉏音鋤攢茅公序本攢作欑補音云字从木案內傳亦从木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公序本無人字疑此涉上文陽人而衍水經濟水注引國語無人字敢私布於吏公序本於上有之字是君子之言也公序本作君子也三字補音云今按本或於君子下有之言二字此本但曰君子也義無所闕故正云此本卽補音序中所云同年生緘之本最善自當從之正不必與周語雷同也迺出陽人公序本迺作乃古迺乃通爾雅釋詁迺乃也文公伐原公序本不別行不可失公序本下有也字此脫孟門公序本孟作盟解注同古字通解傳曰退一舍而原降傳曰公序本作請降原作請解告謂謂各本皆誤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注作請解使怨楚怨字公序本作之惡二字解借與借作藉解二十八年春五字公序本無解公執曹伯公作晉侯案此宋公序依內傳改韋注也君取一臣取二公序本君取一句在臣取二句之下非也案此與內傳僖二十八年文正合解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衞一謂釋宋圍史記晉世家正義引韋注云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衞也案傳文先君後臣則注當据史記正義訂正此或依宋公序本改之耳解與許之之字誤公序本作也解怒楚令大戰大公序本作必是也史記正義作必解還居申

還作入解其師罷病其作與幷反其陴公序本作埤注同補音云內傳及諸
本多作陴此作埤古字通案呂氏春秋簡選篇晉文公反鄭之埤高誘注云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其所
據國語文作埤埤者陴之古文假借字解鄭復効曹觀公駢脅之狀効公
序本作效骿作駢竝通解故伐之語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國語注作故見伐也四字解
城上女垣公序本下有僖三十年秋秦伯晉侯圍鄭十一字解詹鄭卿卿御覽作
大夫解叔詹伯札記云此伯字衍內傳同晉世家作叔瞻解文公過鄭鄭下公序
本有時字此脫鄭人以詹予晉公序本晉下有人字御覽同此脫解猶過過公
序本作過是也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札記云此伯字亦衍上文詹凡七見晉
饑公序本晉下有國字疑衍解猶業次也猶業公序本作業猶此誤倒解如入
家家上公序本有於字此脫解在魯僖三十一年年下有秋字文公
問元帥公序本無文字彌惇舊音作獮或作彌補音云諸本無作獮者判知謬誤皆可
以爲輔佐公序本無佐字公使原季爲卿公序本別行解納襄王
以云臣義伐原以示信臣御覽兵三引注作民信上有民字各本有誤奪解
三德紀人人公序本作民是也下紀人同御覽俱作民解毛偃之兄御覽治道
部十三引注兄下有齒年二字解蒲城伯蒲卽蒲之俗解復受霍復公序本作後
御覽作復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公序本下有注文以道事其君賴其功賞有賞
能領治其官職使不繆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三十三字且居有三賞不可
廢也公序本下有注文言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可廢而不用十七字解晉本三
軍有中軍上下公序本作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案明道本上下之下當脫中軍字
解今有五益新上下也益公序本作軍案益字是也夫趙衰三讓
公序本無夫字又何患矣公序本又作有佐新上軍注此有新字誤解趙衰
從新上軍之將從公序本作佐解此章或在狐毛卒上章上公序
本有二字衍不猶愈也公序本也作乎太平御覽學部七引國語同解猶愈
於不學公序本作不猶愈於不學乎案御覽無不乎二字文公問於郭偃
公序本下有注文郭偃卜偃也五字明道本移併在始也吾以治國爲易句下治國爲易公序
本無治字是也羣書治要同玩韋注不當有治字其易也將至焉公序本焉作矣是也

治要同蘧蒢不可使俯公序本蘧蒢從竹下皆同見補音俯作俛皆是也解
直者謂疾公序本作偃人不可使俛解瘁者公序本作僂人不可使仰詳發正解
不能舉動公序本作不可使舉重解不能抗援公序本作不可使抗援矇
瞍補音瞍作瞍解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瞍
眸下公序本有子字無而不見三字是也案大雅靈臺毛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此韋注
所本童昏公序本童作僮下同古字通解無智智公序本作知大玄玄錯作知則濟
可誒公序本下有也字解贊導也此三字公序本作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贊導
之則其成就可立誒也二十二字少溲補音溲作溲解少小也豕牢廁也
溲便也公序本此注移併在不加疾焉句下不加疾焉公序本疾作病詩生民疏引國
語同解言易也公序本作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時如小溲於廁而得文
王不加病痛言其易也三十五字解體不變故不憂體上公序本有在母孕時四字
解王謂王季公序本作奉事父王季使不加怒九字孝友二虢公序本孝作敬
內傳隱元年僖五年兩疏引國語竝同王氏引之曰俗本孝作敬孝友取義於善故善於兄弟亦可謂之
孝詳述聞通說解蔡文王子蔡上公序本有二字此脫解寡有之妻有公序本
作德案詩鄭箋作有韋注所本也解伯括括補音作适論語作适諮于公序本諮作咨
注同故詩曰公序本曰作云若是公序本無若字直鑄禮記王制疏周禮考工記疏引
國語直作植解直擊鑄直公序本作主是也扶盧禮記疏周禮注盧作盧說文引國語
作籚修聲禮記疏修作循解司火司公序本作主官司之所不材也公序
本無之字禮記疏同解能質性能公序本作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
十八字卬浦案卬當爲御詳三君注輯存解述初也公序本作終述舍文公之
事七字解時天子公序本無時字脫解去新軍之上下去公序本作立
誤解述文公之初述作言解大掌國政大公序本作謂政下有也字
解或云至至上公序本有漆卽二字此脫解可用也可上公序本有卽字乃可字之
誤此本脫一字解楚子使申叔公序本無子字解避晉公序本下有畏其彊也四
字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冀缺薅公序本薅作耨注同見補音云

字或作鋳同案藝文類聚人部四及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俱作鑄又御覽人事四十三引國語冀缺上有
見字鎑之公序本鎑作鎑是也解耘也耘公序本作茠舊音作薅音蒿補音云此本作茠案
此本者蓋指同年生緘之本也說文云槈薅器也从木辱聲或从金薅披田艸也从蓐好省聲或作茠然
則傳文作槈作槈者槈之變注文以薅釋槈薅或又作茠今明道傳文作薅注文作耘不可通矣解
與呂甥謀弒公甥公序本作郤誤也弒作殺見補音解是也是作故齊桓
公親舉公序本無公字脫解復與與補音作予古與予通用今乃得之
公序本今乃作乃今吾見其貌公序本作皃下並同皃貌古今字解言容貌者
公序本無言字此衍解謂情言貌也公序本作謂情也皃也言也解三者合
而後行之公序本無之字中以外易矣公序本無以字若內外類公序
本內外作外內譓矣公序本譓作譓注同舊音譓音惠云唐本爲譓案疑唐字誤解辯察
舊音作辨瞭云瞭音了或爲察解主上也上公序本作尚下高上同朞年補音朞作期
解會邑於賈邑公序本作采解晉作五軍五公序本作三非也解掌
軍大夫掌公序本作爲大夫作吏矣疑誤羣書治要作掌軍大夫解主主人上主字公
序本作其字誤解車僕也公序本重車字是也案御覽人事部七十引注同解喻速
速作近夫軍事無犯羣書治要無犯上有有死二字解在公爲義在公序本
作任誤治要作在解令所行也令作令治要同解長師也師字誤公序本作帥
見補音宋人弒昭公補音弒作殺云下注及人殺同解以明教訓公序
本作所以明教訓也六字鍾鼓必備公序本鍾作鐘下竝同解以聲張其罪
張公序本作章解與鼓角相和公序本無角字案此衍周禮鼓人注云與鼓相和無角字
解丁寧者謂鉦也公序本無者字補音出注令丁音零吳語亦然案疑今本注脫文蓋
古謂之丁寧漢謂之令丁韋注以今釋古耳解塹其無備公序本重塹字不如
死公序本如作若觸庭之槐公序本庭作廷注同說文廷朝中也解飲盾酒盾上
公序本有趙字解從父昆弟武子穿錢唐汪氏繩祖曰穿諡武子未見所出疑武子
卽之子之誤解襄公弟成公也成公下公序本有黑臀二字當衍解與
爲隱耳公序本作乃與爲隱耳是也七字爾童子公序本下有何知二字誤衍太平御
覽服用部二十引國語無二字折委笄御覽折下有其字解戰於葦葦公序本

作鞌內傳作葦解以爲戮罪在可赦公序本無爲字赦下有之者二字攷正云此注
似當在下文郤獻子駕將救之之下否則字句必小有脫誤解言能知此知字誤公序本
作如余病喙各本喙下脫矣字方言喙傍也郭注引外傳曰余病喙矣喙與喙同太平御覽
兵部八十七作余病矣脫喙字亦有矣字可證在此車也公序本也作矣解於旗旍公
序本作旌軍事集焉公序本焉作矣解受以脤器受公序本作盛脤作蜃皆是也
祇以解志舊音祇作祇音支案說文衣部無祇疑唐以前本無從衣之祇字師勝
而返公序本返作反解故憂望公序本作故武子憂望也六字解齊侯以
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齊侯下而下重刻本皆有來字補音出而朝與明道本同
殞命重刻本作隕注同補音作殞案卷二補音作隕攷正云說文有隕無殞作隕爲正解苗
賁皇賁公序本作棼舊音棼音墳補音云下同今下傳注皆仍作棼以整御人整字誤公
序本作憖後同解整頓公序本作憖願此誤解楚鬬椒之子公序本作楚鬬伯棼
之子也七字遇大車當道而覆公序本下有注文大車牛車也五字此并入避
傳句之下曰避傳公序本避作辟下同解使下道避車也車上公序本有傳字
若侯吾避公序本辟下有之字乃將若何公序本無乃字脫而崩公序本崩
上有自字衍解爲山川主公序本作主爲山川主也六字解川竭山崩君
降服縞素出次於郊公序本作川竭則山崩降服縞素也出次次於郊也十六字
解告天也公序本作告於上帝四字補音出告於亦如是而已公序本亦下有
其字衍不許公序本不作弗解智辯如陽子處父公序本作知辨智也
陽子處父也九字此誤難必及子乎公序本乎作子屬下讀解整整頓也
公序本作索求也憖願也六字此誤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解遂以贄見卿大夫卿上
公序本有於字大夫下有先生字案鄉大夫今本士冠禮作鄉大夫儀禮賈疏禮記孔疏竝作鄉據韋注
引禮之意鄉字是也初學記禮部下亦作鄉解美哉美成人也公序本無哉字脫
解趙朔將下軍將上公序本有嘗字補音出嘗將古之言王者公序本無
言字是也此衍使勿兕述聞云兕當爲兆說文兆靡蔽也讀若瞀勿兆勿靡蔽也說文段氏注亦
以兕爲兆之譌故韋注云惑也解以諷諷公序本作風風諷古今字祅祥公序本祅作妖

注同舊音作天云或爲妖案說文地反物爲祅今內傳作妖當以祅爲正字成人在始與
善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引國語此下有敬之哉三字又何加焉公序本作何又加焉案太
平御覽禮儀部十九引國語與此同不憚死進公序本下有也字疑當衍可以求之
公序本之作乎焉用鄭公序本焉作安解楚莊王之子箴也或
作審公序本無楚字箴作蔵補音作箴案內傳史記作審周禮羽人十羽爲審鄭注引爾雅一羽謂
之箴其名音相近也楚半陣公序本陣作陳下同陣俗字公使擊之公序本使作令
解擊故可勝公序本作故可勝也而不與陣公序本不作弗楚平王
札記云惠氏棟曰平當作共解下車奔走公序本作下下車奔走也六字方事之
殷也公序本無也字內傳有解免脫也公序本下有脫之爲障耳五字鄢之
役公序本鄢下有陵字晉人欲爭鄭公序本晉人作大夫吾聞之爲人臣
者公序本無之爲二字脫不睦而圖外必內爭公序本睦下有內字必下有有
字此脫解言內直謀相親愛公序本直作且是也鄢之役公序本鄢
下有陵字吾聞之君人者公序本無之字刑其民成攷正云成字絕句學者因
注閒隔遂以成屬下非是今吾外刑乎大人公序本外刑作刑外是也解忍行
之於小民之公序本作刑詎非聖人公序本詎作距下同鄢之役公序
本鄢下有陵字凡諸侯難之本也攷正云凡諸侯三字疑衍解幾人言必
多案必當作不解韓之戰戰公序本作役內傳作戰解師敗軍散軍作衆
晉國之政固有大恥公序本無之政二字案此涉下之政而衍不毀晉恥
公序本毀作損又以違蠻夷重之公序本重上有以字疑衍解擇就其輕
就公序本作取晉國故大恥公序本故作固案故固多通用而固下又有有字此本脫解
妻妾貨財財公序本作賄不蠲補音不作弗遂弒諸翼補音弒作殺云下注
殺公同葬於翼東門之外公序本於作之解反自鄢鄢下公序本有陵字
疑依內傳增解夷羊五五作午解長魚矯矯作蟜舊音云蟜音矯解使
復其位使公序本作而解弁會伐鄭公序本作會于柯陵伐鄭六字是也案會于柯
陵此卽內傳文于鄭西之師也杜預注云柯陵鄭西地明道本以春秋十六年無會柯陵之事故改易之
鄢之役公序本鄢下有陵字解楚壓晉軍壓上公序
非韋氏舊也說詳周語下

本有晨字此依內傳增也解匈范文子之子公序本下有宣子也三字此脫解塞
井夷竈公序本作平塞井竈解言議不及匈議公序本作義非茁賁皇
公序本賁作棼內傳作賁解文子欲興興字誤公序本作匈解不掩蓋人掩蓋
公序本作蓋掩既退荊師於鄢公序本鄢下有陵字案內傳作鄢陵而外傳作鄢今本不
一劒者恐依後人增改也勸楚公序本楚作荊是也案內傳作楚外傳作荊此其例解用知
天先授晉用上公序本有焉字先上有不字是也補音出焉用解而以勸楚公序
本無以字是也解祝家祝公序本作祝祝史也四字既戰公序本不別行解
楚公子茷案茷當作茂詳發正解乞師於齊魯乞上公序本有晉字解故
得免得上公序本有王字此脫發鉤告君君告欒書公序本兩君字皆作公字
己勸君戰公序本下有注文己郤至也四字解悼公也公序本下有周字擅
捨公序本作舍見補音案舍捨古今字解謂弓弓公序本作引誤君曰諾公序本君
作公解覘微視也也公序本作之夷羊五公序本五作午注同內傳作五解夷
羊五夷上公序本有及字此脫雖死必敗公序本下有國國敗三字此脫鈞之死
也公序本無也字欒書弒厲公公序本弒作殺寔爲悼公公序本寔作是
長魚矯公序本矯作蟜內傳作矯在內爲宄公序本宄作軌下同案內傳作軌釋文云
本又作宄御宄公序本作禦軌案下文禦姦作禦則此御當作禦也內傳作御避彊公序本彊
作強不能公序本不作弗乃奔狄補音作犇云古奔字攷正云犇字不見說文玉篇周伯琦
六書正譌則直斥爲俗厲公弒補音弒作殺云注弁後章殺君同解嬖大夫
家公序本作晉嬖大夫也五字弒君公序本弒作殺趙孟姬之讒公序本無趙字
案此涉上文趙氏而誤衍解晉景公之姊之姊公序本作姊也解卒存趙武
武作氏解在魯成八年八上公序本有十字誤衍夫以果戾公序本下有順
行二字此脫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既弒厲公公序本弒作殺舊音同
其稟而不材公序本無而字脫解大夫之令令公序本作命解謂下
不事上公序本無謂字上下有也字解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臣下
有下字厲下有焉字辛巳案巳當作未詳發正解大夫之適子公序本無之字解

謂惠及也公序本作惠及之也四字年過七十公序本下有者字敢不承公序本敢上有王父不三字衍當刪解故不敢不承命故下公序本有王父二字當刪二月乙酉公序本不別行孔晃本二月作正月使呂宣子將下軍公序本將作佐是也內傳成十八年疏引國語作佐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注上當爲下字之誤也解荀首將上軍誤也將上公序本有時字也作矣解智罃之字公序本作罃之字也四字親射補音作躲云卽射字案說文躲篆文作射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內傳疏子下無孫字與下文其子不可不興也句法正同當据以訂正解顆之子顆上公序本有魏字見補音昔克潞之役文選李善注曹子建求自試表楊德祖答臨淄侯牋謝希逸宣貴妃誄王仲寶褚淵碑文引國語潞作路攻正云二字古通卻退補音作卻退云卽退字案卻字俗解欲敗晉兵兵公序本作功誤解及雒公序本作洛案雒是也內傳作雒解景公鍾鍾上公序本有之字文選注引注文作景公鍾也四字使爲元司空公序本無元字案有元字是也內傳云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右行辛修士蔿之法卽居士蔿之官莊二十六年傳晉士蔿爲大司空元者大也大傳元司空皆居卿官而實非卿也今內傳疏引外傳無元字蓋依內傳改外傳而宋公序從之當以明道本諟正解故爲司空爲上公序本有使字解弁糾弁補音作卞云內傳作弁同案卞乃弁之俗字解知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公序本無知字近下有之字荀會公序本作禬注同舊音作禬補音云內傳作會本亦無此禬字但從傳未知孰是鎮靜公序本靜作靖注同案內傳宣二年疏引國語鎮作慎下同成十八年疏仍作鎮靜作靖解欒之子欒上公序本有魏字籍偃補音作藉案內傳昭十五年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据此作籍是也恭給補音恭作共解籍遊遊公序本作游知程鄭端而不淫內傳疏引程鄭下有爲字解荀驩案驩當作驩見發正始合諸侯公序本不別行解新中軍新下公序本有軍字解無中軍公序本作新軍無中四字是也解此傳言始合者傳公序本作復是也解於此始命命下有之字此脫布命公序本命作令注同公以魏絳爲不犯公序本以上有乃字衍解不可犯以罪罪字誤公序本作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九字使張老爲司徒公序本徒作馬案馬字是也上文傳云魏絳爲元司馬張老代魏絳也始復霸補音霸作伯云後章遂伯同揚干金本揚作

楊下同非是斬其僕公序本斬作戮疑依內傳改之也韋於戮寡人之弟注云戮辱也此無注可證斬亦戮也解絳聞公怒公序本無絳字脫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攷正讀鄉字絕句所字絕句解智思公序本作知慮其可以賢於臣公序本下有也字此脫予之貨公序本予作與解獻子韓厥獻子上公序本有韓字解厥之長子公序本無長字脫解初悼公元年公序本無初字解是爲賞是上公序本有以字此脫解能斷決公序本作勇能斷決也五字解賂晉侯公序本無侯字脫解女工妾公序本無女字脫解女工有伎者也伎下公序本有巧字此脫解歌時通奏通作所解輅廣車軘車也廣下公序本有車也二字此脫公錫魏絳公序本錫作賜和諸戎狄而正諸華公序本無上諸字案內傳襄十一年云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此或依內傳增諸字也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國語無諸字正作政請與子共樂之文選注引無樂字非也補音出共樂音洛解七謂今會于蕭魚公序本無今字疑脫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公序本無之中二字補音云本或作八年之中七合諸侯此依內傳有之中二字然內外傳文辭自有詳略不必同也案補音說見於上文八年七合之下本不當有之中二字疑有誤悼公與司馬侯公序本別行羊石盻盻或作肸注同字形皆誤說文十部肸響布也从十从㕯叔向公序本向作嚮注同舊音作嚮云或爲向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解盈父欒黶娶范宣子之女曰叔祁公序本無盈父二字娶作取上有所字叔祁作欒祁見補音案內傳襄二十一年作欒祁或宋公序依內傳改之也晉語九欒有叔祁之愬注叔祁范宣子之女與此同解士歸之歸上公序本有多字內傳同解城著著舊音作箸解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司空上公序本有及字是也靖作靜內傳作靖邴豫以下六人作羊舌虎等十人案此重刻本凡改非宋公序原本也舊音出注舌虎補音云今按有羊舌虎無虎字舊音誤出或傳寫之謬解中行喜喜公序本作嘉內傳作喜解邢蒯補音云字書作蔽經典承俗作蒯不厭公序本不作無舊音同對曰圖在明訓公序本對曰作陽畢曰案下文亦作陽畢曰則公序本是矣解在威權在字公序本作當有二字是遂威而遠權案權下當有也字各本脫內傳疏引國語有人孰偷生公序

本人作民欒氏之誣晉國久也公序本久上有也字也作矣案內傳疏作矣久上無
也字解弑厲公公序本作雖殺厲公解民被其德民公序本作人下在民作在人
弑厲公補音弑作殺內傳疏亦作殺君曰攷正云君疑當作公解不可訓導
公序本作不可道訓也五字亦無君也公序本也作矣復害矣且勤身公序
本害上有產字身上有君字案依注二字當行而知國公序本知作以厚箴戒圖以
待之公序本箴戒作戒箴圖作國末審孰是解箴猶勑勑公序本作敕案說文云敕誡
也解滅之恐少公序本下有耳字子孫不立公序本立作育解授以
爵位以公序本作之恐非解藩載盈藩上公序本有以字見補音藩作蕃云案內傳作藩
同欒懷子之出公序本不別行解范宣子也公序本作卽范宣子四字
恐非大戮施公序本大上有爲字是也吏執之戲諸公公序本之作而諸作之
三世事家公序本事作仕案依注作事世隸於欒氏公序本無於字不可
公序本下有注文可冒也三字是墮其前言補音作隋案隋墮古今字君問之陳
辭公序本之作而解視相察也相上公序本有猶字案補音出視相則猶爲行也
解脅脹脹補音作張脹字俗遂不視公序本不作弗楊食我公序本楊作揚見補
音案古者人姓多作木旁楊不作手旁揚如楊雄之屬犲狼之聲公序本犲作豺聲下有也
字解晉殺盈盈下公序本有食我三字此脫及解在襄二十四
年在上公序本有聘字解賜氏曰御龍氏公序本無下氏字案內傳昭二十九年無
氏或依內傳改也解豕韋二國豕韋上公序本重大彭二字此脫其此之謂
也公序本也作乎解以摠諸侯公序本作總諸侯也四字解爲范氏爲上有是
字以豹所聞公序本所上有之字解言其立言可法者其立公序本作
立有解教行父之事君公序本無之字此衍和大夫公序本作龢舊音龢
古和字補音云今按終篇同解和晉和邑之大夫也公序本無下和字案當作
和大夫晉和邑之大夫也十字今各本誤奪解爲軍尉之佐軍上有中字解非
其官而與之公序本無而字解以軍族出族字誤公序本作旅孫林甫
補音作父云通作甫解立孫剽孫上公序本有公字解寄客公序本作客寄若以
君官公序本君作軍應且增公序本增作憎是也注同案周語云其叔父實應且憎句義正

合籍偃公序本籍作藉下同說見晉語七偃也公序本無也字脫日聽命焉
公序本日作日非解是反吾子之前令公序本無吾字脫爲子殺之
公序本殺作戮辨之公序本辨作辯注同解和平也公序本重和字解士蔿生
成伯成伯生缺缺生武子士會公序本作士蔿生成伯缺成伯缺生武子
士會案公序本是也史記索隱引世本合解諸侯無二心公序本下有者字是也及
爲成師注成當爲景字誤耳案內傳襄二十七年疏引國語作及爲元帥緝訓典補音
緝作輯注同案輯字是也古訓輯爲和解盜賊奔秦賊公序本作逃解將何爲
治乎何下有所字謀則無與也公序本無也字君之明兆於
衰矣太平御覽樂部七引國語明作萌無於字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公序
本無也字御覽同耀德公序本耀作燿注同解護武護公序本作濩循詩公序本循
作脩下循禮同是以遠服而邇不還校譌云不還下當有闕文解鴂厲
厲補音作扈案說文扈籀作厲今通假字作扈君忸怩公序本下有顏字案太平御覽人事九十
七羽族八引國語與公序同又獸二有顏厚二字疑是注而誤入正文解撫拊之也
公序本無之字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文選劉孝標廣
絕交論李善注引國語作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羣書治要作自其父之死吾莫與比而事君
矣並與今本各異昔者此其父始之治要無此字解謂其所建其公
序本作有治要同子孫饗之注饗或爲賴解不復戰鬬不公序本作必
解晉楚始同盟公序本無同字其爲本也公序本爲作置不可損
公序本損作抈注同舊音作抈音月又五括反本或作損案抈字是也小雅毛詩傳云抈動也抈與抗通
必斃補音斃作獘爲此行也公序本無爲字以藩爲軍補音藩作蕃云內傳
作藩解夜則扞衛公序本重扞衛二字是也解或視前後左右左右上公
序本有或視二字無楚患公序本下有矣字解歃血補音作飲血說文歃歠也
霸王公序本霸作伯歃雖在後公序本無在字將載之公序本載作戴古載戴通
歧陽公序本作岐注同歧字俗置茆蕝設望表公序本茆作茅是也注同舊音作茅
案說文蕝下引傳文作致茅蕝表坐鮮卑公序本卑作牟注同見補音解是虛僞
之言是下公序本有爲字不予公序本作弗與解樂國子國字誤公序本作桓解

欲得楚國公序本作欲欲得楚國也六字不避公序本不作弗必不免公序本必上有魯字是也案內傳昭元年疏引國語有魯字是吾出而危之也內傳疏危作絕解難居也公序本重難字美惡一心也公序本無心字善人在位患公序本無位字是也札記云當依別本去位字不去公序本不作弗解見匠者爲之也公序本作見見匠人爲之六字解細密文理公序本作密理二字文子曰恥公序本恥作止是也遊於九原公序本作游于九京案風俗通義山澤篇引傳正作九京與公序合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引作趙文子與叔譽進於九原又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作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攷正云誤据禮記之文解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公序本作京當作原九原晉墓地案此用禮記檀弓注文也解剛而無計計作謀夫舅犯公序本無夫字脫見利而不顧其君公序本無而字解授壁壁字誤公序本作壁解其仁不足稱也其上有故字解鍼來來下公序本有奔字弊邑公序本弊作敝舊音敝音弊解必待而驕待字誤公序本作特今忨日而潵歲孔晁本潵作愒日歲疑誤倒內傳昭元年作翫歲愒日說文習部作翫愒心部作忨潵皆內傳文也解忨愉愉公序本作偷豎和公序本作醫龢下同不可爲也公序本不上有疾字或依內傳增解遠師輔輔公序本作傳拱木公序本拱作椹注同見補音山海經郭注引國語作楛木詳發正解以言文子不久存言公序本作喻不下有能字解官猶職官公序本下官字作也是也蠹莫嘉於穀公序本無蠹字此衍解選擇有德者擇下公序本有也擇二字解二晝夜二公序本作一一二字解蠹喻也喻下公序本有女字此脫解爲蠹作器而受也爲上有言字也作之是歲也公序本無也字解後十年年下公序本有也事二字若之何其鈞之公序本下有也字解職事也職上公序本有事字解隨祿尊卑祿作爵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公序本無之字何下有其字案上下文兩言若之何則明道本是也解蔽前後蔽上公序本有韋字案御覽資產九引注亦無韋字解不得服尊服過于朝尊上公序本有其字朝下有無位爵故也五字御覽與明道本同解以無爵位以下有其字解則上韋藩楗木上下公序本有爲字楗木作木楗是也秦楚公序本作楚秦無不偏諭公序本下有也字案與說

苑辨物篇合黃熊公序本熊作能舊音作能或作熊案熊字是也說苑及內傳昭七年竝作熊賈逵解詁云熊獸也則舊本皆作熊不作能可證說詳王氏左傳述聞解公夢公序本作夢公夢也四字解熊似羆公序本作能似能非也人殺說苑殺作鬼鮌補音作鯀解殛放而殺也放下公序本有殛字也作之實爲夏郊案實當作寔說苑作是解不廢其禮禮公序本作祀祀百辟說苑辟作神解功及民者及字公序本作施於二字解族親也親下有族字解少儆也少公序本作卑是也其惑公序本惑作或是也說苑作或內傳疏引國語正作或者五日說苑日下有廖字解方鼎方上也公序本重鼎字解從隨公序本下有也隨二字一卒之田公序本一上有無字是也案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五引國語皆有無字可證其宮公序本宮作官御覽同解宮室宗器祭器公序本作宗宗官器祭器六字順其憲則御覽順作慎貪慾無藝公序本慾作欲藝作埶案慾欲埶藝並古今字解郤至也公序本上有昭子二字解郤錡犨至公序本作郤錡郤犨郤至增二郤字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九

雍子補音作雝案雍隸變字它放此斷獄公序本斷作㫁注同見補音邢侯聞之逃內傳昭十四年疏引國語逃上有而字解施劾捕公序本重施字疑衍帥師公序本帥作率解事在魯昭十五年公序本無事字脫狄之憾者舊音作憾或爲憾補音云疑舊音傳寫之誤案補音說非也憾卽感字古文多以感爲憾解豈無恨者者公序本作也非解進取也公序本重進字中行伯既克公序本下有鼓字此脫苑支補音苑作宛解魯昭二十三年三字誤公序本作二爾心事君公序本心作止是也解而女也定安也公序本作定安也而女也案依傳文倒轉爲是解書名於冊冊作册策策下注同解既獻功也既作獻言於公公序本公上有頃字補音出頃公解言蠢之賢於公公公上公序本有頃字無下公字解使君而田也也作之解聘在魯昭二十一年一公序本作二案一字是也解范姓祁名攷正云名字疑衍校譌云帝堯祁姓范氏所出解捍難之士捍補音作扞扞捍古今字問誰於庭公序本於作在主之既已食公序本無已字此疑

衍既卽已也屬饜公序本饜作厭舊音同解多多功也公序本少一多字解范吉射范作士立義於諸侯公序本無立字疑脫與余以狂疾賞也公序本與余二字作是字保鄣公序本鄣作障注同解蔽捍捍補音作扞解無恤恤補音作卹解壘壁公序本作壁壘誤倒解壘塹曰培此四字當在注壘壁也之下少疊於難補音疊作疊已辨見卷六解晉景公之女公序本作姊姊下有也字案景當作成內傳成八年杜注云晉成公女疏云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成誤作景故宋公序改姊字恐非韋氏之舊史記趙世家晉成公之姊成公乃景公之誤宋公序或依史記改之也解淫於趙嬰淫上有姬字解嬰之二兄趙同趙括公序本無之二字案內傳成五年云嬰日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此韋氏所本也以克復其所公序本克作更咯血札記云舊音作咯从谷故云左傳作嘔竝一口反宋公序依孔晁作咯音客而誤認舊音字以爲从各乃云諸韻無爲嘔音者是其末審也咯字見集韻四十五厚內傳釋文作咯咯集韻二十陌作咯解面汙血曰咯血咯下公序本無血字疑此衍舊音引賈注內傳云面汙血曰嘔解御爲簡子御公序本作御御簡子也衛莊公將禱公序本無將字此衍以諄趙鞅之故述聞云詩當爲諒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諄相似因誤爲諄解文言有文德也文字公序本在言字下誤倒解隕越也公序本重隕字解簡子後名公序本作簡子之後名也六字解趙鞅入晉陽入下有于字解寄請請作禱螻舊音云賈孔本竝作妻解晉大夫史墨公序本作晉太史墨也趙簡子之右公序本無之字解簡子之臣公序本作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八字解家宰家作冢誤趙簡子曰公序本曰上有數字替否補音出替不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國語作不擇材公序本材作才解見逐伐君而敗公序本下有見討伐也四字解哀公時三字公序本作十三年復使立於外公序本復使作使復壯馳茲舊音賈孔本同唯唐固作壯案壯當作莊唯唐固本作莊字也莊壯古字通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古今人表作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孰爲愈公序本愈作瘉注同舊音瘉音庾賈孔竝作愈案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三引作愈與賈孔同御覽君子作其君君子自以爲不足夫范中行氏公序本作中行范氏疑誤倒欲擅晉國

公序本欲上有而字令其子孫公序本令作今是也解在於宗廟公序本無在字解亦是人之化也亦是公序本作是亦新稚公序本稚作犀注同案犀今通作稚解穆子晉大夫穆子上公序本有新犀二字而主之色公序本無之字解故曰非福也公序本作故非福也四字解當猶任也補音出當任無猶字解荀櫟之子甲櫟舊音作櫟補音云本亦作櫟字通案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文子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櫟櫟古字通申甲形近必有一誤不如宵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宵作霄蜀志劉封傳裴松之注引亦作霄霄也佷補音佷作佷說文云佷不聽從也其不逮者一也公序本無也字案蜀志注有也字與明道合解鬢髮穎穎公序本作類誤攷正云詩實穎實栗毛傳穎垂穎也正義曰穎是禾穗之挺言其穗重而穎垂也鬢爲髮之垂者故曰髮穎案詩都人士卷髮如蠆鄭箋云蠆螫蟲也尾末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正義云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傷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髮穎卽所謂髮末也辯惠淮南子泰族篇高注惠作慧古字通及智氏之亡也公序本無也字御覽有解高嶮不安嶮公序本作險嶮字俗解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公序本句上有還自衛三字此脫解長魚矯矯作蟜解趙同括也括上有趙字解莊姬通於趙嬰嬰兄同括公序本無莊姬二字又少一嬰字解與老州賓通與下有其字亟治公序本作函治見補音札記云說苑貴德篇載此文亦作函治案通志氏族略三函輿氏晉大夫范臯夷食采函輿因氏焉函輿卽函治一聲之轉楚辭九歌聊逍遙兮容與與一作治解或起於小怨公序本無怨字爲國家蟻公序本作蛾舊音同蜂補音作蠭解恥趙襄子公序本無趙字之難也公序本無也字解地襄子之臣襄子上公序本有趙字衍民罷力公序本作罷民力補音出罷民又斃死以守之公序本無死字解讀若醮醮公序本作濬補音出醮案浚濬同音何云讀若乎此重刻之誤乃走晉陽金本走作之解晉帥三卿之師帥字誤公序本作師

國語明道本攷異卷四

汪遠孫

國語卷第十六　鄭語

潞公序本作路注同徐蒲通鑑漢紀二十六胡三省注引國語徐作余蒲作滿蠻荊戎狄太平御覽州郡部五引國語蠻荊作蠻夷是也蠻夷戎狄皆統舉之詞不應獨稱荊國下注云頑謂蠻夷戎狄卽其證楚語云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

解戎或爲夷案戎字荊之誤御覽所引卽韋所見或本也

號鄶爲大漢書地理志鄶作會顏師古注云會讀曰鄶字或作檜

解勢阻國也險阨也公序本作勢地勢阻固也險有險阨十字

鄔公序本作鄢舊音鄢音偃案鄭氏詩譜史記集解引虞翻小司馬索隱皆作鄢內傳昭二十八年釋文云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是也

弊公序本作蔽舊音同案詩譜虞翻小司馬亦作蔽

舟公序本作丹案詩譜小司馬皆作丹

⿰黑柔公序本作⿰日柔舊音⿰日柔音柔或爲⿰黑柔者誤案說文田部鄭有⿰日柔地名也虞翻作⿰日柔詩譜又作疇

華公序本作莘案詩譜及御覽皆作華水經洧水注引此亦作華

前華公序本華作莘注同補音出前莘案水經潧水注引國語作莘詩譜又作華攷正云前莘疑當作前潁据上文注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爲證此注華華國也四字係上句八邑釋文八邑不應止存四字傳寫逸之又据水經注引注華國名在華君之土也句下以爲證未審是不

右洛左濟地理志作右雒左泲案雒泲是也

主芣騩而食溱洧水經潧水注芣作丕溱作潧

是可以少固公序本是上有唯字詩譜作惟

仲雪補音仲作中

叔熊史記楚世家作叔堪

季紃史記年表世家並作徇紃徇音近通借

解十世公序本作十四世攷世家四字當衍

解叔在濮濮下公序本有耳字衍

叔熊逃難於濮公序本無熊字

解濮蠻邑公序本上有叔叔熊三字

解先熊霜之世公序本無先字而有克能也三字

解叔熊逃難奔濮公序本無難字

解而立之公序本無而字

解而熊不立公序本作而不能立也五字

是天啓之心也注有心字誤攷正云晉語有非天誰啓之心句法與此相類未必誤也

解黎顓頊之後也後下公序本有吳回二字誤衍

解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兩產字公序本作生是也

解陸終生六子生作產

解其季曰連連上有季字衍

解楚之先祖也公序本無先字脫

解季連之後曰鬻熊日作爲古通

解封爲楚子封下公序本有於荊蠻三字

解黎當高辛氏爲火正公序本下有傳曰吳回爲黎黎火正也十字誤衍

湻燿敦大案湻當爲焞內傳昭二十九年疏及說文火部引國語並作焞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皆其證公序本敢作焞注同

光照公序本照作昭注同

解燿明耀公序本作燿

是

解能理其職理作治補音出能治

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公序本火作大是也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國語作大

解使之樂生公序本下有者也二字

解人物高下人作萬

百穀蔬公序本作疏注同疏蔬古今字

解蕈菜之屬可食者草字誤公序本作草無屬字

解稷棄在子孫棄公序本作契疑稷乃契之譌契棄承上傳文而言也

解祀宋祀字誤公序本作杞

解前代夏殷周周公序本作也是也

解陸終第一子一作二誤

解颺叔安颺字誤公序本作颸舊音同內傳昭二十九年亦作颸

鄔內傳襄十年疏及詩檜譜疏引國語並作鄶

解今新鄭也今上公序本有鄶字

解封於鄶攷正云補脩元本鄶下有莒字陳氏奐曰韋不爲莒解或是缺誤

解或六姓之後公序本作或或六姓之後也七字

解斟鄩鄩補音作鄩云本或作鄩通案內傳襄四年作斟鄩

芊姓公序本芊作芊是也補音於上文注八姓芊之下云彌爾反

蠻芊蠻周官職方氏鄭注引國語上蠻字作閩

解堯袟宗案袟當作秩

伯翳漢書地理志作伯益

解漢爲太宰太宰公序本作太當是也

能議百物漢書議作儀

解二千五伯家二公序本作一誤伯作百

若更君而周訓之案韋氏不爲周字作解周字疑涉上文周德而衍

解更以君道以公序本作與

解長用久處之之作也

斃乎公序本斃作敝下同

殆於必斃者也公序本無也字

泰誓公序本泰作太注同見補音

解幽冥冥補音作瞑瞑俗冥字

解光明之德德公序本作道

角犀舊音作犀補音云今諸本但作犀定從衆本

解頂角頂公序本作顏是也札記云顏角見毛詩君子偕老傳

解昧暗公序本作暗昧

解不識德義公序本下有者字

解可否相濟否下公序本有以字否作不見補音

解同謂同欲公序本作同同欲也

而物歸之公序本歸作生案歸字是也生涉注文而誤

解水盡乃棄之公序本無水字疑脫

解謂目爲心視公序本無謂字脫

解八體以應八卦公序本作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八字

解純一不駁駁上公序本有尨字

解膀胱膀補音作旁周禮疾醫注同

解十數之位位公序本作名

非也解十於王位公序本無位字脫解賈虞說虞作唐解萬億曰
兆萬億公序本作十億解萬萬兆曰姟公序本無兆字案算經黃帝爲法數有十等謂
億兆京姟壤秭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漢人
以下數爲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十京曰姟十京則萬萬也此以十起數也十萬曰億萬億
曰兆萬萬兆曰姟此以萬起數也札記引段說古數億以下以十相棄億以上以萬相棄從明道本不從
公序本九畡之田補音云畡本或作垓通案說文土部引國語作亥解講猶校
也公序本無猶字脫物一無文攷正云物當作色王將棄是類也公序
本無也字剸舊音云賈唐孔作專解類謂和也謂公序本作猶誤解徼幸之
人徼作僥箕服漢書五行志下之上箕作萁劉向以爲萁服蓋以萁草爲箭服案服古箙字
天之命此久矣公序本此句上有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八字弁注文褒人褒君姁也獄罪
也入進之於王十四字案詩白華疏引傳文有八字補音出注君姁況字反疑此本脫其又何
可爲乎公序本無何字詩疏本同解傳祭之郊之公序本作於及殷周內傳
昭二十六年疏引國語及下有歷字解謂取而發也發下公序本有之字玄黿注黿
或爲蚖案列女傳作蚖當宣王時而生公序本無時字詩疏本同解厲王在
黿在公序本作泝而以爲入於王公序本入作大誤將使侯淫德公序
本無使字倏作侯解加遺以褒女公序本作加遺也以褒姒也八字解宜臼
臼作咎解太子將奔申詩王風譜疏引注將作時將字誤宜正解無以共
守公序本作無與共守者五字解在於申公序本作在在申也四字解言石父
公序本下有在字當衍其速規所矣公序本無其字解無宜說宜公序本作宣
誤解則其亡非平王時也非字誤詩韓奕疏引注作在字是也公序本脫在字
解應則在焉在公序本作存解號鄶鄔蔽補舟依柔歷華鄔舟
柔華公序本作鄔丹𩁺莘案史記秦紀集解引虞翻同唯作華與公序本異解意取十邑
意字誤公序本作竟解寄止公序本作猶寄止也四字幽王八年公序本不別行
解驪山戲下補音作麗山戲水案水疑誤魯語注云戲戲山及平王之末
公序本無之字脫秦景襄注景當爲莊解秦襄公征伐之征上公序本有
猶蚡解遂取其地取作有解文侯仇公序本重文侯二字楚蚠冒補音

蚠作蚡

國語卷第十七　楚語上

太子箴補音作蔵晉語六又作箴蔵箴
形近易淆末知孰是解審公序本作箴案此作審者晉語六注所謂或作本也臣不才公序
本才作材解文王之子周公之兄公序本作文王子周公兄也皆有元
德也公序本無有字解世謂先王之世繫也公序本無謂字補音云繫通作
系以休懼其動周禮瞽矇注引此文釋文云怵勑律反北本作休是鄭注本作怵字矣賈
公彥疏引國語亦作怵懼解諸詩所美者也公序本無諸也二字使知上下
之則公序本下有注文則法也三字解蕩滌蕩公序本作盪解令謂先王公序
本無謂字若是而不從公序本下有注文不見從也四字解文辭辭作詞非也語
詞作詞文辭作辭解以動行也也公序本作之非解可以長久公序本無
以字解謂不私於所愛公序本無於字愛下有也字否則赦公序本否作不
赦作赦注同舊音出則赦案赦字是也解常憂懼常公序本作恆解審公序本作
箴解立謚立補音作主王有命矣公序本王上有君字解以爲其稱
公序本無其字補音出爲稱撫征南海後漢書文苑劉梁傳引國語征作正解班號
令班補音作頒解屈蕩之子公序本無之字脫解蔆公序本作蔆是也說
文云芰蔆也補音引字林云楚人名蔆曰芰案蔆當作蔆解謂宗人也謂作爲也作者老
曰公序本老上有宗字此脫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國語有宗字椒舉公序本椒作湫下同
舊音湫音焦云左傳及唐孔本並作椒案漢書古今人表作湫解楚申公王子牟公序
本無楚字脫康王以爲椒舉遣之公序本爲在遣上非是遇之於鄭
公序本下有郊字疑据內傳襄二十六年文增解順說之辭言時趙武言公序本
作也非卿材公序本材作才豫於軍事公序本豫作與案與字是也下文云雍子與於
軍事文同寔來公序本寔作實案寔字是也施二師公序本師作帥是也注同內傳文十
四年疏引國語作帥解子孔潘崇公序本作潘崇子孔此誤倒如盧戢黎公序
本無戢黎二字案此誤行也內傳疏與公序同解賊子孔賊下公序本有殺字寔讒公序
本寔作實解沈蔡補音作蔡沈此誤倒解輕窕窕舊音作挑賈本作佻解晉人
遂侵蔡公序本無人字解鄢陵役役作也解中軍之下內傳襄二十六

年疏引注下上有上字解歆猶食也食公序本作貪案貪字是也內傳疏亦作貪解
易易欒范之行公序本少一易字案內傳疏作箭易欒范之行各本皆誤解以誘
楚誘內傳疏作誑解與上下軍內傳疏無上字各本皆衍解故易也也公序本
作之函吾中述聞云函訓為容不訓為入臽字之譌也說文臽小阱也从人在臼上春地坎可臽
入今經傳通作陷三萃案三當作四詳發正解乃三集以攻也也公序本作之
娶於公序本娶作取注同卒於襄老攷正云於疑與字之譌解畀與與公序本
作予解巫臣諫曰曰上公序本有王字解子反欲取取下有之字解卒
與襄老卒下有以字襄老死于郯公序本死于作獲於案依注獲字是也補音出
於郯解成猶定也公序本無猶字解聘諸鄭伯公序本無伯字此衍解遂
以夏姬行焉公序本無焉字寔通吳晉公序本寔作實娶於子牟公序
本娶作取子牟上有王字不圖公序本不作弗又何不來為補音云本或曰又何來為
無不字文似相反疑非是札記云案下文云不然不來矣或本是也臺美夫羣書治要引國
語無臺字解以是為美公序本作是為美也解鄢諱公序本作鄢華案鄢與鄢同華
字誤而以察清濁為聽公序本下有也字解華鄉之子華鄉公序本作
華御事案鄉乃御之誤又脫事字耳解子騑騑字誤公序本作駟以是除亂公序本以
是作是以解留治之也公序本無也字太宰啓彊公序本彊作彊注同內傳作彊
解楚卿遠遠下公序本有子也二字補音出遠子此脫解魯人懼之公序本無
之字解在成二年成上有魯字解美鬒鬚公序本作須鬒字俗內外公序
本作外內治要同遠近公序本近作邇治要同若於目觀文選西京賦李注引國語
於上有周字解於德則不美公序本作德則不也四字補音出則不方有反解縮
言取也公序本無言字胡美之焉公序本焉作為案依注為字是也治要作為為
官正也公序本無也字此衍解帥師旅也四字上當有帥旅二字各本脫解遠
心叛離公序本下有也字此脫解積土為臺為作曰樹不過講軍
實詩抑疏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國語樹並作射案射古文借字樹古作謝謝與射古通用榭敦銘王
格于宣射即宣十六年春秋之成周宣謝也解戎事事公序本作士非治要亦誤解謂
足以臨見也也作之解明使屋樹公序本無明字此衍瘠磽補音磽作

墝解确補音作埆城守之木札記云依解云城守之餘木當是末字之誤也案周禮掌
固鄭司農注引國語作木疑韋解有譌脫解基址址公序本作趾址字俗解以期日
公序本作以時日也解如子為父母母公序本作也是樹臺公序本作臺榭治要
同此誤倒解皆所以利民者者公序本作也治要同解定陵西北
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內傳昭十一年杜注同惟襄城下西北杜
注作東南耳公序本作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此與漢書地理志合無城亭二字為異史記
集解引注同亦無城亭二字案韋注多從杜注當依明道本為韋氏之舊宋公序依漢志改之集解或又
從公序本而改之也解其地三千成公序本下有也字解未有利也也作
者解遂居櫟遂上公序本有而字解桓公之子桓公上有秦字鄭幾不
克公序本克作封解圖纂案纂當作纂解在魯隱元年公序本下有封國也
三字寔使公序本寔作實下同弒實難補音皆作實寔弒公序本弒作殺注同見補音
解襄公十一年公序本無一字脫解侵偪偪作逼毛脈舊音脈作胍札
記云舊音誤胍胑大腹與此無涉補音云本或作脈案脈即脈之隸變也解鬚髮鬚公序本作須
施之以服公序本施作旌疑施字誤解及所掌主及下公序本有其字疑衍解
此言少知天道耳公序本無此字此衍解楚大夫故鄭國夫下公序
本有字字無國字而弒公序本弒作殺注同見補音廷見述聞云廷當為廷廷與往
同謂往至于亹之家而請見故下文曰子亹不出也說文廷往也解見於廷也公序本作
於廷見之解左史倚相曰公序本無倚相二字疑此衍解不諫誡誡公序本作戒
解戈盾盾補音作楯褻御公序本褻作暬注同舊音作暬誤蓋字從埶不從埶也解
箴諫時世公序本無時世二字懿戒述聞云戒字涉注文戒書而衍說命正義小大雅譜
正義大雅抑正義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並引國語無戒字解大雅雅補音作疋解懿
讀之曰抑公序本無之字見補音述注此衍睿聖武公公序本作叡下皆同案睿
叡二字通解謚法曰公序本無曰字猶不敢驕補音驕作憍數戒者公序
本無戒字案注及補音不當有戒此衍楚其難哉此下空公序本有注文難以為治四字
子亹曰公序本曰上有懼字此脫寔難補音寔作實解禮記曰公序本無
記字解能使殤矣矣作也解往亳都公序本作往都亳也四字是也解稟

受也（公序本上有令命也三字此脫）解作書（作作以）象夢（述聞云當爲夢象）旁
求四方之賢（公序本無旁字脫賢下有聖字案注不當有聖也）解使磨礪也
（磨礪下公序本有己字）解雨三日（公序本無雨字脫）解攻己之急（公序本無
之字脫）不疾（公序本疾作疢案疢卽疚之異體與疾相似因誤疾也）解言非嫡嗣
（公序本作非嫡嗣也）以德有國（公序本德作得）而至於是有識田（公序本無）解
（是字此衍）何急以其言取罪也（公序本以其作其以此疑誤倒）憖（舊音作憖）解
憖猶願也（公序本下有寘置也三字）賴君用之也（公序本用之作之用案此疑誤）
（倒詩箸篇疏引國語與公序同）解楚之東地（公序本作楚東地也）欲以妾爲
內子（公序本以下有其字）解首飾（飾公序本作服）以鷩（公序本鷩作樊）解鷩踣
（補音出樊踣）解戰於鄢楚恭王（鄢下公序本有陵字楚下有部敗二字）解獻
飲於子反（公序本重子反二字）解再干王命（干公序本作奸內傳昭十三年作奸）
解遇諸棘圍（棘下空公序本不空圍作闈內傳作闈）解以歸（以下公序本有王字）
解申亥以二女殉葬之（以下有其字殉下有而字或依內傳文增改）解從
其欲（公序本作從欲也）唯道是從（公序本是作之）經營楚國（公序本無營字）
（案注無營是也）解言以妾爲妻（公序本無言字脫）

國語卷第十八　楚語下

寔使（公序本寔作實）解周穆王
之相（周上公序本有謂字）解是謂絕地（公序本無是字）民之精爽（太平御覽
方術部十六引國語民上有擇字）攜貳（公序本作儶注同舊音作儶云或爲攜）衷正（御覽
衷作忠周禮家宗人鄭注引國語作中）其智（公序本智作知周禮注同）明神（御覽周禮注皆
作神明）解覡見鬼者也（覡上公序本有巫字無也字疑此誤）是使（周禮注使上有
以字）解牲之毛色（公序本重牲字此脫）解屏攝也（屏下公序本有者字無也字非）
解要扇（扇公序本作屛要扇見淮南氾論注）解皆所以明尊卑（明字公序本作
分別二字補音出分別）上下之神（周禮春官序官注引國語神下有祇字）而心率
舊典者（周禮注無心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史記曆書
神民作神祇類物作物類）是謂五官（公序本作謂之史記作是謂與此同）不瀆（賈本瀆作
黷）解黎氏九人（書呂刑疏引注文此下有蚩尤之徒也五字詳發正）雜糅（史記曆書

漢書郊祀志後漢書張衡傳注及內傳昭二十九年疏書堯典疏引國語作襍擾音近通用）方
物（漢書作放方放古字通）齊盟（漢書盟作明）解壽命之氣（壽公序本作受）解
受承服也（公序本無服字案注以承解受故李賢注後漢書張衡傳引國語傳文作承或依訓
改也）解司主司（下司字公序本作也）火正（唐云火當爲北正詳發正）解掌土地
民人者也（民人公序本作人民無者字）解紹育（紹作繼）解義氏（義字誤公
序本作義）解令相遠（令作今）解天地體成不復變改（公序本作言天
地能成不復改變也十字）解牲用所及（用公序本作何）解四方之奠（奠公
序本作貢案貢字是也太平御覽禮儀四引國語注亦作貢）民則不慢（御覽作則民不慢）
郊禘（御覽作禘郊通典禮九引國語同）解郊神祭天（神公序本作禘是也）解把
握長不出把（公序本作握長不出把者六字恐有誤禮記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解
以養兆民（養公序本作食御覽同）解昭孝敬（敬作養）解至神至（神作
備）芻豢（說文引國語芻作犓）解草養曰芻穀養曰豢（兩養字公序本作食）
滯久而不振（公序本久而二字作則字振作震注同）解放縱則遂發滯
（放上公序本有志字發作廢皆是也）解生生人物也（公序本少一生字案當作生生物也）
（人字衍下云生物不長蒙上而言可證）解生物不長（公序本無生物二字脫）其用
不從（公序本其作是）解封封國也（公序本少一封字脫）解告以事類日
（公序本無告字脫日作曰是也）解謂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公序本無
兩之字）解祖至父（至字誤公序本作王字）解月令（令下公序本有日字）解舍
（舍作含）解言竝行（公序本無言字脫）蒸嘗（補音作烝嘗）粢盛（補音作齍
云或作粢）解子姓衆同姓也（子下公序本有衆子二字姓下無衆字）祝宗（公序
本作宗祝見補音此誤倒）殄其（公序本殄作妳注同舊音作妳札記云此妳字乃宋公序誤讀舊音
所改）解苛虐也（札記云案舊音出苛妳械系二音蓋舊音本韋解作苛妳也與此本異耳宋公
序據之以改正文失之矣）解殄覆（殄公序本作妳非）解謂解怨除恨（公序本下
有之辭二字）解更申固也（也作之）解粢器實也（公序本作器實曰粢）必
自射牛（公序本射下有其字衍御覽無）解此言盛（此公序本作下）解則王后
一盆與（一上公序本有其字）解服則端正（正作冕）解若太史司馬

一七八

之屬公序本作司馬太史之屬下又有是也二字解今以萬萬爲億今下公序本有人乃二字九晐說文引國語晐作垓解民稱耕而食其中也公序本無民稱二字脫廷見述聞云廷亦狂之譌國馬足以行軍孟子盡心篇注引國語行軍作行闕恐是邠鄭記憶之誤解賦兵也兵下公序本有賦字解賓饗公序本下有贈也二字疑此脫三舍令尹後漢書何敞傳注引國語舍作登解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舊音出王頵疑王乃子字之誤解筐器也器下公序本有名字至于今令尹秩之令尹二字疑涉上文而衍周禮酒正先鄭注賈疏引國語作至于今秩之可證解祿倖倖公序本作奉誤民多曠也公序本也作者是也後漢書何敞傳方術傳注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二羣書治要引國語竝作者字解曠猶空也公序本無猶字是勤民以自封公序本下有也字是也後漢書注北堂書鈔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二引國語皆有也字非逃富也治要逃作要解箴尹箴補音作葴解使齊而還使下公序本有於字補音出使於而還作還而疑據內傳文改解囊費公序本作子囊是也羸餧公序本餧作餒補音作餧日已甚矣公序本作日日已甚解壘壁也公序本上有盈滿也三字治要同解盈滿公序本作滿於解道塚公序本作冢冢塚古今字靈不顧其民公序本靈下有王字衍文選古詩注引國語已誤解待禦禦上公序本有猶字解漢東之國公序本作漢東國也解驌驦驌公序本作騄舊音作騄案內傳定三年作肅爽疏云爽或作霜然則肅爽一本作肅霜矣後加馬旁耳解自鄍之隨之作奔解藍尹公序本下有亹字此脫莫墜公序本作隊舊音作隊或爲墜已見卷八當君而亡之公序本君下有之世二字欲執之公序本欲上有王字此脫曰昔瓦公序本曰上有對字此脫庶憶懼公序本無憶字脫何有於死此下空公序本有注文何惜於死四字惟君公序本惟作唯使復在其位公序本無在字吳人入楚公序本入上有之字衍昭王奔鄖公序本昭王上有楚字當衍將弑王補音弑作殺解成然立王王上公序本有平字此脫卑尊公序本作尊卑解敵體也公序本重敵字此脫爲弑公序本弑作殺吾思父公序本父上有吾字解言賞罰公序本無言字二子耶公序本作邪邪耶古今字解成然字成然上公序本有蔓字前世之崇替者公序本無者字是也文選陸士衡皇太子

宴玄圃詩答賈長淵詩門有車馬客行弔魏武帝文注張茂先雜詩注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國語竝無者字可證在樂思舊公序本舊作舍是也闔廬公序本廬作閭下同內傳作廬解柏舉戰也公序本作柏舉之戰闔廬口不公序本闔廬上有夫字疑此脫聞一善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潘安仁楊荊州誄注引國語善下有言字夫差先自敗也已公序本無差字與內傳哀元年文合王孫圍公序本圍作圉下同案羣書治要後漢書李固傳注太平御覽服章部九珍寶部一引國語竝作圍與內傳合疑作圉者誤字也解言以賢爲寶公序本下有不以寶爲寶五字說于鬼神公序本于作乎見補音治要作于解藪澤名也公序本無名字脫解水中可居者可居上公序本有之字無者字角齒公序本作齒角治要同案依注作角齒是也所以備賦公序本賦下有用字治要無解齒所以爲珥齒下公序本有象齒二字此脫解爲旍旍作旌解犛牛尾犛補音作旄古通用何寶之焉公序本無之字治要同明王聖人能制議公序本無明王人三字解玉王祭祀之玉公序本無王字此衍案書典寶序疏引韋注玉禮神之玉也與今本不同譁囂補音囂作嚻解讙譁譁公序本作讙舊音作讙案作譁是也說文讙譁也譁讙也而在境公序本境上有北字案上文注云梁楚北境也北字卽涉上注而衍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國語在境作在遠亦無北字臣能自壽公序本下有也字以其首領文選注以作全乏臣之祀也公序本乏上有而字子之仁人公序本無人字此衍解使與吳境爲白公與公序本作處案內傳哀十六年作處吳字後人依誤本內傳增之周禮調人疏引內傳使處境爲白公無吳字說見左述聞解而非信之道公序本無而信上有忠字解君子惡訐以爲直公序本下有者字論語陽貨有者解周審審作密彊忍犯義札記云段氏曰犯義二字當是注誤爲正文而不實者也公序本也字脫不絜公序本作潔下同絜潔古今字解謂譖太子者公序本無者字穀貪無厭公序本無上有而字厭作猒既能得入公序本能作而述聞云入當爲人能得人卽上文所謂其愛也足以得人也下文動而得人卽承此句言之元咺諸本改能爲而誤益甚而耀之公序本耀作曜注同解利用用公序本作欲是德其忘怨公序本下有乎字疑此脫解誨之誨公序本作綏是吾聞之公序本下有日字當衍閑之公序本閑作閒注同案閑字是

也怨賊之人也公序本無也字其又何害乎公序本何作可貝水案貝當作具水經巨洋水注引國語作具水解貝水名公序本重水字長魚矯舊音作蟜云或爲矯解三郤錡至犨也三郤上公序本有殺字衍至犨作犨至此誤倒是皆子之所聞也公序本無之字人求多聞公序本人下有之字監戒公序本監作鑑通作鑒監假借字吾知逃也已公序本也作而解逃逃勝難公序本作逃勝之難也五字補音出之難解好尚勝也勝下公序本有人字案有人非也勝白公名解楚人又救之公序本無人字解既定而使而作乃

國語卷第十九　吳語

勾踐公序本作句下同勾隸變起師逆之公序本下有江字或涉注而衍解太伯太公序本作泰解擕李擕卽擕字舊音作攜云或作擕音醉補音云將遂反作擕輿內傳同案此字從儁聲今微波榭刻補音本作鄰或作擕均誤解越逆之自江公序本無自字饋報公序本報作服案服字是也服亦訓習禮記孔子閒居鄭注云服猶習也解吳與之申地吳下公序本有子字衍決補音云又或作夬解拾拾捍公序本少一拾字此當衍解百夫競著百夫上有而字著作箸解效之效字誤公序本作放勝未可成也公序本無也字脫解奪食公序本作奪之食諸稽郢史記越世家作柘稽郢解見禍於天也公序本無也字而又宥赦之公序本下有注文宥寬也三字解是使白骨公序本無是字解謂其見侵其公序本作報是也解隨會稽隨字誤公序本作隳見補音魯語作墮一介公序本介作豸下同舊音作豕述聞通說云隸書作豸干祿字書竝列豸介二體云上通下正是也或省作个解盛盟器盛補音作承狐埋之而狐搰之吳志吳主傳注引國語作狸埋之狸掘之封植補音植作殖解自喻公序本作諭也解明顯也公序本下有聞於天下言天下備聞也十字而又刈亡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國語無亡字解言欲伐齊公序本作欲伐齊也忠心許本忠作中兵甲公序本作甲兵玩吾國公序本吾作吳是也太平御覽人事九十七兵三十四鱗介六引國語竝作吳字解膝本膝字誤公序本作脛解從順隨也公序本無順字憔悴補音作顦顇時熟公序本作孰熟字俗越之在吳公序本作譬越之在吳也六字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國語亦有也字於其心也戚然案戚當爲伬字之誤也說文伬惕也引國語於其心伬然管子弟子職云中心必式式與伬音義同以伺吾閒舊音伺作司音伺金本作司解疾徵疾公序本作害王其盇公序本無其字盇作盇補音出王盇鑑補音云本或作監解不得君道公序本作不得爲君之道六字其臣箴諫以不入攷正云以字衍文內傳昭十三年疏爾雅疏引國語皆無以字解九疑疑公序本作凝案疑字是也解水旋其上上下有下字彷徨補音彷作傍涓人史記楚世家作涓人解今中涓也史記集解引韋注今下有之字將入於棘闈公序本無於字脫內傳疏有解王弗誅王公序本作而內傳作王解都鄙國邊邑公序本作都國也鄙邊邑也七字解小有很傷小上公序本有或字很作佷是也解甲盾三千盾金本作首解釋辭也辭字誤公序本作解補音出釋解寡人帥師公序本無御字此衍解私好私公序本作恩解獵震述聞云震當爲虐爾雅獵虐也解何以使吳勝齊吳下公序本有國字齊下有也字訊申胥案訊當作誶字之誤也說文言部誶讓也國語曰誶申胥太平御覽資產部三引此亦作誶明聖公序本作聖明御覽同解耜者耜公序本作耕御覽同解法度度作也妖孽公序本孽作孼釋劍而對公序本下有注文釋解也三字案注已見上此重出衍文解鮐背之耇稱黎老播放也公序本作播放也黎凍棃耇黴也九字補音出凍棃案播放也三字當在鮐背之耇稱黎老之上王氏引之曰補音所見之本後人所改說見述聞通說而近孩童焉公序本無近字是也此衍補音出而孩解紂之百克是也公序本作謂有所克定也案疑宋公序所改紂之百克內傳宣十二年欒武子之言而吳國猶世公序本無而字吾先君得之也公序本君下有之字解言不失時公序本作以時不失時也六字越之擒公序本作禽禽擒古今字許本無之字遂自殺公序本三字在吳國之亡也句下非也以懸吾目於東門補音以懸作而懸案史記吳世家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索隱云國語以抉爲辟又云以手抉之與今本國語異也得有見許本見上有目字鴟鴺舊音鴺作夷吳王夫差公序本不別行解晉公定公午也公序本作晉公午晉定公也札記云段氏曰依此本注則正文午字衍后庸補音作舌庸案舌字是也詳發正解后庸公序本作二子是也解之歸路公序本作還歸之路解未及反越伐吳公序本無及字越下有子字乃率中軍泝江注江吳江或有淮字

者誤蓋或本注下有淮字而韋注不從之也解或有淮字者誤公序本無者字誤下
有字耳乃至內傳哀十三年疏引國語乃作仍古乃音仍通用道路脩遠公序本脩
遠作悠遠下有注文悠長也三字案下文云吾道路悠遠則悠字是也舊音作脩云或爲悠王孫
雒公序本雒作雄下同案雒字是也墨子所染說苑雜言竝作雒越絕書吳越春秋作駱韓非子說疑
篇作頌皆從各聲可證補音作雄非內傳襄十三年定十三年疏引國語亦誤作雄夾溝說文廋下
引國語夾作俠段注云夾古書通作俠愈章補音作俞云或爲愈通恐叛補音作畔云或
爲叛解先吳先歆公序本作先使吳先歆也六字將若之何公序本無之字解
言人之不能公序本無之字解則何貴於智智公序本作知下有矣字民
以惡死公序本以作之勵士公序本勵作厲注同解封之於江淮之閒
以恐之公序本作江淮閑無之字札記云段氏曰此恐字當作誘解撰具具公序本
作貫案貫字是也內傳注同解以自燭之公序本無之字官師公序本師作帥注同
補音以作帥爲是案師字是也周禮小宰鄭司農注及賈疏引國語竝作官師內傳襄十四年官師相規
杜注云官師大夫此韋注所本解三君三作二誤解擁猶抱也公序本無猶字脫
解鄭司農司農上公序本有後字衍此先鄭周禮注也肥胡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國
語作服姑又文選吳都賦劉注作祀姑蓋傳寫之誤解挾經兵書也公序本無挾字此衍
解晉鼓建鼓公序本無晉鼓二字此衍解謂爲楹爲下有之字萬人以爲
方陣公序本萬人上有爲字當衍陣作陳陣字俗已見卷十二解故萬人故下公序本有
曰字衍白裳公序本裳作常下赤裳玄裳同說文常或从衣作裳解墨漆甲公序本作
黑漆甲也四字解旌鎧旌公序本作衿是也見補音解丁寧鉦也鉦上公序本有
謂字補音鐏于下出令丁札記云段氏曰据補音當作丁寧令丁謂鉦也丕烈案晉語同譁釦一切
經音義十九引國語鉦作响飾壘補音飾作飾解司馬演內傳哀十三年疏文選王
仲宣贈文叔良詩注引國語注竝作寅演字誤解失期亂次失公序本作先是也解無
以告祭無上有言字今非王室公序本今上有君字此脫平安公序本作安平
解卑周故也故也二字公序本作者字解猶幼猶作言解曹衛曹字誤公
序本作魯解然滅虞號公序本無滅字脫藩籬公序本籬作離注同文選注作籬
曰剄公序本曰作自是也舊音出自剄解以示王成行王成字之誤公序本作其

威解自剄以設誤吳剄公序本作剄無設字此衍解傲之傲作效乃
告趙鞅公序本告下有諸字當衍內傳疏文選注皆無諸字解墨暴氣暴公序本作黑
解悖逆逆補音作暴解言不可空許公序本無言可二字諸侯大夫
失禮於天子公序本無大夫二字是也文選注同訊讓札記云段氏曰此訊亦許之誤
解告讓之辭辭公序本作言言下又有也字解備朝聘之禮備公序本作修
此下有以顧在余一人六字衍解度朝聘之禮度字誤公序本作廢解言君有
公序本無言字脫解故命晉侯公序本無侯字脫解命朝聘命作令掩
王東海內傳疏文選注掩作奄聞於天子案子字誤內傳疏文選注皆作下當据以
訂正解淫僭僭上公序本有猶字解言王室公序本無言字脫解錫圭錫作
賜解吳太伯公序本無太字疑此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案許諾涉
下文而衍文選注引國語無此二字內傳疏幷無長弟二字非也不共承王事公序
本共承作承共是也下文傳云又不承共王命解原也原下公序本有中字此脫解夫槩
稱王槩公序本作槪無稱字補音作槪齊侯壬公序本壬作任注同舊音任音壬解
簡公也簡公下公序本有任字衍解不鑒楚公序本無楚字脫簦笠補音簦作
簦字之誤解簦笠夫須也公序本無笠字是也詩小雅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簦古之
咍與蒸登合韻如得來爲登來耳孫爲仍孫臺笠爲簦笠皆其理也解至于嬴公序本下有是
也二字解言敗師還師公序本作而御覽器物部十引注作而寔舍公序本寔作實
令女來公序本令作命是也舊音作令解周景王公序本無周字此衍解敬王
丐公序本作丐內傳作匄解禍謂子朝公序本無禍謂二字案有二字是也解及
憂王室公序本作乃憂王室也五字此誤脫戮力依注戮當作勠說見卷二伯父秉
德許本下有也字金本無乃唱謀公序本唱作倡注同見補音我不可以
怠公序本下有也字解之言公序本下有者字無使夫悛公序本夫作失疑誤
事夸公序本夸作幸是也解臨敵敵下公序本有之字此脫奔遂可出公序本奔
作幸是也解行用之公序本作行猶用也四字此有誤脫貧者吾與之公序本與
作予解后庸后公序本作舌解命告也也作之非敢訪諸大夫問戰
奚以而可文選陸士衡從軍行注引國語訪作問無下問字大夫后庸公序本后

作舌已見上文解嚴嚴猛公序本少一嚴字此衍解巧審故不可攻入巧審公序本作審密無故字是也解鉦鼓鉦作鍾解不審則衆惑不審上公序本有聲字惑下有也字是也在戎補音在作任命於國公序本命作令解不足以勝甲兵者公序本下有告字當衍及五日公序本及上有過字補音出過及攷正云或轉寫涉下文輒衍過字耳解禮婦人公序本禮字在婦人下非也解屋水邊壇水字誤公序本作外字解屋名案名當作栝詳發正解之樀之上公序本有儋謂二字儋謂之樀爾雅釋宮文此脫土地之不修公序本無土字此疑涉上文食土而衍有眩瞀之疾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國語瞀作瞑以告公序本無以字脫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公序本無兩在字夜中乃命公序本命作令且亦中分公序本無且字解潛默默公序本作嘿解涉沒案沒當作渡公序本作度解笠澤沒郊笠澤下沒下郊下公序本俱有也字圍王臺公序本臺作宮注同內傳哀二十二年疏引國語作宮以親辱於弊邑公序本於下有孤之二字聽君之令內傳疏令作命解海口外洲海補音作決郎協反札記云段氏曰王伯厚曰海口當作決口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引韋注皆正作決案史記吳世家集解作海口洲補音作州史記集解引正作州解可與俱者俱公序本作居寔失公序本寔作實內傳疏同解冬十二月二字誤公序本作一解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臣上公序本有羣字也作之稱二字

國語卷第二十　越語上

解號稱呼也公序本無稱字衍毛詩魏風傳云號呼也解危厄厄作阨解年在衆子年作言而擇擇字誤公序本作擇蓑笠公序本蓑作衰補音云本或作蓑非是解以行成也行公序本作求之無所使公序本之作乏乏字是也解在君所用之也公序本無之字帶甲萬人事君也公序本事上有以字衍解吳江公序本作松江解錢唐江唐公序本作塘無江字補音出浙江札記云蓋宋公序本錢唐江作浙江也攷尚書釋文夏本紀索隱引作錢唐陸德明小司馬所據與此本同矣夏文燾曰案水經漸江水注云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則與公序本同解此言公序本作言此誤倒有越則無吳矣公序本無矣字疑此衍解言滅吳之計吳公序本作之此其利也公序本無其字必無及已公序本必作亦美女八人史記越世家索隱引國語八作二解納美女於宰嚭宰上公序本有太字此脫解泊州黎泊字誤公序本作伯州黎內傳作犂前馬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引國語作先馬云先或作洗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三作洗馬韓非子喻老篇身執戈爲吳王洗馬字亦作洗解禦兒鄉禦公序本作語解姑蔑今太湖攷正云困學紀聞云太湖當作太末解百里之中公序本下有耳字父母昆弟公序本母作兄攷正云昆卽兄作母爲是令壯者公序本令作命解免免乳公序本少一免字公毉守之公序本毉作醫注同公下有令字補音出公令解父爲適子喪三年公序本無喪字脫疾疢公序本疢作疹案疢是疹之變體廣雅音疢疹與疢同納官官字誤公序本作宦注同解教以廩食之教下公序本有之字以廩作稟以舊音作稟下注同已見卷七解稻脂膏糜公序本作稻糜脂膏鳿子公序本鳿作鷸鳿古鷸字解爲後將用也也公序本作之御覽飲食十七引注作之字俱有俱公序本俱作居解犀形似象象公序本作豕案爾雅說文皆云似豕豕字是也解有山犀水犀水犀上有有字解億有三千公序本無有字脫解若今備衞士矣公序本無矣字脫威之公序本威作滅是也解要功徼利公序本作徼功要利見補音欲其旅進旅退公序本下有也字孰是吾君也公序本無吾字案玩注無吾是也解沒地名公序本此下有在哀十九年五字案內傳哀十九年無敗沒之事當是衍文予吳公序本予作與而吳不受命公序本無命字與吳語及越語下句同解一飯一公序本作壹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對曰公序本上有范蠡二字下十對曰竝同解故曰事者事字誤公序本作爭解放盪盪作盪非解貳言貳下公序本有二也二三字解五湖今太湖史記河渠書集解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案較此注爲詳玩好公序本好作如誤入官於吳官字誤公序本作宦注同及至於國公序本及作反以養其生公序本無其字此疑衍解可因而成也也公序本作之解空田田公序本作日是也解使人困乏人作之解閑隟隟補音作隙下同解有釁隙之過也公序本無之過二字解使人勸事人作之睦熟公序本睦作稑注同舊音作稑札記云段氏曰作稑非左

傳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和熟睦熟一也解晦朔朔字誤公序本作明解盈縮
盈補音作贏解有所斬伐有上公序本有謂字此本脫解而禍福之禍福
公序本作福禍此誤倒解就世終也終下公序本有世字此脫爾雅云就終也解
天時反反公序本作沒誤解而可取而公序本在可取下解見滅也也上
有是字而問焉公序本無焉字脫解隱遁公序本上有皆字解萌
也萌下公序本有兆字此脫解蟹食稻公序本作稻蟹食稻也五字義不可通禮記月
令疏引韋注稻蟹謂蟹食稻也疑此爲韋注完本解見越修馳騁射獵公序本無
修字此衍觥飲公序本飲作飯舊音同說文引國語作侊飯詳三君注輯存解盛饌
未具公序本少盛饌二字脫故將公序本故作固出而挑戰公序本無而字脫
夫謀之廊廟公序本無夫字脫贏縮贏字誤公序本作贏下同解然有轉
化公序本作固然有轉化也六字此脫解還移移作易解極主也主字誤公序本
作至解皇皇明也明上公序本有箸字此脫解蝕時公序本作食也解至謂
極也公序本無謂字解轉運公序本作運轉解太舒靜太公序本作泰下太顯露
同無藝公序本藝作蓺注同已見卷四解從其所也公序本作往從其所剛柔
以禦公序本柔作彊注同案彊字是也下文云剛彊而力疾解勿與戰也戰上公序
本有之字以叅之叅卽參之俗而奪之利公序本無利字案玩注無利字爲是解
陽數不盡不公序本作未解不可困迫之之作也解陳其牝牡
使相受之其公序本作有之作也居軍三年公序本不別行解閭門
閭公序本作昌昌閭古今字王孫雒公序本雒作雄下同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禮記月令疏
及太平御覽百穀部三竝作雄已見卷十九今王君其圖公序本王君作君王此誤倒
解以用功也公序本作以爲功用也五字不成公序本不作弗解執柯伐
柯其則不遠伐上公序本有以字則作法解此滅滅公序本作戒是也辭愈
卑補音愈作俞下同解謂不勤難也公序本無謂字脫今吳稻蟹公序
本吳作吾御覽同禮記月令疏作吳解陂涯涯公序本作崖案涯字是也鼃黿公序本黿
作鼉舊音同案鼉是也晉語云鼃鼉魚鱉莫不能化同渚公序本渚作陼注同舊音云唐賈孔作渚
解蝦蟆蟆公序本作蟇蟆字俗反至五湖公序本不別行臣不復入

越國矣公序本入下有於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五引國語同今事已濟矣
公序本今作人誤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吾字此衍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艮金誤衍太平御覽人事三十七一百十五珍寶十引國語皆無金字解而自朝
禮也也公序本作之解此誓告也公序本無此字脫

卷四

戰國策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禮居
黃氏覆刻川姚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會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思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會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會作兵）爲强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會集作巧劉作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

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
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无弱
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
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
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
侯(一本下有而字)幷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
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
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
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
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
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
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
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
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脱字)故其謀扶急持
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
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
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
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作畫曾錢集作一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一作甌）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作兔逝）灕然止（止一作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會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煑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諭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黶(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强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曾一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予集本改作予劉作予)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强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无故字）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强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机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己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爲（曾爲下有物字）（劉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强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作錢。劉作亡。）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

喜。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亡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爲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爲賊而陽堅（曾一作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一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糧。）韓慶爲西周（續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厚，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危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兵少粮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彊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三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此流入于洛川也。）爲周最謂李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一曰戰也。）而（曾一作攻，劉作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續後語游勝）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厹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戒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敢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患，憂。）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爲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

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週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為五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必字名曰謀曾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也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曾一作調集劉作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顧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錢劉下有劍字〕不賣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氏屬其子曰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為辭不往詰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園有林池曰園也綦毋恢謂周君

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綦毋恢，周臣也。溫囿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減也。此梁囿〔一作梁〕也。溫囿近周。能爲君取溫囿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爲周所扞禦也。無)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囿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戍，守也。)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作私。)溫囿以爲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爲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爲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璧〔錢作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飢。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滅亡鄭。)邾(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爲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爲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桿。)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爲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爲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行猶大行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為惠王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其傅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朞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欲傳商君傳猶禪也傳或作傳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政有頃莅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也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子卬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會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用用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肴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為遠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續後之語輔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子劉錢作好兵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驩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一無訓字〕刑之後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為紂卿士道紂為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尚仁義御諸侯朝天子故曰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也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為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天下知同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也文士並飭一作飭諸侯亂惑飭巧也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亂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愁〔錢劉作愁怨〕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鬭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

(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力也)故以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攻擊橦刺)然後可建大功(建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强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錢劉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惛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弊也)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歸色(歸當終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劉錢無濯治二字集曾有〕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雖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屋夏屋山名也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綿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强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强秦也)故蘇秦

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黃金萬溢爲用(經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炫熿也猶熀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棬揉桑條假以爲戶樞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徐勤也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培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行匍匐勾曳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之過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爲己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也續李善引作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泠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

也。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聽明為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墾不治也。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錢、劉坊作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荊王亡奔，曾作亡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錢、劉下有秦字〕以強於齊燕也。中劉下有以字。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為，不為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荊人和，和，平也。今一作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

外士民潞病於內路贏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有武安括字〕君將趙四十萬衆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一本有也字〔合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爲秦矣爲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沲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也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一作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幷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幷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

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員曰囷方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日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傷傷愍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曾集晉作智〕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著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爲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一本有攻字〕智伯之軍而破以殺其身故曰以成襄主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安固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可幷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曾悉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

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教）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倫後語作倫字）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白）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無為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

如郭君。（古文言號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一本有也字。）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己，殷王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為闔閭夫差臣。謂符也。）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子欲何適。）請為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續後語作挑。）其長者，（一本更有長者二字。）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曰字。）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臣乎。）軫為忠，（一本更添一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為臣乎。軫為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報曲沃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柰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也試猶嘗視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爲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權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曾一作己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絕爲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爲己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宣徧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爲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曾一作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也與秦俱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也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作國）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以餘計爲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

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吟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作卞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爭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下有也字〕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相一本作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燒焫猶滅壞滅壞君國也錢〔一滅止壞字〕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助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令教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棄也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癰曾作癱〕君與知之者一本無之字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一本拔上有言字〕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

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為(一本為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內，故曰內攻疾、衍。〔一本下有也字〕)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曰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伐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望也。〔瞰，錢、劉作詹〕)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與韓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受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逐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遂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圖秦，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

贄（劉作重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卬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代）偽謂王曰（一作偽謂齊潛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卬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處之）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而二字）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本無而字〕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并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子質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為義續若下注作弗則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為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二國史作虞其為醜夫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訴）太后救過不

贍。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爲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
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幷相之是
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
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
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
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
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
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
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
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
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
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
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
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
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
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
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
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
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
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
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
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
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
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
已上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
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
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
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
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
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
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
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
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
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
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
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
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

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史記劃榮。後語害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作概。）於王心耶。已（錢作亡。一作以。已一作抑。曾作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睢至秦。王庭迎。謂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曾作已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焉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史記作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

以杜口褁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
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
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
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
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慁後語作搜)
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
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
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北
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
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
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
閉(續李善引有闕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
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以)欲少出師(曾錢一作
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
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
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一者
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
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
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
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

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
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
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
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
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
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
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
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
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
不聽爲之柰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
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
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
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
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
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
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
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
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
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
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
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會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會錢劉一無疾字)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强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

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上字劉本無邢上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爲(劉一無即爲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無爲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慮也(錢一無慮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懦(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楺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鬲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

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毀譽必有伯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咸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令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威蓋海內功章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刱(錢劉一作仞曾一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况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絶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爲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蒭負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蒭魏公子其母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呡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呡魏之臣也劫脅也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呡與佐也佐負蒭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呡欲困薛故言請爲王因呡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蒭必以魏歿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己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慊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一也字下有分字河東地以畀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强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强耶今時强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强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强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周之衰晉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峭故智伯瑤先破滅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作魏宣子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

（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殺也身死國為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絕秦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楚怒秦合周最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德周與秦也）弟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絕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也音括續銚姚調二音古田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嫪毒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於掩威於母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遊行）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圖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云翔〔史作雲翔〕王之功亦多矣。猶解於〔於一本作散字〕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眾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眾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救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誠，誠字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宜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一本何字下有後字〕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强，壹毀魏氏之威，負恃也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三字〕言人初始無不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强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一本無謂字〕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一本無也字〕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設字劉本一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沒字〕貪〔一本下有人字〕也但見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鄙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池為越所殺〔殺字一本作禽字〕也流尾〔流尾一本作浦一匡字〕也即干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妬字曾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助鄰國敵也。敵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己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一本無躍字〕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不可信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矣。累猶重也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

頭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爲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爲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爲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爲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衆多也強盛也）一舉衆而注地於楚（事戰事注屬也）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反）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字曾作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爲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魏爲秦察諸侯動靜也）

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爲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已爲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爲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伐一本作代字〕呂氏齊侯諡爲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也）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聽罪於楚子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舍）於是夫積薄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厚聚少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閒（紂當爲躡聲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爲政

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强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
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
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
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一本作服世從鄰〕服慊也。今王廣德會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
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
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
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
逼晉陽，卒爲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
二子之後以苛爲察以尅下爲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爲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
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
於宋，遂與句劉作爲勾踐禽，死於干隧。一作隊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勾踐
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隧邑名。梁
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
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
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
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今王破
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
下之士不敢言，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
西周也柝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
謂諸侯也諸侯懾怖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一下有之字〕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
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
足六。尾後也言王爲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大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
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伯也事滅
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
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爲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
之心。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秦楚之驕後故也
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
援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亟。齊宋在繩
墨之外以爲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
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
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
而受兵矣。魏爲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
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
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己臣故不見誅
也若其遇桀紂則必〔一下有誅字〕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己也
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
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
也。不爲秦相者不爲芈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
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
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爲
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
公相必矣。」公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爲秦相也。
樓啎續啎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啎則國失勢注啎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

（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爲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彊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也昔）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故將伐魏）王曰爲期（期曾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不韋賈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餘饒）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扆城（扆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傒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治）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用事卽位治國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堇也朝榮夕落真爲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爲己子）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爲德講（講誠曾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皃）高其知（高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爲己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曾作請）間曰（間須臾也）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軔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故仕車故止於趙敢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祿）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張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曰去，劉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鄜陽〔曾作二萬衆解於鄜陽〕賜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自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處一作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行一作因之〕燕也。)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白也。往為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郄(郄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一上有則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笔，(一本作奉笔。)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敵。(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一本趙下有王字〕能用司馬〔一作司空馬〕為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

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
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
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
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爲人
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
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
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爵也將軍爲
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作捭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
大臂短不能及地繓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
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
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曾作梱纏之以布願公入
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
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人
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
諏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
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
破趙爲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茲劉一無茲乎司
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
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
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屈客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爲之奈何羣臣莫
對姚姚劉曾本皆作桃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安止乃資車百乘
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

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作短終死於譖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一姚賈韓非短之曰
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
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
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
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
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
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
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
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
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
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
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
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
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
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爲老婦之逐朝
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斥
逐也棘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
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人字也爲市賣儈求其小利
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滯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
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爲魯所東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
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
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
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
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
詬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

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爲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淵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名者也〔一無者也二字〕）

戰國策卷第七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也。）盼子有功於國，（一本國下有字。）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為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逐子。會本今王逐嬰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閈也。）公孫閈為（劉無為字。）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削，分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無走也。）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更言之。」（亡，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鉤不能牽，（牽，引。續：韓非子繳不能絆。）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為？夫齊，（奚，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闕病也。續：疵作訾，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劃而類，破吾家，（劃，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劇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鐘之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王也。）雖

惡於後王。(言為後王〔劉無此四字〕言為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為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一至齊也)(曰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幷也)其於齊何利(一無利字)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早速也。晚徐也)張丏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橈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為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驗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鍇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鍇轂閡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

（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
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
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有君字。）留（一留下有之字。）楚。
（君謂鄒忌留之楚為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
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
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
（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
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眾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
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
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
所進仕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
塞之。（壅弊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昳麗。（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
（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
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公，
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
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
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
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長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
入朝見威（一無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情不如。）徐公美。
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
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
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
（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
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
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循）
（〔循會作脩〕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
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
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
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楊徽者公徒也。通白日章幅〔幅一作幟〕變
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章子為然。）威
王不應。（應答。）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
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
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
人明矣，（明審。）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
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謝，謝攻齊之罪。）左
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
而埋馬棧之下。（馬棧牀也。）吾（一吾下有之字。）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
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
父未教（教劉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

父也（死父欲使之說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憂）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之）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必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全衆爲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去著二字古本作走齊而宣王也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更）不立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患憂）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強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爲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本無顓頊字〕高辛帝嚳堯帝〔一無帝字〕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伯昆吾大五彭豕韋齊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燥也目不燥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都）臣竊度之（度計）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轂劉作轂）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
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至闈(至闈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
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爲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
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疑虛猲(猲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
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
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強大)大臣父兄殷衆
富樂無過齊者(殷盛)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
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爲從人謂蘇秦也)
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
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
察其至實(覽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
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
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
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裁)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
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
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

地悉趙涉河關指摶(摶會作搏)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
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
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
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之說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田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劉無赴字〕責于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一罪下有也字〕又使至〔一無又使至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致也)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也)今齊王甚憎張(一無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作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會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衞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爲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衞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衞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壃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俱偕)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爲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也劉作乎公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

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一下有也字〕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隱蔽。蕃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却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高誘注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之字）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曾此七字不作注）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項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己太子也使齊奉己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資與）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一作而爲交於齊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爲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劉無之字）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

軀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郭君子〔子一作又〕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吾殘則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荼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號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爲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强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己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强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謗。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也。董之繁菁。菁曾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一本有文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己缺失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汙也。湔灑。田瞀續瞀恐作督。春秋傳鄭游眅字子明。或作瞀。曰。車軼之所能至。瞀晉。鄭游眅。軼也。轍日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敬

（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聞）孟嘗君（問告）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淫爲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也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衞君遊於衞甚重齊衞之交惡（惡不睦也）衞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衞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喢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衞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無以伐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衞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作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爲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獮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爲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足下謂公孫戍）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閤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曾至一作生劉作主）（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偕）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曾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之中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睪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

言饒多也故曰鄒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臮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臮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臮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臮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御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爲天下疑備循計會無此七字劉循作脩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覆劉一作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封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比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馮諼曰顧謂)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

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慚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晁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

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
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
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
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
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
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
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
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
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
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顏先
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
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
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
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
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
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斶知足矣。歸反撲則
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
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
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
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
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
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
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
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
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
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
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
世無騏驎騄耳。(劉本有之馬字。集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
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
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
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
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
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
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
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無問字。)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
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
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
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
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
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
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
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不一作弗。)
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

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

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强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强（曾本無强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
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
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
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
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
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
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
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
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
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
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
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
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
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
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
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
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
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
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
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
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
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
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
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
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曰（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
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
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惡）於
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
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
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
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
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
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一作樞劉
咎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
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
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
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
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
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
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
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
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
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
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
（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之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
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
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
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為而）拒之患至

則趨（一作則趨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曰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為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一作亡。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錢劉一作待。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

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也非陶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傚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絶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殊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曰柰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　與語舉　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骨巴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作⿰骨巴一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
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
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
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
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
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
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
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
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
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
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
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
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
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
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
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
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
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
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
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
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
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戸。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
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
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
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古叶音晃改作壘於梧
上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丈
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
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
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
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
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
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
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
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
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
粮於宋。宋王必說。粱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
餘粮收宋也。齊國復强。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
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
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
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
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
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
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
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
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

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一作以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逋莫切〕客〔古音格古音亦叶〕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雖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戰國策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
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
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
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
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秦。）㠯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㠯破齊秦
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
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㠯利
其心。必營。我悉兵㠯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
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
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㠯五國用兵。請效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㠯廧於齊。齊之反趙魏之
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劉一無荊字。）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㠯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㠯爲然。故遂與之
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㠯爲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
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
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
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
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㠯
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
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
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
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㠯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
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作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
㠯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㠯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
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
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之字。）故爲梁
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
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
㠯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
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
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
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
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㠯（曾作㠯臣。）
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曾記劉作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一作色已作己)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眞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三字)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式)黃泉蓐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塡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安陵君纏拭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纏)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曾劉謂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劉故作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

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蝟徐廣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

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臣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舡)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强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

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開一作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

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日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絶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絶齊交不絶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四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褏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褏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强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志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褏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褏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欺)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袖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
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
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
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
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
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
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
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
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
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
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
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
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
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
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
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
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
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
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
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
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
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
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
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
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
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
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
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
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某無棊一字之所以
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
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横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二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莃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磻磻續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流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

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一無此輦字)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不獻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

布(褘孫作雜)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孼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孼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懗(懗劉作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轅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陪字)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卽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日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汝之園何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也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郞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劃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一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羼。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盡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郗巳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郗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憙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

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一云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旣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

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作改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扜(曾本作杅)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

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呑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子(劉去豫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

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横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巠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强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

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𪎭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𪎭。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鐵劉作甲)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鐵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强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强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害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呑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鬭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鬭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鬭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改安作案)移(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卬(劉改卯作卬)。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
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
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
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
獻其愚効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
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
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
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
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
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
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
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
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
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
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
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
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
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
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
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
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
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
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
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錢劉作闇）於眾人之
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
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
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
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
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姣）美人巧笑
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
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
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

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一本無爲字）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己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志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

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之內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幷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閒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柰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

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祝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拚面孔衍作右臂左袒右袒其臂也甌一作林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奴臨林今雷州左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曾作鯷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緤史記作却冠秫絀注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紩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蓋言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孫作士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

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錢改奇作袞）行也（曾集無也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貝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胥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

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史一作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偱一作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捐一作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偱一作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鐔蒙須(曾作頊)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鐔蒙須(曾作頊)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

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横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虚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强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强燕是使弱趙爲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强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説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

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亡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幷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

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錢劉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

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舍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會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一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

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顔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幷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一作蕢）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閒，於（一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閒？從而無功乎，收河閒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

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為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薜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劉呡一作岷)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劉大一作)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呡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

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
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
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
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
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
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
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
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
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
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
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
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
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
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决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
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
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
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
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
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
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
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
召呡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
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
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
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
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
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
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
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
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
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
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
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
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
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
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
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
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
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
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燥（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
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
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
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
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
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
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
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
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

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咲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爲武后所製字寶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恚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埊又鶡冠子亢倉子皆有埊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故）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劉懃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庀)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恐曾本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淫)有所謂桑(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柔癰)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

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毁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將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絶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鬻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一作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㝡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㝡遂滅趙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玄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高誘注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睹)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曾作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幷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而字)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已)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已)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劉作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埊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煑棗海鹽無疎(曾作海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埊方千里埊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曾劉無疋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埊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埊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埊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

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劫衞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劉作干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埊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

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埊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梧）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一作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埊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埊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萆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無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埊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齎）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無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曾劉無此注）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曾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曾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利字）而（一本無而字）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蕃（一本作蕃）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蕃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蕃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子）惠公（一作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渦山）之（一本無之字）尾灓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灓水注盛弘之荊楚記曰宜都縣有灓水卽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濁山鄠縣之南山也縱

（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瀆也墓爲漏流所瀆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埊既已得埊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埊既已得埊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己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㝡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

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
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
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
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
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朌宿將也
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
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
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
聞之王者得度而覇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
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
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
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
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
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
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
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
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
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
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
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
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

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
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劉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
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
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則字）子必危矣田需
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者以字）誰而君便之
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
王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
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
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
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
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
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疏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
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
（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强
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
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
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
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

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以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埊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埊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一作多割埊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埊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埊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埊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一作荆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湟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高誘注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曾劉作國）一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戄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

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衞劾單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

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湻于髠言
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湻于髠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
何如湻于髠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髠於王何益
若誠不(劉無不字)便魏(曾無魏字)雖封髠於王何損且夫王無
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髠有
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
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
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
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
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
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
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
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强秦爲界也地亦
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
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
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
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
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
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
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
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
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
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
矣王何利(曾添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
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
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
魏(一本添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
施厚(劉作惠)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
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
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
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
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
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
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
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
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
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
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絶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
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
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
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茹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强於趙而幷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强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

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䵻翟强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强爲和也。怨顏已絶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䵻。樓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强。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强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䵻翟强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高誘注

（闕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强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强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强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以字）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强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

也今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柰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鬭必重魏是幷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大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郚)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强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絶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絶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無蔽於秦者强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

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
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
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
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
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
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
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
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
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
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
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
也
周最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
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周最遁寡
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
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禍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
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
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
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
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

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
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
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
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
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
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
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
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
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
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
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
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
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吏字）者至縞高之所復
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
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
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
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
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
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

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己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帽履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之字）北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

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韓一 高誘注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
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
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
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
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
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
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
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
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
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
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
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
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
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跕錢作帖足而
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
幕革抉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
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
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
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
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
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
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
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
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
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
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
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
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
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
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
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曾添騰者二字
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
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
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

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菀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宣（一作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作卬）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一本作韓趙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

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强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强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曾一作卻一作欲)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强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錢無儆字)四彊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粮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作復）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錢劉集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

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强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橋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尚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

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絶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作曰）也（一本添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曾作聞）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

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遂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嫈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旣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三

高誘注

或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字)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稀而割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錢作子)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

欲弁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
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
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
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
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
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
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
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
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
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强於始
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
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
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
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攷子作下）此以一
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千
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
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
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
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
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
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
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
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
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
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
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
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
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
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
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
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
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
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
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
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
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
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
帝王之亹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
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
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
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
也今與强國强國（曾劉無下强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
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强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
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
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
金無以（曾作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

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䟽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䟽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䟽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二本同作蓋一作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强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添入或字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强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寛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一本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纆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埊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南近齊趙齊趙强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埊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埊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一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趍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歠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埊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

事茍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
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
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
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
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
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
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
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
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
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
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
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
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
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
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
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
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
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茍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
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
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
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
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
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
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
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
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
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
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
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
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
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
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
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
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
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
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
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
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
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
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
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覇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

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
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
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衞。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
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
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
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
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
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
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
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
待破秦。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
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
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
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
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
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
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
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
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
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
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
釋弊躧。[一云脱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
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
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

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
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
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
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
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
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
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
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埊。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
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
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
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
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
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
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
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
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
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
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
也。不能爲[曾作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
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
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

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埊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埊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高誘注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埊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讐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一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耻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讐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埊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埊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

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鄮臣臣之所重處重夘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埊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駭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埊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强吳之處而使强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卽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

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
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
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
（曾本添者字）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
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
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
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
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
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
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
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
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
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
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
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
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
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
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

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
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
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
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
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
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為愜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
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
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
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
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
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
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
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
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
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
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
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
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
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或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
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强而不
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

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埊。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絶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禽之。續云謠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雨謂鬭口一今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高誘注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
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
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
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
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
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
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
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
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
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
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
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
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
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
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
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
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
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
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
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
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
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
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
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
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
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
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
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
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
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
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
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
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
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
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
而君不得厚楊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
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
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
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
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
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

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曾作制）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幷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幷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幷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曾本無荊字。）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作秦王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無抗字。曾錢作揕抗。）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之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七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爲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爲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

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摻其室。時怨曾作恐。急。劍曾本無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　衞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短，一作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言名此為何等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黄，（黄，國名也。）過衞，使人謂衞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黄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衞國之城下。）衞君懼，束組三百緄，（組，斜文紛之屬也。十首為一緄也。）黄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衞大夫。）「是勝黄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黄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己，故將議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黄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衞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黄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衞。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强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强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惡，自此卷尾曾本皆作惡。）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稽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事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特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為宋

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雎陽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益亦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鷏(續云新序爵生鸇通鑑作鷏)於城之陬(康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鷏王鵬也羽虫之孽也陬隅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眚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劈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必有他故者也)來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上太子顏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幷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爲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

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爲者，務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爲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鑿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胥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也。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特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昵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絶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曾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

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己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李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

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己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偏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柸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役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士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也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

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戰國策第三十三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

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旣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幷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黄本入秘閣集賢本宧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幷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𢘑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𢘑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刋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

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
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之爲瀆
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
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
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
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
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
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
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
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
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
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
姚宏伯聲父題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摠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駮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敘錄所云。臣向以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徵。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蕘圃。其以爲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幷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幷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嘅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幷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茍取文從字順顧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摽舉行閒惜乎不幷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　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　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卷下　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此目錄盡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刪去誤甚吳氏重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之此不載

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

列爲侯王今本誤重侯字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作轉蓋爲戰

國蓋鮑本作盡不得施謀有設之强謀設二字鮑本互易因四塞之

固固鮑本作國杖於謀詐之弊謀詐鮑本作詐謀終於信篤之誠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今本格誤假雖不可以臨

國教化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爲鮑本作於得九鼎厚寶也今本寶作實鮑本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說少海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作沙丕烈案此不當輒改非效醯壺醬甀耳醯壺鮑本作壺醯甀鮑本作瓿吳補一本醯壺昔周之伐殷伐鮑本作代所以備者稱此以鮑本作已臣竊爲大王私憂之竊鮑本作切子之數

來者者鮑本無周君謂趙累曰趙鮑本作周吳補一本趙累對曰甘茂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苑亦作戊古字通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作議子爲寡人謀今本爲誤日不如背秦援宜陽吳氏補曰恐此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當作拔丕烈案吳說是也此必背下有脫但未詳何字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今本中作仲鮑本作仲西周君曰

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本無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業鮑本作業

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烈案呂字是也必無處矣鮑改處爲慮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處矣又有請謂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子因

令周最居魏鮑衍周字周文君免士工師藉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楚策韓求相工陳籍卯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鮑改七爲女吳氏有正故衆庶成彊今本彊誤疆增積成山成鮑本作如問其

巷吳氏補曰韓非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不衍謂秦恐齊韓之合也下文云必先合於秦者必先合齊於秦也故下文卯云秦齊合鮑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解全謬吳氏依之亦非因以因徐爲之東今本下因字作困鮑本作困公負

令秦吳氏正曰令字疑合大原西止鮑改止爲土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復國

且身危鮑改復爲覆吳氏補曰覆通石行秦吳氏正曰一本石作右謂薛公

曰今本公誤君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厚字鮑本有吳氏補曰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丕烈案有者當是聽祝弗吳補一本祝弗丕烈案鮑當本不作祝弗故吳校如此詳姚校云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疑亦本不作祝弗也今無可考欲取秦秦

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鮑注也鮑本秦字不重鮑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據史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有周齊秦必輕君今本無周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周字吳氏補曰史作用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收

周最以爲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無爲字後作厚又禁天下之率今本又誤以吳氏補日率史作變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欲深

取秦也吳氏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夫下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吳氏有正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爲子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本作郝則賣趙宋於三國趙鮑本無吳補一本則賣趙宋而以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急爲急之吳氏有正

無因事也也鮑本作矣薛公故主吳氏正曰故主上恐缺一字不與伐

齊者產以忿强秦者鮑本無且臣爲齊奴也臣鮑本作秦盡君

子重寶珠玉今本子作之鮑本作之翦今楚王資之以地今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鮑本作爲注云一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爲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丕烈案鮑衍非也此有脫誤

昌他亡西周鮑改昌爲宮下同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馮且曰今本且作睢下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且改且爲睢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書曰告昌他今本無書字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改昌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翦曰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下同丕烈案昭字是也西周甚憎東周鮑西上補曰字吳氏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嘗欲

東周與楚惡鮑改嘗爲當吳氏補曰當作嘗古通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

（西周爲惡吳氏補曰字有譌未詳）而陽豎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豎此作豎字有譌）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鮑本無吳補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君之使又不至（今本至誤知）

西周

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爲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北無而字）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爲丕烈案史記作於）薛公必破秦（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不字是）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鮑改也爲而吳氏補曰史作而）以此忠秦（今本忠作惠鮑本作患丕烈案史記作惠）秦得無破（鮑改破爲攻丕烈案史記作破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今本犀作犀鮑本作犀吳氏補曰諸本犀作犀當正丕烈案犀卽犀別體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仆師武集解引此作犀師犀者聲之轉也）秦欲待周之得（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待爲持吳氏補曰字有訛）昔智伯欲伐厹由（吳氏正曰史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夙繇丕烈案夙是厹形近之譌厹仇同字）今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蔡厹由戒之（戒鮑本作惑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史記作以仇猶蔡觀焉與策文不同）而實因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無）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鮑改中爲仲吳氏正曰古仲字省）吾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吳補一本收之）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鮑改及爲與吳氏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因以應爲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丕烈案史記作應考索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爲說則作原爲是因史記而譌爲應也吳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索隱耳）而不已善息（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以）弓撥矢鉤（鉤鮑本作拘改爲鉤吳氏補曰拘有鉤音古或通丕烈案拘字當是此亦因史記而譌爲鉤耳）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怨鮑改吾爲伍吳氏補曰吾字譌當作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高注可證）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君鮑本作軍）楚請道於二周之閒（二鮑本作兩）蘇秦謂周君曰（鮑改秦爲子）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鮑改爲爲謂吳氏補曰策爲謂通借此當作謂丕烈案爲謂非通借乃寫者亂之後倣此）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字也鮑本無）王何不出於

河南（出下鮑本有兵字丕烈案史記有）臣能爲君取之（今本誤脫君字）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鮑本作乎）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下有好字鮑本有丕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爲句所解全謬今本依之非也）而利溫囿以爲樂（鮑改利爲私吳氏補曰按作利字則與上協丕烈案吳氏說非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策而私商於之地亦其證）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有計字）是上黨每患（今本每作無鮑本作無）而許之成也（也鮑本無）故易成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丕烈案舊日字多寫爲曰者）因趙以止易也（趙下鮑本有兵字無也字吳補一本因趙以止易也）爲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丕烈案史記作爲王計者）君不如使周最（最鮑本作早鮑改早爲最）悍請令王進之以地（請鮑本無吳補一本悍請令）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鮑改德爲聽吳氏正有）以利秦（利鮑本作到鮑改到爲利吳補一本作利）而臣爲不能使矣（爲字鮑本在能字下）且輕秦也（且鮑改爲是）且公之成事也（且鮑本作是鮑改成事爲事成吳氏補曰恐當作事成丕烈案是字亦鮑改）不善於公且誅矣（今本公下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秦一

固大王仇讎也（王下鮑本有之字）廹則杖戟相橦（橦鮑本作撞）贏縢履蹻（贏鮑本作贏吳氏正曰一本作贏是贏與縲纍字通用）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吳氏正曰一本作橐）面目犁黑（鮑改犁爲黧吳氏補曰古字黧犁通借）狀有歸色（鮑改歸爲愧吳氏補曰當作愧丕烈案此不得輒改高注卽其證矣）蘇秦喟歎曰（今本喟下有然字鮑本有）嫂不以我爲叔（爲鮑本作與）黃金萬溢爲用（鮑改溢爲鎰吳氏補曰此書溢鎰通）桑戶棬樞之士耳（今本棬誤棬）廷說諸侯之王（今本王誤士鮑本作士）天下莫之能伉（能鮑本無吳補一本天下莫之能伉）以季子之位尊（之鮑本無）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有以字）反覆東山之君（鮑改東山爲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卽其證矣）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之字作亦鮑本作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爲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吳氏補曰韓子審作當）將

西南吳氏補曰韓作面是下文有世有三亡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丕烈案今韓子是三字張軍數千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為非吳氏補曰韓正作非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不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為相攻吳氏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丕烈案不當作又形近之譌策文多用又為有蹈煨炭吳氏補曰韓爐炭比是也鮑比下補比字吳氏正曰韓作皆是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韓貴奮死也丕烈案死字策文當無高注可證一可以勝十勝鮑本作合下三字同吳氏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臣敢言往昔昔者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中破宋吳氏補曰韓東破是濟清河濁吳氏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丕烈案燕策云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長城鉅坊坊鮑本作防丕烈案韓子是防字史記同取洞庭五都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諸注引策文洞庭五諸謂此諸乃湖字之譌燕策亦有五諸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丕烈案吳說未是此策五都卽燕策及蘇秦傳之五諸都諸同字也五諸說在集解索隱荊王亡奔走奔鮑本無丕烈案韓子作荊王君臣士走東以強齊燕吳氏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今荊人收亡國今鮑本作令丕烈案韓子是令字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氏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大王以詐破之吳氏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兵至梁郭鮑改郭為都吳氏正曰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靈作露鮑本作露丕烈案韓子是露字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也士民潞病於內吳氏補曰韓作疲丕烈案策文作潞不與韓子同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韓子有完河間吳氏正曰韓作凭山東河間踰羊腸降代吳氏補曰韓作踰華絳丕烈案策文羊腸高注可證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中呼池以北鮑改池為沱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韓中山呼池丕烈案今韓子是滹字荊魏不能獨立此六字鮑本無挾荊吳氏補曰韓作拔丕烈案拔字誤挾當是狹後策文省攻

伐之心新序作挾戰功之心字與此同以東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以流魏氏吳氏補曰韓作沃丕烈案策文流高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徧隨而伏矣丕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會乃復悉卒卒鮑本無吳氏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乃攻邯鄲乃鮑本作以丕烈案韓子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氏補曰韓作弃甲兵拏戰悚而天下丕烈案策文有却高注可證軍乃引退幷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孛下丕烈案策文李高注可證而致與戰今本致作至丕烈案作至卽與姚校矛盾也韓子是至字昔者紂為天子子鮑本作下鮑改下為子吳氏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丕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吳氏正曰韓作莫傷三年吳氏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襄主錯龜吳氏補曰錯韓作鑽以成襄子之功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言所以舉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丕烈案策文當本作一舉脫一字一舉下文有以主為謀不忠者為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韓以為為王謀不忠者丕烈案今韓子不重為子不予之今本予不作不如鮑本作不如弊兵勞衆兵鮑本作名吳補一本名作兵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譬如使豺狼譬鮑本作避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譬利盡西海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西海新序同丕烈案史記亦作西四字誤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氏正曰史危矣新序同齊韓周之與國也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作齊韓之與國也新序同讀以齊字逗當是策文衍周字請秦王曰吳氏補曰請當是謂字本漢中南邊為楚利今本本作今乃誤涉也鮑改本為今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屬以為自有漢止傷本有殽舛亦未是王割漢中以為和楚以為和楚鮑本作以楚和吳補一本以為和楚田莘之為陳軫莘鮑本作華吳補一本田莘楚智橫君之善用兵智鮑本作知橫下有門字用兵與陳軫之智鮑衍用兵二字軫馳楚秦之閒楚秦鮑本作陳楚丕烈案史記作秦楚今楚不加善秦楚鮑本作遂吳補一本今楚丕烈案史記作楚楚亦何以軫為忠乎為鮑本作於丕烈案史記作為乃必之也今本必作止鮑本作止無也字言子欲何之言鮑本無請

爲子車約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作約車丕烈案約車是也子非楚且安之
也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作且則欲其爲我詈人也我鮑本無而常以國
輸楚王鮑國下補情字改王爲楚屬下讀吳氏補曰國下當有情字孰視寡人曰
鮑改孰爲熟吳氏有正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本無楚何以軫爲忠尚
見棄尚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史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丕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
上一篇與此文不同也讀此當以楚何以軫爲作一句忠尚見棄別爲一句高注云欲爲臣是上句之解
當本在下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末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爲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
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　亦無先齊王先鮑本作大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大字當是史記
無亦字唯儀之甚憎者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甚所上字丕烈案史記有亦
無大齊王今本大作先丕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先當是大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也齊弱
則必爲王役矣役鮑本作没改爲役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
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不如因賂之一名都固必大傷鮑改固爲國吳氏補曰史作國臣
不知其思不鮑本作又有兩虎諍人而鬬者者鮑本無鮑改諍爲爭吳
氏補曰字與爭通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刺之吳氏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
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丕烈案今史記作辨索隱又云或作卞吳氏所引索隱困學紀聞引同今王震澤本
如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郎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止之史記作館豎子止之當依單本
爲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人者甘餌也也鮑本無難悖也也鮑本無皆張
儀之讎也儀鮑本作子下句同義渠君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投其
石鮑石下補曰字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杇吳氏補曰乎史作矣請之
魏約伐韓今本伐誤代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丕烈案史記新
序皆無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鮑衍爲字丕烈案史記無公孫衍吳氏補曰
衍史並作犀新序作公孫子謂皆一秦諸公子丕烈案索隱引此正作衍但此與犀首別一人即公孫郝公
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吳氏正
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韓又有韓明韓後馮朋音混而後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
丕烈案甘茂傳與此同作後徐廣曰一作馮王遂亡臣今本遂誤逐固謂楚王

曰今本固作因鮑本作因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犀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此文吳以意
言之耳已見上不當更出也而公中以韓鮑改中爲仲是無伐之日已
吳氏正曰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譌於是出私金今本私誤利明日鼓之宜
陽拔宜上鮑本有而字吳補一本鼓之宜陽拔而外與韓侈爲怨鮑改侈爲朋
其健者來使者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丕烈案據下句使者下無者字也何愛餘明
之照四壁者愛下鮑本有於字則置之槐谷吳氏補曰按史谿谷槐谷並作
鬼谷丕烈案槐鬼者聲之轉也此必在關內徐廣注史記以陽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注因云或作
鬼谷大非亦未然蘇秦僞謂王曰謂鮑本作爲吳氏補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爲一本
作謂鮑改秦爲子王上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謂齊湣王曰道而聞之吳氏補曰按韓
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丕烈案韓子在外儲說右上事與策同其樗里
疾事以一日爲別吳合爲一事者誤乃逐之之鮑本無鮑補之字丕烈案韓子有怵於楚
鮑改怵爲訹吳氏補曰策訹怵字通楚必曰秦鷙魏不悅鮑魏下補魏字吳氏補曰
恐缺一魏字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改之者爲者之吳氏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
字潰癰也吳氏補曰史作決潰癰齊恐則必不走於秦必鮑本無是
晉楚以秦破齊破鮑本作伐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吳補一無乃字

秦三　操晉以爲重也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譌義不通丕烈案史記是挾
字率以朝天子率鮑本無時至而弗失而鮑本無報惠王之恥
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便文而不依世次也書云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鮑本作詩丕烈案吳氏云泰誓非也東晉古文以
爲泰誓耳策文當本作詩後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雎稱詩曰本實繁者披其枝黃歇稱詩云大
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謂秦王
稱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同例詩字皆有譌遠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
誤以非此時也鮑改以非爲非以吳氏正曰或以已字通屬上句上下文有此齊趙
合鮑改趙爲秦而疾僭之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鮑改僭爲攻吳氏正曰字誤當作從
下文可證魏謂魏冉曰鮑魏上補爲字辛張陽毋澤吳氏正曰此章多難
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

領然而臣有患也鮑衍此十六字此臣之甚患也之下鮑本有所字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鮑衍也字吳氏補曰恐衍
白起者且復將且鮑本無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吳氏補曰語不可曉
有缺誤若於除宋罪重鮑改若爲苦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丕烈案除乃陶字誤句
絕若上當有莫字鮑所說全謬趙策上云莫若於宋是其證齊怒須殘伐亂宋吳氏補曰
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
言爲奉陽君定封丕烈案須卽深字誤句絕此亦百世之時也已今本時上有一
字鮑本有無也字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秦下
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重韓
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丕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秦烏
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魏鮑本無吳氏正曰此句
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爲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五國罷成睪
今本睪作睪鮑本作皐丕烈案睪卽皐字也則久留臣無爲也鮑改爲爲謂丕烈案
史記作爲鮑改誤語曰人主吳氏補曰史庸主後無反覆於王前耶
王前鮑本作前者丕烈案後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何故也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而不闔於王心耶吳氏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丕烈案闔字是已其言
臣者鮑改已爲亡吳氏補曰史亡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
觀之閒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丕烈案此史記不與策文同因謝王稽說
吳氏補曰史無說字謂范睢曰謂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睢丕烈案考史記謂或謝字誤也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乃得受命秦王跪而請
曰請鮑本作進丕烈案史記作請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吳氏補曰史無卽
使文王跪呂望今本望誤尚丕烈案史記作尚皆匡君之之事上之字鮑
本作臣丕烈案史記無臣字奔育之勇焉而死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上四句亦
有人之所必不免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伍子胥橐載吳氏補曰
後語注韋橐至於蔆水蔆水鮑本作菱夫終身不復見終身二字鮑本無丕
烈案史記有莫肯卽秦耳吳氏補曰卽一作鄉丕烈案史記作鄉此天所以

幸先王今本王誤生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馳鮑本作施蹇鮑本
作駑吳氏補曰馳蹇史同今反閉鮑下補關字吳氏補曰史閉下有關字且昔者中
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中改爲中山吳氏補曰當作中山丕烈案史記作中山之國利附
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爲焉吳氏補曰恐當從史作焉懼必卑辭重弊
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寡人欲收
韓不聽鮑韓下補韓字吳氏補曰史有舉兵而攻滎陽滎鮑本作滎丕烈案史記
作滎一舉而攻滎陽今本滎作滎鮑本作宜吳氏補曰史作滎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
韓見必亡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丕烈案史記作夫韓爲是不聞其王今本
王上有有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不聞其王爲是其者其齊也下句當云不聞有王衍其
字王卽秦王也史記二句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穰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四貴者穰
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丕烈
案此文史記作穰侯華陽高陵涇陽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吳氏補曰
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缺誤丕烈案史記文同小司馬讀弊御於諸侯爲句當如吳氏
讀陶字句絕者爲是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已鮑本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走
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有華陽字丕烈案上策文高陵涇陽佐之史記作高陵華陽涇陽
佐之此文史記作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也則已已稱瓢爲器下已字鮑
本無臣聞之也也鮑本無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今本無聞字鮑
本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四爲而吳氏補曰字誤宜作而
强徵兵强徵鮑本作徵强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衍我字故
十攻而弗能勝也能鮑本無且削地鮑改削爲割吳氏補曰疑卽下文割字
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張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章有舛誤未詳丕烈案無者當是
上文張字皆有譌言可得也今本言作盡鮑本作盡周人謂鼠未腊者
朴今本朴誤樸下同周人懷璞今本璞誤樸鮑改璞爲朴吳氏補曰當作朴丕烈案此當
與下出其朴互易作懷朴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視之鮑本無吳補一本出其朴視之
乃鼠也丕烈案此當與上懷璞互易作出其璞視之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原字必有誤不
如鄭賈之智也也鮑本無以己欲富貴耳欲鮑本作有吳補一本有作欲

於是唐睢載音樂 鮑唐上補使字 予之五十金 今本十作千鮑本作千丕烈案千字是也下復載五十金同 其可得與者 與鮑本作予 與之昆弟矣 吳氏正曰此下有缺文丕烈案此當讀與之上屬下而缺在昆弟矣上 唐睢行行至武安 行鮑本不重 謂應侯曰 吳氏補曰史白起傳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 君禽馬服乎 今本服下有君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作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此文君上有脫 曰然趙亡 鮑趙上補曰字丕烈案史記無 秦嘗攻韓邢 鮑改此字當作邪丕烈案史記作邢丘鮑說未是 則秦所得不一幾何 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改一為能吳氏正曰字誤史作所得民亡幾何此蓋士字誤分 因以為武安功 吳氏補曰史無以為此因字非 公之愛子也 之鮑本作子鮑衍也字 今子死不憂 死下鮑本有而字 乃與即為梁餘子同也 鮑改與即為即與吳氏補曰當作即與 以告蒙傲 吳氏補曰傲恐卽驁丕烈案李善注求自試表引作驁傲驁同字 今傲勢得秦 得下鮑本有為字 為王將將兵 鮑改為王為王為吳氏補曰當作王為 某懦子 懦鮑本作孺 十夫楺椎 今本楺作揉鮑本作揉 開罪於楚魏 今本無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恐衍 今遇惑 今本遇作愚乃誤涉鮑也鮑改遇為愚吳氏補曰當作愚 或與罪人同心 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或字吳氏補曰衍 子常宣言 常鮑本作嘗丕烈案史記作常 何君見之晚也 何君鮑本作君何丕烈案史記作君何 與天下終 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作與天地終始 其卒亦可願矣 鮑改矣為與吳氏補曰矣史作歟 行義不固毀譽 固鮑本作顧丕烈案史記作不避難 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固或困字誤耳 必有伯主強國 今本有作欲乃誤涉鮑也鮑改有為欲丕烈案史記必有作然為 貴富不驕怠 貴富鮑本作富貴丕烈案史記作貴富 何為不可哉 為下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 盡忠致功 功鮑本作力丕烈案史記作功 以君臣論之 君臣二字鮑本作聖丕烈案史記作君臣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 公字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九合諸侯 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 無適於天下 鮑改適為敵吳氏正曰史作適敵通是也 凌齊晉 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為陵吳氏正曰陵通丕烈案史記作陵 不及道理也 及鮑本作近丕烈案史記作返 功已成遂以車裂 鮑成下補矣字吳氏補曰史有 南攻楊

越 楊鮑本作揚丕烈案史記作楊 率四方士上下之力 鮑方下補之字士下補專字吳氏補曰史有恐此有缺 勾踐終棓而殺之 棓鮑本作括丕烈案史記作負負棓聲之轉也 成功而不去 成功鮑本作功成丕烈案史記作功成 或欲分大投 鮑衍分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因下衍耳 利施三川 利鮑本無鮑補利字吳氏補曰史有此字 決羊腸之險 決上鮑本有以字吳氏補曰上一本及史無此字 棧道千里於蜀漢 鮑於上補通字吳氏補曰史於上有通字 如是不退 是鮑本作時吳氏補曰史作是 秦十餘年 鮑秦上補居字吳氏補曰史有居字 昭王 鮑昭上補事字吳氏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秦四・秦取楚漢中 云云 而共攻秦雖 以上六十六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脫 而今三國之辭去 鮑改去為云吳氏補曰當作云 大臣有功 鮑衍臣字 已呡 今本呡作珉乃誤涉鮑也鮑改呡為珉吳氏正曰已字句今連作已呡非呡珉策字通恐卽韓珉也 欲以齊秦劫魏 劫魏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欲以齊秦劫魏 免於國患 免鮑本作勉改為免吳氏補曰策免勉通 王何不召公子池 鮑改池為他吳氏正曰池卽他且當從本文 王召公子池而問焉 焉鮑本作之 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鮑三國下補三國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 孰與孟嘗芒卯之賢 今本與誤如 左右皆曰甚然 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韓子有皆作對說苑有作左右皆曰然無者非也高注亦可證 中期 吳氏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丕烈案申卽中譏耳期旗同字 推琴 吳氏補曰史憑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丕烈案推或憑字之譌憑伏聲之轉與論語莊子義不同也吳氏所說未是 三之料天下 今本三作王鮑本作王丕烈案作王字是也 帥韓魏 帥上鮑本有又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而從韓魏 尚賢在晉陽之下也 在上鮑本有其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 是王以魏地德寡人 魏鮑本無吳補一本以魏地 寡人絕其西 絕鮑本作攻 楚怒秦合周冣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今本冣作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吳氏補有合作令冣作最為作謂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姚本楚怒秦合最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丕烈案令字謂字是也冣作最者非吳氏所稱姚本與影抄梁漢安氏本合乃姚氏一本耳 楚王使景所甚

愛鮑衍使景二字更不與不如景鯉留今本無上不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不字改留為者吳氏補曰疑衍而外結交諸侯以圖諸侯二字鮑本無卽可矣

卽鮑本作則下從成卽楚王同天下有其實鮑有下補有字吳氏正曰一本有山東

之建國建鮑本作戰卽韓魏從韓魏從韓魏從鮑本不重吳補一本疊此三字

北遊於燕趙鮑衍於字齊王入朝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四國必

從今本必作畢乃誤涉鮑也鮑改必為畢吳氏補曰疑畢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古或借必為畢字

頃襄王二十年云云臣聞之以上凡一百十字鮑本無有說秦王曰四字吳氏以此補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丕烈案吳說非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而反云云並無闕文高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為黃歇說昭王與史記不同新序後語皆本於史不據此以為此段首有闕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辨士論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為頓子說秦王蒙上章為說必戰國策舊讀且策文卽實為黃歇說亦止當駁高注耳正文作說秦王曰自足前後多如此例

先帝文王莊王鮑改莊為武吳氏補曰莊當作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可證史記亦是莊字新序無此以下三句或以其不合而刪之也

今王三使盛橋今本無三字盛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下文云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盛成盛同字新序出史記成橋以北

入燕鮑改以為已吳氏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為是新序同杜大梁之門杜鮑本作社丕烈案鮑本誤因讀上屬謬甚

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丕烈案李善引燕作魏史記新序皆作邢魏之兵邢當作荊徐廣曰平舉有邢丘者非卽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桃人字誤作入乃連入邢為讀新序人作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記改作入誤之甚矣唯予家所有北宋刻本新序未誤

云翔不敢校云鮑本作雲不上有而字丕烈案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

王申息衆鮑改申作休甲二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新序休甲與策文不同

又取蒲衍首垣垣鮑本作恆改為垣丕烈案史記新序作垣

以臨仁平兵鮑改兵為丘吳氏補曰當從史文作丘丕烈案新序作丘王又割濮

磨之北吳氏正曰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欒穀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丕烈案磨者歷字之誤顏氏家訓所謂容成造磨以磨為確磨之磨者也

以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

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威疑守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威吳說未是

而肥仁義之誠吳氏補曰誠史作地新序同丕烈案此地作誠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反不改為地以正之何也

材兵甲之强兵甲鮑本作甲兵鮑改材為特丕烈案史記作仗兵華此材者杖之譌新序無此字

壹毀魏氏之威鮑改壹為一吳氏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正曰從乘字義明

設利於前鮑改設為沒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沒

既勝齊人於艾陵既勝鮑本作遂攻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既勝

而忘毀楚之强魏也吳氏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

臣為大王慮而不取吳氏補曰史取下有也字丕烈案新序有

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今本臣誤正

此何也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無

而有累世之怨矣

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作夫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焉夫矣或夫字譌也

百世矣吳氏補曰史作將十世新序同

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新序作濆洋二字

是王攻楚之日是鮑本作且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且

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無者脫耳

必攻陽右壤隨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丕烈案俗本新序亦誤脫一句吳引與北宋刻本正合

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應字吳氏補曰史無丕烈案新序無

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補兵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兵字丕烈案新序有

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序以上無於字□齊南

以泗為境今本無□鮑本□作而丕烈案史記新序無

而詳事下吏下鮑本作不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下不字譌

一舉衆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衆作事此衆字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云事戰事也其字甚明鮑無此三字者非

而注地於楚吳氏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同

臨以韓鮑改臨以為以臨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以臨

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史記作授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為手字授受二字皆有誤也

若是王

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作成乃誤涉鮑也鮑補萬字改成為成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史作成是新序作伐

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

而魏

亦關內侯矣今本侯誤侯

注地於齊鮑改齊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曰謂以兵裁之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可證此字之不當作秦

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曰史作經是丕烈案新序作桎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鮑齊楚下補齊楚二字吳氏補曰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夕字丕烈案此當衍不字莫卽暮字也朝爲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卽驅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爲字疑衍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爲宣王吳氏補曰此二字有誤丕烈案策文本作太公高注卽其證矣鮑改吳補皆非其意壞地兩分國家大危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高注可證無者脫耳以與申縳今本縳作縛丕烈案縳卽縛字下同申縳見齊策於是夫積薄而爲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天天卽夫之譌秦五非伯主之業也鮑本主作王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圍逼晉陽逼鮑本無遂與勾踐禽死於干隧於干隧三字鮑本無鮑改與爲爲吳氏補曰當作爲一本死於干遂制趙韓之兵趙韓鮑本作韓趙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交鮑本作窺以拒秦秦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楚先得齊齊鮑本作之或爲中期爲鮑本作與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吳氏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丕烈案中期下屬爲句吳說未是辛戎者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下同丕烈案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芊戎曰麋公叔不誤樓許約秦魏許鮑本作梧吳氏補曰一本作許策後作梧丕烈案此許梧同字吳補詳之矣太后坐王而泣今本王而誤而王處於鄗城吳氏補曰字書無鄗字丕烈案史記呂不韋傳正義引此作聊故往說之曰子傒今本傒誤傒引領西望今本西誤四趙乃遣之吳氏補曰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異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多不同詳在小司馬索隱也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丕烈案無此者是也策文在首史記取之而移於此有者乃依史記添入而誤複耳文信君叱去曰鮑改君爲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文信侯叱曰去夫項橐橐鮑本作櫜丕烈案橐字是也史記作櫜趙攻燕鮑趙上補與字丕烈案史記無鮑補誤與司空馬之趙吳氏補曰與字疑衍是也而悉教以國事今本教誤敵悉鮑本作惠秦受地而郄兵郄鮑本作郄改爲郤

吳氏補曰此書郤通則從事可成可鮑本作有臣請大王約從請下鮑本有爲字願卿之更計之鮑本無長而守小官官鮑本作吏未嘗爲兵首首鮑本作百改爲臣吳氏補當屬上文是也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弗鮑本作勿改爲不吳補一本作弗王使人代使鮑本作令而捍七首吳氏補曰案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捔兩手擊也希買反丕烈案此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李音希買反捔字是也作捍者形近之譌耳狀如振捆纏之以布今本捆作捆鮑本作梱吳氏正曰一本作捆集韻以梱爲因今鮑本作梱而說乃作捆恐刊本誤梱乃木名鮑據捆字以就地因舉身爲說迂曲又以爲梱苦本反門檻也此字爲近丕烈案吳說亦非也此捆字乃捆字形近之譌讀當以捆纏之以布爲句狀如振振乃狀木材所如之物者其字亦有譌當闕遇司空馬門鮑改遇爲過衍空字吳氏補曰字衍趣甚疾趣鮑本作趨出諛門也今本諛作諛乃誤涉鮑也諛鮑本作訴鮑改訴爲諛吳氏補曰未詳是也必爲言之曰言之鮑本作之言吳補一本言之嗟嗞乎司空馬今本嗞誤茲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鮑改爲爲謂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鮑本作亡國吳補一本而國亡而安其兵鮑改安爲案丕烈案鮑改誤也高注卽其證矣冠舞以其劍冠鮑本無丕烈案齊策有冠舞其劍正同舞者帶字俗作帶而譌也南使荆吳鮑改吳爲齊吳氏正曰無考當從舊丕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是策文本如此國之寶此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紂聞讒鮑改聞爲聽其鄙人之賈人也吳氏補曰鄙下人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卽其證矣知其可與立功鮑功下補也字乃可復使姚賈鮑衍可字吳補一本無齊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俆下同吳氏補曰徐本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郤丕烈案史記作徐徐州是也多誤爲徐者正義在孟嘗君列傳而用申縳申縳者縳鮑本作縛大臣與與上鮑補弗字丕烈案史記作大臣不附夫齊削地齊下鮑本有之字楚王曰善今本脫曰字君長有齊陰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丕烈案韓子作君長有齊新序作君已有齊與策文不同此有者當讀陰爲蔭夫齊雖隆薛之城吳氏正曰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譌又因上夫齊字混丕烈案吳說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

（失齊淮南人閒訓亦同）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吳氏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

曰說五而厭之（五鮑本作吾吳氏正曰王曰說吾有缺誤）靖郭君善齊貌

辨（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丕烈案今在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作昆辨吳引

姚校而以此十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誤入正文吳注本注中有注刻時多誤混

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令長子御（御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威王薨

宣王立（鮑改威為宣宣為閔吳氏有正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威宣）齊貌辨見宣王

王曰子（王鮑本不重曰子作子曰鮑改曰子吳氏補曰當作曰子丕烈案王字不重是也呂氏春

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顚

豕視注顚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丕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誤也高彼注云過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顚豕

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豕句絕視下屬此文亦當同信卽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

吾獨謂先王何乎（乎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不得已而受（受下鮑本

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靖郭君辭四字鮑本

無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為是）段干綸曰（吳氏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萌）

夫魏氏兼邯鄲（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氏補曰史有對曰二字）乃起兵曰軍

於邯鄲之郊（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吳補一本甲作日是）田臣思曰（吳氏補曰

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卽田忌也丕烈案臣當是臣字譌臣期忌同字也說

在嘉定錢先生大昕史記考異吳氏以為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

國（專鮑本無）公孫閈謂鄒忌曰（吳氏補曰閈史作閱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公孫

閼）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多於字是也）臣請為留楚（吳補一本

為下有君字留下有之楚）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田鮑本無）鄒忌以齊

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吳氏補曰當有缺字）身體昳麗（身體鮑本作而形須）君美

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鮑本作君）城北徐公（今本徐誤齊）問之

客曰（客曰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能謗議於市朝（議鮑本作

譏）期年之後（期鮑本作朞丕烈案此朞字譌耳）頃之間（鮑衍之字吳氏有正）言

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誤重辭字）王何不發將

（發鮑本作廢吳補廢一本作發）曷為擊之（為下鮑本有而字）秦軍大敗（軍鮑本作

兵）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鮑改拜為稱）而埋馬棧之下（吳氏

補曰後語馬屎之中）吾使者章子將也（鮑衍者字）未教而死（吳氏補曰後語

未敝）嘗君曰何弔（弔下鮑本有乎字）足下豈如令衆（令鮑本作全）其

見恩德亦其大也（德下鮑本有也字其作甚也作矣）身退師（今本身作乃鮑

本作乃）秦曾不出力（吳氏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丕烈案刀字是也此

形近之譌）必表裏河（鮑河下補山字丕烈案此表裏專就河言之輿左氏傳文迥不相涉鮑所

補乃準彼謬甚矣）齊地方二千里（吳氏補曰史三千餘里）下戶三男子

（吳氏補曰史不下）固以二十一萬矣（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蹹

踘者（踘鮑本作鞠吳氏補曰蹹史作蹋丕烈案史記作鞠）車轚擊（鮑改轚為轂吳氏正曰轚

者轚之譌說文擊車轄相擊也周禮舟車擊互轂梁傳擊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

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揚雄書辨者轂擊讀亦通丕烈案轚擊不誤轚者轂之別體字猶轂

字之別體作轚也轚擊同字不得疊見吳云轚者擊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讀當以使車轂擊為一句馳言

相結為一句言下有語字者誤本也姚校云錢劉本無是矣）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吳氏補曰史作殷丕烈案史記作家殷人足志高氣揚輿策文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

畏秦者（之字以字鮑本無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史有以字丕烈案之史記有）以亡隨其

後是故（故鮑本作後改為故吳氏補史同丕烈案後乃因上譌耳曰）至闈陽晉之

道（鮑改闈為衛吳氏補曰史作衛）是故恫疑虛猲（鮑改猲為喝吳氏補曰史作喝索隱

云亦作揭並呼合反）高躍（吳氏補曰史作驕矜）亦已明矣（已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夫

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深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是羣臣之計

過也（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本此有也字丕烈案史記計過也一）今無臣事

秦之名（今本無臣作臣無鮑本作臣無丕烈案史記無臣）臣固願大王之少

留計（鮑改固為故吳氏正曰策固故通丕烈案史記作臣是故）寡人不敏（吳補一本注晁

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丕烈案史記有此十七字）今主君（吳氏

補曰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可證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

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

誤甚明吳失檢耳）以趙王之教詔之（教詔鮑本作詔告丕烈案史記作詔詔此策文）

當作教詔高注可證齊王曰鮑齊上補說字吳氏補曰此處當有說字指摶關摶鮑本作
博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今兖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丕烈案史記作博三百於秦也也鮑
本無吳補一本有里字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下字衍一本無乃許韓使
者而遺之遺鮑本作還吳氏補曰一本作遺是三十日而舉燕國吳氏補曰
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
謂武王曰聞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作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今
齊王甚憎張儀鮑衍張字丕烈案史記無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
案史記無齊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而伐梁梁王大恐吳氏
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丕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武元年魏
襄九年寡人甚憎儀儀上鮑本有張字丕烈案史記無故儀願乞不肖
身身上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史記有犀首以梁為齊為鮑本作與衍非有
怨於儀也也鮑本無是必與衍鬻吾國矣衍鮑本作儀吳補一本與衍
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鮑衍使字丕烈案讀以使字句史記云陳軫適為秦使齊
是其證鮑誤王非置兩令尹也王鮑本作主引酒且飲之之鮑本無
公以是為名居足矣鮑改居為亦吳氏正曰因下足字衍而譌然則是君
自為燕東兵今本東作東鮑本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誤破蘇秦
謂齊王曰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周子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而齊燕之
計過矣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史作楚丕烈案鮑改誤甚索隱引此文云而楚字皆作燕可見此
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楚矣三楚字皆本作燕不知者以史記改之耳且
趙之於燕齊鮑改燕齊為齊楚吳氏補曰史作齊楚丕烈案此同上齒之有脣
也齒上鮑本有猶字丕烈案史記有東有趙魏東下鮑本有北字及韓却周
割之鮑改割為害之下補後字吳氏補曰害割字恐有誤混今齊秦代趙魏鮑齊
下補應字吳氏補曰今齊下恐有缺字令齊入於秦吳氏補曰令恐亦今字齊安
得救天下乎救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吳補一本有救字是下無於字非丕烈案吳說未
是此猶魏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也救天下不誤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為予吳氏補曰字誤下並同
今君留太子者鮑太上補楚字因遣之之下鮑本有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齊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敢鮑本無今勸太子者鮑者上補去字吳補一本
□□本有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可下鮑本有以字割地
固約者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約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以上
鮑本有之字有七孺子皆近皆上鮑本有者字丕烈案韓子作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蘇秦欲止之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為代吳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
代丕烈案風俗通祀典引此文亦作秦鮑以史記孟嘗君列傳改為代未是也李善注文選引蘇秦說孟
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在此篇亦其證說苑載作客當是改
也孟嘗曰人事者曰上鮑本有君字今者臣來者鮑本無丕烈案風俗通
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有土偶人與桃梗吳氏正曰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
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挻子以為人今本挻誤梃吳氏正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挻
丕烈案風俗通引作挻此字當作挻挻挻同字形近而譌作挻耳說苑作持亦誤字將何如耳
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風俗通引作將何如矣譬若虎口若鮑本作如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若
而孟嘗令人體貌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孟嘗君而親郊
迎之親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未嘗不毀孟嘗君也孟嘗君三字鮑本作
之董之繁菁繁鮑本作繁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
也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豈得持言也
鮑改持為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譌得者待之譌衍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
之鮑本作文者下有也字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者字
吳氏補曰疑當在至字下勝瞀曰鮑改勝為滕瞀為臀吳氏補曰姚云恐作瞀丕烈案姚校在上
田瞀下乃據高注吳誤以當此瞀字亦有誤但所改未是而內與夫人相愛愛下鮑本
有者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鮑遊上補遊舍人三字是人謂
衛君曰衛鮑本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吳氏補曰若疑者字譌則不
若魚鼈鼈下鮑本有處字吳氏補曰或上據字譌而脫在此丕烈案此高注字之誤入正文者
曹沫之奮三尺之劍鮑衍沫下之字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

曰戍鮑本作戌丕烈案吳氏音恤者非公孫曰諾鮑孫下補戍字小國所以皆
致相印於君者吳氏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誠
說君之義誠鮑本無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
行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士譬若挹水於河譬鮑本無湆于
皃謂齊王曰謂鮑本作爲改爲謂吳氏補曰此書爲謂字通用謝將休士也
也鮑本無魏取伊是是鮑本作氏丕烈案是氏同字伊是卽伊氏不知者乃改之故三
國欲與秦壤界今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疑欲字卽故字而上衍故
字故者也是也舊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爲覆君爲軍吳氏補曰愚按福乃偪之譌偪義長
是也封衞之東野今本封誤封兼魏之河南南鮑本作內故秦趙
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壘舉上文宜有楚丕烈案上文楚字在魏下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煖吳氏補曰卽諼故諼或作喧丕烈案史記作
驩集解云復作煖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劍吳氏補曰以下文劒之疑當有鋏字丕烈
案此文三句各不同吳說未是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文倦於事
事鮑本作是吳氏正曰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譌一券偏合起矯命起鮑本作赳吳補一
本赳作起孟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作乃吳補一本作不迎君道中中下
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正爲中吳補一本無此二字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作今鮑改今
爲僅今君有一窟君鮑本無吳氏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西遊於梁
謂惠王曰鮑改惠爲梁吳氏補曰史作秦王封書謝孟嘗君曰書下鮑本
有一字吳補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丕烈案封書連文吳說未是君不以使人
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鮑也鮑改以爲如丕烈案呂氏春秋作若而欲媿之
以辭媿鮑本作愧丕烈案呂氏春秋作醜媿卽醜字無鹽醜女武梁祠堂畫像作媿女是其證鮑本
作愧者誤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作由改爲猶下猶可乎同吳氏補曰由猶通丕烈
案呂氏春秋作猶下同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
而字上有缺文丕烈案吳說未是呂氏春秋作能而能同字能致其今本其下有主霸王三字
鮑本有丕烈案有者是也呂氏春秋作其能致士霸王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
也今本士下有未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未字鮑本君上有君曰二字吳補一本謂孟嘗好士也一本謂

孟嘗君曰好士也丕烈案此讀以魯仲連謂孟嘗爲一句孟嘗卽孟嘗君也上文有君好士也四字別爲
一句也邪同字與下君之好士未也不相涉鮑誤用下補之耳雍門養椒亦陽得子
養鮑門下補子字吳氏有正丕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下之字鮑本無使
文得二人者者鮑本無豈有騏麟騄耳哉今本麟作驎騏鮑本作麒皆
衣縞紵衣鮑本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怨下鮑本有於字齊
宣王見顏斶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蠋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上作顏歜其王歜別在後末
知後語何據乃以爲一人也亦曰王前可乎今本亦上有斶字鮑本有秦攻齊
令曰曰鮑本無萬石簴今本簴誤虡鮑本作簾天下之士仁義皆來
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氏補曰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莫敢不服求
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求爲來服吳氏補曰求屬下句而百
無不親附今本百下有姓字鮑本有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作也以
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補曰恐當作而則凶從之從上鮑本有必字
此皆幸樂其名華華鮑本無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形鮑本作
刑改爲形吳氏補曰當作形古書字通至聖人明學今本無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人字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本歟無非字然夫璞不
完夫鮑本作大非不得尊遂也得鮑本無則再拜而辭去也也鮑
本無鮑衍而字斶知足矣歸反撲斶上鮑本有曰字撲鮑本作璞鮑曰上補君子二字
歸下補真字吳氏正曰曰者斶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
文意甚明添字謬則終身不辱也也鮑本無先生王斗吳氏補曰一本標文
樞鏡要作王升丕烈案升字當是也古今人表中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昔先君桓
公所好者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丕烈案有者當是也說苑淳于
髠曰古者所好四可爲證天子受籍鮑改受爲授吳氏補曰當作授字通借唯恐失
抎之失鮑本作夫王斗曰否否鮑本無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爲而王
駟已備矣鮑王下補之字世無東郭俊吳補一本作逡前有何以有民
以鮑本無下同是助王養其民也今本也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此二
士弗業今本弗誤不聞先生高議今本議誤誼吳氏補曰恐是義字嘗養

千鍾今本鍾誤鍾而富過畢也也鮑本作矣管燕吳氏正曰新序作燕相丕烈案新序當有誤田需對曰吳氏補曰說苑宗衞相齊罷歸召田饒等饒對亦與此合丕烈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君不肯以所輕與士今本士誤亡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改字誤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華章南門華章鮑本作章華吳補一本作華章丕烈案史記作章華東門而患之所從生者微生鮑本作往吳補一本作生丕烈案史記作來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爲爲吳氏有正爲其於以收天下鮑衍其字丕烈案史記無其於二字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代丕烈案史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耳當在上入此者非孰與伐宋之利也鮑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丕烈案史記有王曰伐桀宋利夫約然與秦爲帝吳氏補曰史作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鈞約字譌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丕烈案史記夫約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倍約儐秦吳氏補曰擯儐賓古通用策多有後放此丕烈案史記作賓則衞之陽城危吳氏補曰史作陽地有陰平陸吳氏正曰陰卽陶丕烈案史記作陶燕楚以形服形鮑本作刑丕烈案史記作形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畢

男玉堂校字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今本秦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此策舊爲蘇秦賓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丕烈案吳說甚詳此最是今本乃反依鮑改致爲誤也

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傳今本作傳鮑本作傳

燒棘溝鮑改溝爲蒲吳氏補曰史趙世家作蒲

黄城之墜也墜鮑本作隊

棘溝之燒也今本棘溝誤倒

兵弱而憎下人也鮑衍也字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鮑衍秦字吳氏有正

則事以衆强鮑改事爲是

適罷寡也鮑改適爲敵吳氏補曰敵適通

兵必立也吳氏補曰疑有缺字

莫如僅靜鮑改僅爲謹吳氏補曰字譌疑謹下同

則擯禍朽腐鮑改擯禍爲稽積吳氏補曰改稽積亦當是積稽此書多稽字

弊帛矯蠹而不服矣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別本注矯一作矯下有而不服矣一句丕烈案此以矯爲槁字也作矯非

强襲郢而棲越鮑衍强字

麒驥之衰也今本麒作騏鮑本作騏

筋骨力勁骨力鮑本作力骨

有而案兵而後起鮑改上而字爲能吳氏補曰字或誤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而能同字策文多以而爲能如上文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之屬是也

則亡天下今本亡誤霸

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齊燕鮑本作燕齊

何也何則形同憂鮑衍下何字

誠欲以伯王也爲志鮑衍也字

則是路君之道也鮑路疑作露又疑作路窘吳氏正曰止是道路之路丕烈案此皆非也路嬴也下作露秦策用露字又用露字鄭箋詩串夷載路趙岐注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字同此君是軍字之誤下文是虛中之計也二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爲證

莫不止事而奉王止鮑本作正

尸死扶傷尸鮑本作屍

鐶弦絶弦鮑本作鉉

官之所私出也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宮誤字也鮑所說全謬

身窟穴今本窟誤屈丕烈案此以窟爲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

呑兼二國兼鮑本作併

而滅二子患也今本子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

日者中山日鮑本作昔

而敵萬乘之國二敵鮑本作攻

再戰北勝北鮑本作比

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矣字吳氏補曰事下或有缺字

非咎罪於人也吳氏補曰案呂春秋亦有柢罪於先王之語

中者則善吳補一云劉作喜

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事下當有也字

而爲利長者爲鮑本無

比之堂上吳氏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比不知何故章末字同

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末之字作乏鮑本作乏

何以知其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

何以知其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上文例當作也

其强而拔邯鄲今本其上有特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特字丕烈案此亦以而爲能字鮑補謬甚

竟爲守備鮑改竟爲競吳氏補曰卽上文境字也

受西河之外受上鮑本有而字

故曰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鮑衍曰字

入於秦矣鮑入上補已字

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吳氏補曰見上

齊六　有孤狐咺者今本咺誤喧吳氏補曰孤因狐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云古今人表作狐爰丕烈案咺援爰皆聲之轉也

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觸子

向子以輿一乘亡以鮑本無

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爲賞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賞丕烈案此以償爲賞字耳不當輒改

王曰不知淖齒曰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

君王后太史氏女氏上鮑本有后字吳氏正曰後策正云太史氏

襄王卽位君王后以爲后鮑君上補立字吳氏補曰位下有缺字

淖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正曰追書之辭

唯莒卽墨不下不鮑本作未

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曰自燕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譏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丕烈案史記無燕攻齊至殺騎劫有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當是策文本與史記不同校者以史記文其異同遂羼入也吳所說甚詳然仍多不可通者不若衍其羼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說

魯連乃書約之矢今本書上有爲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爲字丕烈案史記有

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史記作却丕烈案單本索隱是却字王作震澤本是怯字

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云晃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本丕烈案史記作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栗腹以百萬之衆百鮑本作十丕烈案史記作十

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作聊城吳補一本以敝聊丕烈案史記作敝聊

能以見於天下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無此字

故爲公計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世世稱孤寡孤鮑本無吳補一本稱孤寡丕烈案史記無寡

字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譌或衍丕烈案吳誤讀也指上所云二
者史記作而審處一焉可證東縛桎桔今本桔誤梏鮑本作梏然而管子而鮑
本無弃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弃晃作棄丕烈案史記作兼曹子以爲遭吳氏
正曰遺字句史無此句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
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因罷兵到讀而去今本讀作櫝鮑改到
讀爲倒轉吳氏正曰未詳或誤字衍文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到即倒字又以讀爲櫝字耳不當輒改
齊以破燕以鮑本作已不早圖圖下鮑本有之字亦王之善已今本
已誤也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今本不空鮑本不空
舉在與上鮑衍舉字吳氏補曰此因與字誤衍在此丕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校語而刪去者猶時
攫公孫子之腓猶鮑本作由改爲猶吳氏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內牧百姓
牧鮑本收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本王鴟賜諸前愚恐賜乃鴟之譌貂勃曰然臣
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
一字鮑本無尚作望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無且王不能守先王
之社稷先鮑本作乎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後語闔作舍城陽天
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山二字因上文衍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
中山中鮑本作中山改爲山中吳氏補曰當作山中王乃曰單今本單下復有單字乃誤
涉鮑也鮑補單字吳氏正曰與前連舉不同田單將攻狄今本狄誤翟攻狄不
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地名也一本引北堂
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立則丈插丈鮑本作
杖曰可往矣今本可誤何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作亡曰鮑本作亡日丕烈案此
曰字當作白云白者魂魄之省文尚讀爲燼即說苑之魂魄喪矣也作亡日者非因以爲辭
而攻之而鮑本無女無謀而嫁者謀鮑本作媒以故建立四十
有餘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秦始皇嘗使使者
上使字鮑本作遺鮑改始皇爲昭王吳氏補曰字誤君王后引椎椎鮑本作錐老婦
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丕烈案趙策有此亡字即墨大夫與雍門司
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爲聞丕烈案此當作以互易下文則以爲可可爲謀

鮑衍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輿誤作以互易上文校者改作輿因形近而又譌爲可帶甲數百
萬鮑改百作十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通鑑作數下
同丕烈案通鑑亦改耳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今本無夫字鮑本作
矣齊以淖君之亂秦鮑秦上補事字丕烈案鮑所補謬甚輿下文全不合此有脫但
未詳是王之聽涓也王鮑本無補楚字吳補一本此有王字且夫涓來之
辭之辭鮑本無吳補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來鮑
本無王即欲以秦攻齊攻鮑本無鮑補攻字吳補一本有攻字
楚一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殽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
子象爲楚謂宋王曰宋鮑本無鮑補宋字是從齊而攻楚未必
利也楚下鮑本有之字五國約目伐齊齊下鮑本有秦字鮑衍齊字五國
目破齊秦齊鮑本無目作已其心必懼我我鮑本無乃命大公事
之韓吳氏正曰一本大作太親王之所見也王鮑本作主吳氏補曰親字疑當在
見字上一本主作主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也字目廧於齊今本廧作圖乃
誤涉鮑也鮑本作啚改爲圖吳氏補曰字譌當作圖上有圖楚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
字鮑本作人江一對曰今本一作乙鮑本作乙子無敢食我也吳氏補曰
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啖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丕烈
案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末有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王不如無
救趙王鮑本作里改爲王恐楚之攻其後後下鮑本有也字且魏令兵
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一本以深割趙目居魏知之目鮑本作臣君無
咫尺之地鮑改地爲功王過舉而已已鮑本作色鮑改而爲以吳氏正曰一本
而已按已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爲文是目嬖女不敝席女鮑本作色而
無目深自結於王深鮑本無旌旗蔽日日鮑本作天兕虎嘷之
聲今本兕誤兒有狂兕牂車今本牂作䍧乃誤涉鮑也鮑改䍧爲牂依輪而
至今本依誤衣壹發而殪壹鮑本作一安陵君泣數行行下鮑本有下
字乃封壇爲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譌丕烈案
說苑在權謀姚校所云新序作纏卽其誤新序無此文壇纏同字古今人表中下有安陵纏卽古日纏卽

繼字爲證可故令請其宅令下鮑本有人字客因爲之謂昭奚恤
曰爲之謂三字鮑本作謂之鮑改謂爲請曰謂而不得謂鮑本作請非故如
何也故鮑本無三人偶行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二字恐有誤楚目弱新城
圍之鮑改圍爲圖蒲反平陽反鮑本作坂丕烈案蒲反蒲阪也見漢書地理志故
楚王何不目新城爲主郡也鮑衍楚字乃爲具駟馬乘車
字爲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五百金之楚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
聽字吳氏補曰也字通借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城鮑本作成改爲城吳氏補曰
當作城從改文然而不死鮑改然爲幸王且予之五大夫且予鮑本作曰
與吳補一本作且与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是改爲得事成予之五大夫
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此十六字鮑本無楚王問於范環曰
吳氏補曰環史作蝖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云作蝝也考此蝝字當是蠉字誤小司馬以徐廣云一作蠉
而云然也蠉蝖同字壞作環耳韓子作于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
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大不如事
君鮑改如爲知丕烈案韓子無此字史記作爲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
有召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召字吳氏補曰史作召滑丕烈案韓子有邵字滑卽召滑不當補李善注文選
過秦論召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召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作召滑秦本紀作昭滑後策作卓
滑趙策作淖滑召昭卓淖聲之轉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胡鮑本作湖吳
氏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勝丕烈案徐廣曰一作瀨胡厲瀨同字胡門形
相近也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丕烈案韓子云不如相共立一云公子赫
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吳氏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
不順史作陘塞是丕烈案徐廣云一本作北有汾陘之塞也與大王之賢與鮑本無吳補一本
與大王丕烈案史記有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鮑改南爲西丕烈案史記作西故爲王至計王至鮑本作大王丕烈案史記作大王則
無及已已鮑本作矣丕烈案史記作已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衛鮑
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代良馬橐他他鮑本作駞丕烈案史記作駞臣竊爲大
王不取也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可與深謀與深謀三字鮑本復有丕烈案

史記復有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誤令危誤亡四塞
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本有四塞字史同此脫以爲固韓之上地不通吳氏
補曰後語作上黨地丕烈案史記作上地不費馬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馬鮑本作汗馬
丕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已東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則從境以東此臣
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攻諸侯者
吳氏補曰史作攻齊趙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丕烈案史記
有興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四字丕烈案史記作興兵襲秦必開扃
天下之匈鮑改開爲關吳氏補曰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長丕烈案史記作
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此當是策文作必扃天下之匈開關字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
關扃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丕烈案史記作走臣以爲計無便於此
者爲鮑本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爲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大王
二字鮑本無無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逐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有
人謂昭睢曰睢鮑本作過丕烈案三睢字皆作過者爲是下文三君字皆稱過也故下文云甚矣楚王不察
是昭睢之言不信也若謂睢何得云爾可爲明證作睢者相涉致誤耳於爭名者也爭鮑本無周是列縣畜我也鮑周下補曰字
下之賢主也主鮑本作王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行作待乃誤涉鮑也大王天
鮑改行爲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
不絕四字鮑本不重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有以字有斷脰決腹今本脰誤
頭下同壹瞑壹鮑本作一下同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
此十二字鮑本無亦有不爲爵勸有鮑本無鮑補有字緇帛之衣以朝
今本帛誤布無一月之積今本月作日乃誤涉鮑也鮑改月爲日四封不侵
侵鮑本作廉吳補一本四封不侵兩御之閑夫卒交今本御作軍乃誤涉鮑也御鮑
本無鮑補軍字嗟乎子乎下鮑本有注云一本子作予楚國亡之月至矣
月鮑本作日社稷其爲庶幾乎爲鮑本無棼冒勃蘇曰吳氏補日棼冒
卽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丕烈案吳說本困學紀聞是也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闕子文之言
若敖氏臣非異楚使新造盩吳氏正曰新造盩似言始構難今降戾之云當有譌

外或在吳字下　秦王顧令不起今本不作之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爲之吳氏補曰字誤或衍　子滿與子虎吳氏補曰子滿左傳子蒲　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今本給作結鮑本作結　多與存國相若今本國誤田　餘豈悉無君乎悉鮑本作患吳氏補曰餘當作余　至今無冒吳氏正曰一本無位　章聞之鮑改章爲華吳氏補曰當作華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章當是子華之名上文如華姚校云孫本作章是其證　其臣抉拾抉鮑本作決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疑當作齊是也　王欲昭睢之乘秦也也鮑本無　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　昭侯不欲侯鮑本作睢　而令天下今本下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正曰謂以相弊令於天下使知丕烈案令乃全字之譌吳說亦未是　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吳氏正曰一本無害字是丕烈案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割同字　佳翫麗好翫習音者鮑衍上翫字吳補一本無　勢爲王妻以臨于楚鮑勢下補必字吳氏補曰此下疑有缺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八字爲一句　儆要靳尚而刺之刺鮑本作殺　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　請追而問傅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鮑改追爲退吳氏補曰退字譌　王墳墓今本王作主鮑本作主　女阿謂蘇子曰吳氏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又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丕烈案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阿內則所謂可者與齊策不相涉　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善鮑本無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與字吳氏補曰此下有缺文　賢之事其主也賢下鮑本有臣字　蘇秦之楚三日吳氏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　乃得見乎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類要引百葉書鈔作宣王　是王令困也令鮑本作今　舍人怒而歸而下鮑本有欲字　子待我爲子見楚王上子字鮑本無　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今本之上有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見字吳氏補曰此當有見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十字爲一句　天下關閉不通關閉鮑本作閉關　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本無　楚王因收昭睢楚鮑本無　橫親之不合也鮑改橫爲從丕烈案鮑改誤甚此橫親指秦韓魏也　必善二人者者下鮑本有二人二字鮑人下補者字　韓亦不從韓鮑本作王　惠子爲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乃誤涉鮑也鮑改爲來者　儀必德王儀鮑本作今吳補一本儀　乃奉惠子今本脫乃字　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爲得吳氏補曰當作得　東有越纍鮑改纍爲累吳氏正曰此書纍累通　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乃誤涉鮑也鮑改告爲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　寡人聞韓侈鮑改侈爲朋　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爲睢　而天下爲勇吳氏補曰爲當作謂　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鮑改能爲作爲能　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

楚四

舊患有成今本舊作奮鮑本作奮　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君鮑本無丕烈案韓子無　而交絕於后也於鮑本作立吳補一本立作於　然則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　襄王流揜於城陽鮑改城爲成　方將調鉛膠絲今本鉛作飴乃誤涉鮑也鮑改鉛爲飴吳氏補曰鉛當作飴一本標膠或作繆丕烈案新序作膠絲竿　蜻蛉其小者也六字鮑本無丕烈案新序有　俯噣白粒吳補一本噣作囑丕烈案新序作啄　㠯其類爲招吳補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丕烈案類字形近之譌也李善注咏懷詩引作以其頸爲的的招同義齊策所謂今夫鵠的魏策所謂兵爲招質者也　俯噣鱔鯉鮑改鱔爲鱔丕烈案新序作鰋鯉　方將脩其葬盧今本葬作碆乃誤涉鮑也鮑改葬爲碆吳氏正曰下文磻卽碆此不當復有附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譌丕烈案葬當讀爲蒲左氏所謂董澤之蒲也新序作脩其防醫不與此同　治其繒繳今本繒作矰乃誤涉鮑也鮑改繒爲矰吳氏正曰繒通見三輔黃圖丕烈案新序是繒字　被礛磻鮑改磻爲碆吳氏有正丕烈案新序作揚微波波磻同字　蔡聖侯之事因是以鮑改聖爲靈吳氏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較下同丕烈案吳說非見下新序作蔡侯咏懷詩注引作蔡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事也依此當讀以字句絕連下者誤上下句盡同　方受命乎宣王鮑改宣爲靈吳氏補曰宣當作靈丕烈案吳氏說非新序作宣此策文本作聖侯宣王非春秋蔡靈侯楚靈王事子發事楚宣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證　輦從鄢陵君今本輦作輦鮑本作輦吳氏補曰鄢陵新序作新安　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鮑本作載　不知夫穰侯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新序無　與淮北之地也

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
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
國鮑新字疑衍令辛戎告楚曰鮑改辛為芉吳氏補曰當作芉武王以鄗
鮑改鄗為鎬吳氏正曰鎬通君籍之曰百里勢鮑勢上補之字丕烈案韓詩外傳有
昔伊尹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缺尹字丕烈案外傳有此不恭之語也
雖然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丕烈案外傳無韓子有而攻莊公請與分
國莊公二字鮑本復有丕烈案韓子作而攻公入室請與之分國未至絞纓射股
今本絞纓誤纓絞丕烈案韓子及外傳皆作絞頸不知佩兮佩鮑本作佩丕烈案荀子外傳
皆作佩褘布與絲今本絲誤縣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錦閭姝子奢吳氏補曰
荀子作閭娵丕烈案外傳作閭娵子都姝娵奢都皆同字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
也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菀柳之辭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丕烈案詩曰以下外傳有臣為王
之神作蹈也作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作也與毛氏詩作蹈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
引弓虛發而下鳥王鮑本作君鳴悲者今本鳴悲誤倒而驚心未
至也今本至作去鮑本作去吳補一本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
也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是者音之譌而衍也烈引之譌也
丕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汗明憱焉曰鮑改
憱為蹙吳氏補曰卽蹴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作曰服鹽車鹽鮑本作
檻改為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漉汁灑地鮑改汁為汙吳氏有正中阪中鮑本作
外遷延負轅今本轅作棘鮑本作棘不能上不上鮑本有而字若出金
石聲者何也吳氏補曰此聲字宜衍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今本拔作
祓鮑本作祓丕烈案祓誤也李善引作拂拂拔同字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彼亦各貴
其故所親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兄弟誠立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
文丕烈案史記無吳說未是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曰後語
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
原史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已鮑本作也臣聞之春秋吳氏

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補王字邵公奭
奭鮑本作奭而趙怒深怒鮑本作怨吳補一本趙怒深楚君雖欲攻燕鮑改
君為軍今為馬多力為鮑本作謂丕烈案楚策作謂則豈楚之任也我
鮑改我為哉丕烈案楚策作哉敝楚見强魏也見鮑本作是
趙一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下為之吳氏補曰誤衍或是之字郄疵
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郄刺黎切孫本作郗說文作絺以其人事知之夫從
韓魏之兵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作夫兵鮑本作君無憙志憙鮑本作喜夫三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為二吳氏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丕烈案吳說未
是好利而驚復來請地吳氏補曰韓子作驚復君其與之與之
彼狃與之鮑本不重丕烈案韓子復有魏宣子欲勿與鮑改宣為桓吳氏補曰韓
子說苑亦並作宣恐相字譌下同請蔡皐狼之地鮑改蔡為藺吳氏補曰恐名偶同漢
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或藺字譌丕烈案韓子作蔡知伯因陰結韓魏因鮑
本無丕烈案韓子有簡主之才臣也主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主而
尹澤循之尹鮑本作君吳氏補曰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丕烈案澤鐸
同字耳乃使延陵王今本王作君乃誤涉鮑也鮑改王為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
延陵生令將云云浚儀王氏謂鮑失考皆以狄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
餘今本苫作楛之下有有楛二字狄鮑本作荻丕烈案韓子作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此
苫字當作苦卽韓子之楛字韓子有楛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依之添入誤也君曰足矣
足上鮑本有矢字丕烈案韓子作吾箭已足矣城力盡鮑改城為財丕烈案韓子作財麁中
而少親麤鮑本作麤丕烈案韓子作麤與之期曰夜曰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作日
旦暮當拔之之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康子之謀臣曰段規鮑康上補
韓字吳氏補曰恐缺韓字丕烈案韓子有曰夜期殺守堤之吏曰鮑本作日丕烈案
韓子作至於期日之夜知伯軍救水而亂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丕烈案韓子有廣
封疆廣鮑本作廟吳補一本廟作廣是發五百鮑改百為霸吳氏補曰卽伯古通丕烈案
此策文多可通當闕不約兩主勢能制臣今本無兩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兩字吳氏
補曰恐字有誤臣願捐功名捐鮑本作損吳補一本作捐之能美吳氏補曰外紀

之作而丕烈案此外紀改耳臣下不使者何如今本何如誤如何韓魏齊
燕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貧親以謀趙吳氏正曰恐負親字
衍或上有缺文復來而今諸侯吳氏正曰復來字恐舛誤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句似
順孰謀我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孰字吳氏補曰孰為我謀而將其頭吳氏
補曰史漆其頭而往乞吳氏補曰史作行丕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大
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吳氏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豫讓伏所當
過橋下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丕烈案史記作所當范中行氏以
衆人遇臣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丕烈案史記有嗟乎豫子鮑衍子字丕烈案史記有
豫子之為知伯豫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亦以足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
作已君前已寬舍臣今本已誤以乃使使者今本者下誤衍者字彼將
知矣利之也矣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舛誤丕烈案韓子有此事云彼將知君利之也趙
字當是吳氏失考也秦韓圍梁鮑衍韓字吳氏有正蘇秦說李兌曰鮑改秦為
子丕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
文本如此雒陽乘軒車吳氏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駕馬則此作
里字為是丕烈案史記正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之人也則張守節所見本是里字可證一本之舍也
蘇秦鮑改秦為某丕烈案鮑改誤甚策文無作某之例嬴勝負書擔橐橐鮑本作
囊鮑改嬴為羸吳氏正曰說見秦策越漳河鮑改漳河為河漳吳氏補曰凡言漳河河漳者以漳
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若以人之事之鮑本無壞沮乃復歸土沮鮑
本作阻丕烈案阻字誤乃我請君塞兩耳塞上鮑本有堅字明月之珠
今本月誤日黃金百鎰鎰鮑本作溢改為鎰且以伐齊吳氏正曰按策多為韓言
乃趙將擊韓而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為韓而首云伐齊為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
齊抑馬遷所改歟丕烈案吳說是也策文本皆作韓或以史記齊字亂之蘇秦為齊上書
鮑改秦為厲吳氏補曰史作厲風雨時至至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時雨至衆人喜
之喜鮑本作善吳補一本喜之丕烈案史記作善以秦為愛趙而憎韓吳氏補曰
兩憎韓及以韓為餌之韓史並作齊丕烈案見上故微韓以貳之今本微下有伐字乃
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補曰徵下有缺文史作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議秦以謀計吳氏

正曰一本議以為秦計謀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恃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
恃為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與策文不同今燕盡韓之河
南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吳氏
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坐羊唐之上鮑改唐為陽丕烈案因史
記有羊腸之西而改耳此多不同未是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今本魯作踰乃
誤涉鮑也鮑改魯為踰吳氏補曰字義未詳丕烈案史記作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通
於燕之唐曲吾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為遇吳氏正曰當作逆曲遇史注中牟
曲遇聚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
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丕烈案吾逆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
此代馬胡駒不東吳氏補曰胡駒史作胡犬今從於彊秦國之伐
齊今本國作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為與丕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昔者五國
之王昔者二字鮑本無韓乃西師鮑改韓為齊下並同吳氏正曰鮑專據史文輒改大
不然也反溫枳高平於魏鮑改枳為軹反三公什清於趙吳氏
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丕烈案徐廣注云一作王公即出於此當
各依本文吳氏專以張守節說為據未是也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
韓為齊今本兩存尤誤之甚者也宜正為上交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今
乃以抵罪取伐抵鮑本作邸丕烈案史記作抵臣恐其後事王者之
不敢自必也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事王者之云云丕烈案史記有今王收
天下必以王為得鮑收下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
義韓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上補齊字改韓為齊讀上屬丕烈案鮑讀誤也史記作齊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
抱社稷以厚事王史記齊即此文韓不得上屬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韓為齊丕烈案吳氏有正見上史記作王以天下善
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此策文有誤字衛楚正鮑改衛為燕正為解丕烈案鮑依後公孫衍說
文也一軍臨熒陽熒鮑本作滎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韓鮑
本無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丕烈案鮑以為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君入朝者今考集解索隱
無說正義亦不以為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繆多此類告上黨之守靳黈曰今本黈作

難乃誤涉鮑也鮑改難爲難烈案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丕韓不能有今本有作支鮑本作
支使陽言之太守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
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而臣太守今本太誤失丕烈案此吳
所數之一不得改去亦其猜焉鮑改亦其爲其亦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吳氏補曰史作十七下同召平原君鮑改原爲陽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丕烈案史記作召平陽
君豹自起傳趙孝成王召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今馮亭令使
者今本今誤令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臣聞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
無今坐而得城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氏補曰史此有十七二字太守有詔
今本太上有告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告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句策文本如此不誤述馮亭所云也下文使
臣勝謂曰方是告馮亭鮑補誤甚馮亭垂涕而勉曰鮑改勉爲免吳氏補曰此書勉
免通丕烈案此以勉爲俛字也吳說未是令公孫起王齮吳氏補曰公孫起卽白起史王
齮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丕烈案吳說非也白起傳曰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齮爲尉
裨將秦始皇紀王齮麃公等徐廣注一作齮索隱曰王齮卽王齮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六國
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齮擊上黨徐廣亦注一作齮是王齮卽王齮其證甚明與桓齮迴不相涉吳偶失考
也王震澤本索隱齮作騎單本并刪去王齮二字皆誤吾所苦夫鐵鉆然鮑改鉆爲
鉆吳氏有正丕烈案吳氏正以爲蓋字與鉗同者亦非也聞諸金壇段先生玉裁云鉆與鐵同說文楔也
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爲一句言鐵入而木出也故云謂臣爲鐵鉆者秦言其人自入而出
臣有似楔也者於無有謂臣爲鐵鉆者乎鮑改謂爲爲韓欲有宜
陽有鮑本作存涉孟之讎然者何也吳氏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然者下章
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丕烈案下章在平原君請馮忌見彼下秦分齊齊亡魏鮑改
分爲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丕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且出兵
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卽其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鮑之下補與字吳氏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或謂皮相國曰或鮑本無魏殺呂
遼而衛兵吳氏補曰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亡其北陽北鮑本作比吳氏正曰一
本比作北而齊危鮑改齊爲趙吳氏有正三晉倍之憂也吳氏正曰倍疑信字
譌衍不計而構構鮑本作構改爲講而遺之曰今本而誤之毋發屋室

甞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鮑本無吳氏
補曰一本知文也一本標御覽發作慶謹作僅此天下之所明也吳氏補曰明下疑有
知字此天下之所明見也今本此誤而是何楚之知今本楚作秦乃
誤涉鮑也鮑改楚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惟寐亡之鮑改亡爲忘丕烈案此以亡爲忘字耳
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
殺爲發丕烈案此讀有謀連下以有爲又字也鮑補於謀字句誤甚割挈馬免吳補一本作免
下同梁不待伐矣鮑衍矣字秦禍案攘於趙矣攘於鮑本作環中吳氏正
曰愚以攘卽移字譌當作移於丕烈案吳說未是楊倞荀子注引作攘字若楚王入秦見
王入又曰楚王不入皆可爲證鮑補誤也願王之熟計之也急吳補一本無急字是
三晉之大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丕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視楚王楚
南戍韓梁之西邊戍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惡鮑改翟爲戍惡爲西吳補一
本作戍一本作西卬而多求地鮑衍卬字吳氏補曰字誤衍丕烈案此與上文卽多割卽
卬二字皆有誤但衍者未是

趙二

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獻鮑本作進無効愚二字丕烈案史記作
進其愚慮此策文當是獻其愚下脫慮字効愚忠三字別爲句請屏左右曰言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按索隱引策作白言丕烈案此曰卽白
之譌趙地方二千里二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二千餘里必入臣韓魏
臣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禍中於趙矣中上鮑本有必字丕烈案
史記有秦破必矣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今見破於
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丕烈案史記有今字無見破於秦四字與秦
成則高臺鮑臺下補榭字吳氏補曰史作臺榭聽竽瑟之音竽下鮑本有笙琴二
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恐猲諸侯鮑改猲爲喝吳氏正曰猲喝通見齊策此章史作惕
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今本親誤國丕烈案此句儐字當是因下句而衍史記無六
國從親以擯秦鮑改擯爲儐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賓蘇子爲謂秦王
曰爲鮑本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妬改爲妬吳氏補曰譌聖主之制
也主鮑本作王趙怒必於其己邑鮑改趙怒爲怒趙吳氏補曰當作怒趙丕烈案

此有誤字然而四輪之國也今本輪作輪鮑本作輪吳氏正引姚本作四輪丕烈案作輪者姚別本故微之為著者强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字以下文推之可見夫齊威宣宣下鮑本有者字國富而用民鮑改用民為民用後富韓威魏鮑改富為破吳氏補曰字因下誤疑為逼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塞鮑本作函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宜復有秦字而齊為虛戾吳氏補曰後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釋文李云死而無後為厲恐此戾即厲也臣以從一不可成也以下鮑本有為字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作人忘其惛懷忘鮑本作亡是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補曰此下或有缺文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作去鮑改為出吳氏補曰疑出字丕烈案史記作出行於天下山東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丕烈案史記作行於山東今宣君鮑改宣為寡吳氏補曰字譌當作寡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為敝吳氏補曰史作敝熒惑諸侯鮑熒上補秦字吳氏補曰史有蘇秦字而韓魏稱為東蕃之臣為鮑本作於蕃作藩之臣二字無吳氏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丕烈案史記作為臣切為大王計鮑改切為竊丕烈案史記作竊於是乃以車三百乘三鮑本作二計胡狄之利乎乎鮑本無動有明古先世之功鮑動下補而字今吾欲繼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誤也史記作主必被庶人之恐吳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丕烈案史記作任驚民之怨則胡服之功功鮑本作攻丕烈案攻誤也史記作功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為地吳氏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丕烈案史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止字據史文然後德且見也且鮑本作可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吳氏補曰叔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有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募鮑本作慕丕烈案史記作慕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丕烈案史記作用被髮文身吳氏補曰被字史作翦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祖字譌丕烈案吳說未是史記作錯今卿之所言者今本卿誤鄉丕烈案史記作叔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為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譌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譌而襄王兼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丕烈案主字是也史記作主敢道世俗之間間鮑本作聞吳

補一本聞作間與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作聞臣敢不聽今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命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正曰勞下恐有缺字慮無惡擾惡鮑本作變修法無愆修鮑本作脩鮑改脩為循吳氏補曰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為循無疑子言世俗之間子鮑本作卿反此兩者鮑改反為有先聖之明刑聖鮑本作王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讓吳補一本讓作諱脩禮無邪吳氏補曰商君傳作循宓戲神農宓戲鮑本作伏羲丕烈案史記作虙戲故禮世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一傳作治世丕烈案史記作禮也不必一道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為是不盡於馬之情於鮑本無下不達於事之變同丕烈案史記無詩云服難以勇鮑改詩為諺失而累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為佚吳氏有正而下補不字吳氏補曰以下句例之此恐缺不字以傳王乎今本乎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乎為子吳氏補曰乎當作子隱中不竭竭鮑本作謁吳氏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造語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鮑王下補之字以事寡人者畢矣鮑以上補所字具帶今本具作且吳氏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此以具作貝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注以貝飾帶以傳王子也也鮑本無以待今日今本今日作令甲鮑本作令日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為詔今子以官府之籍今本今誤令非子所知知鮑本作智絕五俓之險俓鮑本作徑丕烈案此當是陘之假借耳至榆中辟地千里榆鮑本作胡吳氏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又曰一本標春秋後語注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缺姑記以廣異聞丕烈案所標姚氏列遺逸有之見後附錄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地疑三十年下有缺文相都平君田單鮑改都平為平都吳氏有正馬服曰曰上鮑有君字丕烈案馬服即馬服君也後有夫吳干之劍吳氏補曰荀子注引吳干將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類鮑本作謂吳補一本之謂作之類難夫毋脊之厚鮑改毋為無吳氏補曰無通丕烈案吳補亦未是也下句乃以無為毋難字屬此句讀連上者非兼有是兩者兩鮑本作二無鈞罕鐔蒙須之便今本鈞作

(鈎鮑本作鈎罕鮑本作罕鮑改罕為竿吳氏正曰一本作罕是下同罕卽竽字鍔同)君無十餘
(吳氏補曰恐卽上文萬字丕烈案吳說未是也此不當改)能具數十萬之兵(鮑能上補)
(不字吳氏有正)趙使机郝之秦(鮑改机郝為仇赫丕烈案東周策有仇赫之相宋鮑所據)
(也此文史記作仇液索隱曰戰國策作杌郝蓋一人而記別也考後策有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又有)
(令仇郝相宋卽此机者杌之別體於仇為同字郝赫液聲之轉也)宋突謂机郝曰(吳氏)
(正曰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也鮑)
(本無)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鮑成下補以德樓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
(史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恐策有缺文)以易藺離石祁於趙(今本趙作秦乃)
(誤涉鮑也鮑改趙為秦)令衛胡易(吳氏補曰秦紀中更胡傷丕烈案易當作易易傷同字)
則伐秦者趙也(鮑則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則下宜有不字)齊無而西(今本而作)
(不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為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
也(鮑衍秦字改構為講吳氏補曰恐衍)是我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因為三國吳)
(氏補曰當作三國字譌)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衍樂字吳氏補曰字誤或衍)中
山必亡(亡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之作亡是)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辱鮑)
(本作厚丕烈案厚字誤)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本)
(無丕烈案然者上有)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以為公子牟謂穰侯)臣固
且有效於君(固鮑本作故)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講鮑本作)
(構改為講)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衍人字丕烈案史記新序無)今死而
婦人為死者十六人(吳氏補曰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八字乃人字之譌丕烈)
(案吳說非也史記新序二人皆二八之譌)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之字鮑本不重丕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
(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新序有兩是字無兩之字此當必上脫一之字)秦既解邯鄲圍
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衍此二十四)
(字吳氏補曰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為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丕烈案史記以此篇)
(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為趙郝列於前下接)
(趙計未定至此飾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就此間標)

(史記文而誤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複出吳氏以為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
(策文之舊)王曰秦之攻我也(今本攻誤伐)王又以虞卿之言告
樓緩(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不同策無趙郝新序出)
(史記說見上)誠知秦力之不至(今本誠下有不字之下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不)
(字改不為所丕烈案史記新序作誠知秦力之所不至)啓關通敝(今本敝作弊乃誤涉鮑也)
(鮑改敝為弊吳氏補曰當作弊丕烈案新序作弊史記作弊)王以樓緩之言告虞
卿曰(鮑卿下補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丕烈案新序有)而不至失六
城(鮑改而為亦丕烈案史記作終不失新序作亦不失)我以五城收天下(鮑改五為)
(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丕烈案史記作六城新序作五縣考此)
(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則是弃
前貴(今本貴作資乃誤涉鮑也鮑改貴為資吳氏補曰恐作資史作功丕烈案新序作功)以益
愈強之秦(鮑衍愈字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故曰此飾說
也王必勿與(吳氏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丕烈案說見上)天
下之賀戰者(鮑戰下補勝字吳氏補曰史有勝字丕烈案新序有)則必盡在於
秦矣(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也字)
公孫龍聞之(聞鮑本無鮑補聞字吳氏補曰史有)以親故(鮑親下補也字吳氏正曰)
(故句史作親戚故也)趙不勝亡一都尉(不勝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尉
復死(復鮑本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丕烈案新序作係徐廣注史記云復一作係)而為媾
(鮑改媾為講丕烈案史記作媾新序作構)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新鮑本作辛丕)
(烈案史記作新此涉之而誤也下文盡作辛)前與齊湣王(湣鮑本作閔丕烈案史記作湣)
(此涉之而誤也齊策作閔)今齊湣王已益弱(已鮑本無鮑衍閔王字吳氏有正丕烈案)
(史記作今齊湣王已益弱)而不能去(能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魏王使將軍(使下)
(鮑本有客字丕烈案史記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召上鮑本有為字丕烈案)
(史記作請為紹介)東國有魯連先生(吳補一本先生者丕烈案史記有)吾視
居北圍城之中者(今本北作此鮑本作此丕烈案此字是也史記作此)曷為久
居此圍城之中(此鮑本作若改為此吳氏補曰若疑居字譌衍史作此無亦可)彼秦

者弃禮義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鮑改矣爲
耳吳氏補曰史作耳齊楚則固助之矣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鮑然下補則字丕烈案史記無然字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鮑補誤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故拘之於牖里
之車車鮑本作庫丕烈案史記作庫而欲舍之死舍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維
子曰子安取禮維上鮑本有夷字丕烈案史記有納于筦鍵鮑衍于字吳氏
補曰史衍疑無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退鮑本在聽下吳補一本天子已食退而
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俱據萬乘之國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賭其一
戰而勝今本賭作睹鮑本作賭丕烈案賭字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
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無兩謂字適會魏公子無忌魏鮑本無丕烈
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爲所吳氏補曰史作所至黎
也黎鮑本作黏吳補黏一本作黎前漳滏今本滏作釜丕烈案此誤涉魏策釜字耳嘗抑
强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爲秦吳氏有正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作
博何足問今本問誤聞故不受也鮑改受爲愛丕烈案受堯天下也鮑改誤甚
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丕烈案非也持丘不可考二字與上隋侯爲對文時宿於
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丕烈案特字當是特宿謂獨宿王非戰國守圉之具
圉鮑本作圄其將何以當之將鮑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作
避先生不知寡人不肖鮑改生爲王秦當時適其鋒鮑改適爲
避吳氏補曰適恐當作避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適卽敵字此以車爲喻或鋒字有誤臣恐秦
折王之椅也鮑改椅爲輢丕烈案此以椅爲輢字耳衞靈公近雍疽雍鮑
本作癰吳氏補曰宜屬上下章丕烈案此公子牟引衞事以告王宜連上衞靈公未入戰國也復塗
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
儒之譌然彼以癰疽爲雍鉏則誤也丕烈案雍鉏卽雍疽吳以爲誤未是或謂建信君之
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丕烈案鮑補吳正皆非
也此謂建信句絕君下屬建信卽建信君也上有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可證厚任萶以
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爲而吳氏正曰能字句天下合從合鮑本作公吳補一本公

作合魏殺呂遺今本遺作遼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爲遼吳氏補曰上章作遼未知孰是而
天下交之吳氏補曰交下當有缺字卽上章衞兵之事君唯釋虛僞疾文
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鮑改釋爲飾吳氏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
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殽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以疾字句文信卽文信侯也上有
文信不得志可證卒斷紂之頭斷鮑本作斬魏鬿鮑改魁爲鬿吳氏補曰一本標
或作鬿楚辭九鬿北斗星名
趙四　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坐而
天下致名寶鮑改寶爲實成其私者也非然成其私三字非然二字鮑
本無而取行於王者也於王二字鮑本無臣以爲齊致尊名於
王鮑衍爲字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王二字鮑衍重字以無
齊之故重王鮑衍之字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鮑燕下補韓字非
知不足也也鮑本無徐乃抹趙以伐宋鮑改抹爲援而陰構於
秦鮑改構爲講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人字吳氏正曰愚謂
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秦逐李兌秦鮑本作齊抱陰成負蒿葛薛
薛鮑本作薛改爲孽吳氏正曰按魏策抱蒿薛陰成據此文則蒿字因蒿而誤衍四邑皆魏地趙世家遇
於葛孽則知此文薛字誤也丕烈案薛卽孽字也以爲趙蔽以鮑本無今又以何
陽今本何作河鮑本作河以便取陰吳氏正曰按史■■■封陶徐廣曰陶一作■■■
■■日陰必亡史作陶邑必亡魏策陰啓史作陶■■■云陶陰字易惑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者誤是
直以■字誤此說是也劉歆七略云古文■■以陶爲陰然則陰之爲陶信矣人比然而後
如賢不如鮑本作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吳氏正曰
下有若字如王若用不成語當以王字句丕烈案吳說未是此如若二字當衍其一齊甲未嘗
不歲至於王之境也甲鮑本無吳補一本齊甲韓呡處於趙鮑改呡爲
珉吳氏正曰珉呡未知孰譌且當各依本文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疑下鮑本
有於字鮑改固爲顧吳氏補曰此下恐當有是字丕烈案此當是疑下有於字錯在乎下其怨於
趙吳氏正曰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其字乃甚之誤四字爲一
句臣願王之曰聞魏鮑改曰爲亟吳氏補曰一本作重是願王之陰重

趙（重鮑本作日改爲重吳氏補曰上刎字當作重）五國事趙（五鮑本作三）交定然後王擇焉（然鮑本作而）李兌乃謂齊王曰（吳氏正曰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卽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李兌言則不通丕烈案吳氏定奉陽君爲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廣圻曰此下皆當爲蘇代謂齊王語當是李兌下有缺文也說詳其所著思適齋筆記）封不可不早定也（鮑早上補可字）燕楚辟（鮑改辟爲僻丕烈案辟僻同字鮑改非）得大齊（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得字譌）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以鮑本作已鮑改食爲貪吳氏補曰恐貪字譌）姑待已耕（此四字鮑本無）趙欲搆於秦（鮑改搆爲講吳氏正曰本文惟堅約而講君必無講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臣以爲足下（以鮑本作已）天下散而事秦（事鮑本作爭注云事一作爭）則君無患矣（則鮑本無）若不得已而必搆（吳氏正曰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搆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搆乃順）願得趙（鮑願上補五國二字）與韓氏大吏東免（鮑改免爲勉吳氏補曰勉卽免通）齊王必無召呡也（召鮑本作名鮑改爲禁吳氏正曰燕策必不反韓呡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今本與下有國字鮑本有）而賓之（鮑改賓爲擯吳氏補曰擯通）必有踦重者矣（鮑改踦爲觭吳氏正曰公羊傳踦閭說苑切踦卽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踦重者（吳氏補曰後合卽上復合丕烈案後乃復形近之譌耳）天下爭秦有六舉（吳氏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鮑衍內字吳氏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秦王內韓珉於齊（珉鮑本作呡改爲珉）王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爲楚吳氏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楚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又鮑本無）三彊三親（今本彊作疆鮑本作強）抱安邑而信秦（信鮑本作倍）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下六字鮑本無）韓之太原絕（今本絕上誤衍之字）下軹道（軹鮑本作咫改爲軹）南陽高伐魏絕韓（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高爲而吳氏補曰疑字有誤）國破曹屈（今本曹作財乃誤涉鮑也鮑改曹爲財吳補一本作財）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今本救下有之而二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字吳氏正曰一本無救字救卽敝字譌衍）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改寅爲宋然下補之字吳氏

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作謂）苑座也（座鮑本作痤吳氏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下亦作座）夫殺無罪苑座座薄故也（鮑衍下座字吳氏補曰字衍）則主必爲天下咲矣（今本主作王鮑本作王）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改使爲便吳氏補曰史無）故魏之免相望也（鮑衍望字吳氏補曰史無）夫國內無用臣（內鮑本無吳補一本國內）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邑市鮑本作市邑鮑改令爲合）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鮑三下補城字改令爲合）此夫子與敵國戰（子鮑本作予吳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也鮑本作哉吳補一本此作甚也）僕主幸以聽僕也（以鮑本作已）其於奢不然（奢下鮑本有也字）夏軍也縣釜而炊（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爲是吳氏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得三城也（也鮑本無）宋突謂仇郝曰（鮑改郝爲赫）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鮑改埊爲地吳氏有正）馮忌（吳補一本忌作恐）秦三以虞卿爲言（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當是三字誤）馮忌接手免首（今本免作俛乃誤涉鮑也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俛免通）言而不稱師（而鮑本作是）陰移而授天下傳（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受字是也傳禪同字）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王曰三字吳補一本有）未得相馬之工也（相鮑本作買吳補一本相馬）今治天下舉錯非也（治鮑本作將）燕郭之法（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便辟左右之近者（近者二字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之近者）是能得之乎內（乎鮑本作於）趙王使往賀（往鮑本無）若使有罪（使下鮑本有者字）請奉而西行之（鮑衍西字吳氏補曰疑西字譌或衍）親寡君之母弟也（今本脫之字）衣服使之便於體（鮑衍使字）膳啗使之嗛於口（使鮑本無）而騏驎不至（騏驎鮑本作麒麟）受其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其鮑本無）韓魏以友之（鮑衍以字）舉茅爲姚賈（今本舉茅作茅舉乃誤涉鮑也鮑改舉茅爲茅舉）而折韓魏招之（鮑改招之爲之招）令仇郝相宋（鮑改郝爲赫吳氏補曰卽赫）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今本禽作合乃誤涉鮑也鮑改禽爲合魏上補齊字吳氏正曰改

楚王禽以下有缺誤世鈞爲之今本世作泄乃誤涉鮑也鮑改世爲泄吳氏補曰史作泄丕烈
案世泄同字韓非子云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楊倞注荀子引作泄姬可證也鮑改誤必以長
安君爲質今本長誤趙左師觸讋吳氏補曰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
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不烈案吳說非也當作龍古今人表中
下云左師觸龍卽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讀誤合二字爲一史記云觸龍言願見不誤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
自謝曰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丕烈案入字句而恐太后而鮑
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
和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願令得補黑衣
之數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丕烈案史記作願得以衞王官沒
死以聞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史記作宮吳氏補曰沒史作昧太后笑曰笑鮑本無丕烈
案史記有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
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並作媼考高祖紀云母日劉媼漢書孟康注引此又
云禮樂志地神日媼媼母別名也最爲得之小司馬云近有人云母媼氏此不達媼字義耳其所云班固
泗水亭長古碑必出嚳造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媼也祝曰必勿使反今本
祝誤甚趙主之子孫侯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史記作主老婦不聞也
吳氏補曰史此下有日字豈人主之子孫孫鮑本作侯吳補一本作孫丕烈案史記作侯
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封之以膏腴之
地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禦鮑本作御改爲禦
吳氏補曰禦通使趙葱葱鮑本作葱吳補一本葱作思注一作念丕烈案世家作忽列傳作葱
及顏㝡今本㝡誤最丕烈案史記世家列傳皆作聚聚㝡同字也後三月鮑改三爲五吳
氏補曰據司空馬云則當作五丕烈案鮑改吳補皆誤也列傳亦云三月不得專據秦策殺趙
軍吳氏補曰史作趙葱
魏一
知伯必憍鮑改憍爲驕丕烈案韓子作驕憍卽驕字下文君不如與之以驕知
伯發本亦是憍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今本質下有一作資三小字乃以鮑
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爲資吳氏正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質也丕烈案吳說亦未是質的也下卷兵

爲招質與此同義吳氏以爲招質未詳非也韓子有此文亦作質又存韓篇有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之
語皆可互證也因索蔡皐梁於趙鮑改梁作狼吳氏補曰趙策作狼已乃知
文侯以講於己也以鮑本作已吳補一本以丕烈案韓子作以文侯曰子
往矣吳補一本子往子往矣有之夫鄉邑老者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夫驪
牛之黃也鮑改驪爲黧吳氏有正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吳氏
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愚恐則乃明字譌衍丕烈案此不誤吳說非是豈不亦信固哉豈字
鮑本無王鍾侍王曰鮑改下王字爲坐是危也是下鮑本有重字丕烈案有者
當是左彭蠡之波鮑左下補有字吳氏有正文山在其南鮑改文爲汶吳氏補
曰文未詳丕烈案文山卽汶山見管子國語又韓詩外傳云岐山在北岐字譌夫夏桀之國
鮑衍夫字廬睪在其北廬鮑本作廬吳補一本廬而右漳釜鮑改釜爲滏吳氏補
曰滏通借城非不高也也鮑本無撓揀而不辟者今本撓揀作揀撓鮑本作
撓揀前脉形埊之險阻今本形埊作埊形鮑本作地形陳汝南有許今本
無南有二字丕烈案吳氏補曰恐衍者非也又曰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者是也史記正
作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依吳前一說而輒刪耳東有淮頴今本頴作頴丕烈案史記作頴
煮棗海鹽海鹽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此二字卷衍燕酸棗吳氏補曰衍燕
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埊名雖小埊鮑本無
丕烈案史記有然橫人謀王今本謀作訹乃誤涉鮑也鮑改謀爲訹吳氏有正天下
之賢主也今本主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蒼頭二千萬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
是也史記亦作十今乃劫於辟臣之說今本辟作羣鮑本作群丕烈案史記作群
蓋不與策文同以求外交求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縵縵柰何柰鮑本作若鮑改縵
爲蔓吳氏正曰蔓縵字通用丕烈案史記作蔓蔓柰何考此所引周書四句乃和寤解文吳氏以爲家語
非也今本周書作蔓蔓若何粟粮漕庾今本漕庾誤糟庾夫親昆弟今本昆誤
兄取晉陽吳氏補曰史作陽晉則從道絕從道絕從道絕三字鮑本不重吳
補一本有史同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以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其卒
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言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然詳策文當讀衆字句絕多
言下屬多言謂譌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魏之兵南面而伐鮑南上補患字吳氏

正曰史作悉秦甲出而東東下鮑本有伐字丕烈案史記有約一國而反
成而封侯之基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反補取字丕烈案
考史記云而成封侯可見取字係聽補而今本又誤依之也盱夷盱鮑本作盱吳補一本盱作吁
丕烈案史記孟荀列傳有吁子作吁亦可通爲董慶謂田嬰曰爲董慶三字鮑本無
蘇秦拘於魏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代欲走
而之韓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齊丕烈案今本并存齊韓二字誤甚矣而
得宋埊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本秦作代吳
氏補曰燕策及史作子下同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
鮑衍也字丕烈案史記無天下無憂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丕烈案史記作無變何爲飲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丕烈案史記
作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此當有誤魏王使李從吳氏補曰軫傳以李從爲田需犀
首又以車三十乘今本十誤千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鮑本無
行字丕烈案二字當複衍其一令四國屬以事今本令作今鮑本作今丕烈案今字是也
爲求壤埊也甚力之今本無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之字丕烈案楚策無左華
謂陳軫曰吳氏補曰楚策作左爽公不如儀之言爲資今本如下有以
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是也令魏王召而相之
今本令誤今來將悟之鮑改悟爲倍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此以悟爲固字耳鄭彊
出秦曰應爲知曰鮑本作日子果無之魏今本果作東鮑本作東重
家而已家鮑本作嫁丕烈案嫁字當是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
耶而鮑本作士吳氏正曰下文有丕烈案士字當是此不與下句同秦策趙策韓策皆有此字可證也
是有其半塞也有其鮑本作其有所謂劫主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
誤韓子作主可證張子儀以秦相魏鮑衍子字若不勝魏鮑衍魏字乃
遽解攻於魏遽鮑本作遂張儀以合秦魏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
作已欲得埊埊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公叔以爲信信鮑本作然丕烈案
史記作便以下楚楚趙必聽之楚字鮑本不重鮑衍趙字吳氏有正是王失
謀於楚趙趙鮑本無而樹怨而於齊秦也今本無下而字乃誤涉鮑也鮑

衍而字吳氏補曰疑衍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
外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
尺楚人鮑改尺爲斥吳氏補曰未詳遽於革下革鮑本作華吳氏補曰遽未詳恐有
缺誤華疑華徐州之役徐鮑本作徐吳氏補曰見齊策齊楚必戰楚鮑本無吳補
一本有楚戰勝齊敗鮑衍敗字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
令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趙字句絕王重以下別爲句犀首期齊王至
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間齊行以百金今本行下有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行
下補人字吳氏正曰行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某是王謀三國也也今本也字不重
鮑本無丕烈案下也字當是已字之誤輒刪者未是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
今本不相作相不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相爲相不吳氏補曰字殽文當作相不曰和成曰鮑本無
吳補一本有固有秦重和吳補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丕烈案無者是也與其相
田繻不善鮑改繻爲需吳氏補曰即需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畢

男玉堂校字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

魏二

今公又言有難以懼之 有鮑本無 遂勸兩君聽犀首 犀首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 田需從中敗君 今本君作臣吳補一本標君作臣又作之

一 毋謂天下何 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外之毋謂天下何七字為一句與下內之為對文涉今吾為子外之而脫 身相於韓 此下鮑本連吳補本別為一章

一 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 吳氏補曰滲樂未詳丕烈案此當作操藥形近之譌也言國病甚鮑所讀非 而便於事 而下鮑本有國字吳補一本而便於事 王曰善 今本善誤然 衍請因令王 請鮑本無 韓氏因圍菑 今本菑作蕃鮑改菑為黃吳氏補曰未詳一本作蕃 若戰而勝 而鮑本無 葬於楚山之尾 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渦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丕烈案初學記引四字乃吳氏自注語吳本注中有注今刻本多誤說已見齊策 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 於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論衡作張朝 而因又說文王之義 因又鮑本作又因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因有 欺之不為逆者 者鮑本無 既已得埊矣 矣鮑本無 而竊為王悲 鮑改悲為患 又必且曰王以求埊 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為劫丕烈案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鮑改非 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 鮑衍曰字丕烈案謂當作講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 以更索於王 更鮑本作東吳補一本更 其次堅約而詳講 吳氏補曰詳佯通史多有 與國無相離也 今本離作雖鮑本作雖吳補雖一本作離 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 再鮑本作冉鮑改孰為熟吳氏補曰卽熟丕烈案此當讀秦權重為一句魏冉明為一句魏字誤複孰字亦有誤是字屬下句讀鮑吳皆非也 故又為足下傷秦者 鮑改又為作有謂吳氏補曰又有通丕烈案為當去聲讀鮑所改誤甚 令足下鷺之 今本令誤今鮑令上補無字改足為天吳氏補曰令上當有缺誤 而東夷之民不起 今本起作赴乃誤涉鮑也鮑改起作赴 以燕伐秦 鮑燕下補齊字丕烈案上策文云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字逗乃捴下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以見其能使燕忘齊為讎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為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遂於此補齊字其誤甚矣吳氏不正亦非 韓呡 鮑改呡為珉 周宬 今本宬誤最 周韓餘 吳氏補曰韓餘疑卽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 為徒從而下之 吳氏補曰恐徒從字譌衍丕烈案吳說未是當云徒為從而下之徒但也從合從 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 今本使誤伐鮑改欲為文丕烈案上策文云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文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扮當作初形近之譌也二句是一事上云初下云文自為對文鮑不審乃弁改此姚讀扮博幼切吳讀撫吻反皆未是 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 鮑改勸為權吳氏補曰恐作權上有魏文子 鮑衍魏字吳氏正曰提魏事也 田需 今本田誤日 周宵 宵鮑本作胥 楚王聞之 鮑衍楚王聞之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 施因令人 人鮑本作之 客謂公子理之傳曰 傳鮑本作傅丕烈案傳字是也 田肦宿將也 今本肦作盼鮑本作盼 王聽公子公子不封 今本不作必鮑本作必 則不如因變服 因鮑本作固 而卑秦楚 卑鮑本作甲 此其暴於戾定矣 於鮑本無 惠施為韓魏交 今本為誤謂鮑改韓為齊 君其為梁王 今本君作若鮑本作若吳補一本君其為考下文是丕烈案史記作君 必不使相也 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孰相八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謂昭魚為王而設為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丕烈案史亦設辭但不必與策文同耳 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 皆鮑本作不吳補一本作皆以史同 忠不必當當不必忠 當鮑本作黨 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 鮑願下補為字吳氏補曰願下有缺字 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 以鮑本無 則趙之謀者必曰 鮑改趙為魏吳氏有正 趙安而我危也 安鮑本作亡 大王欲完魏之交 魏鮑本無鮑補魏字 然則魏信之事主也 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 魏信以韓魏事秦 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韓當作輔形近之譌也 今我講難於秦 今本講作構乃誤涉鮑也鮑改講為構吳氏補曰宜從構讀 主患於中 主鮑本作生 而悔其過行冀其利 其過鮑本作過其 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埊 之鮑本作多 秦楚攻魏圍皮氏 魏鮑本無吳補一本攻魏 魏王之恐也見亡矣 鮑衍也字改矣為也吳氏正曰下章有此句法丕烈案下卷策文云魏王之懼也見亡吳據此也 必舍於秦 舍鮑本作合 必效城埊於王 今本效誤攻 願王察之矣 鮑改矣為也 請魯君舉觴 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觚丕烈案此七啓注 易牙乃

煎敖燔炙（今本敖作熬乃誤涉鮑也鮑改敖爲熬吳氏補曰熬古字通）楚王登强
臺（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荆臺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息於荆臺之上荆臺卽章華也淮南子云
昭王曰吾聞子樂於强臺丕烈案荆强聲之轉也）而望崩山（吳氏補曰說苑南望獵山遊章
華臺賦南眺巫山之阿淮南子南望料山丕烈案獵料聲之轉也）以臨彷徨（吳氏補曰說苑
下臨方淮遊章華臺賦前方淮之水淮南子以臨方皇丕烈案二淮字皆當作湟形近之譌也徨皇湟同
字耳）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趙約鮑本作約趙）寡人固刑弗有也
（鮑改刑爲形吳氏補曰此書刑形字通）今郊鄴者（今本郊作劾乃誤涉鮑也鮑改郊作劾吳
氏補曰當從上文丕烈案作效自是但與姚氏校語矛盾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
行（今本肯作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肎改肎爲背吳補一本作肯俱未詳）長羊（鮑改羊爲平吳
氏補曰地未詳或字誤）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之鮑本無）攘地必遠
矣（必下鮑本有不字）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有意二字鮑本無）秦王
戄然曰（戄鮑本作懼丕烈案戄瞿同字作懼亦可通）未澹下兵也（鮑改澹爲贍吳
氏補曰卽贍前漢志澹用）初時惠王伐趙（今本初誤効）戰勝睪子（吳氏補曰
史睪作暴下同徐廣曰暴鳶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正曰
史記作宅策字譌下同丕烈案北宅徐廣云宅陽也張守節同）今王循楚趙而講（吳氏
正曰循卽徇丕烈案吳說未是也史記循作有謂魏方有楚趙之救此當與之同意循必誤字也下句楚
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史記而下多去王二字意尤明鮑說則更誤矣）則國救亡不可得
也已（鮑衍也字）非計之工也（工鮑本作功）戴三十萬之衆（吳補一本
標孫作戰丕烈案作戴者誤也史記作戰）陰必亡（吳氏正曰陰卽陶說見趙策丕烈案史記作陶
邑）願之及楚趙之兵（今本願下有君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君字吳氏補曰史願君逮）
（楚趙）亟以少割收魏方疑（魏字鮑本重丕烈案重者當是）又爲陰啓兩
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尤憚鮑本作憚尤改爲尤憚吳氏補曰策
文有脫誤又曰史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周訢謂
王曰（訢鮑本作訢吳補一本訢作訢是下同）將有所不行乎（乎鮑本作也）臣
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有矣字）可謂不能用勝矣（能鮑本作善）

而王因使之受璽（鮑改受爲授）且夫姦臣（臣鮑本作人）而秦之（今本
之求鮑本作求之）求無窮（已鮑本作以）吾已許秦矣（已鮑本作以）魏王曰善（
脫王字）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舛誤）常約兩王
之交矣（王鮑本作主）文請行矣（今本文誤臣）以因趙之衆（今本趙之
誤之趙）車二百乘（二鮑本作三）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無忌謂魏王）
（曰云云又曰按朱已卽無忌字譌也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故形近而譌也已忌同字）而又況
於仇讎之敵國也（吳補一本標也作乎丕烈案史記作乎）臣甚或之（或鮑
本作惑丕烈案史記作惑或惑同字）秦盡有鄭地（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王欲得
故地（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今負强秦之禍也（吳氏補曰史負强秦之親
又曰史義長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與策文同耳下文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語相應不當各依本書）必
且便事便事（吳氏補曰便事史並作更事）絶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作絶上
黨丕烈案史記有韓字吳誤）伐楚道涉而谷（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爲山丕
烈案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行山字也索隱作道涉谷云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策文亦本作云
道涉谷衍而字鮑乃依今史記改誤甚今本初刻道誤趙改刻不誤）行三十里（吳氏補曰史作
三千者是）而攻危隘之塞（吳氏補曰危隘史作冥阸卽黽阸也丕烈案危卽黽字形近之
譌）而右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云定無左字也）秦故有
懷地（吳氏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刑丘之城垝津（刑鮑本作邢吳氏補曰史
城垝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卽安譌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決滎澤（滎鮑
本作滎吳氏補曰史作滎一本同）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
秦（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吳氏補曰
許史作誅）與舞陽高陵隣（吳氏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
也丕烈案史記舞作武）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吳氏補曰南國
止得安哉史作國無害）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吳氏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
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字吳氏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卽以有字
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丕烈案此當是策文衍餘字以千里與百里相較也下文云尚千里亦無
餘之證鮑改蘭爲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闌蘭闌同字也）從林軍以至于今（鮑改）

林爲橫吳氏正曰史作林鄉軍丕烈案今史記作林鄉軍考索隱引劉氏云林地名是史記亦本無鄉字徐廣曰林鄉在宛縣者以林鄉解林也後人因注改正文耳北至乎闞吳氏補曰史北至平監丕烈案監闞同字見徐廣注也所亡乎秦者山北吳氏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鈌文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吳氏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禍必百此矣吳氏補曰史作由此從之不成矣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也史同韓知亡吳氏補曰史識亡宜從策丕烈案吳說非也識卽知見索隱上文此天下之所同知也下文則皆知秦之無窮也史記亦皆云識是其證矣以臣之觀之鮑觀上補愚字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鮑秦下補欲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欲字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吳氏補曰史無乎字丕烈案從合從也見索隱而挾韓魏之質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丕烈案史記作趙挾韓之質與策文不同也此亦王之大時已吳氏補曰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甯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共有其賦吳氏補曰史作今有楚趙楚大破今本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葉卽奉之譎李兌也說見趙策抱葛薜陰成薜鮑本作薜鮑改薜爲孽吳氏補曰趙世家作孽者是一本作薜亦非丕烈案吳說未是薜卽孽字之省薜形近之譌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衣乎今本問作河衣作密乃誤涉鮑也鮑改問爲河改衣爲密吳氏補曰字譌趙策作河作密今國莫强於趙而幷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鮑衍齊字吳氏正曰今國莫强於趙而幷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丕烈案而幷齊秦四字當爲一句而卽能字言所能並於一國也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腹心鮑本作心腹謂樓子於鄢陵曰鮑改謂爲爲吳氏有正秦疾攻楚楚還兵鮑衍楚字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鮑改寄爲割吳氏補曰恐字有譌國之大利也之下鮑本有所字樓庳翟强也今本庳作廩吳氏補曰庳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卽庳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庳卽管鼻也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王鮑本作主吳氏正曰講當作構是弗救矣矣鮑本作也必爲合於齊今本爲誤不外於楚以重公也鮑衍於字

魏四

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王鮑本作者中身鮑本作春吳補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秦上鮑本有夫字天下必能救鮑必上補不字吳氏補曰作必不語順又曰必字恐當作不而湯之服桀矣之鮑本作知丕烈案知字當是今秦國與山東爲讎國鮑本作欲丕烈案欲字當是八年鮑八上補十字吳氏有正齊伐釐莒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好謀此釐字卽萊古字通以悍越以悍鮑本作而輕伐楡關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魏字吳氏補曰此宜有魏字丕烈案此因卽說本國事故不更云魏取便文也補者非是皆其所恃也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其作有丕烈案其者其五國也鮑改誤甚稸積竭盡稸鮑本作畜吳補一本畜作稸此書多作稸以是質秦鮑改質作賓吳氏補曰未詳韓且坐而胥亡乎胥鮑本作胥吳補一本胥作胥王交制之也也鮑本無乘北鄆吳氏正曰史魏冉傳入北宅遂圍大梁此譌爲乘北鄆也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譌攻齊得剛博吳氏補曰剛博當卽是剛壽得許鄢陵吳氏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臣鮑本無而韓魏壤梁鮑改梁爲秦必魏也必下鮑本有於字何也哉哉鮑本無天下之合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爲制吳氏補曰疑字誤或上有缺文荊齊不能獨從齊鮑本作濟吳氏正曰一本荊齊是不如齊趙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爲收吳氏正曰齊上有脫字下文言齊可推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鬬下鮑本復有鬬字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待上鮑本有也字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王下鮑本無之字吳補一本王之上者有齊者不若相之不上鮑本有王字是以有雍者與秦遇今本雍作齊鮑本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秦二字作怒鮑本作怒吳氏補曰與此交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遂絕趙也也鮑本無無蔽於秦者蔽鮑本作蘇吳補一本蘇作蔽是丕烈案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匹結反猶拂也此字與彼同王不如陰侯人侯鮑本作使秦韓不敢合鮑衍敢字魏王令之謂秦王曰之鮑本作人吾請先天下構魏構鮑本作構鮑改構爲講下同衍魏字魏王曰王鮑本作冉丕烈案冉字當是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吳氏補曰文選申作信去作浴丕烈案此咏懷詩注也今者臣來今本者誤之周㝡善齊今本㝡作最鮑本作最丕烈案㝡字是見前聞見者

閭鮑本作閭魏人有唐且者鮑改且為睢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睢丕烈案且睢字同
而強二敵之齊楚也今本楚誤強唐且謂信陵君曰吳氏正曰
史不云唐且恐有譌舛至縞高之所今本縞作縞鮑本作縞丕烈案縞字是也古今人表
中上有縮高人大笑也吳補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是倍主也主鮑本作王
若君弗致也也鮑本無以造安陵之城造鮑本作告受詔襄王
吳氏補曰大事記引作襄主有常不赦鮑常下補刑字吳氏有正今縮高謹解
大位解鮑本作雖辭二字吳補一本無謹字又曰則雖乃謹之譌是使我負襄王
詔詔上鮑本有之字無為人臣之義矣鮑改為為違吳氏有正素服縞
素鮑衍上素字吳氏補曰字衍臣為王之所得魚也鮑改王為臣今以
臣凶惡臣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注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
譌辟人於途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作辟宜音闢必褰裳而趨王王上鮑本
有大字魏王曰誤吳氏正曰誤恐是譆字譌其自纂繫也今本纂作纍繫作繫
乃誤涉鮑也鮑改纂為纍繫為繫吳氏補曰恐當作繫而王以是質秦鮑改質為賓丕
烈案賓秦字前有以為嫪毒功今本以誤王王以國贊嫪氏氏鮑本作
毐天下必合呂氏鮑改合作舍吳氏補曰恐舍字譌安陵君因使唐
且使於秦鮑改且作睢丕烈案說苑作且古今人表中中安陵君唐睢卽此也吳氏正曰唐且
之名見於策者不一其論是矣唯引新序司馬唐且誤此乃司馬唐衍且字以頭搶地爾
爾鮑本作耳吳氏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顙地丕烈案今說苑作頓地耳頓疑譌字此三子
者者鮑本無丕烈案說苑無
韓一大成午從趙來成下鮑本別為一章大字上屬丕烈案吳讀亦如此然誤
也當以大字下別為一章此策文亦見韓子內儲說下可證也大成午又見趙世家古今人表而我
有兩趙也今本我誤予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各下鮑本復有各字
吳補一本各進而廢子之謁乎謁鮑本作請蘇秦為楚合從鮑改楚為
趙吳氏補曰誤恐當作趙字合伯腄腄鮑本無丕烈案吳氏正曰史作合腄考無者當是索隱
曰按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可證伯腄聲之轉也相當作柏柏伯同字形近之譌耳此或用史
記注腄於旁乃誤入正文水擊鵠鴈今本誤雁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鞮

鍪鐵幕吳氏補曰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吷芮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具劍
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革抉吷芮吷鮑本作
吷丕烈案史記作吷吳氏補曰抉卽決也又曰索隱云吷與瞂同愚按瞂音伐卽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
借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吳氏正曰索隱引延篤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尸雞中主
從牛子也丕烈案顏氏家訓書證云延篤戰國策音義也姚已引但不云延篤非鮑以為沈括辨更非矣
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吳氏補曰字誤史正作趙見卒不過二
十萬而已矣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虎摯之士鮑改摯為鷙吳氏正曰摯鷙通
禮記早摯摯獸丕烈案史記作賁探前趹後鮑改趹為蹶吳氏有正蹄間三尋
者今本脫者字吳補一本此有騰字丕烈案史記作騰者桑林之菀吳氏正曰太平御覽
作樂林丕烈案史記作桑林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亦見戰國策當指徐注栗字言之今國策作桑當
是後人用史記文所改御覽作樂亦譌字也不事秦則危矣事鮑本作成丕烈案史記
作事逆秦而順楚鮑改楚為趙丕烈案史記作楚下文自可見鮑改誤甚為敝邑
秦王必喜鮑衍為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為敝邑三字策文不同當以此三字別為句
為讀去聲鮑云衍者非一本亦誤宣王謂摎留曰吳氏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
大事記作繆丕烈案韓子兩見此事皆作韓宣王謂摎留摎摎同字也簡公用田成監
止吳氏補曰監卽闞魏策闞史作監田完世家亦作監止丕烈案韓子作監闞止見左氏傳以擅
其主吳氏補曰韓子作驕丕烈案韓子作以驕主無其字張儀謂齊王曰今本齊誤
秦鮑張上補謂字儀下補臣字吳氏補曰章首有缺文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
事王者矣今本馳割誤割地竊為王弗取也弗鮑本作不魏順謂
市丘君曰鮑改市為沛下同吳氏有正丕烈案此策文吳氏以為見孔叢子其實孔叢依此以
作為耳君資臣君鮑本作若鮑改若為君五國重王鮑五當作四吳氏有正鄭
彊今本彊誤彊下同鮑本作彊吳補一本並作彊丕烈案當是鮑作彊故吳校如此載八百
金入秦請以伐韓鮑本作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吳補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
泠向今本泠作冷鮑本作冷吳氏補曰冷向卽泠向以幾瑟之存焉吳氏補曰幾瑟
史作蟣虱後並同故言先楚也今本先作伐乃誤涉鮑也鮑改先為伐彼已覺
覺鮑本作角故謂大宰曰今本謂誤為故因而請秦王曰而鮑本作

西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鮑衍秦王字丕烈案此當是涉下而衍秦字耳鮑說非也楊達此章鮑本兩載一作達一作廷吳氏補曰廷卽達字譌是以九鼎印甘茂也卬鮑本兩載一作卬鮑改卬爲抑一作市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今本藺誤藺吳氏補曰恐輿趙下有缺文收韓趙之兵兵鮑本作地吳補一本地作兵樓鼻必敗矣鮑改鼻爲廩吳氏補曰說見魏策韓爲一鮑韓下補趙字甘茂必敗矣吳補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楚必敗之須秦必敗鮑改之作矣杜赫爲公仲赫鮑本作聊謂秦王曰明也鮑改明爲朋吳氏補曰當作朋故樗里疾大說杜聊吳氏補曰疑聊字誤公仲明謂韓王曰鮑改明作朋吳氏補曰當作朋丕烈案史記無明字索隱曰韓相國名後考韓子十過有此文正作朋吳說是矣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一本伐矣丕烈案史記有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一本救己也縱韓丕烈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索隱考之其本亦無縱字韓必德王也必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作必丕烈案史記作必考索隱其本是之字是我困秦韓之兵困鮑本作因丕烈案史記作因多其車重其幣鮑本作多車幣吳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丕烈案史記有其字及重其二字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矣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因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已有伐形因發兵此當有誤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公仲必以率爲陽也吳補一本陽作傷仲嗇於財仲上鮑本有公字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爲吳氏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云蘇代爲或云使蘇代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誤實使蘇代而策文但云韓公仲謂者省也今公與楚解中吳氏補曰史與楚解口地今按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誤封小令尹以桂陽吳氏補曰桂史作杜不如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吳補一本作郝史作奭而甘戊黨於魏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今本誤作甘茂公孫郝今公言善韓以備楚備鮑本作待吳補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丕烈案史記作備有言字今公徒令收之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公過楚以攻韓吳氏補曰姚本收韓史同丕烈案此當是鮑本作收收而誤互是以公孫郝甘

茂之無事也鮑衍以字之字丕烈案史記有以字無之字勸齊兵以勸止魏上勸字鮑本作歡吳補一本勸秦王以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下同不求割地而合於魏今本不作亦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爲亦吳氏補曰疑衍或求本亦字丕烈案吳說亦未是此不誤言不求魏割地也蒙上句爲文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鮑衍齊字吳氏補曰疑衍久離兵史今本久作必史作交乃誤涉鮑也鮑改久爲必史爲交吳氏補曰字誤未詳據魏以郄齊郄齊鮑本作韓秦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勁齊鮑改勁作攻吳氏補曰恐當作攻從上文韓公仲相鮑衍韓公仲相四字吳氏補曰此四字必錯簡秦秦魏遇下秦字鮑本作輿而絶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鮑王上補楚字魏之絶齊於楚明矣明上鮑本有信字齊楚信之必輕王鮑衍楚字吳氏補曰疑衍王曰向也子曰鮑衍王曰向也止數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丕烈案下文觀軼謂春申曰云云吳氏補曰今詳其文當屬楚其說是也當是自此策文王曰向也以下連或謂魏王云云皆本在楚策尾誤錯入韓策中也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擊鮑本作繫王胥臣反乃行胥鮑本作胥吳補一本作胥秦王謂魏王曰今本下王字誤主觀鞅謂春申曰觀鮑本作魏吳補一本觀鞅史作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觀觀津也鞅卽英字作魏者譌鮑從之誤甚而君用之弱弱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無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鮑改黽作鄳吳氏補曰黽卽黽丕烈案史記作黽不使吳氏補曰史作便是不便句絶與下不可對文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吳氏補曰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文有缺誤丕烈案策文與史記當皆有誤去百六十里鮑去上補相字秦楚鬬之日也已鮑改也爲近吳氏正曰史作秦楚之日鬬也此策鬬字散次在之日上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諸侯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吳補一本復有蘇代爲楚王曰鮑本爲下有謂字明之反也明鮑本作朋常仗趙鮑改仗爲杖下同吳氏補曰字輿杖通而畔楚今本楚下衍楚字韓二妾事先王也也鮑本作曰妾困不疲也疲鮑本作支秦重國知王也知鮑本作智吳補一本智作知丕烈案凡知音智者鮑本多卽作智此非有異

本韓之急緩莫不知急緩鮑本作緩急公仲柄得秦師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譌不識坐而待伐今本伐誤我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爲是丕烈案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依策文爲說也詳史記與策文不同此當讀殆不合爲一句軍於南鄭矣爲一句言待楚韓之勝也韓固其與國也國鮑本無吳補一本國也丕烈案史記有其將揚言救韓揚鮑本作陽丕烈案史記將揚作狀陽公恃秦而勁恃鮑本作待丕烈案史記作待公戰不勝楚塞三川楚下鮑本復有楚字丕烈案史記有然實行字此謂秦塞三川也鮑本當是誤依史記添入耳司馬康吳氏補曰康史作庚丕烈案徐廣曰一作唐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鮑以上補臣字丕烈案史記無以字公無辭以後反後鮑本作復魏地易於下地鮑本無吳補一本魏地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知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夫楚欲置公子高鮑改高爲咎吳氏補曰咎與皐通此爲高音同也丕烈案此未必卽韓公子咎也吳說亦未是於是以太子扁鮑衍以字改扁爲與吳氏補曰此高字譌丕烈案吳說亦未是昭揚梁王鮑改揚爲陽吳氏補曰卽陽音同而譌上文高稱公子此稱太子必別一人馮君廣王吳氏補曰廣字未詳疑有誤而害於韓矣吳氏補曰害疑舍字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吳氏補曰揚疑傷字譌以恨秦鮑改恨爲限吳氏補曰疑限毋秦患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無通而得楚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當作德而交楚也今本交下有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事字吳氏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今公自以辯於薛公以下鮑本有爲字令我使鄭立韓擾令鮑本作今吳補一本令我從上文必周君而深怨我矣今本必下有絕字鮑本有絕字臣之强之也臣上鮑本有使字吳補一本上無使字是合世子合鮑本作命走而不死鮑改爲幸走戰之於國中必分中下鮑本有國字必保於公必下鮑本有陰字韓挾齊魏以盻楚今本盻作盼乃因鮑注而誤其字也吳氏正曰恨視也五禮反丕烈案依吳當作盻公何不試奉公子咎鮑改上公字爲王吳氏正曰此勸公仲之辭丕烈案此當公字下有缺文吳說亦未是韓楚之縣邑鮑改邑爲己丕烈案吳氏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己是也又曰然邑字自通非冷向謂韓咎曰吳氏補曰

史冷向作蘇代愚謂咎卽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奉幾瑟而內之鄭鄭鮑本無丕烈案鄭卽韓也無者必不知而誤刪之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以鮑本作立無重字因也以爲戒也鮑本無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此鳥二字鮑本作之韓傀相韓吳氏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傀丕烈案傀廆同字累傀同字考索隱在韓世家單刻本俠下有侯字疑俠侯是其爵號傀累爲聲之轉也聶政問曰問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問曰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觴上鮑本有自字吳補一本具酒觴丕烈案史記作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作觴近爲得也固謝嚴仲子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謝史同丕烈案今鮑本誤爲固卽與吳校矛盾也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夫鮑本作丈吳補一本夫人史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丕烈案丈字當是顏氏家訓有說以交足下之驩交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交史同反字必誤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鮑本作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吳補一本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史同丕烈案史記而作以至淺鮮矣鮮鮑本無吳補一本至淺鮮矣史同我雖不受雖鮑本義吳補一本我雖不受史同今親不幸幸下鮑本有而死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爲誰二字鮑本無有請得從事焉五字吳補一本仇者爲誰史同一本無此五字史有臣之仇韓相傀傀上鮑本有韓字吳補一本韓相傀丕烈案史記韓相俠累宗族盛兵衛設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吳補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韓與衛中間不遠衛下鮑本有相去二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多人或生異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丕烈案考索隱云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語泄亦兩俱通也是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今本皆誤持兵戟而衛者衛下鮑本有侍字吳補一本無史同丕烈案今史記有刺韓傀刺下鮑本有殺字丕烈案史記刺殺俠累索隱引戰國策刺韓傀無殺字鮑本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韓傀走而抱哀侯鮑改哀爲列下同丕烈案此卽世家之列侯策文謂之哀侯一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非世家所謂韓嚴弑其君哀侯者也吳氏補以爲二事是矣其必謂之列侯未審於史記策文本不同也所殺者數十人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

史有丕烈案劉向列女傳無 因自皮面抉眼 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丕烈案皮披同字抉決同字作面皮者誤列女傳是自披其面也 自屠出腸 自字出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自屠出腸史同丕烈案列女傳作自屠剔 韓取聶政屍於市 屍下鮑本有暴字丕烈案史記有列女傳韓暴其尸於市 久之莫知誰子 子鮑本無吳補一本誰子史同丕烈案列女傳莫知爲誰 政姊聞之曰 姊下鮑本有嫈字吳補一本無史作嫈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無嫈字有者是誤用史記添入耳列女傳亦無當 弟至賢 弟上鮑本有吾字丕烈案列女傳無 而高成荊矣 而鮑本無 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 政上鮑本有聶字無亦字吳補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列烈通丕烈案史記非獨政之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

韓三

利害之相似者 利上鮑本有夫字吳補一本利害無夫字 得以其道爲之 以鮑本無 而非公適束之 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 則韓輕矣 矣鮑本無吳補一本韓輕矣 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 欲鮑本無 而公適束之 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 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 主鮑本作王

齊怒於不得魏 吳氏補曰齊怒詳文意當作秦怒 天下合而離秦 天上鮑有今字 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 無下鮑本有先字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而誤複衍也

韓人攻宋 吳氏補曰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卽珉之譌丕烈案鮑氏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索隱引此策文異同不及韓齊字可證因韓珉而在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 蘇秦爲韓說秦王 吳氏補曰當作代 天下固令韓可知也 也鮑本作矣 韓故已攻宋矣 故鮑本作固 其西面事秦 面鮑本無 故欲病之以固交也 病鮑本作痛吳補一本固欲病之 是我免於一人之下 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免俛通 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 鮑穆上補秦字 大勝以千數 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 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 名鮑本作王 亦請男爲臣 請鮑本作謂

東孟之會 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爲一章恐非丕烈案吳說是也此謂韓王者引前事 聶政陽堅 吳氏正曰說見前丕烈案此在東周策 許異蹵哀侯而殪之 蹵鮑本作蹙吳補一本作蹴字通鮑改哀爲列下同吳氏補曰哀列二字譌舛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丕烈案鮑改非也吳補亦未是說在前 今日鄭君 吳補一本曰作曰 雖爲桓公吾弗爲 鮑吾上補然而二字 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 他下鮑本有也字 則可以辟其兵 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避作辟當音闢丕烈案凡辟音避者鮑本多作避此非異本亦不音闢吳說皆未是 然而見親秦 然鮑本無吳補一本然 計之非金無以也 今本計上有韓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韓字吳氏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計丕烈案依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 韓亡美人與金 亡鮑本作之 其疏秦乃始益明 始下鮑本有於字鮑衍於字吳補一本無 今公疾攻魏之運 鮑改運爲鄆下同吳氏正曰運未詳 則蓋觀公仲之攻也 蓋鮑本作盍

或謂韓相國曰 或鮑本無 求武隧 隧鮑本作遂丕烈案隧遂同字 勢必不善楚 鮑衍不字吳氏補曰疑衍 士唐客於諸公 鮑改士爲仕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 今本無珉字乃誤涉鮑也鮑衍珉字下同吳氏補曰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卽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宜缺 入又奚爲挾之 鮑本無入字吳補一本復有入字 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 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丕烈案令當作今上文云且伏於山中故此問其今者方安所伏也鮑以爲秦人吳云無考皆誤甚 秦之强 鮑秦上補以字 至首坦 坦鮑本作垣 所以不及魏者 及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不及魏似義長 以燕亡於齊 鮑衍以字 此皆絕地形 吳氏補曰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 不得議公孫郝 郝鮑本作赫改爲郝 不得議甘戊 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 公孫郝嘗疾齊韓 吳氏補曰疾字恐有誤 陳四辟去 吳氏補曰四疑當作而 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 反鮑本作攻其講鮑本作且構丕烈案此有誤字鮑强爲之說吳亦然皆未是也 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 今本侍誤待鮑改國以作以國吳氏補曰當作以國 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 也鮑本無鮑改大爲又

或謂山陽君曰 或鮑本無 上及不交齊 及鮑本無 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 王鮑本作主丕烈案史記作主 以强秦而有晉楚 鮑衍晉字

周成恢 周下鮑本有使字 張登請費緤曰 請鮑本作謂 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 今本年作牟鮑本作牟吳補一本牟作年 輸人爲之謂安令

曰鮑安下補邑字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乎鮑本無其法鮑本作之吳補
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爲九里之盟里鮑本作重吳補一本九里正曰大事記
按韓非子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丕烈案九白彭房皆聲之轉也
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爲惠王爲謂建信侯曰鮑改侯爲君秦見君之
交反善於楚魏也吳補一本之交之善
燕一地方二千餘里餘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粟支十年十鮑本作
二丕烈案史記作數索隱引戰國策十年二字誤北有棗粟之利今本粟作粟鮑本作
粟丕烈案粟字是也發與號令與號鮑本作號出丕烈案史記作號出西迫強秦
南近齊趙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近齊魏丕烈案史記云迫強趙南近齊此策文當有誤
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奉陽君李兌鮑衍李兌二字吳氏有正
甚不取於蘇秦吳氏正曰蘇秦當作蘇代李兌因爲蘇秦吳氏正曰此李
兌二字誤羨也善蘇秦則取取下鮑有之字此霸王之業矣鮑衍矣字而
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蘇秦
曰三字不取素飡飡鮑本作殘焉辭孤竹之君焉鮑本無丕烈案焉於也
屬下讀鮑無者非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楊作揚鮑本作揚吳氏補曰燕
秦秦字疑衍丕烈案文有其事吳說誤也上足下不踰楚境鮑衍楚字吳氏正曰此正
以燕楚相遠言之妾知其藥酒也其下鮑本有爲字故妾一僵而棄
酒鮑本作妾之棄酒吳補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丕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僵而覆酒使之說
齊者鮑衍之字昔趙王鮑改王爲主丕烈案史記作裏子因反斗而擊之
代王腦塗地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丕烈案史
記作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大王不
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丕烈案史記有乃北見燕王噲曰吳氏正曰大事記云
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丕烈案此策文本如此今未可專輒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亦然身
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有大數矣五字鮑本無今本乃誤依鮑本刪去
也吳補一本與下文同丕烈案兩日字皆讀人質切而欲報之二年矣吳氏正曰二年
字必誤子能以燕敵齊敵鮑本作報丕烈案史記作伐南面而舉五千

乘之勁宋而鮑本作西丕烈案史記無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子鮑
本無鮑補子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宣爲閔下
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亦是宣字齊宣王何如鮑衍宣字丕烈案此追稱羣書多矣史記
無然不必衍鹿毛壽吳氏補曰徐廣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韓
子作潘壽而以啓爲吏啓下鮑本有人字丕烈案有者當是韓子史記正有人字索隱曰人
猶臣也下文而吏無非太子人者可證啓與支黨支鮑本作友丕烈案韓子作友史記作交
是禹名傳天下於益益下鮑本有也字吳補一本無也字丕烈案韓子史記無燕
人恫怨怨鮑本作恐鮑改恐爲怨丕烈案史記作恐二年燕人立公子平
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公爲太吳氏補曰當作太史有丕烈案史記有而字乃使蘇代持
質子於齊鮑改持爲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丕烈案世家索隱引此策文正作侍齊王其
伯也乎也鮑本無於是出蘇伐之宋今本伐作代鮑本作代下補代字吳氏補
曰史復有欲將以報讎以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力少不足以報少鮑本無
吳補一本有人趨己趨己趨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人趨己趨是秦齊助之伐
宋鮑改秦爲奉吳氏補曰史作奉萬乘助齊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
本使使明於丕烈案史記作使使盟於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
破之鮑本作客吳氏正曰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爲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
字誤衍今涇陽君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令夫反宋地歸楚
之淮北歸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則不過養其親其下其字鮑本作
耳丕烈案耳字是也囊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吳氏正曰此句未詳其丈
夫官三年不歸官鮑本作宦丕烈案宦字是也與殺吾父鮑父上補主字吳氏
補曰此宜有主字爲其兩譽也今本爲誤謂
燕二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於鮑本無天下正作正告天下
丕烈案史記作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乘夏水而下漢而鮑本無
吳補一本而下丕烈案史記有我下枳道南陽封冀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
枳爲軹吳氏補曰枳軹字通丕烈案史記作我下軹道南陽索隱以爲言道者衍字今詳其文乃下枳句
絕道字下屬復有者誤銛戈在後戈鮑本作戟丕烈案史記作鏦戈魏無濟陽

吳氏補曰史作外黃濟陽恐齊救之救鮑本作據丕烈案史記作救以寫寡人寫鮑
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作為譌也丕烈案史記作寫寫字是齊王四與寡人
約王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人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致蘭石鮑石上補離字吳氏補曰蘭離
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丕烈案史記作致蘭石塞鄗隘鄗鮑本作鼃丕烈案史記作鄗下同趙
得講於魏趙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趙至公子延鮑改至為質吳氏補曰索隱云
當作質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行而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
史同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吳氏補曰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嬴
則兼欺舅與母嬴鮑本作贏丕烈案史記作贏以塞鄗隘隘鮑本作阨丕烈案
史記作阨此必令其言如循環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用兵如刺蜚
繡今本脫繡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刺繡丕烈案史記作刺蜚此必策文作繡史記作蜚遂兩存也今本
刪去繡字者誤毋不能制制鮑本作知吳補一本知作制丕烈案史記作制封陸之
戰陸鮑本作陵丕烈案史記作陵而燕趙之秦者吳氏補曰之下恐有缺字丕烈案史
記文正同吳氏說未是或從或不今本不作否鮑本作否丕烈案史記作不蘇代為
奉陽君鮑改為為謂今齊王召蜀子今鮑本作令使不伐宋鮑宋
下補者字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道鮑本作遁令齊趙絕
令鮑本作今持臣非張孟談也吳氏補曰持字疑特齊王使公王曰
王鮑本作玉吳氏正曰一本公王疑始加點以別王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
誤丕烈案曰誤字此字是其名命說曰吳氏補曰說卽兌之譌令不合燕令今本誤
今鮑改令為必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鮑改知為如丕烈案此當有譌如
齊王王之不信趙鮑衍王字吳氏補曰疑衍臣以為不若逃而去
之為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為字深結趙以勁之勁鮑本作勤如是則近
於相攻攻下鮑本有也字臣雖為之累燕鮑累上補不字弗予相又
不予卿也上予字鮑本作予吳補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伊尹再逃湯而
之桀再逃湯而之桀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果與伯舉之戰鮑改伯為柏吳氏正
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柏虎柏益柏樂之類陽虎之難今本虎誤貨望諸攻關而
出逃逃鮑本無薛公釋戴戴鮑本作載三晉稱以為士鮑士上補好字

吳氏補曰士上恐有缺字丕烈案此無缺字吳說非臣請獻一朝之賈鮑改賈為費吳
氏補曰疑費字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臣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
臣聞離齊趙鮑改聞作閼吳氏補曰當作閼欲以復振古埊也古鮑本作
故蘇子收其餘兵收鮑本作以將與齊兼鄧臣鮑改鄧為貿吳氏補
曰字增邑譌臣之所重處重卯也卯鮑本作卯鮑改卯為留吳氏正曰一本卯作
卯據此則重當平聲上文恐多重字猶剡刻者也刻剡者三字鮑本作剡眉吳氏補曰剡眉
未詳一本猶刻剡者也期於成事而已期鮑本作其鮑改其為期吳氏補曰當作期字
通借燕王不與齊謀趙不鮑本無鮑衍王字吳補一本不與疑王卽不字之譌使
齊犬馬駿而不言燕駿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犬馬駿字書無駿字恐卽駿王
苟欲用之鮑本作王苟欲用所害王苟欲用之吳補一本無五字文義為勝王欲醳
臣剸任所害鮑改剸為專吳氏補曰專字譌丕烈案剸專同字猶醳釋同字也亦則
已矣亦則鮑本作則亦賴得先王今本王誤生不宜臞臞下鮑本有者字
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封之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封之也太后
弗聽太上鮑本有而字寡人有時復合和也和也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復
合和也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道鮑本作遺下有者字吳補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
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改先為無吳氏補曰上疑有缺文今予以百金
送公也予鮑本作與吳補一本作予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鮑改
承為乘吳氏正曰此書乘承通齊田單欺詐騎劫欺鮑本無丕烈案無者當是承
燕之弊鮑改承為乘吳氏正曰說見上丕烈案史記作乘代將軍者者鮑本無丕烈
案史記無以與寡人有郄鮑改郄為隙丕烈案史記作隙霸國之餘教也
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皆無也字莫徑於結趙矣徑鮑本作勁鮑改勁為徑吳補
一本作徑丕烈案新序云莫若徑結趙史記云莫若於結趙約楚魏宋盡力四國
攻之魏鮑本作趙吳補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明丕烈案史記與
策文不同考新序較此但無宋字此當衍宋也故鼎反於歷室於鮑本作乎吳氏正曰歷
史作磨周禮遂御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歷古字通用丕烈案新序作歷索隱引此同植於
汶皇皇鮑本作篁吳補一本汶皇丕烈案史記新序作篁先王以為愜其志愜鮑

本作順下有于字吳補一本以爲慊于志丕烈案史記作慊于志新序快其志昔者五子胥
今本五作伍鮑本作伍丕烈案五伍同字史記新序作伍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
悟鮑本作寤作悞丕烈案史記作寤新序作計故沈子胥而不悔不鮑本作弗丕烈案史記
新序作不故入江而不改吳氏補曰史不化丕烈案新序亦作化臣雖不佞
佞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衍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無乎字王而不能自恃王上
鮑本復有此燕字吳補一本無此燕字萬世之善計鮑計下補也字故古之人稱
之上之字鮑本無然而山東不知相索索下鮑本有者字山東之主
遂不悟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之主者不卑名鮑不下補惡字丕烈案此所補
誤甚之主者不卑名為一句下文之國者可長存為一句二者對文皆山東相合之效也之此也此山東
相合主也國也吳氏讀亦非見下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吳氏補曰疑當以三
者字句丕烈案此非也見上又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是矣主必大憂主鮑本作王必
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一本必北攻秦久伐韓久鮑本作之今久伐楚
久鮑本作秦之二字奉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作十五臣聞當世之
舉王吳氏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蚌合而拑其喙喙今本誤冢拑鮑本作箝吳補
一本箝作拑字通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故字之字鮑本無蘇子謂燕
相曰子鮑本作代燕因合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為燕吳氏有正
燕三已稙表今本稙作植鮑本作植畫以車騎暮以燭見通
使於魏鮑本無見字丕烈案吳氏引姚本車作軍通作見出別本使慶秦以二十
萬攻代吳氏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不虞君之明罪之也罪鮑
本作棄丕烈案棄字當是異於上句也新序上句作棄此句作罪互易以故掩人之邪
者以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謁丕烈案吳說非也考新序無也字亦無以字以故卽
故耳非君心所望之心鮑本作恐無所字鮑改恐為孰吳氏補曰字有譌丕烈案考新序
作惡字是也心卽惡之壞且世有薄於故厚施於鮑本作而丕烈案此及下句新序
文全異猶家之有垣墻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猶字丕烈案新序有未盡厚
也未下鮑本有為字丕烈案新序有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四
小字丕烈案新序作盡論不脩心議不累物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丕烈案新序

無此二句脩或循字譌也棄大功者輟也棄上鮑本有簡字丕烈案新序作簡功棄大者
仇也全異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乘上鮑本無樂字吳氏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
王遺樂毅書又曰據策史所記多外故知此書非樂閔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丕烈案策文與史記樂毅
傳事同新序當係別記吳氏所說未是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鮑改茲為燕吳
氏補曰恐燕字譌是秦趙有郄郄鮑本作隙吳補一本並作郤必不復受於
秦矣鮑受下補命字臣切為王患之今本切作竊鮑本作竊兵以臨易
水今本水誤未下則易水以北水誤人以鮑本作已謂其太傅鞫武曰鞫鮑本作
鞫吳補一本鞫作鞫下同丕烈案史記作鞫欲排其逆鱗哉排鮑本作批吳補一本批
作排丕烈案史記作批太子容之容鮑本作客丕烈案史記作舍是以委肉當
餓虎之蹊鮑改以作謂吳氏補曰史作謂然以義亦通不能為謀鮑本作不能為
之謀也丕烈案史記有之字也字其智深其勇沉其勇鮑本作而慮吳補一本其勇沈
史同見田光道太子曰鮑衍曰字丕烈案史記無得願交於荊軻可
乎於鮑本無鮑衍願字丕烈案史記作結交於卽起趨出卽鮑本作則吳補一本卽趨出
丕烈案史記作卽起太子送之至門曰曰上鮑本有戒字丕烈案史記有光聞
長者之行之鮑本作為吳補一本之丕烈案史記作為明不言也鮑本作致光之
言吳補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史同今本以死明不泄言今本以誤已不棄
其孤也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有今秦有貪饕之心饕鮑本作利丕
烈案史記作利臣海內之王者吳氏補曰荀子注引策作牢天下之王王翦將
數十萬之衆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不能支秦能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
能字丕烈案史記有莫敢合從今本莫誤不彼大將擅兵於外今本彼誤
使其償破秦必矣破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破字丕烈案史記有破無償此當是策文
作償史記作破因兩存也而不知所以委命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此國之
大事事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太子日日造問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丕
烈案史記作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異物異上鮑本有具字丕烈案史記有虜趙
王王下鮑本有還字丕烈案史記無上韓王安不名此有者誤夫今樊將軍鮑衍夫字
丕烈案史記無曰為之柰何為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為之柰何丕烈案史記有而

右手揕抗其胷 而鮑本無抗鮑本無吳氏補曰揕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丕烈
案史記云右手揕其胷徐廣曰揕音張鳩反一作抗索隱曰抗苦浪反言抗推也其義非考小司馬讀誤
也史記字作揕戰國策字作抗故徐廣曰一作抗抗揕同字亦丁鳩反作抗是形近之譌吳依小司馬讀
並誤 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 臣下鮑本有之字拊作腐吳補一本拊心丕烈案史
記作腐有之字 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 收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年十二
今本二誤一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三 人不敢與忤視 與鮑本無忤鮑本作悟吳氏正
曰悟忤通丕烈案史記作忤無與字 疑其有改悔 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日以盡
矣 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 太子及賓客 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高
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 吳氏補曰按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
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丕烈案文選所云出燕丹子耳與史記及此策文不同 復爲忼慨羽
聲 鮑本作復爲羽聲忼慷吳補一本慷慨羽聲丕烈案史記羽聲忼慨風俗通載此亦作羽聲忼慨忼
卽慷字連有者非 中庶子蒙嘉 吳氏補曰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 燕王誠振
畏慕大王之威 畏慕二字鮑本作怖丕烈案史記作怖 以拒大王 鮑本作以
逆軍吏吳補一本以拒大王丕烈案史記作逆軍吏 至陛下 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使畢
使於前 使下鮑本有得字丕烈案史記有 秦王謂軻曰起 曰鮑本無丕烈案史
記有起字 無 奉之發圖 之下鮑本有秦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 揕抗之 抗鮑本無
丕烈案史記無見上 絕袖 絕袖鮑本倒丕烈案史記作袖絕 時怨急 怨鮑本作惶丕烈案
史記作惶 秦王還柱而走 還鮑本作環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環環還同字 不得持
尺兵 尺下鮑本有寸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 皆陳殿下 陳下鮑本有於字丕烈案史記
有 提軻 提下鮑本有荊字丕烈案史記作提荊軻也 秦王之方還柱走 之鮑
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乃引其七首提秦王 提上鮑本有以字下有擿字吳氏補曰史
無提字二字卽上揕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義丕烈案當是史記作擿策文作
提論衡作擿出史記 秦王復擊軻被八創 軻下鮑本復有軻字丕烈案史記有 箕
踞以罵曰 今本踞誤倨 而論功賞羣臣 而上鮑本有已字丕烈案史記有
乃以藥囊提軻也 提下鮑本有荊字丕烈案史記有

宋衛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 攻鮑本無 吾欲藉子殺王 吳氏

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㞷云人㞷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㞷如臣字作悳㞷卽人也丕烈案下
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篇正作人此句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㞷字是也 鄰有短
褐 短鮑本作裋 梗柟豫樟 柟鮑本作楠樟鮑本作章吳補一本楠作柟章作樟楠卽柟
惡以王吏之攻宋 今本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爲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此
惡字耳 夫宋之不足如梁也 足鮑本無吳補一本不足如梁 趙王亦說
曰 說鮑本無吳補一本趙王亦說曰 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 賣鮑本作
資鮑改資爲賣吳補一本作賣 不如遂行遂行 今本脫遂行二字 宋康王之
時 鮑衍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丕烈案新序亦作康也 有
雀生鸇於城之陬 吳氏正曰新序作鸇所載比策文爲詳今通鑑作鸇丕烈案新序云
鸇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爲鸇明甚此必本作鸇鸇鸇爲同字也作鸇者形近之譌 欲霸之
亟成 亟鮑本作速丕烈案鮑本誤高注其證也新序亦作亟 罵國老諫曰 今本曰作
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曰爲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新序作罵國老之諫者曰卽者壞字耳 遂得
而死 吳氏補曰新序得下有病字丕烈案新序誤衍也得獲也卽世家殺王偃事 野馬四
百白璧一 白鮑本無吳補一本白璧丕烈案此當以野馬四爲句白璧一爲句百卽白字誤衍
下文野馬四百璧一誤同考其注云四百乘也百是一字誤說苑有此事作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
之一璧與此可相證明吳氏補云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而不引此非也
此小國之禮也 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今蒲入於魏 吳氏補曰一本蒲入
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魏丕烈案索隱曰相反也今
吳校末魏字作秦乃誤刋 而弗能復取者 復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害秦以善
魏 善鮑本作害鮑改害爲善吳補一本作善 因效金三百鎰焉 鎰鮑本作溢改爲鎰
吳氏補曰鎰通 乃見梧下先生 吳氏補曰藝文類聚作梧丘 臣聞秦出兵
出鮑本作入鮑改入爲出吳氏正曰一本作人兵下有出字 願王博事秦 鮑改博爲專吳
氏補曰字當作專丕烈案此以摶爲專因譌爲博也 臣以是知王緩也 今本以是誤是
以 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 鮑公下補子字 皆逐也 逐下鮑本有之字
教送母 母下鮑本有曰字 皆要言也 要鮑本作至

中山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 鮑改襄爲桓丕烈案吳校失此葉當有正 是

君廢其王而亡其國亡鮑本作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鮑改五爲四云下同吳補一本下三處作四疑此或有誤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鮑改之作並中山千乘之國也千鮑本作百吳補一本作千藍諸君患之吳氏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爲毅則誤矣燕趙好位而貪地位鮑本作倍王苟舉趾鮑趾上補玉字燕趙聞之怒絕之怒上鮑本有必字何在其所存之矣今本所下有以字鮑本有司馬憙憙鮑本作喜後同丕烈案憙喜同字吳氏補引徐廣注史記及鄒陽書作喜字也君曰何也臣抵罪鮑臣上補曰字吳氏補曰恐缺曰字果令趙請今本請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事成則有土子民子鮑本作得吳補一本子民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王鮑本無鮑補王字周流無所不通通鮑本作至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今本力作人乃誤涉鮑也鮑改力爲人吳氏正曰盡力言之丕烈案神字句絕楚人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可證司馬喜曰趙强國也今本喜作憙鮑本作喜所傾蓋與車車下鮑本有者字吳補一本無君下壺飡餌之餌之鮑本作臣父丕烈案吳校失此葉樂羊食之古今稱之羊鮑本無鮑稱之下補曰字蓄積糧食食鮑本作實秦軍大尅鮑改尅爲克吳氏正曰克尅字通是也乃使五校大夫王陵鮑衍五字丕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陵攻趙邯鄲白起傳云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其證矣五大夫秦爵下士五校注云云今誤截其半入此句下君所將之鮑之下補卒字吳氏補曰當有卒字而與戰之於伊闕吳氏補曰當是之戰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至今二字鮑本無數倍於趙國之衆倍鮑本作君鮑改君爲倍詔諛用事詔諛鮑本作諛詔以掠於郊野今本以作心鮑衍以字丕烈案吳氏補曰大事記去此作心字今本乃因吳說而誤改也以待韓陣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持爲待至於平原君之屬君鮑本無以合伐之今本合作今鮑本作今今果何如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史記作今如何矣以諸侯之變吳氏補曰以字下當有缺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今本在首鮑本在劉向序錄下吳氏識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當在此與下李文叔諸跋連者爲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據吳氏云知爲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率鮑本作卒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也鮑本無法不同而考之無疵法上鮑本有爲字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不重鮑本不重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以下鮑本無而載是說者者吳引無蓋自堯舜夏商堯舜吳引無意天之于至寶之上吳引有下字丕烈案有者誤衍也雖雜見於史記他書雖吳引無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今本閣誤閤下同吳引不誤共五伯五十籤今本伯作百吳引作百集賢本最脫漏今本漏誤誤吳引不誤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今本原誤元吳引不誤後再扣之今本扣誤叩吳引不誤無甚增損今本損誤採吳引不誤太史公用字今本字誤事吳引不誤每篇閒有異者今本脫異字吳引不誤先秦古書吳引無先字丕烈案無者誤脫也

剡川姚宏伯聲父題今本此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殽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數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啚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舍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交而居乙每一摩挱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爲雙壁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翁謹識又有跋云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舍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庚寅冬■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譌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尚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日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壁云敕先丕烈案此雅雨堂本之原委也覽之而與宋槧不同之故憭然矣

附錄一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
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
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
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
丕烈案此誤當云族子也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
蘇頌錢藻劉敞所傳并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
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
註于下因高誘註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
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
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丕烈案吳
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
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
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
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
舜明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
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
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
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
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丕烈
案吳氏此跋可作姚本發明今附錄於後

附錄二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
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
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
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卭本存者有十
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
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漸建原

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丕烈案紹
興四年十月耿延禧百順刻吳本附其序今不列鹵莽尤甚宣和閒得館中
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丕烈案此
有五異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
埊恧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
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
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
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恧字幽州僧行
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
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丕烈案以下所列事數今數之多不
合者未詳意何云也姚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
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
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
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
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王病愈作瘉字廣韻七事自注云晉有大夫芬
賢音撫文切芉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芉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
王時有左執法公旗番玉篇一事自注云驟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
自注云涸若耶以取銅破恧山而出錫鄘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
纂一事自注云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
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攣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自注云東城九
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
類聚一事自注云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
一事自注云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
西周令成君辨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
戰國策一事自注云羅尚見秦王日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
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丕烈案兩序大同小異此卽伯聲所撰而令威曾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藁孰爲先後要非令威撰末題姚寬書而吳氏遽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容此序中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沿他書之誤者然亦有在今策文中而失檢者或其初藁與今仍全錄幷吳氏跋語而辨之庶有考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畢

男玉堂校字

路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新序

士生千載後而欲考据千載之上難矣况欲追求古初搜羅于文字未興之前其曠遠荒邈之無稽有史氏所不能詳者顧史之爲書類以才人之筆供千百世之士林探奇索勝其疑傳疑信傳信究爲史家良法孔子云史有闕文於此見博稽未逮存俟後人可也長源羅氏生有宋乾道間以淩鑠今古之才囊括富有綜覽百代上追古先補史氏所未備洵夫睥睨班馬越賈長沙而上焉雖其屬句遣字間尚僻隱易滋疑竇每令人索解不得要亦胸中所儲蓄者廣人見爲奇而自長源出之牢籠百家所有怪怪奇奇究爲本色文字不與世俗眩異一無所本原者同癖也其書自宋閱今凡三刻矣屢欲于藏書家索觀不獲見詰所以版蕪漫久不開刷我輩亦無過問者其書漸幾于泯滅不傳予適得其版于坊間亟購之補葺爲完書以公同好並得爲考古家廣所見聞至其紀事之虛實爲文之純駁姑不具論

光緒丙子孟夏月繡谷省菴趙承恩謹序于紅杏山房

長源公之史予家藏舊矣每欲爲之翻刻奈其間勾棘難通後以貔繫秣陵偶與友人吳翁晉談及此史出之笥中遂喟然曰長源公始作之意欲使千秋萬世視如一日詎知今日幾于湮沒哉更得豫章所刻前後紀較之此本差勝亦未盡善也遂于視事之餘深心讎對探字疏句志頗不倦綜一笑之旨稽二刻之訛越以年歲乃始告成即授剞劂以廣其傳非欲餌名于一時實欲爲長源公之忠臣也蓋長源腹誠海錯其用字如以庖犧之爲包戲玳瑁之爲毒冒難以枚舉亦其學問渾成會通一貫歷歷有稽讀者叵以是忽之至于中間倘有似是之疑未敢自言殆盡尚有俟於後之宏博君子廣陵喬可傳載識

重刻宋羅長源先生路史序

士生今之世而欲籠罩古初博涉百代舍往牒奚適矣顧搜奇眩異莫與廣大之觀因陋守舊無當會通之適自非宗工鉅儒抱卓越之宏識振斧藻之菁華孰與洞貫載籍之未與折衷規制於既弊勒成一家之言永貽來玆之鑒者哉有宋廬陵長源羅氏慨諸史之未備薄文士而弗居殫精極思撮舉兼收作前後二紀起自邃古迄於有夏世代之淵源亘爲緜邈遞與之軌轍畢著指陳遡國名而得受姓之始重封建而存治古之遺至於發揮餘論兩編則尤稱辯博雅馴精詳典要殆若入武庫而駭目遊山陰以賞心者矣且其文辭根本於經傳意見逈絕於百家論人之生必有死而仙不必學論佛氏好仁入愚而釋不足爲辭而闢之道貞夫一亘有功於聖門嘉惠乎來學者尠近歲洪都僅梓其半未覩全書錢塘舊板讎校未詳錯誤迭出先生之苦心正論幾泯沒於世矣廣陵喬君可傳志篤縹緗家抽鄴架酷嗜奇博蒐廣流傳爰命梓人躬勤檢閱刻既告竣屬敘簡端顧蕃自愧章句習深管蠡見陋莫能循其藩籬窺其底蘊而竊嘆先生居今慕古不狃於耳目聞見之恆情酌古準今必究乎天人物我之極致信爲千載之絕學可稱生平之偉觀者矣輒綴蕪詞僭題首簡嘉與喬君闡幽之功用貽同好欣賞之助至其命名曰路則先生方自信其可諧大道永示周行者備載編中又何待後學尠聞之士贅以一詞也哉

大明萬歷辛亥季秋日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金陵朱之蕃撰并書

豫章刻路史前紀後紀序

司馬子長作史記斷自堯舜司馬君實作稽古錄蘇子由作古史考始于伏羲非不欲舉開闢而歷數之吾知不能也太古尙已易書所不載者縉紳先生難言之何者無徵故也然其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會而通之亦足以論其世而存其略故馬總有通曆之編劉軻有鏡略之纂而劉道原對君實以通鑑始于三晉不免脫漏以故後之作者或稱外紀或稱大紀或稱前編多行于世君子亦不能廢之羅長源路史之作意亦猶是也其書上自洪荒下止虞夏以爲殷周放伐不足紀也故謂之路史路者大也上古之道爲大道故上古之史爲大史也旁引曲證聯而屬之因疑成信合異爲同上下數千百載如指諸掌其志良偉而用心亦良勤矣然其採典籍則五緯百家山經道書一言一事靡不摭拾幾於駁雜而無倫敘世系則叔季纂竊與海外氐羌鮮卑夷戎別種靡不遡厥源派本諸皇王幾於傅會而無識至於禪通循蜚疏仡等目因襲諸史未暇刊削其說本于元命苞三五之名既置勿論乃又有中三皇而益之以初三皇其說本于洞神部此則余之所聽熒也夫事不在目前人不當吾世傳聞往往失真而況于千萬年以上乎而又況文字未興之前乎故如其信也則孰爲三五吾不敢知如其疑也則有五帝矣安知其無三皇有三皇矣又安知無中三皇初三皇哉故曰三皇之世若恍若惚人以恍惚傳之吾亦以恍惚記之人以恍惚記之吾亦以恍惚讀之奚不可者吾友李伯東氏曰余嘗晏居思念邃古淳風沕穆草木蓁蓁鹿豕狉狉欲夢遊而不可得今取羅氏書觀之若與無懷葛天之民相恬熙于出作入息之天者又何暇計其事之虛實言之醇駁哉斯言得之矣或曰羅氏之史誠足以補諸史之未備矣然則初皇以前足以盡生人之始乎曰史始初皇亦取其近似者存之耳若必窮生民厥初如所謂大風吹沫爲光音世界者則又羅氏之所不取也是書字多隸體而傳寫既久舛譌亦甚略爲釐其一二餘多仍舊以自附于史闕文之義且俟後多識者

萬歷癸卯歲春三月穀旦長洲張鼎思書於江泉公署之藏輝軒

路史序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達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諏之萬載之前非取嗌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雌雄之書輶軒黃車之籙兌棟連牀曜聯而戩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𨶒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愔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嬴威學之後首掇隧緒既足通遺而蘇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葊藹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古今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爝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盧摵爨獲蒙蒙亡志者之屛見尒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顥顓嚳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莫之轍也風容皐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時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辱於桴鉛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䌌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銛誚碩人亦徒以移衆云

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　泌長源父題

路史別序

煇自夷陵抵衡湘有爲煇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問族五羊道當絲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不偶比居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闤闠之外議論粲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秘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

朝之文所尙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煇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則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遂使行之不惟俾管窺甌窶之徒不敢妄述而褒褐談禪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鎭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

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煇之孱微無高銜大貝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

歷紀乾道龍集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　煇謹序

敘

路史者故宋廬陵長源羅氏之書也先生學博而才弘識高而文偉
遐覽載籍侈遊典墳玉版金匱之章海上名山之旨赤文綠字河篆
龜圖罔不載之清衷遞爲心極辟若望衢者罕窺其術觀海者莫際
其瀾使之端委大學論道紫宮垂緌玉階錯綜先典扶皇綱勷日馭
辟雍封禪著其儀井田封建修其制禮崩樂壞而正諸太始系訛氏
亂而辨夫繇來大業起歇功張誠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矣惜也
懷奇毓秀挺河嶽之上靈不得見諸行事迺搜集百家輯而成史始
自邃古有夏之後勿傳其間事跡洪誕詳衆之略略衆之詳闡皇初
欲墜之精傳後此未謀之秘寧獨爭奇侈富蹈怪詭荒迂之習哉蓋
其耽志古風棲情醇治見後世之頹宮廢封禪繁阡陌開封建絕禮
求原樂求墜謂他人宗謂他人祖子孫不知其自日失厥序也且藉
周伊之攝篡逆滋開假堯舜之傳禪位遂起子擅父兵弟圖兄祚變
亂棼紜難更僕數以故譚上帝之政紀太荒之風深信而樂傳也然
而頻蟪蛄之唫不足欣黎黃之韵闕帶索之樂難以豁雲臺之觀滯
途窔僻未睹康莊觚斃狐兔妄姍騏驎拘儒守經生之說之死不更
達士務獨往之奇扃藏莫示令先生之精義或幾乎息不可深悼者
哉今
天子睿明崇道尊尙鴻文凡九流七略八索三墳莫不樹幟辭林揚
鑣翰國方之往代若干羽委曠膠序寂寥其相去寧咫尺哉夫紫衣
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顧煌煌
明詔弘奬人文巖穴之下豈無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抵掌甘泉之儀
晝地南宮之事鼮鼠必對竹書無謬者哉而猥以路史猶有題拙題
疎之恐耶堡自慚譾劣未敢言文而弱齡有志恥列面牆顧其負笈
問奇裹糧就道實亦中心之覞也社兄柏持吳子妙年嗜古髮握砦
聲食雖千距名越任何曩也共聯風雨以故路史一編得分留覽開
奇引勝服古驅今豈復經生故本迄今夢寐之餘不能已已譬之精
金美玉不即人而人自近之耳巳之冬柏持手誨有路史之役較訛
訂僞考義彙評斯已精矣況以臥子坦公諸有道之門柏持就正殷
殷則堡之夙契於路史而重以諸君子之齒牙則更有遙憶心折者
屬予敘之義在無辭千里晤言藉茲古史
盟弟金　堡道隱父題弁書

重梓路史

凡例

一此史歲久傳湮原本無稽而錢塘舊刻魯魚亥豕滋甚惟豫章重梓其半雖爲釐其一二今更備攷諸書少加校訂尚有待于多識者是亦附于史之闕文之義

一長源公博學弘才上闡萬古下開百世功實不在於禹下矣然搜羅奇字摭撫異聞似涉怪誕及攷篇海諸書總之互用無舛故其自謂亦曰其中所用字俱在己所用有異覽者知之是以不敢率意更改

一豫章翻刻者止鐫前後紀而國名發揮餘論不與焉愚以爲國名紀則姓氏源流揭如指掌而發揮餘論發前人之未發徵後世之無徵愚故並校而鋟諸梓

一紀載論斷篇中大字凡遇註釋原分小字兩行而底本漫刻渾無分別且連編倒置首尾混淆大滋讀者之惑茲刻悉爲校正

萬歷歲辛亥季秋寄寄齋識

路史前紀

目錄

第一卷

初三皇

敘四太

第二卷

二靈

九頭紀

敘十紀

第三卷

循蜚紀

第四卷

因提紀

第五卷

因提紀下

第六卷

禪通紀

第七卷

禪通紀

第八卷

禪通紀

第九卷

禪通紀

前紀目錄

路史前紀第一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
之說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先後兩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後之言亦惟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
二也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火筋如兩儀成變化不可缺一當有識者辨之有太極說見發揮夫太極者太一
也是爲太易太初之始列圄寇曰有形生於無形無形天地之始有形萬物之母天地
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
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渾沌
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渾沌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
曰易易內篇云日月相逐爲易有易彖象及易之名二說見發揮易無形埒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無
其一矣以奇數倍之爲五十而一無倍是之謂無形埒易變而爲一北方先有一變而爲七七變
而爲九七衍數九玄數此河洛自然之用世莫能名夫一至七返矣至九還矣還返變通之謂也是所謂易者豈牽合哉
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爲一始則終終則始會九而復元變九而復貫易卦自一變至七爲歸魂而本宮之
氣革矣復二變而返乎本體是復變爲一也九轉之道亦數之足尒一者形變之始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
變四四有體而一無體是故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二二而四
三三而九以至九九八十一皆可變以乘而一不變百則十也十則一也故亦不變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清輕
而騫者爲天濁重而墜者爲地冲粹而生者爲人此上本易乾鑿度之文引見列
子知此說則可以究天地之蘊矣天地壹緼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
彙繁矣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一氣之中五行並育而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衍之則爲十爲百爲

千萬如果核既坼則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斯謂三生萬物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
言而往昔載諜文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
渾敦氏者出爲之治即代所謂盤古氏者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韜大明云召公對
文王曰天道浄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寧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也動者必凶今贛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湘
鄉有盤古保而雩都有盤古祠盤固之謂也按地理坤鑑云龍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事之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
記至唐哀天綱推言之眞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荊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氏生日以候八月之陰晴云其
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廣陵有盤古冢廟殆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有盤古三即之目膚俗之妄餘詳發揮繼
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下卷所紀三靈者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
皇君詳見發揮而以此爲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
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三皇君中三皇
君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爲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略文列莊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爲孔門未有明文孔安國曰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鄭康成注書中候勑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緯黃帝
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帝祠象碑則又易以遂人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
周之史攷紛紜不一故王符云閒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至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
于京城內而王璵建言唐家仙系所宜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宮及靈臺大地婆父祠於是立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
羲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天皇外復別立三皇矣渾敦氏之世但閴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
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
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緣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
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
非學者之急今一切隔之

初三皇紀

路史前紀第一卷

路史前紀第二卷

宋盧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易通卦驗文按洞神部以此爲中三皇君是君臣道生之後是曰
天靈外紀云十二頭號曰天靈望獲強尊以獲爲名以望爲姓字子潤號中天皇君並詳洞神部頎贏三舌
十二文驤首鱗身傳記三皇皆虵身此形相佘說在女媧紀亦碧盧秃楬丹壺記首出庶物君
有五期五行期運一云猶五條非寔司元化歲紀攝提見徐整歷紀斟元陳樞以立易
威春秋保乾圖云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言斟酌元化該皇極以建易道宋君云威則也言斟酌元氣陳列樞機之行以改立
先法安矣秉籙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氣太微黃書云天皇象符以合元氣長生之
要亭毒萬有風行焱逝亭蓄其形毒散其氣靈書八會玉經隱注云三皇天文謂之太上玉策按洞神
第十四一天皇內字二地皇內記三人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爲迹之始也真誥曰八會文章之祖也一皇演八會之文爲龍鳳
之章雲篆之迹是矣太微黃書云靈書八會字無正形自然洞神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爲用天皇所授玄玉
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爲三墳太洞經云三皇經者玉真洞清上清洞玄太清洞神也三
洞蒼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然近代三墳書非此也有跋見發揮玉券十華洞神經有三皇印三皇玉
券一日金契三皇經云自然之文皆以金鉤置一日玉案覆以珠巾芬以五香侍以十華人風真淳太真科云大化始立人風
真淳故三寶度三品之人洞神名僊寶之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之世洞真名天寶之道紀清正之方濟三代
之後體真得極靈寶經云三一者上一真帝之極中一真皇之主下一真王之妙天皇一得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主故上成正
一人皇得妙故上成衆妙三皇體真而守一其真極也得一而已提名旋復提名策名也旋復言其變化無門無
旁神運四奧被迹無外無熱之陵遁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柱州即無外山也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
崐崙東南萬二千里水經注云或言崐崙榮氏云五龍及天皇皆出其中即三輔九翼爲世億齡項峻始學篇天
皇十三頭皇氏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它書皆然獨春秋緯言天皇地皇十人皇皆九人分爲九州長天下故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翼提
名旋復蓋輔翼者九人佘易通卦驗云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
大夫也故禮記正義謂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人即應有君臣治國第年代綿遠而無文佘三輔九翼併皇是十三人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見遁甲開山圖鏗名岳姓字子元號中地
皇君馬蹏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地皇十一君皆女面龍顙馬蹏水經注榮氏云兄弟十人面貌皆如
女子而相類虵身獸足出龍門山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洞神經云中地
皇君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太始之元三皇三一等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太以始元年出治平初太
始云上竟號年按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類悠悠無驗特取
太始太初之意云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郤萬物覆於下郤於後正一見上紀得道之秉
立乎中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見文子等書立中道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
旋轂轉周而復匝鴻烈解爰定三辰是分宵晝見通曆或謂三辰有度晝夜有經何定分之有
曰不然茲特後世作儀器以揆躔度準盈虛以正晷明者固非移日月而易晝夜也是知躔度晷景之用有自於此矣魄死魂
生式殷月候通曆云地皇以三十日爲月十一月爲冬至亦見高氏小史此亦本自然介凡事有出而無攷姑取以證者此
之類也諸治徑易火紀周正帝系譜云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始學篇亦謂天皇以木德王故或有疑二
皇爲羲炎者非也草榮木替亦號萬齡三皇經天皇地皇人皇開治各二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天地二皇
俱萬八千歲始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源云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
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皆難取信夫太素蓂莖固有定數然方此時歲曆未著爲從而紀之哉三墳書以一歲爲一易
草木蓋以草木周禪爲之紀辨佘今都波之人莫知四時之候女貞之俗不知正朔紀年但云已見草青幾度流求之國以月生死辨時
以草木榮枯爲歲儋崖觀禽獸產乳識時古薾芋之成熟紀歲土番以麥熟爲歲首宕昌党項皆候草木以記時序太古之世中國之俗有
以與鑾夷同斯不疑者曰萬齡者亦號數之萬佘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第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見雒書胡洮龍軀姓愷名胡洮字文生
人面龍身九頭驤首達腋玉篇云亦臂也今作腋掖出刑馬山提地之國遁甲開山圖云人皇出於刑馬

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陽谷水出之老子之所至伯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囿見雒書春秋命歷敘云人皇出暘谷分九河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見三墳又雒書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肇此分矣今石碌有九皇里非一所也太平元正肇出中區太平元年正月出治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言上天祐德之意以為玉清分職實曰九天司命在昔乃為人皇蓋九人之一亦甞降治國家之始祖云駕六提羽乘雲祇車見雒書實字記作抵車誤制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得至道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臯挺挏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下谷言教如云言辭猶文教也迪出谷口谷口古塞門或云上暘谷蜀秦宓傳云三皇乘祇車出谷口謂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還乘青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上下四方道褱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艮是仇雒書適三辟云人皇別長九州離艮地精生女為后夫婦之道始此又見春秋命曆敘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文子鶡冠子云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政教君臣所自起也尊卑名號自居吏民於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考之具不備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此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則前乎此者無政教無君臣有不食男女不飲食者矣屯可類推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汔終為世之日兩皇並隆右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曆等皆記之三五曆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小司馬氏取之不足稽也實櫝記云斯頻國石室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也若今數牛魚然古質故尒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踈佹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略條剌于右端春秋命曆序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易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為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推隤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有太素之年說見餘論

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紀則泰皇氏紀也秦丞相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貴者非貴於二皇也以其皁民物備君臣政治之足貴也按孔衍春秋後語泰皇乃人皇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敕孔廟碑云前開九頭以叶言教是也泰皇即九頭紀舊記不之知余真源賦云人皇厭倦塵事乃授籙於五姓知為九頭紀也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然鶡冠子所稱九皇則又非此至董仲舒繁露乃推神農為九皇異矣

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五行之象類布山岳駿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也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貞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穴處巢居日月貞明一日五龍紀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之後妄矣鄙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遊僊詩注今上郡耆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一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孟說錦帶前書謂之括提紀或作提犍提犍皆非蓋攝提首紀尒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鐫漢舊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天與土地金木水火土石是矣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為四類氏或作民誤

合雒四是謂三姓紀龜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或作雄又轉為熊俱非教人穴居錦帶書云合雒四姓教人穴居有巢教人巢居四姓謂敘命紀乘蜚鹿以理見真源賦

連通五是謂六姓紀或作連遖乘蜚麟以理見賦蜚鹿蜚麟蜚羊之類蓋皆馬名如蜚蒐青龍白鶴野麋娥鹿走狐騊吾等尒

敘命六是謂四姓紀克以命敘而通之也駕六龍而治賦云五姓後付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合雒連遖敘命之四紀也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六姓紀為後五姓次傳敘命紀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德厚信矼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

也陶弘景譜曆云上古有循飛紀

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堇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即十有三姓也諸紀不一按雒書云三皇號九頭紀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通紀次敘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爲合雒循蜚傳之謬尒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三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提犍三紀在通姓後妄也大率此書雖有所取然淺陋每難据云蹏佹十自黄帝氏而紀蹏以知遠佹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自泰氏㳂而嘗無君矣其丂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埜堺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耑握符登紀爲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翔于僻邑荒村恍見太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昒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昒然又且爲不神者求也祇禂新襲蠛蠓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於人乎譚數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賤者易生貴者難毓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其源於此蓋不知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泰皇以下

五紀凡九萬載十紀者舊言六在遂人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云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逋六敘命四凡九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五紀皆在遂人之後而四紀又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羲前六後三各立年歲亦惟取據張楫貞到徐整等尒皆不可質

中三皇紀

路史前紀第二卷

鐵音鍛字彙作鐵

路史前紀第三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循蜚紀　第七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踸𨂁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鐅鐵（遁甲開山圖云巨靈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眞母）出於汾脽（汾水之脽上也其地隆起若尻脽然今成慶軍是廣韻云鉅靈出於汾脽今華陰縣北一百二里有鉅靈廟九域志云鉅靈祠河中府也）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李淳風小卷云元始判氣天皇上帝鎮立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間有未融者故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贊化也五丁蓋非一按世本及蜀紀華陽志益州記十三州志成都記等皆言五丁事蜀王開明負力能徙山通石則目以五丁矣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諡但以五行方色爲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帝云）惟無恆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別一鉅靈邪薛綜以鉅靈爲河神蓋本水經所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巨靈手盪脚踏開而爲兩言之今國語亦無此文又漢武帝內傳時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㕍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狶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柏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敘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爲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自無懷降所敘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獻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元氣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褐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陳臥子曰高人多不必然之慮蓋其性靈姿瞻目前之事不足介吾意每每搜神索逸以究見聞書少文稀不勝嘆悼也

祩與魅同山神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姓楫客準例諸史將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己所用有異覽者知之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尒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丁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祩黃頭大腹出天㘴政（見春秋命曆敘云出天齊政則有官統故賈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有輔佐燧皇伏羲既有官則閒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無文字以知官號也）其无易天生无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鶡冠子云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磽磽至其成形端端正正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无易天生无散大璞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之位與皇神合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際四致閒以正息云云）三百四十歲狟神次之號曰黃神（見命曆敘按道家亦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曆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太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感則爲元一明名曰太陽又爲元陽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藏在太素是爲一氣太素者赤氣也元初變爲黃名曰中和中和爲老子乃化神君名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爲人故曰人之素藏在太始則二氣也太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子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爲太和君此爲三氣特亦體中之事而歸藏經言昔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以爲黃帝矣抑又非此）

狟神氏

人皇氏没狟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見春秋命曆敘）

犂靈氏

東荒經有犂靈之尸犂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汔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夥矣況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吭而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駕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撫正亦不得而不異尒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暱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訞詭亂惑猶弗鳶焉覽者知夫讓王胠匧漁父説劍之措則吾知免矣

大騩氏

大騩氏見於南密（河南密縣有泰騩山記謂大騩氏之居即具茨也）或曰泰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中山經次七敏山之東三十里大騩山又次十一有大騩山注熒陽密縣大騩山也即具茨今在許之陽翟集韻具茨山一作次茨詳黃帝紀言歸大騩即大騩氏）一曰大隗（姓源韻譜云天水有大隗氏云出于大隗氏）蓋設於无垓坫之宇而臺閒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姓苑等）

鬼騩氏

鬼騩氏後有蒐氏鐃氏獿氏剎氏鬼騩氏（蒐及鬼騩皆古侯國和蒐氏史云古有大蒐氏鬼蒐氏）（鬼騩古通用潛夫論云鬼姓鐃獿剎是也三國宜皆炎黃之代封之一作獿利者訛）

弇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實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見山海經今東陽有萯山孔甲畋處字音培集韻倍負向音培云河神一云倍尾山世紀云即東首陽山大平御覽作萯山音為頻繆矣）泰逢氏之神也

陳臥子曰象史夾雜路史畢竟畢行千古不得不異作者其有憂患

騩音規

孫月峯曰幽靈如寫序艱澁事若指上螺文班馬不敢言才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説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尒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為徒歸于鬼者與物為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為神而憸險則為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毖又毖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大少神農顓畜專享乎其上句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乎其下其事然也帝嚳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禺強閼伯玄枵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豕韋夔稷之流秩猶不遷之祀橫窮卓偏剛毅一真烏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佢儉倈綦溪利跂正真之道削而憸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賢愚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僭有自來矣期期區畛亦子之熱熱肺也

譚友夏曰玄廓

佔音覘佢音孺儉倈去聲倈切毄去聲儉倈凝貌

陶石簣曰呈覓過不及中三頂君子于中無過也有不及此義 翊新

桵姻音讙嫪嬲惜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見南華真經注云環中中庸之道）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卽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日無所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而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皐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繼之豈不勦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儋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呫囁以綢其姻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閒禹中之地（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禹中之名所爲立以知東北朔易前聖之爲有說不盡朔易說詳發揮一）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海內朝鮮記南海之內禹中之國以去有九丘有陶唐之丘叔得之丘蓋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神民之丘以水絡亦陶唐昆吾之流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爲陽帝（見道書）蓋處于沙（沙長沙所謂萬里沙見遁甲經今茶陵西南十里雲陽山也又茶之攸縣有萬里沙祠）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于甘泉（甘泉山本亦曰雲陽杜馮翊雲陽縣雲陽氏之嘗居）云丹徒（董覽吳地記云曲阿秦時曰雲陽嶺太康地記云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其道使曲阿而名吳錄云改曰丹徒天寶元年曰丹陽今屬潤）絳北者非也（十道志言雲陽氏古之仙人開山圖以爲雲陽先生之墟言陽石山中有神龍池黃帝時雲陽先生養龍於此爲歷代養龍之處水旱不時祀之中有神書讖券玉石之記故三輔黃圖引爲雲陽先生然開山圖所言陽石山在絳北又非雲陽氏也）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卽今茶陵之雲陽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方皇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嶺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爲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爲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昬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閒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爲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正矣載言之流以爲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王龍溪曰天地法自然故曰所

蘇紫溪曰愚君庸相妄意上古之治可幾清簡乃周密練遠乘道敘典有加于末世

泰壹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道言天真皇人者泰壹也杜甫云泰壹奉引包羲左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始（見鶡冠子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帝之所使在娥眉山黃帝往受真一五牙之法泰帝者泰皇氏也傳言泰帝與神鼎說者以爲伏羲失之三十九章經云九皇上真王虛君也即泰皇矣今鶡冠子有泰皇問泰壹天地人之事三皇孰急云）昔者神農嘗受事于泰壹小子（本草經）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范无形嘗无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開元詔盧鴻云鴻有泰壹之道竇華云洪荒無爲之道按鶡冠子云泰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祥事於名理之外范无形嘗无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拖璞內篇及玄錄皆言泰壹餌金液而仙而毫人謬記謂泰壹者天神之最貴故漢武以李少翁之言祠泰壹于甘泉然道書謂泰壹君者諱臘又言身中亦有所謂泰壹者諱務猷蓋不足攷）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見（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法又有泰壹兵法一篇有伏羲雜子黃帝雜子又有泰壹雜子五十三篇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泰壹陰陽二十三卷兵法今或見之兵書）其書言黃帝謁娥眉見天真皇人（三一經云黃帝遊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真皇人而上清記龍蹻經四極明科苞元玉籙抱璞子等皆言黃帝謁娥眉其事甚著或云在青城乃見寗封於青城爾事見玉匱寗封告帝曰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蹻等事見上清記及青城等記今青城有寗封洞室軒后壇及黃帝轍迹甚多）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无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敘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尒治萬

豈非運會可易道德不易乎

物自尒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子以蕞尒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无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爲教也至矣（此所謂玉佩金璫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爲之紀以上集仙錄稍革其語以爲雲華告禹之言）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楊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經而不決遂周流四方謁皇人于娥眉而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子所敘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季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已蓋乘閒維而基七衡陵罔閬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修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尒然未有不死者（見素問天老養生經老子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季爲節度護之可至千歲）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邑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蜂蠃之甲晉殿破榼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河側州郡今歲在河南明年決出河北東西海岸亦皆如是今西北荒外沙漠之間皆是滄海遺迹而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蜂皆是蠃蜂之穀顏魯公等以爲桑田之變者也）土石自天星碩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陀則天有時而毀矣（兩土霣石星霣夜明並詳發揮雨粟說天崩裂事後世尤不勝多漢惠二年天東北開晉大康二年西北裂太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天中裂哀帝即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至德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雉皆呴或見宮室之類按內記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語爲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齊書永元中夜天開而時趙錄建元初天大裂麟嘉二年天崩五年又崩唐乾元四年正月十八天中半裂是均于幻然亂應可知）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况於人乎（宛首道君之號）柰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于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

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偓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悋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盡去三張僞法盡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顧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翊翊而尤以信行爲輗軏初无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絶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顥之居詳少昊紀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呂不韋等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大妄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概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雝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顥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尒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見潛夫論卜列都於神民之丘山海經陶唐等九丘有神民之丘蓋其所處一曰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春秋命曆敘

倚帝氏

都倚帝山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寶子野云今內鄉東三十里蹐立山也

次民氏

次民氏是爲次是民洛書摘亡辟注以次是民爲皇次屈非也次是民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此春秋命歷敘文與洛書摘亡辟同注云次民沒民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者自此以下辰放氏而始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著而或者有不歷命歷之敘其亦有所來乎胡爲而多盡也貴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爲見邪荀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閒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孛雖

久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犆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佘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慝威節族久而絶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路史前紀第三卷

路史前紀第四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宋均注春秋命曆敘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亡辟以次是民卽皇次屈非也）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太平廣記作飛麐）出地郭（宋均云地郭地名）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注云從謂順度）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攓木茹皮以禦風霜（茹蘊也茹毛蘊被其毛）綯髮閭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命曆敘言被木枝者也）治二百有五十載（同上云離光次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捌修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猒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虵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滀沈鴻而致之海敺虵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閒滄熱而蕭賴之下足宅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爲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爲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爲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爲之泉幣以行之不䟽也爲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爲之舟檝以郵之相傾也爲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爲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衞也然後爲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爲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爲之棟宇爲之祭祀以致其報爲之刑政以率其壞爲之車輿以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耜爲杵臼爲弧矢爲緄絻爲茵幄爲澧洛笵金合土壎竈泄井鬴坐鼎食犕牛乘馬兜矛劍戟重門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宅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狥人欲生民之脂以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鵠不足乘則復俊以錦颿珠雨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窮日卜夜有不足以旣其懽弗聞天下之歎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蝣闕閱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唶哉夔龍稷卨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淸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以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爲奢亦不爲儉使爲儉則齊鸞永泰之閒分裹蒸餘皁莢濼粱衍大同之際豆醫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世本揚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其始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見蜀紀號蠶叢帝拍濩帝魚鳧帝或作折護與伯雍者非寰宇記作伯禽尤疎）號蜀山氏蓋作于蜀（今成都）蠶叢縱目王瞿上（瞿上城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縣北有瞿上鄉）魚鳧治導江（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南北八郡志云犍爲有魚鳧津廣數百步）逮蒱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揚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八千歲蜀紀等言魚鳧等君治蜀八萬年蓋難取据俾明記作開明非）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爲滿捍蓋蜀之先也（杜宇鱉令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舊記有女曰利從地出爲宇妃按女利乃梁氏女詳餘論受禪在丁卯八月三日）自叢以來帝號

盧保一作盧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有盧保圩盧保月圩末明何始時代久近詳餘論其妻曰妃俱葬之永明
二年蕭鑑刺益治園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麈三斗金蠶蛇數萬珠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叢氏
之墓鑑賣功曹何佇壞之一無所犯於上立神衣青衣郎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本曰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
百五十步云妃始武都男子化為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妃掘
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廟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橋西齊建
武中劉季連自灌口鎮城內徙此昔黃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
亦取于蜀山氏惟其後葉益州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本曰蜀山會西北九
十里其會州周置唐為茂州今茂之汶山有眉山樂史亦云昌意娶蜀山氏也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
繼之者也昌意遜居若水元囂降居江水而禹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嘗合中國世本謂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後而
通典以蠶叢伯雍為帝借之支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借因前誤云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
伐滅之初蜀道相攻來告急司馬錯請伐之見史記始降侯云使陳莊相之蜀遂屬秦實字記梓劍引常璩云靜王
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王五年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其
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柰何多欲之君溪心
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鏬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而感夫
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
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
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
國亦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惏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
圖之飾妖饒之子劖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矣以
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
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
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宅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
所有者是其為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
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
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挐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

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屠
十萬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
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虛可謂彊矣然
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
塞之不通也胡為議者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
生羌而襲吐番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
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万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
自此轉而西夫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
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狥之爾其或得之而得
以穡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
之田者也況己之田舍矣而宅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
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啜兵以爭之四
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
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
上谷造陽之孰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
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黙邪嗟
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
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威彊卒歸狼狽
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之溟渤漲洋此天地之
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
溫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其魚多鰐沸海常沸尤多惡魚朔云炎州貢者經之昭河懸度之設乎西自闕實西
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踈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
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秅四百里石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西南今葱嶺
冬夏有雪郎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龍犯之輒飈晦飛礫過者少全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
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者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子
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激障霧於東維東南瘴霧冒者多死其病如疫而重劇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小法場

之號今越巂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人死着木木折曰鬼彈木山障之氣毒也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脛黲黑泄流沙於西陲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茫蓋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東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吾路今使鄯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以人畜骸骨驢駝糞爲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魑魅也當且末西北沙中夏則熱風爲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擁其鼻口不則危斃今高昌客旅皆繇伊吾道決弱水於北瀕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出陽關至于甸路經陷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漳泚而深今古不得度蓋亦弱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伯君其盡制歟東毛人等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北海北九十五國一云二百一十六國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穿其頤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舜投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繇今視之皆爲近地示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朝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爲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上猶以爲未豈堯舜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爲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爲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豗傀氏

豗傀氏後有豗氏傀氏見元和姓纂豗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豗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見姓苑等姓苑三墳作混沌風俗通作混屯姓苑云後去水爲屯姓纂又有屯渾氏云大昊佐謬若至於所謂盤古氏異矣盤古氏亦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之說謂盤古也如云支節爲山岳腸胃爲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曆紀等書予嘗議三墳之僞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爲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僊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虫蛇皆爲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況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況出於其

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東戸氏

東戸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寳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夷之心故物全道上顔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餘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見子思子淮南子云東戸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作東扈或謂即夏之有扈繆矣人物表在炎帝之前魏文帝令敘黄帝於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澒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偲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軼者也補史記作卷鬚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豨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瀶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戸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嚳氏和菟史之太蒐氏鬼蒐氏命曆敘之黄神氏狟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兊頭日角駱六鳳皇出地衡春秋命曆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无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放若有心治物則求彼天然直致於尒任則物自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爲察其然哉在璇璣正非曆曆致察也在之而已治二百五十載命曆序云次民没離光次之號曰皇談治二百五十歲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

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熯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冰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阽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自有君汔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黄帝顓頊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治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柰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兹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汚池則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夫欲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憀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況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是則而是效矣然則修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曎者曰竢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冀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則其視羲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螟蠓哉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每為之三太息也

啟統氏

啟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籙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稱邪草木以土為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啟統氏之謂乎

因提紀上

路史前紀第四卷

路史前紀第五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因提紀下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狥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人間世云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其散者成玄英云狥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則外遺於形內忘於知鬼神冥附而舍止矣几蘧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几蘧行之以終其身也）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槀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亦見亢倉子）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然爲治者多幸有爲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奠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蘧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稀韋氏

昔莊周討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稀韋氏之囿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適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卽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弢柏常騫若稀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集韻豨韋音絺）（李軌說太史官名音治）今丹壺書繼諸几蘧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發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摶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无妳物之心而物亦无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桀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韓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有作構木爲巢以之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人食菓蓏蜯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其爲民也登巢椓蠡（東征賦云登巢而椓蠡注謂上古無宮室不知教化之時也曹植遷都賦覽乾元之北域本人物乎上世椓蠡蟄而食跡摭毛皮以自徵蠡與蠃同武戈切留力兮切椓豖也）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餘者飲其血嘬其臑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爲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禮存三古玄酒以祭薦其血毛之類是上古之禮醴醆以獻薦其燔炙之類是中古之禮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則純乎後世）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呂春秋儀禮正義謂有巢氏時）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治之則就其无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以記事爲遂人時非）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革紩衣攣領着兜冒以貢體（見呂覽周公告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遶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遂明故儀禮王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以冒覆頭句領遶項至黃帝始制軒冕）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類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无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晏子云古者紩衣攣領而王天下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有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之人不朝其室而歸其仁）而治三百餘載（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餘代萬八千年或云萬二千年妄）栖於石婁之顏（遁甲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東北有妻鄉是然於琅琊遠矣而又汝之梁縣有石樓山按今隰州有石樓縣本曰上京隋又改曰石樓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此宜是）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上

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僞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鬬鬬而不勝必至於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黄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弃於劉聰梁諱戰而籙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蔘苓之養性也而刼痼攻積巴菽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一鏄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閲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修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刼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爲韓信斬之泜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

茅鹿門曰前紀上壽以萬計中壽以千計下壽亦數百計不聞燔灼之事而天年不殞何也

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而後動不敢爲主而爲客非去兵也不得已而後應漢祖平城之困唐宗安市之屈失於黷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琯陳濤之奔失於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仁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爲仁義歟若蚩尤之斬乂秦趙之阬夷曾不足爲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邪彼光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爲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居而无四時昏晝之辨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光猶蜀之陋天常雨少出日者王子年云去都萬里有申彌國近燧明之國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昭王游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母之國名詳餘論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粲然火出聖人感之廣土自有不見日月之處予嘗論深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雨其火常然卽今武周連渾府之遙火山也故代劉雄勇爲火山軍亦猶梧州火山之火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詳發揮上古之人茹毛而啗血食果蓏蜯蠬腥腐餿漫内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焫以熟臊胜以燔黍捭豚然後人无腥朋之疾祭禮作其視號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肴所以存法太古腥俎謂豚解俎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令赤以黍與豚加於上而灼之或疑神農始藝五穀神農廣其事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以鑽燧故古史攷云鑄金爲刃民大悅號曰燧人禮含文嘉云燧人氏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遂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禮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巽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釜甑作烓鬲甗瓿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故尸子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亦見中論夫心見於辰則火大壯故季春禁火有辨見發揮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尸子雒出四佐

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皇輔有三名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置公彥謂伏羲之前雖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時名位乃具爾命明繇政乎陞級朱均云辨等降政所見後畢旒辨乎方色分正方俗論語摘輔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賻成博受乎古諸都鄙之事摘輔象注云受古諸侯之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褒為有據云隕蘆錄乎延嬉延長嬉福也蓋謂祭祀崔沔議云祭祀之典肇於上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毛之薦未有麴蘖汚尊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也蘆一作丘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摘輔象云遂人出天四佐出洛言生知出于天而四佐洛產也龍圖逞瑞龜字効靈見書錄於是占建而四方王希明太一金鏡云燧人氏占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握幾矩表計實圖矩也易通卦驗云其刻曰蒼牙通靈孔演命明道經注云矩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指天以布躔而齊七政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本天以施政教作其圖謂之計實在伏羲前於時無書刻石而謂之尒刻言蒼精渠眉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七政詳慮記注禮斗威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武法斗而為七政七政之禮立迹所與也始注物虫鳥獸之名春秋命曆敘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蟲之名必與物合如牛之曰牛魚之曰魚名之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蓋聖人有以與物合一黃帝正名百物夏禹主名山川此道後世不復有能知者非無其人世自隱也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管子云齊桓公問於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者也故通典云自燧人逮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是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以來燧人以通貨矣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王充以為法制張設未必奉行陋也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以息其民為之進退以恥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尊卑之禮起於遂皇氏云禮有三起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皇帝通歷通典等皆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蓋始著其禮爾孔演明通經注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是燧人已著姓名治律嵩高之石室以著記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號曰遂人伏氏書以燧皇與羲農為三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為陽尊故託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羲皇于人神農以地力紀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與矣應氏之說亦然康成六藝論以遂皇為人皇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故類達謂禮自人皇遂人梁主書起自軒轅而同以遂人為皇其敘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弗預焉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為四代斯亦妄矣二百有二十

載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乃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注言遂皇有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承三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攷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類達疑是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俱妄贊粤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達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古建握幾方壓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恥父老子壽禮繇顯矣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己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縟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己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男子陽火元氣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為金生水也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於夭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羲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於樂囂薄澆僞淳風磯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淺婚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十孔子以為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不足語邪彼受弒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出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爲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宜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贗邪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庸以兵城從成墉城字只此作）右羣玉之山平阿无險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穆天子傳阿城阿隥阢也四徹猶四境一作徹）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帝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或作容成蓋以黃帝臣有容成疑其爲一而繆）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子夏易傳云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爲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爲九家易云古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執其相攷鄭云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結亦意逆之說尒今吐番犬羊同猶以刻木結事可知繩也）其民僮蒙莫知西東摩蜃蓐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虵可蹍而人无有相媚之心（淮南本經）實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蹏馬是爲三身之國（市特貿易衆聚之處張華所記本出括地圖季子乃其名爾子思子言東戶季子是也說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封茶曰是雜牧也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蜈蛆而況又有大者乎無物不有而後爲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爲遠矣地之爲皇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涬鴻濛世以爲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未常識遇之皆可爲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知且以孔丘爲梏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讀如吾語汝之語）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諜七日而蘇苟偃視不受含青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民一載旻不少矣四海之下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蹏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臏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叉落刹充牣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豈得謂之無邪（落刹羅刹也國在婆利東與林邑爲市說見餘論）聖人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賾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載鬼之類尙筆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賾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惛惛乃復遡遡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子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屭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爲常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前紀第五卷

路史前紀第六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第九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 倉頡廟碑作蒼非是按蒼氏出於蒼舒倉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盡作倉春秋時有倉葛字不從草 名頡姓侯岡 見地記 龍顏 春秋命曆序 侈哆 見內篇 四目靈光 倉頡廟碑云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蒼熹平六年立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苞敘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干是謂崇仁帝告戴干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翌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駢齒是謂剛強不及人臣也故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爲而世紀乃言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契妄也有辨見發揮 上天作令爲百王憲 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詳攷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王禁文也 實有睿德生而能書 隨巢子云史皇產而能書亦見淮南修務訓 及受河圖綠字 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虛山在上洛 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刱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爲字 字孳也言滋毓蕃多也與孳孖同故乳牛羊曰字牛字羊 以正君臣之分 朝廷之上 以嚴父子之儀 閨門之內 以肅尊卑之序 鄉里之閒 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爲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蘊盡矣 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郎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與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因而用之衛恆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至三代不變改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六體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始爲作訓子雲因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爲非謂若倉頡造大篆則古文於何地古文爲本篆籀其子孫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作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滋蔓而相生爾 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 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或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書則圖書出乃無此怪或倉頡作書適與之會爾蓋一說也 文字備於以存乎記注乃著續别生正名字號而升封於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 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爲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爲近豈謂太平不敢歸己推德于天哉云推德于天也乃所以爲有已皆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海困窮今乃自述太平不遜於天地其享之乎勒石紀號者特帝王之顯名爾亦非勒功傳以示來世知此則知封禪亦無多事也史皇始備文字故首封禪紀文字此皆可得而知者世儒謂可廢者特不詳其本哉 亂百有一十載 見運天記廬陵縣化仁山境舊有歷祠有倉頡像羅泌宰邑治學先公侯徙其像于學四目龍袞古扁猶爲倉王誤矣 都于陽武 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有倉頡城陳留風俗傳云縣有倉頡城及列仙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及廟墓輿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别仙臺郡國志云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子野所造繆也時宜無城或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馮翊人則其後世氏倉頡者爲之爾 終葬衙之利鄉亭南書人禋之 皇覽云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九域志鳳翔有倉頡廟今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會寺者記爲倉頡造書之堂斯亦未然豈亦馮翊者爲之歟或書生習書之所也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蓋五日始葬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撓作甲子而伏羲已有甲曆出于上古特未可執 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 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夷門見姓苑等按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鄉士爲斯其冑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爲晉後而侯成碑謂鄭其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因以爲氏然祀之後與魏侯奴氏渴侯氏古引氏侯伏侯氏亦並爲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齊塊閒矣奇宅之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相冢亡所不至人皆鄆之而不知所鄆者彼市祅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上清三天列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莊子六韜人物表亦皆從本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或栢斯失據矣是爲皇栢三墳書云伏羲上相共工下相皇栢妄也其失源於班固應劭叙于伏羲之後故爾後世以爲襲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莊周所記封禪之帝叙次可以見矣出搏日之陽駕六龍春秋命曆叙云皇伯登出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乃栢皇也以木紀德命曆叙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干寶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皇栗陸之時斯至治矣立於正陽之南是爲皇人山方志華夷圖謂之伏羲山輿地廣記皇栢山在開封陳留縣其後爲栢今蔡州西平古栢國春秋時栢子之封有栢氏風俗通云栢皇氏後栢常爲黃帝地官栢亮父爲顓頊師栢昭爲帝嚳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辭爲諸侯而耕一作子高通變經老子言自開闢以來二百變後世得道栢成子臯是逮周之世有栢冏爲太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姓書又有白侯氏按漢尚書郎白侯偁吳張昭師自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爲之次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於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爲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緜流星與夫搖光貫月而顓頊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叵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虵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詹姬祖弃既本跡瑞偰先湯脩嗣嬴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弃后稷周木德之祖偰司徒商水德之祖女脩嬴秦水德之祖嚶嚶草蟲趯趯負蠡龍鳴泮隰鷩應淵中馬鶩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噏𧮯娠臨門彩味蔑嬪在軍𤞞鼓噎嬖娩號毋乳泚匏血動痼疾發蠶餌絲而商絃絕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狠犽齒雀雛矢中梟梟使虎伸虵令豹止搏勞施虵守宮弭蠹唐郎捕蟬卽且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闇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張說論唐數禹以金德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堯裔以火德承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李唐以土爲紀有統亦當千年緯以八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劉氏唐書云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曆不應近承周隋短祚大旨謂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期符曆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主五行既匝土運復歸乎唐因魏晉至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是亦張說等之佞爾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失次共工嬴秦俱不得箞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中皇經敘釋云中黃真人者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於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上焉者五其次五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上之於下人半焉聖人所以敍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綏聖世聖人未嘗觀焉蓋聖道之不相謀者也亦見文子而靈樞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蓋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紀云中黃之書白帝藏之瑤臺非有秘籙者不得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莊子云昔庸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周所敘乃封禪之地也居皇人山之西是爲蔽鄗山地記謂之三皇山圖經同在孟之河陰縣一曰中央氏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樂有五央掌其中央者以中央爲氏妄矣按虞樂乃五英即帝告之五英言五行之英華也故姓書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此蓋又繆以央爲英爾後有中央氏

氣量

至道之世

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饎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宅君會末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末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守成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叱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於中熢矣孽臣黯后穢挻嵩岱先王之禮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寘薦隮肅然除蒿里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乎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一代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見遁甲開山圖六帖韻海作五風誤）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於大庭之館茲其所矣（庫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東隅高二丈）治九十載以火爲紀號曰炎帝（後世以其火德故以之爲神農因復謂神農都魯妄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爲大庭而謂與包犧後大庭氏異而爲二大庭益繆）後有大庭氏（見姓纂風俗通英賢傳云古天子）大塡爲黃帝師大山稽爲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太山稽世音爲泰誤）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爲窄聖人在上情款通乎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爲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醴泉三辰會輝五星循軌歎歎然爲聖人延禧而永卜及有失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譴極以隨之

同上

末世人君

咸召括囊

闇主

是何歎歎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民侗傢瞑瞑瞋瞋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悟于上而羣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盲禿狂傴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己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怫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卽吾心之妙用而饑食渴飲利用出入卽天地之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雊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蜚蝝麋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煇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膻致螘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竭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祅祥不勝善政是故謫變異而怵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爲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爲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泣域

也見天之不見祅地之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文氣偉軼

栗陸氏

栗陸氏是爲栗睦古以陸爲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陸敖昏勤氏愎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醳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鄧析子後有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爲討爲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穀梁云冶之死不以罪公羊云稱國者君殺之辭得之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涖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自大夫以上始書于策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猶立君致夫人而必書明不當立不當致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爲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借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皆奔而復入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二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偕繇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荀息蓋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君生死者以君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貶者妄矣君豈得而字臣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時丁衰委之代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爲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懷哉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曰君有過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冶之忠繼未比于件固不在宋子哀魯叔肸後于何貶且大夫生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爲罪是所書之大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特不足登春秋爾顧以爲非罪邪晉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陽處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爲侵官固可知也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爲良史通鑑論東漢黨錮似此俱未善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

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續
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袄奚怪

禪通紀一

路史前紀第六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第二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䲧連氏一曰䲧蓄氏（䲧本又作驪）昆連者昏晦之謂也（昆䲧皆有昏意連蓄皆有積意）後有䲧氏厘氏驪氏（子志寧云追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雜出傳記如猋氏（莊子有猋氏之頌孔子窮於陳蔡晨起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也）泰氏著於莊子（蒲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云上古之帝王無名之君李以爲大庭氏注謂伏羲皆非）成雊氏（龐子問曰太上聖成雊氏之道一撲用之萬八十歲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存又鶡冠子曰成雊得一故物而制焉劉外紀作成鳩繆矣）素皇氏內峕氏之著於鶡冠子（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敵故能疇闔四海以爲一家夷貉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峕氏之法成雖之所防以起等世不可奪者）雖閒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又懼汲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梠輪璞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輈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或云居軒轅之丘而以爲名非也蓋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丘非因丘而爲號且其丘在昆崙之下世以爲黃帝之所避風兩者非所居也）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文作孚者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義云古文軒轅字合爲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是也有解論見發揮）

贊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還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爲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六韜栢皇氏粟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別亦爲二矣）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董氏有金兩種）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莊子所載二古封禪之王王存入云軒轅字古封禪文也）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爲赫胥（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而號之又以爲即炎帝妄矣）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饑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怳如遺（子華子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出吸入也一之謂尊二之謂耦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數軒轅所柄以計也赫胥大庭惝怳如有所遺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之御氣大易以之立數）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胥史之義）九洛泰定爰脫躧於潛山（即天柱第十四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赫胥曜迹於潛山黃帝飛輪於鼎湖此也）葬朝陽（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丘）後有赫氏赫胥氏（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疏作扶胥越絕書言姑胥之臺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蘇也）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爲樂者失其樂求爲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爲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仙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仙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

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爲也而其所謂仙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爲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爲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仙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翬昇法也羲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顥顓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騑愈疾自謂卽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隋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臣一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脩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仙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愎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爲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羝宮明皇稽至德之禮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狠狽自悔易危爲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欒石於帝也固以謂仙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仙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爲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爲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爲難也赫胥氏之果仙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仙者之喪其欲也故脩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說文葛蓋也與鞨皆音蓋而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古通用故曷且作盍且渴碣本從盍堨竭一從盍轕磕搕嗑一皆從葛世不知爾）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扴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云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爲育草木奮穀爲奮五穀達爲徹闋爲曲）塊柎瓦缶武桑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幣文有葛李泊云古葛字蓮氏譜云葛天氏之幣字雖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匃曰曰辭匃聲無義而此特從士從曰曰乃古之合字卽爲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土事古文曷多作口猶此）後有葛氏（見風俗通然少㬎後自有葛）權氏

贊　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闋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洿鐖以爲行曈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頃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以仕爲通者溺而不止以隱爲高者往而不返然而特雜是章於閒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者而下以爲事君者發也爲君難爲臣固不易君臣之閒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羊亦如之氏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左施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八從欒氏者大戮施）

（莊子云萇弘胣史拖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云弛廢亦非）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戕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愎很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有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等）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弃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蓧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類稱慕巢許以蘄達者中南少室皆爲捷徑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俟之態固嘗見於原壤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況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淵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泆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其躆裸裎託言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弃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洿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禪通紀二

路史前紀第七卷

管夷吾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檀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

鍘音三

路史前紀第八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三

尊盧氏

尊盧氏（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𡋲以夏商幣殄之知爲尊盧幣也）是爲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遂人而降帝世者皆立貨幣以通有無史皇而下君人者咸與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之幣蓋以代別或疑此爲黃帝幣者蓋以葛盧之山發而出金黃帝取以制幣以通百貨也然幣之一字而合爲山名不應如此之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揚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嶽臺之陽葬浮肺山之陰（鄠今藍田山其西尊盧氏冢存焉亦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等山一名覆車郭緣之云如覆車次有女媧谷一名玉山寰宇記女媧氏陵亦在此知茲地爲三皇舊居）後有尊氏尊盧氏鏄氏（見纂要文世紀尊盧後爲混沌昊英有巢朱衣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則因班衣之序乃謂爲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非也班氏蓋失其世而妄著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遊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士适異書訊旅人求金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爲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垗於衡山得祝融之窌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眉得黃帝之款於雒得帝鴻之坋於雲陽得少昊之堬於成陽得慶都之鍘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娥盲之㻺於商於得士英之蠪於杍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尺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一喬墓亳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桓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於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圮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㨾之于河是知成湯之窆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爲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尙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臧不壽獨何歟艮可歎也

祝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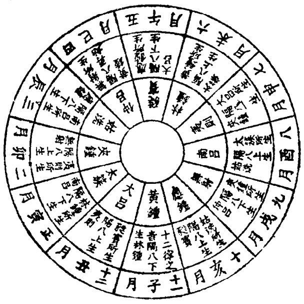
祝誦氏（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鍾容磬及漢書爲容皆作頌有以也）一曰祝龢（見金樓子等）是爲祝融氏（祝斷也化而裁之之謂陸佃解月令說云木發而榮之金辱而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蓋融而熱之火也白虎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行之也）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道書以爲即老子說見餘論）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龢萬物咸若（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之未賞民民勸之皆古之善爲政者也）於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龢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龢平而壽令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爲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樂孝經五行鉤命決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下謀祝融氏有祝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祝融亦號赤帝也）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謂（祝融氏號也祝融職也本非人名黎爲祝融回爲祝融皆職）都于會故鄭爲祝融之墟（會鄶也其地後爲鄭詩譜云溱水在鄶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爲鄶國春秋有鄶城其地在溱洧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鄶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爲之墟爽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衡山記云祝融託其陰非也今祝融峯下有舜觀南有祝融冢楚靈時山崩冢毀得營丘九頭圖爲荊州記云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顓衡阿睹有黎圮壙之語然張盛二子皆以爲黎則不然矣今其祠廟記咸以謂高辛之臣且高辛時黎爲祝融黎死吳回代之而黃帝時庸光亦爲祝融何得指爲黎哉且少）

昊四叔咸無葬處何獨於黎有墓此又漢儒之臆說也

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龢氏見姓苑等書白虎羣儒通義以祝融為三皇宋衷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畫像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乃及黃帝顓帝蓋有所本豈得云帝浩之臣哉洪丞相云先儒說三皇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遷少昊而不錄又經傳顓帝之後黎為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遂以羲農祝融為三皇至論五行則又以祝融為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梁碑以祝融為祝誦而介於羲農之間白虎之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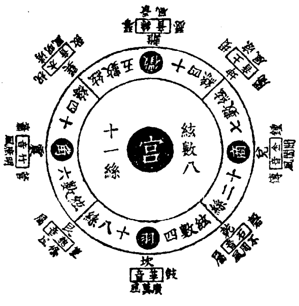
隔八相生圖

黃鍾太簇姑洗㽔賓夷則無射為陽日六律皆三八損一隔八下生六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日六呂皆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六律



五聲八音八風之圖

天地之間聲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蠛蠓皆不得其和惟十二律定而後聲之大者不過宮小者不過羽聲始和矣以此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畢至矣聖人一天地贊化育之道莫善于此矣



贊曰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

屬續是為祝龢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毓德

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為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為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

龢音覺

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外入一莫於物則浸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綦六鑿壞之于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為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臧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懣感發於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得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怫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龢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曤焞旁魄渢渢驛驛而庶物之露生天地之德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浹於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肤之會鼓舞品彙陶冶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為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陛歌下筦貴人聲也歌鍾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佽也而五聲以為之侑宮肩信而滃意徵肩禮而滃神龢肩仁而脩魂商肩義而滃魄羽肩智而滃志宮弘以舒徵貶以疾龢防而約商散而

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龢變龢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鍾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歷爲氣以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鍾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鍾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巳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荄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于亥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奏黃鍾歌太呂奏大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灰度晷景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亓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難之重者溓之畸者裁之譎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攟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龢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雹夏苓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十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地之龢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悉未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徯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充之者足以移

溓音廉水名 攟音護 按苓零也

按周官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亓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祀矣諸福之物皆不約而自至非誣也

楊升菴曰子書精邃

民風而化民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諧雲咸弗得弗龢淵韶弗得弗備濩武弗得弗古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以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達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竅之窒厝胃之伏關鬲之凝渾涵冰結之處隨其元而克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於鳥獸之聲猶悉關於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氣蘪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自至若方諸之水圓壂之火緣類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豈復歊歈衍鬱振兗竭怒之患哉祝誦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康氏之來龢伏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龢而已故清龢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巢產之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爲彌文煩飾而已鈸邏鏜鎝進俯退俯欲其召龢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歈而幾越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留連荒亡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慆心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魄化魏土而凄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弃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祅沴災眚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惟焦

殺求其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狃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陛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案次態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聲有餘於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呂之聲商龣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爲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搏拊戛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遠矣於是始疑先王之事爲是夸言蓋不知理之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縈懷之慶有龢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王令言所以卜煬之無迴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召商龣與徵戾而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鍾有爭鬬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其聲害於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沒打沙鑼振銅鈸之伎進而屈茨卹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鄭劮應於假遜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

淮南子曰奏雅樂者始于陽阿採菱

楊用修曰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呂律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諧之入耳

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龢之感不載於心温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龢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己之志也天地之間温乎其龢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興嘉慶之門黃鍾之宮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彝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哉魯莊公國小鍾大而曹劌方請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鍾而鮑叔且以爲過況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雝而病卜之祟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龣師曠以爲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瞑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瀑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旱夫清龣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真能祟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邦君諸侯一越用之則魄奪氣褫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癃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飢主不飱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稸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飾龢之具爾彼杜詵之所言張文收之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龢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龢氣不已勤乎夫絲固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甤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

如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品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叶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又何取焉 陳眉公曰達則暢極

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鐘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鐘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鐘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千之銅三如千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鐘聲不同也而況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爲正祗以惑也以至崇寧之初魏漢津制指尺於是上悼黍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葭而上黨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黃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隨廣叔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岡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使者必也以仁爲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爲理使天下無不宜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憂愁忿鬱不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賈無或失所然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修五府龢三事以爲之理合生氣之龢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拽幽昏而無聲以爲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汚淫辟之氣無自而接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窮本而知變故攷之於文則文足論而不謬發之於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斯反莫不鮮然寤犂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舉鼎移梁樂以邪歙春耕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鐘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馬

矣而反正和而不流發而中節之理

鍾伯敬曰寫出幽召靈感禮樂本原作用

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爲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陞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贄在樂音而歸亳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韶用於齊八佾舞於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如聞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禮也雝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爲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冕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牡此天子之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則臣下化之而動於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豢豕爲醴非以買禍也而獄訟以繁化蠶爲袷非以爲奪也而鉗釱益衆是故鐘鼓誠設籩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熱拔劍擊柱安知天子之尊蹻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子窮其起謹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衮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主乎內者也樂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龢中龢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於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成化不時爲無樂也男女無辨爲無禮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

張天如曰運議悠揚宛接南薰之奏

顏子爲邦終之韶舞虞帝教冑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於禮則成於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與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爲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禮特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悖理而害政者至矣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於禮樂則云不敢是敢於法殺人而不敢於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此漢之禮樂之所以爲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鬱可不懼乎

路史前紀第八卷

路史前紀第九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昊英氏

昊英氏或曰子英（見三墳策皇辟云為太昊臣潛龍氏作甲曆者妄也）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見商子）後有昊氏（風俗通云昊英氏後有昊氏而氏譜昊氏出自少昊夫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郲後而來纖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既異於衛秦宋之巫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蕩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層出不可攷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為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邪温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則偽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宅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嘬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累梩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士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彼藏千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況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偕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蘧篨以斂餘壤為坳呺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錮三泉上涖南山金王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修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踆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為其道也惡足以為儉中古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璵歛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克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衒外而反卑之也且怵戒塗髹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蓽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襞幅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袗衣鼓五絃繪日月於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欲塗髹而怵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扆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臯芷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鑾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髹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

陳明卿曰專僭之風上古不免故序曰其及末也則亦盛世之衰世爾

之毛而爲圉隷監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況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摶獸而食鑿井而飲擔菽秸以爲蓐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夭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藋而扉塓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前六韜所敘乃昊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爲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日月號古皇氏龜龍効圖書畀於是文成而天下治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圖書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書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瑤鈐事傳乎金冊及包犧發於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告王者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見汲冢書或以爲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其後世居於甕及盤領彌屬益部盤嶺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興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璞俗坦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琚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性不變也人何惟不然哉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竪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逭之父適聞之洗耳於頻竪方飲其牛乃毆而還朝見之也繇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潁水犢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潁昌有巢父臺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臨潁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繇曰何不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逸士傳巢父聞堯禪繇繇不受逃之以爲汙也乃洗耳池實樊竪方飲其牛乃驅去之耻牛飲其洗耳之下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竪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也蓋因琴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於千

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較軵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顒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陸希聲云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末灌鬯之時誠敬內克齋莊之容顒顒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吉九二闚觀不見其全女人之事若逵人則大觀矣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也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無咎五雖中正觀之於民然三上何我故亦君子斯可無咎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遯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姤遯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朕也瓜瓞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遯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于蚍或潛于窪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姤初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

去者故明之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日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 連山復初爻 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爲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之心矣 三卦見上經反而逆復 泰而不復則爲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 上二卦見下經 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二所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 孔子以三陰始否於上經次以四陰之觀乃次以五陰之剝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接六陰之坤與羲曆先天圖不同以明用也 且姤與遯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則進而至于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禪農炎禪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 連山剝上爻辭 夫小人之爲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況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剝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特訟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衅俾無隙之可訟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於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韓求仲曰向作聲音妙感陰陽忽合精靈之極天下理爲器捲不獨琴瑟爲然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閼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 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呂覽等明言命士達今從之 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 朱或作株劉昭云陳留株邑朱襄氏之地也歷代作秋今宋之下邑縣古史攷亦云陳之秋邑 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株郎朱也按郎陳之株野寰宇記柘城爲朱襄氏之邑柘故城在下邑南七十 後有朱襄氏 邵氏姓解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弁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瀆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閼人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膇 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資其用氣以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閼處於頭則爲腫爲風處於耳則爲挶爲聾處目則爲蔑爲盲處鼻則爲鼽爲醒處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蹶爲痿然亦係於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疵癘不行衰亂之時機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褓襁盲禿傴尪萬怪皆生之謂也 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 見呂氏春秋孟頫帝 王統錄云陰康之王次于葛天有襄陵之變而始制舞亦見教坊記云次葛天非也 治于華原葬浮肺山之陰 驪山也亦見長安冢志今存焉 後有陰氏 風俗通 霧氏陰氏 見姓纂古姓書作霧相如遊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故劉歆七略敘云古誤以爲曲以陶爲陰正謂此也外紀云

筋骨而不達堯作爲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本失之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
不揄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
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
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
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墜仞石昭
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見管子大戴禮史記後有懷氏無懷氏姓纂

贊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
彘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
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
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
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
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見大戴禮孔子
之言惟出於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者大抵無所事此則其禮不講封禪之禮惟起國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
改宜問之所不及大戴之說偶不在乎禮記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之序籩豆之品或人亦能
知之非特孔子今截然曰不知者不可說也一禘及禘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知之矣張九成以爲
欲人之自得之非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樂鬼神其
致一也豈有知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於人情治之道者朝踐之前以素惟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爲貴君臣之事豈惟聖人
惟能享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
犯上天下可運於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郊社禘嘗言之其義一也云禘
大祀其義象非其說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於禘而不知哉
直不欲觀之爾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禮祀太廟逆其先矣此不可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別尊卑分
昭穆而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其游觀而歎說者顧以爲歎魯蓋以
其答言偃者知之杞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何爲哉而陽虎且復禘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足質者文獻不足
故也文者夏時之類獻謂老成之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
矣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聖人
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攷之三王而不繆於禮何疑而不足質者質證也無證人不信不信人不從杞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
又僭差而不足觀攷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此事可知矣按禮運亦言杞宋而中庸惟言杞不足質至學商禮則有宋存者
子長居宋冠章甫則夫子之從商可知蓋觀道則皆不足學禮則僅或存者非苟言之太史公亦曰自古受
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
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
政不及於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
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於大宗伯告祭柴望播
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
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
瘞埋於泰圻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
也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創業興統之君可也又須攷瑞崇德然後可以盛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湯行之周有天下
八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應有其應而無其時皆所不行太史公之論未悉也謂之無經見邪昔舜
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爲盛矣柴燎今世
熱香也至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望秩之禮所不廢也堯十二年一巡亦然
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
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惡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猶士庶人不得祭佗人之祖於家也泰山歷代帝王望祀之
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旅焉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爲福冉求爲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
氏僭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故子不之復語惟歎泰山曾不如林放若曰泰山有神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
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於神蓋禮之本者已不足與言矣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
乎分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旅見曰旅類見曰類皆人臣見君之禮類于上
帝旅于泰山曰類曰旅皆以臣見君之禮見天莫大之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周大宗伯典瑞職金皆言旅上帝掌次言大

按伏羲神農禪云云三皇禪繹繹五帝禪亭亭云云一山也或以爲在東山或以爲在蒙陰亭亭一石也或以爲在平陰或以爲在鉅平

旅上帝司尊彝眡瞭笙師言大旅皆天子之禮也又祭山亦曰旅龜人言旅則四望預矣故西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兩圭有邸而已禮書例以爲大故之祭則非也魯既非禮陪臣復僭之如禮何齊小白既伯會諸侯於葵丘因謀封禪秦穆公九襄王元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袁準正論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有異會稽可禪是四岳皆可禪也洛陽天地之合嵩高天地之中然則今處天地之中告於嵩高可也不必泰山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剸冷支破屠何西拘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洓東馬句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賑不庾至邵陵陘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翊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鴟梟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莪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爲其有顛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封禪天子之事也王安古今通論云泰山上爲天門地戶戶爲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官也王者卽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石紀號仲蓋不欲明言而託辭爾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爲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方觀之時則以省方觀民設教至復之世則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蓋在復猶有難復而省方則剝也或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爲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閒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爲命誠以希闊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翦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顓嚳之爲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爲君然後備葅楷餙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路史前紀第九卷

路史後紀序

或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荀卿曰道過三代謂之蕩夫何取曰不然道莫醇乎古而其蕩則三代始也洪荒之世所可惡者以其璞野而禮文有不足爾其爲道則固高矣非後世之可逮也三五制作文爲程典吾孰見其能古之如邪今而曰不過三代則是三皇堯舜爲不足法而聖人不之猷矣揖巽豈不若征伐而象刑豈不逮湯禹刑哉況之言戰國之速於功利而甘於自陋者也予何學嗟乎禮失則求之野中國失禮誅在四夷洪荒世遠遽四夷之不若哉予起路史則又懼天人之不可攷自黄羲而上別而冊之者爲卷九本非可別也以人故爾昔先民之傳春秋有内外之異故劉氏通監因曰外紀曰外非是謂之前可也今自十卷目之以後紀

路史後紀

目錄

第一卷
禪通紀
太昊
第二卷
禪通紀
太昊下
第三卷
禪通紀
炎帝
第四卷
禪通紀
炎帝下
第五卷
疏仡紀
黄帝
第六卷
疏仡紀
黄帝下
第七卷
疏仡紀
小昊
第八卷
疏仡紀
高陽
第九卷
疏仡紀
高辛
第九卷下
疏仡紀
高辛下
第十卷
疏仡紀
陶唐
第十一卷
疏仡紀
有虞
第十二卷
疏仡紀
夏后
第十三卷上
疏仡紀
夏后下之上
第十三卷下
疏仡紀
夏后下之下

後紀目錄

路史後紀第一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太昊

太昊伏戲氏昊本作昦按太昊幣文作昊又作暤暤並太昊字作方牙易通卦驗云伏羲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謂以畫之卦事為治也故論衡云伏羲以卦治天下鄭氏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人皇初起鄭康成注以為伏羲世質作易以為政令而不書止畫其事之形象非也一曰蒼牙通卦驗云遂皇出握機矩表計實而驗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謂伏羲也說者以為文王者非按雷史有蒼牙所謂蒼牙為利鋒者風姓孔演明道經云燧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是伏羲因燧皇之姓矣三墳書言因風而生為風姓鄧氏姓書云東方之帝木能生風之故為姓豈其然哉予固謂上世嘗有風氏國因為姓爾故帝後有風后風國之后蓋久而後得之玄女經云禹問風后知其後云詳國名記是為春皇寶櫝記王子年云以木德王故曰春皇太昊氏居東方于木德故曰木皇叶包羲世多作庖犧轉失亦號天皇帝王世紀人帝皇雄氏一作熊並音弘世紀云一作雄皇蒼精之君也見鄭禮記注梁武祠像碑云伏羲蒼精始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母華胥居于華胥之渚記云所都國有華胥之淵蓋因華胥居之而名乃閬中俞水之地子年以華胥為九江神女誣嘗暨叔嫗翔于渚之汾巨跡出焉詩含神霧云巨跡出雷澤華胥履之河圖亦云孝經鉤命決云華胥履跡怪生皇羲注云靈威仰之跡世紀謂跡出於遂人之詩又云遂人沒伏羲代之妄也跡事詳高辛紀稷華胥決履以跉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四日降神帝系譜云人定時生孝經河圖云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應張說大衍文符曆序云謹以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是以為八月五日矣非也得亥之應故謂曰歲或曰伏羲即木帝故曰歲十有二年而生也木生于亥十月在亥復得亥時其符皆至寶櫝記云帝女游於華胥之淵感蚘而孕十二年生庖羲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白鬚委地或曰歲歲星十二年一周也說文云古之神聖人母必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生於仇夷遁甲開山圖云仇夷山四面絕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處地與彭池成紀皆西土知雷澤之說妄也長于起城今秦治成紀縣本秦之小山谷名開山圖云伏羲生成起徙治陳倉故輿地廣記以成紀為伏羲生處起紀本通用詩有紀有堂作有起龍身牛首玄中記云伏羲龍身靈光賦乃云麟身文子云蚘身麟首有聖德故周變傳注云麟身牛首非也補史記世紀帝繫皆云蚘身牛首詳女媧紀渠肩達掖亦同臂也今作敝山準日角奯目珠衡駿毫翁鬣龍脣龜齒孝經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宋均注云木精之人日角額有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珠衡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

洩附河圖洛書固解楊升庵曰五帝之前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故孔子贊易黜八索序書汰三墳傳信不傳疑愛道不愛奇也

楊升庵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

之專春秋合誠圖繼天出震㥁明睿智蓋承歲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本木德建以王肇修文教為百王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寔麗東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侔太昊亦作皥元氣皥皥之義詳少昊紀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伏虙羲戲字義皆同史傳成謂服牛乘馬因號伏犧取犧牲以充庖因號庖犧最為鄙妄按莊周等古書皆作虙戲無作犧者且伏羲古或用羲而犧牛之字未有用戲者況伏豈得為服御字乎故世紀云後世音謬或謂伏犧或作虙犧皆失其旨然史傳一書元有異辭予攷古書獨禮緯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羲者獻也斯為最近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為羲讖北斗之魁標若勺形然集韻亦同稀勺而禮器之羲尊乃周禮之獻尊則知羲獻在古同羲而叔獻之為叔戲有以也羲有純之義獻有成之意然羲獻字雖通理且有異集韻定用虙戲非正書疏謂伏羲以聖德代物亦未然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句即庖乃國名蓋其始跡之地其後復封之故潛夫論太昊之後有庖國姒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塞又在山陽則其故跡無疑也後世弗知謂為庖廚已失大妄而班志更以為炮鄙陋甚矣方是時也天下多獸教人以獵尸子豢育犧牲服牛乘馬草鞮皮蒙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而下服度世所有吉因存之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于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以逆陰陽之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民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禮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烏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故大傳云伏羲氏作八卦此即文王之所用者壺子云伏羲法八極作八卦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宫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枝幹衍為甲子而魏博士淳于後乃以為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故高貴鄉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沒伏羲氏作難之也三墳書云伏羲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之始畫卦也蓋以草木紀歲也雨降或以雨水言然河汎時非所紀伏羲文成萬代貴八卦作而曆數與疑未然也微顯闡幽章往察徠於是中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于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六畫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則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在消息中爾或作不言之教音不立文字或作十二言皆非畫舊云古畫字蓋法字爾古之為畫亦為法法至是而乏故有用九用六或作畫非觀象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八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矣揚雄以為文王六十四非有辨別見原始反終神明幽贊于是神蓍著地靈龜出洛乃窮天地之蹟極天下之動以龜為策以蓍為筮獻南占之一

虛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用改以偶為以奇為用故有射

陳眉公曰長源于此有江河日下之嘆

楊升庵曰鷹以麗皮禮重古始猶之酒取于玄羹尚以太貴近于白管子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

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故鄭魴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伏羲得神蓍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伏羲始矣聖人之智非不足以立事也而人之於事不容無心以故是非凶吉有時而繆爰取信於無心之物爾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今先天圖始乾而終夬豈止小成而已矣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三墳書四事皆云伏羲政治小大亡非取於易者如罔罟取離離有麗之象又離中虛以罔亦中虛然結繩為罔罟以畋以漁所取乃重離也離為目巽為繩以巽變離結繩而為罔罟之象罟罔目也重目為罔☲離為雉巽為魚自二至四有巽體自三至五有兌體巽為風兌為澤以畋以漁之象也是六爻果自伏羲重又可見矣一十三卦皆取兩象學者宜即此思之紾離象法鼅鼄作為罔罟以畋以漁世本伏羲臣芒作羅或作句芒氏化蠶桑為繐帛皇圖要覽因罔罟以制都布白氏帖云伏羲作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因之廣織廣之爾而淮南子乃自黃帝指經縷挂之說妄也王逸機賦云機織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迄羲皇帝軒龍躍庾業是創語彼織女始制布帛蓋始機織爾給其衣服古者衣皮即服製也特衣裳未辨羲炎以來裳衣已分至黃帝而衮章等衰大立非謂始衣服也三禮義宗云䨜龍時瑞因以龍紀官百師服皆以龍名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命曆敘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別故周禮疏序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鄭子以為龍紀而漢儒說左氏者乃出春宮青龍之類杜君卿之蓋臆說從作為龍書以立制號而同文字源云龍書太平御覽作景龍書稽夬象肇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籍繇是興矣書契代繩取之夬百官以治豈自後世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或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尤非也有說別見於是盡地之制分壤時穀以制國用功業德望皆在於此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董道以為伏羲之制必不自聖庸委師於宛華即鬱華子爰興神鼎封禪書云昔泰帝興神鼎一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緣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鑄九鼎嘗鬺饗上帝鬼神漢志師古云泰帝伏羲也制郊禪即命臣芒庖犧登鼈使鬼物以致羣祠而升薦之見拾遺記尋攷古書取犧充庖之說不可解於後世崔氏正論更謂太昊設九庖之官妄學者所宜領會甚正姓氏通媒妁以重萬民之麗麗皮薦之以嚴麗鹿皮也古史攷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通典其禮示合姓之難拼人情之不瀆唐志等皆作儷白虎通義作儷云雙皮也婚聘薦皮為可裘服不忘古也禮外傳云伏羲以儷皮為幣豈若漢武之皮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縿王侯朝以薦璧者何休云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鹿皮所以重古也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為棘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益輕重以通有亡太昊幣謂之九棘詳見發揮昔寶鼎尉王鑄家有一布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足間二分重六銖

補于爂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〇又沱阜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善于此

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正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又地下去

面文作行昊乃帝昊字幕文作引李彥美所謂了旁劍畫者蓋羲字也錢書白為異布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分額廣六分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父昊幕文作爽皆太昊字也攷之盈鍾帝直作二則此立之為月信為帝字又封禪文昊作炅可見按三五古幣皆員內而方外為睥睨之形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蓋本三才之義取象如此豈若後世之苟簡哉察六氣審陰陽以賚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皆以為伏羲蓋不有其始曷善其終伯禹治水猶資鯀九載之功黃帝制宮亦藉古茅齋之制羲炎二聖既盡其性而後世猶有攷嘗之患咀虫蛆罄草木而宮嬪多致死者況不為之度邪世紀云太昊制九針以拯天柱而傳亦謂黃帝命岐伯為之按靈樞岐伯對黃帝以九針則亦古有之古者以砭後代以針高氏之山多砭此也乃因甲錄真原賦云廣成子以靈飛六甲籙八卦鎮方籙乃卜法授伏羲故或竊謂河圖亦人所授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為之元為合其行以為法春秋內事以謂自開闢後五緯各居其方至伏羲乃消息禍福以制吉凶始合之以為元斯失類矣命潛龍氏筮之乃迎日推策相剛建造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為幹配地為枝枝幹配類以綱維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漢曆志伏羲有甲子元曆是太昊已有甲子故陳鳴曆書序云伏羲推策作甲子而世本等皆謂黃帝令大撓作甲子非也撓特配甲子作納音爾歲月日時亡易于作旋蓋隨志云蓋天者周髀是也本包羲氏立周天度其傳則周公受之於商周人制之謂之周髀言天如蓋笠地似覆盤皆中高而四下商者周大夫商高也按周髀算經商高答周公云古者包羲立周天歷度趙君卿云立周天歷度建章蔀之法後揚雄洛下閎張衡之流俱衍渾天之說而蓋遂廢世亦不知其為太昊之法與渾天之蓋非也有排渾別見著躔舍天本無度聖人以日行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而一周故分天周以為之數以記日之所行既分天度乃假物以誌之二十八宿列布四方故於是以為當度之星有算周天度說別見立九部而民易理易卦坤靈圖蓋九州之始也寶櫝記云伏羲審地勢定山川是矣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續志云虙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音之正也世言黃始作律呂者繆矣氣以諭其符班志云大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類萬物之情樂建立基律呂備矣故太公龍韶云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徵之妙神以天清靜夜半遣輕騎去敵九百步持律當耳大呼之音聲應管隨其音應之此五行之符佐勝之術矣正爻以配氣春秋內事云伏羲淮列三光分八節以爻應氣凡二十四建置重爻以抵日以作甲歷伏羲八卦卦本三畫以三乘八得二十四并其偶畫為三十六以二十四并三十六得六十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三八二十四四六亦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六六三十六四九亦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可合故為一者三八重之得四十八加一而成衍四九乘之得七十二以應五日之候因而五之亦三百六十以應當期之日是為六十四卦之爻歲建寅甲日寅辰三墳云伏羲三十易

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比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周旋無極其象渾然此其說爲得其實〇楊用修曰天形正圓如虛毬地形正方如博骰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 鯀鯀同又作鮌

草木而立立三十二易草木而河圖出又二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歷歲起甲寅是伏羲以庚寅歲生庚申卽位與國家啓運之年合斯萬載之一遇也是書人或疑之是說宜有自來木盛於卯以卯之辰陞敷教之臺聽八風民授始伏羲有敷教之臺見山墳拾遺記云伏羲方壇之上聽八風之氣以作八卦方壇蓋謂天地猶佛者之言須彌今晉之趙成南十五里有伏牛臺世紀謂伏羲常居然云居此臺伏牛乘馬而名其言不類謂君資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三墳乃紐神明開肺意舉六佐以自策見陶潛二八目命金提谿俗指苦蓋謹窖臧視之末居者借力成之以靖敷民金國提名藝祖皇帝定太昊廟以金提句芒配命烏明建方洑竅木絕港道以濟不通奠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真源賦伏羲別九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据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分不自帝嚳若黃帝矣亦自然之勢也視地之壙物之夥其爭日大勢不可以偏制而獨任於是經國謀賢以極治寄而閎法制故不慮不圖而人正世謂黃帝始分土建國非也按神農已伐補遂攻夙沙伏羲時已有紀侯陽侯而傳亦記神農有遠國近國之制矣非始於黃帝也論語摘輔象曰燧人之佐成博受古諸宋衷以爲受諸侯之事蓋土地壙絕非賢共理則雖聖人有所不偏從古然也命視冒爲貹志災惡察虛實居百賦以平民摘輔象曰烏明主建福視墨主災惡命紀侗中職定于中邦二八目作紀通宋均云爲田主主內職仲起司陸均云主平地一作司陽陽侯司海宋衷云陽侯伏羲之臣蓋大江之神者許叔重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以溺死應劭謂以罪自沈二說不同宣和博古圖有陽侯彝字作陽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秩明刑政脩兵仗以威懷太白陰經云伏羲以木爲兵神農以石爲兵蚩尤以金今藤州俗以金石爲刀劍蹇脩爲士以之御敗而下情至楚辭所謂命蹇脩以爲理者王逸五臣洪慶善等皆云伏羲臣謂爲媒理云時理官主婚姻蓋理士也士主萬民之判或以騷經復有謇吾法乎前脩何博蹇而好脩之語非必人也慶善以爲宓妃伏羲之女故使臣以爲理修脩字異蓋異事五臣作蹇於是鯀率萬民平水土道泉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見三墳書或以世本諸書皆言鯀置城郭非也國土既分城池斯立故史記言黃帝爲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築城邑而汜勝書記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然而無粟則不能守也是炎黃已城池矣石城之制既自神農則土城之作有不自伏羲乎往古之事固有可得言者黃得襄城小童不自後世世本蓋因呂春秋言鯀以尾爲城而誤之呂氏之說特狀鯀之兇惡爾百令具舉乃命蜚龍氏職圖父因尊事以爲禮儀而天下治三墳書長離徠翔三墳云因鳳來而作樂長離者鳳也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辨樂論云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畋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罔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卽鳳來之頌乃神農之扶犂也扶鳳來犁音相同爾是知神農因太昊之樂以鎮天下之人兔園策注引傳云伏羲之人靜故作樂以

鍾伯敬曰南萃說玄詑曠至郭至超俱爲此以因應而覺悟天[illegible]

鎮之黃帝之人動故宣正聲以檢之命曰立其以立基爲立本大淵爲大泉皆唐人避國諱斲桐爲七尺二寸之琴繩絲以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琴操云伏羲作琴以御邪辟防心淫舊琴譜伏羲之琴曰龍吟故虞仝云五音六律十二徽龍吟鶴響思庖羲爾雅云大琴謂之離事源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制樂錄云大琴二十七絃中華古今注乃以爲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皆失之切攷伏羲以木王者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三其九爲之絃八其九以爲其長非茍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非也徽天音操駕辨以通神明之況以合天人之龢楚辭云伏羲駕辨吳都賦所謂超延露而駕辨者劉淵林云伏羲作琴制此曲組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灼土爲塤而禮樂於是興焉文子世紀伏羲作瑟三十六絃蓋瑟屬陰故用十六之數世本云包羲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故小司馬三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二十五絃按揚雄主爲論云夫心與治游乎太和惟唐虞能允其任神與化蕩乎無竟惟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爲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不能以爲妙隨志又云二十七絃乃爾雅之所謂灑非此負方州抱員天體泰乙統乾元紹天體寂明一垂策寢方而枕繩蕩乎亡竟以因應而覺悟乎天地之間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上亡求欲于下下亡干進于上是以百姓足而宇宙洪寧官亡共備之民而死不用郭烏獸虫蛇懷于瓜毒陰陽之所雝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之戾物傷民積者絕止之是以事簡民純亡言而化天下之人浮游罔養而莫知所如往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溫閏而鬼神受職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攷瑞而會報攷瑞者輯羣玉如虞舜之輯瑞黃帝之合符爾非云符瑞字從玉可見在治百六十有四載落真源賦而女弟妼媧立字與包同年百九十有四葬山陽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按帝家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又河中府有庖王陵廟引戴氏西征記云澶關直北隔河望層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媧墓然古帝王墓冢皆非一所宜必有說都於宛丘故陳爲太昊之虛世紀天皇庖羲都陳留遁甲注云伏羲徙治陳倉地非陳國則不必宛丘矣然歷代以宛丘爲太昊之虛今宛丘北一里有伏羲廟八卦壇寰宇記云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有長史張齊賢又李邕易之然九域志陳蔡俱有八卦壇此後人之附會按姚睦亦云黃帝都陳者則羲皇俱在西方矣豈其先後徙邪始其父沒黃襄經云伏羲父葬覆山下作丙放巽哉代王世言伏羲無父其母感迹而生者妄也華胥死之葬覆車之原卽藍田山也長安志云冢在藍田縣西三十里寰宇同厥妃殞洛是

氏姓

爲洛神代所謂伏妃者即虙妃漢書音義如淳以爲伏羲之女溺洛而死爲洛水之神非也明曰虙妃豈女哉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夅處于巴是生巴人郭氏云巴之始祖後武王封宗姬支庶於巴曰子循古之故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巴王乃其後僭號秦惠虜之有其地寶宇作后昭因唐人巴咸華陽志順王五年張儀司馬錯伐蜀因取巴地分爲三十一縣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辰酉巫武元是爲五溪赤狄巴氏服四姓爲廩君有巴氏務相氏世本云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武落鍾離山巴氏生黑穴樊瞫相鄭四姓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四姓居夷城爲廩君世尚秦女事詳蜀紀後漢書黃帝應代有風后爲之相環濟要略云侍中古官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曰常伯晉志亦云秦以古名漢因之或疑其非然既爲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爲侍中因八卦設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民之竅出陰陽正訣黃帝威蚩尤徽猷多本於后尤北復以其輕勤其餘于輞谷人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爲金山之神山谷及祠今皆在長安藍田謖封其後於任錫之巳姓黃帝之孫任巳實歸是生帝魁其在唐虞俱有封土書缺不見周之任即其後夏后氏之初封之庖爲姒姓杜預世族譜亦有庖國云夏同姓或作包一也詳國名記逮周之興武王復其後于宿後有密宿須句顓臾邑于泲上實典太昊之祀以爲東蒙主須句乃須朐即鄆也在今須城京相璠云須朐一國二城兩名餘詳國名記是以季氏將伐顓臾而孔子傷之說見國名記須句後爲邾所併魯復取之僖公伐邾取須句須句蓋滅於邾邾久矣至是魯取之後復于邾迨文公七年魯復伐邾而取之春秋特譏無故勞民取而不守云須句者遂爲邑猶冒昔名爾云威須句須句子來奔且云反其君俱妄預云雖列國而削弱爲魯私屬尤非詳國名記一而宿之後則興于宋俱不復見莊公十年也鄆自昭公十年取之爲邑十猶以鄆名故三年季武子伐邾取鄆後有風氏佩氏用氏並篆文又有風氏皆古文之變羲氏希氏戲氏包氏庖氏媿氏鮑氏宋本包姓與氏顓與氏東氏世又以東方氏爲出女媧謂其主東方而風俗通更以東方氏爲伏羲後俱妄詳黃帝紀東蒙氏朐氏須朐氏任氏姒氏宿氏圄氏伏氏虙氏宓氏密氏服氏服本服不氏後而密本作宓按黃帝後自有密而密不齊本作宓故密子賤碑止作用虙以爲伏羲後顏之推常辨之然伏虔傳亦用服繆矣宓乃密字又後魏賜劉子文及宿六斤氏並爲宿帝之弟郝骨氏爲帝立制其裔孫子期帝乙封之太原之郝蓋商因郝骨氏國之後有郝氏郝骨氏元和姓纂作郝骨氏唐書系表又作郝省氏云太昊之佐戚佐也

贊　泰始云遠聖人成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文教以立治紀經域奠部畋漁棘幣原始反終分躔畫卦消息甲乙以成變化陞降禮樂教而不殊道凝體寂雲自蒼梧負方抱員明一坐策不慮不圖鬼神授職爰與神鼎封岱禪云萬世允賴若稽三墳

趣市

後紀卷第一　　太昊紀上　　路史第十

天下有大本三上處其二下亦處其二仁者上之命義者下之命而財者上下之所共者也三者之於人猶魚之有水不可頃刻少也仁義立人之道聖人之所以配天地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是故君子見得思義非後財也予既紀伏羲因玩其畫與孔氏之所贊然后知財之不可以不議也遲雞聲操什器蹙市朝而趨隴澤者無非從事於財也今而曰利非孔孟所言而財者士之不道不幾乎又欲禍天下於財乎嗟乎喙則鉗矣出而用之則斂之也刻之也剝膚鎚髓百孔並作而長不足也何則人心則異而其情不大相遠也伊聖人之治天下豈宅術哉亦原人情而已財者聚人之大本天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雖羲炎之爲世不能舍是以爲治不過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蓋天地之生財也莫非養人而生也是故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是非外生之也因其理以爲之理爾又非以其所養者害人也上漏下溢劓鼻餂口豈聖人之爲也哉請毋議其宅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贊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乃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也畋漁之離耒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坤者是主財爲君之說也畋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爲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強陵弱口衆暴寡爭鬬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以除其慠故能長有其天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無爲此惟乾坤之

李卓吾曰湯征始葛名爲匹夫報仇事伊始于雞黍

所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舟牛致遠是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也故又爲之擊柝弧矢以守之然後有財者始獲其安而宮室棺椁可作矣宮室棺椁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也是王道之本也苟爲不安奚暇治禮義哉此大過之棺椁大壯之棟宇所以特後於擊柝之豫弧矢之睽與舟牛之隨渙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爲財也不有以決之不可也此書契之夬治百官察萬民之所以不可後也是羲炎黄帝堯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推言之曰吾爲天下守財爾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矣是故因其情而爲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夫又烏有不受者邪郤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是則所以使之悅者初不在與之之多也悅不在多則其所以使之怨者奚間於取之之少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繇此故也今而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君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斂者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斂深耕易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矣信能行此則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斯不亦爲天地主財者乎今也操譎詭飾纖詐一日百戰苟可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吾不信也夫言者未必爲而爲者常不言王衍之清談吾知其不若魯褒之能廉也取之有道得之有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數太倉之塵腐適足重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于厥躬也而昧者往往藏舟夜半之壑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梟之愛其子之說也是非不議之過歟是又烏足語易之道也

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緖啓其斷也後世史者乃特立之贊既非體矣而末更爲評爲論又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予起路史惟中三皇不可得而稱紀若三皇與五帝全德具美勉爲之贊其諸紀敘不敢有所論贊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爲我所不暇其作春秋特亦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今之論辨蓋以事出緜古隱脫難白有所不獲已者始別爲錄私竊自謂以爲士子所玩在是若別之則茲史復爲斷爛邸報乃準歷代史例所無附之逐篇之末姑遂聽之宜其用字時有本書不同君子其必察焉其辨證非詳故者存之卷外

路史後紀第一卷

路史後紀第二卷

宋盧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太昊紀下

女皇氏

女皇氏㚿媧媧一作去㚿與庖同出唐文集雲姓按洞神部伏羲姓風女媧姓雲號女皇名媧蓋古聖人有不相襲以知書傳所言女媧風姓止本伏羲言之不知其嘗更也一曰女希世紀云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爲女皇而姓書希氏出於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希之妹知羲希古通用蛇身牛首宣髮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蛇軀列子以爲皆蛇身牛首虎鼻故曹植贊女媧云二皇牛首蛇形蓋人之形自有同乎物者今相家者流取象禽獸之形體者是矣非真首牛而身蛇也韓愈柳宗元且不之達至今繪畫羲炎者猶真爲太牢委蛇之狀夫宛然戢然作於堂上而何以君人哉王充云世圖女媧爲婦人形斯得之矣至陶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有所謂牛頭阿旁者爲是三皇五帝尤可怪笑太昊氏之女弟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婦非也蓋以女媧一曰女婦妾之出於承匡山名在任城縣東南七十里寰宇記云女媧生處今山下有女媧廟生而神靈亡景亾譎少佐太昊禱於神祈而爲女婦正姓氏職昬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則是曰神媒風俗通云女媧禱祠神祈而爲女媒因置昬姻行媒始此明矣夫昬以昬時而昬繇此因以因婭而因乎人姻者烟之始媒者烟之聚所謂昬因姻媒如此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㚿媧氏乃立號曰女皇氏冀州卽中冀如蚩尤亦滅于此蓋屢亂矣或曰中國摠謂之冀州詳今福地記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山在金之平利上有女媧廟與伏羲山接廟起伏羲山在西城女媧山在平利寰宇引十道要錄云拋錢二山在焚香合于此山亦見九域志引弃守令圖繼興于麗長安志云驪由有女媧治處又云藍田谷次北有女媧氏谷三皇舊居之所卽驪山也許氏云殊瑞之絕瑞承庖制度襲木勝主於東方喬潭女媧陵記云予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蓋謂太昊以木生火爾非也年代曆云女媧共工大庭皆不承五運理或可信而古史攷以爲女媧水德神農木德妄矣論語疏云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辛黑唐白盧赤此以三正言之也造天立極惟虛亡醇一而不嚶喋於苛事許去嚶喋猶深算也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春秋運斗樞云庖羲女媧神農爲三皇皇者中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者也乃命臣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才民用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以爲隨作束注以爲女媧氏之臣笙簧二器詩云吹笙鼓簧吹笙並鼓簧而不吹則非笙也許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明爲二物仙傳王遙有五舌竹簧漢武內傳鼓振靈之簧說者皆以爲笙中之簧非也蓋筝篪之類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頒管以合日月星辰以易兆之晨作充樂帝系譜以都良管班管名曰充樂樂成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也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爲五十絃以交天侑神聽之悲不能克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成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傳言帝女鼓瑟而云泰帝謂伏羲女媧也故何妥謂伏羲滅瑟而補史記言伏羲之瑟二十五絃也五絃乃朱襄氏之瑟女媧用之非伏羲也世本云庖羲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兩均聲而拾遺記亦謂黃帝使素女鼓庖羲氏之瑟滿席悲不已後破爲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則以素爲黃帝滅之故宋世本注女媧笙簧爲黃帝臣繆矣總紒而笄加之鬆帶而頭飾用縏帶絡頭縰也二儀實錄云燧人時爲髻但以髮相乘而無繫女媧之女以羊毛爲繩向後繫之後世名之頭鬚又云以荊梭及竹爲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爲之橫貫焉於是乘雷車輔六蜚以御天山海經云女媧乘雷車服駕應龍淮南冥覽云女媧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靂車服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席蘿圖雲黃璐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乎太祖之下以此申祠祝而枚占之曰吉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淮南子等以摶土爲人之類爲七十化且有鍊五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鍊石成霞地勢北高南下之說按易內篇云福萬民壽九州莫大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用而麻姑仙人紫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辭注亦謂一日七十化其體則特軀中之事爾故安期生尚鍊五石踐脩者宜知之有補天別說見發揮罷車出澤馬來川獄效靈敝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檄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鴻烈解治百有二十載而落見真源賦元季中元甲子其腸爰化而神居于栗廣之野橫道而處坫王裕於堇龍古塞洪河之流是爲風陵堆也墓今在潼關口河瀆上圮然分河有木數株雖瀑漲不漂沒今屬陝之閿鄉縣按元和郡縣志有風陵堆山河東縣南五十與潼關對寰宇記風陵城在其下閿鄉津去縣三里卽風陵故關也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然九域寰宇濟之任城東南三十九里又有女媧陵成家記云女娃墓有五其一在趙簡子城東今在晉之趙城東南五里高三丈九域志晉州有帝女媧廟寰宇記在趙城故皇朝列祀亦在趙城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徑其處風雨中有女人鱗身騶倡而前鐔生魚一匪帝後果靖中華段成式以爲德宗於靈武遇之宜後再見一云至德

（之際神嘗降之晉破苻堅八公草木皆爲人馬唐得王君奐助討賊張汖通得周公助平李密開元之天王助兵至德之女媧神降此皆佑順可得信之）後乾元中失之刺史秦閡鄉墳天寶十三載天雨晦冥俄失所在至是河房風雷夜聲黎明視之其墳涌復夾之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唐曆云十三載五月失之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復出刺史乃王晉光一作奇光）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爲皋禖之神（古高禖祀女媧後世不攷有說別見）因典祠焉（董仲舒法攻社不雩則祀女媧王充云仲舒迫以女媧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故祭之）又曰皇母（水經注云顯親縣北山一宕水源有女媧祠按太行一曰皇母山亦曰女媧山崔伯易云一曰皇母云女媧於此鍊石補天按今濟源縣之女媧山上有祠廟一曰母山古老言爲皇母山山近復有陵山皆云遺迹實宇記云孤絕似陵皇母山起邑界其祠歲禱又今蛾眉亦有女媧洞常據華陽志等謂伏羲女媧之所常游此類猶多）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應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禁至再三置守陵戶委丞處長吏常切檢校罷任上曆太昊宛丘在陳炎帝長沙在潭黃帝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臨河縣故城東高辛頓丘城南臺陰城堯城陽穀林今鄆界舜九疑今永州界禹會稽今越縣女媧華州界各五戶春秋太牢諸處舊有祠廟者別祭享陵戶並近陵小戶除二稅外免雜徭隆平集云少牢）或云三皇之一也（見洞神部鄭玄注中侯敕省圖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云女媧脩伏羲之道無所改作故孔穎達謂大易與佶之條不見有女媧難以輒信也）

贊　制度承庖婳彼女希虵主東方前蚍後螭宓穆靈門爰瑞席圖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川嶽效奇馨烈宏集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斷鼇立極地平天成笙簧汔今載祀風陵

女皇氏題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作史記世家侯室而紀皇王然而呂后項籍俱列本紀人皆疑之且以爲太史公壞編年之法以立紀傳予有以見太史公爲得聖人之意也夫春秋編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不敢僭聖人而作經於是法外傳之體以爲紀表世家焉是編年之法也惠帝死孝文未立呂后爲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屹然中絕其統邪知此則知太史公紀呂后之意矣班固作書吾不知其知是否也然亦紀呂后而不敢紬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歐陽子不知出此乃以爲春秋之法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此歐陽子之失言也聖人之作經隨事舉實非以意而遇事是故五剛在御而一陰得位則哲以大有天地之義事則逆爾統在惠則紀惠統在呂則紀呂豈固曰婦人不得爲君吾不紀邪（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紀政實出于后也固乃立惠紀于呂后之前唐高宗崩中宗即位武后廢之及其反正史遂紀之武后之下范祖禹以爲春秋不王吳楚以存周室唐有天下武后得閒之遂復中宗之年紬武氏之號此尤倍理不知周既革而易祚矣范曄華嶠之徒乃以謂后者配天作合前史錄外戚于末編非其義乃盡取諸后紀之斯無識矣不知何所見而紀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宣王未立有共伯和者釋位以間王政蓋十有四年矣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共伯歸國故當時史氏以是十四年者繫之號共和焉知此則知予紀女皇氏之意矣（有共和辨見發揮）嗟乎君子之制行至其窮則皆道之廢也妃后之賢不通俌佐君子求賢審官以贊其外而已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相葆之以踐祚三母之賢不敢干也自宣太后臨朝稱制而牝晨時播姁媮嬿婉違夫子者莫不以荐其口故宜都內人云古有女媧者亦不正是天子也特佐伏羲以定九州而已爾後世孃媪越出房闥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非俌昏王則抱持小兒以求肆豈知天地之義女卑於男也邪而學士之論不知出此亦難乎爲頌矣（武后時宮人李義山紀其事）或曰項籍與高帝同時而王胡爲而著之紀曰是又所以爲編年也方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而又挾義帝以令諸侯漢中之地非惟偏也而高祖之王又出於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之勢在於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而後紀還于漢是編年之法也（揚雄云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禪又曰秦楚爲天典命馬遷作史以楚繼秦列項于本紀是以有天下待之矣班固降之于傳蓋以其書王漢作爾而歐陽子論正統遂以其說爲非謂列羽爲紀此豈可法且以爲厲王後無君周公邵公爲政十四年而宣王立是周統嘗絕十四年而續故周史紀年謂之共和漢中衰而莽篡立十五年而敗是漢統嘗絕十五年而續故漢史以其事作傳則統之絕何害誤矣夫統者謂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也秦失其鹿勢已歸楚沛公以降悉聽命沛公雖先入關而不能有未幾羽屠咸陽熬子嬰是楚當紹秦矣固之傳羽固非史記之例若張衡劉知幾謂後漢宜爲更始立紀不知此總史之例二書漢書却不然也）雖然項籍實起羣盜其自爲

稱曰西楚霸王而已列之本紀則誠過矣 義帝從牧羊爲羽所立遣將救趙滅秦首尾三年太史公宜爲之紀以繼秦而不紀者以羽實爲之而義帝之後無繼爾劉歆葛洪謂遷發憤著書列項羽于本紀以見居高位者非關有德則非矣昌邑王在位二十七日以過惡廢固無可言者然已爲君踐帝位而乃絀之與宗室同傳豈非以是爲貶而不知列之紀乃所以暴其過也厥後魏齊王芳廢歸藩中東昬侯廢帝奕宋前廢帝子業後廢帝昱齊鬱林王海陵恭王東昬侯陳廢帝伯宗元魏廢帝節西魏廢帝欽北齊廢帝因後唐廢帝從珂並以過惡廢皆列之紀蓋以其常踐位豈以久近論哉 予既紀太昊與女媧見共氏之爲以水紀事則既改正朔革制度矣固不可沒也因更傳共工以贅于太昊紀之末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羲氏之代侯者也 世紀云女媧末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非也于時已有侯國 是曰康回 屈原云康回馮怒地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氏之名蓋康其國姓回其名爾 髦身朱髮 歸藏啓筮云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妭狠明德任智自神太昊氏沒俶亂天常竊保冀方 按淮南子覽冥言伏羲之道但言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是矣然以爲炎帝後則非也据古列子尹子皆先敘共工而及女媧至淮南本經乃以爲舜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繆矣故共工有三詳發揮補天辨 搶攘爲傑於是左概介丘右彎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空桑莘陝之間於女媧之都爲近故共工決水灌之欲以止之猶後世智伯梁武所爲者智伯曰吾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共工氏之所爲也 乃敔劇于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爲卿 瑣語云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沈於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 自謂水德故爲水紀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誰起而失其紀是以後世不得議其世也 荀悅漢紀引劉子政父子之言謂五行之運以子承母伏羲氏木德共工氏承之以水居于木火之間伯而不王公孫弘賈誼倪寬馬遷皆以秦在水德漢据火以克之非也 方其君國也專以財利貿興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而陸處十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 見管子澤課信差於陸產 迨其跂戶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於是立兵仗聚亡義以奸天憲 韓子云共工之戰鉄銛矩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禮兵仗鎧載已大備矣 專任浮游自聖其智以爲亡可臣者故官擴而國日亂民亡所附賢亡所從 見汲冢書及六韜 尙虞湛樂淫失其身猶欲

顧瑞屏曰嚴嚴霜斷此史書所尊在于義指之縋切紀事瑣維之語終末藝耳

憑怒傃其悍塞壅防百川墮高闉卑率方輿而潮陷之 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共工氏棄此道也云云見周語 行違皇乾諸福弗畀疾薦作而留屢臻女媧氏戮之共工氏以亡 共工氏無霸名有辨見發揮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陸農師云皇而霸者也謂之霸入於器故也所謂共工氏者如此若伏羲氏襲氣母則全粹矣 凡四十有五載落有子不才終死爲厲 禮傳歲時記等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紀爲君傳爲臣路史之書豈故爲是瀆滕哉紀皇王所以尊天子也傳僭僞所以懲霸据也尊天子所以壹天下之統懲伯据所以著叛竊之罪統既壹罪既著則亂常犯上盜國賊民者不能一日遁形於地上矣齊桓晉文衆所共德也孔子作春秋蓋甚貶之勤王而請隧則併沒其功爭入而無親書齊小白曾何間於州吁與無知乎狄泉盟王人河陽朝襄王會宰周公王世子豈徒載之空言哉亦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經而已矣百歲之後有孟軻氏者蓋知其統矣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予之路史宜有合於此者不可以弗察也元經何爲哉彼將以進退南北也而自拂其統也乃自比於春秋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夫春秋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而正統常在周也帝魏於太和之元則不知所以爲始絕宋於元徽之五則不得所以爲終是則宋魏之間正未嘗分也正未嘗分則統未嘗壹也乃自比於春秋邪吳楚僭王春秋屢抑以夷狄而有中國雖有大功必如桓文之予而實不予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覿先王之大道也未覿先王之大道而猶猥經百世區區於麟止獨何歟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豈惟王通哉使後世黜黜於正統之論而不得其正者皆通之咎也

太昊紀下

路史後紀第二卷

路史後紀第三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炎帝

炎帝神農氏農從農囟聲籀文作凶古作田故呂春秋管法法皆云堯使稷爲田田之訛也農厚也籀作農洞靈經蟲蟲皆滋於此姓伊耆一作祈世以爲堯姓非也熊安云伊耆氏卽神農詳詩禮正義集韻作帆云古天子號蓋誤當作阢名軌見春秋鉤命訣註一曰石年見春秋命曆序或作耳訛是爲後帝皇君見洞神部禮記正義云神農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炎精之君也乘火德母安登感神於常羊春秋元命苞云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竜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爲神農詩含神霧云龍首顏似龍也此亦後世劉媼潘夫人之事爾常羊華陽之常陽也安登傳多作女登生神農於列山之石室卽烈山與厲山也見荊州記水經賴山今江夏隋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生而九井出焉荊記云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二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所生神農既育九井自穿一穴舊言汲一井則八井震動寰宇記云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大木木傍陰人卽其井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荊州圖言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厲鄉山東有石穴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此老子亦生於此故崔玄山瀨鄉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初少典氏取於有僑氏是曰安登有僑國也世紀云神農母任姒有僑氏女曰女登非也孰有一姓而任僑兩國者蓋任姒乃帝魁之母世多以世魁爲神農因合之爾生子二人一爲黃帝之先龔少典氏一爲神農是爲炎帝詳譜圖炎帝長於姜水成爲姜姓姜姓之祖也扶風美陽鄭駁異義云炎帝姜姓太昊所賜黃帝姬姓炎帝所賜其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伊卽伊尹之邦耆卽文王之所伐者猶陶唐然詳國名記長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顚顚首今炎陵廟像正爲王者衣袞戴冕龍顏而大脣懷按太祖黃帝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至百二十間以上令禮院立定配享功臣檢討儀相宜其有所据矣成銓戴玉理命曆序云有神人名石耳蒼色六肩戴玉理注云日月清有次序故神應和氣以生之大脣一作大眉玉理一作玉英猶玉勝也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必以黍稷日於淇山之陽求其利民宜久食之穀而蓺之天感嘉生菽粟誕苓爰勤收拾剛壤地而時焉已則厘牟五子偕至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取種之夫五穀未有不自天來者或曰天道遠神農后稷之事未必皆然詩言有相之道第以其翼翼油油若有相之者爾此不通之論天人之交何遠之有詳發揮雨粟說神農灼其可以養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坌土蹉穢燒榛辟野以教天下播種嗣瓜蓏之實而省殺生之敝始諸飲食烝民乃粒梁武祠像碑云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種穀以振萬民而管子謂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陶弘景本草序神農嘗草以省殺生之弊惟生亡德咸若古政形墳文於是師於悉諸九靈學於老龍吉祖其高矩以致於理悉諸新序作悉老鄧姓辦作悉清非九靈或云大成也莊子云妸何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或者以爲寓言非實夫寓言者謂寓其理於言借事以寄吾之理爾非鑿空造端之說也受火之瑞王承熒惑故以火紀時焉神農之有天下代邪禮邪不可得而詳矣董仲舒繁露云神農氏之有天下與天地俱起乎其有所代乎神農有所代則可湯武之有所代則不可何也是以神農氏爲代非邪於是修火之利管子云神農作種五穀於淇山之陽九州之人乃知穀食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腥臊民食之無腥膻之疾而天下化此正言炎燧改火事字誤爲黃故下言黃帝之王童山竭澤云云可見乃范金排貨以濟國用班志云食貨興於神農之世而易明言神農氏聚天下之貨貨幣之來久矣故杜佑謂農列鄽於國以聚貨幣日中爲市以變有無竊攷前譜異布中有一神種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圜面文六字背一字又一寸種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間八寸重八銖有郭面七字縱橫神農幣也又不知年代品有一大錢圜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肝字鉤畫甚精神字也而董譜又有䡊由一金佑所推知貨自神農以來有之不知已二三分金貨矣因時變煤以抑時疾以炮以燖以爲澧洛醴酪也醴味似澧酪味似洛禮運言汙尊杯飲謂神農時楊仲昌加邊議云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儀禮正義亦云神農以上水爲玄酒此不知何所見古史攷云始有燔炙裹肉燒之曰炮此燧人之世謂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是大埏埴以爲器而人壽陶冶之事始於遂人蓋有人事則有之若古聖人每創一事必盡其變而後已是故卦立則有貞悔占稽之事室立則有宮隅門牆之制穀藝而烹蒸杵臼之用與藥嘗而炮炙佐使之法起楹輪爲大輅之始兜冒爲軒冕之源燔黍爲柴望之濫觴土鼓乃云門之奉石理勢之來事有必至此遂人出火而陶冶燔炮之事有不待於後世也黃帝內傳言黃帝始作陶蚩尤作冶呂春秋言昆吾始陶冶蓋廣之爾此類尤多宜攷官長師事悉以火紀故稱炎焉世紀云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炎帝關尹告列之子神農有炎之德者通典云有火星之瑞也肇迹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爲氏或作烈山麗山同按列厲與烈音本通垂帶如厲裂也故音爲裂趙都賦與越叶蜀賦亦與結叶詩栗烈叶卒歲而校獵賦隆烈亦與內叶知古同也且厲山卽賴山故登眞隱訣音薤字爲咸厲切蓋音如賴注者不知謂音小異誤矣開山圖云列山氏產山谷分布元氣蓋卽厲山氏蔡墨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禮七祀本厲傷神也儀禮正義謂帝至之無後者至漢七祀無厲而有山神說者遂以爲厲山氏妄矣杜預又以烈山謂炎帝時諸侯劉玄已非之豫若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太倉爲主而太倉穀爲主天下萬物亡以易於穀於是

丘瓊山曰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廪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爲闕歲移就之法也蓋其來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灾而無患也歟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蹠窮髮跋芃野制晦清甽分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穰以供粢盛而給軍國 漢書云神農之教帶甲百萬而無粟則不能守也兵書謂神農以石爲兵而帝亦嘗伐補遂則軍旅已備矣漢代猶有神農兵法一篇則兵武之事有不出於有巢太昊之時乎第年載遼邈有不得而詳爾乎 爰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亡敗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之麻桑以爲布帛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創捄鈇爲杵臼作耝耨錢鎛梋蕎井竈以濟萬民熚盁剸鐕以蒸以𤇾民始播食而不胜 赤冀即赤冀赤冀若也一作赤制炎帝之臣與攞提諸稽元囂皆十二支神作冀者誤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黃帝堯舜時呂春秋云赤冀作杵臼而新論以杵臼爲伏羲作黃帝內傳以爲黃帝作鉏鎒鐕鏟之類事始等始各不同有說別見 故爲政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于政林林生人亡亂政典 此三墳書神農政典之言 又設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農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不貴難得之貨不器亡用之物是故耕不彊者亡以養其生織不力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亡十倍之賈倍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績力歸於上而功被於下歲守十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乃制爲之數一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法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之法倍十蓰夷疏滿之亡食者與之廛亡種者貸之新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泆並作而亡有入於溝壑乞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亡制令而人從 淮南子云神農無制令而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非無制令設而不用也故六韜云神農以爲賞在於成民之生然賞不施於人而天下化則非無制令矣 衆金貨通有亡 按神農貨曰一金則其爲幣已衆矣故董氏譜謂杜佑椎貨自神農以來不知已二三分金貨也 列廛於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於是俱興 耒耜之益臼杵之小過交易之噬嗑皆世之急務固不在連山易之後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 南方火爲神明命曆序注云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故天下號皇神農禮含文嘉云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德信濃厚若神故名神農 謂亂時不殖亂氣作沴乃紀上元調氣朔以端啓閟拂㷊蕎辟戶隰以逃民害 神農書云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通天爲戶隰地爲不涑君爲不敬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游必有憂悔此復之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事也隨志云神農分八節蓋定之也 三朝具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也 神農之曆自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楊泉云曬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名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漢使校曆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應劭云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雖非漢太初然其法亦不大相遠 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 見在紀外紀非商巫咸經有巫咸而郭氏巫咸山賦乃以爲帝堯之醫豈其職而名哉 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之卦也故種艮以爲始所謂連山易也 艮前寅而後丑丑歲之終寅歲之始也萬物之終始也矣伏羲六十有四卦其名未著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代爲異代弗之知陽豫游徙之類連山卦也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湯豫之卦可史記始皇得璧言明年祖龍死不樂卜之卦得游徙是矣世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禮言夏謂之連山夏人用之也陸佃云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然北濟劉光伯常撰爲連山魯史記以應遺書之詔後亦敗矣世有連山三十卷者乃梁元帝之所撰 故亦曰連山氏 艮山也字音轉注列山者亦連山之轉邪然則連山以帝而名容可知也 謹時祀盡敬而不斷喜挹春閒焚封豨鬼桴土鼓以致敬於鬼神而上下達矣 見莊子晉志杜子春云以瓦爲匡鄭注不從孔穎達云始諸飲食敬鬼神祭祀吉禮起於神農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云 淖澆泊閔愚惷爰問於太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冊 素問大論岐伯言臣覽太始天元玉冊天之文冊之氣經於牛女戊己分云云戊己分者奎璧角軫天地之門戶也唐馬總意林云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煑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出方長生不死衆曜同光神農從其嘗藥以救人命玉水云鬼臾區十世祖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元玉冊今按文有十二篇 磨蜃鞭茇察色腥嘗草木而正名之 小司馬史記云神農磨蜃百草是嘗又云帝以赭鞭鞭草木按事載搜神記云神農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楊燗藥圖序所謂神農旋赤鞭而䟫毒者夫草木之類雖則散殊然察其形色嗅其臭味自可別善惡堪作某藥可治某病固不待嘗而後知然聖人必逐一嘗啖制神鞭者蓋以重其事爾任述意云太原有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又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原亦名藥草山中有紫陽觀云帝於此辨藥 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 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 傳記說同孔季彥獨以爲伏羲嘗草木之可食者一日而七十毒世

按帝王世紀曰庖犧以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白歸歲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詞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可三聖代歷三古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按說文曰巫咸初作醫帝三世紀曰神農使岐伯嘗草木典醫療疾

按禮記曰天子大蜡蜡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周禮曰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畜風俗通曰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

紀從之此亦陶氏序本草謂神農書八卦等爾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見三墳書本草中今本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者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著本草四卷按漢紀雖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止三卷是故或謂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乙經本草則漢世嘗有之特未廣爾乃立方書小史去神農方書靈樞云黃帝曰予私覽諸方則方書古有之故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察和齊摩踵訛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僦貸季岐伯祖之師理色脈者移精變氣論云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素經云天師皇帝云我於僦貸季理色脈已二世矣劉粤又制請雨之法蓋南置水掩骼埋胔以待天澤之至見神農求雨書其說別出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谷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赤松子者諸侯也移老襄城於是下之致為雨師神仙傳云赤松子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教神農入火至昆山上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俱仙去及高辛時復為雨師列仙傳云赤松子輿者黃帝時啖百草花不食穀至堯時為木工舊傳謂黃帝師赤松或云帝嚳師之一云堯時為官師猶火師龍師然今道家有黃帝問赤松經而張良欲從赤松遊故代為仙赤松子迹在襄陽平陽或云石室非也有說別見以剸剸民食刑盡悴而不顧通玄經每歲陽月盍百種率萬民蜡戲於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建亥之月火伏而蟄畢農事終而始蜡祭也或云後世之文攷之郊特牲乃以周正非也周蜡以十二月蓋夏十月商之十一月晉以周十二月襲虞故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月令以孟冬祈來年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蜡臘共月三代同之皇氏以為三代皆以十二月亦非也故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示在位而主先嗇蜡者合聚百物而索享之山川神示皆豫非止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尤有功於田也○先嗇司嗇所謂田畝神苗稼神者說者以神農為先嗇后稷為司嗇蓋自後世故禮使謂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哉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為蜡祭其先祖造田者故籥師法以神農為田主為始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稷事謂之先稷神其農業始曰神農漢晉以來東耕悉增先農如社儀比齊以上辛丁亥祠先神農氏則又為先農矣故禮記以先農即為先嗇傳以先嗇為田祖司嗇為田畯据籥章樂田祖樂田畯也享農及郵表畷禽獸猶虎水防昆蟲通典曰蜡之義自伊耆之代有之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亡作草木歸其澤傳以是神農蜡辭有傳宅澤皆音鐸宜葦籥土鼓榛杖喪殺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蜡者歲終勞農休息之際也蜡與臘異有說別見惟不順成則厭禮而婚條風至則合其亡夫家者以蓄其民是固淳鹵作而人民毓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孝經援神契云神農耕桑得利究年受福究窮也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扶犁一作扶來即伏羲之鳳來來犁古同音爾帝繫譜云伏羲曰扶來神農曰扶犁蓋未達詳太昊

紀制雅琴度瑤瑟以保合太龢而閑民欲通其德於神明同其龢於上下曰瑤貴之也楊雄琴清英云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淮南子云神農之初作琴以歸神反望反其天心新論云神農為琴七紘以通萬物而攷治亂而治聞記乃云二十五紘說文世紀隨志小史通曆又皆以為五紘非也按廣雅神農之琴長六尺六寸有大分然亦以為五紘有說在發揮於是神澧濩嘉穀苗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攷令禮含文嘉云神農修德作耒耜地應之以醴泉書斷云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穟炎帝乃作穟書用攷時令亦見墨數及韋氏字源渾之高乎北三十五里羊頭山也寰宇引山海經神農嘗五谷之所上有炎帝廟蓋郡國志也山今在上黨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南帶太行右有散蓋今長子西南五十里有神農井出羊頭小谷中九城志上黨有神農廟井又云隰州有谷城神農嘗五谷於此而上黨記廟西五十步石泉二所一清一白甘美呼為神農井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上下有神農泉為神農得嘉禾處地形志亦云得嘉穀之所太平御覽屏封一作丙封命白阜度地紀脈水道脊木方竹杭潢洋而有亡達春秋元命苞云炎帝之臣曰怪義生白阜是圖地形御覽怪義為白阜毋名阜為神農通水脈使不壅塞以遂甄四海紀地形遠山川林藪所至而正其制蓋正九州之制錦帶書三神農甄四海故文選詩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分疆爰封眾子命曆序云有神人驚六龍出地輔號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數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世紀云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尚矣諸子言神農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蓋所制里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於以相用而寄其慽近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呂春秋云神農分國近國地廣遠國地愈小海上有十里之圖與二十里也此特一聚落附庸采地爾以今觀之中華戶密緣海人稀而何以為國哉三墳書氣墳云山氣上聖人以安萬國吏攷其制蓋制應有萬且不應見於炎帝之後世言黃帝始創萬國繆矣說詳國名記國土相望彘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縣中下外猶運指建瓴而王者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以守之詳太昊紀注后歲省方觀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見淮南子及隨書宇文愷傳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土不能虆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以享上帝祀鬼神如此而已晏子所言下之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以示人之節者故王禹俾有巢氏碑云猶賴伊耆儉於一時椽不用斵階無剪茨則知自神農矣或謂黃帝制屋廬始作明堂妄說移在賦祿書補遂不恭乃伐補遂而萬國定庾肩吾云炎農本卷領唐勛載允恭方傳來世盛尚且欲從戎是兵伐矣補遂二國見呂春秋蘇秦云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不絕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心有王術焉通典作輔遂非爰崇郊祀封岱禪云以大報而天下治封禪之典郊丘之制也其興亦已久矣故曰羲農之郊曰禪後代之所守世或以為起於黃帝失之襲九竅種九熱提挈形氣而嫥婉乎剛朒以竅領天下是故萬物百

陳明卿曰爽俊雄傑亦古作之持世也

按劉恕外紀云諸侯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神農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西至交趾北至幽都

族皆有經紀條理（許叔重云緻法也緻形也謂九天九地之形法摶捖猶和調也）不以物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物之祖故其民璞重端慤有善而亡惡（文子云智者無所施其巧勇者無所措其威）虛素以公希聲若退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是故威厲而不試謂賞在於成民之生賞誠設矣然不施於人而天下化謂政亡有棄法而成治法誠立矣然刑罰不施於人而俗善（見別本六韜淮南子云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圄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壞於姦心則既有圄圄矣圄圄柴柵獄之始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資而與之龢同任賢使能故官利則而賢者歸是以天下共尊共富之（越絕書云神農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之不以自智而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懷其仁義之心神不趙於匈中智不出於四域知其白守其黑是故求死而不得（還金丹訣云按黃帝內經神農知白守黑求死而不得注云知白守黑卽是合二性也）後其身而先外其身而存其神不國其鬼不神亡隅亡適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暘谷偎僾之人靡不戾止天不牟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黃龍川泳丹渠先産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亡扎瘥沈焅之慼蚳人猶劬窪尊臼飮竦身戴聽以陶乎至化惟亡共胥之怒而不聞王役之搖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生是以唐堯數言朕之比神農猶民之於鼂旦也而嵬說者猶以爲夫負妻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足以言人道邪（尸子語按文子與淮南齊俗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不過親耕躬蠶而已故曰神農黃帝緻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言使萬物莫不注其耳目而六韜兩疑云三勸皆親六懷有常天下安樂和乃立王神農並耕天下太平繆矣）都於陳（今宛丘有陳城故陳國傳云太昊之虛或云神農亦居此鄗元云今故城北有所謂羲神實者其處也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砦朝實而暮虛也予以是知神農之去太昊爲不遠矣傳無炎帝之虛而記載皆以爲都魯此繆認大庭爲神農故爾世紀云太昊都陳豫州之城西望方外東及明諸胡公之封神農氏亦都之是羲炎采同處然攷羲炎之都似在陳倉太昊紀已詳之而世紀云又營曲阜故晉志云神農都陳又別營曲阜郡國志云自陳徙都於此昔大庭阪譙周云炎帝居大庭實記曲阜炎帝之虛皆相承之訛也）蓋宇於沙是爲長沙（攷神農之都宜在南方故顓帝之都在北益以知太昊之在東少昊之在西爲信第世遠紀略傳者亂不得其定其詳見後及國名記中）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

楊升菴曰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唯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等主之用上公禮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

所謂天子墓者（郡國志云炎帝神農氏葬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羨今郡有萬里沙祠故曰長沙世紀云神農葬茶陵衡圖經云茶陵者所謂山谷生茶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竟陵零陵江陵之類是矣炎陵今在麻坡林木茂密數里不可入石麟石土兩杉蒼然逾四十圍兩杉而上陵也前正兩紫金嶺丁未春予至焉寓人云年常有氣出之今數載无矣所葬代云衣冠赤眉時人慮發掘夷之陵下龍潭傳石上古有銅碑陷入焉五行書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葬）有唐嘗奉祠焉（有唐代舊記）太祖撫運夢感見帝於是馳節覓求得諸南方爰卽貌祀時序隆三獻（廟在康樂鄉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太平興國中將事官覆舟憚險奏徙縣南隅廟有胡眞官殿云帝之從臣帝病告以當葬南方視旗所蠱過嶠郎止因葬於茲今中途嶠梁嶺也梁坑有轍迹淳熙十三年予請守臣劉清之奏於陵近復置廟乞以陵前唐與敝寺爲之謂佛殿其中而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時初未嘗有西方之教君從之卽命軍使成其事未竟而去）惡戲威德百世祀至神農亡以尚矣我宋火紀上協神農豈其苗裔邪何誰昔之夜神交萬載而乃丕揚於今日歟（事具孫冠大字碑）在治百四十有五祀（世紀外紀並百二十或云百四十）年百六十有八（元年甲戌）亦謂赤帝（仲舒繁露云堯以神農爲赤帝河圖言赤帝有女謁鐵飛之異而經亦有赤帝女女娃姜姓爲精衛在上黨發鳩山知爲炎帝云）其崩也天下之人爲之不將者七日（丹壺記）納承桑氏之子（漢書作桑水氏書傳多作奔水氏字轉失也吳起云承桑之君修德忘武以喪其國神宗黃帝神武秘略言有唐滅之唐太宗金鏡述惟作桑氏卽承桑也）子十有二人

贊　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修地利粒我烝民鞭茇嘗草形神盡悴避隰調元以逃人害列廛聚貨吉蠲粢盛夷疏損穀禮義以興善俗化下均封便勢虛素以公威厲不試弗傷弗害受福耕桑日省月攷獻功明堂天不愛道其鬼不神威德不孤萬世同仁

炎帝紀

路史十二

後紀三

濟世有道其可與貪而躁者謀哉天下無常勢而時勢有通塞世故有利害而利害有淺深近而淺貪而躁者能知之利害之長而深非聖智有所不能悉也

張受先曰封建之不得不變爲郡縣不得以此罪奉政也此係乎上人如必止郡縣私而封建公亦非通論

封建郡縣其事槩可見矣借以巨室倪（音顯又遍切譬也）之偃豬（音宴沃壕也）有十囩（音芸）之籍其月舉亦博矣其課辦亦劇矣必委能囩率之將卒之儻來十鉗奴之爲利乎抑何如推囩之愿民而甲之邪其忠主仁民經略久近固不同也知此則封建郡縣可得而議矣予嘗言之彊幹弱流天之道也封建之行也豈利一宗哉其於民俗尤所急焉者也是以先王世雖極治猶且濯然莫敢或後况亂世邪聖人之憂患莫非爲亂世計也苟上有明辟則封建而治郡縣而治上失其道則封建者亂郡縣者亡封建而民猶能存　郡縣而四海累氣事之深淺有間矣而昧者乃謂封建聖人之所不得已或又謂郡縣則主祚促而利於民談何易邪請毋多言而觕喻之王者奉天地法至公者也封建者天下之公也郡縣者一人之私也惟公也故人皆得遂其私惟私也是故公私俱廢士民兵政一切取苟且之術豈直越肥之視秦瘠邪又將剝之以自厚也郡縣若此而上之人猶欲冀俗之歸厚是何異於秉棁（音拙楗上撐柱）而招狗而柳鄉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何不思之甚歟聖人之所慮固不在於彼也昔者晁子請削七國而七國反逮夫主偃策行而列侯之坐酎除者百有六可謂罰非其罪矣而汔亡叛其勢異也惡戲自封建法廢而後世不見成康之俗君無世臣民無常主無惑乎道之卑也　國家承平百年之間民物阜毓波夷夏海寶超軼乎三代惟世變風移之事視之有愧則封建不行之所致也茲豈陋儒俗吏之所知哉日者漢唐雖稍封建然而因陋就簡事不稽古紀綱法制一無或備是顧得言封建邪茲其所以歷世紛紛偉偟救弊之不暇者豈封建之咎哉制之失其道爾予觀神農之治天下甄四海建諸侯處賢以便勢胥用而平民近者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有十里之侯若二十里者以大制小猶幹役指繇中下外如水建瓴是故上下得以相安而人皆惡死然後知賈顔之謨蓋亦善而未盡聖人之經國立法其慮世防患可謂至矣三代之所以長久此其效焉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盡矣不然楊子云豈識下於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卑於李百藥乎彼宋祁輿遞救之言尤爲可切厥（哂不出齒笑）也

路史後紀第二卷

路史後紀第四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炎帝紀下

炎帝柱神農子也（魯語烈山氏之子柱內傳說同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曰農農官也即爲柱）七歲有聖德佐神農氏曆䂨原銘百藥爰忌其人比梩定利芟茇及寒垡土時雨至則挾創又以從事於疇殖百蔬區百穀別其疏遨深耕聖作以興歲天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真源賦云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辨其百藥闢田墾土興於穀帛化於市鄽民無征役）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嗇故其人不佻不病民亡駹事審時而權宜是以老幼安里而亡謝生之心滘西盪河原東澹海滘南燿丹垠北汔幽虛莫不來享來咨來茹亦曰列山氏（傳云列山氏始爲稷謂柱）五帝以來稷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云柱爲稷夏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所言者皆人神孝經援神契云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主俱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配亦異柱弃句龍第配食爾）

說

炎帝慶甲帝柱之伷也自帝慶甲至帝臨書傳蔑記不得其攷事固不可以槩論有顯然之是而世以爲非有斷然之非而世以爲是者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而書傳止存八葉年眇記落固無足惑然運歷諸書復併張爭詭其爲政之日而世交引以爲是（春秋命曆敘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曆世紀補史記外紀紹運紀運圖等並因乎此）真誥有炎慶甲而國語烈山氏有子曰柱二者記並無有以今內簡炎氏爲世以十拙者亦七首于二帝然自是至帝臨汔亦無紀（楊長史手錄云炎慶甲古之炎帝也楊君受旨書云今爲北大帝君隱居真誥乃疑其爲神農又謂神農功高無應而爲鬼帝常是黃帝所伐大庭氏稱炎帝者失之）夫古之有天下最長世者無神農若也故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呂覽亦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不足信如後世之書耶尸子之言記爲孔子然世猶以爲非宜乎士之不攷古也

炎帝臨（通歷代紀並作臨外紀復以臨魁爲神農子尤妄）

通系外紀以帝臨爲臨魁非也夫帝臨在帝承前（年代曆等）而帝魁乃在帝承之後（補史紀等）蓋自異代世本書言夙沙民叛以歸帝魁則非臨也惟諸歷紀炎帝八世故臨與帝魁遞爲存廢或合臨魁以爲一復有不知神農嘗有後代者則又以帝魁爲卽神農（如南都賦注等以帝魁爲神農名尤妄）而更以神農爲魁傀氏（潛夫論云炎帝身號魁隗帝堯碑作塊隗陶潛云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自勤非帝臨也）嘻儒之無特操如此夫彼又烏知黃帝之元孫帝魁哉

炎帝承帝臨息也其政因民之仞發虛土監賈區儲併廢舉以符其詭蓋百五而始收於是貢胥之法行焉（神農書云承爲民賦二十而一按管子言共工氏之霸取民有法而神農亦有終歲獻貢之事賦貢之來久矣特神農教民稼而後有穀米之賦帝承爲之制爾）

說

炎帝魁（帝魁之後八世而爲榆罔昇玄有魁罔其說非是）帝魁之立祇脩自勤質沙氏始叛其大臣錮職而譁誅臨之以罪而弗服其臣箕文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亡禮怒而拘焉譁而弗加譁卿僨質沙之民自攻其主以歸（質沙炎帝時候者也世本世紀皆作夙沙亦見英賢錄文子作宿沙云宿沙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說苑淮南子尹逸告成王曰桀紂之宿沙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呂覽亦以爲歸神農此特謂炎帝爾世本唐韻等言夙沙氏煑海爲鹽呂以爲炎帝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鹽宗廟呂忱云宿沙氏煑鹽之神謂之鹽宗尊之也或以爲靈公之臣夙沙衛非也齊多此姓其後爾）

說

炎帝明帝魁之子也明生直

說

炎帝直直生氂是爲帝值

炎帝氂氂生居是爲帝來

說

炎帝居母曰聽詙桑水氏之子也（太平御覽詙音妖生常林女子炎宜有䛦音或作談作郯轉失也）

居生節莖

婦人之賢亦有能世其聲者尤爲不恆有也夫世固有賢母眷其孫子而願授其孫若姪終以閑有家者杞蕩二姬爲子來逆原流益別惟其賢有以知之也　昔者神農取於承桑氏矣至於炎居復納承桑氏后稷取于有駘氏矣至于泰王復納有駘氏此其子孫繁衍盛大豈偶然耶夫婦人倫之本也　魯自惠公而上世取于宋桓公以降世取於齊非一日矣所謂必齊之姜必宋之子文姜何爲哉莊公世嫡而猶制使必取其黨抑果賢而合於禮耶齊女待年公齒晏矣而且牽惑姜氏至年六六不有內主以陷不孝之域聖人書子同生徒以見公之失婚爾若云喜其正則文武之生不書若云冢嫡則出姜之子不見於經惡呼婦賢而世其聲誠爲不恆有哉

炎帝節莖節莖生克及戲

炎帝克年代曆帝刻同餘書皆作哀非古書克作扈又作哀繆爲哀爾炎居生節莖節莖生戲戲生器見山海經書傳鼇後爲哀哀後爲榆罔失之按鼇來互音故書傳多作帝來小司馬記厘生哀哀生克克生榆罔又以哀克爲二矣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是故狐死首丘魚肉之蟲集於地而北行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予游陵山拜靈丘徬徨重阜覿玄廬潛闉之竄其間者崔嵬隱約且二百所以傳信之神農有天下七十世若其妃后亞旅則有之矣方金戎犯順初原之坻隴穿焉方中尸首會撮而腊黑玄綃單衣偃負穿中附旁惟銅鼎劍璽既取掩之他日邑胥魁成新室匃其鼎榮焉燕合未既而室燬鼎遂亡之而棄劍鼎者亦門滅茶陵大姓老尹將爲予詳其事嗟夫易墓非古也太公之封管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而文武周公猶反葬畢族葬合兆古之道也是何魯人長府之事予稽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公欲改爲長府故閔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章其惡不韙哉此孔子之所以聞之而發夫言必中之語蓋亦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繇此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定公之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季孫乃止問於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將焉用之七月癸巳葬公于墓道南孔子爲司寇也乃溝而合之墓夫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也周代冢人掌公墓地必辨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中居昭穆左右凡諸侯以前卿大夫以後惟兵者不入兆域季孫惡其君乃溝絕其兆使之不得上同先君故孔子於是溝而合之以反於義族葬合兆自天子達繇古然矣何惑乎炎墓之叢哉或曰周公蓋附其亦不詳於禮者歟

炎帝戲戲生器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古今通系系炎世在位之歷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哀四十三年榆罔五十年小司馬史記乃有魁無臨而通鑒外紀神農後爲臨魁六十年帝承繼之帝承六年諸書不同世紀等不逾此夫神農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千年而命曆敘等類以爲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之紛紛且以炎黃爲世皆踰百載其子孫無一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間知其難据炎帝器器生鉅及伯陵祝庸山海經炎帝生鉅封又云器生祝庸鉅爲黃帝師胙土命氏而爲封鉅夏有封父封文侯至周失國有封氏鉅氏巨氏封父氏富父氏世本鄭大夫封父彌真然代北是賁氏又爲河南封氏伯陵爲黃帝臣封逢實始于齊經云炎帝之孫伯陵左氏言齊之先逢伯陵是也故周語云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而說者謂爲夏之諸侯非也蓋因晏子序爽鳩在其前爾太當禮書以伯陵爲伏羲孫高頤碑以爲顓帝之苗俱失之妄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胤三年生三子曰殳曰鼓曰延延始爲使朝鮮記殳戕後出臣堯一云二人鼓兌頭而鼪鼠歸臧云麗山氏之子鼓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爲編鍾生靈恝靈恝生氏人山經云氏人能上下于天氏羌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繆有逢氏鏠氏殳氏延氏氏氏齊氏鏠非逢漢以來書爲鏠遂有之後漢氏人齊鍾留魏孟觀擒氏帥齊萬年祝庸爲黃帝司徒居于江水生術囂兌首方顛是襲土壤生條及句龍條喜遠遊歲終死而爲祖禮記外傳荀彧傳注風俗通皆

云共工之子脩好遠遊死為祖神非句龍為后土高陽時斷春月子山下有句龍廟無猛獸其居治也能平九州

是以社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以其功高而不可易也故祭法內外傳言商初稷以弃代社而句龍為社不可改蓋後世水

土之神功無及句龍者故湯不得而遷見後世祀之輕易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馭臣丹朱

有句氏句龍氏書作勾鄧姓書云近勾以諱改從系或從金垂臣高辛為堯共工不貴獨

功死葬不距之山句龍生共工而傳記皆云共工生句龍蓋漢儒因山海經之誤失之不攷夫句龍臣高陽而共工事堯執有子先於父百五十季事高陽者按經後云後生垂垂郎共工以知前者之誤脫為信國語以四伯為五之後謂共工侵諸侯而自王祭法以為伯九州者俱妄生噎鳴是為伯夷為虞心呂且功于水封呂生歲十

二泰嶽襲呂餘列申許堯代有許孫泰嶽蓋長伯夷之子世謂郎伯夷始繆於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四嶽則泰嶽為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咨四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為四嶽或襲之爾太史公不應以四嶽為一人韋昭以四嶽為伯夷也一泰嶽生先龍先龍生玄氏玄氏乞姓二氏

異孔晁云今日氐侯湯革夏伐氐氐人來朝白帖其別為青白蚋之三氏後有羌

氏羌戎氏楊氏狩氏氏羌數十白馬最大非無弋後者齊書氏楊氏與符氏同出

略陽漢世居仇池周初復泰嶽後于申暨申伯入卿而楚蝕其壤宣王開元

舅申伯于謝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其土田在周之中世後有宇氏申氏申叔

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野氏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末賜謝懿為太野三輔錄云後漢

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咸然元封已有射姓呂侯為穆王司寇訓夏贖刑後曰甫春秋初

入于楚或云入蔡按新蔡呂本併于楚王取申呂以為賞田是也國語齊許申呂皆繇泰姜宣王時呂始曰甫不與我戍甫乎王是也有呂氏旅氏呂相氏甫氏共氏龔氏欒羅氏唐欒羅真本呂姓為回紇養子因從其姓

姓纂共龔為共工氏後非商周之際有呂渭字子牙敏而內智而動偶諸閑游諸

侯而不用退居東海之濱及棄於室於是伏於茲泉太公河內汲縣人史傳外紀等

皆謂東海人因孟子失之按汲縣太公碑云昔崔瑗為汲令縣民會稽守杜宣白曰太公甫生於汲故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之宜正其位乃立廟水經汲故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鈞于卞溪三年不獲比嫗曰止尚曰非爾知果獲大鯉得兵鈐腹中後葬無尸惟玉鈐篇棺卞溪即磻溪在岐之號縣然今汲北石夾谷水亦名磻溪書中候云尚卞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云姬受命呂佐之滋泉極清泠在磻溪中按渭水至郁夷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激流注溪積成川太公釣此今日凡谷石壁東南有石室云公所居流次平石兩跂膝存汲之溪勿信四友與居文王見之呂遯陳以釣道遂成周業

是為太公望師尚父望其後名書中侯云文王至磻溪太公釣於崖王趨拜曰切望七年今見光景遂變名曰望符

子方外云太公渭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渭䟽石隱崖不餌而釣伸詠俯吟及莫釋竿膝處成臼跗觸成路季連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猶一日也或曰尚三入商朝三入周朝然後合有二說在發揮成王

封之營陵曰齊十五世小白伯於諸侯又若世而陳和移齊鍾鼎寶

玉七百餘年後有丁牙丘尚左湃國宴賓平紀癸柴苑慶賀掌厲獻

易堅氏是年欒襄牽捷青營柯析其裔壬角望紹茶駱弦旗明靈孝

彥閭門桓亘威齊蓋鐸暢李五十六苑亦作宛大夫艾孔卽裔款暢見陳留傳邴粲以唐諱改李東觀記柏齊侯作伯支庶以為氏姓辨云紹與二年以國諱改亘明出孟明古人先字後名南史明僧紹傳云以名為姓非也隋唐間有是光又稱齊後復為齊氏見孔至雜錄及子旗子雅子尾子襄子囊子剡子功子牽子淵子

泉子乾子公公齊旗公牛公牽公翰毋知祭公仲長諸兒士疆樂利

齊季申鮮將其雝門東門東宮西宮南史邴意獨孤宇文東北西南

四郭若左右子因之氏複四十姓曰子曰公皆以王父字者非可妄加世有自號子劉子之類為不知据西魏後周賜崔宣猷士謙忱昔為宇文各至孫復周賜類父賓為獨孤至隋復又後魏是晏氏為高氏高其以采者丙氏邴

氏艾氏隰氏高氏劇氏棠氏高堂氏檀氏灌檀氏穛氏獻氏崔氏移

氏若氏丁若氏陸氏大陸氏井氏百里氏西乞氏白乙氏余氏余丘

氏虵丘氏丁公嫡子季子遜國叔乙采于崔百里等氏出於井伯世以為盧仲後妄穆天子與井公傳顏云井子牙後晉滅虞執其夫夫井伯奚媵於虞邑於百里也風俗通云高傒采高堂公子雍采於移後為氏齊棠公姜姓故郭偃不娶之余丘公族采漢有余丘炳開元有余欽皆音為蛇拾遺記有蛇丘云西王母神異傳姚萇后蛇氏宜出此若閭丘鉏丘籍丘咸丘梁

丘稟丘蒲盧盧蒲之氏又三原盧氏本閭丘氏改閭珣亦改為盧宣世子之孫封汲為汲

氏或作伋非乃丁公之名姓書必謂公子伋封于汲兩引之可笑徯封于盧為盧氏徯氏柴氏文公子高之孫漢盧敖其後徯之裔孫恭柴孔子弟子字子羔後為柴氏仲其支于章者為章氏鄣氏章仇氏

申章氏赤章氏赤張氏漢章弁始加仇氏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命京兆功曹盧若虛錄太公之後姜呂尚齊高盧柴慶國紀紹檀賀桓掌厲牽晏望獻易章謝丁中營浦采許蓋雍門東門子雅子尾子襄子剡子功子牽公旗公牛盧蒲祭公閭丘仲長章仇等止四十八姓刻記禮部外郎崔宗之制銘廟門然多有非其後者敏按唐扶碑乃有三閭氏葵氏吁氏之類皆失据先

是武王得泰嶽後文叔紹之許靈公徙葉悼公遷城父曰焦夷昭九年書許遷于夷周紀謂武王封之焦非也昭十八遷析定四遷容城二十有四世鄭滅之定六年游吉滅許以許男歸一作斯遷然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蓋滅而君在說者以為復立之也非矣國有許氏邪氏叔氏函氏禮氏

容成氏錫我氏買氏止氏焦氏譙氏岳氏文氏苴氏苴人氏亳之譙即焦也故譙敏碑引譙貢唐李利涉定譙氏出姬姓故或謂不出炎帝而出於曹按曹伯陽雖滅焦未嘗居之茲又大妄小帝少也迭名蓋爲政日淺者自慶甲徠俱兆荼陵今陵山尙存二百餘墳蓋妃后親宗子屬在焉魯僖公二十有四年襄王出居于鄭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求之於例則皆曰王臣謂春秋所書王臣之卒者三尹氏記世卿之禍劉卷存定難之功而子虎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其所以言王臣又自不得其說左氏說者既以爲翟泉同盟之王人而公穀氏且以爲會葬之叔服夫王臣之來會葬同盟衆矣何獨子虎而且指之爲叔服哉此惑於左氏晉文公已定襄王之說而臆之也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也夫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時諸侯會溫以勤王因以傍狩公朝王所而衞不會故執之歸之於京師者歸王子虎此王命也故曰歸之於緩辭與曹伯異昔未之究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　王猛居皇敬王居翟泉此圻內境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京師不必成周成周不必王城成周都之別所至王城後入其城說者多不悉然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勳而顧蔑紀何以春秋爲然則襄王未始入也未始入則何居猗鄭寄也踐土之會鄭地也朝書王所則猶在鄭矣會於溫因以天王至河陽故公朝於王所踐土未嘗書天王而朝王所故三傳以爲王在而不書爲晉侯諱必致天子至於再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子至於再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子不爲罪也其妄若此不知踐土之會正以天王在鄭爲之天王實不在會千金之家三錢之府不可一日虛也文之八年王之在外十三年矣而君不立顧不有居守者乎然則居守非王子而誰與繇此觀之虎之居守可知矣王猛居皇王猛入于王城此以宜爲王也而其卒也書王子猛未正乎其位也未正其位而以王子猛書則王子虎之書卒又可知矣子虎書卒益以信襄王之未入也以王大子居守厥任亦已重矣任重者其禮異是故其卒必登于策非王臣比也烏乎聖人之慮天下亦深而示其後世也亦至矣西孛東狩必三書而後已予既誦之而王之居外亦三書而後已出而不入其事亦已明矣而或且疑焉至謂不能乎毋而絕之曰何妄耶或曰天子無出禮然其實則與諸侯分土而守出乎其守則與諸侯之奔者無異不然圻者天子之闓也皇翟圻內故不書出鄭越圻外出乎闓也雖然王子瑕之奔晉王子朝之奔楚出其闓矣而不書出周公奔晉瑕朝等也而以出書周公有官守瑕朝無官守也是又不可不辨雖然後世學士將復爨其間茲子之所私憂而過計者魯公居乾侯猶王居鄭也而於歲首必書公在乾侯比其沒也必曰公薨于乾侯以是例準則凡年首必書天王在鄭及其隕也亦必書曰王崩于鄭而且不有則王其入矣茲益不然句也之與以相去千里周王魯公似矣而大殊也鄭雖圻外猶吾之鄭而乾侯隸晉非吾境也惟其不入則明在鄭矣又豈詳魯而略周哉　嗟乎聖人不作聲謂過情諸侯而不謚則見謂今王戰國以上天子而蒙出則謂之少帝漢魏上下魏收所述且至以出帝目平陽事靡憲章乃頻于是小帝之謂其亦孺帝之倅爲政無幾如後世攜王哀王之等者歟

炎帝參盧是曰榆罔居空桑按世紀空桑爲陳留故歸藏啓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政束急務乘人而鬬其捷於是諸侯攜貳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西方司百工二卿殆猶二伯者德不能御蚩尤產亂逐帝而居于涿鹿頓戟一怒并吞亡親黃帝時爲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之參盧大懼讓禮於熊黃帝乃暨力牧神皇風后鄧伯溫之徒及蚩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於是四方之侯爭辨者賓祭于熊爰代炎輝是爲黃帝乃封參盧於路亦作露路今茶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衡山等初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罔支子於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黃帝所崇疑在陳倉故秦靈公於吳陽作下時祠炎帝上時祠黃帝皇甫謐以爲宛丘未的路露也潞是後繁于河之北東商周別爲赤白之狄狄歷廧咎皐落九州之戎王符云炎帝後姜戎伊洛陸渾也故戎子駒支曰謂我諸戎四岳之後楊拒泉皐吾離等皆是也宣子謂駒支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吾離來歸惠公與之田居伊川陸渾與允姓陰戎各別平王之末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驪戎潁首有蠻氏戎伊洛有楊拒泉皐之戎義渠大荔驪戎爲少昊後他皆姜姓鄭樵猶以九州戎爲陰戎駒支居魯南鄙疎矣按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戎於伊川惠公與之南鄙之田三十三年卒以敗秦於殽昭九年晉梁西率以伐賴周人之

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誘以來使逼我郊甸者也十七年荀吳伐之陸渾子奔楚遂有其地非允戎也續漢書謂羌出三苗者爲妄姓亦非有隗氏狄氏落氏臯落氏戎氏戎子氏齊靈妾戎子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烏護氏紇骨氏壹利吐氏異其斥氏狄歷氏爲敕勒紇骨爲護薛延陀等皆是延陀姓壹利吐氏回紇九姓一回紇二僕固三渾四拔曳固卽拔野古也五同羅六思結七契苾唐神著八阿思布九骨崙屋骨思天寶後始列貞元以咸安公主改爲鶻高車十二族其衍也泣伏利氏吐盧氏乙旃氏大連氏窟賀伏氏達薄于氏何嵆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羅氏乞袁氏布叔沛氏也東魏北史傳及北史云高古赤狄餘種初號狄歷北曰勅勒諸夏以爲高車車高丈餘丁零種有狄氏等六氏及十二姓潞子嬰兒甲氏留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路氏路中氏露氏甲氏榆氏諸露惟姜世以爲皆隗姓非也按狄爲隗昔狄人伐廧咎如獲二隗襃王以狄伐鄭德之立其女隗氏則赤狄亦隗氏當時見傳者五曰東山臯落氏曰廧臯如曰甲氏曰潞氏曰留吁鐸辰皆赤狄也惟甲潞臯落則以部爲氏伊列舟駘淳戲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　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爲默台莊注文列卽賴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竹卽觚竹離支卽零支元年三月丙寅封西伯之興有允及致老矣而歸俑之末至西伯虁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棄周祿北之止陽上俾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擿薇終焉是爲伯夷叔齊二子祠墓在蒲坂首陽山首陽靈首也事著不疑二子之來事詳呂氏書當時何有叩馬之事譙史攷云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故劉孝標有夷齊艷媛之言而黃廷堅謂無餓死之事列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爲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事有信不信辨林以爲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韓非以爲武王遜以天下而不受有說見餘論先是齊嫡而夷長父初欲立夷不可初虁夷齊偕巽去之北海之頻於是憑立論語讖云伯夷叔齊義遜龍舉孔叢注云夷齊墨台初之二子也按允字公信伯夷也致字公遠叔齊也夷齊爲謚春秋少陽篇允字公信智字公達不同今北海有孤山九域志引孟子隱北海濱卽此父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故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嗟乎適世暴亂而道不行能亡怨乎忘天下之不善去之海瀕放於義以俟其清則其怨亦希矣一巽而獲其親安其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有論在發揮憑世莫國定王之十一年辭于齊憑夷齊之弟烈士傳云巽母弟伯僚是也漢光和元年柳城岸壞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之弟孤竹君之子也遼海見漂巨往視之有浮棺尸絳衣露冠者葬之之搜神記云見浮棺破之而語破者尋死民有樞椽視者皆無病而死此其異者有竹氏竺氏孤竹氏孤氏墨氏墨台氏默怡氏怡氏台氏周書怡峯傳云出於墨台迺默怡也又東莞竺氏後漢樅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以存夷齊而還於莒侍中竺其孫也夜郎竹初亦本此范史乃有剖竹得兒之說若姓纂竺出天竺俱妄宜伊耆之國堯之母家下及湯代有伊摯以本味進爲之左相是爲保衡伊尹尹豐上而兌下僂黑下聲鉤深本草妙達湯液　有伊秩氏耆氏伊耆氏尹氏伊祈氏阿氏衡氏衡伯氏阿氏衡伯氏見風俗通衡方碑云尹稱阿衡因氏英賢傳又有空桑氏妾也○夫去亳適夏五就湯桀此事之難非聖人有不能彼以爲爲湯作間者戰國之士私意也世紀謂爲湯妻有莘氏之媵臣以見紀年以爲交於妹喜而遂間夏俱不足信有說在發揮紀侯以道事齊不得免乃大去而俾季奉酅入于齊有紀氏𨙸氏裂氏巂氏鄣氏紀侯譖齊哀公于周莊公四年齊襄復九世之讎紀紀侯義不下齊不忍闘其民乃去其國子孫因氏有復讎說淳于不復有淳氏淳于氏于氏于同唐意宗諱爲于氏甘夏戚之州杞戚之舟駘戲薄至周尤在列賴則楚戚之矣後各以國令氏戲露薄見潛夫論姜之派又有列氏厲氏麗氏巫氏神氏靈氏農氏夸氏節氏烈氏藥氏山氏鄀氏屠氏風俗通山氏列山氏後漢有神曜出神農農氏見姓源戎子遁朔野有葛烏釋世長鮮卑又以侯斤侯汾渝汾嗣汾侯鐵爲氏或云神農既滅子孫遁居北方鮮卑呼草爲侯汾以其嘗草功號侯汾氏或以葛烏菟爲南單于之裔非侯汾者藥也則又爲宇文氏宇氏普氏侯豆氏後周書云炎帝裔孫普四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以爲天授俗謂天子爲宇文因氏焉按普四生莫那自陰山徙遼西謚獻侯生可地汗莫何單于二文閭地西出玉門孫普撥普撥五世孫侯豆歸稱大單于爲慕容晃所滅六子長阿若彥後魏都牧主安定侯徙代生系系生韜韜生泰是爲周太祖侯豆歸從其主亦號宇文氏世爲魏沃野鎮軍主化及祖也庫莫奚氏費也頭氏阿會氏莫賀弗氏李氏宇文之別種分五部有辱紇主莫賀弗等阿會五部爲盛士及先野頭氏費也頭臣突厥元和三年賜奚首領索低爲李氏

蚩尤傳 附

阪泉氏周書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記爲蚩尤蚩尤集韻作蚩蚘從虫繆姜姓炎帝之裔也陰經遁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故祭蚩尤文云將軍敢以牲牢祭爾炎帝之裔蚩尤之神蚩尤出于炎帝代弗知也兄弟八十人河圖云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人非蚩尤疏首虎捲八肱八趾見歸藏啓筮蚩尤虎捲威文立好兵而喜亂隳黨崇讎愎欲亡猒惟作五虐之刑延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敓攘矯虔書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刑統音云尤性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銅柱使抱及沒之之類發葛盧雝狐之金啓九治作兵刑劍撥劍撥作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管子云葛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劍鎧矛戟是歲諸侯

黃石齋曰黃帝五陳則直陳屬木銳陳屬火員陳屬土方陳屬金曲陳屬水也太公三陳天陳謂星宿孤虛地陳謂山川向背人陳謂偏伍彌縫也風后八陳則天地風雲虎翼蛇播龍飛鳥翔也孫子八陳則又有曲直銳封車廂輕鵝鸛衡陋之異孔明八陳則又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衡之殊李清之六花

（相兼者九雝狐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爲雝狐之戟狐父之戈是歲諸侯相兼者十有二天下頓戟一怒伏尸滿野世本皆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而三朝記哀公問曰蚩尤作兵歟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故呂氏云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越絕書云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禹以銅鐵也繆）帝榆罔立諸侯攜貳胥伐虐弱（周書嘗麥云赤帝）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西方（周書作四方黃庭堅云當作西方蓋爲方伯）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產亂出羊水登九淖（上黨羊頭山水）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鹿（卽涿鹿地記濁鹿有凶黎丘今幽州懷戎有涿鹿山下有涿鹿城涿水出焉卽漢縣冢山美頭山有泉廣百步深無底四時一色古之阪泉城東二百步泉上有黃帝祠西一里爲涿鹿城大康地記阪泉蚩尤泉自二處魏土地記云涿鹿城東南六里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周書又作濁鹿）興封禪號炎帝（蚩尤炎帝之後恃親強恣逐帝而自立纂號炎帝鄧扆謂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故史言炎帝欲侵陵諸侯大戴禮言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爲黃帝所滅文子亦謂赤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皆謂蚩尤而書傳舉以爲榆罔失之集仙錄云言黃帝克榆罔於阪泉黃帝非與榆罔戰也至世紀遂謂黃帝與神農戰而炎帝克蚩尤非也陸德明云神農後第八帝曰榆罔時蚩尤強與罔爭王逐榆罔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此罔得之）乃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于諸侯（傳記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頓戟一怒并吞亡親九隅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參盧於是與諸侯委命於有熊氏有熊於是豎刀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而命將熊羆貔貅以爲前行雕鶡鴈鸇以爲旗幟（列子熊羆貔貅言勇銳之士雕鶡鴈鸇亦旗之所繪如曲禮所言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謂前旌後旐左旂右旗而招搖在上謂太常斗居中以正四方爾兵法止則植五旝午地以朱雀酉地白獸子地玄武卯地青龍中央招搖何齋云言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之騰虎之奮無能敵也注以此四獸爲軍陣非也）士既成矣逮蚩尤逆筮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歸藏云將戰筮之昔晉侯將勤王卜偃筮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時遇大有之睽或者是也正義云卜遇黃帝吉兆是戰也筮得大有是天享也）克乃率風后鄧伯溫之徒及尤喝兵濁鹿之山（郡縣志濁鹿城在脩武東北二十三山陽公所居）三年九戰而城不下問之五胥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後得志（玄女戰經云帝與蚩尤戰九戰九不勝引歸泰山三日夜霧帝仰天而歎遇玄女授以兵符又玄女兵法云攻之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五胥問之胥曰是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皇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請以戰爲帝曰爲之若何曰請攻三日城必下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而攻不下何三日也曰不如言以罪法論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封之世不絕）傳戰執尤于中冀而殊之爰

陳則中軍外軍左虞侯右虞侯左二廂右二廂而其所謂十二陳者則中爲中軍外爲遊奕而止大黑大赤當子午青蛇白雲當卯酉左突右擊當寅申前衝後衝當巳亥推兒決當勝辰戍破敵先鋒當丑未是爲十二陳之數焉陳明卿曰焗昭法戒何啻盤銘

謂之解（今之解州寰宇記云蚩尤之封城有鹽池之利故絳之鹽也王冰黃帝經序云其血化爲鹵今之解池是也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故俗呼解池爲蚩尤血其中有一甘泉得之鹵乃成泉北一水曰巫咸河其水入澤則鹵不復結一曰堯稍水俗作無鹹非也中冀見周書嘗麥冀州也解州本解縣天授二析虞鄉置乾祐李守貞反鄭元昭奏置州禦之）以甲兵釋怒用大政順天思叙紀于太常用名之曰絕轡之野（尤始亂在幽州其死在冀山海經等言黃帝命應龍攻蚩尤於冀州之野殺之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書傳皆言殺之涿鹿之野誤也尙書刑德放云涿鹿者竿人頭也黃帝殺之涿鹿之野身首異處故別葬豈竿其首於涿鹿地乎）身首異處（今正冢在臨河壽張而肩髀冢在鉅野縣東北九里高三丈皇覽冢墓記云蚩尤冢在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常以十月祠之有赤氣出亘天如匹絳謂之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十三州志云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寰宇記云濟之鉅野有蚩尤墓乃肩髀冢今鄆之壽張有蚩尤祠）以故後代聖人著其像于尊彝以爲貪戒（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爲貪虐者之戒其狀率爲獸形傳以肉翅蓋始於黃帝龍魚河圖云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沙石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演義云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疾其里人遂立祠齊魏間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尙不用牛頭述異記冀州有蚩尤神俗謂蚩尤人身牛蹏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得髑髏如銅鐵蚩尤骨也齊梁間尙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鬢如劍戟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冀州舊樂名蚩尤戲其人兩兩三三戴角而相觝卽角觝之制）緜其威械故貊焉（貊祭蚩尤詳禮書九十一方漢祖徇沛爲沛公則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釁鼓旗後立祠長安置祠官宣帝乃立祠於壽夏史記言尤能徵召風雨而記志尤說多異龍魚河圖等至謂尤亂黃帝仁義不能禁尤沒天下復擾帝乃畫尤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尤不死乃服妄矣）後有蚩氏

貪必敗虐必敗淫奢必敗不忠必敗賊必敗而昏懦不與焉方夫事之渙也常若有利有不利族而觀之固未有不敗者吾行年四十所閱載籍數十百千萬卷所見所聞若所傳聞衆矣自黃帝以來貪如蚩尤如龔工如蜀王盜跖虐如桀紂如秦皇如高緯劉鋹淫如丹朱如東昏隋煬奢如秦虎如蜀昶崇愷賊如莽卓布安史巢泚不忠如趙高王莽恭顯京卞幾千百輩矣而一身一首汔未見全保者是非其必敗耶嗟乎爲善與爲惡等用心作僞與作德均致力彼作僞而至於小人爲惡而至於賊殺豈有他哉不過祈飽煖爾君子何嘗不衣食耶堯桀同飽顏跖同煖是故無二道也彼以豐而亡此以約而長緜此語之桀跖之豐固不若堯顏之約

而樂也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聖人者常以不得已而後居之故其有為也必推己之有餘以善於人而不竭人之有以奉於己是故勞心以治人盡神以及物其任愈重其憂愈大遜許繇遜四岳蓋未以位為樂也天下之人見其有憂而無樂知其憂之為己也於是為之儀衛以榮之為之輿服以尊之輿服成儀衛作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猶是也聖人何加損焉奈何繼世乘其基業不知其憂之不得已而乃紛紛從事於末侈輿服盛儀衛崇臺榭而夸子女窮日卜夜上不思所以紹其業下不思有以保其樂庸夫妄卒覬其儀衛之都輿服之姣也於是盡盡然羣起其後以篡奪之而事始擾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斯伐之矣夫盜之處心非有經世之具也非有為仁之方也跳梁跋戶亦不過祈飽煖圖自肆於一日而已故其所覬曾未轉眄而禍敗已隨之矣嗚呼為善作德必有餘慶為惡作偽必有餘殃此天之定理也蚩尤天之盭氣也其威力與天通矣徒以貪殘且猶不免於戮而況其降者乎然則貪淫賊虐不忠狂觖之徒顧何規于後而猶囂囂有犯於惡不韙自棄於人類也耶

帝柱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之何以死懼之刑法以治盜賊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何者民窮則不畏死法令奚施焉今有二舟一實而一虛相薄於中流虛者恃其無傷也感鬭而俱覆焉今天下剽掠者莫非虛舟也而法令奚施焉是以先王之時民以里居田以井授翹農抑末所以處之者至矣凶年饑歲為之荒政以聚之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使之家給人足豈復有感鬭之患哉剝之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必厚下者固所以安其宅下不厚則宅不安宅不安者剝之道也孔子嘗言刻核泰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音者大安之賦雜調十五石盜賊起文成將與除之毛法仁以為軍國資用去之弗可賴帝不惑卒遂蠲削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匱百姓有餘吾誰而與不足於是賦調輕清而民復厚開皇之間曾未幾何常賦益輕而藏府以益積是知哀公有年饑不足之問而有子有盍徹之對為見遠矣于時之人猶以為異蓋不知百姓既足君是以足百姓既足天下尚何更得虛舟之有

帝承

非利仁之事前日未起不可從我始寓人以徇而有殲良之慘二十收一而有率屝之苛殲良而後輕殺臣民之怨深繆公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始皇死後宮無子者盡徇率屝而後委棄山海之命易漢武告緡算舟車戶口減半隋煬頭會箕斂道路暴骨德宗括商稅間架人多死山海古人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塗車芻靈自昔有之而必曰無後者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其曰無後者甚疾之之辭也揚雄曰俑哉俑哉奚食而已哉韓愈曰當作踊言刑貴則踊象人足而用之李翺云始為肉刑者仲尼猶疾之況坐視饑民之死乎蓋以踊指一刑言之周官有象人或說為俑安石非之損下益上損上益下此天下不易之理也生老病死此人之定數人萌財晦此天地之定數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固未有利於此而不害於彼者黃食澤乳豈能益人之數哉伐其壽以彊其欲而已予悲其欲則暫彊而壽則闇稲矣用其二而民有歉用其三而父子離正恐其歉不待於二離不必于三也人而言曰吾能生財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夫誰欺昔者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唐明皇既以韓休為相而無一朝之驩或請去之帝曰吾雖苦瘠天下肥矣故孔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知夫此則知損益之道矣予既玩易而妄論夫財矣今又於帝柱帝承而再三者誠以民事之為重矣春秋書初稅畮用田賦皆重其首為民害尒帝柱之裔則大矣而帝承之伷世不得而聞之茲予之所甚

或也

帝魁

夫勢之去未有不先敗其本者也國之將亡必出將亡之事人之將死必行將死之爲昔武王之說詩曰支支之言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而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支壞壞支其名曰逆天有不亡乎箕文之於質沙支壞也質沙之於箕文壞支也是以箕文見殺質沙卒亡其能免夫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堯舜之所以章也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以重塞之主無有存國固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鄧析名言堯置諫鼓舜立謗木湯有總街之誹武有儆戒之鼗四君之勤如是至於㮚陸氏殺東里于夙沙君僇箕文桀誅關龍逢紂刳比干四主之嫉賢如仇是以賢愚之較九地之下而重天之上也繇此語之自敗自成豈有難見者哉特其寐已久矣

帝直帝釐

有其善喪厥善無爲無作此古聖之治也非特無爲惡亦無爲善非惟無作傚亦無作法寒而衣饑而食誰能易之是故帝者之爲世或傳焉或禪焉何容心於間哉知善其治而已矣炎帝有天下七十世何乃於禹而德衰哉仁義者教世之不可後而衰亂者先王之所不能免者也抑爲之善後焉尒託人以府庫弗能任其弗竊也託人以封壃弗能任其弗叛也先王躬仁義以善天下之俗是故俗成而竊者莫之盜也叛者莫之與也言無咎釁則雖有百萬之智不足以勝天下之衆矣是以先王惟不私其後世之子孫如欲私其後世之子孫而不繇先王之道未有能之者也炎邪禹邪曷德之衰

路史後紀第四卷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土書天孳滑誠景雲出游

路史後紀第五卷

宋盧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疏仡紀第十

黃帝

黃帝有熊氏（或作雄）姓公孫（初姓後改姬馬總以來多沒其公孫者非也）名荼（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告天老曰荼昔夢兩龍以白圖授予天老曰河有河圖洛有龜書天其授帝圖乎帝乃齋往河洛有大魚泝流而泛白圖帝跪受荼古舒字或作余故世本云伯余作衣裳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許注亦云黃帝王永黃帝經序及難經疏乃云黃帝名全字轉訛）一曰軒（河圖握拒云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孝經鉤命決云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注云軒黃帝名電黃精軒之氣故文選言登封降禪齋德黃軒轅秀云遊矣帝軒世紀云或曰帝軒尚書中候云黃帝提象又云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而論語撰考亦有軒知地利九牧倡教之語是黃帝名惟曰軒不曰軒轅）軒之字曰玄律（見黃帝經序及難經疏按軒星謂之玄軒廣韻九合內志文云竹受氣於玄軒之宿是矣然則名軒而字玄律理或然也山海經帝律生帝鴻則帝之字律尤信）小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鬻子注以少典爲帝鴻氏妄）母吳樞曰符葆（即附寶河圖云黃軒母曰地祇之子附寶也宋書志作符寶皇朝列祀廟號聖母是爲元天大聖后）祕電繞斗軒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於壽丘（河圖握拒云附寶之郊見電繞斗軒星照郊野感而生軒而世紀謂神農之末少典娶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臆說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爲妖百計針藥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久近爾壽丘在上邽或云濟南世紀又以爲兗俱非詳水經注）故名曰軒（太史公謂名軒轅後世從之非也天文雖云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禮然軒轅自是古帝按錢譜古幣二種文有作釿斤者黃帝貨有作當者軒轅氏幣也上世貨幣皆以代別知黃帝與軒轅爲二也辨在軒轅紀）生而紫炁充房（見王承序寶櫝記云黃帝以戊巳日生故以土王五行書云以戊子日生）身逾九尺附函挺朵脩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河圖云黃帝兌頤黑帝脩頸蒼帝弁乳餘見孔叢等書）生而神靈髻而能言幼慧齊長敦敏知幽明生死之故小典氏沒後軒嗣立成爲姬姓（古史故有熊氏已姓非）弁謀兼智明法天明（中說弁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以使民心一四國順之於是開國于熊（世紀云有聖德授國於有熊鄭也）炎帝氏衰蚩尤惟始作亂赫其火燁以逐帝帝弗能征乃帥諸侯責于后爰暨風后刁牧神皇之徒較其徒旅以曷小顥而弭火災（刁音彫刁牧即刁墨書傳皆作力牧按圖朔有刁牧

左氏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又曰凡至啓閉交書雲物爲備故也周禮曰保章氏以五雲之物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

四明經刁牧地戶開曆然世紀言黃帝閉居夢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寤風爲姓垢去土爲后千鈞異力驅羊牧人也其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於是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亦見夢書故文選云占夢而得二賢其言爲妄）得一奉宸（史得一奉宸趙遠襄城之城）乃臨盛水錄龜符（見黃帝出軍訣及太白陰經云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太牢有玄龜含符致壇似皮非皮錦非錦廣三袤一尺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征蚩尤而斬之又出軍訣一云夢西王母使盛水作成水）納三宮五意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見集仙錄及遁甲等書）衍握奇以爲式（見兵法六壬等唐太宗云世傳黃帝握奇文或作握機靖云餘零也音同）故五旗五麾六毒（見河圖及出軍訣有說見餘論）而制其陣（黃帝八陣法車箱銅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烏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卻月水也鴈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巽也八陣古有漢以十月會營土爲八陣是也世以爲出葛亮不然孔明八陣本一陣也蓋出黃帝丘井之法井分四道八家處之陣分八面大將軍處其中而握奇焉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八千七百五十爲正陣三千七百五十爲奇兵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衡公變爲六花陣今出軍亦遺法也李靖云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古人祕之設此八名爾章懷云古有八陣亮法之）年三十七戮蚩尤于中冀於是炎帝諸侯咸進委命乃卽帝位都彭城（史傳言帝居涿鹿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代弗知也故魏土地記云濟城南東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則世本之言信矣然嬀州懷戎乃故涿縣有涿鹿山黃帝祠阪泉蚩尤城世上以爲帝邦在是而世紀遂疑上谷當名彭澤非也按涿鹿有三又有督濁二音上谷本蚩尤之居而彭城乃黃帝之都蓋帝克尤以其名來此猶漢舂陵之內啓爾若修武之濁鹿與蚩尤二家相近則尤死之地又嘗以此名冠之也）王承壙而土行故色尚黃而天下號之黃帝自有熊啓胙故又曰有熊氏（傳謂有天下都熊非也）其卽位也適有雲瑞因以雲紀百官師長俱以雲名（涿鹿之役五雲花葩金枝玉葉常覆帝上古今注云乃作華蓋韓愈衷按宋書慶雲五色太平之應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紀事虞舜絲之作歌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雲爲官名無所出惟內傳有縉雲氏虔右等遂有青縉白黑黃五名之列與五火五水五龍並不足信）乃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民（三公六卿卽爲九卿二十四官與三少卽二十七大夫靈樞有黃帝問少師則時有少師矣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蓋至是名位乃具）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刁牧準斥鳩治決法五聖道級闚紀補闕地典州絡七輔得而天地治神明至（絡維級等也闚紀卽陶潛寶輔錄中窺紀也論語摘輔象七輔有風后而無鳩治世紀云黃帝以風后爲上台與天老五聖爲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爲師或爲將非一人也故張衡云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漢志陰陽有地典六篇鳩治子一篇封胡

顧端屏曰清休蕭逸恬朴古靜是自上世太平退者降而后君治未小康輒後雄心高志或耗志於甲兵或沆悅於土木或蔡迷於闓燮或疲力于禽獸尋一神仙結局尚黴清心寡慾之風第其末欒流爲秦皇漢武然二君之過此亦屈指所不及

壺昜同用與謁通用

陳明卿曰此上古人帝省躬罪己詔

按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陣圖

五篇力牧十五風后十三鬼容蓲三篇及容成陰道天老雜子陰道皆黃帝臣十有五年帝喜天下之戴已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於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諸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劍諸多作習寓多作字唐音或以昌寓字廣成非發軔紫宮之中涉洹沙而居陰浦賈誼書云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崐崙還中國治天下子年云風后負書柏常荷劍旦涉洹沉夕歸陰浦孫綽子云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居六合大抵書傳言黃帝事如道書列子符子孫綽之類多渺茫難撫陟王屋而受丹經抱朴子真源云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山宰牧從焉次鸞東行請青丘紫府先生授三皇籙及天文大字次西入空桐禮廣城子回鸞王屋啓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靈神丹訣次游元圃禮雲臺先生授龍蹻經役使龍虎令詣天真皇人故庾信云治身元紫府問政青丘也登空桐而問廣成莊子黃帝爲天下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空桐之上往見之空桐山在汝之梁縣西南四十有廣城澤及廟近南陽雉衡山故馬融廣成贊云面據衡陰北虜還化南三十亦有空桐襄城世謂帝謁廣城在此非也仲長子云廣城游於九山之嶺來往嶕嶢嶕嶢在洛之承寧九山在鞏有廣城廟碑號九山府君有太華元子之稱非在北廬唐盧貞碑亦詳封東山而奉中華君或云郎中黃丈人受九品之方策大面而禮甯生大面青城也黃帝封爲五岳大夫甯生劉向仙傳以爲甯封甯封子爲黃帝陶正能作五色烟積火自燔或云甯國封人入金谷而咨涓子心世有涓子書晉志云黃帝東海南江登空蹻岱至昆峯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訪大恢於具茨黃帝經序於龍曲山逢大恢郎大塊也具茨郎今大塊山在陽翟一曰泰塊司馬云在滎陽密東即神牧於相成莊云牧馬童子相成郎襄城金簡玉字云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黃纂小童步三綱之法三洞云襄城小童授軒皇七元六紀天綱之經四極明科云帝封之一一通於大山一於勞盛山陸鴣隄受神芝于黃蓋黃蓋童子陽城記遂壼羣神大明之虛而投玉策于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青赤白黑爲號起四方而僭亂者若蚩尤爲赤帝朱宣爲白帝之類故赤帝城白帝城說者以少昊之徒當之非也蓋自後代有邊城日警介冑不釋帝乃焦然歎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緜非養寇邪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起迭震于師何以哉乃正四軍神宗神武秘略云兵法處山之軍居高爲陽水上之軍所就卑下斥澤之軍必依水草平陸之軍擇其坦易此四軍黃帝之所以勝四帝即塋壘滅四帝而有天下萬機論云黃帝初立養性愛民而不戰四帝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云云向令黃帝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嫁于四帝矣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矣以仁義擾以信禮故投之死地而後生知彼知己故亡敵於天下於是以兵爲衛內行刀鋸外用水火天目

張侗初曰無敵於天下尙有威懷武取之指麾擬而敵開戶且與前塗倒戈尙爭彼勞此逸之勢

臨四維而巡行句陣弁氣而決戰天目見黃帝太乙密推云欲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乙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當巡狩冬官楊可能集聖曆云黃帝御宇真女降朝授神策於金縢鍼兵符於玉匱至若省方巡狩天仗出而爰擇剛辰王師與而先求近日傍行天下未嘗寧居先之德正而後之以威刑必不譓者從而征之是以麾之所擬而敵開戶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焉乃達四面廣能賢稽功務法秉數乘剛而都于陳今寶雞故陳倉姚睦云黃帝都陳倉非宛丘故今隴右黃帝遺迹甚多水經注上邽有軒轅溪軒轅谷睦云黃帝生處遁甲太昊亦治陳倉豈三皇固在西乎仙傳謂都泰山之阿世紀都軒轅丘俱妄師于大填學於封鉅赤誦赤松也大填郎大真或作大莫非封鉅郎大封或作鉅封非白虎通云黃帝師力牧故晉書云軒轅聖人仗師臣而受圖所師固非一矣復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訪於治道時岐伯已伯餘歲見仙傳亦詳靈樞二十九素問稱天師曰大師一云少師靈樞有問岐伯問少師少師似非岐伯或於是中命封胡以爲丞鬼容蓲爲相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黃籙云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二十二人臨觀鳳圖此本出河圖錄運法春秋合誠圖云百二十二人也大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論語摘輔象亦云容光爲司馬而呂氏春秋大封爲司馬蓋非一職恆先爲司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六帖云黃帝時恆常先爲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猶且蚤蚤常若備盜豫若天令令人知禁風后善乎伏戲之道以爲當天而配上台春秋內事云風后善於伏戲之道故推衍陰陽當天天官也陶氏職官要錄云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環濟云爲侍中管子六相又云帝以蚩尤明天道爲當時非桓常審乎地利以爲常乎地官之職管云爲稟者於是地獻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內傳云升爲天子地獻草木述耕種之利因之廣耕奢比辨乎東以爲土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鎡禁伐厲郎奢龍管注云土師司空角穀菽豆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夏種芒穀修馳戒僇發宿藏靜居農以戒力以宛夏功郎祝庸謂南種小麥赤豆種房穀以應戊己之方謂中種麻王冰云黃帝所種五方穀也大封辨乎西以爲司馬玩巽禽種邃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從事謂西種白麥金穀故秋種夏死菽冰穀黍火穀見金而成也后土辨乎北以之李行冬斷罪種稜穀剽箭伐木乃勞農始獵殺管伍行云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司馬冬李也六相得而天地治民爲本土事畜事爲重故后土稷以名教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又三墳亦備乃下教曰聲禁重色禁重香味禁重室禁重國亡衺教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是致

正道是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比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養也世紀云聲禁重聲衣禁重衣食禁重味居禁重室兎囿策又三墳所謂有雄垂六禁之科也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問於柏高曰吾欲陶天下為一家有道乎對曰請乂其莧而時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可矣柏高舊云岐伯之名宜非靈樞帝曰予欲聞陰陽之義岐伯曰歧先師之所秘伯高猶不能明則似非矣莧胡官切細角山羊易言莧陸孟喜云獸名決有兌兌為羊也曰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矸者下有黃銀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下有鑒鐵上有蔥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於艾而時之則貨弊於是乎成乃發山林破會藪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曰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為官不能官者劓以為門故人亡有奸能誣祿而至於君者相任賁為官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所謂李法教而後殺故法設而亡用所謂李法按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者殺注云李者法官之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胡建為南北軍王假黃帝李法斬天子監軍李天李也說苑云壁壘已具行不繇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本此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財用自是作而刀棘繇此顯矣五法乃財用之法術太公素王妙論云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世有能知之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豈稅斂率削云哉河龍圖發洛龜書威鄭注中候威則也亦見龍魚河圖易正義作威於是正坤乾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為祥乃重坤以為首所謂歸藏易也歸藏初經卦皆六位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也其卦又有明夷營惑者老大明之類商隨志存十三卷晉薛正注長孫無忌論漢初已亡中經薄有之惟卜筮爾崇文三卷但有初經齊世本著三卷缺文昔啓筮明夷鯀治洪水牧占大明筮營惑武王伐商牧筮占者老曰不吉是也故又曰歸藏氏易天事歸藏地事連山人事是所謂三易也坤乾南北是坤者地也萬物藏焉故謂之既受河圖得其五要春秋五始公羊疏云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卽位者一國之始漢書春秋緯皆言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夫王正月者京師之正朔爾元正卽位實係大事如堯舜曆象日月齊七政定閏之類後世承已定之法故未蒙其害稍或不正其禍不勝說矣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史黃帝攷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始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中庸注云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推五始可以當之合誠圖言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公羊疏謂正物之法莫大於正其始也命臾區占星鬼容丘也或云卽雷伯未核容丘亦有兵法鬬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分星次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於是乎有星官之書規旋儀器晉志云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星傳尚存隋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浮箭為泉孔壺為漏以攷中星肇於軒轅見梁刻漏經隋志云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命羲和占日儷珥旺適纓紐苞負關啓亡浮羲和日御故後世日官皆以為號或疑之則非尚儀占月縋九道之側匿糾五精之留疾卽常儀車區占風道八風以通乎二十四晉志車區占星氣或謂卽鬼臾區非也臾鬼訛爾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繇是成焉四器生於律律本於數故隋志云隸首作數律之本也伶倫造律采解谿之篁斷篁間三寸九分為黃鐘之宮曰含少漢志帝使伶倫之大夏之西崐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少制十二筩寫鳳之鳴雄鳴六雌亦六此清宮也隋志云帝使伶倫取竹斷節間吹之為黃鐘清宮之管自清宮皆可生之夫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八黃鐘之數焉七十八三寸九分黃鐘之清倍之也十二律可以和聲可以作樂矣後代因其餘出之為六十為三百本於劉安未見加損也制十有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之鳴以定其雌抱朴云帝轅候鳳鳴而調律隋毛爽云帝聽鳳阿閣之下造十二律鄒衍吹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繇斯而別未聞累黍也乃作玉律以應候氣薦之宗廟廢治忽以知三軍之消息晉志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琯長尺六寸為十二月玉者取其體含溫潤也晉人發汲冢得古周玉律及鐘磬鄭衆釋典同謂陽律管陰律銅順其性是亦用銅矣隋志云伶倫含少擅比竹之工虞帝昭華傳刻玉之妙是虞始以玉非也統和天人非玉莫致其至東漢二至以玉律十二候氣殿中以竹律六十候日靈臺其用有異太始十二年中書攷古器校古律乃七品一姑洗玉律二小呂玉律其來久矣不得而廢也以正名百物明民共財而定氏族易是類謀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以別其姓黃帝吹律定姓是也律六律也故有五音姓之說堪輿經有黃帝問天老五姓而援神契亦謂聖王吹律有姓白虎通云聖人吹律定姓云演孔圖云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陰得羽之宮而李房推律亦謂五音生於本姓遂自定為京氏定而繫之姓庶姓別于上而戚殫于下婚姻不可以通所以崇倫類遠禽獸也禮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或云六世親屬竭財通婚姻故杜佑云商以上親不隔同姓妄也大橈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納音風后釋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伏羲已有甲子大橈特配甲子作納音爾燭神經云玄女授三式壬盾太乙也大橈黃帝史臣攷天書三式以十干十二支衍而成六十取納音聲如今海中金沙中金之類風后所釋如甲子乙丑伏墓金丙寅丁卯乘象火是也世亦有之命鈴敘謂黃帝使風后為之以序九宮之法有納音說見餘論察三辰於上迹禍福於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而不倍張衡傳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象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對曰天以六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黃石齋曰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作甲子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隸首理算數命容成造蓋天儀

著用大歷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復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歲

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氣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六者六氣五者五位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餘一氣故遷一位以承六則常六歲乃備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周而復始也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法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爻以配氣致種爻以抵日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容蓲容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冕侯封禪書作宛朐爰興封禪迎日推策造六十神歷索隱云策神蓍也所謂太元神策積邪分以致閏配甲子而設蔀歲七十六以為紀紀二十而蔀首定之原名握先率二十而冬至復朔公孫卿云今年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按黃帝冬至在己酉朔古未有合者太甲元年乙丑朔旦冬至後九十五年甲申朔得至又周公攝政五年丁巳朔旦得至後七十六年丙申朔旦得至下至秦漢一率七十六歲而冬至一復朔果無己酉者至於皇朝政和八年而始一合于黃帝素問曰履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萬歲一遇顧豈偶然哉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後時惠而辰從沿革云黃帝歷曰調曆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調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詔下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壽王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二十餘人執侯晦朔壽王非漢曆逆天道乃詔李信治調曆是也易乾鑿度云名曰握先卽調也於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相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本次分范十有二鏡六乳四獸變異得以占焉應十有二次隨有得者以占蝕刻分無差集異記汾陰侯生死以一鏡授王度徑八寸麒麟鼻龜龍鳳虎布四方外八卦內十二辰二十四隸字承日則文影入見于面持却百邪云吾聞黃帝鑄十五鏡第一徑尺五寸以法滿日此為第八度隋御史嘗自為記述異記以鏡湖為軒皇鑄鏡處未究受祥金隱耀神鍾九乳神光玉聲於赤城乃本陰陽審風聲命榮猨鑄十二鍾以協月箭以詔英韶隋志云卽鑄鍾帝命榮猨所鑄故國朝會要馮元等議云黃帝命伶倫與榮猨鑄十二鍾以調樂律今之鑄鍾是也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令其五鍾以定五音垂則為鍾仰則為鼎其用甚重五鍾名詳餘論伶倫造聲以諧八音五音調以立天時八音交以正人位人天調而天地之美生矣伶倫卽伶綠一作倫通禮義纂帝使伶倫造磬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卷著之椌楬以道其龢椌柷楬敔也椌中空本樂出虛柷觸也有觸而作敔樂而已為伏虎者西方之獸疑樂極而憂伏也幽思賦注大容黃帝樂師中陽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而

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又黃屋左纛金錽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也左纛者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在左騑馬頭上金錽者馬冠也

奏之李淳風云黃帝時仲春乙卯日在奎至今三千餘年春分亦在奎此不韋月令也蓋秦曆如此淳風歷冬至在斗十三謂黃帝時亦在斗此偶合爾弛張合施動靜麗節是故翕純皦繹聲而聽嚴五降之後而不彈矣今曰咸池卽咸池北門成曰黃帝奏咸池於洞庭之野劉子法語言黃帝之咸池言大道罔不備也阮嗣宗樂論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凰之迹雲門為咸池樂殊奏異康成云咸池卽大卷大卷卽大章韶達以雲門為大卷未詳何據乃廣宮室壯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春秋內事作合宮尸子管子卽明堂杜佑謂黃帝祀上帝于明堂或謂合宮其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崐崙天子從之入以祭祀此公玉帶所上制度故元封列五帝明堂文中子云黃帝有合宮之聽唐志言帝朝萬方於明堂一曰明庭禮記外傳黃帝享百神於明庭又管子黃帝有明臺之議魏志崔融皆同或云別所蓋古堂作臺爾建鑾殿黃帝經序云帝見岐伯於鑾殿殿其堂宮其總名也如云未央前殿甘泉前殿者葉少蘊等疑秦始名殿非也以祀上帝接萬靈以采民言四阿反坫穜亢穜卽庫臺設移旅楹複格內階幽陛提唐山廧樀幹惟工斲其材而礱之乃命寗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並列仙傳有神人遇封教為五色烟黃帝封為陶正積火自燒隨烟下上赤將子一曰繳父命揮作蓋弓夷牟造矢以備四方陳音云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古史攷云黃帝作弩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厲士風敵而威天下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鐃歌岐伯所造義纂又云制玄黏十二授帝黃鉞制角十二以警說詳餘論重門擊柝備不速客易林師之頤辭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攜龍角為帝車大輅故曲其輈紹大帝之衛於是崇牙交旂羽搊摻稍櫺翣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晉志聖人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輪輿墨子言黃帝會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六蛟龍記里華蓋之類備見內傳晉志古今注事始等昔馬鈞與高堂隆秦朗爭言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紀釣云古有故明帝詔令作之唐服志云黃帝造車服為之屏蔽也命馬師皇為牧正臣胲服牛始駕而僕踙之御全矣見河圖挺左輔及軒轅本紀黃帝內傳古今注等後志云乘牛駕馬歷覽八極師皇見仙傳及馬經為帝馬醫嘗醫龍胲見世本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衮冕設斧黻深衣大帶扉屨赤舄玄衣纁裳絓纊黈旒以規眎聽之逸玄衣纁裳天玄地黃之色土位西南南赤合黃而成纁故坤五曰黃裳衣上裳下乾坤之象說文曰黃帝初作冕而世本胡曹作冕注黃帝臣又世本云黃帝作旗冕合誠圖云黃帝黃冠白帝白文故三禮圖言黃帝黃冕也禮宗云黃帝深究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下當是時素風尚近惟白布深衣齋則緇之蓋以黃帝有也大戴禮孔子云黃帝斧黻衣大帶斧裳乘龍熊雲勤勞心力耳目是也又世本云黃帝臣於則作屏屨房觀翬翟草木之化染為文章以明上下之衰褘衣褕展以為內服故於是有

陳明卿曰後世簪珥之臣言動雅文

衮龍之頌夏侯太初辨樂論龍衮誤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以嫥武是以衣裳所在而兇惡不起易林坤之訟辭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乃飾棺衾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棺槨久矣世以易九事在垂衣裳之後遂謂始於黃帝非也劉向上言棺槨之作自黃帝始而史攷謂禹作土塈以周棺湯作木椁易土塈又因禮記誤創童侲內傳云帝始儺按莊子云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爾以知爆竹鬱壘之設矣設鬱律戰國策作余與鬱雷義同詳餘論說青烏記白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抱朴子云精推步則訪稽牧講占候則詢風后窮神姦則記白澤相地理則說青烏三書今代有之而非矣於是吉凶喪葬靡不備也凡伎術皆自黃帝始詳內傳乃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為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杜甫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漢志有史孔甲八篇田蚡習者黃帝始也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邱然神槃形茹用作戒于丹書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戰故作巾几之銘曰毋弇弱毋僶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又著瑞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乃命史甲作戒盤盂籩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凡二十六昔周公誦之於成王並見大戴禮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漢志有孔甲盤盂三十六太平御覽以為夏孔甲非惟口起兵惟動得吝乃為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夙夕念治瞿然自克是以功高業廣而亡逋事世謂太公作金人昔孔子見之后稷之廟按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明黃帝所作皇覽記陰謀曰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五帝之戒對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搖搖恐朝不及夕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於是親事法宮觀八極而建五常素問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攷建五常請天師而問焉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齊亭演倉穀道基經云倉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纂位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靈樞亦有說推賊曹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上中節之位亦名天之賊曹尤忌針灸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

按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號為井田漢食貨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

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素問謹候其時氣乃與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矣命巫彭桐君處方盟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胃瘧以下五十九刺詳素問制瘧及黃帝中誥世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藥主典醫病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故家語云黃帝嘗味草木又命岐伯雷公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為難經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命西陵氏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蠶絲遂稱織維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故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祀天員丘牲玉取蒼漢舊儀云黃帝以來員丘祭天于甘泉山今雲陽通天臺也史記公孫卿言黃帝作清靈臺十二日燒可治明庭接萬靈甘泉也漢書云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雍土積高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焉祀地于方澤牲玉取黃員丘方澤皆取自然而成非人力所為者築壇除墠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圭謂璧琮玉為圭山經尸子所謂吉玉七登之牀十絕之帳奏函夾之宮以致之而禝禋乎壽宮岐雷之醪醴七登牀十絕帳及壇墠並見內傳封禪記云黃帝列圭玉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沈立香譜云以分別尊卑華戎之位故拾遺記云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圭玉於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或以漢得休屠之神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為焚香出梵教今祭用之為非誤矣不知古燔柴即香也立五祀作其祝嘏咸以數薦而山川之典禮為多命共鼓化狐作舟車以濟不通車亦舟也越人謂舟為車地志故作舟楫化狐即貨狐說文作貨狄按古貨布貨止作化命豎亥通道路正里候命風后方割萬里晝埜分疆班固云分州周公職錄圖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始布九州置十二圖又見太一或占劃定之也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焉後漢書云昔在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里南北傳言神靈之封七千此公孫卿假為申公說妄也劉恕外紀辨百里之國萬區非是詳國名記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市市有館以竢朝聘之需班固賦分州土立市朝軒轅氏所以載帝功徐帖云經途九軌還途七軌野途五軌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大戴禮及史記本作四監周大司馬建牧立監是也大宰乃施典于邦國乃建其牧立其監牧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州長是侯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禮記外傳夫黃帝之九牧倡教即周之六卿分職以倡九牧也禮記正義以論語讖攷黃帝既有九州之牧則有朝聘是賓禮也茄豐違命於是刑而放之而萬國服茄楚地昔楚子州城州屈以復茄人是也或作茄豐誤玄中記云黃帝軒之臣茄豐氏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是為扶伏民玉門外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畮以防不足八家以為井井設其中而收之于邑故十利得外紀十利本通典夏殷不易其制辨九地立什一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三代取民之制咸本之此存亡相守有無相權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分之於井計之於州因所利而勸

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一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地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百子奉養諸侯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一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

之是以地著而數詳禮運言大道既隱而云以立田里說者爲三王時非也黃帝井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外紀誤云州十二師蓋因康成之說誤之矣置法而不變俾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使而成不屋而止策天命而治天下故天報眉壽唐裴舜云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咸以功濟生人德配天地天報之以眉壽德澤深後世故子孫皆以有土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見中子文子子華子自即位百年履地戴天循機提象不就物不違害不善求不緣道法中宿而要繆乎太祖之下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不使不仁者加乎天下故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紀人倫敘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是故法令明而上下亡尤百年者號數帝在位七十八年列子曰帝立十有五年喜天下之戴己又十有五年而大治又四十八年而登遐世云百年坤監百一十年俱妄不章功不揚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故物亡忿敚之心而人亡爭傾之患耕父推畔道不拾遺狗彘吐菽粟而城郭不閟人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亡凶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節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蓂莢屈軼紫房頳莖史不廢書海不揚波山不愛寶翠黃伏楅茲白戀阜焦明嚾阿而龍麟擾於階除曰蟠虹蟥禺蛣牛蟻黃神黃爵白澤解廌府亡虛日是以九瀛仰化諸北貢職楊裘秬鬯貫匈長股莫不來庭而依朔或曰德而已矣世之言符瑞者妄也曰德義也符瑞命也言之受命者蓋嘗有符瑞矣古之人因其有而存之所以著命之不可以干然不敢後者亦命而已矣尸子云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嘗致之諸瑞在音義乃撫萬靈度四方乘龍而四巡馬八尺爲龍東薄海禪凡山十道志沂山縣之沂山也寰宇凡山在青之益都郡國志云黃帝封泰山禪凡山即此公玉帶云黃帝封泰山風后封東泰山禪凡山或東泰山即沂山漢武以其卑小祀之而不封者又靈武亦有東泰山在河東之北非此西逾隴款笄屯即鎮戎之空桐山俗呼雞頭山水經云大隴山之別名又臨洮亦有空明山二山各有廣成廟故太史公兩言雞頭空桐相連倦遊錄在平涼西南入江內涉熊湘南方亦多故迹永初山川記永寧有黃帝鍊丹處張氏土地記東陽永康南四里石城山上有石城黃帝游此而黃山皖公縉雲衡山衡山之上雲陽山皆有黃帝蹤迹焉北居涥碣南臨玄扈玄扈者石室也臨洛水河圖云黃帝坐於玄扈之閣合誠圖云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前帝再拜受黃帝錄云在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鳳銜圖至帝前黃玉爲匣署曰黃帝詔司命集帝行錄開之其文可曉宋書云黃帝坐玄扈洛水上有鳳集之銜圖置帝前黃玉爲匣世紀言帝齋宮中坐玄扈鳳止東閣也今商之上洛南有玄扈山寰宇記洛南

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絹者莫不疾耳此蓋尉他之鼎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闉數里其高五六丈葛稚洲云赤松子淘金丹鼎皇覽記曰好道者言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闕倒影過天宮

縣西北百里乃開東苑帝曰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感去之則復亦見靈樞祓中宮詔羣神授見者齋心服形以先焉羣神謂諸侯五等作清角樂大合而樂之鳴鶴翺翔鳳凰蔽日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題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身不去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服戴黃冕齋于宮鳳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梧桐終不去詩外傳云黃帝即位宇內和平問天老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冕齋中宮鳳蔽日至帝降東階西面再拜乃止東園集梧桐終身不去於是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合符者合諸侯之瑞也如虞帝之集瑞傳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釜山覆釜山也昔魏明元獵牛川發釜山臨儆繁之水而南觀乎九十九泉是矣在荊山之前帝鑄鼎處索隱乃引郭子橫說以爲在東海中安也大抵儒生言三五事類引之渺茫曠絕不可致知之所如拾遺記黃帝厭世於昆臺乃鼎湖之峻處爾而說者必以爲崐崘北有覆釜山故綿上有覆增山今維之北海溉源山亦曰覆增見漢地志寰宇記舊名塔山其形如塔水經溉水源出塔山者今青之北海東南六十天寶山亦曰溉源故凡不近人情者皆非也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泰乙能輕能重能瀆能行存亡是診吉凶可知武豹百物爲之眂火參鑪史黃帝鑄寶鼎三象天地人瑞應圖云以象三才陽極于九故聖人攝其數而云九鼎覆釜山在緱氏首山在蒲坂荊山在湖城世謂襄陽若縉雲之荊山者失之八月既望鼎城死焉五行書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午孔子曰亡而人用其教是死也世言黃帝鼎成乘龍上昇此秦漢方士之言爾按劍經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無尸惟存寶劍赤舄是神仙家亦謂黃帝有死矣又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亡七十日還葬於橋山故莊子曰若人者將擇日而登遐而儒者反惑之有上昇說著在發揮葬上郡陽周之橋山陵慶之華池西翟道山寧之真寧東八十子午山也郡縣志云陵在山上風土記陽周所有黃帝陵在子午山上今冢存大曆七年廟按泥天記黃帝葬南陵山南陵也故莽曰上陵山而神鑑謂黃帝葬南甲山則首向也思玄注云黃帝葬西海橋山地志亦謂山有黃帝冢史記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於橋山元魏諸帝亦數祭焉後魏書文成東巡涿鹿祠黃帝祭橋山觀溫泉幸廣甯泉今在上谷東南二十里九域志橋山又有軒轅太子陵廟而嬀之懷戎川橋山有黃帝葬及祠焉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像之率諸侯而朝焉七年而立子九域地理志成州有軒轅廟晉周生招魂議云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葬之扶微誤也汲書云左徹乃立顓帝亦非年百十有七或云三百宰子以問於孔子子曰人賴其利百年用其教百年威其神百年曰三百年也見大戴禮五帝德榮伊之令也故列子云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內官以教天下之內治大戴禮立四妃一后三妃也子二十五別姓者十二爲姓十二祈酉滕葴任苟釐結儇依苟國語史記皆作荀非及二紀也青陽夷彭餘循姬姓古書大概可質然不容無繆國語言青陽與夷彭同爲紀姓是矣而又云青陽與蒼林爲姬姓則非也夫姬姓乃玄囂而

（非青陽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十二人爲十一姓餘十三人皆姬姓也今乃云惟二人同于黃帝者爲姬姓其得信一邪且昌意玄囂蒼林揮皆姬姓者豈惟二人哉）元妃西陵氏曰儽祖（非纍儽靁同音嬴儽累嫘嫘雷省是集韻嫘祖爲力僞切非）生
昌意玄囂龍苗（三人）昌意就德遜居若水（姓書辯昌出昌意則昌或始封也然任後自有昌）有
子三人長曰乾荒次安季悃乾荒生帝顓頊是爲高陽氏（有本紀言）安處
西土後曰安息漢來復者爲安氏延（史傳謂安祿山出於昌意之子安妄也按祿山本曰軋落山實本姓康母阿史德氏爲覡禱軋落山生之隨母嫁于虜將安延偃僞以來依安道買乃冒姓之其山虜謂之戰鬭神舊書猶云突厥謂鬭戰以爲軋落山）李氏（唐賜抱玉抱真爲武威李）悃遷北土後爲黨項之辟爲拓跋氏（拓跋之說不一詳餘論）
至鬱律二子長沙莫雄次什翼犍初王于代七子其七窟
咄生魏帝道武始都洛爲元氏十五世百六十有一年周齊滅之（十世十五帝）
有黨氏奚氏達奚氏乞伏氏紇骨氏什氏乾氏烏氏源氏賀拔
氏拔拔氏万俟氏乙旃氏禿髮氏周氏長孫氏車非氏兀氏郭氏俟
亥氏車焜氏普氏李氏八氏十姓俱其出也（八氏細封氏往利氏費聽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十姓者兄伊樓氏妻氏丘敦氏敦氏万俟氏俟氏叔乙旃氏爲叔孫氏屬車焜氏爲車氏也後魏改元覽爲兀氏大武賜禿髮傉檀爲源氏周閔賜周瑤爲車非氏又是云氏者任城王子避難是云家而姓至隋而復景元氏者出自景昇冒姓乃元載之祖而郭崇播黨氏賜也他詳餘論）拓跋思敬鎭夏以討巢功賜李姓有拓跋仁福者
爲番部都指揮使亦從其姓將吏迎爲州師（開平中）子彝超彝興繼有
夏銀綏宥地（彝興事周爲定難節度中書令曲平王其後光獻繼筠等承襲服叛不常事具）玄囂姬姓降居
泜水（史記元囂降居江水即泜水今之滿泜水大戴禮青陽降居泜水又誤以玄囂爲青陽也）生帝嚳是爲高辛
氏（有本紀言）龍苗生吾融爲吾氏吾融生卞明封于卞爲卞氏（郭璞云卞一作弁蓋古卞字故司馬貞作算明爾史索作苗龍融吾皆非）卞明弃其守降之南裔生白犬是爲蠻人
之祖（見大荒北經白犬乃其名若前世之朱虎熊羆熊龍圉後代之史難堵狗烏醜犬子豹奴虎犹之類非實犬也槃瓠之說蓋因乎此有辨見發揮）帝之南游西陵氏殞于道式祀于行（本紀云帝周游時元妃嫘祖死于道命次妃嫫母監護始置防喪今之方相也漢祀行神以西陵氏死在江夏韋昭國語注云西陵氏即方雷妄矣按世紀方雷氏生青陽大戴禮西陵生玄囂不云是方雷而人物表西陵氏乃在方雷之後蓋世以史記繆謂青陽爲玄囂玄囂爲少昊遂以方雷爲儽祖爾）以其
始蠶故又祀先蠶（北齊季春祠先蠶黃帝氏後周皇后祭先蠶西陵氏唐月令以爲天駟天駟馬祖非先蠶也先蠶猶先飯先酒皆祀其始造者且蠶婦事亦不得爲黃帝漢世祠苑窳婦人與寓氏公主亦後世之淫典）次妃方纍氏曰節
生休及清（休見內篇）休繼黃帝者也是爲帝鴻氏（有本紀言）清次封清爲紀姓
是生小昊（有本紀言）次妃彤魚氏生揮及夷彭（彤魚世作彤雷夷彭世作夷鼓皆非皇甫謐謂夷鼓爲蒼林妄矣姓纂更謂青陽生暉鼓唐表以揮爲少昊第五子尤無據蓋般爾非暉云）揮次十五王造弧矢及
司率罟受封于張爲弓氏張氏（陳子昂張氏銘軒轅錫胤弧矢崇威是也姓書謂主張羅記謂爲弓之長而姓張俱妄）李氏灌氏（李有玄悊惟簡玄悊見英華九百六十五灌夫父張孟皆本張氏）叱羅氏（周氏張羨子照復之）
東方氏（朔父張夷字少平母田氏遺腹生之三日母卒鄰母養之時東方始明因爲姓故世謂朔無父母洞冥記朔母田寡夢太白臨之而娠羞之曰人將棄我乃向代郡之東方里以五月朔日生之因姓東方而名朔亦見時鏡新書仙傳不得其緣而多妄說風俗通姓纂云伏羲後云出女媧俱妄）夷彭紀姓其子始封于采是爲左人有采氏左
人氏夷鼓氏（國語秦有夷彭思宜氏姓英賢錄云黃帝子夷彭之後鄧姓辨引英賢傳作夷鼓偲宜誤）次妃嫫母（謚云第四妃即嫫母漢表說文爲撫母）皃惡德克帝內之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
弗襄雖惡何傷是生蒼林禺陽（任出禺陽而奚仲等皆任姓有自來矣或作萬乃苕字唐表作禹陽繆）禺陽最少受封于任爲任姓（唐表又云顓帝少子陽封任妄）謝章舒洛昌契終泉卑
禺皆任分也（十國）後各以國令氏（遇即禺見潛夫或作過非姓書謂泉出全暉封白水爲氏妄也高麗王爲蓋蘇文氏殺文乃泉氏）禺號生禺京傜梁儋人（禺京即禺彊或作偶非字音虞郭爲語龍切山海經黃帝生偶號偶號生偶京又云帝後生禺號非梁簡文云黃帝孫莊注玄孫也皆）京居北海號處南海是爲海司
有禺強氏強氏（大荒東經强北海神海外經云黑身首乘兩龍歸藏云穆王子筵封於禺强故莊子云立乎北極疏云與顓帝並黃帝之孫得道爲水神）儋人任姓生牛黎（即今儋人故儋近有黎）傜梁生番禺番禺是
始爲舟（番禺南極海故主爲舟）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主爲車建侯于薛（或云禹湯十二世生奚仲姓纂黃帝子第十二人以薛爲姓一爲任氏六世生奚仲所說俱妄）又十二世仲虺爲湯左相
始分任（太戊時臣扈武丁時祖己皆國薛竹書梁惠成三十一年邳復遷於薛歐文忠薛簡肅銘云虺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未詳）
祖己七世成遷爲摯有女歸周是誕文王逮武爲世復薛侯後滅於
楚（杜云歷三代六十四世齊威公時嘗絀爲伯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仲遷于邳仲虺居薛則仲亦居邳）爲
薛氏孽氏且氏祖氏奚氏秷氏仲氏摯氏執氏疇氏侄氏丕氏邳姪
姪氏李氏（廷珪本姓奚江南賜）徐氏（光裔光祚乃薛昭簡子隨母嫁徐延瓊遂姓徐）終古夏太史乘亂
歸商爲佟氏謝氏謝之後又有射氏大野氏（後魏賜謝總大野氏然閻氏亦嘗爲此氏歐文忠謝絳銘云黃帝後任姓十族謝其一也至詩嵩高始言宣王使召公營謝以賜申伯蓋始失國）蒼林姬姓生始均

是居北狄爲始氏西經黃帝孫始均生北狄漢書以蒼林爲高陽云昌意之子妄又結姓伯儵封於南燕後有吉氏姞氏孔氏伯儵本結姓傳多作姞鄭父姞姓讀尹吉之吉衛孔氏出於姞密須䱂允蔡光敦偪燕魯雖斷密雖皆結分也一十四國箴濟及滑箴姓分也後合以國令氏見潛夫斷氏世本作段非密雖二國或謂郇密須亦非餘詳國名記有虞氏作封帝之後一十有九侯伯禮記外傳其得資者爲資氏鄭氏得鄁者爲鄁氏輔氏姓書又有虓氏云黃帝後音虎得虔者爲虔氏鄭名世以虔在十四人中非得寇者爲寇氏口引氏劉氏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先主養之後魏賜寇攜口引氏一曰若口音辰然姓書寇出蘇忿生姓源黃帝後忿生或云出康叔皆非國于鄘者爲鄘氏儼氏食其氏侍其氏食其玄孫賜食其裔孫武國于翟者爲翟氏糴氏狄氏晉滅翟姓書又有酒氏于詹者爲詹氏自詹移葛則爲葛氏詹葛氏葛伯國英賢傳詹葛有熊氏之後姓書謂諸葛訛爲詹葛繆矣葛伯非嬴姓皃氏依之分狂犬任之種也後武王克商求封帝之裔於薊以復㓹㓹薊本同周始爲薊蓋又有薊氏橋氏喬氏陳氏姓纂橋山支孫守冢者爲氏喬氏狀云本橋氏黃帝後按二姓周出蔡邕喬仁碑云黃帝子孫不在十二姓者以爲姓至後周始去木蒼林氏有熊氏軒氏軒轅氏陳氏姓書有軒有軒轅云出軒轅又有頡氏云出蒼頡若是野哉按二姓皆鄭出古雖有軒轅氏唐雖有軒轅爾明必不出之云出黃帝後世依仿而託之洛之後又有落氏雒氏姓書洛氏阜落後妄爲䱂之後又有監氏史監止密須之後又有須氏舒之後又有舒子氏紀氏紀遷本姓舒

贊曰稽古齊睿崇黃紀雲秉籙光口得一奉宸弁謀兼智稽功務德立監興賢命中建極推策設蔀體統陰陽訪咨岐雷爰敘五常史垂世勲車陳大路鼎樂雲門克諧調露袞衣棺衾兇惡不起井設什一城闠土閾去殺勝殘九瀛仰化澤被生民祚衍天下

以詆名己也鄙語曰厲人憐王斯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以弗察也亂常犯上固皆小人之爲然其所由來未始不有以實其嘽民者君之天也天能違乎舜禹之得天下非天與之民與之也桀紂之失天下非天取之民取之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民之通言也凋匱之民自攻夙沙之君慕耕之夫能滅彊暴之秦烏在乎勢位之疑哉騶馬繻以胡公內之貝水邴戎閻職戕懿公于囿竹李兌餓主父于沙丘百日殺之淖齒擢湣王之筋于廟一昔而死恕也昭宗溺昏醉而妄喜怒劉季述排攙以出幽錮之少陽院梁武洎宗廟而佞浮屠侯景更欲捽縛之爲太平寺主劉曜既役所事晉懷青衫行酒而劉聰亦叱孝愍執戟前驅是皆已甚然亦未有不先詆其過甚矣扼其吭者也隋煬汰侈荒淫卒見雉于宇文士及而掖庭人復棺之牀第唐莊褻習優揉竟招射於併郭門高而五坊人又焚之樂器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是以聖人春秋於弒逆必謹書之微則書人示人之不可欺衆則書國示民之不可違也弒必書君而蔡侯吳子則不君忽暴客狎刑餘濁斯濯足不戒履霜之漸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蚩尤之亂以臣逐君雖其暴惡之尤然亦參盧之急政有以取之也四海之間善則吾畜不善則吾讎此尹逸所以戒成王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君無尤焉此言何謂邪由此語之厲雖憐王可也嗟夫君人得聞此言則寢不瞑食不旨尚何縱欲貪酷之有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夫誰舍之晉平公曰予無樂乎爲君也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黃帝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窮理至命之學也以知命之年爲至命之學可以無過矣而必曰可無大過是則小過者聖人猶未敢自必其無也是故過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人誰無過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易之所修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斯聖人之所憂也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審于衆予違汝弼豈若小人之恥過作非又從而文之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非無過也所過者化不俟終日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食更而日愈明過改而人益聖此聖人之所以不貴無過而貴

改過善改過者聖之資也始雖昧而今明初雖慝而今臧吾何尤一過改而一益起矣昔者太甲之自艾猶夫人也而周公贊之衞懿公之復國猶夫人也而君子貴之善補過也若楚子虔聞右尹之言乃揖而入當饋不食數日不能以自克以及於難故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溪乎右尹子革子虔靈王

黃帝之初志於求僊養正命娛耳目愛民而不戰乃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於昆臺發軔紫宮之中投策鍾山之下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車轍馬迹半於天下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邊城日警介胄不釋當此之時民幾再嫁而非黃帝之有矣然而黃帝克自抑畏剗迹遊馳卽營壘滅四帝而有天下則克己而已矣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世固有大無道民心已離一旦翻然克自抑悔人猶懷之至於死而不忘漢武帝唐德宗可謂迷復者矣輪臺之命奉天之詔非必盡實也一日而播告上首之蟲靡不為之感泣而知戎寇之不足平卒以自保其國言發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著乎遠匹夫為不善一念之悔固有言未脫口而菑變為之消弭者況稱孤之客邪易危之安轉亡之存夫又何難之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以黃帝之神聖一念之差猶幾至於不免而後之人乃至恥過飾非聞諫則咈曰吾為盡善豈不大悖乎聞黃帝之事其亦少知戒哉

路史後紀第五卷

路史後紀第六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黃帝紀下

帝鴻氏

帝鴻氏𩫖姓　帝律生帝鴻是爲帝休山海經云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也杜預以帝鴻爲黃帝陋矣母方纍氏即方雷故纍纍亦爲纍雷詳少昊紀感掖晶而生生而多祥黃帝厭帝休是立干寶革命論云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是帝鴻黃帝爲世及者顯矣何得以爲黃帝哉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生死之說人物表序帝鴻於炎帝之前則又失之正朔服度一仍黃帝之故故亡思亡爲不慮不圖而臻至治治四十有七載卒葬雝雝之鴻冢是矣在秦漢皆列祀典鴻冢即大鴻冢即帝鴻也史漢書說者更以爲鬼容丘益非按今冢在雝以知所都亦不遠黃帝之都也生白民及嘻嘻生季格西荒經云南岳娶州山氏曰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之國嘻其南岳矣季格生帝魁有本紀言白民銷姓降居于夷是爲白民之祖汲冢書有白民之國出乘黃孔晁云是東南夷與白州相接天寶軍錄云日南廢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去前二齒刺其胸爲花葩以粉紫畫兩目下以爲飾其別爲防風氏守封禺之間寰宇記蝘山在武康東南三十輿地記古防風氏之都𩫖姓至商爲汪沶氏漆姓夏爲防風𩫖姓商爲汪沶或云號鄋𩫖鄋𩫖漆姓云即周之長狄故鄋氏辨證文十一年得臣敗狄傳遠以爲長狄又云彶瞞由是遂亡預謂長狄種絕謂一防風子孫爲長狄大人妄也外傳謂仲尼言周爲長狄今爲大人謂今非周此而何妄繆可笑如此有汪氏罔氏汪沶史作汪罔說文作汪芒姓苑云汪芒𩫖姓徽州圖經言新安汪氏按姓苑出汪罔氏景德四年西夏主趙德明之母罔氏卒而縉雲氏亦帝之胄也傳謂縉雲黃帝之官非史註縉雲氏姜姓炎帝之裔黃帝時爲縉雲官妄矣蓋國也處州舊本圖經縉雲山又皆以爲黃帝氏失之詳國名記妻士敬氏曰炎融遺腹而生驩頭爲堯司徒汲冢書博物志弃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之人謂之傀伅堯放之於崇山崇山在澧之慈利縣有驩兜冢左傳云帝鴻氏不才子凡其後世皆謂之子驩頭者驩兜也以狐功輔繆亡其國狐功驩兜之佞臣生三苗氏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𩫖姓苗民長齒上下相冒崇寧五年蔡京修第於河北得瓦棺十數其骸皆長丈餘顱骨不圜而楷牙如犬牙下冒其骸時謂擦牙按述異記苗氏長齒上下相冒蓋當時自有此一種人虞氏瓦棺則其時所瘞也高辛邦之緇衣正義云高辛之諸侯㗭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人以比三兇謂之饕餮山海經顓帝生驩頭又云鯀妻遺腹之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顓帝之後果以遺腹則驩頭爲禹之弟而苗民其猶子也堯試舜時禹纔十歲何鯀有弟若姪暴恣爲亂且苗民𩫖姓明甚而黃帝子姓第七爲𩫖苗民爲驩頭之子而驩頭爲帝鴻之後則知驩頭縉雲之爲𩫖姓審矣傳言三苗爲縉雲氏之子蓋驩頭猶𩫖縉雲之號也往古之事亦可知堯竄之于三危河西諸羌俱其類也三危在燉煌詳國名記傳三苗與防風同出是也范曄西羌傳乃謂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炎帝之後姓纂從之繆矣此河關西南羌也隋書以党項宕昌白狼皆三苗後益非虞之巽禹三載苗民逆命昏迷自賢反道敗德斷制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以亂亡辜練抑惟刑民棄弗保天降之咎俾禹徂征而猶負固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而苗格遂分北之其餘入于南海者爲驩朱國朱兜聲近外國圖郭璞詳矣三苗之君蓋入仕堯朝其國仍故是以既竄而苗復叛傳言三苗所以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也蓋江鄂之境後有鴻氏洪氏縉氏縉雲氏纂文要驩氏蒳氏瞞氏曼氏蠻氏曼蠻同音故說文音蠻爲蒳風俗通云瞞氏荆蠻之後本姓蠻其裔隨音轉改爲瞞也長狄氏纂防風氏任昉云吳越防風廟其神作龍首牛耳連眉一目足長三丈南人姓防風氏即其後皆長大越人祭之奏防風樂截竹三尺吹之如犬嗥三人被髮而舞危氏元氏竄三危後爲危氏錢塘危氏改爲元仔倡全諷之子

士有患博非博之足患所患者寡要而已適千里者眡遙途而惑躡道山者見插架而濊甚矣書文之病人也噫學者既病夫書文矣余顧又欲病之邪帝鴻氏繼黃帝者也而說者以爲黃帝何邪以五帝位無地以置之也虞氏之先有幕而惑於史記所敘之世者無地以置夫幕也遂以爲之虞思而不暇顧是皆學者沈緜之意病也按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代而班氏人表既敘帝鴻于炎帝之前矣豈得謂黃帝哉于令昇曰柏皇栗陸而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是則鴻黃爲世及者信矣雖然亦有以致其疑者昔者文信侯引黃帝告顓頊之言曰大員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而鬻子謂顓項十五而佐黃

帝二十而有天下汲書亦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三書世少見信然史記亦言黃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陽立少昊且無況帝鴻耶此鄭康成於書中候所以依運斗樞以帝鴻為五帝而乃指之為黃帝也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今實六帝而云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余觀內簡黃帝經黃帝後歷四世乃至顓頊設不之信則少昊為世八十有四載顓頊何由事黃帝哉此其不足疑者然班氏置之炎帝之前則又失之

帝魁

帝魁氏大鴻氏之曾孫也母曰任已感神而生魁已姒二姓世多一之孝經鉤命訣云任已感神生帝魁故康成云任已帝魁之母而春秋鉤命訣作任姒傳者繆也太任乃太昊之後黃帝封之為已姓而姒氏夏始有非任之受姓又宋衷春秋傳云魁黃帝子孫而康成李善俱以為神農之名尤踈蓋以炎帝後亦有魁爾既云炎帝俄復指為神農故御覽又引任已生帝魁古書之誤大率如此昔孔子求古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是矣說者以為神農非也

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有史記從政之錄帝魁以來訖於秦繆除禮樂之書三千三百有四十篇夫子刪之斷自舜始所存者百篇而已典有五而軼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則知記注之興文字之務時代有之其闕逸可勝慨邪一云二千二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故漢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為緯者附之鄭云異者二十在大司徒大僕正平事不經矣鄭依書緯與百虎義正同余為此書蓋未嘗勉為之說而推合之其足以垂示後世亦不苟求為異也昔者夫子贊易自羲炎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豈無意邪然自羲炎而上則有所不書何邪豈非羲炎堯舜者人道之極摯而出乎其前者卽羲炎黃帝而可以知之歟抑其教多本於神明懼後世不稱而有求歟亦豈於世有所疑歟予為此書以學猶欲知也予豈妄逆譸讕以誣於人也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予聞昆侖矩纓宛委防山有黃帝之書空同祝融有唐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霍灊嵩岱衡華桓山會稽空同雄耳碣石等處皆有禹所記焉天其使得歷而訪之以詔於當來乎

黃帝紀下

路史後紀第六卷

路史後紀第七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小昊

小昊青陽氏少昊幣文作小周書亦作小顥紀姓世紀青陽姬姓古史攷云窮桑氏嬴姓非春秋諸紀系出可見名質周書云乃命小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因名質質質贄同故史傳多云名摯而以爲高辛之子誤矣曰是爲摯世紀云少皓名摯亦見世本宜與摯通郎攷摯本作㮚乃契刻字故年代曆云少昊名㮚或云名契溝洫志㮚苦計切而契刀文王作㮚汗簡直以㮚爲契然質在周書若果爲贄往來音乎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方傫氏之生也累傫嫘間本皆從畾以音纍隸省從田大戴禮嫘祖生昌意方雷生青陽而史記玄囂亦雷祖所生然史以玄囂爲青陽則非也青陽少昊之父也故帝德攷云青陽之子曰摯而曹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青陽之子信矣蓋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爲帝青陽故世誤以爲一人辨見發揮胙土於清是爲青陽清在鄆故樂平漢高帝封宮中同爲清侯國大戴禮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云青地也一曰青陽屬鄭杜云滎陽中牟西清陽亭是按清有四詳國名記然雲陽本曰青陽昔荆獻青陽以西於秦者今長沙蓋帝之始封亦縣清音二地一名少昊父子同以爲號或少昊襲先封之名以來雲陽猶商亳楚郢重名者今其後裔猶曰青陽可見知少昊非黃帝子者毋異也元爲紀姓蓋初得紀而爲姓配於類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媚之樂而忘歸震而生質白帝子也見拾遺寶櫝等記曰星娥一作皇娥處於璇宮夜織撫皐桐梓琴與神童更倡白帝子太白也因有桑中之目名過竇故不撫既生其渚爲陵地有與陵各因其時休子云少昊生於稚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鬱鬱葱葱焉此亦關軸轉動而發者有說見餘論秀外龍庭月縣通鶡襲青陽以處雲陽故謖號以青陽亦曰雲陽氏攷古帝王皆兼所與之地以爲號張晏云少昊之時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始以所封之地則非也以金寶歷色尚白邢昺論語疏云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辛黑陶唐白有虞赤此以三正言之非五運之所尚故又曰金天氏金西方之行世以號之如西岳之號也洪慶善云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遠憲大昊而乘西行是稱少昊南方火北方水水精火神故夏曰神農冬爲顓頊東西二方春秋二氣之中其氣昊淑故歐陽書西天春昊夏蒼呂覽九野東蒼西顥顥皓昊皞同昊者高廣以和之謂也有大小尔爾雅春蒼夏昊特取其大洽聞記言夏炎冬昊則差矣禮志云西方少昊譙周云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者小之文古字只用小其即位也五鳳適至而乙遺書田俅子云少昊之時赤燕一羽鳥飛集戶遺其丹書五鳳見春秋內傳故爲鳥紀

真西山曰人之所恃者力而已未有知其動力必動心者人見虎豹之害避之者力弗若也苟能盡施搏刺之用而心不能不動於猛酷則力之所餘無幾矣嬰兒見之狎戲不滅其天全也故丈夫之雄毅有不襁褓之澹忘

按漢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今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於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

鳥師而鳥名後魏登國中嘗以鳥名官故魏書美其好尚淳樸遠師少昊者夫魏興邊朔少識典墳鳥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哉乙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蒼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董之以爲曆正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鵙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鷃以立春來立夏去秋司啓鷩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鳳知天時故曆正五鳩五雉篤九扈之利祝鳩氏司教且鳩氏司制尸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滑鳩氏司事五鳩糾民者也司教則司徒司制則司馬也祝鳩鵻鴿孝故司教且鳩王鵰別故司制尸鳩鵲鵴均故司空爽鳩爲鷹摯故司寇滑鳩鶻鵃多聲故司事司事納言之職類璧以爲營繕之事非也營繕有司空矣釋詁鳩聚也民惡散故以鳩名五雉用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鷷雉攻木之工甾雉摶植之工翟雉攻金之工希雉皮工翬雉設色之工雉性介直故民可取平九扈爲九農正教民事戶民亡淫者也戶止也扈取其義晉貨志云昔在金天勳於民事命春扈以稼耕召夏扈以耘耡秋扈於焉收斂冬扈於焉蓋藏蔡氏云春扈氏鳻鶞趣民耕種夏扈氏竊玄趣民芸除秋扈氏竊藍趣民收斂冬扈氏竊黃趣民蓋藏棘扈氏竊丹爲晨毆鳥行扈氏唶唶爲晝毆鳥宵扈氏嘖嘖爲夜毆獸桑扈氏竊脂趣民養蠶老扈氏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各隨時宜而督勸之貿遷樊光說同獨斷云少昊致九農之官是也鴳鷃猶分循民事既正乃法度量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天祐紫微經云少昊明二十八宿顓頊立九寺九卿以應上象也十二月以爲元而民事定宋志云黃帝高辛夏后以十二月爲正少昊唐商以十二月高陽虞周以十二月所謂三正之說然以昏中攷之則亦四時爲正爾正在人時在天王者有改正之文無改時之實人事定也有三正說見發揮既處甘泉甘泉古之雲陽在西與西近宜爲少昊之都詳時紀雲陽氏於是興郊禘崇五祀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羲炎之郊禘黃帝之五祀後世惟以循守董氏錢譜引世本云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殁契立王以金德號曰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泉之樂以鳥紀官正都邑肇車牛古史攷云黃帝作車少昊略加以牛禹時奚仲駕馬更廣其制然馬駕黃帝有矣肇車牛謂服賈之車作布貨以制國用李錢譜昊布一種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好面有乚舌亦三字乚化字亦乃字舌金字又董譜一種面文曰昊帝昊字也幕文作企董以乚爲帝字非於是通窮拒豦老老慈幼恤孤合獨然後矜寡窶極瘠聾跛躄扁蘧握遞者偕有所養立史官內則五帝有史官尊耆老修其方而天下治炎黃以來皆有養老記曰凡養老五帝憲憲者法其德義養其氣體而不乞言丕釐景命放準循龜是故天用大戒久而不亂人亡疵厲鬼亡靈響百工法而亡僞而奇術怪行亡敢煩言孟行以過其情遇其上者守故常抱雌節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是以垂象著瑞后土錫符長庚輝日五色山金鳴澤銅益諸福之物必至體白帝也故長庚嚁明尸子云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少昊金

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龠者黃鍾律之寶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星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星之量也斛者角斗乎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升聚於斗角於斛也陳臥子曰此是少昊治紀更不煩綴詞飾贊矣故贊亦叶韻紐文雜不越此一段

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按易傳聖王在上則日光明五色具禮斗威儀以爲政太平則日五色爰書鸞鳳見書斷字源等鸞書作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爲衆樂之節大晟樂書云少昊造以節衆樂夏后之四足曰足鼓出隋音樂志加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龢上下是曰九淵世紀少昊樂曰九淵文選隋晉書唐文集皆作九泉避唐諱龍山鳳水日五色雲從龍之章也日五色亦見田俅子故唐李程擢宏辭以日五色賦後浩虛淵亦以此龍山鳳水以龍鳳瑞故作之寶櫝記謂有山屈如龍妄矣德廣遠而樂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韎鞮旄人獻其羽製寶纏芭棐亡遠弗屆田俅子云少昊都於曲阜韎鞮毛人獻其羽裘渠搜之人服禹之德獻其珎裘毛出五采孫氏瑞圖云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時則渠搜來獻裘德茂盛不恥惡衣則四夷獻其白裘在位八十有四載落年百有一世紀在位百年葬於雲陽見世紀遁甲開山圖蓋歸葬於始封之國今在茶陵之露水鄉攸縣界生鐵成壙子游炎陵訪之圖諜俱云是黃帝陵鄉俗謂爲軒轅皇帝墳不知也其神降亏長流之山主祀於穆是司反景故傳又偁西皇騷經云詔西皇使涉予西山經云積石之西二百里長流之山其神白虎少昊居之寶惟員神隗氏之官是神也主司反景亦見世紀今臨朐有黑治泉源麓之側有祠曰治泉祠廣雅以爲金神之祠謂之清明斯少昊所降也酈善長以爲古理官所在故昔人謂治獄參軍爲長流誤矣家訓作長留亦非都於小顥顥地也故周書云命蚩尤宇于小顥宜在西方梁雖之域以故昊皓皥姓多出西方然靡究其所遠游章句云西皇所居在西海津拾遺記窮桑者西海之濱蓋近西也故咸陽爲雲陽漢甘泉宮武帝立太時平王之元年秦爲諸侯至襄公自以居西垂主少昊之神乃作西時祠白帝後文公東獵汧渭卜居之吉乃夢黃虵自天而下口屬于鄜衍於是復作鄜時以三牢祭白帝以宇窮桑故亦曰窮桑氏見世紀賈逵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號曰窮桑帝寶櫝記一曰窮桑氏一曰金寶氏一曰桑丘氏是爲白帝然非河圖所謂白帝朱宣也或云曲阜圅是以云小昊之虛曲阜無攷世紀以爲都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次晉志云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因傳與世紀也曲阜魯城中小地名也有空桑說別見前紀元妃生倍伐降處緍淵既封蔑爲蔑氏夏后世衰有緍爲桀所克有倍氏緍氏倍伐或作代見山海經次妃生般音磐爲弓正是制弓矢主祀弧星封於尹城世掌宮職尹耆事唐爲尹氏周宰尹亦爲尹氏非有子曰昧爲玄冥師是生允格臺駘俱臣高陽水經六注引左氏以臺駘爲實沈後非駘宣汾洮障大澤封於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有臺氏沈姒蓐蓐之氏沈姒蓐黃四國故鄧名世云姒乃國名允格封鄀寰宇記世本允姓國有子鄀姓虞帝投之幽州是爲陰戎之祖姓纂云允格後金天氏之裔詹桓伯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杜預以爲陰戎與三苗俱竄三危後世因謂出於三苗通典等以駒支爲瓜州允姓戎非也按宣子語駒支云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此自

按皐陶一名庭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庭堅仲容叔達齊聖淵廣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

羌姓爲秦所逐者左之繆已氏格氏戎氏允戎氏戎州氏皆允類也都楚滅之十道志云戎本國號已氏其姓今楚丘已氏城也輿地廣記云謂昆吾後別在戎者周衰入居此僖廿二年陸渾戎遷伊川允姓戎遷渭汭傳以秦晉九州陸渾戎爲允戎之散亦非也按國都記魯衛間戎爲昆吾之後云重熙修該帝之四叔也佐高陽氏高辛氏衰五官失守堯乃復育重氏之後羲仲羲叔俾世守之有羲氏重氏羲和異出世不能別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蓋羲和亦曰重黎帝堯所命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孔安國班固皆云羲和其後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羲重後和黎後也帝之入立也其屬有更於青陽者厥後彊力侵尋四伐重氏苦之而遺之姝或而不治大臣爭棟遠近相襲而青陽遂分有青氏青陽氏漢有東海守青陽倍東海王尉青陽精蜀唐道毋青陽氏風俗通云黃帝子孫始姓之六韶作續陽非重氏一作重丘氏郎重之國初帝裔子取高陽氏之女曰修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女曰華生繇繇本再生者今作陶同本音由易林遯之既濟云茲基逢時稷契陶繇上食得顧微子解因而禮記喜則斯猶先儒亦爲搖讀謂秦人猶搖聲相近小顏漢書讀繇皆爲由惟皐繇正五刑爲弋昭切未之攷爾繇生馬喙忠信疏通劥而敏事漁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爲士師繇一振褐而不仁者遠繇生於曲阜季代曆云少昊四世孫世以秦紀言女修遂謂高陽之後鄧名世猶以李贏出高陽不知攷也馬口見論衡故今繪獄主爲馬頭淮南子作烏喙元命苞云烏喙子宜誤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爲虞之氏而天下亡寃封之于皐是曰皐陶風俗通云咎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關諸百王不易之道故傳子曰律者皐陶之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後漢張敏議云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者也急就篇云皐陶造獄呂覽云皐陶作刑而世本云陶制五刑非也六蓺論言符瑞與中候最詳如皐陶於洛見黑書等事亦見詩疏如解豸事有說別見餘論虞禪禹禹巽之皐辭焉卒崩于皐所謂公琴者在今六安縣北十五安豐芍陂中大冢也廣記郎皐陶冢楚人謂之公琴寰宇記六安北十三有二古城一曰六合一曰白沙上有皐陶廟冢在東五里酈元云楚人謂冢爲琴皐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摯虞雜記議云故事祠皐陶於廷尉寺故范滂至獄獄吏請祭皐陶晉志故事祠皐陶廷尉新禮祠律署以同祭先聖大學故事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以懍社政摯以皐陶作士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郡縣遠方神祠各奉祠之雜五行書皐陶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天寶二載尊爲德明皇帝有子三人長伯翳次仲甄次封偃爲偃姓伯翳大費也少昊之後史傳以爲伯益而謂爲高陽後妄甚辨見發揮偃匽之後有州絞貳軫諸皖參會阮棐鬲鄡止舒庸舒鳩舒龍舒蓼舒鮑舒龔州則鹵威之絞佼則朱威之舒皖貳軫鳩庸龍蓼則食於楚矣後各以國命氏史記匽姓皐陶後莊帝母匽氏國潛夫論偃姓有舒庸舒鳩舒龍舒共止鄝諸參會六阮棐高高郎

按飛廉善走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幷殺惡來是時飛廉爲紂作石槨于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槨以華氏死適葬于霍太山

皐也偃或作偃誤釋例舒蓼舒鳩亦偃姓也按蓼舒及舒蓼三國也舒黃帝後任姓蓼庭堅後姬姓而舒蓼偃姓也杜皆以爲皐陶後
又以蓼爲卽舒蓼失之詳高陽紀仲甄事夏封六其後分英俱爲楚幷有甄氏六氏
皐咎繇羣英鄝之氏英六貳畛古皆皐地並詳國名記文五年楚威之通典寰宇六皐陶封世本六爲姬姓非也或
以英六蓼尤妄商有咎單乃音爲舊恐非伯翳大費能馴鳥獸知其話言以服事虞夏始
食於嬴爲嬴氏盈暨功於洪帝乃錫之皁斿玄玉姚女而封之費費乃
國名古人多以人加國如大唐大彭大封皆是非字也嬴盈也庶物盈羨而以爲封卽太山嬴縣也益翳二人書傳多以爲卽伯益故以
嬴姓皐陶爲出嬴陽而大廉若木爲伯益子者都成記伯益二子大曰大廉封鳥俗氏小曰若木別爲費氏居南裔爲諸侯九真守谷朗
碑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屏子封秦谷爲氏皆繆以益翳聲近而職同介生大廉若木恩成三人大廉
事夏后啓爲鳥俗氏路俗氏俗史作浴一作洛非後有孟虧仲衍孟虧能帥翳
者作土於薾是爲薾孟虧夏后氏衰孟虧去之而鳳皇隨焉見括地圖史作
孟戲云大廉元孫張華作孟舒誤仲衍臣商太戊其裔戎胥軒內酈山氏生仲潏史以
仲衍爲孟戲兄弟以戎胥軒爲仲衍元孫夫孟戲當夏之中世豈有母弟乃後出四五百年而臣太戊哉且太戊至紂四百餘年而革纔
六世遠事紂乎申侯曰仲衍以故親西周西周文王先世蓋當太戊時仲潏生處父處父健步是爲蜚
廉生革暨季勝革惡來也武王投之見世家紀云早死勝三世造父封趙復七世叔帶
乃隸晉九世而武立又六世籍始命復再世而析晉三世主父益大
又五世邯鄲沒秦諸大夫立嘉於代六年重刻於秦子公輔主西戎
西戎懷之號趙王世居天水史記屠岸賈滅趙與程嬰公孫杵臼保趙孤事最失實程嬰杵臼墓在絳之太
甲南二十一里趙盾墓塋中見元和郡縣志然邯鄲西十五亦有嬰杵臼墓事爲一難信隋圖經云今洛州趙氏數百家每祭則設客位以
祀嬰杵臼主號曰祀祖此亦魏晉而後形影而爲之者辨見發揮有張氏狠氏屏氏訾辱氏樓季氏
主氏主父氏康氏馬服氏馬氏馬矢氏馬適氏莽氏武成氏周陽氏
邯氏邯鄲氏奢封馬服君援馬服之後一云趙官名趙括號馬服服武事者風俗通平原君勝封武成成因氏官馬氏之後
彙狀云出於嬴趙漢封周陽由爲周陽氏馬何羅後爲莽張遼趙壹之後及叔帶中衍戎胥冬日之氏四姓
見姓纂姓苑等英賢傳齊大夫叔帶莊又西魏趙蕭陽氏乙弗至隋而復子采於眭者又爲眭氏姓書又有朔氏
盧氏嬰氏嬰齊氏之類以名爲姓古未至若是野今紲革五世曰非子孝王封之秦谷使復嬴
氏史記非子邑於秦谷朗碑與派寧侯相碑皆作屏子五世襄公勳於平王錫之岐豐以爲侯
二十有九世而趙政替周號始皇帝隳天亂地振古亡與二世而漢

聑音二截耳也

佃同胄

有之始皇生於邯鄲故號趙政有秦氏非氏屝氏處氏房氏旁氏蜚氏飛廉氏廉
氏徵氏寧氏子桑氏子車氏車氏仲行氏鍼氏侯麗氏繆氏謬氏繫
氏整氏庶長氏不更氏稻氏谷氏繞氏將閭氏王莽改嚴尤廉丹皆爲徵號二徵將軍是
也姓書爲丁丘二音云皆出李徵者妄將閭秦公子將閭後姓纂引將閭葂非乃莊子之將閭葂姓書秦後又有蹇奚穆音等氏亦非乃
炎帝後王功秦仲旣國襄而復錄其少子康使有夏陽爲梁伯秦滅之
有梁氏梁餘氏梁于氏將氏將艮氏此乃少梁又西魏賜梁禦爲紇豆陵氏至隋而復漢莽
以梁攘爲修遠伯奉小昊祀而又有運期氏梁鴻改名曜其食於運者爲
運氏自運采掩爲奄氏掩氏運奄氏采鍾離者吳滅之爲鍾氏離氏
鍾離氏終黎氏世本作終犂魯昭二十四年滅壽衙汪艮葂裘不羨灌東東閭修魚
榑里密如高陵附庸氏也凡十二氏或云灌氏亦出灌東非秦鍼奔晉封裴中曰棐
君卽晉唐表云裴非子支孫是也傳謂平公封顓帝孫鍼爲裴君故表又以爲顓帝風姓之後妄矣六世陵遷解爲
解君有裴氏解氏壘氏履氏蠻王遷之荇堅時梓檀守壘襲一作裴而後趙錄有壘澄本作斐也集韻裴音
非後轉爲匪又爲履則爲斐也唐疏勒王斐氏號阿摩支若木事夏襲翳之封後有費昌爲湯御
右費仲事紂當音吠與姒費別其立於淮者爲嬴氏夏世有調王命以徐伯
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義而賓國三十六周王剡之偃卽康王乃穆
王時都城記云穆王西巡聞其威德日遠遣楚師襲破殺王偃後漢書七諫淮南子注以爲楚文滅之楚文乃春秋時誤而錄其
子宗十一世爲吳所滅宗北走彭城武原山萬衆從之因曰徐山昭三十年吳子執鍾離遂伐徐防山水之章羽
斷髮攜孥逆吳子復之子奔楚楚城夷而處之徐有徐氏蟲氏取慮氏李氏世勳本徐氏賜潛夫論偃王後
食邑取慮故氏十三州志音陬閭恩成之佃世爲理以命族至紂時理徵爲翼隸中
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難伊虛爲李氏李理字通辨見發揮利貞生仲師
昌祖家於若生彤德其曾碩宗因采焉康王之命五世孫乾元杲爲周上
御史字元杲老子之父玄妙內篇云老子母無塤故范祖禹曰老子父書傳無見非也胎聑且耼取洪氏曰
嬰敷前涼錄索綏云元杲胎耼無耳一目不明又云生而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氏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儒道二家多
言老母爲益壽氏妄也國臣記云乾娶滕氏宜非一娶云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副左而生儋宣王
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劉向列仙傳生於商時妄曰玄祿集真錄老子始母名之曰玄祿生是爲伯陽甫
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十而參扇故名耳而字儋卽太史儋

陳臥子曰心雖聖賢治身忠孝聖賢經世老萊之學宜為孔子所折衷也世以老子歸清淨之宗彼瀾禮化俗抑何皇然經緯之大

韓求仲曰又結少昊事陶文法遒瀶

世以為二人不知儋與聃同幹籍九尺方童長眉鼻雙柱齒六八詳金叢內經朱韜王札等書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大抵傳記老子事至多難稽云邑于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世以老萊子別一人亦非列女傳云萊子逃世耕蒙山之陽楚王求之按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斑衣戲母側所問答皆禮事知非二人孔學禮時年十七當景王之十年老時二百五十餘歲蓋弃仕矣以三十六灋治心理性究忠盡孝桓莊世柱下史𥳑靈世守藏吏一云平王時為太史著道德經孔子嘗學禮焉學禮之事亦備禮記或謂孔子未嘗師之蓋因劉向誤以孔子為商大夫老彭也孔沒十九歲而儋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土化暨三千九萬品戒云漢所獲大月氏復立經化胡成佛于闐西南五百里有比摩寺記為老子化胡之所彼人言老子於此昇天與羣胡泣決而釋子諱之夫佛特西土之一聖胡中國之人不知其繇乃推而歸之不可知之神愚陋之徒復肆為詭誕之說而不可詰大抵天下之事惟近於人情者為是西域諸國事佛其言可得而效有化胡恆星等辨見發揮壽四百有四十見仙傳太平廣記等書不究所終或云二百七十然儋見秦獻公在孔子後百餘年故韋昭以為非禮外傳云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歸祆怪今鄠縣柳谷水面有老子墓蘇鶚云劍冠儋生宗邑段干世濟其德至世民而興唐傳世二十則少昊瘖繇之德在人也宗魏將軍封段干生注及司注生宮宮生譜見魏書然自段干三世而譜見後魏誤也昇養於徐為徐氏既復李有南唐三世而俘以歸於京世言昇徐氏子不知本姓李謇子温有理氏里氏相里氏京氏恩氏利氏儋氏聃氏耽氏徵氏崇氏段氏段干氏徵音止崇徵本皆姓李遭亂改見程康傳三輔決錄云段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然段以字段干以地不可合也武士股堅相里氏老氏老陽氏杜氏丙氏及廣武老萊賀蘭堅吾大野徒何之氏周大夫有老陽子宋老佐左氏注以為戴公子非佐去公甚遠也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姓丙周龍居縣公明生粲應國公與高祖有舊避世祖名復為李黠憂斯右堅昆氏與居賀蘭山下皆自云陵後周書賜李弼徒何氏魏書賜李虎大野氏諱之高祖相周復為李江黃耽弦茲蒲時白鄉復巴寘穀麋邳葛祁譚皆嬴國也秦本紀嬴姓十四有白冥氏姓書以為復姓非乃白與冥尒剡則越滅之寘則徐滅之茲蒲周滅之沈耽晉滅之譚穀入於齊巴復入於夔而江黃邳弦時麋白滅於楚矣後各以國令氏威烈八年越滅郯傳云魯滅之非也外紀王三年明年儒如會伐之或云宋滅之尤非節沈逞奔楚會孫諸梁為右司馬采于葉為葉氏尹氏諸梁氏成八年晉滅沈沈子逞奔楚字循之為沈氏生嘉字惟貝二子尹丙尹戌戌字中達為右司馬生諸梁字子高及后朱子高采葉號葉公二子尹射文尹射為令尹旬日去隱華山生尹臧尹赤姓書以為出聃季載以葉諸梁出於楚俱誤又郯氏沈氏世次唐表極為差繆沈在汾川與平輿之沈別沈約宋書以為平輿者非也其世序亦繆表譜更以為季載後尤非周興封帝之後於祁潛夫論武王封少昊後蓋古帝後皆封矣按周封杞宋為二後并陳以備三恪左氏說者更以黃帝堯舜後為三恪而少昊不預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而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人非也而置莒後與期于始都計二世茲不歸莒至紀公復紀姓世本紀同按聲己載己皆莒女歷世三十楚𥳑併之與曹姓莒別故名世猶以與期為陸終後誤尸子莒君好巫鬼亡國有莒氏萬氏莒子氏萬古莒同漢有宿猾萬章蘇林音矩謂黃帝子萬陽非急就章有萬改鄉傳茲丕氏展輿氏庶其氏纂姓郊氏捷氏裂氏若犂比林閭渠丘著丘安丘且于務婁無婁菀羊之氏與林氏犂氏氏以邑也此成都林也楊雄師林閭氏嬴之後又有盈氏鄒氏姓苑有鄒又黃之後又有胡氏廣本黃氏見語林若巴後之巴公白後之白侯武安蒲後之蒲侯蒲餘與苻洪是也載記等為因家生蒲妄以江後之析析象本姓江祖封析侯因氏後漢譚後之覃談佼三姓姓源覃音尋耿後之𥳑諫柬其衍也蜀𥳑雍本耿也幽州多此姓然諫亦音𥳑詩云是用大𥳑周有𥳑師父晉滅耿姓纂以𥳑出狐鞫居諫出周之司諫杜謂皆姬姓國失之又有昊皓星金桑雉芒勾瞫𪁉秋伯瞫𪁉出武落鍾山黑穴中見蜀錄姓書勾氏出勾芒羊氏家傳羊續聚星重女及西方桑丘空桑龍丘五鳩有偃之氏後趙將軍五鳩盧

贊　邈矣西皇小昊青陽秀外龍庭抱雌守常五鳳既至乃灋度量通窮拒𤺌孤獨得養惟能任道人亡疵厲德廣樂時遠亡不至降波長流是司反景李趙隆與於斯為盛

小昊紀

後紀七

歷者大中之符聖人之所以順天命而經世者也其原出於天其法成於人有其數而無其文聖人之授受傳數而已昔者堯之為世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故其耋而授舜曰咨女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之受終也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故其旄而授禹曰咨女禹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三聖之所授執中而已執中者以歷數之本乎中也是故歷法作而中道著矣班固之志歷也亦以是為堯之授舜者也蓋聖人之為治不過欽天厚人而已而先儒之言歷數類皆歸於讖緯之言非先王之

孫月峯曰極與散事歸諸實理乃見曆數作用止是敬授民時四字故敬天勤民帝王之帝無于比

項水心曰宣尼大志得此昭晰直將周室威衰始末扶籍布衣身上作史不可無識識眞則言闕

正也天生河圖八卦之原也地應龜書九疇之寄也八卦者歷數之始也而本於太極太極者至中也九疇者歷數之成也而本於皇極皇極者大中也太極元氣含三爲一三才之所基也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此鬼神之所同故屬之天五行五事八政此百姓之所用故屬之地而三德五紀之與皇極同居九位之中然則聖人中道而立者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而已矣律應鳳鳥而歷數詳焉此少昊氏之傳中也豈惟欽天厚人哉抑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也嗟夫善言古者必有驗乎今善言天者必有信於人傳歷數豈徒爲天哉以爲人也豈徒爲古哉抑爲今也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此衰盛之常變也乾用九坤用六用者變之謂也九六者陰陽之窮也窮者未有不爲災陽九百六此其不知變者也亢之與戰豈歷數之中哉彼少昊之法凝矣其所以與太昊氏兩立乎九閡之內而稱皇者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知所變而已矣少昊既假歷數復於堯舜堯舜惟知變也故惟九黎亂德苗民逆命而不抵於窮垂衣裳而天下治則其所以取之乾坤者用九六也是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而通之此歷數之所以長也六而後窮數止則起六六者一變之數也以故夷昭不馭幽厲失圖頽亂惠遷帶叛襄出楚子問鼎晉侯請隧猶且三十六傳一變之數先王定策之驗不可易也有用我者吾爲東周潛心文王可變之謂也使其得文王之位而合其變則東周之祚何止八百年哉惜乎執中之道不傳至於窮不知變不能盡當運之數也蒼既朒矣而況秦漢而下不全其天者邪受命不知其數傳國不知其符係祚不永豈惟歷數之微哉亦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甌脫据邊幅沮桓化侯王戎狄焉能舉華哉中國丘墟生靈荼炭可勝痛邪變而通之此無窮之歷數也

路史後紀第七卷

路史後紀第八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陽

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古史攷以為妘姓纂則謂顓帝帝風姓故唐表章氏彭氏皆妘出風姓顓帝之後俱妄名曰顓頊顓頊厚養也河圖云瑤光貫日正白女嫗感於幽房之宮生黑帝名顓頊均云日月失行瑤光星精貫月集韻云項頭頫音玉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于若水遜謂降封之史記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若卽江之下流皆在蜀水經云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卽昌意之封又南過越巂邛都至朱提西瀘江水則玄囂封處又九州要記云巂之臺登有雙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卽黃帝子昌意降居此杜預以謂昌意所封在都都乃襄州樂鄉矣取蜀山氏曰景僕一作景僕卽史云昌僕大戴禮為昌濮搜神記世紀作景僕云卽女樞又為昌意正妃妄以生帝乾荒卽韓流蓋乾荒之誤為乾流曰帝者如漢山陽公之曰獻帝唐孝敬奉天承天三皇帝追稱云山海經丹朱商均皆曰帝亦若是也劉知幾所以唱謂朱均皆常為帝而舜禹為奪不學之過擢首而謹耳豭喙而渠股擢首長咽謹耳小耳或作擢耳謹首非海內朝鮮紀云謹耳豕喙麟身渠股郭云謹耳未詳渠車輞傳言若大車之渠非也渠鉅也謹小也相書耳門不容麥壽過百是襲若水文選若水顓帝所生呂春秋云顓玉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世紀作弱水非取蜀山氏曰樞是為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搖光於幽防而生顓頊潛夫論云幽防宮也世紀等云星貫月如虹含神霧云搖光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注星光如虹蜺往貫月也渠頭併幹通眉帶干元命苞云顓玉帶午是謂清明于謂成于宇易乾鑿度云黍表戴于鄭氏云黍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王劭言隨文有龍顏帶干之表指示羣臣是也宋忠注為干盾故世紀云高陽首帶干戈誤矣本又作帶午言如午字葉法善額有二午者或又作帶牛非淵而有謀疏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小昊封于高陽涿郡有漢高陽縣以在高水之陽名本隸河間今之順安軍然淩儀亦有高陽故城開封圖經云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九域寰宇從之非也蓋後都之冒高陽之名于此爾故郡國志云汴之高陽城高陽氏之虛也車頻秦書云新平民耕獲玉器初有金雕者頗知圖記王猛勸蘇之彫臨荊表言新平古顓帝之虛其故有白雞闖記言此里應獲古帝王寶至是果信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衛僕俱為顓頊之虛古帝王都於中國邊地每有二都孤棘今營州柳城東南百七十棘城是寰宇記云顓帝之虛通典云號曰顓帝之虛故慕容廆以大棘城帝顓頊之都移都之教農桑制同中國商丘濮陽也以帝居之因曰帝丘乃衛之都故今澶之臨河東北三有顓頊城史記顓頊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咸也世紀云自窮桑徙商丘太行東北及兗濮桑之野冢章之次水經晉志因之非兆迹高陽故遂以高陽氏黑精之君也月令注以名為號故後世或姓焉神仙傳有太玄女顓頊和紹小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以水窮歷故外書皆稱玄帝道書言玄帝者皆高陽氏莊疏云十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卽位亦曰玄帝祭銳牲用騂薦玉以赤繒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地依魂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自是不克遠紀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釐改服度符采尚赤乃立九寺九卿少昊顓帝官號蓋因黃帝而益詳故賈公彥云高陽以前略言於上成王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則上下百官之間重該修熙少昊氏之四叔也叔出季處之叔傳以為少昊裔子妄寔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為句芒該為蓐收惠王十七年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云覺召史嚚占之蓐收也天之刑神修及熙為玄冥姓氏英賢錄云玄冥為水正熙氏佐之禮傳云五官古帝王子孫有功之人左正義言五官在高陽之世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修熙代為水正非一時者不然蓋不知北方虛危無位權衡龜蚍皆是二物與胥皆有左右之義有說別見玄冥為司寒乃修之職如言犂曰祝融孫犂顯曜乃命祝融而炎帝氏有子句龍俾為后土是謂五官春秋傳云句芒春官為木正蓐收秋官為金正祝融夏官為火正元冥冬官為水正句龍后土中央為土正慉共厥業遂濟窮桑帝立於窮桑蓋亦有窮桑之號故服傳云窮桑顓頊所居杜氏以窮桑為少昊之號而先儒遂以五官為少昊所命非也顓頊以來不能紀遠始為民師木正火正非烏師之號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小昊氏衰玄都氏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策之從謀臣不用喆士在外家為巫史亡有要質方不類聚物不羣分民匱於祀神褻民狎嘉生不降龜策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乃命重犂典司祝融重獻上天以屬神犂抑下地以屬民以絕上下之通以規三辰之行隋天文志高陽氏命北正犂司地按楚語云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高陽之世使復舊物毋相侵瀆民用安生重為南正犂為火正火正司馬故齊職儀云顓帝以犂司馬主火應劭曰犂陰官也火數二故火正司地以屬民鄭答趙商與昭皆以為三皇至道故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帝中道故又命羲和於春秋夏詳人事乃合而一之漢高可章商之奏以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一官以舉時政宣帝時魏相請以明經通陰陽者四人各主時至明言所職此後惟有司曆之官而已月令開明堂布十二月之政當作北犂妄也於是窮四履稱險易申畫郊畿以殿任賦立勸人以職孤為正長以惠窮置宰要以恤亡設射志以習雅守獵耘耔以習移出內節乃礪名岡保大澤制十等

板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二月爲立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

夜半爲朔朱子曰陽氣雖始于黃鐘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曆于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感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

之幣以通有亡曰權衡見管子高陽貨一種作厹旨与丐一幕文作全高陽貨一金也纂古高字正同董譜高陽金別種五等或出長乎異布封演曰面有科斗書是也宿疇以成泉幣亡滯工賈時市臣僕州里俾毋交爲是以主虞而安民璞而親官亡邪吏市亡型民事分職正而人反其故然猶悽慫自持焦心蛾伏以從事於賢謂功莫美於去惡而之善辠莫大於沓惡而不變非惟善善因善也非惟惡惡惡緣惡也乃㝖令曰毋慢制毋虐民貴臣驕而弗譈男女不相辟於道者拂之四達之衢文龍負圖於是書科斗百辟作戒盈之器室而著復禮之詻詩以爲德黥之術後周書武帝詔云甲子乙卯禮云不樂昔周王受命請聞顓帝之庿有戒盈之器室與復禮之銘者師於大款赤民柏夷父柏亮父淥圖之流以濬其明而昪其聖淥從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綠圖新序晉紀又作錄圖皆非謂至道不可過至義不可易而後治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修黃帝之道而賞之弗或損益而致治乎見鬻子及賈氏新書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乃注新歷十三月以爲元歲紀甲寅上日乙巳日月直艮維之初而五星會於天歷天歷營室也秦用顓帝曆元用乙卯寤案曆法黃帝顓帝夏商周魯凡六家皆有元顓帝曆術云天元正月乙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與月令合一然秦曆以十月爲歲首故說者謂顓帝曆首十月非也蓋秦遇閏則一切置之九月爲後九月是首十月亦非以十月爲正也按二世二年閏在酉漢二年閏在巳五年在寅而皆書後九月非法也傳又云顓帝曆正月用寅朔亦非冰始離蟄始動時彘三號而立春至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是以萬物應和而百事理是爲歷宗傳言顓帝歷正月朔旦七曜直艮維之初漢大初歷冬至七曜會于牽牛按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故史記漢書及荀悅紀皆記高帝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而魏高允以爲史之失按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漢元年十月乃正出未序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律家皆謂顓帝始作渾儀故後世尊用之不能故益部傳巴䟽洛下閎改顓玉歷爲太初云後八百年差一日隨顏慾楚上言亦云又詳陰冑玄傳按歷帝紀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以古未有歲差之法如顓帝曆冬至日宿牛初今宿斗六度古正月建丑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且如堯典日短星昴今則日短東璧矣其郡如此顓帝之渾儀其法則實蓋爾故劉氏曆正問云顓帝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皆以天象於蓋非今之所謂渾也有排渾別見熙熙鏘鏘帝好之爰命鱣先爲倡泪蜚龍稱八音會八風之音以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方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備也後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爲八音以召氣以生物鱣先蜚龍蓋人名倡首也大晟云鱣鼓其腹呂氏之說怪浮金劾珍於是鑄爲之鍾大晟書云其金聲震百里

陳臥子曰杳冥罔象卓爾之障也接溝心鬭浩然之寇也

作五基六韺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漢書作六莖五英樂緯動聲儀作六英五莖於諸書獨不同非也按宣和古器有韺鍾其銘凡六其字作韺銘云宋公成之韺鍾所鑄所謂六韺也國家肇建鼎樂之際於悳天得之制作雄偉雙龍盤踞篆其帶曰黃鐘夫宋乃微子始封之地六莖乃高陽氏之樂宋二王之後故得用之以祀則六鐘爲商制而高陽之遺法也故晉志曰殷不綱英莖之制已微元結亦誤矣劉恕以爲帝系譜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鄙哉上緣黃帝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鍾磬武德錫之干戈而人知鄉方矣見淮南子惠浸萌生信沾翔泳於是設蕭鬱陳祼鬯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電采羽山葛嶧之銅鑄鼎以臧天下之神主諸著洞臺之山陰宮之丘悉寘之移安德之石填焉詳陶弘景真告設玉兆太卜三兆玉兆瓦兆原兆顓帝玉兆象其玉帝堯瓦兆象其瓦疏云卜筮先王所作伏羲時已有未有玉瓦原之名爾至顓帝以來始有囦書景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寧民北爊幽陵南撫交止西際神沙東跂蟠木四行天下周旋八外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芒所詔靡不砥屬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搏心揖志不貪廣遠故地大而不淫在位七十有六崩韓愈云年七十九世紀云九十八二十一而立或云三十六立皆非按新序云齊閭丘卬遮宣王曰昔帝顓頊十二而治天下故禮傳謂顓帝十二而冠蓋因立而始加元服也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顓之陽俗謂之商王陵妄也郡國志云顓頊葬俗名青冢山皇覽冢墓記云在濮陽縣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崔鴻前趙錄云和苞諫劉曜曰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帝葬廣陽下不及泉十道志云鮒鰅即廣陽山之別名也寰宇記在頓丘西北三十通其記帝陵在相周臨河乾德四年置先代帝王守陵戶高陽在臨河寰宇記臨河東九里顓頊廟而九城志順安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濮而臨河濮陽地相出入也然顓臾鄉吳地記爲程有顓頊陵則非矣務顓九城志與作鮒鰅同下不及洤四它衞之上郡石穿貳負乃見漢陽索出支祈始聞女媧神變宜亦見而可知四虵衞之何足深怪昔漢丁姬與臨江王之葬皆有燕數千銜土投壙中亦此類也象能耕爲能耘却未必爲虞帝陸龜蒙辨之非其陰九嬪在焉其范林方三百里經云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又視肉瑤塊其立也歲居豕韋其崩也歲在鶉火故傳以墜爲顓頊之族非也學者不曉此義故信而不疑夫墜土族而顓帝水也此學者之謬也取鄒屠氏勝濆氏初帝僇蚩鄒還其民善者于鄒屠惡者于有北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及夢八人蒼舒伯益檮演大臨龎江𪏭堅中容叔達是爲八凱寶櫝記云一曰八神一曰八力一曰八英言神力英明也又記云夢日則生子八夢日而生八子故曰夢帝崩而元子立襲高陽氏是爲孺帝尋崩而帝嚳立山海經所謂孺帝顓頊是也伯益之字

陳明卿曰只一自臧與桀同歸烏有長源沒論卑尊師道能取師則鮮自藏矣

隤凱次居子族之三益廟碑云字隤敳帝高陽第三子亦見水經注爲唐澤虞是爲百虫將軍虫今鞏洛嵩山有百虫將軍廟是也自漢有之水經云晉元康五年七月順人吳義復立佐禹治水封之于梁舜嬗禹禹巽于益辭焉故韓孟稱益之避啓而張書王謂伯益爲天子代禹差矣漢志謂之伊益世本作化益或宜伯字年過二百南梁大敖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氏見風俗通伯益治水封於梁亦見尚書春秋左傳故劉昭志云董氏與梁同祖光和元年有白衣入陽德殿門稱梁伯夏亦見風俗通云顓頊大敖之後是也霆堅封安安既復分蓼後俱威于楚猶以國氏安蓼皆姬姓故地理志云安姬姓國而世本蓼亦姬姓則皆庭堅後也杜預以庭堅爲皐陶之字妄也魯文公五年秋楚仲歸成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夫皐陶乃少昊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之子六乃皐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爲皐陶字乃復以蓼爲皐陶後偃姓失之矣予嘗考之皐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姬姓也蓼威而舒蓼猶存至宣公八年始威其地乃壽之霍丘而蓼乃安豐其地相邇也舒蓼與蓼既自二國而舒又自一國乃黃帝之後任姓見潛夫論預不知別有舒與蓼而分皐陶後舒蓼爲二國謂皆偃姓正義以爲文五年蓼威復封而楚復威之俱繆按舒僖公三年已威矣威勝奔氏曰婇勝奔即勝濆也埤蒼云婇顓帝之妻名世本人表皆作女祿大戴禮勝奔氏之子謂之女祿生老童生伯稱卷章季禺三人偁字伯服與卷章緜產昭二十五年疏引楚世家世本顓頊生偁偁生卷章及季禺是生叔歜大荒西經叔歜顓頊之孫卷章取桯水氏曰嬌郎所謂嬌嫣者一作橋極皆非也勝濆一作滕湟一作勝其根水見世本一作郎水皆字畫之轉失卷章史及大荒經作老章經云顓頊生老童非也生犂及回犂爲祝融淳曜敦芒天明地德臨照四海是食火土生長琴及噎噎處西極以行日月太子長琴居於搖山寔始樂風犂卒帝嚳以回代之楚語及史記云共工作亂帝嚳命祝融誅之不盡乃以庚寅日誅之而以弟回爲犂復居火正祝融非也回食於吳是曰吳回生陸終唐韻云陸終古天子妄也楚及司馬氏皆云陸終吳回之后也司馬遷乃以爲皆重犂之後失之重犂乃自二人有辨見發揮中取鬼方氏曰嬇世本帝系云鬼方國君之妹女嬇音蒯人表作女嬇故集韻音潰大戴作女隤一作女嬇繆陸終彭祖之父也仙傳云彭祖遺腹而生三歲失母妄也黃囊經云彭祖父墓坤山下作癸向放坎人乾坎峯高揖五行相生飃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拆左而三人生剖右而三人出彝生拆副世有是事有說在餘論樊爲巳姓封昆吾昆吾爲夏伯主其後裔自臧而無譖與桀同威故孔子曰堯之有天下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是以百載而愈成汔今而益章昆吾自臧滿意窮高而不衰是以當時而虧久而愈惡損益之道也以乙卯日亡鄭語云昆吾爲商伯非世本云昆吾者衛是後

王輔嗣曰楊中立皆以老彭爲老聃三教論云五千文客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舊矣

有昆氏吾氏昆吾氏氏書又有吳氏戰國策將吾得注當爲五非也楚顧温蘇扈廖董諸斟祝產皆已分也祝產見國語扈則啓威之矣後有戶氏扈氏有扈氏前秦錄以瀧氏符氏皆出于扈妄也顧温則商威之温則狄威之後有顧氏扈氏温氏宋氏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皆先桀威者傳十温威温子奔衞蘇伯吉利是世祝融逮妻摶頰死託于竈竈者老婦之祭許氏五經異義云吉利婦姓王名摶頰而世立祝庸爲老婦者妄紂王欲伐有蘇蘇以妲進免紂寵之而亡周威之有蘇氏司寇氏平王時有蘇成公好箎其支子封郗又爲郗氏姓纂以爲忿生支子已姓青陽之後妄也廖有叔安異封於董董甫以豢龍事虞封于鬷川別爲鬷夷更爲關龍音豢龍同關龍逢作平聲非廖董關龍則夏威之鬷則商威之後有廖氏颼氏飂氏飂叔氏董氏董甫氏廣韻侯叟氏風俗通青史氏鬷氏鬷夷氏融夷氏豢氏關龍氏龍氏李氏關之轉又爲關氏唐李忠臣本董氏從朱改誅秦青史氏出英賢錄關上音豢下如字斟姓灌鄩則夏威之戈介則商威之後有斟氏戈氏斟戈氏鄩氏尋氏鄩氏斟尋氏鄩氏斟灌氏灌氏介氏周大夫有鄩肸又有鄩氏出姓纂要諸斟之姓世皆有之而史伯謂斟無後蓋在周無封土也史記遂以斟戈尋爲禹後賈逵以諸斟爲曹姓後皆因史伯之言而誤之也惠連妘姓其封參胡參胡者韓是周之鄅子其後也後有鄅氏參氏並見世本鄅子妘姓外傳謂參胡無後亦非故漢志以鄅子爲堯後失之籛之字鏗封於彭是爲大彭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勛其彭祖事備黃山君彭祖經中仙傳以爲姓籛名鏗此出世本籛乃古翦字故虞翻云名翦國都記豕韋氏彭姓國祝融後陸終第三子曰翦封於彭今爲祖翦切者非唐韻音賤夏之中興別封其孫元哲於韋是爲豕韋迭爲夏伯夏還於商老彭守官大夫商王拼采女受術籛始去之終身不見寔字彭門記殷之賢臣顓帝之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莊子云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如此而已彭祖傳云商王時傳之三百歲已謬矣仙傳乃云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或云壽七百或云四百皆妄世本鏗在商爲守藏史周爲柱下史子云老彭蓋又誤爲老子也潛夫論又謂顓帝師于老彭尤乖禿暨諸稽舟人皆彭分也高辛師舟人郎此晉有舟之僑暨諸稽則商威之禿姓舟人則周威之韋則夏甲還之矣左傳言孔甲以劉纍更豕韋後矣而鄭語乃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又云彭祖豕韋則商威之則二國至商方威豈劉纍遷魯之後而二國更復乎然襄二十四年范宣子言其祖又云在商爲豕韋氏豈復封乎不然何兩立也後有籛氏籛氏禿氏舟氏韋氏豕韋氏伯氏霸氏覽氏壽氏名氏諸氏諸稽氏稽氏暨氏既氏周氏

（上元中賜暨佐時爲周氏暨音吉又如字）錢鏐當乾寧以十三州王吳越者百年而俶朝於我（姓纂有彭祖孫孚爲周錢府大夫因氏六一文云錢氏三代以來無顯者初以上爲周官久而以爲氏）求言邛姓封於儈是爲會人介於河伊貪嗇威爵上下不臨重氏伐而亡之有儈氏鄶氏會氏（即鄶也鄭語云號仲恃勢鄶仲恃險鄭武公滅之徐廣云在河南密縣杜佑云在新密史以爲鄭非）偪路云鄔偪夷皆邛分也偪侯納仲仁貪冒愛吝蔑賢觸耐而威于鄭有傿氏鄢氏鄢氏焉氏（陸德明以鄢爲平上去三聲非是詳見國名記）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後威之有云氏員氏雲氏鄖氏邛氏（邛又作濆䣭唐書員半千世祖疑之本彭城劉仕宋後弇魏自比伍員改爲員王淵切賣華云唐人讀作運此皆好異按前涼錄已有員敞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與楚同族顓頊之後令尹子文䦕伯比之子食於鄖公辛辛生䦕懷員蓋辛之後）路偪陽夷佹諸則晉威之後各以國爲氏（魯襄十年威偪陽以與向戌公羊作傳陽譜有偪陽姓）晏安封轉爲轉姓朱婁騶繹倪莒小朱根牟皆轉分也武王得轉挾復封之朱曰朱婁朱友以父夷甫顏功封倪三世居騶從齊尊王是爲小朱子（圖稱葛洪云郳武公字伯顏人謂顏公子孫爲氏王儉云未知按郳婁顏公事見公羊傳魯公家譜亦以郳言代北可朱渾亦爲朱望河南）小朱十四世而朱二十有九世威於楚封其君爲鉅鹿侯後有朱氏侏氏（姓書郳春秋後八世威爲朱氏然哀公時有齊大夫朱毛）郲氏婁氏郲婁氏兒氏倪氏郳氏倪犂氏鄒氏騶氏留氏翼氏挾氏無婁氏庶其氏楚且氏鉏從氏茅成氏茅夷氏卑徐氏茅地氏夷氏儀氏夏父氏挨氏庚氏蘧氏繹氏顏氏（茅夷卑徐鉏丘茅地蘧繹皆以附邑爲氏見姓纂者顏氏見圖稱陳留傳及葛洪集要皆云顏出于郳而朱知儉譜濁以爲出于伯禽之庶采于顏者非也故魯公尙書譜亦謂之儉爲失据云）仲尼之門顏氏之達者八（路回僕會何祖克辛也之推云仲尼母族故多賢蓋私言）根牟者侔也魯取之（宣九年）後有根牟氏牟氏侔氏牟孫氏莒則周威之矣（非紀姓之莒周之以封玆輿期）威伯禹定荆州季芊寔居其地生附敘始封於熊故其子爲穴熊（芊谷野以名加姓附敘史作附沮大戴附祖氏產穴熊季芊即季連芊姓也）荆楚名也夏有楚狐父厥後鬻熊子者師臣西伯（世有鬻子書云文王初見鬻子年已九十王曰老矣對曰君若以臣逐麋則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尙少史記及繹側云鬻熊子早卒繆也乃其子事文王云）成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子繹於荆居丹陽是爲楚十七世通祈周顯號事抑乃自稱之子貲遷郢及魏爲秦詐留子横徙陳凡二十有五世而秦威之（始皇楚名爲秦郡意亦以莊襄王母名改爲世家云以爲楚郡失之）後有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粥氏鬻氏郢氏逞氏能氏敘氏序氏沮氏（能奴代反沮音敘古有楚老左趙孟家臣楚隆）其公族氏有成啓鬬囊賁善逵祿縣逮審側庇次連莫仵昭由景到聲晏卽圍尹后竟兼宜繹酒保枝乘春陽鈞甲環卯武莊霜雪蛸犨犫穿稱僕責嚴徵庾奮賀列監滅韻□□□□□卒度陳張李（凡七十二氏由餘本出中國而伍員後有孫氏秦有班氏一避地爲樓煩而度尙碑云度與熊同祖急就章有翠鷊鶱乃景翠之後列出列宗有禦寇風俗通云出古帝王列仙氏妄姓纂復姓又有列禦繆矣姓氏之出固多矣潘本畢公後又有出於楚者故岳家風詩云楚公族芊姓之後潘崇子尫生黨也）其復氏則有鬬耆鬬乳鬬穀鬬強鬬緡鬬文鬬班鬬比圍龜彌牟若敖叔敖堵敖郟敖越椒罷敵上官三閭五相五參諸將太宰公建員臣左尹右尹申叔申公楚季楚宗巫臣列宗子南子期子庚子西子建子午子重子季子乘子千子儀子木尹午無鈎無圉無宇無庸餘推涉其慶父襄老王孫成王黑肱舒堅來纖沉纖邑由利孫白男吉白屈南耆門市南伍叄慶父嬰齊弃疾枝如伯比師初熊卒熊相倚相辛廖接輿季連李融仲雄大心凡八十二氏及鹽厩箴樂芋陵權蔿清郊工連囂之十三尹（沈郎寢屈南一作男仲雄潛夫作熊非）其食於邑者有馮屈閻瓦堂棠蔿薳靳卷圈柘拳養包椒包申荀穰蒙蕩麻白濄淖慎匡訾貲棘棗龍俞園艾鑢茁聶蔓萬万利鄀圭康（蔿與薳卷與圈園堂與棠訾與貲皆同也棗出于棘蔓出于蔓匡出匡宰須句而李延昌本姓麻張遜本姓聶皇朝始以主爲主政和制不得以主爲姓乃爲康姓書楚有鑢音去聲然攷楚自有鑢）及鄧陵卜梁魯陽櫟陽芑丘吳丘何丘軒丘商密愈豆英賢武安期思田公白公涇陽葉陽之氏□□□□□□□□□□□□爲郴氏圈公者始秦博士避世商山□□□□□□（分非發揮）帝摯之世九犂亂時重犂失職堯於是復育重犂之後使復舊業是爲羲和（命羲仲宅嵎夷命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和叔宅朔易）和寔爲犂後爲和氏（易見詳堯紀班彪干寶皆云司馬犂後是也世紀云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岳王安石以四岳爲一人非也）商封之程有程氏司馬氏（周宣王時程伯休父爲宣王司馬掌六師伐徐爲氏西京雜記云司馬出史佚休父出史佚也昇之祖又左傳荀氏支子邑程程鄭是程元及靈洗是具程祈之譜談云風姓有裔孫程伯始晉土失之）史遷既刻作史記下及懿師三

世事魏遂移其社為晉四世弃洛南渡又十一傳而劉宋戚之西五十三年東一百四年沈約晉書造奇以元帝牛金之子應牛繼馬之讖鄭中學者王卲宋孝王等辨之魏收深疾南幸收其短著之司馬叡傳

和仲孫宗處清彝為彝和氏左果毅晉狀云重黎誅共工堯命其子和仲居春官代為岳牧和仲孫宗處代清彝自守百姓號曰彝和子孫氏焉濮羅歸越賨滇鬭麋芊蠻皆芊分也楚子取鬭麋以國其庶已而取之歸是夔賨是宗繹之適昆摯以疾廢於夔亦併於楚鄭語注摯乃繹元孫有疾自弃於夔子孫有功為夔子世家不記有夔氏歸氏賨氏宗氏宗俱碑云四岳之裔宗均宗賨世皆作宋非也羅熊析也後亦入楚有羅氏羅侯氏初國宜城後轉徙枝江衆周之東乃定長沙滇祖莊蹻百濮芊蠻或竄或懷世不絕也有濮氏高氏高氏句麗後燕錄云慕容雲祖和高句麗之支云高陽氏之後故以高為氏為慕容寶養子後僭即復為高氏越徇芊姓是為南越越裳駱越甌越甌隑甌人且甌供人海陽目深扶摧禽人蒼吾蠻揚揚越桂國西甌損子產里海癸九菌稽余僕句比帶區吳所謂百越也百濮亦自多種揚越即揚粵是為蠻揚或作揚雩非也南海桂林象郡皆古南越之地並詳國名記中輿地志云東南二越而諸儒一之踈矣有駱氏李氏李嗣與本姓駱帝之後又有蒙氏容氏孺氏若氏雙氏玉氏項氏虫氏隤氏凱氏重氏童氏龐氏檮氏臨氏蒼氏蒼舒氏達氏叔達氏陸終氏淵氏聖氏周大夫有叔達為王恭曾孫孺與與陸終氏有惡又姓韻才子蒼舒謚淵八凱隤敳謚聖後為氏彭祖氏季連氏高陽氏商丘氏

贊　玉子高陽精契搖光通眉戴干是濟窮桑履時象天疏以知遠上緣黃帝通變不倦集威成紀悽慫自持內戒罟室外親客師惠濅萌生信沾翔泳乘彼結元范林何掤

高陽氏紀

路史後紀卷第八

世無聖人亦無愚人非無愚人也務學從師則愚者聖非無聖人也違師背學則聖者愚矣乾之九二見龍在田此龍德而正中者也而孔子發之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問從師之始也三皇五帝固未有不自師以成者而獨異黃帝氏高陽氏之取師何如是之勵且博邪黃於諸臣風后力牧大填封鉅容盧岐伯若廣成甯封一切師之高陽之初師於淥圖矣師於伯夷父矣師於大款矣師於赤民柏亮父矣不憚下風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何邪至道無所底失德不以聖唯學然後知不足堯為御舜為左而伯禹為之右入於夢而訪荷蓧涉於津而訊淵客聖亦豈必達哉一人之智固不若衆之愚也師者人之斗極也入人之家則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則以重人之國是故古之聖人世至治矣政無為矣民悉仰化而天下之和舉至矣猶且恐然常若獸盜之將至而將不免者尚友親師常若不逮故德愈隆性愈徹世愈治而後世愈不及也孔子師於老儋師於萇宏師於孟蘇夔靖叔而老儋且師常樅是生知者焉不學然亦何常師之有神農師悉陰之老黃帝拜空同之叟悉翁同叟豈聖者邪炎黃之聖不自聖也唐虞夏后拜師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湯之於貸子相高宗之於甘般文王之於錫疇子斯武王之於太公周公之於庶秀成王之於郭叔此其憲也晉文公之咎犯隨會秦繆公之百里奚公孫枝楚莊之孫叔敖沈申巫闔閭之伍子胥文之儀句踐之范蠡大夫種若聖若賢莫不尊師而重學子張魯之鄙家顏涿梁父之大盜而學孔子段干木晉之大駔而學子夏高何縣子石國之大暴而學於子墨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六人者刑僇死辱之徒也而為天下名士顯人王公從而師禮之以其壽盡則得之師與學者君人之所知也齊小白伯者也師於管仲而致其理齊人有士叟也者小白執質請見之三而弗得嬖者曰叟也廝臣君國之賤士也三往而弗得見其可已矣公曰烏是何言歟吾聞布韋之士不屑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事仁義不下禮於布韋之士夫子之不屑富貴則可矣謂不轂置仁義而可乎五反而遂見之天下之諸侯聞之爰胥師而賓焉於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

天下則自一賤士始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其小白之謂乎
先朝講臣范祖禹嘗爲帝學八篇其槪曰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
九百三十以學見者禹湯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夏之啓與少康商
之祖甲中宗祖乙般庚周之康宣皆功烈並於詩書非學不至漢
唐之君則蓋有矣要之少學而無師夏癸商受昏德弃祀豈性不
足與爲善邪繇不法先王不親賢不問學也祖禹之言其不可戒
哉學者聖之資而師者道之原也是故曰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
力天子入學祭先聖則以齒嘗爲臣者弗臣所以尊師而敬學也
學堯而堯學跖而跖途巷可以爲禹而舜果人也繇此語之治亂
之分師不師學不學之一間爾郭隗之言中㐲之戒其真有國者
之龜鑑歟

路史後紀第八卷

諸理齊曰體天脩道聰明睿智不假于物生之神異也然或全於靈修或弘於道學或進於師儒文字未等非神異也不若自言其名方稱生而神異

顓瑞屏曰帝道王功只此矣盡

路史後紀第九卷上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辛

帝嚳高辛氏姬姓古史攷云或云房姓妄也一云妘姓曰嚳一作佶集韻高辛號通作嚳一曰逡見世紀一作夋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甚多皆謂嚳郭景純皆以爲舜謂舜俊聲相近失所攷矣嚳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也世本嚳黃帝之曾孫漢志言顓帝耆林昌意之子帝嚳青陽玄囂之子皆並二人而言繆亂如此外紀玄囂雷祖之子是父僑極大戴禮蟜極取陳豐氏曰裒高堂隆北郊表曰握裒履巨跡是也履大跡而僾生嚳方嚳之生握裒莫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見大戴禮世紀故曹植贊及張顯析言云高辛氏初生自言其名其君氏終無迷繆也方頤龐覭珠庭仳齒戴干河圖矩起及白虎通云帝佶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帝系亦云方頤駢齒元命苞云帝佶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像招搖注云干楯也招搖爲大戈戈楯相副戴之像見天中以爲表干或作辛古辛作于于作千二字相似云厥德神靈厥行祗肅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爲侯國十道志襄邑有高辛城地志云下邑梁國也今碭山縣下邑今隸南京帝系譜云帝佶年十五佐顓項有功封爲諸侯邑於高辛九城志有高辛城廟佐高陽崩而嚳是立以木紀德色尚黑正朔服度惟時之宜十三月爲正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記正義云夏以上以此推正朔皆三而改矣鄭說三帛謂高陽氏用赤繒高辛以黑其餘諸侯用白繒以此卻推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尚白餘諸侯用白繒高辛以十三月尚黑故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尚赤故云以赤繒少昊以十二月尚白又謂黃帝以十月尚黑神農以十一月尚赤女媧以十二月尚白伏羲而上未聞易言帝出乎震則當以伏羲爲始後世如漢循秦用十月太初始用夏正魏景初之建丑唐載初之建子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聰明濬武嶷嶷涘涘侻衣服而不趣冬輕以暵夏輕而清寠雍其屋室土事不文木事不飾以示民之節謂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約身博施惟愛人利物是圖謂黃帝之言曰道若川水其出亡已其流亡止是以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爲讎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修身而天下服故達於天下而不忘緣巧者之事行仁者之操上繇黃帝之道

按先王借食郎以祖宗配假郊禘

而明之守高陽之庸而正之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於是敘三辰以著衆曆日月而迎送之以順天之則謂寅賓出日寅餞納日魯語云佶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因民也命重爲木正犂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顓帝所命高辛從而任之昭公十七年傳顓項之下服注曰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因之此五人神而配五行之神者勾芒祝融之徒乃五行之神名非重熙之徒雖非其名以其名以配食故亦得名之如社稷本五穀之神配食者亦曰社稷所謂尊奉也黎氏克官說天文卯下地火紀昭融而世賴之賈逵云祝甚也融朗也逮其繼世失遺其業守乃命弟回嗣緜厥職昭顯天地之光以生柔嘉材爰封之吳謹農祥飭欲傺故六氣正而天道平五正建而人事理春秋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犂說天文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遂濟窮桑口顓項所居然犂乃顓項之孫其世相及故鄭語謂犂爲高辛氏火正堯典注謂高辛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周禮疏序謂高辛與顓項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項又事高辛如稷契事堯又事舜也乃闓閟塞履龍斷委關貸賑亡益恤遠人壼閭連墓使人相親故飲食相與守望相助而疾病相扶持揖其民力更相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埶故生亡乏用而死亡傳尸貴賤賤貴以通其器耕以自養而以其餘應於上故乎管云應旻天子耕以云云工賈以通故闗夷而市平財亡鬱廢而愚亡不教修其禮樂正其兵農故陞降得以有數長幼得以有敘而班白者不負戴矣粤命臺駘宣汾洮鄣大澤道演擊汰而民離湍決之患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以處大鹵封允格賞帥味而下以飴允格封鄀以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絜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薦所以重本也二儀實錄云帝佶始制帷帳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罃樂緯及潛夫論等皆作六英寶莘以六英爲少昊樂誤享上帝以中罃郎中英命柞卜柞卜呂氏傳世紀咸作倕世紀云嚳命倕作鼙先儒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作鼙鼓制笭筦壎篪祥金之鍾沉鳴之磬伶人咸抃鳳皇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觀聲歌奏以觀龢舞奏以觀禮禮以樂龢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爲

陳臥子曰凶器之設先王之不得已也原其始不過爲禦暴計故創凶制險必以利民爲歸迨末流爲爭殺狠厲之具羿及作俑嗟乎狂而操利器爲賊無疑而歸咎于制器之人豈非大惑哉

頌以歌九招之就（劉勰文心雕龍云帝俈之世成累爲頌咸黑見呂氏春秋作成累字之誤也兎園策引呂氏春秋或黑爲九歌六英以康帝功樂緯黃帝曰咸池顓項曰六莖帝俈六英堯大章舜大招湯大濩周曰酌是以清和上升天下白虎通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記曰顓帝樂曰六莖六莖言律曆以調陰陽著萬物也帝俈曰五韺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注志謂顓項作六莖帝俈五英英者英茂莖根莖）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以累矰彤弓蒿矢（郭云累矰矢名以白羽爲之大傳云白羽之矰是也或作繒非）羿是以去下地之白難而民得以佚（白難兇頑爲亂之人如封豕長蛇之類皆其號名爾）以故羿死託於宗布（鴻烈解云羿死託祀於宗布布祭名也說者以爲夏之窮羿失之夫窮羿非若蚩尤僅作兵器徒能僭叛爲盜爾豈宜有祀按字書有羿云古之射人廣韻云羿古諸侯一云射官而說文乃云羿俈時射官少康滅之則似以羿爲之後世矣故世紀以爲帝俈之世掌射加賜弓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而賈逵云俈賜弓矢者羿之先祖皆失所攷）於是盡地之制受小昊高陽之經理卒創九州以統理下國正甽均賦以調民人（水中之可居者曰州川有所擁後世加水故共工幽州作州而蘇子遂云北裔水中非也九州之制久矣伯禹作九賦爾而說者乃謂禹始分九州妄也炎黃已九州矣通典等謂帝俈九州蓋皆定其疆理欲其支脈貫通得所爾非刱之也非若後世卒意劃南益北斷手屬足而不顧其地理者也）鯀以仁義持以信禮爲亡爲事亡事混美於下故鄉而不理（管云靜也）動而民罔不欽言而民罔不勸男有分女有歸壯有用老有終涼風至而陳麾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倔強惠命因其時而誨其民修其方而天下定守高陽之道而不務乎其前任智守數以道其常周聽廣莫以紼其明於是致學柏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而拜師於牧德（記言帝俈拜師牧德按四極明科謂九天眞王於牧德之臺授俈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佀之鍾山而太霄琅書謂靈寶祕文內符九天眞王等以授帝俈藏之鍾山北河劍經則言王子詰鍾山授九化十變之書隱遯日月游行星辰其言難攷李膺紀青城有天皇受帝嚳五符文於此山牧德之臺今在）發節移數順天思序以道御世秉度成紀行星辰遯日月以從天地之固然故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不出百里而求足（管子）舉星畢曳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斧紼衣溉執中而獲天下（大戴禮云春夏乘馬秋冬乘龍龍馬八尺者充亂龍云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今畫之非也）法尚乎一而政貴乎信故下服度不備待而得鯀故民反累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馬之牧不相反人民之俗不相知（管子侈靡）霜雹所沾日月所監亡不尊親地寶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民之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

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於亳殷亳殷辛其始國故號曰高辛氏（或謂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乃鄉春氏之尸氏今睢陽治宋城之地秦再思云周封商後於宋太祖皇帝初作鎮於此及有天下號大宋叶於皇考之諱又宋主大火而德復在火可謂符契今高辛陵廟去宋城三十里）是爲王子者（道書謂帝俈爲王子）帝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山在魏之頓丘元和志頓丘西北三十五有秋山縣北三十有帝俈墓寰宇記秋山冢見存皇覽云在頓丘城南唐以仲春祀帝俈於頓丘三年一享藏景錄及形神經云王子會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一旦疾崩營冢渤海山卽秋山也山經九城志皆作狄云山陰今陵見存又云夏中衰有人發渤海山王子墓室中無有惟一劍在北寢上作龍鳴數聲人不敢近蓋仙者言解法多以劍自代也後失所在云）四后（冐后則一爲正三爲妃論者以爲四妃並列妄故隨主欲立五后辛彥之曰后與天子四體齊尊不宜有五而博士何安較之謂俈四妃舜二妃何有常數不學之失）上妃有駘氏曰姜嫄（鄭玄云俈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一明者爲正三小爲次帝堯因之夫姜嫄既曰上妃則爲后矣劉瑜疏古天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寢河之閟授嗣正在九房以嗣此）清淨專一而好稼穡（列女）衣帝衣履帝履居期而生弃（山海經云后稷生子巨迹列子因之太史公褚先生鄭康成記之是說也先諸詩而有也春秋元命苞曰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又云蒼神精感姜嫄而生卦之得履故周蒼代商蒼神謂俈木王者也論衡曰嫄衣帝俈之衣坐德帝所而妊故怪之詩言履帝武敏或問予曰歐永叔蘇明允洪駒父鞏皆辨無是事予曰神理所在居於怳忽汗漫之間氤氳通行蓋有難發者今齊之章丘縣龍盤山上有神迹祠焉皇覽云卽姜嫄所履者亦見十道志及述征記伏琛齊地記宋濟南太守蕭承之立祠於山妻學履之是生齊帝亦見本史則列子之言未可遽非）弃惟元子披頤象亢（潛夫論云后稷披頤元命苞曰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法云面皮有土象頤面爲下部下部爲地巧於利也）弃之每異嫄乃收之爰名曰弃而字之曰度辰（世本嫄爲上妃天問稷維元子元妃之子也眞源賦云帝末立時有姜嫄履大迹而生男恥之三弃草野有異帝閡姜嫄有聖子乃詔爲妃賜姓姬名曰弃名弃亦借芮司徒少名弃赤而毛弃之恭姬之妾取以入而名弃韓郎伯奇生弃荊棘數日兵散乃收養之王充云或時禹稷之母欲姙適吞薏乙履迹邪古今好怪謂不見怪則亦不異爾）性敷而仁戲惟稷黍（列女傳云性敷而仁簡狄教之時藝桑麻）長研耕稼爲唐天官及事虞夏以耕織爲本教發菑糞土別五土之宜教民時藝嘉穀致貽有相之道（書刑德攷云堯使稷爲司馬文子云爲大農師齊職儀文云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以司馬爲夏官弃居其職孔穎達云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天官也契數五教地官也伯夷秩宗春官也咎陶爲士秋官也垂共工冬官也惟夏官不言命然上言禹於稷契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不言命官明是稷爲司馬夏官也故鄭詩箋云稷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爲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穎達不知后稷乃官也鄭氏昏禮謁文讚云稷爲天官故齊職儀云弃授人時尊爲天官則稷實天官又非司馬矣麥麰天降故云周有麥瑞后稷始貽民以麥種絳若有稷山隨

陳眉公曰謹農祥帝浩爲正六氣平天道建五正理人事之本雖至周與屢歸指焉

（圖經云稷播種百穀於此寰宇云山西南去安邑六十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修封疆爲田順土造區迪民降岌而後□□□□□□云稷始爲甽田以二耜爲耦□□□□□□□一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虞帝乃國之𩔐號后稷（與台部同一作駘昔景王使詹桓責晉曰我自后稷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武功部城是十三州志云古文作台然稷之母有駘氏傳皆作漦其地在齊世不知也）勵百穀而山死（山海經云后稷死於黑水之山國語展禽之言世紀云死於黑水濱者之野五行書云以癸巳日死）取姞人是生𩔐璽世濟其德𩔐璽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穀是爲田祖自商以來祀之（五行書云田祖以甲寅日生田主以乙巳日死辛亥葬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疏弃爲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爲田正詩人謂之田祖籥師注云田祖謂神農以神農爲造田之祖而后稷亦有田功故傳謂有事於尊可以及卑祭田祖則后稷田正后土亦在焉然此經言叔均爲田祖則自是一人知其仞田者衆不得指云神農后稷先嗇司嗇田祖當別人也）世爲后稷及夏之衰有不窋者失其官守竄居於尉李（不窋非稷之子乃夏末時人國語云不窋事虞夏非也而史記本世紀遂以爲稷所生妄也有辨見發揮尉李即春秋義渠之地成相篇砥石是也今慶州有城）不窋生鞠是爲鞠陶生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保歸焉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皇僕生弗差弗差生僞隃僞隃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帥稷者周人報焉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立生叔組紺是爲祖類祖類生諸盩是爲泰公生亶父是爲古公泰王（不窋周家之世最爲繆亂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盩太公如此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夷竢高圉子雲都亞圉弟其世顯甚然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者盩故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吾知其牽於單穆公之言而合之也故遂詳之釋例亦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索隱謂辟方侯牟皆二人爲得之侯牟或作夷歧僞隃即毀隃祖紺即公叔祖類人表曰公祖世表曰叔類也）避熏育居岐陽實始剪商復取于駘曰泰姜生泰伯仲雝季歷季歷居程（見周書世紀）古公屬焉泰伯闕知及弟仲雝竄於荊蠻居梅里荊人義而君之號勾吳古公甍計於近郊而還於番離（亦稱越梅里在盍閭城北五十里世本云孰哉居番離）伯卒仲繼剪髮文身贏以爲俗是爲孰哉虞仲（史記謂太伯斷髮文身非也乃仲雍也左傳及潛夫論詳之王充亦云太伯教吳冠帶孰哉隨其俗而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太伯改之也此與左氏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陸氏吳地記雍冢在常熟虞山上與假冢並言）武王封其曾孫仲於夏虛爲西吳亦曰虞仲十二世而晉

楊升菴曰尋常文字亦伏氣數大聖手筆豈無不測先知

滅之仲支孫卿於周封樊爲樊氏樊仲氏卿氏皮氏虞氏方紐于氏（傳五年滅虞定五年於越入吳）虞威吳始大二十四世而越威之有燭庸厥繇常壽夫餘匙與胥門慶忌慶師公治公祖公劉泰伯漆雕（以上復姓）及夢餘句壽延番夫槩冶延閭厚逷常開周古蠹禽頗之氏其以邑氏者偃州州來延陵棠谿堂溪唐谿郁闍及郁鄭或柯之氏（潛夫論又有成氏梁氏公氏延出延陵與州來爲二姓纂又有延州氏誤）越威吳流其三子長曰鴻流婺源葬焉（寰宇記婺源西七十五村葬處名吳山）倭鄭無錫皆吳分也（周處云武正追封周章於吳乃封章之子越於無錫魏略云倭王自稱太伯後）季歷再世而興周即王季（子思云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故小戎圖云帝乙命王季爲西伯又命文王典治南國史記紂以西伯爲三公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再世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史遷云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幽厲之關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齊魯韓三家則云康王政衰詩也楊雄亦云周康之時關雎作乎上陸云康王晚朝關雎作刺也）又再世穆王耄荒訓夏贖刑而書不續又再世懿益衰詩人遂刺又五世幽王不道死於驪山之下申侯立平王而東遷黍離遂作（世謂孔子降王風妄也夫風者風土之謂爾黍離自是東周之土風東還之後政僅施於圻內不能刑於四方故國人隨其土風如此非謂降也若以黍離爲降則七月何爲列於風邪且雅亦有東周之詩世不知爾節南山十月之交乃桓莊之詩亦可謂降乎曰王風者春秋書王之意也然新序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而作韓詩及曹植惡鳥論以爲伯封作學者宜勿妄談）王政陵遲至魯惠公遂請郊廟之禮未與而顧用之於是禮樂征伐不繇於天子故孔子傷之而春秋作又十三世而敬王丏立子朝之難遂止成周三十有八年有星孛於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聖人於是絕筆春秋而書亦終於秦誓吾知秦之必蹶周也故十一世王然而周卒亡秦卒有天下於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詩亡謂孔子時說者云詩亡於陳靈公謬哉靈公之殺乃魯宣之十年春作之作百二十一年矣絕筆獲麟有二論見發揮四）

贊曰

帝逡高辛厥德神靈生而有異自言其名其色郁郁倪衣䙜屋次序三辰六蓄遮育工買以通拜師牧德樂作五磬鳳皇天翟法尙乎一政貴乎信霜雹所沾孰不尊親

高辛紀上

路史後紀第九卷上

路史後紀第九卷下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辛紀下

周之初興大封同姓五十有二國而文武之胙又三十有二管蔡成霍魯衛毛聃告雝曹滕畢原豐荀文之昭也邘晉應韓寒狄武之穆也而凡蔣邢茅之與胙祭則周公之裔也伯邑考之父已亡管叔誅周公爲禰也召號燕陽閻鄫邠鎬方卬息隨彤單縱甯梁項岑鄄滑養戚極鞏穀謝郭密榮丹陽楊逄觚欒甘鱗圭頓鼓肥宮遂冥麗暴載岐費紀胡康蔑解張隗閵運冀潘龐馮沈賈鄭睽芮魏焦樊巴周徐橋北燕鮮虞陽樊皆姬國也七十九國如召祭閻原畢劉等猶是商世所封餘乃後分封者文之昭十有六而泰之生者十詳譜圖文公采于周在扶風武功成王封其子伯禽于魯卅有四世而楚滅之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周公留相周成王封其子于魯明矣陶潛作諸侯考傳以爲武王封之于魯誤也伏云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而說者更以爲成王以公有勳勞于天下賜以天子禮樂妄矣有辨說見發揮後有有蟜臧會臧文臧孫公山武仲南宮惠叔叔仲仲顏仲叔公孫東門子家子叔子服子我子言子韋子干子成子寤子孟子駒子有子士子華子陽子楊公施公襄公冉公爲公思公石公之公析公巫公父公伯公慎公索公肩公艮公哀公若公冶公輸公鉏公儀少施慶父富父賓牟意如仲梁仲顏孟仲叔季之四孫子陽公族子陽後子楊出季桓世本無子陽公孫公鉏公冶二子傳皆曰伯及聲意南懿陘般僖榮禽於賜潛閔騫哀隱悼引毗彌展施衡爲穆作昨姑尾鞠麴孟仲叔季之氏叔出叔盼甚明姓纂出叔達又云叔向繆矣風俗通叔哀出哀公吳有隱蕃云隱公後鞠氏伯禽後與鞠見王禹偁集云本出于魯其以邑氏者臧衆郰秦運鄆管柳厚邱顏卽費蔑魯孝公子彄采于臧展禽采于柳孝公八世廏采厚曰厚成叔與邱通姓苑有厚丘費乏碑云季文封費爲氏懿公孫費伯城卽居之顏乃齊靈公妃顏懿姬者及柳下瑕丘厚丘梁其穀梁梁其伯禽庶子見英賢錄逮項公孫足守秦符璽又爲符氏潛夫論魯又有乙華向非也周公使管叔監鄘與蔡甚鄘間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父管故不嗣周書管叔霍叔經死囚蔡叔杜預訓蔡爲放二蔡管叔初亦爲蔡故云文王惠慈二蔡後有禽氏管氏敬仲相齊公伯卒于齊其耳孫修適楚爲陰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相君有陰氏陰嵩又爲丘自陵氏後周書賜陰嵩至隨複姓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釋例以管叔爲周公後管仲爲穆王後皆非蔡叔既蔡于郭凌子胡改行帥德周公使爲魯卿魯治乃復之王邦之蔡澤是爲蔡仲子蔡伯生宮侯至平侯徙新蔡益微每賦役於楚遷之州來故州來爲下蔡二十四世而楚滅之齊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治言于成王復封蔡書疏辨之孔晁云郭凌地名有蔡氏辰氏肝氏朝氏歸生氏生氏太史氏蔡仲氏子履氏大利稽氏後周書賜蔡裕姓一作蔡總曹叔甸伯二十六世而宋滅之哀八年宋景有曹氏羈氏僖氏釐氏子臧氏射姑氏夕姑氏公彊氏其支于卞者爲卞氏欣氏于牟者爲曹牟氏重丘氏子臧氏欣時字子臧先賢傳有曹牟君卿曹操勵漢而有魏五世劫於典午非高陽後曹氏見魏武自作家傳成伯子爵後附於齊還奔魯而滅於楚成十三年之成子成肅公也肅公桓公皆爲卿按成卽郕文王之子不詳名寰宇記引史記武封毋弟季載于郕按管世家季載封冉又云後世無所見非成也有成氏郕氏上成氏邽氏肅氏戰國郕午仕趙始爲成氏然周魯皆有成邑云霍處以祿父降而經至汞公滅而奔齊晉旱卜之在岳於是復霍而登旋滅於晉有霍氏冠軍氏霍氏閔二年與耿魏俱滅叔封司寇采康及成王降霍以商餘地封之統三監爲孟侯宋咸云長也若云方伯康告云朕弟小子封以爲蔵王知康告周曰衛伯周書謂之殷八世頃侯始侯孫和桓厲宣九十猶戒於國所謂睿聖武公者五子懿公殺公于狄宋立戴公狄戴至徙楚丘子成公遂遷昆吾凡卅有五世而衛亡秦二世時衛封滅不見經有小王成公公上趙陽羌師辟閭析龜北宮強梁會庌羌憲祝固祝國祝史史晁史朝史桑太叔卷子南公世叔仲叔石駘石伯公叔子叔公明公孟公孫子高公析公甫公荊公文子文子伯子玉子郢子強子季子齊夏戊夏丁將軍右宰司馬司寇及左右之公子賁爲司馬與石聶彌承禮免勉左右伋壽南晁蒯輒頑衎林凌稷牧

按蔡三百里放之之罪

按司馬氏司典牛馬之義

冷嗣眷兼孫孟弘洪璧辟憲孺黔渠朝世監寇鉞文齊開彪孔之氏
弘唐改為洪晁錯史作朝又作鼂孔達非宋出孟亦與魯異如衛經雖嘗為懸長張氏後之以禁異姓復為衛不著其懸氏懸
潘氏求氏仇氏裘氏纂非力裘也康氏衛氏戚氏僽氏濮陽氏元氏元咺
氏常氏商氏凌氏因采者也武公孫耳采于戚後為孫氏一作僽集韻僽邑姓音簇凌郎凌人商乃鞅封仇見世本裘
之轉陶叔授民為陶叔氏司徒氏司徒定四年非宋司徒武公生季亹采於甯九
世居鄉為甯氏周威王師甯越齊威師甯戚孫權啓吳四世而歸於晉又有厲氏
皓以秀奔改為厲氏魏春秋之時惟魯衛希王政武王克商以毛叔鄭從史記武王
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劉原父得毛伯敦疑為鄭穆王時有毛班郭以為毛伯衛之先成王以鄭為三公有
毛氏毛伯氏毛庶氏也有衛過得三毛伯世采武王之封母弟也惟季載少使食于
沈成王立為司空爰封之冄曰冄季是為郙冄駽有冄氏郙氏阴氏駽
氏冄郎郙見國語冄耕冄會姓纂出叔山冄妄傳爰作聃尤繆春秋尹氏訟聃啓鬬章因鄭聃伯亦皆作耽太史公聃作冄或以為借
不知其誤今亦或謂乃聃龐國故罢安冄本巴東蠻不可不辨然季皆謂季載封沈唐沈氏表云季載字子揖封沈按成八年晉獲沈子
揖豈季載哉疑沈又耽之訛不然或聲之轉餘詳少昊紀告分南北南後入晉北入宋有告氏郜
氏國姓之字古少從邑其從邑者皆出後世朱曾之類反謂後世去邑妄矣雒伯入周後有雒氏邕氏音擁
又於用切與姑雍畢隸為雍叔繡居鏳文公侯之滕卅有一世齊滅之嘗一貶子尋復世本
云錯叔繡封滕漢志以為懿王子誤有滕氏滕氏騰氏卜氏滕叔氏公丘氏鏳氏姓苑宋大
宰錯君又肓鐇並去聲姓纂云温泉多此姓文公甍畢公高入職焉姓書文王少子子季孫邑潘
既復分龐裔孫畢萬事晉獻公滅魏而封之十世而斯始命文族師子
夏子方惠徙大梁又八世虜於秦始皇二十二年有畢魏藩番龐呂獻豫芮垣
新王呂出魏犨子錡王氏出信陵君孫卑子望京兆山陽番同潘係見食志豫讓畢陽孫見國事及魏強伯夏曼
多令狐不雨新垣葉大夫之氏陳留傳新垣衍居大梁虛為梁垣氏潘後又周令狐整為御正賜姓宇文
曾孫元超唐復之德棻楚綯系也華侯采馮城為馮氏有北燕畢後采馮亭春秋有馮簡子杜云歸姓然
無攷後漢馮魴亦云魏之支別采馮城東觀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馮城為氏信都馮和孫跋為北燕十一年武
伐紂原公把小鉞原莊公後亡有原氏佼氏原仲氏原伯氏跪氏姓書
陳大夫原仲後英賢傳原伯氏絞之然後原貫在絞前已百年鄭有原繁與原仲所謂南方之原也荀侯諸侯之伯晉
滅之為公族後逝敖為荀氏郇氏旬氏孫氏孫伯氏夙氏程氏中行

氏伯宗氏籍氏席氏投氏投壺氏風俗通云中行穆子後姓纂引世本為仲行孫息食知
為知氏智氏孫息後為三族一公族逝敖生林父為中行將謂荀中行氏一林父弟首邑於知為荀智氏一逝敖會孫歡食
邑程為荀程氏後漢荀恁一作郇智果諫瑤不從乃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汲古文晉武公滅荀
以賜大夫原氏世族譜荀侯荀姓正乎有荀城故或以為鄭地之荀魏豐侯坐酒亡國以故負罍于首
以為式一俎豆中有豐即鄉飲禮中豐侯也都斷一木為之象豆而卑一同站爵射禮置罰豐西階下音訓謂豐國君以酒亡國故
以為罰爵之名三禮圖云射為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國戴盂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僇於世圖
形戒後李尤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也後有豐氏酆氏出鄭多仕鄭姓纂第十七武之穆
四于邗為長先是唐有禍成王以封子于子燮父而謂晉十一世文
侯勤周受錫子昭侯立其弟于曲沃五世而曲沃滅晉君之五世文
公遂霸諸侯又十六世而析徙端氏曲沃武公滅晉周命為晉君有晉進戊恭整
舅咎羊甲獻射席籍陽欒司籍或籍席出于荀以及士貞樓季太戊叔魚叔向叔
夙季夙季嬰楊食食我凡閻伯宗伯州公仇公師弗忌臼季子羽之
氏叔向叔夙見世本公師成師後見辨證凡閻見賈執英賢傳及韻姓纂云子羽晉公族復為楚邑大夫然鄭衛皆有行人子羽韓起
庶子亦曰子羽云其以采者絺郤步涉畜鄐臼僑苦冀解張楊陽端續温祁
鄔羊介翼孟駒州欒及揚于銅鞮羊舌祈夜長魚五鹿東關郄州晉既
分乃封其君于端氏其苦成庫成古成車成出于苦晉校尉車成將欒書下軍及嘉若
欒出于欒靖侯孫賓采欒隄遆蹄鞮鮭出於銅鞮共六姓澄城鮭縣有鮭姓自云鞮氏避事改之鞮纂
文音隄犨分于郤郗出于絺自步居温則為步温郤至采温縣祈易續則為
續祈狐鞫居采續為氏先軫封原胥臣為原大夫次卿也故先縠曰原縠繼于彘且居徙霍為霍伯
有先氏左行氏國語且居蒲城伯後受霍為霍伯康王以虞之幼子公明為賈伯曲
沃滅之有賈氏右行氏賈孫氏晉滅以封公族狐射姑即賈季姓苑以賈孫出王孫賈者妄出公
生伯僑封揚曰揚氏揚孫氏秦大夫揚孫為穆公戍鄭謀取鄭覺奔宋為揚孫氏密雄其出也
出公游于齊生僑歸周封于揚而温則狄滅之僖十一温子奔衛叔虞後或為狐氏世本有大狐氏小狐氏漆
為大狐氏射姑為小狐氏大狐容郎大戎氏云唐叔子孫在者然狐本重耳外祖狐突郤陽狐皆采温故後以狐為温出蓋晉後以封狐
爾韓武庶子幽世失國宣王中興韓討不庭錫之梁山奄受北國是
為韓西衛滿伐之而鄙于海韓侯為燕師所滅宣王錫之外紀云平王時晉滅之曲沃并晉有

韓萬爲戎御復采韓原至景侯始命凡二十有四世秦滅之萬唐叔十一世孫預以爲出曲沃故或以爲成師之子俱妄有韓何橫俠嬰言賈褐李呂賈謐韓壽子隨外家姓至後充復詔所謂以恩鑑情者李嗣昭本姓韓又周易韓褒侯呂陵氏後爲呂氏及韓侯無忌公族韓褐韓籍韓嬰韓信信都之氏籍嬰信三韓見姓纂韓褐見英賢錄公族乃厥子無忌曰公族穆子厥之玄康采趙藺爲藺氏哀侯少子姞采平爲平氏姞氏張氏灌氏良五世相韓佐漢灌夫父張孟幸於灌嬰因氏信之後又有韓餘氏信苑於參合後亡入匈奴景帝時子頹當赤來降餘匈奴中爲韓餘氏于之後有于氏邘氏盂氏晉有盂丙盂大夫也唐邢之盂縣而邘則在懷州蓋分封者万紐于氏東海于公裔孫隨拓跋鄰徙代爲万紐于氏至孝文復爲于外都大官新安公栗磾六世謹從孝文入關始籍長安應侯次四晉滅之有應氏深氏韓詩云成王戲弟以桐葉圭封之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封之王應聲而封曰應侯呂春秋則以爲封叔虞狄子寒侯偕武穆也後各爲氏唐表云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狄城爲狄氏孔子弟子有狄黑廣韻云春秋狄國之後漢有博士寒朗乃武王子寒侯後而游俠傳寒孺乃以爲出后寒姓書以韓寒聲變則非也然朗說爲姓寒周公之祚七長魯禽父次凡伯爲凡氏邩氏汜氏次伯齡封蔣男爵後以功侯二十二世并于楚有將氏定氏次靖淵封邢侯爵滅于衞有邢氏陘氏僖二十五年玉篇作郱輕千切非是乃金邢丘正音形次祭事文王受商之命祭叔爲卿士祭公事穆王祭伯聾國有祭氏謀氏砦氏祭公氏姓苑云祭氏以才祥改爲砦音紫祭公氏見姓解次胙次茅胙入南燕有胙氏作氏姓纂茅有茅氏茆氏茆本立絞切俗以爲茅若夫周隸之國則伯鹵之孫仲奕武王封之闍晉滅之有闍氏奕氏大野氏一云昭王少子生手有文曰闍康王封之闍城一云唐叔後成公子懿采於闍晉滅之俱非晉滅之以賜公子懿爾周書闍慶賜大野氏至隋復唐姓錄以仲奕爲太伯之曾孫亦非號仲號叔文王敬友二卿國語亦母弟也馬融云叔同母仲異母仲曰西號後遷上陽爲南號而留者爲小號號晉滅之東號滅在春秋前西號下陽滅在僖五年小號滅在莊七年叔爲東號亦曰郭叔見王會解郭輔碑云王季中子文王卿士采于號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平王奪其地與鄭楚莊責王乃求其裔孫序封之陽曲曰郭公晉滅之有號氏郭氏制氏若上陽夏陽西郭南郭南伯之氏又李子和本郭氏賜鏐康公卿後有留氏劉氏康氏官師氏師氏帥氏鏐後世作劉晉師昜以晉諱爲師氏文王之異弟燀之子渠封岑爲岑氏唐表作燿武王封之亦有王氏虔仁氏鉗耳氏籍耳氏虔仁氏仁氏此王季之穆也王氏望馮翊狀云王季第四子虔仁居湟水西羌音訛爲鉗耳隨改爲王氏唐有王宗按隨九門令鉗耳君徹頌云朝邑人王子晉後避地西戎以地爲姓今慶天德軍牟那山有鉗耳驁故英賢傳云鉗耳本胡姓然以爲子晉後則非矣成王侯次子于翟爲翟氏姓纂云少子非又封其支于彤爲彤伯宗伯是爲彤氏廣韻彤又封幼子臻于單單世卿爲甸侯有單氏靖氏單伯氏旗氏柯陵會單襄公卿士單朝也與魯之單伯異昭王子成公男後有成公氏李利涉編古命氏成公生與李斯男由同時遂不仕宣王封庶弟友於咸林曰鄭一作棫林襄八注鄭子國爲司徒死戎難子武公以夾備賜號鄶十邑徙拾爵伯一十有二世韓滅之厲公居櫟文公徙新鄭漢侯成碑云文王之後封鄭鄭共仲賜氏曰侯非有鄭蘭語京將良孤尉具司髡燭禪譁堵泄洩羽渾然游遊駟國渝俞喻論單會雅遂繻罕豐賸歇僑參販薑薑印頡梧儵皇蟜佚衞五十姓游望廣平遊望馮翊禪通作譁渝通作喻蟜固出子蟜衞青乃鄭季孳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非卿存者罕駟豐印良國游七族也及田章封具羌憲疆梁趙陽史龜去疾大季公文公德共叔世叔大叔子人子強子駟子罕子孔子皙子國子游子寬子然子羽子軒子革子旗伯有馬師東里行人西門西宮京城侯伏賀吐之氏凡五十六子旗豐施之字十人穆公弟語字呂春秋鄭大夫公息房而世叔討論乃子太叔之游吉西宮則鄭執政所居苑纂未詳侯植從魏孝改西遷賜侯伏氏又賜賀吐氏姓纂引世本云宋司城子華又云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按二國无子革乃七穆子然之子丹之字奔楚爾子皙一云楚出亦非宣之子三一尚父爲楊侯地記熊渠伐之一食陸卿曰陸侯陸氏譜宣王支子一封謝丘爲謝丘氏見盟會圖云皆幽封人表有謝丘章王平之子三長曰精封縱爲縱氏精縱氏見英實錄次曰唐封梁山爲梁伯千姓編云平王少子唐少曰秀封汝川謂之周十九世并於秦爲周氏并其地爲汝南郡烈繼文昇與晏安宏明隱壽容休雄揮寬員成豈十九世豈生秀秀生仁漢興復封汝墳侯周仁也號正公或云赧出非長安沛二望赧後楊侯曾孫失國平王以賜晉封叔盼後氏爲楊洎堅爲三世而爲唐有梟氏屋引氏越勒氏普六茹氏楊誅元感賜梟氏周賜楊紹匡引氏一爲君口引氏楊忠爲普六茹又爲普陋如楊粵爲越勒並至隋而復惠之子帶封甘曰昭公子成公世官王所有甘氏甘士氏甘先氏甘莊氏染女氏鑒氏郎叔帶甘先甘氏姓染見姓苑頃之孫武強滿爲武強氏姬氏周氏唐以諱改姬氏周望長安簡之子儋季爲儋氏子括景之孫封陽樊後宅無終爲公翁陽氏陽氏陽樊氏無終氏陽氏譜云春秋末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仙傳拾遺陽翁伯適北燕葬父

無終山爲右北亭人天祚玉田事亦見于寰記范通燕書云後有雍於無終山獲王是也名世以陽氏爲景王少子敬之子封鄄爲鄄氏封鄄靈王之太子超古幼有成德以諫廢年十八而賓是爲晉字子晉或云名晉一云謚或云字子喬坤監云字開山俱妄子宗敬爲司徒號王子家平陽爲王子氏田氏緱氏王人氏王氏李氏拓至氏可頻氏乙速孤氏王氏琅邪祁諸房皆出子晉可譜者以多仕齊周書王秉王與並賜拓至氏王雄太原人貞觀志西魏賜爲可頻太原王顒後魏賜爲乙速孤遂爲醴泉人召康公願封燕多奭乃實字世紀以召公爲文王庶子而富辰所言無召乃以郇爲召蓋以下泉言郇伯而黍苗言召伯爾非也傳言公封燕九世惠侯始就國亦妄康王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其長居燕而支襲召召世爲伯王安石云元子既國燕次子守者猶食邵也有召氏邵氏召伯氏東陵氏傳又有奭氏盛氏非也其分于唐者爲陽伯齊滅之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左云伯款追逐遷之然本曰唐卽閔二年滅者是也北燕歸國不達于革凡四十有三世秦滅之始皇二十二年太史公曰燕之社稷血食者九百年於姬姓獨後亡抑召伯不鄙其民有亡執之德也後有燕喜攸繆釐噲快喻之氏秦己卯年喻本音快亡盛伯子姬姓之長降于齊有盛氏痛氏穆天子盛姬國春秋書成公羊云盛也韻譜姓纂云先姓奭後改爲盛蓋以漢元諱意其字曰盛而召公之名字皆爲奭也盛姬卒王改其族爲痛氏急就章有痛無忌密公榮公瑕公萇伯買伯芮伯桃叔尹公康公鞏伯甘單公暴公詹伯家父巷伯方叔卬叔世卿家後各爲氏又有尹公氏奇氏榮叔氏南宮氏榮伯氏芳氏奇出尹芳出方伯輿大夫有瑕禽瑕辛世本暴辛公作塤宋云平王諸侯樂書平王時人風俗通諸侯也賈芮等伯非爵芮爲司徒寰宇記封芮爲附庸妄齊侯滅穀秦穆滅滑楚文滅息晉文滅巴魯滅項巴楚昭妾巴姬國與風姓巴別與地廣記云武王封商姓爲巴子七國時與蜀俱稱王張儀虜之爲巴郡有穀氏滑氏滑伯氏英賢傳息氏息夫氏風俗通巴氏通氏呂春秋項氏劉氏辛氏羽敗並賜姓劉項伯封射陽侯與桃侯襄平皋侯佗元武侯皆爲劉後周賜項亶爲辛氏及召公傭周西伯夫人紹兩交龍不樂遂娠生子有文在手曰盛因名氏之年十有八封之譙侯晉武公滅譙有之爲譙氏焦氏李利涉盛氏譜孔至之說同以爲譙侯因爲望其地譙國焦縣漢東之國隨爲大楚滅之有隨氏少師氏世本楚滅鱗宋滅之宮虞滅之紀遂齊滅之岐鄗周廢之養頓徐胡入於楚肥鼓魏焦入於晉觚則麗居於秦而鮮虞則在狄極入於無駭而隗丹睽載逢龔冥圭亦衰除矣後各以國令氏甘鱗圭逢觚樂等見潛夫諸論載姬姓見風俗通考王封弟褐河南曰東桓公至孫惠公傑分其子姓于鞏以奉王曰西惠公號二周赧王之立二周分理四十九年秦取西周遷東惠之孫咎公于憻狐王崩秦昭取西王稽次年七年秦莊襄取東西周地而以陽人聚爲周君祀東周後有咎公西後有昭文君西周王城東洛陽也史遷于此極爲紊亂二周封滅歲月俱不能詳蓋時二周微甚紀錄廢載二周比亡才七縣譜云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使奉祭祀於周亦未深考矣輿地廣記徙西周君於憻徙東周君於陽人聚誤矣應二周以來詳見諸圖中山武公東桓公子也厥後桓公荒淫不恤國王問晉史餘曰今諸侯孰先亡對曰中山乎二年而魏拔之處之靈壽烈王十二年國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按樂羊爲魏拔中山封之靈壽史言趙武靈惠文三年滅中山遷其君于膚施是也漢於此置靈壽縣以埶副輿嗇秭稷賓校顯黨惠偏公富太泰亞辟組驪治聚治鞠鞫僭技支宰忌舞蝮三十二宰忌周公後幽王內史聚子乾封元年改武惟夏爲蝮氏風俗通文出文王隱公時有武氏子唐書平王世子手文曰武爲武氏妄及王孫王叔王子賈孫王史內史公祖叔服太伯黑肱黑肩西周武強司工陳留之氏皆周栟也武公世子稱西周氏共王子圍後爲王史氏鄭有王子氏齊衛吳皆有王孫氏俱出周王惟楚王孫出伍員英賢傳陳留姬姓國因爲氏漢封之衛唐表云封周仁攷之非文帝時有周仁無封也元鼎四年武帝至河南求周後得姬嘉以三十里封爲周子南君光武復封于衛次妃有娀氏曰簡狄一作東翟卽簡易也干寶作案談繆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疑浴娀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呂春秋娀氏二佚裔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視之鳴謚隘謚隘二女爭搏之覆以玉匡遺卵北飛二女作歌云云故史有行浴遺卵之說列女傳云姊妹浴於玄丘之水卽晉丘之水今浚儀清丘一曰玄池寰宇記簡沐浴於晉丘之水云云卽此水然湯自從易不從易也仁而有禮飲食必鼓感乙致胎乙燕也特男子之祥感遇生子非必吞卵歷代遂於禖壇立卵石故東哲議禖壇有石以爲吞卵之象經無文乞除之張披記顓所感在縣界雞頭山之黑水云簡狄所浴重丘之水也去皓都遠矣疈而生禼干寶云前志所謂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禼契也古作禼從奴虫也禼离非一作偰聰明而仁堯命司徒使布五教而民輯及虞不廢是以受商賜姓子氏商人謂之玄王所封乃華陰鄭縣有欒都城故潘邑也世本謂契居蕃是矣中侯握河紀云弃契皆堯封長發箋云堯小封舜末年益爲大妄也子昭明居砥石世本遷商復生相土克承商業始居商丘出長諸侯威武烈烈至孫冥爲司空世事虞夏十有二世而湯遂興傳二十有八王國幾亡者五而紂遂失天下姬武王居

按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手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脅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

之乃封其子武庚於邶（偕即衛地　鄁）邶叛周公攝伐殺之更求帝乙之元子魏子啓邦之宋戶東夏爲周客（魏即微紂之母兄母末後生之商法不得立故成王曰殷王元子而樂記左氏史記云武封之妄也微圻內國古胄子雖遷爵而班爵不及故者以故官稱故二微爲宋公猶以微之號終）三十有二世君偃不道齊魏楚戮而三析之（偃諡康見呂覽國事）有幾微衍尾沃據卿穆止舍近宋邶鄁胥石毋戚懷既椒督沙猛政正桓完牛牢遼寮虞華彫還狂臼朱耦鄭郤邊坎冀仲冈靈祿虺勃聖省牽伉錯銳兌左宗正所（六十四又有楚疋並音所錯音揩牛金後爲牢又爲遼魏將以難爲寮周遼兀復爲牛矣朱揮傳注東觀記先宋微子之後以國氏宋滅奔碭易姓朱氏後徙宛風俗通又有宣云宣公後邵姓解有禹契二氏繆）及王夫皇父空相事父不更幹獻申屠三伉魚孫圍龜樂王白馬黑夷鳩夷不夷艾歲西鉏中野卽利子朝子耆子蕩子罕石師左師司城司寇司馬司徒右歸公朱陽門季老微生孔父弇侯老男弁官武信（複三十公目夷不夷幹獻見世本魚孫白馬見風俗通不更不茅見潛夫論墨夷見邵氏姓解世本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宋義事懷王封武信君爲氏）與季老男氏巨辰經氏（三字姓）曰夷不茅西鄉巳氏木門東鄉祝其及木坎合向皇樂戎御魚鱗蕩氏干采也（祝其出戴公子祝其而齊豐子牙母乃戎子或又有鍾氏之出州犂木氏出木門風俗通宋大夫西鄉錯尸子隱者西鄉曹又南雍䦆爲皇父漢皇父鸞乃爲皇甫）其支于戴者鄭取之有戴氏甾氏𨛙氏（隱十年鄭伯伐取戴附庸不言滅十姓書戴公後以謚爲氏）段采褚僞褚氏石氏褚師氏（恭公子字子石石彊）仲思之曾湣公生弗父何義國其弟四世孔父嘉之難子木金父逋于魯爲孔父氏孔氏生祁父爲防大夫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字叔梁姓解有叔梁氏妄）紇封聊生皮及尼孟皮襲聊爲聊氏（姓又有聚云出聊晉聚傳音紂又音鄒）尼母顏野合（謂非正聘詳少昊紀家語等有廟見等事妄也）生而頊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尼古夷字頊蓋圩字故貌故世本史記家譜皆作圩頂緯書言孔子反字世本云反首張面言頂上窳也淮人謂堰水平浸爲圩然字書集韻舉音爲篇說云頭妍從翤誣矣世言顏氏禱尼丘山而爲名字更著之於魯圖豈不以山川之義哉）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竅參臂駢脅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事詳世本及孔子家譜祖庭記等有生日辨在餘論）廣博聖武爲魯司寇齊人患焉歸女季氏子乃去之歷于諸侯莫能用也十有三年而歸于魯（敬王二十三年去魯哀十一年冬反魯歷周鄭宋曹衛陳楚杞呂齊梁頓年云歷七十國過也）然後樂正禮得乃刪詩定書繫周

注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逸下末僂耳後面如蒙淇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腹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易作春秋以示烱戒自惟商後而宋不足徵乃述考志追商頌以尾魯故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不亡幸於宋也反魯蓋六年而沒敬王之四十有一年也（商頌宋頌也頌襄公之詩爾敘詩者以爲正攷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爲太甲中宗之詩妄也夫言奮伐荊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宋有商王之廟而詩爲宋祀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馬遷亦以爲美襄公然還以爲考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不忘本也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間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材哉松柏芃芃在於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卷成擧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綱繆牖戶之義也疏云景山泰山誤矣商有景亳之命而衛詩亦言景山商之山也顧伯邶乃以爲宋人幸周室之衰又謂夫子存之者以見二王之後有此覬覦爲足知聖人哉）初武丁封季父於河北曼曰蔓侯有曼氏蔓鄤氏優鄧其出也（廣韻云封河北爲鄧誤杜云鄧城在潁川邵陵）滅于楚有鄧氏登氏鄧侯氏養氏聃氏騅氏（莊十六年滅）優人後有優鄾憂氏（蔓姓鄭之分楚武鄭莊妃）祖庚封弟文於苑有苑宛庚氏（左傳有苑何忌苑鍼碑失之）封子于權楚人遷之鄀處爲鄀氏那氏權氏（莊十八年滅今爲那不知鄀也姓纂以權出關繆非）太丁侯毋弟堂陽爲堂陽氏（城冢記）蕩陽番暑御姓國也四時荼共梅稚定巢郅同黎比髦扐段瓦鐵繁沛來向施蕭鐵索空桐鮮虞皆子國也（二十六詳國名記）西伯戡黎武王復以封湯後黎侯豐舒奄之有黎氏犂氏（六韜大疑云甲子武王封湯後於犂殷後於宋三百以爲殷社黎犂也即黎陽故陳球碑作犂陽）商國萊侯與太公爭營丘及齊復入萊共工浮柔奔棠晏弱遷之郳有萊氏郲氏浮萊氏浮氏（在國東曰東萊）蕩則秦滅之（一曰湯社）巢則吳滅之（昭二十四）比干則受剖之（千四月四日生武王封墓貞觀十九年再封之贈太師謚忠烈）梅伯則醢之矣有蕩氏比氏梅氏枚氏梅伯氏（武王封伯元孫黃梅曰忠侯居楚鄭間以梅爲氏韻云梅伯本出于姓歐文忠梅氏銘云遠出梅伯世久籍不明忽也）比干死子堅逋長難林爲王氏林氏（王望及則河間林王爲十德之門邵氏云少師比干後鄧名世久爲無失之）成王以商之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錫魯公復以商民七族賚康叔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皆商之族分封後爲民乃商之巨室故賜之潛夫論婆作繁饑作飢云皆商之舊姓）桃子蕭姓春秋時猶在（鄭穆公少妃桃子）蕭人則楚滅之（宣十二）大心采桐門爲還氏桐門氏（大心戴公子衍）

庢音致

陳眉公曰當是實易交之始書此者感甚

後是爲空桐或云大心始采蕭爲氏非夏有蕭矣還蕭大夫還無社蕭道成還劉宋七世號齊衍代之爲梁世四易入於陳又有孛氏蛸氏饕餮氏齊武改其子巴東王子響爲蛸梁武賜豫章王綜爲孛然宋先已有勃氏武陵王已敗賜爲饕餮氏字名世作悖而乙氏湯氏殷氏商氏祖氏亳氏薄氏北殷氏殷氏武氏皆湯後也姓書乙出天乙非本吞乙爾江南湯悅本殷崇義改而殷乃崇陵間商殷全祖姓殷徙撫因訟令以似改之次妃陴豐氏曰慶都生堯有紀篇言或作陳鋒傳又言堯母爲有窮氏妄次妃有陬氏曰常羲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庢及月十二山海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也生十日又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蓋月當爲日十日者謂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云羲和者乃常羲有陬氏也大戴禮名常羲傳作尙儀作常儀又作常宜士安作常耳失之陬音輒見大戴史漢世紀作娵皆作氏非也劉敬叔異苑云陬訾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爲帝室八嬰日而生八子皆有賢智世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年代歷云陳留氏生八元蓋誤有陬爲陳豐誤陳豐爲陳留爾八元實沉閼伯晏龍叔戲巫人續牙猒越也八元爲虞布五教十六相十六臣爾姓書以狸虎豹爲八元後氏宜非實沉閼伯居曠林干戈日尋后帝不臧還閼於宋是爲商沉于大夏是爲參後有實氏參氏閼氏遏氏堪氏奮氏龐氏擣氏商丘氏實沉爲陰陽宮閼伯爲倏火大神續牙友舜於貧賤而遺之爲續氏經云帝後生身是也人表韓非說疑淵明二入目皆作續牙蓋棘者多以牙爲身也晏龍事虞爲納言是主琴瑟生司幽是爲司幽之國有龍氏即龍也巫人封巫爲巫氏生𢧵民𢧵民盼姓經有𢧵民之國韻作𢧵國誤其侯于蜀者更生號後分苴苴侯好于巴故巴仇蜀蜀伐苴苴侯奔巴巴求援于秦秦之滅蜀遂及苴巴有蜀氏苴氏葭氏蜀志云帝佶封支子于蜀是爲蜀侯秦滅之爲巴蜀二郡蜀王弟葭萌封苴叔戲生搖民搖生居越生女且爲搖氏漢海陽侯搖無餘世以爲越後未悉爾高辛游海濱過棘城闕顓頊之虛樂之暨其歸居猒越于昌黎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初敗于凶奴退保鮮卑之山曰鮮卑是曰烏丸隋國經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皆其地杜佑不能詳及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置國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徙河涉歸進拜單于二子長吐谷渾置國甘松南孫葉延爲吐渾氏次若莫廆還徙何之青山以大棘顓帝之虛徙焉子㒘遂王燕前後南燕皆出也詳餘論又有豆盧賀蘭慕輿慕利莫護庫狄豆盧寧本慕容歸義賜姓北人謂歸義爲豆盧也賀蘭本鮮卑依賀蘭山

鍾伯敬曰胆識過人言辭剴激昌黎佛骨表與此較之文質不能相勝

谷者爲氏及裕慕暮之氏西秦鮮卑大人裕苟降汴有慕氏出此姓苑又有慕氏晉書慕容有熊氏後因出號妄柔僕嬴土亦帝之裔末也山海經柔僕之國帝後之生已一曰嬴土高辛崩而帝庢立襲高辛氏庢見年代歷史傳皆作摯故高誘陳伯宣以帝摯爲少昊而以少昊爲倍之子尹子遂有摯少昊逐弟之說妄也按少昊在位八十四年摯在位九年摯立不善而少昊之德在人如此夫何疑哉世紀云摯母於四人中班最下而摯於兄弟中年最長故登位後立弟放勛爲唐侯按庢音致人必誤爲摯而繆爲少昊爾世孰有名會祖哉帝庢之立不善九載以其仲立是爲堯故議即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焉故世紀云摯政軟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諸侯造唐朝致禪焉又云摯因委心爲臣堯知天命乃受而封之摯高辛蓋意逆之言有子玄元堯封之于中路歷夏侯服國盡爲中路氏路氏辛氏僑氏嚚氏嚚見世本僑出僑極姓書辛出革非堯舜封故舜郊嚳而商周用禘

姓也者性也與生俱生者也山行十驛形不脫祖水行千里性本其處山有形水有性是故性不可易子孫十世不免性類我者諸姜之性弘諸姚之性仁張王之性寬李趙之性慤劉范性急嬴偃性雄呂尙性惰熊羋性暴姬黃性廣曹儈性褊豈聖人固爲區哉所以別亂兆明人義也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行路有禮惟其原有以使之也余起路史既歸天下之氏姓見孔氏之出高辛老氏之出少昊既爲周著而後怪佛者之來獨靡適從不姓不氏而孤出乎神州之外爲其徒者纍垂出沒百千萬億至亦自蔑其姓氏而從之嗟乎彼之教以滅道來不知所從去不知所往不仁不敬理固應爾而乃不知先王大倫實亂于此今夫削頭鉢食羣趨而聾瞽者誕謾誣讕莫不倀倀自以爲得高視闊步至不認其宗祖父母兄弟是豈名人也邪冠昏喪祭此人道之大者也自天子至庶人兵戈戮殺亦不過此四者而已而今也冠昏易亂而無以酬生喪祭蔑薄而莫以報死而又奚以生爲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父兄子母所以窮理飲食裘葛所以盡性而歸根守白凡所以至命也不窮理不足以盡性不盡性不足以知命窮理至命固非可躐等也而彼佛者每得其偏而不蔽其全故知性者必達

劉項溪曰惟情合性數落之敎之說乎滅情合性旁行之敎之說乎觀乎彼所見則殊異乎吾所聞則一

乎理命知命者必達乎理性每執一見自爲至足亦可謂不知務矣吾夫子亦何嘗蔑性而薄命哉雖然弟子之惑滋甚若老之說修而上之至於無上淸虛之境人皆空濛散爲淸陽之氣虛無縹緲無有形質從佛之說修而上之至於果位入三摩地人皆罔蕩斂爲善爽之鬼寂冷坐結弗復變化而無有君父妻子朋從之與往來且以父祖子孫人之所以爲際而冠昏喪祭生之所以爲奉者也奈何有父祖而不得其所以爲奉有子孫而不得其所以爲際父祖子孫冠昏喪祭既無以自盡則亦奚用於有生寂冷坐結觸輒散弛而無有形質則亦奚貴於有我哉究言索理固不足以滿神禹之一笑是以聖人於此必因乎父祖子孫冠昏喪祭事上而爲之制使之不失其本原而後已然則教者其可以不嚴所道而沈迷乎寂滅誕謾之區哉自古及今亦有不仁義之真仙若無君親之佛覺乎別生分類人道之極摯聖人之所甚急而不可後者顧可厭而弃之歟

路史後紀第九卷下

路史後紀第十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黄西墅曰高辛丁亥歲生堯于丹陵按謚法翼善傳聖曰堯白虎通曰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姬姓世謂堯生伊長孺家而姓伊祈妄也伊祈乃炎帝之姓堯姓姬出于唐曁不爲伊蓋昔以堯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爲炎後自漢以來有是說世遂果以堯爲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祈失之世紀云慶都寄於伊長孺家故堯從母所居爲姓又云爲祈氏或從母姓伊非其本姓亦自辨矣稽古錄從之爲祈姓誤也靈臺碑言昔者慶都兆會穹精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爾然亦不得爲祈云高辛氏之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史作陳鋒借嘗觀三河之首見春秋合誠圖注云河東北端今薊州赤帝顯圖奄然風雨慶都遇而萌之帝堯碑云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護自侯伯遊於玄河龍龜負銜投鈐授與然後受命按合誠圖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流潤大石之中而生慶都於斗維之野身形長丈有似大帝慶食不饑年二十寄伊長孺家觀於三河之首常若神隨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其下圖人衣赤衣光面八彩鬚須尺餘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雨赤龍與婚龍消而乳堯既乳視堯如圖及堯有知慶都以圖與之此事正類後魏序紀詰汾力微之異黃雲覆之震十有四月而生於丹陵見遁甲開山圖及世紀漢鉤弋夫人生昭帝妊身十四月上曰昔聞唐堯十四月而生乃命所居曰堯母門曰堯本只作垚三土爲堯讓也惟土能讓即爲僥饒後下加乃人字象引乞之出堯母碑堯堯碑堯可見即云垚土故有蘸藉蝶等說俱妄猶垚土爾魏周訢曰吾所寶者堯舜堯舜名世以爲謚者非也辨見發揮是曰放勳王功曰勳達于四方曰放或曰以帝德偽後人則曰放勳所放在堯以帝德終前烈則曰重華所重在堯也身侔十尺孔叢子及世紀按合誠圖云赤帝之爲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豐下兌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合誠圖云光面八彩謂八位皆有光彩注云彩色有八者非而孝經援神契及元命苞乃云眉有八彩書大傳等遂以爲眉如八字妄也王充宣漢云正使堯復佩齒舜復八日眉一作八月豈八眉哉鳥庭荷勝琦表射出援神契注云堯火精爲庭庭有鳥骨表取朱爲與太微庭也朱鳥戴聖荷勝似之堯碑云性發蘭石生自馥芬琦表射出雙握嘉文手有文也握嘉履翌竅息洞通合誠圖云足下五翼星聰明密微其言不式其德不回大戴禮仁如天智如神明如日而晦如陰仁以蓄之智以周之明以察之晦以蓄之好謀能深和而不怒憂而畏禍快而愉莊子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堯之爲君也年有十三佐摯封植受封於陶摯爲高辛封植陶今廣濟治定陶故范蠡謂定陶爲陶堯所居皇甫謐繆爲舜陶之所今書光有堯水伏琛晏謨皆以爲

諸理齋曰有天下而不與有天下而無爲蚤爲堯所包容

堯頻爲處明人察物昭義崇仁禁詐僞正法度不廢窮民不敖亡告苦死者而哀婦人底德靡解百姓和欣於是改國於唐輿地廣記堯爲唐侯于此餘詳國名記說別見勤勞不居儉而用禮不貴時巧不視文繡溫飯煖羹不餧不易褍衣袿履不敝不更御蜩枓土机夏葛衣而冬鹿裘栝柱采椽爲人愛費儉吉德也然世之言堯舜者多過實六韜計用云堯王天下世謂賢君其治則宮垣室屋不垩也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展也淫佚之樂弗聽也桶椽楹柱非藻飾也茅茨之蓋弗楷齊也褍衣袿履不敝不更爲溫飯煖羹不酸饑不易尸子云人君之有天下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羹麒麟青龍而堯素車璞馬堯蓋不盡然也由余亦言昔堯飯於土簋飲於土型而墨子且謂堯黍稷不式羹截不重飯土塯啜土鉶又淮南五術云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毀布衣掩形韓非至謂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養弗虧於此者故紂而非中道者悉不取不以鶉居易九市不以私故留耕時水處者漁谷居者牧陵阪耕畲臯澤織罔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而上下達矣見文子淮南子所謂安天下之所當安欽明文思內行謹飭篤孝慈仁敬使人知子弟之道仁恩被於蒼生德化孚於四海故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欽明文思駿德也欽爲仁明爲禮思爲智文爲義四者易之元亨利貞也而聽明文思者性矣天道主聽故言明文思而以聽冠之人道主欽故言明文思而以欽冠之性圓而成德顯而用與天下治而不爲貪以天下巽而不爲廉允恭克讓與道合矣年十有七諉以侯伯恢踐帝靈臺碑云堯以侯伯恢踐帝而許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楚今唐州亦見御覽二百七十一董仲舒亦云堯發於諸侯而蘇秦說趙肅侯云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淮南子云堯無百夫之郭舜無植錐之地禹無十人之衆作文者之常敝曰陶唐氏韋昭書云陶唐皆國名猶殷商然邢昺謂未聞堯居陶與湯稱異類達亦謂書傳未聞有陶疑陶唐或共一地不知爾雅說文陶从再成者在於濟陰丞初山川記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都於平陽今晉之臨汾漢平陽也即晉陽有故堯之城姑射山元和志有堯帝廟在臨汾東八及南六里世紀謂自唐封從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繆也平陽太原大夏大鹵夏虛晉晉陽七名一地寰宇記云平陽今晉晉陽太原也然魯衛皆有平陽非堯都矣安邑夏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霍邑至平定有故晉陽城本永安地去晉四百里皆在太原地開皇卜於并城中古晉陽置太原縣皇朝爲平晉軍九城志翼之唐陽有堯臺九門城郡國志云信都堂陽九門城古臺二並號堯臺城塚記堯臺二所九門城縣所造又今河中有故唐城在絳之翼城西二里故通與謂堯舊都在今蒲也以火紀德謂赤帝詩含神霧云慶都以赤龍合昏生赤帝伊祁堯色尚白家語大戴禮云土王色尚黃非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暨百執事大傳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

按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計時月皆爲民也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冬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十一月北巡狩

舜富而亡驕貴而不舒居於明堂斥題不枅土階不戚茅茨不翦泊如也明堂之制如此非皆居也潘尼云古之爲君無欲而至公故土階茅茨之儉墨子以爲堯居土階三等堂高三尺非所以爲儉者重先務急親賢明駿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穆乃辨章於百姓百姓昭明而協和於萬邦黎民於變時雝此施彼應如響聲者所謂立之斯立丏施政制因事立法不激不湲取人以狀明非見有於人翹翹惟以天下爲憂務求賢聖爰得稷契夷皐朱斨伯譽羣龍輔德是以教化大行天下洽和民安仁而樂義乃更制五服均五等五國相維禹貢五百里甸服傳謂甸服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輔成其外百里者賦納總至五百里米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有輕遠之法周則折田用貢法以禾米采服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又云周之納穀止於千里唐虞所轉爲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比周爲多謂唐虞萬國諸侯歲一見其用賛於後故鄭志答趙商云圻內四百國郊內亦封諸侯矣周法十國入一子天子雖千里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一千里一納米繆矣設四岳八伯以典諸侯帝立八伯以典諸侯立四岳以稽八伯八伯卽九牧也史以四岳爲司馬氏之先故蘇氏以爲一人失之舜巡狩觀四岳又使四岳還瑞則四岳在外而非一人矣至岱宗覲東后則東方之諸侯在得岱在兗則兗青徐三州所統之侯畢朝胡益之以爲四岳寓於十二牧不然也孔氏以四岳爲羲和四子星文之官豈與岳牧雜哉均井邑都制鄙晉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二師蓋本黃帝之法也而臨民以十二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謂十二載一巡狩也鄭云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周以十二年安國謂堯舜同道舜攝既然堯又可知義宗云唐虞五載一巡故周語云堯臨民以五以五服一朝攷之古蓋皆以五年第堯以洪水遂爲十二年爾十征兼虞夏法者重古而言周十二年一巡法歲一周不必專十二年或云五載巡一岳二十年而徧四岳周則四十八年而徧故杜佑謂堯十二載一岳四十八載乃徧益遐闊矣春省耕秋省斂宣聲教以同俗振彫瘵聽民聲觀四履之所以化其上五服服五百里爲方五千里故魏許縮云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大司馬九畿四面萬里書疏云禹成五服實是堯時以禹所制故云禹制周公所定乃禹之舊制也入其疆土地辟岐旁趨養老尊賢駿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絀三載小攷正職九載大攷有功五載而一述職其所典職以備則賞不備則罰因地之生美爲貢賦故民出而不慽因人之好惡爲政教故令不犯九共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民無傲是也以三歲貢士而賓興之一適爲之好德再適爲之賢賢三適有功於是始命有不正則以絀一少絀以爵再少絀地三少而爵地畢一不適爲過再爲之敖三爲之極其絀如之附下而罔上者刑

至於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後附巡狩圖按述職疏曰諸侯朝覲於天子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詳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各修乎乃守故乃職事無敢不敬戒敢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周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後附述職圖陳明卿曰上有儉而用禮不貴時行之君化及下民不敢以後餘罔制至

豫聞國政而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比年而秩官之亡文者次絀之而代以賓進之賢者進使亡繇得其所利退使亡繇避其所害故安其位而樂其羣德行有所是道義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以修上下之交而和親於民故臣莫敢阿君嫵上躐等踰爵漁利蘇功而駿艾在官矣命謂一命爲命諸侯三適之賞見虞夏傳大抵上世之事可以槪見有不可得而執者如略說所言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宗廟雖云德之所賁然未遽若是輕三適之說亦未遽執有九錫辨見發揮於是命偰司徒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弃爲大田職司命播嘉穀辨五土之宜教民稼穡按孟子契爲司徒在舜攝後非也始堯得舜命爲司徒矣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弃爲大田此舜試後也按古農作田繆爲田故伏書亦謂弃爲田也伯夷宗秩降典邦禮以治人神和上下鄭語云伯夷禮神以佐堯注秩宗之官周爲宗伯漢太常也主司祭祀皐繇爲士庶折繁獄政教平姦宄息淮南子堯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按堯命三后乃伯夷禹稷云尊忠正之位表勤孝之閭厚廉潔愛民之祿民之敬長憐孤取舍克讓而舉事功者則命於上然後得飾車駢馬而被文錦未命而乘衣之則罰故雖有餘財侈物亡禮義功德謖亡用所謂命長庶民則木車單馬衣布帛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與功輕利而興義伏氏大傳政先仁而後煞先晅而後䟽先化而後教三教不率而刑賞寓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是故明法察令申子堯之治天下明法察令而已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聖畢均刑法國語畢均刑法以儀民禮作均非是賞非汔於威惟汔于富象刑以儀之而民亡犯典獄非汔於威不絕威也惟汔於富路不行也晝衣冠異章服謂之戮故人可殺而不可辱凡斬其人鑿形膚曰刑晝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用戮民不犯也見慎子世上刑赭衣不純中加雜藦下則墨幪以居州里故民有恥而興禮唐傳作反於禮甫刑專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純緣也幪巾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二十刑易一輕重之差也此以四萬二千家爲州七十二家爲里與周禮異宥過亡大刑故亡小以人而戒故禮義與禮義與而民亡爭民亡爭而治達矣公孫弘云堯舜之時不賁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民愈信故大傳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史記禮書乃以爲堯治天下殺一人刑三人而天下治此以四罪言爾過誤也誤則赦之不以大故用意者刑之不以小然在堯時而已以其待之盡白虎義云五

後世倡優后飾矣人主安得不金室瓊臺耶○李卓吾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周禮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周禮所載如此亦古制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墨者幪巾劓者赭衣臏者墨幪宮者扉屨大辟布衣無領故法言云唐虞象刑傳言五帝畫象而民不犯蓋唐虞有象刑而更設畫衣冠之法如周明結奏赭衣者或疑與刑故之事戾戾者何得廢哉乃立四學以詔於國而養更老故民興孝禮注五帝有太學曰成均虞庠近是更五更老三老五更以更事為名蔡云當作五叟非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鴟久逃於絶域麒麟游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拾遺記

嘉言罔伏賢亡野遺猶紬聰明開肺意舍己稽衆師於善綣許由尹中而學於務成子附善綣卽善卷尹中尹壽也荀子等作君疇者非世紀尹壽為許由友許由諸侯堯師臣也新序引呂子言舜亦師之而讓天下之說甚著皆在炎紀下詢政行人問老衢室務急讜言以為教先逵立建善之旌廷置敢諫之鼓博咨芻蕘以成盛勸塗說巷議咸所不廢管子云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備評謗也佃云取其垣四合曰合宮取其門四達曰衢室晉張紘云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立誹謗之木呂春秋言堯有敢諫之鼓尸子言堯立誹謗木文紀注進善之旌堯立之五達之道誹謗木堯作之橋梁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古今注云大道交衢施之韋昭云堯時然也後世因之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也崔浩云木裂柱表四出名桓陳楚俗曰和曰和表聲之訛而又書銘竹帛瑑戒杆枓墨子謂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地是故翼翼民上如臨不測之谿戰戰栗栗罔敢暇豫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心存天下而志加於窮民民一有饑如己饑之民一有罪如己陷之是以篤實輝光被四表而塞天地淮南人間云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賈誼書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先古說苑作天下翼翼金匱惴惴虛靜出家語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故天下以均平百姓按靜不知喜不知怒欣欣焉樂其性故一出言而天下誦萬物齊使之而成戶之而止惟恐言而莫予違也管子云禁之而止猶埴已而撚莊子云堯治天下欣欣焉樂其性是不恬也不知喜不知怒善卷語初重黎受職高陽之代高辛氏衰摯三苗復九黎之事民興胥漸罔中於信而二官以廢閏餘乖統民黷齊盟上帝不蠲苗民遏絶於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舊業九黎玄都也別自一人說者以為祝融黎妄矣其亂在少昊時此其後世班志云高辛氏衰三苗復九黎之事二官俱廢帝乃復育重黎之後此本楚語故或謂堯滅苗民呂刑注遏絶為堯也程伊川云只是舜乃命羲和絶地天通羲載上天黎獻下地俾主陰陽羲和居卿而致日傳云日官居卿乃命為天地之官分命為四時之職六卿也故周禮疏序舜格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幷掌方岳是為四岳出則為伯羲和與下叔重六人也孔氏以其分命謂卽下四人故穎達云有

叔仲無伯季者以其不賢豈羲氏伯季不賢和氏伯季亦不賢哉故疑國語史記羲司天和乃司地而孝則羲和通掌天地按齊職儀云太宰品第一堯命羲和使主陰陽羲伯司天則天官也故昌言云家宰堯官則固有羲伯為天官卿矣穎達謂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稱卑之不得謂無伯季立渾儀曜鉤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蓋名渾爾王蕃云渾天儀羲和之舊器考璽曜乃命中星觀玉儀之游注以玉為渾儀也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曆數也象占也星四方之中星辰日月之所會敬授人時帝堯時事以寅正時命羲仲宅嵎夷敬賓出日平秩東作張昏中而播穀書帝命驗禺鐵在遂西郎胃之嵎夷近出日故敬賓出之古者君臣尊天事如此一云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命羲叔宅南交南交故交止郡一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當食自朔方至交止候之不差知堯亦於此候四日方既定然後可以候日月出沒測星辰運行以起曆法平秩南化敬致所謂致日化者南方火盛物化易則歲終東北代易今書作訛以勸南僞繆矣一作為云東作南為西成朔易以人事言火昏中種黍菽齊職儀云羲叔為司馬夏官也命和仲宅西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昏虛中而傳麥西隴西漢之西縣其地高望柳谷徼送日而納之春陽故言日秋陰故云宵周官言中春晝中秋夜同日中星不見故不指一星昏中恉一宿故不及他宿星為以四象言為火以辰次言虛昴以經宿言之此四方之中星以分至昏見者也朱鳥七星星為中故言鳥以見其體又為鶉鳥言火以見其次以見堯法之密昔王孝通詰傅仁均推步之法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之仁均專守昴中說誤矣且月令昏壁旦昴甲子元曆推合堯時冬至日在危合昏時昴星正午先儒誤連星鳥星虛讀之故不解爾大傳春言張昏中秋虛昏中道其常也羲和叔宅北幽平在朔易霤昏中而收斂幽幽州易易州東始北終相代易古有易地王肅謂四于幽居京師而統之有時述職故疏謂在京都而遙領修劇厲謹蓋藏畋獵斷伐上告之天而賦之民天子南面視四星以知民之緩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攷靈曜視四星之中大傳同舜巡三岳一如岱禮堯命三時一如春令以見聖人之治飭而不亂純而不雜君人法此優游矣故二不與之言常道也著推術設蔀首演紀於虛之初建困敦而首大呂易乾鑿度云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法云以甲子為蔀首起十月朔竹紀年云堯元年丙子故隨寅先云堯以景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戊冬至至仁壽甲子凡八經上元然攷堯以戊寅卽位而非丙子四十七年始得天正甲子是年冬至日在虛一度為演紀之端在位百年禪舜舜五十年起戊午自天正甲子至開元甲子三千一年日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日至在斗十度下至於我皇朝慶曆四年甲申積凡三千三百二十一年日退四十二度五千五十八分是歲冬至在斗五度以歲差攷之每七十八年而差一度則堯甲子歲日至在虛一度於是中星皆正皇甫謐邵堯夫皆以堯為甲辰卽位舜以壬午堯在位七十載皆誤朞三百又六旬又五日而朞以閏月定邪而成歲攷之諸侯而臧之祖在天為度在曆為日合朔旦則月有小盡之法取之以加歲外之餘此閏之所起故古人謂之

按堯命毋句氏作離聲一云毋句作聲制五絃徵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大章言堯德之章明

首氣於節六六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閏餘於相望之後必得閏乃能收天地之餘氣使四時之不忒故無閏則時不定歲不成三年無閏則孟爲仲九年無閏則以秋爲冬羲和知朞之日以閏定之則天道之運舉積此矣百工因天運而作者必以此允釐之沈括去閏之論亦妄人也析因夷隩不失其宜以故單民得職而不佻不病山不槎栟畋不夔胎故鳥獸孳尾希革毨𣯧咸若正星而後正時正時而後正民事民事正乃及鳥獸草木帝治非止及民桐梃東廂蓂生下庭龜書乃來於是稽蓂以正月訪桐以定閏錄龜字而施之是曰龜曆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曆之文蓋堯曆曰龜曆述異記陶唐世越裳獻千歲神龜昔有文記開闢以來錄爲龜曆事始言堯因軒轅靈龜有圖作龜書也唐分積定時日得故百穀乂而風雨時百工釐庶功興帝之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衆續於是熙物既入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續於是凝熙其作如春焉其成如秋焉故堯於成歲言衆續熙陶於撫辰言衆續凝凝乃命遏伯長火居商丘祀大辰而火紀時焉是食於心故因其出入而望之以修其官而戒民事是爲火祖命倕爲工作和鍾利器用向列仙傳赤松子輿在黃帝及堯時爲木工或云即垂非命毋句氏作離聲世本樂錄云磬叔所造乃無句也一作無間禮記云叔之離磬古史攷云堯時人制七絃徵大唐之歌而民事得文心彫龍云堯有大唐之歌舜有南風之詩辭達而已琴清英云五絃堯加二絃新論廣雅等謂二絃文武王所加妄也通禮義纂堯使毋句作五絃誤七絃也命質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禮書質作鄭或云夔以世紀作夔也鄭擊石拊石上當玉磬乃麋輅置缶而鼓之立瞽叟拌五絃之瑟爲十五絃命延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鼓瑟或作瞽叟紀原瞽道作十三絃之瑟誤也董逌謂瑟文以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樂動聲儀根爲佶云與譽同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云黃帝樂曰咸池而大司樂以咸池祀地示又夏日至於方澤奏之堯蓋用黃帝之樂大咸樂章有經首之類莊子所謂中於經首之會者教國子舞大咸注云堯樂者也作七廟七廟古制虞禮六宗尹言七世之廟禮酬六尸一尸發爵六尸旅之非自後世虞嘉三七廟不始於周建隆元年張昭議堯舜禹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商改立六廟昭穆外增契與湯周七廟親廟外加大祖此先儒牽於禮緯元苞非孔子意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杜佑云唐虞祀五帝於五府牛弘云黃帝合宮堯五府皆明堂也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象倉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注唐虞之天府夏世室同矣祭以其氣迎牲殺於廷毛血詔於室以降土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乃設五吏立祈祥五吏五官齊桓公欲籍宮室六畜管仲不可謂立五屬之祭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之以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則澤魚伯倍異日無屋粟邦布籍此謂祈祥推之以禮義也或以爲五行之官非守歲之

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而御其大權燒山林楚沛澤以通刀布堯布文作上十全弋又弓丐大止又一品小者弓米蓋古文泉久在水外詳董譜元澄云周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藏曰泉流曰布則錢之與也始於六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無極布幣泉貨一也乃爲金三等禹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上幣汝漢右湾之金以爲中幣泉貨以成下幣勝禽獸之仇大夫隨之鞚財高下以衡民之好惡焉楚世家注三錢府虞夏商周錢幣三等赤白黃爲上錢爲正故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黃白赤非惟虞夏管子云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因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襜則將散其邑粟財物以求之故山林之人刺其獸若從親戚之仇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夫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矣此堯舜之數也大而又爲之儲偫以備其歉故沉菑九刈雨雹彌旬而下亡菜色堯圖策注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之食謂之太平徐光對石勒云堯時暴風雨雹九日楊震曰堯遭洪水而民無菜色西夏廢志惠而非兵隳城守弃武德好貪以求於民於是伐而亡之有唐不享於是偏以劘之喪之丹浦西夏事見神武秘略及呂春秋呂氏又云堯有丹水之戰丹水在今商洛其地近唐故鶡冠子云堯伐有唐今南陽之唐鄉也六韜乃謂堯伐有扈戰於丹浦世紀則謂堯伐有苗於丹水之浦非惟地理遂闢而伐苗乃舜伐扈乃啓皆非堯文字之誤如此在位六十二載沈蒙滏水演天方害龍門未闢呂梁未發后土冒沒而填星逆於水府詳後魏書張淵傳帝乃憂中國之不康詔曰滏水滔天下民其咨孰能使燮將任焉四岳稱鯀帝知鯀之圮族方命而民患弗可蚩方命則不知敬君圮族則不知愛親猶不妨於水事又自中國至條方莫薦於是試鯀俾司空欽哉程晏云云汲害也試鯀以其食同所謂稽於衆九載功用不成而止九載攷續三嗟乎予於用鯀見堯之仁汲焉當是時禹年穉而在廷之可就水者莫鯀若也及鯀堲水而後帝知歷歷運之遭七年衰志閔復覞嗣子之囂訟於是巽遁之願軫焉充治斯云年歲水旱非政所致堯洪水湯大旱皆以爲有遭遇按太乙歷數有所謂大水浩浩周世宗使使竇儼論水沴云陰陽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犯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八歲爲浩浩之會乃當此之時陶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詐冒以下事政不明賢不章若雨數至潦水厚積若德宗壬申之水是政也昔魏主疑在鯀九年爲失序庾竣云聖主不容無失竊詳書傳皆言堯水九年此讀書之誤使九年則鯀當之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鯀時巳非一年矣禹之用亦非按殛鯀年蓋是數十年事洊之窫窳鑿齒九嬰十日大風封豕長它之害民罔攸止按經融天之山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又殺

鉏伯敬曰序升聞事何等幽畫

皇甫謐曰堯有庶子九人皆不肖

黃石齋曰羣臣咸舉

和君之子曰十日而傳以吳爲封豕長蛇北伯封之子亦號封豕蓋大風九嬰等皆當時兇頑貪婪者之號如擣杌饕餮之類應劭以猰
貐類貙食人服虔以鑿齒長五尺似鑿食人大風風伯九嬰以火之怪妄以爲真蛇豕怪獸大風十日者妄於是澤兵稱
旅屠長宅於洞庭射十日繳大風於青丘殺窫窳禽封豕於桑林乃
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戮九嬰于凶水之上而後萬民復生四方同塵
夷夏廣陜險易遠近始復道里長宅即所謂巴蛇在江岳間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側江源記云羿
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青丘記爲東方澤疇華南方澤凶水在北狄或曰臨濮西三十五清丘也淮南子以爲堯皆命羿除
之故許氏云羿臣堯河伯溺煞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室屋羿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非有窮君也歸藏楚辭言羿彈十日非天
之日矣於是爲世載七十矣天下猶未平洚水橫流草木暢茂獸亾鳥
迹之道交於中國帝寔憂之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方
是帝畿巨浸稽天而冀人虞舜身修家正所在數有美祥四明山記云堯時有
老人持圖曰予姓伊名獻諸山洪水遇舜則正矣亦數也真源云年大飢惟舜所熱帝知其聖然猶忌其私也
爰巽四岳岳辭其德弗辱則又俾之顯揚幽側而岳且知帝之在舜
以舜錫薦於是舉之童土之地而歷試之命爲司徒二女女焉觀厥
刑於二女官材任士一耳目之而不疑舜修畎畝之中而聞之堯此舜之難堯游巖廊之上而知
畎畝此堯之難也是必舜之聖德章如日月故能以一野人而達之人主帝曰師錫則衆舉知之帝曰予聞則堯之知之審矣然則豈徒
遜哉方其薦岳俾揚側陋蓋可知矣夫咨若時而放齊舉朱知若時爲是位咨予采而驩舉共工亮采百揆職也欲帝不用之二事齊以
堂情信堯父子世及古今通義其遜四岳也亦將使自推之猶漢文時請建太子帝曰楚王梁王淮南王皆舉德以陪朕之不能有司請
曰子啓最長寬厚請建爲太子也帝于時授位子之意決矣事之獻畝之中未爲司徒也帝曰欽哉然後爲司徒故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
後用之大傳謂堯爲天子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推尊舜屬諸侯焉致天下於
大麓之野夫堯之治天下豈惟朱之憂二女事之豈復使之佐其子乎世無知堯此固難其言也薦之天暴之民天子
不敢以天下予人三載稽厥行事亡不時敘於是游於康衢聞童之謠曰天
生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還宮召舜而乃命以位正
月上日授終於天府而遂老焉天府即五府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云天府五帝集居
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於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仲月辛日昒
明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越歲仲春率百工沈璧於洛且告禮事
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回遯云云又沈璧於

舜堯于是率羣臣刻璧而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得舜之意

洛赤光啓有靈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世紀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紀今中候也詳說見餘論禮聖姑射拜
師汨㴑姑射山在臨汾廣固北平陽界曰平山是爲壺口山冀州圖經云西人文成郡以山爲界有故堯城及堯祠述征記堯巡
登此山陟首山道河渚遇五老而濟焉論語撰攷云堯修壇河洛擇良讖沉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
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云云亦詳野王待瑞圖說在餘論乃賞侯伯封偰弃世紀始封稷契皋陶褒進
伯禹又東沈書曰昃受圖以歸即日稷鄭讀爲側故宋均云稷側也世紀告禪後二年刻璧爲書沈洛今中候
運衡篇也所授之圖書今握河紀也考靈曜云五百歲聖紀符四千五百六十精反初握命乙起河出圖聖受思鄭云聖謂堯也天握命
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受而思之以歷數也堯始舜之攝俾益掌火禹平水土禹疏九河瀹
濟漯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益審封植烈山澤禽獸逃匿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而食未足禮莫起於是富而教之俾弃爲田教之稼穡
五穀熟而人民育然後拼偰司徒教以人倫於日儆之徠之匡直之
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彊於行嗇於志以養天下之形是以庶政惟
和萬國咸寧民皆夗吉莫不振動服化比屋可封而隮仁壽楊終傳云比屋
可封者堯舜爲之隄防也大抵堯之治有上中下三自命羲和而日月星辰得其序爲上治自若時登庸而公卿大夫得其職爲中自洪
水方割而山川丘陵順其理爲下聖人之能事畢矣乃涉流沙封獨山訓大夏討巨叜西暨沃
民東隸黑齒貫匈離耳天督該首莫不有仁義之心軒常之志獨山在疊
無閩東北九十巨叜今朔渠搜縣鄭以爲二國誤不言南北已見命羲和中二十有八載洙然寫其天下
之尊爰與方迴游於陽城乃徂落魂氣徂體魄落落降徂往堯於是死形乃死者鳳靡鸞訛之謂百
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親如父母信哉我忘天下易天下忘我難如甚也四
海親如父母三載遏密八音蓋不能使之忘我也衡波傳云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
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俱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於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予雖辨豈能
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是三年之喪堯舜之制也此言堯
崩四海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非率天下諸侯以爲三年喪也葬濟陰成陽西北四
十里是爲穀林通樹之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北教八
狄道死卬卬之山衣衾三領滿抗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八戎道死南紀之市既葬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
皆下不及泉上不通臭三王豈財用不足哉爲葬埋之法也云死卬山妄矣墨意蓋謂堯舜皆以勤民死不於家爾劉向云葬濟陰丘隴
山續征記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所居王充以爲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妄之甚堯宛心約志以從事

按五達曰康四達曰衢

拾遺記曰帝堯在位聖德光洽四兇既除善人來服乃命大禹疏山瀦澤無有妖災沈翔之類自相馴擾

黃西墅曰如此意量堯大于許由矣

於亡爲隱不肖舍己從人處撟宮徽神暢不施智力而萬國平古今樂錄云堯郊天地祭神示在坐響誨堯曰洪水方至爲害而子救之堯乃作歌故琴譜堯有神人暢大周樂正之序自堯神人暢九十三弄爲上名琴道云堯暢者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之謂居衢室隱精神篤恭而王天下不廢困窮不敎亡告是以離畔者少聽從者衆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而正迹不接諸侯之竟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蒼髫巷歌黃髮擊壤帝何力之知哉論語比考云叔孫武叔毁仲尼如堯民云堯何力功者事見列子王充云堯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壤父五十餘人擊於康衢有觀者曰大矣堯之德也壤父作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之有世紀及列士傳云八九十老人擊壤歌於康衢文子曰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弃爲司馬禹司空稷田疇奚仲爲工師是以離畔者少聽從者衆猶風之過簫忽焉感之各以其淸濁應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此後世依倣而托之者風俗通云形如履長三四寸下僮以爲戲俱妄要是敲擊土壤爾始帝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下見夢書世紀等昔齊高帝年十七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每懷憂惱及出鎮淮陰淮南守孫奉伯嘗同臥夢帝乘龍上天已於下捉龍脚不得而死故夢書爲不誣及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管子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是以德政淸平風敎大洽化格上下而信孚於升潛慶雲鮮萅五緯順軌景星炳曜甘露被野神禾滋畝朱草茁牧澧泉泆岫倚萋生廚蒲蘳茁鳳巢閣榮光幕河河馬韋籙一日而十瑞至見世紀典術云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降精於庭爲蘳感百陰而爲昌蒲故吳氏本草菖蒲名曰堯蘳倚婁蘳蒲也冬死夏生俗作蘳脯謂肉物者妄說在餘論書中候云堯郎政七十載德政淸平比隆伏羲鳳皇巢於阿閣驪林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述異記王義與表云堯生神禾晉有蟲罘詩含神霧云堯時嘉禾七莖三十五穗古之聖王不貴祥瑞理人事而瑞應之因併著以見至治之馨香者上黨有慶雲山上黨記云堯將與慶雲出之矢心與治立於靈屏雲生牖坐於華殿松生棟萬物皆備於我而亡黃屋之心舉天下以爲社稷非有利也故垂鬓幅委輕裘而天下治僥民獻其沒羽封人祝之壽富翕然各以其所重報是以比隆伏羲後世莫及先聖本紀云許繇欲觀帝意謂堯曰帝坐華堂之上面雙闕之下君榮願已得矣堯曰余立於靈扉之內霏然而雲生牖坐於華堂之上森然而松生棟雖面雙闕無異崔嵬之冠蓬萊雖背郭無異回巒之縈崛崙予安知其所以安榮孔子曰人之所貴爲天子者爲其窮耳目之欲適五體之宜也采椽葛衣藜羹土机人之所弃而堯安之勤勞求賢以協治舉天下授之舜如舍僧然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

鐘伯敬曰卽賓而不臣之義

堯則之蕩蕩乎民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而疇人云堯以義終舜以事沒稽諸典祀貽世永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見韓子淮南子等劉子政曰古有行大公者帝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其子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細於天下者乎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皇即女皇世本帝繫漢書等云女皇生丹朱帝繫人表作散宜氏繆堯三妃一后或云卽中山夫人鹿澤一縣西五中步有中山夫人祠云堯之四妃張謂舜廟碑謂堯舜皆娶一姓也朱卽嗣子朱說文引虞書作丹朱御覽世紀女罃生丹朱非也安國以嗣子朱別一人妄嚚佷媢克兄弟爲閱嚚訟嫚游而朋淫朱於兄弟有闕故鄒陽傳云骨肉爲讎者朱象管蔡是也帝悲之爲制弈棋以閑其情博物志堯造圍棋以敎丹朱故中興書陶侃云圍棋堯以敎愚子虞愿亦云宋明言堯帝以此敎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使出就丹御覽尙書逸篇云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號曰丹朱乃堯居之丹見漢曆志竹書云放帝丹朱於丹水今朱虛縣有丹山東丹西丹二水水近有長坂遠峻謂之破軍坡記爲丹朱弄弈之所今靑之益都有堯山三齊記堯巡所登伏琛云山南有二水名東西丹然鄧之內鄉亦有丹水漢丹水縣荊州記爲丹川堯子所封卽丹浦堯敗有唐之處蓋非朱國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爲房侯韻云舜封丹朱爲房邑侯今荊河之畀房同作防昭王后家以奉其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天子弗臣夏后封之唐如虞之禮朱卒葬篇陽相之安陽永和鎭南有故堯城開皇四堯城縣以爲堯居乃朱居也相圖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乃今清河蓋夏封之在鎭西南三里有丹朱陵南八里有帝子夜游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塿游之地篇鄉同篇陽鄉在內黃北二十篇陽聚元和志丹朱墓唐山縣東一里寶宇冢在永定東二里又唐縣有鳴卽城九州要記云堯時丹朱所居相之冢爲是矣而經注城陽有丹朱冢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丹朱葬於陰無信朱生陵以父封爲丹氏房氏防氏陵三十五世鐘昭王世采靈壽生沈姓書陵四十八代孫雅莽時爲淸河守又云沈十二代孫雅俱繆也又有屋引氏晉初房乾留虜改爲屋引後隨魏南遷復之而河南猶有此氏又沛相朱自云丹朱後故姓錄以沛郡朱爲丹朱後非朱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庶弟九莊子云堯不慈故云然長子殆先死爾而近尹子其四機論乃有堯四十子天下不論之無義之說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孟軻亦有九子之說然說苑堯時舜爲司徒契司馬禹司空稷爲田疇夔樂正倕工師伯夷秩宗皋陶大理益毆禽獸九子爲臣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以成九功則非堯之子矣蓋自二事云其封于留者爲留氏留與劉同張良之封字只作留故說文止有鐂而無劉漢因讖始爲卯金刀之說妄也劉康公亦作封鐂周初匡俗事老子劉越劉亦非至秦方有又子華子者留務茲日有傳有留長孺功臣表有留盼吳有留贊與漢同出宋武以竟陵誕反貶其族爲留氏不知乃其本姓也後有留累以豢龍事夏胤甲賜之氏曰御龍以更飂董之後既遷于魯事具左傳襄二十四年宣子之言及昭公二十九年蔡墨之言云使豢龍以更豕韋之後非也豢龍乃己姓飂叔之後豕韋之族爾

陳臥子曰路史有獨長能于一紀中線索千百年以後事終無接頭截足之苦蓋亦史家裁剪妙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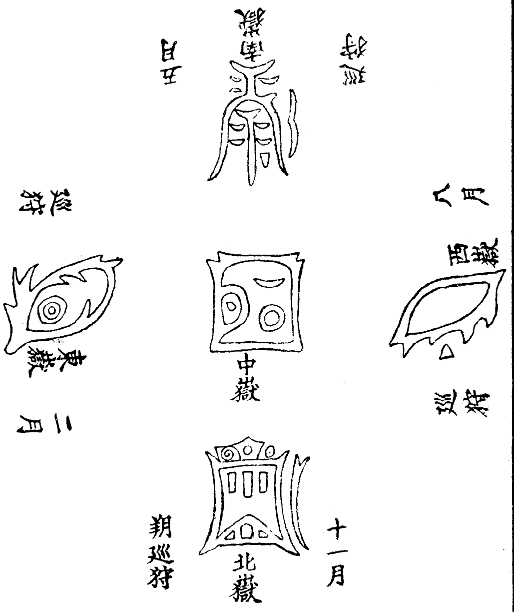
宣子云在商為豕韋亦妄商居大夏為唐氏御氏擾氏擾龍氏周書王會解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左則夏公殷公是也至周封帝後於鑄鑄祝是分侯于隨為鑄氏祝氏隨氏周有鑄仁達滅宣叔娶於鑄者禮傳皆作祝聲同轉呂春秋云封後於黎丘其處也祝睦二碑云出高辛祝融非既更累之裔於方城為唐公傳謂成王以舊唐封叔虞而更之非楚併唐其徙杜者為杜氏唐杜氏屠氏唐孫氏李氏杜伯友為卿士宣王四十三年誅之杜蒯記作屠蕢唐賜杜伏威為李氏達云武王並封堯後為唐杜二國非滅唐封杜又炫云唐非豕韋後杜亦未晉文紀必是安知滅唐遷杜司馬貞謂唐杜陸終後亦非杜祈是杜更為祈故世紀謂堯姓祈也杜伯之息隰叔如晉生蔿字子輿為李以正於朝朝亡聞官故氏為士氏李理同士官也晁說之書說謂雲士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因有土氏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為土氏之宅後為唐杜氏遂以蔿穀會丐燮鞅吉射富鮒皆為士氏矣為士員士弱士文伯景伯為士氏異哉及官司空以正於國國亡敗績故氏為司空是生士穀為穀氏穀生會會采隨故氏為隨是佐文襄諸侯亡惡護傳成景軍亡敗政中軍太傅端法集典國亡姦民是以受范故氏為范逮文子燮能穆宗侯爰受栯櫟故氏栯櫟作郇非士魴受彘故氏為彘皐夷采函與故氏函與而魴氏陽氏士丐氏士季氏士吉氏士為氏士思氏司功氏祈成氏士弱氏胥氏張氏陶氏朱氏陶朱氏鴟夷氏范雎蒙難變稱張祿入秦為丞相應侯范蠡功成去為鴟夷子號陶朱以范仲淹隨母嫁朱氏復姓啓及之姓纂又有士弱氏姓源韻有士丐氏亦作士貞按此左氏文當時語未必有也風俗通晉大夫有司功景子世本云匄弟他晉司功為氏又風俗通范蠡之齊為鴟夷子後人以為氏胥夫以為鴟夷出於子姓宋微子後恐目夷之誤其奔秦而復也秦歸其帑其處者生明為劉氏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獲於魏為大夫生清始居沛生仁是為豐公生煓是為漢太公字執嘉士安云名四子伯仲邦交世紀昭靈后名含始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握誠圖詩含神霧云執嘉妻含始生劉季宋隱乃云母湯氏貞時餘泗水碑天德光堯劇項授沛邦寔著符是為漢祖炎祚復煇載祀四百以其留秦故為留氏而左氏謂其處者為劉氏夫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為王孫氏知己必死豫令改族故傳為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避而傳言之故達炫之徒深疑此文非傳本旨蓋漢初左氏不顯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原出劉象插注此辭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左氏獨有明文前世籍此求通故引之為證爾有漢氏厥氏兀氏紅氏橫

氏吳氏宗正氏中壘氏谷蠡氏獨孤氏公族氏陳氏徐氏吳氏芮後望濮陽長沙漢沛獻孫進伯因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為谷蠡王號獨孤部七世羅辰從魏從洛為獨孤氏後漢谷蠡王獻為谷蠡氏漢賜衡山王為厥賜安樂王為兀而廣陵陳乃後漢○魯相無子以外孫劉嶠嗣曰陳嶠又蜀齊王徐耕乃杜悰之遺孽○何氏姓苑東莞有漢氏劉備立蜀再世而魏滅之裕啓南朝者八世有員氏留氏宋書劉凝之慕伍員忠烈為員氏唐書云半千七世祖改按半千幾狀云宋營陵侯遵考子凝之事魏太武以忠比伍員改江休復雜志堯山民得半千銘云十八代相賜然員古有平聲出於前涼錄有員敞員平自音運鄖嗟乎物固未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帝之傳天下非為讓也為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漢承堯祚著矣而杜林等何知哉火德相承東觀記杜林云漢德基業特起不因乎堯堯遠乎漢人不曉信終不說諭而楊光輔對仁宗云堯舜之事遠矣亦未易行是何鄙陋不敬如是先是房之後有狸氏裔子大繇夏后氏封之傅為傅氏見傅子狸氏事出國語甚顯姓書云出季狸大妄唐表云繇黃帝後韋昭云狸氏在周為傅亦非說築于巖商宗得之陞為太公又有傅餘氏餘氏晉傳餘頗著復姓錄云出傅氏史謂得之傳巖名為傳氏非也傅餘猶梁餘韓餘也姓書猶有說氏妄其分于冀者為冀氏春秋時冀子帝之後又有薔氏御氏陶丘氏周生氏堯氏姓纂丹朱居陶丘為氏摩皇寶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為姓亦見士錄及中經簿姓書又有堯氏云出帝堯雖未足攷然隨有鷹揚將軍堯秦矣○又周賜唐璩為紐于氏劉志為宇文氏劉堯為侯奐陳氏至隨皆復慶都葬靈澤

贊曰

聰明文思蕩蕩巍巍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不激不委因事立法昭義崇仁內穆外協詢政行人問老衢室茅茨土階允恭勿失萬物備我生化咸宜誦言行道比隆伏羲

巡狩圖



述職圖

侯服朝	一年侯服朝
侯服朝	二年甸服朝
侯服朝	三年男服朝
侯服朝	四年采甸服朝
侯服朝	五年衛服朝
侯服朝	六年男甸蠻服朝
侯服朝	七年
侯服朝	八年甸采服朝
侯服朝	九年男服朝
侯服朝	十年衛甸服朝
侯服朝	十一年
侯服巡狩	十二年采男侯甸衛皆從王從帝

侯	甸	采	春	衛	蠻	男
每年東來一見	二年東來一見	四年東來一見	朝	五年東來一見	六年東來一見	三年東來一見
侯	甸	采	夏	衛	蠻	男
每年南來一見	二年南來一見	四年南來一見	宗	五年南來一見	六年南來一見	三年南來一見
侯	甸	采	秋	衛	蠻	男
每年西來一見	二年西來一見	四年西來一見	覲	五年西來一見	六年西來一見	三年西來一見
侯	甸	采	冬	衛	蠻	男
每年北來一見	二年北來一見	四年北來一見	遇	五年北來一見	六年北來一見	三年北來一見

陳臥子曰忽地烟雲文章之翻

鍾伯敬曰澹淨空明證道得心之學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嗟乎堯之治天下豈有奇謀秘計而自與之爲鬬哉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而已矣天下大器爲者敗之生者不得不生死者不得不死堯何心於閒哉隱精神居衢室固已雲形雨施而見品物之流行矣立於橇扉而雲生牖坐於華殿而松生棟何容心哉吾知都俞吁拂一堂之上而已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委輕裘垂襞幅堯何爲哉月白風清萬籟空而七絃定此堯之所以爲堯也陽光之熙羣目之隨浹沐之聚羣心之豫豈有心於爲哉林焉生總焉羣一日而風之二日而霖之三之日蕩然矣天地不異化萬物無異性無攖則寧無拂則全此同然之情也聖人者操造化之權以鼓舞動蕩而作成之爾三年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固鮮而一日揠其苗則物之成性者亦罕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天下始慘然矣風之過簫劦焉感之各以清濁應離畔者少服從者衆堯豈家至而日見之哉蒼髩巷歌黃髮擊壤果何力之有邪天生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之所以爲大固有不俟孔子而後知者然而猶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是何邪蓋凶旱水泆天有所不能全寒饑疾痛天有所不能蔑洪水十日此九六之大會也而堯於此能通其變而不抵於窮七十在位弃茲日薄而若時之庸猶未適也咨若予采而獲象恭之夫咨乂滔天而得圮族之子帝之心果如何邪九載之績弗成而窑藏之意已迎鏡壇宇間矣能庸命朕位巽吾亦何意於天則哉昕而作夕而瞑安時處順亦適然而已矣庸君事采臣事二典言庸者三言采者三如登庸如奮庸命皆君事也如亮采如予采載采采皆臣事也　前此無能知者若時者指言能順天時卽言農功曰庸非所譬矣　大抵帝堯之政不過天地人之三事曆象日月者天事親族叶邦者人事而東作西成者地事也今欲若時爲天事而不得其人欲若采爲人事而不得其人欲乂水爲地事而又不得其人則亦無可幾者天下之事亦如此而已矣堯以是知天之曆數有不屬乎我而自在夫人者故一舉而遜之夫以

三者之咨其文皆舉而無結至於治水又以無功則此篇特為遜位一事張本明矣且昔聞之堯之治天下七十載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己與不願己也顧問左右問在朝問外朝俱不知也乃微服于康衢聞立我之謠喜而問焉曰誰教爾此言者則皆曰聞之大夫問大夫古詩也於是還宮召舜甥而禪之舜不辭而受焉舜之紹堯惟不異於堯也承安引佚萬物皆作履中行善日月照而四時行庸非天邪故子晉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咸得其人此之謂天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堯之所以同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舜之所以亦天也彼之引竹書援地記而上疑夫兩聖者亦欺詬唾射之徒爾雷動風行鳥歸獸息而驢鳴狗𤢨方此大作曾何傷於在上哉祇見其弗知量爾

路史後紀第十卷

按諡法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猶僢推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黧音黎黑瘦又面有黑子

路史後紀第十一卷

宋廬陵羅　泌撰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疏仡紀

有虞氏

帝舜按舜本作𡕚古作舜從炎從舛汗簡墨集韻舜墾墾訛有虞氏姚姓見世本因生賜姓堯世風俗通按書舜生姚虛云在濟陰成陽非其先國于虞始爲虞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祚土謂封之虞命爲虞氏因生謂生姚虛因賜姓姚此氏姓之別故世本皆上言姓下言氏虞氏亦見左傳正義書云有鯀在下曰虞舜虞舜側微則帝微時止姓虞而名舜可知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而史伯亦稱虞幕則其上世爲虞矣杜預云虞乃舜之先世數未聞瞽子兩目不見史云盲者子是也二孔以爲有目但不分善惡者妄五帝之中獨不出於黃帝自敬康而下其祖也有辨見發揮敬康生於窮係史記曰窮蟬宋衷以係爲謚非係出虞幕後之幕姓宗焉風俗通姓譜等幕姓皆云出幕是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天瞽史云窮蟬以來微在匹庶謂庶士非庶民也曰嬪於虞虞乃小國即瞽所封是侯伯矣然王逸以舜爲布衣而耕漁陶販皆庶人之事者蓋以父母頑嚚去而耕野若伯奇重耳云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而生物有虞氏報焉報祭之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蒸而報祭之左氏言舜祭幕而風俗志亦謂舜祖幕與呂梁碑合皆無句望而以幕爲祖賈逵韋昭乃以幕爲虞思蓋因世本等序舜爲高陽五世孫而所謂幕者無地以置之遂以爲之後世爾按內傳國語俱云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然後言舜重之以明德豈得云舜後哉舜長九尺孔叢子云舜長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也世紀云六尺一寸非太上員首春秋繁露云舜形體太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于孝慈龍顏世紀日衡古謂眉衡故執天子之器上衡日衡者眉骨圓起也洛書靈準聽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注謂衡有骨表如日懷珠論有明信椎讀如錘言能平輕重方庭甚口孝經援神契云舜手握褒龍顏大口面頤亡髦懷珠握褒尚書帝命驗云虞舜聖在側陋光曜顯都握石椎懷神珠注謂懷珠以論聖性援神契注握褒者手兆如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飾致大祥也洛書注握謂知旋璣之道形卷婁色黧露莊子云卷婁者舜也注謂背項傴凹向前也文子云堯瘦臞舜徽墨尸子堯瘦舜墨言憂世念民至於此而鄧析子言堯舜至聖身如脯腊堯若腊舜若腒故王充言上帝引俛此謂舜也承安繼逸無爲而治何爲若腒哉目童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世紀云因瞳子名重華真源云字仲華按荀子堯舜參眸子是堯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大傳言舜四童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元命苞云舜重童子是謂重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

按瞽叟盲握登早喪叟再娶而生象一女名顆手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按瞽亢燕之腴地今在涿州有瞽亢亭

窳音于病也

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夫舜蓋也蔓地連華之名有駁曜意故目好動而曰舜或作䑞書注云舜名也儀禮正義以爲名號之名非也辨見發揮濬哲文明温恭通智敏敦好學而止至善寅畏天命而尤長於天文大戴禮云寬裕温良敏敦知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叡明通智爲天下主初家于冀夙喪其母世紀云母握登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按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注縱生也舜母握登感樞星生舜重華樞如虹也河圖注命云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謂舜蒙茨緼棘哀綿五至猶未歎者喪期之有數蓋有是顯三年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未有知其所繇來者故傳以爲三年之喪雖責遂服禮也而許氏注淮南子乃以爲三月之服夏后之禮妄矣松冉斬衰投和載裻生韋百濟流思闓三年通典以喪期無數爲黃帝時三年遏密爲堯崩後斯得據矣瞽叟御而生象或云象隨母嫁者妄象得親乃咸惡舜御以不道舜于是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慝大杖避小杖受子云舜於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天韓非以往田號泣爲未盡命誣矣事親拊第日以篤王充實知云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而尸子云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則更有兄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惟恐不獲於象以貽父母戚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凡所以動心忍性皆以增其所不能夫然故死生不入於心而能動人琴操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思因而作歌夫虞帝之迹琴中尤多學者不省虞帝蓋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而說者帥過實自萬章倡井廩之說而語益紛紛有論見發揮與木石俱而光曜顯都麗然汗著年二十而以孝友聞四海故天下大說而將歸焉方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而化馳若神莊子曰以此處上爲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堯以帝王天子之德處上故曰駿德舜以玄聖素王之道處下故曰玄德老子曰玄德深矣蓋堯以成德爲行乾之九五是也舜則隱而未見乾之初九是也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亢授舜耕歷山在河東乃首陽山九域志云歷山有三濟南濮陽河中今秦地池陽澧陽潘城始寧等處皆有之有說見餘論濩澤之漁爭坻乃往漁焉鮫人巽長爭以深潭與淮南子云鈞於河濱濩澤在今澤之陽城唐濩澤縣應劭云澤在縣西北沁水東逕濩縣故城南漢之澤氏縣魏土地記陽河有沁與濩澤水合者紀在梁惠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墨子亦言舜漁在此故金鑰謂澤州爲舜澤十道記云澤州以濩澤得名皆在河東或云漁于雷澤雷澤濟陰非也東夷之陶苦窳當讀如臯陶之陶故綿詩注云鑿地穴居如陶然陶于河濱期年而器以利見朝子淮南子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故城孟津有陶河之稱一云河濱在濟之鄆城蓋以東夷之說也夫帝冀人而虞濱歷山陶城皆在冀蓋初耕于野未必遠去父母也然壽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販觀風或往來于此不必限一所牧羊潢陽而獲玉歷於河巖所至鄉合

公孫尼子云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爲天子公孫弘云牧羊於黄河干寶云舜耕歷山獲玉曆於河際之巖知天命之在己體道不倦當其田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畋者表虎與四海俱利是故光如日月而天下歸之見尸子云舜之德無不該南面而治天下燭息風食火飲於澧舜之行其猶江海乎千仞之溪滿之蠖蠖之穴亦滿之禹湯之功不足尚矣又云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南面而治天下則蠻夷蒙福淮南子用之父母之不我愛弟妹之不我親故雖躬稼陶敘惡悴勞苦燭息火食口腹不獲於美厚而諧和正救烝烝乂亡入而不自適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嫘首每爲之解許說文云或作嫘嫘一音疊也類林云叟壞井後兩目方瞽又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母詰糴每還錢與米間之子也因相抱泣拭其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冀源亦云糴於平陽市父認之乃舐其目目以光明又御覽八百十二卷引史記舜爲父淘井取金銀安罐中與父母齊東之語也嫘或作壘一作繫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矣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故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也舜其仁也乎編蒲結罟躬耕處苦而民從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至鄧之虛而百千萬家世紀云遷于負夏每徙百姓從之按衞有負黍鄧今襄之南鳳林古之鄧林祈侯之國楚之北境小大說之秀士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宇靈甫不辟而至周旋歷濩之間爲之七友迨既禪七人者始逃之王肅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淵明亦云七友魯連子云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然舜受禪時禹纔十歲或者疑之雄陶續牙人表作雄陶續身一作續耳隸轉失之呂本法云堯舜得伯陽續耳而後成又曰舜染於許繇友魯伯陽註爲老子舜師之非也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于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見書緯温子昇舜廟碑所謂感夢長人者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見墨子側陋言其在僻側微言不顯世紀云堯求賢四岳薦舜堯命之于順澤之陽或云卽獲澤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來荀子云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誠感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亦何足致也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耆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龍垤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

虞門日是執玄而化神貺註疏

見帝帝館之于貳室卽貳宮世紀堯見舜處之貳宮云貳女妻舜爲築宮室封之虞又亦享帝迭爲賓主語禮樂詳而不字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亡窮論天下事貫昵條達咸叶于帝而咸可底績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尚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縱天縱華重華也論語撰考比云重童黄姚黄其德也世紀云賜之絺衣與琴爲築宮室封之虞土然云舜上虞人本姚姓者妄妃以育娙以嫈育卽娥皇字娥經皇育聲相近瑩一卽女英見世本字故孝經恒梁后名曰文瑩一日匽見大戴禮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帝系作女匽氏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娥皇女之英妄以觀其內舊說堯舜同出則皇英爲舜之高祖姑故或者以爲堯取天下民之女以妻之非堯之女及晉劉毅之欲婚同姓遂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絶於上斯妄矣夫惟西戎氏族無定或以母姓爲種猶十二世乃相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嫂此禽道也尹子乃云舜娶祖姑天下不詭之無禮不學如此有說見餘論九子事之以觀其外見孟子伏氏世紀淮南子云屬之九子韓愈以爲卿大夫族人之子亦非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于畎畝之中堯百官已備傳奕乃云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之五十蓋因記之妄舜乃飭正二女勝其智中之情以應天地之理澹焉此未使爲司徒時也曰往欽哉然後使宅百揆爲司徒馮休以爲豈有始得之遽使百宮事之畎畝之中而不當天子之朝且復使誰事堯之朝是宅揆實門皆古畎畝之中繆也二女嬪嬀純篤盡道列女傳云元始二妃帝堯之女瞽叟和寧卒享福祐九子尊虞服勤靡懈有人則作無人則輟可以後塗人之耳目而不可以欺同室刑寡妻刑二女非動容周旋中禮疇克哉故使能嫌者舜之德刑也岳薦舜不言其他而言其烝烝乂堯試舜不觀宅而觀其刑二女父子兄弟夫婦此人之至難者况以卑正尊獨正諸衆親正疏乎安國云堯以舜治家觀治國斯得之矣妻有桑田身有南畝尹文子瞽順象從而不至于姦於是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敘書中侯等皆云舜爲太尉故世紀云命爲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從事東皆乃據中候追難康成劉昭云太尉實司天當是據位書前職爾有說見餘論屬之徽典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五典世之父子兄弟百揆內之百官族姓四門外之諸侯賓客從之百官從之賓客從之卽傳所謂無違教無廢事無兇人無天怒者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大麓之納萬機之天也漢儒以大麓爲大錄萬機之政於是太傅趙喜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猶古冢宰位三公上麓則罷之遂以爲常故沈約云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不知非也夫既有百揆矣豈復錄尚書哉有說見發揮○昔王介甫問呂晦叔舜納于大麓何義曰薦之於天故介甫云古者行爵出祿必告太廟軍出必載遷廟之主誅賞稟而後行示不敢專况以天下與人可不薦於天乎然以薦必因太山之麓爲禪以告謂太山爲易姓告代之所則非也方其納麓猶未受禪豈封禪之時耶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風雨弗迷是天受之也胡益之以納麓爲虞衡尤妄帝卽致以昭華之玉會而尚之三載程功亡垂疇策民安其爲帝覆其聖

呂氏春秋曰堯以天下讓舜鮌怒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名之不來彷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劉道原曰孔安國云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終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于殂落下終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踰年見於文祖廟而改元

謂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幸而朱福授朱則天下病而朱利曰予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乃放朱于丹而卒禪舜舜讓于德弗嗣弗可遂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屬諸侯焉典辭不費舜遜于有德者弗肯嗣位堯弗許曲折亦必如禹遜皐陶之委曲記及爾弗崇鯀非之曰不祥哉誰以天下予人哉帝乃殛之羽山共工又訕乃流之幽州必以禮舜而天下莫有非者史云堯治天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云堯伐共工而周語亦謂堯殛鯀故曹植贊堯克流共工萬國同塵然程子以謂共驩無大姦知惡之不可行乃隱其惡以助治一旦舜以側陋顧居其上且將臣使之故不能堪而作惡淮南子亦謂北人無擇非舜自投清泠之淵是則舜德不足以厭衆乎故前說為近故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閒敗所察其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天府天府文祖所在上曰如上丁上辛者夫受終則堯不復有庶政矣然猶攝也孟子曰舜相堯又曰堯老而舜攝而世猶曰舜南面堯率諸侯北面朝之齊東之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大戴禮孔子云在璿璣玉衡堯歷象立其數舜機衡立其器璿生於淵月魄終焉陰精之純也玉生於山虹氣藏焉陽精之純也璣運於上以璿為之衡望乎下以玉為之取則乎陰陽之運也說苑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以其魁杓所指之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列舍盈縮之占云孔子之歷曰北斗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為玉衡本此志以齊七政日月五緯也堯正經星舜齊緯星所以相濟器出於人故占之以齊七政於上出於天故推之以授人時於下或以為斗七星者非數肆類于上帝以下攝位吉祭也上帝者昊天及五帝故以四類小宗伯祀三帝四郊四類如之四類四方帝也太祝六祈一曰類而四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宗伯有故則類社稷皆宗廟之大祭也與類禋異禮書以類造為劣於正祭與旅失之云北五帝四郊則上帝其南郊矣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孔子以為告天及五帝是也鄭以昊天上帝為天皇大帝四類為日月星辰俱妄禋于六宗六宗者三昭三穆也與文祖而七禋者所謂攀禋是也非上帝上帝以及天神山川以及地示六宗以及人鬼於義為得百家之說不同凡有十四然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六宗說見餘論望于山川山林川澤有為民取材用者必載祀典以遠故望而祭之三正記云郊後必望徧于羣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皆有功于民者天神既類人鬼已禋而地示又望矣猶若未也至於薰蒿悽愴百物之精莫不至則聖人之至也夫既受終而主祭行巡守則為天子事矣時以堯在未即真爾輯五瑞既月乃日遂覲四岳暨羣后班還其瑞牧諸侯圭瑞於王府也岳牧來朝諸侯或不能皆至則附其所執以納于天府及新君已定受岳牧之朝乃以所集之圭璧付之使各還其所治之侯伯更代之禮如此且以俾諸侯知有所統安守而不自專又以齊其真僞信不信者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瑞以歸有過則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不復而地畢穎達謂瑞本受之堯今斂而還之如舜親付之使之為臣示正始也以四仲巡四守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為受終之後五年非也鄭

孟軻不達此言以為三載服除後舜格於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為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目至廟不當用正月元日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是今如之輒又云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讓其子孔安國仍輒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復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闢之可謂醇矣其于論經義揣世事知謀往往短局乖戾陋儒愛其詞飭意淺雜然崇尚固可鄙嘆矣

云建卯之月是矣注以為除堯喪即真之年非至于方岳燔望告至秩山川至方岳必以仲者四岳四方之正四仲四時之中以時之中祀方之正非故為是屑屑也所以交神明者然也其祀上帝神祇可知矣伏羲堯舜禮制大備所以為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畿內年時有祭覲四方羣后問百年而見之鄭云百年老成人見尊之至定八伯之樂九州八伯畿內不置八伯樂名並見書大傳鄭氏書言堯末羲和之子皆死庶續皆闕故驩兜共工更相薦引四岳者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為之謂之四伯至死分岳更置八伯以驩鯀共工放齊為四餘四人無文賈氏從之妄也元祀代泰山貢陽伯儀伯之樂陽伯春伯秩宗伯夷為之儀伯羲仲之後陽伯之樂舞侏離歌聲比余謠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歌聲比大南陽鼚動貌哉始也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夏伯羲伯之樂夏伯夏官司馬棄為之羲伯羲叔之後夏伯之樂舞謾哉歌聲比中謠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歌聲比大謠朱子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秋伯和伯之樂秋伯秋官士也皐陶為之和伯秋叔之後秋伯之樂舞蔡俶歌聲比小謠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鸛歌聲比中謠歸來蔡衰也叔始也幽都弘山祀弘山恆山貢冬伯和伯之樂冬伯冬官司空垂為之冬伯之樂舞濟落歌縵縵和伯樂闕弁論八音四會貢正聲以聽天下之治而民亡有不惠而從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稽民之好惡命典禮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班固云惟聖人能同天下之志故帝舜欲同之今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均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正海內於一同則海內歸之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質之器卒則復圭璧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則曰玉也三帛二生一死諸侯之壞贄所謂奉圭兼幣謂玄纁黃者世子孤臣豈當朝乎一死服修之屬非必雉繆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歸次外三日遂假于禰祖用特告至記禮也蓋出告禰則歸必格于禰王制天子將出造乎禰又云造乎祖禰用特則出而告用特可知故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置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此五年一行之禮而告廟止一特宅可知矣茲萬世之禮經也或疑一歲不能周五岳萬五千里以為四年而鄭氏謂每一岳歸而更去是五載巡一岳皆妄元朔六年之事以八月而周萬一千至尊祀天地豈如是稽留哉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然後命徧告入聽朝大傳云古者巡狩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唐虞五服歲內甸服之君朝夕見不待修朝覲之禮至侯服則當朝一年綏服二年要服三年荒服四年四年則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巡狩蓋五年則一同至京師所謂大朝會此唐虞之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故周十二年一修法六年者侯甸男采衛要六年一徧也五

陳臥子曰帝王生而聰明尤當念此弘義

棨卽策音撾簽也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年者天道大備或云舜土德土數五故五載周家木德木星十二年一周故用十二不知五帝二代皆五載也賦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奏功試則輿服以庸之奏者下奏上納者上納下試者在我奏者在人故舜典與益稷異奏言以觀其志試功以察其事此黜陟之事也不言試罰見黜非所先黜設三公四輔師保疑丞官不必備惟人也四輔三公何敞所謂聖主爭臣七人者建官惟百三公九卿備矣王吉書以舜湯為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妄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所謂四鄰也大傳以為前疑後丞左輔右拂其爵視卿祿視次國之君此皆三公論道者故周六官無丞之非專職也莊子說苑有舜問乎丞之語師保卽輔拂故後周因之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肇造始也古未有十二州舜蓋以四岳統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前受禪之初封其山後禹治水見地之大勢止可以成九州故復為九說者謂因冀之北遠故分衛水以為幷析燕以北以為幽以青越海乃判遼東以為營夫一州縱廣豈容析而為三宜合天下而均之而幽幷之治適在冀境營之治適在青境爾鄭云為兆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謀牧立岳以廣聰而燭隱東岳寓于兗牧于青徐屬焉南岳寓于荊牧揚豫屬焉西岳寓于雍牧梁涼屬焉北岳寓于幽牧幷冀屬焉帝覲四岳羣牧又使岳牧還諸侯之瑞則羣后隸十二牧十二牧隸古岳明矣然則四岳總于百揆而非一人又可知也何武翟方進奏言四岳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咨十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乞置州牧以應古制此固服之內六服之外揆牧不及則附麋而已於是沈菑未復民亡安止爰命伯禹繼平水土主名山川俾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乃商九州以正五服以定任賦表提類考疆域作十有三載而後同漢志云虞舜登庸厤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攷疆域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所謂肇十二州封十二山也既釐下土方別居方別生分類錫土姓而下亡違者賜大賢壇四奧沈四海而函夏正沈祭水名水始平姦宄衆於是象以典刑典六典刑五刑象以示之所謂方施象刑如所垂治象蘇軾胡翼之謂其所犯為常法非也刑出不復流以宥之為被五刑為已重加鞭朴為已輕者官有慢事棨以訊之庶人之在官者教或不率朴以威之皆教也非止在學罪疑犯誤金以贖之以上典刑之目黃金古易得故大辟罰六鍰類違謂古以銅器漢始以金少之今敵凶荒災眚赦以肆之肆赦眚災也春秋肆大眚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災是也亦猶荒政者諸儒之說非惟怙終賊在所刑者刑故也特詐力卒祖惡與賊害三罪律家之情重者康告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眚災肆赦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適爾不可不殺怙終賊刑之謂叔向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民可觀德不可觀刑方巡狩時以庸一言及賞而訟刑如是或曰德化不能以獨行此一養苗去害之說非也蓋時洪水方平下久無刑姦賊方張民無貧枕故水既平而刑首議爾韓子云昔舜使禹決洪水先令而有功者殺之舜法也欽哉之語非史所記乃戒臯陶語文有脫漏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百事時敘地平

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元善也以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臯甫謚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年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寅百歲癸卯崩或云舜年一百五歲亦云一百一十二歲

朱子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

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五教克從內平外成十六相得而天地治事詳左傳文公十八年故晉華歆傳云帝舜以二八成功虞書疏云二八舉而四門穆袁宏云二八升而唐朝盛皆指攝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靜言用違故流驩兜黨共工故放苗頑不卽功故竄鯀方命圮族故殛輕重之敘流者屏之遠地放者弃之不齒竄則編管之惟殛為重或云死非也安國以四罪為皆誅蘇軾以為皆不誅而為遠國君俱失之按四罪皆在堯世舜攝之初但史官於此總舜之德功刑并及爾不然鯀殛豈在肇十二州之後哉知二典亦有不次處且治水時三苗已丕敘矣何舜晚年復分北哉孟以竄為殺莊以竄殛為俱殺且易其先後非義例二十有八載堯崩舜生三十而舉用歷試三載二十八載堯崩時年六十三年讓避帝子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覲者不之朱而之舜歐歌者不之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朱而之舜夫然後之中國諸儒謂無三年之喪孰有三年喪畢寶籙未定方避堯之子者或曰二十八載用朱為君之心固未忘也今而避之變生柰何曰丹朱豈能變哉惟順事爾不然舜視弃天下猶弊屣也豈若鄙夫之患失哉以此度舜宜萬章之徒猶惑月正元日月正猶詩言朔月語云吉月者元日甲子也故世紀以為仲冬甲子月次于畢而卽位康成以為堯建丑舜建子妄矣王肅謂夏而上皆寅正得之王安石云曰月正者避堯子時國未有正如伐紂而稱一月非必然假于文祖太史公以文祖為堯之太祖或云藝祖文祖同義非也孔氏云堯文德之祖穎達謂其廟不知祭何人或以藝祖為堯之祖神宗為堯或然踐天子之位都于蒲今河東縣蒲津關所謂蒲坂漢志之蒲阪縣本曰蒲或云蒲陰今河中有舜泉坊二井相通祥符祠分陰臨觀賜名廣孝泉蒲頻河地鹵水鹹此獨甘美中山記蒲陰邑安郭東舜氏甘泉卽此有舜與二妃祠西征記潼關去蒲坂城六十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幷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舜所耕也宣室志開成中有盧嗣宗入蒲津娥英廟狎神悸死之事及安邑謚云舜所都或云蒲坂或云平陽及潘今城中有舜廟按潘在嬀之懷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上有舜祠攷之帝迹未聞在此嬀汭在河中不得遠陽如此以土承火色尚赤世紀淮南子云尚黃非改正易服明庭玉階見章華賦墨子明堂也立七廟家語廟制有虞七孔子曰天子七廟自有虞以至于周不變也晉太始三奏置七廟宜權立一廟羣議以為上古清廟一宮周制七廟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乞依有虞故事說見餘論祠中霤社用土封祭先首而尚氣血腥爛祭血陰而氣陽養生者欲血少而氣多禮云虞氏尚氣商尚聲周尚臭氣臭一也商不尚氣何以薦且人鬼之享不在九變之前搏拊琴瑟不居祖考來格之後虞夏未嘗不尚聲也冕韠紱絑緇衣纁裳韍冕服之韠也以韋為之舜始作以尊祭服見明堂位鄭注乾鑿度云古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未知蔽後後之易以布帛獨存其前重古道也要義謂古未知蔽後舜冕服既備故後作之非也深衣緼袍以視朝兩敦黍稷玉斝杜甫云舜祠宗廟以玉斝泰尊云卽瓦甒梡俎義尊匱豆大路越席水陸修絜以致敬于鬼神日南至禘員丘配以黃帝以夏

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中之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右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共右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個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

正祭帝南郊配高辛以北至祀神州于北郊五天佐五人神于明堂
高陽唐堯配焉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蓋特尊也特尊者五帝中特祭感生一帝也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矣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先儒謂是感生帝鄭謂員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感生帝以建寅員丘國南郊爲南郊雩祀祈穀皆謂郊也故曰南郊爲大報而夏正郊亦曰大報祭則報也春禴夏禘秋嘗冬蒸所以報本反始也乃駕五
龍列子舜駕五龍馬行康衢乘鑾路載絜旌小綏大綏陸佃以鑾車爲金輅鉤車爲戎輅明堂位虞氏之旂
又曰虞氏之綏以月令鑾路青旂周官金路亦載旂也日三朝于瞽所夔夔齊栗惟盡子道順
其性而得其情故瞽底豫瞽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竭力耕田恭爲子職
庶人之孝也以天下養養之至天子之孝也舜爲庶人則盡庶人之孝爲天子則盡天子之孝知盡其心而已而記者曰舜見瞽叟其容
蹙焉咸丘蒙曰瞽叟北面而朝舜堯率諸侯亦北面而朝之是無父無君也禮不迎尸爲不敢爲主而況敢臣父乎乃建百官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者妄圭五等公侯伯子男親親任賢建茀象於有昇
見鄉陽傳今道州昌邑王賀傳作鼻或作庳非有說見餘論封黃帝之孫子十有九人爲侯伯爵邑
服色祀享封列禮之必至者故書自格文祖後即繼以咨四岳聽納爲萬事本故先之其宅常事不書韓詩云封黃帝子一十九人非法
義也詢于四岳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四方之門以招來清四方之見以廣覽擴四方之耳以兼聽
皆因四岳蓋知四方無遺於四岳也故首以是詢之言四目則知聽之爲耳言四聰則知目之爲明猶言汝明汝聽皆體用也咨十
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食民之命
而蠻夷各隨邊土備禦故以咨之十二牧柔遠能邇必相爲用遺者政教有不及而略故柔之邇者政教可以加而詳故善之舜戒諸侯
柔遠能邇而蠻夷率服平王告文侯柔遠能邇而蠻惠康小民說者以詩書言能邇必先柔遠明遠未柔則邇之惠有不可得善中庸言
柔遠人而後懷諸侯允元或以此爲舜德俱非乃咨四岳有能奮庸光堯之緒使宅百揆亮
采惠疇僉曰司空伯禹司空掌土地以居民百揆非司空之職舜爲天子特使之代己事爾時禹遜于稷契臯陶
帝不從爾雅亮左右也采如像采言事各有其列疇如九疇言事各其從類仲舒云舜即天子位以禹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
無爲而天下治帝曰禹汝平水土嗣考之勛四海會同祗我德先時乃功惟
敘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非豫於治蓋水未平四方諸侯會同之禮有不講而上之德或闕今能使之祗我德先而不距所謂迪朕德時
乃功惟敘謂天下之人皆繇我之德而行者是汝功之惟敘也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禹功
著天下此不必問而咨岳者宅揆大職示不自用也曰汝往哉猶曰無如汝蓋先定天降秠秬乃命稷築牆茨
屋辟地蒔穀萬民乃足詩曰誕降嘉種孫氏瑞書云舜時后稷播種天降秠秬生民有荏菽禾黍麻麥瓜瓞秬秠
麇芑所謂百穀云播蒔百穀同命偰司徒別三族親百姓敬政率經毋亟五作十道

意此恐然也有圖附後陳明鄉曰嗣考之勛四字不怡禹不傷心於此亦見鯀非無才特天災未平奏績爲艱耳且父于此收罪而子于此立功亦非所以安禹心故曰嗣痛鯀之弗續而慰禹之蓋怨也

徐月峯曰形不正者德不成中不精者心不治況天下乎

劉辰翁曰紀舜治之

孝力爲右萬民以成玄云五作五教也十道者謂君令臣恭之類水土平而衣食足教化與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司徒教以人倫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之與我民彝者故謂之典
其在人有秩序則謂之品及布之下乃曰教百姓百官族姓書梁難化故憂其不親臯陶爲士士理官也故史云爲夫理周官
典刑謂之士師士者事人之謂事人則事事當祭爾雅士察也刑官獨曰士見用刑尤當致察以五服三坎五宅三
居之法政五刑以消寇賊姦宄帝命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司寇詰姦慝刑暴亂者夫二帝時民淳
俗臯自無寇賊姦宄今因蠻夷猾夏而起故命士師治之說者乃以爲唐虞士官兼司馬而王安石蘇軾等遂謂以五流三居治蠻夷踈
矣刑有五必服其罪流有五必使有所宅所謂有服有宅三就三居王氏之說爲近蓋教之原情定罪不爲執一之說或以五服爲要荒
三就爲朝市原野原野之說蓋本國語止是大辟一刑要荒亦惟流蔡豈墨劓亦流之哉孔又以三居爲四夷與九州外千里外亦非
密勿淑問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惟明克允刑法也惟明足以察故易每以雷電
爲用刑之象凡以動而明也臯陶方施象刑惟明可見允信當也子曰舜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昔楊賜稱尚書令可數日出爲廷尉
自以世非法家固辭謂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預蓋容之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汝明五刑以輔五教刑期于亡刑民協于中是乃功以刑教中陶乃
祗陳九德之序以刑俑僇是故畫衣異服而姦不犯其醇荀子云象刑非生於
治古並起於亂今所謂象刑其說不一真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詭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菲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以當大辟
謂之戮上世用僇而民不犯故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班固善荀卿說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此不然也謂象
天道而作刑爾畫詭一作幪巾復封一作菲履艾畢韠也草纓荀作騷黥墨刑也與甫刑傳之說不同詳堯紀布衣無領卽赬衣不純
垂爲宗工辨材楛利器用宗工司空之職使之代禹垂有創物之巧舉極其精故竹矢猶爲後世寶於是
百用作削鐻修之迹流髹其上輸之宮寢而當時之諫進者十有三
乃崇納諫之官文子云舜塗髹以自怵戒髹黃漆也繇余云舜作漆器諸侯以爲益後國之不服者十有三魏徵有進諫
之說益爲公虞若于上下草木鳥獸佑之朱虎熊羆而物蕃衍禹益垂伯夷四
人新命皆四岳所舉四人皆辭而終命之舉可謂約周官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皆八人與中山澤虞下山澤虞甚衆益之爲虞豈一
山一澤哉衆虞之伯也夷作秩宗孔注云宗廟之官宋百官春秋王莽以宗正爲秩宗繆矣降典三禮舜時五禮
具備云三禮者據事天地人爲之其實事天地爲吉禮餘四皆人事惟寅惟清以接幽玄以節天下哲
民惟刑而上下讓史記伯主典上下咸讓刑法也夷本典禮而以其法教民若享宗廟是降此典禮折斷於民以爲法
或云堯先任臯陶後任伯夷故舜典先言之而呂刑次言之以刑輔禮非也后夔典樂虞帝之世夷典禮夔典樂分爲二周
大司樂屬於宗伯則爲一知帝治於禮樂致詳也大晟書引傳舜五祀論鍾石定人聲此大傳語以樂德教冑子樂

成莫備於樂夫子曰盡善盡美李札曰觀正蔑加韶舜德量如是

語與道其風頌語言直寬剛簡惟克有濟與於詩成於樂故典樂以教胄爲先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子弟詳略雖異而其教則同仲舒康成五帝之學周於成均教樂德樂舞樂器則習樂所也胄子元子以下及卿大夫子孫所養者學所教者薄故於此而加詳由聲之入人深也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而賞諸侯漢志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謂七始詠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故以歌詠五言聽之樂歌簫舞以和鐘鼓大戴記夔作云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樂之所感幽明一也仲尼燕居謂夔不達禮妄矣外紀重黎舉夔典樂欲益求人事見孔叢子按八音克諧此帝之所以責夔百獸率舞此夔之所以許帝劉敞等以爲脫簡非也論見發揮晏龍納言主賓客夙夜出納射侯書據以待庶頑讒說殄行格則承之庸之不者威之而遠人至納言者星也王聽下言納於上爲名詩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故晉志云納言五星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王蘇等以四岳九官十二牧爲之然四岳非一人也故胡益之以百揆易四岳不知百揆在九官中矣若一合四岳則二十五矣故世紀云二十五人或在九官或在十二牧中一人兼兩職者若先爲牧又兼四岳九官爾孔氏以爲禹益垂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及四岳十二牧然其戒四岳以闢四門戒十二牧以民食蠻夷是岳牧之事已各戒之則此咨二十二人必不兼矣況亮天工者非岳牧之任而禹稷契皋陶有不應絀者元凱十六相與羲和之六卿敷九官在其中故各以事咨戒之又如羣臣受任而遜於人亦皆授職如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見任用有舊職不移也三載一攷績三攷絀陟幽明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巽三攷九年周傳攷績訓云三歲小攷正職而行事九歲大攷絀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巡州觀風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以爲韶退其利欲返其仁義九奏具成而鳥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關猶統也惟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弘廣於是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絲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言其和也書帝命驗云舜舞終而朱鳳來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寓之牧伯故干戈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誅求寡故國不匱陰經云陶唐氏以人戒於國中欲人强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漁獵簡習故人皆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于農也故劉勰云有虞始戒於國尚廣能賢以自輔博學以成能師紀后紀國之君即冀后故柳粲云舜師冀后拜蒲衣即披衣高士傳云披衣蒲衣之子尸子云八歲舜讓以天下妄矣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詳管子臣乘馬篇

親單卷即善卷墓在今辰州大酉山學於務成軺問於務成軺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新序作務成子附荀子作務成昭於是依乎中庸明庶物察人倫執兩端而用中於民作五葆扇立誹謗木善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管子舜有告善之旌示不敝也褚亮疏云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詳堯紀訪不逮於總章章總明一堂曰總期尸子云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王通牛洪杜佑亦云故陳子昂云黃帝合宮有虞總章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然攷月令南明堂北玄堂東陽館西總章三正所尚故夏商周以玄明陽爲名惟虞非三正總章非西義宜呂氏之繆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憲其行止蓋貴德而尚齒熊氏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皇氏云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周人養國老於東郊庶老於虞庠是也鄭云虞夏商質取貴成物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深衣燕禮脫屨陞堂祖割牲餽醬進爵公攝凡卿納舄祝鯁祝餲以養其氣體善則記之以爲惇史崔云燕禮者殽有蒸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醉饗禮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相尊敬也食禮則不飲酒享太牢以禮食之而已嘗譖于衆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而見者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而見者謂信焉吾盡吾敬以致吾下而見者謂仁焉吾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士又貴信於天下之君則取之以敬也所以明道而諭教惟以忠敬而時鄉之是以未施敬於民而敬時鄉順受之藏金巉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而下服度不事采鑿是藏之山捐於淵也抱樸子云虞舜承禪抵璧於谷陸賈新語云以杜淫邪絕覬媚之情也堀地財取水利股肱不居故祠于田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志利民也乃作米廩以教于國以臧帝耤禮傳米廩虞氏之庠也虞氏出于畎畝故特作米廩藏粢盛之委焉蓋御廩神倉所謂廩于籍東南者魯之米廩虞氏之庠耳曰庠者祥事也於此教孝或曰言詳事攷禮也立兩學以教國士上庠大學下庠小學小學在東左學也大學在西右學也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太學在西郊虞夏質而尚右周則改之庠於周爲鄉學秋養耆老春食孤子大傳於是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陛傑太衍軨羣害以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二四金二五金策乘馬幣詳董氏譜其文當爲尚策爲乘馬爲正按漢書天竺爲乾篤而佛書篤皆作竺又爾雅竺厚也楚詞帝何竺之則竺之爲篤不疑矣五二金者重貨也金一者輕貨也當金者當重金也攷之管子可見又率百畝之夫而與之策率二十七日以爲子之春事以資

曾子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行聖分民也分人不能百民則猶己雖也于得不足安故名聖是用有事則歸無事則惟之于民善聖人爲民託業于

子之幣分國穀之重而足國用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爲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稟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而亡藉於民不窮其力而巧於使之故民死而不怨飯糗茹蔬鏳盆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瓦甌土型而工不以巧獲罪麑衣盭領而女不以侈獲罪法下易繇事寡易功而民不以政獲罪道大多容大德衆下寡爲而用物常壯故天下之賢皆躍而歸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亡不載說乃爲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瀕莫非王臣以言賢之不時也呂氏輒輒顧顧注顧顧欲動而喜貌爰省中河登南山觀河渚錄皇圖壇沈稷下榮光休至孝經鉤命決云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受文稷讀爲側地在洛水傍方堯禪舜沈書曰稷而赤光起舜禪禹沈璧堯壇赤光又起及湯觀洛沈璧三投光不起矣於是禹益進戒見大禹謨遂申錫羣后封弃百里之駘賜姓妘氏妘即姬也故堯本姬姓傳云妘姓封契七十里之商賜姓子氏中侯契握湯云契賜子氏孝經援神契同遷伯禹夏賜姓姒氏皆益命以爲公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繼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皐陶皆賜姓號注稷契公也自商以上大國百里考河命曰舜封褒賜羣臣爵賞有分稷契皐陶皆益土故康成云三人皆先封舜知其封地而周紀謂禹封弃於邰妄也臯陶能刑于封之臯而益滌鴻奏庶鮮食于封之梁伯夷次禹能禮于神爰封之呂商武正義云益其封昔不止於百里非於是繹承雲備咸池淮南子舜樂咸池承雲九韶注象用黃帝樂也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叶治忽以出納五言而賞諸侯命質作昭華之琯尺有二寸之簫世本舜造簫形參差象鳳翼翼管長二尺高誘以質爲即夔非夔修大招六列五英以明帝德以降上神通八風而齊上下拮隔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孔安國以爲柷敔然搏拊如鼓以韋爲之以作止樂則是與柷敔重設抑堂上設之堂下復設之乎蓋搏拊非柷敔矣禮云搏拊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瑟小瑟荀子云懸一鍾而尙拊大戴懸一磬而尙拊拊設於鍾磬之東爲衆樂之倡禮書云搏拊鼓類舜堂上有鼓堂下有鼗周官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蓋戛編磬擊編鍾搏小瑟拊中琴之屬云拊琴擊磬如搊箏摘阮爾沈括云鳴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不知其然宜租考之來格絲干玉戚冕而大舞下琯鼗鼓合止柷敔燕禮下管新官禮下管象升歌象德下管象武事商詩先鼗後鏞鼓周詩先鼗後惟鏞天地之義鄭謂九夏先鍾非也笙鏞

陳明卿曰敘體唯刺斐亹徵述之詞句法生動見其古鎔鑄之辭句法陗儁贊其奇

以閒笙震鏞兌陰陽之義笙至細鏞至大細大閒作堂上以詠而不以閒八音皆有過賴人擊而和儀禮大射樂人宿垂于阼階東笙磬西閒而南笙鍾其南鏄西階之西庸磬其南鏄蓋阼階東有笙磬笙鏞西階西有庸鍾迭作之也堂上之樂祖考來格虞賓來助羣后德巽堂下之樂鳥獸瑲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韶箾九變而帝道成鳳皇儀五帝之樂莫盛於此舜治至鳳來儀然後有簫韶九成以象之武治至復綴以崇而後有大武六成象之韶文樂文爲陽故韶九變而止武爲陰故武樂六成一變爲一成節韶者舜樂總名舞者所執上取羽翟翛翛然之意豈止來鳳有苗之格簉錄乎此世以爲簫舜樂固自有簫也康成以百獸爲伏不氏之所養者然則鳳來其孟虧之所起乎有辨見發揮書中侯考河命云舜曰朕惟不艾寞英孚著百獸率舞鳳司晨注如雞而司晨子曰鳳鳥不至別鳳而言表靈物也通云夫鳥謂之巢可俯而窺鳳皇何爲而藏乎故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物之動人仁義之動君子財色之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乃封夔于歸歸即夔國語云芈姓歸越是矣樂叶聲儀云昔歸典協樂律書中侯云禹拜稽首讓于益歸注歸堯臣讀爲夔宋忠云歸即夔之歸鄉乃今之秭歸縣地有夔鄉夔封在此地理志云秭歸歸子國是也子謂古以秭歸爲名史曆書秭雉先嗥盡俗作子規今秭歸縣東十里有夔子城高堂賦又作姊歸故袁山松等以爲女嬃歸屈原喜而爲名妄也自即位以來順堯放德欽翼皇象考河命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注翼奉象曆也言欽奉皐天之曆數也天德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積正合仁繇仁義行是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在位猶北極題期立象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損益盡繇堯道曹褒傳肅宗元守二年詔云帝命驗曰順堯放德題期立象注堯巡省河洛得龜之圖舜書禪習禮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宥過亡大刑故亡小任於人而不任於法故不賞不罰而民可用古司馬法注云故如故殺尊德義貴縕年損己以安百姓是故寡怨於人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光天之下惟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言行一善從之若決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亡非取於人者體仁孝之德盡事親之道五十而嬰兒慕承安引佚立義治律而萬物以皆作分均天財而萬物以熙熙游于巖廊之上左禹右皐不事詔而萬物成被袗衣鼓五絃詠南風之詩不降席而天下治琴書云舜鼓琴而黃河清南風詩說詳餘論功格亡臯恩被動植山川鬼神莫不咸若故曰受命於天惟舜也獨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君天下生無私死不

讀此史當服其心手清玄引稽岩說

諸理齋曰此表帝德咸和人治物馴則可居設官以豢龍立職以致獸恐亦開後王藉口故末以好生結之

厚其子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思而能教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天下之明德皆自帝始故仲尼曰亡為而治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有天下何容心哉敬修其可顧而已是故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于四海尸子曰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己也夫何為哉董仲舒以為繼堯故無為誤矣是以教通四海之外北發肅慎晉灼疑北發為國名大戴禮孔子曰舜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北發肅慎大教鮮支渠搜氐羌南撫交趾按周書有發人乃東北夷則發與肅慎二國焉南撫交阯東長隝夷史作四夷云長夷島夷西渠賜支渠搜也今朔方渠搜縣賜音錫析支也今河關西十里有河曲羌是大戴鮮支非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大戴禮孔子之言大人反踵俱被其澤萬邦黎獻共為帝臣而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屈軼產觀景星燿房古黃委鑾山車垂綏洛書靈準聽云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滋春秋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云舜時有三足烏金車見于庭即山車也蟠龍貢信於其臧魚鼈孚游于其穴長胡獻白狼之霜西母進益疆之版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說詳餘論十有二牧貢亡不時君子人來效龍求能食之高陽之後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賜之氏曰豢龍封于鬷川於是始有豢龍之官少昊氏有裔子曰孟虧能馴鳥獸而致鳳皇爰封之蕭故孔子曰舜其大智也歟起布衣積德函和而終以帝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亡宅好生而已書大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尸子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宅立三十有三載咨禹而巽位焉詳見書乃更著四時張樂成於大麓大傳附祕五祀鍾后渝笙管變未及終天大雷電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工伏柷以操雅帝乃雝而歌者重篇樂正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于帝曰尚稽泰室唐為虞賓始而狂然汔茲羨于四極誠禹之命敷于四海韶為賓而雝為主人莫能還矣於是命禹行天子事巽于皐陶弗可其辭見于書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

李卓吾曰英華二句深明舜禹之心蓋古德盛功普未有不責退著者故曰如天下無擯益于己者惟舜乎

鍾伯敬曰文姿亦古秀遠折如山有折照水有迴谿

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乂百工胥龢而歌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拜手而進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擁旋持衡沉首而笑曰時乎日月有恆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物允成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英華欲遂褰裳去之百工又歌而終焉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乃令大禹步于上帝而共禦之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禹乃共辟厥德用帝休令爰用五事建五極而共禦之共供也共禦之法備見大傳云王后元祀禹攝之元元年也知五行傳不自後世歆向以來訛而繆之竄大傳得正步推也二載鞷苗弗恭命禹征之三旬苗猶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亡遠弗屆帝之往于田也號天隱慝響亦信順至誠感神矧茲苗乎言有證乎其人者雖詳必錄此之類也苗竄三危而分北不在舜立之前此二苗竄後復有為三苗君者於是般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廟階七旬而有苗格分北其民亡世在下人非禽獸俱有良心苗始逆命而終服何哉師旅之至不得自新故承命而逆自救之計也及益言而禹班師矣苗聞義而始服果如益言故善用兵者示之以生路故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德之流行遬於郵傳命用之明堂金在其後先德而後武也舜其繇此乎韓詩說苑云禹請伐苗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初有苗負固弗用靈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斷制五虐之刑以亂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併制罔差有辭練抑惟刑靡祭于獄之麗罔擇吉人惟時庶威奪貨以是為法而民有惡德泯泯棼棼罔中于信及是亡辭于罰遂分北于既巽禹於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乃作大唐之樂以皈帝美作大化大訓六府九原之章以賜禹功而君臣之美盡矣十有七載天見妖孽黃星靡鋒帝乃死宋張鎰觀象賦云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也以瓦棺葬于紀是為鳴條紀即冀故紀后為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帝葬蒼梧皇覽在零陵營浦縣尤失有辨見發揮年百十有一世紀八十一即貞八十三薦禹九十五使攝五年而苗叛南征而亡皆妄三妃娥肓亡子禮云蒼梧葬三妃未之從以證古無合葬先儒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妄矣楚辭有湘君湘夫人世傳堯女故退之以娥皇為正而英為庶皇長故曰君次為夫人不知堯欽舜之德釐降二女方在妻列釐降以理下之也豈云媵

哉但二女觀舜之德時以婦道嬪於虞氏舜即位乃擇立焉鄭云舜但二妃佃云三妃舉其貴耳女罃生羲鈞及季
釐季釐封緡為桀所克羲鈞封于商是為商均是喜歌舞禹封其子
于虞虞思妻少康厥後虞君惟專於樂臣爭于權民盡於利而亡見周
書以虞思為象孫妄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
百里是為湘之神大澤謂洞庭言為神處此故靈光及於百里也以湘神黃陵為舜之二女非堯之女也唐屬岳司馬
氏時屬長沙天祐中號懿節予嘗欲作黃陵碑言之詳見發揮辨舜冢中庶子七人皆釐降于齊人代宗詔云
虞夏之制諸子疎封世紀云九人朝鮮記云舜有子八人始歌舞圭胡負遂盧蒲衛甄潘饒番傳鄒
息有何毋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
也並詳國名記夏之世有箕伯直柄伯戲中衰成湯寘之于遂遂世守之
後為齊所滅莊公十二年齊桓滅之左氏正義及風俗通云商封之于遂袁良碑云世本陳遂舜後宋虞思後箕伯直柄中
衰湯封遂於陳以後舜箕伯之後箕子事紂仍諫不入陽狂為奴紂敗囚釋為
武王陳洪範之去朝鮮以道義化其民蔚為君子之國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
蓋外親也而鄭玄王肅馬融之徒以為紂之諸父伏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無正文以意言之大傳云箕子不忍為周之釋去之朝鮮
武王因封之朝鮮遂有臣禮故十三祀乃來朝然敘云勝商殺紂以箕子歸是其釋因即以歸因訪以伐紂之事假以天對陳洪範而去
之蓋遯而去如夷齊之於首陽非就封也十三祀併文王之年後有箕氏鮮氏鮮于氏姓纂云其支子仲封鮮于
為鮮于氏顏真卿鮮于少保碑云先太師武王封于鮮子仲食邑於于而受氏寰宇記潁川八姓有于鮮直伯之後有直
氏圭衛蒲傳則商滅之胡潘則周滅之息負盧鄒則春秋時入于彊
矣後各以國命氏郡國志云衛國姚姓亦見水經注有虞氏幕氏司徒氏申屠氏信
都氏勝屠氏勝氏勝徒氏申屠見世紀湯時有申徒狄然衛文公子許宋邊公卬陳成公子後皆有此氏姓纂
云申侯子居安定屠原而姓非曶氏咸氏遂氏須遂氏合博氏李氏漢胡不害封合博侯為氏唐定
襄王李文恩本胡氏李叔明本鮮于氏賜胡有何皆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魯襄夫人胡女共少歸齊歸是胡公
世不淫至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妃其子胡公滿以太姬姓纂均後三十二世
孫遏父袁孝政以太姬穆王女名胡姬妄錫之嬀姓與肅慎之珽復之于陳大戴禮禹受命乃邑姚姓
于陳則胡公乃繼封也以備三客三恪義取王尸所敬左氏傳以陳備三愙徐鍇云今俗作恪古讀客如恪卽三恪也詩云
有客者故陳王問太師周存二代又有三恪何也對曰封夏商之後為二代繼虞帝之後為三愙愙敬也言禮之如賓客非別有三恪也
二十有五世而楚滅之後有陳氏遏氏轅氏榬氏袁氏爰氏慶氏衛

孫月峯曰
識論精敘
事逸洒落
自多之才
宋室所少
也

氏柳氏鍼氏逢氏敝氏弱氏杵臼氏五父氏駟氏恩氏甄氏番氏鬪
門氏壺丘氏偃師氏司甄氏儀氏昭公八年滅明年又書陳災君存焉禱哀十年楚伐陳又十三年云
退之云父子食采袁鄉為氏乃轅也甄本音堅陳留傳云舜陶甄河濱後氏按楚子縣陳通奔周王以為中將矣其族遂命為甄氏云錫
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真為音鎮林據倡名呼堅於櫟不知也見張說甄寘碑初齊桓公十四年陳宣
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齊致陳樂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敬仲
有禮桓公說之以為工正為田氏世家云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然左氏云陳田知非仲所改應云采邑
亦有七世成子弒簡公分齊國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哀公不悟故孔
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請討陳當時已致仕其意本以明君臣之義於三家使知不為
夫人討本為齊也公不知之反使之告三子宜三子之不可也然攷左氏家語不可似在孔子不曾之三子自是二年孔子卒又十一年
公孫于越前後學者不知聖人妄為之說故發之非敢異聖人也又三世而田和移齊又六世而齊
滅之有敬氏皮氏車氏恪氏穰氏汲氏秺氏禱氏辱氏廣信移氏本陸氏改薛
氏法氏王氏文氏苟氏光氏紇子氏尉遲氏司馬氏王建子為王氏望陳留東海金
城北海第五倫竊賜販鹽曰王伯襄王法章後為法氏田文封薛後有薛綜穰本田氏范希文誌田氏云將有穰苴後魏賜大司空田宏
固紇于氏許昌公陳忻尉遲氏隨並復其複氏則有少西子穆世本僖子子子穆安後子占子沮
世本烈子後子與子獻本桓公孫子鞅子梧子坊子芒世本僖子子芒後一作笁子寤子
尙世本僖子生廩丘子尙子石世本桓子生子石後子夏子宋子禽犨子子仲陳宣公子子仲詩子
仲之子者惟書無子夏卽宣庶子子西子禽者僖子後顓孫亡宇五王安平廣武卽墨於陵之
氏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伐莒功景公賜姓孫采於樂安登其後霸先亡梁以為陳者五世而隨
滅之凡三十三年霸先寔之十七世姓纂出武南東海者胡公後出武當者太丘長後出長城者晉中郎將達十世為陳武帝齊
宣王封母之弟於母鄉為胡母氏胡非氏威氏慈母氏慈氏漢初徙
諸田關中而遂有第三至第八氏沙鹿留占亶生元后是育孝成四
世稱制僖公十四年沙鹿崩古曰陰為陽雄土火相承六百四十五祀有聖女與其齊田乎至漢王翁孺徙元城沙鹿也舜土漢
火日月復當之及生政君八東宮生成帝四世稱制及崩楊雄誄之及沙鹿事漢求帝後得嬀昌為始睦侯
以奉其祀焉莽封之又封田封為世睦侯奉敬仲後後魏孝文詔訪舜後獲葉郡民嬀苟之復其家始禹分帝
之少子于西戎秦厲公世有無弋爰劍曾孫舞生子十七為十七種
忍九子研號研種十三世燒當代雄洮罕之間居河北大允谷四世孫瑱良

益貧㝵卑𤁍侵甚爲所敗虞滇岸滇虞 卽吾嗔 生東吳迷吾後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收怨羌復振溟零大捷漢遷那內附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萇是爲後秦云 事詳餘論 有無弋氏硏氏滇氏東氏迷氏鍾氏

贊曰

若昔善化臧用於民民繇不知孰識其仁北面朝堯君臣道戚齋㮚見瞽父子以定二女嬪降夫婦以貞庳貢源源兄弟以成形端表正萬邦作孚能事畢矣夫何爲乎

有虞紀

予言其略經載其詳予言其詳經載其略虞策夏前不著于經予則詳之而略之于典謨故曰予言其略經載其詳 夏時之類各見本紀 四凶之去有堯去之者 四凶當時世家巨室爲政用事者按莊子音義堯六十年乃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大十六年竄三苗按驩共工以誹禪竄逐今攷此年載似不相合然大載五帝德紀云四凶之去皆堯也淮南子荀子戰國策亦言堯伐驩兜荀子國策言禹伐共工周語亦云堯殛鯀是鯀之殛非舜明矣世言鯀以治水無功殛死尤妄夫治水縱無成而鯀仂作九年亦勤于民事矣勤于民事者先王皆祀之豈有至於殛死者使鯀不能啓其功于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功于後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是鯀非無功也不能成爾果以無功殛則何以見功乎夏郊非謂治水殛吾弗信也 八元八凱之用有堯用之者而傳壹之于舜 八元高辛之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也當是二母黨故皆以伯仲叔季爲號書有朱虎熊羆說者以爲三人子稽之四人也虎爲伯虎熊爲仲熊江東語豹爲朱語者相轉是朱爲叔豹也則熊爲季貍必矣故人物表作季熊蓋漢去焚書未久猶有傳習故倘存一二伹熊當作羆傳寫誤也伯奮是弃契之倫而叔獻則叔戲也是堯多用之者若八凱則高陽之子蒼舒隤敳擣戭大臨寵降庭堅仲容叔達也隤敳乃伯益之字爲堯伊衡服虔以八凱爲垂益之屬杜以爲垂益皐陶之倫正義乃謂垂皐陶皆顓頊之後妄也垂乃炎帝之後皐陶乃少昊之後也杜又以八元爲契等八凱爲禹等蓋以書言契敷五教禹平水土而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因謂禹契在其中蓋八元八凱非主一事云主后土布五教以事之大者言爾五帝德云堯命作夷夔龍虞舜彭祖杜預謂史克之言有遇辭爲稽稱庭堅班固杜預等以爲皐陶字鄭注論語以爲皐陶號曰庭堅非也文公五年嬰與六咸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是二人也書傳本有兩皐人名與字者是堯多用之矣 自有能庸命至乃命以位略是數十年事而書不過數語可謂略矣以天下予人異矣以爲不可而諫者多矣豈直崇鯀之與共工哉經亡見焉故曰予言其詳經載其略

黄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曰明堂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茅取潔義

有虞紀

路史後紀第十一卷

明堂圖

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類然也

仩古作字

按諡法受禪成功曰禹孔安國曰古膺帝王之號皆以名后氏因其行追而爲諡

鍾伯敬曰千古以上心事也要今日推原出來彷徨于野以患帝七字大費推敲婷直如狀

路史後紀第十二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夏后氏

帝禹齊鎛作墨志作命古書命雲臺命嘯堂集古有夏禹印正作胤夏后氏夏籀文盦夏夏書夏盡鐘夏墨隸有作夏後用
之姒姓名禹按禹廟諡議云或曰禹桀皆易名周人革民視聽故以行爲諡追夏始祖與末王而加之夏商之世諱忌未行
臣子呼君父名無嫌猶朕尊卑得共稱之大禹之名飛在金爲前懸於玉兕上大荒音而必作億載聞而亦新而開元禮祭夏王云敢召
告于夏王禹瀆矣一曰伯禹按禹一曰伯禹亦曰大禹者尊其爵爲稱也羅曦老云禹之功至水平而後大故於禹成厥功
之後始稱大禹湯之功至克夏而後成故於湯歸自夏之後始稱成湯然則果諡乎抑字號也是爲文命孟子曰放勳乃徂落
知放勳者號也王安石曰放勳堯號見之孟子則重華文命爲舜禹之號明矣梁武祠像碑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不著故文命之說
爲迂詳發揮非諡辨其先出於高陽高陽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生海內朝鮮記是爲
伯鯀傳記鯀爲高陽玄孫故世族譜譏之按漢律志及帝系三統曆皆謂鯀爲高陽五世孫世本等以爲高陽生鯀失其世矣字
熙汶山廣柔人也見子雲蜀記今之茂洲後周汶山郡汶川縣漢廣柔也故縣城在其西婞直敗數帝
使治水稱遂共工之過廢帝之庸九載亡功墨云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羽
之郊此親而不善者楚辭云鯀婞直以亡身蘇軾云蓋剛而犯上者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哉左氏之言後世流傳之過逮帝
禪舜熙怒于帝曰得天之道者帝得地之道者三公胡爲尖論意欲
自以爲公彷徨于野以患帝乃遏之羽山書殛于羽山殛者致之死地而不返云尒經云鯀竊
息壤以堙洪水帝怒命祝融殺之羽郊故天問云永遏羽山歐文忠云鯀殛羽山慼而斃騷經云終殀乎羽之野漢志羽山在不其縣南
今海之羽山縣獨居山也元和志縣西北百二十寰宇九十臨沂東南百十高四里周公里蓬萊南十五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
水常清牛羊不敢飲曰羽淵淵上多細柳爲獸不敢踐有羽潭胸音同三年而死是爲羽淵之神山海經云
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今陸渾東有禪渚即鯀化之所河南密亦有羽山鯀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爲黃熊事
詳晉語或云黃龍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別見寔爲夏郊三代舉之見晉語按鯀以殛死墓今在臨沂東百里惟神
化爾歸藏啓筮云鯀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出啓寓吾也初鯀納有莘氏曰志帝系有莘氏之子謂之女
志傳作有莘女嫄故記多作女嬉失之是爲脩己一作紀年壯不字獲若后于石紐秦宓云禹
生石紐今之汶山郡乃今茂之汶川縣石紐山也在西蕃界龍冢山之原胥城記言生於石紐起於龍冢者世紀作石坳雒書云有人出
石夷隨巢子謂禹生岷石皆指此也越春秋云女嬉於砥山得薏苡薏石似薏琁星之爲蓋桓玄母馬氏之類故禮緯云祖以感薏生按
書帝命驗云白帝以星感脩紀山行見流星貫昴感生姒戎文命禹注星金精姒禹氏戍生戎地名文命也又孝經鉤命訣云命星貫昴
脩紀夢接生禹注命使之星故世紀云脩己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生禹於石紐服媚之而遂孕歲有二
月道甲開山圖榮氏注云女狄莫及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之遂孕十四月生夏禹以六月六日今准
南俗尚以六月六日爲禹王生日蘇軾游塗山廟詩自注云是日數萬人屠疈而生禹蜀本紀云禹生石紐禹母吞珠孕之
拆副而生世紀云吞神珠拆胷而生故仲舒繁露云禹生發於背契生發於胸屈原云勸子屠母勸子屠母於僰道之石
紐鄉所謂刳兒坪者孟子云禹生石紐華陽國志生於石紐村寰宇記今在茂之汶川縣北四十任豫益州記
廣平之石紐林者今其地名刳兒坪蜀本記作痢兒畔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處及畜牧有罪者逃之捕者不逼三年則原之畏禹
之神亦猶窮山不敢西畏軒轅之丘也道記紐爲秦州地名隨巢音禹生碭石之東斯繆矣禹生在縣未出十用之前十數載則其在夔
道矣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青城記云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冢龍冢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填許山上廟平八十畝
每朔望池自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弓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鼾齒鳥喙耳二扇世紀
長九尺二寸耳參鏤本作漏一云九尺九寸戴成鈐褱玉斗鄭注雒書靈準聽云有人出石夷掘地代戴成鈐懷玉斗
注姚氏云禹胷有墨如北斗鄭謂懷旋璣玉衡之道戴鈐謂有骨表如鉤鈐星也玉㪷履己世紀云鈐胷有玉斗首戴鈐虎
靜大口足文履巳董繁露云足昕疾行先左隨以右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司馬索隱云聲與身爲律度則權衡
亦自身出故云稱以出非也蓋稱量而出之用權之道如昇卦以巽行權而云巽稱而隱微也其次爲天秤本此亹亹穆穆
綱爲紀家語支子云每子云爲綱爲紀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大戴禮師於大
成摯作覽作贄新序作執暨墨如一作默子高桓成子高學於西王悝西王國也新序作西王國白虎
通義曰國先生繆也寔懋聖德夢自湔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世紀拜治水土
爵司空易林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進詰王庭拜治水土傅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按舜攝時鯀殛既死而禹用攝時蓋
年十四後代守中多矣傳云大司空按建武詔契爲司徒禹爲司空皆無大名乃握括命書中候云伯禹在庶師舉薦之帝堯
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啓首遜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出爾命亦乃天　天以命之故不復試司空周之冬卿行
遜若真者此汝真其人暨暨虞余度
人徒以傅土傅敷布之謂言略分布之定州土之形然後施工天
問云降省下土四方卽荀作溥卽云敷治非也悼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輕尺璧而憐寸
陰志勤天下左準繩右規矩纚長風沐甚雨攝從三子稷契益履四時
乘四載四載多說書注說文淮南注皆以舟車獨充獨尸子塗以楯險以擇山樏沙軌宜是有說別見行山表木斬

馮次牧曰四瀆有漢則濟幷入河有濟則漢幷入江惟徑入海然其流不長故以言水之大者曰江河○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后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

艾千子曰皆分疏準勢後附疏九河圖九河入海圖

高喬下管刑勢云禹斬高橋下以致民力定高山大川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異九州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
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孔云岳瀆差秩失之疏停道滯鍾
水豐物身畜茲以爲人先禹功記云禹治水其功暨成今江河淮海之神曰魚鼈盛衰隨世安危自是之後年
必小減其物遞增其價以食晚末之民應天意也以堯之水河之患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
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雝輕沛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重兗之
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自上而下有治水先後說
見發揮舊說自下而治上非是於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呂覽淮南子禹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
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曰洪水禹通之爲孟門水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爲二寰宇記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云
今石之定胡龍門在壺西南梁山在馮翊則龍門之南岐山在扶風夏陽則在其西差遠水溢孟門時皆墊溺故始於壺口乃治梁山方
及岐所謂既載壺口猶俶載也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鑿孟津梳三門以奠西河既修
大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孟門既開二地出於水從而治之漢志以爲二山蘇軾以爲河患上及之水經禹鑿砥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
今在陝一曰闕流地記河水東流貫柱觸於流者在南河水峻害舟一十九灘勢三陘所言龍門下駃如竹箭者鴻嘉中楊焉言底柱淤
遠成帝使鑴汲水鑿之不能去水益怒至今伯禹爲萬世慮豈有可鑿留以俟焉者西河觸華山之北故妄者遂謂巨靈分山遂有
二華之說斯二渠史云斯留二渠而北載之高地二渠謂濟漯漯川出貝丘今大河之所流周漢移改非古河也舊謂今河與北
漯亦非漯川王莽所塞書無二渠之說故林之說非太史公易禹北山川言水行地中禹無載之高地事過洚水至大陸
播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九河始元城今大名縣西三里故瀆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間涇渭漆沮伊
洛瀍澗衆流輻湊昏墊常先聖人故於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於民耕既至則不隳民舍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
道今禹穿猶未暇積石也自壺口至積石三十里水無甚害始壺口者以水患極於冀冀之水患在壺口也其功之所施
見下石管說冀州既乂於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雝高於
豫豫高於青徐雝豫餘流繇鞏洛而入河揚下於荊荊下於梁梁荊
之水東自楊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
南沉于揚又西次于荊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瀹沛漯決汝漢
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南河汴也道元云大禹塞滎澤開汴以通淮泗有汴說別見沂
從下邳入泗泗至淮陰入淮書云東會于泗沂入于海孟子言排淮泗注之江非也故李翺來南錄云自淮泝流至高郵乃泝至于江併
引孟子謂淮泗嘗入江禹之舊迹也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無復能至高郵所謂故道者果邪傳云雖豫洪
流繇青徐而入海尤妄於是繇荊而北次于豫繇豫而西次于梁繇梁而北次

楊升庵曰既生于天不口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

于雝以奠江河之上流謂道積石此治九州餘浸者舊云水自下而治上魏幾道論禹貢豫居九州之中與兗徐
接境河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順五行而治之冀爲帝都在所先而地居東北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故次之兗青徐木生火
火南方故次之揚荊火生土土中央故次之豫土生金金西方故終之梁雝所謂彝倫攸敘蓋本於王安石冀地下而在北方水所始之
言洪紫微愛之非也冀有治水先後說見發揮繇櫛泉鑿以汳諸術濬畎澮以距諸川汨九
川以距諸海九州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子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植九
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太史公云禹漸九川國語云曲九防謂陂障也澤如靈夏既澤大野既豬之類川如恒衞既從灘淄其
道之類山如蒙羽其乂蔡蒙旅平之類川不可使之堙澤不可使其散故或導之使行或鎮之使止順其自然暨伊益奏庶
鮮食暨伊稷播庶艱食奏庶鮮食阜通有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
乂上鮮食肉食鳥獸也下鮮食魚鼈也山林與益同之行川澤與稷同之水功方與必先圖食于時五穀不殖食鮮而已黍稷之類水
時施功尢難得以播之化居者懋遷阜通貨賄之謂有則懋使之遷以濟無無則懋使之遷以從有故士農不斷削而械用足工商不耕
稼而穀粟充物不可積故使之化化之所以爲貨可積以待財使之居居之所以爲賄此有無化居之利也始禹之治水
七年矣傷功未就愁然沈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授圖書中候云伯禹曰臣觀於
河伯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躍入淵伯禹拜辭注卽括地象也瑩去也今孟津洶河乃北見六子獲玉
匱之書以從事所謂鳴天下經詳予福地記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
江山棲桐柏受策鬼神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水怪
無支祈事詳岳瀆經集仙錄晉天志云昔大禹觀濁河而受綠字實瀛之內可得而言也有支祈說別見乘龍降之乃命
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天問云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以爲鯀殺羽山飛
鳥水蟲曳銜而食之柳子羑有鴟龜喙之語洪注不能正有應龍說別見肆闡宛委黃帝書乃吉齋封白
馬三月庚子登覆釜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仙靈符會稽紀會稽宛委曰石寶昔禹治水功
未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三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聖賢處所記與越春秋皆記之太霄琅書及四極明科云夏禹於陽
明洞天感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五符以治水檄召萬神後爲紫庭真人陽命洞會稽也餘詳福地記於是復岳下龍
門受玉簡以揆地拾遺記禹鑿龍門至空巖得伏羲玉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游龍門八神採玉簡授
之長尺二寸禹執簡平定水土開山圖云禹游東海得玉圭碧色長尺二寸光如日月禹以自照洞達幽明按張衡傳鄭洞視玉版也
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張揖云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禮云夏禹王名山川也
山川理脈土地所宜風炁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蜚動蟲魚俾益
疏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越春秋云禹按黃帝經見聖賢所記在九疑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

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

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琭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令齋三日受來禹乃齋三日登宛委得金簡通治水之理遂巡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山大川召問其神使益疏之爲山海經王充別通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山海經不造仲舒觀重常之鳥子政識二負之尸以見經也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寒谷而褒裏乎昆侖察六扈青泉赤淵分八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禹功記云道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方水患後人賴焉昔王原引杜暹下浙江觀禹玉匱事見紀聞當是時也晝不暇食夜不獲寢以與萬民同務燒不及攢濡不給扢冠罣而弗顧屐稅而弗納淮南子禹身執蘽重以爲民先剔九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定東海當此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於陵死澤者葬於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韓子云身執耒臿充云禹決江河不歸乘鏵異矣躬操橐梠而九雜天下之川見莊子御覽作九滌集韻作鳩乘非也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東至榑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揞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濮續樠之戭丹粟沸水之際南嫉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禹強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未嘗暇息勤考之勳憂其黔首身解陭之河卽陽紆經所言縱極之淵也括地圖音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者穆王之所至然爾雅云秦有陽紆在今扶風汧縣之西周書周禮以爲冀州妄外鑿三十虹鞣十七湛疏三江道四涇通十有二渚並管子開峽口川陝璞江賦云巴東之陝夏禹所鑿故杜甫云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闢伊闕鑿轘轅破碣石伊闕卽今龍門在伊陽縣是爲河津巨靈之迹水經云禹決梁山所謂龍門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岩際鐫迹遺功尙存又云風山西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門山與龍門對卽龍門之上口黃河之巨阨此經禹鑿之廣岸深崖穆王西出孟門九州之澄者河出兩山之門最湍悍故鑿之今韓城有禹廟寶字記云禹治水至龍門今夏陽縣是禹巡遠至遠山卽此龍門山卽龍門關極險魏大統七置成司馬彪云呂梁卽龍門又鄉寧西南北五暑石城據嶺臨谷西南俯河龍門之上口號倚梯中有禹廟魏孝文至立碑黃襄經云南北相去萬里五湖四海凡月朝龍門故慈之文城西南三誌云禹鑿山河水下急深七之處元禁捕魚金山中鑿空如槽闊五十步東流懸注七十餘尺魚鱉所不能游號石槽東岸有石槽祠禹之所施功在此伐山封伆以載厥功拾遺記禹治水所穿鑿處皆以青泥封記之龜印其上十洲記禹至鍾南山經諸五岳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文載厥里數皆禹明書也不但刻劚五岳諸名山亦皆有之亦見雲笈二十六而矩數行矣周髀經商高語周公積矩之法禹所以治天下者也數之所生也越語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

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徐靈期衡山記云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其文云承帝曰嗟翌輔佐卿洲諸典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析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神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按古今人物考云辛日娶至甲方四日卽行治水

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使東注海無浸溺之患此句股之所繇生也泄流沙于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流沇之下地下而上疏故釁九河於緡崩道五水於東北爰虛其處及時水至而得以縱逸濬口碑云姬氏之所常蹇崇繇之所不能治漢長水校尉高並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上疏惡也聞禹治水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損自索察秦漢河決曹衞之域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民室漢古河決瓠子云熙寧十年秋大決曹村下埽及澶後派爲二一會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入海乃故瓠子地土詔築堤石十四里孫洙作記皆九河故道所致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惟心剿形瘵以趣事手不爪胼亡胈儀色黴黧偏支不遂跳不相及竅息不通勞而不居以勤于民而中帝心古人云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行年三十取於塗山氏舜攝之十五年呂春秋云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莫失制曰娶必有應乃有白狐九尾造焉禹曰白者五服也九尾者陽數也塗人歌曰綏綏白狐也九尾九尾龐成昌於是娶於塗而天問云爲得彼禽山女而通之于台桑世紀云塗山氏合昏于台桑之野塗山之鍾離西七十里五塗山也卽平河之當塗縣壽春東北太康地記云古當塗國也漢當塗縣山西南台桑地也隨爲塗山縣應劭等以爲會諸侯處非也乃穆王會諸侯所又巴渝江北岸有塗山禹廟塗君祠常璩仲雝等言禹會在此尤疏脫曰嬌世本廣雅作嬌緣是爲攸女連山云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故世本禹納塗山氏是爲攸女也辛壬癸甲行十月而生啓啓見其父呱呱而泣而弗皇子也劉向說苑及孔晁云出先人書家語國語同呂氏云禹娶于塗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壬癸甲爲四年然後有啓太史公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或云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啼而不暇子之二也吳越春秋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禹行十月而生子是啓十月而生也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是矣王逸言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故說文云九江當塗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而水經亦言汝淮之俗至今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稱畚築賦橐遽程土后呂氏云禹之決水也今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者禹之所見遠而民莫之知也淮南齊俗云禹時天下大雨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處之略茲基平版幹坏城郭謹關遂以御寇攘使民知閭閻屋室之築城也古有禹作郭鄰傳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禹乃退而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故城郭繇禹始而淮南子言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禹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禁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列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在身不知何遠之能懷其爲說之爲異如此謂人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也故釁河而定之九牧鑿江而涓之九路鄧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不怨利於民也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外紀云通九派疏五湖鴻

禹貢瑤琨篠簜疏曰竹闕節曰莫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江云湯當爲格謂之承器礙此箭郭知玄集讀序錄說宇閒蕩郎竹故

水漏中州乾率然語也三江九江四瀆沇濟並詳于稫地記人阻饑而價子者取歷山之金制幣賣之羨餘胥給以均諸侯高道穆表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子事本管子傳言夏以貝按夏貨乃有二金一金字作舌二川義雲章夏作夐而俠集古夏正與此弊同又有一金一金輕貨二金壟也乃商九州之高下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任其肚脊格肕胗其殖蘊剸杰沙柴作其畦畛正其疆界以杜爭奪傳言禹經啓九道畫爲九州禹貢九州之畫實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見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十二乃復爲九爾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爲長五臭所毓凡彼草木有十二衰此以襄邑辨蓋如周施草人糞種之法劉氏以大司徒十二土爲十二州之土如職方所掌職方從時王大司徒因土古如十二壤每土有十二之別若草人辭剛之九土而盆以青黎塗泥其說非是上土廣鳥黃壤赤脯中土黑墳白壤墳壚下土青驪塗泥品居庶彙而正九賦隨食志云禹制九等而康歌與九州以土色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揚錯出冀豫荊青徐雍兗揚梁爲次然雍兗皆六六而無九一夫履地五十而貢井里古法孫毓以謂井邑丘甸爲周制禹治水未暇及丘甸妄也語云盡力溝洫書云濬畎澮此井制也詩亦有云惟禹甸之何云未暇乃復定其九貢沇之漆絲織文青之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厭絲徐之色土羽畎夏翟泗濱浮磬繹陽孤桐淮夷之玄纖縞班珠及魚禹貢之匪三出於夷等不之別玄纖縞三物古今訓纖物爲細亦非揚荊三金齒革羽毛惟木揚之搖關筱蕩島夷卉服織貝橘櫞錫貢卉今之黃草貝今之吉貝代亦弗知說文班夏書從賓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珠之有聲者荊之杶幹栝柏厲底砮丹及箘簵楛玄纁璣組包匭菁茅茅生巴陵祥符東刻惟一老人識之豫之漆枲絺紵纖纊磬錯梁之熊羆狐狸璆鐵銀鏤砮磬雝之球琳琅玕　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璣珠大貝西海骨幹脇北海魚石魚劍出瑱擊閭古貢必以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劍魚兵如刀劒者與魚革脇皆以飾小車纏兵室羽葆者旄牛尾樂舞用非甚切故禹貢不著者出瑱如凝膏浮水上擊閭如鮐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閭似渝冠渝冠奇魚出楊州注射禮以閭爲射器鄉射注以爲獸謂似驢妄大都經魚魚刄河蚖江蟬五湖元唐鉅野之芰鉅定之羸治中膾諸盂諸九江大龜隆谷玄玉歲咸會于尚方以侯其工之需上農捄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土產任土作貢貢者夏賦之總名別九州賦九等貢九等聖人敘之云任土作貢不云賦者九州之物惟貢入于王賦歸諸侯也任土者隨土所出不以所無若所難得者也鄭志云凡所貢匪皆以稅物隨時價市之其地之所有以當邦賦蓋圻外侯不以致遠故也龍

按禹使萱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竪亥步南極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子曰莫不善於貢然則貢非禹之法乎此禹之後世禹之時法已有助安有不善後乃知其有不善爾畿不貢穀米兵車是之取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鞂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邇重而遠輕凡五里爲甸服甸佃也總當是新芻成束者銍是所刈至即納之要服稾蒙之屬如云寢衣之總爲稾稭銍所刈穖秸爲稾非惟顛倒是內反輕矣冀不貢者以其入穀而入州地遠穀重難致故先王制爲之貢此仁政也是則貢者在九等田賦之內以其多寡爲賦之常非九等賦之外有貢也經文納銍而上特加一賦字則貢賦出於田可知矣侯服以下不及所輸物惟可見也甸外率五百而爲侯綏要荒侯服之內采男諸侯隸焉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小國七百里內侯大國在千里內不言四百五百里皆侯也以大庇小故在外懼大陵小故在內綏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奮武衛此外諸侯綏之而已千三百里之內使揆文以教千五百內使奮武以衛武衛如今邊地右軍武略文藝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示其遠爲之紀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之里川長短與畿內侯甸殊夷蔡在要服蠻流在荒服夷性近人蠻遠人也古者流蔡以王圻定遠近今以逐處論異矣流共工蔡蔡叔此五宅三居之二視數歲之豐約酌以爲常上下足以相輔然後禮成而教行取之有制而其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九塊咸宅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九州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賦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懇者千五百萬有二千頃冀流廣而河濟盛水既退而民作多故作十有三載而後同十三載止爲冀兗二州舊說天下共十三載或止以爲兗州馬融康成績違更以爲併禹縣之九年舜攝元年九州始畢繆也按洪範縣殛死禹乃與縣喪三年禹乃堅今云禹治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顯達因之誤矣高唐隆云治八決水前後二十二載以縣之至禹言之也然水未平豈得行巡狩哉八年之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已乃命豎亥步經大章行緯暢于八極方以爲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于上京州十二師百二十長按十二師丑長本似非此然冒說來及酌之亦或可行孔氏謂州十二師爲三萬人非也豈州等三萬庸哉此不過所謂承以大夫師長者商周之連帥卒正也薛氏以爲兵制或然邸成五服至于五千兵民之法皆自比始故有比封漢八月按比是也伏生以入聲讀爾外迫四海咸建五長小比大卑承尊故人趨事而赴功小大之國內外之侯三正之所用者蓋七千矣綏服內三千里九州舊說州十二師爲六百國十二州爲七千二百國詩箋謂禹弼成五服方萬里以七千里爲九州方千里者四十九八州各得千里者六百國之說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國圻內以子男備數爲萬國之說康成謂夏縣內四百國然在王制又以縣內九十三國爲夏制俱繆百國一師不出典記益難取信且禹之功在於平水土不在於拓疆境豈有一土地三倍於二帝

按洪範五行兆于龍馬之圖列于介箕之書其見象于天也爲五星參位于地也爲五方行于四時也爲五德寓于人也爲五常播于律呂爲五音言于文章爲五色易曰五位史

而傳無聞者無信可也淮南子云定千七百國亦妄蓋因商家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之說得齒千百五十五萬四
千三千九百二十三男耕女織不奪其時聲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義
之民而度之羣生故天亡伏陰地亡散陽水亡沈氣火亡災燀神亡
閒行時亡逆數民亡濫心物亡害生率帝之功而度之儀軌近遠通
其明以佑不逮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北逾碣石南越衡山咸曁聲
教汔于四海浸而入之者漸加而覆之者被暨言及之遠汔言至之盡南亦海不言漸北亦沙不言被有不盡矣聲教及之
職繇此始玄者水之德圭者君之瑞嘗意治水之時從禹于外堯以是假之俾之便宜馭衆而不繇中履介令功既畢則前之
而已治水定力堯舜世事著之此見禹所以得天下而謂之夏書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夏后氏尚黑
所假當以歸之君而告其成錫如納錫帝之錫而記皆以爲天錫若堯錫之是錫亦非禹錫也封之高密以處于
櫟是爲有夏曰夏伯密今密之高密禹之初封故世本云鯀生高密是爲禹宋云禹之封國櫟今之許昌陽翟漢歷
潁川唐隸河南有禹山禹故城及鄭之櫟邑昔武王至周曰吾其爲有夏之居乎遂嘗洛邑謂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即此地志云陽翟
夏禹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聞不居陽翟寶宇記鄧州引漢志潁川南陽本夏禹國周爲申國按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南陽故苑
今南陽爲中錯陽翟言之兩誤王充云堯以唐侯嗣位舜以虞地得達禹鯀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興昌之地爲號重本不忘始也或
云封在虹虹今宿丘縣輿地志云堯封夏禹爲伯邑于此即位徙都陽於翟漢爲夏丘縣北齊爲夏丘郡世記又以高密爲禹字益繆
初鯀以崇伯事帝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言崇伯今在鄠東熙寧五年議鯀廟事王安石以爲禹非因鯀受封故
揚雄云禹以舜作土謂前代固有不待有國王天下者禹是也上曰鯀治水或有封不可知安石曰据書傳封於有夏曰有姒者禹也無
豫於鯀妄矣帝爲洚水之患訪於四岳求能治之者四岳稱鯀帝曰方命
圮族岳曰舉哉試之不可乃已乃以命鯀鯀茲之于歸臧得其大明
曰不吉有初亡後鯀障水汩陳其五行水不閏下上帝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彝倫攸斁鯀障水故有鯀隄在相之安陽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兩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
城界來而潼之臨河西十五鯀隄自黎陽界入堯命鯀治水築之以障故無功又潼濱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隄過飛狐界古長城即堯
遺洪水命鯀築之者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闉洪水帝令祝融殺之羽淵淮南之說本此息壤生息之壤也有息壤說見餘論
逮帝授歷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從而道之百川順流天乃錫以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所謂洛書者也九疇即皋陶所陳者言鯀逆之所以凶禹順之所以吉帝怒不畀如云天
誅其吏若鬼神予奪之者聞下者水之性而鯀堙之以拂其性此五行所以亂彝倫所以敗禹能修之得其性故五行攸敘自漢儒泥河
圖洛書之說以天錫禹者其文自洛出禹因次之自初一曰六十五字皆龜背所負者或云三十八字或云二十七字怪哉事出於理之

曰五材志曰五物辭曰五運其該曷有既哉

自然非人力私智所致者古人必重而歸之天洪範概發明彝倫敘非鯀數起帝崩舜爲天子命爲司徒代
典百揆內輔虞位外行九伯百揆衆職之尊禹以功德盛極岳薦乃授難未禪而意已見蘇軾以爲司空之
巽名蓋以左氏使主后土揆百事與四岳薦語誤之不知熙帝載非司空之事而周官水土乃司徒職且禹爲司空在舜攝初至是已六
十載岳薦之語殆今如制首敘功勤爾或以爲若魏晉之相國有禪之漸則除者無是三十有二載帝以教期
券劇時帝年九十三期如字受命以位堯將用舜以試之娶二女矣又歷試諸難舜禪禹不加試者六府三事之治已
効也曰汝惟弗倦總朕師遜于伯益皐陶不可則拜稽首固辭重弗獲
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堯授舜告于祖舜授禹告于宗一云神宗堯也率百工如帝之朔
如虞故事璿璣齊七政類帝禋宗巡狩之類皆行之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
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見河圖握矩紀乃治六師以征不序始歲三驅以東
車徒三載有苗弗共奉辭誓伐三旬而苗逆命益贊于禹乃班師而
苗格詳虞紀及帝鴻紀禹治水汔四海各迪有功苗獨頑不肯即功故禹勸帝念哉欲帝念其事備伐之三旬逆命乃優贊帝修德
班師於此見禹於兵弛張之道一月已久何八月而師還哉隨巢子云昔三苗大亂天命禹於玄宮有神大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
而人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禹乃克三苗而神人不違墨子云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兩血三朝龍生于廣
犬哭于市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論衡言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郊紀年墨子言龍生廣夏冰兩血地圻及日夜出晝不見
皆異說也於是四海之內咸戴帝舜禹駢三聖乃興九招命皐陶爲夏籥
足鼓龍簨簴八佾六列皮弁素積九成而功昭曰大夏使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
功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故孔融傳言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淮南子云禹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變也明
堂位云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文舞也內則傳云在干戈既文武俱備春秋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
騈三聖相繼故名大夏大司樂注謂德能大中國非也十有五載帝將陶真冷禹曰戒之哉形
莫若緣德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冷曉也言用此真教命大禹也夫堯命舜不戒而舜命禹丁寧戒之
如此恐其矜功矣帝崩禹即真越春秋云堯崩禹服三年氣不屬聲舜崩又服三年朝夕旒位形體枯槁蓋因孟氏之妄
王以金成都陽城瓚云世本禹都陽城在大梁之南今陳留俊儀故寶宇記登封古鄧城引地理志潁川陽城爲禹都
非也乃澤之陽城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南故說者又謂禹避商均於此皆非夫堯不聽舜讓受終二十八載舜不聽禹辭受命已十
七年曆數已決豈復方爲區區四夫之遜避哉此孟氏之罔區太原即晉陽世紀云禹自安邑徙晉陽漢志自平陽遷安邑後徙晉

陽通典幷州太原禹所都或注云禹都或爲今太原或爲今平陽或爲河東安邑或云今河南陽翟不一也安邑世紀云或居安邑今
陝之夏縣魏太和元析安邑置以禹都名北十五有夏宮夏故城夏禹臺十道志云縣有夏禹宮夏靜與洛下書云安邑禹舊宮有石殿
陰戶丹庭紫房俗名驪姬故房臺亦縣西北十五十三州志云塗山氏思本國築以望之基猶在夏城南安邑塗山臺俗謂青臺上有禹
祠縣東南五十五中條山有望川夏后避夏離宮之所地形志河北有北安邑縣漢晉屬河東又有南安邑注太和十一置元和志今
安邑地太和十一別置十八年爲夏縣寰宇記置㲉誤革正朔奠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爲正色
尙黑樂稽耀嘉及元命苞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黑以寅爲朔商以十一月周以十二月所謂三統淮南
云羽尙靑非其祀戶祭先心社用松牲用黝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雒驪雒馬
黑鬣尙明水而旂綏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爲綏夏當言旂山罍揭豆琖斝四棟以
施之宗廟孔云夏四璉殷六瑚山罍夏后之尊也哀十一年胡簋注夏曰胡商曰簋虞祭尙陶夏尙匠蓋虞以陶得人心故尙
之周禮云夏后氏尙匠所謂反其所自生虞氏尙陶泰尊以瓦則山罍亦瓦矣玄堂世室九階二階厥用土
文玄堂夏之明堂夏尙黑也由周尙赤而曰明堂說苑墨子曰古之無用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也
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爲世室堂之大百四十有四尺坤之策屋圖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北各二賈馬
等以爲九等非也禮傳周堂九尺商三尺夏一尺相三數也佑云禹卑宮室爲一尺衣裳細布牟追玄冕記毋追夏
后氏之道白虎通追大也其體最大輿服志夏毋追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桮前高廣後卑銳商章甫郎牟追今之委
貌委以綾言追以笄衡言周禮言追笄衡是矣其制相比漆布爲殼緇縱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高二寸五經通義云夏冕黑白赤組
旒獨斷云明帝采尙書皐陶及周禮以定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綏白玉珠其端凡十二旒郊特牲言商冔夏收故夏收而祭毛詩許字
後羽三王共皮弁素積爲弁不易也白虎通云收而達故前思大者在後時物亦前忽也然堯黃收夏后因之爾雅云收言收斂髮純黑
前小後大商因曰冔黑而微白前大後小袞龍而山軙環濟要略云夏后氏山軙取其仁也立尸而平祭有事
則坐祭以其闇明日而復祚復祚繹祭商三融蓋貴爵而尙齒七十者皆引年養國老
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燕衣而以饗禮以教民之孝弟卒食燕衣玄端玄端注黑
衣裳襲堯爵行堯道修五等以賞諸侯舜之禪集五瑞禹政緜舊列爵爲五自唐至周五等一也鄭釋
王制謂商因夏三等無子男公羊謂秦變周從商合伯男皆曰子妄也追鯀父國語禹云豈伊多寵也云三王之後注禹郊鯀
而追王之禘黃帝而封丹朱唐商均之子於虞作賓王家天子弗臣謂不以臣禮賓君臣
之義固定故云作賓者異於諸臣矣而議者或異亦闍於大義哉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三公此在九卿外佑
云三公以下百二十此夏時也記云官倍則宜二百四十不然者專虞淸要三代不變其餘稱事爲之爾三妃九嬪以爲
內治春秋說天子娶十二佑云夏時制三歲而攷績五歲而定政惡旨酒好善言好

劉和以外紀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身執耒畚以爲民先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支體偏枯

予而不取好緣而惡齟亦上信而賤文必度其正爲政先祿而後威
先賞而後罰故能敬德面稽天若召誥言面攷天心而順之承安繼治任賢使能
允云禹引失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共己無爲而天下治繕賞不罰而民不負言愼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
賞而不罰商罰而不賞周賞且罰亡廢功亡蔽財自眠勔如淮南王術愉易平靜以待之
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寧之不求葡不大望於民是故寡
怨於民　民未厭其親通乎己之不足而不與南子
云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剸精神明耳目　民鍾顪俊尊帝以
故黑風會紀而明明在朝詩含神霧云夏禹之興黑風會紀注黑力壘風風后皆黃帝臣禹伯禹當其至也按
玄經亦有禹風風力之世云又得咎陶在子業既子騤季甯然
勞身以治天下迪知恂于九德之行故民承寬厚而
亡懷薄立三年而百姓以仁遂焉繼戴勤求賢士以及方外見耕者
五偶而式之所過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以荀道秉德之士
存焉董子適于郊劦焉遇其縛于路讓降拊而泣之左右曰彼則不
刑於王何痛焉曰天下有道民不離辜天下亡道罪及善人堯舜之
民以堯舜爲心朕爲民辟百姓各以其心是用矜之吳越春秋云計於蒼梧而見縛
人陳蕃傳云禹巡蒼梧見市然人下車而哭曰萬方有罪在於一人故其興也勃然注見說苑淳化四年閏十月上謂輔臣曰孟昶於
刑獄優游不斷以爲夏禹泣辜竊效之不明古聖之旨朕深味其理蓋大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哭之今
犯罪之人情理難恕朕固不容可謂異世而同仁矣立諫幡陣建鼓太公金匱云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乃立建鼓管
子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敝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辭訟何敞傳云禹致敢諫之幡故光武詔云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
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謹一日壽終無殃也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投一饋而七起
一沐而三捉髮曰予惟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也諸侯
朝覲而親報之士月見而躬接之曰諸侯能亡以予爲驕乎諸大夫
能亡以予爲汰乎且昏其驕若汰而不子縠是逢君之惡而教寡人
之殘也是以天下大治諸侯萬人而一知其體則能以愿爲之也故
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賈誼新書云禹猶大恐諸侯朝則問於諸侯云云朔日士見則問於士云云敬者禮之本
禮者忠信之薄老氏言道其中有信有虞時大道未隱故未施信而民信之夏后時道隱而未喪故未施敬而民敬之此哀公所以問新

世傳禹病偏枯至今巫稱禹步

書作民信之誤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鈐天行施敬授人時人事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斤不升山夏罟不趣淵以宛生長而專民力乃布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故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乃畚禍營室之中土工其始火之初見其於司里速畦塈之就而執成男女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天得時而萬財成焉昔孔子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者是矣曆象堯舜之法三代以來未始可廢而書不著者法已成於堯舜後王守而用之故不之復錄大聚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云云禮云夏不田以生長之時也鄭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觸其夏名故不田此運斗樞之文謂士少則民失業土多則內亡守於是有不稱之災故其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曰小人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盡以養一人不煞胎不夭奧不蹷時十年而王道固乃立祈祥以固山澤立器械以使四國破增藪楚沛澤以立三幣而操其重策以守國穀存菹丘立駢守以爲民饒以人御人逃戈刃而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而民心一政德既成而聽于人矇誦於朝史箴于位官獻使勿兜采臚言于市攷百事于廷者艾脩之以聞其缺而斟酌之行善而備敗是以事行而不悖天下復璞文中子舜禹繼軌而天下璞柴承之而天下詐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禮記是以神勞五岳形瘦九州而不以爲苦攝位行政攷之於天是以克勤于家克儉于邦而盡敬于神故孔子曰禹吾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致美黻冕卑宮室而垂意溝洫禹吾亡間然矣諸侯王表云舜禹受禪積德累仁功治于百姓攝位行政攷之于天下數十年然後在位越在先時閼伯火正寔事唐虞及是更以相土居之商虛入爲王官出長諸侯有勤于民以食于味襄云相土就契封商妄命任奚爲車正文子堯以奚仲爲工師淮南子堯治天下以后稷爲大匠任奚爲工子吉光暨相土佐之昇物以時五財皆良乃剏鉤車記云鉤車夏后氏之路作勾軫同今戎車也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元良也備者因謂曲禮傅玄子云夏后輦曰余車故通典云夏末代制輦人所輦晉志商曰胡奴周曰輜車司馬法夏后余車二十人輦商胡奴十八人周

李卓吾曰夷齊之言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則殯而致事之說也

輜輦十五人建綏旆明堂位夏后之綏綏最短亦曰旐又云有虞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檀弓亦云綢設旐夏記此旐謂之綏也曲禮武車綏旌注綏無旄所謂大麾周禮王建斗尾於祚首大麾以田者也相土始乘肇用六馬於是登降有數五子歌言六馬天子用六文矣記言禹駕四妄乃封奚仲於薛今徐之薛城南二十五有奚公山奚仲冢楊曄徐州記云仲造車處謂政衰於唐虞而民黷于昔始政肉刑梁武祠堂畫贊云夏禹退爲肉刑應氏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非也肉刑蚩尤之法穆王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亦未原其始也嗟夫肉刑政之本也後世以爲不忍而去之者誠不仁矣君子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以肉刑爲當除是亦志於仁而未知仁之術也故荀卿班固曹操鍾繇陸紀葛亮曹彥之徒皆欲復之而祖納以漢文爲非聖誠有見矣彼孔融王朗之論亦已淺矣論見國名記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乃三宅亡義之民大罪有之四裔次九州外次中國之外罪疑從輕死者千鍰中罪五百下鍰二百罰有罪而民不輕罰輕而貧者不致於散故不殺不刑罰弗及彊而天下治大傳甫刑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鍰六兩鄭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命孟涂爲理刑正訟從以爲神主經云夏后啓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余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謂主乃備祭用簋簠巖俎雞彝龍勺賀云直有脚曰梡脚中央横木曰嶡有虞上質未有餘飾始有四足夏漸文横木爲距於足中也彫勤粉澤流髹其上蔣席衲鞇頗緣觴酌有采籩豆有踐而當時之不內者三十有三國韓子云禹作食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爲裀蔣席頗緣觴酌有采尊俎有飾康成云赤多黑少爲髹韋云刷漆爲髹墨子云禹造粉繆也唐虞已有粉米矣爲喪法曰死于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于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亡得而逾見尸子淮南子云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也故節財薄葬餰服生焉又云以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所以順時偶變見形施宜也祝餘鬻以生事親祝徹鬻餘飯執禮漸米羞盛之飯九具作葦茭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商人水德以螺首謹閉塞也周木德以桃爲梗風俗通傳崔葦有叢呂春秋言湯祓伊尹以崔葦欲子孫蕃不失類也而牆置翣綢練設旐立凶門用明器有金革則殯而致事而人於死者益以致王肅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設表門乎公曰夫表門起於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孔琳之議曰凶門柏裝不起自末代宜罷故禮論云改葬立凶門不蔡謨曰改葬若停喪有凶門是惟喪事用之故韋宏與蔡謨牋問父在母喪及與父別止立凶門不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卑私之喪皆別凶門范堅答問謂凶門薄帳不出禮文有懸重於庭以席覆之形似於此後世於門外表喪繇是命扶登氏爲承夏之樂哥九敘以樂其成是謂九夏六府三事所謂九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禹之九夏也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郎大夏也大宗伯之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瞽師掌九德之歌以娛大師故左氏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

按禹丙子元歲春正月封有功爵有德東巡會諸侯于塗山見

之韶謂之九韶爾烝民以王者爲君九夏以王夏爲首豈偶然設五器于庭一作門而詔于簴曰有以道寡我者聲鼓以義告我者鳴鍾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聲以獄復者揮鞀政天下於五聲後世寶用至於追蠡鬻子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門懸鍾鼓鞀鐸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筍簴云云選策秀才文注者此也淮南汎論注五聲宮商之屬妄矣作棧鍾於會稽以定奏王滏云夏商之政九州貢金以定奏晉世剡縣民於田得鍾長七寸口徑四寸銘曰棧案小爾雅鍾之小者棧音盞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於紫金條荊之山鼎之爲物左氏嘗言之人得藉口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不若魑魅罔閬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還自行日移五步自郟鄏來日東南移今不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傳云今在剡賓神怪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秋咸康回穀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磯上泉流莫測石嵌旁入及法堂下有大鼎沒者有見南還錄以爲禹迹帝女儀翟醞釀稷麥以爲酒醴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頡而歎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翟戰國策云魯君語梁王昔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甘之疏儀狄絕旨酒或云狄初作酒非虞酒養老而岐雷有醪醴黃帝內傳王母之酒神農爲醴酪其來尚矣本草夏禹仙經取萬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投黍米十四日出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於是舉咎陶而薦之將畀之政辭乃封之六其仲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文王之使編云編之太祖曙爲禹占得臯陶錄比於此見六韜立一十有五歲七表承風化制殊類青縈九陽奇怪之所際莫不內拱八風循通而百穀用成木榮冬敷天雨稻蜚菟應瑞圖云飛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而至駃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騊駼出郎駃蹄見孫氏瑞應方澤出馬隨巢子禹方輿時靈龜穴庭宋書志玄龜者天符也德至淵泉洛出龜書玄龍銜雲孔演圖云天命之見候期門靈龜穴庭玄龍銜雲注靈龜虛危也穴庭者星入太微也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十年紀年禹立四十五年宜贅四字於是大宣教化云省方宣教化制殊類玄云五年一巡者虞夏之制虞五載一巡狩夏后因之

耆老納詩云審銓衡平斗斛執玉帛者萬國乃大會計治國之道

按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數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龍曳尾舍舟而去

歸元勳祠上帝河圖云禹治水功大天帝以贊文大字賜禹佩免北海溺水之難故方朔十洲記云禹治洪畢乘蹻度弱東至鍾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功九天乃大計治道外美州靡息慎之功內演龍德以當天心撰玄要集天書道學傳云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繒封以金英涵檢以元都郎原禹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五九迹之術承舜命鑿龍門開九江遇巨石則施之一鳴其術石立銷金呼禹步修神仙之術開鑿洞天盡立五岳名山形撰靈寶文以藏南浮之洞郎宛委衡山也詳于福地記禹功記云度江河者以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遂致羣神于鍾山郎會稽前山一曰棘山越絕書云棘猶鎮也中茅傳云禹詣鍾山行九真此也亦曰茅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是矣故越絕書越春秋皆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曰會稽即苗山矣今會稽有禹村禹虛然九江當塗界當塗故城云禹會處故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宋之問云朝玉泉兮何地聲存而處亡杜預以爲會在壽春之塗安矣以觀其用執玉帛且萬數執玉諸侯帛者小國之君禹之初進而受命者七千國左云萬國者號數爾齊王鎮云大禹之時諸侯萬國非安石云不過東方諸侯有天下皆會非也防風氏後至戮之以徇於諸侯伐屈鷔攻曹魏而萬國定舜之初正四罪末年分三苗禹初治水誅相繇至是數十年戮一防風天下可大治蓋始之形以立我之綱後之誅以立後世之紀後代聖王不可不知也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猗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實爲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南樂名胥鼓南以雅以南若象箾南籥是也豈得謂之風有樂有舞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未至於舞大夏知不持誦其詩而已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公哉周自太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二南之首實取效於塗山自塗山南省南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置南郡周書云南國名是也非南方舟濟于江黃龍負舟人甚恐帝清議亡易龍顧弭鱗而逝事見呂春秋淮南子水經地記等誠有茲事矣說詳餘論中乃巡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立典則以貽子孫見越絕書禹救水至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及其王乃狩大越云云所謂關石和鈞者焚戈甲而夷人附崔融四鎮議神農修德而夙沙至夏禹焚戈甲而夷人附舜舞干戚而苗民舉追思覆鬴之書於是復會諸侯於江南蓋九江浙江今所在古迹如杭之餘杭即秦故謙之之吳興記始皇二十七年上會稽塗山此因立縣杭之郎航也史記亦明圖經不之知然郡國志以爲夏禹東去舍舟航登陸於此蓋乘海舍航皆在是董遒不知以爲杭州當用所部屬穎川音杭作刀劍刀劍錄云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月鑄一劍藏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此記山水日月伐靡山而邑之塗山之會禹志也非常之會傳謂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特爲是會尋崩因葬之即會稽山詳予福地說天問何勸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補注云拆副而產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竟地猶言竟天今段成式言從分竟地用

劉和川曰先儒云女媧至無懷氏十五帝臨魁至榆罔七帝承襲犧農而王然則少昊祀後亦嗣黃帝如無懷臨魁此也至堯功德特高別爲一代又自古以來皆傳其子或以干戈逆取而堯及舜皆有子擇賢而授不私其親上古以來二人而已故可上紹黃帝而繼犧農

陳明卿曰子噲子之亦只看得授字不惟

此語絞衾塈周葛以緘之其坎深不邸水上不通臭收壤爲墳廣終畝木不改列畬不易畝若龔焉世紀云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墨子云桐棺三寸絞衾三通其言大率如墨之儉本於大禹之致孝鬼神美黻見故莊周曰禹堙洪水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股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後世墨者多以裘褐爲衣屐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爲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謂墨年百有六賓祀于社惟南子禹勞天下而死爲社漢興立官社復立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亦謂白帝王符五德云少昊其後白帝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后嬌生啓及均塗山於是獨明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庶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縣太子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趫世本世紀廣雅列女傳皆作嬌帝係作文憍屬本紀云禹母折嬌生禹後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塗山有禹廟亦爲其母立廟寰宇記塗山在渝州巴縣東南八里泯江南岸華陽國志以娶塗山爲江州塗山皆非后趫死葬陽城倦遊錄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嚴肅後殿爲一胡人氈冠衷服待衛皆胡人云禹婦翁一俗有此均生固固生伎來伎來生循軨是殺綽大帝念之大荒經固作國伎或作役其裔居兜牟山北人號突厥寶匈奴別種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兜鍪俗呼突厥因號之先狼種也故施金狼頭於纛衛上曰附離夏言狼也歷魏晉十代而屬蠕蠕是爲阿史那德那最爲長宇文未滅蠕蠕百餘年暨處羅蘇尼先始歸北號阿史那至開元爲史氏帝之支子或封于辛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從文王以爲史封之長子見劉向別錄昭王南征辛繇靡爲御右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辛氏計氏司空氏宇文氏周賜辛弁普屯氏魏賜辛威隋皆復崇後滅于周文王有崇危虎尖危帝崩而啓立

贊　相彼夏后天地功深纂修前緒載惜分陰斬高喬下纚風沐雨身解揚□爲百神主克勤克儉菲食惡衣奏黻艱鮮手足胼胝握髮投饋爲綱爲紀河洛興思明德遠矣

夏后紀

路史後紀卷第十二

天下公器不可得而私也主之必有道而處之也必有義主之不以其道則亂處之不合於義則爭是故君天下爲甚易而授天下

一國且亂况天下乎

爲甚難丹處商均不足以託天下而舜禹者可以託天下于從而授之時無舜禹之有可傳而啓可傳則從而授之啓是聖人之意矣戰國之士不知乎此乃謂禹不勝其私而傳子知啓之不足以任天下而私意勝陽以天下授益而盡以啓人爲吏禹崩啓連黨而攻益取之此鹿毛壽等爲蘇代設辭以喻子噲使巽之子之者韓子外傳亦有此潘口說故子車曰禹崩益避啓于箕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未洽於天下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矣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功于水佐帝之日不爲淺矣功施於人者不爲不久矣且啓之德固無以尚於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符子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乃從去之而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夫益雖壽年亦有禹死矣無從避啓辨見發揮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授終舜授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之末無是舉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益之初無是語也禹之傳蓋天下之不復昔也王充問孔云書言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此帝舜勑禹無與不肖子也舜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刺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陳已行之事以推來見己之不私不肖子也夫若是則舜逆禹之將傳子故謗之而禹之卒傳子也有是哉毋若丹朱乃禹之語誠舜語始堯爲世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爲世使民心競故子生三月而言不至于孩而時誰而人始天也及禹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而人自爲釋矣蓋三聖之季功美漸去而其世且然尒禹初嘗以天下巽于奇子伯益奇子伯益辭焉而死矣啓可傳而傳之顧可以私召亂名啓爭哉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於巽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行也方帝之授禹也柏成子皐摘語禹曰堯舜之治天下舉天下傳宅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公至無欲之行示天下是以不賞而勸不罰而畏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百姓知之德自此衰貪爭之端自此始矣然則啓之傳禹顧任其私哉承百代之流而會其變不得而不

張天如曰在子車不得不辨非以利辨士也在路史不得不與子車辨亦非以利大禹也

然也子可傳而傳不失於公人不可傳而必傳不免於私聖人者知可不可傳而已又何計夫私若公哉後有天下未之思尒子孫雖不肖猶以必傳爲有後且人心天命既已俱去而且展轉惴息而不肯瞑苟不以禍敗奪則不止顧不謂大哀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匹夫而有天下真可謂大異事矣然以道觀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天子賢則子賢天子子則子子吾固因天而已子賢子子子車顧知之矣避啓之言殆爲辨士設也

路史後紀第十二卷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上

宋廬陵羅泌纂

男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夏后紀下

帝啓曰會見紀年連山作余一曰建見年代曆按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啓筮御龍飛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夏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啓之字開伯禹之治水也娶於塗山生啓于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列女傳云及長化其德卒成令名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義越絕書持禹之功列女傳云持禹之功而不殞禹崩啓繼世有天下戶氏不恭今鄠縣姚察訓纂云戶扈鄠也扈已姓乃高陽氏之後也一信相失度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帝乃還廟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曾子問以遷廟之主行必有尊也廟無虛主故無遷主則主命與有戶大戰甘澤乃召六卿而誓鄭謂三王同有六卿故大傳夏書注以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按地官鄉大夫自有六卿每鄉卿一人所謂軍將皆今卿是也章懷云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素信著與衆相得也啓伐有戶乃召六卿蓋大夫之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執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整軍實以伐之不勝六卿請攻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兵刃接焉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般師琴瑟不張鐘弗撞鼓弗攷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戶來享夏之失德始於伐戶孔子敘甘誓特以見夏之衰自此爾故馮衍云訊夏啓於甘澤兮暢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失之魏罿性疏云夏啓隱神三年而說苑乃云子貢謂禹與有扈戰三陣而不服修教一年而請服呂春秋以爲相伐扈六卿請復之云云莊子亦以扈爲禹伐之皆非遂滅之復昭夏功文選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有扈之罪經無明文史記以爲啓爲天子而扈不服啓滅之類逵謂堯舜禪而啓獨繼故不服書云不恭其事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興也扈氏騔而不恭夫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不用正朔則其爲罪甚明此其所以伐之而許叔重以爲扈伐啓啓滅之呂春秋淮南子以爲爲義而亡胡益之更謂有歸益之心而啓討之抑又妄矣天問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以謂扈本牧人逢時爲侯啓攻之於牀擊之殺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遂爲牧人逸云扈澆之國故天對云澆扈爰踣承逸之誤既征西河紀年在二十五年能拘是達天問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言能憂勤拘執者變通之敬承繼禹之道商契之來孫曰冥

世本曰有扈夏同姓或曰啓之庶兄以堯舜傳禹獨與子故作啓淮南子曰有扈氏爲義而已

理伯敬曰王逸一解亦儁

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則六卿各司一事治則授

寔喜水功命爲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然祖有功有功而子孫不有天下亦不郊鯀障水而殛死冥勤官而水死皆可郊故夏商郊之孟涂敬職而能禮于神爰封于丹今建平郡有丹陽城在秭歸縣之東七里丹山之西郎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乃立五廟筮還鼎禘黃帝而郊鯀鄭云夏無祖但宗禹而已弁四親爲五商祖契而宗湯而湯不毀弁四親而六故王制云商六廟七廟出於周或引伊訓七世之廟攷之不然唐書云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祖爲始祖之非祖也命大廉祭鼎昆吾之谿墨子言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鼎成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動自響不遷自行圖象萬物鑄於鼎側以祭昆吾之虛使翁難乙灼於白君之龜其兆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成遷三國焉夏人失之商人受之商人失之周人受之一云禹也歸藏云啓筮從九鼎啓果從之是則從也而筮享大陊之上是爲鈞臺之享連山陽文啓筮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鈞臺在陽翟地道記云下有鈞臺彼俗謂之臺陂九城志有鈞臺驛又筮於晉之虛作旋臺于水之陽在大原爰棘賓商九辨九歌按天問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王逸以九辨九歌爲禹樂諸說皆妄予謂啓之所急在以商均作賓九辨即九韶蓋商均以帝後得用備樂也辨當如遍夫禹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而王逸以爲九州物可以辨治啓能承先德育羣品而作之妄也舞九招紀年啓登后九年舞九韶登嬪抃馬秉翳執環而聲九辨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山海經云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指舜禹尊其賜爾注謂天帝之樂啓登天竊之以下妄矣經言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伐馬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秉翳右手操環佩玉橫在大運山在位十有六歲年九十一紀年啓二十九年年九十八按禹年三十而娶十月而生啓年代曆啓壽九十在位十六年又十五年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一年與娶塗之年合十紀運圖等云九年非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衛是爲五觀楚語觀射父云夏有五觀與朱均管蔡並列知爲姒姓而左氏云觀扈至商失國夫觀與扈各國穎達引此爲射父之言而以五觀爲觀扈失之其支子莘者爲莘氏辛氏甡氏觀氏卜氏世本莘國姒姓禹後文王妃家詩傳同楚武伐都俘觀丁父歸以爲師故楚有觀氏世掌問卜曰卜君爲卜氏姓苑又有啓氏與姓纂之啓氏皆云出夏啓非

以上討下奉辭伐罪之謂征敵曰戰是故春秋有書戰而無征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羲和其事是也有戶氏諸侯之國也啓禹子也以天子討諸侯宜曰征矣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戶戰于甘之野不謂之征有若敵然何也啓失其天子之禮也古者天子有六卿卿將一軍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

文亂則奮武事分而職不異也

張天妒曰古來大奸之作必有所憑兼有所乘山因風而蠱木因水而蛀故天子尸位往往為奸雄藉口有窮氏乎何尤羿先祖世為射宮帝賜之弓矢使司射夏襄自劉遷于窮石

之所可敗取敗而已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豈可狷忿而與臣子爭一決之功哉有戶不恭則文德以來之文德而不至偏以劓之可也焉用戰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軍不勝予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為萬世戒也

帝太康太康既尸天子以佚豫蔑厥德（尸猶尸素尸厥官者居位而曠職之謂孔穌訓為主非）假國亡政不顧後圖忘伯禹之命（周書）播弃五則而叶比於淫聲（騷經云不顧難以圖後逸謂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欲卒以失國）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城築（開封大康縣理城夏后太康所漢為陽夏開皇七年改曰太康）築作為刑人不堪命乃般游亡度求用益匱而貢以敝（孟子言夏后治世莫不善於貢謂後代之君非禹也若禹之為豈至於是有辨見發揮）畋于洛表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汭（五弟俱出）過時弗反有窮氏羿於是因民弗忍距諸河　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皇祖之戒作歌閔焉（五歌之作在失邦後今按四子述禹之戒其五乃自述以傷己之亡歿之其一戒在於徽二言其亡三恨其亡國四恨其覆宗而五則痛追悔之無及從徽至甚亦長幼之序如此）夸翔河上衆散亡歸而其弟仲康立（汲冢古文）（太康居斟鄩乃失邦斟鄩今之壽光漢之斟縣瓚以為河南有鄩朱攷也孔安國云為羿所拒不得入國遂廢之）在位蓋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時代曆謂在位十二年按世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外紀十）（從之刀劍錄云太康二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蓋廢逐之後然辛卯乃二十七年也）說（見後）

帝仲康太康之弟也（太康之亡國人立之孔氏云羿立仲康古史從之非也左傳屈騷皆不之及）自太康之失德天厭災流四國亡政不用其良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惟仲康肇位附制于羿皇天哀禹錫以彭壽思以正夏（史彭祖也本云太康時）乃命徹侯大司馬統六師（徹國之侯入為司馬肇位時即命）于時羲和湎淫（夏世羲和之官合為一王者之代天事略也或曰夏時羲和以官為族如倉庾氏非也）顛覆厥德遐弃所司而酒荒于乃邑胥從梟嘷傲擾天紀（云于邑則不在其位矣胥從則嘯聚卒旅矣有邑有兵而為渠魁非毀厲而何天紀謂五紀傲擾者始亂之也說者謂篇中不及其亂趁者誤矣）乃季秋月朔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遒人嗇夫治官之屬鄉黨宣令之官漢有鄉嗇鄭玄第五倫等皆嗇為之弘云主幣之官非）而羲和蔑聞知（唐書云五年此劉炫之說虞翻云九年非也蓋誤肇位之語爾肇位四海乃命侯掌師之歲非辰不集房之歲九月日月合辰今不集故或以為失閏而非食夫瞽奏鼓嗇夫馳則食可知矣馳走者遑遽奔救以荅天象若將失主而無歸爾非謂取位弊凡救食者出人不遇疾風暴雨有辰弗集房說別見）王命嗣侯征之（蘇軾謂書序羲和罪止廢時亂日官為占天職甚輕誅之一法吏可辦何至命六師遂以徵后之命出於夷羿仲康所不能制說者皆從之至謂昏迷天象辰不集皆追數其前日之愆或謂子序惟言胤往征之見非仲康之命皆妄按此篇與五子旅獒仲虺皆有兩序承王命已詳序故略于新序且掌六師乃為司馬時及征羲和六師豈盡出哉以先時不及時為指司曆之失時此本二孔尤害義）十有八歲崩子相立（世系譜以相為啓之子誤年代曆二十八年外紀紹運圖十三年俱非）其支封鄧為鄧氏（華夷圖仲康子徙都鄧寰宇記同）

按書胤征易胤作嗣避太祖諱

孫月峯曰此尤其彰明較著者

學者復嗣征其言有八妄夫羲和有夏之賊臣而仲康則剛明果斷之主嗣君者忠亮有為之臣也說者乃謂羲和黨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嗣后稟偽命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嗣后者黨姦怙惡之人而羲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夷羿之放其君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懿之行也然而天下之事多由馴致辨之不早則將摟其柄而號制於天下矣仲康于此乃能沈幾先物於踐位之初首反六師以命嗣茲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夜拜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羿雖懷觖望汔仲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仲康之辟得其御天下之柄歸于夏羿不得有之也夫羲和蓄其反德嘯類囊橐而崇飲于私邑其將以俟釁而圖不軌也久矣渠魁脅從叛夏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蘇軾乃以為命征作誥皆出后羿或者又從而增繹之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迥皆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己之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哉夫以先時後時為羿所以名羲和之罪玉石俱焚為羿所以狀羲和之惡以威克厥愛為任刑之事以脅從汚染為文致之辭其果然邪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摟諸侯假王命者一切之言哉政

陳臥子曰千古危言

典之言尸司馬法也其與玉石等語皆侯之所以戒敕吏士者也豈羿之所以數羲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仁之謂邪如魯昭公六月而食祝史請用幣平子止之昭子知其異志蓋小人之圖國未有不自蔽其君始此嗣征之書所以著於百篇之內者誠以見仲康之能立而嗣后之能職也使非聖人所取而且存則是王莽之大誥誅翟義者文致之語一切之言又得與將巽使嗣之典並傳不朽而嗣侯之罪略亡一句以示譏豈所以垂戒天下後世俾亂臣賊子之知懼邪

帝相史記帝太康崩子帝仲康立帝仲康崩子帝相立稽古錄凡帝皆易曰王失之詳譜圖一曰相安世紀相安之立選蠕而佳兵征淮畎淮夷畎夷紀年云元年羿逐之播於商丘依斟灌斟尋氏即介斟乃東郡之灌汲古文云相居斟灌蓋被逐之後居於商丘依二國以爲援二年征風黃夷范史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並紀年衰亂之世夷戎來不盡德化非必繫國盛衰通典謂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樂史因謂七年乃服非也八年寒浞殺羿太康後事惟屈原敘之最詳與內傳之說相表裏班固以爲劉安之說既升而子長紀全逸其事夫羿之篡夏蓋在相世本以猥才貪於祿位逐相而後不復于意神器故相得以妄與征役內傳謂羿因夏之民代夏政八年而遇烹得其實記錄咸云相十四年方爲羿逐蓋誤又二十有二歲猗奡滅二斟而弑帝寒浞自立馬總虞世南皆云羿弑后相非也年代曆相羿二十八年公邁云相二十八年羿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十年哉昦后緡生少康譜商丘有相氏

自古國家丁中否艱難之運朝廷之政類皆苟且姑息之爲以故犲狼梟獍跳梁跋扈乘間並起而不可禦止自非大有爲之君奮其剛斷攬權綱以離奪之其濟鮮矣予讀嗣征見仲康之能以威勝愛而相遂以姑息失之未嘗不痛之也夫兵權之失得社稷存亡之所繫也堯帝之末不誅四凶而付之舜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帝之末不征三苗而付之禹則虞之兵權在禹矣茲豈陋儒之所知哉春秋之代魯人三弑其君蓋未有不先有其兵權者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經必書者見慶父之得兵也夫以莊之幼立而首以兵屬慶父其所以致子般之禍有餘矣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而仲遂擅兵再出入杞伐邾救鄭威令信於其軍故翬弑隱而隱氏不能明其罪遂殺惡及親而叔仲惠不能免其死慶父殺子般而成季非正其惡皆兵權之失也秦漢而來魏晉齊梁隋唐之際其誰不然孝和以幼冲即大位能遽誅鉏竇憲於是威權在手十六七年邦畿綏奠則兵制之不失也至宇文氏依周建號以宇文護爲司馬逮其歸政猶屬以兼司馬總軍政以故周毓不制循致於難唐自中世一切姑息而強藩悍將擅殺主帥皆即授以節鉞於是握兵方命至自相推與或甲乙相攘擣闕逼京顯戮將相朝廷莫之或制自憲宗用剛斷于江東夷澤潞易定魏清貝衛澶相淮蔡蜀夏一時率服而有唐遂以中振穆敬懿僖世益頹靡而藩鎮益雄張卒以亡唐則不知果斷而已向若后相綜覈名實畜其威武權而用之則仲康之業何至是而覆哉優柔不斷反受其亂此志士之所以長拂膺歟

諸理齋曰知恥近乎勇學問非頑鈍之家可激也

王龍溪曰精微之旨

夷羿傳

夷羿有窮氏羿從草羽或作玕同本作羿窮國之侯也作窮同偃以女偃出皐陶或云姓爲非也世紀云不聞其姓失之左臂脩而善射淮南子隨巢子五歲得法於山中括地象云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傳楚狐父之道吳越春秋云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之羿以善射著既學射于吉甫其辭佐長故亦以善射著見世紀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終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　迨事夏王王命射于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口懼之爲災而萬金爲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符子太康之立滔淫亡度娛以自縱民興胥亂迷畋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于河以距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時羲和沈湎于酒叛官離次將夷羿自與王命嗣侯征之羿遽隱慝及相之立爰逐相而自

陳眉公曰序事幽豔亦左之腴

立因夏民代夏政論語兼義云羿逐相而自立蘇軾云自立爲帝自鉏遷于窮石鉏今衞南窮石之濵卽有窮之地今壽之安豐地有窮谷窮水杜順而來皆以爲西郡刪丹妄矣按汲書羿桀皆居斟尋則宜在此與鉏相近豈得遠出西塞因夏民乎天問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此謂羿也蓋亦因誤予有以知天問非屈原作注以爲鯀阻羽山尤妄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卽伯封見禹紀叔先有仍之女美而鬒厥澤可監夔納之是爲玄妻生伯封貪拘忿纇寔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卽封豨史傳堯有封豨羿射之于桑林此也騷經等多言之如又好射乎封狐天問云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說者俱以爲豚豬殊爲寡理羿於是益恃射不修民事忘其國卹而蔽于從禽用不恢于夏家武羅伯因熊髡龐圉皆賢臣也乃弃之而信相伯明氏之讒子寒浞伯明寒國之君猗姓又以龐門是子爲受教之臣陳音狐父傳羿羿傳逢蒙論衡作龐門是子卽逢門也孟子作逢蒙或作逄門逄蒙同炎帝之後浞乃蒸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純狐羿妻名天問云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言羿能貫革之射人揆度而交吞之又云胡射彼河伯而妻彼洛嬪蓋有洛氏之女也注以爲宓妃妄矣傳言羿妻姮嫦者字也竊藥奔月之說特假類之言爾射河伯殺猰窳繳九嬰等並見淮南子植之詐慝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手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龐門取桃棓殺之家衆享之以飲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

伯靡奔有鬲氏杜敦厚謂靡夏事羿未審可見太康君也奚祿崩而出玦羿得之於是簒帝也紀云羿爲羿帝故奕申虞箴云在帝夷羿是羿嘗稱帝革制矣餘詳帝及是而滅今江寧縣北五十有射烏神廟羿祀也然射烏言堯時羿按九域志亳惟有羿廟後有窮氏窮氏羿氏

〇成敗不難見哉夫與死同病者越人所不醫與亡同政者屠黍所不處用賢則治有德則昌此不易之理也是故古人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秦爲暴虐羽親滅之而暴虐益甚陳爲淫侈隋親滅之而淫侈益甚安得不亡哉夫以繼體之君艱難不知而抵于敗是故不足怪今也躬自伐之而躬自爲之躬自成之而躬自敗之此何爲也邪甚矣夫人之愚也湛于酒色小病大死人舉知之而人舉甘之好任小人大亡小亂理之必然而小人必用今世固有

茅鹿門曰巷伯之詩投豺虎投有北正是棄窮一例

誨人以酒色亡身而自溺於酒色諫彼以小人破國而自惑於小人者矣是非不知戒也知思於憂患而死安佚也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鄉使文皇非魏徵之徒朝夕勉之以隋爲監則唐之爲唐未可知也太康以佚豫作禽荒般游亡度而亡其國是羿所親滅也而羿不知戒復恃射而忘國卹淫于原獸是又一太康也家衆享之顧非其不幸矣嗚呼服留黃醉紅裙豈其不知戒哉而卒自蹈之故君子非苟知之

寒浞傳

寒浞者猗姓潛夫論有猗姓括地象云過猗姓國是也本以寒爲邸姓國者失之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爲讒慝后寒惡之弃諸窮窮羿入之諼以爲相而信使之方羿之逐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于是蒸其室而虞之以于畋內外從之則繼殺而代之襲羿之號蓋循其所僭之名號外紀云不改有窮氏之號非也且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走陸是曰奡奡一作敖說文云生敖及豷澆倪弔切集韻澆灌字一作盪浞任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威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今萊之旅縣戈宋鄭閒邑弒夏后相爰革夏命易天明四十有三年爲伯靡所殺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絕及寒浞殺羿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年計浞之簒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曆云浞四十年其說爲近續漢書羿浞簒夏數十年泛言之而通曆等云浞二年外紀云十二年晃紀年云十年紀運圖云三十年其疎甚矣夫浞之年殺羿因其室而生澆澆長殺相相死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逮事而後秀猶滅浞以中興非數十年可知夏本紀猶言相崩子少康立益疎澆恃多力從欲不忍惡虐以逞朋淫不義而通于丘嫂岐曰康娛以自忘館同所止天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澆嫂也少康滅之及女岐天問何少康逐犬而顛厥首注少康因田獵逐犬襲殺澆斷其首又云顛易厥首注謂少康夜襲得女岐而斷之伯杼復誘豷殺之寒浞遂滅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父以爲天道之好還蘇竣之亂桓彝涕遺兪縱遮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死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桓侯惟有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君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亦請討之

李卓吾曰亡秦之事操賊之爲此特少頃耳好還之說尚有遲速一間

懷光罵曰若爲我子奈何亡我家邪對曰若天子股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天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之說惡可謂誼理也哉秦政焚書阬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已不分於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邪舍人須驗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而興竟以熾甕服索元禮作鐵籠以鞏囚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於天下而國忠亦即其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于浩遂有竟達空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違天地之道則天地違秦亦宏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於商奚間焉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紿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懿宗之曹操也隋煬弒父殺兄及宇文之變而父子更相爲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敬人之兄人亦敬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紿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紿以留虎之於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戕郭后康室其口既郭之戮亦以康室其口朱温令蔣煇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乃歸獄於裴季暨友珪之逆俾馮廷諤以劍犯温温亦走旋柱劍之擊柱者亦三乃歸獄於博王友文及末帝之討逆友珪竟俾延諤奏刀而延諤亦自殺矣夷羿之不道以臣逐君絶后夔而其妻與其相浞亦能賂厖蒙而殺羿子亦死於窮門浞能弒相而伯靡卒能滅浞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天道好還豈不明甚矣哉予觀慶封蒲嬖之於崔杼慶舍蒲癸之於慶封與夫元昊訛嚨等事而益歎羿浞之會舉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三后之裔皆王而有吳者卒夷昧之子孫視履攷祥湛哉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上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下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帝少康初㝱之弒相也后緡方震亟出自竇歸於有仍緡少昊後仍太昊後生少康少長為仍牧正殊才異略至德宏仁忌㝱而能戒之㝱使臣俶求之奔有虞為之庖正姚思妻之二處而邑諸綸綸今宋之虞城竹紀年楚吾得及寮師伐鄭圍綸氏者博物志謂汾陰古綸邑為少康邑疎矣方多艱之際何得近舍虞仍而遠即汾陰哉餘詳國名記有田一成眾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眾而用之也一成十里百井九百夫地五百人為旅八百家而五百人有增常數眾志叶也慶得四息伯杼曲列龍留季杼俱賢逮事乃俾女艾諜㝱季杼誘殪伯靡自鬲收二斟之燼滅浞而立少康汝國卽女艾女鳩之封猗夏被服彊圉朋淫不義而弗豫不虞少康乘之滅于過而伯杼復滅殪于戈復禹之績以紹都于櫟十道志云陽翟有少康城洛陽記云夏少康故邑永經潁水東歷康城卽此又瀛有中水城圖經云夏少康所造應劭云以在冠易二水間而名亦見九域志凡此蓋亦游都之類於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後漢書及汲紀年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晉志云禹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衰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正法度振凋㓜嚴祀崇禮撫瘍樂瘵而天下之民歸心焉是以振祚四百後世莫及在位四十有六歲陟年八十有八刀劍錄云夏少康三年鑄銅劍一文曰定光九子漳浦縣有九侯山舊經云禹子少康封於會稽有子九人流於此山而名新圖經云少康九子今訛為鬼侯山以為山魈之居者妄矣伯杼嗣

說

帝杼一曰松曼音讓見代曆世紀云或作公孫曼非是為帝輿世本云季杼作甲又云杼作矛注少康子輿也墨子亦云輿作甲中侯作予一作宁又作佇世紀一作后予集韻云予作夏后名音宁又作杼始作矛甲滅戈殪及卽位都于原紀年帝子居原自原遷于老王老王地闕五歲征東海伐三壽本作王壽紀年云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乃封其仲曲列于繒是曰繒衍傳作鄫至周為莒所滅魯襄四年有繒氏鄫氏曾氏宣室志有崇言曾氏陶唐氏之後以字為氏妄也封云西甌處於埤中劗髮文身以負俗曰無余無余者杼也[illegible]少康之庶子傳云季杼誘豷杼少康[illegible]長子不得謂季然姓書言少康崩時季杼尚少則滅殪非杼也寰宇記少康庶子無餘封於會稽世為越侯云無余紂誤初禹之會稽山也復于眾曰食其實者不傷其枝吾獲覆釜書以除天下民有廬里其德溥矣死則予欲瘞焉於是誅茅而邑之安民治屈以為之法及崩羣臣葬之至於太康歲弗及祀方皇不忍去人名其處為杼山顏真卿記山有夏王村其北有夏禹村張元之吳興記曰稽留山爰封杼以世祀蓋十數傳而與民編及周之東有無壬百姓奉而君之是為漚粵東粵越記云周還時有人生而言曰鳥禽呼嘸喋指天而向禹墓曰我無余君之裔末也將修前祀為民請命民喜而封之粵無壬生瞫生夫譚譚之子為元常故越北界有語兒鄉與萬歲曆之說異按國語通典作禦而越人謂兵為兒蓋禦兵云曁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或作允常非其子執狡滅吳而遂霸句踐也哀二十二年淮南子云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朝焉七世狡孱卯逃位巖閒寖罕越人熏而出之是為無顓卽子搜自句踐而下傳無世次按紀年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鹿郢立是為鼫與六年卒盲姑立是為不壽十年卒朱句立是為王翳三十七年卒王翳立三十六年卒子諸咎殺之諸枝立是為孚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十二年寺區之弟思復弒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故子搜曰越人三年弒其君其弟無彊為楚所破顓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史云粵之紀年無歐文忠云句踐五世王無疆非族散江南海上于越東野句餘姑妹姑於迭為長伯王德璉番陽記云東野王夏后氏之苗裔秦末為百粵君長餘並詳國名記無疆之長王後去琅邪王子尊尊子親失其民見越春秋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歐餘山在烏程歐文忠云諸子皆楚封之蓋雖散處猶臣楚為歐氏謳氏漚氏餘氏烏氏烏餘氏甌氏歐侯氏歐陽氏歐羊氏謳區歐甌漚並歐羊見歐陽碑同無諸保泉山漢帝王之閩中漢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故地都東冶建元三年閩越為東甌王遺助王救之閩末至止東甌因請徙中國帥其眾處江淮間此搖也後頗出因立治冶之卽東治今福之閩縣也按福圖經云句踐六世孫為楚併其後無諸以其境南泉山都之稱閩越王朱買臣云東越王保泉山在建安北界今衢之信安南二百里泉嶺山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俱會稽之城見福圖經按歐搖佐漢平秦漢惠三年封為東海王居東甌號東甌王顧氏譜云句踐七世閩君搖寰宇記云彊七世殆俱非建元六閩越王郢擊南越佗孫胡上書上遣將兵郢弟餘善殺之降乃以為東越王郢舉兵無諸子繇君丑獨不預謀乃立為越繇君奉閩越祀元鼎六餘善反元封元冬兵人東越繇君居服殺餘善降上以東越陋多阻閩越數反覆徙之東越遂虛今之閩川也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尋以漢兵眾歸分郡之會稽郡吳郡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餘不甌鄧俱其羕也越絕書云吳樓門外馬亭溪止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門外鴻城故越王城也無餘史表作毋餘並詳國名記後有

駱氏顧氏疇氏靈姑氏史無諸及搖皆句踐後駱舊作騶其將有騶力徐廣一作駱爲是越騶無本齊有馬編矣諸氏搖氏傜氏稽氏多氏植氏荻氏舌氏余氏越氏羊姓諸越亦有越氏後魏越勒彊並爲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會稽爲會稽氏漢初從譙稽山爲稽氏漢功臣有多軍封無錫越將子卯嗣云龍苗居仍爲竇氏六十有九世犨出北方仕晉二十世統以武誅入鮮卑拓拔部居南竟代郡號沒鹿回爲沒鹿氏魏穆命爲紇豆陸氏其歸華也魏武又復之爲竇氏犨字鳴犢葬常山故姓書又有鳴氏紇豆或作紇旦非懷正敗溺僇尸爲毒氏唐相與太平公主謀逆帝杼能帥禹者故夏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槐立

說

帝槐世本外紀或作魁非一曰芬是爲祖武並世紀立三歲而東九夷來御畎于方黃白赤玄風陽凡九見竹書及後漢書二十有六歲陟世紀二十八年紀年四十四年俱非子芒如立

名以主謂字以尊德名字不正則紀不順而文不從帝芬帝槐也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作懷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置韋於下上實豕韋於上下韋在桀時豕韋在南庚時又出劉姓豕韋在武丁時居中上韋國名也此猶可諉鄆無卹與王良竝著卽尤无恤王良也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何爲邪武子列上中士會列中上以至列帝杼玄冥之後而龔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人物之表也

帝芒如史記夏后芒鄉誕生音荒一曰和世紀帝芒又匕和芒如之元年首以玄圭賓于河見紀年乃東狩海紀年云東狩于海獲大魚十有八歲陟紀年后亡陟年五十八子洩立

帝洩一作泄是爲世宗見年代曆世紀云一名帝世誤二十有一歲六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畎白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緜是服從故范氏後漢孫子經書云東夷自少康後而出服王化獻其樂舞也二十有六歲陟世紀同年代曆十六年紀年二十一皆非子不降立

帝不降是爲帝江史帝不降卽帝降當音江山海經帝江也一曰北成世本世紀帝降或曰北成年代曆作江武一作江城非六歲伐九苑紀年五十有九歲陟紀年代曆同紀年六十九紹運圖六十三弟扃嗣

帝扃或作禹世紀喬云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年代曆作憑字之誤號曰高陽世紀曆云或名曰高陽二十有一歲陟世紀年代曆等同子廑嗣

孫月峯曰東山破斧之詩豈亦東音耶豈詩人博雅音義暗相合耶亦豈文同義異絕不相蒙耶

陳臥子曰夏道至此微末已甚復有勵精圖治之主丕念祖烈禹之明德不基遼哉

帝廑太平御覽音近是也世紀作廣年代曆云一曰廑又曰量江皆字之誤一曰頓見年代曆世紀云廑一曰頓一曰堇江亦字之誤立二十歲而陟世紀同紹運圖二十二子胤甲立人表帝廑在孔甲後失之

說

帝胤甲見汲紀年左傳作孔甲世遂從之非也按古有孔甲乃黃帝史官孔姓也無因以爲名號胤甲之立湎泮陂僻優而不敏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始衰諸侯叛之游畋黃萯之顏東陽萯山也天風晦冥遇神襚而迷字書云襚黃萯山之神能動天地孔甲嘗遇之呂氏春秋及地記皆作萯山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句之必殃帝取子之曰其誰敢殃及長幕動撩析而中厥足帝曰有命遂以守御覽云以爲守者守門之官劉子云析薪斬左足遂爲大閽呂氏無此取嘽緩之聲以爲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而民邪僻之心生矣晏子春秋云桀爲東音非於是得乘龍于河漢四龍也河漢各二史云二龍服云十二六俱非蔡墨云孔甲能擾于帝帝賜之言能順于天而天賜之傳者之妄不能飲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服事之賜之氏曰御龍左氏傳宅曰龍戰于庭流漦櫝之詳國語論衡如蛟妾事大似郭璞諫止任谷所化之女者既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已而求之懼而之魯或云師門非向列仙傳云嘯父冀州人梁母推其使火去之三危介登師門者嘯父之弟子也能使火爲夏孔甲御龍不能順其心意孔甲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近之山木皆焚孔甲祠之未至而道死異矣胤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刀劍錄云孔甲四十年以九年甲辰采牛頭之鐵作劍一銘之曰夾長四尺一寸黃伯思引孔甲劍一字銘曰甲以爲之銘天有祅孽十日並照於東陽有十日說別見其年胤甲陟以上紀年年代曆云三十一非子皋立

帝皋或作皐紀年云后昊立三年宜一之是爲簡皋世紀年代曆又作皐飽十有一歲陟葬于殽所謂南陵蹇叔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今洛之永寧三嵴山也說詳餘論子敬發立

帝敬發傳多作帝發一曰惠見紀年年代曆作發惠是爲后敬同上外紀云一曰敬其始卽繼諸夷式賓獻其樂舞紀年云元年于是思禹之功庸意於治十有二歲陟帝王本紀十三外紀云十一而弟履癸立世本皐生發及履癸史記人表世紀皆以癸爲發之子故杜預以爲皐之孫非也

帝履癸是爲桀桀名也或以爲號爲謚俱非初有窮之詐攘夏緒剸忽不絕諸侯

胥亂民罹癉毒少康中興比胤甲再淫亂姦雄畔渙而夏以汨震三傳而癸諸侯之存者不能以四千矣衛彪傒云孔甲亂夏十四世而亡班志云禹後十三世孔甲好鬼神孔甲後十三世湯伐桀誤也癸不務德好貨便佞慢神虐民侈後陳蔽嫚逐呪呰嚅呪恩信不申於國始還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有天門說見餘論乃大淫昏洪舒于民讒貸處穀而幼色是與穀祿也大戴禮孔子言桀紂疎遠國老幼色是與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又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汙池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憎然幾亡盛軍伍立兩億正書云桀有左億右億之衆自謂天父賈子云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滅亡而民以為罵恃其多力用其虎視不克靈承于旅天下之民悴崪焉墨子桀為天子生裂虎兕指畫殺人淮南子云桀之力別觡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戲大戲軍旗也故云遂擒移大戲桀蓋以此自號言能移大槊爾或作大犧者為牛非也晏子乃謂夏有推移大戲偽矣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注玉鏡謂清明之道虎視謂其暴虐以羊莘侯哆為相侯哆韓子作侈侯侈呂氏春秋作惟多羊莘一作于辛呂云桀染於羊辛岐踵戎外紀又作于辛云恃威陵轢諸侯者尹諧斟觀岐踵戎曹觸龍介之闕道其志乃胥為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荀子云桀惑於妹喜斟觀韓侍御云斟觀也皆桀佞臣世紀云左師曹觸龍諂諛不正賢良鬱怨按說苑孔子對哀公云桀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太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湯誅桀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壇而居韓嬰荀況乃謂觸龍事紂誤矣於是犬戎侵岐居之諸夷內侵畎遂入居邠岐之間杜佑云邠新平岐扶風申命任威以原侯夸帥孝經援神契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錐注后偷苟且自專也玉斗者渾儀金推言國之寶伐有唐歸藏桀筮伐有唐牧占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切用作事恐傷其父復伐蒙山得妹喜焉一作妹嬉故集韻末喜音希末只音妹以妹目之或音秣變也天問云桀伐蒙山何得焉王逸云伐蒙山國得末嬉列女傳以為有施得之師古云有施之女蓋以國語說施為嬉姓國外紀從之失之矣妹喜蠱惑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融好姣反而男行弁服劍帶而喜繒裂桀溺徇之每加諸己董謁云桀媚妹嬉常加於膝以金簪貫玉蟠媚之師古云末喜美於色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於膝上聽其言而失道湯伐之放之南巢遠味四海尸子云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天下厚矣列女傳云大臣諫喜謂桀曰君之威衰今不從皆以妾為亂習顧賜妾死桀乃行法過喜者誅忤喜者死譽者昌諫者亡羣下杜口矣駕人車以奉之井丹云亦見世紀廣優猱戲奇偉作東哥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驕溢妄行於是羣臣相持而唱於庭靡靡之音人以龜其必亡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囿竭山澤之材困野獸之足驕溢妄行云云阮籍惡樂論桀之末傳慕淫聲晨歌達於三衢聞之悲酸史記云大進倡優漫瀾之樂設奇偉戲靡靡之聲而伏書殷

孫月峯曰奇麗古宕過史遷遠矣

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負不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音更曰覺兮較兮云云入告于王曰大命之亡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尹乃去夏適湯侈屋室崇園囿傾宮旋臺晏子春秋云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旋臺在絳之正平寰宇記絳縣旋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列女傳旋臺瓊臺以臨雲雨傾宮造作傾反常若欹傾旋臺登之轉危常若旋轉所謂搖臺世不知作瑤瑤者非汙池土察汙察深也言洞地為池㨶狐批猰不足以攄志市縱虢獸以覲人之奔駭廣池漾酒一鼓而鞠飲者三千覘其醉溺且多發帛以希妖喜之一嘩新序云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列女傳云絡其頭復會于仍史桀為有仍之會賈逵以為緡非有緡叛之克有緡又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王以二女御焉愛而無子乃刻之苕華而弃元妃于洛二女曰琬曰琰刻名苕華之玉詳辨煌紀年呂覽云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末喜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尹盟誓滅夏云云詩志也或云元妃卽末嬉洛書錄運法云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末嬉觀帝為履癸妃蒙逢或音訛也然云孔甲悅之以為太子則疑矣給過善非弃義卽讒淫侈滋甚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衰人因財而進賢良日蔽而遠刑賞無信位隨財而行淮南子云桀之時日暗晦而不明道爛熳而不修弃五帝之恩刑厥三五之法籍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豫其意植社槁而𡉏裂容臺振而掩覆西老折勝黃神嘯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云云三王之法繆矣更為長夜之宮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昔而風沙邕之地室也博物志云川為陵山復於下方冬穿陵毆以就之酒渾而戮刑殺彌厚纏子云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大傳云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彌梁遂以是亡注云故彌窮其近也梁讀為掠滅皇圖亂歷紀書帝命驗云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曆紀殘賊天下賢人逃遁淫色慢易不事祖宗玉瑞不行朔不告大戴用兵云桀紂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邦大無紀玉瑞不行不告朔於諸侯於是天不昇純祆孛出枉矢射宋張鑑云桀誅諫而星孛紂耽荒而致彗世紀云桀淫亂災異並見兩日鬭射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竭彗星出鬼哭于國湯伐之書運期授云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參射又見書中候地震天血外紀天雨血水冰迅雷黃霧古今五行紀桀末年雷震殺人其年湯放之地吐黃霧見本侯夏霜而冬露命曆敘外紀云六月降霜大雨水史云桀末年俄被放里社坼汲紀年桀末年社坼裂因之以饑饉桀益重塞好富忘貧管子桀紂不肯感言于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桀之饑饉因於殘刑湯之大旱因於大軍皆人事也大戴云桀紂時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蠻八夷交代於中國於是天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殨黃五穀不升

劉和川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三反然後肯從見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或曰湯聞伊尹賢使人請之有莘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婚于有莘氏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照之以爝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
張受先曰聖人之巽以行權夏

民多夭疾六畜餠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王充治期云災至有數年歲有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桀紂無耗之災非也大夫
豢龍逢引圖進曰君人以禮義爲基恭信爲本節財愛民故國安而
身壽今冬不爲杠夏不束柎而視其死內有女華之陰傾而外有曲
逆之姦穢役民如不勝用財若無窮民無所附君子莫死焉惟帝念
之乃立而弗及朝遂死之郎關龍見潛夫論桀之大夫戰國策云桀聽讒而殺其良將注以爲逢則兼將也論
語陰嬉云桀殺龍逢後庚子旦有金版出於中庭刻曰族王禽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族王言必見禽妄也逢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旋王
逢之死當有故有辨見發揮耆艾又諫以爲祆言殺之見博物志金匱云桀時有岑山之水常以十月發民
鑿山穿陵通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有必敗桀以爲妖言殺之期年一旦岑山崩爲大澤水深九尺
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臺老諫而殺之六韜外紀作瞿山世紀等云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也自是衺人參
耦忠臣折口磬龜無腹蓍策曰施大臣同叛其信費昌乃徙族以歸
商大史終古亦負其圖哭而去之淮南子終古爲太史令奔商三年而桀亡論衡云時兩日並出東者
焰西者沈費昌問馮夷答云東若爲商西爲夏乃徙族之商傳言桀紂之世變異多矣日月五星圖云桀末年兩日並闘五星交錯枉矢
流火神見關龍逢引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火神祝融也如任昉述異記蛟妾等事亦是後魏虹女之類爾正光元年首陽溪有虹爲女
宇文顯乃進之帝過幸之不得異聲如鐘復爲虹而去未幾帝崩外紀從之亦不得云妄伊贄帝之酒保也醜夏
而耕于商陝伊尹商契之後有子履者天錫勇智得禹之籙齊聖廣淵
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七十里爲方伯安國云爲方伯故得專征法三聖用三俊
克寬克仁明德卹祀賢於諸侯聞贄之賢三枉聘而不至馳卽見之
既而幡然就商說以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桀愈自賢矯誣上天
簡賢附勢率遏衆力窮父兄恥功臣不任其遇女鳩女方夏賢臣也
亦逐去之贄既醜夏三年復歸于亳遇諸北門蟬連歎知夏命之將
墜也乃遂相商鳩方世皆以爲湯臣非也不期而會曰遇豈吾國之臣而曰遇哉蓋伊尹在夏時二友云子履之
沛遇擊場四面羅者一祝解而漢陰降東京賦慕帝乙之弛罟謂此子虛賦以爲成湯好田誤也
爰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既得仲虺萊朱於是有不讟者從而
征之葛伯仇饟初征自葛而昆吾韋顧亦斬乂其民粒食之民人戮
而不得以疾死於是伐韋伐顧伐昆吾以儆于桀誅其君怖其民東
征西怨載十一而征無敵於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歸之

臺姜里之路是也桀殺直臣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

者二十有六國征者天子之事湯之征得無稟命乎紀年湯七年九征南唐劉鶚云載十一征者伐二十二國也書中候
云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鄰國強負歸之傳云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故傳子言歸者四十國桀怒以諛臣趙梁
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重泉嫌于死履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
茅商子云封之非史云囚之夏卽均臺重泉在馮翊見漢志臺子履湯也湯有膻行天下之劾之
者且百國矣又得慶誧湟里沮東門虛南門塙西門庇北門側七大
夫佐司御門尹登恆爲佑始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試得密須氏
而知所服桀矣乃率六州攸徂之民以伐桀傳云景亳之命賁昌爲御世紀謂湯退居中野
老幼虛國奔之皇甫謐云同日貝職者五百國始用玄牡昭告上天神后皇天后土也用玄牡尙從夏誓
于衆庶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及桀戰於鳴條敗諸娀虛安國云伐桀升
陑出其不意皇甫謐云桀醉不寤湯伐之發揮有辨桀與其屬五百南徙千里至於不齊不齊
之民去之轉之郕遂放之南巢氏封之也詳國名記尸子以爲放之歷山故世紀云禽之焦門放之歷
山乃與妹嬉及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非也晉志亦云敗于焦焦乃娀地淮南子云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呂氏云戊子
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是矣尸子云革車三百乘伐之南巢收之夏宮益蹠呂春秋云商涸旱猶發師以申尹
之盟故合師從東方出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云章山名大沙或云沙丘壘子
云湯放桀干大沙戮尹諧滅斟觀昆吾氏皆桀同惡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郕按傳桀與昆吾同以乙卯日亡
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莫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則非戊子湯乃復亳會羣后退從諸臣之
位曰天子之位惟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無敢卽乃簡代夏復禹功
修舜緒爲副于天周書殷祝解大傳皆言三千諸侯會諸侯于鑣宮有湯遜辨見發揮大反夏政國還
鄣於旅反商之國號呂春秋云湯王爲天子夏人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鄣如夏是謂至公高誘讀如衣云
今兗州人謂有殷猶曰有衣故鄭於中庸一戎衣爲此讀康誥有殪戎殷之文爲是不知康誥乃文王事與武成一戎衣異陸氏從之疎
矣湯之國號不爲於斤切本將還其社不可遷如還都蓋勝夏已欲移其社於商地然禮王者當自立社不可以亡國
之社稷立於商臣扈蓋贊其不可者當移於桀之子孫國爾夫不可者湯不可之也世以謂欲變置社稷且以爲湯始欲遷衆議以爲不
可非也不可而欲舉是妄舉矣如欲變置是易社非遷社也乃取璽書置座右見周書古有璽說者以秦制乘輿六璽以璽爲
秦始者非老子云爲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
黃符璽是古有發明德作八政命於總章大戴禮遂賢良築五庫藏五兵與民
休息商君書爰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僂是爲東樓

按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大誅豪杰在位以來回祿信于聆隧百川沸伊洛竭泰山走三日泣宮中女子化爲龍俄而後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舍爲蛟

生西樓公（鄫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大戴禮云湯放移桀乃遷姒姓于杞樓蓋其析也或云湯封之樓非）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後之杞爲二後九世成公遷緣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于楚（楚惠滅之故傳云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或以州公爲杞後則非）弟佗奔魯受爵爲侯有封于陽其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爲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僂氏樓氏婁氏劉氏丐氏雝丘氏郁釐氏孫氏杞氏（夏侯嬰曾孫頗尚主隨外家姓孫而嬰子孫遂爲孫漢高帝云婁者劉也賜婁敬爲劉姓纂杞若畔董卓難改爲杞或作枹疑）桀立四十有三歲而放三年死於亭山（年代歷諸書五十二或五十三或云十二非）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十七世汲紀年并窮寒四百七十二年三統曆云十七主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世多從之非也六韜大明云禹之德流三十一世至桀爲無道湯得伊尹一舉而放之誤矣）嗟乎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然而猶有慚德而後世猶曰于湯有光是以君子不爲也（殷祝解言桀請致國而奔于千里奔魯百姓去之湯不前止乃放之無戰之文桀始走保三鬷故伐之也別有湯武二誓說）始夏之興青凋止郊雨金櫟陽而祝融降於崇山（崇國之山非驩兜放處）及是回祿信於聆隧容臺覆岱淵振庚亡瞿踏而湯之里社鳴焉亦天命之反郭也（里社鳴聖人出湯社鳴見春秋潛潭巴淮南注容臺禮容之臺桀不行禮振動而覆外紀堯山崩庚山亡五行記云夏末年瞿山地一夕爲大澤深九丈九年湯放之）禹初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爲氏有泊氏弗氏鄩氏鬻氏冥氏鄍氏褒氏沈氏男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姒氏弋氏綸氏（弋即姒定姒杞姓公羊作定弋休云莒姓誤矣或作戈失之泊見潛夫論或云鮑非也春秋公子譜鄖出姒氏郡姓解一作鄩誤弗見世本姓苑作費然少昊後自有費故金石錄云費少昊後陳湘姓林云音蜚夏禹後自不同如無極長房出此孫盛蜀譜云益州諸費名位者多字本作棐鄩弗同漢有鄩修公孫費臣綸直）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辨證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把南字長荊州號南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平玁狁宮括爲文王臣封南陽侯生邵成王司馬封白水侯生宮宣王時南陽侯生伯莊王上大夫南季聘魯宜宮之子云）褒君事夏至幽王嬖褒后遂亡周而褒亦亡矣彤伯事商而沈子亦滅于蔡矣（定四年）姒敬叔仕于齊采於鮑爲鮑氏包氏（或云鮑齊族非也魯季公鳥妻鮑文子女季姒也黨丹揚包乃泰山鮑莽難後）成王封夏公又爲夏氏夏后氏差氏禹氏（王孫孺百家譜蘭陵蕭道游娶禹氏女而南唐將有禹萬成風俗通云支庶以爲氏史記又有斟氏戈氏有扈氏非也乃高陽後）桀崩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遠周日盛曰獫狁（玁狁凶奴桀產引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子獯鬻妻桀之衆妾居北野謂之凶奴蓋別號獯鬻故服虔謂堯時爲獯鬻又史黃帝北逐獯鬻非自後世也晉云淳維馬後又云軒後畏其干紀則又不能別矣史）秦有匈奴單于頭曼者復入于冒頓蔚爲彊暴破東胡走月支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燕趙始長城卻胡李牧將破滅襜襤秦亦被蒙恬城逐塞外既侵燕代窘厄漢祖於是屈婁敬之策和親單于繇是稽胡子孫感漢爲劉氏（望河間河南）扶羅助漢死子豹生淵居離石遂號漢二世而聰滅晉曜改曰趙石勒夷之（四主二十五年）勃勃興朔方爲赫連氏（右賢去卑之後中平中羌渠扶羅將兵助平黃中扶羅子豹爲左賢王生淵爲前趙右賢王去卑裔庫仁）三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伐氏雲氏其始姓虛連題是爲攣鞮氏（范史虛連鞮）厥後異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雕氏凋氏（漢表匈奴王雕氏凋見載記）盧氏赫連將呼盧古（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與蘭須十三人姓宜皆出此）宕昌白狼之羌亦其散也有宕氏庫氏党氏渾氏房當氏（夏亦二十五年夏錄勃勃詔云朕皇祖大禹受玄珪之錫號夏朕祖北遷幽朔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爲劉氏從母非禮朕以義易之王者係天爲子是爲輝赫實與天連今改氏赫連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故號大夏亦聰之族也晉書以聰爲冒頓後勃勃左賢後而党出西羌故姚秦將党耐康曰祖本夏侯氏後爲羌豪隨書以党項白狼宕昌爲三苗後失之党集韻作党鐵氏本曰鐵伐勃勃云庶支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是也）

古人有言天下之勢猶一堂也夫爲堂者必得乎基址柱石然後堂可立爲國者必得乎賢人君子然後國可存也基址堅柱石固是故居之安而罔飄搖之患賢人至君子用是故處之泰而無杌隉之憂賢人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久矣其可以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僵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鳩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昔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何爲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夫如是奚其喪紂之去武丁未遠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革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然則國無道而幸存焉者亦必有人焉而爲之也桀之久其位惟可知矣君天

下者何至掘基址而仆柱石哉

帝太康

雅德曰太康失邦五觀胥怨其兄之不道而弟怨之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固如是也小弁人子之爲詩也是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爾於其親不得而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爲怨亦有道矣思而怨怨而不訐是故虞帝怨中生亦怨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歟方幽王之惛也將放其太子宜臼而殺之夫爲人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己於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而不怨小弁之怨親其親也親親仁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於此猶得而相忘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禦務急難誰如兄弟至於失國而不怨則亦路人而已矣小弁說在發揮烏乎予於五歌見五子之賢而可悢也古之爲會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三者備然後出會者所以講信而修睦也猶必仁者以爲守而後出洛表遠矣十旬久矣雖無后羿蕭牆之變起矣鄉使太康弃國不務五弟之中有一人焉爲之守吾知夷羿之不作夷羿雖作亦可以不亡矣曷至五弟皆從傾國畢出以致於覆沒而莫之救邪柳莊曰如皆從孰守社稷太康之萌倀於是甚矣五子安得而不怨哉

帝少康

天下之亂未有如夏氏之久者也羿浞之篡蓋歷四世幾于百年其根株可謂固矣少康之初以夏遺孽布德兆謀旋收其民而用之蓋五十有餘載然後始克復祀是豈商周漢唐中興者比哉皇父謐以爲少康之興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漢再命不階成旅平

陳臥子曰先辨內外後辨難易鏡古猶如身歷

暴反正續漢書謂復夏尚有虞思伯靡內外之助光武起自匹庶靡有憑藉以數千屠百萬克復炎漢無以加之是則俱以過少康矣豈亦未之思邪大抵因時特起者易爲功而誅鉏積難者難爲力故論成敗而不徼其時勢之難易而惟其一日之功言之未見其可也羿浞澆豷皆積年在內盤錯強梗之姦而王郎王尋者乃一時在外崛起不根之盜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世世之人有所席則有所懷無所顧則無所賴是故懷寶越都者競競一跲惟恐失之而爲計愈拙罄身摩壘者滔滔獨往無所顧惜則其從也輕唐神堯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其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光武之興亦可謂因時而特起矣一成一旅惡得以是殿成功哉以數千屠百萬是直一時之幸又可論之常勝之家邪於乎喪亂百年民心亦離夏矣浞豷之強梗以南征北伐之威討之猶懼或殆以光武而誅鉏希不傷其手矣竊尚論之后少康之志與夫辛苦艱難越句踐可略似之光武不足媲也雖然禍亂之小大抑又懸矣彼高貴公之以高帝爲論劉知幾之以劉蜀爲比擬人其倫於是爲爽

帝杼 越

甚矣人有肖其祖也夏禹長頸鳥喙少康亦長頸鳥喙越王句踐亦長頸鳥喙非惟貌之肖也自夫椒之辱棲身會稽以致姑蘇之霸其辛苦艱難又何與少康無異歟兩越之分備國名記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族也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爲稱也春秋書侯伯俱從其實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謂吳楚夷也哉聖人貶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人也何貶而況吳楚亦皆先王之後耶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土無二王而此四國嘗稱王矣肇削之際於辭弗順之故變之而曰子示不可璽書一王非有貶也禮婦人明旌祠版有封書實封無封書夫人亦是意也或曰滕侯來朝以其臣楚杞侯來朝以用夷禮故悉書子斯亦繆矣二國嘗時固自有說非示貶奚以信曰不志葬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

楚之君將何以爲辭此不得而不子之非貶也春秋蠻夷雖大曰子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十四年吳子光卒是矣左氏曰其葬僭奚獨四國之葬僭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聖人豈徒較其區區毫末之僭哉春秋雖邾杞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不書知難乎其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越王卒葬王則是與天王無異矣故必子之

帝廑

於乎夏自少康而後周自宣王而後皆累世循常政事無大過人可傳於後世者何邪豈非先王之後紀綱大定法度素著苟非孱虐惛悖則雖以庸常之君守不變皆足以保其宗社而太平之後富庶之世雖以中材之主血氣未定作聰明事改作厭鈍騁駿以乘快於一騍而乃蹶而遂不起歟繇是觀之任智者固不若愚而騁駿者未必如跛也蜚廉終日馳不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鍚而危然深坐以觀焉者常自若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致中和而不於其未發之前求之則其所見無非喜怒之與哀樂其去中也遠矣而況以淫于游于畋于觀于逸以害其心哉極欲易衰省欲難老此天之常道也是以古之聖人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土階茅茨惡衣菲食而不徇乎其外紛華盛麗以堯禹湯文之君爲之應未害也而數君子必不爲者知其蔽物累德而無益于己也好大喜功澤車美室作章華建極殿晝夜照作架瓊而結綺與夫爵蒙犬馬刑及矜孤殺夫而奪婦者皆以速亡而亟斃則庸常之君守而不變有足多矣嗟乎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故君子於此不可不致於學萬乘之主不致於學不知性命之重道德之尊而爲耳目情欲之所牽役以兵刑貨利膳服聲色賊其身害其政而致於滅亡夭死者可勝痛哉然則人臣之欲以生事動其君與人君之欲大有爲者可不爲之卻顧而深思邪

帝甲

漢儒之言左氏以五靈妃五方行而爲之說龍爲木鳳爲火麟爲土白虎爲金神龜爲水水生木水生則木王木生火木生則火王土與金水亦復如是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水官修而龍至木官修而鳳至火官修而麟至土官修而白虎至金官修而神龜至於是又爲說曰視明禮修則麟出言從義服則龜游貌恭仁成則鳳來思睿信立則虎擾聽聰智得則龍見皆言修母以致子其爲祥瑞之說也蓋如此可謂屑矣雖然天地之間不離乎五拓而言之則是理也故東方多龍南方多鳳西方多虎而麟游乎中土北方一六虛危無位是故神龜藏六而神顓頊王者之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而招搖大角乃在其上斯亦以其粗尒至於其微則有能言者矣後世國不修其官官不辨其事而小大之政闕故傳曰水官棄矣而龍不生得王者之行亦以南面言蓋前旗後旐左旂右旗而招搖斗柄大角軒轅麒麟之宿太常居中建四方也

夏后紀下之下

路史後紀第十二卷下

路史餘論

目錄

第一卷
路大之訓
海國
八會文之初
太素之年
杜宇鱉令
五勝相感
五龍紀
野叉落魅
第二卷
重卦伏羲
書契說
九井烈山
事始
請雨書
赤松石室
臯禖古祀女媧
臘蜡異
先飯
畫炎陵
第三卷
許繇
夷齊首山
五旗五麾
五行納音說
鼓吹
神荼鬱壘
鸑鷟
拓跋氏
鍾鼎
井田之法
第四卷
諸爲陵
五祀
解廌
好學釋者不能惑
俗士不可爲史
䪫鍾說
孿生坼疈
天地合祭
燔瘞無玉
天地各兩牲
第五卷
上帝
六宗
魯郊㲉
商周之際
麟之本說
麟難
騶虞續

春秋用周正

第六卷

孔子生日

鮮卑烏丸

唐國慶都

平章百姓

九族

七廟

堯水不禱

星次

書唐月令

沈璧

第七卷

蓂莢

五老人

陵臺

緜余氏

去凶年

呂梁碑

歷山

大尉

小人之過必文

瞽叟殺人

第八卷

即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

原尸

鑾車

舜帝無爲

禹臯戒舜

賡歌

堂上下樂說

南風之詩

舜爲法於天下

有天下而不與

第九卷

西王母

黃陵湘妃

女英臺

鄧至　爰劍

黃熊

啓母石

無支祁

四載

九藪

奠高山大川

第十卷

雲夢

汴

敷淺原

三江詳證

九江詳證

沇泲

息壤
龍負
十日
天門
餘論目錄

路史餘論第一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謂路謾按爾雅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爲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之外惟弗得其說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叵不知也据遂人職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徑通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本匠人王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之經涂野涂以爲都之經涂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宜然也又按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而堂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爲之劇旁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七達劇驂八達爲之崇期九達爲逵涂莫枝於逵莫小於徑莫大於路故兎罝言在彼中逵在彼中林以中林之德晦中逵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遠近修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史之云爾公曰善是皇王太紀之義也無以易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北極且在人北凶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小大與會稽海上無異烏弋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百日至於條支國臨西海間之惟云長老傳聞有昆侖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獵千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雖未究悉而佛告阿難閻浮提海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二千三百所其餘小洲在諸海中或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蓋有之矣大食之國在珠厓南其王使舩齎糧南去窮之八年不極其西南岸計糧有限途取莫繼而還八極之際何可得而既邪

八會文之初

☰乾天也本乎三畫之☰天字本只如此古文作云非謂一而大與乾同音故梵語竺乾爲竺天班固以天竺爲乾竺釋名云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舌腹言之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故異域有狄因切近以轒人亦爲此音也巛地也本乎六畫之☷父母之道也巛古文坤字見漢服志古文又以巛爲順字坤順也天陽物故天乾一音地陰物故坤地兩號水坎也本乎☵篆爲水一居中火離也本乎☲男女之道也篆爲火二居中水內景故一在內火外景故一在外天地自然之理不可易也而亦不可得也予嘗以智索之而不可得以離朱索之而不可得以子野索之而又不可得三索之而不得也乃以罔象索之而得焉故忍與流俗言也今夫困有中孚之象☲而非有小過之象焉☵故其緜曰信及豚魚又曰非鳥離之鯤化爲鵬正爲是也困近坎非近離此可與流俗言哉後世非爲飛而困爲鼡流爲蜚淵已失之矣而李騰乃云非朱爲非反非爲鼡此何等語邪非古之飛字史漢用蜚蔡湛頌與孔耽碑皆以飛爲是非字古通用也吾聞南丹洞陽上館爲學上王龍賜說玉字之訣皆諸天內音非玄之炁自然成結八角垂芒精光亂視道君說偏皇人注之赤明玉帝於北土煉文亦火瑩發於字形菡林枝葉皆成紫書而三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諸僊皆謂鳥迹之始迨夫四目開運爰復甄符闡秘以惠黎元而天地之妙始黨蕩而不可制矣蒼牙法龍而書契作伯牛睹穗而時令敚玄律體雲少顥鸞皂高陽科斗玉

子僊書八眉龜兆伯禹象形牟光倒薤呂尙連錦周佚虎書史籀複篆伯氏珊殳子韋轉宿雖其屢變而俱本自然至於相期刻符趙魏之英與古始離又變而爲上谷之羽人八分元岑之尙方徒隸與夫盱陽佐書主父行稾而或失其眞矣然其天地自然之妙猶或存者頊予嘗病世之說文字破碎大道胡言漢嗽囒哶儕拏而不可爲解使後之人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逮觀童氏錢書王球集古若薛氏之鍾鼎款識洪公隸纂隸續之書乃知往聖心畫猶有遺者於是自慶曰天地之純何嘗而不存乎史皇羲氏之意斯亦可以見矣世徒罪斯變古斯知草創豈能變古哉人自不之思爾若夫瓊羽之門連福之書四司所保青空捸名固玄名不著者之不得而闚也吾而闚之抑不知天帝之捸之邪其譴之邪捸音脩

太素之年

按春秋命曆敘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漢嘉平中沛相計掾陳晃上言曆元不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荒誕按禮含文嘉推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爲曆本故鄭玄云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纔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而僧一行以太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然則太素以來之年從可知矣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茎此道之根本也惟蹟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近世邵堯夫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故名雍字堯夫後世必有辨其學者以今釋氏又有所謂祕法華三卷者言開闢以來悉本廣雅而增益之譎妄尤甚其徒更鬼神之以誑流俗每見士夫更問不知其淺陋也且以疏仡之紀始自黃帝於今不滿四千歲爾稍知氣數諸說廢矣何卷帙紛糾之足惑乎

杜宇鱉令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鱉令鱉令者荊人也舊說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爲西海君自立爲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岷山爲蓄牧南中爲園苑時鱉令死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爲相後禪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禪之而淫其妻恥之死爲子巂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爲曹帝王者据風俗通等鱉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鑿之蜀始陸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禪焉是爲蜀開明氏年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尙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尙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遠記周襄王至鱉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蘆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據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鱉水名也字一作鼈音別縣在牂柯集韻音彆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之紀杜魄荊尸爲妄鱉令亦作鼈靈墓在郫西五里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予求五運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獺膽分盃十膽鳴釜冢灰傳漏啄木愈齲叵湯引獺鵙枝速語堂蝘之氣含之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箴綴舟帶而蚍去

狗舐礬而疊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齊固亦有其故矣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礞錫以茄畫暈以蘆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煞雛蓋不得而詆也今夫魫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礬線不熱翡翠屑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疾發癩疾作而䖝血動蠶餌絲而商絃絶投醪醉士望梅止渴旣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駝烟殺蚊犀火照怪磁石引針虎珀拾芥勃荷醉猫皂莢宜蟹桼以蟹散栗因酒壞麻得桼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鱉鼈匡鹹石灰正醪戎鹽纍卵青蝎還錢礜角續劍鸞膠集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可得而復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陀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五龍紀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后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爲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商龍金僊之類而以宫龍土僊爲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爲龍之迹行無爲之化爲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僊詩註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黄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黄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宫西南亦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野叉落魅

落魅羅刹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與林邑爲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野叉夜叉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叉城其人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蘇都匿亦有夜叉城城中有夜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關祭之或逼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尸䰟其中博物志言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玃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叉窟沈黎即今黎州漢源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　狗國即五代胡嶠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頎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絶域見乃爲異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爾

路史餘論第一卷

路史餘論第二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赭衣而貧舂于岩既夢乘雲遶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畋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耒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用以卜筮如竄繇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可衍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書契說

書之敘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按書緯與孝經援神契則俱以爲三皇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而班固鄭玄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爲文籍起於五帝斯大繆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於羲炎豈五帝之爲哉嘗竊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於羲氏有不疑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遂爾從之善取據矣班馬之言類達既已辨之亦謂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宜與天地並興況史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烏得云無文邪且洞神論三元八會爲三皇之前烏跡之始雖世無有然無懷氏固已封泰山昭姓紀號播之山石其書略已見於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爲不迮也又況無懷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鑱勒見之封丘曷得謂至黃帝始有書契乎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荊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壍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蔭人卽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卽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於厲鄉者老子亦生于此故崔氏瀨鄉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祇今眞源老子祠北三里有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丹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穰之九井與江寧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爲陰竇使相通引東巖水注之卽今之九井寺固知巖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寧

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爲烈山氏之故迹乃伏滔記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亦曰溧洲非古之烈山也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夫物之始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爲有不由己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宮室之爲用可重而其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魯侯有云君爲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協禮難矣哉原智者之創物存乎記注曩之人裒之者亦已衆矣然而或猥或略僞謬實繁稽之於事賢者爲忸易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也而新論以爲伏羲黃帝內傳以爲黃帝謂伏羲者蓋以呂覽赤冀杵臼爲伏羲之臣謂黃帝者蓋以世本雍父踐舂爲黃帝之佐爾夫神農之耒耜亦見於易其爲斧斤作鉏耨則見於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本則以爲垂作耒耨字林又以耒耜爲皐陶所作是伏羲先耕而爲杵臼神農不以耒耜而耕而易傳之言且不信矣古史攷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甑火食之道始成斯蓋本之周書黃帝始甑竈蒸穀爲飯烹穀爲糜燔肉爲炙之說茲大繆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孰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之可蒸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之書最爲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觱篥胡笳羌笛羯鼓胡牀兜綿犹錦鞾敦塔寺之類不窮異方而惟以見於中國者爲始猶云可也有如堯之羹紂之箸稷之隘巷舜之牆里伊尹之屨吾丘子之鎌胤之舞衣公劉之橐囊秦穆公之沐浴不究在昔而惟以見於傳者爲始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爲千秋之倒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爲迂以拓跋爲拓拔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識其爲妄指旃爲氈認蘇爲梳是亦升謝堂覓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哉

神農求雨書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禁伐聚蚍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繒祠共工八生魚玄酒膊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蟆焚雄雞老猳闔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猳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暴釜爲壇南門外植十赤繒祠蚩尤十赤雞丙丁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雞猳如春祠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五日家人祠中霤及稷以母飩五壇帝旁植五黃繒戊己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黃舞之老者黃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尫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鰥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祠玄冥以雞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鄉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爲龍開陰閉陽焚薪薶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毋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視一月諸巫母聚郭門爲壇以脯酒祭女擇寬便徙市毋納丈夫丈夫

毋相從飲令吏妻各往視其夫到即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諸方備具蓋本諸此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雩禮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雨澤以爲農也故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于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爲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侯也既耄移老襄城家于石室故齊孔稚玄館碑云赤松家于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爲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於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皇初平爾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爲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爲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輿者在黃帝時啖百草華不穀至堯時爲木工故傳謂帝佶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末代之數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墺豈其所寓邪雲陽之迹邇于炎陵可得而詳也

皋禖古祀女媧

孌媒言禖孌稷言稷神之也

皋稷之神女媧是嚳末世已失其源謂爲娀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嚳郊禖則郊禖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娀駘同列豈得爲娀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爲簡狄吞鳦卵而生子得王以爲媒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爲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禋祀以祓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禖非立於生契之後鄭志譙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禋乃於上帝至娀簡吞乙之後後王乃復祀之以配帝若昔先禖則廢之矣斯說爲覈然乃不知其爲女皇至商而祠簡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禖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於高辛也束晳云皋禖者人之先也盧植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以三牲請于高禖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而古有禖氏之官因以爲之神斯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於是始立禖祠城南下洎北齊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　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以伏羲與嚳猶不及女媧云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合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主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六樂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氏掌共仗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骴取其老物以息蓋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故既蜡則飲酒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敘令得極歡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蜡祭遍及五祀蜡則於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於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於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爲祖而衰臘故

木行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戌辰今魏土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禮歲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黃精之君感德在未而坤位於西南辰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未祖而丑臘魏名臣奏司農董遇之議亦謂土行之君且以未祖丑臘而魏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著日師說惟以感祖而終臘此即隆之說也厥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伊耆下至毛介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丁亥蜡百神失厥所謂至開皇始以建丑用臘貞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令蜡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俱非古典請除之而以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從臘辰以應土德益失之矣（六典唐以季冬臘前寅蜡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神農后稷伊耆五官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嶽鎮海瀆五田畯青龍朱雀麒麟騶虞玄武五方山川以至昆虫一百八十七座）皇朝乾德元年蓋用戌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大蜡和峴以爲蜡者臘之別名遂援開元之事而以今所行者爲非於是三祭同用戌其合矣乎

祭先飯

老者多假佛者多贖假故敢爲妄贖故敢爲誕理勢然也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食祭所先進主人先進則先祭後進則後祭春官大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而膳夫王食與肆師之饗食一皆授祭亦以報本反始也玉藻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飯而飲俟命之品嘗然後惟所欲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少施氏食子以禮而飽祭則作而辭疏食不足祭也客若降等則主人延客祭而後祭客不降等則遂先祭瓜尚環魚尚膴而殽之序則徧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湆醬若餕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而工所以賦茅鴟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置籩豆閒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今世固有當饋而祭者實本諸此其爲佛者竊而倣之既久而莫究其由則又引而入之佛鬼之說曰爲鬼設也亦可嘁矣據紀聞錄有謁薛相訥之子直者未食先祭直曰是奚爲者客曰釋言曠野之鬼食人血肉而佛氏化之制爲此戒且食而先施得其命壽延長直詰之曰若何妄邪何所有佛何者爲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而子信之邪子俗人也若直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錄所記乃謂于時空中有聲責者若云迨午且死及是果殞可謂大妄夫人之死生雖天地有不制佛鬼奚爲哉使直之死爲果然耶是亦適與死會而山鬼得以憑虛乘釁倡嚇而厭祟之爾柰何世俗更益崇信多見無識雖然世之誕妄豈惟二氏哉其在儒宗固有之矣謂寒食爲介推謂五日爲屈原與夫七夕牛女之類其與佛者中元目連等事何以異然而舉天之下奔走企羨至數十百年而不可止君子於此可不攷駁其流而微怪之是信耶據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公曰夫黍以雪桃也子曰丘聞之矣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則子之先飯特先飯爾而先飯之祭未可廢也善乎王符氏論陰陽巫祝之說曰賢人君子秉心正直可與言也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而破膽矣今不順其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是猶羸病之人且畏螻蠷而欲俾之觀虎其與怖而死者又速矣今之畏佛者類此

題炎陵

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在古最爲長世者葬於茶陵見於郡國志帝王世紀予作路史紀之詳矣後十有五年始獲拜陵下摩挲古杉俯歎石麟追懷曩初怳爾隔世　淳熙十四年正月乙卯炎帝外臣廬陵羅泌書

路史餘論第二卷

路史餘論第二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恥之而逃於箕陰且以爲由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僖方回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爲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冢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爲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之請屬天下（朝者亦上見下之稱昔周公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而七十人是也）而傳謂由隱沛澤之黃城耕於箕山之下沛澤卽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張受先曰亭名古雅）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爲許由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故譙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由切恥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疏者云哉益部傳云堯傳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徵焉魏子且曰許由立身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於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退之至也而樂錄等直謂堯以符璽禪爲天子說者過之夫由之避堯寵也退處箕山故其卒葬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於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邪（王倪齧缺其說如彼而洪慶善言長沮桀溺爲沮如淖溺示混今若濁無涉川濟難意）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下託天下也由之辭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亦言堯勞於民求以託其民以由能重天下之民故此託之而且以天下之民爲重故不敢以輕受斯得由之心矣是何魏惠將授國於惠施惠施不聽謂惠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舜也是欲子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由是欲主之堯而子之由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稱是今無他行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主首布冠而拘于鄄齊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於王也犀首顧欲窮之謂張儀曰請王遜先生國而先生爲弗受則王堯舜而先生許由矣衍因請王致萬戶儀因令舉比數見衍王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語之由豈從爲妄者資哉論高而過實弊之至也故君子之爲遜顧時而已矣無故而爲遜何取焉（如此意量是大于許由）

按符子云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生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予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檽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牖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夷齊首山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卽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卽蒐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爲據邪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以爲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歿武王卽位使叔旦說膠革於次四內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啓

於共頭之下盟曰世爲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各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卑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而遽爲之其治尙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易暴也今天下闇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結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巽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而爾雅云芑白苗捷爲舍人以爲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爲飽以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李德裕且以閨媛不薇爲不智不義棄兄之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皦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五旗五麾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法白虎曰典北法黑蛇曰旂中央法黃龍常見河圖書五麾五牙旗也爲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隨所見舉之以牙爲飾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旦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軍于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以輔官軍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爰制其陣而黃帝八陣之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巽也在通俗文車當謂箄箄林宗別傳部從事宿仲琰柴車編荆爲當是也

茅鹿門曰高明之家往往溺于惑矣操何說以破之以勝之

張賓王曰行軍之道上泝九天下底九淵制器考理物之不苟如此

納音五行說 婚曆妄

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妃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爲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爲君子丑爲臣子丑甲乙合而爲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絕絕中受氣惟相妃而取之爲不同爾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王之地故甲子乙丑爲海中之陽金陰生于午火王之地故甲午乙未爲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爲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爲陰匹陽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得七七爲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數其干不數其支此謂納音蓋亦旋宮之法夫妻子母相濟相克相上相下而吉凶之兆著矣草有莘與藟獨食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而煉之爲剛理固如是然嘗怪代有所謂勘婚曆者以某命合某命則不利以某命合某命則大利或以生或以死未嘗不切笑之夫天地之閒固有是理矣而決非此輩所能知者是書之所言決不究是理之所在父病推其子祿妻災課以夫年理固不易消而息之則思過半矣

鼓吹

蔡邕禮樂志云鼓吹岐伯所以揚武德也而劉瓛定軍禮以爲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鐃歌岐伯所造故陸機鼓吹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軒皇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西帝內傳云元女請制角二十四說文及晉書志通禮義纂亦云然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雹聲鼓鼙以當雷霆皆元女

李皐吾曰二神亦名教司李也世人之學妄滑而荼鬱不一二見何也抑今人之妄滑荼鬱獨怒處與

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爲帝會羣臣所作清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六典樂錄說者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御之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多思歸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吹角三部云

楊升菴曰今制吹角以爲起于曹子建其說出于近世之胡公儀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証極爲博洽但引晉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司馬爲吹角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拯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恐出臆說○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鼓止角動次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神荼鬱壘 儺

禳架之事從古而有今人家正旦門設神荼鬱壘爲說漫汗按風俗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荼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妄滑人者援葦索執以食虎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黃帝乃立桃人於門戶畫荼壘與虎索以禦鬼其爲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鬱律戰國策又作余與鬱壘厥義同也故集韻中壘音爲律蓋神荼者伸舒也而鬱律者苑結之謂也周代多以荼爲舒如公子荼夏后荼是也西京賦云蠝鬱律於岩突聲鬱屈也沈佺文云鬱律構丹巘形鬱屈也而累豖又爲鬱𩀱王充亦云禮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爲相校較之狀蓋律鬱者嵔壘之類也相校較則鳴分裂魄然若敞裂者氣射之聲也鬱律忽發中人則死其引山海經鬱壘與舊儀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鬱曰律則失之矣且黃帝內傳云黃帝始儺而莊子有游鳥問於雄黃逐疫出魅擊鼓呼噪與黃帝立巫咸之事則神荼鬱壘爆竹之事可知矣舉世多說故發之

按禮緯曰顓項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瘧鬼魃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皮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也

鸞鷖

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以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軒轅之丘沃旻之國鳳鳥自歌鸞鳥自舞元命苞云火離鸞鸞運斗樞言天樞得則鸞集演孔圖謂官以賢舉則在野帝軒題象鸞鳥來儀周公歸政制禮而鸞復見說文以爲神靈之精雞形赤色五彩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而孫氏瑞書謂是赤神之精鳳皇之佐狀類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敬讓禮節親疏有序鍾律調協則至亦山窟氏之國標山之所廣都之野而南禺之山乃多鳳皇鵷鶵鸞鳥張華云鸞者鳳之亞也似鳳而白鸑初生類鳳久復五彩變易禮斗威儀云其音如鈴鑾鑾然也周成王時氐羌獻鸞鳥於是法駕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逌抱璞子云聞樂而舞至則國安樂其雌曰和而禽經亦謂雌和雄鸞爾雅注曰雞趣郭氏按亦名鷖屈原云駟玉虬而乘鷖是也山海經蛇山有鳥五色其飛蔽日名曰鷖九疑之山五彩之鳥飛蔽一鄉蓋即鷖也昔華陰辛繕連辟不至鸞集其槐雞首燕頷蛇頸魚尾五色而青多其高五尺光武詔問羣臣俱以鳳對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五五色而赤多者鳳黃多者鵷鶵紫多者鸑鷟青多者鸞白多者鵠是鸞也非鳳也於是三公避位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木上文章五色王阜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使授官椽公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鸞乃舉足垂翅應聲而舞棲止縣屋旬餘而去（阜或作輔）大抵鸞鳳多應仁孝嘉音聲而鸞尤識鍾律鍾律調

則和鳴蹈節而舞謝承書方儲母死負土成墳種黎株鸞鳥棲上蜀賓王結置峻祈之山獲一鸞鳥甚愛之欲其鳴不能乃飾以金籠享以珍羞而鸞愈慼三年王妃乃言聞之鸞鳥見類而鳴懸其鏡以映之鸞覩影感契慨焉悲呃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范泰因作鸞鳥詩序敬叔異苑從而記之亦可見禽鳥之仁義矣

山海經云女床山有鳥狀如翟玉乘畢備身如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太平周成王時西戎來獻

拓跋氏十姓

後魏之先爲拓跋氏至道武都洛陽乃爲元氏魏法七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漠雄爲南部大人爲拓跋氏生嵩北平宣王道武以其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至孝文以獻帝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氏爲周氏次依樓氏爲婁氏立敦氏爲丘氏俟氏爲萬俟氏叔父乙旃氏爲叔孫氏疏屬車輥氏爲車氏凡十姓又有八氏按庾信李敦傳云道武兄弟七人分爲十姓丘其一也元氏之所出書傳最雜宋齊二史則以爲降將李陵之後魏書序紀則以爲后稷始均之後其說皆非據北俗謂土爲托后爲跋拓跋者以黃帝土王爲言而宋書乃云索頭虜其先李陵降匈奴單于妻以女字曰拓跋因氏焉蓋出崔浩之說當時衆議已相斥不行或竊以渡江約遂仍之乃若魏書序紀則因山海經始均生北狄而妄謂爲拓跋之先又誤以始均爲叔均而遂以爲稷後其言始均事堯則是以爲叔均矣俱妄也又按党項自有拓跋等氏蓋其後盛于北土故唐表謂悃後爲鮮卑君而通典謂之東胡之別是殆又以拓跋爲帝嚳猒越後矣愈非

鍾鼎五鍾

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可以抑虛浮垂則爲鍾仰則爲鼎故爲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若昔黃帝命榮援鑄十二鍾以協月筩以詔英韶而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命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洸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引其常則固以起樂調政術也景當西方則白也故陳祥道云景白也而康成云景明也士昏禮景爲明衣則白可知矣然五鍾在太晟景鍾第一于時卽命張康伯爲之序固以爲景者大也夫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者又黃鍾之自出黃鍾者樂之祖也九寸之律天之數也極其數而爲八十一故景鍾之受八斛一斗以應乎天惟親祀則用之宮架之中以爲宮圜然則鼎者非必傳國之具也

按古者事大而衆則鍾鼓○山海經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椎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延鼓及始爲侯延鼓是始爲鍾爲樂風

自左氏有楚子問鼎輕重之說且以爲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太史公因言武王營洛周公使召公卜居之安九鼎至秦昭時周器九鼎入秦而周遂滅周志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禱祠使千人汲水求之不得故國事有武王謀遷九鼎每鼎用九萬人之說洎漢武猶欲省方出鼎而歷代每有冶鑄之議至萬歲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蔡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兗青徐楊荊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爲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鍾紹京等分題之終亦無補於亂夫天下大器無可譬也惟譬之于鼎爾禹之九鼎不過圖九州之神姦使民知避入川澤而不迷不逢不若而已夏有亂政鼎遷于商商有亂政鼎遷于周武王克商定鼎郟鄏卜世卜年天所命也而洛誥周公之作當時曾不之及抑亦不知左氏之說常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以孫叔敖顧非前日之夷蠻頑俗也如其滅陳感申叔時之一言而復之其入鄭也則又哀鄭伯之自卑而許之平比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誦武之詩曰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和衆夫無德而爭諸侯且猶不肯況逼周而取之鼎乎包茅不入齊且致伐而況欲遷周鼎諸侯能舍之乎吾固曰問鼎之事左氏之罔無信可也

隱訣之說黃帝火九鼎於荆山說者顧謂黃帝之鼎有九大青中經又有九鼎丹法則黃帝之鼎乃丹釜之名爾故荆山經龍首記謂黃帝服神丹或曰三或曰九九即三三即一故鼎書曰以三爲十五河圖數也九鼎之所得焉以兩爲十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焉積九鼎之所鍾引而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生也是故起樂之具非傳國之用也

爾雅云鼎絶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爲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十師爲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爲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爲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居之方爲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爲六乃以一爲營法五爲方圜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爲圓地歷山腳則爲曲地正出入則爲直前狹後廣則爲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爲九五爲陣法四爲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爲鄰出則爲伍墾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于夫井之閒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一有不庭不虞之戒猶將不費一財不擾一民而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人以爲扞禦腹心殺敵致果之卒政刑修於閑暇蓄積備於州閭故得錢穀甲兵之閭不至於廟堂祭祀賓客之禮不徹於俎豆而其効乃至於威加四夷莫不來享惟井法也後之人能修其政則雖以區區侯伯一國之師猶足坐制夷狄無敢旅拒爲疆場患得其道也自商鞅開阡陌張說變彍騎爲國家者不復知體國經野之爲政爲州縣者不復以土地人民爲政事官司者不復以經綸紀綱爲法其所汲汲不過率斂百姓無名之入以養游惰不根之輩以當古人軍旅之任其弊乃至卒亂於官民殍于野而不暇給於是夷狄盜賊起而乘之而向之所斂曾不足以給其餉向之所養曾不足以應於用於是內外蒿目而憂甲兵財用之不繼則復欲率凋瘵之戶調罷困之民裨補之此之謂水濟水名之曰益多如此而欲上下之洪寧未之有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勿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寔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豈亦未究其故而動以古人美法爲尊與抑不審時勢之甚也

路史餘論第二卷

路史餘論第四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注

明廣陵喬可傳校

渚爲陵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山凡物有數有關軸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嶼年歲增長及爲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十國春秋殷仲堪葬流棺門前洲忽成峯夢徐彥伯達云君將爲洲已而果然

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滿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卽漂散及太清末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卽位元兇之禍此洲還沒洎高繼沖時李景威復告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滿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沖遂以納款　伊闕大溪每僚佐在入臺則小灘泛出世謂之御史灘牛僧孺爲尉而灘出堂吏諛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當有溪勑雙至牛視頃間俄溪勑雙下不浹洵果西臺方泰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洲道士卲碩謂當有貴王臨洲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凡此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沈沒波潭若隱土中者謂之伏龍以見時發不得爲不信

五祀

五祀門戶中霤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二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　乃有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迨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絀行蓋以行神軷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爲允惟戶卽兼門而井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存厲命而去戶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爲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爲商禮祭法爲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又自爲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爲羣姓祀爲羣姓祀卽自爲矣烏有二哉記爲羣姓立社又自爲立社故說以爲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爲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禋祀實柴槱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爲五行之氣司農以爲五色之帝一云礿祠烝嘗祫或曰展禽之說禘郊　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羣神品物諸侯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五祀及所自出士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外傳之妄

解廌 獬豸

解廌神羊也王充論衡云臯陶之時有解廌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臯陶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

故天下無寃許說文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決獄命之以觸不直黃
帝時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故因名薦
廌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蘇氏演義亦云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
鬬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正古之神人以獻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
廌性忠見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在也
田求子云堯時有獬廌緝其皮毛爲帳後書志云北荒中獸一角性
烈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咋不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晉志法冠
一名柱後解廌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廌蓋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檄訟三年而不斷乃令二人共一羊盟
齊之社二子相從刲羊以血灑社讀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
起觸之齊人以爲有神則其性也字一作獬豸豸廌並楚買切大抵
羊行多倒行而逆豸虫豸亦然或音雉非王充許氏之言吾不謂然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荷蓧正今之佛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
其道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
類之極而其道曰義人皆有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
而其道曰禮人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
曰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能者聖人者惟能充之不
有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隱之心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爲仁
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爲義辭讓之心充而
無害則無往而不爲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爲智茲非
甚難能也而人不之爲者失於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曰人能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苟能廣無欲害人之心
而充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眞不爲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爲以爲
之非義也苟能廣非義不爲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亦
眞不爲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傾險賊殺而莫之
止火之始然一爝之寡及其充之可燎原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
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以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
海而或不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今夫
執非有滯頑空背摩背脇而不知所爲充也多矣嘗試語來晨門荷
蓧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
蓧者而問之見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眞索吾夫子也識
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
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若
人者固若漠然無人之情而不攖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
之於是爲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爲子路一拱所動於是遽止子
路宿至於殺雞爲黍以飼而且見其子焉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
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
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
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于世者顧得不攖夫世而絕
人之情乎此子路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蓋亦
見其所謂人之情者具在而未嘗蔑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長幼之
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矣此夫子使子路反告之之辭也而儒氓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
而絕之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夫豚
子猶食其死母乳鵠蒼且猶其死子懷父母之心物皆有之何至員
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絕人之情哉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而神之
所以爲神者也今而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仁義
禮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爲智摩頂放踵以爲仁往來問勞進旅退旅
以爲之義擎跽踞拳朝參莫拜以爲之禮是則仁與義禮與智卒不

可得而廢也仁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母棄其君臣絕其妻子賊其支體倀倀然以從事于外豈其不知愛哉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不能充猶失其類而況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充舜堯是矣極於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以堯舜之能充則爲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爲暴而釋者之不得其要則爲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釋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孤皆有常餼此不忍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擯而弗之顧飢呱之不愧疾眚之不察而方且倀倀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爲愚不仁也甚矣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課誦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義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每切鄙之夫以二經今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遁遂相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懇切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再效於後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其俗說而無識以紬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氛祲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以託爲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爾而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次而不可破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晳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晳今也不晳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曷不能報譖殺己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己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弒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裕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左氏之文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宴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今世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陋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埸兔落之俚儒也

䛖鍾說

大晟府有古䛖鍾六皆有款識云宋公成之䛖鍾崇寧三年甲申之歲得諸南都崇福禪窟錫貢內府攷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晟即以爲法所謂得英䛖之器於受命之邦者䛖傳皆作莖案樂緯叶圖徵淮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嚳之樂曰五英顓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歷調陰陽著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爲六英五莖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方六合

之英而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疏矣夫六莖之作顓帝之所以文治美也由辛及商制始大備商亡畀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莫不備有而英莖猶以非作者不得著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其樂是以宋公獨得其傳蓋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牟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平公之立當簡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即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　崇寧之三一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復丁　上聖駿惠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總清之盛舉也且以莖鍾雖出宋境而其實則顓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鍾之見爲不少矣而於周鍾率上設衡角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掉而不能安惟此莖鍾雙螭跛踞上爲平鈕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逖越三代非五帝之盛樂渠以及此

孿生拆疈

孿生拆疈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女瓊男貞茲世之所常有而拆疈之事尤爲昭彰詩人美后稷之生不拆不疈則古固有拆疈者矣黃白六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掾屈雝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坐草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生其母自若無宅異痛今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姙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瘡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寧揚歡妻姙女從股中生至齊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拆生珠漸大如柸何譙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疈左釋迦疈右夏后闢背此子之不疑者公羊高風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產爲兄以其先胎而譙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鑿語君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或曰禹逆生故刑背稷順生故不拆疈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懿奪邑而已充云妄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生聖子豈同腹育兔吮毫而孕從口出簡狄呑乙則宜從口不闢背梁嬴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稷之名棄豈吾欺哉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之言也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故達之者失而執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則天地必合祭宅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而未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泰折北方之坎壇於員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員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員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員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員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員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員鍾爲宮冬至於地上員丘奏之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

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
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猶示之掌中庸
所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員鍾以
禮天神函鍾以禮地而黃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
矣其不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畤上下四時
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員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爲天好陰地貴陽乃兆
天於高山之下兆地於澤中之員丘漢又增之北時以祀五帝祠天
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席有六采
樂於玉女車以鸞路騂駒龍馬一非舊典此匡衡劉向之徒邪正同
異之說所爲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牢南郊而冬夏
則分祭於南北尋以廢改至光武乃兆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此康
成王肅之徒所以有郊丘異用之辨及賈曾定爲合祭之說而議者
益紛惑唐初銳意禮制郊祀之臣訖無一定王全仲蕭嵩輩紛錯尤
甚而君無可否玄宗爰復合祭南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後靡乃
者蘇軾劉安世之徒反覆辨論亦已備矣若軾之說既以合祭爲是
而安世則以合爲未善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爲得古誒安
世則亦豈無明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
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間歲
爲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矣員丘方澤不可合也
漢初因秦雍時增之爲五有司致祠人主未嘗親事文帝始議
親郊然在位二十三年不過一祠雍時赦天下武帝雖定三年
之制然亦未有常禮卽位八年而始郊越十一年再郊厥後或
連年或二年或五六年八九年多因行幸非專意于尊享元鼎
四年始立后土汾陰五年始祠泰時甘泉而雍郊亦不復專成
帝卽位匡衡張譚奏言承天之序莫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
義瘞地北郊卽陰之象天之於天子因其所都而各享焉今行
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
殊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宜徙長安以合於古天子皆從明年始
南郊又明年衡坐事免衆言不當變動詔復甘泉汾陰祀成帝
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說自是更復不一而南北合配之禮
平帝世復行之孔光等言宜如衡議莽頗改之以孟春上辛若
丁合祀南郊高帝高后配冬至有司祠南郊高帝配夏至有司
祭北郊高后配　師丹翟方進等五十人議燔柴泰壇祭天也
瘞埋泰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祭地方澤就陰位也
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
地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
神靈所享宜徙正陽太陽之處違俗復古如禮便其說得之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爲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
學者承襲遂以爲燔瘞皆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
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
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爲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爲二其所
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
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斸旦旦未見獲一玉
者按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嬰詩傳
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
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爲論燎玉之差降而
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爲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
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爲見
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據詳攷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
之用而非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宣王

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爲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祇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 不用牝

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騂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爲祭天陰祀爲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爲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召誥言郊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爲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蒸若分牲體豈得謂全蒸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攷之經乃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騂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犉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爲通非特爲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路史餘論第四卷

路史餘論第五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上帝

上帝之號曷爲而不正蓋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即天天即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因其氣之顯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迭王者則爲之五帝此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于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是三皇之數制叵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天師亦類上帝肆而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爲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爲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爲有降者有所降顧得合乎昊帝而同稱乎祀帝圓丘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統昊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帝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帝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禋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稷配天則有思文之頌惟文王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夫以大旅昊帝在焉則上帝合而稱之爲可訊矣明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孝經周禮之義何有殊耶至鄭康成傅以緯文乃以昊天上帝爲冬至圓丘所祀之天皇大帝而且以爲曜魄寶既復以爲紫微宫中大帝又以爲中宫天極天帝太一其惑繆蓋如此是以漢魏而來祀號莫適漢既曰上帝又曰太一曰天皇大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隋唐又曰昊天上帝紛紛率爾顧不可懼乎夫天皇大帝星中之一而紫微太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之神而太一則中宫天極勾陳口中之一明者也其於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亦已別矣何得遽同稱哉嗟夫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文者常少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爲曜魄寶可矣乃復以爲昊帝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既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古祀三一而武帝首祠太一故李尋傳注以太一爲天皇大帝所謂通位廊紀者夫冬至於地上圓丘祀之者上帝也其樂圜鍾爲宫六變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正月上辛於泰壇祀之亦上帝也奏以黄鍾大吕舞以雲門牲用騂犢玉用四圭有邸泰壇之郊所以祈農圓丘之郊所以報本丘成於自然壇出於人爲二祀而實一神也五帝之祀雖兆四郊而樂舞如祈穀則上帝之及五帝亦明矣康成以昊天上帝爲曜魄寶而五帝爲太微坐星靈威仰之屬既以圓丘所祀爲曜魄寶而復以泰壇所祀爲感生帝謂王者感其神靈

按望于山川，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

而生乃太微之一帝而兆于四郊則爲南宮五佐是以自漢而來皆祭五帝王肅乃謂天一而已何得有此五帝者太昊之屬也賈馬之徒亦以爲五人帝是言社稷取勾龍后稷配食之人而遺其五土原隰之屬也

六宗論

招虞以旌虞人不至召嬪亡符楚嬪守苑況非類之祀豈聰明正直者之所歆哉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于是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于上帝而世綿眇莫有能明之者諸儒之說既垂歷代之祀亦異泌不知其果足以致夫神之歆乎不也雖然請試爲若謏言之夫自漢而來諸儒之說無慮數十百家而其說有十四以爲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爲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爲乾坤六子者劉歆晁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于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李翰取之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別兆有常日牲用少牢孝文太和十三年大議禋祀高閭舉十一不同之說莫能詳究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一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圓丘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於郊壇總爲一位其純于地者晉之虞喜則劉昭以之虞別論謂地有五色本社象之總五爲一以成六宗六爲地數是祭地也故經無祭地之文昭既從之然疑禋非地祭遂以爲湮理之名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矣五經異義云古尚書言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河海岱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祭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謂天宗地宗四方宗則司馬彪是矣彪表難諸家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晉初遂廢之至季命則以爲不在天地四旁而在乎六合之間劉邵則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爲天地間之游神張迪則以爲六代帝王張髦則又以爲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嗚呼秦爲不道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乎失墜漢室隆興草創取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天地而孝成定

孫月峯曰精博辨晳路史亦禮宗

南北郊具列六宗惟壇五帝至于平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而屬以星辰水火溝瀆此則本乎王莽元始中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戌亥地比太社此則本兩夏侯元始六年魏明帝則因王肅之言而從莽司馬氏則以摯虞之請而從魏然俱不離孔晁之說而景初之復則亦劉邵之說也二年乃若張迪虞喜一無所據而孟康李郃又皆繆本玄文曾何取哉大玄曰神游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二子蓋因此夫從六氣之說乎則氣從天地爲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乎則卦乃象物爲乎而祀之將從彪之說則宗止乎三從許之言則宗不過二賈逵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爲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惟康成安國比諸家言最能近而代莫之行者雖然宗之爲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雨好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槱燎哉此鄭之失也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亦有矣夫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爲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爲五帝是則非昊帝矣然亦未敢謂安國是也緊復語之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伯宗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爲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蜺雷電雪霜風雨氛祲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於山川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謂淵泉溪沼數岸灘濤之屬非主於山川四瀆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屬非主於五岳九山也凡此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爲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於地而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韣音獨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旌旗畫日月)

(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爲宗)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是不然禋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禋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堙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爲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爲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于羣神合以爲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於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泰壇瘞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乎六宗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爲禜疎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偏祭於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未盡於百神此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爲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偏走其地矣(望者遙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漢岳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爲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於予歟何有

魯郊覈

曷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之郊禘抑可知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于神考說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爲所主非常之禮賞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以益繆夫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爲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以爲可抑何瞽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之牛白牡此果魯之疑其僭而自爲之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爲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爲祀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爲得正無譏書用禘爲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謂春秋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騂犧騂犧非白牡矣騂剛赤脊公羊明文(文十三)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剛乎日月之常有交龍衮龍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旒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　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蓋張旗以弧韜弧以韣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爲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禮在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爲作予既論之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爲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宜三年之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它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　太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爲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爲啓蟄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爲祈農事一何鄙邪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

理齋曰緯家言

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既言矣今得而卒其說

麟本說

絶筆獲麟二論見發揮矣夫哀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二百二十有四年予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聞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趣作法聖人沒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蜚爲赤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孛烏之出周室遂微秦正滅周滅諸侯及子秀書亦甲乎孛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春秋說題辭言孔子謂子夏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錄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烏化爲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爲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柴者觀此然後知予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穎達云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顧豈苟然也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玄霜涌北極紫宮開北門召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目玄神辰裔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烏翔摩青雲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丘水之精治法爲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采薪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爲之出謂采薪有庶人然火之意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卯西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水絶火王漢興之應此過鑿也然家語亦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赤氣起貫于天子曰魯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爲烏則非特緯書也（書林作烏）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以爲聖人之應也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爲畜故獸不狘刳台殺夭則麟不至如此而已越自西狩筆絶而世之學士弗復知麟之爲物於是羣起而要爲之說曰瑞獸也曰仁獸也曰土畜也　或曰木之精（詩含神霧）曰北方元枵之獸（鶡冠子）曰西方之毛蟲（陳欽）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蔡邕）若是其不一也底言其狀則曰麕身牛尾曰狼項馬蹄曰黃色圓蹄曰狼額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備五色腹下茹黃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不羣行不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莽不犯陷獲不罹罔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牡鳴遊聖牝鳴歸和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邊食嘉禾飲玉英彬彬乎有文藻申申乎有樂章京房葛洪鶡冠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說固多不離乎此矣（歸和一作歸昌扶幼一作使劣養綏一作養耋）若語其壽則或一千（廣雅）或三千（抱樸子）或云水土構精（公羊傳）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鶡冠子）云歲星之散（保乾圖）云機星得則生運斗樞何其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麟一角明海內之共一也不刳台剖卵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爲祥說者咸謂麟生于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儀云君垂金而正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攷異郵以爲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故劉向謂帝王之著莫不先致四靈是以治平則至德盛則以爲畜而三五曆紀遂記黃帝之世以麟爲畜尙書中候亦謂黃帝時常在園囿而傳且記堯時每在郊棷虞世來遊于田遂使庸君想致學士妄談於是指烏爲鸞證鶡作鳳雖真假僞漫不可攷嗟乎鉏商

山海經釋獸云麠大麃牛尾一角漢武帝郊雍得一獸謂之麟卽此是也

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于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張司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于犬彘不知果何物邪公羊氏云麟非中國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幷州有野麟其大如鹿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馬墮地無毛鱗生于肉目若黃金項若雞延股裏旋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眞麟也餘子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徵者載質之傳牡麟牝麟而書中候則云麒似大麇一角麟似馬而無角赤目斯追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蓋若麃者果又何物邪然詩義疏中興徵祥書又謂麠身牛尾狼頭一角馬足而黃劉向謂其麠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仁懷義擇土而踐則又繆矣　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貢二獸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瓜果必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以爲麟田況言其與書史所載不同恐爲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麠而有甲此必非麟番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宋太始末武威進獸一角羊頭龍翌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麠驨麠兕皆一角然不言有麟甲惟廣志言符枝謂其狀如麟皮有麟甲此迨近之而形乃如牛遂宣詔答爲異獸斯爲體矣方呂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獸從之光遂僭卽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邪

孔叢子云叔孫車子鉏商樵野獲麟以爲不祥弃之五父之衢有告者曰有麠而肉角子曰何在吾將觀焉謂其御高柴曰若言麟也往視之曰宗周將滅孰爲來哉乃作歌云云劉向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賈逵伏虔穎容輩乃云春秋文成三年致麟不知春秋因麟而作文成二年而孔子卒按孝經右契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烟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

鍾伯敬曰文心幽冷千古詩情一旦照出

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復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爲誰曰吾姓赤松字喬持名受紀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麠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發薪麟視子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之事亦見搜神記蓋妄矣且諸傳記麟有蒼白黃紫班蛺之異不可不知也白獲於孝武蒼獲於石虎蛺麟紫麟出於罽賓而記仲尼之生紫麟格門者乃若王母之駕班方平之乘黃斯又方外之說也

鄒虞續

古琴操云鄒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鄒者天子之田也虞者掌囿之官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奉梁騶之典虞之時益爲朕虞故詩韓魯說鄒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宮周南補亡召風鄒虞皆以吁嗟稱之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擒獸以獻王命畜之東虞則今之虎牢矣自書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白虎以獻紂尾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而孫炎以爲白虎西方之義獸白質黑文一曰鄒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蓋取應信厚之說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虞其說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說甚美然亦未可概語

商周之際

或稽書傳必不得於予衷則疑疑則求求而未嘗不得堯之於舜必有美祥武之於紂必有殰怨始嘗語矣然不敢按鄙臆及得後魏書張淵傳若四名山記乃得虞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于是撫國事見希烏之言謂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卒斷紂頭趙二與韓非武身受詈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於紂三十九而未得其始末

楊升菴曰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數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爲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定宇偽主一說各有所據終不可通朱子答吾晦叔書

也曁稽呂氏首時乃云季歷困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辱累世矣故非之喻者以勾踐之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而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罵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禽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二十一又云越王之伯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胥聖人之不病以其不病則是武王也）而陽經且云食子羹于牖里莫自悔也至此而後南單之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感邪釋諒闇而即戎載木主而示述伐君之利歸于己而伐君之名施于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恥食其薇者也即按難二之言昔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兵之文王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鄭長者言體道者無爲也無見也此最宜文王矣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也義則然矣然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載觀呂氏順民之說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嚴于是紂喜命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北面而躬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不得故凡事必有釁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可知矣何至盡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之革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嗣王歸亳若見厥祖若即位若朝廟若復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以紀王政而曰惟一月既南至則周正惟子惟一月也若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中夏

有曰或是常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璿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于次年之正月紀其成也（去年閏在戌則定中在十月不在十一月故說者謂衛以十月城魯以十一月會之亦妄）或曰春秋用夏正故四月鄭祭足取温麥秋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經以周而傳固以爲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顧以周正說傳亦何常之有預特因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則二月無冰十月大雪皆不得爲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正歲爲寅而正月則爲子經書周時然子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　郊以孟春建寅月也禘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之月而左氏則謂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無冬至之郊蓋欲見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大廟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禘周公有非建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文而無改時之實是故周宫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夏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夏也春秋之書舉二中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爲夏之正矣而且不然豈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以謂正月烝爲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爲夏之始九月郊爲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爲夏正與二傳之說異蓋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竊復攷之周以子正而晉獨以夏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而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會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未爲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曆攷之則文之十一年正月一日爲乙丑所稱甲子乃三月朔是年二月二十三卻爲七十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以前晉國已用夏正僖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

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丕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曆也左氏既與經違而杜每以爲之從赴夫以赴辭必擧日月史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三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爲二十七年是歲歲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以夏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月始應鶉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爲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歲晉滅乃復收紀魏事故預以爲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之知乃以爲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魯隱之元則斷以爲周正月獨有合於經指予故表而出之

路史餘論第五卷

陳明卿曰此等倘恍之作歸于學博責成學士大夫不可

路史餘論第六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孛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曹而抗衡邪今夫峨進賢曳珩玉享太牢而踞釁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驤道廟闕則枵然不之顧覩籩豆什溝壝則悊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糜捐跼蹐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學識不至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訪之曰吾由佛剎未始不肅而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皈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汚毀狠籍靡所不至齋閤爲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塞之闠何由興起守閫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舍實爲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爲他日懼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輩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圜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

吳因之曰車服禮器尚表光靈況五經精蘊寔聖人心血所留拜亦未始迂也

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揮恆星說）予曩繹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爲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子爲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四月無己丑惟有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爲四月戊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爲四月乙丑

鮮卑烏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曰鮮卑亦曰烏丸（隋圖經云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杜佑不能詳蓋皆其地）露宿莽飲桓靈之際盡幷北匈奴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爲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本延爲

左賢王孫徒何涉歸漸華風進拜單于二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甘松之南孫葉延爲吐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夸呂號可汗百餘年還爲慕容氏慕容鍾都督錄尚書事奔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建國爲吐谷渾隋有伏允死子順爲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汗號生曦皓卒子非嗣龍朔三年土番併其地散徙朔方河東境俗謂退渾凡三百五十年國絕次若莫廆遷徙何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虛徙焉元康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華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統焉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

范曄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彊矣匈奴熾于隆漢西羌猛于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失威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禦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于是乎

唐國望都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爲唐侯于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爲堯姑城世紀以爲慶都山在望都南張晏皇父謐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爲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酈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爲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爲望都城而北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爲望都城蓋不知道理之誤也雖然唐之爲名在在有之而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卽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幷之平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爲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卽燮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爲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堯登此覽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爲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胐齊地記以爲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志曹爲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張胐皆以爲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爲堯後爲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桂陽永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陳明卿曰古無姓氏者黎民也有姓者皆王之族胤

克明俊德至時雝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俊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俊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所以爲幽也惟俊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旣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踈是故治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身此平章百姓之所以必先於親九族親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俊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百姓之昭明也九族惟患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惟患其不明故必使之昭明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使既睦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使昭明也春秋傳曰克明俊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體羣臣也協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

之此明德之効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族何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內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季世宗賢摧落姦佞在朝悼子父子既非親賢國室之徒又皆讒佞是故一時岳牧如□泰輩曾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興其爲不睦也甚矣迹其禍兆豈不由於俊德之不明乎此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必俟百姓之昭明也典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爲庶民孔氏以俊德爲賢士未諳

楊升菴曰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曰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復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尊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于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

孫月峯曰辨典之文須如此朗確文字圖史也

也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註

九族 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五則祖與嫡孫皆朞以五爲九則高曾曾玄爲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爲之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詳禮書六十其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爲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爲期則曾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爲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三月而章以爲曾祖是曾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玄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曾服同齊而曾玄緦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爲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三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則衰以祖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己之所逮事玄非己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爲不廣於是執爲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

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循薄有甚於外人者然切疑之桓公
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
己之同族爲九族而禮傳遂謂緦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
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爲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
義如淳之徒皆以爲父母妻之族合則爲三別則爲九父之族別而
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己女昆弟適人者子己女之子適人者子母之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昆
弟母之女昆弟與其子妻之族別而二妻之父姓妻之母姓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
兄弟婚姻與頍弁之父弟甥舅以爲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
諸甥者母之族而婚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
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頍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爲不親九
族非本指也葛藟王族刺平之詩而以爲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
之詩而以爲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它人昆此
譬遠棄親族而謂它人爲父母昆弟爾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非它人
也協比其隣豈其隣在族哉況在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
可以爲黨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
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
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堯親舜敘惟病施之不
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
晏之徒猶以爲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袁紹之言五宗匡
衡玄成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己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
言六親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容愛
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
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爲惜而如淳者猶以爲
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鯨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亦可謂明也
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緦緦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
其廢昏則亦父己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嫁娶妻黨豈妨於昏送

倪鴻寶曰百世不祧亦只功德主張

哉

七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爲太祖
有德者爲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
以祧去祧去之宗爲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于太祖
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爲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爲
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
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蓋以壇墠二祧足其爲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
藏之於祧何以壇墠爲是暴之也此蓋因於金縢周公爲三壇同墠
爲禱之文而以爲祧廟皆當然爾或曰周之文武爲不祧之廟自是
以下皆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
主也入廟者爲祔於出廟者爲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
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足之爲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
曰祧廟邪

丘瓊山曰祧附之義不明則子孫凶戾有進退祖宗之權狄粱公
以之救唐祀矣祇于二字清潔○按七世之廟在商時了然周以
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周
獨有九廟自后稷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

堯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于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有禳事矣水有
禱禳堯胡爲而不禳大旱致禱是旱有禱賽矣旱有禱水胡爲而不
禱曰水之有潦猶人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瘅疾也瘅疾
水蠱人之奇疹潦災旱熯亦天地之大疹也瘅疾水蠱非善誦之可
蠲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善誦善禱之可移哉堯舜神聖委其
然也是故不易政不致禱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

鍾伯敬曰俱從無來往處討出思路議論玄遠

瘅之必以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蠱瘅而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身有疾有不可不爲善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赤子有疾藥之弗至抑坐視而弗軫乎抑將走羣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宋之致禱以示教也堯舜之不禱而命禹以任正也桀社伐鼓其亦果能益乎桑林者社也社爲陰鼓用聲也聲爲陽伐鼓于社以陽而起陰有是言也雖然桑林之舉將七年而後禱乎禱七年而後應乎七年而後禱民事不已緩乎禱七年而後應其報不亦晚乎吾固曰湯宋之禱以示教也堯任正也由智者觀之思過半矣

星次說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按蔡邕之說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爲齊之分若謐之說星紀之次於辰爲申謂之赤奮若於律黃鍾斗建在子吳越分野以至析木於辰爲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鄭氏律說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析木班固歷志娵訾之初危十六度爲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爲驚蟄元枵之初婺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爲大寒二子蓋原乎此夫星紀東北而吳越實東南降婁娵訾戌亥之位而魯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秦處西垂而次乃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說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云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火之次爲周之分晉文卽位歲受實沈董因所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之次當晉之分自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魯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禆竈知楚

按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于冀而屬于益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于兗而屬于徐此分野之說爲可疑

黃石齋曰州郡之名一代數改山川之秀千古不易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漢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于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

子之死謂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鳥尾爲楚矣自氐五至尾九大火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火辰梓愼知宋鄭之火謂宋大辰之虛皆火房也則大火爲宋矣然春秋戰國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既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況乃中邦幾何三千以去夷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諸書蓋亦支離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三千里以古九州方三千里果如所說九州纔當天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哉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而得專次況古萬國周千八百又豈皆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之乎七國之初天下雌燕雄魏韓魏趙地動亘數郡厥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星乎秦乃周也不曰周而以東洛爲周唐都京兆二郡既入畿內而說者尙謂秦分則是國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郡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中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爲紀據山河以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封日則有絕而復續者或以姬而繼子封日既異前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豕韋禍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饑于宋鄭星紀定占王吳越永嘉中歲白熒惑聚牛女閒時謂吳越當有興王未幾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祥苻堅會謀南寇石越對以歲鎮斗牛福德所在而苻融亦以吳越爲不可伐蓋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爲福所衝爲災故師曠梓愼禆竈有得而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龍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屬也然衛顓頊之居則水屬矣吳越

袁了凡曰文可變質不可變凡可變易之政必非鼎革新故之義或乘時勢或因利便豈云強乎

同分而史墨以爲越得歲吳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四月日食說者以爲魯衛之惡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齊薛之分矣前哲之言蓋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爲正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驗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書唐月令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之爲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爲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傳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爲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爲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爲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况乃太尉泰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常切攷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顓嚳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寶以爲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爲覘其本既禮記以爲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

李卓吾曰誣理怪事若古今無此等疑闕流傳才智儕于心胸矣名理困于寂寞矣尤奇在一幷載上

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尙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尙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爲之注此卽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爲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沈璧

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卽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于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遯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紀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爲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卽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玄雲篇云龍飛何蜿蜿鳳翔何噦噦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祗德欽象有光（玄云象天也治象位者也）至于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畔（紐樞之時）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見孝經援神契）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差應邪錯在後聖當受神位故近之）至于日昃榮光汨河（汨覆）青雲浮至青龍仰玄甲臨壇止濟止圖滯（青龍靈仰之使玄甲所以褰圖）周公視王公視（聖人精明故先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中候摘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龍背書以上野王符瑞圖）故中候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据攷之亦黃帝之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視將加沈璧（沈握沈璧）集曆竝臻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象字象時代出握河記）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泝流而至泛白圖帝跪授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持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嬀之泉大鱸泝流而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見兒）

圖緯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鍾伯敬曰理爲不必有事則不可無然後世紛紛符瑞之家曾不敢託辭比擬者總在虞夏商周秦漢之事一句托出今古斯震世之奇譚

路史餘論第六卷

抱朴子亦云又仙名茅今西山註毋所種者頗異宅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効婆羅門僧進之

路史餘論第七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蓂莢 朱草

蓂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蓂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蓂生於庭爲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孜曆得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蓂莢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蓂莢則蓂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羣臣奏言地秖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生於水涯則非蓂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柳之厄一寸蓂莢候日梧桐候月草木自然之曆書也

五老人

酈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爲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禮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爲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古之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舂陵人與之帛與幞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惟五龍井遺縑在焉乃立祠即曰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侯封曰壽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張賓生曰五老陵臺繇余諸篇清真玄別

陵臺說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內北經有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亦謂之臺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爲衆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即在上世亦謂之山黃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冢稱陵或云秦曰山漢始曰陵殺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之言路

繇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蘇州節度使錢元鐐之猶子文炳爲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

唐宋小說本色

李卓吾曰若使卓老於此勒盤尋入討出本末何致一盤而絕惜哉

蘇紫溪曰富貴人不可不看冢訟樸子

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据岡當必昔賢墳窆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縷青花西壁劍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入因酹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耗丸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擗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爲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剛愎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檽罪孰甚焉雖今斃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玄始甦錢公希白特爲之紀以知宅墓凶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爲不可掩堯帝而來汔于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直諒忠忱之不泯也

南岳魏夫人言禍之最急者惟墓風與冢訟

去凶年

四凶之去熙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爲妄舜攝之初卽分十有二州既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水土平而後復爲九州故得共工流于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爲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别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刑之中非先分州而後殛胡益之之徒至謂幽州崇山三危爲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爲礙理夫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于帝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者往往以爲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安國亦顯之爲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竄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于民者先王一皆視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仂作九載亦勤于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啓其功于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勤于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能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于夏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國事當作國策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鉤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耽於傳無聞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間人也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于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天未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阯等處之龍門云

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

楊升菴曰序舜世系與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說二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卽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遥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

諸理齋曰事在人耳目前言在人懷抱間考撫古雅不可無此暉朗澄鮮曲折如意之筆

里有舜廟舜井嬀水汭水嬀南汭北（嬀一作潙潙汭舜廟後周宇文護造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中皆逕山下而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潙汭爲嬀水之曲云）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二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爲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爲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嬀水而還就之（齊州堂記）二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爲是今曹濮間有舜豢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爲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卲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爲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櫪山隅井曰舜井秋甫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十丈上有堯舜二祠南巡所至本屬祈門新安志在祈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棣西百六十有櫟山高五里上有澄水大抵古迹傳聞多繆如今太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爲放勳乃唐之神堯也）而周處記始

陳眉公曰虞聖遺風何地不異獨此鄉之愛專也

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櫪山而以具區爲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邪（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大雷高百二十丈長與東北六十其間曰雷澤即舜漁處故浙東有餘姚上虞江爲舜本土）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嬀墟舜所金在西城今長沙縣有潙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舊公斬會稽又有嬀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爲鼇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濼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爲之舜井（寰宇記羅姜水）兗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嬀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爲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爲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濩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爲烏號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爲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宴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弦之琴爲漁父辭莫不以爲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留青日札云今襄陽均州上阪窑子舖即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修其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爲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爲周官而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束晳据

袁了凡曰後世只守此說是足除妄驅佞

中候以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爲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游于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於堯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躄入水而前去黃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爲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綈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而河圖所云與此略同則其爲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命大封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爲司馬是太尉也周之大司馬至秦而爲太尉漢武復爲大司馬東漢復爲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其功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贊桀遂良之事劉昭以爲緯候之書貴尙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据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實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康成自注中候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中候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嘏

同人于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也胥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異數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呂后之妹歸於呂平茲何可据王莽嘗言姚媯陳田王五姓子同族皆以爲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爲姓出各別納之稱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

張受先曰此等乖戾多出代不數人之子尚何責乎庸人矣

茅鹿門曰据定

陳矯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爲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劉嘏既婚劉疇太常非之則更以爲鍾出鍾離胡同胡毋單複相婚不以共本爲悔於是貽書卞壼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遽以爲可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爲後世變情敗俗亂倫無禮之魁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爲地乎夫小人之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嘬土糞顧謂醒者亦爲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益嘏在邊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恍女以爲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璵鄭康成高雋弟子而亦爲子稚賓納王處道之子于時清議盡無譏誚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以爲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予嘗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爲濫說徒以資其所欲爲爾讀書者之爲多市井之不爲渠不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蓋以爲受法者設也而劉敞明舜以爲凡聽五刑必原天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商鞅作法可謂慘刻猶以太子

劉須溪曰三人立論皆爲理縛不是尚論心胸癡人說夢說夢爲醒夢乃甚矣

李卓吾曰自國制同姓至此皆後世事亦不足尚論往古資談風可也

爲君之貳不可刑乃刑其傅豈有皐陶爲士而瞽叟執者五臣范以爲非孟之言書言舜克諧瞽允若而不格姦孟子亦言瞽底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視天下歸己猶草芥惟不得乎親則不可爲人豈有不禁之事皐陶無執瞽之理舜亦無弃天下而逃之事葉夢得輩云輒之過說瞽叟未嘗殺人皐陶何嘗執瞽叟舜未嘗竊之而逃以爲瞽叟真殺人而皐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夫春秋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子或曰兄弟公子未命大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爲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之官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之誠愛結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爲天子父殺人而廷尉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馬蹄踐霤廷理依法而斬輈戮御唐党仁洪坐贓百萬當死五奏太宗閔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之召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失信今朕私党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羣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海哉廣州都督晉國有訟士匄聽之士匄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右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子而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之爾其權顧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而豫然惟厥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弃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子悅弃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

袁了凡曰桃應胸中認定天子二字直是那移不得已將難處題目付在皐陶身上子輿只看得尋常竟如區分毫末事體如此天子可以放心做天子之父可以放心殺人執法之士可以放心定辟天理機鋒有水到渠成之妙

路史餘論第七卷

按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歲一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工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莫正

路史餘論第八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卽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卽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卽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爲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爲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爲用爾古之君子必卽位逾年而後改者將以重遽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爲今始也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政所以必書卽位之年爲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歟

楊升菴曰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愼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不始則無本一年二君則民聽惑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原尸

宇宙大疑誼云謬哉告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道詎非蠻夷之道哉

於祭有尸見君子氤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爲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羣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戶則設主戶內之西竈於門外之東中霤牖下門則於門左樞而軷壞在門外之西階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中霤乃中庭檐溜今俗所謂檐神說爲室神非也)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主無尸犯軷爲壇菩芻棘柏爲神主亦有尸焉故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發爵則七尸七廟矣發爵主尊故不酢酬)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以桑練而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是未祔則有重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祭有尸無主蓋祫則有主而不祫無主故自卿以下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聖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則大夫有主矣昔衛孔悝反祏西國故徐邈等以爲有重則宜有主大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可王懌遂以謂大夫士宜通立主豈識聖人之意)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氐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袞冕而士師逆尸者亦袞冕舜入唐郊丹朱爲尸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爲尸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爲有尸矣言祭祗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延帝尸稷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爲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尸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瀆又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㒵鷩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章俱

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爲宗廟二爲四方百物三爲天地四爲社稷
山川五爲七祀則成周之世大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
則諸侯之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
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圭瓚祼尸諸侯
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
俱立尸矣始死無尸尙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
成也無後必厭爲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几二尸神所合也
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
以孫示成人也婦爲尸坐不拜手不脫屨嫌燕媠也附用嗣尸尙質
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爲人子者不爲宅人尸厭也
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爲尸諸侯則求於大夫之孫行者皆
以同姓之嫡昭穆同也成氏云未葬之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奠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
以公諸侯不以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爲己父之
尸諸侯不以己嫡爲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己嫡爲己父之
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爲
尸司寇士師以法殺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
祝隋釁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大祭祀
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則佐大祝贊瀰以盤盛水
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鬯人
供鬯以釁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出入
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一宿不戒君前三日而
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
吉乃宿尸祝儐明日而祭祥去要絰而筮尸練則繩屨大祥則吉服尸服卒者之上服其士玄端其妻宵衣不服
以賤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
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弁也爲君尸者受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
大夫見者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
入廟蹕過者趨走以敎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尸之
爲用重矣大夫爲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
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
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入升
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坐挼祭君獻尸尸祼
之后酌璋瓚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孰乃變
機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妥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
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一尸飮五君洗
玉爵獻卿尸飮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飮九以散爵獻士羣有司皆以
齒示等也既酢諸臣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
爵三旅酬武筭尸稷君與四卿餕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飮三衆賓飮一示民之有上下也
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酳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
亦如之利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
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祀坐之
飮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
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飮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
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故饋食以熟延
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膰從
酌尸之僕猶君之僕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鬯求之於地
也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嬋矣是故
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蓋有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
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
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
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血爲盡而火之盡者爲燼凡以
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氤氳縹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戸肅然又有聞乎其容聲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聲

大戴禮曰升車則有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緲聞而已矣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盎啐尸有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鬚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爲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爲尸祭之爲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佑更謂古人質璞華夷同俗故有人狥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以盡言邪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爲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衡兵車在膺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錫旂首有鈴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鉤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曲其輿前謂之鉤命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以鉤鞶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垂鉤伊古之瑞此鉤其轅非鉤車也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員曲故言垂句

舜帝無爲爲治有序

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覲羣后協時同律脩禮詢岳命揆考績其爲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爲清虛放蕩汗漫而不可縶者于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絀是非遺成敗聽其雜揉而任其所自爲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不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爲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拂豈其不事事哉汝翼肱也汝爲股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稷播百穀禼司徒敷五教陶爲士理庶獄垂爲工利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冑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爲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既乂大陸既作則惟食之爲急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禼徒善不足以爲政故次皋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又次之夔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尤防乎壅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治故卒命龍爲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壅一得禹而地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禼而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袗鼓琴端拱一堂之上而天下治豈其不有爲哉不自爲爾故曰無爲而治者非無爲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屑爲也故用歌曰陟天之命股肱

爲無爲影于大都爲之極商賈而止無爲之極佛老而止然一身之外無餘力故不足以術治也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爲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爲汝翼汝明汝聽也豈若是蔑禮節隳形體而自放於繩準之外歟昔者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地以生物爲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爲亦非皆不可以無爲也有爲者商賈之事而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爲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皆不易之道也

禹皐戒舜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皐陶矢謨曾微高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言也政之文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有不察也而況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爲艱也在廷之英有不舉也而況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以爲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況九洛乎

吳兢菴曰數者之合號曰中天

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爲艱也志賢自與而羣且不可虐況於無告此不虐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奮庸不能無廢況於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者顧不謂克艱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爲尙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又有其德而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矣復何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勉其爲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艱及其以爲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禹益之爲臣於是盡矣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孔氏以爲益之美堯不然大舜既立則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帝光天之下皐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堯爲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爲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厚云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其說爲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爲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爲不少矣果何益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墜落也蓋君明

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蓋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此君臣作歌相戒言同繹義之道也

周禮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

董思白曰聞聲之道有如目擊可謂音理有爛

則小人去而英賢庀英賢庀故天下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臯陶之歌則先元首何邪蓋有爲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爲之臣每憂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猶不忘乎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劉勰曰元首載歌既發吟咏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是非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爲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爲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羣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蹌蹌再變而鳳皇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蹌蹌則遠者且與起至於鳳皇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之入于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斯亦妄改聖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略遠亦紀載之法然爾

周禮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變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鸁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象及天神

楊升菴曰只明無怨泣之事撫琴歌樂之

南風之詩

步騭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生養於己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己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乍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己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咎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紘蕩蕩之化兮緜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爲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爲法於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己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存卽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卽後世之視效也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不能遺者豈宅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是故致察於此心者有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卽其所以形之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

不盡則推之於彼者斯猒弃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爲不少矣而舜爲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猒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理之契於人心者也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斃歟

陳明卿曰無爲而治蘊已盡矣此以爲法補前篇之餘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璪冕柴立穉不㲄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帝於代而立文帝之初被詔也謀之羣臣又使宋昌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卽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者爲可以託天下若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五里從騎踵死于道爲足以有天下

路史餘論第八卷

路史餘論第九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西王母玉環玉琯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錄又言黄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緩耳貫胸民獻珠蝦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黄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爾大曆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黄陵湘妃

岳之黄陵癸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對始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見諸汲冢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黄陵爲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即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今考皇英之冢既各宅見則此黄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圉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邪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邪黄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牧弘農鞠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鈿金寶器玉盌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蔑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以玉盌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疑微達識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禮者之妄爾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爲深怪南陽張詹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喜既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勑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故魏晉羣盜發掘陵墑而霸陵獨得不扣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闥之中金玉粲煉繇此觀之則商墓之藏可理知矣況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

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況商均乎

鄧至　爰劍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普水羌也自稱鄧至王舒彭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寰宇松州引舒彭者舒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後魏故寰宇記鄧至羌敘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後魏孝文封甘松縣子然至嘉誠縣敘乃以彭爲治之子按後魏紀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貢以位授舊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爲名不同在元和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彭爲治之子未詳何据恭帝初其主擔術因亂來奔始有其地爰劍者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爲羌酋秦厲公時有無戈爰劍爰劍爲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分種有氂牛種白馬種參狠種氂牛種越巂羌也白馬種廣羌也參狠種武都羌也與苗後異或以爰劍燒當出三苗非也景帝時研種留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故安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於涼州部牛邯爲之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爲十七種忍九子研號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罕之間居河北大允谷四世孫塡良益貧收先零良良卑湳侵甚爲所敗良益威奪榆中居復強生岸滇虞卽滇吾生東吳迷吾號吾後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收怨羌復振滇零大捷漢號天子遷那內附漢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長是爲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鯀殛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穎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繇入寢若以夢化爲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鯀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爲二物邪人自爲爾竊按能亦熊屬非指能鼈而熊能亦並音

陸仲昭曰孝子足不履影

弘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是也　故程晏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爲之凡有爲也然於雜記更謂化爲玄魚其大千尺故鮌之字從玄從魚不知鯀骸禹父而鯀鮌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鼉爲梁逾峻嶺則神龍爲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爲鯀之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侯疾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爲信爾又按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侔矣大氐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爲黃龍入門益爲昬聽

啓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呑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己感石坼畱而生故說者以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烱王韶竇苹等皆云啓母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啓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啓母石伏云啓母化爲石啓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啓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及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啓母之廟顧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姙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爲之說

無支祁

陳眉公曰啓母黃能諸篇序骨森森戟戟古崛離奇且長于御脱凌駁唐文惟可之爲伯仲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𡿨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蠧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柏等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猨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趠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楯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埿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山樏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橇山乘檋橇尸子作蕝集韻同爲祖芮切舊亦音蕝而檋乃音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蹈毳書言山卽橋而志言山卽梮諸儒皆以檋爲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橇爲蕝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𨊠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欙同力追切𨊠與楯輴同敕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輴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檋與梮同蓋卽樏也當讀如濟漯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纍其作槁者殆梮之轉然禮韻直收橇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𨍪則又合橇檋爲一矣集韻作𨍪而以梮同之㬥㬥固舉食之具尒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檋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梮二物蓋皆車類竊詳其制橇當如蘇公殘馬之法而樏則軼之制尒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輂輦輦人輂車駕輂上爲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輂爲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軼軸大夫以上以輴軼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輴車庳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卽其制也孟服謂木橇形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轅車一作輂而應謂梮或作樏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楯軌樏撮是爲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𩨬𩨬於說者爲乃烏反茲又異矣

按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

九藪

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雝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楊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越閒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陓乃爲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陓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繇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以海隅何得爲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爲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爲甫田貕養爲奚養則自異爾

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沂山北〇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呂氏所云大照一名漚澤俗曰鄔城泊者

是也〇猴養在長廣徐州縣〇焦護在涇陽北卽瓠口瓠田萬頃

奠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繇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爲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濟河爲兖州則專以大川爲之界荆衡爲荆州則專以高山爲之界荆河爲豫華黑爲梁則兼以高山大川爲之界也兖州東南据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据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雝州西距黑水東据西河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距黑水東据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奠高山大川也盖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兖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河爲兖州荆及衡陽爲荆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兖而荆山衡山之陽爲荆矣盖荆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兖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攷矣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篚多寡以詔來世盖前目而後凡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者亦未必至乎此揚不言南青雝之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路史餘論第九卷

徐文長曰序地靈勝秀筆有逢原之樂

路史餘論第十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爲巴丘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郤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卽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爲水所沒至是而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爲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乂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爲一矣沈立云雲卽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爲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睢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爲指漢言之益繆

汴（字本用汳煬帝惡其從反易之）

汴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大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其地既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於地上况乎煬汴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爲梁州後周曰汴卽漢之漕渠一名莨菪其渠厥利自秦氏徙平陰以開灌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平帝時河汴久壞其後汴渠東浸兗豫百姓怨歎會伏宮以樂浪王景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隄自滎陽東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是起自兩岸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則與今汴不異也（事亦見顯宗紀發卒乃謁者王吳）魏太祖討董卓也從弟洪至滎陽爲卓所敗太祖失馬步至汴水深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逖之將衞策亦破石勒別軍于汴水厥後桓溫將通之以北伐而不果義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濬舟師伐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而濬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于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蓋堯舜在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水所紀是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繇淮以入汴泝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梁貢輸之來必繇四河自江淮荊湖者道汴河自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趨京都必以達河爲至此唐虞建都之本意也（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六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豆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六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萬石此最登之數百貨十倍景德已減）青揚二州不言達河已見於徐兗也（兗言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於青直云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於揚直云達于淮泗餘淮濟以達河也）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穀洛達河自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遂幸江都築堤畤柳號通濟渠所謂隋河者特煬帝因舊而浚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之爾（坤元錄云宋武北征後復皆堙大業元年更令開道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游江淮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荊揚益越等州運漕儀一作說）及開元時齊澣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虹之隋河至淮陰北合爲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汴不起於隋益可知矣方楚

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穎以爲自滎陽下引河水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之官渡水魏武袁紹相持之處故蘇軾疑此爲汴謂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爲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達淮泗者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繇張洎對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復爲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莨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敖山北兼邲之名煬帝開汴自爲通濟渠國家惠民金水五丈清汴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會要史謂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故袁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亦明矣酈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禹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按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于淸水其疏鑿沿亳界眞源丞崔延禕紏徒開千步中得一坎謂是古墳中若新營周廣比屋下有五色蟄龍長丈許側有鯉五頭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禕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聞澣澣命移龍置淮投龜于汴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閒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爲傳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音爲敷陽誤爲博爾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爲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爲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傅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傅陽山爲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尋陽錄記顏魯公遐蒲塘驛辨土俗所呼蒲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濮陽山濮博亦音之訛則又以爲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蓋望敷爾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此望敷陽也隋志云盆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輿記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爲名然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人爲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迤爲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晉以南中北之名遂與汦漢入匯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爲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于以汦漢充之故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卽合爲一自蕪湖出繇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桑欽許愼謂江至彭蠡石城而分爲二一爲中江今大江一爲北江浙江也然浙出於黟至餘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一源而三目豈其然邪夫贛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蠡在楚略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爲北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

陳明卿曰談理致不可易處便覺出于理勢之自然涇渭證佐明甚

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流東入海然謂分爲三流則愈踈矣且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雷澤在兗灉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爲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于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界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南入于海蓋本漢志王安石云一自蕪湖至陽羨東入海一自毘陵東北入海一自吳縣南入海二江在震澤上今堙淺爲漕河所限不入震澤悉入吳縣一江震澤所以不足而吳多水患此妄意也茲鄭所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

禹之舊迹已變不可更攷斯益妄也震澤在吳縣南五十

贛自豫章入彭蠡泯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爲一不爲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各自爲道如涇渭之分流流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爲水入水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爲江爲漢而林之奇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爲一孔蔽於所不見蘇蔽於所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甚者夫泯自夏口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爲二江亦不辨其孰爲漢孰爲泯矣況說二江去古未久其一遽失而徒不之知邪不知二江既入彭蠡雖合爲一而自匯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爲說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既會則自東陵而略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混故云東匯澤匯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中有大江在縣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舊自爲道也揚州言三江既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兪兒張華王劭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爲江漢入澤合而更分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楊升菴曰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銚注說文云江出潛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所自出也嶓山北江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吳地記其璅璅改易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三江之說

當以此意求之則余之言雖大禹復生不能易矣

九江詳證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陵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荆州文九江孔殷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洽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爲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爲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匯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迆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

孫月峯曰在太史公時九江古蹟已不可考况其每下安得不偽訛以承

迆北也豈尋陽之匯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洚水洚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為九道則經當云播為九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畎二白蜆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㴒七廩八沙提九廩為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而會於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菌州之名五洲即蜆而三里即畎也尋陽記則以為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廩八提九菌源或作浮烏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莊子義等往往皆引為正晁百揆以為方俗所名於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為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烏七感八蚌曲折為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為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据安國言為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鑒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為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東陵之閒自有沅漸元辰敘西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為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為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下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為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及英布為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為九江郡劉歆以為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為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尋陽為九江尒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然之說尒大康地記以為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遼隔矣

楊升菴曰想入奇渺言君子格物之效必如此談析

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辨兗濟

予既證三江而兗濟截河之說古今未晢夏書兗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温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溢）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兗出王屋入河始釐為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為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温入河洑地南出為滎澤又洑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漯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莘縣北此水非濟水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汩出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流石門謂之滎口○滎澤在今滎澤縣北四十）謂濟南諸名為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洑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鈆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達滎陽而遂溢為滎尒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趍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兗入于河其文亦止

按弱水旋折雖毛羽必沈黑水染足涉者其色入膚

于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道沇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爲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覇水金鐵皆漏 庭州灞水滴滴以手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水流下如飴亦然服之髮毛落而仙曰駝 溺去屯煌二萬里道安西城記云石駝溺其國有婆羅門守視 鄜延之江日夜流脂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水際河石間與泉雜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似淳漆然之如麻烟甚濃重沈括取掃爲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石炭烟亦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似洛陽塵 弱水溺毛黑溪玄髕悉唐制角 西海島間出如脂而黑金鐵承皆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塗木上象至輒不去昆崙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 畔怯腐手 婆羅門有畔茶怯水出山石坎中七色或冷或熱能消金石草木手探亦腐取以駝骨石人守之 蓋亦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山海經云帝怒命祝融殺之羽山 息生之土長而不窮 如出入息息肉息鐵息壤云者 故有息石 高子勉息石詩序在江陵莊嚴寺或云鎭玉 漢元帝時臨滁地涌六里崇二丈所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章如馳道狀蓋息壤也 江陵之壤鏁鎮水旱 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傳爲息壤牛馬躐踐或死 昔高從誨鎮諸宮出經其處 万勝門外 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之事也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之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做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從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過人抱爲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間之對以事追鑿石弗及令陶甃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亦見江陵志 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記之貽救留者焉 慶曆甲申尙書郎王子融蒞諸宮自春不雨遍走羣祀五月壬申與郡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而石屋會且露請掘驗雖致水沴亦足爲快因具畚鍤實土數百擔以備俟旦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亟以馨俎驁答醫士博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臧大諫丙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爲柱爲十牖其南隱出門闔之象百夫莫動乃寨以巨索事水兒二百踏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者因覆以屋後更如纍壇繪爲風雷佛之像陳堯佐不宜之易以龍神皇祐二年子融致仕始爲記俾僧呂刻石實之 蘇軾言其屢應然矣 息壤詩序云旁有石記謂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應 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天地之間自多有此 記是永州云負號而起者尺有五寸夷之復高鍤者皆死云 然鯀以堙水殛禹復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塡後禍也 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以生上封之意有後泄也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禹仰而笑曰受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死歸也奈何憂邪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 云南省方濟江而黃龍負 文人啓表往往多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巢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卽桑欽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在洲北其南有部篤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奉皇統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至都卽立蓋興帝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云二龍掉尾而去禹使迹之入此穴實宇記亦云巴陵夏口浦郡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各有理致宜弁觀之

十日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各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出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鬬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鬬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

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温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故考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與亡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從　太祖出師見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繇此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二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爲突厥頡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爲中國之占顧得云頡利哉

天門

桀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羊腸卽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爲能持滿故袁子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

河圖括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路史餘論第十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一卷

論說十二篇

論太極
明易彖象
易之名
同名氏辯
論遂人改火
辯史皇氏
辯葛天氏
論幣所起
論三易
跋三墳書
女媧補天說共工有三
共工氏無霸名

路史發揮第一卷

宋廬羅陵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辯索辯之益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辯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于言辯之表而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瞀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盡而言之則一一卽太極而太極者卽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蓋有中則有兩位四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彙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曰含三者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太極與兩儀卽二而兩儀與太極卽三一卽三三卽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尒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合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拆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拆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枼自具兩枼之具卽人字也

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為𡉚𡉚與人同所謂側𡉚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枼以謂之人迨其圣土復生兩枼兩枼復生則為仌矣仌者人之箸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仌𡉚皆古仁字仌字從側之而為仁壬从人土物之出土者）方核未拆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尒繇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可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荀揚之徒奚擇焉後荀揚者可得而知矣始予默探於是以謂可與易埒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佔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彖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賾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惠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靁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內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彖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遏也日月更遏而相貿者也彖者遯也瘦去匿遯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象此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焉者也（遯與遯同遯猶摶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也如玄之有擬曰遯甲者起數藏匿法也豚之放者一起足而有隱去之意）蓋形也者象之著而象也者彖之章也卽而言之則易與彖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彖何謂也易者蘆蝘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卽蜥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蜴曰辟宮曰龍子曰蠑螈曰蝘蜓一曰祝蜓曰蝎虎曰守宮又曰蚵蟹東齊曰蜿蜒善治蚍疾俗呼蚍師一曰蚍舅母一日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

蜴含水吐之爲雹及劉法師嘗在與隆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行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吐爲雹蓋蜥蜴形狀如龍是陰道是氣相感應使作他如此正是陰陽交征之時所以下雹時必應古繇辭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類陳明卿曰便給資譚亦似易例一小類書

餂取義同

正名曰易餧以朱砂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爲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禱雨者用之又能嘔雹與魚合六之象者茅犀之名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一角豨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於幾也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脉有成位膽應四時而已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無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具十二少肉惟鼻其本肉膽隨四季移於四足五歲始乳三年一產亦能知吉凶淳化中上苑馴象死上命取其膽不獲問之姚鉉得之前左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爲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豶羸之豕虎豹莧狗羊鼠豚羝牲禽見鮒隼雉鴻雞鳴鶴鳳皇咸取而象之鳳皇見穆姜之筮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柅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簀于輻于輪于輹于七鬯于資斧于缾甕缶于匡鼎鬴茀幕弧矢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于襦于屨于履于袂于袽于繩于囊赤紱黃裳于布于帛鞶帶徽纆于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庖于藩于牖于墉于舍于廬蔀屋王居于次于處棟桷門戶于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闢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隣郊野于物則取于梯于華于杞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莽于株于葛藟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于月於斗於夜於晝於霝出入於日中昃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陵於險於泥於千於塗於陰於甃於磐於菑畬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鹿剛鹵金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項於趾於頄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於齒於釁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頤面須髮腹背脢拇腓臀汗血肱股心膂眇跛孕育夭劓刵刖荷校桎梏耵渥尸疾婚娶慶譽齊咨涕洟歌號笑語啞嗑嗟泣威儀志意逋係闃盱突來焚棄靡不餂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老

陳烈子曰可盡者言不可盡者意然聖人之言尚非可一塗盡况聖人之意邪或問聖人之志而以言諭言其可知不言其不知救世之思乎

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須姊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介仇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災眚驅田戰征耕穫憑涉弋獲盟薦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鼎足黔喙翰音鞶革巢飛躑躅角牿羽翼香臭甘苦玄黃朱白孚膏公餗乾胏腊肉飲食享飪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棄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象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凝滯之有而後之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不知易之爲義何繇而詰其精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也而坤亦爲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爲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卽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卽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覩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爲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彖象爲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爲若漫言易之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爲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爲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爲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爲乾偶畫成於三而爲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爲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爲地初三五之三陽爲震坎艮

蔡虛齋曰變義精晰

諸理齋曰天文地理支干曆運俱從一字次第出來夫子贊易兼三才當萬物信乎彼析字句義如許重

二四上之三陰爲巽離兌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爲卦六一陰始姤而爲卦六二陽始臨而爲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爲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爲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恆而終于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爲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爲剛陰畫爲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成艮爰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爲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爲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爲易散於日上爲昒相對爲明對而虧爲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昒者晦也明者望也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昒谷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忽[illegible]比夜忽昶行之易也熱劇而雹寒劇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泐雨積草炎休勢之易

升王安石亦支離誕妄之學宜源長之鄙而不足也昒音忽

茅鹿門曰應句不是明言意其理也兼言意不必分

也虵化而鼈鼈化而虵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羣而沉性之易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爲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爲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illegible]輒死緜此喃之日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爲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尒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哉逐音籒夸父與日逐

按沈括論日月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日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隋之長孫稚亦曰文宣王漢兩龔遂俱爲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誰昔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撫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常嘗薦明堂之議郎虞舜同名錄有漢名謚曰虞舜按乃絜舜見東觀記絜女居切而漢更有唐堯爲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臨武接交州舊貢荔枝堯諫止之然桂陽志中汝南唐羌爲臨武長官後人惡其僭而易之時永元中予起路史既白祝融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氏渾敦氏與夏后啓商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者而後悵或人之無識也劉恕以神農爲大庭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卻爲非是蓋牽於舊說夏后啓鄭公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夫經史之閒名氏同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弘十一十見前錄一北齊獲澤縣公褒

鍾伯敬曰韓昌黎諱辯引經斷義析律精嚴源長博羅魚次才亦贍雅文亦遒雄不相上下

十二九前錄一漢鑄工見孝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有八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感哉錄見前士匄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鞅父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又並作丐或疑此爲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字亦皆相配文伯之字伯瑕與楚陽丐之字子瑕其義正同而鄭泗乞亦字子瑕丐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匄請命匄即文伯豈容妄改又按人表士鞅亦有二一在中上一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壽夢即春秋吳子乘也越大夫壽夢見昭公二十四年書裁四代亦既該兩伯夷一虞之秩宗一諫武王者雖不在書孔子所稱也又杜甫之隸亦有伯夷見諫伐木詩然高陽師伯夷世或作伯前錄從之則非顏魯公集顏柏夷誤矣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爾一問羿者一太公之友在十亂中夫公孫龍爲孔門高第而顏回爲晉代羌師時殊事異正得不遼有如王羲之之仕苻健張華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時得不爲之投杼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錄然特不能包刺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請誦其涉史篇者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亦曰庸成亦皆作容列仙傳楊玉時容成公自稱黃帝師此又後世赤松子也伏羲曰蒼牙而天鼂之吏亦曰蒼牙見黑殺禁文詳義紀羲臣曰巫咸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爲唐刺濮以至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王褒傳注離婁黃帝時明目者即離朱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婁若並見莊子秦張若即蜀郡太守與張儀共築成都城者李冰代之見蜀紀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魏黃門遷祕書監見魚豢典略又唐宰相趙隱以大中三年登第見唐登科記咸通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伯武王伐商問兩日闕者河伯即冰夷覩叔均而思稷子山海經商均曰淑均后稷之孫叔均見習朋而疑齊臣黃帝臣洽聞記作隰贊風后爲軒師禹問風后見玄女戰經說伍胥爲楚族黃帝臣見玄女兵法謂赤松炎帝諸侯皇初平亦號之而以季連爲柳惠等伍陸終之子又季克子亦曰季連仲衍爲孟戲之弟仲衍紂之兄而孔甲爲孔子之孫皆有錯於見聞者也孔甲黃帝史官而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又夏后孔甲本誤詳紀中復若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昊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而皆因巧著凡此族者悉莫能紀且以虞仲之孫寶曰虞仲周章之孫蔡昭侯申實蔡文侯申曾孫之子也是叵訓者虞國仲字此於義可而二申之名宜有一誤劉貢父云今又曰申遠也夫名同其祖恐古不然然魯莊之孫有仲嬰齊而文公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從祖也又乃同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蓋族

陳明卿曰燊火入爟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火焚來不禁也民皆從其出火之令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因納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燹不爲也

大有不相統者近代名字申之宗正善矣漢趙王曰如意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爲邪三代之王悉尊諱系下世乃有即姓而襲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歟以晉王氏一譜而有兩渾昶子戎父兩愷茂仁君夫兩綏愉子戎子兩乂緒父衍父兩澄濟弟衍弟兩處沖遐湛兩安期焉含子湛子豈惟宅族棻用而無識哉嗟夫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仲尼矣然則君子又奚必迹襲以貽識者之譏哉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爲治也顧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著時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昔者遂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徇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耶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予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爲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遵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于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

按稧有春稧秋稧王右軍暮春修稧春稧也劉楨魯都賦云老秋二七天漢指隅人晉秡禳國平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稧也拾遺記曰遂民國不識四時晝夜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鴞啄樹則爍然火出聖人感焉因取其枝以鑽火號燧人

陳明卿曰違天大咎

為誰潮耶餘詳後賦子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稧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以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一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且子胥之死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每春驅綵舟誰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驩州之詩而重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日賦也然則招屈亦用三日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隨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生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昔有以洛火渡江代代事之火色變青而晉師曠食知勞薪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與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是新舊火理應有異顧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若劭可謂知所本矣夫火惡陳新惡勞自開世然者晉代荀勖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于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嫗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瘉嫗死人為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門者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楊升菴曰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水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尊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叟曰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見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感歎匝地盡藏煙之句及元稹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雞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則其禁亦不久也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而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張受先曰說書家活從來註疏可焚惜此等奇文不能一集路史在宋宜與程朱水火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為史官也及韋誕傅玄皇甫謐等遽以為黃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為世本之言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官尒史豈今之所謂史乎哉古謂字書為史故有倉頡史篇之類揚雄曰史哉史哉非史記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字書之闕文吾猶及見史其全而今不復見故班固敘小學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為當時之闕者誤矣夫子蓋論己之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之文有闕失不能是正則因人以正之己不能馬則借于人人有闕亦可正于己何害而今無有見其全者不能正云爾故曰今無矣夫夫者惑之之辭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無懷氏已刻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而始制文字耶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為得之矣崔草書體蔡篆書體成公綏隸書體繁欽硯銘及許叔重皆稱為頡皇云雖然三五曆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其足信歟書疏張楫書云倉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別史皇氏則知楫書為有據者衛氏慎道以為包羲之前斯不誣也孔穎達尚書疏辨之稍詳獨衛氏云在包羲倉帝之世譙周謂

按倉頡爲帝爲字如字或宰舊說作去聲非

（在炎帝時徐整謂炎黃之間失之）粵復訂之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二陽以輔上帝益以諦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爲如字或宰舊說作去聲非）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埜堮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穎達謂文字在伏羲前特未用之教世至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爲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氏爲卽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敘古帝皇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遂以葛天爲大庭氏六韜大明所敘復有共工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而無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無懷一皆敘之包羲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爲皆包羲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爲皆襲包羲之制亦厚誣矣不

劉恕外紀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或曰二十六萬七千年

按葛天軒轅各見尊盧爲幣詳紀中及董譜

惟是也如固所敘復黜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而高陽之代有祝融謂卽其人而黜之爾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興王依莊周所敘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誘者更以朱襄爲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爲神農而六韜所敘共工且在尊盧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違離蔽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無懷在伏羲氏前而以爲世紀不足信歟（開山圖云自女媧至無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外紀云千一百六十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或云千一百五十或云萬六千八十此與列子所記楊朱語伏羲以來三萬餘歲者無信也）近世有所謂三墳書者乃以有巢爲提挻之子遂人爲有巢之子而包羲爲遂人之子大庭無懷而下則皆以爲羲之臣佐復有天一遁甲者正以祝庸少昊等爲之四帝居于四方佐黃帝而爲治（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爲黃帝之佐者非黃帝所滅之四帝）及王符著潛夫論又以爲顓帝身號共工伐少昊氏子曰句龍生脩其後裔爲商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嗣爲伊堯而以帝嚳爲伏羲之後帝舜爲黃帝之後禹爲少昊之後離蔽蘋亂尤爲可擯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國穀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爲治也則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飦而儥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飦而儥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沈濵論布以謂與於周代班固桓譚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於炎帝之前矣予嘗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亟洗之刻證以汗簡集綴古文籀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葛天軒轅各見下盧爲幣詳紀中及董譜）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黃帝少昊之貨罍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爲天下者也（古幣皆以代號爲別書之錢文）

揚升庵曰漢有厭勝錢稱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不圓蓋古刀市之變也興近世花蕊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南宋孔頭錞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礲鋊音裕五音譜磨礲漸鋊曰鋊今俗謂磨光曰磨鋊是也馮具區曰古崇而今廢後人圖便之私及創施制物往往不出古人之智則弁欲諱其襲古之名矣豈獨一幣然耶

錢譜倒目之爲奇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有作朱斤一金者乃大昊之九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文作一舌芒又有作水山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元年李幼奇得一種文作降陽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間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長平布中有作踐以舌一及作允陽命陽平陽龠説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也復有貲斤至有長寸八分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圓形重十二銖無好郭帝嚳貨也又李涿家一品長二寸一分肩寸七分枝長六分間四分半首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八銖文作𢎘豆二斤全幕文作串又一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書之其串作中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圓文作尙全朱疋胤爭皆面肉好皆有周郭

洪範八政食一而貨二是食與貨必相資而後興不可一日而無者則夫貨幣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荚錢書舊譜俱列之于布品傳稱九棘播于羲皇故幣文有尖而封演顧烜咸譜之周秦之幣黃帝少昊高陽帝嚳之貨又皆目爲長平異布汗漫蔽固豈復知有古文也董逌之作錢書也蓋略辨之故首之以太昊之幣亦以謂宜與太昊之前然有葛天尊盧之幣而皆著之太昊之後是又未悉攷也按幣文有葛李洎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爲葛天氏之幣又有作岦者王存又以爲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爲一雖未可執然黃帝氏既自爲黃帝之貨則此爲軒轅幣信矣柰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會褒論幣出自黃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於上古況葛天軒轅洪荒之世邪三代書名相變不一逮夫虞夏敦歙所見夏商異文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軒轅之幣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員橢遁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夫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仲之所創而臨菑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龢隱起皆爲今隸是隸不出于次仲矣又烏知不出于上古邪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爲私背私者爲之公而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爲風是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於古矣包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以分壤植穀也戈矛之所起刀幣之所始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業德望皆在于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遂人以降矣夫自書契而來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貨幣以救時則同也世世闊記簡後世弗攷乃謂古無有貨且謂書文不出于葛天軒轅之世者亦已罔矣

楊升庵曰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于秦矣又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証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于秦小篆亦不始于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唐人錢譜載大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决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夂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

論三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爲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

陳眉公曰明確不磨其人不負乎聖人次卦苦心卦序功化誰能了潔至此

神明幽贊蓍筮主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即參兩之自然而倚之數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蘊以生其文而天地之文始粲陳八鴻間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本乎陽者升而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乎南坤純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于離故中虛有日之象坤付正性于坎故中滿有月之象日生乎東故離正乎東月生乎西故坎正乎西亦南方之火生于東之木而北方之水產于西之金也今之上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坤交而男女生之乾下交坤故三男之卦附于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于乾乾一變為巽居乾之左再變為艮故居坎之左三變而之坤坤一變為震居坤之左再變為兌故居離之左三變而之乾艮為山兌為澤地勢高於西北故艮位之四瀆湊於東南故兌處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東南風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今之下經以震艮巽兌為用取四維之卦也乾坤坎離純一不變故蒞乎四正震艮迭成巽兌互變故蒞乎四維此伏羲之所理一乾坤變化自然之敘故養生者有納甲之論與此正合日月消長之理在焉）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此大成之易以五行相生為次順也蓋神農之易以人事為重矣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時此誰之易邪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成功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于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逆退四位而處于西南是故伏羲初經以乾先坤而歸藏之敘以坤先乾卒諸此也離火生東而王乎南坎水生西而壯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以春分出地故自東北歸于卯澤以秋分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于春夏之交者風也故巽自西南而居于巳作止萬物於冬春之際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之方而見於用者也蓋亦本于伏羲世不見尒）初與初乾初離初犖初兌初艮初釐初奭此歸藏之易也（此歸藏初經也亦因于伏羲氏蓋伏羲之易本于天歸藏之易本乎地學者不知究尒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奧即坤字犖即坎字釐即震字奭即巽字此歸藏本文卦皆六位即黃帝易）是所謂三皇易也（各詳本紀）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為三代所作者非也神農為市取之噬嗑耒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帝之舟楫亦取之渙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矣按歸藏之文有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之類則知與今易通矣或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目之類易為伏羲之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又何邪其卦是也其文非也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于爻

按連山藏於蘭臺歸藏於太卜此論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為作上官求賞者耳

辭則周公而彖象則孔子也）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為首連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為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藏焉故也故重坤以為首坤者藏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統三正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大簇寅為人正天正十一月故乾為首地正十二月故坤為首人正十三月故艮為首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地統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三易之書其書一其法異其為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或云商著策三十六蓋商氏之易主于坤坤之策三十有六雖不著見理則然也）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无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為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為占古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五爻不變則以變者占五爻俱變則以不變者占凡變繇下而之不變繇上而之其不然者惟乾一卦尒昔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其五皆變惟六二不變故以為占唐人不知以為史苟以是悅穆姜但求反于周易非也）雖然易道主於用尒至三易則用於占而易道不豫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為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為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筌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一倍之而二二倍之而四四倍之而八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即三十二之數也）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乾曰首艮者以艮為首法尒以艮為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為首法尒以坤為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曷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繇屯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為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為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

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黃帝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異而其爲道則未始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爲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聖得知古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陳臥子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水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于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小天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二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亡書有九共九篇即九丘之字誤也隸丘爲丘因謬爲共丘者區也按左氏或作九區云九州之區域攷古多以丘爲區故鬼容蓲爲鬼臾丘而驅嶇軀等轉爲駈蚯蚯卽云丘聚非也又云述職方以除九丘亦是妄臆孔安國以爲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然哉安國又以八卦之說曰八索九州之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爲八王之法九丘爲九州亡國之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爲法之八議九丘爲周之九刑紛紜不一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相當而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堯典舜典爲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矣賈公彥云孔鄭說無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按道家者流有所謂洞神秘籙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爲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黃帝述歷得其所謂三皇內文者此也抱朴子云黃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授以三皇內文雲笈云八帝治各千歲上曰三精次曰三變次曰二化凡八卷三洞敘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汔不能解遂以還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敘說一十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推部本經分別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錄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二本並行于世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爲字靚以總五兩告玄受之爲之敘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故名爲皇文而三皇經敘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爲三墳其陸修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架等事黃蘆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紱之言戾矣按三皇經敘云天皇開治用治天下二萬八千歲地皇代之復次人皇各萬八千歲合三卷號曰三墳鄭先生所傳葛玄三皇文是也逢紱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蔽邪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第見深言湊理莫探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予家三墳書自大父孝倪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形爲之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復有河圖姓紀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類大率似假羲炎黃帝爲言以還就於孔說云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旅酬僞書也云毛漸使西京得之大抵書生高譚風月華草閒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人鮮有不可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象始明焉一語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包氏語哉有如以燧人爲提挕之子有巢

孫月峯曰忽認主人翁障百川而東矣

張賓王曰孝倪三墳不戾逢掖

劉和川曰共工氏在包犧後任知刑以驩伯九城而不王以水紀官難有水德在火土之閒非其序也周語曰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

爲燧人之子伏羲爲有巢之子軒轅柏皇大庭無懷則皆以爲伏羲之臣而加之龍官火紀之號尤可嘶也周鼎商盤籀篆佚書已與今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不多較贗可知矣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而馬融以八索爲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閒有爲之傳以進者宜其究是惜未之見也

劉和川曰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杜預曰皆古書名漢晉羣儒論三墳五典亦與孔說不同惟鄭玄注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此說出于孔安國非其新意或說董仲舒對程雅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帝也三王三明也五伯五嶽也其說全無意義非仲舒之言也

女媧補天說（共工有三）

聞見之不明智識梏之也夫智識不超者在粗猶惑況妙乎予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此古列子之文如是王充說天所引猶尒故尹子盤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惟舊本列子先敘女媧事乃及共工蓋近世繆之非古本云）蓋言共工之亂俶擾天紀地維爲絕天柱爲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𣪠地勢北高南下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虵軀神農牛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人而夔一足鄉非達者時而鑄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超者見聞蔽而樂人之譃己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而跋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爲水紀其稱亂也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代平共工之亂明矣以故鄭子述祖之言敘炎帝於其後斯可據矣而傳記緼結莫可尋詳劉安賈逵則

並與共工用滅管商子曰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作與高辛爭而帝遂潛於淵

李阜吾曰王變伯弱有中與之王伯焉如武丁宣王齊桓晉文是也故進而予之曰王曰霸

信同伸

以爲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則以爲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爲禹伐淮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以爲堯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爲舜時也夫共工氏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叵不知也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垂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而傳記顓嚳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爲之後世何其妄邪彼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尒左氏之傳可見烏可妄意而爲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爲卽炎帝之裔尤非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事渠得謂爲垂哉且炎帝至堯殆二千載事相遼矣夏革曰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以今揆古年載誠眇人情測近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說矣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古今事物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顯曹君子有謗予以展禽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咸謂霸無錄而王者其德力粹駮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粹駮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家名分猶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爲霸而霸之不可謂之王也（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傳云五伯之霸謂以諸侯長把王者之政大抵霸卽伯之強者云爾）至戰國之士遊譚馳說架虛穴空以信行其計而後德力粹駮之說興焉善乎李泰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之粹駮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駮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伯霸之威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駮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駮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

欲駁豈直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三公一公處于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而立荀楊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爲兩塗此霸道之緜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爲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羊容云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陜）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世將羲炎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當秦漢之間橫行宇內尊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蓋籍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也

路史發揮第一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二卷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禹治黑弱
雨粟說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槃瓠之妄

陳臥子曰後世著書立言之士奮其私長務其獨智所謂敏于為妄一言揭千古之弊

路史發揮第二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共和辯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為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歷年始於是歲）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為然也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瘁弱不足有為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烝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為周公妄矣夫仲山甫乃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于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宣就封于齊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逍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于共首卽其人也共國伯爵和其名爾司馬彪云共伯和脩其行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卽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于宗逍遙得意于共丘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云共伯和卽于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攷之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為篡者非矣按人表屬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惟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爾十三州志云共伯後歸國逍遙得意于共山之首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于共首哉共今謂之共城故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鄉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于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卽共和之故國共伯既歸帝政逍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是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者不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劉須溪曰奸雄絕倫後世推莽操當其立說之始惜無以此文曉之者

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卽王位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正此類詳炎帝紀下）篡者後世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之賢也蓋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陽子之誤也）和之非篡顧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式朝廷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知共和之不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喻伊尹之意爾見俑而知後世之有殉覩攝而知後世之有篡聖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語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竊之遠使衛霍之鑿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幽靈呂武羣后之汚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丕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騁辭而不知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禹治黑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兼濟夷夏之事關于之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不遂此可謂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人民之失其所一蟲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遏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為天下而天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歟嗟乎私於己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隣之異厥裁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斯足以為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黑弱而西戎卽敘然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川

禹貢曰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云三危在烏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又按漢書地理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瀘水郎黑水也黑水祠在罋南昆明縣之官渡今名黑殺天神土主祠

諸理齋曰輪迴因果

之既滌九澤之既陂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瀰漫泛濫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于魚矣民免於魚禹之功可以見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也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于不安之域哉湯湯之患天實爲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己溺之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蔑其私者無時不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鑱而丹溪流一怒而赤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又孰能仁其人而以天下爲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繆王子林輩請決河流則赤眉之百萬衆爲魚矣而光武且不荅伯禹之心可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眉衆無以異漢家之衆此天地之爲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爲界趙魏頻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於趙魏於是趙魏亦爲隄於河二十五里使其水東泆於齊夫爲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爲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真所謂以隣爲壑者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晉陽其不沒者三版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夕爲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繇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隳高堙埤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卽武帝所泥報識之說言之囚餓臺城欲一盂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麪牲而不血食之報侯景之

似不勝說常帶好生當從帝王師相節目此等名議急須著眼

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井邑而乃區區以麪爲牲能絶人親殺人子而獨屑屑於不鋟羅綺人之不靈一至於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爲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爲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按賈逵曰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顓頊氏衰共工侵陵諸侯與高辛爭而王文子曰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又淮南子曰舜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荀卿子曰禹伐共工六韜曰共工氏自賢以爲無可臣者久空火官天下日亂民無所附而亡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爲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爲非理而忘國卹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鬼神金石沙礫人畊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動於貌眼瞤有酒食燈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尒翼奉之言人氣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雨春秋之世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於人事而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于天地之間惟其德有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螽螟蜚蜮麋蝝鴝鵒日食星隕星孛水冰無冰不雨雨

王弇州曰言災異兼言事應則驗壽顛殤信惑相半春秋經世得失之林也本天道稽人事總欲最人修省

按雨稻見世紀禹事又見外紀

按雨米見夷堅志

雹霖震山崩地震廪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于消去斯聖人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莢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舀之滿瓮盆坳所貯際曉皆亡繇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爲不誣矣況復後世五穀天降亘亦不少后稷嘉穀周氏以興中山雨穀姬人以亡穀粟之零盛世常有而興亡固繫乎人故京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而王充以爲論說之家雨穀爲凶在昔史皇作書固嘗雨粟而伯禹播殖嘗雨稻矣（見世紀禹事又見外紀）燕丹留秦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成之八年雨黍于齊而梁顙之八年復雨于薛元康四禩玄稷降于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且雨米矣（雨米見夷堅志）奚獨神農后稷而疑之哉（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秦魏地雨穀二千頃其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民家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深黑如稗實或疑夷狄間所生弃而不食疾風飄之墜于中國故封茶語趙簡子曰翟雨穀三日蝱風所飄也雨血三日驚鳥擊於上也然變不窮固有非飄至者）歷觀前載天雨之事蓋非一矣如螽（宋文公三年秋雨于宋魯襄公二年雨于江明年楚滅江雨螽之說或以爲飛而雨濡之或不爲害自上而墜或以爲飛蟲之合如雨之多又或以爲雨之變四者儒之鑿也自上而下曰雨此自空降異之大者所以書）如魚（漢成鴻嘉四年秋信都雨魚皆長五寸李期時雨大魚于宮中皆黃色又赫連鳳朔元年唐光啓二年元和十四年皆嘗雨）如蝦蛤（慶中邕容道常有雨至謂之天鰕天蛤人隨取）鹵之不取亦化蓋亦有海中擷至者見番禺記）蠃蟹（同上）蠹（科斗蠹屬）蠶（古云雨蠶兵喪）灰（紂末年六輅云紂時雨肉血灰石沙塵又梁武大同三年正月雨黃灰）沙（紂又簡文大寶元年雨黃沙侯景亂唐以徠更多有）塵（紂又梁武大同元年二年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土（紂時墨子云雨土十日于亳又古今注元鳳三年伏候占元朔四年昭帝始元元年二年魏景明四年梁大同元年周太象二年涼州隋開皇二年京師皆有此變唐世尤多其十二見志又乾符二年雨于宣武）金（夏禹秦穆時皆雨于櫟陽又成王時雨咸陽襄王三年雨于晉晉惠公二年唐垂拱三年五月雨于廣州內記云天雨金鐵是謂刑餘人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兵起于朝）碧（惠成七年雨于鄖見紀年）鋊（述異記咸陽雨金河間雨鋊故名金城漢惠世宮中雨黃金黑錫）鐵（此亦有然結骨每雨收爲乃劍極銛利見王會圖嘗問使者隱而不答蓋地產國暴雨淙出精利爾買耽云國出好鐵曰迦沙輸突厥茲實也）刀劍（法苑珠林言阿脩羅雨兵仗此蓋妄說然河圖云怪目勇敢雨寶天雨刀于楚之邦謂項羽春秋演孔云八政不中則天雨刀）錢（近世嘗有多五銖赤仄述異記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至地爲龜）石（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按魯僖公十六年霣于宋五左氏以爲星漢自惠盡平凡十一魏武末年鄴中雨五色石唐永徽八年霣于馮翊者十八皆耀甘氏云雨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大戰）華銀（內記云天雨水銀是謂荊祖不出三年兵喪並起亡國失王仁壽二年宮中雨水銀花四年陝雨金銀花四十里非祥也）珠玉（大同中雨雜色寶珠虞寄上瑞雨鋊法苑云兜率天雨摩尼珠大率成式多誕使兜率天能變化則何雨而不可者大同之間灰沙之類大似紂時使雨珠寶豈不見史然或有者理不足怪）華（紀錄瞿曇說法天雨華占鏡言仁壽閒宮中雨花如榆莢或即上金銀花也）果（如魏武世河內雨粟述異記呂后時雨粟周秦間河南雨酸棗故以名縣）草（漢元時雨草葉相繆又平帝時皆爲外氏擅權宋明大始四年雨于行宮）木（唐真四年陳留雨十里大如指中通皆植立）桂子（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雨桂子旬餘司馬孟詵冬官侍郎狄仁傑）竹蘖（占鏡云雨木多風雨蘖君有咎大抵雨草木等多病死）筋（占云雨筋大飢）骨（梁惠成八年雨于赤鞞後國飢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羽毛（易妖云天雨毛羽賁人出走京氏云邪人進賢人退天雨毛前樂後憂天雨羽漢武時連見之晉大始八雨于蜀皆白隋開皇六雨于京如馬尾至三尺唐神龍二年四月雨于鄴○熙寧戊申王得臣爲巴陵忽雨白毛長二三尺焚之臭如馬尾○管輅云天雨毛賢人遊漢志天漢三大雨白毳大率多爲兵役）膏（占鏡云雨血君殺雨膏忠輔多貪內記云天雨膏師敗雨肉將易君）血（晉傳云佐人祿功臣戮天雨血故紂世雨血永康元年三月雨于尉氏有聲如牛唐武德初突厥雨之三日此與三苗亂時同宋志大康七河陰雨赤雪晉雜事云二頃血之類又貞元二十一京師雨之又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霜晝下雨血于太原易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不出三年無其宗人故帝王不可以與獄不膳）膳（法苑云護世城雨笑膳世亦宜有）肉（紂滅年及漢桓晉愍時又魏世鄴地墜肉其大數丈數日臭連村邑始聞有哭聲）爵錫（內記雨爵錫爲飢荒狀如甘露而黃）絲絮（內記雨絲綿絮皆兵喪）續（宋大明七年）帛（傳錄）絳羅（宋書張仲舒在廣陵元嘉七年七月天雨絳羅臉異苑云仲舒晨起側有赤氣後雨絳羅于庭紛紛皆七八寸如簽經宿暴死）杵臼鬴鐺（占鏡云雨杵臼飢鬴鐺攘）人龍鳥獸之類莫可殫紀（董氏繁露謂聖人在上羣龍爲之朝臣按靈臺秘苑云王者失道下將畔去則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將有兵凶則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墜爲飛蟲將大兵則墜爲金鐵將水則墜爲土主亡有兵則墜爲草木兵起主亡則墜爲沙有大喪則爲龍又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其說則異如漢成時宮中雨蒼鹿魏世河間雨小兒九或亦云風所飄）甚者至有土山（武后時慶山自雨而下）冰牌（京房云雨冰大疫梁末年冰生于朝梁鱳王十二年齊地雨冰廣者六尺漢桓時京師雨冰張駿二年二月雨冰片如續）熱湯（唐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湯殺鳥獸）此皆耳目之所接焉者也嗟夫先王之設教必本可信曷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欺哉日月星辰昭布乎其上風火雷電交盪乎其下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亦有持其權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蓋有常者以覺君子而不測者以治小人茲天地之至權也雖其世有治亂而

周官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子宗廟奏之〇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而王天下于是始

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之戒常不廢所以爲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也必先譆覆而後仆之又必纂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于世者昭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于政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澆僞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與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入中國天下之士撍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於是盡揞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閫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鼻地獄無稽之說掀而入之以毆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爲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子爲必然之說尒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說也變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幸而弗及赤子之未病邪藥之不至達之而弗及矣雖然尚來者之可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尚矣後世雖有作者特修而用之非有改也而三都賦補史記以爲神農制瑟說文世紀隨志小史則以爲神農造琴蓋脩之也楊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爲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爲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而難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三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於傳黃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黃帝虞舜土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五神農唐堯俱以

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又增二絃曰少宮少商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也

孫月峯曰學訟字奇想奇

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爲君小絃爲臣而六七兩絃寔爲少宮少商故禮斗威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宋衷以爲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君臣任重爲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爲文武王之所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爲娥皇女英（乃舜女見別論）聞周室三后而以爲禹伯后稷（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后）謂梳起于赫胥氏蠶始于蠶叢氏（蓋以胥梳聲同而蠶蟲也因妄言之二事前後事始）若掀子胥之鬚而續西門豹之尾者矣（唐人至吳子胥廟見其像五髭長鬚爲髯朱之色及鄴城西門豹祠絳袍之下垂一豹尾）以二絃爲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周王執爨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爲妄如此哉（鄭氏以過作則暴爲失文武之意是矣）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政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爲用詳而有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渠度從可知矣茲子所以每贊古人之制而每歎後世之不如歟

論太公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於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爲漁隱于渭文王卜畋于渭之陽載與俱歸爰立爲師且以爲西伯昌囚羑里尚隱滋泉其臣閎夭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學訟於公四子於是見西伯于羑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狐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爲人果如是何邪其出處之際必有義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爲憸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呂尚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閭閻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公之所學者王術而其所事者聖人也顧不若閭閻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

鍾伯敬曰人之出處智量不同時數不一上有堯舜而下有巢許豈知人之哲二帝獨艱愛士之忧二帝爲歎乎故太公牛漁無病于西伯之多士也

陳明卿曰兵謀何事道家可預然兵法始備于黃帝則非道家有不可與言兵事矣班孟堅序次亦得

播弃黎老而文王思皇多士欲盡得天下英才而用之而天下之英才亦莫不心而願爲之用矣故其詩有疏附有先後而又有奔走禦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公而猶伏于漁者邪且太公之漁也有意於天下乎抑無意於天下乎有意於天下當文王而不出何時而出無意於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坏而遁而又奚以師爲還之言蓋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說而不知決擇者也且既曰畋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所相與見西伯于羑里其相盩乃如此且君奭之言文王之修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閎夭若泰顛散宜生南宮括曾不及於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望散宜生於文王爲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此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說者始以爲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爲文王師也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將帥之任尒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則非必太公也至雒師謀乃以爲號師尚父則亦本諸此也夫學訟而脫人之囚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於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弢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尒自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著於武靈之代而今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君子於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讕說之是狗耶

太公舟人說 伊尹庖人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以爲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

張侗初曰能會古典姿性要慧才力要弘心眼要空方能自撤險阻

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傺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午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爲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尒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于渭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公爲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于是爲之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如武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夷齊子南

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也有能禮遜得不爲之肅矜而屢嘆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二子宅曰

按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壇為辱

義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為也茲未暇細姑迹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蒯聵之弟也蒯聵既奔靈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祗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媲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為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為問夫子以為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為國夷以叔齊為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為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為仁則知夫子不為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蒯聵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嬥嬈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為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為惡蒯輒父子之爭蘇轍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固數以為譏矣是非隱奧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子路固以政之所先為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為隱後世如公羊高者果以輒之拒命為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容輿輩遂至以子拒父為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瞽叟殺人竊負逃之則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蔑而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當立不

黄石齋曰豆甌之義萬乘之推也處萬乘而沾沾者當豆甌而

當立邪蒯聵欲入為輒者繫鼓去位而惟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蒯聵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戚必書以罪輒也聖人豈為輒哉柰何譊譊徒知輒之受遜于郢夫亦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蒯聵之出先君未嘗絕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人之為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劉愷丁鴻鄧彪之徒其初未必出於矯拂勉強以沽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為世間之美事也時以為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不釋豈君子之為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遜悔而怨者惟予知其辭出於誠無怨也蒯奚不怨輒奚怨哉

薛方山曰郢有命於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於寢而嗣定焉禮也逝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郢亦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然則無愧季札矣而不見稱于君子何哉札之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郢也〇衛靈公既沒國人欲立公子郢郢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為而上窺伯夷叔齊之風者也豈時孔子在衛而郢有公養之禮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為哉衛人雖然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如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為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甌而不知所處以一介人臣起于耒耜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脫略萬乘芥視天下之心疇克爾惟其平日養之者至達道義之所在而能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其出而制世有不可得而變者湯誓太甲此聖人

震震矣明乎斯義豆區非易而萬乘非難

張侗初曰經傳明文具在人第不思耳

楊升菴曰古人心事明竝日月

之所以不廢者亦將以為萬世君人者之戒尒雖然子不敢以為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為遂以是得罪於後世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所言者必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異於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於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山節藻梲之事累大德尒至稱齊桓之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為管仲之功而至以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蓋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為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取之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天地之間以為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者也而伊尹以為吾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不得其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狥人而逆天於是俯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大義惟君臣尒今以君為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賊子將羣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之大義於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夫存伊尹則廢人狥伯夷則逆天於是柳下惠復出而正之不羞汙君援而止之而止故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幸其君之能奉天而已矣故仕於定哀之閒而不去曰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于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柳惠人之所不屑為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為之知夫此則孟子之猷在所攷矣雖然柳惠之行近於

楊升菴曰剔骨洗髓之論

陳明卿曰君臣之義弗順不韙之事更孰大於此歸愚子泥儒也

降志而辱身藉使其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天下於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為其大哉吾見秦漢而下簒敚之等每為也果於秦漢之前則誠軻之尤也雖然軻於三子亦既俱以為聖矣至論聞風興起則亦不及於尹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於隘不恭學任而非其志弊如何邪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之言則夫子之意蕪矣固不可墨也如曰若何甘處於仲之卑而弗自致於尹之高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昰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其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刀而割藏貨而集利曰不為屠賈吾不信也尹為厲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此道尒或曰尹之得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視疾者語人曰吾能易爾腸胃更尒系絡則疾可為也然人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北面相冲子不僭天下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明誠自誓懷至公於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于天下一旅人尒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璞大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恥君不及堯舜夫尹不恥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恥其君之不如堯舜在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己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說如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韙也第君臣之義為弗順尒且以世之亂臣賊子莽丕懿裕之徒盜國柄者曷嘗不假尹以餬口茲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陰尒蓋古者之君薨大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

按商書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遲湯法不惠于阿衡尹乃放之于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

茅鹿門曰斷言嚴飾

年父母之喪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委之矣聽於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王以上卿爲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愎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尒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尒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眯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于田延年曰古之有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爲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甚備也嘗試卽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咸有一德以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復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尒雖然尹之迹爲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爲尹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則尹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尙

薛方山曰余聞之曰臣道無貳又曰臣而有作福作威者凶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貳矣乎放太甲復太甲不威福已乎然卒能相湯伐夏以成商業而克有令終者何也亶繇其心純乎道義而一德格於皇天一介不輕取予而素行孚于衆志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其放太甲也復太甲也固終湯之事也無非所以盡人臣之分也若漢霍氏之徒豈知此哉其及宜矣

黃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爲仁哉不能不爲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爲不仁哉不能不爲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卽天地於民之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爲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爲君子也柰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吾之望以自弃於不仁而爲小人之歸自弃於不仁而小人之歸夫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焉蓋望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爲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領豈聖人之心哉吾故曰制治莫仁于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瞽叟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吾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于法今夫殺人者誅欺君者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爲是嚴哉威莫大于殺人而罪莫大於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爲哉是故謀殺人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于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劓以爲門故相任寅爲官重門擊柝不能者

按門卽閽寺之類

陳明卿曰法者畫一從而寬嚴之必有末流

亦隨之以法其於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宗之禍何邪惟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尒吾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者人不仁也夫惟明者爲能用刑惟仁者爲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爲辟何有惡德黃帝氏之法亦此之繇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吏不有過急必有慮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以速亂幸而不亡後王繼之必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訟隙勦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於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滅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建平之際盜賊之所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呼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深持丹筆惟黃帝之爲法哀矜勿喜而毋使有爇炭凝脂割鼻飴口之悔則幸矣

黃帝乘龍上昇說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羣臣追慕靡所搆思或卽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仙之傳至於儒書以莫不然而夫子紀其爲死豈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于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帝使之邪此其必不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

張天如曰文行於行止自然之地逸氣縱橫故王仲任論衡難爲伯仲

責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詭僞則智者正之譎甚而殽亂則智者止之黃帝之治天下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神之宗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寶也羣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爲慕羨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爲矣夫生而少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古記之傳若存若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聖人者不一族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復何主宰何臣使而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世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跂而不已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決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于上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從而引之以歸于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遙望山半石洞罅啓一石貌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

楊升菴曰人好譎誕訛鄙相沿好奇博古在所不免也

三十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之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者然實誕也記云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今山窟前石獸石羊奇迹尤多辰州圖經云隍石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類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猓四曰犵獠雖自爲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略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于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餈推鼓踏歌謂之樣樣蠻語祭也云容萬人循俗之妄○樣當用養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䳓犬子豹奴虎㹠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爲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鳥有曰鸛鶴曰鵜離者一身之間自爲牝牡半釋迦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爲女者皆偏氣所孕而應劭書遂以爲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南蠻則知其說原衍於此是殆以白犬爲龎尒至郭璞張華干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伯岐同吳權之妻而羿之友有吳賀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夷狄古無姓可也益伯爲百虫將軍玄女立五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夷狄古無官號可也其說本出應氏書夫人畜之交通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逾年然高辛之事常竊誕之慧度吳興人事具宋書志等槃瓠者特猳狐之轉尒犬尾大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爲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云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經注狗封氏事與記所言一同知爲景純曰然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則以爲爲惠遠點頭見石東傴則以爲爲秦皇赴海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路史發揮第二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三卷

論說十二篇
辨玄囂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妹
辨伯翳非伯益
原燹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恆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陳明卿曰此論少昊傪遲宜昌

路史發揮第二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盍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季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自多有內觀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明矣王水黃帝經序云黃帝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荊三曰摯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顓頊封豫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兗九曰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摯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摯九姬都則堯也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略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棨度顯在人目三代以來皆所尊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史云得姓者十四人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纍氏之子少昊子類氏之子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江水爾少一玄囂字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士之疑者蓋少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卽少昊郯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也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子也然以摯為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予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之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為紀三皇邪則不及羲炎以為紀五帝邪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而宗之至於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本意也孔安國劉向服虔以黃帝為三皇而司馬遷列之五帝首晁錯桓譚王肅遂以為據夫以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為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曜度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為皇而五帝為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必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為皇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為五帝舜弗豫譏舜非三皇而亦非五帝特與三王為四代尤為無據然而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為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顓嚳且無而況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季涉世夐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顓嚳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月竟黜而不特紀果為得歟雖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巖壁有得以信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顓嚳邪或曰易傳之不及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

池祀地示以大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磬古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舜樂大韶之謂別有大磬繆也）夫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之樂多矣何獨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還之是以三統曆言周還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爲恪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牴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樂大咸卽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黃帝之樂後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嚳作大韶六列五英舜修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虞兼修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欲聞予得而略乎

劉和川外紀云樂生於律包犧氏始爲律法神農氏爲琴黃帝伶倫別十二律正閏餘鑄十二鐘命曰咸池顓頊飛龍效八風之音帝嚳倕作鼙鼓鐘磬壎篪帝堯鴻水命鯀治之作舞命夔作大章帝舜夔正如律和五聲禹與九韶之樂作樂曰大夏以五音任洛

明三正

諸理齋曰通鍊國體之言讀此知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繇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澶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尙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是乎哉以爲有是乎而說者以爲正朔聖人之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政而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爲無是乎則說者以爲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以爲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其時是故夏禹而前不有改也其然乎（孔安國云自古帝王皆以建寅爲正惟商革夏命而建用丑周革商命而建用子蓋以爲革命者必新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三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怠棄三正扈氏之所以爲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三統合於一元故春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宣詔曰春秋於春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高堂隆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然竊攷之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紀而帝堯之分四子亦爲正於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法雖不著見而分巡岳鎭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所守一也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是不然亦人事而已矣蓋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事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者人之事可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必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建用丑矣至於作曆紀元則復以冬首（外紀湯革夏改正朔以建丑爲正月變服殊號而作曆不復以正月朔旦爲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爲元周從之）武既革商而建用子矣至於授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者未嘗革也（外紀武王克紂改建子爲正月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時二事蓋本世紀曆紀實出汲書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文服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代於商改正異制以垂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沿而已）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

爲周正月周正建子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之正月二月豈得爲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冬皆爲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以與民變革也疏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爲上是也晉傳常侍議應遜禪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者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黑白赤而上繪下絺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簠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以獨任哉柰何說者離之而指爲相救術邪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爲正秋則震爲正春而坎爲正冬離爲正夏也必矣周書之周月曰四時之成歲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斗必指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爲春而以夏爲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年太史歲年以敘事是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羣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上下之類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者也方其發爲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見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縣子問子思曰顏子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正朔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而世有爲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知此天事爾夫又爲知日出之二刻半爲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知夫此則三正

李卓吾曰九惑之中獨甚女色女色不材之所獨也何屬材而恕不材豈不材于此反有朗鑒乎亦曰材者尚爾不材亦復何尤

可得而議矣天施地化之道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化自丑而畢於辰天施自子而復於子此又繫矣雖然商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不可行之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始克用夏魏初建寅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始復從夏唐至永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爰復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然緜漢汔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紜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子之屑言歟

按丹鉛總錄云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証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証博引經傳多矣獨奇引此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可佐証

青陽遺妹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爲游觀喜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爲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況女色之移情乎豔妃光妓媟婬柔撓方其好之窮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所爲主雖其屋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留心闈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敵國奚求而不得哉譖愬行於尊俎之間鴆毒作於言笑之下日朘月浸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禽率華而夷孰非是邪昔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犂鋤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於虢晉獻

鍾伯敬曰嬖寵亡國人多忽略說出恩怨報施生生白人

公以荀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爲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爲句踐策遺以西施鄭巳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略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尙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姒氏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代之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娛其心然後襲而取之重丘氏苦於青陽而先遺之妹以惑其志然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宜轉累效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備所以養其心芻豢之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芻豢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代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號復溺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況于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於一粉黛哉繇此語之貞觀之君亦足以豪矣貞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歸告爾主美色人所重也爾之所獻信美矣然閔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尙解思鄉訴請還國况人乎乃還之

按獻公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兆曰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又曰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牀第之禍幾于亡國人以爲寵嬖之由乃從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

迂卽迂

宋金仁山謂伯翳二人孽音有二附辨

數之外然幻而確徵而著矣又史蘇之言曰妹喜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嬖寵並論忠臣苦口爲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爲吾敵不知其爲聖爲賢也似從迂于夷齊口中出之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迂而實先似緩而甚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繇紊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囂靑陽少昊爲三人矣復合太史儋老子老萊子以爲一既辟仲衍不得爲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得爲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夏啓之時而仲衍事商太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己而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敳也然世俱以伯翳爲卽伯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郯子云我祖少昊而鄭語嬴爲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候苗興云陶苗爲秦皐陶少昊後也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伯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皐陶卒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爲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爲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修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郯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修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爲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唐者費昌費仲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諭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益可嗤矣且大業者皐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皐陶爲卽大業蓋以

史記大業之下無皐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皐陶皐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遣以烏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立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生皐陶扶始問之如堯言烏喙子謂皐陶也

金仁山曰尙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柏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柏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宗敘伯益與伯翳爲二乎抑出于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皐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不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爲權詞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曰愼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敝帷不棄爲薶馬也敝蓋不棄爲薶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絕之人類也柰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狥夷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砭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疜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軷遺皐嘷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褫魄是所謂妥靈耶方其熾熖皮皴盎鑵筋髂縮朒至有起而蹲者玆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爇者睎薪熇爆橐而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讖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毋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爲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爲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祕閣閑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耀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讞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爲略耶藏千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況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玉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

張天如曰懷惻之言足發天下忠厚之心宜鐫金石以垂不朽宜播詩歌以振聾心

孫月峯曰文字中霹靂也

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眞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順孫蓋亦爲之卻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爲忠孝旣昭三鶴自戾碑誄雖崇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斂之捐壙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爲佛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旣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衞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塚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務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薪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務肉者同言之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若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繇人之好言氏姓者繆

也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動于外主于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于性

誤之也予起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其正矣皋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理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爲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比方以爲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爲李又云皋陶爲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爲李以爲皋陶之後是矣是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爲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卽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而孔晁本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官宣公三十年傳行李往來鄅閻頌云行李咨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昊紀）而姓氏之書及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爲姓或云因亂食苦李而得姓或又以爲饑餌木子而姓之均爲妄誕（范祖禹云書云皋陶爲士而史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尤非族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也夫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皋陶則未聚）暨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爲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爲李姓非也漢厲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爲出於箕子尤爲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氏姓不勝誤孰正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釋氏歸陰分道德爲二經其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惟道君皇帝以僧爲德士蓋體之矣）夫一性之元湛然虛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爲生入則爲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生而顧不能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旣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

胡惟此道爾謂之德經事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蓋留猜後人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之食神祿與倒食陽于前一陽于為食神後一陽于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于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之徒溺於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固非毗𤟰尸之意釋氏推過去毗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羣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爭之祗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恥豈惟誣老哉羲媧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譎又從而怖之吁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靜飯王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嘻事亦善於報復矣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末遂至於不相涉爾今漂水縣南一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己丑閉日閱化胡經書

按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鼎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自至人言之湛然虛徹一性獨存曾何有于生死哉故玄望長生近于貪墨脩無生近于畏吾儒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庶不使鼎使炫其權

論恆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耶夫人摩耶者莫耶也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恆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恆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爾按春秋在昭王之後夫春秋所書恆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狥舊以魯莊公之七年夜明恆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恆星之不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莊王之十年故齊王中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丞漢書以為癸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所攷者蓋釋之徒欲蔑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于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推曰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殫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則必不為此妄矣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謀臣如雨言其多也左氏謂與雨偕穀梁言既隕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來脩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脩之曰如雨豈得雨偕乎本行經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陋者之談經如此方三川之震於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然詳春秋外傳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晉穆帝永和十年皆為歲星亂權宋元嘉十一年張祚元年皆不久大亂恆星不見古曰主不嚴法度消又云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陳太建五年九月晦恆星不見二十八宿及中外宮搖動星隕如雨漢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晉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三月乙未皆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旦日光定乃止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數千萬並西行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隋開星十九年十二月乙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十三年十一日大祐二年三月乙丑五代長興元年九月辛酉皆亂世之兆以春秋言之前乎此則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乎此則齊晉主盟王室遂衰永始之間亦以五侯擅權王莽篡祚自此而還晉梁尤多蓋皆佛氏浸昌之應皆非佳事況諸祆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復年庚日甲無一者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茲非妄隨者邪或曰安知非昭王時乎曰非也彼所以牽合之者正以春秋所書在四月辛卯故遂誤以為八日爾古今占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已失不攷而杜預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曆而自繆之邪又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劉宣傳皆以為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而歲時記乃以四月八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八關齋香花遶城謂之行城故壽陽記梁典有四月八日行城之樂而阿那含經謂是日當行八關之戒云二月者蓋以周正而記者妄別之爾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本起經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日特出家之日又非其始生日也再攷春秋恆星不見後百十五年而老始生而十有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乎此求以相先故一意推而上之爾于通曰三教可合為一既曰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恆星不見時生三國鼎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惑然知佛教之必出老者以出生入死之章知之也予抑又言之恆星之不見雖非必佛

丘瓊山曰此穿鑿舌所以又有佛爲中國獘一段

陳明卿曰玄家脩齡貪生可鄙釋氏無生長死足嗤並感風疾莫之鍼灸矣

星反者星復其位反在半夜之後是則知向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

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爲後來之有佛也謂孔子爲有爲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曰夜中中國也其子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之爲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闢譏而不征凡奇伎奇器怪迹孟行者皆不得進於城門之內慮其搖民蕩衆而不之能出也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三五之時固已有是人矣晨門荷蓧何代無有第先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恆性而彼之偏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微子之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焉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梱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閒其飈精破膽以至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爲得邪夫狂者東走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爲失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亦竭蹶而效之覩迷者之赴水亦褫褕而從之其狂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按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高曰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之謂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雨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注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也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夜中而隕衆諸侯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也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縛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佛制字以一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作弼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也人曰彼之道佛於

陳明卿曰便洽玄暢之文

我者也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爲覺亦不知所以覺矣（梁武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爲倍後始經史循之非也宋子京郎於國語音義正之）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浼佛者也胡不楊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爻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爲說曰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矣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亦危然甚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爲之矣將譽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修吾

顧瑞屏曰此佛之一踏華地今古若狂也此撤其亂禁而從之延之闇內舉定而聽之飈精破胆至于死者千百臆而猶以爲得之根也

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缸煉腕釘髁賤身祈嗣棄子禳災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鷲嶺驛使常至夜又落刹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琉璢碼碯第如華之產鐵而青獅白象橐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驪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髮貫耳吹蠡擊鈸俱其習俗本然世之惷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爲詭怪之說殊可詆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教胡人爲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概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擿埴而示曰是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梲足莫不徘徊覬夫窖之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窖之真有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爲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嗟夫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也庸惰之徒易以誑惑而況樂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

張侗初曰尤是愚人之心

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川回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陳明卿曰只以平嘗必曉之理指視一番極力排詆反開發揮矣妙入道理之文足補昌黎未盡篇內舍衛諸國一段正是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尊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道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月月何嘗昏其所以爲月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昏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異端而昏亦以異端而明也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今爲不明歟泌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乎生死老修道佛修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修之玆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爲之重於德非不修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尙而不契於道其所以違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戎之事尤所致意博愛之方既已異於彼矣至於孔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尤甚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不責今既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既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於柙而牛羊殞於陸矣然後從而仇之是誰之過歟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

陳臥子曰固知三教之日尊異端之學者設也學者亦乎而列之得非于吾道甚矣

賢莫不欲去之也然迄莫去之者睽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柳子又曰其言往往與易論語合夫將取其不合者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子曰大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憒憒也更引之邪今夫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驚喜嘆訝且畏且愛歸而誇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眞虎者耽耽蹲伏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卽之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蚩氓稚子之愛木虎者以其可卽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以爲眞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之之深而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災雖然猶不得而不略正之大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眞君之坑沙門毁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毁經像還僧道至大象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復夫亦豈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憂

董思白曰非言無以寄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欲離文字以立教孔子尚不得于及門況其每下邪

路史發揮第二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四卷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慼速天譴
益爲朕虞佛氏戒殺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妄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韓求仲曰師曠之說特一反爾意主激諫責雖于君寔則臣與有責焉此千古大義也

茅鹿門曰議論妙絕

路史發揮第四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九合諸侯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爲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歃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緊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隰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韓子曰賓胥無削縫隰朋純緣）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平公問焉（一云齊景公）對曰凡爲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隰朋熬煎之賓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何力之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盛舉也而夫子以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瓜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其解梏堂阜而致位乎上卿則慕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華之討信曹沫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狄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燠不睇夫本之正者不竟夫末之厞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雅事然亦何補於焚溺哉晨門荷蓧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歸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拾桑麻衽氈毳棄五穀而啜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愒也

陳明卿曰羞惡之義子厚于大臣風俗人心緣而柔微而甚者豈有量歟

鍾伯敬曰十尺堂九百佛事出掀舉而回

按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皆曲說不通竊意九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之亦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此例推之後漢書云九縣縣回正用此語使孔穎達沈重注漢書又指何地爲九縣乎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爲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爲史杞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爪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爲者邪夫爲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爲僧奴百官僚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爲瑞而識者固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略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之說而沒之邪唐武后爲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北也其崇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于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十數輩僞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熛突漢鐵律涵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

陳無情絕無佞志蓋網挪業挪報也

李卓吾曰滌禪之理輕揚寫出

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雷有物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網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網之間亦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霆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福矣蕭倣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寶柱煥爛珠幰的皪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奈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非葬薄養以爭趨而佞奉之金碧翬飛過於玉闕鎔金銷翠單困民用繇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誘惑流通而莫之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爲炯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大順之事亦微見唐志云

因李白詩云卽梁昕建瓦棺閣高四十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半江順義中修之曰吳興昇元初爲昇元今爲崇勝虛舍那閣猶高七丈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何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已去難已平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既乎吾知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螘爲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特妾婢傳娼修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蠢屯螘聚戶輒數萬孰不雞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雞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於庖廚

陳臥子曰風俗有見及者尚未一二數况郤于此獄兵道奇氣

孫月峯曰佛者非宅

而魚肉不及於廟闥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麛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衆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罝罘羅網畢翳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豺不祭獸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摯不出畢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鷇不射宿不盪淵不巢覆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價毋殺孩蟲毋食雛鼈鱗不尺不取彘不碁不殺不刳胎不髮跳不成毛不登庖毋麛毋麑不卵不蹊蚳蝝羜羖各有常禁而物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落則斧斤不入乎山林毋槎毋蘖毋絕華蕚不風不暴不以行火而恩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也故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若彼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帑藏空竭於是有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三一歲終計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剖是不過緩死爾賣豘售肉饟犴還鏦兹固有善於彼假之不已烏知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爲尤大夫世不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嚮欲谷曰寺刹之法

歸人之道也

黃石齋曰執之義而該洽英毅足攝作家

楊升菴曰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為說東園公一也綺里季二也夏黃公三也甪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里季夏為一人

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毗伽曰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乃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為其說輒威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焉者是非惜乎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而黃帝克自悔禍擇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況於不黃帝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充富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終天寶之末廣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緇毳之流不足以應兇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偏於寰宇矣故凡言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蔑威致寇棄師衂國之冤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而受佛者之毆皆以為佛道廣大而能兼愛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抑將以廣其見矣

辨四皓

黃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為據其說杜撰可笑詩人稱古人姓名多翦截便于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為馬卿稱東方朔為方朔唐詩有稱東關公為園公者蓋亦此例豈足為據

揚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代之所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甪里先生四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善嫚士弗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葬于安陵太白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今京兆藍田軹及上落商東顛俱有祠廟或云為秦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圈公者園公也其本圈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為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為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公亦何自為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圈公名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為東園公甪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蠡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甪有音祿故禮太記錄中康成謂當為角穎達云聲相近故野王切敕字為所甪翻知昔人直作彔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頃太祖皇帝問崔偓佺以李覺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曰加力對曰臣聞刀用為甪一力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据陳留志李匡文辨之偓佺誤也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以綺里季夏為一黃公為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甪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內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為失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甪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為名益可知也神胙刻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正俗引圈稱之自敘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為正抑復考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庾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名秉與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為友秉庾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園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爰號夏里黃公姓崔譜而甪里先生則係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甪里亦其號爾淵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於黃伯思董逌繼見隸纂為不誤也三輔舊事云惠帝為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瘦辭云風俗通云圈援也從國袁聲今市語韋氏為圍家

按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

後有有娀吞卵生契

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出之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可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為嚳子明矣而諸儒皆疑之以為契弃既皆堯帝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弟不能用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為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為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為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為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嚳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為嚳子亦不得為兄弟譙氏亦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帝嚳之子因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娀簡逖與宗婦三人同浴於川玄鳥遺卵而孕之則非嚳之妃不知浴川之妄予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既皆已用之矣傳稱堯以契為司徒弃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王充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弃為田按田乃古農字見亢倉子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田師乃大農師也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堯最為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忌鯀試舜數事而已及舜受禪則復以契為司徒弃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況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卹功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嚳劉向敘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娀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嚳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邪曹植贊嫄狄云嚳有四妃子皆為王帝摯之崩堯承天綱鄭氏箋詩始疑於緯遂以姜嫄為嚳後十世之妃然注禮檀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自異矣昔有娀氏有二女長曰東逖次曰建疵東逖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嚳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胎古胎貽亦通故用楊震碑貽我三魚嬉縣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鄉非褚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嫄翟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佛女抑何從禋配於禖官哉佚閑美也與姝同讖緯之言信亦繆戾如言五帝三皇皆有感而生然非感於郊則遇於野甚者越在夷貊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皇王之妃后而率彼曠野者又其所敘之迹皆有似淫奔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歟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貴詳于經乎彼其猜之多予故辨之細

楊升庵曰詩緯含神霧云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尊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還蓋好奇朱子因之何耶然則玄鳥之詩何解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辭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諸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柜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以甲乙丙丁名之亦將曰黃帝生于一帝俊生于十日可乎又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說為箕星蕭何為昴星此本其生之地而神之本其生之日而計其星之直耳楚辭曰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原豈攝提之苗裔厚誣之事何
獨一玄鳥也按古毛詩註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
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

周世攷

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
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
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閒乃閱
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疎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
有餘載而其世云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
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閒故左氏云文武不
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
封邰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
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
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邪匈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師古以爲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云大王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爰復詳之夏
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俈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爲田
祖夫帝俈者帝嚳之名而台邰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璽有叔均
既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明矣第恨其
閒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
是則世本史記所爲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爲
公劉也邪卽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
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諜之難理也載紀左方

不窋生鞠是爲鞠陶傳云有文在手曰鞠生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保
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皇僕生弗差或作差弗非弗差者猶難當大奈云弗差生僞隃即毀隃僞隃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
高圉能師稷者周人報焉是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
繼生公叔組紺是爲祖類祖類生諸盩是爲太公太公生亶父是
爲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十有七世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之叔類而人表曰公祖是爲祖戾亦曰公叔祖類祖紺也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侯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盩爲三人繆矣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盩太公如
此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羣方子美㚴亞圉皆高圉
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
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爲皆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牟
雲都諸盩至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於單
穆公十四世之說揺之而合二人以爲一爾魯頌正云后稷之孫
實爲太王而閟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后稷太王之大父而姜嫄
爲周公之母矣其得据邪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阪乃
皆數千里外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
也何况周世之末邪

夢齡妄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讖緯之言前哲多非之
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
王少文王之四歲文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相出入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王之次子
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其必不然一也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年伐紂乃武之三年十三年乃武之五年也克商二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引太誓且十三年之文自九年至十三年爲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孫也
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見嗣息踰于衰耄而
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
異此其必不然二也按攷周公襁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爲核鄭玄乃謂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十三居東二年王年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成王年已二十有一皆妄也夫褓者不過一二歲子爾孰有年逾幼學而尚資褓者我公之歸成王年已志學豈復候公之攝七年哉眞嫄賦云武王之崩太子始生是爲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商二年天

按不讀爲平聲不姓準名也見姓書佳話云姓石妄其名狀文總目作石準皆非

下猶未定而邊鄙虐疾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公於此時正患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爲三壇乞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縢以俟事之變之定時王雖以少瘳然亦尋不起武王之崩成王才一二歲是以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流言而公居東不知何載而去以爲武後三年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於後不知幾年公乃爲詩以貽王天大雷電王弁以啓金縢既執書以泣則亦既冠而達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爲年十五而公始攝之首尾衡決其足信邪夫以金縢著少瘳之語者特以見公至誠之應而孔子存金縢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爾王充不信金縢之事反信九齡之說亦可謂鑿濁水而迷清淵矣而是皆理之所可充不必旁搜遠摭而後可知者也男子十六天壬至始有生育之理八十而數絕矣錢公輔語王安石云武王聖人八十尙無太子益繆按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罕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漢儒之妄斯可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質而必然者有聞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之武王之政皆非七八十翁之爲然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永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與汝三者豈非謂於吾沒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別有說徐鉉謂古無此齡字若有之武王不應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不準盜發魏安釐冢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尙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縵柰何等語明引於戰國短長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證備於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吾之君歸采于周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而今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尤爾雅非漢人所能爲也

按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一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乃終

魯用王者禮樂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知之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魯

張受先曰釋得員融遷任不鑿

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媵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俎用梡嶡籩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篹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大雩帝夏禘冬烝春礿秋嘗而遂大蜡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崇坫出尊康圭素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表納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以廣魯於天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兼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達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若曾子而事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臣子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於天下而忠孝之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冒數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怪學士大夫習於亂說不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爲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簀斃公而以王禮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管仲齊侯之周公也而葬之不以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齘之以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郎公子遂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

呂氏春秋曰魯惠公請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天子蓋平王也成王賜矣惠何請焉且天子使之角往郭之蓋志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猶不許晉文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

泰山而禘禧祖厥有繇矣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大夫有喜省於其君而子禘及其高祖諸侯有喜省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末造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公侯之地百里伯七十里此周公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兼之是自爲法而自弃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爲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之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荊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荊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呂氏春秋以爲桓王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隱公之四年蓋平王云

明堂位或者疑爲戰國妄止僭君分誇之所爲書其爲言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夫桓公弒隱而自立矣共仲殺子般弒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先公丹楹刻桷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覿用幣則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莒獻俘用人亳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誣魯者而子未嘗疑之矣鮑思厭索然後知非夫子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爲解當時之臣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

共毋弟也

黃石齋曰夫子之作春秋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數天下無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分天道命必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器傳記之言豈蚩傖之囈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於大傳

禮記祭統云公既後成王康王追念公之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今而不廢所以明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星孛於東方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感哉聖人之言也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乎春秋之爲書予既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乎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臘平王之立周室東遷是歲秦始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久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侵尋隳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國之風敘書則汔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夫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國風仲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于畢穆王之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申天下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跋块一命文侯而遽有弓矢之貽繇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渠可得邪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癉童

孔子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公羊曰何以書曰異也何以異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

胡傳曰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耳

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年有星孛躔于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之書孛皆辰次此何爲而東之邪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爲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郟鄏以爲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西垂大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強大逐犬戎祠西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爲書法不諱瑞麟曷爲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爲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述豈自爲邪聖人之意實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嘉瑞也孛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鳴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柰何腐爛之儒爲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微掃東井太史張孟亦告苻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予述路史既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麟說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於匡拔木於宋窮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二十一國役役以終其身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子之紿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卽之者曰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故必身從艱棘以昞其致匪自己而猶或可濂也若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儆於宋不蹶於衛必勃繆於陳蔡矣代之人以顏淵陋巷自樂而無跌踣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曰孔子稱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末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污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世隆一日因典籤季黨索高齒屐筆於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既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幼也嘗訊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燝藏之告蕭儼亦謂繼此三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上下六十一而刺蒲十月晦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卿刺徐而溥丞于蕭儼後亦以失職埍於高麗土窟者六年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違其略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況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于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公患之於是內犂且之計歸女樂于季氏而孔子行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市於是趣宋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衛將之於趙聞鳴犢殺居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昭將畁而封之子西沮之還復于衛亦有意于衛矣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違夫子詭而違陣退命駕而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子於是自衛返魯蓋春秋六十有八矣按左氏傳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與論語所載蓋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子乃歸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一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正禮樂繫周易

蘇紫溪曰聖人無大力量耳天變已萌數災已定而人事獨不敢廢于聖人此以修有為挽弭也堯水湯旱故貶損不及于帝

微子名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于微曰微子〇箕子名胥餘紂親咸也食采于箕曰箕子〇王子比干者紂親咸也

作春秋以爲萬世之𦙍法返魯蓋六年而坐奠之祥作其憯憯於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於其末是誠何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不憂己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秦燎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之改過則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乎嗚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丕受禪而仲達舉服卒之歲劉季肇生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於周奚惑焉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周公之異姓見微豈止於聖人哉如其不然則願有以詔我惟毋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孔叢子曰載西狩獲麟冉有告夫子曰有麏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至視之必果然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爲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爲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後世而姦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口實真可謂不幸矣微子紂之庶兄也其去商也蓋以紂錯天命埶亡將至而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數諫不入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

陳明卿曰目親宗國之亡而身挾典物以事敵國恐非人情

卽一日盡先朝釁修訓長

李卓吾曰傳及後祀則不必然成湯且欲武祀湯區區祭器遂爲必耶尤中智所不出矣

薛方山曰武王非紂微子微子亦非亡國之子何爲其然

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二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庇少師強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之亂微子卽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遯荒野以自免于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卽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子固恐一旦溘先修夜則無以穀先王而欲各盡其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天屬挾彝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覬成敗賣宗戚此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爲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於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祥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祗以蒙詬而貽戮曷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甚戇有不爲而謂微子爲之乎方商阽危微爲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爲仁若弃商而歸周則爲叛謂仁人者決不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氷炭也況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許子面縛啣璧衰絰輿櫬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商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遯去者特以跧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

比死武王舉而踣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間也何以覸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弃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卽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於乃祓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曷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史遷本紀以爲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佯狂爲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戮

柳柳州曰進死以待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微子之仁難于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忘吾國故不忍箕子之仁又難于微子薛方山曰柳州庶足以知三臣者未若黃氏不當以三仁分輕重甚者以越有三仁荀氏二仁比之夫越之仁計功而忘義荀之仁去順以助逆以擬三仁益悖又謂三仁以貴戚之卿不能行易位之大權亦非知時勢之論也惟堯夫有言亂世不能無君子亦難乎其爲君子雖有三仁不能行其善斯言得之故知三人之心者莫如孔子識三仁之時勢者莫如堯夫

氏姓之諜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諜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舊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爲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爲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嘆

陳眉公曰來禽帖今日方得注疏蓋路史不起于今日而特盛于今日耳

也予述路史既歸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爲之紀而復歎後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繇敘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咸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氏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蝮揚爲梟蕭爲蛸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頻李爲徒何楊爲普陋如而蔡爲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柰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㥯出㥯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兒因語兒終由六終春則自於春申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謂爲象麗之變謂泠爲泠倫之訛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箕出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累祖聃出聃於叔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繆可勝槩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爲小伎漫不之習無惑乎氏姓之失其統也且以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草木之名豈皆傍施草木虫鳥之字奚必側設虫魚是則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今也不原其始而謂郲郧酆邦郱邳鄾鄐郾鄏鄭鄶鄣鄀郱鄏邛鄧郇邵鄍鄘郟鄎鄩鄸鄮鄃邘郜郕郲鄰鄭郾鄗之類皆因失國避難而去邑不知從邑者乃後世之俗制古希有也張納碑言張本張星柳敏碣言柳因柳宿果何據邪盧雷陳甄既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惟不學之過哉亦不識字之所致也往予嘗謂王羲之弄筆寫林禽爲來禽而世亦千年弗知反爲說曰果孰禽來而以爲名俗儒之可笑類如此東方生曰來來爲棗而棗陽本棘陽也予以是知文士士棘祇棘據之改爲棗非避仇也昔者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是龜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辵乃去其辵以爲隋不知隋自音妥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也守祧

陳臥子曰亂亡豈一姓之能識以隋煬所爲雖擇佳姓美諡亦無救其速敗

既祭則藏其隋亦云𡢁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則書名之讖其禍如是然則君子可不知所戒哉今夫百齡之木柯十而枝百條千同葉萬同一根柢也使盼其葉而曰是云本遠是不繇於其幹可乎是故循其枝而求其本則易從其本而求其末則難三代之君獨商周爲長世故其爲氏姓也尤繁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棗棘辨　說文重朿爲棗並朿爲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朿相並棗之字兩朿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棘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文其皆從朿朿音刺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文制字之妙義如此

路史發揮第四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五卷

論說十二篇

堯舜禹非謚辨湯
論謚法書蘇洵謚法
九錫霸者之臧禮臣瓚
巽禪非求為異
辨帝堯冢明舜禹事
論舜不出黃帝
舜不幸以孝名井廩妄
大麓說
韶說
夔說
申都
辨帝舜冢

陳明卿曰此亦作史大本領亦開讀向書一捷徑矣

路史發揮第五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堯舜禹非謚辨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惟一隅以求經天下之通患也夷益棄契皆名也而夷棄獨以官稱稷棄益稷虞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洎益何爲以名著邪古之人要不爲是拘也名分之際要不可亂非此則惟取其辭之順而已書曰咨伯謂宗伯也即秩宗爾伯爵也亦非字周五十以伯仲予述路史既推堯舜禹爲之名矣復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爲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爲謚鮮有以爲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于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于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夏世帝王猶以名紀至商始以甲乙爲號故湯名履而號天乙外丙沃丁太庚小田皆別有名世不知也世本云湯名天乙妄矣惟湯名履而又曰舉世不知也說張晏顏師古等以爲禹湯皆字亦非特商國中一邑名爾故潛夫論商後有湯戶今相之湯陰古北殷之地昔秦伐湯是也曰成湯者猶成周然死謚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世有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羼入之蓋始於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爲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爲謚則棄契垂益夔龍一皆爲謚而後可有鯀在下曰虞舜是豈鯀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弗復書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按舜典未受禪命則惟稱舜其稱帝者皆堯也及文祖之後始稱以帝惟首咨四岳一稱舜蓋方求代之初所以別于堯爾且舜典所稱帝皆爲堯三謨所稱帝皆爲舜亦宜審取

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

陶石簣曰心口了然方能作是清利之語

昔魏周訢謂魏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爲謚也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爲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繼明也紹堯之後惟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侯亦曰文命德威俊乂在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於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爲無所本矣王肅淺陋其家語全取大戴禮五帝德惟去其放勳重華文命與赤帝爲炎帝之語且易其秋乘龍與教熊羆爲猛獸之說特未達厥指尒說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爲之號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當爲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繆矣夫禹臯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敘書者之曰也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祗承于帝曰者乃禹言也蓋所謂敷于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土而後敬承于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陶之言尒故禹復之曰俞斯可哲矣惟協于帝者舜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爲不侔則重華之下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舜禹帝者故世有號以尊其名臯陶人臣自不應有茲益可知大抵陋儒敢于爲妄章句之學雖不可泥然亦有不可攷夫經指之久晦正以章句之不明也鄭少梅云放勳重華文命史官以此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有是稱遂以爲之號如子貢稱孔子天縱將聖後世因謂孔子爲將聖然允迪不可爲臯陶之號故不可以爲稱程子云放勳猶言仲尼或曰夫子云或曰孟子爲信則謀蓋都君皇父謚既以爲舜之字矣奚爲廢之則又非也揚雄韓愈李翺既有辨蓋都鄙之君云尒一徙成市再徙成都都之有君自昔然也雄翺云都鄙之都愈云張以都爲於非也君於都爾抑又論之名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名有五以德命爲義

五經通義曰謚之言列也所以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斯之謂矣堯遜也本只作垚从三土後下加几云疊土而高非也舜轉也變也从中中戾拼轉之意後加大奕字赫威貌故夤華蔓蘂蕣槿華翩反皆有舜名禹舉也从九九禹象也外柔而强禹尙同意若夔龍類古人名多有此廣雅云堯曉也鄭禮記云舜充也玉篇云禹舒也是亦一義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後世影意之論各詳紀注嗟乎堯舜禹之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惟如此而已後世從文制爲號謚緣天以誄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邪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則惟曰放勳曰重華一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毀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曷聞以號謚繁多之爲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者其爲不遜昧去就甚矣

景德元年命知制誥李宗諤等詳定正辭錄自今祝板先代帝王有言商王湯之類今正辭錄堯舜並稱陶唐氏有虞氏其禹湯並稱夏王商王之類斯爲得體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古之法行於今者惟謚行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别亦無取焉

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太平興國八年八月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惡謚十七字爲三十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廣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蘇洵於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得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惟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

孫月峯曰取次干支亦猶今小字爾〇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楊升菴曰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亦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陳臥子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森乎其可

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概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崇之尒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繇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爲二書邕無不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乃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雜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母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謚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乃不知元帝之母許恭忠而高帝之母媪已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日昭靈夫人五月辛未日昭靈后見之後書紀論邕不攷見而獨於和熹以爲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行者也是故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嬀燕姞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謚從其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謚者非下之所造也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蔡暉子穆輒正加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邪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於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也爲辱典東漢逑

畏也

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何爲邪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流及於藝術與緇黄矣名器之失孰甚於是顧不謂辱典邪

國朝四祖曁太祖太宗六后俱同廟謚獨章聖三后節惠曰莊呂公綽以爲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于帝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失從之非也三毋遠矣魯惠繼室以聲子聲子謚也豈惟後世哉

按史記謚法解唯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禮記坊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　按惡謚如賈充謚荒公昏亂紀度曰荒也許敬宗謚繆名與實爽曰繆也

蘇老泉曰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海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沙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於東漢矣

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臣瓚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作伯也 王制制三公一命袞有加則賜夫三公八命更 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服同矣春秋書錫命者三此侯伯之命公羊以爲加袞服者非左氏說爲命珪使執以朝晉羊玄云珪者諸侯朝覲所執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季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書教令也然覲禮諸侯奉策服加命書其上而文侯之命是亦有秬鬯之類則命者所以將之尒非專教令也 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命作伯而文王因之記有九錫蓋九命之外有加賜者或以爲九命者非也 鄭司農許異義以九命與九錫爲一 蓋以禮言人子三賜不及車馬而九錫有車馬遂以爲三命受位則賜車馬不知九錫車馬牧伯有功始賜宗伯八命作牧注侯伯德者加命得專征傳晉文侯受賜皆九命之外故康成知與九錫不同 在春秋說以車馬 大輅一元牡二駟 衣服 袞冕赤舄副之 樂器 軒垂六 朱戶 彤其扉 納陛 納入也鑿堂對陛入爲小階 虎賁 三百夫虎賁三十可也云三百者蓋因牧誓有此文讖之 鈇鉞 各一 弓矢 彤弓一矢百旅弓十矢千 秬鬯 一卣圭瓚副之 爲之九錫後世不能改 張華記同亦見禮含文嘉禮外傳以朱戶在虎賁下韓詩外傳以虎賁第三樂器第四朱戶第六弓矢第七鈇鉞第八穀梁傳亦以七弓矢八鈇鉞非是皆後世遷就之說 若昔先王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其功大者其祿厚其德盛者其禮豐叔旦有夾輔之勳師望有鷹揚之烈是故並啓土宇弁受備物宣王中興召虎是資是故釐以圭瓚告于文人皆所以表元勳異賢哲也彤弓之詩天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犬戎之難文侯是保是以有弓矢秬鬯圭瓚之錫爰及襄王楚人不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秬鬯之錫出於曠典俱匪常秩曁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謂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尊之故事錫予但數少尒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今三進賢而輒授之此殆不然當只受進賢之一錫尒殆竊求之議者之說蓋出於虞夏傳其爲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再賜秬鬯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 禮賜弓矢然后征賜鈇鉞然后煞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未賜弓矢則不得專征未賜鈇鉞則不敢專煞大傳云諸侯賜以車服弓矢者得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煞者以獄屬于得專煞之國不得賜鬯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此晉文公所以執衛侯則歸之京師也平王錫晉而書紀文侯之命者聖人於此見征伐自諸侯出 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勳業更茂蔑以加矣是故制之褒錫以寵綏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頤其神納陛以節其陛虎賁以衛其軀朱戶以表其居鈇鉞以重其威弓矢以資其權圭瓚以廣其孝蓋有之矣 其數比之九命 所以尊有功崇有德也宗均禮含文嘉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佚其體長于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閨房不媟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誼堅强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煞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親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其義蓋有備矣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傳云車馬以適遠代勞衣服以飾體象德樂器以和情朱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鈇鉞以飾威虎賁以禦衛弓矢以征伐秬鬯以享宗廟按衞音越餘見白虎通義 然事於經無有明文厥自後

諸理齋曰後人視天

世顧亦多有受其典者而大率非家事是以劉頌梗趙倫之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之錫晉俱非可以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宣帝悉無是舉亂舊典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也九錫之議竊謂無所施之文若固惜於曹操安石秘吝於桓温是皆深達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武賁之士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此本之公羊說非也又云大國不過赳九次國七小國五尤非公羊說一加服餘同瓚駁漢儒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蓋薛瓚云崇文書目及漢書序攷皆不知爲誰氏或云于瓚史記索隱以爲傅瓚皆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注漢書極博通云

按潘最冊魏公九錫文○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唯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智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温恭爲生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巽禪非求爲異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爲美談重不幸而姦人搴以藉口堯爲天下七十載其明於憂患世故可謂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爲天下於是謀賢而巽之巽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揚側陋始得舜而庇位焉舜之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于四門寘之百揆納于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索爲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得而輕也及夫典職數載績用既成于是舉天下而付之其付之也特不異於寄器其鄰顏色不變又非其易

下重而受之有利心授之有矜志古人不然是以得其人而付之如釋輕器而已矣所謂有天下不與

大傳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位而虞賓在位者也安知非丹朱之在位乎

之也得其人則不得而不授也昔之試今之授皆堯之所不得已也夫以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皆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以四岳之親首膺巽命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不自受乃皆屬之四海在下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之堯何心於其間哉嚚訟嫚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違之乎特亦不過行所無事在賢予賢在子予子惟天所命而已矣夫天之所予豈偶然哉必其有德見於天下者也天之所廢亦豈偶然哉必其有罪見於天下者也是故君薨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爲不得罪於天下也不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予俱廢命也黃帝而來皆予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爲異也邪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不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至於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則以爲有所矯爲乃諄諄以爲說而詭特之行行矣中材之主循其名而昧其致不知德之不足事之獲已而頟頟行之反道飾情以冀一時之名幾何而不亂邪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爲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閭而子閭亦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非貪於名而爲辭也非惡其富而不爲也誠知一避之爲重而國爲輕也使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頻此亂矣蓋嘗言之虛靜者可以集事而無欲者惟可爲君世有得道之士能化黃金丹砂一銙成金一銙成白鐵一斤得金四兩及耄求其人而授之寓其神于風監者數十載矣其所閱者幾千人矣莫予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後誓而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黷貨妄作而將及禍失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之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爲難以

天下巽非貴也合於義之爲貴堯舜之事豈求於巽而可爲哉德又下衰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僞致惡聲于聖人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顯言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爰詆孟軻荀況以爲不通禪代之變而自比於嬀汭納漢二女明勒麗石其襲僞業姦以傖囊天下非惟無恥乃有源流復以盜賊之行加之聖人何聖人之不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不尊爲此曹玷褻者庸儒之罪也昔姚萇固嘗令尹偉馳說苻堅求爲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苻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儒名而反惑之邪或曰若子之誨則巽禪之事其不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之事也自非得乎聖人則亂不止也堯爲父舜爲子則巽禪爲可行矣台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尙慕美談多以禪而召亂而亂臣賊子售其姦者交援此以自蔽恐世之君子因以禪爲德也勉爲之道

蘇老泉曰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則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此論可謂之極

王弇州曰特鈎靈字義爾

陳明卿曰此說何必郎眞亦學者善附會處爾然文致得情俗儒姤道黨固至有因堯獄舜之論不若取此正之猶不致或相千百也

辨帝堯冢 明舜禹事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爲難於究竟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南四里堯陵縣西三里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紀載于碑正觀十年禁樵採春秋奠酹）而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巳之市而葬蛩山之陰蓋儀墓介（論衡曰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國陵與蒼梧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酈善長以爲非亦此類）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志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其葬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壇場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呂春秋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是）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卽庸俗所謂因堯城者（鄄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紀年以爲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因在是演義因堯城在相之湯陰又濮陽有偃朱城在鄄城西北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因堯偃塞丹朱於此使不得見實宇記以載言所錄不欲去蘇鶚爲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山海經放勛之子爲帝丹朱故劉知幾疑舜廢堯仍立其子俄又奪之而又謂伍昉記朝歌有獄基爲禹因虞舜之宮竹書而謂讓國爲虛語荒矣）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後作游于此此胥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漢志堯作游成陽游都也蓋武王之牧宮漢祖之沛宮周禮所謂國游者三齊略云廣固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頂有堯祠豈其所因哉）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譎者也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篡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從橫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辯則姦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偪上而求其利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而今之學士乃不能毆其惑於聖哲清明之代可謂智乎因三思之是蓋魏晉之事而竹書又出於魏晉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爲主分謗而附益之不言而諭爰復偵之燕之慕容盛晉之傖囊奸義者也嘗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卽數之徒雖能初與之較而終以屈

聽更譽其言之當而今竹書果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於一時雷同詭隨謂白爲黑者衆矣韓非子之說甚明蓋戰國時已有此妄竹紀年云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卽位太甲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夫太甲之事見於尚書孟子此爲可信故左氏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玆足明矣杜預猶以竹書而疑伏生之昏妄況知幾者按書太甲三年已復政乃陳戒而作咸有一德伊尹沒太甲子沃丁葬之復命咎單訓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作咸乂烏有甲立其子與七年太甲出殺之事高宗亦云先正保予作我先王又曰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畀阿衡專美有商皆賢之之辭也夫以後王極誦休烈如此何有如是之妄說哉此太宗皇帝所以稱其特立而謂疑義之不可訓也夫治古之事曲引而說之何不可哉知幾之妄泌請得以佐其說而盡破之毋俾世迷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禹曰毋若丹朱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是而史記亦曰朱絶厥世撫此附會則知幾之說牢矣鄉使知幾援此自證則將遂信之乎我無是也夫殄世者不繼世以有天下也豈絶滅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語先聞於岳薦之前而使嗣之誠已見于側微之日及其出也然後女于眏敢試以百爲如慈親之育其子含飴謳葆緜小以高大豈若凶殘鬼類愒日玩歲處高據勢怙寵冒權而爲偪邪舜之事官也以之徽典則必使其從以之賓門則必使其睦逮其底績然後致自大麓格于文祖若蒲輪而赴京緩轡取程自邇而之遠非若輕狷少年不召自至衝尹突踶蹶坑墜壍而後息也雖然犬豚鳬鴈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汚自昔然矣先聖垂教不俾世疑堯舜之事二典自備顧學者自昧之舜之聰明堯實聞之及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逼挾之事且舜之未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巽禪之意足見堯心本不爲舜而巽也知此則知聖人已知天下后世之有妄學而必存其始末稍疑者不以之垂世矣而文忠公之䟦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武王封母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十道志引左傳衛師入郕卽成也寰宇記幷史記武王封季載於成之陽漢於此置雷澤縣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兖州是矣不得爲一也趙明誠黃伯思洪丞相皆有說其云廷尉某姓名磨滅據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十

按書稱舜格于文祖卽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卽守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竝行而不相悖者　按舜郊嚳宗堯則禹固嘗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

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掾輔仲君則知爲仲定矣至言漢受濡期則又以爲不知何語此蓋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已夫君子恥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公以爲久遠難明之事不知不害爲君子君子博學而反約今也畫

論舜不出黃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尤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受之於堯於是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惟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也帝於員丘黃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嚳非虞氏在廟之主也繇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嚳嚳傳之摯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爲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爲家於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尙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也自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鯀是也是鄭亦以舜爲不出高陽矣然云尙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於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爲堯而文祖當爲顓頊帝嚳舜禹之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謏以是知顓頊帝堯爲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幕而宗洎瞽則祖宗于廟蓋自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記禮者所以惟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瞽於其禮之闕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

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囨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

按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

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況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授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爲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扃何以不謂之巽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胡得獨稱堯舜乎惟堯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鰥夫故得爲傳賢之帝惟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稱巽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於是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岳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艱而後授之若曰出於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嚳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蓋堯以爲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爲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爲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必不然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曰裨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爲顓頊之族是則舜爲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尒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爲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攷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申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滅陳陳既滅于隨矣然陳之必毀隨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己酉土歲而顧反爲殃乎其不繇此明矣泌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問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爲子羔發也

金仁山曰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叟以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嬻姓亂度無別已乎然則舜果何出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按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植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爲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

舜不幸以孝名 井廩事

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乃章奇有吉參有皙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曈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大孝此舜帝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爲不少矣而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如之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處之疏爵以榮之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聽而亡送之是僞送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爲全矣是故大賢寡可書之節衰亂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無所見矣帝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而論者每無節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鳥工龍工之說且以爲

李卓吾曰上古荒唐之事皆是廣拓耳目況發越於經傳者乎亟存其說

瞽叟速舜飲二女與欒浴汪豕往終日不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之爲羊劉根之入壁者豈拘羑厄陳之事而柳粲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祐高帝匿井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人謀天算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迂哉豈凶人之爲不善亦猶有所愛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傳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固可理攷而不可以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于姦尒既不格姦則瞽叟已厎豫矣叟既厎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遼遼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冀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皐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亡國之辭也言以春秋事殊乖越然則規前彝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僞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吊昊天節南山也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爲誄孔之辭哀公顧亦集詩言而誄之乎故曰稱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大麓說

孰謂說經之誤其禍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謂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

按孔子曰耕漁陶販非事也而往爲之以教敗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與大麓說可參

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而魏晉而下權臣之將奪者一以命之肇亂于此嗟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之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執事之臣無踰於百揆矣豈復有領錄之長職哉錄尚書事自東漢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肅宗紀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此始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尒夫所謂納于大麓者歷試諸難之謂而其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不迷尒陰陽之和則風柔而雨順今也風烈而雷且雨非大動威則陰陽之不和者也乃更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邪聖人之立言無是若也云大錄萬機之政故陰陽和諧烈風雷雨各以其應而不迷錯愆伏此孔鮒所記以爲孔子答宰我之言安國附會之非聖人意也夫以納麓爲領錄烈風爲陰陽和不迷爲不愆易春秋論語無此類也風之烈雷而雨豈得謂和且時哉竊以太史公之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而行不迷惑其與劉子政列女傳遜于林木入于大麓之言俱其實迹如是豈領錄云乎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王充已非之李文叔乃以子長爲不知經而蘇氏書解與古史皆論如子長先達多不能抉張九成云麓之深林大澤之間凡學聖人若當自其難堪處觀之也按攷大麓則大陸也故趙之臨城隆平鎮之大陸澤也一曰沃洲是爲廣阿澤漢之鉅鹿廣阿縣隨爲大陸卽今邢之鉅鹿密邇于趙故酈元注水經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澤在今鉅鹿縣西北五里地卽廣阿澤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寰宇記在昭慶一名大鹿一曰鉅鹿一名大麓一名沃洲隋國經云大陸大鹿廣阿一澤而異名麓鹿通用也淮南子九數趙有鉅鹿而一爾雅皆有大陸呂春秋云晉之大陸縣趙之鉅鹿則爲二矣統之則一也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之時大麓也堯試舜百揆納于大麓者林之大也堯欲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己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爲鉅鹿郡縣卽唐之昭慶矣禹貢大河北過降水至大陸然今大陸與河遠不相涉唐成壽傳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按降在信都密近鉅鹿豈容千里宜此謂絳然鄭音爲下江切謂卽共縣之淇酈氏非之今柏人城之東北有孤山者世謂麓山所謂嚾嵍山也記者以爲堯之納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堯祠俗呼宣務山謂舜昔宣務焉或曰虛無訛也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

在西北四里高一千五百五十尺城冢記云堯登此山東瞻洪水務訪賢人者也𡾰嵍一王喬所仚顔之推與王劭見之以示魏收收大驚歎及作莊嚴寺碑用之而之推遂以入廣韻音爲權務然嵍本音旄故亦用旄字林乃爲亡付亡夫二切故玉篇止音蒙旄瑣言載馬郁贈韓定辭云別後𡾰嵍山上望羨君無語對王喬蘇子瞻愛之不知爲平聲矣仙傳王喬爲柏人令於東北𡾰嵍山得道故詩銘及之

虞夏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應劭以謂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而孔說乃如彼夫子長受經於安國顧豈不知而故倍其師哉蓋有以知其說而當時之有見如此也遷受書於安國嘗竊語之爲其難則易斯至矣堯之試舜亦可謂多術哉震雷虩虩且喪七鬯以烈風雷雨而行乎茂林蘙薄之中孰不禽驚麕怖恐懼而失常者而舜方此泰然不迷豈惟度越尋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實相也歷踐至此天下無難者矣或曰泰山之麓禪代之所易姓受代故於此乎告之夫堯之觀舜也試之者三年矣於人民則五典從於朝廷則百揆序於賓客則四門穆夫然後納之大麓以觀夫天意之從不既已烈風雷雨之弗迷然後授之而舜方此謙遜未遑受也既未受禪豈有先告代於泰山者乎雖然其所以納之亦必有其禮矣其不禋柴寅告而遂納之未可也惜乎其不傳尒封則於其冢禪則於其麓封禪告代之禮也納之之禮蓋可知矣抑又訊之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然則堯舜之事斷可識矣蓋天下大器王者大統授受之際得不歷試諸難而決之天哉虞傳云惟五祀與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也詳著紀中嗚呼禪以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周公遭謗天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況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所以納之大麓者豈惟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其所以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禦妄之正理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今之君子皆曰孔不言命夫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與命與仁豈不言仁后稷之生烏翼羊腓齊頃之誕貍乳鸇嫗后稷之事詳見生民名之曰弃其事明甚齊惠之妾蕭桐子有身賤不敢言生頃公弃之野貍乳之鸇覆之故長名無野昆莫之

李阜吾曰弁大奸雄亦納命字內有讖

棄野烏銜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噓是豈人爲之哉昆莫生棄于野烏銜肉飼之匈奴收養後王烏孫橐離生東明棄之溷豕嘔之棄之廄馬噓之後王扶餘小白中鉤棄疾厭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吉之所能謀邪　陳橋之歸契丹自退報退與受禪同日澶淵之役絃車閣發中夜射殺撻覽是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不能圖祿山皆若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肅宗嘗召祿山過東宮傳酖將飲飛鸞落伲其中自此不至而況河圖洛奧生民玄鳥之類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焉可誣哉柰何鉛槧之夫諱言符命遂使小人不知天命皆自謂智角立黨與相擠以傾人之家危人之朝者不勝舉至有因夫一夢一讖以訌國而速殪者其視大麓之事爲如何邪然則符命之說其可廢哉彼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緯如孔熙眭孟先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沿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武韋之流又因之以濫殺於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而廢去者亦矯枉過直矣不知聖人未嘗廢也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陰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闢法哉

韶說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爲感之至於斯邪予既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解矣竊曰韶至矣乎一代之治至於樂而極矣而韶者又今古樂之獨隆者也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詰堯舜之事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爲行能隸者不能爲真真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真行備今古矣而胸中

楊升菴曰論書之家從未精覈到此柳公以筆諫亦

無千卷之資日用之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之韻故雖銀鉤蠆尾八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介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弈清舉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帝箾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知歟夔之言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于有以見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兩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爲推美舜德而侈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郊廟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壖之護郊有營衛之禁而獸何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闖然坐堂上乎吁茲亦挾兩匡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爲之格鬼神爲之感而況於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之所以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於是有蕭鬱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及於是有鐘鼓以達其聲至其肸蠁潛通冲虛軮軋而于于猥猥或接乎其左右氤氳玅竭幽遠畢而鳥獸百物亦且咸得其樂是故九變八變而天神地示舉爲降出幽明之理默然相契若祝而雜集呼而虵至有不可以言語詰者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神明之軺也〔周禮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說者以爲大者易感小者難格此何語邪或曰六水數八木數水者物之始而木成乎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宗廟以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妄矣天下之物孰不成於地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川澤鸁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司徒土地所宜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於禮樂也惟致其至而已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必限其至於一變二變之時哉惟致其至斯有以知其必降而出蓋所謂降出者非必如是而有時乎如是亦詩云先祖是聽而禮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又豈若釋氏之徒以或見齋其不見而以不見歸之於必見〕昔者秦漢垂情祠祀數著光怪悉漢前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之代百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祠劉更生之所列者〔高帝時五來文帝二十六武帝七十五宣帝二十五〕比武帝之爲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

聞者興起用事甘泉僮聲一奏而神光集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鶴二八棲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於是延脰長鳴舒翮迅舞杜鴻漸罷蜀副帥月夜率燕綿谷郵亭奏羯鼓數曲四山援鳥皆翔飛忻鳴又於別野登閣奏之羣羊與犬忽皆躑躅變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自然之聲有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均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昭寢祠鴈五色集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殿鐘聲光明夜徧厥類非一皇甫政之爲越泛月鏡湖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湧二龍輔舟如聽夏仲御之剌水也折旋中流爲鯔鰞之躍附鯆之引而風濤震駭雲霧窅冥白魚之躍舩者八九遽土作曲扣舷引轉而大風應至含冰漱空雲雨響集逮其集氣長嘯則煙塵頓起蓋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爲之來風丘岑爲之出雨草木魚鼈翹搖咸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暖北方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秣顧常人有能之而況聖人御天賢者攷樂熙孝治以媲仁聲則其致神饗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喜聲性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教反〕而況笙管有鳥之聲鍾鼓柷敔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頑空跖實之等搶搶乎四海之內而率舞乎椒薄之間矣亦奚必蹁躚虞氏之庭而曷止盤辟夔之目前邪火木相感而然金水相際而流孰匪自然如必一爲之說則事有不得而言者故孔子曰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李後主演樂記曰鳥歌嚶嚶以其彙征鹿鳴麌麌以其類聚情發於聲而流於音則感動之理迨於鳥獸而況於人乎夫以人而不知夫樂是同錫人具質而無心者也豈足言哉方鴻漸之作樂於利州望喜驛見援鳥之感乃大歎曰若其於此稍致其功猶能及此況聖人御天而賢者攷樂乎王充云鳥獸好怨聲其耳與人同何爲而不樂然以率舞爲可信而風雨癃病爲虛言謂樂能亂陰陽則必能調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修身正行惟鼓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彼蓋以爲一物一事卽可以致其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政教爲大樂之本也〕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足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亦復咸若周王在囿麀鹿攸伏王在

靈沼於牣魚躍而說者亦以爲是夸美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衣則遜羣后諧庶尹非氾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爲之長嘆罷圍劉疇吹笳而羣胡爲之倚泣卻去則格有苗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蝎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況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擧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況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鵠下䉶中呂一叶而黃鶯繞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邪雖然是特類之相召爲足上窮虞帝之妙哉若夫南風報德之絃其所以阜財而解慍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俱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韶樂作矣比至果聞韶焉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茲其所以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寢夢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氏之廷際九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爲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也惘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啜醯而口爽嘬梅而齒齼固有兼旬不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醯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爲音豈達聖人之口耳哉

鍾伯敬曰凡古書中無端之複文疊句重

夔論

自知審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而必期有以自效蓋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肯與區區草木同炎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烏）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贊夫韶曰（夔曰云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喜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敘其樂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屢道其功而不遜者誠所不慙故也昔在　先朝李照欲下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照之爲樂而自許已如此則夔之樂爲可知矣（李照鍾見長編嘉祐元年八月）以仁聖之君而得夫夔臣以孝悌之治而媲之仁聲則其崇德象成參偕造化與天地八荒之氣相流通而無間不爲難者此夔之所以自嘉其遇遽許其君而不疑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爲益稷篇之脫簡複出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矜管蠡而不識聖賢之事業衆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爲甚易聖之所就以衆人覩之爲甚疑遺屨失箸之徒夫亦豈知聖人之語几出自然而非以游言赫者億之爲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既指以夸誕之辭哉明乎此則知夔之所以自期爲自信矣嗟夫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冑子蓋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賢爲可知矣而記禮者乃以爲夔不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惟其禮樂兼備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夵教國冑子直寬剛簡不達於禮者能之乎惟直惟寬惟剛惟簡則知教之所繇興矣而溫而栗無戲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繇廢而師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且昔重黎之擧夔爲樂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曰樂者天地之精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爲不達禮哉嗚嘻人之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興起末世之君視爲一技畢付庸瞽啁啾嘈囋惟以取聒是以無益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啓人之信喜哉人之化感尤在觀聽樂缺至此此釋之徒所以得竊其鼓舞之權取西俗戎蠻之樂而附之慈悲不忍之聲以感動夫人之良能者而人樂

見識出皆宜以如是之想研究翻空

諸理齋曰讀書無見識到會悟不通處輒以脫簡究之割裂竄盜其爲自妄不小

之死復之家禮律所禁則又比其鐃鈸八音者而易其爲樂之名度以鄙猥辛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於是乃有倀倀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爲耶情實之相變理固至是故予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萎制其鐃鈸則釋者寂矣於是引而歸之先王之聲教以動化於天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於異世之夔邪

申都

虞帝之未嗣也職爲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爲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張良爲韓司徒云云)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爲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潛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爲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爲是乃代王爲信都也繇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爲司徒固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爲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爲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疎妄又甚

辨帝舜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之地)遷于負夏(衛地)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然湯伐桀與三朡昆吾同時三朡在定陶鳴條殺不得在陳留又安邑有昆吾亭顯其非是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詳紀中紀在河中府皮氏)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又舜冢信矣(亦見廣川家學)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是)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之地不已疎乎(孟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言亳鳴條三朡皆衛晉之地豈得越在南夷哉故寶萃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十里無緣葬於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攷異乃爲蒼梧爲在中國非必江南然無明文且謂江南抑又疎矣)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娸劃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勸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爲之矣豈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也哉(云唐虞三代以五嶽百粤五嶺二在桂三在道)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撫厲王流彘楚帝遷郴及夏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

泌嘗攷之象封有鼻(今道州)故墓在於始興(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記南康縣鼻天子城者亦見虞賓錄蓋地貴南康昔人不明爲何人乃象冢也)後義均封于商故女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等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女英蓋隨子均徙于封所而死葬焉有說別見)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西城邑池陽與夫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荆湖之浙虞帝之迹徧所在有風土記上虞有舜冢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又越之餘姚餘姚山記以爲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云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嬀水之汭損石之東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吳北亭虞濱皆在小江裏去縣五十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爲公新又餘姚有漁浦湖輿地寰宇記以爲舜漁於此沈穫謂湖今在上虞而今冷道乃有舜廟徐儉碑謂是舜之所都而營浦南亦記有舜巡宿處而道州學西有虞帝廟營其宅蓋不勝紀如營道廟舊在太陽溪溪今不知處漢以來廟九疑山下至唐不存元結建之州西置廟戶刻表勑并狀僖宗時士胡曾權延唐始復之九疑國初王繼勳奉詔修歲春秋降祠版蓋皆其後祠之)禹爲天下帝之諸子分適宅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黃陵也登北氏帝之第三妃)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育既葬于陳倉則其先死矣(育即娥皇漢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育冢)既黃英各自有墓則黃陵爲登北之墓審矣(世以湘陰黃陵爲舜二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高十餘丈周二里亦云二妃之葬俱繆今江華太平鄉有舜寺湘陰有大小哀洲圖經以爲二妃哭舜而名亦妄特舜女也)惟登北氏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爲湘之神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氛氛而爭爲堯之二女乎(舜之二女一曰霄明一曰燭光登北氏之所生有辨別見)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大荒南經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臺之類有陵臺說別見)蓋古聖王久于其位恩霑于倮隅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

按九疑峯在道州營道縣九峯相似難辯故曰九疑

按九疑曰朱明曰石城曰石樓曰娥皇曰舜源曰女英曰簫招曰桂林曰梓林其朱明一曰丹朱桂林一曰華蓋梓林一曰巴林其娥皇有二妃廟女英有舜墓

所也顓嚳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國廟亦是若也是則九疑之陵或第象之國所封崇尒（漢惠帝元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縣西四十五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園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至悼皇考各居陵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六園中各有寢便殿）不然商均穵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穵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第首尾多衡決後世不攷按海內朝鮮記云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憑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於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嘗履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遜禹後十八載乃崩九山皆石峻聳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僊錄言帝得修身之道治國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居者是以蔡雝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墓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眞源賦云因南狩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蓋誕）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略而諸生若信蒼梧之言為出于經而予之言亦難乎為信也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冢不明自昔以為恨也（王充謂舜禹皆以治水死葬于外按是時水平已久柳璨闢劉知幾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無事肆覲南巡零陵桂林不期奄化而因葬之至比始皇孝武章帝之崩載歸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妄矣）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為巡狩孔氏謂升道南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蘇軾亦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為章句後學誤以為經文書云商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為紀帝之沒明矣（蘇謂陟方猶升遐誤矣蓋未見紀年尒）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哉（傳又謂伐苗民而崩于蒼梧伐苗乃禹也韓遠云時苗民已竄三危）韓非曰商周七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卽誣也予既攷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孤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子之愚誣邪韓子之愚誣邪

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云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九作九悲之歌因為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時聞如蟬黽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澗松杉百圍榕栝竝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花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于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合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哉

路史發揮第五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六卷

論說十二篇

堯舜用人

論治水先後

煬帝水戲

貢法非不善

辨塗山伯益

小弁序

夏氏戸口

關龍逢桀紂事多過實

伐桀升陑辨

湯遜解許繇在四岳中

小人勿用

路史絶筆

路史發揮第六卷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堯舜用人

堯舜皆聖人也其爲治則旣無不同者矣然稽所以爲治何其異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須僉舉而後舉之又必反覆難疑然後用之至於虞氏咨僉一出諸己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未嘗一言以疑其臣下舉之之私與人材之濫者朝廷之上急莫急於用人也而二帝之用人奚大異也或曰堯不逮舜故每疑其臣舜德光堯故無敢繆舉也此臯陶之所以謂帝難之斯亦妄矣夫堯舜之爲治豈容心於閒哉亦善爲應而已曰都曰俞安有二道一難而一易者正亦不得而不然爾且臯陶之所謂難之者非不之知也堯自不易之爾伊尹嘗言昔者堯見人而知之舜任之而後知禹則成功而舉之三聖之舉異道而皆成功是則天下之知人莫堯若也今而曰不知人則何以得之於舜乎惟堯能不自信而舜惟不自任不自信故謀之人而參之已不以大臣之言而必從不自任故明之心而合之外不以獨照之精而遂閒使疑其下曷以得人而亦何以爲治邪雖然虞氏之時用人鯀已四族去而二八升陶唐之代反覆備至然四凶在廷則弗知去十六俊在野則弗知舉也是何邪說者曰史克之言是堯之不能爾噫亦厚誣矣夫所貴乎堯者以能允釐於百工也今也久抑元凱則克明俊德爲虛言長茈四凶則百姓昭明爲妄語矣聖人豈徒言邪蓋呂僕之去也宣公不能而行父能之彼史克者恐宣公之以不能去爲恥而行父以擅去之爲專故借是以爲釋爾乃若堯舜之爲固皆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抑再質之十六俊之舉非一載也固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之者矣惟堯之時黎民變矣故十六俊不盡舉不足以損其猷萬國和矣故四凶不盡去不足以病其治不足損其猷是故知而不舉將以訓後世之審官也不足病其治是故知而不去將以訓後世之御姦也而舜也起微出側以立人極苟不盡明於黜陟則不足以變天下之耳目是故納于百揆則八元八凱不得而不舉賓于四門則流放竄殛不得而不行是故昔不舉而今舉者將以訓後世之用人昔不去而今去抑將以訓後世之屏姦也是固不得而不然者雖然凶去俊舉朝廷清明而天下以治萬物以安此其宜也俊不舉凶不去玉石雜揉而天下亦治萬物亦安又何邪或曰禹之征苗受命於舜則舜之去凶亦受命於堯也堯將禪舜恐天下之未安也故留四凶以遺之去存十六俊以貽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之內而厭服於天下之心是一說也夫如是則堯舜固已有心爲之矣三聖之授受顧豈後世姦憸相濟者若邪舜之所以信於天下之人者亦豈俟於今日去凶而舉俊邪天下固已信之於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時矣豈猶是邪大抵堯之圖任一皆始謀於下故其所舉不得俱當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難舜居山澤之中退藏於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聞而熟詳之矣及一朝而達之天下則材者爲我用不材者自我去事至而應物來而名以故不下几席而得其情又奚俟於反覆難疑而後用哉況其所用稷契之倫皆出申命故或僉舉有不待於難疑而後可也嗚呼人其果難知邪其人堯也惟堯而後與之合也桀邪惟桀而後與之合也非必不合也人君惟去其如桀者而就其堯者則奚患乎不知堯與桀也固嘗言之知人納諫君人之第一載也納諫者非有甚患也特患乎人不我諫爾納之與否惟君人之爲之至於知人天下之至難者君能知人萬事畢矣堯舜之所以治繇此道也後世而有作者其能以外此乎

論治水先後

黃西豎日龍門上下河行于山如壺口雷首梁岐諸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後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治出峻以就平則則之為二大伾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害潰則播之而為九江之徑流曰徒駭禹復開八河以殺其怒故曰禹不與水爭地

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為者也得其理則無不易違其理則無不難方鴻水之為患也堯求有以治之者可謂急矣然以鯀則不治以禹則治之何哉得其理不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間血氣之流無餘欠也方水未乂豈有餘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地上爾及其既乂又非其欠也導之得其理而遂行於地中也孟子曰智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禹之治之豈任智鑿於閒哉亦不犯焉而已矣方行地上伯禹治之必有所從始矣浩浩瀚瀚川原為一吾不知畚臿之功何從而施哉後世之人見其功之無涯而不獲其迹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以為神聖之事非人力之所能致遂引而歸之不可窮詰之域而惟誕之說行矣為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丹之靈得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以為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蓋亦嘗疑之矣於是盡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為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始之於冀次之兗青徐而終于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後其說也蓋以禹貢之所敘九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襄且懷之則下者淹沒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予乃屏衆傳攟伯禹之書而復之目營手畫於九州之次而不得其說則復稽之九川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說也於是退而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然後信予之所謂始上流者斷不疑矣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方輿之時而畚臿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是故荊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于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事不愆矣子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

按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共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為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閒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嚙上為卷石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淤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雄會名地神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為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

禹曰予隨山而刊木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於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先後之久而不可見乎濬畎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于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於豫渭止於雍是故渭洛則附于河而不待致力蓋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鴻也有甚者矣淮次于漢漢次于江江次于濟此小大之別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荊揚顧河之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則荊揚為尤督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于徐而治揚荊者先于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惟自上而之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兗青徐則無山事不愆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沉鴻既平之後分別疆界陂其餘浸作其平陸平土定賦之敘爾以故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折乎西以復于王所而九川之敘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難後易之次爾以故先河漢次江濟而末後於渭洛若夫涇則小而附于渭黑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尤難故冠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故次導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于導山之尾斯可見矣竊復索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終於雍徐兗梁荊往來經略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雍土最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嗟乎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為穡也因苗而為教鯀之治水惟知以土勝水而不能從其就下之性於是堙其泄以逆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汨於

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系河象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孫月峯曰尚論古事要在章句之外如禹貢一書因貢賦而次序治水其先後難易固未嘗悉也若必以治水之次乃爾則附會武斷豈特東西背馳本末倒置哉

下而五俱廢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至于殛死禹乃嗣興從而導之九疇乃錫九疇者出于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致者也是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則伯禹治之豈任智鑿於閒哉直不犯焉而已矣嗚呼繇禹而來惟商都河北時或墊圮然而遇圮輒遷故訖無大害春秋之際山崩地震變故畢備然而獨蔑河患則禹之功施于人者亦大矣後世之水患固無以加於伯禹者而一河之患訖未見其可治何邪亦舍順効逆而已崇其防而廬其上此何見歟夫又安知繇禹之所以爲功哉興利之臣何至殘民而與水爭尺寸以盛涯堧之鬼歟予論治水之敘愴禹之功傷乎世之用鑿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歎之

陳臥子曰禹之盡力溝洫此禹之治水之理勢也按周禮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遜謂之不行又曰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又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黃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則溝洫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反是則漢鴻隙陂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顙在山非止爲喻蓋桔槔斢斗古有爲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爲機事也○賈誼新書大禹環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鬟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釃本灑酒義取澄清

煬帝水戲

隋煬帝蒙眊輕婣不修政事荒于嬉戲大業間敕學士杜寶常修水飾圖經一十五卷新成以上巳會羣臣于曲水縱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羲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大鱸銜籙出翠嬀之水以授黃帝黃帝齋于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以授倉頡堯與舜等坐舟浮河鳳皇負圖赤龍載籙出河授堯龍馬銜中赤文出河授舜堯舜觀于河渚值五老人來告帝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舜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于水白面魚身長人奉圖而出授禹舞而入河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原禹從之治禹鑿龍門疏九河濟江而黃龍負舟玄夷倉水使者於是以山海經來既又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帶以赤文周公輔成王舉行舜禮榮光幕河其類凡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迭進爲樂嗟乎名教之內其樂固自多矣何至於以聖賢爲戲不亡何待

貢法非不善

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爲不善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矣貢者獻也助者藉也至於徹則徹之而已先王之制名斯可見矣貢何爲不善哉昔者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爲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而曰校數歲以爲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顧後之人不達其宜而易之以削是故有不善爲可以是而議禹之法乎今也覩戰國貢法之弊而以病禹此何理邪樂歲多取不爲虐豈君子之言哉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知夏氏雖曰定貢蓋亦輔之以補助之政矣何特於周爲亦助哉黃帝之時八家爲井故十利得一爲公田公田之有助亦已久矣何特夏之爲亦助邪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什一者仁義之政而三代之中行也多乎此則重之於堯禹而入于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輕之乎堯禹而入於貊無以養乎上而不義皆非三代之中行也惟貢則有末世不善之弊而禹

按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耡周禮以歲時合招三曰以治稼穡鄭司農曰耡理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致亦街彈究今之申明事也耡音助取義尤列備參之

按不易之地歲歲可種是爲上田一易之地再歲一種再易之地三歲一種下田也

不能逆變於未弊之前助雖有久遠可行之善而周不能專用於已行之後然則周兼貢助而以徹法取之亦時更而事異爾說者故謂周畿內用貢稅夫而無公田視年之上下以爲法畿外用助制公田而不稅夫因民之餘力以治野詩云雨我公田而周禮遂人興耡里宰歲時合耦于耡旅師聚野之耡粟故耡爲助惟助爲有公田此則周之用助也令地貢以司徒均地貢以土均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用貢也惟其稅畝而用賦則助之壞已久矣此孟子所以特援詩以明助而不及貢誠知當時之貢不善而欲滕侯之爲助也夫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俾自賦則畿外之邦亦自內外異矣雖然皆什一也九一者自井言而什一者自藉言也自康成匠人之釋謂通率什一爲正而穎達之徒乃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十而貢一是則助之所取者重而貢之所取輕矣豈孟子意哉雖然夏商周之授田一矣而其數不同者則伯禹之時沉菑未遠九州之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乂者人功未足以盡地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沿歷商周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則其法之略于夏而備於周可知矣皇氏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民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其半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賈公彥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爲言謂夏之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甸百畝而荒百畝則二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畝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畝而稅一百畝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畝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夫又豈知三易之地周室盡有而六遂之地與司徒之法已不同歟夫不易之地家百畝則遂人之上地田百畝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則遂人之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遂人之下地田百畝而萊倍也是何周地益治乃多下地而夏商之世反無也邪況乃遂人上地加萊五十則既異於其說反覆無據則更以爲司徒主鄙言而遂人主野而言徒亦不知六遂加萊司徒三易高下之法豈得以是論之三代之貢助歟夏據一易固有上地商據上地豈無一易之田哉且既曰皆什一而載師之征復而一十而一若二十而三與十二不同者載師之法征也特征於有地之主而非取於井牧之民也嗟夫閭師司稼此貢也非助也以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歲以爲常豈夏后之法哉孟子之言蓋以救戰國一時暴取之弊爾今夫九州之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宅時歲儉境驗乃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哉惟其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宅等之時者此其所以爲弊而不全歟惟昔

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和糴之法是時米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厥後物貴而糴不改遂爲河東世患夫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謂

太宗皇帝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也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目熟無鹽臼頭窪目之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吾故曰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爲而不善哉

陳明卿曰其實皆什一句亦是的確結案

楊升菴曰朱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爲七十自七十增爲百畝田里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楊子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貺云井牧始於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皐隰也韋昭云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

陳臥子曰千古以下人計千古以上事如今日明日爾才智通透宜伯仲乎班馬

八宅鑿井於井則井田始於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考夏小正三農服於公田繇此觀之雖夏亦助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或洪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衍沃則井之臯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下其地瀍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楊州爲第一梁州爲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所知之總而論之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於平地牧也貢也於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是也可執一論邪

辨塗山伯益

古往之事學士之言十失而九伯禹娶塗山而立記于巴渝又起祠于陸渾會于塗山而建碣于鍾離復指表於巴渝益先禹死而避啓于箕陰請草陳之陸渾乃三塗山故盟會圖云塗山在亳州非塗山國誤矣蘇鶚演義辨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皆置禹廟四者文字音義所云嵞山古國禹娶之地然以宜之當塗爲是益譌矣夫巴東縣塗山巫山也以其近江禹生之地尤非詳紀注夫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繼鯀治水蓋八載而後鴻水平鴻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云作十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壯蓋數年矣方其作州也實始冀兗冀兗治然後作青作徐揚年三十娶于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作徐揚之下故四日而亟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明矣舜受禪時禹纔十餘歲又二十餘年而娶故呂不韋云三十娶于塗山夫禹之仕不在於舜攝之初亦不接於鯀殛之日其去殛鯀也遠矣十歲非能治水之時也穎達更謂舜攝之年九州治畢尤疎妄並詳紀中昔吳伐越隳會稽得專車之骨使而問諸孔子孔子以爲防風氏之骨禹致羣神於會稽所戮者會稽棟山也一曰塗山即防山也故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禹之間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所以誅之則會之塗爲會稽之塗明矣地名改易最爲煩亂今宣州意陵之東南有故當塗城及禹墟記皆以當塗山之國應氏以爲禹娶塗山侯國按今當塗乃太康二年之于湖縣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流人在于湖者僑立當塗縣屬淮南晉州郡志云懷之亂琅邪王睿出鎮揚州因渡江南下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郡邑之名並隨渡江徙北地當塗徙江南自東晉始也封禹二山皆在湖州武康堯之諸臣惟彭籛臯陶伯益爲最壽臯陶年百有六而伯益逾二百然計其年亦皆前禹死矣烏有所謂避啓者乎臯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歷虞及禹受禪從而遜之則年百六七十矣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遠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如年二百六十始及禹之受禪且攷於書何嘗有遜益七年之事惟臯陶見禹受命之初亦不及禹之沒故其序曰謨明弼諧言其建謀則明爲輔則合見其德之止於輔佐而禹之不終遜之也此孟子之失凡此之類書之則不勝書辨之則有不足辨者聊引其槩觸而長之可以三隅反矣

茅鹿門曰舜之怨慕致其親愛之情可謂極矣惟孟子善言怨字惟路史善看怨字

小弁序

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傅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爲人子之怨大者何哉夫既以爲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爲太子之傅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妄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傅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爲怨乎惟怨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爲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惟其非義不得其情此高子所以謂之小人也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爲人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使繇其傅其怨豈得爲愈疏乎且凱風亦非人爲之作也曰若是則詩序彼皆非歟曰不然小弁人子之爲詩也詩序聖人之所作也夫曰刺幽則其義已該矣而說者以爲子之怨父不可以訓是以託諸其傅而已雖然中山勝趙臺卿俱謂伯奇所作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豈其然乎方幽王之嬖申后而愛伯服將逐其太子宜臼而殺之故太子作是詩而伯奇何稱焉伯奇尹吉之子也吉甫領嗣妻之愬而伯奇黜固似之而非未足登也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俗云吉甫悟而遊于田見伯奇爲鳥伯勞因體

其妻斯固弗信然韓詩亦以黍離爲伯封作則伯封之作黍離也民莫不穀我獨于罹豈其傳之言哉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豈伯奇之言哉

鍾伯敬曰訓詞深厚詩人立言之長也即一小弁三百可觸○楊升庵曰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倔強者哉

夏氏戶口

戶口之登耗非必爲國盛衰然昔之覘國者必以民人衆寡爲貧富而論相者亦以近郊戶口爲優劣治亂之迹亦得見諸此也養民者君相之職也是故先王以天下爲一家省刑役薄賦歛所以懷保而存撫之者無不至視猶赤子惟恐其生之不蕃也成周之時司徒以保息愛養萬民歲終登籍則王拜而受之鄉官稽比較登其事尤悉故成王時生齒之息至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有七十三幽厲之亂黎民凋喪抵莊王十三年五千里外已非天子之御自公侯達民止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有二十三而諸侯之國猶千二百桓公二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干戈鼎沸民不聊生故其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民蓋以身而爲累矣已則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復以家而爲累矣如此則奚望乎人之蕃息也自時厥後戰國縱橫生民魚肉秦築長城四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伊闕之敗首斬二十四萬長平之戰死者亦四十萬餘如十萬數萬若五七萬莫可殫紀然如七國之戍猶五百有餘萬秦項殘鷙斬殺無藝漢初平城兵才說三十萬而人之以萬數者僅逾二百逮孝文時六十年間休養生息煙火萬里不幸武帝窮奢黷武末年海內虛耗太半所謂代天地司牧者固如是邪降魏訖周或離或合蓋不足比齊高置校籍官約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有八隨氏平陳有戶僅四百萬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即後周數大業二年乃至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煬帝承之遂恣荒淫首營洛邑月役丁二百萬導洛穿淮引沁通涿還築長城率逾百萬丁男不足充以婦女亡死太半倍之大業之季乃至十室九空身喪國滅北史云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達于河自汲引河達於淮唐氏承之正觀末年戶猶不三百萬迨終天寶唐興百四十載而人戶僅比于隨乾元三年戶三百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六時一百九十六州課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肅宗即位較戶籍祿山一亂損戶五百餘萬唐志無三千字五年之間三又失其二矣所以然者徒內以一楊太真外一李林甫爾成難敗易可傷也哉通典天寶十四年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唐志開元二十八年戶亦止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獨通鑒言天寶初天下奏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二書莫見然我仁宗皇帝時三司所上亦載唐戶九百六十萬二千一百五十四蓋爲有據乾元三年校天寶損戶五百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當是時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平使有其半亦亡其半矣以此校之通典爲實僅少七百然唐志言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四又少十萬則知歷代最數無非大約方永徽中天下進戶多上間戶部高履行隋唐戶因奏大業人百餘萬今戶三百餘萬及開元大蝗戶口逃散始用宇文融檢括招攜才得八十餘萬自是州縣率相僞增代宗之時戶部戶最二百九十餘萬稍復生息口千六百九十餘萬至元和初合方鎮戶才百四十有四萬奈何憲宗弗之或恤勤兵掊割閩越之俗乃至計產而育民迫餒饑往往相食嗚呼民之生肅代德憲間可謂眞不幸矣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息疲於後而聽者蔑或聞生齒之虧全繇橫歛李勃每爲言而憲宗且不省方時氓民雖欲求同草木自生自死於天地間不可得也或曰有盛必衰有成必毁此天地之數也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隨高祖而煬帝繼之唐明皇而祿兒繼之盈極復虧固非人所能遏此胡寅所以謂博古者言自古人君養民至千萬戶則止謂三代不之見兩漢而下誠未有溢此者何獨不經而乃不知漢元始間戶至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永壽三年亦至一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世紀元始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永壽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我宋寶

元之元戶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編年一千一百一十萬寶訓一千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慶曆二年乃至千三百三十萬七千六百有四十嘉祐三年一千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八十見長編六年增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九主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客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乃至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年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熙寧十年至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呂祖謙數元豐二年千三百九十萬見曾鞏及太祖皇帝總序何獨不之見哉仁宗皇帝嘗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問侍臣天下民籍偏詢不能對乃詔三司編修院檢閱前漢以來戶口上之國家首繼五季衰殘太祖皇帝初年州一百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才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一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有四泊章聖天禧間戶已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安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吏部恪取諸道見在官戶口增耗爲州升降未幾罷在漢長吏以戶最課故州縣希旨攤逃瘦蔽多以客而爲主若爲增者故伏無忌記每帝之卽位戶口墾撮之田大數以見滋減帝以後且不復較則固其大略者孝平以來莽眉繼起存者不十二三孝桓而後巾卓迭作存者十一二矣民哉民哉不殆於無生哉嘗竊蔽之唐虞伯禹升平者三百載而自湯至盤庚且二百年保民之主世出固非後世無事淺促者比戶籍于時又豈千萬而已邪然稽之傳禹平水後口才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雖云堯代水土初平民戶未息然塗山之會贄者萬國不以侯伯曷有甫千口而可國者人民財用在天地之間亦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豈有餘不足哉以隨平陳不三年而戶之增者五百萬雖云時平滋息亦豈能若是遽此則文帝好爲吏事郡縣竭力按括所至雖能驟致富強而大業之亂已瓦解不可復故朝廷雖極富而郡縣以極貧兵籍至繁而民力以至困民之膏血今日已盡而明日之兵亦竭矣魏太和間民苦戶調至更相隱冒三五十家而共一戶楊炎括隱戶輒曰四百萬而民以重困開元中宇文融檢括匿戶羨田一歲之間至收八百萬畝而生民之力亦盡戶最何得而視爲實若古先王與民爲生後世不能與之爲生則聽其自爲生亦已矣又從朘苦之征科日來疾視掊歛苟不至貧麼潰敗者不已此無以爲一者所以于是亦輕用其生于垂亡隕絶之餘疾視其上而所依依不忍之意如先王之季者豈

陳臥子曰數言藏多少古今疑案以妄臆穿鑿支離古事則此言又洗雪古今多少疑案矣

鍾伯敬曰篆類相通稱引間出釋者曰互文耳豈桀紂之事輒同類共訛將桀紂亦所謂互人矣

惟民之罪哉昔簡子爲保鄣而尹鐸損戶數以寬民及韓魏亂而襄子獨免則前日之寬民者所以爲襄子一旦之歸也民何罪哉虞夏之民養之既至教之又悉而無札瘥兵革之禍父子祖孫貫十數世爲太平氓代天地之職者斯無媿矣故曰保民而王不能保臣民何爲保王哉

關龍逢桀紂事多過實

凡事出於千百載之下不幸而不知其詳則宜疑以傳疑何至妄爲之說哉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爾而爲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嘗求之逢之入諫也豈爲溢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有間言者矣其在竹書始以爲諫瑤臺新序則以爲諫酒池然其爲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爲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爲拘之其事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就炮烙孰爲信邪夫其說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攻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之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吾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逮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爲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爲妖言遂殺之夫危石春冰言之不倫顧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考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爲桀也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引鉤申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璿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並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爲夜等事紂爲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俱然哉外紀用此王充云既牛飲

則必虎食矣若池在中庭非長夜矣車行酒則非池矣騎行炙則非林矣殆傾酒地上旁流如池掛肉林中恣人取食戲走其中故云裸逐言无節度爾昔周公告康叔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无是說也使果引鉤伸索倒拽九牛此但力爾何預於亡而爲至惡邪夫吞珠紿吏一事也韓子以爲伍員國事以爲張丑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以爲杜宣晉史以爲樂廣之客抱甕出灌一事也莊子以爲漢陰丈人說苑以爲衛之五丈夫逆旅人勸就國太公也說苑則云鄭桓公寒且作襦韓康伯也別傳則云張蕪誨爲長者太史公謂渤海守於宣帝褚生以爲北海守於武帝化不孝子仇覽傳謂蒲亭長於陳元謝丞書以爲陽遂亭長於羊元挑土梗語戰國策謂蘇秦於李兌史記謂蘇代於孟嘗君體寢石有熊渠繇基李廣之異獻壽藥有荊王燕王漢武之殊而獻空籠亦有淳于髡蔡無澤之不同流傳轉妄莫可爲紀新序楚熊渠見寢石以爲虎射之沒衛韓詩亦云沒金呂覽論衡則曰由基見寢石以爲兕射之飲羽漢書西京雜記則以爲李廣鮑昭古詩注則又謂景公造弓體石梁飲羽○戰國策有獻不死藥於荊王中射士奪而食之王欲殺士對曰若殺臣是死藥矣遂不殺漢武內傳則以爲東方朔○帝欲殺之云云類說則云有語不死之藥於燕王人既死尚求其藥○國事蔡無澤獻鵠於齊中途失之以空籠獻而君厚待之一以爲淳于髡於楚王以至芻說稗官此類尤煩如廣異記玄怪錄俱有妻箏投果之言記言開元中有張李同學道李厭而歸仕至大理後謁張張餽之而李妻持箏不敢言投以林擒至歸猶在錄則謂王恭伯謁裴湛見其妻持箏投以朱李逸史仙傳拾遺俱有塋侯爲婚之事史以爲盧李二生拾遺以爲崔宇過薛肇塋侯上書天際識歸舟二句同也而集異記韋侍御華山遇老翁引見諸祖姑及阿婆等乃逸史楊越公六代孫事乃若爛柯流紅鶼女等事說各不一大抵文人說士喜相倣撰以悅流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描前摸古甘隨人後而不自病其妄也爛柯事述異記則云王質入信都石室山遇童子棊東陽等記則云鼓琴而歌異苑廣異記等則謂有入山者見二老樗蒲柱鞭看之俄鞭爛鞍朽○流紅事乃盧渥見雲溪友議及本事詩及張子京記爲于祐北夢瑣言則以爲李茵遇鬼雲芳子詐作宮嬪而鸞女墳在麗情集以爲姚王京南史乃王整之女衛敬瑜之妻也言桀紂者特類於此昔祖伊始謫于紂也惟曰淫戲自絕而已及武王數之斮涉剖賢炙忠刳孕斯已甚矣而史傳復有醢鬼脯鄂之文六韜更出剞心等三十有七章焉故子貢曰紂之不道不如是之甚也史記紂醢九侯脯鄂侯明堂位云脯鬼侯以享諸侯呂春秋亦謂殺梅伯醢之殺鬼侯脯之以禮諸侯於廟鬼侯者九侯也而淮南子以爲醢九侯之女菹梅伯之髀春秋繁露云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則非殺鬼侯矣外紀云九侯入女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而并脯之蓋出世紀豈足盡信鄂一作邪非台嘗言之揚善毋過辭抑惡毋過飾揚善而過辭則人弗信抑惡而過飾則人弗戒夏桀之惡好貨便佞戮諫嬖嬉一事足以亡矣說者又何必過爲之說而俾人之不戒哉汲冢古文冊書云桀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爲象廊玉牀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植杜槁而鏬裂容臺搖而掩覆羣犬獋而入淵豕銜蓐而席隩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聲羸炭內閼而不歌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豈非過甚之言乎老子云世之將喪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意而壞常邪人諂而陰謀骨肉疎而不附田无立苗路无緩步金積折廉璧襲无嬴鼓龜无腹蓍筮日施云云蓋因此而演之韓嬰詩傳更謂糟丘足望十里管子載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于三衢衆言殽亂蓋曰不如是不足謂之桀爾徒使後世庸君僻主多爲不義聞諫則拒曰吾之罪未至於桀也豈不失諸故凡言桀紂之事者吾不敢盡信也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無疑

伐桀升陑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天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於閒哉應順天人不得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陑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夫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餉以出於陑蓋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爾以

孫月峯曰凡掠地潛師者自予以征伐之名而不知適獲穿鑿之實春秋襲字之案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

陳明卿曰主上務仁義臣下急功名兵家奇正之異

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升陑見之矣而孔安國乃以爲升道自陑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襲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慚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爲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邪其不然必也夫襲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無有也春秋之書襲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人之鋭士秦人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固不可以對湯武之仁義節制之兵已不事於詐譎而況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乏其職貢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之師皆至尹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召九夷夷不副矣於是興師以伐之仁人之師曷嘗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詭道有險可據彼不知恃我則據之有釁可乘彼不知備我則乘之用兵之道期於取勝而已宅匪計也是故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方天所贊李靖能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守區區之仁義果敗於泓湯之所以繇陑蓋出此道斯亦繆矣李靖曰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子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有交兵必剋日乃爲戰不爲掩襲陸抗對境行人不絕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服也以祐且爾況湯武之師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是亦將家之事爾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悖也予其爲子往規之於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尹既反而復往爲之酒保思入其誨而桀任是暴德誕爲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伐桀者非湯也伐桀非湯則其爲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則天下之民欲其亡也久矣尹湯固不得而已也戰鳴條而後誓非豫戒之兵也兵不豫戒衆志協也衆志協而尙伺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湯取之明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之則天取之天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於閒哉因民而已故曰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襲人之兵五伯不爲而謂湯爲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冠冕也其於書亦多罔矣謂文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王之會盟津爲卜諸侯伐商之心既乃退而示弱且謂四岳爲不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率繇妄度嗟乎天下之妄說可勝窮哉前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郢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誦之而乃不詳其爲啓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謐者更以爲桀醉不寤而湯伐之其足徵歟

夫出不意則桀不得出戰于鳴條矣地西北高而陑在亳之西故曰外呂春秋云湯與伊尹盟滅夏復往觀曠夏聽于末嬉末嬉曰昔天夢兩日相爲鬭西方日勝東日不勝尹以告湯商涸旱猶發師以信伊尹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外紀亦云景亳之命湯自把鉞費昌爲御而伐桀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王荆公乃以陑爲山謂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也夫恃人和而行師于不利之地豈人情也哉賴達更謂湯嘗爲臣慚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久不事紂故顯然致罰尤妄

湯遯解

卞隨〇務光許繇在四岳中

莊子曰湯伐桀因卞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乃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卞隨隨投稠水又遜于光光投盧水而死亦詳呂氏離俗覽云隨投潁水光投募水紀佗聞之恐其及己帥弟子踆于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踣于河故列僊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遜之於光光遂石而自沉盧水狄商時人鶡冠子云申屠易以世溷濁負石投河故墨子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之說皇甫謐以務光爲黃帝時而韓嬰劉向以爲崔嘉謀之狄稱子胥洩冶以對大率難信矣夫湯之伐豈其所欲哉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其事

張賨王曰升降之事其君天其臣不慚也懟以勵後世之爲人臣也不慚以危後世之爲人君也

則臣伐君也是故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蓋湯之意躬以自厚誠恐啓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以爲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爲口實云爾然則湯之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惟不以應順天人而自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之憂媿不已而有害維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卞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有堯嘗遜天下於許繇繇恥之而不受退逃箕山莊周稱之且以爲有子州支甫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善卷比人無擇若石戶之農又有狐不偕者亦以爲不受堯禪投河而死玆蓋伐國之際分義不明君臣相賊故周之論惟有所激然聖人之授天下豈如是輕哉此太史公所以致疑於卞務而以許繇之事爲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之至德也堯知天下之將爭且亂而欲以遜禪示天下後世之標則久矣其非一日也豈惟其子之不肖哉朱而不肖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見也其遜固非一人矣其遜四岳也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岳之祚也說者又奚必爲異而以堯之禪爲虛哉羅紹文云治天下者必曰陶唐氏有虞氏嗣天下者必誡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陶虞氏爲聖人而朱均爲不肖矣天下知朱均之不肖而不知肖否不在朱均在陶虞用朱均於不肖也陶虞將推大器於公而胡以不肖名而暇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而子而不係乎朱均之肖否也朱均蒙不肖名於後世也許繇之迹蓋甚章著非寓言者呂正獻云許繇不可謂無其人蓋有見也雖然事有大惑不可以不析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人謂之曰湯者伐桀而遜於子欲加惡名於子也光恥之遂投清泠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姑制爲之名邪湯無是也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己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之云云此以小人之腹而度之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卽瞀光也荀子作牟光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爲上卿光投于河韓子亦云投于河而仙傳以爲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皇甫謐又以爲黃帝時人其不一如此盧水在右北平㵎水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泠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比人無擇所投至周書殷祝解則復以爲桀遜湯之王位說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既北湯欲比迹堯舜乃制夏人爲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隋氏以唐王爲

張侗初曰惟其不得見惑溺進寵有加爲而已見材小人中介亦知介天遠去矣之下逐臭幾性能有人

鍾伯敬曰名臣奏書字有金石也

相國加之九錫而高祖以爲魏晉繁文卻之不受斯可尙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隋則猶未免末世之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爲可言歟

小人勿用

易何爲而作乎爲小人而作也春秋何爲而作乎爲小人而作也小人之患何世無之不幸世衰封君世辟惑於聽察往往問君子於小人致其舞手蹈足於尺宅之前稔惡連禍無所遮避有似黎丘之鬼指以小人往往左右顧而不得見當此之時亦可謂危矣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小人女子一皆陰類其肅殺之氣中於人也如商飈素雨受其害者日深月慘皆不得而知之自外視之固有似柔脆不能以自立而其爲患則莫之禦也小子學易抑嘗卽山澤之象而得聖人之寄矣少男少女艮兌之正也而其費乃至於爲妾爲閽寺閽寺男之賤而妾者女之賤也彼以一陰爲悅乎外此以二陰爲阻乎內陰幽險陂其事正如此也雖然上之人固有能知之矣然每弗之去而每近之者惟見善之不明與用心之不剛耽佚樂而好輭媚爾天下固未嘗一日無君子亦未嘗一日無小人也惟所御之而已御得其道則君子之道勝而小人從之化御失其道則小人之勢盛而君子從之去此安危治亂之所繇分也君子小人義利之間果非甚難知也君子懷義小人懷利懷義者難進而易退懷利者易進而難退難進惟不苟合易進惟巧迎逢不苟合者人之所嫌而巧逢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疎易疎則責之備易親則待之恕待之恕則一遂足以蓋百非而百欺不足以爲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德不能蔽纖芥之疎一日之違可以沒千朝之績蓋責之備者每不以爲君子而待之恕者常不疑其小人二者旣渾則順己者必親而恪正者必遠理勢然也苟簡以媮其身快暫而亡後恤此人之常情也是以中材之主常遠君子而近小人小

按狐攻韓非說難作狐男成駒陰經作成均字誤

人樂有爲器近而功速君子行其所無事業遠而道似踈是以喜功不好要之君常好任用小人而每至於速亂也君子有所恤小人無所恥有恤故每有所忍不恥故無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而君子常窮此天下見治之所以常希闊也伊摯夏庖而興商姜牙商屠以王武百里奚虞之亡虜而霸秦韓信楚之亡卒而成漢荀彧袁紹之棄臣而強魏燕之強也樂毅去魏魏之起也崔浩辭晉此七君得之而七興彼七主去之而七喪何如是之憲憲也失度佐而有扈伐狐攻專而驩兜放成駒權而三苗竄侅侈佞而桀奔左強諛而紂折優旃用而晉禍寺貂任而齊危惠廧委而宋亂是數君者其好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禍則又等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小人而可用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先聖明王之所以嚴防而切戒之夫豈得已邪禍天下之首壞國喪家之具誠無先乎此也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繇興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繇亡也故權德輿論西漢之亡以張禹東漢訖錄始胡廣而崔羣亦謂罷九齡而相林甫則開元之治亂已分矣夫一賢制千里之命而一佞亦足以亡國君子小人之消長實爲天下之戚休治亂之隨迅逾響答去任之際渠可以不遴之邪善乎富鄭公之言曰天子無職事惟審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若唐德宗亦可謂昧己職矣蕭陸姜湯毫釐之忤負已彌天而韓竇之徒每至以功自罪是不亦以待小人之術待君子而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乎烏得不亂君天下者其可不深戒於此而佚樂輭媚之是好邪

路史絕筆

昔湯遷九鼎于亳至大同而有慚德武王布車遷九鼎于三巫及鹿丘而不進義士非之是以聖人刊書於君道則首以二典於臣道則始之兩謨皆以若稽古之言命之至商周氏之書俱不蒙焉豈非以堯舜禹皐益稷之事爲可稽而商周之君臣有不足法歟（曰若引辭李九陽德殿賦云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李善引書皆作粵乃古書也若稽猶曰謨按云爾非訓順與如也兩謨者益稷合於皐陶謨）故門人於堯曰之篇上記帝王之所以得天下（在予一人以上）下言帝王所以爲治之道（謹權量以下）於堯舜禹則贊其執中至湯武則惟稱其罪己湯不執中邪蓋門人之學所得於聖人之意者如是此則路史之所以爲終也且作會而民始叛五典繇是而薄矣有虞氏紀論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紀論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其以是觀之（論語堯曰之說書獨不錄堯言禹謨所記乃帝舜命禹之言湯誥亦無成湯萬方有罪至以爾萬方之語蓋聖人所見之博互爲存去也或以爲兩有脫錯妄矣）嗚呼聖人之心其所以待天下者亦深而所以待後世亦厚矣唐虞之時爲君者揖遜乎其上爲臣者訏謨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湯武固聖矣然其事則放焉殺焉伊周固忠矣然其事則放焉攝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爲之則忠且聖也或聞之不詳其事而襲其迹其能保其終無爭且亂邪是聖人以堯舜望天下後世之君而不願其爲湯武之君以禹皐益稷望天下後世之臣而不願其爲伊周之臣其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深且厚也後世學士不知出此而乃以爲詩書始終之序皆出偶然無意至溫公作稽古錄爰始伏羲而終孔子遂以湯武干之豈聖人之旨哉不然篤信明義崇德報功之前非台敢稽

才學識史氏之三長雖然才者衆所同而識者不千一於其不千一之中而復得其高且遠者安得不歛衽而敬歎哉今夫一計而上殘篇斷賦稗官小說與夫一言一句之可錄者俱足以稱才而荀楊董韓柳歐蘇之徒其爲識猶有不至則夫所謂三長有冠屨之不侔者自非幼而刻苦博友求師渴焉而不得其說者烏足以知之予爲學四十年於書蓋無所不觀於文蓋無所不愛有觸於目必致其難其有按經摭傳而終不得於予心者多矣如六經之始終性道之淵源先賢論說千種百端固有終不得其說者矣今觀羅氏路史與夫發揮之書稽疑發奧默然有契於予心者又何多也詳其議論大抵

皆必然有不可變之議而不爲兩可之辭如詩書易春秋之所以始終之說皇帝王之事業之所以因革之論皆超然卓絶窮聖人之本心而前賢之不克究者噫一何識學高遠之如是耶夫逃虛空者聞足音蛩然而喜挈竿擊鼓求亡子者窮山越海而不之得一旦悠然而遇之塗其爲悅可勝既邪予非知長源者葢以用心獨苦嘗求之嘗不得矣而長源一旦先得我心之所同夫又安得而不敬歎哉道之所在亦何間於遠近之與今古非先賢之學有不至特以理學高遠將智識有所未詣耳理之所在固不可掩得路史者默觀熟復冰釋理順死可以無憾矣彼泯泯紛紛好爲異論者請試即而嘗之吾知六簋八珍有不足以諭其快矣幸勿嚚嚚矜其舉子之習而胥動於誇毗可也淳熙九年長至日靜江憲屬曾大鼎書

路史發揮第六卷

路史國名記

目錄

卷甲
太昊後風姓國
炎帝後姜姓國
黄帝後姬姓國
黄帝之宗
卷乙
帝鴻後蘻姓國
少昊青陽氏後
少昊後國
少昊後偃姓國
少昊後嬴姓國
少昊後李姓國
卷丙
高陽氏後
高辛氏後
卷丁
陶唐氏後
有虞氏後
夏后氏後
商氏後
卷戊上
周氏後
卷戊下
周氏世封
周氏族卿
燕召之屬
周之餘族
卷己一
古國
上古帝王之世
三皇世侯伯國
五帝世侯伯國
卷己二
夏世侯伯國
商世侯伯國
卷己三
周世侯伯國
上世帝王妃后國
古亡國
卷己四
雜國上
雜國下
卷信
漢封建國
漢王子國
東漢同姓侯王
東漢異姓侯
封建後論
究言
歸愚子大衍數

大衍說
四象說
國姓衍慶紀原
路史國名記目錄

路史國姓衍慶紀原

宋廬陵羅　泌撰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於五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講是究則先公風化之所繇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沒而後代之雲仍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千百年之上者不知何所考信哉況
國姓之淺深尤有係於國脤之修短世運之盛衰天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皇燔簡編薄姓系君子竊歎其斁倫魏帝捨托跋紀元氏君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於黃帝後世目以爲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後宰相後世指爲全書蓋
祖宗積累之源流千萬世子孫享國之明驗儻錄其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略於君豈不爲一代紀錄之闕文耶恭惟
國家
列聖相承
太祖
太宗以英睿定大業
真宗
仁宗以忠厚守成憲
高宗
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自
開基至
今日甲子逾四周繼
今日以往固將傳之無窮而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爲趙氏得姓爲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爲趙氏得姓或繇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傳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爲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爲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爲堯後居李唐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爲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況
堂堂天朝而不知
天派之所自來可乎我
國家之有天下也
詔有司講求
趙氏得姓之繇
大中祥符閒作
玉清昭應宮復
詔儒臣講求
趙氏得姓以來有名可知者三十六人繪祠兩廡元豐閒郎臣又以前星不曜乞訪程嬰杵臼墓而廟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爲重也而副墨之子不能將明聖意推而上之
德厚功積源深流遠之效而獨安於淺見溺於成說例推援造父之後抑不知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諱隱字者官爲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

於宋元王後魏中李譜亦以諱隱者言於寇謙之曰三六之上有弘真正尊者姓趙名道隱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諜風俗傳易是類謀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

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校然矣竊況程嬰杵臼之事俱爲無有同括屠岸事又皆不得其實是尙得爲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于千仞之岡其根之蟠於下者與枝榦常相等百川之水朝于衆宗之海決亦不自瀇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蓋孕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夫八百餘年之后稷有以胚胎於其先也

趙氏得姓於今蓋歷四千餘歲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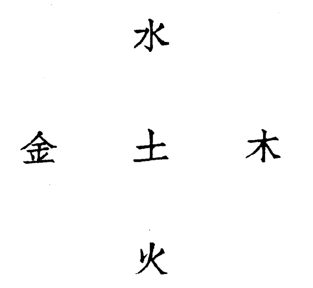
太祖武皇帝始爲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奚必智者而後知之歟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善攝者護嗇元氣必長演而過之道德以繕俗仁義以膏本則膺期過曆固非客龜短筮之所能知也

僊源積慶臣嘗於所述路史辨之詳矣庸復纂載以備

史官之採擇

路史國姓衍慶紀原

歸愚子大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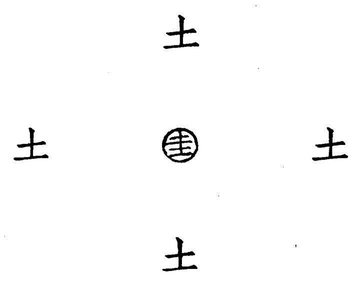


大五行

天地有數道無數

參天兩地　一十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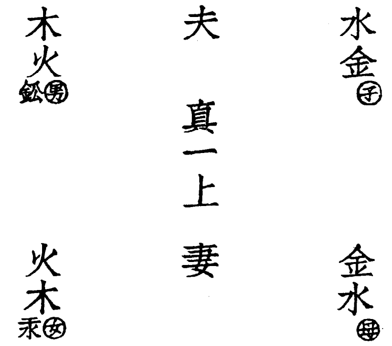
二少二老　其中已具



五氣聚元

五氣之聚　三十自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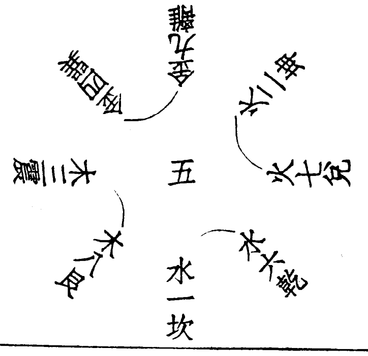
一性歸元　各得其所



長生水火

木火火木　男鉛女汞

金水飽承　前引後從



此與陰陽家所用同

河洛本數

五棣一三　存方不動

金火易位　此其爲用

大衍說

五行顛倒所謂逆數也一二三四五參天兩地五行備矣○蓋五行之本者二老之正不假乎外而一十有五之數衍一三五爲九九爲老陽二四爲六六爲老陰出於天者參出於地者兩○九與六凡十五而三分之故洛書之數皆十有五而三極備矣○一十有五雖横斜取之而大要一五九而已一挾六八五統三七九攡二四而六府九疇之理得矣○七八九六火木金水之得乎土者也二少二老而三十之數衍一六爲七而一始乎北坎處之○二七爲九而九終乎南離處之○六八二陰附乎一七九二陽附乎二而天地之理得矣○火之七反乎西金之九反乎南明金火之相代○五行之本不能自用是故水火木金必假乎土土之必假水火木金明矣一二三四既合五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又合乎一二三四而一十有五之數具此五十有五實也五十有五卽五者之自乘也○一无乘二二爲四三三爲九四四十六五五二十五○春夏秋冬四季列而土不刑七八九六四象設而五不見此大衍之實也一六合於北二七合於西三八合於東四九合於南五位相得各從其位七八九六設而五不見矣○四象既設則土無位是故七·九八六皆以四乘而二篇之策盡五有不用由其分三四季四季用而土不見也○雖然水火木金得土之全其用乃備而土於四者之假則各取其一有不全用蓋全用則數多而本弱是故一二三四凡十而吾實用其四此其用四十有九實也水一火一木一金一用其德不用其數也○一二七九四奇也列於四正○二四六八四偶也布於四隅○四正列而五自見四隅布而十自隱大衍之數見矣○四正爲分至四隅爲啓閉○四時設而上自行四象設而極自立○以生數自乘乘之爲五十有六而一无乘爲五十五以奇數自倍倍之爲五十而一无倍爲四十九此七七之合也一无倍倍三而六倍五而十倍七而十四倍九而十八○四十有九而一之本未嘗亡一者衆之主也總之則一而散之則四十九非一之外爲四十九而四十九之外有一也一體也四十有九用也○方其一也兩儀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太極亦未始亡體用不相離也○一與五爲六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爲九而五與十合則不見其五是故土以本數合而爲二五氣運聖人之秘也月令其數五而素問土以二五太玄本此○龜書之本横縱斜直各十有五合而六十左右前後各十有五合而六十凡百二十○二老之合六十句二少之合六十句是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震坎艮百六十八巽離兌百九十二乾坤舉而六子在矣一畫之中八卦已具之一爻立而二十四氣具一卦之內六十四卦已具四卦六十卦之爻立而一歲之日具蓋一畫之生萬象之備有不待於三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總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而廿四爻并其偶畫亦三十有六此太極七政二十八宿之循環以成歲功者也○八卦之數倍之爲七十二小成之爻四十有八并其偶畫亦七十二少不能成化故不變○或曰大衍天地之數異不然成變化行鬼神豈此外復有數哉一曰水二曰火數之假也天一人一地亦一也而曰地二今而曰天數一地數二人數三可乎曰象而滋滋而數亦不識乎數矣吾固謂天无度詩无正變春秋无褒貶易五行无生成皆儒先之託也

四象說

七火八木九金六水此謂四象七九八六固定數矣然五行之中一各具之是故老陽之數四其九老陰之數四其六少陽四其七少陰四其八此四象之實也四九三十六四六二十四四七二十八四八三十二○七八十有五九六十有五凡三十一象之數四之爲百有二十各二少二老合二少二老之策凡百二十四之而各爲三十皆四乘合而分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老陰老陽各二十四乘○乾策六分而分三十有六四其九也瘦九而六六之亦三十六故爲老陽○坤策六分而分二十有四四其六也瘦六而三八之亦二十四故爲老陰策數純而乘有變也四九六六同四六三八同○震得乾畫二爲七十二坤畫四爲九十六凡百六十有八六分之而分二十有八故四七爲少陽○巽得坤畫二爲四十八乾畫四爲百四十四凡百九十有二六分之而分三十有二故四八爲少陰策數雜而乘數一也二老策三百六十二少策三百六十○陽爲有餘陰爲不足有餘損之不足補之故自乾之策損之四十八爲震自坤之策益之四十八爲巽而四象立矣震少陽之策巽少陰之策○損益之數盡之凡九

十有六　四分之而爲老陰　三分之而爲少陰　益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爲老陽　損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爲少陽　益止於乾損止於坤是故六子異用而變則四固於乾坤而爲之用以成天地之能應人物之變者不能出也○坎艮之策同乎震　離兌之策同乎巽是故子惟六而象則二幷乾與坤而四象著矣乾一數震坎艮一數坤一數巽離兌一數○包羲之策乾一百有八坤七十有二震八十四巽九十六坎艮百八十有八離兌百九十有二八卦之總凡七百有二十二老二少之策同也○乾坤策百八十震巽策百八十凡三百六十○坎艮同震離兌同巽凡三百六十○總七百二十○文王之策乾二百一十有六坤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自乾之策十二損之得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之策凡六卦○又十二損之得大過離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需訟无妄大過遯大壯之策十五卦○又十二損之得否泰隨蠱噬嗑賁咸恆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之策二十卦○又十二損之得屯蒙頤坎蹇解艮震小過臨觀晉明夷萃升之策十五卦○又十二損之得師比謙豫剝復之策凡六卦○又十二損之得坤之策凡一卦凡六襄萬物之數也小畜六卦各二百四大過十五卦各百九十二否泰二十卦各百八十屯十五卦各百六十八師六卦各百五十六○凡萬一千五百二十○自坤之策十二益之反此一益得師六卦再益得屯十五卦三益得否泰二十卦四益得大過十五卦五益得小畜六益得乾襄六而象四也一陰爲小畜一陽爲師各六卦爲二列○二陰爲大過二陽爲屯各十五卦爲二列凡四品○三陰三陽爲否泰二十卦以應皇極○乾純陽卦坤純陰卦以應福極○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凡三百八十有四往復取之爲七百六十有八以老少之數乘之而四象之變極矣以三十六乘陽爻得六千九百一十二以二十四乘陰爻得四千六百八凡萬一千五百有二十二老之策也○以二十八乘陽爻得五千三百七十六以三十二乘陰爻得六千一百四十四亦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少之策也雖然易之數有不盡而不出乎易或曰有易外之數此虛言以愒也易外豈有數哉

路史大衍說

路史國名記卷甲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至傳校

列土分茅自有民始矣秦失其猷而後世弗復知封建之有大便於君民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子曰求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國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讀之至此泫然流涕曰夫子不以是責由而責求且自名焉曷其思之泌也生今之世學古之道繇因祖述而著路史視帝王之後世祚衍天下至數千百年澤未艾也而魯一顓臾冉氏之子不能容之顧不謂大哀乎嗟乎號之不愛則其於虞也何有聖人之見豈伺俗所知哉社稷之臣山川之神主也亡故而伐之且猶不可況易之乎先王盛時諸父諸舅星分棋布於神州之內源源而來接之以禮是故秉旄奉幣夾輔尊獎不啻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者惟是周旋揖巽豈不休哉因著其有傳者爲國名記庶幾來者尚或知其彷彿焉

太昊後風姓國

風　上世貳國于風而爲姓故帝之後有風后（佐黃帝威蚩尤者）堯誅大風禹訪風后皆其祚云（大風若大夏大封然）地當汶水（元和郡縣圖志云復州竟陵縣城本古風城古之風國即伏羲風姓也南臨汶水滋水也武德中置汶川縣隸沔陽德五年隸安本魏之汶川郡出鄖州）

成紀　今天水治漢屬大水東漢屬漢陽唐屬秦州州元治上邽而成紀本治小抗川開元二十二年地震州自上邽徙治治之敬視川縣亦移入新城天寶元年州還治上邽廣記云包羲於此生

包　帝之潛邦夏復封之爲姒姓（杜預世族譜有庖國云夏同姓王符云夏封伏羲之後）地在襄陽漢之平樂也有包羲陵（見水經世紀）及庖水焉東北入洓亦作郇庖泡（說文泡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音脬集韻包郇同庖脬袍褒四音）

虙　鄆之東一亭有致密鄉記爲古密或者其虙邪昔虙不齊世咸作密亦作宓故虙子賤碑以爲虙羲之後音爲伏謂傳誤作密（黃帝後自有密）

陳　今陳治宛丘攷古字只作陣隸繆爲陳（車列宮傍所以爲陣轉爲平聲古無）（從東陳後世傳寫繆車爲東隸遂爲東世不之知反以陳爲正陣爲俗今離頻華姑定爲陳亦或用壍出說文石經）（及孝經車石碑）傳云太昊之虛許氏謂從木申聲亦妄

任　伯爵本己姓帝魁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水經注云亢父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亢父即今任城唐隸兖州）或曰仍也故晉志以仍與有仍爲二

密　男爵（非密侯者）今高密有密鄉本密水名漢高密國隋高密郡唐爲密州春秋之萊夷維邑也（預云淳于東北密鄉淳于後齊廢入高密）

宿　男爵周武王封宋人遷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十年宋人遷宿不云遷于某亡之也）杜預云東平亡鹽有故宿城亡鹽城在今鄆之須城東三十六里隨宿城縣也（秦置須昌在須句城北開皇十六年改曰宿城於宿城西北三十二里別置須昌）

鄟　一曰偩今之須城（秦須昌後唐以諱改即須句）按太康地記有東西二鄟西鄟魯公所居今濟之鄟城（鄟與魯境舊云莒附庸以昭元年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誤之經二十五年齊人取鄆而居昭公不附莒也莒何得附庸亦非魯地）東鄟即此（文公十二年城鄆與成公九年楚人入鄆在今沂州沂水有員亭即鄆亭城實宇以此爲莒魯所爭亦非）

須句　子爵成風國邾伐而魯取之（詳紀中或云魯私屬皆非經書伐成傳曰來奔列國也）一作朐（公羊）地志朐城在壽昌西北今須城西北須朐故城者京相璠云須朐一國二城兩名非也蓋鄟歸須城而朐猶是故所

顓臾　子爵沂之費縣西北二旅有顓臾故城（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顓臾正觀元年省入費）

巴　海內南經有巴國所謂巴賨彭濮者伏羲後生巴人郭璞云三巴國今巴縣是也（隸恭州秦漢之巴郡本隸渝有古巴城在泯江之北漢水之南蜀將李嚴修古巴城者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曲折三回如巴字而名）

閬　華陽志巴子後理閬中（閬水紆回三面地在其中而名）地形志云閬中居蜀漢之半東道要衝今郡城即古之閬中城

通　巴之邑郡巴皆子也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巴東至魚復西達僰道北接漢中南極牂柯皆其界春秋戰國不改）

郝　辰　巫　武　沅

五州皆巴後分王黔中者

今太原有郝鄉太昊弟郝骨氏後一云右扶風盩厔鄉也（見長安等志集韻音尺）帝乙時有子期因封之曰郝云（舒石切又呼各切）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邑於濟上實司大昊與有濟之祀風姓顓臾魯親之舊也故邾人滅須句成風請封之言於釐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公聞之爰復須句惡戲以成風一婦人不出戶庭猶存繼絕之心豈惟先王之澤哉蓋人情所同然者不可易也且伏羲去周幾年矣而猶國焉欲世之不厚不可得矣此其可知者也（襄公十三年左氏傳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十四年當僖公二十二年經書公伐邾取須句傳云反其君焉至文公七年當襄王之三十二年再書伐邾取須句傳乃以為寘文公子劉氏權衡以為皆再無其事謂其君來奔與反其君皆義事當褒寘文公子封叛臣當貶而皆不書夫使邾君不滅須句魯無緣取之取之而不復後無緣再伐邾取須句蓋邾嘗滅須句而邑之故魯取之取之矣而後復取之故至是而再取書再取則知已復邾須句矣不然何得二十年而後再書伐取邾諸侯不得專封故復其君雖齊桓於衛有不書惟於日後有事則自見其雖滅而未滅矣若寘文公子何足書哉詩序云攘戎狄而封之知其妄也）

黃帝後姜姓國

伊　蓋亦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有伊水堯之母家伊侯國

耆　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猶陶唐殷商然）一曰阢黎也故大傳作西伯戡耆史記言文王伐阢

厲（列賴）　帝之潛邦一曰列是曰列山亦曰麗山即厲山（黎見商後國九域志）（厲鄉村有神農廟）今隨縣之北厲鄉賴鄉也有厲山在隨縣北百里神農是生（郡國志云厲山神農所生荊州圖經云永陽縣西北有厲山神農所生處）春秋之厲國（僖十五年齊伐厲）通為賴然厲賴異（見周世國）

姜　扶風姜陽有姜氏城南有姜水

封　封鉅國黃帝封之是為封胡通典云封丘古封國也今隸開封有封父亭封丘臺即封父國（魯國都記衛之延鄉高祖以為封丘封翟母）

逄（龐）　伯爵伯陵之國黃帝所封夏有逄蒙（一作逢又作龐）穆天子傳逄公其後也地今開封逄池一曰逄澤（縣東北十四里九域志逄陂忌澤汲冢紀年梁惠王發逄忌之藪以賜民者字當音龐秦孝公使公子少官會諸侯於逄澤天寶初載更名福源）

北齊　內傳齊之先有逄伯陵蓋伯陵前封逄後改於齊故山海經有北齊之國姜姓是兩齊云

殳　伯陵之子堯代有殳戕即齊地冒淳也一作朱故傳作朱戕

江水　祝庸之封地今朱提

呂（甫）　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記密之莒縣東百六十漢曲海城）霍邑亦曰呂武德初為呂州（十七年廢）圖經以新蔡為古呂國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鄘（上蔡有鄘亭）

申　伯爵初為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遷之今信陽軍之方城內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苑縣詩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

宅徹申伯土田見崧高潛夫謂在南陽苑北序山之下所謂于邑于序者

謝 伯爵荊州記棘陽東北百里謝城是有謝水水經出謝城申伯之國黍苗箋云宣王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棘陽城在唐之湖陽西北

汲 太公居今汲郡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鄉東北四十八里有太公泉及廟水經一云故居

齊 侯爵伯陵氏之故國以天齊淵名呂尙復封都營丘今青之臨菑也然營丘故城乃在濰之昌樂故萊侯與太公爭營丘齊地記丘下周三百步高九丈比廂下隆一丈五尺後胡公徙薄姑地志謂尙封薄姑非詳古國中

許 男爵太叔之封鄭滅之定六年王符云潁川許縣魏文曰許昌周靖帝始爲州今治長社一作鄦說文作䢎

焦 許靈公徙葉成十三年楚平立遷葉至悼公遷城父今都亳曰焦夷昭九年遷于夷者典略作譙夷春秋時爲陳邑楚併之襄王十五年楚伐陳取焦夷魏爲譙郡後周爲亳州今亳治譙縣有古焦城譙焦一也寰宇記古譙城下邑城北三十一里

析 地卽白羽昭十八年今鄧之內鄉也鄭樵以爲淅川本南陽析縣二名見魯僖廿五年傳斯遷還容城今華容

內傳齊之先有逄伯陵而伯益書炎帝生器器生伯陵故周語謂天黿之分我之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伯陵太姜之祖逄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封於齊地而伯益書更有北齊之國姜姓是知伯陵姜姓炎後前封于齊而太公其繼焉者也昔者帝嚳取于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泰王復取于有駘氏曰泰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乃不知稷封之駘在於武功而姜姓之駘在於瑯邪固不同也前事之缺失可勝悼哉

艾 隱公盟處六年今牟縣東南有艾山齊魯之境或曰艾陵九域志艾山在下邳杜預疑爲臨沂東有艾亭

隰 犂也一曰犂丘預謂濟南隰陰縣或云隰郕在懷西南懷貞觀入武陟西有古懷城

柯 齊邑柯澤在鄆之東阿莊公會齊侯處東阿故城在須城東與鄭成公十七年柯陵鄭地衞之柯異襄公十九年豹會處杜云東北故柯城內黄今隸大名

丙 郱也宋之下邑晉大夫所封古郱炎國穆王北入于郱乃鄭邑祊也

高 高氏 故高城在齊之禹城漢故縣

棠 大夫棠公邑襄六年晏弱圍棠預云國也今萊之卽墨有棠鄉與魯棠異隱公矢魚處乃單唐之魚臺

檀 武王時有檀伯達輿地志瑕丘檀城古灌檀也瑕丘今隸兗有檀鄉輿地廣記或作壇

若 魯賢若士出于此漢河間王妻若齊地與蜀若苗意封吳與之若異吳與記長城下有若下美酒曰上若下若

井 周有井伯廣韻云子牙後穆天子臣井利或云虞公族非字書作邢誤正邢字

劇 齊附庸今甾川劇縣

甗 齊邑乃齊宋戰處僖公十八年

崔 丁公子采預云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

盧 姜姓後封韻今齊之盧城漢縣隸濟北有盧水

章 鄣東平亡鹽東北有章城古章國齊人降之莊公三十年劉賈依公羊穀梁爲紀遺邑預非之云附庸如邿鄣是也

高堂 風俗通云高傒采

閭丘 本屬莒後歸邾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閭丘來奔預云南陽縣北有顯閭

亭

廩丘 世本齊大夫廩丘子邑今濟之鄆城北有廩丘故城漢廩丘縣屬東都晉隸濮隋併入鄆襄公二十六年傳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故城在濮之雷澤北

梁丘 齊宋遇處莊公三十二年穀梁謂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預云昌邑西南梁丘鄉今武成有梁丘山隸單昌邑今在濟之金鄉

虞丘 世本又有梁丘虞丘皆齊采邑

移 風俗通齊公子雝采於移後爲氏後漢移良

右齊之分

神農之爲世護甄四海紀地形經土分域以與賢者共理之其所以爲制也近者地廣而遠彌小負海之邦多十里與二十里以大用小猶幹役指繇中下外若居高屋而建瓴水焉其制可謂得矣然攷其壃理遠國廣陿纔俯後世一附庸爾斯萬國之制也十里一成外大夫士之采如郤張解楊之類亦可謂國渾瑊特奏置河東縣廣輪才一十有四里若今海洲堵嶼十里二十里亦有至宰世爲業者不在大也雖然神農之國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而唐虞之制則近小而遠大甸服之外親賢所建百里之內爲采二百里之內任邦而餘三百悉封諸侯必先小而後大神農之使大國處內則近大常稟京師之制而遠小自微雄大之陵唐虞必使小國居內則小國易獲神都之蔽而日圻亦蔑彊摯之迫唐虞神農豈故爲是擾擾殊哉晉志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任卽男也故有任氏爲有男古今有異時亡異勢勢或變易而存亡安危之幾或不在乎此惟彊大之處內則尾大之憂自去而上常惕彊大處外則僭擬之心易釁而上常怠神農之制故可謂兩盡矣而況於德處者乎抑又求之先王之法亦固有微權其間而非爲是固也周之五服男列侯外而晉鄭宋衞棋布近甸萊牟耿弦星分遠服固非小必近而大必遠也然則神農之國亦豈必近大而遠小哉夫封建之君於此必有擇矣

氏人 山經云炎帝孫靈恝生氏人爲氏國俗作互非

狄歷 後爲勅勒通典鐵勒自西海東據山谷不絕骨僕同羅韋訖拔野古都波覆羅並號俟斤

廧咎 杜例云赤狄別種

皐落 杜例赤狄別種盟會圖疏云在潞州今絳之垣縣西北六十故皐落城是世曰倚薄

玄氏 乞姓羌也今文鳳二竟白馬氏者居仇池曰氏侯今與武成階四州地蓋岐隴而南漢川以西皆氏云

楊 柜 泉 皐 伊落 陸渾 九州之戎

僖公十一年有楊柜泉皐伊雒之戎二十二年有陸渾九州之戎陸渾河南屬縣楊柜不見而泉乃洛陽西南之泉亭伊雒之間則洛陽縣西南之故戎城皆姜戎也三十三年姜戎在晉南鄙秦晉誘致而城于此或以爲允姓戎者非

赤狄 隗姓赤狄潞氏皆隗姓故上黨地杜云有赤沙城今洛州地鄭樵地名

露 參盧之封茶陵露水鄉有露水山予訪炎陵稽其始封字亦作潞蓋商周間衍于河東北爾

路 參盧後春秋之潞子都曲梁卽雞澤洺州雞澤縣周置潞州建德七年今之潞城漢故縣亦作路有潞水弁之浸潞子廟

隗氏 山海經有員神隗氏春秋隗氏之地僖二十四年

潞 齊邑昔鮑子及潞者哀公八年一云土軍縣今有地曰露漢之東露而幽之潞縣亦有潞水卽潞河露河也知後代之承襲猶殷商楚郢所至以爲名也

甲氏 潞氏屬晉滅之宣公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皆潞之屬杜云上黨

（只潞城縣東有古城潞氏之國也）

留吁　潞氏屬（亦滅于晉）屯留故城南即故留吁國也與潞俱附中國（水經第十卷一名戎也與潞俱附中國）爲赤部胡（索隱春秋地名云潞氏今曰赤部胡）

舟　秃姓亦有舟人明爲國也古罿有舟姜敦博古圖讀爲周敦矣按楚有息舟（昭十三年傳）齊地亦有舟道（哀公二十一年傳）

駘　后稷母有駘氏後泰王復取于駘（盟會圖疏云部炎帝之後周弃外家）魯東鄙地今沂之費縣南故駘亭是地接齊邾亦作台故越使魯還邾田封境至於駘上（哀十七年）莒人伐我圍台（襄十二年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洎哀公時齊亂景公子荼遷于駘則入齊矣非武功之駘

淳　是爲淳于故城在高密之安丘東北故淳于縣屬北海酈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遂遷江南預云華容今監利也

戲　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郡縣圖志昭應東北三十有古戲亭皇甫謐云新豐東二十韋昭云有戲山）幽王死焉（章邯入關至戲蘇林云縣南四十里）或云幽褒戲此而名妄也（兩京道里記等）正音希

怡　一曰默怡今營之柳城亦作台即墨台禹師墨如或云墨台

孤竹　今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小白之所至地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秦之離支縣漢令支也營州皆其地一作觚（本以孤生之竹可嘗而名）

向　向姜國今河陽西北三十五有向城酈元云軹南四十五向城（軹故城在濟源地名向上寰宇記在懷之河內西北二十七）璠預皆以河內軹西有向而無城疑爲蘇田按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雝向爲高平）故十三州志云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之向國然代以爲承之向乃莒邑（向城在承縣宣四年伐莒取向者今密之莒縣南七十二故向城乃莒邑非姜國蓋因傳姜不安莒而以爲近莒爾）

州　桓公五年州公如曹說者爲即淳于輿地廣記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也今海之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本密州杞併之）王之三公稱公云實內侯者非也（劉敞云實內侯如祭公者蓋胡公之類）或云懷之武德非（武德漢故河內州縣忿生邑地近共）有州氏（晉有州綽水經漢有州苞金石錄有州輔皆吉成侯）

薄　今拱之考城東北有薄城漢縣屬山陽本宋地（莊十二年盟薄者預云梁國蒙縣北薄城即此）

甘　京兆鄠西南五里有甘亭（郡縣志或云在鄠北）甘盤之國啓扈戰于此（馬融云甘鄠之南郊穎達云啓西行甘當在戶東）

紀　侯爵姜姓輿地廣記紀侯故城在壽光（寰宇記紀城故紀侯國姜姓又雝之紀昌樂西六十有劇城內有紀臺高九尺紀侯所築蓋後遷于此）世紀云周文妃國姜姓非也桓王后季姜也（孫遜送紀參軍序云周公之祚紀爲之首繆也）

隨　隨侯炎裔（得蚍珠者）故李白云漢東之國神農之後季良爲大賢（送倩公序）而世以爲姬姓詳周後國

鄅　紀要邑後爲齊附（莊公三年紀季納之齊）預云故穀城西有地曰鄅下（濟北）續述征記安平有鄅亭安平齊廢今隸臨淄（記云齊國東安平乃菑川國故穀城在鄆今東阿東）

紀鄣　杜例贛榆東北有紀城此紀鄣也（唐併入東海）今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鄣城（並海州莒子所奔近海州一里餘）莊公之三十年齊人降鄣高赤俱云紀邑在密然時紀亡二十年矣故𠯑子攻之

黑齒　姜姓山海經黑齒之國帝俊生其中宜粱竟

阪泉　姜姓其後蚩尤彊霸周書云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僖二十五年傳云此黃帝戰阪泉之北指蚩尤）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

小顥　參盧命蚩尤宇此今安邑有蚩尤城宜是

春秋之世亡非亂春秋之法不亂魯宣公十五年書晉

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曰師曰人晉固罪矣然在春秋戎狄舉號君臣同辭固未得以名氏爵號書也今書其國又書其氏又列其名爵又別其種族經之文始異於是若三傳說爲賢之者其果然也邪潞氏甲氏蓋赤先王之世漸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旣有爵邑有名號則其爲書固不得而略矣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據傳之說豐舒爲政煞之則豐舒者罪矣晉之致伐則執豐舒僇之立黎侯安潞子紀其政而還則諸戎至矣而顧滅其國執其君哉踵是以降伐廧咎如敗狄于交剛于太原一皆晉人有以見晉之不能仁義禦于爲奪易絶人之世也神農之垗在於茶陵而潞水之鄉潞水之山若諸露之名遍於茶陵攸邑潭衡之境益以是知諸露之始有在于此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黨之郊爾書其爵土又書其名氏又別其種族徒以見威衰之不常其重絶先王之世也三五而來未聞有賢狄也

黃帝後姬姓國

少典

有熊　帝之開國今鄭之新鄭輿地廣記云古有熊國黃帝所都云都非

壽丘　在兗之曲阜東北六里高三丈今仙源廣記云黃帝所生之地此本史記索隱皇甫謐說在魯東門外

陳　今鳳翔寶雞故陳倉有陳山非宛丘詳紀注

昌　昌意後

若水　昌意國今越巂之臺登盟會圖疏以爲都故世本云允姓國昌意降居爲侯非也詳高陽紀

安息　安之後

党項　悃之後

江水　玄囂國若之下流泜水也今蜀州

卞　卞明國湯代有卞隨或云卽弁以說文字林大小篆無卞非也卞和卞莊子自爲姓尙書率循太卞與弁不同今泗水縣有卞故城漢屬魯國季武子以自封姜氏會齊侯處

蠻人　龍苗之裔今湖南北桂林等處皆是辰澧沅湘之間尤盛

清　少昊父封詳見後

張　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通典云漢張縣地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是也

采　紀姓夷彭子故名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以采任姓非

北狄　始均之裔

資　陳留風俗傳云資姓黃帝後姓纂云益州資中今資州資陽有資川江然古資陽城在簡之陽安祁之无極有資河衞之北糾山而潭之益陽有資水出縣北流入資口卽益水酈云卽資水之殊口武岡又有資水出唐或其派裔

鄐　潛夫論詹資鄐翟黃帝後故玉篇云資鄐故國黃帝後封在岐山之陽所謂周原膴膴者顧伯邶云昌意後止於夏商間

虔　風俗通虔氏出黃帝與陳留傳同今河東聞喜虔聚旻集韻鄜音蹇非

寇　在鄭有寇水北行唐出靈丘高氏山一作滱本今莫之任丘西一里有寇水枯瀆陳留傳寇氏自黃帝出

酈　故南陽酈音尺今內鄉菊潭鎮也字一作階

翟　北地古翟國後徙西河盟會圖云今慈州地道記伐衛懿公者賈逵云處北地後爲晉所滅此春秋時隗姓翟炎帝後非此也

詹　周有詹父莊公十八年傳詹栢伯昭公九年圻內地與楚詹尹異

葛　郡國志高陽有葛城今鄚西北有葛鄉城一名依城漢高陽地然葛鄉故葛城乃在寧陵北十五鄗城北三十周四里去亳城百里即葛伯國說文鄚南陽陰鄉鄗城隸許寧國本屬應天今隸拱應邵杜佑樂史等並云古葛伯國都非嬴姓之葛詳少昊後

氂民　依姓山海經氂民國近積石

狂犬　黃帝後任姓分見潛夫論

鄚　薊也中絕武王復繼之記皆爲祝祝堯後詳後

橋　僑即鄗橋也葬于橋因食其地以世祀者篇韻鄗國名皆爲九小切非唐表橋姬後云周文帝命去水妄

余披傳記見蠻夷之種多帝者之苗矣若巴人之出於伏戲玄氏羌九州戎之出於炎帝諸蠻氂民黨項安息之出黃帝白民防風驩兜三饒之出帝鴻淮夷允戎鳩寥羣舒之出少昊昆吾滇濮甌閩駱越之出高陽東胡儋人暴興吐渾之出高辛兕奴突厥沒鹿無餘之出夏后曰是固有矣縉雲之子黃帝之孫其始不肖以至不材幾何而不胥爲夷也遼東存箕子之伷大夏有李陵之苗信矣然元魏自以出於蒼林慕容自以出於猷越赫連自以出於伯禹而祿山亦謂安息出於昌意之子安是果信邪余常言之夷蠻之醜雖有威彊茍非先王之後者皆不足以得志于中國彼之所傳亦必有所本矣且時聞之春秋用夏變夷者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彼以是心至斯受之矣不然則求之四夷而從鳳嬉何陋之有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黃帝之宗

祈　蘄也歐陽脩祁公銘以祁爲黃帝之子所封非也祁少昊後祈黃帝後

酉　即酉陽今黔之彭水漢酉陽也有酉水

滕　今徐之西南十四有故滕城古蕃縣小邾國開皇六年古滕國爲名一作勝紀年越王朱句二十年滅滕是也司馬貞云滕之祖閔二年共滕之民乃衛之下邑

箴　衛有鍼成公六年邵氏姓解作箴皆音針

任　禹陽國倉頡爲任大夫晉邑今邢之任縣

茍　戰國有茍變子思薦之能將五百乘爲之衛侯程氏世譜以河內多杞氏焉妄也

釐　僖也齊國釐城爲來音厘王十二年舒庸人道吳圍巢及釐虺

佶　佶是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潛夫論云郅與姞同而字異周封女吉氏于南燕鄧名世以潛夫爲誤非也說文佶爲正

儇　與嬛同音脂輕也集韻音旋非

依　史伯說十邑有依疇歷莘皆鄶邑後屬鄭韋昭云國

紀劇　劇是今齊之臨朐東壽光西南故劇城漢之劇縣紀劇要爲二國故寰宇記古紀城在壽光南又有劇南城云故紀國鄭樵云紀後遷劇所謂朐劇云紀劇聲訛非也

胥臣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爲姓十二姬紀祈酉滕箴任茍釐佶儇依蓋皆以國而爲氏嘗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爲之曲說至有弃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余述路史又起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矣且以張王李

趙易類是謀謂皆黃帝之所賜姓而世莫詳焉姓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乃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倪在唐堯之代而張若者黃帝之臣又黃帝子揮亦封于張西廣洞酋汔今惟此四姓爲雄易傳之言未爲無本而姓書之不足證類蓋若斯嗟乎萬姓同本而岐其枝百川派別而宗于海君子之欲求其祖之所自出舍路史國名記何以哉

滑

濟　右二國箴之分

舜受禪水土平伯禹於是邸成五服至于五千四海會同爰申錫其土姓土以立其國姓而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立國也雖斷密雖滕箴祈酉鼞郅儇依此所以立宗也國立而後氐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是故公劉還邠有爲致力朝廷而君之者有爲致力宗廟而宗之者本於土姓之有所錫也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胙之土錫土也命之氏錫姓也辨封之商稷與郃此錫土也賜之子與姬此錫姓也方水未平諸侯固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必九州攸同而後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至是而後得以錫之徧爾　滑濟二國名衆地博有不可而指云

奚　鄭樵云魯奚邑今徐之滕東南六十青丘村有奚公冢奚公山陽曄徐州記云仲造車轍存焉

薛　侯爵莊公三十一年伯者降　吉光國今滕東南五十有故薛城故漢縣戰國屬齊爲徐州秦爲薛郡有仲祠後魏書薛縣有奚仲廟　或曰大薛公孫弘生山今淄州南四十里

邳　邳也今淮陽治下邳城漢下邳國永平十五年　梁下邳郡周邳州唐隸泗城三重處泗沂之會有仲虺祠寰宇記祠在徐之沛有仲虺城見九城志鄭樵云仲虺居在薛魯奚仲遷邳後以邳爲薛安

摯　祖己七世孫成封周文王母太任國今蔡之平輿有摯亭

謝　歐陽修謝絳銘云黃帝後者周威之以封申伯在南陽之宛見詩嵩高其地西甚廣鄭公友言謝西之九州者二千五百家者也

章　章與謝本皆任姓周始以封太公之支子

舒　春秋之留舒去穀七里亦曰柳舒故城在鄆之須城許氏作郐郐邾之下邑說文郐在薛縣集文音涂

洛　周書之有洛氏史伯云北有路洛泉徐蒲韋昭云皆赤狄宜與此異或作絡衞賢者絡疑　雒廣漢屬縣

昌　黃臣有昌若宜昌邑其東昌故縣近滹沱河有昌亭西昌縣春秋昌閒多在河東北

薊　縣今范陽治地多薊水經注薊城西北隅薊丘爲名班志云薊故燕國名非今薊城南北九里東西十里慕容儁造

終　商有終古宜即佟後有佟氏見廣蒼北燕文人佟萬　泈通今襄陽有泈水

泉　洛陽西五十故伊闕縣北有泉亭周世狄居之俗呼前亭伊拒泉皐是也昭二十二年有前城

皐　宜晉郫邑一曰郫邵文元年　絳之垣東九十有郫邵䣄皐氏所出蔡邕胡太傳碑有皐鼈　非越嶲有皐水

遇　禺也宜即番禺魯襄公救成至遇十五年　魯邑近成然非必禺成在泰山鉅平南　王符作皐過訛

僧 山海經僧人任姓今僧州周有僧翻

牛黎 經云牛黎之國僧人之子僧今有黎姥山

番禺 賁隅也今清海之屬縣有禺山傳云禺號南海故予謂此
即禺經文有無腸繼無之國皆任姓

右一十六國任之分

周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公外則二後之君曰公康誥之
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微子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然
考諸經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謂之公康王之告羣
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以諸侯與餘經通稱之侯
皆兼五等為言蓋公若侯爵之貴者代故以是為稱聖
人亦因而不之奪乃若班爵則固自有差矣非可紊也
春秋列君平居必正其爵至葬則從其稱從其稱所以
副臣下之尊敬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也雖然正
其爵矣而於會盟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
公孫魯君侯也卒以公稱至于盟會亦或侯之吳楚子
也僭故不葬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其爵之貴爾家國之稱
抑又不一孟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一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
國矣豈非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制節以御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言
則邑亦國邪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謂諸侯矣所謂內諸侯也

南燕 伯爵伯儵國后稷妃南燕姞氏也石癸曰吾聞姞姓后稷元妃今滑之
胙城東北漢南燕縣隋改曰胙桓王二年鄭敗燕師于北制桓公二年會燕人說為
南燕亦嘗曰東燕云魯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者史誤以為北燕也

密須 子爵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晉志云商侯國魯有密須之鼓
杜預謂姞姓國在安定陰密今涇之靈臺也十道志陰密屬鶉觚故括
地象云鶉觚密氏姞姓今陰密城在涇之保定郡縣志在靈臺西寰宇記古密國地史索云是河南
密九域志以為鄆之致密城皆非

鬫 子爵今鄆之壽張有鬫鄉而鬫古城在中都桓十一年寰宇記云今屬
齊之鉅野鬫亭又在須昌東南卽昭公末年取鬫者郡國志東平陸有鬫亭今壽張也齊
有鬫止

允 高陽時有允格或云少昊後出黃帝

蔡 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高崇文傳有蔡山寶苹云蘄水縣北大龜納錫
故曰蔡非姬姓蔡

光 春秋圖有光國今光州

敦 鉏任冷敦之田許地也鄭取之陳留風俗傳云敦氏姞姓
後

偪 晉襄公母偪姞國卽周之偪陽國扶目切詳高陽後國

燕 伯爵宜為東燕與南燕比昭三年北燕伯款亦姞姓

魯 汝之魯山縣非兗地

雝 伯爵汴之雝丘鄭莊夫人雝姞國姓纂云宋之雝氏本姞
姓寰宇記雝氏黃帝後姞姓是矣又冀之堂陽東北三十
六亦有雝氏城寰宇之高堽城本於隴切自漢州名人姓
皆於用切談苑云當作平聲昭十四年傳晉尸雝子杜云陽翟東北有雝氏城者非

斷 晉地有斷道卽卷楚也世本作段寫誤

密 河南密縣東四十故密城是武德三為密州與須城比故
說者謂卽密須蓋亦號密須云史索云密須今河南密縣與安定姬姓密別

雝 開封長垣近須城是衛今在澶之衛南二十八里衛詩所
謂思須與曹者緜聲轉也

右一十四國黃帝後結姓分結本姓今多用從女字黃帝之子二
十五人為姓十二姬釐俱帝而任結二姓為此二十九
國其宅子姓固稱是也禮傳曰舜卽位封黃帝之子孫
十有九人為侯伯蓋不得考矣後有見者當併綴之

路史國名記卷乙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帝鴻後釐姓國

白民　山海經云銷姓國而汲冢書言白民之國今之白州（亦是博物志）孔晁以爲東南夷與白州接

防風　釐姓守封禺之間二山在今湖之武康（吳興記云吳興西有風渚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國也下有風渚今在武康東十八里天寶改曰防風山禺山在其東二百步說文作嵎實字記云以禁樵采曰封山山東南二十里有嵎山禺十二代孫帝嵎所居皆妄今錢塘之金鵝山郡國志云防風氏封此山下有風渚然謂古鄋瞞國者又繆）

汪芒　卽汪罔說苑云汪芒釐姓說文云封嵎山在吳楚間汪芒之國歷代故以爲防風也

縉雲　今處州縉雲郡有縉雲山是爲縉雲堂縉雲氏之虛也永初山川記永寧縣有縉雲堂是矣舊經圖記皆以爲黃帝之號黃帝之蹤失之

驩兜　以嬖臣狐攻專權亡國（荀卿云堯伐之）今弘農有地名兜志爲驩兜之都然意驩爲國當如魯讙未必兜地其後竄之崇山則今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爲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驩隨爲州是爲驩朱國（山海經云國人似仙人面鳥喙捕魚海島郭氏謂堯臣有罪放南海死帝矜之使其子居南海祠之而神異經言驩兜民鳥足仗翼而行食魚不畏風雨有所觸死乃已居南荒中尤異）

崇山　在慈利（詳上）路之涉東南亦有崇山非也

驩朱　今驩州詳上

三苗國　周景式云柴桑彭澤之間古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而南海亦有三苗國（山海經三苗國在西北赤水之東南海三苗之國記云禹伐有苗其餘裔叛以入南海外國圖云去九疑三萬三千里神異經云苗民人形而腋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佚無度居西北荒）

三危　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俗曰升雨山在焞皇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重黎　穆天子觴重黎氏地在長球近黑水其先三苗

羌　今河關西南皆羌地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

大人　見西北經釐姓

久遠之事謂人似狗蓋有知之者矣四兇之姦曰倱伅曰窮奇曰檮杌饕餮而已倱伅俜張之譬窮奇離奇之謂檮杌懤頑之稱饕餮貪叨之號爾而言者率過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螭魅又曰堯竄之以變四夷計四兇之在堯朝則爲兇族蓋有今之君子所不及者不然則亦安能禦螭魅變四夷哉我之下駟當彼上駟然則四夷之視中國豈不甚相遼邪先王於此蓋有以處之矣此氐羌戎蠻與夫白民驩兜防風三苗髦民狂大鮮卑安息等之所以不去於國名記者豈惟先王之族哉亦欲世人知生華之爲幸而不自弃於禽物之歸而已雖然山海經言驩兜苗民至有甚異而東方生神異經更以倱伅窮奇檮杌饕餮爲之四獸人之于獸遠矣然檮杌之饕餮之不已則去華而夷化人而禽不希矣離仁義人雖名固二足無毛爾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人之爲人豈惟衣食飽煖而已哉

少昊青陽氏後

清　帝德攷云少昊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春秋圖清有二預謂滎陽中牟西清陽亭是中牟今隸開封　然攷清地非一一在鄆漢封宮中同者或謂少昊國衛地今鄆之東阿東北西十有清亭隱公四年遇于清者哀十一年杜云亭在濟北盧縣東一在濮臨濮西三十五乃宣十二年晉宋盟清丘者其丘高丈又昭十一年一清丘魯地一在幷解本曰清源在解之閒喜今在安邑北五十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者而幷又有青原亦狄伐晉之路一作故樂平成十七年國勝待命于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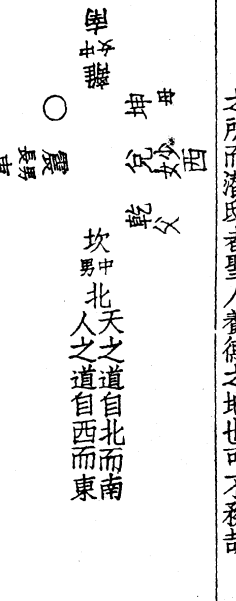
雲陽　今茶陵有雲陽山有青陽氏墳蓋卽青陽今長沙皆是

青陽　今潭之長沙昔荆獻青陽以西于秦者　然貝之青陽漢之舊縣故城在今縣東三十五貝今之恩而清陽熙寧四省入清河而歐公于役志辛亥次青陽乃宿泗閒蓋子孫之散處者若池之青陽則特在青山之陽爾天聖元年置

窮桑　宜在梁睢之域詳紀中說咸以爲魯詳前紀蓋以傳謂伯禽之封爲少昊之虛或其後所徙非始國窮桑也

兖　今兖之仙源輿地廣記云少昊之裔

凡人有子八歲教讓十三出之俾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以尊德性而廣見聞歷艱難而知疾苦也國君有子獨不知誨之乎太子者天下之本也其善者非宅在於早教諭而習人事爾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夫世固未有不先賤而多能者昔文王之卦乾父西北坤母西南中男近父中女近母少女介乎父母之閒而長男獨遠居乎父母之外遠乎父母惟以成其德多其能也是故一鼉出震向明取離而天下治矣雖陽年少蓋知其一而未悉其二也彼知自古聖君少庸君多故亂日長而治日短者在於人主教諭之不早而不知鼉夕閨闈耳目之所接者盡富貴無非陷溺其良心正性者也而能保其終不流乎風雪之中有奈草蔭覆之下無美樅丹艧之垣豈固少經綸之材邪佚則生疾安則忘患是故洪舒蒲假從欲敗度而無不至夏之癸商之受周之幽厲秦之二世與夫漢桓靈晉惠懷東昏叔寶若夫後代之弃迷菽麥惑屯毛繆豬驢而疑鹿馬者皆是物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俱與鹿豕游及其得位則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晉公子十九年在外險阻備嘗而楚君華路藍縷以起草莽俱霸諸侯夏之仲康少康商之般庚祖甲漢高祖唐太宗與夫文帝光武之所以能恢復境土致太平者咸繇長於民間知人疾苦而已矣德慧以疾疢存聖賢繇忍性達是故愛子不可存之膝下孟侯元子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暑至於温寒至於涼而已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何自而知稼穡之艱難哉畀以天下是何異於俾蟾執鼠鼈捕蟣其不失之者無矣予繹路史見伏羲之出於庖神農之出於耆黃帝之出於熊少昊之出於清與夫高陽之出若水帝嚳之出高辛俱自遠方以陟帝旋致昭泰然後知古之有道之君未有不養成於潛者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滄淵者神農養神之所而潛邸者聖人養德之地也可不務哉



少昊後國

倍 倍伐倍宜國

緡 蔑姓夏滅之山陽東緡漢縣陳留風俗傳云東緡故陽武戶牖鄉今濟之金鄉有古緡城鄒衍云予登緡城以望宋都后緡國也僖二十齊二十六年楚各圍緡同金鄉故邑昌賈逵以緡爲有仍之姓妄

蔑 一曰姑蔑姑引語猶于越今兗之瑕丘有姑蔑故城預在卞縣邾會盟處隱元年或云魯附庸嬴姓

尹 般之封今汾州鄭樵說故尹地及周爲尹氏采有吉甫墓王符云慶姓蓋亦作允允格

汾 駘封汾川以處太原絳州正平之汾水也故曲沃有駘神通典絳州曲沃有臺駘神元和志臺駘祠在曲沃西南三十六里

臺 臺駘宜以國名或卽汾川一曰臺駘障九域志祠障並太原

沈 故國在汾川晉滅之沈約說成八年无之當是文三年沈潰者然恐其不在此與汝南之沈別約自序失之

姒 鄧名世云姒乃國名非姓也姓氏辨誤

蓐 辱鄏也所謂郟鄏俱在河南有鄏山後蓋爲蓐收國風俗通姓纂云蓐收後未然

鄀 子爵舊鄀本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商密楚地在商之丹水水經云南鄉丹水縣西密陽鄉世本云允姓國秦入之文五年後還南郡預之說按晉志云南郡鄀縣鄀子國輿地廣記云楚附庸楚滅之今襄之宜城西南有鄀亭山上有城險固鄀鄉鄀水鄉居水瓜貞觀嘗爲鄀州通典皆作鄀故諸地書多以爲昌意所封失之

戎州 允姓古戎州己氏之邑今拱之楚丘己氏城漢隨之己氏縣詳紀

少昊後偃姓國

皋 陶之封杜云偃姓當與咎同商有咎單讀爲舊非

偃 匽鄾也光武曰鄾最大宛次之楚昭陽伐魏取鄾者今許之鄾城有故城而蔡之褒信故鄾城乃漢之匽僖元年有偃云邾地盟會圖疏云偃城在豫州汎言之

州 今荊南監利故華容古州也昔隨絞州蓼伐楚敗鄖者皆近楚小國外紀以爲姜姓州誤莊辛言州侯者非淳于之州預云華容縣東南地然謂淳于杞幷州遷于此而名則非

絞 佼也楚伐取之桓十二年邾邑有絞在隨唐之南漢有佼強或云原伯佼後傳云佼小而輕是國也桓十八又曰日虞四邑桓十顛倒如此

貳 在隨州南昔屈瑕將盟貳軫者

軫 左氏傳記軫國在楚東南鄭樵三國未詳姓苑黃帝造車軫後賜氏妄

謠 見潛夫論郅鄆傳有繇延音遙歐陽歙擧督郵繇延宜謠之訛皐繇名也

皖 伯爵漢爲侯論衡云廬江故皖侯國續漢志云廬江自舒徙居皖舒之懷寧有皖故城皖公山諸葛恪所屯皖伯廟九域志宋州郡志云晉安於舊皖城置懷寧爲晉熙郡治方輿記舊皖城武德五年王弘讓析置在古逢龍城內魏書臧霸討難當逆戰逢龍卽此居皖水之北因號皖城史云夏姓非地記皖偃姓皋陶後楚滅之佑作皖音患同

參

會

阮 文王侵阮是矣或云周中葉阮鄉侯晉伐秦圍邧新城蓋與元同文四年而切爲願晚故說同阮然代之五阮關乃音通而地異也邧新城如言宋彭城爾說以邧爲秦邑姓纂謂在岐渭之間說文云鄭邑蓋自別

棐 鄭地文公會鄭伯處十三年說卽棐林宣元年襄三十一年今開封宛陵有棐林林鄉一作棐集韻棐音肥漢侯國一作棐在魏郡宜誤

舒　僖三年徐人取舒杜云廬江舒縣今廬之舒城也一作郐羣舒子爵（文十二年羣舒畔楚夏子孔執舒子平）

止　今首陽北故曰止陽

舒庸　楚滅之（成十七年）在舒城與庸別寰宇記舒庸城與舒鳩城相似預云東夷國繆

舒鳩　楚滅之（襄二十五年）定公時吳子使舒鳩民誘楚（民或作氏預云楚屬國）故城在舒城內（寰宇記）離城（襄二十五）荒浦（二十四傳）鳩茲皆其地

舒蓼　鄝也（集韻一作鄝字當作鄝）楚滅之（宣四年）武德四為蓼州（領霍丘七年廢入壽）盟會圖云在光州杜以為二國既非而通典更以為湖陽湖陽乃廖因預之繆（預云棘陽東南湖陽城是漢志從之）

舒龍　預云六西南有舒城又西南有龍舒今舒城西有龍舒故城去州三百而舒城懷寧皆有龍舒鄉大小龍山曰龍以別羣舒然境以龍稱水城在龍舒水西南中有池深仞無秏

舒鮑　世本云小國寰宇記舒鮑城在舒城西北龍舒水南小於諸城（晉悼公大夫舒鮑無終）

舒龔　兗之龔丘東南二十有古龔丘城然與羣舒遠宜別國

鬲　郡國縣道記古鬲國鄎姓臯陶後漢為縣齊天保七併入安德今隸德州西北有故鬲城

鄾　今南陽屬縣

右二十二國偃姓

孔子作春秋凡并國邑在內皆曰取（取田四取國邑十四直書取小國限年鄆郜鄑鄟部防與闞是也附屬如伐邾取須句是也書伐某取之者本其公孫歸父伐邾取繹雖內臣亦曰取）外而書取必其以計若本有者也（莒伐杞取牟婁宋伐鄭取長葛鄭伯取戴必其元屬者齊人取子糾魯為郜取鼎皆元有者也○戴僖三十一取濟西田濟西曹田而我取之宜四年濟西田以賂齊故書齊取十年而歸于我如昭元春取鄆田秋疆鄆田見非我者十五年齊因公出取鄆以居公故書齊侯唁之也○哀八夏齊取讙及闡冬歸之定十歸鄆讙龜陰田此皆計取者）徐人取舒何也（僖三）舒昔屬徐今屬魯而徐人取之也外取內邑不繫國故代以鄆讙鄆為魯邑不知鄆讙鄆亦皆昔不屬而今屬郜者文之昭也豈宋屬邪然罪之宋則見其今服宋故伐宋而取之知此則知舒之所屬矣据攷其地宜居徐魯之間而非羣舒哀公十四年有舒州者正乃齊地据以舒為羣舒江淮雜夷而徐取之為夷蠻之自相并此尤繆矣預例以為勝國不用大師曰取用大師曰滅抑又大妄夫成國重於附庸附庸重於都邑春秋必謹于此惟其罪有輕重淺深也今顧不然而反為不道者記師行之難易邪衛侯燬邢可謂易矣而不書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大師矣而不書滅不為難易書亦明矣（蘇轍以徐稱人為狄尤疎）雖然秦趙宮李黃徐耆賁解梁諸國其後盛矣而臧文仲以為臯陶不祀此左氏之妄志也謠棐參會阮鄘舒止皆偃姓也而王符以為優姓商出於潛夫之失攷且以舒庸舒龍舒鮑舒龔與舒五也而佑以為楚之五舒為一唐史遂謂羣舒一國五名勞乎今之記哉

少昊後嬴姓國

六　中甄國壽之安豐南有故六城漢縣九江王都（元狩二為六安國治六而以蓼為屬東漢並屬廬江晉省入安豐寰宇記蘄之廣濟為秦漢之六）有臯陶冢在舒城東南六十陂中

英　楚與國魯僖十七年齊徐伐英氏者漢為黥布國

嬴　羨也翳能䌛物而封漢縣隸泰山後魏復置於萊蕪唐入博城所謂嬴博今兗之萊蕪本齊邑（公會齊侯處）

盈　嬴之枝作雒云熊盈以略者與熊鄀皆為周公所鄭一作

費　鄪姓也或云卽嬴者非

鄪之封音沸費仲費昌國費州費水之地與魯費河南費

異河南滑費禹後扶未切魯之費音秘各見

蕭　孟虧封徐之蕭漢故縣屬沛北征記云城週十四里南臨

汳水

非　蜚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祖也又絳

之正平蜚廉城云事紂所居

趙　晉之趙城南二十五故趙城造父封史注趙城在河東永安隋義寧二置趙城

寰宇記今趙州其地也趙郡北齊爲州

曲沃

呰

夙服　趙奢夙服君封今海之永年有夙服岡

邯鄲　磁之屬縣唐隸洺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爲姓

畦

𥡭　籛禾名隸省爲秦非子初封秦亭今隴之汧原隴西鎮有

秦亭秦城元和郡縣志城在州東南二十五世本云附庸然非子初封實秦谷在

今秦州隴城漢隴縣襄公始侯有岐豐地　莊居大丘今永

興興平漢槐里文復汧渭　德遷雝今鳳翔天興獻遷櫟陽孝徙咸陽

並隸永興遂世處之伯爵

鍼

繞　成六年晉楚遇于繞角

徵　北徵也今同之澄城

梁　伯爵本少梁夏陽也伐曲屋者秦僖公三年梁伯來朝宋隱云嬴姓是矣秦惠文君更名夏陽

今韓城今同之韓城有少梁故城在韓城南二十三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者好

城而亡僖十九年梁亡今有新里城梁伯所築樂史云在澄城本華氏邑有梁山禹治梁及岐者

梁餘　遼山縣河東圖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云云

將良　本曰良今淮陽軍有古良城預云下邳良城縣十五年良地屬吳哀史作將

良

運　京相璠云廩丘東八十有運城廩丘隨併入鄆城今隸濟

晉人執季文子還待于鄆卽此成十六年

掩　卽奄䣶也兗之仙源故曲阜有奄城奄里古之弇中郡國志奄

城古奄國茂先云史記出魯弇中自運遷掩故史有運掩氏魯近淮夷武

王伐之唐韻䣶國名商奄也祝佗云因商奄之民以命伯禽者按將蒲姑成王政俱云踐奄而周官言滅淮

夷大誥言淮夷叛而多士乃言朕來自奄知爲夷也襄二十五年弇中預疑爲泰山萊蕪西墟口谷

鍾離　子爵世本云嬴姓國徐之別封上又九城志今沂之承有鍾離城乃晉

吳會處成十五年預云淮南縣今屬濠州然時方謀伐楚豈得會其地預之誤也遂威偪陽偪陽去鍾離城

六十應劭云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吳威之昭二十四

年傳吳威巢及鍾離鍾離不書疑光武爲侯國今濠之治東六里鍾離故

城也而宜咎之所城則楚地矣今漢陽軍

鄩　今鄩陽字一从水

衙　漢馮翊屬縣今同之白水東北六十彭衙故城也文二年彭衙杜

云郃陽西北有衙城馮翊故城亦在白水東北音魚如吾穆公子采一音牙或語訝非

汪　秦邑同之白水有汪城在臨晉東後屬晉文二年晉伐秦取汪及彭衙宋

隱云不知處誤

葂裘　盟會圖云兗之泗水縣預謂葂裘在梁父縣南梁父唐入

乾封今之奉符也

不羹二　春秋時二不羹襄城西不羹汝之襄城東南古不羹城在今龍興之南定陵爲

東不羹在定陵西北定陵今入潁川舞陽樵以此爲西不羹龍興爲東不羹鄖楚併之子革

云四國皆足畏謂陳蔡二不羹也昭十一楚城之子晳曰二國賦

皆千乘見非小邑

東灌　以有斟灌故此爲東

東閭

倏魚　即蕭魚鄭地 襄十一年杜闕

櫻里　今謂南陽鄉有櫻里

密如　預云費縣北有密如亭費隸沂一作郲

高陵　蓋秦昭弟高陵君封今縣屬京兆

裴　蓋也河東聞喜蓋鄉是

解　洛陽西南大解城也又有小解非河東之解 昭二十二年周軍于解者周地

徐　趙孟曰周有徐奄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北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徐君墓去徐州僅五百郡國志曰薄薄城 本下邳僮即今臨淮

取慮　徐之分漢屬臨淮故下邳西南有取慮故城在虹北百二十光武以益楚者 以取慮益楚國十三州志讀如誰陬鄉婁野王音秋閭

淮夷　世本云嬴姓蓋非一武王所伐其一也

右三十九國皆嬴姓

諸嬴為少昊後不待較矣繇漢而來皆謂伯翳為伯益而後始有以諸嬴為高陽之後至有知伯翳為少昊之後者則不知伯益為高陽之子言氏族者龔偽躡訛莫知其繆文字滋多大率相紿求其為適不亦籍哉予亟矜之是以論其世也後有識者曷揖損焉

少昊後李姓國

李　徐廣云河內平皐有李城李阪今温縣城是昔李同却秦兵死封其父李侯即其地 史記平原君封

苦　碩宗封今亳之衛真漢苦縣隸淮陽國晉屬梁國後魏為谷陽唐為真源有渦水瀨鄉祠老子生處

萊

段干　蹇叔處于于國也 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干智於秦也 郡國志衛縣南有干城詩出宿于干者今開封有邗溝　段干木廟 九城志 而墓乃在汾之孝義東北二十五 孝義乃漢茲氏

右四國李姓

段干李姓邑也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以謂封段而為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姓書或更以為鄭共叔後抑又妄云

江　晉志汝南安陽江亭也 預同 按在信陽縣之東南新息之西有安陽故城 寰宇記陽安故城江國之地

黃　子爵楚威之 僖十二年 光之定成西十二有故城 樂史云黃國故城十三州志云定城置在古黃子國南十二里小司馬云弋陽故黃國弋陽即今定城 其去黃州四百五十先儒亦疑其相遼不知其異昔黃不事楚曰自郢及我九百里非齊安亦明矣

耿　伯爵河中龍門縣十二故耿城晉獻公滅以賜趙夙遂曰趙今晉之趙城 閔二年郇城記耿嬴氏國辨誤以為皮氏東南耿鄉

弦　子爵楚所滅 僖五年 杜云弋陽軑縣東南今光之仙居東十里弦亭也武德三為弦州 軑故城在仙居北四十晉志弦在西陽西陽今光山縣故歐陽志以光山為故弦國

茲二　牟夷以防茲二邑奔魯預云姑幕有茲城姑幕後齊併入東莞今高密有故城 九城志姑幕城在密 然太原亦有茲氏城 晉志

蒲　晉志云隰之蒲子今隰川縣北四十五故蒲城晉重耳居 通典云故蒲城縣長安志云蒲城縣同本之蒲城在縣東三十里 與衛蒲別 衛之蒲在開封長垣東北十里子路所宰

時　博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元凱云旱則涸故曰乾時齊大
夫時子
白　蔡之褒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以封子建之子勝曰白公
郯　子爵故東海郯縣唐入下邳無壃云願齊試兵南陽莒地
以聚常郯之境則齊莒之間也今淮陽軍治有古郯城在
東北百五十沂沭二水間周十餘里有郯子廟漢志少昊後外紀輿
地記云己姓國秦爲郯郡
偃　今偃州春秋以來楚地
巴　左氏傳巴師侵鄾今巴瀘二州境宜與太昊後異
寘　史記作寘云嬴後有白寘氏則以白寘爲一也寘在陝詳周
後國
穀　詳周後國
欒　詳高陽後國
邛　邛子邛夫人國也世族譜云嬴姓傳太叔會鄭乃衛地哀十
二年非邛姬二姓邛
葛　魯附庸齊昭公母葛嬴在河內修武有葛伯城葛伯墓九城
志湯始征者
祁　太原祁縣以祁藪名自漢不改其地甚廣金坡遺事係小
國蓋以祁奚邑爾祁奚墓在安邑
譚　子爵齊桓二年滅之魯莊十年今齊之歷城武德中爲譚州東
南十里有故城預云濟南東平陸西南有古譚城寰宇云今齊州東平陵鎮也輿地記平陸唐或作
平陵一作鄲與郯異齊世家作滅郯故世以譚郯爲一而鈙以作譚爲非皆誤
右一十八國非嬴姓
魯宣公十三年齊師伐莒楚子伐宋二國之興兵皆以
晉也莒從晉不事齊宋與晉不順楚彊大之爲虐春秋極矣　方扈之
會鄭會而陳不至故林父伐陳以卽楚也楚子伐鄭以
服晉也並宣九年夫爲盟主不務德以聽諸侯之去來而每
以力勝豈長久之道哉　沈服楚晉伐沈江與晉楚圍
江同文三年曾未幾何沈潰文三江威文四雖晉楚亦末如之何
者故君子務修德不修德而爭諸侯徒自悴爾茲聖人
所以皆人之歟
莒　紀姓輿期二世茲丕始封都計後徙莒外紀寰宇樂毅破齊城
莒獨不下隨爲莒州今密之莒縣理厥後徙鹽官故世謂
南莒
計　計斤爾樂史云茲輿始都今高密東南四十
箸丘
渠丘二　莒子朱居爲渠丘公莒邑也寰宇楚子重伐莒圍渠丘者今
莒縣有渠丘故城風俗通云晉有渠丘公乃莒也　與齊
邑異齊渠丘乃雝廩邑今臨淄西北西安故城也
安丘　漢縣隸北海今隸密有安丘亭西南十二有漢安丘城寰宇
記云卽渠丘邑安丘望之嵇康高士傳持老子不仕
無婁　卽牟婁也本牟夷國後屬杞今密之諸城有婁鄉城字書
無婁微視也音牟
且于　犂比　林閭　凡莒邑皆公稱
右紀姓國
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詩人所言王治天下
弭禍御患而以膺夫天眷者也密密須也密須之人旅
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小國王始以其不道赫然奮怒
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徂莒者蓋將以除禍亂于下斯天
之所爲福也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斯人之所爲悅者
以故孟子援之爲說而鄭氏乃以莒阮徂共爲之四國

蓋感於前者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之所以與周者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監觀而下語可知矣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爲虐政可謂不獲矣而公乃以爲之殷夏豈其然邪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究度之故下又云乃眷西顧言其卒與周也何得以是充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嘗伐阮共哉　昔楚人之威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大夫諫之秦伯曰同盟之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矣故君子曰詩云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乎文三年　惟孟所言以遏徂莒而今乃云以按徂旅斯則秦　之後出于民間定於講師之口者爾彼上方言爰整其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爲盟于密莒杞密之近也王之伐密于以遏其往莒之師戡亂之禍理必從其亟宜莒之爲正云

路史國名記卷乙

路史國名紀卷丙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陽氏後

高陽三　帝之初封瀛之高陽縣北高水之陽也　至道三割隸順安然棘城實爲高陽氏之虛柳城東南一百七十今浚儀亦有高陽故城蓋後所都

濮陽僖三十一帝後所都今澶之屬縣所謂帝丘有顓帝城城內帝冢亦號顓頊之虛

梁西梁　伯益國地理風俗傳扶柳西北五十有梁城故漢西梁縣西梁故城在今冀之南宮堂陽鎮鎮之東鹿南六十縣道記西梁故城二三里一名五梁城後漢入扶柳南梁在汝群周後國以別大梁少梁云

敤　梁析傳謂顓頊大敤之後詩云薄狩於敤是也今沂之新泰東十一故敤國有敤山昔堯伐胥敤者

安　姬姓今壽之安豐與六近故漢爲六安地書述六失安

蓼　姬姓侯爵淮南子陽侯繁蓼侯楚公子燮滅之襄王三十年今壽之霍丘杜云安豐蓼縣安豐城在霍丘南十三有蓼故城武德四爲蓼州七年廢實字元年立九年廢圖疏云在炎州廣記云偃姓水經臨水縣西蓼邑皋陶之封皆誤與舒蓼別安蓼皆姬國也故班志云安姬姓國而世本蓼亦姬姓則俱庭堅後矣杜預乃以庭堅爲高陽之字妄也按文公五年秋楚仲歸滅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夫皋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皋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爲皋陶字乃復以蓼爲皋陶後偃姓失之矣予嘗攷之皋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姬姓蓼滅而舒蓼猶在至宣公之八年始滅其地乃壽之霍丘而蓼乃安豐地正相遠舒蓼與蓼地正爲二而舒又自一國黃帝之後任姓見潛夫論預既不知別有舒與蓼而乃妄分皋陶之後舒蓼以爲二謂皆偃族正義遂以爲文公五年蓼滅而復封楚復滅之果皆臆見僖公之三年舒已滅矣

己　邔紀也故南郡邔縣己姓之祖

昆吾昭十二哀十七己姓樊之國衛是澶之濮陽昆吾氏之虛也隋昆吾縣開皇十六置在顓玉城內武惠四復割置濮陽八年廢城中有昆吾臺所謂昆吾之觀實宇以昆吾爲解之安邑夏末遷許

顧哀十四　己姓子今濮之范東南二十八有古顧城人表以爲鼓師古云卽顧

温　己姓子今孟之温西南三十有古温城漢温縣僖十年秋滅温温子奔衛後襄王以賜晉忿生邑亦曰蘇

蘇　己姓子忟在夏曰伯今懷之武德有蘇古城在濟源西北二里實宇云忿生故邑蘇温見隱三年陽樊温原十二邑皆蘇故地

戸　己姓商之崇扈古文作㠶秦改爲鄠漢隸扶風自後魏屬京兆今永興鄠北二十有故城周四里有戸谷戸亭

飂　己姓廖也昭二十九有飂九城志方救切今唐之湖陽一作飂

董文六　己姓伯聞喜縣東有董池陂董澤之陂也竹紀年晉武公元年尙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者非秦川董舊云臨汾有董亭是或云秦川晉陽雖當使兄子保宗鎮董亭者皆非

鄅　己姓說文云周邑野王西北詳周後國

鬷昭二十九　董姓鬷夷也今濟陰東北四十九有龍池鬷亭郎三鬷亭在定陶東北二十蔡墨云舜封豢龍子于鬷川鬷夷氏其後九州要記云董父好龍舜遣豢龍于陶丘爲豢龍氏集韻去聲非

豢龍　董姓在滑之韋城古城內有豢龍井然寰宇記豢龍城在
臨潁許今長葛西四十豢龍城豢龍氏邑也而汝之龍興
東南五十又有豢龍城韋城爲古豕韋邑故王屋山有龍逢
祠潞縣長垣有龍逢屋皆在後長垣東南二十有龍城龍逄屋有祠墓而鏖寶西南七亦
有豢龍墳城冢記關龍逄葬龜頭原左腦高三丈
祝產　己姓帝堯時國
戎州
斟　己姓漢之北海斟縣北海今濰去州七里有斟亭寰宇記州東南
五十一作㪷草繆
灌　斟姓傳謂斟灌廣記云禹後誤今青之壽光東南有斟灌城灌亭
舊記高密有灌亭寰宇記斟灌城一名東壽光故淳于也水經淳于縣本夏后氏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
公淳于後齊併高密
尋三　斟姓傳謂斟尋張勃地記濟南平壽古斟尋國預謂青之
北海北海今隸濰東南五十有斟城斟亭一作鄩鄩今九
江爲尋陽一作鄩溽瓚謂河南有尋蓋周地也昭二十三鄩預謂鞏西南鄩中
周地
介　斟姓斟介也傳謂介斟在東郡衞地或云即斟灌非若葛
盧國則密之膠西東北百里有葛盧墓
戈　斟姓是爲斟戈左氏世本皆以爲即斟灌氏非按宋鄭閒
六邑有戈錫後爲猾國
右五斟本出己姓形聲轉繆而遂爲姒故史記以斟戈
尋爲夏禹後非也賈逵更以之爲曹姓蓋因史伯之言
失之
云　員郧同妘也妘姓之祖亦作伝傊嫃鄖又用䢵雲晉志云
雲子古之雲夢在江北今玉沙監利等縣盟會圖云郧子國在安州杜云
江夏雲在東南今安州城春秋鄖人楚滅之封鬭辛爲鄖公今安之安
陸有鄖鄉鄖水鄖城鄖公廟周爲鄖州
參胡　妘姓韓也惠連國
鄅　妘姓偪子爵景王二十一邾襲之班志云東海開陽故鄅國開陽故
城今在臨沂北十五里春秋啓陽
彭二　即大彭彭姓之祖舊云徐治彭城有彭城山彭祖墓廟春
秋爲宋邑晉楚滅之爲魚石采邑寰宇記州理外城即古大彭國攷
之初國當是彭州有天彭大澤垂拱爲州二年後逸徐爾仙傳
歷陽有彭祖宅
韋豕韋　彭姓商伯元喆之封豕韋也國都記豕韋氏彭氏之國劉累更封之故
世本謂豕韋防姓隨韋爲城縣則白馬南之韋鄉也杜云東郡
白馬東南有韋城今滑之韋城有豢龍井在韋故城內有古碑記云左右直殳上日汩水下八十一口
禿　彭姓
暨既　彭姓沂之承有旣亭即古暨國杜云鄫縣東北有旣亭今鄫城在承縣東其派
者爲諸暨本日餘暨有暨浦諸山隸越一作既則江陰也
常之江陰晉日既陽
諸莊二十九　彭姓密之諸城西北三十春秋之諸國漢諸縣故城在西南本魯邑正奢切
或如字
稽　彭姓亳之譙有稽山
舟人　禿姓楚地昔常壽過克昔舟城而居之者昭十三年越大夫
儈　郧姓一日會人鄶也詩之檜國在溱洧之間今新鄭東北
三十五有古鄶城詩譜重黎後郧姓國武公滅之然謂澮以水名按春秋之汾澮乃在絳故伯郧
以爲澮之誤妄矣
鄢　郧姓今襄之宜城楚之鄢都一日郾昭四遷賴于鄢者漢惠三日宜城與
莒鄢鄭隔異穆叔如莒及鄢陵登鄢陵城今沂之安陵也鄭克段于隔則開封之隔陵漢之故縣晉鄭
戰鄢陵則鄭地故城在今鄢陵西北十八里有偃隔鄢氏地名人姓宜有定音陸氏兼平上去三聲
非是按韓世家徐音于乾切而今鄢陵人皆平聲呼之與姓同今定鄭隔楚鄢上聲餘爲平

路　邧姓漢屬漁陽

鄗二　邧姓春秋二鄗一在晉司馬彌牟爲太夫者太原鄗縣一鄭地隱十一王取鄗今在懷杜云緱氏西南有鄗聚緱氏熙寧爲鎮入偃師上聲集音烏

偪陽　邧姓子晉滅之襄十楚爲傅陽漢縣春秋偪陽國杜云彭城偪陽縣扶目切今沂之承有故偪陽城

夷　邧姓詭諸邑楚滅之今亳之城父陳之夷邑

曹二　侯爵曹姓之始僤輩也今興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三十七有定陶故城即古曹國有曹南山髳山曹人之葬髳山廟定陶西五層阜之上連十五里曹國葬地髳髳下山也自振鐸至伯陽二十五世皆葬焉而曹城在禹城若衛之曹則下邑也一曰漕在滑之白馬俱徂侯切

朱邾三　曹姓子邾也周封挾後還妻是爲邾妻今濟之任城南二十有邾婁城吳芮都邾毛寶守邾城在是非江夏說文江夏邾縣玉云魯附庸地陽亦在黃黃岡東南百三十邾縣故城楚宣滅邾徙之此

騶二　曹姓子繹也兗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後曰騶戰國滅于楚劉會騶山記云鄒山即古繹山邾文公所卜鄒縣本邾國魯穆改曰鄒而山从邑變邾城在山南通典云周四十里在鄒縣東南故或謂騶即邾內傳邾伐魯史作騶也趙岐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後爲魯所併又言楚併者非然邾鄒本二近而移非改也邾爲魯併而鄒爲楚併古騶則今之鄒平廣輿記

口　武德爲州則今臨濟元年鄒州非扶風玉篇鄒古扶風附庸國

兒郳　曹姓倪郳也從齊勤王命爲小邾子公羊郳少邾子

口　郳黎字舉濟云小國無爵名高厚定郳田今承縣滕東南有郳故城本滕邑宋人伐兒者或云宋附庸

莒　曹姓周滅以封少昊之後或云周邑昭二十六陰忌奔莒者非

小邾　曹姓倪之分滕縣是晉志蕃縣古小邾國隨曰滕今隸沂邵云蕃即小郳國魯附庸漢蕃縣一云仙源故曲阜東南四十古邾城或以此爲邾婁非

棓牟　曹姓子魯宣取之定王志預謂琅邪陽都東之牟鄉城譙云琅邪今沂之陽都故莘云在沂樂史云棓牟國即密之安丘隨之牟山縣或云牟人非

閭丘漆　從征記高平東陽東北有漆鄉漆鄉東北十里有閭丘鄉

鬻　楚先封鬻夏商間因爲姓文王師鬻　後隸省爲粥字不成

荊楚　芈姓子爵季連封漫其處周初復之荊楚一本故春秋初猶書荊僖公后始書楚或謂孔子狄之非也秦莊襄以母諱復曰荊

楚　子爵芈姓後熊繹初封居丹陽今之秭縣本曰西楚縣東南有故丹陽城璞云今秭歸縣南成王以封熊摯今熊姓猶百家故晉志云秭歸故楚子國武徙枝江亦曰丹陽丹山之陽佑云楚自丹陽徙枝江亦曰丹陽記多徙丹陽非是爲南楚枝江隸荊南漢志丹陽郡丹陽縣爲繹所封秦之鄣郡元封二年爲丹陽郡而丹陽縣乃潤州境蕪湖縣東二十有石城山志爲楚始封地陳宣詔云楚繹南城

郢　楚文庛是徙在江之南爲南郢孫奇父雜題予知古諸宮故事楚文王都郢後九世昭王避敵遷鄀惠王因亂遷鄢玩立復歸而舊史闕見按惠王末壘翟重壘趙郢班子折謀宜王之時王宮遇盜郢單見黜懷王入秦齊人使郢中立王因與王弟皆昭惠後莫不于焉根本則知鄢鄀之遷權週非久都者襄王末郢爲白起所拔北遷陳城其地遂入邑于秦自文王襄大夫凡十九世以遷云郢居八世爲吳今江陵北十二有召軫紀南城東一小城名曰南郢非郢州徙都今宜城爲北郢云今郢州爲北郢昔楚莊使公子燮子儀守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襄十四年子囊遺言必城郢太史公云楚都郢至平王更城郢杜以爲州北紀南城威氏紀昭王十年吳通鄀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前破紀南後破郢也郢破乃徙鄀爾惠遷鄢桓十三在宜城頃襄徙陳號西楚寰宇及陳州城楚惠所築考烈爰徙壽春亦曰郢今壽之羅城尖滄淮論云考烈所築正字一作邽皆緣先代威名冠之也

東楚西楚南楚　東楚海州南楚廣陵西楚爲陳其後乃以彭城自楚惠滅陳至頃襄爲秦所伐自郢徙之號西楚今瀨水西三有章華臺懷王都彭城自盱眙徙羽遷之郴而都之號西楚至懷王孫都東楚則屬彭城故厲王胥都廣陵爲南楚元王交都彭城爲

東楚而唐復以楚州爲東楚郡

句亶　熊渠長子康封之今江陵夷王時

鄂東　熊渠中子紅封之世本今興國軍永興有故鄂城寰宇記州西北百八十鄂王城鄂人事鄂王神漢鄂縣本隸武昌故九州記云鄂國今之武昌東鄂也

越章　熊渠少子執疵封之皆江上或云卽句章

諸梁　楚文子采

馮　周地定六

屈　武子瑕邑號屈侯姓書後爲氏風俗通魏賢屈侯附

利　邵姓錄云楚公子采爲氏爲今利州

閻　西固安有閻安固城

苗　賁皇邑河內軹縣有苗亭

互

寑宣十二　放邑沈也徐云寑國續志云固始有寑丘集寑子眹切秦滅楚蒙恬攻寑者頼之汝陰今沈丘南百步與沈國近漢沈丘縣開皇爲沈州今有叔敖祠

堂　棠也伍尚封號棠君今揚之六合秦漢之棠邑陳嬰侯國

薳三蔿　蔿是楚地子玉治兵處僖二十七薳澨也昭二十三薳越縊于薳澨一周鄭地隱十一隱鄭地鄭處誨云魯山地名亦作隱鄬襄七楚子會鄬杜云鄭地說居爲玉于彼切

卷圈二　卽圈陳留傳云圈氏本出其國南陽葉縣南有卷城非鄭卷今鄭之原武西北七里有卷故城周十里故漢縣曹大家東征賦歷滎陽而過卷者姓辨並上聲

蕩　舊記蕩侯國楚地

蒙　姓纂云高陽後封以爲蒙雙云有雙氏預云東莞蒙陰有蒙陰城蒙陰後齊入新泰隸沂有小蒙城六國楚爲蒙縣莊十五年蒙澤也昔莊周爲漆園吏今宋之考城古蒙城東魏爲蒙部今與化之冤亭有莊子漆園漢之冤句亦蒙地也

麻　棘鄺麻俱楚邑按襄城縣乃故麻城今黃之麻城而辰有麻陽又碭山西北故麻城漢之麻鄉風俗通麻氏齊大夫麻嬰後

郟　汝之襄城有郟城九域志云令尹郟敖邑

白　邵陽有白公城卽白公邑子西莒使處此境爲巢大夫曰白公

愼二　吳伐愼白公敗之哀十六今廬之屬縣西北四十一有故愼城愼水通典漢愼故城在今潁州潁上西北九城志楚縣白公之邑故白公敎愼

匡　郥也本衛邑中屬晉文元年鄭伐匡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滑之任城西僖十五次于匡者漢之長垣地道記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淮南子注襄邑西匡亭承匡今拱州故襄邑近有匡水承匡山在任城東七十五播云襄邑西二十有承匡山

訾　鄭地成十三亦楚地昭十三始齊大夫采今濰之都昌西有訾故城國本屬紀一作鄑西訾也齊遷之莊元昭公時楚遷訾人二十五樵以爲楚東訾枝哀六非訾毋襄十八訾婁云僖十八長垣西十六

棘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櫟今城父東北十八有棘城唐有棘陽唐之湖陽北有故城棘水漢縣趙有平棘今州治平棘南有古平棘城春秋之棘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改宋有大棘鄭破宋師處范志陳留有大棘鄉乃在襄邑西南今南京柘城西北三十有大棘城有曲棘昭二十五外黃有曲棘里杜云城中鄭有上棘襄十八陽翟有上棘城棘澤襄十四衛有棘津衛之襄陽東北二十七有棘津城呂望乞食於此有寶漿臺太公泉廟汲南十里而齊魯皆有棘矣昭十棘杜在西安東南有戟里亭地輿志云有戟里郭魯棘在汶水北杜云蛇丘北棘亭又襲鄉縣東北七十五有棘鄉蛇丘今鉅野又魯城內有棘下

芋

艾　今隆興分寧西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居之漢艾縣開皇廢入建昌九年十二真傳云今查田

鑪

穰　楚別邑今鄧治秦宣太后弟穰侯魏拜皆芊姓楚後

聶三　楚屬邢有聶本衛大夫菜僖元聶北邢地或疑後屬楚又云郎攝俱非楚攝叔當別自楚地又博之博平有聶城

析　楚有析公邑襄二十四

蔓　今鄤也今廣漢有鄤鄉

盧　春秋有盧戢黎國語注盧楚邑戢黎爲盧大夫

養　繇基先鄧大夫有養甥楚地瑨云襄城郟縣西南有養水繇基之邑郟城今隸汝

葉

商　子西爲商公今商之商洛之地志屬弘農裴駰謂在順陽魏晉始分時隸之

椒

櫟陽　櫟也預云新蔡東北有櫟亭昭四年吳入櫟有故櫟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江水

魯陽　今鄧之向城

苞丘　或云荷丘楚有荷丘子

虞丘　吳丘也楚相虞丘子邑吾丘壽王說苑作虞

軒丘　楚文庶子采邑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遂遂爲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書天監四于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徐有故城在固始西北七十漢賁開告布及封期思侯

睽　楚地

右楚之分四六

春秋褒貶乎曰無之有進退乎曰無之無則奚以勸曰善善惡惡善其善惡其惡直書其事而人自勸矣進者不得不進因其進而進之于何褒退者不得不退因其退而退之于何貶曷嘗求夫經之所以書者乎夷之日盛華之日微豈人所願哉徐之初也稱戎隱元以徐盛而稱徐莊二十六秋又盛而人之僖三又盛而子之昭四楚之初也稱荊莊十以徐盛而稱人二十三既而楚矣又盛而人之僖元又盛而子之二十一秋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聖人豈有心於進之哉因其進而進之至于此也蓋王道衰諸侯僭一再降而政逮於大夫又再降而制歸于夷狄聖人豈有心於退之哉因其退而退之至于此也春秋徐初稱戎自稱徐不復見稱戎者山戎北戎皆種別之辭文定以爲徐不稱人者羨文妄人與子何羨文之多哉五年一朝諸侯之於天子禮也天子於諸侯有聘而已諸侯而相朝聘講信修睦豈有大小強弱之分哉周室東王政不綱於是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故春秋書徠朝者三十有六皆邾杞曹滕之君未有一大國也徠聘者三十有一皆晉宋齊秦之人無一小國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之朝楚者屢而楚未始一朝魯其徠聘也偃然既以大國自居而聖人亦因以大國書之矣晉宋齊秦亦然始其來聘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通氏也文六又至而名氏通襄三十一薳罷於是始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聖人之意豈不欲中國之盛而夷鎮之復卻哉不得已也鄭與楚盟又復與晉故楚伐之鄭窮告哀楚師退舍而鄭不服修其城郭故再克之鄭祖牽羊而楚復舍之始欲縣陳申叔時一言而楚亦遽止已而伐蕭蕭因宜僚楚命勿殺蕭人殺之卽復滅蕭則不爲大悖道且春秋之于夷非不齒也徒以彼陋僭擬蔑朝享而陵中夏爾至于伐衛救齊有以排衆難而安諸夏者亦所不掩因其進而進之固將以恥諸夏而羿齊晉也向使諸侯知所自殆進賢退不

（肖節用而愛人懷仁義以事其君撫邦交定諸夏聖人何誅焉）或曰慕義徠也故進之不然慕義周公明堂之盛舉也荊之聘三成之元穆之八與郟敖之二載俱其熾盛之日時魯方弱有無禮而加我爾（其徠聘也固自謂大國而將責備於我者）齊桓死晉文未起方僖公之盛際且甘心委質之孟之會至不出而受其捷未幾而乞師代齊取穀則魯之附是久矣孰有慕義於莊公哉（閟宮頌僖公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者謂公與義懲艾之）

濮　熊姓書彭濮彭濮人皆峽外爲楚害楚滅之（文十六麇人率百濮伐楚昭十九楚子爲舟師伐濮）預云建寧郡南濮夷地建建故縣今爲鎮隸石首以多曰百濮一作濮隳（集彭濮蠻國一作濮）非衛濮

羅　熊姓羅君也初封在襄之宜城（故信陽有羅山九城志羅國城在襄春秋時附庸）後徙江陵之枝江（故佑云岳州古羅國地桓二十一楚伐羅羅敗之宜在此桓公十一）周東乃定長沙今潭之湘陰東北六十有羅故城秦之羅縣梁爲羅州（太清四年大業十三羅縣令蕭銳起兵說爲岳之巴陵）岳陽志隋煬元年始爲羅州非有羅水所謂羅汭（汨水注湘處汨羅在縣東北）

夔（歸）　熊姓子爵歸是楚滅之（僖二十六）寰宇記夔之巫山縣夔子熊摯治多熊姓今秭歸城東二十有故夔子城荊州記秭歸西有楊城卽繹孫所居

賨（宗）　芊姓子宗也頃王四年居執宗子遂圍巢十六國春秋常璩志云宕渠古賨國寰宇故賨城江流縣東北八十四古賨國都又廣安軍渠江縣北十二（郎始安城）宕渠今入伏虞賨城見存（蓬州）中興書云麇君後非

滇　滇王國今洮州與夜郎以西蠻皆云莊蹻後

麢　麇同所謂麇庸卽麢也今之房陵楚饑與濮伐楚楚子再敗麇師于房渚者（桓王三）荊州記引釋例在當陽非也當陽乃麇（兵志以岳之巴陵爲麇子國地有兩城址尚存相去十里所楚昭奔隨王使王孫由于城麇者有麇川）

麇　芊姓子今荊之當陽舊云均之鄖鄉非也（文十一又定五）乃古錫穴（鄖鄉乃漢錫縣太康五爲鄖鄉）潘崇伐麇至錫穴者（地形志漢中郡之東界古之錫穴）

右高陽後濮羅夔越等國

諸侯以保社稷爲孝是故國君去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大夫以守宗廟爲孝是故大夫去國止之曰柰何去宗廟士以守墳墓爲孝故士去國止之曰柰何去墳諸侯失國曰喪大夫士之失位亦曰喪以不孝處之也孟軻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不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侯之寶也是故春秋於外取滅必書所以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四郊多壘大夫以爲辱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大夫不可以不死衆矣奉命以出有死無實士大夫死行列百吏死職則士不可以不死制矣雖然國君死社稷而太王去邠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蓋死社稷以爲民也去邠以爲民無死可也死衆死制以爲君也死非爲君無死可也故君子之謀國勇足以制敵智足以謀必以死爲尚哉所守然爾是故國滅君死之正也聖人猶不必其死也其見滅焉猶以取滅之道書之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名所以見不能修德保社稷而之滅爾（諸侯失國而后託于諸侯孟子以爲禮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奔失國不名非其不道自抵滅也）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名非其所取滅也（楚人謂夔不祀祝融粥熊夔子不伏楚人疾之遂滅之書楚人罪專滅也杜謂夔不祀故楚不譏滅同姓妄也衛祖康叔不敢及稷魯祖周不及公劉夔不祝融非所以爲罪也況楚得專滅乎）以歸錄實也或曰以蔡侯獻舞歸明蔡之已滅蔡何

嘗滅哉趙說誤
越　芊姓古南越盟會圖疏云南越廣州按南海桂林象郡皆
是非姒姓之越十道志云禹州古百粵婺女之分秦為象郡而容邕等州本皆越東南二
越諸儒皆一之疎矣
越常　今灌之越裳縣吳置
駱越　今潰治鬱平通典貴州古西甌駱越蓋古甌駱周書載言云潘州古甌
駱越之地而史記亦有西甌駱交止九員之域十道記號駱
侯姚姓李奇說故九員有駱田益州記交止有駱田仰潮水人為駱人有駱侯或自名駱
將漢代蜀王子將兵徠討駱侯自稱安陽王尉佗滅之邕有駱越水郎驩水其散居襄
通典襄陽縣漢之中廬駱越人徙此或云甌閩誤駱姓史記作騶誤
甌越　梁四公記合浦洛黎縣甌越也董逌謂於越又訛為甌越
妄
甌隑　太平御覽引周書五來切
且甌
西甌　郭璞以建安為西甌非此集韻音嘔駱越別種郡國志鬱
林西越也故杜佑云西甌即言西以別東爾寰宇記鬱林廢黨州經畓
勞縣即古西甌居
供人　或云文朗民也今之峯州
目深　又大荒北海深目之國昐姓近南地
摧扶
禽人　或云羽氏
蒼吾　梧之蒼吾縣元始六年開蒼吾郡地廣東至湘潭
揚雩　吳起為楚收揚越者國事揚州之分漢南雩傳奏略定揚雩注宜即蠻揚
見王會解或云蠻婺州也本屬會稽郡國志云東越之地為東揚州人俗輕狡少信行
桂國　見伊尹四方令經云八桂在賁禺東今番禺蓋桂陽也
損子　百濮九菌產里並四方令

產里　一云語兒也或作陸童誤
九菌　四方令在正南今九江之菌江
海癸
稽余
北帶
僕句
區吳　蒙之東區漢之荔浦也
右高陽後越之分
余讀地書王會解等知所謂百越矣是芊姓之越也至
於會稽之越伯禹之苗又不在是自嶺而南唐虞三代為百越之國亦謂南
越彫題之重譯居非先王封建職方之限自交至於會稽七千里內百越攸處各有種姓非盡少康之後
甌越閩越亦非南越之種也若夫中盧之駱衛地之越則又昔之進
於中華者桓元年越近垂上亦如鉤町鉤一用句集韻音劬西戎之君然字書作朐町
同並皆今牂柯屬縣故同並勾町二侯國義渠今慶州義渠縣秦昭滅義渠君封之此九域志邠州
古義渠城義渠之國大荔地志臨晉故大荔國今同州朝邑貞王八年秦厲公滅而居之洛川漏臥
牂柯漏臥縣故漏臥侯國陸渾在河南枹罕河州枹罕縣漢屬金城劬州云罕羌侯國朐衍
秦穆得緜余西戎八國來服涇漆之北如義渠大荔烏氏朐衍皆是温宿今醴泉縣有温宿領漢世温宿
國人居之隨書之温秀也之名縣也烏乎周之全也五服衣冠侯伯
合沓會何有於夷哉東遷而後彊豪攻併禮廢樂壞然
後諸夷得以沿隙而入赤體白室更踞泰半於中原矣
吳越楚蜀偏為蠻境今荊湖川廣松茂姚保橫賓邕梧等處皆是其類甚多通渠涪渝達
壁充畢等皆巴人之境秦隴晉魏悉戎地如岐有犬戎趙有代戎渭南有允戎麗戎
河南山北有陰戎伏羌有冀戎河關摩會鄣鳳文宕皆西羌氏人疊拓松恭靜難當亦悉羌戎之地河南
為蠻河南陸渾新城故蠻子國惠帝四年置蠻中河西為狄杜謂白狄故河西郡鄜延坊銀
綏丹之間皆古白狄地故云白狄與秦同州淮有羣舒魏有諸隗在在充滿
河北有赤狄甲氏留吁鐸屈潞子皆隗姓洛州亦有赤狄遺地狄獂邽冀往往徧於渭

首雖洛陽一王城而楊拒泉臯陸渾伊洛之戎亦且雜然分處其中爲冠俗者葢無幾也悲哉甲族將頽子弟皁舊制而聘新尖衛侯音代王胡服咸失其死杞居雝丘邾處魯甸乃用夷禮淮徐介莒牟萊之國在今京東而亦俱有夷名可勝歎邪宛金而下典午之際齊州左衽言侏離矣被髮野祭誰其哀之仙李石晉而徠茲禍尤酷此許翰所以歸過謀國者之不知學春秋寧不効乎若此族者猶先王之類也是故列之

牟 子爵祝融後續志云泰山牟縣故牟國今文登輿地廣記云牟符皆秋牟子之國

堣夷 堯命羲仲宅堣夷在遼西即青之嵎夷今文書及帝命驗作禺鐵一作嵎銕故郎郁夷故武后時福順富爲嵎夷公

南交 羲叔所宅今交州故交阯交郡也

西 和仲所宅今興元西縣漢故西縣古來田西而閬之晉安有西水上原緜京兆水西西水縣界流入

幽都 和叔所宅幽也一曰北幽今之幽州居山之上有幽都山以陰幽名非宋地之幽莊十六

易 所謂朔易古有易之地商上甲微伐有易者今之易州北終東始有代易意故邇于代世不知有易朔易之地或謂冬收藏交易爲言東作西成南爲朔易皆以民事言非也謂歲改易者亦非有易水出固安故固安爲北易郎安國河出故安閭鄉西易故安圖經云故安謂之北易作故通復有南易燕趙記有三易漳爲南易班固闞駰以呼沱爲南易史云燕與趙易以龍亢汾門與燕者而臨洺爲漢易陽昔燕文公徙易則漢之易縣也有故城在城西五里有故易京城在涿之歸德南十八里公孫瓚害劉虞于薊下謠云燕南垂趙北際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築城臨易河徙篤曰易京鐵門樓榜千重袁紹破之石虎自遼徙此惡其固毀之寰宇記歸義東南十五有大城燕桓侯之別都指此

程 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地志安陵隸扶風闞駰云古程邑一云洛陽上程聚程伯休父卿士之采

黃 桓七年 桓公再會黃人爾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故有黃城本紀邑後入齊黃亦多矣如內黃縣隸相外黃雍丘東六里有故外黃城小黃陳留山北有小黃園東北漢故小黃城土黃晉縣劃臨沮立今襄之南漳與封丘隋元年宋敗處有黃池涪陵等皆有之岑彭破侯丹于黃今涪一作鄭玉篇古國

太昊宅東少昊宅西炎帝居南顓帝居北子嘗證之矣南交北幽東堣西柳處乎四方此不遷之次也己酉冬周益公退舍歸首以炎陵事來訪謂三皇五帝並居中原炎帝之墓無因南方即疑爲偏據者予曰不然古之聖人惟與天地合必於我者無一毫之不盡則示之後斯攸久而不渝後世聖人取之於古必其所履能合於天地動靜曲盡而無媿者然後執之視以爲則苟在我者一毫之不盡則推之於彼者將厭弃而不繼矣盛德在火不刊之祀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實司南方者是故炎墓茶鄉而祝融墓於衡山地道記誌顓頊之虛實在幽州遠遊章句寶櫝等記西皇所居乃在西海之津斯未得信然秦漢來大祀雲陽一泉則雲陽固在咸陽之區而姓氏書譜皡顥等姓亦皆出于西方魯爲少昊之虛衛爲顓頊之虛固左氏說也開元揆天下景林邑驩愛所至悉繆而獨交州之晷分寸不訛子以是知聖人之所以爲萬世法豈苟然邪而孔子國猶以爲夏與春交果何義歟嗟乎隨室攺嘗天柱相繼而後姓神農本經句字不可變三十餘曆昏旦悉異而後信放勳之典中星不可違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既登高山而猶未得其所以高悲夫安國字子國

高辛氏後

高辛　高陽封之今南京穀熟高辛鎮也梁載音云襄邑有高辛城襄邑今隸東京而高辛故城在穀熟西南四十五（地理志在梁國穀熟西南）

斄（鳌斄台邰）　稷封作鳌䰽斄厤亦作台駘邰今永興武功西南二十二有故斄城有后稷姜嫄祠（祠在武功西南二）隨爲稷州（恭帝武德三分武功好時四縣置稷州蓋唐再置）本曰周（漢志斄屬古扶風本曰周故後曰周）與姜台異（見炎後國）（許云邰姜姓炎帝稷后稷廟記云武功本名邰後改曰斄城失之）

豳（邠）　邠也（諸記開元十三年以豳似幽改邠按魏太和十四已爲邠二十年乃爲豳豳先一年爲班州）本谷名班云扶風栒邑豳鄉（公劉邑詩云于豳斯館）邠之三水西南三十有故豳城（徐廣云新漆縣東北有豳亭九城志大王都）今豳亭栒故城皆在三水東北龐川水西有姜嫄公劉廟（按渭水南一里故郇城武德三爲郇州三年廢）（故城今在郇）

尉季　不窋居今慶之安化有尉季城在州東三里作尉季誤

不窋　今安化有不窋城不窋墓（州東三里故順化也）周地圖之郁郅城在白馬馬嶺兩川交水口（水經尉季一曰不窋疑郁郅之訛周語不窋竄戎狄間韋昭以爲居）（豳故詩正義謂生來于豳部）

亶父　古公亶父或云亶地呂氏云恣子治亶父然恣子治乃單父也

魏　景王之十二年（昭九）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王之代以后稷之功故受魏駘芮岐畢爲吾西土武王克商蒲姑商奄爲吾東土巴濮楚鄧爲吾南土肅慎燕亳爲吾北土則周之先嘗受魏矣平陸乃故河東之河北縣春秋屬晉（今陝之平陸有魏城）

岐　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爲岐州以山之岐而名（卽箭筈嶺）文王初爲岐侯（琴操）在邰西北不百里而豳又在郊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爲豳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一作郊梏（地志文王徙郊非）縣道記隴州吳山縣東四十五卽岐山縣西南界有一故城彼人謂之文王城寰宇記攷文王都酆不合於此有城疑是漢杜陽縣又岐山縣東十九有杜陽爲內亦有杜陽故城二縣俱屬扶風據十三州志郡縣道里數卽隴州杜陽故城近之据漢志注杜水南入渭卽普潤界文王城近之

周　黃帝臣有周昌商有周任（千姓編云商太史）周國久矣預謂扶風雝東北有周州（雝唐爲天興）蓋卽周原岐之小地名泰王遷之在美陽南故說文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而漢志謂美陽西北中水鄉周泰王邑（或謂太公徙岐下之周原號國曰周非）

程　王季之居（周書王季宅程世紀云王季徙于程）在今咸陽故安陵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呂十八武王嘗窮于畢程長安志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今作郢）

豐　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豐宮鎬鎬宮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皆宗周地本小男國武王伐紂乃收虞師芮師豐師鎬師者亦作酆寰宇記文王酆宮在鄠盟會圖云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鎬（鄗）　在長安之豐臺鄉鎬京宗周（元和志鎬京在長安有武王宮）漢穿昆明鎬之遺址淪焉（今永興昆明北之鎬陂）卽京周（元昭）或作鎬非是（世本荀子皆作鄗六韜酆師鄗師史鄗池君亦見春秋後傳然本只高字光武起鄗邑者若常山鄗邑在河北自音郝一作隔集亦音鎬非）

王城（洛二）　武王遷鼎郟鄏成王定之作東都洛曰王城今河南縣皇城也（澗水東瀍水西）亦曰郟（今縣西有郟鄏陌有郟山）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東西周）而以豐鎬爲西周子朝復居之二周分理此爲東周赧王

遷之而此爲西周矣（公羊云咸陽東周王城西周）與秦之王城異（杜云臨晉）
（東有古王城今名武鄉城秦城之王城乃昭十五陰飴生會秦伯處卽大荔城在今同州）

東周三　西桓公孫惠公封少子于鞏號東周

西周三　經姬姓叔均國蓋別一國

宗周三　周公旣營洛又卜瀍水東作下都遷商頑焉曰成周今河南洛陽故城是（洛陽熙寧省入河南城中有翟泉翟泉詳樵周地水）及子朝入王城敬王居成周曰東周周衰爲二而此爲西周（桓公居考王封）自武以鎬爲西豐爲宗周後更鎬爲宗周（正月注兩無正曰周宗旣云宗周京兆）宗周成周王城東西周不一學者宜詳

䰠孤聚　秦以處東周君

陽人聚　秦以處西周君今汝州之西

承休　光武封姬常今汝東有承休故城

商（蕃）　契封在華陰之鄭鄭縣有繼都城及故蕃邑故世本謂契居蕃闞駰云蕃鄭西今之繼城是矣地有商山魯連子云在太華之陽世紀謂在商洛故世謂上洛漢商縣非也（括地象云商州闞云商州上洛九城志與地記云契始封通典故商之商洛古商邑乃商君封檢地志蓋南陽界古商于漢之商縣）

砥石　昭明居

鄴　上甲微居卽桐也世紀云鄴西南有上司馬太甲之居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村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太甲爾

參（大夏）　實沈封太夏是爲參今太原陽曲舊晉陽城也

商（隱元）　商丘閼伯封相土因之宋是今南京理宋城漢之睢陽或以爲漳水之南商虛失之

相　虹之西北有故相城寰宇記云卽相土居

龍　晏龍國（夔龍皆以名爲國）王符云偃姓魯之北鄙（成二年齊伐我北鄙圍龍世家作隆）預云太山博縣西南後爲博城今奉符有龍山漢陳署爲龍侯者（唐乾封）非長垣之龍（蘁縣東三十有龍城水經獲水所經開皇曰龍城今長垣有龍城）

續　續牙國晉邑也狐鞫居采

巫人　今之巫山歸之巴東故漢巫縣（利州其北境）

臷民　經有巫人臷民臷民朌姓帝俊後廣韻有臷國集音替

司幽　一曰思幽見經列子曰思幽之國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蜀　支于封蜀侯國自益昌西南至蜀皆其地張儀滅之（蜀王八戰不勝而滅赧王元年秦惠文封公子通爲蜀王）

苴　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漢中爲苴侯後命其邑曰葭萌今利州縣一曰吐費城

搖氏　經云帝嚳子國卽搖民

東胡　猷越國後曰鮮卑盧綰所居鮮卑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伊尹四方令東胡正北

吐渾

慕容

柔僕　一曰嬴土之國

赤烏　穆傳赤烏之國在舂山西三百與周同祖

中路　玄元國

帝嚳之孫子何其戚歟傳曰昔帝嚳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常儀之子爲帝摯慶都之子爲帝堯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商周之後戚莫京矣予嘗求之帝嚳之治天下其迹之闓于代者初無赫赫之功是何邪得非有功者不如無過之難而作陰德者弗若絕陽刑之惠大乎體嚳之政亦惟仁柔無苛而已而其裔之昌如此

也不亦姣乎其若商周之後國別著于篇

虞　仲雝後陝之平陸吳山有故虞城虞井虞城在平陸東北六十本帝舜之後國所謂西虞

互吳　伯爵（外傳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吳大也即泰伯居句吳也句吳故城在無錫梅里平墟（城在無錫東三十梅里在蓋閭城北五十實宇太伯城西去縣四十平地數丈）城內有泰伯宅及泰伯之墓（輿地志吳築城梅里平墟即此）（墓在無錫縣東三十九里）姑蘇吳興丹陽爲三吳（冢墓記在會稽吳縣北梅里輿地記宅東五里乃太伯葬梅山也）（句踐即今蘇治吳縣哀公十三越滅之）

棠谿　夫概奔楚封之世家吳春秋云昭王封之爲棠谿氏（定五姓實）（宇云唐陵書又爲唐谿氏繆）在汝南吳房（房爲丹朱封夫槩封吳因曰吳房）今蔡之遂平有棠谿亭吳房城（潛夫論云在汝南西平通典在郾城彪云亭在吳房吳房元和十爲遂平）盟會圖作堂谿（云在豫之郾城今西平有棠溪村郾城西界）

延陵西　延陵五一在代一在綏（後魏延陵縣今綏之延福）一在丹徒（隨延陵縣）皆非季子之居一作金陵然亦非古（今潤州延陵縣太康二分曲阿延陵鎮置）古延陵在今常之晉陵（故漢毗陵）退耕在是（地志會稽毗陵季札居公羊云札退居延陵終身蓋因封此今江陰芙蓉湖西馬鞍山札所耕處）有札墓孔父所至（今墓在縣北七十申浦之西江陰西三十五）

州來二　古國楚滅之吳取之封季子（成七吳入州來昭十三滅之又二十三年伐封之）釋例地闕地志在沛今壽治下蔡（夫差遷昭侯于此）自延陵徙故曰延州來（今延陵東北九有季子廟太康地志云吳封季札州來而居延陵故曰延州）野王云吳自有延州來地先已封季子非楚州來邑未詳

朱方（襄廿八）　潤之丹徒東二十地曰朱方吳邑也故慶封入吳與之朱方昭四年楚圍朱方者

郁閭　郁久閭也或曰郁國久閭其名一作鄅今單之魚臺故方與縣東南有郁郎城（或云禹夷一曰郁夷）有郁氏（國語魯相郁貢）

鳩茲　預云蕪湖縣東今皐夷也今太平蕪湖縣東四十員鄉吳地記云有鳩茲城按輿地志以爲皐茲今蕪湖之德政鄉有句茲社句茲港爲古鳩茲欒史以爲松滋失之（寰宇記壽之霍丘東十五有松滋故城蓋本古今地記松滋古鳩茲漢屬江陵魏屬廬江一名祝滋誤松滋楚地楚伐吳及鳩茲無因在江陵乃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荆土立松滋縣隸河東乃荆之松滋）

鄖　一作䝭吳地發陽也（杜云鄖發陽也桓王十二鄖將與隨楚敗之）今海陵（今泰州治）（縣西南有發繇口）

西吳　一曰虞雝支子封今陝之平陸東北六十里故虞城也漢大陽地本帝舜後封即西虞有吳山虞井

樊（三䋣𨞪）　仲山甫采（宣王封之）䋣也今京兆杜陵有䋣鄉樊川昔惠王使號公伐樊執仲皮者（記漢祖賜樊噲邑因號樊川妄）王符以爲封南陽在南雝州記荆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爲襄之鄧城然兗之瑕丘亦云樊仲皮國（寰宇記瑕丘西南樊故城漢縣郡國志云樊仲皮國）吉甫之墓則在南皮（西三十高三丈上二木自有墓來不老曰長年樹）亦作𨞪

安陽　周章次子風土記武王封周章小子斌於無錫安陽鄉今常之無錫有安陽山（莽有錫）

閭（有閭）　仲弈國閭號三公晉之閭縣成王封康叔以有閭之土者（定四爲衛之朝宿邑）地近洛與甘縣接境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閭由預闕之欒史在河陽有閭坎一爲閭田解縣也非鬼閭（宋地杜云潁川長平西北有鬼閭亭潁川今許長平未詳）

邟（哀九）　廣陵東南有邟江即邟溝

太鹵　大原穀粱云中國曰太原狄曰大鹵地與狄境今陽曲

發繇　海陵東南有發繇口哀十二年之發揚也

右泰伯仲雝後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禮讓爲國之本也昔者虞帝一讓而九官皆讓范宣子一讓而其臣皆讓下之視傚捞草偃風況始國之

君哉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少康以克艱興而句踐亦以克艱興泰伯以天下讓而季札亦以吳國讓惟其有之下必有甚焉者故能禮讓則知禮而敬上矣知禮敬上於爲國乎何有古公之時周家之業蓋已形矣其所以當得之者泰伯也乃不受而三辭之其不受也非爲名也非爲其弟也以天下故以天下故豈其心之有是哉心無是是故天下莫之知天下莫之知何從而稱之哉范曄亦言泰伯伯夷未始有讓若許由者能逃天下而不能逃名迹不泯也鄉使泰伯遷迆退辟不能堅決則民得而稱之矣豈至德邪伯泰無子弟至德不爲雖文王者天之所命也伯惟知此是故致國不屑夫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形身本中夏而冒先王之大禁以從狄安行獨復又曷嘗以讓爲美而爲之哉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傳曰泰王欲以一國之事屬我我其釐之吾聞至人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竊能責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乃去其國夫泰伯以國讓而云以天下讓者非用天下讓爲天下而讓也方古公時一邑于梁山之下何嘗有天下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稷文王何嘗有天下爲天下讓故民無得而稱若以天下辤何無得而稱哉三讓之說亦推見至隱而知周之所以得天下之本云爾太史公云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亡之蠻荆斷髮文身何嘗見其三讓如所謂南鄉讓天下者三哉方泰王時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論衡云泰伯見王季有聖子知泰王意欲立之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俗泰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位泰伯再遜王季不聽三遜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　古今樂錄云泰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變形託爲王采藥及聞古公卒乃還發喪哭于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于是季歷謂泰伯長當立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含飯哭不臨喪猶不孝之子也何得繼又斷髮文身則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不除何得爲君委而去之故孫盛三讓論曰鄭玄以託采藥而行不與發喪斷髮文身爲三者之美隱微不著而王肅則以謂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玄既失之肅亦未爲得也如玄所云天下共見何得云隱而未著且逃去與不發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文與左氏明文不合子言三以天下讓如季札子臧之倫者

按王充書古公三子其季曰歷季歷生昌在襁瑞見故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不在昌乎泰伯知之乃去之吳夫泰伯蓋知天命之在昌不去則惑惑且亂是故翩然有不俟駕此其去之爲天下者明也眞父云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讓季歷者以有昌也所貴昌者以有發也伯見季歷仁人者文武又聖知天意方啓周室故默爲而退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故云三以天下讓夫以爲讓知文武之聖當得之而後遜則武之牧野無是心也而況於泰伯乎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此憲之所以爲讓太子也若齊景公簒其君兄之位雖有千駟死之日曾何足爲稱哉秦王世民功既高矣而建成元吉猶不之簎卒以自斃則知爲己而已夫又安能以天下哉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

路史國名紀卷丙

路史國名紀卷丁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陶唐氏後

陶　高辛封之今廣濟軍治古定陶城有陶丘范蠡變姓名間行止陶今鄆之平陰有陶山

唐　國卽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漢卽唐縣有堯山唐水望都故城望都里東北有廣唐城卽中山故城張曜記之中人城東有堯故城俗訛爲堯姑故州爲瓜州猶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亦丹朱封也

楚　許氏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湖陽有西唐山宣十二年之唐乃唐成公之國記云成王滅唐徙其後于許郢之間者也

丹　朱之國今朱虛有丹山丹水出焉東丹西丹二水近有長阪遠峻謂之破軍坡記爲丹朱弄兵之處又鄧之內鄉亦有丹水漢之丹水縣荆州記云丹川堯子封者九域志云在鄧有丹朱冢然丹朱陵乃在相之永和鎮

房防　朱封防也昭王取房后今蔡之遂平西南四十吳房故城孟康云本房子國輿地志云房子國楚靈滅之遷房于楚夫槩奔楚封之因曰吳房元齊平因曰遂平卽西魏之先遷國周爲遷州水經云陽武有房故城非趙之房也秦之防陵昭二十二吳房亦作防有唐王墓字未詳武德初爲房州與趙房異詳周後世國

傅　大繇國唐表云黃帝後夏封之在虞虢之間在河東大陽北十里有顛軨阪說阪築之所有傅虛傅岩傅說之祠古之北虞今隸平陸戸地多傳姓子云傅岩在北海之洲妄也

鎦劉留　長子之後妘姓留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國者漢隸彭城酈云留縣故城翼佩泗濟張良遇高祖處縣至隨猶在今在沛縣泗水縣東南二十五或以爲褻元年宋昌留在彭城也子房之封有廟墓蘇鶚云縢縣有留城是鄭留邑陳併之曰陳留今陳留有子房廟陳留圖經云靈臺非也乃此誤氏之劉亭隱十一年傳之劉也今條之留城鎮有留鄉留故城繁休伯避地賦朝余發乎泗州夕余宿乎留鄉世作卯金刀繆也說文無劉字春秋劉康公故只作鎦篆古亦作鎦錯疑方曲轉爲田未殆乎古

豕韋　防姓韋也見世本或云劉氏非

鑄祝　侯爵祝也兗之龔丘治故虵丘屬濟北有鑄鄉廣記云龔丘春秋鑄遂二國地然記齊之歴城爲祝國春秋之祝阿寰宇記爲古祝國黃帝後故城在今豐齊東北二長清東北四十五記云黃帝後封因禮記誤

唐二　桀伐有唐堯帝後洛陽之唐聚昭二十三注或云洛陽東南有唐亭若郯之戰唐侯爲楚左拒預謂楚之小國定五年秦子期滅唐者隨之唐城唐鄉也

魯　御龍邑左傳云擾而遷于魯魯陽國夏魯陽縣亦號唐侯漢屬南陽固云南陽魯縣御龍氏所遷今汝之魯山有魯陽關有大龍山堯山今曰大陌山因彖立堯祠水經注彖祠堯山上後忞魏魯州王世充魯州也有魯陽公墓豢龍城汝之龍興九城志魯陽關城在鄧有松嶺卽古魯陽關

杜屠　一曰屠括地志云杜伯國今永興長安縣南十五有下杜伯家廟記云杜伯所築漢之杜陵今萬年杜縣秦有周右將軍二杜主祠通典城在萬年東二十四杜陵後魏爲杜城在下杜東城今在萬年東十五非杜伯國唐杜兩國也卽國志云雝州杜城在安山國七里范氏云唐杜氏此也

隨　士會邑晉地晉人逆晉侯于隨者非隨州然按類林隨侯祝姓則亦陶唐氏之後

苑三　士匄封今濮之范漢故縣有故范城武德二爲范州領范一縣與范陽壽張異鄆之壽張有范城

郇櫟

堯二　河東永安東北故堯縣也今晉之霍邑晉先穀為堯子宣十二年堯子尸之者有堯水霍邑即漢堯縣非周堯昭二十九年傳堯周地

函與　右五邑皆士氏

冀　冀氏也併于晉郤芮封之昔臼季過冀者僖三十三漢之陭縣今隸晉有冀亭在皮氏東北傳云冀為不道者非冀州

高唐　博之屬縣緜所出桑欽地理志云緜出高唐今濟南之祝柯預云祝阿西北上堂城

上唐　唐之名非一若帝堯伐有唐則為上唐故蔡陽上唐鄉晉楚之戰後為縣晉上唐縣今隨之唐城有故唐城劉累之封則南唐也見前復有廣唐北唐之類冒其名爾　高唐齊邑今齊之章丘則故高唐闞駰云漢縣平原郡南五十宋高唐縣開皇以博有高唐改為章丘高唐故城在齊之禹城南五十昔夙沙衛以高唐叛　後使盼子治高唐地者

堯之子十其長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故堯有煞長之謚監明之嗣式封于劉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唐表云陶唐子孫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按左傳有文在手曰劉朱又不肖肖克也禮云鄭不肖謂不似其父母非而弗獲嗣然亦弗絕于世其代之封者可得而知矣

有虞氏後

虞三　帝先世所封河東虞阪所謂嬪于虞者今解之虞鄉一曰吳在虞城北十三志云平陸吳山上有虞城舜始封是故虞城在陝之平陸東北六十穆天子登薄山寘軨之隥宿于虞是也薄山即首山預在河東太陽陝之夏縣太陽故關有樂史以為安邑忞同故武德為虞州元年乃都也

嬀六　本作潙因水嬴也嬀同見說文古書賈昌朝音辨杜所都蒲阪今之河東有潙水逕首山下復一水曰汭潙南汭北西注河河東舜廟記云二泉在首山東北山中寰宇記出河東縣南三十首山南流潙北流汭孔安國馬季長呂忱王肅杜預皇甫謐以為水之曲非也有帝廟宇文護造然潘城鐃汭皆有嬀名並見下而泗水亦有嬀亭嬀亭山在兗之泗水源陶嘘乃謝息所遷桃虛也長沙有嬀水皆有祠去都遠矣又安息去代二萬千五百亦有嬀水

商　義鈞國今商之商洛漢商縣有堯女墓見劉氏嘉話盛弘之云武關西北百二十商城是

緡　季釐國見山海經今濟之金鄉詳少昊後國

虞　公爵虞思國少康所依商均後寰宇記後為少康邑非宋之虞城漢虞縣伯禹所封即有虞哀元君專于樂臣爭于權民盡于利而亡

圭　鄭穆妃圭嬀國後為邽秦武公伐邽縣之者武公十年伐邽戎置下邽今華陰有下邽天水有上邽故城在成紀有邽山

胡　古胡子國歸姓范史汝陰本胡國汝陰今頳治西二里有胡故城九域志開封有陳胡公廟胡公嬀姓而盟會圖胡在豫之郾城此姬姓胡楚所滅之昭二十三年越世家云折酈宗胡索隱宗胡邑也為胡姓之宗

負負黍　世紀舜還于負黍按少室一曰黍室負黍城在其南定六年之負黍也杜云陽城西南有負黍亭今在登封

遂　虞後商人寘之遂見風俗通杜云商封虞邑璠云在虵丘東北十里字書作隧今兗之龔丘有虵丘城西北十里有隧鄉漢隧縣齊滅之莊十三年

廬　國故楚地今襄之宜城漢中廬春秋時廬子戉黎者縣北有漢黎丘城應氏謂在廬江非郡國志寰宇記應劭廬江故廬子國故通典以為廬州蓋古廬户亦或通言故户潘辨載籍無户國而左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劭以後因以户江為户戎國

蒲　蒲衣之故國河中之河東西二里蒲津關也寰宇記為子路問津之所而又以為開封長垣西南之蒲城又以為在黃城山亦自不一今長垣東北十故蒲城有子路祠即蒲邑秦昭襄之蒲子四年後周唐為蒲州亦祁之蒲陰中山記蒲陰昌安郭

衞（東有舜氏昔泉及舜二妃祠寰宇記同之郤陽有故蒲城）郡國志云東郡衞公國姚姓本觀國也有河牧城亦見水經今鎮之靈壽西北

潘　故縣屬上谷左傳潘獲潘子者本北燕州貞觀改曰嬀州今嬀之懷戎亦曰嬀虛（魏土地記下雒城西南故潘城也）

鐃　金之西城有姚方嬀虛（世紀謂之姚虛）佑云本曰鐃汭有舜祠或謂舜生于此世本云嬀虛在西城西舜居而頳容釋例亦謂舜居西城西本曰嬀汭非也

傳　河東商滅之

鄛　桑欽水經云濕水逕鄛平故城酈元云古鄛侯國舜後姚姓今在濟南

息　今新息楚文妃息嬀國後周之息州（隨志周於新息置息州大業中廢集古錄有息州刺史梁洋碑）非姬姓之息（杜以爲姬姓非也）按字書郎齊附庸今齊南郡

母（胡母）　衞地在曹衞之間田世家伐衞取母者田氏取之以封胡之支子遠本胡公爲胡母氏（春秋舊圖云母邑在曹衞間說者以爲貫之缺妄）漢劉楚爲胡母侯屬泰山

轅（袁）　齊之禹城西有故轅城（寰宇記作瑗沚禹城南百里）哀十年趙鞅取轅宜非此漢有袁艮食遺鄉（按艮碑云滿爲陳侯至陳濤塗以宅立姓曰袁漢有關內侯艮食遺鄉）

餘姚　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今縣隸會稽在餘姚山之西以河東有姚故曰餘姚武德爲姚州

上虞　今縣隸會稽拒餘姚七十酈道元所謂虞濱西三十有虞山以有宋之虞曰上虞上虞故城則在餘姚（太康地記謂帝避丹朱于此故縣北有百官橋一曰舜橋郡國志云禹與諸儒會事于此相虞樂而名尤妄）

西虞　齊桓公收西虞者

餘虞　卽虞吳今長興東北四十二有餘虞浦（陽羨之東鄉）周處云諸漁浦一名餘吳溪舜虞時人化之徠居故記每作餘漁非也

巴陵　古巴丘今岳州有黃陵（舜妃登北氏墓詳路史舜冢辨）

長沙　今岳之沂江潭之益陽梁之重華縣有重華城一號虞帝城記爲帝都非

濮　帝子散封者今濮州有歷山靁澤故衞有曲濮（定八）城濮（桓十二）宛濮（僖十八）濮水（在曹之南華莊子釣處）

箕（四）　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國也春秋猶有箕崇之國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太原晉敗狄于箕者（僖三十三）預謂太原陽邑有箕城是陽邑隨之大谷後爲骨打都今遼之榆社東南三十古箕城在遼山（又地形志）與琅邪（漢箕國屬琅邪宣帝封城陽荒之子文爲箕侯今莒縣有箕山）益都（青之益都有箕山）襄邑異（石勒破州郡必東衣冠號君子城其平幽州擢荀緯等還襄邑今訛爲箕子城矣）

朝鮮　箕子後封遼之樂浪今平之盧龍有朝鮮城故武德以遼爲箕州（八年）而高麗亦其地

鮮于　箕子之支子仲國顏真卿云武王封之鮮子仲食邑於于一云朝鮮後入海者爲鮮國

直　直柄國昭三十三年直人周地

嬀　長沙縣有嬀水水經云東入臨湘

陳　嬀滿之封本商侯武王伐而封之今陳治宛丘苑城城記云胡公所築楚初滅陳項襄後都之（昭八）漢初淮陽國章和（二年）爲陳國後魏爲陳郡隨爲州

陸

番　邾國也漢縣屬魯國（今滕縣移番城中去古滕二十里）一作鄱仍音皮白褒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相太尉陳番子也國人爲諱改

曰皮

罕羌　燒當後

有庫　象國今道州孟子作鼻

象城　漢縣屬鉅鹿今趙之臨城昭慶鎮西北古象城趙記舜弟

象居九城圖經同故仁壽以廣阿爲象城樂史引左傳舜弟所

封二國附

君必不道而後國不祥國不祥而後國幾亡陳殺洩冶宣九年明年而夏舒弒其君十年夏舒弒其君而後楚入陳十一年楚莊殺夏舒陳招殺世子昭八年春未幾而陳侯卒陳侯卒而後楚滅陳十月楚靈殺招楚莊欲縣陳已而復之故楚靈滅之凡四十八年楚靈滅陳已而陳吳復歸昭十三年故楚惠復滅之哀十七年凡五十二年凡楚三滅陳矣昭八年滅陳九年書陳災劉向謂已滅而猶書陳者不與楚滅中國蓋不知暫滅而猶存也前書叔弓會楚子于陳見楚子已在陳繼書陳災所以災楚且存滅國若陳之未滅者傳言裨竈謂災五年當復封封五十三年而遂亡亦左氏之妄方其欲縣陳也以申叔時之一言復之既而納其致亂之二臣故聖人書曰納公寧儀行父于陳夫復人之國而乃納其致亂之臣則是制人之國而使之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昔者晉人以幣如鄭詗駟乞之立者子產辭曰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國之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之幣而報之晉人舍之四國有王宅國非所當與也今也納其致亂之臣則是私利之而制之國矣存亡繼紀顧若是邪納者莫之受而強焉者也然則爲楚也如之何豬夏舒之宮封洩冶之墓施孔寧儀行父于朝而後謀諸宛丘耆德定其君而去其誰不可何至納其致亂之臣哉經明先敘夏舒而後入陳左氏敘之在入陳後非也太史公曰舜重童子項羽亦重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朝鮮罕羌固亦聖後然有虞氏之明德不以天下私其子而傳禹彼區區之爭殘者其何以承之哉方楚滅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田氏之取論者猶以爲虞帝之羞而況彼之爭殘者乎

夏后氏後

駱 鯀父之國王符云駱慶姓今京兆宜壽有駱關駱谷故盩厔地

崇 鯀國伯爵昔文王伐崇命無煞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而趙穿且侵崇宣元今永興鄠東故酆宮是鄠扈也故扈一曰崇扈

虹 堯封之今縣隸宿輿地志云堯封禹爲夏伯邑於此有廟九域志同張來南遷錄云當作紅以爲紅陽侯國訛爲虹誤

高密 今洛之密縣然高密縣乃隸密

陽翟 櫟也今許之陽翟縣本曰夏故後曰有夏本此世紀云夏今陽翟是也

夏 今陝之夏縣唐隸絳周成王封夏公在此本侯爵莊辛云堯時漢安邑之地故安邑城在夏縣北十五蓋冒陽翟之名

辛 帝支子封韻或云莘之轉非也一作騂鋅䢴也今陳留有辛城辛虛周語作莘墟地記莘城辛之轉

長子 紂大史辛甲國今潞之長子縣紀年之尙子也梁惠成十二年鄭取屯留尙子

西翟 辛繇靡之子周封之

觀 后啓五庶俱封于衛是爲五觀外傳云啓有觀注太康弟封夏襄滅之潛夫論水經云兄弟五人是爲五觀故頓丘杜預觀國夏同姓在頓丘頓丘今熙寧省入清豐澶之觀城陳氏禮論觀爲姚姓誤寰宇記古頓丘縣在清豐東南之五後移澶河決之地平準書河決觀元和志云觀城漢之觀縣古之觀國後漢爲魏田縣漢之畔觀故屬趙竹紀年梁惠成二年齊田壽帥師伐趙圍觀觀降記志皆以爲灌說者又謂斟灌俱繆諸斟接爾

扈 觀扈二國昭元滎陽武原西北有扈城扈亭莊二十三故卷縣地後齊省入洛陽汲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者非已姓之扈

莘 八笙 姒姓世本文王妃母家今同之夏陽漢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詩云纘汝維莘在郃之陽十道志在同之河西河西郃郃陽郡國志云郃陽南二十有城古莘國昔散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周代有神降之本號地陝石鎮西十五莘原也在陝州陝縣然大名之莘縣有莘亭桓十六衛盜待諸莘廣記莘縣爲魏伋壽處京相云平陽陽平北十里有莘亭伋壽沒焉亦國也隨爲莘州而齊成二從齊師于莘即宣十八年笙也注魯境外此齊地杜例博州武壯西北有故莘城蔡莊十八荊敗蔡師于莘乃蔡地濟陰元和志古莘仲國齊陰縣東南三十古莘國伊摯耕處管城史伯云歷莘昭云國在管城有莘城陳留俱用莘字作兟甡䢴𢒈同集辟

巢

鄧 仲康子國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鄧林者今之南陽故杜佑以鄧爲禹都

綸 少康居虞邑今宋之虞城西三十五有綸城綦楚伐鄭圍綸氏者汲紀年三山海經狂水逕綸氏城注在陽城然漢綸氏故城在今登封西南盟會圖疏云虞邑在洛之嵩陽漢輪縣屬頴川十道志臨武縣夏之綸邑魏孝文於綸氏置頴陽縣故寰宇記頴陽夏之綸邑博物志以汾陰爲古綸今汾陰北九汾陰城

繒 二 子爵昭公取鄫也曲列國一曰繒衍今沂之承縣東八十故繒城莒滅之襄六漢鄫國屬東海開皇爲鄫州大業廢武德四復置非鄭鄫按滎陽有鄫水城有鄫水水經云出鄫城西北雞絡塢下入洧乃溱也襄元年次鄫者城在拱之襄邑東南

越 季抒國姒姓罕也一曰於越杜云發語聲王會解有於越墨子游公尙過於越蘇軾云於嘆聲繆矣處埤中號無餘今會稽越州治謂之句踐城與南越異越絕書云句踐小城山陰是爵不過子定十四哀十一十三十七傳皆稱子

會稽 王會解有會稽或云卽越蓋自一國

姑越 今處州通典云本甌越之地

姑蔑 一曰姑妹大末也晉之龍丘今衢之龍游有姑蔑城在穀水南

三里東門臨瀆溪 昔彌庸見姑蔑之旗者漢之大末即東陽之太蔑縣而瑕丘其析也 隱元年盟邾之處今兖之瑕丘有姑蔑城

于越 越之別漢書荀子呂覽明作于昭云是餘于今隸饒漢之餘汗杜佑謂句踐之西界所謂于越淮南云越人有變必先守餘于者韻作邗爲盂音非 董逌以爲丐云即於越因杜以於爲發語尒漢音云南方越名誤

句餘 周書有句餘蓋句越也亢倉子言句越之榦者山經有句餘之山郭云在句章之北餘姚之南取二縣以名不然

甌餘 今爲程東二十有歐餘山一曰烏山一曰甌亭山以王逸少昇之曰昇山．

顧余 輿地志漢文封東海搖之子期視爲顧余侯侯今昇山東十八有西余山

閩越 海內南經云閩在海中許說文云閩越蚦種郭氏以爲西甌 今建安非鬱林 乃今福之閩縣即東治亡諸之封 治後分爲會稽故治城今在永嘉 亦曰西越 郡國志西越建安郡東甌永嘉郡今福州南九里南臺江有亡諸釣龍臺州南二百步越王山乃亡諸舊城中有越王井其中金雞有聞之者有閩山有州南一里二百步 有五姓黃林等是或云東越者非 開元錄云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蚦種有五姓謂黃林等是其裔無諸封閩越王乃秦之閩中或云即東越非也建元三年閩越發兵擊東甌六年擊南越不得爲一

黃林

餘不 烏程有餘不鄉 扶鳩切 今湖之德清東百步武康東二十四里有餘不溪溪水絕清與餘溪不類晉孔愉放龜于此 愉餘不亭侯沈氏家傳後漢沈戎居烏程餘不溪

姑於 見王會解說云顧 見下 然在漢世一云姑熟於孰音轉也

海陽 見王會解漢之揭陽亡餘復封是今潮之海陽縣潮舊謂南越地二越之間介

瑯邪 漢縣故城在密之諸城東句踐圖霸徙此起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秣陵 上元西南七里有故越城越絕書云東甌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實宇記在今瓦官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戊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東甌 王搖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 郡國志云永嘉爲東甌漢之治縣 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 郭氏以臨海永寧爲東甌 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故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候官都尉理 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嚴助救之未至止東甌爲徙國于江淮間而遺人衛出乃以東甌地爲回浦光武以回浦爲章安

東越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得東越之地

越漚 四方令越漚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漚歐甌漚通

句章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鄮縣東有甬東及句章故城 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甬東 甬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于甬東韋昭云甬東即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即哀二十二年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甌人 王會解云甌人蟬蛇 紕字 注云東越甌人海內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東甌

甌鄧

諸暨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武城 隨區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具之武城北十里有故城

沒鹿 經之無勿說之而有經之直勿煩之而紡魯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會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會盟者彼自爲盟而已往會之也

用之者亦猶易之用牲云尒或以饗或用享所不得而知矣聖人惡其詳而書之曰用則其惡已具矣焉用究然執鄫子固邾人而左氏者乃以爲宋公使邾文公執而用之次睢之社說者復有叩鼻血社之說蓋因上文曹南之會相屬而爲之言玆大妄矣夫經文之曹南乃別自一會也于時雖有邾人而非文公其會盟于邾也乃是邾國自爲盟事而鄫子往參之鄫子參之因以見執非復向者曹南之會也曹南者曹之南而邾者直邾國也若以同爲曹南則經之書必曰如會不得云會盟于邾矣卽按曹南在濟陰東二十里邾在東濟任城南二十里西南去曹三百一十次睢在宋城南其東北一百八十至單又一百八十而至濟其西北至曹南二百八十道路越絶不知何爲而有是說且曹南之會實非爲盟亦何得謂之會盟而辨疑更以謂用爲牲而歃之以盟不知鄫子已用則復誰與盟邪以爲盟曹南之人則非惟壤隔而己酉後曹南抑又遠矣宋公亦當代之盟主也而今爲會乃遽制使邾子執用鄫君則罪正在宋不在邾矣春秋胡得越宋而理邾哉設以宋公果使邾子執鄫君而用之則春秋必曰宋公使邾子執鄫子茉用之宋公主使國君戕一國君理無不書不書宋公是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鄫子書邾人執鄫子見執鄫子者乃邾人宋無豫也夫以季姬之使鄫子倈朝猶切書之況使它國之君執國君而賊之乎果以宋君使之則宣之十八年邾人之戕鄫子又誰使邪昭公十一年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時之月之日且地之

又名其二君曰誘曰殺曰執曰戕曰用其辭之曲盡如此宋果使邾度得而不書乎蔡友之用左氏以爲用祭岡山而公羊則以爲用其頭以築深戒小人之不能順事者果聖意乎然春秋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鄫子不名其所以放乎死惟自取也季姬許嫁邾鄫子請強委禽焉既歸邾矣而鄫子者復往而參其會其取死者固非以其道也胡文定云用爲臣僕用爲臣僕固不足乎書也

巢二 南巢氏桀之封秦爲居巢（亦作鄛羽傳范增居鄛人）今無爲之屬巢縣也古巢伯國（見書亦爲子入楚爲巢公）吳威之（昭二十四寰宇記楚滅非既爲羣舒邑故楚置之）故巢城在皖北六東（同安志巢城在桐城寰宇在縣南六十五號古重城城有三重南北）川澤左右陂湖故有夏水（合肥巢胡云居巢陷者九域志謂之焦吳志作勦同吕交切）非衞巢（杜云吳楚閒小國是左云楚邑邑無書滅）

杞 定姒國商封之今汴之雝丘有古杞城武德初爲杞州（又開皇初杞州今滑之白馬）僖十四遷緣陵（邵謂營陵地志云北海營陵亦謂營丘唐省入北海今維治有馬廟）後復遷淳于（今高密瓚云卽緣陵文公遷之桓六淳于公亡）貞定二十四楚威之（徽不紀公羊僖十四莒滅之）古作郹（衞宏說）

婁五（牟婁） （樓）樓也本作僂商所封卽牟婁（隱四莒伐杞取之者）曹東之地一曰無婁密之諸城有婁鄉牟夷國也說謂封杞而號東樓繆東樓與晉婁穰鄭異（僖二十四傳婁晉地而南陽穰鄉乃鄭也漢祖云婁者劉也故吳嘐縣漢改爲婁姑蘇嘐門後亦爲婁）

陽 卽陽樊在濟源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樊仲之官守焉者

沛

泊 見潛夫論或云卽鮑然自有鮑

弗（費鄪） 費也一作鄪扶味切今河南緱氏滑都也與魯費異（魯費音秘）

（陸氏之誤）一姓纂有鄁氏別爲鄁並音非也（玉篇以鄁爲季氏之鄁亦非）

冥（鄍三）　鄍也陜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鄍城冀伐之者後爲虞氏邑

又哀六有冥陳地（與哀十九越冥異）

褒二　夏有褒君褒姒祖也盟會圖云梁州褒城縣漢之褒中義

熙之苞中有褒水褒谷褒國故城爲褒水所壞（寰宇記褒中古褒國）

（都尉理在輿元西三十三）樵謂蔡之褒信

沈（寑）　沈姒國子爵蔡威之（定四）頳之沈丘縣亦謂之寑（楚地）叔敖之

封在縣南百步隋爲沈州

男（南）　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二臣勢均爭權

而分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者是

彤　商有彤伯地卽彤城

𪈌　齊公子荼母𪈌姒國（昭二十六）

鮑四　齊之歷城歷下城東三十四有鮑城三齊記鮑叔牙之食

邑而漁陽有鮑丘之水潞水也亳之城父亦有鮑溪水非

舒鮑

流黃　辛姓在三巴之東山海經云廣三百里亦見鴻列等書

葷育　熏粥也後爲玁允匈奴

大夏　後爲党項宕昌白狼羌

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卽据典牒成湯放桀芮伯命巢

蓋建之也辭曰放爲放象放兜顧有以處之矣雖然尹

放太甲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蔡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吳（哀三）楚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昭八）穀梁子曰放猶屏

也豈建之云乎曰不然辭固有同而辨然則桀非不仁

歟曰桀雖不仁君也湯雖仁臣也以臣而建其君置其

天下之大而小之一國非放而何哉太史公曰禹之後

分封以國爲氏然有有扈氏斟尋氏斟氏戈氏則失之

矣扈出昆吾斟戈出於巳姓蓋繇世史誤以巳爲姒尒

非其後云

商氏後

亳五　湯都南亳今南京穀熟高辛之都與葛鄰（葛今寧陵葛鄉）亳有五

一在杜南先世之居（長安杜南有亳亭有溵水）一偃師西亳（屬西京或以此爲湯

都蓋以詩言商邑四方之極誤之偃師去葛八百亳衆安能往耕而童子餽食哉水注梁國二亳是矣）而考

城爲北亳（屬開封後隸拱）景亳薄是（漢薄縣隸山陽）有景山亳城湯亭（宋宗

廟墓所九城志景山在澶）湯受命都之（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三有湯葬亦有溵水盤庚徙治）一

鄭地（襄十一盟處）一而譙弗豫（亳縣本濟陰故亳亳州譙郡近南亳）今南北亳亦皆

曰商（後代威名）虁或以實三亳阪尹者妄（謂南西北亳或以考城爲南亳安陽爲北

亳穎達不能辨杜謂景亳乃周地故今鞏縣西南湯亭亭而絳之垣有景原記爲湯誓師處按三阪則東成皋南轘

轘西降谷分亳民于此三所尒）

鄣　殷也讀如衣（見呂春秋）蓋本杜亳契都故不韋曰湯嘗約於鄣

薄（十八）然考城穀孰安陽俱有殷名穀孰湯都古之商丘昭

相土之居（所謂從先王居）殷者亳之內地（鄭云始於亳之殷地）劉恕以爲盤

庚始號非也（云始號曰殷已前皆追記）

囂（敖）　仲丁居敖也在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今鄭之滎澤西十五

有敖土有敖城穆傳囂氏之隧卽詩薄狩于敖者字書㰻

猥

相二　元和志內黃東南十三故殷城亶甲居（寰宇同）今相州有鐖

城商亭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寰宇安陽爲紂都）亶甲冢在

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元豐七年水毀民冢之有銅器治之又有黃堆者后墓）魏始

名州（後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先取亶甲居名之）非鄭相（昭元年相鄭也）

庛　祖乙勝卽居之（紀年）沃甲祖丁因居之

奄二　南庚更自庛還奄（紀年）後陽甲居之商奄也（晉志奄商奄二國）奄君

附祿父周公踐伐之（伏書周公三年踐奄奄君勸祿父叛也世皆以爲魯奄然與祿父封相遠）

耿邢
今河中龍門故皮氏東有耿鄉城爲河所毀晉威耿賜趙
或此是
夙者開皇之耿州十六年改定陽爲耿州以州南祖乙城今慈州若隰之吉鄉卽爲邢
故通典云祖乙遷邢佳韻邢音耿通史記云先耿後邢正義從之
失之

蒙
紀年盤庚旬自奄遷於北冢曰殷虛北冢蒙字亦卽景亳
湯都今亳之蒙城漢之山桑屬沛後漢屬汝南天寶二改縣北八
十有南北二蒙城魏孝文築相拒四十步光武幸處今宋城南十五小蒙故城六國之蒙縣復有
大蒙城縣北四十一里或云河北非也地形志北梁有北蒙城索隱殷虛南去鄴三十是殷虛南
地舊曰北蒙夫亶甲祖乙居河北不利盤庚涉河以民遷矣豈復在河北邪

沬
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沬之鄉者近紂都水經紂都在冀州大
陸之野

北殷
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卽殷虛在相之安陽西有㶏水北
去朝歌百三十里南去鄴三十史項羽傳洹水南殷虛是河北地有殷城述征記河內懷
有殷城元和志在武涉東南十里司馬卬都按紀年秦伐鄭次于懷城殷城久矣晉之殷州劉聰以郭
默爲殷州刺史建中復爲㶏州二年以陳之㶏水置眞元二廢元和十二復立故史商後
有北殷氏或云北冢

朝歌
武乙徙之世紀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有朝歌城唐衛縣今
通利軍黎陽故東離城紂蒐處有鹿臺衛西二十大三里高千仞七年成沙丘臺紂自朝歌北築
之今沙丘在巨鹿東七十故衛北四十寰宇記平鄉東北二十𨚗妲己臺葬曰雅歌寰宇酒池糟丘斮涉
處並在衛縣冀圖經丘池故朝歌南里巨橋倉在洛之曲周卽邸閣城

大陸

牧野
衛之汲與地廣記故商都牧野之邑寰宇記汲近郊三十
商之王蓋屢遷矣書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盤庚
五遷八遷自湯之前而五遷在盤庚之前故班固曰商
今屢遷前八後五蓋十三也自盤庚至紂蓋復五遷世
不知矣盤庚遷蒙武丁遷沬自沬徂亳庚丁徙河北武武乙徙朝歌至紂居之八遷之可
攷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復遷于商相土處商丘上
甲居鄴而湯居亳此世所謂不可得而知者至於五遷
則囂相庇奄耿也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盤庚
之兩都足之已失之矣而或者更以五遷俱出盤庚尤
爲妄亂夫盤庚之遷本於洪水都國墊溺爲之是豈得
已而不已者哉益六四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勢或不利固有不得而不然者盤庚之告民曰先王不
恆厥邑于今五邦是則所謂五遷者非指盤庚而今之
遷爲有所不得已矣且其遷也涉河南渡而說者猶以
爲盤庚之遷在於河北儒學荒踈之惑世也如此鄭云祖乙
去朝居耿爲水所圮脩德禦之不復徙其後奢侈逾禮土地迫近山川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臣乃謀徙湯舊
都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壞水泉瀉鹵
不可行政教故徙都殷士安亦云自祖辛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云我民用蕩析離居事可見矣穎達以爲
久居水變非必奢侈也以盤庚名篇則鄭云爲臣之時事宜有據子記國名而商氏之
都不一學者不之能悉庸復著之應氏地里風俗傳曰河內殷國也周名曰
南陽故相州圖經云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之間所謂北蒙戰國策言紂兵左飲淇右飲洹者東晢謂盤庚遷處
正義以爲盤庚後餘王遷之烏呼商之屢遷亦可謂不幸矣貧垠月
徙閼蹇士日更名其與庸王之嫚爲政而歲遷都年改
號者何異自湯至於盤庚將二十世都始五遷而民胥
怨不安方且誥諭大臣諸侯惟恐或怫豈將以其勢毆
哉鄉非北都圮廢則劫之以愛子吾知盤庚之不遷矣
太室三塗洞庭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
利固不足恃也然則爲國者必有道矣奚至朝河而莫
隴哉春秋之書以國遷者凡七邢衛蔡各居一而許處
其四悉譏其輕動而不能自反也然則爲國者亦必有

道矣

鄁　鄁武庚之封漕是一作晴今滑之白馬有鄁水卽妹之邦紂

所城一作賀晉有賀督霍叔尹之見詩譜邶霍叔尹之鄁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曰三監孔氏以管蔡商爲三監霍有不預班固從之非也武庚得爲監以蔡仲之命攷之鄭爲是武庚之封乃紂之都在邶境也

東衛南鄘北邶邶鄘亡於春秋前故有詩譙云中衛南鄘東邶伯邶云南邶東鄘北衛俱非史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譜謂庸叔子孫强兼二國亦妄邶詩言亦從其流則在比也

鄘　楚邱城是今衛之汲東北十三有故鄘城新鄉鎮西南三十二或云楚丘城在澶之衛南西北七里有滽水出宜蘇山其後東徙野處漕邑而云在彼中河則衛東矣

衛　曰曹曰衛以在畿域分曹遮衛馮翊扶風之義也三國以淇爲分鄘云送我于淇衛云送子涉淇而邶云亦流于淇地俗異也

蘇文忠曰武王非聖人也夫手鉞其君而國其子使三叔監之是豈得已邪使武庚而非人也則必不叛假二叔惷而非親也亦豈至於助逆乃一亟而悉誅之子瞻之言劉知幾之說也鄭厚本此而學者誹之知幾曰武庚合謀二叔狥節三監君親之怨不忘臣子之心可察稽之名教生死無慙而論者以其無成卽以頑民爲目若少康子胥不幸垂于而敗則亦肆迹醜徒竄名逆息邪武庚紂之長子也武王又已國之而大誥乃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序曰予復則庚之事可知矣詎可以此爲之罪哉或以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之無臣子論庚尤非類方武王之誅紂也三年䟦蜚廉於海隅而僇之戚國者五十此皆助紂者也紂雖不善然猶有助國與若林之旅如此而乃死之南單之臺而分天之明知微子之賢不立乃貪於武庚之不肖而立之復疑於此而以三叔監之是誠何心哉夫以洶洶之商而輔之以三惷此武王之失策也鄉使克商之後舍武庚求微子以世祀雖無三監吾知商人之不反矣立微子於商退卽諸臣之位以聽天命之所屬彼天下之勢既一去而不可反人心已離而不可挽則雖以玄德之賢決不能挾區區之商以令我夫然後之中國踐金阼而朝諸侯俾天下後世知吾心之不利商則雖三聖之授受不是過矣惜乎武王之志荒也書曰武王勝商殺紂淮南子云武王殺紂於宣室或曰殺紂非周人荀子云武王伐紂選馬而進厭旦散之而紂卒易鄉遂乘商人而進誅紂是以爲商人煞之是聖人不信也不知乘商人者誰歟乃周人也易鄉者前徒之攻于後者也荀子曰武王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周人之尙赤所謂大赤太史徒見書言右秉白旄因謂懸之太白於孔氏欲明武王不殺紂謂紂之自焚也史遷本紀謂武王以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帝辛奔內登廩臺屛遮自燔于火武王手太白麾諸侯進拜王揖之入王所射之三發下車擊以輕劍折之懸之太白其事本見汲書　故頴達以爲死而斬之且死而斬之則生必不釋之矣　殷紂有三說或曰罪浮于桀或曰不共戴天或曰紂多智不殺則必有扶之以叛如武庚者尸子云武王親射惡來之日斬商紂之頭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湯不殺桀也故邵雝云下放一等則至於殺其說如是君子曰武未盡善又曰義士猶或誹之謂之義士則不義有所尸矣或曰孔子殷人也於武王猶有憾然而居周也故於夷齊數致意焉曰否是無義無命也　漢武帝時既封周子南君求殷之後絕不能紀丞相衡曰王者存二後所以尊先王通三統也其罪絕者更封宅親以承其始今宋已失統宜立殷後非當繼宋乙以孔子世爲湯後不幸事廢逮孝成時九江梅福更以爲言始以諸經相明錄其後世爲殷紹嘉公

微三郿　子爵本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畿內則在聊城十道志今故城在潞東北寰宇記微子城在路東北三十里九城志博州有微子城或云在魯今徐沛東南微山有微子冢非也亦曰郿莊梁郿公羊作微杜云魯下邑瑨云微子國東平壽張西北三十有微鄉

宋　古商丘火正遏伯之虛相土因之漢睢陽隨爲宋城今南

京治縣西南十二有微子冢廟五隕石
目夷 今徐之滕東有目夷亭
木門 今滄之清池西北四十六有木門故城衛鱄所託襄二十七奔晉
託於木門輿地志云中有大木因名
桐門 樂大心采
不其 今秘之卽墨西有漢不其故城
祝其 今海之懷仁故祝其也
長勺 宋之汋陵城今在寧陵東南二十五後隸魯
坎氏 宋附庸英賢錄鞏縣東坎窞聚服云鞏東邑
向二 許之長社東北有向城向岡向鄉鄭地襄十一師于向一云尉氏
西五十向城
鍾 今亳之臨渙漢之鍾縣
鍾離 州犂采楚地
樂氏 鄭地津名襄二十六
華 華子國鄭十邑有華
鄢 皇瑗之子般邑鄢曰鄢般
戴 甾也博雅甾析也或作戴或甾甾今拱之考城有故戴城
考城今隸開封初併于鄭隱十鄭代取之劉傳云附庸故曰取楚威宋曰穀廣記秦謂之穀
漢之甾縣應氏甾戴聲近故詩箋以傚載爲熾甾廣記云楚漢兵起邑多災而名妄章帝爲考
城東巡詔取光烈考之義隨爲戴州有戴水國都城記考城西南有戴水今戴陂載國
褚昭二十六 子段采共公子今洛縣南有褚氏亭褚氏聚
合 向氏邑向戌曰合左師郃也今同之郃陽徐史音郃陽國近龍川
鞍 向魋邑成二穀梁云去齊五百里
防 今單州有古西防城隱九取防杜云高平昌邑西南有西防城者
漢西防縣城在單父北魯防臧氏邑
郰襄四 魯下邑今兗之魯縣預云魯縣東南垂城是樵未詳孔子

之生處與孟軻之鄒異或作鄒非
武王既勝商殺紂卽武庚而立之夫弔其民誅其君而
乃立其子獨不以其它日之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
德也至於周公護使管蔡二叔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
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尒土地人民皆我之有
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
難三監淮夷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洶矣周公
於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玆宜深監武庚之事而
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微子啓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
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
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而非人少
異其志則全商之地恪非周矣而成王周公方且晏然
命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不少爲疑而宋之臣人卒以
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于以是知立國惟在於
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
以防虞天下爲心豈不大可慙哉
曼蔓鄤 鄭邑曼伯國昭十一鄭京櫟實殺曼伯爲曼姓一作蔓王符作曼鄤也成三集音
瞞鄉在廣漢鄤訛穆傳蔓伯一出鄤集鄤音吻鄉在廣漢又音萬作鄤
鄧 曼姓侯爵鄭莊娶鄧曼今襄之鄧城二漢鄧縣古鳳林也是爲鄧林
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陽郡十六年封公子悝今鄧故城
在鄾城西北十餘里而蔡鄭盟處則蔡地乃今鄧州與鄧
城接桓二年
優 鄧之分曼姓子爵鄾也寰宇記鄾子國巴人圍之哀十八楚奔之傳云
鄧之南鄙鄾人是已今鄧城有鄾城沔水之北光武言宛最彊
鄾次之者范謂安養有鄾聚是
苑 武丁子文封苑城爲苑侯今鄧之南陽漢宛縣也爲平去

二聲非
權二　今荊門當陽東南有權城臨權水口當陽古屬南郡楚武滅之遷之
那處闘緡尹焉非定之權今真定北二十有故權城古捷鄉也
御襄二十二　後爲御叔之邑
蕩　御姓湯也潛夫作湯今相之湯陰漢蕩陰也桓王十六年秦寧公伐蕩氏取之
陽　御姓侯爵淮南子
番鄱　御姓鄱也史夫差取番者今饒之番陽漢之番陳勝傳番盜有
番江今縣東有番故城
錫　御姓錫時子之先今均之鄖鄉有錫穴漢之中錫
署　御姓
堂陽　侯爵漢縣今在冀
時邿　春秋之時來鄭地子姓世本子姓有時氏蕭氏預以爲滎陽之釐城
璠云滎陽東四十釐城是
荼鄘　鄘也王符云皆殷氏舊姓郤陽鄘城是
共恭　恭也世族譜云附庸國今朝之共城文王侵阮徂恭者即共伯國
漢之共縣共故城縣東百步非叔段邑詳路史發揮共和辨
梅　伯爵寰宇記云梅伯國九城志云殷伯紂所滅今譙南四十有故梅城河
南密縣有梅山集韻音每
稚　史記商後有稚氏以國爲姓
定　渭水有定城是郭述征云定城去潼關三十夫人定子世
以爲謚失之
巢鄛三　子姓一作鄛南陽棘陽有鄛鄉吳人伐巢克棘者有巢亭
在襄邑南二十與衛巢異大叔疾處巢哀十一或云居巢非也
郅
同　一作郈春秋地圖渭今同州爲同國
黎　黎氏故國或黎山氏子姓國服虔氏云侯爵宣十五酆舒奪黎氏地後荀林父滅潞立黎侯

而遷一作鬻鄒玉篇文王所戡者與紂都接今潞城東十八有
故黎侯城黎亭即黎陽故城一曰黎侯城水經黎陽故城在黎山東北班志上黨壺關東北有黎亭
九城志亭在黎侯犢上衛地故黎侯寓衛今通利之黎陽漢黎縣有黎陽山古今山川記云衛
黎陽國也黎侯寓衛以中路泥中二邑處之
比泚　比干國馬融鄭玄王肅云紂諸父今唐之北陽有泚水後魏爲殷州而
比干墓乃在偃師西北十五寰宇記在汲北十里有石銘
云殷大夫比干之墓魏孝文弔之黎陽西北三十柱人山云比干煞于此即名止陽三山有
廟在滑唐太宗謚太師又汾之西河縣北百二十有比干山九城志石
州有比干山比干祠禱驗
髦旄　見世本一作旄姓書複姓有比旄重誤
朸　漢平原有朸縣音勒世本物劉辟彊爲侯國者
段　段干也芮城東北十五有段干木墓高三丈貞觀禁樵采
瓦　邲也衛地定八會處有邲亭在胙城杜云亭在東郡燕縣東北燕即今胙城非成
紀之瓦亭也成紀有瓦亭水瓦亭山在秦之隴城東北二百
鐵　衛地哀二今衛州有鐵丘預云在戚城南七國並出世本
萊　子爵來也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故黃城是樂史云萊子國即古
之萊夷今文登東北八十不夜城也元和志齊人遷之郳曰
東萊漢故東萊郡昔晏弱城東陽川通萊乃齊境上青之臨朐隋立萊州亦作郲宣七又襄
七齊人以鄉寄衛侯云時來鄧名世以爲鄭之時來非萊蕪俱非萊蕪乃魯萊柞之地實莘云萊
人洗播邑落荒蕪而名妄萊蕪故城今淄川東南
桐二桐鄉三　空桐也世本云商後國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亭故空桐地今尙
曰空桐哀二十六景公卒大尹奉公以入空桐寰宇崆峒俗非桐鄉桐鄉有三一在舒城詳三皇一時
國一在扶溝即開封之桐本鄭地一曲沃西南聞喜西南八里桐有桐鄉故城隨圖經云俗以此城爲桐宮皆云放
太甲處按湯葬在今尸鄉乃放處在偃非此
向五　皇甫作都沛國之向漢屬龍亢今入穀孰西南五十有龍亢城附庸
國世族譜非河內詳炎後尉氏西南五十見有向城沂承縣亦見炎後許之向襄十

年向鄭地今許之長社有向鄉向岡

沛　徐也有沛氏商人六族有條氏徐氏王符云殷氏姓也

繁　澶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泉郡國志云繁陽城漢之外黃有繁陽亭通典城在內黃西北應云在繁水之陽漢強占爲繁侯者亦音皤一在汝陰杜云繁陽亭在汝陰鮦陽南今潁州也

施　本嬉國紂伐有施有施以嬉進今施州

樊　慶姓潛夫今襄之鄧城有樊城鎮漢之樊縣有樊古城樊陂樊侯國也寰宇記樊陂在南陽西南南雝州記荊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爲仲山父之封荊州圖云樊城仲山甫所封記志皆然詳泰伯後國樊村鎮在宜城皆其地魏孝文帥十萬攻樊城不下者曹虎鎮之齊書或云樊噲所食采

薄　姓書宋大夫食邑爲氏

鐖

條　蓨是周亞夫封條今冀之蓨縣樂史云卽條國晉改條桓二年晉地

索　鄭之索氏昭五年鄭勞叔向處故成皐東有大索城成皐開皇爲汜水屬孟今鄭之滎陽有索水

鮮虞　續志云子姓國鮮虞子中山新市也有鮮虞故城白狄別居種最大晉伐之昭十五定四哀六今定之新樂通典漢盧奴故鮮虞縣後周鮮虞郡唐鎮州應氏地理記左人城西北四十左人亭鮮虞故邑左人卽今定之唐縣

姚　春秋姚子國子姓或云蕭姓非

蕭　子姓附庸莊十一大心敖南宮牛始封爲附庸本宋邑寰宇記周封子宋之別爲庸後幷爲邑非也先爲邑矣故有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云仕於附庸非楚滅之宣十二定五十今徐之蕭故漢縣屬沛北征記云城週十四里南臨泗水

虞城

梁丘

楹書待子櫝硯貽孫有田祿思以貽其子孫人情所同然也是故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者服事之稱也所謂亮采一作寀爾雅云尸寀也寀寮官也郭璞云官地爲寀同官爲寮義亦同采取以奉君子故亦用菜猶備食菜字書又作深集韻音菜云臣食邑內諸侯祿有采者也外諸侯嗣有國者也圻外之侯惟嫌紛變是故必世子而世祿圻內之侯入爲王官必選賢德是故異於外侯有祿而不必世然有大功亦有采地以嗣其子所謂官有世功有官族者邑亦如之所以處子孫也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亦見韓詩外傳若古封建惟以其功德於民者則與民共封之所以繫民心也至於後嗣弗能遵守廢祀失國則民望於是絕故必興而繼之使歸心焉漢追何後魏錄繇世縱其不肖猶當十世宥以勸能者後世不知乎此見功臣之子孫有無功而受祿則思所以削而奪之而不知其乃祖乃父固嘗功於爾民功于我矣吾之有天下亦猶是也孟軻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成季之勳宣孟之烈而訖無後則爲善者懼矣韓厥云苟有先祀何廢二勳臧武仲云若子文而無後奚以勸善楚王官人以世雖紂之粃政然賞延于世者皐陶之訓仕者世祿亦文王所繇與也所主惟賢豈其不必嗣歟句龍共工皐陶伯夷昭明伯益相土伊陟三五之時祿不免世春秋

胡爲譏世卿哉　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尹畢甘劉代食厥地豈非繼世象賢則以興鮮克繇禮者以亡而非繫於世不世乎公羊以爲春秋譏世卿漢許伯張敞何休之徒每持此論非是詳官制中左氏說者知其不然故又云公卿大夫世祿而不世位父死子食其邑而不繼賢則復之爲戲以人情爲天下則天下莫能破昔蘇軾論夏以爲人之愛子天下之通義有得爲而欲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聖人以是爲不可易也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陵是封建之理也事情深盡今古無二然至海外之說乃大不然豈非以蚌異於蛤而二五之非十者乎宋景文傳宗室謂李百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爲臆論及十一宗諸子之傳乃以爲歷數短長自有底止漢七國晉八王不皆常得其効以此見其非好惡之不同特知識之未昭爾若蘇子者蓋亦習於百藥宗元衆楚之咻而未晰其致者歟土蕃設官父死子代非其種類汔不相伏屈茨之法國酋首領相承不絶宅姓別系決不得而處之　燕吳禪亂葉白爭滅古之君子豈顧自爲膠擾而欲民之定哉明賢於斯亦有所決擇矣

路史國名記 卷戊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周氏

虢郭

仲之封為西虢在岐今鳳翔虢縣通典云岐州虢縣西虢也東遷之際自此之上陽為南虢矣或云叔自此之上陽妄其處者為小虢秦滅之秦武公十一年魯莊七年亦俱曰郭公羊曰虞郭郭究碑言郭叔禮記注虢或為郭在武都南百里有虢城集韻引傳攻郭音虢

東虢

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有虢亭世紀以成皋為東虢叔之封故通典以洛之汜水為東虢國即制邑左傳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制今在孟之汜水漢之成皋臺冢在焉水經濟水南歷虢公臺皇覽云基址及冢尚在或云仲封者非左疏亦云東虢制也賈逵虞翻等謂叔為西虢仲為東虢誤

南虢

上陽是上陽城在陝縣之硤石鎮西三十六里常陽驛之東南下陽即今同之下陽服氏亦云在此下夏字通杜謂河東大陽亦非馬融云叔封上陽仲封下陽疏謂二地皆虢邑不得二人分封其處今虢之虢略正曰南虢以其仲後所都故亦虢西九城志周封虢仲非世紀三虢仲為西虢不在此春秋公子譜上陽虢叔之後亦非

北虢

男爵今陝理西四十五里故虢城是漢志弘農陝故虢世一以州治城為即古虢國是為大陽漢志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雝今按陝平陸皆漢之大陽地天寶元年守李齊物開漕得古鏵有平陸字改焉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盧氏

地道記郡國志皆云西虢之別詳商世侯國

夏陽

序之封晉滅之僖二年今陝之平陸見歐志廣記漢夏陽城又在韓城東北百三十

數

康公邑在緱氏杜云緱氏西北舊有數亭緱氏西寧入偃師或云魯地非也襄公十五年盟于數地不在周世作劉繆故說文惟有鎦然古亦無之詳字經

岑

渠之封文王異弟之子今梁國北岑亭風俗通云古岑子國

右王季之穆

齊桓公遊於郊見亡國之城焉訪諸野老郭氏之虛也公曰曷其虛對曰善善惡惡公曰善善惡惡固政之𡠹也奚而虛曰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也公歸告管仲仲曰若人者為誰惟弗知也曰然則君亦一郭矣公退招野老而進之故春秋書郭亡猶梁亡者言其所取亡也夫亡國之亡也未嘗不以其取亡者也今郭之亡所善不善而所惡不惡也所善不善則無貴於知善所惡不惡則無貴於知惡矣奚其在始郭君之出也徑諸澤語馭者渴馭者進清酒語飢欲食馭者進梁肉脯糗君曰何給對曰臣昔儲之為君之將出亡道飢渴也曰然則若知吾且亡乎曰然然則孰不告對曰君喜道腴而難至言誠恐先君之亡也君怒馭者辭焉曰今天下之君無賢而吾君以獨賢泰賢此其所以不之存而之亡郭君於是伏軾而咕曰賢固若是難邪舍車踏山中居飢力解枕馭者而寐馭者易之塊疏行而亡之郭君餒死中野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郭君之謂也惠王七年詩外傳云為狼所食齊湣居衛謂公王丹曰吾之所以亡何也公王丹曰主之所以亡賢也天下之主不肖而惡主之賢也湣慨然曰賢固若是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亡而亡者公王丹之所過也　若宋昭之出也俯謂馭者吾今知所亡矣被服而立侍者無不曰吾君麗者發言舉事朝者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見其過茲吾所以至於此也宋公於是革心易行安幾行道居二載宋人逆而復之死謚曰昭故君子莫大乎自克吳語曰楚靈無道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之乾溪屏營山中見涓人疇而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進枕之股及寐易之以塊去之比覺無見

入棘闈弗納乃入于申亥氏謚爲此事相似余稽四號先後南北知郭公之非是而代莫之明也故并及按此郭乃莊二十四年之所書者賈誼書作號君亦曰郭新序乃北燕之地寰宇記云聊城今有郭城博州圖經云亡國郭氏之虛是也管子亦言桓公之郭問郭父老何以亡春秋地名云號北燕之地與齊接境與四號不相及諸家皆不知郭公繆文

魯　鹵也曲阜少昊之虛曲阜小地名在魯城中委蛇七八里古城十二門魯國記七門有鹿萊石稷上東子駒等大中祥符間曰仙源隸兗

管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自漢爲中牟開皇管州十六年卽楚子次于管者大業三爲鄭武德三復爲管貞觀元復爲鄭

蔡　今蔡治上蔡漢縣迄今伯爵仲子蔡伯括地圖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國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蔡山岡故國也

曹　侯爵穆傳邢侯曹侯來弔紬爲伯毛聃雝郜皆伯祝駝言文王子惟曹爲伯左妄興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四十七濟陰界有定陶故城卽古曹國南二十有曹城有曹南山周爲曹州今興仁府

成　郕是也伯爵濮之雷澤北三十故城是漢屬濟北晉屬東平隱五年衛入成杜云東平剛父西南成鄉後漢志濟北成縣本國劉昭引爲證然濟北乃和帝分泰山郡置有剛縣晉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後還其陽曰成陽漢隸濟陰京相璠云東郡廩丘南故郕都故寰宇記雷澤古郕伯姬姓國縣北有郕都故城誤也按漢止有城都屬山陽非此之郕與成陽樂氏妄爾與周成十三年公圍郕成乃周地層魯邑蘇之郕異隰郕蘇忿生邑在河內

霍　伯爵僱也始亦侯穆天子傳霍侯蔿今晉之霍邑有霍泰山霍水郭璞云平陽永安西南汾水之西有霍城非六安之霍壽之六安霍山天監貞觀爲霍州

衛　侯爵故朝歌本衛州衛縣周爲州隋爲縣熙寧六年省爲鎮入黎陽天聖四年以衛隸通利軍熙寧三年廢復隸衛州六年省爲鎮餘詳商後朝歌下

毛　伯爵原父得毛伯敦蓋於扶風文稱伯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邽

聃　伯爵㑨也鄭同本作冄駒龍字亦音染京兆今有㑨亭世繆爲聃僖二年闞章囚鄭聃伯又異集韻聃那丹同音男益失

吿　子爵僖二十年來朝郜也今登封有廢郜城是爲南郜與晉郜異太原今有郜城所謂箕郜者

雝　伯爵今懷之修武有故雝城范志云山陽有雝城杜云雍城在河內山陽西周器有雝公緘鼎非秦之雝岐之雝縣今鳳翔之天興壁倉城秦之都

滕　侯爵僖十九年滕子在貶本徐屬縣詳黃帝後國後還公丘而地爲小邾故兗之龔丘有古滕城今滕縣西南十四里城在字一從水亦作滕

畢　周世居泰王王季皆都今京兆咸陽有畢原畢陌關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詹桓伯曰我自夏以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畢芮岐魏自昔爲周邑矣　原畢皆三公

原　伯爵今澤之沁水縣西北有故原城晉伐原者後趙同爲原大夫卽此或云忿生邑或云濟源水經云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卽晉伐者今孟州濟源西北九里有古原城

豐　侯爵初文王作邑以治南國今永興鄠北二十豐水之西有豐故城寶苹云在長安縣之靈臺鄉通典鄉在長安西北

荀　侯爵詩云荀伯謂諸侯伯珣郇也今猗氏西南古郇城是佑云猗氏古珣國元和志西南四里絳之正平西十五竹紀年次于郇者徐鉉云荀姓郇侯後宜用郇字不嫌本同鄧名世云今河東多此姓不作荀音或云郇之三水栒邑非也晉伐荀以賜原氏則河東矣汾水所經荀城也應以荀爲伐晉之郇侯誤

右文王之昭

唐虞稽古列爵爲五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繇夏達商未之有改至于武王雖曰反商政則繇舊故班志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弗可改也　孟軻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公侯百里不百里不足守宗廟之典籍子惠子云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而子產亦謂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古之言封建無以異者王制之書州建之國亦不過乎五十

若七十與百里正有合乎子思孟子先王之制斷可識矣獨周禮書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率百里而差之果周制乎夫以男國百里食四之一為五十里餘為所比之封附庸土也然子伯侯公地乃大異諸公之地乃至二千五百縱食其半猶當千二百有五十如千二百五十則以多如五十則以少其果然邪顧魯侯也而百伯之地豈治世法哉　粵自周衰上失其御諸侯無政譲相侵併而後土宇逾越燕越之壃埒于王圻而齊耒耜所刺方二千有餘里秦地為方千里者五郢楚且以六千而為人役故子產曰今之大國兼數圻矣此諸侯所以惡其議已而圯其籍又從而羼之制曰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且謂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故特加之四等之上使兼二十四附庸者益以罔矣職方封國以千里為率一州惟可四公為侯可六以伯則可七一有半為子亦止二十有五惟男百里則可百四十有六國而止五州盡矣故康成以為周之九州方七千里為方千里者四十九一為王圻八州各為千里者六州建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餘方百里者四十一以為附庸凡州百四十有六國附庸皆在然王制州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并繆不合則又以為商爵三等周初復為五等增以子男夫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云倘陋公侯止於百里周公東征備見書傳作何所并而云圻地千里五等皆益其地且以大國在古百里今一增為五百是遽增之二十四倍豈理也耶若曰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則其勢必至於并徙是則纔大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并徙者百九十有六不數大國而天下以盡擾雖十始皇不能為矣而曰設法以待侯伯有功者大其封果足信歟說益不通則又以為周制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然而圻內有限不可附會則又以為圻內不增以祿羣臣俱不足信　夫太公之封齊周公之封魯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此孟子為魯人言者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太公何嘗越百里哉今魯為方百里者四十九有王者作則果在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殺人而求之乎形方氏制邦國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正使小國事大大國比小是先王之意也公侯伯子誠使咸依司徒之數則職方所率千里惟可四公嚳禹所正八州不過三十二公侯伯以降已不容厝設以盡為男邦亦不能八百國王制之千八百豈三千所容哉說者以周九州方七千里州得千里者六以千里封四公又以千里封六侯又以千里封十一伯一千里為二十五子一千里為百男凡百四十有六國不及二百一十之數猶一千里取之以封五十九男六侯之方餘二百里以封四男十一伯之方餘一方以封一男凡六十有四男合一百四十六為二百有一十儒之無特見至此且魯方七百里為公侯地百里者四十九為伯地七十里者百云十伯之地尤踈

臧

鄆

秦

乾時之戰有秦子　莊公所臺處三十一年

柳

展禽邑地理風俗記高城縣東北五十有柳亭故縣世謂辟亭

成

桓六年城預云泰山鉅平東南

郈

厚也厚成叔瘠鄆之須城東三十六有郈城郈亭酈氏云缺其南面叔孫所隳也

費二

鄪也僖公以鄪賜季友季利涉編古命氏云費氏出魯桓少子季友有勛邑于費今沂之費西北二十有故城臨沂東三十六一作柒古文書柒誓或作誤柒音背惡米也柒非河南費

顓

預云高平方輿東南郁郎城方輿今單之魚臺

郎

防

臧氏邑魯東圖昭公五年莒牟夷以來以防茲來郎齊魯會處今密之安丘有莒城莒亭

瑕丘二

桓庶子莱漢隸泰山公叔文子升瑕丘項羽紀有瑕丘申陽申陽蓋名孟康以為瑕丘人姓申名陽姓纂自為一姓因文纇之說今兗治瑕丘瑕丘在其西南與衛之瑕

丘別（衛瑕丘在今濮陽東南三十因邾子負瑕也）

穀梁　酈氏云博陵有穀梁城

陰（下陰）　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師古云古陰國乃故鄀地又有下陰在陰城之西後之所遷（昭十九年公子赤遷陰于下陰）今光化乾德（漢陰縣隋陰城）

穀

新蔡　平侯都今蔡之屬（志云平侯自上蔡徙都此）或云黃梅（開皇新蔡今黃梅有名蔡山出大龜在廣濟並蘄）

州來　昭侯徙此號下蔡今壽治唐屬頴（春秋時有蔡成公輿地記成公徙此）樂史云下蔡有二處水經淮水東岸一城卽下蔡新城二城對據是也

卞　季武子以自封者今兗之泗水開皇中以故卞城置（十六年）

牟　登之牟平在牟山陽而夷平開皇之牟州（三年）

康　姓書康叔故城在頴川孔安國宋衷以爲畿內國

漕　本曰曹戴公居（宋桓公立之廬于曹）泉水載馳皆言衛地今滑之白馬衛之下邑（西征記今白馬城古衛之曹邑戴公東渡河處此文公遷楚丘今衛南縣成公遷帝丘今濮陽）

楚丘　郡國志成武有楚丘亭（城冢記齊桓公築衛文公居二年所城杜云在成武西南）僖今澶之衛南西北四里楚丘城也非拱之楚丘（今楚丘縣戎州之邑卽戎伐凡伯處酈氏以爲文公徙此實宇記北三十有楚丘亭非也曹在滑楚丘在澶不出衛之邦內不得在拱然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山殆後人之附會也九城志南京有楚丘晉文公作）

石　碏邑周有石尚姓書云王父字爲氏非

斥　文八年晉解揚歸斥戚之田于衛者

儀

褻　仇也柳莊采褻氏地

彌

戚　僟也衛附庸（在河上文元年注之臨河東有戚城）相世家以爲宿（如宿舍于宿左皆作戚）河流北過元城而戚在河外故陽虎從晉伐戚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襄二十六晉伐衛取戚）今在衛縣之南（預云戚頓丘衛縣西今戚城在枯河之東春秋之時河與晉異由晉而言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內春秋時在河東也）集韻並音鏃

元　咺邑今大名之元城應云魏武侯公子元邑

甯　陽處父聘衛過甯者一作寧今拱之寧陵古信陵故魏安僖封弟於信陵號甯陵君然甯城在獲嘉而武陟亦故甯

沈　肉叔初封預云平輿有沈亭平輿城在今蔡之汝陽東汝水南通典云古沈子國

北郜　宋併之（桓二年取告鼎）今曹之考城東南有北郜城（鄭樵云南北二郜城在單之成武）

鄫　滕叔初采今沛之公且

潘（番）　魏王地記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畢分十三州志潘在廣平城東北十里）

龐　畢之分龐鄉越世家所謂讐龐長沙者

馮　唐韻鄭姬姓國（本說文）今范陽李澤中有馮水卽古馮池故馮夷國

魏　在安邑芮近（寰宇記芮城北五有魏城卽萬所封周八里）譙云河中河西縣河西熙寧三省入河東縣

大梁　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孟子見梁惠者）今開封祥符昔之浚儀而汴城西有故魏城魏惠所築（九城志古梁城畢公高築謬）張儀所謂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爲梁州

令狐　魏顆邑晉惠公濟河圖令狐者（僖二十四）今猗氏西十五有故令狐城

智

懷　寰宇記懷州云管蔡廢絀封康叔為懷侯于此即為衛後遷河內晉於是啓南陽狄伐晉圍懷者覃懷也（宜六）紀年秦伐鄭圍懷殷或云隤懷忿生之邑今懷之武陟西有故懷城

恆　康叔孫封楚有恆思公世本云後有恆氏

右文昭之分

周監二代封爵五列子弟勳賢必參封之秦除五等設爵二十身稱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徹侯關內一至無廟可立二世國絶　漢祖龍興創其孤立奮然封建然而襲秦戰國先王綱紀掃地之後莫究其事忽忽啓土設爵二等大王小侯張耳吳芮韓信彭越臧荼黥布韓信盧綰異姓之王者八蓋時求安反仄不得不爾而王之號遂為臣下常稱（二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四年遣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高帝之約異姓非功不王至呂后遂破約王台祿產自茲不改洎　建武初尚襲二等皇子為王而其餘以列侯及是朱佑峙議天無二日人臣之爵無過乎公於是正為郡公（十五年）已復稱之識者蚩焉（十七年）曹氏始列郡王　晉且封國皇子稱王而王之子為侯（太始元年子弟王者二十餘人）宋齊以降爰復列郡陳室即有郡嗣藩之三等逮乎元魏王公侯子分爵為四皇子若元功異姓稱王皇族若始藩為公王大郡公小郡于是王者七十旋為六等北齊因之大氐於晉宋若梁靡異　開皇國郡王分九等煬帝謏以王公侯為三等李唐之起務廣宗藩自從昆弟郡王數十孩提並列及文皇墜封彝說疎悉降公時惟數有功王而止　貞觀之十一年即詔前元景等二十一王督刺代襲後復制皇兄弟若皇子為王皆國親王太子男為郡王庶姓卿士功業特盛亦得郡王繇是異姓畢王侵尋戰國五季之事至德之元迄大歷三異姓王者至百一十有二不亦異乎比後之世更以王子兼師保官果何為耶　夫以此號既立既久而不可易耶則世祖固嘗改文皇固嘗降矣以吾之子弟非王其號不足以貴之重之耶則文武成康之親子弟管蔡成霍孟晉之徒止於侯伯一適之外其子不過守其故土或食卿采公且無有未始不貴且重漢魏而下蠻酋泠伯王稱且不勝計其果重乎南粵尉陀若閩尉粵亡諸四夷酋長固不得同中國（如呼韓賜之璽綬南粵元鼎即賜之相及內史中尉太傅印得自置賜非矣）然漢王子曰諸侯王徒以名王而其實則諸侯言之不順而有此目則名浮之無益辨矣聖人復起果將奚先亦惟名之必可言而已（季札辭國胡翼之以為見父兄之王號難乎革也革而不用則左右國人習於僭擬之久有所不順因而不革則非季子之心自度有不足以辨此故辭之以全操使有伊周材具則不辭而為之矣水惟就下人惟從是安有習於僭擬之久而不順者）

晉（唐）　故唐都鄂夏虛也（世本云叔虞居鄂鄂今大夏故云唐本堯封在夏虛晉陽）後曰晉以水名　今弁之陽曲故平晉西南十六有叔虞祠墓故詩止曰唐

韓　同之韓城南十八有故韓城韓原也（秦晉戰處古今地名曰韓武子食采韓原）一曰宗丘與臨晉近謂之少梁

于　邘也今懷治河內故邘縣有邘臺邘城（京相云河內野山西北三十有古邘）（城邘亭邘臺水經云故邘國一云祁氏邑在陽曲東七十即為邘者周以與鄭後圖晉）或作邘誤（袁漵）（俳諧文應邘叶堅高鄣魯儀作邦晉）

雁　今作應（古應侯今作雁）侯爵（韓詩應侯苑雎增世為應侯請五苑果後）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故應城今在葉（縣汝）有應鄉

翟　孝伯封狄城也續志臨濟本狄國唐韻云春秋時狄國也

寒　侯爵定公三年有寒氏晉地一曰五氏南宮中鼎云王在寒師即此字書鄈以爲邯

右武王之穆

武之穆四唐爲長後曰晉次桓叔韓是也邘三雁四而狄寒亦其別者富辰曰邘晉雁韓吾知其說無推次也

惡戲聖人之經畫大略爲世長慮豈後世腐爛之儒苟目前者之所知耶昔者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於是封文之昭武之穆者二十有餘國二叔不咸周公宜戒同姓彊大之禍而弱宗國矣乃復大封同姓焉此可與腐儒苟目前者言與先漢孝武懲七國彊大之禍於是務削宗支逮元成時宗國蔑矣而移漢者王家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凡四國之分封者今復條于下方

曲沃　成侯之居以封桓叔故地有晉先君之廟獻公城之居申生曰新城漢爲曲沃今隸絳潘岳云陝之曲沃是也

絳　穆侯居見詩譜莊公二十六年士蔿城之二漢爲縣今隸絳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沃南二里元和志周勃邑今號絳邑故城景公遷新田又曰絳乃以翼爲故絳云後魏北絳縣在翼城南絳在絳

翼　孝侯居因曰翼侯蓋與絳近今翼城東十五有翼故城絳邑之東八十隱五年伐翼者集韻云國名云即絳改非

鄂　翼九宗嘉父逆晉侯于隨納之鄂曰鄂侯晉地隱六

端氏　澤之屬縣西北三十有端氏故城

郤　叔虎邑俗作郄

絺　郗也預云野王西南有絺城今在懷之河內隱十一年王以絺樊攢茅等十二邑與鄭易鄖劉蔿邘田後復歸周以賜晉文公故又屬晉

畜　僑鄐也邢侯邑曲沃南二里有故鄐城雝子奔晉與之鄐者姓書有畜氏鄐氏云因非子畜養妄

涉　涉佗邑漢之涉今隸潞

苦　苦成也王符云郗犨采于苦曰苦成故城在鹽池東北後或爲楛齊人改曰車成又作古城繆

冀　芮城西三里有郤芮墓芮死文公命缺下軍大夫復與之冀今晉之冀氏芮故邑

張　晉分漢張縣今邢之任是郡縣志縣西南二十七里即濟陽城王符云河東解邑有張城西張城呂春秋云魏之分非

解　唐叔後今河中臨晉東南故解城在桑泉之南虞鄉東三十城猶屬解傳十五解梁以路秦者非昭二十二之解後魏爲二南解虞鄉北解臨晉以蚩尤體解名集韻音蟹繆

揚　一曰揚氏實宇記趙氏之寧晉春秋楊氏說文揚舉也二漢揚縣今晉之洪洞南十八有故揚城地道記揚侯國云晉滅賜盻郡縣志同

續　狐鞫居采謂之續簡伯

温　叔虞後封在河內狄滅之僖十年温子奔衛襄王以賜晉郤至采爲曰温季狄隣陽處父亦采此

祁　太原祁縣有祁奚墓寰宇記在閒喜東二十二里

介

步　郤步揚邑玉篇作郋云亭名

盂　盂內盂大夫祁氏漢縣隸太原唐邢今陽曲東北八十故盂城劉子伐盂定八續志云國非衛東盂也定十四年蒯聵獻齊者又哀四年盂周地若宋盂僖二十一公作霍穀作雩一作字

駒　郤克采鄧名世姓辨誤與子錡皆謂駒伯

原　先穀封曰原穀後封彘

彘

霍　汝之梁縣西南七十霍陽山漢爲霍陽縣有霍故城一夕

之期襄梁及霍在是周地哀四

箕　箕鄭采晉語鄭爲箕大夫

欒　賓邑孫靖侯　真定欒城漢爲平棘開皇欒州十六年今趙之平棘西北十六有故欒城近柏鄉鎮及國夏取欒遂南徙曰南欒漢南欒故城在鉅鹿邢州

屈　夷邑采麗姬曰蒲屈君之疆也今隰州有故屈城南屈也翟章救鄭次南屈者汲古北屈見後古國中

犨　臨汾有犨氏亭樂史云郤犨采非魯山之犨楚有中犨昭元年犨乃南陽之犨本鄭地入楚漢犨縣今汝之魯山南十九有古犨城

荀　逝遨采本鄭地重耳軍盧柳濕次于郇者晉語狐偃盟于郇韋云鄭地非河東郇

銅鞮　羊舌邑漢縣今隸威勝本屬路太平興國三置軍有銅鞮山銅鞮水南十五銅鞮故城宮址存焉子產云銅鞮之宮數里　南六十有銅鞮伯華墓

揚干

戎氏　唐叔後在狄者有大戎氏小戎氏

桓　按桓叔封韓蓋初封桓竹紀年有桓侯非謚也漢梁孝子明封桓邑侯是也

韓西　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城是

趙藺　漢西河屬縣

平　代之雁門故平縣東漢之平城紀在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今魏之南樂縣圖云平邑在縣城東界

右武穆之分

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姬姓也八國皆爲晉所威昔者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曰泰伯虞仲泰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臧在盟府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且害之晉可謂不仁矣　方文公威曹也以其地賜宋人文公有疾曹伯之寺儒胥笠之史佚誨之以曹爲解曰晉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威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而君滅之能無及此乎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公悅復曹伯及霍之威霍公求奔於齊晉國大旱卜之霍泰山之爲也使趙夙召霍公而復之

齊景公之伐宋過泰山夢二丈夫怒甚甚晏子曰湯伊尹也語其狀信公曰何如對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威君也不可以無後今惟宋矣而君伐之請散師而平之公不從再舍鼓毀將殪公辭乎晏子乃散師晏子

一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襄二十六聲子云　虞虢之威惜乎無以三者之事沃晉侯者晉滅號耿霍皆不見經當訂

卷戊下

凡二　凡伯爵衛之共城西南二十二凡故城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西南郡國志共有汎亭詩凡伯國隱十年戎伐凡伯者　又臨朐東陽城亦曰凡而益都有凡山並隸青

蔣　初伯後侯班志云汝南期思里蔣鄉古蔣國楚威爲期思今尉氏西五十故蔣城是新鄭界杜云在弋陽期思故城在固始西七十

邢　侯爵邢治龍岡城內西南隅小城也秦之信都莽之襄國隨爲州漢邢侯項作爲邢侯注廣平襄邑縣穆傳應形刑從井說文戶經切乃作邢故字書妄以邢爲井而邢邢爲二玉篇邢輕于切韻邢在河內邢在鄭邢侯國

夷儀　范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瓚云夷儀城在襄國西百劭云

邢侯自襄國徙此曰邢丘通典龍岡北百四十有夷儀城西百五十七有夷儀嶺元和志龍岡西四十有故城俗呼隨宜有邢夫人冢在河之皐曰平皐有平皐城狄國邢丘晉送女邢丘者紀年梁惠成三城邢丘彪後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封非也平皐邢丘非始國也

祭

伯爵商代國後爲周圻內譙云在河南敤傳云寰內諸侯穆傳正公祭父說文祭周公後城在開封長垣今管城東北十五有古祭城也

胙

今滑之胙城燕併之故曰南燕後漢燕縣屬東郡本南燕國有胙城古胙國杜云城在西南本屬酸棗有胙亭然晉元東郡武德胙州二年

茅

殖綽伐茅氏也襄二十六戚之東鄙本衛邑茅盈系云姬胄之分漢有東茅侯預云高平昌邑西有茅鄉城今金鄉西北四十二有昌邑故城非修武之茅

呰

有二西呰在濰詳見前東呰在鞏西有故城屬周單子取之昭二十三年取呰姓苑云此本出祭氏

周

兗

盟會圖云兗國周公後所封疑即魯之讙

右周公之族本亦文之昭第國多故別出亦以別其祖禰之所自出云伯邑考亡管叔誅周公爲禰也

惡戲人之可痛未有如族姓之不睦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豈惟後世之愚然哉晉文公之出亡也歷者七國齊桓女之楚成享之宋襄公贈之馬而秦穆公乘送之卒以得國此四國者皆異姓也而能維之若此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同姓也而皆不禮焉是所謂不如我同姓邪　昔者晏子患齊之公室卑子華子曰云云詩亦有云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臨于人上將卑是取何懼而不獲兄弟之不協焉能協諸侯之不睦　邢與衛同姓之國也狄伐邢莊三十二齊救之閔元僖元蹔遷夷儀乃從而爲之城並僖元年狄入衛閔二則爲之城楚丘僖二年正二國者俱齊侯所存之亡國其患難正相同也齊桓卒十七年明年而宋衛遂伐齊狄救之故邢與狄冬伐衛又明年衛伐邢二十有五年遂滅邢一書狄救齊有以見諸侯之罪再書狄伐衛于有以見救齊之美也方狄人之迫黎侯黎侯寓衛衛不能修其職及戎之伐凡伯衛且不救致王臣之無援逮爲狄滅齊復爲之城以居之衛人忘亡可謂飲其德矣今也卒再朔則遽起而伐之況王在難而乃稱兵戚人之國絕先祖之支體無人類矣故聖人書曰衛侯燬滅邢夫春秋國君未有生名之者今曰燬蓋甚責其無人類也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此以一節而測經者其說未然書稱呂伋君奭詩言召虎生名也楚子滅夔蔡滅沈晉滅下陽虞虢滅同姓也衛侯奔楚郕伯徠奔失地也而皆不名采地之大夫附庸之君未爵命于天子則不盈乎君道不盈乎君道而猶異乎列臣故平居則字有所降則名諸侯之大夫平居則族而名之有所降則舍族惟天子尹宰與公之孤特貴故又以官加之異列臣也姓有同異其所以滅之貪土地利人民上絕王命下絕人紀其惡一也楚子虔誘殺蔡侯豈同姓哉杜謂黎錞更以燬字爲因下文燬卒而誤增之不知文宣之前戚國皆人無稱爵者此將名之不可曰衛人燬故特加爵王如楚子虔者豈二爵亦誤耶胡以名爲常不名爲變陋矣

翟

侯爵成王次子云翟今洛陽城中太倉西南池也世紀景王葬翟泉在今東陽門內大街北太倉中北眺翟泉戴延之云太子宮東今無水

彤

伯爵成王子唐韻作彤云成支庶

單

成王子單子國單襄單伯子也今單之單父非魯之單伯

鄭

伯爵厲王子初采咸林戴言作棫林國語元和志通典寰宇記皆作咸林襄六年棫林許地今華陰鄭縣西北三里古鄭城縣道記云古城連接今州城天保中官路其中東西連三小城宇文朝移於西南九里故鄭城開皇三又移里州北故鄭城屬京北蓋未爲國國語桓公采地咸林乃初縣在鄭者秦武公十一年班志宣王弟桓公封劭云母弟友所封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

鄭𧶘云穆王以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謀於史伯寄孥賄於虢鄶間幽王敗一年滅鄶四年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北之文師古亦非之蓋是采於彼今因其名以來此非至此始有鄭名京北畿內自不妨於王都晉鄭焉依謂武公文侯爾固不爲新鄭

新鄭　幽王敗武公徙河南併虢鄶十邑居之曰新鄭故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若新豐者今鄭之新鄭祝庸之虛

南鄭　今興元者舊傳云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漢中爲南鄭

櫟　鄭別都厲公居後屬楚王隱云翟也今許之陽翟莊公城櫟寘子元

制　此制號東號也本滎陽隱元年而北制虎牢乃成皋五年今孟之汜水有制氏成十六制田鄭地滎陽制澤今宛陵東

共　共叔邑杜云汲縣非

京　太叔封所謂京索鄭詩叔出于京者今滎陽東南二十有故京城故京漢後齊廢

成

楊　侯也宣王子幽王封之曰楊侯其地平陽楊氏縣漢之河東楊縣也

陸　宣王支子陸氏譜云封陸鄉爲陸侯

謝　宣王支子是爲謝丘盟會圖云謝城兗之龔丘與姜任二謝異

縱　平王子精封英賢錄云因爲精縱氏

梁　平王子唐封南梁也今汝治梁縣有梁山梁故城在承休西南四十哀四年梁云河南梁縣縣道紀云梁縣西南十五古梁國城十三州志云周南鄭邑國事云南梁楚襲之安定梁氏出此

周　平王子秀封在汝川秦威之爲汝南郡光武封姬常爲周承休公居麻城今在汝之梁縣

甘　惠王子叔帶封卽昭公生成公成公生簡公及悼公過鄽元云河南城西二十五有故甘城俗曰鑒城在甘水東十里洛陽南北對河南故城佑云城在潁之潁上

陽樊　景王後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皮子城是卽皮氏城水經俱逕陽城卽樊氏邑

無終　蓟之玉田故無終縣萬歲通天二爲玉田陽氏譜云春秋之末爰宅無終仙傳拾遺陽翁伯適北燕葬父母無終山有天祚玉田事亦見于寶記范通燕書云後有雝於無終山獲玉是也

鄄　敬王子或作甄非劉子盟處周地與元和志云濮州理故鄄城中栢所封曹植爲鄄侯者

汜　襄王居鄭邑捨地象云汜城在許之襄城南韻云國云言凡有汜水在濟陰

皇　王猛居郥也今鞏西南有皇亭記多作黄非京相云訾城北三里有黄亭黄陌黄水訾城今隸鞏

陽人

中山　東周分釋地云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在西北靈壽今隸真定張曜中山記云郡謂中人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其山亾而欽上若委粟漢中山靖始移郡出山居盧奴隋經云中山城在今唐昌東北三十中山故城是中山故宮在安喜鈞臺戲馬

膚施　今隸延安卽漢之靈壽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

右周氏世封可見者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大國七十里次國五十里小國此三土也唐虞三代以莫不然周官武成王制之言成王周公經世之制率此不越然在行人司儀儐禮皆以公爲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故世遂以公爲上國侯伯中國子男爲小典命注夏官序更以

公侯伯爲一子男爲一則侯伯俱爲大國子男小國徒二等矣公羊說者復以伯子男同稱子謂春秋書變周從商制皆從子此特國語師旅之說蓋因子產一時自解之言尤無足據子產當時特以鄭伯班次許男有所不平而爲之語故曰鄭伯男也而共公侯之貢正亦以是爲辭且欲下其貢於諸男而已豈得視爲品之成邪乃若白虎通義禮記外傳謂商爵三等而無子男武王增之始爲五等董繁露言周爵五等士三品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士二品康成定謂箕子微子爲是畿內因乎夏制且謂質家爵用三等文家乃用五等微所取

南宮　武王時有南宮仲見宣和博古圖春秋時周大夫南宮極其裔也即冀之南宮縣盟會圖呂后封張偃爲侯國

密　盟會圖云周圻內國宣王戚之此河南密齊桓公密妃國然密康公墓在靈臺故說者以爲涇近也

滎　滎伯采滎叔也說爲滎錡今河南鞏西之滎錡澗子朝之亂景王崩於滎錡氏大夫食其地者然滎成伯篤鵜魯出聲伯盻之后也

蒦

瑕　周之支鄘氏云山桑縣有瑕城晉使詹瑕處瑕燭之武所言焦瑕卽唐改蒙城今隸亳晉惠臣賂秦者各一國

桃　僖二十四年桃叔采

尹　子朝入尹周地昭二十三尹氏采杜謂鞏西南偃師今汾州有吉甫墓記卽其邑

鞏　鞏伯國晉鞏朔亦曰鞏伯今河縣鞏縣西周故居鄘氏云有鞏故城洛地圖云在洛之間四面山鞏固也

康　見前

仍　仍叔采

暴　暴新公采鄭邑也一曰隧世本云周圻內國文公八年會雒戎盟于暴鄭詩謂周圻內無暴邑失之箋云爲卿士者皆食圻內故有周召毛原莊祭尹樊鄩成單甘劉南宮而無暴

單

巷　巷伯采姓纂云巷伯後氏

頹　頹叔采爲頹氏邵氏姓解云頹人姓

方　方叔采許說文云邡廣漢縣乃什邡非此周書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內

邛　邛叔采山陽邛成縣

富　大夫富辰采

鄩　子朝之亂郊鄩皆爲之邑故有上鄩下鄩北鄩南鄩之名今鞏西南有地名鄩中有鄩谷水故鄩城卽大夫鄩肹采

詹　詹桓伯采昭九年大夫詹父後詹嘉爲晉瑕大夫非楚詹尹

家　家伯采後有大夫家父幽王太宰

右周氏族卿之采

日爲君月星爲臣是故月近日則虧遠日而盈星近日則伏遠日而疾臣之於君則近厭而遠申是故外以邦國內以都鄙外侯射三內侯射二司裘外守節以玉內以角掌節外達節以金內以管小行人外之城制以隅內以門阿匠人外經途以環法內以野法天之道也　車攻之諸侯會王則赤芾而不以絑覲禮之侯氏朝王則墨車而不以輅會王畋獵則王者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在國畋獵則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王賓射則公執璧卿執羔諸侯賓射則卿執羔大夫執鴈王視朝孤卿特揖大夫旅揖諸侯視朝則大夫特士旅之蓋諸侯之在國則

南面制節以存君道而有以與王同倈朝則北面謹度以全臣道而必以與王異此禮之大辨也雖然公侯伯子男命數五七九而公卿大夫命數八六四或奇或偶說者以爲在國陽爵居日下者陰爵則有不然五等之命非無六八公卿大夫非無五七九也特五等以尊言而公卿大夫以卑言尊言奇卑言偶從其辨順也三禮義宗雖云公卿大夫以四六八然亦有七命卿若五命之大夫如公作伯則亦九命故云元士三命則陰爵非特偶也四六八此而上爾　公侯伯子男五等正矣故以附庸四命則陽爵非特奇也九七五此而下爾　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此與內夫人嬪世婦相應言

言之公侯伯子男五等而妻皆曰夫人則其命爲可下上大夫卿中下大夫四等而妻皆曰世婦則其命爲可上矣以四命大夫視伯六命之卿視侯則知侯八命矣周之諸侯實惟八命非王後不爲公避九命也困之九二紱方來利用享祀九五赤紱利用祭祀赤紱爲君紱紱爲臣祭祀祭帝而享祀則人鬼矣是故紱紱爲降漢代丞相東西曹椽比四百石餘椽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椽比古元士三命者其儀爲可知矣正曰椽副曰屬漢舊儀注

召

邵也預云扶風雝東南有召亭雝今鳳翔天興東遷後采於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召原也有康公廟廟在王屋西三十五原在縣西四十寰宇實爲𤕤又記垣之古棠爲公分陝之地非也說文邵晉邑謂鄍郡齊師所戍皇輿元置邵郡大統爲邵州義寧元爲邵陽郡然易縣故絳水縣城在州北四十二亦曰邵云周封邵公于此蓋歸老之地興國六年併入易

燕

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以其僻遠有寢丘留侯之意地逼山戎六國時寖大置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西郡地秦威之爲上谷郡漢立燕國昭帝爲廣陽國廣陽郡武德元年爲燕州今幽治薊國史云今范陽縣

北燕

燕之分燕地廣矣北燕伯云亦姑姓者以燕而名予初謂爾按張耒使遼錄云北中京半山館北去窣燕飛翔大如鵓鴿其燕州乃隋遼西郡以處諸部內附事詳隋北蕃風俗記

陽

燕之分本曰唐併之大谷漢之陽邑今定之唐縣班志云燕之別邑昭十二高偃納北燕伯齊人還之閔二年

戚

戚伯國亦曰成續志云濟北成本國預謂東平剛父西南有戚鄉寶苹云鄉今在鄆即晉之剛父公羊云戚者何戚也戚降于齊諱其滅同姓書曰成

右燕召之屬

治國之道牧民而已牧民猶牧馬必人安其馬馬習其人胡爲而數易之嘗試語來建康一會府爾而史氏之所志自開寶八年盡乾道之三二百載中牧民之使已百二十有五易其罷去若祠去與夫致仕而去者咸六不祿若憂去者五不見其去之期者二十一召去者十有五而即除者五十有六其得滿而替者二十有一而已或一年或半年或一月或二三月若王益柔之至俯六日而迢迢應天府矣再任俯七而馬亮乃四受部然亦未嘗一因任者區區倈往俗安得不呰窳民安得不罷僘哉府之邑屬正可知矣府與邑屬宰牧若此天下又可知矣史正志書方　太平興國之八年日本僧奝倈朝嗽其國主相襲者六十有四世矣文武僚吏悉以世官上顧鼎臣喟然歎曰是夷虜者而世嗣乃如此臣下世爵能有古道中國即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以

淺促而大臣之子孫亦鮮克繼父祖基業朕雖不逮往聖然孶孶願治未嘗自佚所冀運祚隆永諸臣世襲祿位罔俾遠夷擅享斯美繇此語之持久不動之爲美可知矣句麗國主高姓故漢書國志皆曰高句麗隋始去句字然五代史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尙姓高則秦漢至是亦止傳一姓也孟軻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武有天下卜年七百而魯衛燕宋皆垂千祀周召毛原尹劉榮單布滿朝著悉世其祿與周匹休有天下者固將君臣相與守其家法以保其祿於無窮焉而已矣海邦千數羈縻八百莫匪世襲不可得易此有天地生民以來自然之道也何至朝恂莫縱一襲十寧爲黔首尤哉嗟乎

天語重開可謂百世幸矣而當時在廷莫有成其美者豈識學之未詰哉天時之未猒哉王嘉曰孝文帝時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皆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及孝宣親政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侍中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至于子孫終不改易黃霸亦云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常出於民 至和三年諫官范鎭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辨治乞令久任州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幷州威以久而伸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壘易議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轂

伯爵預在筑陽今襄陽轂城西北五里有故轂城有轂伯廟

小轂

齊魯城小轂以爲管仲私邑莊三十二城中有夷吾井即管仲井本曰轂景公曰桓公以仲爲有力邑狐與轂者乃姜會齊侯處後漢置轂城縣屬東郡晉廢入東阿故城在縣東小轂魯邑孫明復云曲阜西北有小轂城有轂城山張良得黃石處或曰陽轂僖三東阿南東

四十二有陽轂亭

息

侯爵楚文滅之莊十四王一年盩今蔡之新息北三十有古息城孟康云後東徙加新字西十有息侯廟周息州也說文新郎郎姬姓按春秋別有郎齊南鄖

滑

伯爵鄭入而秦滅之襄三十二年鄭入滑十三年伐之二十五滅于秦後晉取之今拱之襄邑西北有滑亭鄭地爲周秦晉鄭更邑本水名宣八楚子及滑汭後遷于費曰費滑今偃師緱氏鎭有古滑城在緱氏東十八滑臺滑伯廟九城志在滑之白非滑州去州四百里

養

繇基先邑今汝之郟城有養水楚子逆吳公使居養在此

極

魯附庸無駭入之隱二年穀梁子云戚同姓也

隨

世本云姬姓楚滅之桓六年楚侵隨八年伐之隨侯逸莊四又伐之僖二十年以漢東諸侯叛今隨之隨縣晉之隨郡有蚍丘隨侯臺墓

丹

逢

楚屬春秋時有逢伯或作逄誤

觚

涇之鶘觚

鱗

見潛夫論春秋時有鱗朱

主

頓

子爵昭四楚滅之定十四今陳之南頓故頓縣有故頓城十三州志云南頓西三十故頓子城在潁水之南故號潁陰城砌云迫於陳後南徙曰南頓後魏爲南頓郡

鼓

子爵白翟別爲鞮國中行穆伯攻之經年不能下荀吳滅之傳昭十五圍鼓二十二滅之今祈之鼓城唐屬定有鼓聚在定之槀城漢下曲陽

肥

子爵本白翟地晉滅之傳昭十二八月以肥子緜皋歸眞定之肥纍城也在槀城西南七里漢下曲陽後齊廢入槀城今屬眞定肥子後歸燕封之肥如如歸也漢故縣今屬之盧龍 或作邯鄲有故肥鄉縣城紀年梁惠王八年伐邯鄲

取肥地道東太康八年立隸廣平

宮　之奇之先國玉篇郚國為徒冬切非

冥　鄍也冀為不道伐鄍三門乃虞地僖二杜闕今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鄍城周四里　又有上鄍成二年會晉師處說文晉邑

麗　麗姬家商時國盟會圖元和志一作驪男國也集韻作孋非秦曰驪邑今臨潼東二十四有故麗城道里記云高一丈五尺盟會圖在雝之新豐漢之新豐唐之昭應祥符改曰臨潼元和志作驪戎故城在昭應東二十四里非驪戎之國

載　左傳有載國風俗通云姬姓後陳留外黃是韻作䣊云古國

紀　今緱氏故紀縣

胡　子爵楚滅之昭二十三吳敗胡師胡子髡滅定十五楚方滅胡以胡子豹歸相去二十五年蓋楚之所立姬國也哀六平王二十六年鄭伐胡武公曰胡兄弟之國也越世家云析酈宗胡索隱云宗胡胡邑為胡姓宗非乃宗姓胡爾今頴治汝陰西二里有胡故城范史云汝陰本胡國杜在汝陰之北盟會圖在豫州郾城故有胡陰胡陽胡陰本山陽胡陵章帝改之胡陽縣隸南陽與胡公之國異

隗

運

冀　冀子冀戎國今秦之渭水故伏羌城秦漢之冀縣也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為縣隗囂據此稱西伯

賈　伯爵華之蒲城西南十八有故城賈大夫冢非賈伯伐曲沃者左傳芮伯梁伯賈伯伐曲沃又臨汾有賈鄉

芮　伯爵今陝之芮城西二十有芮故城水經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芮君祠九城志商伐國西伯初虞芮訟今平陸西六十閑原者所爭田也東西七里南北十二周為司徒書注周同姓圻內國為大夫寶字記周司徒封芮為附庸非杜云馮翊臨晉芮鄉臨晉城在朝邑西南二里秦滅梁芮繆公二年唐為芮州武德二年集韻儒劣切非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北縣在河之東北南西去河各二十餘里北拒首山十里所故魏風著十畝之詩詩敘言魏君儉嗇褊急近秦晉日見侵削平桓之世變風始作事無所見此依詩以意為之言爾晉獻滅之以賜畢萬閔二芮萬奔魏故或以魏為萬邑紀年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奔魏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九年戎人逆之郊又云桓王十二年秋秦侵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萬見左氏桓三年同姓也傳魏姬姓國郡國志陝州魏城昔芮伯萬母惡子逐之于魏處非其國

焦　弘農陝是本北虢之上陽晉滅之惠公以賂秦紀年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其大城中小城故焦也云召公子譙侯之舊國樵云焦故城在陝州東北百步非亳之焦梁載言云姬姓與亳之姜姓焦別酈元以為神農之後歐志亦謂武封炎後在此非也按傳虞虢焦滑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後十五年燭之武說秦亦以焦瑕

巴　巴姬之國楚靈妃晉文公西伐巴蜀此也呂氏春秋今果之南充預云巴之江州縣江州今恭之巴縣紀年桓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鄧

項　子爵齊滅之僖十七年左云魯滅之非也公穀以為齊得之此蒙上伐英氏文內不言滅漢之西華後曰項城今縣隸陳東北一里有故項城楚襄從陳以項為別都楚考烈滅魯封其將於項為項氏晉諺堅不過項者史項梁父項燕世楚將封于項

徐　徐姬國齊桓妃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

鮮虞　本子姓國詳見商後以虞姬姓子爵翟也種地最廣白狄也晉語有蒲人翟人中行穆子伐翟乃鮮虞也春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年荀吳又伐定四年士鞅哀九年趙鞅又伐之列子襄子攻翟取左人中人未嘗滅也應劭地理記中人城西北四十有左人城左人之故邑左人鄉今定之唐縣

昔陽　子爵本肥馬肥子後遷昔陽今平定之樂平東五十有昔陽故城杜云樂平治縣東有昔陽城是縣晉滅之昭十二年九城志趙鞅晉陽寶宇記荀吳假道於虞遂入昔陽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晉恐肥為備故從北僞東南行往會齊師乃先還假道鮮虞遂入昔陽也故鉅鹿境一曰夕陽開皇置昔陽於下曲陽置今祁之鼓城

夏陽　下陽也　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書滅國矣或曰虢邑非也滅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虞虢之亡不書五年而書下陽之滅于

此罪虞也下陽虞虢之所恃下陽滅而虢去虢去而虞舉矣滅下陽者晉而以虞首兵賄也虞之賄孟子三傳詳矣

右周之餘族可見者

烏乎姬周之國林矣方其晟時述職朝覲會于明堂曰省月攷時享歲貢來有湛露之燕去有彤弓之送怡怡偲偲以藩屏周及其衰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文王之詩曰棠棣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故以親屏周是以楚子疆梁心張問鼎而猶畏迫宗周不敢竊發不幸後世上失其道宗國恣横諸侯相併王官不討陵徲至于三四然後枝葉相扶赧降爲庶尚四十年而後秦得而挹之宣王以降世乏令王然如齊晉勤王世有能者故猶五百歷年數極德盡而後位去則磐石之宗可賴也

一自東遷宗國恣横讓相侵伐以至于滅禽父一國當春秋伐侵國者十入國者六圍者十三取者十四而伐人之國者四十九會伐十九及伐者三而公之伐者又十伐若以某師伐者咸一大夫伐九而會伐者又六公之伐十而邾居其六大夫伐九而邾居其七公會伐十有五而鄭居十二人之侵我五伐我者二十一而齊居十五追戰敗滅不與存焉其諸爲可知矣鄉使宗國循良不躪外姓以穆諸姬則周室至今存可也詩云騂角弓扁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魯弃同姓從而伐之其爲反也不已甚乎齊之見伐其爲然也不已詢乎或曰諸侯之呑威勢之必至楚莊威陳而以爲縣樂毅下城七十皆郡縣之是破滅諸侯不可復封建矣曰不然楚之不縣陳當時之論亦已明矣而燕之郡齊城亦孰見其安且利哉伊昔先王所以立之九伐之法者凡以禁其相呑景風至而利建建德策勛存亡繼絶者所以爲不滅之道而今諸姬恃親强恣陵蔑外姓循至尋鈇此秦楚所以自爲討不然則亦俱杞宋而斃矣嗟乎王法不行使秦得志盡絶先王之世豈惟秦之罪哉蓋繇諸姬自賊之所致也

路史國名記卷戊

路史國名紀卷己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古國

饒　嵬姓今深州有饒河齊大夫采邑（趙孝城拔之以封弟長安君）

獶　嵬姓宜卽獶獶侯國（秦封魏冉）今鄧之獶縣

利　嵬姓潛夫云嵬姓饒利一作剎

雲陽二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亦居之又在甘泉亦曰雲陽山在馮翊雲陽縣今隸耀非丹徒

蜀　今成都見楊子雲蜀紀等然蜀山氏女乃在茂詳後妃后國

蠶叢　蠶叢氏國今彭之導江有蠶厓而漢之蠶陵縣在翼之翼水縣西有蠶陵山

瞿　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十縣北有瞿上鄉

導江　魚鳧治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南北八郡志云犍爲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郫　杜宇治

稀韋

婁　石樓也開山圖云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在城陽縣東北有婁鄉是然去琅邪遠矣今隰有隨石樓縣隋本曰土京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水經注蒲水出石樓下是也

庸城　許所遷定四年楚城今岳之華容（垂拱二以武氏諱與雄之容成皆改增土天寶復舊）

陽武

柏皇後黃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國楚滅之今蔡之西平有柏亭（寰宇九城云古柏國）

大庭　魯地昭五年傳有大庭氏之庫輿地廣記云在仙源今隸兖

東里　東里子諸侯也（栗陸臣）夏后臣有東里槐

祝宗　祝融氏後

祝丘　祝融氏後祝丘氏今沂之臨沂東南五十有卽丘城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鄭樵云漢卽丘縣）

彌　在益部詳紀中

朱襄　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

右上古帝王之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之爲王者事其此已矣千乘諸侯之謂也而其所謂道道此而已敬者所以重事也信者所以立政也節用所以富國愛人所以固本而使民以時者所以與財也五者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之所以道有國者唯有國者從而道之則君安而國家可保矣是故道之以敬而民莫不承聽道之以信而民莫不承任道之以節用而財不匱道之以愛人而民不失于生使之以時則穀不可勝食財不可勝用而道之之道畢矣　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夫不驕則敬事矣謹度則信行矣制節則謹用而不溢則愛民矣和其民人則又時使之矣固諸侯之事也故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記曰國家未道此禪人所以道國之政事者也上失其道則其散亦久矣而顧可國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若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固不外乎此

也夫夫子顧未始得邦家也而曰得邦家者上之所以道其君而下之所以道其民者固所以行之天下而得邦家也湯於亳文王之於岐因此道爾故以亳之政道之天下則商之王矣以岐之政道之天下則周之王矣夫子之得邦家特亦不過推中都之政道之天下而已矣吾固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所以道有國者也故曰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徐幹中論）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豈惟千乘之國哉

三皇之世

宛　卽鬱鬱華國

金　金提國帝堯世有金道華種蘭唐韻云周附庸金州也金氏出此（唐新羅金姓漢金日磾因祠金人爲姓非也）

紀　紀侚國後有紀后爲虞帝師

陽　陽侯伏羲臣許愼云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今宣之涇縣有陵陽山

蹇　蹇修國後有蹇氏蹇氏（秦有蹇叔姓書云因邑又有謇氏姓解音愆）四者太昊臣

共工　地在弘農虞帝時共工或云居此

赤　赤奮赤松炎帝諸侯後有赤氏赤民高陽師

邢　邢天國邢州巨鹿郡

巫　巫咸國故巫縣今夔之巫山（漢巫咸隋曰巫山）淮南子云巫咸在軒丘北經在女丑北今巫咸山在陝之夏縣

屏　屏封屏翳國

白　白阜國六者炎帝臣

胡　炎陵廟胡真官者同遷侍臣也按嬀歸後皆有胡然按世本胡曹作衣當不在五帝後攷工妢胡之笴云胡子國在楚

補　炎帝伐補遂史伯云鄔蔽丹是也姓苑有補氏通典作輔遂

非

遂　炎帝伐之（呂春秋）易之遂城古遂武也嬀姬皆有遂

質沙　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也後有夙氏夙沙氏宿沙氏（齊夙沙衛鼓子相夙沙鹽）

吳　炎臣吳權黃帝母吳樞國紂時亦有吳伯今陝之平陸有吳山

廣壽

廣成　仙傳云廣成居空同今汝之梁縣西南四十有空同山廣成城廣成澤廣成子廟宣和中守林時奏其事立觀其澤漢安以賜貧民有廣氏（風俗通）

刁　音彫道書多作刁　仁廟編陰陽書猶有刁牧地戸開曆世盡作力白虎通云黃帝師力牧晁錯云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姓書後有力氏未究

伍　仵也伍胥黃帝臣（見玄女兵法）今慈之仵城

鄧　黃臣鄧伯溫魯地隱十年齊魯盟處與南陽子姓鄧二

甯　杜云汲郡修武今衛之獲嘉有甯城故修武也（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改曰修武）魏土地記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今在懷戎

容成　侯國漢縣隸涿本屬易今隸雄州燕之西境徐盧國也（漢匈奴降王封）有容氏姓纂容成氏（仙傳容成公）

恒　恒先國常也（一作常先）衛康叔孫封之世本云後有常氏恒氏老師常從楚有恒思公宜爲恒山（亦作常）

鵊　鵊治黃帝臣乃俠也漢俠侯國有俠氏

闚　闚紀黃帝臣

方　方回國帝堯時有方明

習　風俗通云習國名傳有少習（哀四年）預云商洛武關按此晉禦楚之塞在商洛東南九十今永興軍　漢有習響陳相

離
滄　滄子黃帝師臣
岐　即岐豐至商文王爲岐侯詳高辛後國
䨺　䨺伯國漢有䨺侯屬東海
鬼　容區國商有鬼侯即九侯今漳浦有鬼侯山亦曰九侯山俗云山䰠之居圖經又謂少康九子之居皆妄
霍丘　後漢朱瑀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有黃帝時霍丘城楚莊廢爲戍寰宇記廢霍丘在霍丘
庸　庸光侯國詳商世侯國
奢　奢比國
車　車區國
泠　泠倫國衛之泠邑近魯作冷非
冤　宛也宛侯即冤侯冤朐是今曹之宛句云古宛濮須句之間
俞　鄃也俞跗國今大名夏津西南五十有鄃故城後魏漢清河之鄃縣田蚡邑音輸德州平原西南呂佗爲俞侯國有俞氏喻氏漢有俞達㓨救切
盧　俞跗或作盧跗今鄆之陽穀有故盧城齊地久廢後扁鵲居之
桐　仙傳桐君世族譜云楚東小國文二年桐叛楚地名九域志云小國楚附庸定二年楚滅之今舒之桐城圖經云春秋時桐國蓋桐邑也漢之樅陽昭五年吳敗楚雒岸注桐國雒尾渚西南有桐亭廬州舒城西南有漢桐鄉朱邑所葬
滎　滎援國周之采地或云滎鄭地宣十二乃滎陽滎澤然閔二年戰滎澤衛地也
橋　姓辨書云黃帝子孫守橋山者或云喬非
沮　沮誦音菹黃帝史後有沮氏
共
茄　黃帝荆茄豐玄中記楚地昔楚城州屈以復茄人城丘皇以遷訾者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云云昭二十五記音加張楫以爲荷
雝　郡國志許州雝城黃帝雝又爲杵臼處或作羅非
於　於則作履者今鄧之內鄉東七里有於村荆州圖副與商近所謂商於說者以商於爲一國失之裴云商於在順陽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所謂商於劉氏云商於二國相去二百里傳言商於析酈四邑近南陽有於氏袁紹傳有於授
左　左徹後有左氏今聞喜漢之左邑
有北　帝戮蚩尤遷其民善者于鄒屠惡者于有北詩云投畀有北惡可知矣

右三皇時侯伯之國

萬盈數也易之比曰先王以建萬國堯協萬邦以其號數之多也而塗山之會贄玉帛且萬數則古嘗萬國矣粤自黃帝畫埜分疆方割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而劉恕遽擿其非謂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有不能容是殆尺分之也尺以一直爲十寸國界之分直依枰罫枰罫之勢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爾是故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千里者百方百里者萬矣枰一十九路方爲三百六十一路雖然虞夏之前四正疆理東止郎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而贏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縱幷遼東勃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鞈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得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蓋古嘗有萬國之制而非皆百里也故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以大運小要如臂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者是衰周時列國雖足

強大猶有不五十者然則古之萬國從可知矣執玉者不皆百里則執帛者安能皆五十哉伯七十里則百里可二子男五十則百里可四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古今衰盛山川萊數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爲方萬里斯亦未記之傲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宗周八百成周六百此以百同度計言之故子思曰天子封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商周之常制也畿門域也非所謂王圻者也周官班固蓋因玄鳥之詩而失之不知玄鳥所云正以謂門畿內而其所謂千里者特徑度三十一里半而強爾公侯之畿徑度十里伯畿八里半而弱子男七里而強又奚以宗周八八成周六六而合於百里者百哉田九州之分如此古者九州特亦以槩率者王制之言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概率約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甸侯綏服面千五百已盡九州三千里地要荒二服綴九州外其數然也而況九州面距不齊自恆山距南河東河抵西河爲各千里此則圻內甸服所建然自東河至東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亦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綏所建外爲要荒可矣而東距海要荒已無容繫北距恆山已接邊陲雖侯綏有不得而立惟南自江至于衡山更越千里則要荒二服亦幷在九州內而自衡山南盡揚域且復千里未汔南海悉爲荒外南爲大贏北爲太朒則知先王之制必有圓法豈至說者之拘哉九州之界濟河淮岱相去不能千里荊河千里而贏海岱千里而縮荊山衡陽二千而遙東海西河二千而近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五六千里龍門之河屯蝗之黑相距且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猶未知其所終荊河淮濟之間斷長補短不能淮海一州之半則知所制各有當矣周之西都今之關中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爲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千里之方所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有匪圓通上世必有除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方隋盛時東南並海西且未北五原東西九千三百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唐文皇時東極洋海西抵焉耆九千五百一十南盡林州北延阤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茲亦人迹逐曲所計而步畿之法取之虛空鳥道揆以日景而參之平圭表其於人迹迂直大約三而去三萬五千之折止亦五千而已王制之言惟其大約也

五帝之世

玄都　少昊時諸侯外傳云玄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周書云昔玄都氏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洪芻志都夫人按風俗通出古元者玄都氏避聖祖諱爲元氏都氏

渌　高陽師渌國或作渌圖今湘東澧陵有渌水或作漉非

鱣　鱣先國宜爲澶古之得姓俱自其封國而命其以字者蓋赴蹇修鴂治之類亦必其封國也

爽鳩　齊地昭二十今之青州季萴繼之晏子之說杜云虞夏諸侯有爽氏姓苑爽鳩氏姓纂

且鳩　後有且氏

祝融　儈是今鄭州有祝融冢與祝融氏異

咸　高辛臣咸黑宜是咸陽有咸水

柞　柞卜邑

展　展上公帝嚳時得道者

陰　唐虞時國商世陰君長生之祖故長生詩云惟予之先佐命唐虞周有陰忌今濠之定遠有陰陵城項羽失道處管叔後

釆於陰則今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是故鄀地師古云古陰國又有下
陰在陰城之西陰後還此左今化光乾德漢陰縣隨陰城春秋
時道柏巢呂申息房應胡陰桐與楚比者
務　一作瞀帝堯時務成商有務光諸侯也後有務氏一作牟或
云卽牟見後
庚　帝堯時侯國春秋時有庚子皮皮子過邑於維氏爲庚氏庚公
差姓書以爲帝堯時掌庾大夫之後
殳　殳戕國齊地一曰冒澤卽朱故亦作朱戕有殳氏
朱　朱虎國號之朱陽
嚴　許繇之友嚴僖按樗里子傳嚴君之封在嚴道
樊　帝堯時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
放　放齊後有放氏
被　齧鈌師被衣被陽也今淄之高苑西南八十步有漢被陽侯
國故城音皮
齧　春秋時有齧桑衞地
狐　狐攻定六年狐人周地僖十六有狐廚今晉治臨汾西北有狐谷亭
繇余
鴻蒙
育唐　帝堯夏桀皆嘗伐之南陽章陵之上唐鄉也班固云古國括
地象唐鄉故地在隨州
西夏　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漢水之曲爲夏口今屬漢陽江夏記沈尹射奔命于夏納者
周書云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叢　帝堯欲伐叢枝胥敖四國也或云兩國
枝　春秋傳戎伐楚侵訾枝訾枝楚地
胥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須舊春秋圖有滑與檜接在虢密之間
敖　滎澤西有敖山有敖倉城在滎澤西十五秦置在敖山下舜曰夫三子者是

宗膾爲三胥敖爲一也
宗　帝堯欲伐宗膾者按韓一曰宗昔文十二年子孔執宗子遂
圍巢則在廬江預云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膾　當卽會會人鄶也在河南密縣
微
道　齊桓之伯江黃道柏附之四國皆弦姻劭云安陽縣道國也
杜云汝南安陽西有道亭楚靈遷之今蔡之確山西南有道故城後有道
氏楚有道朔
鬩　三國皆帝堯時
婁　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有雩婁城堯之婁子城也
實宇記雩婁城在霍丘
臨　帝舜時有臨侯望博見春秋運斗樞注臨侯國氏今趙之臨城漢故
縣
雄　雄陶或爲熊夏有熊髡
東　東不訛國或作陳非南南郡夏禹西省南西西縣和仲宅西北有北東
固爲東國也
秦　秦不宇魯地臺于秦者在濮之苑北莊三十一年杜云東平范縣東有秦亭九城志
云西北今隸鄆
紀　虞帝師紀后一作蘽后
蒲　長垣東北十里有蒲城詳有虞後國春秋有蒲侯氏莒地襄三十三年
單善　帝舜師單卷今鄆城有單父城卽善卷也傳言堯師善卷或吳之善
道也襄五年今盱台阮勝之南徐記春秋時善道地
歸　夔之封一曰夔杜甫所謂夔子國者後有憑氏詳高陽後國
胡　歸姓世本左傳皆云胡子國歸姓歸姓夔出
有　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有有子也有九委音故本一作洧
宛地今開封扶溝有洧水有曲洧城

何　歸姓虞帝末何侯得道於九疑今道之寧遠廣濟鄉有何亭墟然伯陵同何女緣婦則何姓黃帝時已見若僧伽何國人則非此泗州僧伽傳云僧伽何國人世謂不知爲何國人按西域有何國見隋書

讙　濟之乘丘有讙亭或云讙兜國今濟治鉅野齊人歸讙預云濟北虵丘西有下讙亭說文作酄

中容　山海經中容之國舜之所生或云卽諸馮穆天子傳有容氏國或是

右五帝時侯伯國其有先代後者見逐姓下

泌嘗謂古之法皆可行於今學者得無笑之封建民兵井田肉刑豈惟可行於古固可行之今非惟可行之今亦可行於後惟通變而已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通變天下無僘法矣惟古與今同此之天均此之地又等生乎此人日月八百率十里爲湯沐於王城何得此八千里況以商三千率三十里於泰山之傍乎商之三千使率依男爲附庸三猶應附九千國況以夏萬國率九率十於侯伯之邦乎是備湯沐者固有數而無附之國滔滔是也町原防井衍沃則衍沃者以井而原防固以町是井田不可概施高厡之區矣戮防風流共工則宜戮者戮宜流者流是肉刑不得專用於三五之時矣是故外諸侯嗣有所不必嗣內諸侯祿有所謂嗣先聖之法要必如是而後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僘專用者固無時可時而措之何時而不可哉可井而井可町而町何猒乎今田之井可流而流可戮而戮何患乎今刑之肉而益削之法堯舜之道蓋亦設法而時措之者天下之大萬國之多惡者何勝削而善亦何勝益哉諸侯之疆有定域也今日之益曰取之閒田明日之益地於何取東西有閒田南北當益地將越數百千里而取之乎抑乞之其鄰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今日削十數明日削數十果先王之意邪吾固曰此先王之法設而時措之者也且湯伯也文王伯也湯以七十里而文王以百里自稷契始也自契至湯自稷至於文王如是久矣非無賢德也而地不加舊是則無益地也然則禮記白虎之義其亦繆而不足徵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魯公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錫召虎也無益地哉蓋昔先王三歲而一修封必其俊異之功殊偉之德乃於千百輩中陟其尤者一二而稍益之故善者以勸必其敗羣之憝違命之最乃於千百輩中絀其一二尤者而稍削之故不善以沮時而措之是所謂益削也魯公召虎見之歌頌惟其希闊而不可易得也　乘馬之法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則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之材就地之利是故城郭不必用規矩道路不必中繩準又孰有城畿國服開方引直而可爲者益削之法豈一概之施哉

己卷二

夏世侯伯

西王　夏后師西王慖

童　童律一作僮卽鄆也故下邳鄆縣後有童僮鄆氏姓纂出老童

非

狂　夏后臣章律狂章按經有狂水逕綸氏城在今陽城有狂氏

宋大夫狂校

緜余　錢　記作由

晁氏　今弘農有地名晁一作郖鄞

盧氏　今之盧氏縣有盧氏山

章商氏

犂婁氏

鴻蒙氏　右五神夏后所因者

烏　烏陀陶臣或云烏陀猶鴻蒙又烏木田太康地志梁國烏縣今穀孰西南二十烏城

郭　郭哀夏后御博之聊城有郭水出東南郭商有郭崇子三一經云商人彭真人弟子以嘗煞人不得真人

范　今幽之范陽漢縣有故城在易東南有范水

扶登　扶登氏典樂之臣

豎　豎亥國或作堅亥

杜　鳳翔普潤漢杜陽地有杜水

既　七大夫杜子墨既子騄

孟　孟涂國隱十一年向盟即孟今河南孟津偃師西三十一里穆傳至于孟氏近河南

丹　涂後封今建平郡有丹陽城括地象云丹陽故國歸州巴東縣也

甘　鄠西五里甘亭水經在甘水之東啓扈戰其野

屈北屈　隰之吉鄉北二十一里有古屈城北屈也晉二屈

鷩　夏后伐屈鷩呂覽云啓

曹　潛夫論曹有姜姓者

魏　夏后攻曹魏呂覽亦以爲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魏駘爲吾西土盟會圖云嬴姓非姬姓魏

西河　后啓征之見紀年

有洛　洛也

上洛　商周上洛郡治上洛晉地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漢屬弘農唐洛州

胤　侯爵風俗通云夏諸侯國今利之胤山乾德三年平蜀天寶元曰胤山出舞衣今川錦　有胤氏嗣氏鄧氏云國諱改

粗　羿邑襄四澶之衛南縣東十五有故粗城一曰外里襄十一年城粗者邑界宋魯

窮　有窮羿邑楚地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故記皆謂刪丹蓋以淮南子弱出窮石窮石山在刪丹今在張掖似太遼隔楚人救潛沈尹戍與吳師遇于窮潛今之舒與寒過皆相邇因夏民代夏政則此爲近故得及夔子也說文作竆

寒　浞國邑樂史云伯明氏所立本國世本云邳姓今濰之北海東二十三有寒亭杜云在平壽東今壽光界非晉塞晉地五氏曰塞氏

過　夏之國即有過括地象云猗姓國今萊之掖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道記北有過城　有過氏

戈仍　別見

鬲　有鬲氏夏諸侯近鬲津後有鬲氏姓書膠鬲後妄今德之安德西北有故鬲城即有隔世族譜有鬲與有隔爲二非漢之鬲縣應氏以爲偃姓臯後鄘氏以爲有窮后國俱非

武武羅　世本云夏武羅國冀都之武邑一云衛北境武父陳留有武父城

厖　厖圉國莒邑有大厖宜出厖降

猗　河東猗氏縣南二十有猗氏故城魯人因陶朱與富于猗氏因曰猗頓

棲　猗姓

疏　猗姓潛夫論棲疏猗姓

女　女艾國汝也商有女鳩今之臨汝一云晉之汝濱本陸渾地晉取之集韻如音如僞

東海 后抒征東海伐王壽
王壽 宜是平壽衞之下邑在濰州西南三十里
有易 經云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煞女王亥取僕牛竹書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施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伐有易滅之殺綿臣
原 后抒居原者預云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內軹桀以原侯夸師者
干 桀臣干辛邦也說文邗國屬臨淮一作邗吳地昔吳城邗溝今揚州故廣陵開皇曰邗江十八武德邗州七年今作韓江
繆
蒙山岷山 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今蒙州蒙山郡非晉陽之蒙山
有施
扈
趙 桀世趙梁
伊 摯所尹六渾伊川許氏所云伊維侯國
萊 湯佐命萊朱國
登 湯御登恆有登氏
慶 湯臣慶誧
湟里 七大夫有慶誧湟里沮
頮 樵云鄭地
卞 卞隨蓋晉下
漆 郲國乾之丞壽漢之漆縣今鳳翔之普潤有漆水昔隗囂攻略陽上至漆漢之漆今邠治也寰宇記邠之新平漢漆縣有漆水屬扶風非寃句長垣之漆舊云防風氏漆姓後然世本無漆姓防風姓黎
南巢

右夏世侯伯之國

堯禮舜禹為司空平水土邸成五服至于五千堯五服服五百里要服之內方三千里其外荒服為之四海方五千里康成謂方萬里以七千里為九州妄也方以為國五國有長長有師十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于上京此以傳之說裁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四海謂千里要荒之內要荒雖異九州不盡建侯亦有五長五國之長也一云每方五長五百里以為甸甸佃也為天子治田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邇重而遠輕甸服之賦供天子四方之賦供諸侯甸之外率五百以為侯綏要荒甸服外郎為諸侯侯者候也惟以射而進退侯外衛遠綏之而已綏者撫也綏外益遠故惟責其要服之外則又荒遠邇於夷矣此唐虞之制也周之九服不能如是佃服郎移侯服之外采又有男之外衛乃在采之外而侯邦男邦且雜建於天下無復遠近之別知虞夏之制為盡善侯服之內采男諸侯之所隸也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國小在七百里內侯國大在千里內以大庇小故男在內慴大陵小故侯在外周又異於此矣綏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奮武衛千三百里之內近於侯服使揆文以教為以文治千三百里之外遠於要服使奮武以衛亦猶今之邊郡尚武略也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禹貢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言其實與上古侯甸不同夷性近人蠻性遠人故夷近而蠻遠罪輕則蔡之夷罪重則流之蠻先王必因人之惡大不可以變而不忍殺則放之要荒爾左傳蔡蔡叔說文作𣊟散也放散之也書云因于郭鄰安國以為中國之外非侯綏之內八州所布州六百國凡四千八百要荒之內惟不悉建隨地而區通之則亦萬國甸服親事時時而見侯服歲朝綏服再歲而朝要三荒四四歲而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時巡所謂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小大之國內外之侯三正所用蓋七千有餘國十二師之制州六百國故說者謂十二州為七千二百國州擇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以九州則異矣鄭謂每州得百里之國三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州計千四百國以二百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百國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國以圻內子男備數為萬所謂萬國固非必如是惟周王撫萬邦而幽王且有萬邦之屏周亦何由有萬邦哉謂禹郳城每服加五百里為萬國尤妄嗟乎塗山之

會贊玉帛者萬國其君長世及不知其幾侯伯也其可見於國名記者如此而已令名醜行均寂威而無餘矣況流風善政之欲知乎後世之士蓋不勝麗薄也德藝智略曾不足以任建立而第相粉澤蚤功蚤德以劙剔金石而蔪取流傳乃至爭起片文隻字以圖自託於不朽者其果足以滿戴晉人之一吷邪彼夢者之在寢也其四肢鼻口率故形也据其旁者未始一見而若之神游或羽而僊或冕而朝城郭宮室輿服臣妾乃忽富而驟榮宮偕興乎時鹵簿㗖乎後若無有極逮其即覺蘧蘧然無毫黻之可攬夫然後自笑其始之妄而奭然以悲然則竊勢希合次且愒日專利臣封已者其犬言彘裾未始少變而且愕然顯大自智莫之與對顧不爲尹氏老役咍者鮮矣　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夫孔子之功惟見於六經而自比於禹夫子於禹若不相似然然而後世且曰生民以來未有則六經之文比隆堯舜可也比之於禹蓋小着矣宜乎後世之不以爲非也予觀班志劉略文字固已不勝紀矣其果皆有益乎無益也而隨唐之書卷帙之多動數十百千萬使後之學士腐脣蔑齒眵昏雙明而不知其統豈不悲哉古人云修短隨化皆期於盡予攷古之封君曾無隻影而文人詞士殘竆竹帛誠不能不以之興懷從而列之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

商世侯伯

馮　馮夷國詳文招中

應　汲古文云商時國寰宇云故城郟城東南四十故殷之應國杜云襄陽城父南應國也

隗　史伯云南有應鄧西有晉隗

侁　姺也唐韻古有姺國一作侁郝先典切集並穌典切說文云商諸侯爲亂者或以爲莘非集小禮切又音韻

妚　傳云商有姺妚昭後三有妚氏云妚也定元年有邳薛地今淮陽治下邳集同胚姓纂纂要方凡切姓苑始音鄙一音疕

弊

[illegible]

終葵　商時侯國後有終葵氏

高丘　商有高丘子見三一經

薄姑　商諸侯卽薄丘一曰蒲姑在青之博興地志有薄姑城在臨淄西北五十杜云蒲姑城在樂安縣博昌北唐博興也青圖經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按史記則胡公徙之按晏子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伯陵又因之蒲姑氏又因之然後太公因之爽鳩太昊時季萴夏季而伯陵薄姑商末也然太公實居營丘非此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閔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姑氏

蒲侯　襄公與莒子遇蒲侯氏二十二年預云邑名

蒲如　商侯國齊地有蒲如氏預云下邳取慮東南有蒲如城春秋蒲隧或云卽薄姑蓋其分也

姑幕　商侯國今密之莒東北百六十有姑幕故城故晉琅邪姑幕縣後齊併入東莞晉志通典十道記等俱謂卽蒲姑蓋非又史以爲薄姑氏國與四國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又云青之博昌界有薄姑城是亦一之按書大傳謂奄君薄姑語錄父舉事以薄姑非名誤矣傳所謂薄姑商奄吾西土者豈惟晏子之言哉

鄘　鄘山是後爲鄘氏食其氏音異基其孫賜爲氏侍其氏其會賜氏

黃洛　寰宇記盧龍有黃洛城黃洛水殷諸侯國

貸　成湯時有貸子相

邊　商國周有邊伯（莊十八年）

膠　膠革國今沛之公丘續云本膠國通典則以萊之膠水爲古膠東國括地象云在膠東南六十里卽墨城也

錫（錫疇）　商末錫疇子斯一云錫疇國鄭六邑有戈錫錫宋鄭之間鄭人滅之以處宋元公之孫

瞿　商罷有瞿父鼎有商瞿氏宜爲瞿上

陖　玉篇國名宜卽艐三艐也湯伐之字書書傳作艐從舟故雅訓至（隸從月）史夌通典㚇一也漢廣川子則封三艐侯屬東海

甘　甘盤小乙臣高宗學焉後受遺有大功

九（鬼）　紂三公卽鬼侯（明堂位爲紂所脯）彪云鄴西鬼侯國也隋圖經臨水縣九侯城今相之隆陽有九侯城（磁之滏陽西南五十）誕生音仇故或謂卽阢非

羑　羑里地在相音九或卽九字書音牖失之

鄂　史記九侯鄂侯爲紂三公紂虞所封南陽所謂大夏有鄂氏（姓書出晉鄂侯）或作邘非

邢（邘）　邢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施邢侯音邢作邘訛）或云卽鄂卽云邘侯俱非按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邘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邘見武穆中）

崇二　崇侯虎紂佞臣文王虜之今崇有崇城崇侯墳九域志云虎也（集韻鄈狠）寰宇記彭城北三十垞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究人謂寶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廟（在廟山）與秦崇異（杜云杜扈永和志云在秦晉之間蓋以宣元趙穿侵崇以求成于秦也張子厚疑非一國）

虞（芮別見）　文王質虞芮之訟暨師武伐紂乃收虞師芮師（六韜）春秋虞公虞仲之後（周初封之小國稱公）今陝州

密　文王伐之詩云密人不恭者事見周書蓋與紂有謀周之意

黎　夏諸侯九黎預云東夷國晉侯略狄土立黎侯非文王所戡矣故晉志二黎國

飢（書阢）　昔文王伐飢本作阢音祈卽耆黎也周書傳五年伐耆而大傳作戡耆故說以爲黎也（周傳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周紀平虞芮明年伐犬夷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侯虎）字書帆訛（阢飢同集云伊阢古天子號按仇有祁音兎罝叶達趙王歌龜策傳皆叶之也）

酆　豐也事周紂惡之韓子云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春秋徐之豐縣又楚地（杜云祈縣南有豐鄉）

閎　有閎夭爲閎氏（漢廣陵相侯孺）

散宜　散宜生後有散氏

於陵　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長子　周史辛甲封今潞之長子晉執衞石買處

商蓋　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難攻請先九夷攻九夷而商蓋服

庸　庸氏伯爵助武伐紂今房之竹山漢之上庸（文十六楚咸之楚飢率諸蠻叛楚也寰宇記上庸故城在州西二百五十楚子爲庸浦之役者）說襄十三蜀地文鄘南夷國寰宇記金州周庸國地戰國時爲楚附庸後威之（楚使盧戢黎侵庸）有裨修魚二邑

髳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西南夷助伐紂者

微

瀘　盧戎也古文作纑齊之長清南五十有盧城齊鄭尋盧之盟者然非此記每爲廬今襄之中廬（寰宇云中廬盧戎國文十六年楚師自廬以往者）

彭　黔之彭水縣又有彭溪在忠之臨江卽巴賨彭濮者非濮

陽矣

僰　僰侯國今戎之僰道音撲一作僰集音棘云縣名又音拍
慢

靡　周書世俘云武王伐靡及陳者

戲　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方云紂畿內按襄九年戲鄭地

艾　侯爵穆鼎有艾侯作𢿌王休以爲共誤幷之廣陽漢之上艾後漢石艾也又吳有艾縣隋入建昌有艾城今在武寧

佚　武王俘艾侯佚侯小臣四百六是也皆商國

恭　姓纂云商末侯國

歷

華　國華

思　康成云商有思侯梅伯

霍　侯爵武王禽之汝之梁縣西南七十有故霍世本云霍國眞姓今本作姬姓知非晉霍

臧　文王觀於臧遇臧丈人釣者近渭

遲　商有遲任賢者集韻引書遲任

鄘　呂春秋揚鄘世本又君新鄘字從邑借也當邑國

右商世侯伯之國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十三公七十里之國六十十六卿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三十二小卿折內大夫凡二百一十國三等相倍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大二百四十次四百八十小九百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稅供而已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州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若封者爲附庸未封者爲閒田有功者取之閒田祿之其有削地則歸之閒田天子之寰縣內方百里之國九視公侯者三爲三公之田有致仕者副之爲六餘三以待封王子弟其一爲大國之命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視伯者六爲六卿之田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餘六待封王子弟其三次國之命三孤無副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視男子者二十七爲大夫之田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餘九以待封王子弟此鄭氏說非必盡爾然鄭又以王制前所言三公等田爲商制後言縣內國爲夏制采地殊不可曉凡九十有三國三等而二倍之名山大澤不以朌王以給民虞人掌之其餘以祿仕以爲閒田畿內無附庸餘方百里者六十方十里者九十六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所受地在焉小都之田任縣地鄉所受地在焉家邑之田任稍地在大夫受地在焉此言縣內舉中言之然則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地可知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又有通法故卿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民什一於一之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賦歸公上大略如此九州七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八州餘方百里者百八十方十里者四百八十附庸祿仕閒田在焉寰內夏后氏之畿也故康成以爲夏氏之衰戎狄內侵諸侯相并國減數少商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以爲九州建此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杜佑因之蓋失之矣夫湯之興資者三千王膺云湯時諸侯三千洛誥傳云武王伐殷同國三千長育其材設其禮義被之文章使可與事宗廟也千八百者周家之始受也九州方千里此於禹服五千里內斷長補短建國多寡之數三代同也鄭謂湯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爲七千里妄也孝經說云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足相參孜爲在七千里哉夏之萬國至商湯至周逾數百年間不應所減如此商之去周又數百年何得並無減損知此周數商益多矣書傳云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玄謂此周所因商世九州諸侯之數所謂萬國固亦號數知文武之後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采取以當穀稅謂所貢物上言采下言流其中舉矣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官府官府所用御府所用百里內謂如納總皆粗者千里內謂如粟米皆精者太府八賦不以遠物待近近物待遠近供官遠爲御也太宰制國必合王府之賦爲之調度此則王府之所供止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也千里之外設方伯州伯五國以爲屬以屬制名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遠屬有長州四十二長十國以爲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連有帥州二十一帥三十國以爲卒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令貢賦如卒也卒有正州七正連帥比年東車卒正三年東徒羣牧五年大東車徒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牧伯八州八伯各以

其屬屬於天子之二老茲商周之通制也(八州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凡五百六十八多少雖不同方伯連帥一也)嗟乎置天子非以優天子收天下也置諸侯非以優諸侯收一國也諸侯之有方伯連帥牧長卒正非以優彊大在小國也故以小事大大字小致治之要春秋之所與也分災救患濟弱扶傾是王政之所急黎侯迫逐衛宣不救而旄丘以爲責四國災流許人不恤而君子必其亡(詩云伯也執殳此州伯也時齊侯亦自謂小伯見國語)是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旅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夫然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夫然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此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若職方氏邦國小大相維之事也先王之建諸侯豈顧私其力以自衛使子孫世得王哉不如是有不足以寧天下而世之治不治子孫之世不世有不在乎此也世之人徒見三代之能長則以爲建侯之力見春秋之紛亂則以爲建侯之失夫以禹之功又非無諸侯也而世未三易太康不道俄失其國其所以未亡而再集者幸有窮之顛越而少康之明賢爾諸侯何力之有東遷之後非無彊大也然而載祚數百世乏令主猶克承世雖危無咎則周公之法在而四國不能以相賓也諸侯亦何罪邪先王之設法固爲後世之能守者設也使後之世果能守邪安有春秋之末世苟不能守則亂之起有繇矣豈法設之罪哉謂諸侯之敝有春秋之末世則司馬氏之季天下裂于夷狄大業之際天下散于盜賊其爲禍亦至矣豈以有諸侯至此極邪

己卷三

丁　武王時丁侯叛者

羌　羌侯今武功縣界有羌陽故城或云湯陰者非(湯陰北六里有羌城)(羌水城北臨水周二百五十步即羑里城史音牖里元和志牖里一名羑城湯陰北九里通典相州湯陰羑里城隋國經湯陰有防城紂囚文王築此防之)

濁　有濁氏(元后傳有濯賢)濯氏(鄭自子濯孺子風俗通云濯輯之後)說文濁水出齊郡厲鉅山東北

紆　穆王伐之大起九師東至九江蚖蟬爲梁在江東矣(紀年四十七年)

因　穆王西征至因氏郭云國也近河

房　穆王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郭云房子國趙地有贊山紀年作魴即高邑之地(十道志云高邑趙房子也通典云趙臨城舊房邑也寰宇有房子城漢之鄗邑後漢之高邑)

郯　穆天子傳有郯子郭云夷國有德者稱子

剻　剻俏也剻伯綮國穆天子西征至于剻河宗之子孫剻柏綮逆天子郭叵肯切柏爵綮名廣韻上聲引之云漢有剻城侯又步登切故楚漢春秋作憑城又作馮馮朋通也地記陳倉有剻城云河宗之子孫則宜在此非沛之鄘(姓纂作鄘)(伯綮穆傳今作鄘伯絮訛)

鄘　說文沛城父有鄘鄉玉篇蒲梅切蘇林廣韻爲薄回切云鄉名在右扶風集一作鄘又音浮頗爲薄肯切則又誤矣姓纂鄘氏以爲出伯綮國在虞芮間者妄或作郙非(諸剻剻傰剻字並詳字經)

郙　郙是春秋蒯得之先訛爲蒯苦怪切括地志河南縣西四十有蒯亭縣今有蒯鄉玉篇說文郙從敝省汝南安陽鄉名或作贊

穆天子

周世侯伯

詩郜 郜也魯取之襄三十預云亢父有郜亭亢父隸濟說文附庸
國漢志詩亭詩國水經云春秋詩國也在任城界 欒盈
克郜乃齊地倒云平陰城西有郜山

鄟 成六年取鄟外紀云附庸

栒 邠之三水東北二十五栒原上有古栒城見寰宇記郡縣志云安定縣界
有三水故城 周鼎銘云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者班固以為文招
元和志從之非也應云郇侯伐晉者今渭水南一里有故城建德二為郇州三年廢皆因國誤城
今在郿

淖 楚淖國先為淖氏集韻音卓魯共王淖姐

福 眉器南宮中鼎云福人是說文有鬷

頓 子爵蔡之褒信有賴亭楚滅之昭四年 非炎帝後賴春秋滅
賴古本作厲故世以為卽厲非也晉志厲賴二國又哀六安孺子
如賴乃齊地

郵 王艮邑為郵氏

庳 呂覽晉文之霸東伐庳廬者

渠 畿內國周大夫渠伯糾後有渠氏昭二十六渠周地

昔 周大夫所封見風俗通通作夕故有夕侯後有昔氏夕氏
鉅鹿故昔陽城一云貝丘今恩之清河有郜亭乃音藉清
河乃秦厝縣貝州也或云臨邛有鄀鄉非

用 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名士錄有
用羽之

呂 徐之彭城東有呂梁城五十九里春秋為宋地漢呂縣

郙 甫也汝南上蔡有郙鄉郙亭或云卽呂非也孝經偶引呂
郙為甫介

鄦 在穎川玉篇云甫侯所封非按鄭世家有鄦公本許云

鄫 鄭地今滎陽有鄫水城鄫水溱也而故鄫城在襄邑東南
有故城襄元年次鄫者隸拱州 非姒姓鄫故晉志有二鄫國

宋 春秋有宋子乃小國今趙之平棘有宋子故城漢之宋子
縣非微子國封

鄭 奥一作郁有郁氏姓苑

慎潰 魯有慎潰氏奢侈逾法敗家語

沈猶 古附庸後魯沈猶氏孟子有沈猶行姓苑云太山人 漢劉穢為沈猶侯地
在千乘韻直枕切師古音審云沈亭是

無終 無終子翟國今薊之玉田漁陽亦其地晉滅之燕為右北
平有無終山故無終縣在有北平城西三十萬歲通天二為王田 以蔽北燕之路亦
春秋之山戎

零支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古離支也

皐虞 故侯國漢郞邪皐虞縣

中牟 佛肸邑今縣隸開封開皇之內牟北十二有中牟故城又
河北有中牟在漯之北趙獻侯徙治者晉地瓚說詳矣班
固杜佑以為滎陽中牟縣故樂史以為河南有肸墓因年
表誤之衛侯如晉過中牟不在趙之東也定九年晉車千乘在中牟預嘗
疑之吳曾云當在溫水之上趙疑年表趙都中牟謂新鄭恐趙嘗都亦繆矣

東牟 文登西北百一十有東牟古城

堂陽 九域記漢縣今隸冀城冢記商之太子封母弟才為堂陽
侯在堂水之陽

闕鞏 國也昭十五年傳有闕鞏之甲

郇瑕 預云郇瑕古國僖二十四郇郇瑕氏 伏氏云在解東郇瑕氏之虛也
地薄水淺近於鹽謂鹽澤也然郇與瑕二郇音環詳周國
中瑕見卷末

析戌　今鄧之內鄉

介根　東夷預云黔陬東北計基城卽介根國漢之計斤今密東南四十計斤故城廣記密之膠西介葛盧國黔陬隋省入膠西故城在今諸城東北百一十

徐山　徐吾氏茅戎之別後有徐吾氏今潞之屯留西北三十有故漢餘吾城

閼與　通典儀之和順韓之閼與趙奢破秦軍處和順今隸遼寰宇記今名烏蘇城銅鞮西北二十今潞之銅鞮故閼與城漢梁榆也九城志一曰榆城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都謂此

安陵　國事云小國侯其後氏安陵經爲楚王妃

卑梁　吳之邊國卑梁氏卑梁人也楚滅之今濠之鍾離吳世昔卑梁女與鍾離人爭桑相攻遂滅卑梁吳世家右無之

曲梁　晉伐之宣十五今之潞預云廣平曲陽縣今洺之雞澤漢曲陽地

仇吾　一曰仇繇韓子云仇繇小國爲智伯所滅後有仇吾氏呂春秋中山國有風繇之君智伯伐亡之卽厹一繇之誤一作厹猶非國策云智伯欲伐之遺以大鍾韓子智伯以大鍾遺仇繇見二十卷二十六卷又云遺以廣車按河東盂縣有原仇城元和志以爲仇繇樂云卽盂之外城仇繇城俗名原仇九域志亦在九原幷

厹猶　班志屬臨淮今泗之漣水代以爲卽仇繇非智伯所伐不在是

鍾吾　一作鍾吳春秋鍾吳子國昭二十七吳滅之預云泗之宿遷西北十里司吾故城是寰宇峿俗峒爲鍾吾氏漢尉氏令鍾吾蒼

餘丘　於餘丘也莊二慶文伐之預云爲邾所併故二傳云邾邑經不繫邾魯叛庸也邑不言伐

沙隨　春秋地名云本國也今南京寧陵西北七有沙隨亭成十六預云北

浮來　卽邳來紀邑今東莞北有邳鄉邳鄉之西有公來山邳來澗

彭戲　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于華山地近華陰

蚍丘　音移封者爲氏泰山蚍丘縣

葵丘　外黃東有葵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有葵丘欣

頼　春秋圖有頼國樂云頼侯國通典以爲洛之頼陽考叔邑卽城頼許之長葛西一里有故頼城頼谷考叔冢在汝廟在許亦有周頼昭九年頼周地

遽　伯玉先國陳留傳云長垣有遽伯鄉一曰新鄉伯玉之冢

單　單伯魯孤與周之單子別

介　之推先國卽汾之介休有介山緜上山地今沁之緜上寰華以爲密界晉黔陬乃介根也

駕　楚附庸吳圍巢伐駕圍釐虺者成十七年

湯

亳　秦寧公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蓋京兆杜亳

豐　秦襄公以弟穆嬴爲豐王妻地蓋豐水之西一作酆哀四昔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而紂惡之韓子預云南鄉析縣南有酆亭

譚

儲　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

酁　春秋酁闉一作讙在鉅平今濟北蛇丘西下讙亭唐入鉅野今濟治然此爲闡喜之酁有酁亭自音圈水經蚍水逕下讙城南卽讙水也今龔丘

析　所謂析酈楚附邑白羽之地秦人過析隈今鄧之內鄉有淅水魏淅州故漢南陽淅縣

聊　聊莒卽墨皆齊東界今博之聊城漢屬東郡

攝昭二十　晏子云聊攝以東故博平是今聊城東北三十有故攝城博平西南二十或以聊攝爲一誤

博　兗之奉符漢之博縣隋爲博城

滑　齊有滑子滑蜀艮之先荀子滑蜀呂濁艮非

離　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弱爲離侯於此史表或云黎非

儀　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衞邑今開封東明西北二十有儀城

后　宜即郈有后氏弟子后處云出后土妄

牟　牟子國楚滅之爲附庸預云泰山牟縣今奉符廣記奉符漢牟縣故牟國譙云登之牟平非

鄄莊十四　衞縣大夫鄄子士音眷衞侯自鄄入哀十七本齊豹邑曹植之封晉八王故事云東海王越洎鄄城城無故壞今濮之鄄城漢屬濟陰

邪　本紀邑有邪故城在青之臨朐東南

郚　昭十一年郚魯地舊云都昌西之訾城詳楚後訾

郚　密之安丘西南六十故郚城漢郚縣杜云下縣南又朱虛東南有郚城隨之郚縣縣武德中併文七年五梧紀邑後屬魯南與郚境莊元齊遷莒邪郚郚凡書遷者自是滅矣

崇　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尋崇者非崇侯國

盧　九域志廬州古盧子國劭有盧氏

郲　鄭地時來也預云滎陽東釐城

呂　河東永安博物古今地名記有呂鄉呂甥之邑郡縣志云霍邑西南十里有呂城紀聞云霍邑古呂州即彘也唐爲呂州彘即永安其城甚固紀年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衞乃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志云北虢也非彭城譙云彭城東五十九里呂梁漢呂縣

肥二　漢故肥城今在鄆之平陰志肥子國屬泰山唐隸濟然留川劇自有肥亭志亦云肥子國蓋二邦云

魚　魚人逐楚師者文十九長楊之魚城也長楊西北五十四面險絕舊云魚復通典夔州春秋魚國也然魚復之名始於漢世即魏之人復故城在州西十五沔河東十五禆儵魚庸之三邑

裨

儵　文十七年待于儵樵云晉鄭之境

漆　從征記高平南平陽東北有漆鄉杜同定十五年城漆邾庶其以徠奔者襄二十一今兗有古漆城

宛　即有宛長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衞宛濮也

戎　戎州己氏邑今宋之楚丘九州記云己氏戎君之姓混吾之後漢己氏縣哀十七預云濟陽東南有戎城此會潛伐凡伯者隱二又山戎在漁陽國都城記云燕北通山戎莊三十公及齊侯遇于濟謀山戎以其病燕也今幽州東二百十三漁陽縣茅戎在陝杜云大陽西有茅亭今在弘農陝有茅城今在陳留襃戎在秦九城記秦州有平襄城古襄戎邑漢陽驪戎在新豐莊二十八盧戎桓十三姜戎僖三十二陰戎昭九

蠻　哀四年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今河東伊陽伊闕鎮即古戎蠻子國漢新城唐伊闕也寰宇以梁縣西南蠻中聚爲其國今謂麻城

夷　紀所伐夷國也隱二城陽壯武治夷安漢壯武城在即墨西非魯地之夷閔二煞哀姜處若皐夷蕪湖東淮夷僖十三東夷居淮上者安國以爲徐夷之屬非也閟宮詩與昭四年春秋淮夷徐明爲二

狄　翟也晉語蒲人翟人狄類非一居中國者若白狄僖三十三宣八與秦同州預云故西河地有白狄部胡神異記白狄先今鄜坊綏延間皆其地一云白翟居乃秦高奴故董翳爲翟王都高奴今膚施中行穆子伐翟乃鮮虞列子言襄子攻翟取左人中人則鮮虞矣

开　开羌居金城今蘭之五原

逯　風俗通云逯秦邑集韻音錄有彔氏逯氏漢有逯並高昕將逯並

右周氏侯伯之國

事之宏遠固有不得盡計於其始而有侯於後之人者封建之事非一世之利固非一旦之可爲非一朝之事亦非一日之可計要必因其平時漸而爲之則何事而不立是故吾先哲王擇明賢比勳德年增而歲益之所以成爪牙之勢者固非一旦而衆建之也修禮法謀連帥朝厲而夕勉之所以爲長久之計者固非一日而驟爲之也規模者本之前善善者存乎後是故羲炎以來歷載千百而封建之設猶有遺利則凡事之立固不在乎始謀之善不善者漢封諸侯初本率意事微周度是以土宇過制歲未幾何而叛九起則其始謀者既不善矣誠使惠文景武而徠克原其故修方伯謀連帥明君臣父子之恩正疏戚尊卑之分漸而維之使安其樂絀貪殘寵賢德崇惠而涵養之則三代之緒將復見矣奈何吹齏過計一饐廢膳遂使成功頓毀美惡俱盡而不可以復起豈不惜諸是故成久長之業者必非一旦之可爲也周有天下商之諸侯存者猶千八百因而崇之故爲勢易而說者謂周之興也八百之侯同會伐紂故不得而不封且以爲一旦封之此皆書生啅嘐嘗試疏闊譚也

暴長者云云推久長之策造速成之功此非陛下之福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云云朱浮云

上世妃后之國

華胥　伏戲母國在閬中列子云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娥陵　女媧氏之臣有娥陵氏

少典　黃帝父大藂少典氏則其後襲封者有典氏姓纂又有少氏妄

有喬　僑也一作橋少典取有僑氏傳作有蟜賈云諸侯集云古諸侯又云上世國名國語有蟜故玉篇爲居兆切後有喬氏橋氏蟜氏春秋有蟜固漢有蟜彥沖姓纂以爲蟜牛後

承桑　神農取承桑氏一曰桑水陝之靈寶有桑里亭晉桑田今郎陵有桑里

西陵　黃帝元妃嫘姓國作儽同今江夏安陸間故吳以安陵爲西陵有嫘氏西陵氏春秋有西陵羔見世本

方纍　黃帝次妃方儽氏一曰方靁靁纍聲注靁祖方靁用字每相犯故世以方靁即靁祖誤有靁氏纍氏儽累靁儽嫘單從田皆非字

彤魚　黃帝三妃彤魚氏國固表作彤非

千類　青陽取千類氏生少昊後有類氏

蜀山　昌意取蜀山氏益土也詳前紀今濟有蜀山或其分也

鄒屠　高陽取鄒屠氏者昔黃帝戮蚩尤遷民善者于鄒屠

勝濆　勝奔也高陽尤妃勝奔氏國帝系注宋衷云國名或作塍隍誤

根水　卷章取根水氏今土軍縣有根水是史多作郥水非

鬼方　陸終取鬼方氏殷高宗伐鬼方或此

陳豐　一作鋒酆也僑極取陳豐氏生帝嚳嚳復取陳氏生帝堯齊之豐丘陳氏邑也

有娀　帝嚳次妃國訛作蒿殷武疏蒯狄國桀敗有娀之虛蓋陝號間故世紀晉志桀敗于焦淮南子有娀在不周北遠有娀氏蒿氏

有阪　帝嚳三妃之國音輒史作啙阪或作阪啙俱非姓書啙阪三皇時諸侯

富宜　帝堯取富宜氏史記班表作散宜散宜爲二許直言二名有文武賢臣散宜生非也

登北　帝舜之三妃傳多作癸北姓纂又作癸比經云國在鉅燕之南倭之北屬燕

有婁　緜納有婁氏生伯禹唐韻云國名帝繫作有莘今陳留有莘城國語之莘虛

土敬　緜妻土敬氏見山海經

塗山　太康地記塗山故當塗國固云九江當塗今壽春東北塗山也山在濠之鍾離西百十七里當塗故城州西九十六有禹廟塗山神祠山頂漢魏不害劉聖公爲當塗侯國應以爲會諸侯處非塗山侯國大誤

酈山　戎胥軒取酈山氏蓋卽驪侯

契和　老子祖理徵取契和氏後有契氏

純狐　后羿妻純狐氏泥納之

有仍　見商世國

州山　南岳取州山氏曰女庋

右上世帝王妃后之國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文者禮文加詳之謂也夏商氏非不文也以周而視之則猶質也方封建之行也豈惟利其私哉予之所嘉亦正以其文也且姑以大婚一事言之王妃取於諸侯而王女下嫁於國君之世子不過下一等爾逆送之有文以相接丙丙乎不可尙矣自其郡縣而兩勢懸后妃遂取於齊民而王女下嬪於匹庶矣豈不異夫桓二年紀侯來朝何休以爲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以百里謂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非也劉原輔云天子養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能刑人能爵人然刑人當以罪爵人當以德豈以得專而妄刑人爵人哉又況以情愛援以百里之命於匹庶輕宗廟褻社稷使後代庸君欲以百里之女共天地之事豈不失觀諸六典云兩漢皆列侯尙主自魏晉來尙主者皆駙馬都尉駙馬都尉鄙矣然兩漢亦不專列侯也或曰何傷乎是所以爲無私也嗟乎亦不究其本矣天下多故人非齊聖畝則敬其相洎者未有不生於不等者也秦漢而徠不原其本脫先王之意務以尊君抑臣爲治列侯尙主帥使男事其女而公卿壻天子者一至舅姑屈跪其婦以故王陽條奏原以爲失長樂王回亦首其傲謂父母至不敢畜其子而舅姑且不敢有其婦人倫悖於上風俗頹于下則不等而已矣惟不等故不敬不敬故相洎相洎不敬失伉儷之義矣失伉失儷又烏足以言之封建之代哉

古之亡國

皮氏　信不行義不立哲士陵君政禁之生亂而亡皮氏詳雜國中

華氏　方正日遠邪人專政禁之生亂而亡六韜作辛氏又博物志

平林　挾德責數賢能日疎位均而爭遂亡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者按平林在隨縣東北九域志史記有平林老引見姓纂

三饒　美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聞而亡或云三苗昭元

義渠　二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以爭而亡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爲北地今慶州

平州二　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功臣怒而生變平州出弇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若齊之平州漢平州國在梁父宣元平州杜云泰山牟縣西有平州鄉

有林　召離戎君朝之而不親禮逃而誅之天下叛之林氏以亡六韜林氏國出騶經與葛鼠近預云中牟林亭非今開封春秋之北林

曲集　自伐其智廢仁義事疆力賢良伏匿君孤無使榆州伐之而亡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

榆州　孤而無使曲沃伐之而亡(見博物志當亦周書文今不見)儀之榆社或云魏榆(晉之雝榆亦曰魏榆預云朝歌東有雝榆城今衛縣隨改)

有鄶　蔑爵損祿後君少弱禁伐不行重氏伐之而亡攷之潛夫卽祝融後也今鄶城六韜曰會氏

重氏　伐有鄶者宜句芒國滄之南皮有千童城年表云故重是也(城在今無棣漢縣也云自徐福妄)

上衡　與林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克上衡爲義弗克俱亡

有果　好以新易故故者與怨新故不和內外不附而亡今果州

畢程　損祿增爵羣臣貌圚而亡文王卒於畢程(長安志引孟子今作畢郢)而武王嘗窮於畢程(呂十八)地今咸陽

陽氏　自伐而好改作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于下而亡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下陽晉魯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

穀平　慢類無親破國弗克業荆用國內外相援而亡一作平氏

縣宗　很而無親執事不從守職者疑羣臣解體國無立功而亡六韜作懸原

匽氏二　鄭地預云滎陽故卷有匽城亭卷後齊入滎陽故卷城在原武西北

洛氏　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失其民時民人匱竭飢饉不食商伐亡之卽有雒(雒以色音魚鮝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隹妄也按漢字從水不改)

重丘　以美女遺青陽者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重丘故城今在(師古云光武後改亦非史記已用之)六韜作有熊誤

重丘二　濟陰東北三十一(亦曰廩城)孫蒯飲馬重丘遂伐曹取重丘者(襄十七寰宇以乘氏東北三十七古重丘城是)與德之重丘異(二十五年盟處乃齊地邵云平原安德北有重丘鄉今有故重丘城在德治安德北樂史云故城在博之聊城東南)

右古亡國見周書史記解及六韜周志凡國三十皆敘其所以致亡之道以詔徠世者(二書俱云二十八國然文止二十有二今以張華等記參綜得此其有夏后居殷商〇〇有虞〇質沙〇有巢〇共工〇南氏〇阪泉〇玄都〇〇西夏十國已別見)

嗚呼謀人則智謀己則愚謀末則獲謀大則疎此天下之通患也彼有宗社者莫不欲安也俄而危矣莫不欲存也俄而亡矣虞夏不可言矣商之三千周之千八百至秦漢之世者不千一莫不失於是也有一裘褐必卽良工有一羊豕必資良宰人主欲善射中微而及遠也則張貴爵厚賞以招之內不阿其子弟外不隱於遠人惟能中者取之雖有骨肉之親便媚之好不之使誠以不能是也至於治國御民調壹上下內以固其誠外以拒其難治則制人而不治於人亂則危亡削滅可立而待然而求卿相備佐不如是之公惟便僻說己之庸是豈不獨過歟是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良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以彊而不奉法者以弱荆莊併國二十六開地三千猶荆莊之㐌社稷而荆已亡齊桓併國三十開地三千猶齊桓之㐌社稷而齊以滅燕襄以河爲境以薊爲國殘齊而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魏安釐攻趙破荆利都平陸攻韓拔管兵四布於天下而尋皆亡者羣臣官吏務其所以亂而不務其所以治也戈盾異用刀鑑殊施易位而用之則俱廢矣三公九卿人之司命今也不惟其人而惟親戚便佞之與無故而處豈非大不智歟韓嬰子云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妄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亂之道故明主惟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危其所愛矣予讀周志而益信國之亡

未有不自己以求者後之取亡亦未有不出此而君人者尚不知戒豈不悲哉

己卷四

雜國上

貫　鄭也貫鼎貫所重齊宋盟處預云蒙縣西北有貫城水經注俗曰薄城按定陶有貫城今在濟陰名蒙澤城即古貫國有貫氏（國事齊有貫珠）

鄵　盟會圖疏云鄵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襄七）鄭地杜闕音躁集音驂非

炎　兩制擬封皆用古國有炎見金坡遺事

桑　秦昭襄二年桑君爲亂誅

藍　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爲藍君（紀年）今之藍田

襄　今襄陽古襄國黄帝時襄城小童者代爲重鎮非襄邑（在汴）乃春秋襄牛地

棘　陽翟有上棘城

號　燕地與齊境（昭七年）

沙　魏之黎陽有牽城是相臺志云古沙侯國一音瑣今元城西南有沙亭

瑣　鄭也開封宛陵西北有瑣侯亭記河南鄭亭也一云瑣澤（成十二鄭地）與瑑異（昭五楚地）有瑣氏（奚傳有瑣高唐書）

厥　班志云無鹽東平陸古厥國玉篇郰國名後月切隨之唐城魏爲郰西（慈一作厥）孔子所宰今鄆之中都有厥亭有厥氏（漢衡陽妄厥氏賜）

棣　伯也爲棣氏（王莽大司空棣並）鄭城棣（襄十）酸棗西南有棣城（非隸州）又有南棣城北棣城（寰宇記陽武縣北十里）

曠　鄺是字書鄺古國有鄺氏音荒又有荒氏（見姓苑鄺廬江人于姓編臨淮）

人

湛　河陽軹有湛水傍有湛城襄十六年有湛阪以爲襄城之昆陽北有湛水後有湛氏

陽　玉篇國名諧眼切

郱　玉篇國名阻生切

郞　國名見玉篇

郕　古國宛丘西南四十有郕亭是（宣十一杜云長平東南有屈亭陳州地）後有郕氏（姓苑）

鄬　古國後有鄬氏亦見左傳

鄚　莫也鄚州文安郡（漢河間鄚縣開元十三改州）有鄚故城在鄚縣東北三里邢子顒三郡記云顓頊造者景雲二鄚始去邑有莫氏（河南莫氏出代北姓書云出莫敖非）

郠　景王十三年魯伐莒取郠在琅邪梗音然晉自有梗陽瑤云晉陽西南十榆次界入陽

臨　趙稷奔臨弦胣隱之晉邑有臨氏（姓書大臨後非）

牆　廧也昭二十三有廧人直人周地

眭

竺　故國今沛之竹

梧　故國本鄭地（襄十）晉取之漢陽成延爲梧侯者今彭城

騏　古國漢者騏侯國在河東

衛　預云奉高西北有衛亭昭八年商衛者（樵無）

閿　陝之閿鄉有閿亭在今汝南西平

安　一作郯當陽里也或云即六安國非

維　東萊之邑晏嬰萊夷維人漢爲夷安今高密安夷城有維水今作濰

延　鄭地與楚郔二（宣十二楚伐鄭師次于郔）

貞　郥也貞氏宜出此
著　在濟南與晉著二十二襄二十二
盻　楚世家云盻子必用矣亦見國事
郫　晉地盾殺公子樂處有郫氏
鄸　力朱切南陽穰有鄸鄉
貿　鄮也今明之鄮縣有貿氏鄮氏隸爲貿
鄐　漢鄧邯爲鄐侯即此
茬　泰山茬縣即地志東郡茬平也有茬氏杜疑切
蔿　東周大夫因食邑蔿謂之蔿固
斯　後有斯氏
麥　麥丘也昔麥丘人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公封之麥丘漢有麥侯即此有麥氏麥丘氏
尸　召伯逆王于尸昭周邑也在鞏西南故偃師之尸鄉即尸氏齊相尸臣晉有尸侯爲商君師著尸子
靳　楚地靳尚先封
毗　魯邑哀五年城毗者
菑　鄑也漢濟南郡隨爲淄州
鹹文十一　澶之濮陽西南有鹹城杜云濮陽東傳十三續志云古鹹國也
苗　晉地今垣縣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本周之苗邑賁皇采
均　均國近庸蓋州均也
池　後有池氏池仲魚
眭　後有眭氏漢眭孟許遜師眭子烈
郕　隰郕之郕今懷之武涉
稅　蜀王以稅氏五十遺廩君者盛荊州記云建平信陵今有稅氏
良三　幽之良鄉漢之良縣又鄆之壽張宋之良邑漢初之壽良今下邳北六十古良城晉吳會處宋地
淯　育也金之洧陽淯故城漢育陽縣在育水之陽應云育水出弘農後人加水蘇秦云韓東有穰淯者今鄧之南陽亦漢育陽也有壽爲淯州唐爲縣有育氏集一作毓
鬵　鬵令國蜀王相本用鬵故牂柯鬵縣有鬵水
娻　見玉篇云國名德紅切韻無地理志東郡有鍊館宜是集並收東
鄲　在沛十三州志音多漢周應爲鄲侯者佑云亳之鹿邑漢鄲也
郥　即郥氏定十三齊衛境傘蘐也諸樊入郥取楚夫人昭十二預云鉅野西有郥氏亭巨野今濟治若郥陽封人則蔡邑也昭十九有貝氏譜右賢貝獨坐今吳越多此姓

右雜國上

朱兒豐匽貞會云員妻童曹費古或從人以爲侏倪僼偃偵儈伝傎僂僮僔儥　亦猶優焉侁侄偊偕偽佶侏偉儺僑之類本不從邑其爲鄾鄗邾邳鄶鄁鄒部邾郭鄦鄐者凡出後世郤邛郇邵邦鄣鄩鄎邗郜郕邴郿鄘邡郤郲郹郿鄘郙鄃鄸鄹鄝郱郊郥鄭鄭郃郅郳鄗郔鄒郗鄒鄣邿古只單作邑管蔡魯衛晉楚秦齊騶驛駘雒毛韓絺紀梁蔣樊祭滕莒窮穰崔汲熊張詹祈薛謝州較燕䆐何嘗必從邑邪　即如國名姓氏嫚嬀姺姪妘媜嫣姞嫪嫷嬞嬉每亦從女蓋取生生繁衍祝爾以故親名女字姣嬥妖妙嫖姚嫂嬠婢娟嫽嬈嫸嫐奵嫫嬛嬗媄娩亦皆從人聖人之意惟可得矣　鄘郤鄰郘鄏郿鄭鄚鄱鄮鄪邪鄂邾郏邪邶邛邟鄴郌鄇郤郊何等俗繆而顧不能削邪故必知其要而後天下之僞

可息余顧漫勞心哉

雜國下

徵　御(玉)北徵廣韻御古國漢徵縣屬馮翊今同之澄城西南二十二故徵(城地)志馮翊徵韋音懲秦反晉北徵者(文十八)故元魏曰澄城

牽　衛地魏之四黃西南三十故牽城(樵云十二里杜云在黎陽東北)定十四年牽脾上梁之間者

弁　一作郱呂氏攷古圖有郱敦銘云王格于宣榭呼太史策命郱(宣榭宣王之廟)有弁氏(劉曜太史弁廣明)

盍　盍公先國王驩爲大夫齊地在沂水西八十(陳仲子兄戴盍注盍齊邑)王信爲盍侯即此音蛤(景帝封后兄)鄿也記並作蓋鄿乃音冠蓋(蓋去聲盍入聲玉篇鄿音閣鄿丘蓋切集並音閣俱非)

陘三　文十六年傳集云經國名預云潁川召陵南陘亭今許之郾城(又晉有陘庭翼南鄙邑今曲沃西北有陘古城又定有陘邑)

隰　師叔曰合而後進先君所以服隰陘者二國近楚

鄀二　梓之鄀縣南八里臨江有鄀王城址漢初鄀縣(寰宇故鄀王城在飛烏縣北三十五)然潁自有鄀有鄀丘城魏安釐十一年秦拔鄀丘九域志云即此(云齊地非)

劇　遽也漢爲遽侯國有遽鄉在常山

邲　管城東六里有邲故城韓厥敗此(宣十二鄭地)

圁　圁陽縣在西河音銀

黨　黨氏也(莊二十四築臺臨黨氏)說文鄘地

亵　宋地預在沛國相縣西南未詳宜即那楚有那處預云南郡沛縣東南那國南郡今江陵

蟲　郲地(昭十九年)後有蟲氏

牢　姓書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圉　圉侯爲衛邑(成二十六)今雝丘南五十有圉城(杜闕)鄭伯勞韓宣子于圉者(昭五)楚有圉陽圉公邑(昭二十四)而周地有東西圉東圉乃洛陽東南圉鄉西圉未證(昭二十三)

薛　淄州南四十謂之大薛非滕南之薛

須黃　預云須黃氏吳地(見哀十六年)

狐駱　魯地今徐之滕縣本隸郲

侯麗　晉人濟涇及侯麗秦地

秣陽　姓書云秣陽國後有秣氏末氏

高梁　春秋高梁之虛(僖九又郡國志)今臨汾東北三十有故城(河北圖云三十七里)有高梁亭高梁堰春秋屬晉(杜云平陽楊縣西南有高梁城楊縣今洪洞)

高黎　東陽有故高黎城俗呼高黎郭

摯疇　風俗通云古之諸侯後有摯疇氏摯氏疇氏或即任姓之摯以國爲氏

密商　楚邑有密商氏或云密商本鄀邑水經南陽丹水西南密陽鄉(亦謂之二戶)今在鄧之穰

平都　簡子立今遼之平城開皇於此城立縣

烏程　烏程氏國秦爲縣今隸湖郡國志云古烏程氏善醞

赤烏　穆傳有赤烏氏在泰山西

留昆　穆傳留昆氏歸玉紀年云國名

陵澤　音俊致賂于王即陵子壽胡也郭云隗姓國

石窌　齊之長清地名預云濟北盧縣東

濁繇　穆傳四濁繇氏食滔水

鵛韓　穆傳二鵛韓氏有樂野

剖閭　穆傳剞閭氏音倚

閼胡　穆傳閼胡氏音遏

諸鈃　衣被胥谷

巨蒐 巨蒐氏即夏貢之渠搜

西夏 西夏氏在河首至今爲國

珠余 珠余氏去西夏千五百里又皆西征所次

柏人 趙郡柏人縣

甲父 傳有甲父之鼎預云古小國名昌邑東南有甲父亭今甲父城在單姓纂云古諸侯以國爲氏(寶平云在濟州南)

黄父 晉地一曰黑壤

莒父

武父(桓十二) 在河南預云陳留濟陽東北有武父亭今隸開封然定四年傳封略武父以南則衛之北境非河南矣

踦氏 今晉之冀氏居義切

泫氏 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泫氏即汲書趙獻子城泫氏者地在上黨澤之高平漢之泫氏有泫谷水

冠氏 齊爲衛伐冠氏春秋晉邑今爲縣隸大名

函氏 許地(襄十六年)

懿氏 戚城西北五十有懿氏城襄二十六壃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與孫氏因姓也風俗通出齊懿公妾父桓公時已有懿氏云

輔氏 晉地秦師敗處(宣十五) 凡地名帶人與氏者皆古國(是年有黎氏乃黎侯國) 亦晉大夫采

乘氏 在兗州風俗記云濟陰乘氏故宋乘丘邑也

元氏 鎮之元氏趙孝成築元氏漢爲縣(云趙公子元邑明帝生于此寰宇記前元氏今巨野西南五十七元氏故城) 今真定

輪氏 故登封西南今洛之告成西南有輪氏城漢輪氏縣(開皇十八曰輪氏) 寰宇記作綸誤

竇氏 魯大夫邑廣集二韻有闕姓姓源引闕大夫誤

尉氏 鄭大夫邑今開封尉氏或云古獄官

菟和 與陰戎境今上洛有菟和山或云菟氏今尉氏西北四十有菟氏城野菟陂南(昭五鄭勞屈生處)

翟祖 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出遇士蔿曰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伐可亡也蔿以告公悅伐翟祖克之釐王十一年也

休 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廉 今京北有故廉城漢廉縣

蘄 秦虜負芻于蘄今徐之蘄縣周秦之故邑陳涉走蘄今蘄州北有蘄水吳蘄春郡有蘄氏姓苑云以國爲氏從屮說文從草誤

鄸 曹邑(昭二十) 今濟陰乘氏西北大享城寰宇記古鄸城也

冘 所謂姑冘二水在即墨有冘氏代作姑尤姓苑有尤氏乃別出

蜀 一作鄙(成二) 預云泰山博平西北有蜀亭今兗之奉符故濟陽有蜀山

賁 今沂之臨沂南襄賁故城漢襄賁縣音肥漢賁赫亦音肥姓書有墳奔二音(云懸賁父後妄)

蔽 史伯云鄢蔽一作弊

晝 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澅水耿弇進軍晝中者胡麥切或云臨淄晝邑水誤臨淄乃晝

晝 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晝氏孟子宿晝者

郟 鄭地鄭有郟張姓苑云所封邑今汝之襄城有故郟城亦楚邑今許之郟縣子瑕城郟者漢屬穎川魏龍見陝之摩陂改曰龍城

鄗 趙之高邑有古柏鄉城故鄗也(哀四齊伐晉取鄗) 光武即位改曰

高邑或云會齊侯之處非也(桓六年會于文公羊作鄗穀梁作蒿咲氏不知時方定許)
(何得在此)
瓠(哀四) 壺也有壺氏瓠氏(壺子壺丘子後有瓠巴)
籍 上邽有籍水一曰洋水又哀十七年籍圃衛地
穀 隰州有穀城非姬姓穀
商(鄔) 紀年秦封衛鞅于鄔改曰商(梁惠成三十年)記謂故下博縣有商城今鉅鹿故城是然鞅封商於乃商洛九域志止洛商君之邑張儀以商於地賂秦者此也
郿 今高陵有郿鄉許徒力切本屬扶風集音毒篇韻音攸失之
垂 引入宋衛遇處曹之濟陰北有垂亭即大丘非上黨桀居之垂與垂隴郪棠(垂隴在滎陽東鄭地襄十八郪棠齊也)
唇 甘陵故唇也秦昔漢唇城七亦切相帝曰甘陵今見之清陽東南三十有故唇城(上人讎城)曰 有唇氏燕有唇壽(春秋後語)
潛(灊) 楚邑在廬之廬江南二里有古潛城漢之灊吳伐夷侵潛、六沈尹戌救潛遷潛于南岡者(昭二十七吳使公子掩餘燭庸圍潛楚救潛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面) 盍問四年伐楚圍潛者(史記)非魯盟戎處
鄈(葵) 葵也紀年梁惠成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鄈者郡國志山陽有鄈城京相璠云在山陽西北六十今河東臨汾
充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今在新井東北二十八又有西充今果州南充郡治西九十五唐西充縣(武德四)有西充山大曆四為充州(寰宇記以充國為名)古有充氏(孟子充虞)
常 傳言郯常之境郯國在淮陽常在南陽田文之封
瑕 水經山乘縣有瑕城詹嘉之故邑山乘故亳之蒙城璠云解西南五里故瑕城酈云在故解城東北二十四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預云猗氏東南(僖三十文十二)故酈視為孤證(成十六楚地昭二十四周地)

右雜國下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併治亂齊則不能以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冠帶之國舟車所至不用象譯狄鞮而通者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令威而博義也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嘗觀於上世矣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與天下同本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千里之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此王者所以家且室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倍日而馳以齊楚則舉加綱旃而已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無鄣武無岐賢雖十不能成功以湯武之賢而猶藉之乎勢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今欲濟一世安黔首功名著于槃盂銘篆垂乎壺監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水用舟陸用車泥用楯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是故位尊而教受威立而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十乘易以千乘令一家易以一家令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非欲臣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小大多封建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

故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嫡孽無別則宗族亂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積兔在市莫有志者尹文子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繇未定分未定堯且屈力況衆人乎積兔在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分已定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國家者定其分而已矣熊侶圍宋九月熊招圍宋五月熊當圍宋十月凡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無時止也故功之立也賢不肖彊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則危上願君之去一人也公曰非若細人之所議也居無何陳常攻予於庭卽公于廟公喟焉曰余不用鞅言以至此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奚益此不知恃可恃而不恃也

路史國名紀卷己

路史國名紀信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苹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漢國

惡呼秦爲不道喪亂先王之法制隳封建廢井田凡先王之所以維持兹世立經常簡易之法者一切壞之矣漢室隆興四方旋定宜求遺書召故老講明王制取封建而首正之修禮法立親賢使遠近大小咸適其宜而後廢阡陌還井田以惠其子孫天下後世推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而廣之使子孫天下後世必來取法顧不偉歟當是時其去秦之世爲未遠經界封略必猶可攷城邑郊遂必有存者柰何高帝不知稽古除嬴威項而志願已滿故雖懲秦孤立分建同姓而割地亡制擇立亡法封三庶孽一日而瓜天下之半苟且一時使子孫天下後世受其僘而不得見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豈不惜哉雖然高帝之智固不足以知此而子房之流亦樂因循亡有爲之長慮者何邪豈非王迹當熄覇道當興天不啓其衷邪不然渠若是而止也漢之封列初亡足道比之晉唐則爲近古因錄之以備采監

鄼 屬沛　平陽 河東
宣平　絳 河南
舞陽 潁川　曲周 廣平
魯 魯國　汝陰 汝南
潁陰 潁川　陽陵 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
信武　安國 中山
棘蒲　清陽 史記楚漢春秋同固作清河清河郡清陽縣也云郡非是
廣平 臨淮　汾陰 河東
陽都 地道記云屬臨淮　曲成 涿
博陽 汝南　梁鄒 濟南
鄘 薄梅反屬扶風楚漢春秋作城志闕地道記在北地索隱芳切　都昌
武陽　猒次 地道記屬平原後屬樂陵國
成 涿　城父 沛史故城
阿陵 涿固作河陵　廣 地道記廣縣屬東莞史漢表作廣嚴誤呂歐諡壯壯爲嚴爾
河陽 河內　蓼 六安
費 東海　聊城 位次聊城侯史漢並作平侯
高苑 千乘史第四十一固第四十二　隆慮 河內
臺 臨災臺鄉縣　貰 鉅鹿
海陽 南越　東茅 固作東茆史漢皆作四十八
柳丘 勃海　斥丘 魏
東武 琅琊　樂成
宣曲 闕　先封武侯　索隱云　魏其 琅琊
昌武　絳陽 固作終陵闕
曲逆 如字杜中山以水曲而西流爲名章帝惡之改曰蒲陰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按別有曲遇在河南本音舉隅見高紀明作遇　菌 求隕切固作卣闕按先得南陽侯則南陽地
復陽 南陽應劭云在桐柏山下復水之陽　猗氏 河東
祁 太原　傿陵
博陽 彭城　平定
故市 河南　高梁 闕　史漢皆在六十六按肥如已六十六
什邡 廣、漢　柏至
辟陽 信都　高京 涿宜是長沙安平性宣封長沙孝王者屬涿
留 彭城　南安 犍爲又犍建安
平棘 常山　北平 中山
肥如 遼西　安丘 北海

襄平 臨淮　朝陽 南陽
彭 東海　清 東郡
彊　甯陵 陳留
祝阿 平原　煑棗 宛朐
梧 彭城　堂陽 鉅鹿
甯 濟南甯陽　張 廣平
紀信　棘陽 南陽
高胡　陽阿 上黨
龍 盧江龍舒恐非當是大山龍也表龍陽　下相 臨淮
堂邑 臨淮　新陽 汝南固作信陽
營陵 北海　廣阿 鉅鹿
戚 地道記屬東海　樗 扶風固作栒
磨 固作歷非歷在信都　武原
吳房 汝南故子房國　繁 魏郡繁陽固作平
汾陽 太原　高陵 瑯邪史漢皆在九十二按磨侯巳九十二
深澤 中山　宋子 鉅鹿
闕氏 安定　中水 志屬涿應云易滱二水之中地道記屬河間
杜衍 南陽　赤泉 司馬正以為南陽丹水謬
涅陽 南陽　穀陽 史漢作穀陵
甘泉 固作景侯　須昌 東郡
長脩 河東位次作平信侯　昌 瑯邪
成陽 汝南　平州 地道記屬巴郡
壯 或作莊　邔 南郡按周成雜字解詁音跽
恭 河內　開封 河南
臨轅　禾成
東陽 臨淮　陽羨 丹陽

軑 江夏　平皐 河內
土軍 位次成信侯也包愷云西河土軍縣　汲 河內
稾 山陽　中牟 河南
戴 甾也章帝曰考城　德 志闕表在濟南
上邳 王　朱虛 王瑯邪
衍　震陽 汝南續漢書作滇陽
期思 汝南　便 桂陽音鞭
義陵 一作義陽義陽在汝南　桃 信都
沅陵 武陵　陸量 如淳以為江南陸梁地
平都 東海按永和中平都國乃安平也屬長沙漢表在百十史無次第
䝿 臨淮卽貫陽　陽夏 淮陽
淮陰 臨淮　芒 沛
任 廣平　棘丘
江邑　離 鄧弱封史失其始末固去之
羹頡 音戛固作頡羹非詳史表世家　合陽 馮翊
沛 沛　周呂 應云周呂國索隱云周及呂非濟陰有呂都縣又封令
建成 沛　平 河南一有此次三十二在費之下

高皇帝五年戚項趣定功行封六年十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列十八侯之位次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二高后二年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之宗廟副在有司今以其次錄之史漢表傳互有不同其侯國本百三十有七又有周呂建城在外戚合陽羹頡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然按平定梧軑上邳朱虛便沅陵平都八國非高帝所封固表末云百四十七又云百五十三皆誤多矣夫封功勞建賢德所以崇國基勸天下也是故功必稱地位必稱德然後庶人不議而天下定按留侯良曲逆侯平勛業之具在漢亡以出其右者乃不得豫於十八位之中張敖者何人而反危

然顯據第三及后敘定㬅居六十二平次四十七而淮陰信且絀于列噫論功定封而以私意行之可乎唐之裴度平淮之功固非李愬下也韓愈氏評之得其概矣而憲宗乃以愬妻皇族命叚文昌改立碑頌歸功於愬於是議者鑴午夫以度之功議固不可掩而一時所屈亦足以銷志士功名之念而沮忠臣事上之心憲宗可謂失君人之道矣抑嘗言之惟天下之亡私者可以爲天下漢之封法既不善矣而又行之以私意欲不擾且亂顧可得乎

筑陽　武陽
蕭鄉 右三鄉之屬一更有紹陽　南宮
信平　睢陽
樂昌 右四宣平之屬　脩 史漢作絛音同
平曲 高城右二絳之屬　繆 曲成之屬
重平 魯之屬　臨汝 潁陰之屬
安陽 汾陰之屬　夜 東萊
垣 河東右二曲成之屬　塞 臨洮博陽之屬
鄳 沛十三州志音多鄳之屬　池陽 鄳之初封
節氏 右成之屬　南 河陵之屬
巢 費之屬　發婁 宣曲之屬
緐 高京之屬　㟭山 河陽之屬
江鄒 汾陽之屬　臾 潔澤之屬
臨汝 赤泉之屬　陽平 長脩之屬
泰山 德之屬　張 芒之屬
令 滎陽見地道記舊云謚非龔頭之屬　吳 合陽之屬
鄘 一作鄘周呂之屬　胡陵 建成之屬

右百四十三國之後分封者　惡呼漢之諸侯可謂真不幸矣方高帝之封也其封券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之白馬之盟可謂惠矣柰何高帝不學面牆不能講禮制度與爲長久計上亡道揆下亡法守功臣子弟亦復不閑有家一旦得國正猶鄙人之驟獲放意酒色而不知所興起迨文景時民歸戶息富厚什伯于前矣爲子孫者惟宜講禮修樂以樂其生而乃驕忘其先亡競競於苟世之禁隕命亡國匹匹相繼洎武後元異姓耗矣耗音毛或無也絕失姓或乏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而死爲之傳戶傳音轉卽是胗之豈惟在下之不教哉亦上之人不知所以惠之之道亡制以保之也唐有天下子孫蕃衍其初咸有封爵至世遠親盡亦隨賢愚與異姓雜仕或流困民間繇此而言開國之君其可不知所以惠之之道而爲之善後者乎

博成　扶柳 信都
中邑　樂平
山都　松滋 廬江固作祝兹非別有呂甇八年爲祝兹侯
成陶 固作成陰　俞
勝 沛　呂成 一作昌成
祝兹 琅邪　建陵 東海
醴陵 長沙　陲 東萊史作鍾
東平 東平　汶 沛
不其　漢陽 信都樂昌
右高后封　陽信 勃海固作信陽在新野
壯武 膠東　樊 東平

泝陵 史作波陵　南湞 河南有湞亭音程
黎 東郡　鉼 琅邪
弓高 營陵　按道 濟又龍額後分按道
襄城 魏一云潁川非　故安 涿清
軹 河內　章武 勃海
南皮 勃海　鄡 史作清都固作鄡鄡太原邑非也按史古本爲靖郭則齊封田
嬰者　周陽 上郡
右文帝封　俞
江陽 東海　遽 鄉名在常山
新市 鉅鹿　商陵 臨淮
建陵 東海　建平 沛
平曲 高城　山陽 或作陽山
安陵　垣 河東　固作桓非
遒 涿　容成 涿
易 涿　苑陽 涿
翕 內黃　亞谷 漢表在河內
塞　魏其 琅邪
蓋 勃海　隆慮 河內
武安 魏　周陽 上郡
右景帝封　長平 汝南
平津 高城　冠軍 南陽　漢表在東郡
周 長社　樂通 高平　一云臨淮
牧丘 平原　富民 蘄
南奅 茂陵中書同此本字匹孝反衛青傳作奅說文柳有反　葛嶧
龍額 汝南非豫章者　陰安 魏
發干 東郡　南陽

樂平　冠陽
翕 內黃　特轅 南陽　史作持裝
親陽 武陽　若湯 平氏
平陵 武當　岓頭 皮氏
涉安　昌武 舞陽
襄武 隴西襄垣　樂安 琅邪　漢表在昌縣
合騎 高城　涉軹 齊　漢表軹在西安
從平 昌邑　隨成 千乘
博望 平陽　衆利 在陽城姑莫
潦 舞陽　宜冠 昌縣
煇渠 魯陽鄉名　浞野
下麾 在猗氏固作摩　漯陰 平原
順梁 韋昭作渾渠云皆魯陽鄉名班固作煇渠然上二年僕多方侯故孔文祥以爲一邑封二
河綦 濟南　常樂 濟南
符離 在沛朱虛固作郅離　義陽 平氏
壯 東平固作杜非　衆利 爲諸縣
湘成 陽成　散 陽城
臧馬 朱虛　瞭 南陽舞陽
術陽 下邳　龍亢 譙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曰龍有亢者誤龍乃魯城
成安 陳留　漢表在郟　昆 鉅鹿
騏 河東北屈　梁期 魏
將梁　安道 南陽
隨桃 南陽　相成 堵陽
海常 琅邪　北石 濟南固作外石
下酈 南陽固作酈非　繚嫈
禦兒 越　開陵 臨淮

臨蔡河內 東成九江
亡錫會稽 涉都南陽
平州梁父 菽苴勃海音秋蛆
瀘清齊 音且晝案隱音獲非 騠兹琅邪
浩 瓠讘河東郎狐讘今隰之永和縣讘一作瓠徐作執俱非
幾河東 涅陽南陽 漢表作濟
海西 新時齊
承父東萊 秺濟陰
重合勃海 德濟南
題鉅鹿 邗河內
轑陽清河 當塗九江
蒲琅邪 富民蘄
右武帝封 博陸漁陽文穎云無此縣失之
安陽汝南 桑樂千乘
宜春汝南 安平汝南志屬涿
富平平原 陽平東郡
秺濟陰今成陽有秺亭 建平濟陽
宜城濟陰 弋陽汝南
商利徐 成安潁川
平陵武當 義陽平氏
右昭帝封 營平濟南
平丘陳留 漢表在肥城 昌水於陵
陽城漢表在濟陰陰乃成陽陽城屬潁川汝南二郡 爰氏單父
扶陽在沛之蕭 平恩魏
高平在臨淮 平昌琅邪
樂昌汝昌 陽城汝南與潁川陽城別

邛成濟陰本屬濟南 安平長沙
將陵 平臺常山
博望平陽 樂成平氏一云南陽城
博陽汝南南頓 建成沛
西平臨淮 長羅陳留
爰戚山陽 鄼河南何之玄孫封本紀名係
博成淮陰 高昌千乘
平通博陽 都成潁川
合陽平原 安遠在慎縣
歸德汝南 信成細陽
義陽 陽都
樂平 冠陽
右宣帝封 陽平東郡
樂安僮 義成安平見上
右元帝封 安昌汝南
高陽東莞 安陽平陽原
成陽新息 高陵琅邪
定陵汝南 殷沛韋昭云河內
宜鄉 汜鄉南陽
博山順陽 安成汝南
武陽鄉 平阿沛
成都山陽 紅陽南陽
曲陽九江 高平臨淮
新都南陽 駟望琅邪
延鄉 新山
童鄉 樓虛

右成帝封

孔鄉夏丘　平周湖陽

高樂新野義陽東海　高武杜衍

楊鄉湖陵　新甫新野

汝昌陽穀　新陽新野

高安朱扶　方陽龍亢

宜陵杜衍　長禹濟南

右哀帝封　扶德贛揄

扶平臨淮　廣陽南陽

承陽汝南　褒魯南陽平

褒成瑕丘　賞都

右孝惠以來侯者凡二百四十三間有附在前者又不數焉太平御覽孝平時郡國百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有一元始五年而後雖稍封繼亡足紀者其如孝武所封冠軍博望從驃之類名亦詭矣自高帝以侯生爲平國君婁敬爲奉春君而後有劉胡子光武亦有鐫胡侯其有功德侯者爲朝侯自通者爲徹侯通侯也其侍祠朝位者爲侍祠侯食關內者爲關內侯又有倫侯若建成侯趙亥昌武侯馬毋擇者但有封名死食邑霍光之封博陸亦取博大陸平其後曹操遂至立名號侯鄉公亭侯伯之類故樊子蓋以功濟天下遂有濟公之號皆不足法且多匈奴方士雜進其間封法壞焉瞭宅開陵博望成安宜春安陽冠陽平博成周陽俞樂安高平建平富民承父衆利煇渠翕皆兩封樂平義陽三封惡呼高帝封功臣信誓之辭事關宗廟豈後世臣子所得輕議哉武帝乃以酎金文致奪之不數年間而見侯者四不亦悲乎大初之年異姓漸盡封戚紹絕時也不幸帝且殘忍動以法繩猲雖意庇一切刪除或一歲誅或再歲斬籃雖胥悖圈兔交驚吾何以觀之哉憘有國家者其毋以若所爲也

漢魏春秋云高祖封許負爲明惟亭侯裴松之疑時列侯無鄉亭之爵孔衍之謬然劉備傳謂中山勝之子貞亦元狩六年封陸城侯按貞封乃元鼎二年此亦誤

漢王子國

惡呼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亡有與漢俱存者矣歐陽子云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五十三後世不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枝崇屏衞雖其敝也有末大之患而猶崇獎扶持歷四百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使然也唐有天下雖不封建而其子孫咸列封爵及世遠親盡然後各隨賢愚與異姓雜仕入居尚書出爲督刺故雖天下分列而猶愈於它人高帝時梁楚燕趙出入觖望一皆異姓之憂而所恃者惟宗族昆弟是以兄仲奪國伯子甫侯而諸侯莫敢非末大之禍固始謀之不善而非封建之未敝豈可疪焉而縱尋斧哉文帝封梁王城陽災川景封河間常山長沙中山昭封廣陵高密廣陽諸國比莽攝而廢矣宣帝所封雖云有及莽世又年淺亡足論徐鄉嚴鄉武平陵鄉之徒忿然以誅莽死亦足尚矣若夫東漢王子百餘亦亡有及建安末者豈非天厭漢德而先蔑其人邪抑人事之不既邪鄉使絕除輒續與爲長久之計雖不能驟以勝天而漢祚亦未必既如此也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襄城 潁川　軹 河南
壺關 上黨　昌平 上谷
右惠帝子封　贅其 臨淮
東牟 東萊
管 滎陽　斥丘 魏 史斥作瓜 固作氏 皆非
營　楊丘
楊虛　朸 平原
安都　平昌 平原
武成　白石 金城 右齊之分
阜陵 九江　安陽 馮翊
陽周　東城 九江 右淮南之分
以上文帝封
平陸 西河　休
沈猷 高苑　宛朐 濟陰
棘樂 右楚之分　乘氏 濟陰
桓邑 右梁之分　以上景帝封
茲 琅邪鄉名 右河間　安成 豫章
宜春 豫章　句容 丹陽
句陵 長沙 右長沙 固作容陵　杏山
浮丘 沛 右楚　廣戚 沛 右魯
丹陽 蕪湖　盱眙 臨淮
湖孰 丹陽　秣陵 丹陽 史作秩陽
睢陵 右江都 固作淮陵　張梁 右梁
龍丘 琅邪　劇 北海
壤 固作懷昌　平望 北海
臨衆 琅邪 史作琅邪　葛魁 北
益都　平酌 北海 固作平的
劇魁 北海　壽梁 壽樂
平度 東萊　宜成 平原
臨朐 東海 右菑川　靁 東海
東莞 琅邪　辟 東海 右城陽
辟文 南郡　封斯 常山
榆丘　襄嚵 廣平縣
邯會 魏　朝 朝歌
東城 九江　陰成 右趙

廣望涿　將梁涿
新館涿　陸城涿本作陘
新處涿右中山　蒲領東海
西熊　棗強清河
卑梁魏史漢作畢梁　房光魏
距陽魏　蔞安
阿武　參戶勃海
闅鄉涿　平成南皮史作成平
廣勃海　蓋魏一云蓋胥志在泰山右河閒
陪安魏固作陰安　榮簡任平固作榮關
周望史作周堅　陪漢表在平原
蕺平原固作前　安陽平原
五據泰山　富
平河南　羽平原
胡毋泰山右濟北　離石西河漢表在上黨
邵山陽　利昌齊
藺西河　臨河朔方
隰成西河固作濕成　土軍西河
皐狼臨淮　斥丘平原斥史作千固作千非右代共
博陽汝南右齊　寧陽濟南寗陽也
瑕丘山陽　公丘沛
郁根盧黨切韋昭云屬魯　西昌右魯
陘城在辛處固作陸地是劉備傳作陸城亭侯右中山　邯平廣平
武始魏　象氏韋昭云鉅鹿縣
易在鄗屬涿右趙　路陵南陽史作洛陽
攸輿長沙攸縣是表在南陽无之　荼陵長沙固云在桂陽非

建成豫章　安衆南陽右長沙定
利鄉潙坍衡縣亭名　有利東海
東平東海　運平東海
山州　海常
鈞丘固作騶丘　南城
廣陽頓丘史漢作廣陵非　莊原固作杜原右城陽共
臨樂勃海　東野
高平平原　廣川右中山靖
千鍾固作重侯在平原右河閒　披陽千乘
定　稻琅邪
山勃海　繁安
柳　雲琅邪
牛平東萊牟平也　柴泰山右齊
柏陽中山史保州清苑引漢祀柏陽紀無之表伯暢非樂　鄗常山右趙
乘丘深澤一作桑丘　高丘
柳宿涿　戎丘
樊輿　曲成涿
安郭涿　安險中山
安道一作遙右中山　夫夷
舂陵南陽　都梁零陵
洮陽零陵　永陵零陵今永州固作衆陵一作泉陵右長沙
終弋汝南右衡山　麥琅邪
鉅合平原　昌琅邪
蕢琅邪本作費　雩葭琅邪
石洛琅邪固作原洛　扶㴆琅邪索隱音浸固作㑋術
挾　朸平原

父城 遼西　漢表在東海　校 志闕　或云琅邪被縣
鄘 琅邪　翟 東海
鱣 襄賁　彭 東海
瓠 北海注與瓠同非按韋昭諸縈反　虛水 琅邪
東淮 北海　拘 千乘　史作㧁非
淯 淯陽漢表在東海是按南陽有　陸 壽光
廣饒 齊　絣 琅邪
翕閭　甘井 鉅鹿
襄陵 河東鉅鹿　臯虞 琅邪
媿其 琅邪　祝茲 琅邪
高樂 濟南右濟　參嚴 東海
沂陵 東海右廣川　沈陽 勃海右河閒
漳北 魏　南䜌 鉅鹿
南陵 臨淮　鄗 常山
安檀 魏　爰戚 濟南
栗 沛　汶
猇 鉅鹿　揤裴 東海右趙
澎 右中山　以上武帝封
松茲　温水
蘭淇　容丘
良成　蒲領
南曲　高城
成 涿右中山　新市 堂陽右廣川
江陽 東海右城陽　以上昭帝封
朝陽 濟南　平曲 東海
南利 汝南右廣陵　安定 鉅鹿右燕

利鄉 常山　宣處 右中山
修市 勃海　東昌
新鄉　脩故 清河
東陽 右清河　新昌 涿右燕
邯㽦 魏　都鄉 東海
樂陽 常山　桑中
張 常山右趙　景成 勃海
陽興 涿　平隄 鉅鹿
樂鄉 鉅鹿　高郭 河間鄚縣右河間
樂望 北海　成 北海
新利　柳泉 南陽右膠東
復陽 南陽　鍾武
高城 右長沙　海昏 豫章右昌邑
遽鄉 常山右真定　廣鄉 鉅鹿
成鄉 廣平　曲梁 魏
平利 魏　平鄉 魏
平纂 平原　成陵 廣平
陽城 濟陰　祚陽 廣平右平干
東襄 信都　樂信 鉅鹿
昌成 信都　武陶 鉅鹿
歷 鉅鹿右廣川　昌慮 泰山
平邑 東海　山陽 東海
建陵 東海　合陽 東海
東安 東海　丞 東海
建陽 右魯　高鄉 琅邪
茲鄉 琅邪　蕃陽 東海

都平東海　稾原琅邪

箕琅邪　高廣琅邪

即來琅邪右成　以上宣帝封

右孝文以來侯者二百七十有七其後王者一十有五東牟楊虛朸安都平昌武成白石阜陵安陽陽周乘氏桓邑武始舂陵襄陵別封者七休分紅離石分涉闟分武原隰成分端氏臨河分高俞土軍分鉅乘斥夏分夏丘漢自元成政出王氏其矯僞褒封者蓋百有五十見於班表年淺制率亡足紀洎莽攝据封繼愈多亡以述焉惡呼武帝發主偃之謀令諸侯王得推恩分子弟於是諸侯王子孫侯者百七十有七元朔二年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元光侯者七元朔百二十有七元狩二十五元鼎五而王國遂弱此賈誼之策也故善爲計者事立於亡形方文帝時分齊爲五以封悼惠王之子淮南爲三以封厲王之子則誼之策略施行矣賈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劃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燕梁他國皆然文帝以代王即位後分代爲二國及思賈生言乃分齊爲七淮南爲三淮南廬江衡山凡三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齊凡七國云六誤及乎景帝因晁錯計欲削七國而吳楚遂反豈可施之昔而不可行之今哉夫於欲速而不得其道尒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支郡三年楚來朝錯請誅之詔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乃前二年趙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以賣爵有姦削六縣子曰欲速則不達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文宗急姦毀而訓注起同此轍也鄉使孝景沉思熟計修禮教正名分以廸之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勞而天下定矣豈有不削亦反者計非不臧惜乎其爲說之鄙也

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凡六十一

繼封十一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仁人於弟則然也兄爲天子弟爲匹夫則不足以爲國矣雖然將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害之爾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可謂親愛之矣然封之而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爲於國則制之亦有道矣欲時時而見斯使之源源而來則處之亦有法矣豈若後世燕安嘗試率然而爲者乎孝武分王諸弟其恩固已汰矣然未幾何哀淫並起悉就夷滅豈教之不至者適足以害之歟乃若孝景非惟不能教而又反縱其爲及其有罪然後從而誅之若路人然可謂親愛之乎昔者成王封康叔衞作書三篇其所以告戒之者至矣是以康叔卒能奉承王命垂法將來汔爲長世有道之國漢諸侯王以百千數其保於令終者蓋尟況敢祈永久乎然則爲之君者其可不知教而有民社者其可以不知德邪

東漢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王者之大業惟不可匪其人比之匪人如勿封也雖然匪人禍矣懼其禍而遂至於不封亦豈先王之意哉高皇帝時韓彭黥稀販繒屠狗咸據要會而光武之興寇鄧耿賈高勳鴻烈而所封食不過四縣丁恭猶以不合古制嘗迹其故高祖自謀則拙自戰則敗平秦夷楚惟韓彭是賴故其爲報不得而不厚光武命將咸繇指授從令則捷違教則北故其爲報不得而不薄高祖蓋知承家之義而微勿用之文光武拘於勿用之文而蔽承家之義亦可謂兩失矣嗟夫孝子慈孫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固陵之會韓彭之徒召或不至故子房亟勸捐地連城駢邑蓋出一時求安反側有非經久之計而光武之心亦欲一時未足其欲固皆有待後之人者鄉使孝惠以來修明禮制日反于古

顯宗而後稍正土宇以漸合于中則三代之盛且復見矣惜乎就簡因陋而不知其要既得之復失之以棲遲於短祚也詩云萬邦之屏之屏之翰大君有命其可不思易之所以承家者乎

同姓侯王

光武五十八　明帝二十八

章帝六十二　和帝九十七

安帝六十五　順帝五十六

冲帝六　質帝十

桓帝十五　靈帝十一

獻帝十二

右四百有二十列縣鄉亭總焉見熊方之表紹興十五年進按光武十三年侯宗室及絕國百三十有七十四年十子始為公今可見者此爾續志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注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二百石雖然東京法蔑侯不分茅長相內租列侯守寵而已自列而降位博士下所謂猥諸侯也亡以述焉前漢非朝侯侍祠侯以下士小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謂之猥諸侯中興循之其列土特進朝侯雖正賀執璧治民如令長而不臣但納租秩如本縣無宮室其如朝侯雖挺璧苴社而土宇殺矣光武十王並列圻近顯宗八子不玭遠民方之前朝地裁十一是以西漢之王連城數十或載黃屋而東漢之末四海潰敝八方不能內侵則衆建而少其地真令典也後志云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制地廣大且至千里惡呼周與漢皆封建其事固不同矣而皆有諸侯之患周之初基諸侯述職而周以之彊及其末也用兵爭彊而周以之弱西漢之初大啓九國而叛者九起及其末也分國子弟而諸侯之患遂消故論者謂周得之始而失之於終漢失之前而得之於後是不然天下亡不敝之事而人君有不敝之術周之所以弱特自弱爾方千八百之建也旦望之勛不過百里當此之時豈得尾大患哉成康諸侯而彊平桓諸侯而弱果侯罪邪吳楚齊晉固曰彊大然猶迭主夏盟崇獎夾輔而不抵于速亡及漢之興急於矯枉不思經久之計於是大封同姓周匝三垂而天子之所有纔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食其中故韓鯨彭豨相繼叛逆蓋其始者既不善矣及夫主偃策行而諸侯已亡政有茅土者特亦不過食租稅是以哀成之際宗室弱極而新莽得以高步雍容坐移鼎祚故予嘗謂周得之始而不制於終漢則首尾兩皆失之若光武者雖亡侯王彊大之禍而本枝之綏終以少固此董卓之徒之所以得肆行亡忌而漢遂亡也然則劉昭致論謂聖帝英君欲返斯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然後可以還墜路而反全安之轍信非讕說

異姓侯

光武一百七十四　明帝二十七

章帝二十一　和帝二十七

安帝五十一　順帝三十二

冲帝三　桓帝四十五

靈帝四十七

右見熊方表按光武十三年三月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有五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不得盡見矣續志明章至順凡郡國一百五為十三郡光武并省郡國十凡縣道侯國四百餘為十三州理至于末加置郡國一百五凡縣道侯千一百八十方桓帝時封賞逾制內寵猥盛於是陳蕃亢疏謂古諸侯上象四七所以藩屏上國也高祖之約

非有功不侯而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亡功傳賞一門之內侯至數人是以緯象失度陰陽繆序則封賞之失當其禍乃如此也迨獻帝時政歸曹氏然猶名在漢室所封之侯於曄書壽志可見者百五十有一名存實亡茲用不錄

跋

天下之事欲其成也常費辭而其壞也一言而已事固不可以言句索也固有言之甚美而妨於理者小人之言未嘗不美於君子之言也未嘗不宜聽於君子之言也然而妨於理也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斯言信美矣然謂小信而天下服其禍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以聖明達識之主必廣受謀謨而常索其利妨於言句之外蓋智以言昏而事因說惑也久矣封建之事有國之大利三皇五帝之所以法上象而為天下後世立簡易可久之法者也秦漢而下惟憂不得行之一有行之而以一言廢之固將不勝也柳子之論吾固不患焉屬者披蘇文忠海外之篇有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三代非不欲罷侯置守而亡罪不可削也始皇立守宰若冬裘而夏葛此不失時也是固柳子之說也又曰自書契以來臣弒君子弒父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而來君臣父子相賊弒者皆諸侯王子孫其卿大夫不世襲者未嘗有也讀之至此驍然寒而復汗曰東坡先生而為是說也牢其可搖乎封建之論其閡矣因竊稽之禽獸奸義蓋皆出於衰周之世而諸侯之權故者一皆有亡道之資其爭襲者蓋亡幾也傳可攷焉漢諸王國七十有二其世百八十有六以罪除者二十七以法死者二十二如上所說者亡有焉諸王子侯為國二百八十有五其世七百八十有二其王者十有八以罪除者百四十六以誅盡者三十二而惟二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亡有焉高帝功臣之國百四十有三惠帝之世又倍於此者百國凡世九百七十有七以罪除者二百一十有一不令終者百二十有八而惟二死於賊其餘皆以武帝淫刑自盡或誅殺若弃狗者而如上所說者亡有焉元成而下王子之國隨啓隨滅莽篡而絕者百八十有一國而如上所說者尤亡矣東漢之侯可見者六百餘世其國除者纔二十數其誅其賊死若其建安之死者蓋八十而惟一死於奴如上所說者尤亡矣先生之言豈非過論乎故君子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今夫世祿之家不無此禍余嘗聞之矣特事不聲於吏名不上於大夫有不得而云爾是豈繇於世襲乎藉令實爾而其制利于君便於民而惠于後猶當右顧而行矧無是邪而曰李斯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泌是以為之解壬辰八朔書

封建後論

惡呼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爲治之具見其不可得而跂及而爲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若古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爲萬世不可易之計其所周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逮爲之也不恤一身之勞不憚百年之久而必爲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愆于素自然蘊利而足世守蓋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惟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柰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遺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亟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朔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尙權謀以變詐有爲富國強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覩其有爲近利而不知利近者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爲爲能而以守常爲握蹢循之爲常爭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隳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爲治者猶云復古交曰追治殊不知本旣拔矣而切切焉溉灌欲以青其柯而揠其枝後難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郅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瀆而王官方伯相與黷貨莫之或討浸淫浸泆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爲建侯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夷厲已失之矣夷厲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險賫濫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侯又懵前日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蔑有當是時秦固謂得計矣然日未幾劉項與於龍斷惡在得土乃王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小其力而柳子乃以爲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夕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爲難制而郡縣爲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並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五爲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相迫促則匹夫叫呼不數十輩歷十數郡莫誰何者斗筲穿窬移國梐梪之間莫之或阻雖南郡一太守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滅則郡縣之權素奪陵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鑒秦轍革土宇建諸侯計非不韙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歸咎強大于是極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朝宁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爲之禦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仂鑒時弊然而不原其本元功碩德一茅不建故當靈獻奇禍迭作而內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雜置而亦夐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而爽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泯至求死而不得魏之封國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開同姓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護以典籤而諸王之誅悉以典籤宇文懲之復失孤弱及隋文之混一申鑒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壞子介宗悉援大鎮卽致驕奢不度權侔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繇秦汔

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玥玥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惛啜斐亹之
不一者惟封建之不決也繇晉汔隋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玥玥而議
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惛啜斐亹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
之東後必西鄉者誤之自今必黑此歷世寶臣搢議建國立郡之大
較也智中憒憒曷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
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之語慨然以爲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
得于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魏徵可謂得獨見之高
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己其會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爵之
制遂興封建國論汔不行於天下而禮樂崩壞之象帝尙閔焉是以
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靖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彍騎變藩鎭
忽然蓼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即此語之
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修政事邪故曰天下之
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
弊常大是皆率作興事致慮不熟之所致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
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
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
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
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徒無益也 名臣傳 請以誰
昔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
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宅曰暉卒
太祖武皇爰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鎭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
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虜威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每
謂虜寇內入非世襲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
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計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
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宅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末垂
窮谷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
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兩鎭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
其事固相遼矣 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西湖北淮
南並分爲鎭以鎭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
置提督官其餘監司悉罷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
辟置惟知通須奏 朝廷審授運輿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召擢不
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 上詔從之既擬世襲 上曰若便世襲
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于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
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
州吳翊以舒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
承州薛慶和與無爲授和州趙霖並爲鎭撫使既而成以舒蘄叛擾
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
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易是乃昔人陰計中吳使渾濬成功
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邪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
噬禦之原陝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
五季之事而以鎭兵歸朝廷爲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爲不然夫武皇
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
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胡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洛州
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
皆十餘載韓令坤鎭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
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
之利貿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
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
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
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
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

日言之奚啻冬冰之水齒惡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　朝之不封建皆鄭公

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式觀昔之譔著欲論定者衆矣楊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孼孼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謂建侯置守當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庚夕改者乃小家之錡金老媍之餠盎且猶不可而玆何事邪予爲國名記愴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已因併著異時之肰論于後以俟句宅日必有能熟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以久容易行之如主父者熟其制則無嘗試之爲詳其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事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郭進爲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以備幷寇太祖言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石林燕語云知雄州捍契丹皆誤按建隆垂統錄云充西山巡檢前後二十年餘戰功居多而已

賀惟忠以儀鸞使知易州威名震於北虜

李謙溥隰州刺史在郡十年戎人不敢犯其境

內斌以虢州爲慶州刺史在郡十餘年戎人不敢犯塞

遵誨以散員都虞侯爲通遠軍使後就拜羅州刺史兼靈州路都巡檢在軍十四年戎人悅附

當景德初陳貫建言李超守瀛虜不敢視關南尺寸地而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有可信然卒與敵遇則不知所爲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失得之機也　是年以趙延祚爲雄州北關巡檢延祚州之大姓自　太宗朝以結虜中豪傑多得其動靜利便故能久制戎虜此皆世襲之

利也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爲一郡之事巨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況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爲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蔑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爲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桓齊穆則以爲諸侯之失見卓魯龔黃召杜則以爲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百載守令數萬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緇徒億萬豈無遠肇奘澄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文富而餘何不算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萬計三年大比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有數百翹拔爲推首者而稀踈寥落之若此何其不知權輕重之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不及故爲人臣貪爵位喪廉恥特不過冀尊顯以爲身榮圖世賞陷贓墨特亦不過爲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以爲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爲己物而已今士大夫急資轉事奔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汔不承廣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孫汔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化汔不行興禮樂而禮樂汔不立却夷狄而夷狄汔不享振風俗而風俗汔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奔競汔不止百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糾亦可謂劬勤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不知宗法之不可設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汔不省立家廟而家廟汔不立以至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倖者爭談競議動盈匧匱而汔不見一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今布嚴肅能遵而行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遇五七之中又不過一二載而遒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勞頰舌而耗煤楮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物不知者賢頑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蠹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國何得而不清哉（書大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公問管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畏失禮也公乃割燕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諸侯擅出國界者皆削爲司寇如楊丘侯終陵侯之類是也百里之內得備游觀乃無所限故得熱其風俗人事今太守之出限以二十五里實無損益齊燕之畏齊之劃近義矣然亦戰國之時所貴者猶知越境之非周禮也）故兼并絕（卿大夫既有家各有采地自無與民爭奪田產之弊）官居具故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廨舍各具卽爲私家儀式具備今士大夫罷官乃營私第擅奪閭巷故苟食財物無有休歇）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兵成（一國之內民自爲守如今土豪四鄰援助亦不過數百里內無復絕漠遠征離鄉失井生離死別之患故人以樂爲也）兵民擾故戎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却（藩籬勢成重重拱衛內外限隔故有封建則無夷狄）士宇辨故賢否見賢否見故鄉舉復（百里之閭百年鄉社不待鄉里舉選朝廷皆自可知則不言可自復今合天下而欲行鄉舉里選是不通世務）鄉舉復故士清修士清修故俗學止（必拔其材實而後試其實能則無泛濫猥進無用之學古選而後試故精今試而後選故濫故濫漏自然之理）官職稱故仕路澄仕路澄故奔競息（選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職實舉副自無僥倖之舉今無賢否惟資格舉主是視而欲不奔競是不知人事）倖給散故貢賦清貢賦清故鞭朴省（甸方八里丘方四里邑方二里三公五甸得三萬二千畝至下士一丘一邑得二千畝私田不預國邑采地各足其祿在王朝無復倖給）胥吏恆故設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數易則自愛而守法令枉濫自少亦所以全其瞽脊）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田歸於民而賦入於卿大夫無勢力兼併之患田里既寬而上又有常勸則逐末者自少）宗廟立故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有國斯有宗）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邑斯有廟）姦宄盜蠹弱強難易隨地區處必獲

其施醝茗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爲政有不煩於上之屑屑京都內史特亦不過勤卹畿甸修其禮樂謹方伯慮刑政以威懷督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常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可措兼幷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可澄胥吏決不可繩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爲特亦不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爲注措每每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末弊與夫利之不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法民兵可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以施之於列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譎寡廉鮮恥之爲爭奪自植乾沒兼幷之患而逆送道途奔走費匃之勞試院攷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以隨去至於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俱不言而自正矣下有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而不可爲者輿服成妃子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息則榮願亦滿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得自足其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足其欲則亦惟時修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抑何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胥洶湧而事剝取以貽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西八十南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文安東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緯皆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爲榮一何至望望迷惑而烘談四百五百里邪一國不道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紘紘出出疑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彊大特彊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乎此世徒見晚周諸侯之彊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弱而實以彊郡縣失之彊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夏商之世衆建諸侯固非有兼幷之弊也禹初七千至商三千至周而千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輒不自振廢退厭絕以歸於滅熄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留意而致之於是爾鞹又諗之國壞之廢必有餘貢餘貢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會不能稽則隣封之接者因以認而有之逮其彊也適周之亂諉相侵據而遂不可正爾曰公子張告楚虔曰齊桓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不備一同而今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吳北至禦兒東至鄞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鄗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邪今而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言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建封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亦目孰遽廬淠匽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邃謚者乎雖然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循其舊有及澄冗則又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此而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檿檿之侹而強之烏獲之任其不折而死者無矣辛寬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慷天下之事不可爲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剌萬事之不一行而不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爲之魏徵馬周李百藥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嘗少究其略而兄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爲新特之說者乎茲子所以不憚耄志喋喋疏寫顧豈祈爲舉子誇哉直欲騰中朝野人人傳而戶議之年深歲久

孰其利害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也

必正久不獲面每切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聞盡屏外事專意家學神宇既定氣貌益昌聞之矍然喜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墮廢之人猶欲以著述開其茅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之共治使人人各愛其民以爲永久不廢之業其爲之慮也長爲之法也信爲之惠也廣爲之治也精不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既信之吏固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爲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改以狙狂失守而在上者偃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奉一人改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爲言人亦不信正由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以復來命崖略皇恐

右謹具呈長源承務賢友兄　五月日必正劄子

路史國名紀信